目录

[《靈魂之戰一．落日之巨龍》瑪格麗特．魏絲、崔西．西克曼 4](#_Toc25828363)

[０米娜之歌 4](#_Toc25828364)

[１︱１死亡之歌 5](#_Toc25828365)

[１︱２西瓦諾謝 13](#_Toc25828366)

[１︱３不速之客 22](#_Toc25828367)

[１︱４奇異的甦醒 31](#_Toc25828368)

[１︱５聖火 38](#_Toc25828369)

[１︱６卡拉蒙的葬禮 43](#_Toc25828370)

[１︱７貝卡德隘口 51](#_Toc25828371)

[１︱８屏障之下 60](#_Toc25828372)

[１︱９到處亂跑 66](#_Toc25828373)

[１︱１０黑夜之主 71](#_Toc25828374)

[１︱１１羅拉克之歌 76](#_Toc25828375)

[１︱１２騎士出征 84](#_Toc25828376)

[１︱１３安塞隆的災禍 90](#_Toc25828377)

[１︱１４化妝舞會 97](#_Toc25828378)

[１︱１５泰索何夫，獨一無二 101](#_Toc25828379)

[１︱１６泰索何夫的故事 108](#_Toc25828380)

[１︱１７吉爾薩斯與牝獅 116](#_Toc25828381)

[１︱１８夜幕沉沉，曙光乍現 122](#_Toc25828382)

[１︱１９瞎眼乞丐 127](#_Toc25828383)

[１︱２０背叛 130](#_Toc25828384)

[１︱２１時光旅行裝置 138](#_Toc25828385)

[１︱２２歸途 145](#_Toc25828386)

[１︱２３樹籬迷宮 149](#_Toc25828387)

[１︱２４睡吧，吾愛，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156](#_Toc25828388)

[１︱２５從日至夜 164](#_Toc25828389)

[１︱２６國王，棋子 170](#_Toc25828390)

[１︱２７死者之觸 174](#_Toc25828391)

[１︱２８巨龍敕令 178](#_Toc25828392)

[１︱２９琥珀之囚 183](#_Toc25828393)

[１︱３０祝你健康 193](#_Toc25828394)

[１︱３１蒼白的死靈河川 199](#_Toc25828395)

[１︱３２處決 205](#_Toc25828396)

[１︱３３為了對米娜的愛 212](#_Toc25828397)

[終章 214](#_Toc25828398)

[《靈魂之戰二．隕星之巨龍》瑪格麗特．魏絲、崔西．西克曼 215](#_Toc25828399)

[１︱１清帳夢魘 215](#_Toc25828400)

[１︱２突襲光明城堡 219](#_Toc25828401)

[１︱３日出 226](#_Toc25828402)

[１︱４叛徒 232](#_Toc25828403)

[１︱５馭龍飛翔 237](#_Toc25828404)

[１︱６遠征西瓦諾斯 241](#_Toc25828405)

[１︱７跟隨死靈河川航行 247](#_Toc25828406)

[１︱８平帳 249](#_Toc25828407)

[１︱９淚之戒 251](#_Toc25828408)

[１︱１０訂婚宴 255](#_Toc25828409)

[１︱１１甦醒 259](#_Toc25828410)

[１︱１２葬禮 265](#_Toc25828411)

[１︱１３復仇的死靈 269](#_Toc25828412)

[１︱１４唯一真神的選民 273](#_Toc25828413)

[１︱１５囚徒、幽影、死者與生者 277](#_Toc25828414)

[１︱１６百無聊賴的坎德人 285](#_Toc25828415)

[１︱１７誤解 292](#_Toc25828416)

[１︱１８碧雷的信使 298](#_Toc25828417)

[１︱１９孤注一擲 303](#_Toc25828418)

[１︱２０向耐德蘭進軍 309](#_Toc25828419)

[１︱２１不速之客 312](#_Toc25828420)

[１︱２２老友重聚 318](#_Toc25828421)

[１︱２３索蘭尼亞騎士評議會 324](#_Toc25828422)

[１︱２４迎向終結 331](#_Toc25828423)

[１︱２５單獨相處 336](#_Toc25828424)

[１︱２６叛逆的報應 340](#_Toc25828425)

[１︱２７沉睡的城市 344](#_Toc25828426)

[１︱２８熟睡忘醒 348](#_Toc25828427)

[１︱２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351](#_Toc25828428)

[１︱３０靈魂之戰開始 358](#_Toc25828429)

[１︱３１紅玫瑰 367](#_Toc25828430)

[１︱３２隕星 373](#_Toc25828431)

[１︱３３死亡之湖 381](#_Toc25828432)

[１︱３４會面 383](#_Toc25828433)

[１︱３５唯一真神 389](#_Toc25828434)

[終章 391](#_Toc25828435)

[《靈魂之戰三．逝月之巨龍》瑪格麗特．魏絲、崔西．西克曼 392](#_Toc25828436)

[１︱１失落的靈魂 392](#_Toc25828437)

[１︱２侏儒的重要性 398](#_Toc25828438)

[１︱３失敗的懲罰 403](#_Toc25828439)

[１︱４藍天之死 406](#_Toc25828440)

[１︱５銀龍與藍龍 411](#_Toc25828441)

[１︱６心靈中的石頭城堡 415](#_Toc25828442)

[１︱７不期之旅 420](#_Toc25828443)

[１︱８神之降臨 423](#_Toc25828444)

[１︱９灰燼平原 427](#_Toc25828445)

[１︱１０闖入牢獄 432](#_Toc25828446)

[１︱１１死亡囚室 435](#_Toc25828447)

[１︱１２神恩浩蕩 439](#_Toc25828448)

[１︱１３改變信仰 443](#_Toc25828449)

[１︱１４對唯一真神的信仰 448](#_Toc25828450)

[１︱１５瘸子與瞎子 453](#_Toc25828451)

[１︱１６不期而遇 455](#_Toc25828452)

[２︱１諸神之會 458](#_Toc25828453)

[２︱２沙漠之歌 461](#_Toc25828454)

[２︱３謊言 464](#_Toc25828455)

[２︱４等待，還是等待 468](#_Toc25828456)

[２︱５樹籬迷宮 472](#_Toc25828457)

[２︱６奇怪的旅客 473](#_Toc25828458)

[２︱７信仰之囚徒 475](#_Toc25828459)

[２︱８黑玫瑰騎士 479](#_Toc25828460)

[２︱９攻打聖克仙 483](#_Toc25828461)

[２︱１０鬼魂之城 486](#_Toc25828462)

[２︱１１放走一隻圈套中的鳥兒 491](#_Toc25828463)

[２︱１２新眼 495](#_Toc25828464)

[２︱１３不安分的靈魂 499](#_Toc25828465)

[２︱１４戒指與斗篷 504](#_Toc25828466)

[２︱１５拯救國王 508](#_Toc25828467)

[２︱１６奧蒂拉的祈禱，米娜的禮物 510](#_Toc25828468)

[２︱１７志願者 513](#_Toc25828469)

[２︱１８晨曦將至 519](#_Toc25828470)

[２︱１９瑪烈赤斯 523](#_Toc25828471)

[２︱２０眩目的光芒 527](#_Toc25828472)

[２︱２１死者和垂死者 533](#_Toc25828473)

[２︱２２失落在迷宮中 536](#_Toc25828474)

[２︱２３這就證明不是所有坎德人看起來都一樣 540](#_Toc25828475)

[２︱２４抉擇 544](#_Toc25828476)

[２︱２５進入山谷 548](#_Toc25828477)

[２︱２６審判 551](#_Toc25828478)

[２︱２７泰索何夫‧柏伏特 552](#_Toc25828479)

[２︱２８冰火谷 556](#_Toc25828480)

[２︱２９杜佳斯特神殿 560](#_Toc25828481)

[２︱３０為了對米娜的愛 566](#_Toc25828482)

[２︱３１聖克仙之戰 570](#_Toc25828483)

[２︱３２凡人之年代 576](#_Toc25828484)

# 《靈魂之戰一．落日之巨龍》瑪格麗特．魏絲、崔西．西克曼

## ０米娜之歌

時光剝奪了我們的氣力。

花瓣枯合，凋零冷寂。

光明隕落，暗夜迷離。

伴隨的，是最後一絲無力的呼吸。

暗夜降臨，包圍我們。

我們還能看見遠方的星辰，

雖然它們已太過遙遠而無法辨認，

只拋下悲傷、恐懼，和枯死的靈魂。

睡吧，吾愛，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靜夜將守護你的靈魂。

緊緊擁抱黑暗的深沉。

睡吧，吾愛，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凝聚的黑暗帶走我們的靈，

懷抱我們，如刺骨寒冰，

那是吾主為我們準備的永生，

我們的命運，握在祂的手中。

織夢，戰士，黑暗的天際，

體會救贖的甜蜜，

那救贖來自暗夜的伴侶，

還有祂對追隨者的愛意。

睡吧，吾愛，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靜夜將守護你的靈魂。

緊緊擁抱黑暗的深沉。

睡吧，吾愛，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我們合上雙眼，心靈平靜，

我們的意志服從祂的命令，

向祂懺悔我們的脆弱，

向祂表達我們的忠誠。

靜謐的力量充盈著天際，

它的深度超越了我與你。

投入它，我們的靈魂插上飛翔的羽翼，

那裡再不會有悲傷和恐懼。

睡吧，吾愛，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靜夜將守護你的靈魂。

緊緊擁抱黑暗的深沉。

睡吧，吾愛，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 １︱１死亡之歌

矮人們稱這座山谷為﹁加瑪什諾奇﹂︱︱也就是﹁死亡之歌﹂。沒有任何活物肯走到這裡來。走進山谷的人要不是出於絕望，就是有什麼急切的需求，或是在長官們的命令下不得不硬著頭皮闖進來。

他們已經朝這座荒涼的山谷前進了幾個小時，那淒婉恐怖的歌聲一直在他們的耳邊迴蕩。沒人能聽清楚歌中到底唱了什麼，至少人耳無法做到這點，但歌聲在描述死亡和比死亡更淒慘的東西。這首歌訴說著深陷羅網、苦澀的憤怒和無盡的折磨。這是一首輓歌，飽含著對和平與歡樂無法企及的嚮往。

剛聽到哀怨的歌聲時，騎士們紛紛勒住韁繩，緊張地拔劍四顧。﹁那是什麼？﹂、﹁誰在那裡？﹂喊聲不絕於耳。

但他們面前空無一人。沒有其他生靈。騎士們轉向他們的指揮官，發現他正站在馬鐙上，打量著道路兩旁高聳入雲的峭壁。﹁沒什麼東西，﹂他最後說。﹁巖石中的風聲而已。繼續前進！﹂

他策馬向前，沿著蜿蜒曲折的道路飛馳。那段路穿過被稱為﹁末日之王﹂的山脈。他的部下排成一列跟在後面，因為狹窄的山路無法容納兩匹馬齊頭並進。

﹁我以前聽過這種風聲，大人。﹂一名騎士用粗嘎的聲音說。﹁聽上去像人在歌唱。它警告我們離遠一點。我們最好尊重它的意願。﹂

﹁胡扯！﹂恩斯特‧馬吉特猛地從馬鞍上轉過身，狠狠瞪了他的副手兼探子一眼。﹁疑神疑鬼，誇大其詞！不過你們牛頭人一向熱衷於追捧過時的理念和思維，現在該是你們換一副腦袋的時候了。我說，諸神已經不在了，而且祂們走得正好，現在統治這個世界的是我們人類。﹂

起初只有一名女子的聲音在吟唱死亡之歌，現在歌聲中則加入無數男人、女人和小孩們的嗓音。充滿絕望和悲愴的大合唱在群山間迴蕩，不絕於耳。

在這片哀鳴聲中，幾匹馬開始逡巡不前。說實話，牠們的主人也沒有多少催促之意。馬吉特的坐騎突然也受了驚，腳步慌亂，猛地向後退去。他狠命踢蹬馬刺，留下一道深深的血印。那匹馬低下頭，豎起耳朵，極不情願地繼續往前走。馬吉特小隊長騎了大約半里，突然覺察到周圍沒有其他馬蹄聲。他掃視四周，才發現自己是孤身一人，身後沒有任何部屬跟上來。

馬吉特勃然大怒，立即策馬沿原路折返。他發現巡邏隊裡一半的人已經下馬，另一半忐忑不安地坐在馬背上，而所有的馬匹都在瑟瑟發抖。

﹁畜生們要比牠們馱的東西更有大腦。﹂站在地上的牛頭人評論道。很少有馬匹願意讓牛頭人騎在背上；就算有，能夠不被牛頭人龐大身軀壓垮的也寥寥無幾。從頭頂上的角算起，加爾達的身高足有七尺，他只需邁開大步，就能輕鬆地跟在策馬疾馳的小隊長身邊。

馬吉特把手搭在馬鞍上，盯著他的士兵們。馬吉特個子很高，異常乾瘦，但緊勒在骨骼上的肌肉如同根根鋼纜，所以，他實際上要比外表強壯許多。他的一對水藍色眼睛總是暗淡無光，看不出有多少智慧，更別提什麼機謀了。他以殘酷無情著稱，此外，他執拗的紀律觀也遠近聞名︱︱不少人會直接說這是沒大腦的表現。只有一個目標能讓他全心全意地為之不懈奮鬥，那就是他自己，恩斯特‧馬吉特。

﹁你們必須立即上馬，緊跟在我身後，﹂馬吉特小隊長冷冷地說。﹁要不然我會向中隊長檢舉你們，一個也不會放過。我要指控你們臨陣脫逃、背棄願景，以及企圖叛變。你們也清楚，違犯上面任何一條都是死罪。﹂

﹁他能那麼做嗎？﹂一名新進騎士低聲問道，這是他首次執行任務。

﹁他能。﹂老兵們陰鬱地回答。﹁他也真的會做到。﹂

騎士們重新上馬，用馬刺驅策胯下坐騎向前。他們被迫繞過牛頭人加爾達身邊，因為他站在路中間一動也不動。

﹁你要抗命嗎，牛頭人？﹂馬吉特怒氣沖沖地責問。﹁你最好考慮清楚。也許骷髏守護者在罩著你，但我懷疑，當我向評議會宣稱你是個懦夫和背誓者時，他是否還救得了你。﹂馬吉特從馬上探出半個腦袋，低聲嘲弄道：﹁還有啊，加爾達，從我聽說的消息來看，你的主子大概不會再樂意護著你了。一個獨臂牛頭人，被同類憐憫、鄙視，只能去當當探子。我們都知道，他們讓你來幹這件事是因為他們總得給你點事做；不過我的確聽到有人建議，不如把你送到牧場上，去和乳牛們待在一塊。﹂

加爾達握緊僅剩的拳頭，任憑尖利的指甲刺入皮肉中。他很清楚馬吉特在向他挑釁，想引誘他來打上一架。這裡沒幾個證人，馬吉特可以殺掉殘廢的牛頭人，然後回家宣稱這是場光明正大的決鬥。加爾達對人世並無眷戀，自從失去一條手臂後，他這個令人生畏的戰士就淪落到以打雜為生。但要是死在恩斯特‧馬吉特的手上，他實在無法瞑目。加爾達可不會讓小隊長的詭計得逞。

牛頭人走過恩斯特‧馬吉特身邊，後者的兩片薄唇上露出了輕蔑的冷笑。

於是巡邏隊繼續向目的地前進，希望能在陽光消失前抵達那裡︱︱假如那種陰森的、感覺不到任何暖和的光線能被稱為陽光的話。一名新兵的臉頰上流下兩行淚。老兵們弓著腰，聳起雙肩，似乎要把這聲音給堵在耳朵外面。但就算他們用麻布把耳朵緊緊塞住，或者撕裂自己的耳鼓，也無法阻擋洶湧而來的可怕歌聲。

因為，死亡之歌迴蕩在人們的心靈中。

巡邏隊馳入了被稱為奈拉卡的山谷。

在記憶所不能觸及的過去，黑暗之后塔克西絲在山谷南端放置了一塊從伊斯塔教皇粉身碎骨的神殿裡搶救出來的奠基石。日久年深，這塊石頭慢慢地壯大，聚集起四方邪惡，直到最後長成一座巨大陰森廟宇，在它華麗的廳堂中充滿難以名狀的黑暗氣息。

很久以前，屠龍勇士修瑪曾將塔克西絲逐出這個世界；後來祂企圖藉助這座神殿捲土重來，卻被愛情和自我犧牲擋住去路。然而，祂仍擁有巨大的力量。祂將戰爭強加在世界上，幾乎把這個世界徹底摧毀。且祂那些自私邪惡的將軍們也像一群惡狗般自相撕咬。英雄們應運而生，他們審視自己的內心，找到擊退祂、打倒祂的力量。奈拉卡的神殿被摧毀，在祂垮臺前的狂怒中四分五裂。

在那個可怕的日子裡，神殿的圍牆爆裂、飛散，碎片像傾盆大雨般從天而降。巨大的黑石將奈拉卡城砸成齏粉。淨化之火摧毀了詛咒之城中大大小小的建築，吞噬了市場、奴隸販子的圍欄和無數的軍事據點，厚厚的灰燼掩埋了城中迷宮般蜿蜒曲折的街道。

五十年的歲月悄然流逝，如今城市舊址上已不見原來的風貌，只有神殿的殘骸仍舊點綴在奈拉卡山谷南端的地面上。灰燼早已被風吹得無影無蹤，而山谷的這個部份寸草不生，所有的生命跡象早已被流沙掩埋。

山谷中只剩神殿殘留的黑色巨石，看起來既醜陋又刺眼。就連馬吉特小隊長第一眼見到這副陰森景象時，也不禁納悶自己下令大家進入這片山谷的決定是否明智。他們可以繞遠路避開這裡，但這樣一來就要多耽擱兩天時間。由於他已經在那間他最愛去的妓院裡，與某個新來的妓女鬼混了好幾晚，時間對他來說本來就不夠用。他需要把耽誤的時間追回來，因此他選擇了這條穿越山谷南端的捷徑。

也許是因為爆炸的巨大威力，原本構成神殿外牆的黑色巖石呈現出一種結晶體的模樣。這些從沙中突出的石頭並不峻峭，表面上也沒有坑坑洞洞的痕跡，它們光滑平整，稜角分明。想像一下四個人高的黑色水晶石英巖矗立在灰濛濛的沙地中是何種風景。人們能看見自己在這些光滑如鏡的黑巖表面留下各種扭曲變形、光怪陸離的倒影，然而它們又全都清晰得可以讓每個人認出自己的影像。

這些人加入塔克西絲騎士團全都出於自願，他們被戰爭帶來的戰利品和奴隸所誘惑，他們熱衷於燒殺擄掠，他們憎恨精靈、矮人、坎德人，以及一切與自己不同的種族。這些人長久以來已經變得鐵石心腸，但現在，當騎士們凝視著閃耀黑光的石英表面時，卻被注視著自己的面孔所震懾。在那些面孔中，他們能看到自己的嘴巴正在哼唱那首可怕的歌曲。

大多數人打了個寒顫，立即將目光轉向他處。加爾達則謹慎得多，他根本沒去看這些黑石，當這些拔地而起的黑色石英一出現在視線裡時，他就立刻低下了頭。他這麼做是出於敬畏，但如果被恩斯特‧馬吉特知道，必定會嗤之以鼻地說這是迷信。就當作是迷信吧！眾神們肯定不在這個山谷中，祂們早在三十多年前就被逐出克萊恩了。但加爾達確信，祂們的幽靈仍舊在此地徘徊。

馬吉特望著巖石中自己的倒影，感覺到內心的膽怯，於是強迫自己盯著它，直到把它壓倒。

﹁我可不會像個小﹃妞﹄一樣被自己的影子嚇倒！﹂他說話的同時，故意瞟了加爾達一眼。馬吉特最近才想出這個和﹁牛﹂字發音相似的鄙稱，他認為這東西相當有趣且極富創意，因此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展示它的機會。﹁像個小妞一樣。懂我的意思嗎，牛頭人？﹂隨之而來的是一陣放肆的大笑。

死亡之歌與笑聲混雜在一起，聽起來酷似某種不成調的陰暗旋律，與其他所有聲調都格格不入。這聲音是如此駭人，連馬吉特也被震懾住了。他咳嗽起來，嚥下剩餘的笑聲。其他人見他停止大笑也稍稍鬆了口氣。

﹁小隊長，你帶領我們來到這裡，﹂加爾達說。﹁我們已經看到山谷的這一側空無一人，並沒有索蘭尼亞騎士埋伏準備偷襲我們。我們可以安全到達目的地，不必害怕有任何生物會從這個方向威脅我們。我們現在離開這裡吧！愈快愈好。我們回去就這樣向上頭報告。﹂

戰馬很不情願進入山谷南端，騎士們不得不重新下馬遮住牠們的眼睛，牽引牠們前進。就像在燃燒的屋子裡一樣，無論人畜都急於離開，馬繞來繞去總想往回走，騎士們也抱有相同的想法。

恩斯特‧馬吉特不比其他人更喜歡這裡，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決定要留下來。他其實是個懦夫，他很清楚這點，所以他這輩子都在做各種事來證明他不是膽小鬼。當然，他也從沒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事。只要有可能，馬吉特會盡可能避開一切危險，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他寧願率領巡邏隊，而不是與其他奈拉卡騎士一起攻打索蘭尼亞騎士控制的聖克仙城。他就喜歡做些瑣碎、無傷大雅的小事來證明他無所畏懼。這種姿態除了做給部下看之外，同時也有自欺欺人的成份。這些事當然不會有太大的風險，譬如在這個被詛咒的山谷中過夜。

馬吉特瞇起眼睛，抬起頭，在他頭頂上是一片灰暗中略帶昏黃的天空，沒有哪個騎士曾見過這種詭異的顏色。

﹁現在天色已晚，﹂他意味深長地宣佈。﹁我不想在山上過夜。我們就在這裡紮營，明天一早再出發。﹂

騎士們難以置信地盯著指揮官，個個目瞪口呆。風已經停止呼嘯，他們心中也不再有歌聲迴蕩，山谷裡一片寂靜。起初這寂靜讓他們鬆了口氣，但時間一長，他們的神經又開始緊繃起來。這份寂靜懸在他們頭上，壓在他們身上，覆蓋在他們周身。沒有人說話，大家都在等指揮官告訴他們，這只不過是一個玩笑。

馬吉特小隊長翻身下馬。﹁我們就在這裡紮營。把我的指揮帳篷安置在最高的石頭旁邊。加爾達，由你來負責，我想你應付這種簡單的差事應該不成問題吧？﹂

他的聲音聽起來高亢得有點不自然，簡直像是在尖叫。一陣寒風呼嘯著掠過山谷，被捲起的沙塵如鬼魅般在荒地上跳舞，隨即又突然消失無蹤。

﹁你犯了個錯誤，大人。﹂加爾達輕聲道，盡量不要打擾身邊的沉寂。﹁我們在這裡不受歡迎。﹂

﹁誰不歡迎我們？﹂馬吉特冷笑一聲。﹁這些石頭？﹂他手掌一揚，在一塊黑色晶巖重重擊下。﹁真是一頭滿腦袋漿糊的迷信蠢牛！﹂馬吉特的語氣變得僵硬起來。﹁你們這些人，快下馬紮營！這是命令。﹂

馬吉特刻意伸了個懶腰，裝出一副輕鬆的模樣，然後又彎下腰，做了幾下體操。滿臉愁雲的騎士們悶悶不樂地開始執行命令，他們解開馬鞍上的包裹，搭建窄小的雙人帳篷。其他人則取出了清水和食物。

搭建帳篷的工作以失敗告終。因為無論榔頭怎麼搥打，鐵釘都無法鑽進堅硬的地面。揮動榔頭的聲音迴蕩在群山之間，在山谷中震蕩了許多次，最後聽起來就像一座座大山在搥打這些闖入者。

加爾達扔下手中的鎚子，他僅剩的一隻手拿著這東西顯得行動很不靈活。

﹁怎麼回事，牛頭人？﹂馬吉特質問他。﹁難道你虛弱得連一根帳篷支柱都撐不起來了？﹂

﹁你自己試試吧，大人。﹂加爾達說。

這時，其他人也放下工具，站在原地盯著指揮官，他們陰沉的臉上掛滿了無言的抗議。

馬吉特氣得臉都白了。﹁你們這些人要是蠢到連個帳篷都豎不起來，那就睡在野地裡好了！﹂

然而，他並沒有親自動手嘗試將帳篷支柱在石地上釘牢。他環視周圍地貌，發現附近有四塊黑色的巨型石英巖組成了一個不大規則的正方形。

﹁把我的帳篷繫在那四塊大石頭上，﹂他下令。﹁至少今晚我能睡個太平覺。﹂

加爾達遵照命令去做。他把繩子纏繞在石頭基部，同時叨唸了一句牛頭人的禱文，目的是祈求亡者不安分的靈魂能夠安息。

士兵們還企圖把戰馬拴在巨石上，但畜牲們嚇壞了，不停撕咬掙扎，最後騎士們只好在兩塊巨石間拉起一根繩子，把馬繫在上面。馬匹們全都擠成一團，煩躁不安。牠們翻著眼睛，極力要離黑巖遠一點。

當士兵們忙碌的時候，恩斯特‧馬吉特從鞍袋裡取出一張地圖。再次提醒部下們記住自己的職責後，他攤開地圖，裝出一副專心致志和滿不在乎的架勢。這套把戲騙不了誰，因為他什麼活也沒幹，卻已經大汗淋漓。

長長的陰影悄無聲息地降臨在奈拉卡山谷上，與尚有一絲火黃餘暉的天空相比，山谷顯得黑暗得多。周圍空氣酷熱無比，甚至要比他們剛進來時更熱，但絲絲陰風不時從西方吹過，帶來陣陣刺骨寒意。騎士們沒有攜帶可生火的乾柴。他們咀嚼著冰冷的乾糧，盡力想嚥下它們。然而，每一口食物都夾雜著沙礫，不管他們吃什麼，總有一股揮之不去的塵土味，最後他們只得將絕大多數食物丟掉。騎士們坐在堅硬的地面上，不停回顧身後，緊張地注視著陰影中的任何動靜。沒有人敢把劍留在鞘中，也沒有人想到設立崗哨，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絲毫睡意。

﹁哈！看看這個！﹂馬吉特得意地高呼。﹁我有一個重大的發現！還好我們在這裡待了些時間。﹂他指指手中的地圖，然後又指向西方。﹁看那座山脈，地圖上沒標示出來，所以它肯定是座新形成的山。我一定要將這個消息提請守護者注意。也許這條山脈會以我的名字來命名。﹂

加爾達抬頭望向山脈，慢慢站起身，凝視西方的天空。乍看之下，這一大堆鐵灰色和深藍色的東西倒真的很像剛從地底冒出來的山峰，可是加爾達再仔細一瞧，就發現激動萬分的小隊長顯然沒注意到另外一些東西︱︱這座山正不斷升高變大，而且速度快得不得了。

﹁大人！﹂加爾達喊道。﹁這不是山！這是暴雨雲！﹂

﹁你已經是頭傻牛，就別再當頭蠢驢了。﹂馬吉特說。他撿起一塊黑色石子，正企圖用它在地圖上其他世界奇景間寫下﹁馬吉特山﹂的大名。

﹁大人，我年輕時曾在海上待過十年，﹂加爾達說。﹁我一眼就能看出風暴來臨的前兆。但連我也從沒見過像這樣的景象！﹂

現在，大團烏雲正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滾滾而來，它的中心漆黑一片，像多頭怪獸般翻攪不休。它越過高山，咬住它們的峰頂，再爬過去將它們整個吞噬。寒風越發凜冽，不遺餘力地把沙粒送到眾人的眼睛和嘴巴裡。指揮帳篷在陣陣狂風中拼命抖動，幾乎要把繫住它的繩子給扯斷。

颶風的呼嘯中又隱約透出方才那首可怕的歌曲，悲泣哀嘆，絕望地呼嚎，尖嘯著訴說無盡的苦痛。

人們在狂風的吹打中掙扎著想要站穩腳跟。﹁指揮官！我們應該離開這裡！﹂加爾達大吼。﹁現在就走！趕在暴風雨到來之前！﹂

﹁對，對，﹂恩斯特‧馬吉特說。現在他臉也白了，手也抖了。他舔舔嘴唇，吐出一口泥沙。﹁你說的完全正確，我們應該馬上離開。別管帳篷了！牽我的馬來！﹂

霎時間，一道閃電劈開漆黑的天幕，如標槍般刺中馬匹身旁的地面，驚雷的轟鳴聲震得好幾個人撲倒在地上。馬兒們尖叫著人立起來，狠命向外踢踏蹄子。那些還站著的人試圖安撫牠們，但馬匹根本不理這些。牠們掙脫身上的繩索，驚慌失措地狂奔跑遠了。

﹁抓住牠們！﹂馬吉特狂叫。但他的部下們在陣陣的狂風前連站直身子都要費很大的力氣，有一兩個人跌跌撞撞地追了幾步，然而很明顯地，這種嘗試根本是徒勞。

暴雨雲在空中急速奔馳而過，輕易便將僅剩的一絲陽光擊敗。黑暗完全籠罩他們，這是個充斥著飛沙走石的夜晚。

加爾達什麼也看不見，甚至連他的獨臂也從眼前消失，然而下一瞬間，他周圍的物體卻都被另一道眩目的閃電照得通明。

﹁趴下！﹂他高呼道，隨即撲倒在地上。﹁貼緊地面！離那些石頭遠一點！﹂

傾盆大雨從天而降，就像億萬張弓弩同時向這些人開火。冰雹像釘頭錘般，劈頭蓋臉地砸在他們身上。加爾達的皮毛還算厚實，所以冰雹對他來說就像蚊蟲叮咬一樣。但別人就沒這麼走運了，四周到處響起痛苦和恐懼的尖叫。閃電在他們中間到處投擲吐著火舌的標槍。驚雷撼動大地，震耳欲聾。

加爾達竭力將身體貼住地面，費了好大的勁才克制住用手在地上挖出個洞並鑽進去的慾望。緊接著，在一陣電閃雷鳴中，他驚訝地發現自己的指揮官正試圖站起身來。

﹁大人，快趴下！﹂加爾達大吼一聲，伸出手去抓他。

馬吉特咕噥了一句什麼詛咒，一腳踢開加爾達的手。為躲避狂風，小隊長低下頭猛地衝向一塊巨石。他蹲在石頭後方，用它巨大的體積來替自己遮蔽鋪天蓋地的狂風暴雨。然後坐在地上，背靠著石頭，攤開雙腿，對其他人大加嘲笑。

閃電讓加爾達睜不開眼，雷聲轟鳴令他的雙耳麻木。他先被雷電震得飛起來，然後重重摔在地上。閃電就打在他身邊，他可以清楚聽到空氣中的嘶嘶聲，聞到黃磷和硫磺的刺鼻味。然而，他還能聞到別的︱︱燒焦的人肉味。他揉揉眼睛，想看清楚前方白茫茫的一片中到底有什麼。當視力恢復後，他把頭轉向指揮官的位置。

在下一陣閃電中，他看見巨石底下有一團不成人形的血肉。

馬吉特焦黑的肌肉中透著緋紅，好似一塊烤得太熟的燻肉。他身上還冒著縷縷青煙。風很快便把煙氣和烤焦的肌肉碎片吹得無影無蹤。他的臉皮也被燒光，張開的大嘴裡露出一口黃牙和猙獰的笑容。

﹁很高興看到你還笑得出來，小隊長。﹂加爾達喃喃道。﹁我已經提醒過你了。﹂

加爾達把身子貼得離地面更近，嘴裡詛咒他的肋骨礙手礙腳。

雨下得更大了，震耳欲聾的雨聲彷彿不是來自這個世界。他納悶這場狂怒的暴風雨究竟要肆虐多久，它看上去似乎已經下了一輩子了。他是不是出生在這場暴雨中？或許他也要老死在這場暴雨中？突然，一隻手抓住他的胳膊，搖散了他的思緒。

﹁大人，看那裡！﹂一名騎士爬過地面，出現在他身邊。﹁大人！﹂騎士對著加爾達的耳朵聲嘶力竭地喊叫，拚命想讓自己的聲音透過傾盆大雨、持續不斷的驚雷、冰雹，和令這一切都相形見絀的死亡之歌，讓牛頭人聽見。﹁我看到那裡有東西在動！﹂

加爾達抬頭朝騎士指的方向瞟了一眼，那兒正是奈拉卡山谷的中心。

﹁等下一道閃電！﹂騎士高呼。﹁那裡！就是那裡！﹂

這道閃電不再是一枝長矛，而是一片漫天大火，在天空、大地和山峰上點燃了眩目的紫白色光暈。在強光映射下，他們可以看到一個人影正在靠近，他的步伐在狂風驟雨中顯得十分平穩，彷彿對暴風毫不在意，對電閃雷鳴也無所畏懼。

﹁是我們的人嗎？﹂加爾達腦中浮現的第一個念頭是有人發了瘋，正在效法馬兒逃之夭夭。

但他話一出口就知道這絕不可能。這人在走動而不是奔跑，在靠近而不是逃開。

閃電的光芒消失，黑暗又統治了四周，這個人影也隨之消失得無影無蹤。加爾達不耐煩地等著下一道閃電出現，好看清這個膽敢挑戰風暴的狂人。又一道閃電重新照亮大地、群山和天空。那人還在，而且繼續向他們走來。就在這時，加爾達感覺死亡之歌彷彿已經變成一首快樂的頌歌。

黑暗再度降臨，狂風逐漸平息，雨勢緩和下來，冰雹也不再落下了。雷聲如鳴鼓般奏響，聽起來似乎有意要與陰影中怪客的腳步合拍。隨著每一道閃電，他愈走愈近。此時風暴已經轉過山的另一頭，跑到別的什麼地方逞威去了。加爾達從地上爬起來。

渾身濕透的騎士們擦去眼裡的雨水和泥沙，懊喪地望著被泥水浸濕的毛毯。風又冷又急，他們全都發著抖，只有加爾達靠全身厚實的皮毛得以禦寒。他搖晃腦袋，甩掉角上的水珠，等待來人走進視線。

星星出現在西方，像槍尖般閃動寒光。茍延殘喘的風暴尾巴像是掀開了遮住天空的布幕，僅有的月亮在雷聲轟鳴中傲然掛在天際。現在來人離他們已經不到二十步遠，藉著月光，加爾達可以把他看得一清二楚。

一個人類，從他纖細優雅的體態和臉上光滑的肌膚來看，他的年紀還很輕。暗色的頭髮被修剪成緊貼著腦門的平頭，只留下一綹紅髮。如此稀少的頭髮更凸顯他臉部的線條，高顴骨、尖下巴、似月牙般彎曲的嘴唇，都分外引人注目。這年輕人身著和普通步兵一樣的裝束，腳蹬皮靴。他腰間沒有佩劍，也沒有攜帶任何加爾達能看見的武器。

﹁站住！讓我們看清楚！﹂加爾達厲聲吼道。﹁就站在那兒，不許進入營地！﹂

年輕人順從地停了下來，舉起雙手，掌心外翻，表示手上沒有東西。

加爾達左手拔出長劍︱︱在這樣詭異的夜晚，他可不願冒任何風險︱︱笨拙地握住劍柄。這個武器對他來說幾乎派不上用場。與其他獨臂人不同，他從沒學會用反手格鬥。他在負傷前曾是個熟練的劍手，如今卻變得笨手笨腳，搞不好還沒擊中敵人就會先把自己砍倒。有過多少次恩斯特‧馬吉特曾看到加爾達練劍時出糗？有哪一次他沒放聲大笑呢？

現在他再也笑不出來了。

加爾達持劍上前。劍柄又滑又濕，他可別握不住它。這小子不會知道加爾達是個稻草人戰士，一個被淘汰的武者，他只會看見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威風凜凜的牛頭人。正因如此，當加爾達看見年輕人並沒有顫抖，甚至有點無動於衷時，難免感到吃驚。

﹁我沒有武器。﹂年輕人深沉的嗓音聽起來與朝氣蓬勃的外表很不相稱。這嗓音裡有某種磁性，甜蜜的、音樂般的韻律，讓加爾達莫名想起那歌聲中的某個音調。現在歌聲再次響起，而且變成耳語般的低吟，似乎在表示敬畏。那個年輕人發出的不是男人的聲音。

加爾達仔細打量眼前的年輕人，細長的脖子如百合花的嫩莖般支撐起他的頭顱，一頭紅髮下的臉蛋如大理石般光潔。牛頭人仔細審視面前的修長身軀，手臂上的肌肉很發達，裹在羊毛襪裡的雙腿也是如此；被雨水徹底淋濕的襯衫顯得過於寬大，鬆散地掛在單薄的雙肩上。加爾達看不清裡面的任何東西，到現在為止，他仍舊弄不清來人是男是女。

其他騎士聚攏到他身邊，全都盯著濕漉漉的年輕人看；他渾身是水，閃閃發光，如同初生嬰孩。人們皺起眉頭，先是變得不自在，繼而起了戒心。也難怪他們會如此，因為每個人都在問著和加爾達同樣的問題：看在那個自己一命嗚呼，只留下子民們受苦受難的大神份上，這小子在這個被詛咒的夜晚，跑到這個被詛咒的山谷來做什麼？

﹁你叫什麼名字？﹂加爾達嚴厲地問道。

﹁我叫米娜。﹂

一個丫頭。一個瘦小的女孩。如果是的話︱︱她肯定不到十七歲。然而儘管她有個很普通的人類女性名字，儘管能從她頸部光滑的曲線和優雅的步態上嗅出她的性別，加爾達還是滿腹疑雲。她身上有些與女人格格不入的東西。

米娜微微一笑，似乎能聽見他心裡的嘀咕。﹁我是女人。﹂她聳聳肩。﹁儘管這點並不重要。﹂

﹁靠近點。﹂加爾達厲聲下令。

女孩順從地向前邁了一步。

加爾達望進她的眼睛，瞬間幾乎感覺無法呼吸。他這輩子看過各式各樣的人類，卻從未見過有人或者任何生靈長著這樣的眼睛。

這雙眼睛大得有點不自然，眼窩深陷，琥珀色的眼珠裡有著黑色的瞳孔，虹膜上盤繞著一圈陰影，稀少的頭髮讓眼睛顯得更大。米娜似乎正全神貫注地看著他，她的雙眼把加爾達給吸了進去，鎖在裡面，就像金色的琥珀將小蟲屍骸包裹在其中一樣。

﹁你是指揮官嗎？﹂她問道。

加爾達用眼角餘光掃視一下巨石旁的焦屍。﹁我現在是了。﹂他說。

米娜隨著他的目光冷冷地看了那具屍體一眼，那雙琥珀色的眼睛立刻又重新盯著加爾達。牛頭人可以發誓，他看到馬吉特的屍體也被鎖在她的眼睛裡。

﹁妳在這裡幹什麼，女孩？﹂牛頭人嚴厲地問。﹁妳在風暴中迷路了嗎？﹂

﹁不，我在風暴中找到了追尋的道路。﹂米娜炯炯有神的琥珀色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著對方。﹁我找到了你們。我被召喚，我已回應。你們是塔克西絲騎士，不是嗎？﹂

﹁我們曾經是。﹂加爾達冷冷地說。﹁長久以來，我們恭候塔克西絲的回歸，而現在指揮官們終於肯承認我們大多數人很早以前就知道的事實︱︱祂不會回來。因此我們已經改稱為奈拉卡騎士團。﹂

米娜傾聽著，咀嚼這番話的意思。她看起來挺滿意，因為她嚴肅地點了點頭。﹁我明白了。我來是為了加入奈拉卡騎士團。﹂

在其他日子或其他地方，騎士們也許會對此嗤之以鼻，或者發表一些不太文雅的評價，但他們現在可沒有油腔滑調的心情。加爾達也一樣，這場風暴太可怕了，他以前從沒見過這番陣勢，要知道，他已經活了四十個年頭。小隊長已經喪命，他們還有一段長路要走，除非有什麼奇蹟能幫他們找回馬匹。他們沒有食物︱︱馬逃走時把補給品也一起帶走了。除了擠出濕毛毯上的雨水外，他們也沒辦法找到任何清水。

﹁告訴這個小蠢貨，回家找媽媽去。﹂一名騎士不耐煩地說。﹁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呢，副指揮官？﹂

﹁離開這裡，﹂另一個人說。﹁哪怕要走上一整個晚上。﹂

其他人也隨聲附和。

加爾達抬頭仰望天空，天幕一片清朗，月光足以照亮他們腳下的道路。雷聲還在轟鳴，但已經不在附近。閃電在很遠的地方，把西方的地平線映成紫色。

加爾達累了，他累極了。士兵們個個面容憔悴，全都精疲力竭。然而他知道他們的感受。

﹁我們立刻開拔。﹂他說。﹁但首先我們要處理一下那個東西。﹂他朝恩斯特‧馬吉特餘燼未絕的屍體伸出一根手指。

﹁隨他去。﹂一個騎士說。

加爾達搖搖頭。他早就注意到那女孩正用那雙奇怪的眼睛注視著他。

﹁你想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一直被他的鬼魂糾纏嗎？﹂加爾達質問道。

眾人面面相覷，然後又瞪著屍體。以前鬼魂附身之說只會惹來他們哄堂大笑，但現在不同了。

﹁我們怎麼處理他？﹂一個哀傷的聲音問。﹁這塊地太硬了，我們沒辦法埋葬這個混蛋。沒有乾柴，我們也無法點燃火堆。﹂

﹁用帳篷包住屍體，﹂米娜說。﹁收集那些石頭給他堆個墓碑。他不是第一個死在奈拉卡山谷的人。﹂說完，她又冷冷地加了一句。﹁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加爾達轉頭一看，他們搭在兩塊巨石間的帳篷還完好無損，只是當中有些積水。

﹁她的主意不錯，﹂他說。﹁取下帳篷，用它當裹屍布。快點動手，愈早完事我們就愈早離開。脫下他的鎧甲，﹂他補充道。﹁我們得把它帶回司令部去，證明他已經死了。﹂

﹁怎麼做？﹂一名騎士露出噁心的表情問。﹁他的皮肉黏在鋼鐵上，就像一塊在烤叉上燒焦了的牛排。﹂

﹁切下來，﹂加爾達說。﹁盡可能弄乾淨。我可沒那麼喜歡他，不想帶著他的肉塊到處奔波。﹂

大夥開始動手執行這個可怕的任務。眾人只想盡快做完，早點離開這地方。

加爾達轉向米娜，發現那雙琥珀色的大眼睛正凝視著他。

﹁妳最好回到家人身邊，女孩。﹂他粗聲粗氣地說。﹁我們要兼程趕路，沒時間照顧妳。而且，妳是女人，這些人不怎麼尊重女士的節操。妳還是回家去吧！﹂

﹁我已經到家了。﹂米娜說著環顧了一下山谷。黑色巨石反射出冰冷的星光，看上去就像星星在它們中間閃耀著暗淡的寒光。﹁我已經找到自己的家。我要成為一名戰士，這是我的宿命。﹂

加爾達不由得惱火起來，卻不知該說些什麼。他根本不想跟這個鬼靈精怪的小丫頭結伴同行，但她顯得很有主見，能牢牢掌控自己和周遭的一切，加爾達實在想不出拿什麼詞句來反駁她。

他一邊仔細思考著這件事，一邊想把劍收回鞘中。但劍柄又濕又滑，他幾乎要握不住。他的手開始發抖，劍差點掉到地上。好不容易抓住劍柄後，他抬起頭，眼裡立刻冒出懾人的兇光。不管是出於同情還是嘲弄，如果她這時膽敢對他微笑︱︱

她望著他笨手笨腳的動作，不發一語，臉上也沒有任何表情。

加爾達收劍回鞘。﹁至於要加入騎士團，最好到你們當地的指揮部去登記。﹂

他繼續說明一些招募準則，包括訓練事項，隨後又開始大談經年累月的奉獻和自我犧牲之類的東西，但同時他腦子裡卻在想，恩斯特‧馬吉特是如何用錢買來騎士資格的？突然，加爾達意識到對方的注意力早就不在自己身上了。

女孩並沒有在聽他說話。她似乎在傾聽另一個聲音，一個他聽不到的聲音。她的目光聚焦在什麼東西上，平靜的面容沒有顯露出任何表情。

他要說的話悄悄從唇間散掉了。

﹁你不覺得單手格鬥很困難嗎？﹂她問。

他兇狠地盯著她，厲聲說道：﹁我可能笨手笨腳，但我能用劍把妳的禿腦袋從脖子上砍下來！﹂

她笑了。﹁你叫什麼名字？﹂

他轉身就走。這場談話結束了。他看到士兵們已經把鎧甲從馬吉特的屍身上剝了下來，現在正忙著用帳篷捲起還在冒煙的殘骸。

﹁加爾達，肯定是。﹂米娜繼續說。

他轉過身，驚訝地瞪著她，不懂她怎麼會知道自己的名字。

當然了，他心想，某個他的部下一定說出過他的名字。但他怎麼也想不起來有誰提起過。

﹁把手給我，加爾達。﹂米娜對他說。

加爾達對她怒目而視。﹁趁還來得及快點離開這地方，丫頭！我們沒心情玩弱智遊戲。我的指揮官死了，我要對這些人負責。我們沒有馬，也沒東西吃。﹂

﹁把你的手給我，加爾達。﹂米娜柔聲說。

在她沙啞而甜美的嗓音裡，他又聽見那首歌迴蕩在巖石之中。牛頭人感到渾身發麻，一陣戰慄滑過全身，脊背也泛起絲絲寒意。他想轉身走開，結果卻發現自己抬起了左手。

﹁不，加爾達，﹂米娜說。﹁你的右手。把你的右手給我。﹂

﹁我沒有右手！﹂加爾達的怒吼中夾雜著痛苦，咆哮聲在他的喉嚨裡迴蕩不停。士兵們聽見他壓抑的吼聲，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一個個警覺地轉過身。

加爾達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被砍斷手臂的右肩，從斷口處伸出一條鬼魅般的手臂影像，那影像在風中微微顫抖，似乎構成他手臂的只是一縷輕煙。然而他可以清楚看見它，可以看到巨石光滑的黑色表面反射出它的影子。他可以感覺到這條幽靈手臂，就像自從右手離開肩膀後，他仍然一直都能感覺到它的存在。現在他望著自己的手臂，他的右臂抬了起來；他望著自己的手，他的右手伸出顫抖的手指。

米娜張開她的手，觸摸牛頭人幽靈般的手掌。

﹁你持劍用的手臂接好了。﹂她說。

加爾達詫異得說不出話，只是盯著眼前的一切。

他的手臂。他又有右臂了︱︱

他的右臂。

再不是一條幽靈般的手臂，再不是縷縷輕煙幻化而成的手臂，再不是夢中出現而醒來卻絕望地發現消失無蹤的手臂。加爾達閉上眼睛，閉得緊緊的，然後再睜開眼。

手臂還在。

其他騎士被眼前這一幕所震懾，彷彿都失去了知覺，臉上也沒有任何表情。他們的臉在月光下一片慘白。他們瞪著加爾達，瞪著他的右臂，瞪著米娜。

加爾達要自己的手指張開，然後再握緊。它們順從地做了。他顫抖著伸出左手，撫摸著右臂。

溫熱的肌膚，柔軟的毛皮。這是有血有肉的手臂。這是真的。

加爾達用右手抽出佩劍，手指握在劍柄上的感覺是多麼舒暢。突然間，湧上眼眶的熱淚讓他什麼也看不見。

加爾達顫巍巍地雙膝跪地。﹁女士，﹂他用夾雜著敬仰和詫異的聲音說。﹁我不知道您做了什麼，或者如何做到這些，但我這輩子也無法償還您的恩情。您要什麼，我就給您什麼。﹂

﹁用你持劍的手臂向我發誓，你會給予我任何東西。﹂米娜說。

﹁我發誓！﹂加爾達嚴肅地說。

﹁讓我當你的指揮官。﹂米娜說。

聽到這句話，加爾達的下巴差點掉下來。他張開嘴，又閉上。他囁嚅著說。﹁我︱︱我會把您推薦給我的上級︱︱﹂

﹁讓我當你的指揮官。﹂她的聲音就像大地般堅硬，像眼前的巨石一樣黑暗。﹁我不為貪欲而戰，不為獲利而戰，也不為權力而戰。我只為一個目標而戰，就是榮耀。不為我，而是為了我的神。﹂

﹁誰是您的神？﹂加爾達驚奇地問。

米娜微笑起來。這是個詭異的笑容，蒼白而冷漠。﹁這名字不能說出口。我的神是唯一真神。駕馭風暴的真神，統治夜晚的真神。我的神是復原你身上血肉的唯一真神。向我效忠，加爾達。追隨我走向勝利。﹂

加爾達想起所有那些他曾經為之賣命的長官們，諸如恩斯特‧馬吉特之流在別人提到奈拉卡願景時只會翻著白眼。願景是假的，沒人會相信，大多數高階軍官們都知道這點。又譬如百合總管，加爾達的監護者，他在誦讀血誓時公開地伸懶腰；他只是為了開個玩笑，才把牛頭人招募進騎士團。又譬如黑夜之主塔貢，每個人都知道他從騎士的共同基金裡假公濟私。加爾達抬起頭，望著那雙琥珀色的眼睛。﹁您是我的指揮官，米娜。﹂他說。﹁我向您效忠，只向您一個人效忠。﹂

米娜又摸了一下他的手。她的觸摸讓他感覺疼痛，感覺血液在燃燒，卻也感覺到一股快感。這份痛苦是多麼令人心曠神怡。他很久沒有在這條不存在的手臂上感覺到疼痛，太久了。

﹁你將是我的副指揮官，加爾達。﹂米娜琥珀色的雙眼和灼灼的目光轉向其他騎士。﹁你們其他人願意追隨我嗎？﹂

有些人在加爾達失去手臂時就和他在一起了，他們親眼目睹殘肢斷臂中血花四濺的一幕。他們之中，還有四個人在醫者幫他截肢時死命地按住他。他們曾聽見他懇求死亡的來臨，他們拒絕了，而他出於榮譽也不能自行了斷。這些人看見煥然一新的手臂，看見加爾達又能持劍。他們也看見這女孩走過剛才那場不屬於大自然的奪命風暴，毫髮無傷。

這些人都已經三十幾歲，有些還是歷經血戰和戎馬生涯的老兵。加爾達向這位奇怪的女娃娃效忠是很自然的事，因為她讓他變得完整如初。但他們︱︱

米娜沒有催逼他們，她既不懇求，也不爭辯，看上去她認為他們理所當然會同意。她走到躺臥在巨石邊的小隊長屍體旁，那具屍體有部份已經被帳篷包裹起來。米娜撿起馬吉特的胸甲，打量了一番，然後把自己的手臂套進去，將胸甲穿在濕答答的衣服外面。那副鎧甲對她來說實在太大，又重得要命。加爾達預期她會在重壓下直不起腰來。

然而當他看到鐵甲放出紅光、改變形狀、緊貼在她身上時，不由得瞠目結舌。它就像愛人般擁抱著她纖細的身軀。

胸甲是黑色的，上面有一幅骷髏的圖像。它顯然被閃電擊中，然而電擊造成的損傷卻異常奇特。一道鋼鐵構成的閃電從中穿過，裝飾胸甲的骷髏被一劈為二。

﹁這將是我的旗幟。﹂米娜說著摸了摸骷髏。

她穿上其餘曾屬於馬吉特的裝備，把護腕套上手臂，將護腿固定在小腿上。每件護甲在接觸到她時都閃耀紅光，似乎它們剛從鐵匠爐裡被打造出來。等它們冷卻之後，又全都緊貼在她身上，彷彿是為她量身訂做的。

她舉起頭盔，但沒有戴在頭上，反而將它遞給加爾達。﹁替我保管它，副指揮官。﹂她說。

他自豪而畢恭畢敬地接過頭盔，如同那是一件自己尋覓終生的寶貝。

米娜跪在恩斯特‧馬吉特的屍體旁，用手握住死人燒焦的手掌，低下頭開始祈禱。

沒有人能聽見她的話，沒有人能聽見她說了什麼或向誰訴說。死亡之歌迴蕩在巖石群中。星星不見了，月亮也無影無蹤，黑暗吞沒了他們。她祈禱著，她的輕聲細語為他們帶來慰藉。

米娜站起身來，發現所有騎士們都跪在她面前。在黑暗中，他們什麼也看不見，看不見彼此，也看不見自己。他們只能看見她。

﹁您是我的指揮官，米娜。﹂其中一個說。他盯著她的目光就像是飢渴難耐的人盯著麵包和清水。﹁我把生命交給您。﹂

﹁不要給我，﹂她說。﹁給唯一真神。﹂

﹁唯一真神！﹂他們嘹亮的聲音加入已經不再可怕的歌聲中，匯聚成鼓舞人心的進行曲。﹁米娜和唯一真神！﹂

星星在巨石中閃爍不停，月光在米娜鎧甲表面鋸齒狀的閃電上跳動。雷聲又開始轟鳴，但這次並不是來自天空。

﹁馬！﹂一名騎士大喊。﹁馬回來了。﹂

率領群馬的是一匹他們從沒見過的駿馬。牠紅得像酒，像血，將其他馬匹遠遠地拋在身後。這匹馬直奔米娜身前，用鼻子磨蹭她，把頭靠在她肩上。

﹁我派狐火把馬匹找回來了，我們會需要牠們的。﹂米娜說著，輕輕撫摸血紅色毛皮上的黑色鬃毛。﹁我們今晚向南前進，兼程趕路。三天內我們一定要趕到聖克仙。﹂

﹁聖克仙！﹂加爾達目瞪口呆。﹁可是，丫頭︱︱我是說，小隊長，索蘭尼亞騎士控制著聖克仙城！這座城正被圍攻。我們的目的地是庫爾，我奉命︱︱﹂

﹁我們今晚就出發去聖克仙。﹂米娜說。她把目光轉向南方，再也沒回頭瞧一眼。

﹁可是，為什麼呢，小隊長？﹂加爾達問。

﹁因為我們受到了召喚。﹂米娜回答。

## １︱２西瓦諾謝

這場奇怪的、不自然的風暴席捲了整個安塞隆大陸。閃電行走在大地上，像巨大的戰士投擲帶著火焰的長矛，發出驚天動地的聲響。那些撐過兩次大災變的老橡樹一一化為烈火，片刻間只剩下冒著黑煙的殘骸。旋風在雷電戰士身後狂嘯，把人們的家園撕成碎片，肆無忌憚地將木板、石塊和泥灰拋上天空。烏雲密佈，激流從天而降，暴漲的河水漫過兩岸，把剛剛從黑暗中露出頭、掙扎著要沐浴初夏陽光的青苗一掃而空。

在聖克仙城，圍攻者和被圍者都放棄了眼前的廝殺，忙著躲避這場可怕的風暴。遠海上的船舶拚命想離開那裡，其中有些遭到滅頂之災，就此杳無音信；勉強回到港口的船則遍佈傷痕，並帶回了水手被巨浪捲進大海和人們整日整夜不停向外舀水的故事。

在帕蘭薩斯，大圖書館的屋頂上出現了無數裂縫，雨水洶湧而入。貝傳和其他館員們發瘋似的跑來跑去，忙著堵住裂縫、擦乾地板，以及把珍本書籍移到安全之處。在塔西斯，猛烈的暴雨中，消失在大災變的海洋在眾人震驚詫異的目光中再次出現。幾天後，海水退去，留下大群死魚和令人作嘔的氣味。

風暴給斯克西島帶來特別嚴重的打擊。﹁舒適之家﹂旅店的每一扇窗戶都被狂風颳跑。拋錨在港內的船隻在峭壁和防波堤上撞得粉碎。突然高漲的潮水捲走海岸附近的大片房屋。無數人死去，其他人則無家可歸。難民成群結隊地湧到光明城堡，懇求密儀教徒們給予幫助。

在籠罩克萊恩的漫漫黑夜中，這座城堡是一座給予人們希望的燈塔。金月努力要填補眾神離去後留下的空白，她發現了神秘的﹁心之力量﹂，把醫療帶回世上。儘管帕拉丁和米莎凱已經離去，祂們的善良力量卻仍舊在那些愛戴祂們的人心中生生不息，金月就是個活生生的證明。

然而金月逐漸衰老，對眾神的記憶也愈來愈模糊，看上去似乎心的力量也是如此。密儀教徒們一個個地發現力量衰退了，就像潮汐退去卻永不復返。不過城堡中的密儀教徒仍舊很樂意向暴風雨下的不幸者們敞開大門和心扉，為他們提供避難所和救助，並盡其所能地醫好傷者。

索蘭尼亞騎士們在斯克西島建立了一座要塞，他們挺身上前迎戰風暴︱︱在這些英勇騎士們遇見過的可怕敵人中，這場風暴也算數一數二了。騎士們冒著生命危險把人們從怒濤中拉上來，或是從房屋的廢墟下挖出來。他們在風雨交加、電閃雷鳴的黑夜中，拯救那些他們根據信條和騎士規章發誓要加以保護的人。

雖然光明城堡的建築物遭到強風和豪雨的反覆衝擊，但它還是抵禦住暴風雨的可怕威力。暴風雨似乎要做最後一次展現威風的努力，它把人頭大的冰雹劈頭蓋臉地砸在城堡的水晶牆上，冰雹所及之處，牆體出現無數裂縫，雨水就從這些縫隙中滲進來，像眼淚般掛在牆壁上。

從城堡的創建者和女主人金月的房間附近傳出一記特別巨大的破裂聲。密儀教徒們聽到玻璃碎裂的聲音，慌慌張張地跑來察看這位年長的女士是否出了什麼事。他們驚訝地看到，她的房門緊閉著。人們敲打它，呼喚金月開門。

一個低沉、令人發毛的聲音響起，聽起來是金月的嗓音，卻又不太像。那個聲音命令他們各行其是，不要來打擾她。她說，需要幫助的是其他人，不是她。大多數人帶著滿心疑惑和忐忑不安的心照做了，而那些仍舊徘徊在門外的人則宣稱聽見了令人心碎的絕望嗚咽。

﹁她也失去了她的力量。﹂那些在門外的人說。他們認為自己懂了，於是也離開了。

清晨終於到來，初升旭日將天空染上一片火紅的色彩。人們望著一夜之間出現的慘景，全都嚇呆了，說不出一句話。密儀教徒們來到金月的房間尋求對策，可是無人應答，房門依舊緊鎖。

風暴也席捲了另一個精靈國度奎靈那斯提︱︱經年累月的仇恨和不信任，使它和千里之外的兄弟國度老死不相往來︱︱旋風將巨樹連根拔起，然後像流行的精靈遊戲﹁昆塔拉斯﹂中使用的小樹枝般拋來拋去。風暴把神話般的太陽詠者高塔震得根基動搖，美麗的雕花玻璃如雨點般傾灑在地上。在黑暗騎士位於新港的要塞裡，泛起的洪水淹沒了底層房間，逼得這些在敵人大軍壓境時都不會擅離職守的人，也不得不向它屈服。

甚至連躲在堆滿財富的巢穴裡愜意安眠的肥胖巨龍們，也被風暴從美夢中驚醒。風暴搖晃著﹁瑪烈赤斯﹂的巢穴︱︱瑪烈之峰。這頭龐大的紅龍現在已經以安塞隆女王自居，如果萬事順利的話，那麼牠成為安塞隆女神的一天也不遠了。暴雨形成的激流侵入瑪烈在火山上的宅邸，雨水灌入巖漿池中，大團大團散發著怪味的蒸氣雲充斥了走廊和廳堂。瑪烈被嗆得直咳嗽，身上全是水，眼睛也看不清周圍的情況。牠大聲怒吼著從一個巢穴飛到另一個巢穴，拚命想找一塊乾燥些的地方重新入睡。

最後牠被迫跑到家裡的底下幾層。瑪烈是一頭擁有非凡智慧的遠古巨龍，牠覺察到這股風暴有點不對勁，這讓牠心神不安。牠自言自語地鑽進圖騰大廳，在這裡的一塊突起的黑色巖石上，堆放著牠剛來到這世界時吞噬掉的所有低等龍的骷髏，銀色的、金色的，還有紅色或藍色的頭骨一個挨著一個，成為牠君臨四方的紀念。眼前的骷髏令瑪烈感到舒心，每一個頭骨都給牠帶來一段戰勝的記憶，代表一個戰敗後被吞噬的敵人。雨水不可能滲進牠家裡這麼底下的地方。牠聽不到風的尖嘯，眩目的閃電也無法打擾牠的清夢。

瑪烈滿意地盯著骷髏們空洞的眼窩。也許牠打了個盹，因為眼前骷髏們的眼睛突然一下子活了過來，都在望著牠。瑪烈哼了一聲，揚起腦袋，緊盯著這些骷髏和眼睛。山體深處的巖漿池將眼前的頭骨籠罩上一層栩栩如生的顏色，它們空洞的眼窩裡閃耀起明滅不定的光輝。瑪烈為自己的胡思亂想感到惱火，於是把身體舒適地盤繞在圖騰旁，很快就沉沉入睡了。

另一頭巨大母龍，就是沾沾自喜地自稱﹁碧雷林斯拉諾克斯﹂的綠龍，也無法在風暴中繼續安睡。碧雷的巢穴由活樹構成︱︱鐵木和紅木，還有縱橫交錯的巨藤。藤蔓和樹枝盤繞得十分密集，以前從不曾有雨滴能鑽進來。但這場從翻滾的烏雲上傾瀉而下的暴雨，看上去鐵了心要從樹葉間殺開一條血路。在某滴雨點得以偷偷溜進來後，就為成千上萬個同伴開了一條路。碧雷被水花灑到鼻子上的怪異感覺給驚醒。一棵構成牠巢穴支柱的紅木被閃電擊中後燃起大火，火勢迅速蔓延，落下的雨水好像都是燈油一樣。

在碧雷的咆哮聲中，牠的手下急忙動手撲滅火焰。為了不被吃掉而加入牠軍隊的紅龍和藍龍們拔出燃燒中的樹木，把它們扔進大海。龍人們用灰土覆蓋蔓藤上的烈焰，人質和俘虜們也被迫去救火。很多人因此死去，但碧雷的巢穴終於得救了。然而在此後幾天內，牠總是暴跳如雷，堅信這場風暴肯定是牠的姐妹瑪烈製造的魔法攻擊。碧雷指望有朝一日能代替瑪烈統治世界。近來魔法力量在不斷衰退，這自然是瑪烈的另一條罪狀。綠龍懷恨在心，緊鑼密鼓地計劃報仇。

藍龍﹁凱蘭卓斯﹂︵牠放棄了原來的名字﹁藍天﹂，改用這個更威嚴的稱號，意思是﹁安塞隆風暴﹂︶是為數不多的、從﹁龍爭﹂中脫穎而出的克萊恩本地龍之一。牠現在是索蘭尼亞和所有周邊地區的統治者，斯克西和光明城堡都歸牠管轄。牠允許它們繼續存在的理由︱︱據牠自己說︱︱只是為了從觀看微不足道的人類妄圖對抗黑暗日益增長的徒勞舉動中取樂。實際上牠允許城堡安然無恙的原因是一隻叫﹁明鏡﹂的銀龍在守護它。明鏡和藍天是多年的死對頭，如今牠們對殺戮那麼多兄弟姐妹的新來巨龍有共同的仇恨，因此也就不那麼相互為敵了，雖然也談不上是朋友。

這場風暴讓凱蘭卓斯比其他巨龍更感困擾，儘管︱︱確實很奇怪︱︱牠的巢穴並未受到很大的損害。牠在敏加山脈上的巨大洞穴裡煩躁地走來走去，眺望閃電戰士對法王之塔廢墟的猛烈攻擊。牠感覺自己聽見風中傳來一個聲音，歌唱死亡的聲音。凱蘭卓斯沒睡覺，而是一直看著風暴直到它結束。

風暴在降臨到古老的精靈國度西瓦那斯提時，也沒有減輕分毫威力。精靈們在他們的王國上建立了一道魔法屏障，迄今為止它有效遏止了惡龍們征服他們國土的企圖，也讓其他種族無法越雷池半步。精靈們終於實現了讓自己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麻煩劃清界限的夙願，但這道屏障無法阻擋狂風暴雨，也隔絕不了電閃雷鳴。

樹木燃燒起來，房舍被颶風吹得支離破碎。東塔拉斯河河水暴漲，住在兩岸的人只好匆忙逃向地勢較高的地方。積水滲入阿斯塔林花園，很多人相信是這裡生長的魔法樹讓屏障正常工作，令它安然無恙的。當風暴結束時，人們發現魔法樹旁的土壤滴水不沾，但花園裡的其他草木卻全被大水淹沒或被沖走了。那些把園內的奇花異木當成自己小孩般愛護的精靈園丁和植木家族的成員對此心痛如絞，不忍目睹眼前的淒慘景象。

風暴過後，他們從自己的花園裡帶來草木，重新種植在曾經一度輝煌壯麗的阿斯塔林花園。自從屏障存在後，花園裡的草木就一直病懨懨的，現在它們全爛在泥濘的土地裡，看起來無論多少陽光都不能讓土壤乾燥一點。

最後，這場奇異的可怕風暴終於離開大陸，如同一支打了勝仗的軍隊得意洋洋地離開戰場，只留下遍地的毀滅和災難。次日清晨，安塞隆的人民就要無言地面對眼前的慘景，安慰生者、埋葬死者，以及在心裡猜測這可怕的夜晚到底預示著什麼。

不過，那天晚上至少有一個人過得很開心。他是個年輕的精靈，名叫西瓦諾謝。暴風雨讓他欣喜若狂。閃電戰士在空中對決，電光如同雷劍上四射的火花，這一幕像戰鼓聲聲激得他心潮澎湃。西瓦諾謝沒有尋找地方躲避風雨，反而走到外面，站在森林裡的一片空地上，把臉朝向雷聲最響的地方。雨點打濕了他全身，澆熄了他心中隱約升起的慾望之火。他望著閃電令人目眩的表演，聆聽地動山搖的雷鳴。當他看到狂風吹彎巨樹，令它們低下驕傲的頭顱時，他大笑不已。

西瓦諾謝的父親是波修士。他曾經驕傲地統治著奎靈那斯提，如今卻被他的人民放逐，成了一名﹁闇精靈﹂，被詛咒遠離精靈社會的光明。西瓦諾謝的母親是阿爾瀚娜‧星光，西瓦那斯提的流亡領袖，她嫁給波修士後也被自己的國家放逐了。他們原來認為這場婚姻至少能讓兩個精靈國家團結在一起，也認為這個新國家的力量足以抵禦該死的惡龍們，並保衛它的自由。

但實際上，他們的婚姻卻進一步加深了雙方之間的怨恨和猜忌。現在綠龍王碧雷統治著奎靈那斯提，它被奈拉卡騎士團以武力占領著。西瓦那斯提則與世隔絕，它的居民畏縮在魔法屏障下，就像小孩躲在毛毯裡瑟瑟發抖，指望它能保護自己免遭黑暗裡徘徊的怪物傷害。

西瓦諾謝是波修士和阿爾瀚娜的獨子。

﹁西瓦出生於渾沌之戰那一年，﹂阿爾瀚娜總愛這麼說。﹁那時他父親和我正在逃命，我們是每個期望討好奎靈那斯提或西瓦那斯提統治者的精靈刺客的目標。他出生在他們埋葬卡拉蒙‧馬哲理兩個兒子的那一天。混亂是照料西瓦的褓姆，死亡是接生他的產婆。﹂

西瓦在一座軍營裡長大。阿爾瀚娜和波修士的婚事起初是一樁政治婚姻，漸漸地，它融入了愛情、友誼和無可比擬的互相敬重。她和丈夫共同進行著一場無休無止、無人喝采的戰爭。起初，他們與現在成了奎靈那斯提主子的黑暗騎士們相抗衡，隨後又反抗碧雷的可怕統治。這頭龍早就聲稱奎靈那斯提歸牠所有，現在更要求奎靈那斯提精靈們用進貢來換取自己的性命。

當西瓦那斯提精靈們在國土上成功築起魔法屏障的消息剛傳到阿爾瀚娜和波修士耳裡時，他們都把它當成一帖可能拯救自己人民的靈丹妙藥。阿爾瀚娜率領自己的軍隊趕往南方，留下波修士繼續為奎靈那斯提而戰。

她試圖派一名使節到西瓦那斯提精靈那裡去，請求獲得通過屏障的許可，但使節根本無法進入。她用鋼鐵和魔法進攻屏障，想盡辦法要穿過它，最後也沒有任何成效。她對屏障研究得愈多，就愈為她的人民感到驚恐︱︱他們怎麼會允許自己生活在它的包圍裡？

屏障接觸到的東西全都難逃一死。屏障周邊的灌木叢裡佈滿了死去和快死的樹木，附近的草地也呈現出荒涼的灰色。枯萎凋謝的花朵腐爛成灰末，像裹屍布般覆蓋在了無生氣的大地上。

﹃屏障的魔法力量要對此負責！﹄阿爾瀚娜在給丈夫的信中寫道。﹃屏障不是在保護大地，而是在殘害它！﹄

﹃西瓦那斯提不會在乎，﹄波修士回覆說。﹃他們的心靈已被恐懼攫取。對食人魔的恐懼，對人類的恐懼，對巨龍的恐懼，還有那些不可名狀的東西。屏障只是他們內心恐懼的外在體現而已。無怪乎任何與之接觸的東西都會枯萎死亡！﹄

這就是她從丈夫那裡得到的最後消息。這些年來，阿爾瀚娜一直透過腳程快而不知疲倦的精靈信使與丈夫保持聯繫，她知道他日復一日徒勞地試圖打敗碧雷。然後有一天，她派往丈夫那裡的信使沒有回來。她又派去另一個，也同樣毫無音訊。現在已經過去了好幾個星期，波修士仍舊沒有任何消息。最後阿爾瀚娜實在不能繼續浪費本來就日漸稀少的人力，也就不再派去更多的信使。

風暴發生時，阿爾瀚娜和她的軍隊正駐紮在西瓦那斯提的邊界上，他們最近一次意圖攻破屏障的努力也以失敗告終。阿爾瀚娜躲避風暴的地方是西瓦那斯提邊界上的一座古老墳丘。她在很早以前，當她開始想要奪回故國統治權，與那些盤據在寶座上、有意要將她的人民引向災難的那些人戰鬥時，就發現這裡了。

在其他比較太平的日子裡，精靈們不會去打擾逝者的長眠，但眼前他們正被夙敵食人魔緊追不捨，急著要找到一處適合防禦的地方。即使如此，阿爾瀚娜在進入墳丘前還是做了祈禱，請求亡靈們諒解。

精靈們發現墳丘裡空空蕩蕩，沒有製成木乃伊的屍體，沒有骨頭，也沒有一點任何人曾經被埋在這裡的跡象。陪伴阿爾瀚娜的精靈認為這件事說明他們的目標是正義的。她沒有反駁，儘管心頭泛起一陣苦澀的辛酸，她︱︱西瓦那斯提合法的女王︱︱被迫到這樣一個連死人都不屑待的地洞裡避難。

墳塚現在變成阿爾瀚娜的指揮所。她的騎士和貼身護衛都和她在一起，其餘軍隊則駐紮在附近的樹林中。精靈巡哨們設立了一道警戒線，密切監視附近森林裡食人魔的動向。這些輕武裝的哨兵不穿盔甲，他們看到敵人後並不與之交手，而是返回警戒部隊，將敵人的位置通報給整支軍隊。

植木家族的精靈們透過不懈的努力，用魔法在墳丘周圍築起一道荊棘柵欄。這些灌木都有尖利的倒刺，足以刺穿食人魔的厚皮。在柵欄內，士兵們盡其所能地尋找躲避暴風雨的掩體。帳篷幾乎立即被狂風吹倒，精靈們只好躲在大石頭後面或是爬進溝裡，儘量離大樹遠一點，因為它們是狂暴閃電最好的目標。

士兵們全身被淋得濕透，在寒風中瑟瑟發抖，他們當中最長壽的人也從未經歷過如此猛烈的風暴。有人看見西瓦諾謝在大雨中歡呼雀躍，像個瘋子般跳來跳去，望見這一幕的士兵們無不大搖其頭。

他是女王之子，他們全都愛戴他的母親。他們不會說他一句壞話，因為他是精靈國度的希望，他們願意用生命來保護他。實際上，儘管精靈士兵們沒人仰慕或尊敬他，但他們也不討厭他。西瓦諾謝相貌英俊，天生討人喜歡，是個不可多得的夥伴。他的聲音非常優美，以至於能將樹林裡的小鳥吸引過來，飛到他手中。

在這方面，西瓦諾謝不像他的父母。他一點也沒有父親冷酷、倔強和不屈不撓的個性。有些人也許會在背後議論說他不是波修士的親生兒子，但兩人的相貌又如此神似，血緣關係不容懷疑。西瓦諾謝，或者母親口中的﹁西瓦﹂，也沒有繼承阿爾瀚娜‧星光的尊貴舉止。他有點她的自傲感，但卻不太有她的同情心。他在乎他的人民，卻缺乏她那至死不渝的熱愛和忠誠。他把她打穿屏障的努力當成白費時間的舉動。他不能理解，為什麼她要想盡一切辦法回到那些很明顯不歡迎她的人身邊。

阿爾瀚娜相當寵愛兒子，尤其當他父親看似已經遭遇不測之後。西瓦對母親的感覺更為複雜，雖然他自己也說不清楚那是什麼感覺。如果有人問起這個問題，他會說自己愛她，把她當偶像。這是真的，不過這種愛只是漂浮在動蕩水面上的一層油而已。有時西瓦會對父母有種莫名的氣憤，那股火氣發作的頻率和強烈程度讓他自己也感到害怕。他們奪走了他的童年，奪走了他的舒適生活，奪走了他在自己人民中的合法地位。

在傾盆大雨中，墳丘顯得還算比較乾燥。阿爾瀚娜站在入口處，看著這場暴風雨。她為兒子擔心，他就這麼站在雨中，任憑狂風吹打，毫不顧忌天空中來勢洶洶的閃電。另一方面，她也苦澀地想到，雨點能穿透環繞西瓦那斯提的屏障，而自己即便倚仗全軍之力卻無法動搖它分毫。

不遠處一道閃電擊中大地，讓她幾乎看不見眼前的東西，隨之而來的雷鳴震撼著整個洞穴。她擔心兒子有閃失，冒險從洞口邁出幾步，想要透過雨幕看清前方。另一道閃電劃破天空，彷彿一道紫白色的火焰。藉著這片亮光，她可以看到西瓦瞪著天空，狂笑著又大吼大叫的身影。

﹁西瓦！﹂她驚叫道。﹁危險！快到我這裡來！﹂

他沒聽見。雷聲淹沒了她的話語，大風又把它吹得無影無蹤。不過，也許是覺察到她的關切，他回過頭來。﹁很壯觀吧，媽媽！﹂他大聲叫嚷，剛剛捲走他母親話語的風，卻十分清晰地將他的話傳送過來。

﹁您希望我出去把他拉進來嗎，我的女王？﹂她身後有一個聲音問道。

阿爾瀚娜嚇了一跳，猛地轉過身來。﹁薩馬！你嚇壞我了！﹂

精靈彎腰鞠躬。﹁我很抱歉，陛下。我不是有意要驚動您。﹂

她沒聽見他走過來的腳步聲，但這並不奇怪。只要薩馬有意，即使沒有四周震耳欲聾的雷鳴，她也聽不見任何聲音。他來自護國軍，是波修士指派他到阿爾瀚娜身邊，而他在這三十年顛沛流離的歲月裡，對她一直忠心耿耿。

薩馬現在是她的副手，統領她的軍隊。他愛著她，她也心知肚明。不過他從來沒提起過一個字，因為她的丈夫波修士不僅是他效忠的主上，還是他的朋友。薩馬知道她不愛自己，知道她對丈夫的忠誠，儘管數月來波修士音訊全無。薩馬對她的愛是一件無償奉送的禮物，從不奢望有什麼回報。他走在她身邊，他的愛像火炬指引她走過腳下黑暗的道路。

薩馬一點也不喜歡西瓦諾謝，把他當成一個被寵壞的孩子。薩馬把生命看成戰鬥，每天都得拚，都得要贏。嬉皮笑臉、油腔滑調，或者插科打諢，這些行為對一個和平時期的精靈王子來說是完全可以接受︱︱像其他童話裡的王子一樣，他整天無事可做，只好吟詩彈琴、把酒賞花，藉以打發時間。但這個年輕人無憂無慮的習性與眼前的世界實在格格不入，因為在這裡，精靈們天天要為生存而奮鬥。西瓦諾謝的父親失蹤了，說不定已經死了。他母親費盡心力與命運相搏，她疲憊不堪的靈魂和肉體上每天都會加上新的傷痕。薩馬把西瓦的歡笑和無憂無慮的心情看成是對他們倆無禮的表現，以及對他自己的侮辱。

在薩馬看來，西瓦諾謝身上只有一處值得稱道，那就是他能在其他人全都束手無策時讓他的母親一展笑顏。

阿爾瀚娜把手放在薩馬的手臂上。﹁告訴他我很著急。一個母親的愚蠢擔心。也許不那麼蠢。﹂最後一句話是說給她自己聽的，因為薩馬已經走了。﹁這場風暴中有些可怕的徵兆。﹂

薩馬剛走進大雨裡就被淋得濕透，彷彿鑽進瀑布底下一樣。狂風吹得他邁不開步伐。他低下頭，迎著鋪天蓋地的豪雨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去，嘴裡詛咒著西瓦毫無理性的愚蠢行為。

西瓦仰頭站在那裡，雙眼緊閉，張著嘴巴。他展開雙手，袒露前胸，濕透的上衣從他的雙肩上滑落，雨水沖刷著他半裸的身軀。

﹁西瓦！﹂薩馬對著年輕人的耳朵大喊。他粗魯地抓住年輕精靈的手臂，狠狠地搖晃他的身體。﹁你在做什麼！﹂薩馬嘶啞的聲音聽起來十分兇狠。他又搖晃了西瓦一下。﹁就算你不給她添亂子，你母親要操心的事也夠多了！到她身邊去！那裡才是你應該待的地方！﹂

西瓦把眼睛睜開一道縫。跟媽媽一樣，他的眼睛是紫色的，只是顏色沒那麼深。它們看上去更像是酒，而不是血。這雙酒色的眼睛裡滿是狂喜的光芒。他咧開嘴笑了起來。

﹁閃電，薩馬！我從沒見過這種東西！我閉上眼也能感覺到它。它撫摸我的身體，讓我手臂上的毛髮直豎。它用沾滿火焰的被單裹住我，舔我的皮膚，把我籠罩在大火中。雷聲震撼我心底最深處，大地在我腳下顫抖。我的血在燃燒，那鋒芒畢露的雨點，撫慰我狂野的心靈。我沒有危險，薩馬。﹂西瓦臉上的笑意更濃了，雨水讓他的臉頰和頭髮熠熠生輝。﹁我不比在床上與愛人共度良宵更︱︱﹂

﹁說這種話太不得體了，西瓦王子。﹂薩馬帶著怒意嚴厲地警告他。﹁你應當︱︱﹂

發狂似的狩獵號角聲尖嘯起來，打斷了他的話。西瓦的美夢被響亮的號角聲震得粉碎，轉眼間就煙消雲散。他剛懂事時就知道這聲音了，這是警告的聲音，警告危險即將來臨。

西瓦圓睜雙眼，他說不出號角聲究竟從哪裡傳來，片刻之間似乎四面八方都有它的存在。阿爾瀚娜站在墳丘入口向風暴中眺望，騎士們則圍在她身旁。

一名精靈巡哨從樹叢中竄出來。沒時間躡手躡腳地走路了。也沒必要。

﹁出了什麼事？﹂西瓦喊道。

那名士兵沒理會他，而是直奔自己的指揮官。﹁食人魔，大人！﹂他叫嚷道。

﹁哪裡？﹂薩馬連忙問。

士兵吸了口氣。﹁到處都是，大人！牠們把我們包圍了。牠們利用暴風雨掩護牠們的行動，所以我們沒聽到半點動靜。偵察兵已經撤退到柵欄後方，但柵欄︱︱﹂

精靈再也說不下去，因為他快喘不過氣來。他指了指北方。

一片奇異的亮光把夜空染成紫白色，這是閃電的顏色。但它並沒有在發出強烈的閃光之後消失，而是變得愈來愈明亮。

﹁怎麼了？﹂西瓦的叫喊聲迴蕩在沉悶的雷聲中。﹁那意味著什麼？﹂

﹁植木者們築起的柵欄著火了。﹂薩馬陰鬱地回答。﹁但雨水一定會澆滅火焰︱︱﹂

﹁不，大人。﹂巡哨喘過剛才那口氣。﹁柵欄被閃電擊中。不只是一處，而是好多處。﹂

他又指了指東方和西方。除了南方之外，現在每個方向都可以看到升騰的火焰。

﹁閃電點燃它們。雨水對它們毫無效果。實際上雨水看起來更像是給它們添加燃料，彷彿天上灑下來的是油。﹂

﹁去告訴植木者，用他們的魔法把火撲滅。﹂

巡哨露出無助的表情。﹁大人，他們已經精疲力竭了。搭起柵欄就已經耗掉他們所有的力氣。﹂

﹁怎麼可能？﹂薩馬惱怒地質問。﹁這只是個簡單的法術︱︱哦，算了！﹂

他已經知道答案，儘管他一直不願承認。在過去兩年中，精靈法師們發現他們施展法術的能力在不斷衰退。損失是日積月累的。起初幾乎無人覺察到這點，人們把施法能力下降歸咎於過度勞累或者患病，但法師們最後不得不承認他們的魔法力量在漸漸消逝，就像沙粒從握緊的拳頭中流失一樣，僅能抓住其中一些，卻無法抓住全部。在這件事上精靈們並不孤單，因為有消息宣稱，人類當中也出現同樣的問題，但這類消息並沒有給精靈帶來多大的慰藉。

食人魔們利用暴風雨的掩護，悄悄溜過警戒線，制服了哨兵。在山腳下的荊棘柵欄有好幾處猛烈燃燒著。在烈焰旁是一排樹木，軍官們正在那裡指揮精靈弓箭手在柵欄後方排成作戰隊形，他們手中的箭鏃閃爍著點點寒光。

大火會暫時讓食人魔們不敢輕舉妄動，但只要火一熄滅，怪獸們就將蜂擁而上。四周夜色沉沉，大雨如注，狂風呼嘯，弓箭手們在敵人殺到他們身邊前應該不大會有擊中目標的機會。而當他們的抵抗被粉碎後，可怕的大屠殺將隨之而來。食人魔憎恨克萊恩大陸上的所有其他種族，而對精靈的憎恨甚至要追溯到世界混沌初開時。那時候食人魔曾經是姿容美貌的種族，是眾神的寵兒。當食人魔族墮落後，精靈們趁機取而代之，繼而更是被眾神百般溺愛。正因如此，食人魔從來沒有寬恕過精靈。

﹁軍官們到我這裡來！﹂薩馬高喊。﹁野戰指揮官！帶領你的弓箭手在路障處的長矛兵身後排成一隊，告訴他們，沒有命令不要射擊。﹂

他跑回墳丘裡，西瓦緊隨其後，方才暴風雨中的激動已經被敵人進攻帶來的極度緊張所取代。阿爾瀚娜給了兒子一個擔憂的眼神。當她看到西瓦沒受傷後，就把注意力完全轉移到薩馬身上。這時，其他精靈軍官們也都進來了。

﹁食人魔？﹂她問道。

﹁是的，陛下。牠們利用暴風雨當掩護。巡哨相信牠們已經將我們包圍了，但我還不確定這點，我認為往南方的道路還是暢通的。﹂

﹁你的建議？﹂

﹁我們撤退到鋼之騎士團的要塞裡，陛下。且戰且退。您與人類騎士們的會面很融洽，我想︱︱﹂

計劃和謀略，戰略和戰術。西瓦對它們早已感到厭倦，一聽到就不舒服。他趁此機會溜走，匆忙來到墳丘後他鋪著睡袋的地方。他把手伸進毛毯下，抓住一柄寶劍的劍柄︱︱這是他在索拉斯買的。西瓦很喜歡這武器，喜歡它嶄新的感覺和閃閃發亮的樣子。這把劍有個精雕細琢的劍柄，上面帶有獅鷲獸的利喙。劍柄的確很難掌握︱︱鳥喙會刺進他的皮肉裡︱︱但寶劍本身看起來卻非常光彩奪目。

西瓦諾謝不是一名戰士，他從來沒受過這方面的訓練。這不能怪他，因為阿爾瀚娜禁止她的部下這麼做。

﹁不像我的雙手，﹂她會把兒子的手緊緊握在自己的手心裡。﹁我不會讓這雙手沾上他族人的鮮血。這雙手將治癒他父親和我在違背我們意願的情況下被迫造成的傷害。我兒子的手永遠不會讓精靈流血。﹂

但目前正要血濺大地的不是精靈，而是食人魔。他母親不大可能讓他置身這場戰鬥之外。在一個大軍營裡長大的西瓦，生下來就沒碰過武器，也沒受過軍事訓練。他猜想其他人應該都很輕視他，在內心深處把他看成是個懦夫。所以他偷偷買下這把劍，上了幾次課︱︱直到他感到厭倦為止︱︱然後就一直等待機會來表現自己的武藝。

現在機會終於來了，西瓦感到很滿意。他把劍帶繫在自己纖細的腰上，回到軍官們身旁。帶鞘的劍敲在他的大腿上，發出噹啷噹啷的聲音。

精靈信使們不斷趕來報告最新的狀況。這場莫名的大火以驚人的速度吞噬著柵欄。幾個企圖跨過它的食人魔，在火光的照射下，成了弓箭手們的絕佳目標。然而很不幸地，任何鑽進火裡的箭在擊中目標前就被火焰吞沒了。

撤退的計劃決定了︱︱西瓦沒聽到多少，大意是要退往南方，在那裡與鋼之騎士團的人馬會合︱︱於是軍官們都返回各自的崗位去。薩馬和阿爾瀚娜仍然站在一起，壓低聲音急促地交談著。

西瓦拔劍出鞘，劃了圈劍花。他手一抖，劍差點在薩馬手臂上劃出一道大口子。

﹁這︱︱﹂薩馬盯著袖子上的血印，瞪了西瓦一眼。﹁把那東西給我！﹂他伸出手，在西瓦還沒反應過來之前一把將劍奪走。

﹁西瓦諾謝！﹂阿爾瀚娜發火了，他從沒見她發過這麼大的火。﹁現在沒時間這麼胡鬧！﹂她轉過身不看他，以表示內心的不悅。

﹁這不是胡鬧，媽媽。﹂西瓦辯解道。﹁不，不要不理我！這次妳不能再躲在沉默的高牆後面，這次妳一定要聽聽我說的話！﹂

慢慢地，阿爾瀚娜轉過身來。她用灼人的目光盯著他，圓瞪的雙眼在蒼白的臉上顯得那麼大。

其他精靈們在震驚和尷尬中不知所措。沒人違抗過女王，沒人頂撞過她，哪怕是她那個自以為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兒子。連西瓦也對自己的膽大妄為感到吃驚。

﹁我是西瓦那斯提和奎靈那斯提的王子，﹂他繼續說道。﹁參與保衛我的人民是我的權利，我的責任。妳無權阻止我！﹂

﹁我有權力，兒子。﹂阿爾瀚娜說。她抓住他的手腕，指甲刺入他的皮肉。﹁你是王位繼承人，唯一的繼承人。你是我僅有的︱︱﹂阿爾瀚娜停下來，對剛才脫口而出的話感到後悔。﹁我很抱歉，我不是那個意思。一個女王沒有任何屬於自己的東西，她擁有的一切都屬於人民。你是你的人民僅剩的一切。現在，去整理你的行李，﹂她下了命令，聲音如繃緊的鋼絲。﹁騎士們將帶你到樹林深處︱︱﹂

﹁不，媽媽。我不要再躲藏了。﹂西瓦刻意用堅定、平靜而不失敬意的語氣說。他不能讓自己像個發怒的小孩，否則別人會認為他是在無理取鬧。﹁我的一生中，只要危險降臨，妳就會迅速把我送走，把我藏到什麼洞裡，或塞進某張床底下。怪不得我的人民對我似乎沒什麼尊敬可言。﹂他的目光轉到薩馬身上，後者正嚴肅地盯著眼前的年輕人。﹁我希望盡我的一份努力來改變這些，媽媽。﹂

﹁說得好，西瓦諾謝王子。﹂薩馬說。﹁然而精靈們有句俗話，﹃一把寶劍在武技不精的人手中，要比在敵人手中時更危險。﹄沒有人能臨陣磨槍，年輕人。不過，如果你的這個愛好是認真的，我很願意將來能找時間親自指導你。與此同時，這裡有些你能做的事，一個你能承擔的任務。﹂

他知道這些話會帶來什麼後果，他也料中了。阿爾瀚娜刀子般鋒利的憤怒現在找到了新目標。

﹁薩馬，我要跟你談談！﹂阿爾瀚娜說，冷冰冰的語氣中夾雜著怨恨和不可抗拒的威儀。她轉過身，挺直腰，揚起頭，向墳丘後方走去。薩馬畢恭畢敬地跟在她身後。

外面滿是叫喊聲，號角長鳴，食人魔低沉恐怖的戰歌聽起來與被那歌聲掩蓋住的戰鼓聲沒什麼兩樣。暴風雨更加猛烈，毫不停息，更助長了敵人的氣焰。西瓦站在墓室入口，百感交集。驕傲、驚慌、內疚、無畏和恐懼，一下子全湧上心頭，讓他感到迷惘。他想看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燃燒的灌木冒出滾滾黑煙，已經遮蓋了空地上方。喊聲和尖叫聲沉寂下去，變得聽不清楚。他希望能偷聽到母親和薩馬的對話，也曾考慮過偷偷溜到能聽清楚他們說話的地方，但他又想到這是孩子氣的行為，他的自尊心也不容許他這麼做。反正他也能猜出他們說了些什麼，他已經聽過好多次同樣的對話了。

事實上，他的推測也沒錯到哪裡去。

﹁薩馬，你知道我對西瓦諾謝的期望，﹂阿爾瀚娜一走到別人聽不見的地方就開口說。﹁但你卻違抗我的意願，助長他這方面的野性。我對你很失望，薩馬。﹂

她的話，她的怒意，像刀子般刺進薩馬的心，刀刀見血。但就像身為女王的阿爾瀚娜要對她的臣民負責一樣，身為軍官的薩馬，也要對人民承擔責任。他竭盡心力為人民提供盡可能好的現在和將來。在那個將來，精靈國度需要一名強而有力的繼承人，而不是像半精靈坦尼斯的兒子吉爾薩斯那樣乳臭未乾的小孩︱︱他現在正形同兒戲般地統治著奎靈那斯提。

然而，薩馬並未說出他真正的想法。他沒有說﹁陛下，這是我第一次在妳兒子身上看到一點有勇氣的表現，我們應該鼓勵它﹂之類的話。他處世的手腕並不比率軍作戰的能力差。

﹁陛下，﹂他說。﹁西瓦已經三十歲了︱︱﹂

﹁他只是個孩︱︱﹂阿爾瀚娜插嘴。

薩馬彎腰一鞠躬。﹁也許依西瓦那斯提的標準是這樣，我的女王，但不是奎靈那斯提。根據奎靈那斯提的法律，他已經算是青年人了。如果他在奎靈那斯提，他已經必須參加軍事訓練。西瓦諾謝可能還年輕，阿爾瀚娜，﹂薩馬丟掉了對她的正式稱呼，就像他們獨處時他偶爾會做的那樣。﹁妳可曾想過他過的是怎樣的一種生活！戰歌是他的催眠曲，盾牌是他的搖籃︱︱他從不知道家是什麼滋味。從他出生以來，他的雙親很少會在同一時刻待在同一間屋子裡。當戰鼓擂響時，妳親親他，然後就騎馬向前，也許就此一去不返。他知道妳也許不會再回到他身邊，阿爾瀚娜。我能看見︱︱在他的眼睛裡！﹂

﹁我盡力保護他免受這一切的傷害。﹂她的目光落到兒子身上。在這一瞬間，他看起來那麼像他的爸爸︱︱無可抑遏的悲傷湧上心頭。﹁如果我失去了他，薩馬，我還有什麼理由再苦熬這些空虛無望的日子呢？﹂

﹁妳不能保護他一輩子，阿爾瀚娜，﹂薩馬溫和地回應道。﹁更不能讓他丟下命中注定要扮演的角色。西瓦諾謝王子是對的，他對他的人民有責任，我們要讓他履行他的職責。並且，﹂他故意加重了語氣。﹁也可以讓他離危險遠一些。﹂

阿爾瀚娜一言不發，但從她的表情看來，她不情願地默許他繼續說下去。

﹁只有一個信使回到營地，﹂薩馬繼續說道。﹁其他人不是死了就是在拚死戰鬥。您自己說過，陛下，我們要傳信給鋼之騎士團，警告他們這次的攻擊。我建議派西瓦向騎士通報我們的危險處境，要求緊急援助。我們剛從那個要塞回來，他認得路。大路離營地不遠，很容易找到並順著它走下去。﹂

﹁這不會給他帶來太大的危險。食人魔們還沒有包圍我們，他在營地外要比在這裡更安全。﹂薩馬微笑起來。﹁依我的想法，我的女王，您應該和他一起回到要塞去。﹂

阿爾瀚娜也笑了起來，她的火氣消退了。﹁我的職責是和我的士兵們在一起，薩馬。我把他們帶到這裡來，他們為我的理想而戰。如果我遺棄他們，就不會再得到他們的尊敬和信任。好吧，我承認在西瓦的事上你說的很對，﹂她懊悔地說。﹁不必再往我的眾多傷口上撒鹽了。﹂

﹁我的女王，我從未打算︱︱﹂

﹁不，你確實如此做了，薩馬。﹂阿爾瀚娜說。﹁這是你心裡的話，而且你也沒說錯。我們就派王子去執行這個任務，他將會把我們需要援助的口信帶給鋼之騎士團。﹂

﹁我們在回到要塞時都會為他大唱讚歌，﹂薩馬說。﹁而且我會替他買一把配得上王子的劍，而不是什麼小丑道具。﹂

﹁不，薩馬，﹂阿爾瀚娜說。﹁他可以攜帶口信，但他永遠不能攜帶刀劍。在他出生的那天，我向眾神發誓他永遠不會舉起手來反對他的人民。精靈們絕不會因他而流血。﹂

薩馬鞠了個躬，聰明地閉上嘴。身為一個有經驗的指揮官，他知道何時應該停止前進，掘壕固守，等待下一個有利時機到來。阿爾瀚娜挺直身子，帶著王者的莊重走到洞穴前方。

﹁我的兒子，﹂阿爾瀚娜的聲音裡不帶絲毫感情，也沒有流露一點心跡。﹁我已經做出決定。﹂

西瓦諾謝轉過身面對母親。身為西瓦那斯提不走運的羅拉克國王之女，阿爾瀚娜‧星光忍辱負重地償付父親的惡行，救贖自己的人民。她致力於把他們與他們的兄弟姐妹奎靈那斯提精靈聯合起來，她積極要與人類和矮人建立聯盟。正因為如此，她被廢黜並放逐，反對她的人認為精靈們只有高高在上、與世隔絕才能確保自己和本族文化的生存。

以精靈的標準來看，她已經成年，但離衰老還很遠。她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美貌，甚至要比她生命裡的任何時期更漂亮。她的頭髮像陽光永遠無法探及的深海般烏黑。她的雙眼曾經像水晶般澄澈，如今卻變得深沉，似乎被它們見到的所有痛苦與不幸染上了一層光暈。她的美貌不是什麼悅目的景象，它讓身邊的人心碎。跟傳說中的屠龍槍一樣，她也許已經被封在冰柱中。打破這層冰，打碎她築在身邊的護盾，也就打碎了包覆在裡面的女人。

只有她的兒子，只有西瓦才有融化堅冰的力量。只有他才能深入她的內心，碰觸到那個身為母親而非女王的女人活生生的氣息。但是那個女人已經不在了。母親不在了。這位冷冰冰地站在他面前的嚴厲女人是他的女王。敬畏和卑微感一下爬上他的心頭，他猛然醒悟到自己剛才的行為有多愚蠢，於是跪倒在她面前。

﹁我很抱歉，媽媽，﹂他說。﹁我會服從您。我會離開︱︱﹂

﹁西瓦諾謝王子，﹂他聽出女王用一種很正式的語氣對他說話，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他不知道應該高興，還是應該為失去什麼無法挽回的東西而痛哭。﹁指揮官薩馬需要一名信使全速抵達鋼之騎士團的哨所，告知他們這裡的危急形勢。告訴騎士首領，我們計劃且戰且退。他應該集結他的軍隊，趕到路口與我們會合，進攻食人魔的右翼。在他的騎士發起進攻的同時，我們將停止撤退，返身迎戰敵人。你必須在夜色和暴風雨中迅速到達那裡，不要讓任何東西阻擋你。西瓦，因為這個口信必須被傳達過去。﹂

﹁我懂，我的女王。﹂西瓦說。他站起身來，面孔因渴望勝利而漲紅。一絲危機感從他的血液中一閃而過。﹁我不會辜負您和我的人民。我感謝您對我的信任。﹂

阿爾瀚娜把手放在他臉上，那雙手是如此冰冷，讓他不禁打了個寒顫。她把嘴唇湊到他前額上，她的吻像冰霜一樣灼人，寒氣一直深入他的心底。從此刻起，他再也無法忘卻那一吻的感覺。他甚至懷疑她灰白的嘴唇已經給他留下無法磨滅的印記。

薩馬乾淨俐落的軍事專業建議，讓西瓦稍稍鬆了口氣。

﹁你知道路線，西瓦王子。﹂薩馬說。﹁你兩天前剛從那裡經過，道路在離這裡一里半之處。不會有星星給你指引方向，但風是從北方吹過來的。讓風一直吹在你背上，你就不會偏離方向。路由東向西，筆直通過，你最後肯定要走上去。一旦你上了大路，就往西走。狂風將吹在你的右臉上。你應該抓緊時間。沒必要躡手躡腳，戰鬥的聲音會掩護你的行動。祝你好運，西瓦諾謝王子。﹂

﹁謝謝你，薩馬。﹂西瓦很感動，也很高興。有生以來這還是薩馬頭一回用平等的口氣對他說話，甚至帶著幾分敬意。﹁我不會辜負你和我母親。﹂

﹁不要辜負你的人民，西瓦王子。﹂薩馬回答。

西瓦最後望了望母親，給她一個沒有得到回應的微笑，然後轉身離開墳丘，鑽進森林深處。他還沒走多遠，就聽見薩馬的聲音在一片震耳欲聾的號角聲中響起來。

﹁阿拉諾沙將軍！帶兩隊劍手到左翼去，再派另外兩隊去右翼。我們必須把四隊人留在陛下這裡，以防牠們突破防線攻進來。﹂

突破防線！這不可能，防線會守住的。防線必須守住。西瓦停下來，向後望去。精靈們高聲唱起他們的戰歌，它的樂音甜美而激昂，凌駕在食人魔們粗野的戰號上。他對眼前的景象感到高興，剛轉身要走，突然在小山丘的左方升起一個藍白色的眩目火球，直奔山腳處墳丘所在地而去。

﹁把火力轉移到你們左邊！﹂薩馬對著山下大喊。

弓箭手們陷入混亂，不知他們的目標何在，還好軍官們成功地指揮他們瞄準了正確的方向。火球砸在另一段柵欄上，火勢隨即蔓延開來。起初西瓦以為這團大火是用魔法聚集起來的，他也納悶，再好的箭手又怎麼能與法術對抗，但很快他就看到火球實際上是一捆捆被食人魔們點燃後扔到山腳下的乾草垛，他可以望見牠們笨重的身影在火光中晃動。食人魔們都手持長棍，推動燃燒的乾草垛。

﹁等我的命令！﹂薩馬高喊。但緊張的精靈們已經朝著熊熊燃燒的乾草垛放了好幾箭。

﹁不，該死！﹂薩馬朝山坡下怒吼。﹁牠們還沒進入射程！等待命令！﹂

一陣驚雷淹沒了他的聲音。其他弓箭手看到他們的戰友開了火，也隨之仿效。利箭弧線般劃過濃煙滾滾的夜空，三名推動乾草垛的食人魔倒在亂箭下，但其他的箭在離目標很遠處就紛紛掉落在地。

﹁別擔心，﹂西瓦告訴自己。﹁他們很快就能阻擋敵人的。﹂

從精靈弓箭手身旁的樹林裡傳來一聲悠長的嚎叫，彷彿成千上萬頭狼齊聲長嘯。西瓦目瞪口呆，心想這一定是樹木本身突然活了過來。

﹁向前開火！﹂薩馬拚命大喊。

弓箭手們在烈火的咆哮聲中根本聽不見他的聲音，等他們的軍官注意到山腳下的樹林裡突然人影幢幢時已經太遲了。一排食人魔衝到空地上，朝保護弓箭手們的灌木牆撲去。火焰早已削弱障礙，食人魔的龐大身軀衝向大堆冒著煙的樹枝和樹幹，硬是靠蠻力撞出一條路來。火星掉在牠們糾結的亂髮上，又濺落在牠們的鬍子上，但食人魔在嗜血的狂怒中根本不顧這點燒傷，只是一個勁地向前猛撲。

現在精靈弓箭手們遭到從前方和側翼過來的夾擊，拚命彎弓搭箭，試圖在食人魔們靠近前再放一排箭。燃燒的乾草垛不斷被拋到他們頭上。精靈們不知道該先對付哪個敵人，有些人在一片混亂中手足無措。薩馬大聲吼叫著下達命令，軍官們竭盡全力想把手下的人重新控制住。精靈們放了第二排箭，有些直奔燃燒的乾草垛，另一些則飛向從側面衝來的食人魔。

更多的食人魔倒下了，數量驚人。薩馬心想，這回牠們應該要撤退了吧！然而他卻驚訝地看到，食人魔們毫不在意地繼續向前。

﹁薩馬，預備隊呢？﹂阿爾瀚娜喊道。

﹁我想他們被分散了。﹂薩馬陰鬱地回答。﹁您不該待在這裡，陛下。回到安全的地方去。﹂

西瓦現在可以看見母親了。她已經離開墳丘。她身披銀甲，腰間掛著一柄寶劍。

﹁我把我的人民帶到這裡，﹂阿爾瀚娜說。﹁你卻要我在他們犧牲生命時躲到洞裡去，薩馬？﹂

﹁是的！﹂他咆哮道。

她微笑起來，一個勉強而不自然的笑，但終究是微笑。她握緊劍柄。﹁你認為牠們能突破防線嗎？﹂

﹁我看不出有什麼辦法能阻擋牠們，陛下。﹂薩馬板著臉說。

精靈弓箭手又放了一排箭。軍官們已經重新控制住部隊，每一枝箭都找到了目標，衝上來的食人魔們成打地倒下，半條戰線轉眼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但食人魔仍舊繼續前進，就這麼從死者的屍體上踩過去。很快牠們就會到達可以攻擊弓箭手的位置。

﹁發動攻擊！﹂薩馬大吼。

精靈劍士們從殘存的柵欄後方站起身來，他們高呼戰號，衝向食人魔。鋼鐵咬噬鋼鐵，發出銳利的鏗鏘聲。燃燒的乾草垛砸在營地中央，把人打翻在地，樹上、草地上和衣服上燃起熊熊火焰。突然，食人魔的隊形毫無預兆地轉了方向。其中一名食人魔看到阿爾瀚娜的銀甲反射出的火光，牠們喉嚨裡發出低沉的吼聲，全將目標轉向她，直撲墳丘而去。

﹁媽媽！﹂西瓦倒吸一口氣，整個內臟都快糾結在一起。他得去求援，他們都指望他呢！但他卻動不了，他被眼前的可怕景象給震懾住了。他不能跑回她身邊，他也不能逃走。他一動也不能動。

﹁那些預備隊到哪裡去了？﹂薩馬狂怒地咆哮。﹁阿拉諾沙！你這個混蛋！陛下的劍士在哪？﹂

﹁在這，薩馬！﹂一名戰士高喊。﹁我們得一路殺到你們身邊，但我們已經到了！﹂

﹁帶領他們到戰場上去，薩馬。﹂阿爾瀚娜平靜地說。

﹁陛下！﹂他開口抗議。﹁我不能把您一個人留在這裡。﹂

﹁如果我們不能阻止牠們前進，薩馬，﹂阿爾瀚娜反駁道。﹁那我有沒有護衛都一樣。快去！﹂

薩馬想要爭辯，但女王臉上漠然而剛毅的神色告訴他，這樣只會白費力氣。於是他把後備兵力聚集起來，然後率領他們朝撲上來的食人魔衝去。

阿爾瀚娜一個人站在那裡，身上的銀甲反射出耀眼的火光，彷彿白銀本身正在燃燒。

﹁快，西瓦，我的兒子。趕快！我們的生命就全靠你了。﹂

她在自言自語，沒意識到這番話也傳進兒子耳中。

她的話給了西瓦行動的力量。他有命令在身，必須去執行。他轉身衝進森林，心裡交織著對母親的擔心，和對自己剛才浪費時間的悔恨。

血液在西瓦的血管中湧動。他在灌木叢中跌跌撞撞地往前跑，不時撥開濃密的枝葉，踩過腳下的幼苗，斷裂的樹枝在他腳下發出劈劈啪啪的聲音。強勁的冷風吹打在他的右頰上。他感覺不到頭上的傾盆大雨，他的心正在歡迎為他照亮前路的眩目閃電。

他仍舊保持著足夠的清醒頭腦，時刻注意有無敵人的跡象，不時還要聞聞四周的空氣。骯髒又喜歡吃肉的食人魔身上會散發惡臭的氣味，因此牠們通常還沒現身就會先被嗅出來。西瓦還要注意周遭的動靜，儘管他自己弄出來的聲音以精靈的標準來說算是相當大聲，但與橫衝直撞的食人魔發出的響聲相比，他簡直就像跑過森林的麋鹿般安靜。

西瓦走得很快，除了偶爾幾隻晚上出來覓食的夜行動物外，他並沒有遇見別的東西。不久，戰鬥的聲音也消失在他身後。這時他才意識到森林裡只有他一個人，被籠罩在風雨交加的夜幕中。剛才的激情開始消退，恐懼和疑慮悄悄爬上他的心頭。他會不會太晚到達？如果那些以隨心所欲、狡詐多變而聞名的人類，突然拒絕幫助該怎麼辦？如果進攻者已經打垮他的人民呢？抑或他遺棄他們，任憑他們死去？這地方看起來一點也不熟悉。他轉錯了彎，他迷路了︱︱

西瓦堅定地向前跑去，以林地中土生土長的精靈才具有的優雅身姿穿過森林。他欣喜地看見一道溪谷出現在他左方︱︱他記得之前去要塞的途中見過這條溪谷︱︱對迷路的擔憂一下子煙消雲散。他小心地遠離在林地中劃出一條深長裂痕、佈滿巖石的山谷邊緣。

西瓦年輕而強壯。他拋開心中羈絆自己的雜念，把心思集中在他的任務上。一道閃電照亮他眼前的道路，給了他新的力量和決心。一旦上了大路，他就可以加快腳步。他是個優秀的跑者，經常會為了享受肌肉伸展的快感和渾身汗涔涔的體驗，以及為了吹在臉上的微風和溫暖的陽光，連續奔跑很長的距離。

他想像自己與騎士首領交談，請求他們援助，催促他盡快行動。西瓦彷彿看見自己走在整支救援軍隊前方，看見母親的臉上寫滿驕傲和自豪︱︱

實際上，他只看見腳下的路被堵住。他惱火地停下腳步，打量著這個橫在泥濘小路上的障礙物。

一根巨大的樹枝從一棵老橡樹上掉下來，正好橫跨在路上。濃密的枝葉把他的路堵得死死的。西瓦得繞過它才行，但如此一來就要走到山谷邊緣上。不過他對自己的腳力還是很有自信。閃電為他指明了方向。他幾步繞過樹枝末端，爬上其中的一根分枝，然後伸手抓住一旁的一棵松樹作為支撐。就在這時，一道閃電劃過夜空，正好擊中樹身。

大樹在一團白色的火球中炸成碎片，爆炸的衝擊震得西瓦站不穩掉下山谷。他沿著巖石嶙峋的側壁翻滾而下，最後狠狠地撞在谷底的一個樹樁上。

痛苦炙烤著他的身軀，更大的痛苦則炙烤著他的心靈。他失敗了。他到不了要塞。騎士們不會收到口信。他的人民無法獨力迎戰食人魔。他們會死去。他母親會帶著被他拖累的想法而死去。

他掙扎著要動，要站起來，但陣陣劇痛席捲全身；當他的意識逐漸模糊時，這可怕的疼痛讓他感覺死亡或許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他很高興能在死後加入他的人民，因為除此之外，他什麼也不能做。

絕望和悲傷的黑暗如巨浪湧來，將他完全吞噬。

## １︱３不速之客

暴風雨停息了。這是場奇怪的暴風雨，它如同一支入侵大軍，在同一時刻踏遍安塞隆大陸的每個角落，整夜不停地攻擊，直到黎明來臨時才撤退。太陽從閃電不斷的烏雲中探出頭。當索拉斯的居民從家裡出來察看風暴造成的損害時，迎接他們的是光明和暖意。

雖然襲擊索拉斯的暴風雨顯得特別猛烈，但這個小鎮並沒有像安塞隆大陸上其他一些地方那樣遭受嚴重的破壞。參天巨樹對不斷襲來的強烈閃電有特別頑強的抵抗力，雖然大樹頂端著火後被焚毀了，但火勢並沒有蔓延到下面的枝幹。大樹堅強的臂膀在旋風中晃個不停，但搭建在上面的房子卻像被悉心呵護的嬰孩般完好無損。溪流暴漲、田地被淹，不過人們的住宅和穀倉總算倖免於難。

在小鎮週邊的一塊空地上，一座由黑色和白色石頭搭成的美麗建築︱︱﹁最後英雄之墓﹂，遭到嚴重的破壞。其中一座尖塔被閃電擊中，從正中裂開，大塊的大理石紛紛掉落草地上。

但遭到最大損害的還是從西方和南方逃來的難民們所搭建的粗陋房屋，那些地方一年前還是自由的土地，現在卻已落入綠龍碧雷的掌控之下。

三年前，為控制安塞隆而征戰不休的巨龍們，勉強達成不穩定的停火協議。巨龍們意識到，牠們之間的血戰正在削弱牠們自己，因此都同意滿足於目前已被各自征服的領土，不再對別人發動戰爭、奪取更多的疆域。直到一年前，這項協議都還被各方遵守。就在那時候，碧雷注意到牠的魔法力量開始減弱，起初牠以為這是自己在胡思亂想，但隨著時間過去，牠開始確信有些事出了亂子。

碧雷把失去魔法力量的原因都歸咎於紅龍瑪烈，一定是牠這位更大更強的姐妹在背後搞鬼。人類法師也是碧雷忌恨的對象，因為他們把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藏起來，不讓牠找到。於是，碧雷開始逐漸將魔爪伸進人類的領土。因為不想引來瑪烈的注意，牠行動的步調並不算快。瑪烈不會在乎這裡的某個城鎮被焚毀，或者別處的某個村莊遭洗劫，海文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不久前，這座城市剛剛屈服於碧雷的威力。索拉斯暫時還沒被控制，但碧雷已經盯上它了。牠命令封鎖通往索拉斯的主要道路，讓居民們感受到壓力，以便牠可以慢慢收拾他們。

那些得以在道路被封鎖前從港口和周圍農村裡逃出的難民蜂擁而來，讓索拉斯的人口數量增加到平日的三倍之多。難民們把財物放在隨身揹著的包包裡或者堆在手推車上，被鎮上的長老們安置在特別準備的﹁臨時屋﹂中。本來這些小破房子確實只是臨時性的，但日復一日湧來的大量難民讓鎮民們難以招架，最後臨時避難所就這麼不幸地成為永久居所。

在暴風雨過後的早晨，第一個跑到難民營的是卡拉蒙‧馬哲理。他推著一輛手推車，上面裝滿成袋的食品、用來修補房屋的木頭、乾柴，以及毛毯。卡拉蒙已經八十有餘︱︱究竟是八十幾誰也不知道，因為他自己也記不得了。在索蘭尼亞，像他這樣的人被稱為﹁老長者﹂。年齡是他尊敬的敵人，它面對他，向他致敬，而不是偷偷摸摸在背上戳他一刀或者搶走他的心智。他身體硬朗，心情也愉快。他的高大身軀有些發福，但並沒有駝背︵﹁我不能彎腰，我的肚子不會答應。﹂說完這句話，他總是哈哈大笑︶。早上，卡拉蒙在家裡總是第一個起床。他每天都要外出砍柴或者把笨重的酒桶搬上樓。

他的兩個女兒管理最後歸宿旅店的日常工作︱︱這也是卡拉蒙對他的年紀所做的唯一妥協︱︱但酒吧仍舊歸他管，他的故事也照講不誤。羅拉掌管整個酒店，而更富冒險精神的德絲拉則去海文和其他地方為店裡的麥酒尋找最好的蛇麻草︵啤酒花︶，或者蜜酒需要的蜂蜜，有時候甚至從索巴丁一路運來勁道極強的矮靈酒。每當卡拉蒙出門時，他總是被索拉斯的孩子們團團包圍。他們眾口一詞地叫他﹁老爺爺﹂，爭著要騎在他的寬肩膀上，要不就懇求他說說那些古老英雄的故事。他是難民們的朋友，要不是他捐獻木材並親自監督搭建房屋的工作，他們很可能根本沒地方住。他現在正負責一個在索拉斯郊外建立永久居民點的計劃，而對當局的一番威逼利誘、軟硬兼施自然又是免不了。卡拉蒙‧馬哲理從來沒走到索拉斯的大街上去，但他能聽見別人談論他、祝福他。

在難民們得到幫助後，卡拉蒙在索拉斯的其他地方轉了一圈，確認每個人都平安無事，還會鼓舞大家在可怕的夜晚過後的低落情緒。做完這些事後，他就會去和一位索蘭尼亞騎士共進早餐，這個人時常讓卡拉蒙想起他自己那兩個死在渾沌之戰中的兒子。

在渾沌之戰結束後，索蘭尼亞騎士立刻在索拉斯駐紮了一支軍隊。這支駐軍一開始規模很小，只是為最後英雄之墓提供守衛工作。後來由於巨龍們帶來的威脅，軍隊的規模慢慢擴大。這些龍現在是安塞隆大陸上公認的統治者，儘管牠們相當令人痛恨。

只要索拉斯和碧雷領土上的其他城市和鄉村的人們繼續進貢，牠就允許他們繼續自己的日常生活，允許他們創造更多的財富，這樣他們就能繳納更多的貢賦。與以前那些熱衷於燒殺擄掠的惡龍們不同，碧雷發現被燒光的城市不能給牠帶來任何好處，畢竟死人身上榨不出油水。

很多人都納悶，既然碧雷和牠的兄弟姐妹們擁有如此強大可怕的魔法力量，牠們為什麼還要積聚財富並要求別人納貢？實際上，碧雷和瑪烈都很聰明，如果牠們公開表現出兇殘個性，以不分青紅皂白的大屠殺為樂，那麼安塞隆的人民遲早會出於絕望而起來推翻牠們。而現在，大多數人覺得龍族統治下的日子還相對安全一點，他們很樂意繼續這樣過下去。

壞事發生在某些毫無疑問是罪有應得的人身上。成千上萬的坎德人被殺掉或趕出家園，不守本分的奎靈那斯提精靈們遭到折磨和監禁，但這些又關人類什麼事？碧雷和瑪烈在每個人類城鎮都安插了間諜和奴才，他們在那裡專門煽動不和、憎恨和懷疑，以及確保無人能在巨龍眼皮底下藏匿哪怕一個破裂的銅板。

卡拉蒙‧馬哲理是少數幾個敢公開承認憎恨巨龍和貢賦的人之一，實際上，他也拒絕繳納稅金。

﹁我的麥酒不能有一滴落入這些惡魔口中。﹂有人問起的時候，他就這麼大聲回答。人們很少問這種問題，深怕附近有碧雷的間諜把名字記下來。

他在拒絕納貢這件事上是相當堅定的，雖然他也對此感到憂慮。索拉斯是個富足的城鎮，現在它的規模已經超過海文。索拉斯必須繳納的貢賦數目相當可觀。卡拉蒙的妻子提卡曾經指出，他們該繳的稅現在是由索拉斯的其他居民代繳，因此他的行為等於把自己的負擔加在其他人身上。卡拉蒙也懂得其中的道理。後來他有了個別出心裁的解決方法，要求對他一個人徵收特別稅，也就是只有他的旅店才需要繳納。這筆錢中不會有一分一毫落入巨龍手中，而是用來援助那些受﹁巨龍稅﹂之苦特別深的人們。

繳納額外稅金的索拉斯人民，鎮上的長老們會從卡拉蒙捐出的特別稅中拿出一筆錢補償他們，貢賦也得以一分不少地交給巨龍。

如果他們能找到什麼辦法讓卡拉蒙閉嘴的話，他們早就做了。他仍舊不斷大聲地表達對巨龍的憎恨，不斷地聲稱﹁只要我們團結協力，就一定能用龍槍把碧雷的眼珠子挖出來﹂。而實際上，當海文在幾個禮拜前遭到碧雷攻擊時︱︱看樣子是因為沒有繳足稅金︱︱索拉斯的長老們真的跑到卡拉蒙那裡，跪著求他趕緊停止製造那些惹禍的言論。

卡拉蒙被他們的恐懼和緊張所震驚，他同意低調些，長老們便高高興興地離開了。卡拉蒙履行了他的承諾，現在他只用比較低的聲調表達觀點，不再像以前那樣大聲叫嚷。

現在他又在重申他的觀點，這次是對他的早餐同伴，年輕的索蘭尼亞騎士。

﹁一場可怕的風暴，先生。﹂騎士說著坐到卡拉蒙對面。

他的幾名同僚正在旅店另一頭就餐，但傑拉德‧鎢斯‧孟塔沒怎麼在意他們，他們也對他視而不見。

﹁我想，這預示著即將到來的黑暗日子。﹂卡拉蒙同意說。他一屁股坐在高高的靠背木凳上，那把椅子表面已經被這個老人的後背磨得光滑閃亮。﹁可是，我感覺很振奮。﹂

﹁爸爸！﹂羅拉說著，把一盤裝著牛肉和雞蛋的碟子放到桌上，這是給她父親的，然後是一碗為騎士準備的麥片粥。﹁你怎麼能這樣說話呢？這麼多人受到傷害。我聽說整幢整幢的房子被颳倒了。﹂

﹁我不是那個意思。﹂卡拉蒙有些後悔地反駁說。﹁我當然為受到傷害的人們感到難過，但這場風暴一定把碧雷的老巢搖晃得夠厲害，說不定把這邪惡的老巫婆從巢裡燒出來了。這才是我的想法。﹂他擔心地看了看年輕騎士的粥。﹁你確信吃這點夠嗎，傑拉德？我可以讓羅拉給你炸點馬鈴薯︱︱﹂

﹁謝謝，先生。我早餐一向吃得不多。﹂傑拉德對這個日復一日的相同問題總是給予相同的回答。

卡拉蒙嘆了口氣。他已經喜歡上這個年輕人了，但他無法理解竟然有人不願意享受美食。如果一個人不懂得享受歐提克的辣馬鈴薯，那他就是不懂得享受生活。卡拉蒙這輩子只有一次停止過享用他的美食，就是在他的愛妻提卡去世後的幾個月。有好幾天卡拉蒙拒絕吃任何東西，這讓全鎮人感覺非常擔憂害怕，他們發瘋似地烹飪各種菜餚，想引起他的食慾。

但他什麼也不吃，也不做任何事，不說一句話。他要不是在鎮裡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就是坐在那裡瞪著旅店的雕花玻璃發呆。他在這裡第一次遇見那個頑皮的紅髮小丫頭，後來她變成了他的戰友，他的愛人，他的摯友，他的救星。他沒有為她流眼淚，也不肯到大樹下去看她的墳墓。他不要睡在他們兩人的床上，也不想聽奎靈那斯提的羅拉娜和吉爾薩斯，或光明城堡的金月送來的悼詞。

卡拉蒙的體重急遽減輕，他的肌肉萎縮，皮膚籠罩上一層灰暗的色澤。

﹁他馬上就要追隨提卡而去。﹂鎮民們這麼說。

也許他真會如此，要不是有天某個小孩，一個難民的孩子，正好在卡拉蒙沮喪地到處亂跑時遇見他，那個小孩把他的小身體擋在老人面前，伸手遞給他一片麵包。

﹁拿著，老爺爺。﹂孩子說。﹁媽媽說，如果您不吃飯就會死的。那樣的話我們又會怎麼樣呢？﹂

卡拉蒙低下頭，驚訝地盯著眼前的小孩。然後跪在地上，把孩子摟進懷抱中，無法克制地哭泣起來。卡拉蒙吃了麵包，連一塊碎屑也沒有漏掉。那天晚上他睡在他和提卡兩人分享過的大床上。第二天，他把鮮花放在她的墳墓上，並且吃了一頓足以餵飽三個人的早餐。笑容又回到他的臉上，可是其中多了一些以前沒有的東西。不是憂傷，而是深切的期盼。

有時候，當旅店的大門打開時，他會凝望外面陽光明媚的藍天，輕輕地說。﹁我來了，親愛的。不要急，不會太久的。﹂

傑拉德‧鎢斯‧孟塔毫不在意地大口嚥下他的麥粥，絲毫沒有品嚐它的味道。他吃的粥淡而無味，既不加紅糖，也不加肉桂，甚至連鹽也不放。食物能為他的身體添加能量，這也是它唯一的用處。他就著一杯茶嚥下嘴裡的麥粥，一邊聽著卡拉蒙談論暴風雨的神奇。

其他的騎士們付帳後離開了，他們向卡拉蒙道別，卻沒有對他的同伴說一個字。傑拉德看起來也並不在意，只是一個勁兒把湯匙裡的麥粥送進嘴裡。

卡拉蒙目送騎士們離開，忽然他停了下來，突兀地中斷了他的故事。﹁我很感激你願意花時間和我這樣一個老怪物待在一起，傑拉德。不過，如果你想和你的朋友們一起︱︱﹂

﹁他們不是我朋友。﹂傑拉德用就事論事的口氣說，沒有尖酸或者苦澀的意味。﹁我寧願和一位富有智慧而近人情的老者共進早餐。﹂說罷他舉杯向卡拉蒙致敬。

﹁只不過你看起來︱︱﹂卡拉蒙說著閉上嘴猛嚼牛肉。﹁很孤獨。﹂這幾個字已經模糊不清了，因為他嘴裡塞滿了東西。他嚥下食物，又叉了一塊肉。﹁你該找個女友，或者︱︱找個老婆之類的。﹂

傑拉德哼了一聲。﹁哪個女人會對這種長相的男人多看兩眼？﹂他滿心不悅地望著他在錫杯明亮表面上的倒影。

傑拉德很醜。這點無可否認。幼年時的一場病讓他臉上佈滿了肉瘤和疤痕。在他十歲那年，他的鼻子被一個鄰居打斷，等它癒合後就變得有點歪向一邊。他有一頭黃髮︱︱不是金髮，也不是亞麻色的，就是單調的稻草色；連它的樣子也像一團稻草，因為它不肯老實地貼在頭皮上，相反地，只要一有可能就往四面八方翹起來。他年輕時的綽號就叫﹁稻草人﹂，為了不讓自己看上去真的像那樣，傑拉德總是盡可能地把頭髮剪短。

他外表上的唯一亮點就是眼睛，它們呈現明亮的藍色，有人甚至形容它們明亮得令人吃驚。由於在這雙眼睛後面很少有絲毫暖意，再加上它們總是一眨也不眨地盯著對方，因此被傑拉德藍眼睛嚇跑的人，要比被它們吸引的人多得多。

﹁哈！﹂卡拉蒙揮揮手裡的叉子，結束這場有關美醜的討論。﹁女人才不在乎男人的相貌。她們喜歡有榮譽感、有勇氣的男人，一個像你這樣的年輕騎士︱︱你多大了？﹂

﹁我見識過二十八個年頭，先生。﹂傑拉德回答。他已經喝完麥粥，把碗推到一邊。﹁二十八個無聊和被徹頭徹尾荒廢掉的年頭。﹂

﹁無聊？﹂卡拉蒙不可置信地說。﹁作為一名騎士？我自己打過幾次仗，我記得戰場上會發生很多事情，但肯定不包括無聊︱︱﹂

﹁我從沒上過戰場，先生。﹂現在傑拉德的語氣裡開始帶有苦澀的滋味。他站起身，把一個銅板放在桌上。﹁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我今天早上在墓地裡還有任務要執行。今天是年中節，也是節日，我們預計會湧進大批沒教養、喜歡惹是生非的坎德人。我接到命令，要求我提早一個小時歸隊。我祝您今天快樂，先生，感謝您的陪伴。﹂

他僵硬地鞠了個躬，轉身走出旅店大門，似乎他已經在墓前緩慢地正步前進。卡拉蒙能聽到他的靴子踩在旅店下方長梯上的答答聲。

卡拉蒙舒服地靠在椅背上。陽光從紅色和綠色的窗戶裡透進來，給他帶來陣陣暖意。他吃得飽飽的，心滿意足。在旅店外面，人們正在清理暴風雨肆虐過後的家園，收拾從白楊樹上掉下來的殘枝，讓充滿濕氣的房子通通風，並在泥濘的街道上撒滿稻草。這天下午，人們將穿上他們最好的衣服，戴上花環，用歌舞和盛宴慶祝一年之中最長的一天。卡拉蒙可以看到傑拉德挺直腰桿，高抬下巴，從泥地裡昂然而過，對身邊的人不屑一顧，直奔最後英雄之墓而去。卡拉蒙一直望著騎士，直到他消失在人群中。

﹁他是個怪人。﹂羅拉收拾掉桌上的碗碟，順手把硬幣塞進口袋裡。﹁爸，我真納悶你怎麼能跟他一起吃飯。他的臉讓人起雞皮疙瘩。﹂

﹁他不能挑選自己的臉，女兒。﹂卡拉蒙嚴肅地回答。﹁還有雞蛋嗎？﹂

﹁我再拿一些來。你不知道能再看見你吃飯讓人有多高興。﹂羅拉輕輕在他前額上親了一下。﹁至於那個年輕人，他醜不是因為他的臉。我年輕時喜歡過比他更醜的人。關鍵是他的高傲，把人都趕跑了，自以為他比我們其他人更了不起，他就是這個樣子。你知不知道，他來自帕蘭薩斯城裡最有錢的人家之一？他們說，他父親實際上在出錢贊助騎士團。他一定付了不少錢，才讓他兒子被派到索拉斯，離聖克仙城和其他戰場遠遠的。別的騎士都瞧不起他，這毫不奇怪。﹂

說完，羅拉匆匆跑到廚房裡去重新裝滿她父親的碟子。

卡拉蒙驚訝地盯著女兒的背影。在過去兩個月裡，他每天都和那個年輕人共進早餐，而那人卻對此隻字未提。他以為他們之間已經有了某種瞭解，結果知道這個年輕騎士身世的，卻是除了﹁茶裡要加糖嗎？﹂之外，沒再跟他說過什麼話的羅拉。

﹁女人。﹂卡拉蒙沐浴在陽光中，自言自語道。﹁我活到八十歲，就好像又變成了十六歲。那時候我不瞭解她們，現在我仍舊無法理解。﹂

羅拉端著堆滿雞蛋和辣馬鈴薯的盤子回到桌前。她又吻了爸爸一下，然後去做她自己的事情。

﹁不過，她這麼像她媽媽。﹂卡拉蒙開心地說，然後便大口享用起他的第二盤雞蛋。

傑拉德‧鎢斯‧孟塔走在及膝深的爛泥裡，他腦子裡也正好在想女人的事。傑拉德肯定會同意卡拉蒙關於男人無法瞭解女人的見解。不過卡拉蒙很喜歡女人，但傑拉德對她們既不喜歡也不信任。他十四歲那年剛從毀掉他容貌的大病中恢復過來時，一個鄰家女孩跑來嘲笑他，叫他﹁麻子臉﹂。

他母親發現他在掉淚，就安慰他說，﹁別在乎那個蠢丫頭，兒子。女人們總會喜歡你的。﹂然後她似乎想起了什麼，含糊地補上一句。﹁因為，你很有錢。﹂

十四年後的今天，他依然會在夜裡驚醒，耳裡滿是那女孩尖利的嘲笑聲，他的靈魂則在尷尬和羞愧中發抖。他會想起母親的勸告，這時他的尷尬會被憤怒趕跑。這份怒火又因為母親的未卜先知而愈燒愈旺。當他們都長到十八歲時，那個﹁蠢丫頭﹂自動過來投入傑拉德的懷抱，她已經認識到錢能使最醜陋的野草變得像玫瑰一樣豔麗。他滿心愉悅地予以嚴詞拒絕。自從那天之後，他就一直懷疑任何對他懷有一丁點兒興趣的女人都在私下算計他的財產，而同時又用最甜蜜的微笑和眨個不停的媚眼來掩飾自己對他的厭惡。

傑拉德知道一條準則：嚴密防禦是最佳的進攻。因此他在自己周圍築起一道完美的要塞，要塞上全是鋒利的倒刺，尖酸的言辭構成它的圍牆，一層黑色幽默的烏雲遮蔽了它的高塔，而整座要塞則全被陰鬱的憎恨之河團團圍住。

事實證明，他的要塞在逐退男人方面也同樣成功。羅拉聽到的流言蜚語要比絕大多數巷談更加真實，傑拉德‧鎢斯‧孟塔確實來自帕蘭薩斯最富有的家庭之一，甚至在整個安塞隆也是數一數二的。在渾沌之戰前，傑拉德的父親孟塔‧鎢斯‧艾弗瑞克擁有整個帕蘭薩斯生意最好的船廠。他預見到黑暗騎士們的崛起，於是明智地變賣掉所有的財產，舉家遷往亞茍斯。在那裡，他重新開始他的造船和修船生意，現在這些生意正一片紅火。

孟塔爵士在索蘭尼亞騎士團中是一支強大的力量。在捐款資助騎士團方面，他比所有人都更為積極。在他的關照下，他兒子成了騎士；在他的示意下，他兒子得到一個最好、最安全的服役地點。孟塔從沒問過傑拉德對自己的生活有何憧憬。這位老騎士確信兒子一定想成為騎士，而直到加入騎士團儀式的前一天晚上，傑拉德自己也對此深信不疑。而就在那天晚上，一幅畫面出現在他的腦海裡，那不是在戰場上贏得光榮和聲譽的景象，而是劍鏽蝕在劍鞘中，且鎮日忙於跑腿、雜務和在一堆根本無須看護的土堆前站崗的景象。

要打退堂鼓已經太遲了。而且那樣會毀掉一直延續到維納斯‧索蘭那斯時代的家族傳統。他父親會跟他斷絕關係，恨他一輩子。他母親已經請來幾百名賓客參加慶祝宴會，她肯定會氣得在床上躺好久。傑拉德還是硬著頭皮參加了入團儀式，他宣讀了一段自己認為毫無意義的誓言，然後穿上甲胄，從那刻起，那套甲胄也就成了他的監獄。

現在他已經在騎士團裡服務了七個年頭，其中有一年就是花在守衛這幾具屍體的﹁榮譽﹂職責上。在此之前，他曾在南亞茍斯從事些為他的指揮官端茶送水或起草文書之類的事。他要求被派往聖克仙。就在他離開的前夕，該城遭到奈拉卡騎士團的圍攻，於是在他父親的干預下，他的目的地變成了索拉斯。傑拉德回到要塞，擦乾靴子上的污泥，然後與同僚一起到他既痛恨又厭惡的最後英雄之墓前站崗。

這座墳墓的設計非常優雅，它是矮人們用白色大理石和黑曜巖建造起來的。墓的周圍都是樹木，這些樹由精靈們栽植，終年盛開著芬芳的花朵。墳墓中躺著在法王之塔戰役中倒下的半精靈英雄坦尼斯和史東‧布萊特布雷德的兒子史鋼，他是與渾沌最後決戰中的英雄。這裡還埋葬著大戰渾沌神的騎士們的遺體。在墓門上寫著一個名字，泰索何夫‧柏伏特，渾沌之戰中的坎德人英雄。

坎德人從安塞隆各地跑來瞻仰他們的英雄。他們在草地上大吃大喝，高唱泰斯叔叔的頌歌，傳頌他的英勇事蹟。不幸的是，在墳墓建成後的幾年，坎德人突然生出挖走墓石能帶來好運的念頭。於是他們毫不猶豫地用鏟子和榔頭攻擊墳墓，最後迫使索蘭尼亞騎士們在墓旁圍上一道鐵柵欄，因為墳墓本身已經開始呈現出一種被老鼠咬過的外觀。

太陽曬在他身上，甲胄就像羅拉慢慢烘烤牛排那樣炙烤著他的皮肉。傑拉德以一種肅穆而緩慢的步調從墓的左方走到它的正前方。在那裡，他與走過同樣距離的另一名騎士相遇。他們彼此致敬，然後轉身，向倒下的英雄們致敬，再轉身，走回原來的地方。每名衛兵的動作都恰好是對面同僚的鏡像。

向後一百步。向前一百步。

周而復始。

這對某些人來說是榮譽，譬如那位今天和傑拉德一起站崗的騎士。這位騎士用來換取這個崗位的是鮮血，而不是金錢。老兵的步伐顯得有些不穩，但他驕傲地邁出每一步。而且他每次與傑拉德面對面時，總是不友善地噘起嘴。

傑拉德走了一遍又一遍。時間分分秒秒地過去，圍觀的人也愈來愈多，其中不少都是專程來索拉斯過節的。來了大群坎德人，圍坐在草地上吃吃喝喝，載歌載舞，有些人在玩﹁地精球﹂和﹁攆跑坎德人﹂的遊戲。坎德人喜歡盯著騎士看，喜歡惹惱他們。坎德人在騎士身旁跳舞，逗他們笑，摸摸他們，敲敲他們的鎧甲，叫他們﹁鍋蓋﹂或﹁罐頭﹂。他們還給騎士們遞上食物，總以為他們餓肚子。

傑拉德‧鎢斯‧孟塔不喜歡人類，不信任精靈，對坎德人更是憎恨，非常憎恨。他對所有坎德人都恨之入骨，連所謂的﹁懦弱的﹂坎德人也不例外。這些坎德人是巨龍瑪烈對他們家園進行攻擊後的倖存者，現在大多數人已經改用同情的眼光看他們。據說，在他們目擊大量殘酷暴行後，他們快活率真的天性已一去不返，這讓他們變得很像人類：多疑、謹慎和好記仇。傑拉德根本不相信所謂﹁懦弱坎德人﹂的胡說。在他看來，這只不過是坎德人用來掩飾他們將毛茸茸的小手伸進別人口袋裡的另一種把戲罷了。

坎德人就像害蟲，他們能縮起自己沒有骨頭的小身體，鑽進任何人類和矮人能造得出的建築裡。傑拉德對此深信不疑。因此，當那天下午他的值班快結束時，聽到墓中傳來一個不停高呼的尖細聲音，他並不覺得太驚訝。

﹁我說！﹂那個聲音喊道。﹁有人能放我出去嗎？這裡黑得要命，我找不到門把。﹂

傑拉德的同僚實際上還沒走滿一百步。他停下來，瞪大眼睛。﹁你聽到了嗎？﹂他皺起眉頭打量著墳墓。﹁好像有人在那裡。﹂

﹁聽到什麼？﹂傑拉德說，儘管他自己也聽見了。﹁你一定是在幻想。﹂

但他們並不是在幻想。那聲音變得愈來愈大，在大聲呼喊外又加上敲打和撞擊的聲音。

﹁嘿，我聽見墳墓裡有聲音！﹂一個坎德人小孩叫道，他剛好跑到傑拉德左腳邊撿一顆彈過來的球。坎德人把臉轉向柵欄，用手指著裡面被封住的巨大墓門。﹁有人被困在墓裡！他想出來。﹂

其他坎德人，還有那些前來用痛飲麥酒和大嚼凍雞向死者致敬的索拉斯居民，全都把他們的晚餐和遊戲丟到九霄雲外。他們驚訝地圍攏在柵欄前，差點把騎士們擠得站不穩。

﹁他們把什麼人活埋在裡面了！﹂一個女孩尖叫著說。

人群蜂擁向前。

﹁後退！﹂傑拉德大吼一聲，拔劍出鞘。﹁這裡是聖地！任何褻瀆它的人都要被逮捕！倫道夫，去叫人來增援！我們得淨空這裡。﹂

﹁我想可能是個靈魂。﹂他的同僚推測，眼裡充滿敬畏。﹁一個死去英雄的靈魂回來警告我們即將發生的兇險事情。﹂

傑拉德哼了一聲。﹁你聽太多吟游詩人的故事了吧！這只不過是那些噁心的小害蟲之中的一個溜了進去，卻沒辦法把自己弄出來。我有柵欄的鑰匙，但我不知道怎麼打開這座墳墓。﹂

敲打墓門的聲音變得愈來愈響亮。

騎士厭惡地瞟了傑拉德一眼。﹁我要去找鎮長，他知道該怎麼辦。﹂

倫道夫大步走開，他伸手握住佩劍，不讓它撞在自己的甲胄上。

﹁走開！到旁邊去！﹂傑拉德用堅定的語氣命令道。

他摸出鑰匙，背貼在柵欄門前。他面對著人群，手卻在背後摸索，最後終於成功地把鑰匙塞進鎖孔裡。他聽到喀答一聲，立刻把門打開。人們大為高興，其中幾個立刻衝上前來。傑拉德揮動佩劍無刃的一端，把他們趕退幾步，自己則趁機迅速鑽進柵欄裡，然後把門緊緊反鎖起來。

圍觀的人類和坎德人全都擠到柵欄邊。小孩們把頭伸進鐵條中間，結果在被卡住後開始哇哇大哭。一些人徒勞地試圖翻過柵欄，其他人則拚命揮動手腳。傑拉德看不出他們的動作有任何意義，這只能說明他長久以來的懷疑完全正確︱︱他的凡人同胞們都是大笨蛋。

騎士確認門已經被緊緊鎖住後就朝墳墓入口走去，希望守墓長能趕來找到什麼破解封印的辦法。

他還沒爬到大理石和黑曜巖砌成的階梯頂上，耳邊就傳來一個高興的聲音。﹁噢，別介意，我已經弄開它了！﹂

一聲巨響，聽起來像一把鎖被撬開的聲音，然後通往墓室的大門被緩緩地打開了。

圍觀者們心裡充滿激動和恐懼，他們擠到離柵欄更近的地方，急著要找到最佳角度來觀看騎士被大群骷髏戰士撕成碎片的一幕。

一個人影從墓中鑽出來。他身上都是灰，髒兮兮的，披頭散髮，凌亂不堪的衣著有被燒過的痕跡，背上的包包皺巴巴地縮成一團。但他不是骷髏，也不是飢渴的吸血鬼或枯瘦的食屍鬼。

他是個坎德人。

人群發出失望的咕噥聲。

坎德人看看外面明亮的陽光，眨了眨眼睛。﹁哈囉，﹂他說。﹁我是︱︱﹂坎德人停下來抽抽鼻子。﹁對不起，那裡灰塵太多了，應該有什麼人去打掃一下。你有手帕嗎？我那條不知放哪兒去了。好吧，那條實際上是坦尼斯的，但我想他已經死了就不會再跟我要回去了。我在哪裡啊？﹂

﹁你正被我逮捕。﹂傑拉德說著用手緊緊抓住坎德人，把他押下階梯。

可以理解，當人們發現無法目睹騎士和不死生物間大戰有多失望，他們紛紛回到野餐和地精球遊戲中去了。

﹁我認識這地方。﹂坎德人說。他東張西望而沒有盯著眼前的路，結果絆了一下。﹁我在索拉斯。太好了！這就是我要來的地方。我叫泰索何夫‧柏伏特，我來是為了在卡拉蒙‧馬哲理的葬禮上致詞。所以如果你能盡快帶我去旅店就好了，我真的馬上就會回去。你瞧，那隻大腳就要踩下來了︱︱砰！正好踩在我頭上，這我可不想錯過，那麼現在︱︱﹂

傑拉德把鑰匙塞進鎖孔中，轉動它打開柵欄門。他用力推了坎德人一把，讓他四腳朝天倒在地上。﹁你唯一要去的地方就是牢房。你的惡作劇已經過頭了。﹂

坎德人高興地從地上爬起來，一點也沒有惱火和驚慌失措的感覺。﹁你能幫我找個地方過夜真是太好了。我不會在這裡待很久，我來是要︱︱﹂他停下來，然後說。﹁我說過我是泰索何夫‧柏伏特了嗎？﹂

傑拉德哼了一聲，對此根本不感興趣。他緊緊抓住坎德人，站在那裡等待有人來領走這個小壞蛋。

﹁我是泰索何夫耶。﹂坎德人說。

傑拉德懶洋洋地掃視眼前的人群，喊道。﹁名叫泰索何夫‧柏伏特的人把手舉起來！﹂

三十七隻手高高舉起，兩條狗也汪汪大叫。

﹁噢，老天！﹂坎德人顯然大吃一驚。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我無動於衷了吧？﹂傑拉德說著滿懷希望地望了望接替他的人來了沒。

﹁我猜，就算告訴你我是真正的泰索何夫也沒用了︱︱嗯，我想是的。﹂坎德人嘆了口氣，不安地站在大太陽底下。由於實在感到無聊，他的手不知不覺地鑽進傑拉德的錢袋裡，但傑拉德早有防備，迅速而毫不留情地在他的指節上敲了一記。

坎德人吸了吸被敲痛的手。﹁這是怎麼回事？﹂他環顧周圍草地上嬉鬧的人們。﹁這些人在這裡幹什麼？他們為什麼不去參加卡拉蒙的葬禮？這是索拉斯有史以來最大的事！﹂

﹁大概是因為卡拉蒙‧馬哲理還沒死吧！﹂傑拉德譏諷地說。﹁那沒用的守墓長到哪兒去了？﹂

﹁還沒死？﹂坎德人瞪大眼睛。﹁你確定？﹂

﹁我今天早上還跟他一起吃早餐。﹂傑拉德回答。

﹁哦，不！﹂坎德人發出一陣撕心裂肺的悲嚎，狠狠地在自己的前額上拍了一記。﹁我又搞砸了！我想我沒時間再試第三次了。大腳和其他東西還在等我。﹂他開始翻找自己的袋子。﹁不過，我猜最好還是再試試。嗯，我把那裝置放哪兒去了︱︱﹂

傑拉德揪住坎德人沾滿灰塵的衣領，瞪大眼睛看著四周。那三十七個叫泰索何夫的坎德人全都圍上來看第三十八號。

﹁通通滾開！﹂傑拉德像趕鴨似地朝他們揮揮手。

坎德人當然對他不理不睬。他們看到泰索何夫不是走起路來顫顫巍巍的僵屍後，全都大失所望。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很想聽聽他去過什麼地方，看到些什麼，以及他的包包裡到底有什麼東西。

﹁想來點年中節蛋糕嗎？﹂一個漂亮的女坎德人問。

﹁啊，謝謝妳。這真好吃。我︱︱﹂坎德人的眼睛突然睜大。他想說些什麼，但滿嘴的蛋糕讓他說不出半個字，還噎到了。他的同族關心地拍拍他的背。他吞下蛋糕，咳了幾下，才說出話來。﹁今天是什麼日子？﹂

﹁年中節！﹂大家異口同聲地回答。

﹁那我就沒錯過了！﹂坎德人歡呼。﹁實際上，這比我期望的還要好！我要去告訴卡拉蒙，我會在他明天的葬禮上說些什麼！他大概會覺得很有趣！﹂

坎德人抬頭望向天空。他發現太陽已經從天頂落下，直奔地平線而去，於是他說。﹁噢，天啊！我時間不多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最好拔腿就跑。﹂

他真的拔腿就跑，留下傑拉德一人站在草地上，手裡抓著一件坎德人的外套。

有那麼片刻，傑拉德目瞪口呆地站在那裡，納悶這小鬼怎麼能從他的外套裡溜走，而又能帶走原先揹在外頭的包包。現在那些包包正在他背上跳來跳去，裡面的東西掉得一地都是，讓其他三十七個泰索何夫歡喜不已。傑拉德終於得出結論，這事就跟眾神們的離去一樣，他永遠無法理解。他剛要跑去追那個坎德壞蛋，卻突然想起他不能擅離崗位。

就在這時，鎮長來了。他身邊跟著一整隊索蘭尼亞騎士，他們都身披在正式儀式上才會穿戴的最好的盔甲來歡迎英雄們的歸來，歡迎從最後英雄之墓中歸來的英雄。

﹁只是一個坎德人，閣下。﹂傑拉德解釋道。﹁不知怎的，他把自己關進墳墓裡了。後來他逃出來，又從我手裡溜走，不過我知道他去什麼地方。﹂

鎮長是個喜愛麥酒的強壯男人，聽到傑拉德的解釋，他的臉變得更紅了。騎士們盛裝打扮的樣子看起來很可笑︱︱坎德人已經開始圍在他們身旁載歌載舞︱︱他們都對傑拉德板著臉，顯然把這件蠢事通通歸咎到他身上。

﹁隨他們去說。﹂傑拉德嘟囔了一句，然後快步跑去追他的犯人。

坎德人已經跑了好一會兒。他動作敏捷輕巧，而且慣於逃避追捕。傑拉德身強體壯，跑得也很快，但他被身上沉重的慶典鎧甲所拖累，那東西叮叮噹噹響個不停，還戳得他關節很不舒服。要不是坎德人自己在幾個路口詫異地停下腳步，他大概連這個罪犯的影子也休想看到。坎德人一會兒盯著某座新造的軍營問，﹁這東西是哪來的？﹂跑了沒幾步又指著難民營問，﹁那些東西為什麼在這裡？﹂隨後又是一句，﹁誰把那東西豎起來的？﹂因為他看到鎮上的長老們在一個大告示牌上宣稱索拉斯是合格的，已經向巨龍納貢，因此本地對來訪者絕對安全等等。

坎德人看似對告示牌特別不滿意，他站在告示牌前，嚴厲地盯著它。﹁那東西不能立在這裡，﹂他高聲說。﹁它會擋住葬禮隊的路。﹂

傑拉德以為自己快逮住他了，但坎德人突然一竄，又跑得老遠。傑拉德不得不停下來喘口氣。在酷熱的天氣中身穿重甲跑步讓他滿頭大汗，眼冒金星。不過，他離旅店已經不遠了。他看到坎德人奔上階梯跑進大門，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

﹁很好，﹂傑拉德恨恨地想。﹁我逮住他了。﹂他摘下頭盔，往地上一扔，靠在標示牌上喘大氣。與此同時，他一直盯著梯子，確保坎德人沒偷偷溜走。傑拉德也顧不了什麼規章條令，他摘下甲胄上最拖累他的幾塊金屬板，用自己的斗篷把它們裹住，扔進旅店外工具棚中的一個陰暗角落裡。接著走到公用水桶處，把水壺放進桶中︱︱水桶被放在樹蔭下，因此裡面的水清涼可口︱︱傑拉德用眼角餘光盯著旅店大門，舀起滿滿一壺水，澆在自己頭上。

清水順著他的脖頸和前胸流淌下來，讓他頓時神清氣爽。他喝完一大口水，把頭髮向後撥了撥，擦擦臉。然後他從地上撿起頭盔，夾在腋下，大步走上通往旅店的階梯。他可以清楚聽見坎德人的聲音，從那正經八百的語氣和不自然的低沉音調判斷，這個坎德人似乎正在發表演說。

﹁﹃卡拉蒙‧馬哲理是個非常偉大的英雄。他與龍和不死生物和地精和大地精和食人魔和龍人和其他很多我記不起來的東西戰鬥。他用這個裝置旅行到從前的年代，就是這個裝置︱︱﹄﹂說完這句，坎德人用他原來的聲調繼續說。﹁然後我要給大家看那個裝置，卡拉蒙。我先給你表演一下，但我現在好像找不到它。不要急，我不會讓別人摸它的。嗯，我說到哪裡了？﹂

短暫的寂靜，然後是翻動紙張的聲音。

傑拉德繼續沿著梯子往上爬。以前他從沒真正注意過這梯子到底有幾階。他的腿經過剛才的奔跑，已經疼痛難忍且僵硬，現在他更感覺那裡如同火燒般灼痛。此外，他還覺得喘氣有點困難。他恨不得把所有甲胄全都脫掉。現在，他開始懊惱之前是怎麼對待自己的身體，自己原來像鋼鐵般強健的身體，現在變得比千金小姐還虛弱。他停在旅店大門口想稍作喘息，這時，坎德人又開始滔滔不絕地嘮叨起來。

﹁﹃卡拉蒙‧馬哲理旅行到過去的年代，他把克麗珊娜小姐從無底深淵裡救出來。﹄她會來的，卡拉蒙，她會騎在銀龍背上飛來。金月也會來，還有河風和他們漂亮的女兒們。還有精靈聯邦的西瓦諾謝國王，以及派往人類聯邦的新大使吉爾薩斯。當然啦，還有羅拉娜。甚至連達拉馬也會來！想想看，卡拉蒙！法師公會的首領親自來參加你的葬禮。他會站在帕林身邊，帕林現在已經當上白袍法師的首領。不過我想你已經知道這件事了，畢竟他是你的兒子。至少，我猜他們會這麼站。上次我來得太晚，葬禮已經結束，所有人都回家了。我事後才從帕林那裡聽到這些消息。他說很抱歉，如果他們知道我要來，一定會等我。帕林說，他們都認為我死了，我當時有點被欺負的感覺。當然，我的確死了，沒錯，不過並不是在那時候。因為我第一次來時錯過了你的葬禮，所以我還得再試一次。﹂

傑拉德暗自叫苦。他不但得對付一個坎德人，而且這坎德人的腦袋還有點問題。也許這就是某個被人家稱為﹁懦弱﹂的傢伙。他為卡拉蒙感到擔心，希望老人不要太過在意這件事。卡拉蒙也許會加以諒解。出於傑拉德無法理解的原因，卡拉蒙應該不會對這些小壞蛋們發火。

﹁所以我的演說就這麼繼續下去。﹂坎德人說。﹁﹃卡拉蒙‧馬哲理做過的事情還遠遠不只這些。他是一個超級棒的英雄和頂呱呱的戰士，但你們知道什麼事他做得最好？﹄﹂坎德人的聲音變得柔和起來。﹁﹃他是一個好朋友。他是我的朋友，全世界所有人當中最好的朋友。我回來，不，我前來說這些話，是因為我認為它們很重要。費資本也這麼想，所以他才讓我來。在我看來，好朋友要比超級棒的英雄和頂呱呱的戰士更重要。好朋友是最重要的，想想看，如果世界上每個人彼此都是好朋友，我們就不會成為這麼可怕的敵人。你們當中有些人現在彼此為敵︱︱﹄卡拉蒙，我在這時候要看看達拉馬，我要非常嚴厲地瞪著他，因為他有些事做得一點也不光彩。然後我要繼續說，﹃但你們今天都來了，因為你們都是這個人的朋友，他也是你們每個人的朋友，就像是我的朋友一樣。因此當我們送卡拉蒙安息之後，我們將帶著朋友間的友善離開。也許這將是和平的開始。﹄然後我鞠個躬，就結束了。你覺得如何？﹂

傑拉德走到門口，剛好看見坎德人從桌上他方才發表演說的地方跳下來，跑到卡拉蒙面前。羅拉正用圍裙擦眼淚，她的溪谷矮人助手則縮在角落裡不害羞地嚎啕大哭。店裡的侍者們拚命鼓掌，用他們的酒杯使勁敲打桌子，嘴裡高喊著。﹁好！好！﹂

卡拉蒙‧馬哲理坐在一張高大的靠背椅上。他的微笑沐浴在落日金色的餘暉中，似乎這抹夕陽溜進屋裡是刻意來向他道別的。

﹁我很遺憾發生這種事，先生，﹂傑拉德說著走進屋內。﹁我沒料到他會來煩擾您。我現在就把他帶走。﹂

卡拉蒙伸出手去撫摸坎德人的馬尾巴，它上面的頭髮像受驚的貓一樣翹得老高。

﹁他沒有打擾我。我很高興能再見到他。那段關於友誼的話很精采，泰斯。的確很精采。謝謝你。﹂

卡拉蒙搖搖頭，皺起眉毛。﹁但我不太瞭解你其他的話，泰斯。所有關於精靈聯邦以及河風要來旅店那些話，河風好多年前就過世了。這裡頭肯定有什麼玄機，我得好好想一想。﹂卡拉蒙從椅子上站起來，向門口走去。﹁我現在要去散步了，羅拉。﹂

﹁您回來時晚飯會準備好的，爸爸。﹂她說。然後她撫平圍裙，推推溪谷矮人，命令他擦乾眼淚回去工作。

﹁別多想，卡拉蒙！﹂泰斯喊道。﹁因為︱︱好吧，你知道的。﹂

他抬頭望向傑拉德，後者用有力的大手一把抓住坎德人的肩膀，連骨頭都緊緊捏在手裡。

﹁因為他馬上就要死了。﹂泰斯對傑拉德耳語，而屋裡每個人都能聽見他的聲音。﹁我不願意提起那件事，這樣做太無禮了，你說是吧？﹂

﹁我說你得在監獄裡待上一年。﹂傑拉德嚴厲地說。

卡拉蒙‧馬哲理站在階梯上。﹁提卡，親愛的，我來了。﹂他說著把手放在心口上，向前倒了下去。

坎德人掙脫傑拉德的手，撲倒在地上痛哭失聲。

傑拉德迅速做出反應，但還是沒來得及阻止卡拉蒙跌落。老人沿著他心愛的旅店階梯翻滾而下。羅拉尖叫起來。顧客們響起一片驚叫。目睹卡拉蒙摔落地上的路人們紛紛朝旅店跑來。

傑拉德盡可能快速地跑下階梯，第一個來到卡拉蒙身邊。他害怕看到老人極度痛苦的模樣，因為他一定摔斷了身上的每根骨頭。但卡拉蒙看起來並不痛苦，他已經把塵世間的感受和痛苦拋在腦後，他的靈魂只為了和大家道別而逗留了一會兒。羅拉撲到他身旁，抓起他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

﹁別哭，親愛的。﹂他微笑著柔聲說。﹁妳媽媽在這裡，和我在一起。她會照顧我的。我很好。﹂

﹁噢，爸爸！﹂羅拉抽噎起來。﹁不要離開我！﹂

卡拉蒙的眼睛掃視著聚集在周圍的鎮民們。他微笑著輕輕點點頭，然後繼續在人群中搜尋什麼，最後他皺起眉頭。

﹁雷斯林呢？﹂他問。

羅拉看起來很吃驚，她脫口而出。﹁爸爸，叔叔很久很久以前就死去了︱︱﹂

﹁他說過他會等我。﹂卡拉蒙說，他的聲音一開始很堅定，但漸漸地弱了下去。﹁他應該在這裡。提卡就在這裡。我不懂。這樣不對。泰斯︱︱泰斯說了什麼︱︱另一個不同的未來︱︱﹂

他看著傑拉德，示意騎士來到身旁。

﹁有些事你必須︱︱去做。﹂卡拉蒙說。他呼吸時胸腔裡發出刺耳的噓聲。

傑拉德跪在他身旁，他以前無法想像這個人的死會讓他如此難過。﹁是的，先生，﹂他說。﹁要我做什麼？﹂

﹁答應我︱︱﹂卡拉蒙輕聲說。﹁以你︱︱你騎士的榮譽。﹂

﹁我答應您。﹂傑拉德說。他猜老人一定是要他照顧他的女兒們或看護他的孫輩，他們之中的一個也是索蘭尼亞騎士。﹁您要我做什麼，先生？﹂

﹁達拉馬會知道︱︱帶泰索何夫去見達拉馬。﹂卡拉蒙說，他的聲音突然變得響亮而堅定。他注視著傑拉德。﹁你會答應嗎？你願意發誓去做這件事嗎？﹂

﹁可是，先生，﹂傑拉德猶豫地說。﹁您要我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好多年來，沒有人見過達拉馬，大多數人相信他已經死了。至於這個自稱泰索何夫的坎德人︱︱﹂

卡拉蒙伸出手，那隻手因為跌落而血跡斑斑。他掙扎著抓住傑拉德極不情願的手，緊緊握住它。

﹁我發誓，先生。﹂傑拉德說。

卡拉蒙微笑著，吐出最後一口氣，就此停止呼吸。他的眼睛至死仍緊緊地盯著傑拉德。那雙手，儘管已無生氣，依然不肯放鬆分毫。傑拉德被迫鬆開老人的手指，他的掌心裡只留下一攤鮮血。

﹁我很樂意跟你去見達拉馬，騎士先生，但我不能明天就走，﹂坎德人泣不成聲地說著，然後用衣袖擦了擦他沾滿淚痕的小臉。﹁我得在卡拉蒙的葬禮上致詞。﹂

## １︱４奇異的甦醒

西瓦的手臂上燃起火焰。他沒辦法把火撲滅，也沒人來幫他。他大喊薩馬和媽媽的名字，但他的呼喊沒有得到任何回應。他開始生氣，怒氣沖沖。他們不肯來，他們忽視他，他感覺又氣又傷心。隨即他意識到，他們不來是因為他們在生他的氣。他辜負他們，連累他們，他們再也不會來到他身邊︱︱

西瓦大喊一聲，驚醒過來。他睜開眼，只看到頭頂上一片灰濛濛的世界。他的視線有點模糊，因此把那一大團灰色的東西當成了墓室的灰色天花板。他感覺手臂疼得要命，馬上想到火還在燒。他喘著大氣翻過身來，想要撲滅手上的火。鑽心般的疼痛刺透他的手臂，震撼著他的靈魂。他沒看到火焰，這才驚訝地意識到原來自己是在做夢。然而，左臂上的疼痛可不是夢，這痛苦是真真實實的。他盡可能詳細地檢查手臂，儘管每次移動頭部都會讓他喘上一陣氣。

毫無疑問，他手腕以上的部位已經骨折，手臂上的肌肉向外翻出，看似怪獸的肢體般呈現出奇怪的綠紫色。他重新躺下，瞪著周圍的一切，為自己感到難過。他納悶，自己受到這麼大的痛苦，媽媽為什麼還不來︱︱

﹁媽媽！﹂西瓦突然坐直身體，一陣劇痛掐住他的喉嚨，讓他忍不住嘔吐起來。

自己是怎麼來到這裡的，這裡又是什麼地方，這些他一點印象都沒有。他知道自己應該去哪裡，也記得他奉命要去找人來援救他那些遭到圍攻的同胞。他環顧四周，想要弄清楚時間。夜晚已經過去，太陽高懸空中。他剛才誤把一整片灰色的枝葉當成了墓室的天花板，死去的灰色樹葉無精打采地掛在同樣毫無生氣的樹枝上。死亡並沒有像每年秋天那樣自然到來，讓葉子鬆開緊握生命的手，在清爽的空氣中慢慢飄入金紅色的夢境裡。相反地，枝葉和根莖裡的生命力都被吮吸一空，任其腐爛乾枯。它們的殘骸就這樣立在那裡，像是對生命的一種嘲笑。

西瓦以前從來沒看到過有什麼災害能同時襲擊如此多的樹木，眼前的情景令他的靈魂一陣戰慄。不過他沒時間多加思考，因為他還有任務在身。

天空中的太陽被蒙上一層奇異的珍珠色螢光，他把這種景象歸因於暴風雨帶來的後果。他告訴自己，從他墜下山谷算起，並沒有過去很長的時間。軍隊能撐得住的，他還沒有徹底辜負他們的期望，他仍然能搬來援兵。

不過，首先他必須用夾板來固定受傷的手臂，於是他開始在灌木叢中尋找一根結實的樹枝。他很快就發現要尋找的東西，然而在他伸手去抓時，卻目瞪口呆地看到那根樹枝在他的手指下化為齏粉。殘存的灰末看起來濕濕的，摸上去又黏呼呼的，讓他感覺一陣反胃，連忙用被雨淋濕的上衣擦了擦手。

他身旁全是灰色的樹木。灰色的死樹或者快要死去的樹。地是灰的，草是灰的，掉在地上的枝幹也是灰的。所有的東西看上去都是一副汁液被吸乾的模樣。

他以前似乎看過有什麼東西也是這個樣子，或者他曾經聽過類似的事情︱︱但他記不得了，也沒時間去多想。他更加急切地在一片灰色的灌木叢裡尋找樹枝。最後，他終於找到一根未受這場奇怪瘟疫侵襲的樹枝，雖然它上面也覆蓋著一層灰末。他把樹枝放在手臂上，然後從衣服上扯下一塊布，咬緊牙關，強忍疼痛將夾板牢牢綁住。他能聽到骨頭斷裂處重新咬合在一起的聲音，劇痛和骨頭發出的可怕聲音差點把他弄昏過去。他縮緊身體，低下頭努力抗拒體內的噁心感和突然席捲全身的高熱。

最後，狂舞的金星終於從他的眼前消失，身上的痛苦也略微緩解。西瓦把受傷的左臂貼在身側，掙扎著站起身來。風停了，他的臉再也感覺不到它的觸摸。藍灰色的雲讓他看不見太陽，不過天空中的某部份透出亮光，那裡一定是東方。西瓦背著亮光，望著西方。

他不記得自己墜落的經過或在墜落前發生了什麼事。他開始自言自語，他的聲音讓自己感到些許安慰。

﹁我記得的最後一件事是，我已經看到通往西瑟諾思的路。﹂他用西瓦那斯提語說。這是他孩提時的語言，也是他母親最心愛的語言。

一座山丘矗立在他眼前。他站在山谷底部，一座依稀出現在他昨晚記憶中的山谷。

﹁有人要不就是爬上了山谷，要不就是摔了下來。﹂他說著，望向山側覆蓋灰末、彎彎曲曲的擦痕，懊喪地笑起來。﹁我猜那個人就是我了。我一定是在黑暗中踩空，然後從山上滾到這裡。也就是說，﹂說到這裡他心情舒暢起來。﹁路一定就在上頭。我不必走很遠的距離。﹂

他開始沿著山谷陡峭的側壁往上爬，但這比他想像中的困難。灰末被雨水浸濕後，滑得跟油一樣。他試了兩次都失足跌了下來，已經受傷的手臂撞在地上都差點讓他痛暈過去。

﹁這行不通。﹂西瓦嘟囔著說。

他只好沿著山谷底部前進，那裡的路要好走一些。他一直將山頂保持在視線範圍內，希望能找到一塊突出的巖石，好讓他能爬上這道光滑的斜坡。

他跌跌撞撞地走在凹凸不平的地上，疼痛和恐懼交替襲來。每走一步，手臂就一陣刺痛，然而，他還是堅持繼續向前，想找到一條逃離這座死亡山谷的出路。地上的灰色淤泥拚命拉扯他的雙腳，似乎要將他拖入枯死草木的行列中。每分每秒，他都變得像囚犯憎恨牢房般越發憎恨眼前的灰色山谷。

他感覺極度乾渴。他的嘴裡都是灰土的味道，要是能喝口水把它沖掉該多好！途中他曾看到過一個池塘，但它的水面上也浮著一層灰。這水完全不能喝，他只好繼續掙扎前行。

﹁我得走到大路上去。﹂他禱告似的說了一遍又一遍，腳步也跟上不停的禱告節奏。﹁我必須走下去，﹂他迷迷糊糊地對自己說。﹁要是我死在這裡，我就會像那些樹一樣變成乾屍，沒人能找得到我。﹂

山谷在一堆混雜著亂石和死樹之處突然中斷。西瓦站直身體，深深吸了口氣，抹掉前額上的冷汗。他小憩片刻，然後開始攀爬。這時他的腳又滑了一下，讓他又一次向後跌落在地。他倔強地繼續嘗試，下決心哪怕死也要死在山谷外。他離目標愈來愈近，連他自己也認為馬上就能看到大路了。

他向灰色樹林的縫隙中張望，卻看不見路的影子，儘管他心裡確信路就在那裡。因為某種原因，空氣怪異地扭曲，導致樹林在眼前搖晃起來。

西瓦繼續往上爬去。

﹁幻影，﹂他說。﹁就像在大熱天看到路中央有水塘，我一靠近，它就會消失一樣。﹂

他終於爬到山頂，馬上急切地想透過樹林看到對面的道路。它一定在樹林外。剛才為了繼續行走，他強忍疼痛把精神全都集中在大路上，找到大路變成了他唯一的目標。

﹁我得走到大路上，﹂他又開始喃喃道。﹁那條路會結束痛苦，那條路會救我，會救我的人民。當我走上大路，一定會遇見母親軍隊裡的精靈偵察兵。我會把任務轉交給他們，然後我會躺在路上，等待我的痛苦結束，等待灰末將我覆蓋︱︱﹂

他腳下一滑，差點再次摔倒。一陣恐懼將他從可怕的幻夢中拉回到現實裡。西瓦全身顫抖不已，茫然地盯著前方，竭力想從某個隱蔽的角落裡把自己的意識揪出來。他離大路只有幾步之遙。在這裡，他高興地看到樹木沒有死去，儘管它們看上去也正遭受某種瘟疫侵襲。樹葉雖然全都是一副病懨懨的模樣，但仍舊是綠色的。樹皮也呈現出病態的顏色，有好幾處已經開始脫落。

他向樹林後方望去。他能看到路面，卻無法清楚地看到它。道路在他的視野裡搖晃閃爍個不停，讓他頭暈目眩。他懷疑這可能跟自己剛才失足墜下有關，不由得憂心忡忡。

﹁我大概快要瞎了。﹂他自言自語道。

恐慌之下，他回頭望向後方。他的視線突然變得清晰起來，灰色的樹木筆直地站在那裡，沒有絲毫搖晃。他鬆了口氣，又把目光轉回道路上，扭曲的景象又來了。

﹁怪了，﹂他咕噥著說。﹁到底是什麼原因把它們弄成這樣？﹂

他的腳步不由自主慢了下來。他靠過去仔細研究扭曲的景象，心裡有種奇怪的感覺：這些扭曲的景象彷彿是某種可怕的蜘蛛在他和大路之間結下一張密實的大網。這個念頭讓他不太想離那張閃爍的大網太近。他感到很不安，似乎那張大網要黏住他，把他裹起來，然後像吸乾那些樹一樣對他如法炮製。然而在扭曲的景象外就是大路，他的目標，他的希望。

他朝大路又邁近一步，緊接著馬上停下來。他不能再繼續走下去。可是大路就在眼前，離他只有幾步遠。他咬緊牙關，繃緊身體猛衝向前，似乎已經感覺到厚厚的蛛網馬上就要黏住他的臉。

西瓦的路被擋住，他無法前進。他什麼也感覺不到。沒有東西阻擋他，但他就是動不了。確切地說，他能向左右移動，也能後退，但就是不能前進。

﹁一道看不見的屏障。灰末。枯死的和快要枯死的樹。﹂他喃喃自語。

他努力探求被痛苦、恐懼和絕望籠罩的記憶深處，想要找到答案。

﹁屏障。這就是屏障！﹂他驚訝地反覆喊道。

這就是西瓦那斯提精靈罩在他們家園上的魔法屏障。雖然他以前從未親眼目睹，但他時常聽母親提起。他也聽過其他人談論到奇異的閃光和屏障讓空氣裡的景象扭曲變形。

﹁不可能！﹂西瓦惱火地大叫。﹁這道屏障不可能在這裡。它應該在我的南方！我往西走，屏障應該在我的南方才對。﹂他轉身仰望天空，但雲層已經變厚，完全遮蔽了太陽。

他帶著幾分苦澀和絕望發現，﹁我轉錯彎了。﹂他說。﹁我一直沿著這條路走︱︱方向根本就不對！﹂

眼淚順著他的臉頰滑下。他一想到要重新走下山回到山谷裡，每一步都將給他帶來極大的痛苦︱︱這實在無法忍受。他癱倒在地上，向他的不幸屈服。

﹁阿爾瀚娜！媽媽！﹂他痛苦地說。﹁原諒我！我辜負了您！我這輩子除了辜負您之外還做過些什麼︱︱﹂

﹁誰在說這個被禁止提到的名字？﹂一個聲音問。﹁那個說出阿爾瀚娜名字的人，你是誰？﹂

西瓦猛地站起身來。他用手背擦掉眼淚，驚訝地四下搜尋那個說話的人。

起初，他只看到一片閃動的鮮綠色。他心想，終於發現森林的一部份沒被殺死其他樹木的瘟疫所害。但很快地那片綠色開始移動，改變形狀，顯露出面孔、五官和四肢。原來是個精靈。

精靈的眼睛就像四周的森林一樣灰暗，但它們只是忠實地反映出他親眼目睹的死亡，以及他內心的悲傷。

﹁我叫她媽媽，所以你覺得我是誰？﹂西瓦不耐煩地說。﹁我當然是她兒子。﹂他向前跨出一步，伸出雙手。﹁但那場戰鬥︱︱告訴我戰鬥結果！我們打得如何？﹂

精靈後退幾步，避開西瓦的手。﹁什麼戰鬥？﹂他問。

西瓦盯著那個人看。就在此時，他注意到對方身後有人影閃動，從樹林裡又冒出其他三個精靈。如果他們沒有主動現身，他絕不可能看見他們。他開始納悶這些人究竟在那裡藏了多久。西瓦不認識他們，這並不奇怪，他沒有和母親軍隊裡的普通士兵有過多接觸，母親也不鼓勵自己和這些人走太近，因為他有朝一日要成為國王，要君臨他們之上。

﹁那場戰鬥啊！﹂西瓦不耐煩地重複道。﹁我們在晚上遭到食人魔攻擊！當然，你們一定︱︱﹂

他突然明白了。這些精靈並未穿著軍服。他們身上是旅行者的打扮，他們很可能不知道任何有關戰鬥的事。

﹁你們一定是遠程巡邏隊的人，你們回來得正好。﹂西瓦停下來理清思路，想讓自己的思緒穿過絕望和痛苦織成的迷霧。﹁我們昨晚遭到攻擊，在暴風雨中，一支食人魔軍隊，我︱︱﹂他停下來，咬著嘴唇，不大願意說出自己的失敗。﹁我奉命去求援。鋼之騎士團在西瑟諾思附近有座要塞，就在那條路邊。﹂他做了個虛弱的手勢。﹁我應該是從山上跌下來，把手臂給摔斷了。我走的方向不對，現在得往回走，可是我沒有足夠的力氣。我沒辦法走到那裡，但你們可以。帶這封信去找軍團指揮官，告訴他，阿爾瀚娜‧星光遭到攻擊︱︱﹂

他的話戛然而止。一名精靈輕輕發出激動的驚呼。領頭的精靈，也就是最先來到西瓦面前的那個，舉起手示意他安靜。

西瓦心頭的怒火愈燒愈旺。他想到自己可憐兮兮的模樣，感覺很羞窘。他的斷臂貼在身側，就像受傷的鳥兒垂著翅膀。但是，他更感到絕望。現在一定已經上午過了一半，但他無法繼續前進，他已經快要虛脫了。他強打起精神，披上表明他身分的衣服，努力想從那衣服上借來一點尊嚴。

﹁你們在我母親阿爾瀚娜‧星光的軍隊裡服務。﹂他用不容置疑的語氣說。﹁她不在這裡，但她的兒子，西瓦諾謝，你們的王子，就站在你們面前。以她和我的名義，我命令你們將她的急信送到鋼之騎士團手中。立刻！我耐心有限！﹂

他就要失去意識了，但他不願被這些士兵當成懦夫。雖然他已經站不大穩，但他還是伸手扶住一旁的樹幹，勉強支撐著。精靈們沒有動。他們都驚訝地圓睜杏眼，警覺地盯著他。聽到他的話，他們回過頭去看看魔法屏障外的大路，然後又把目光重新移回他身上。

﹁你們站在那裡盯著我幹什麼？﹂西瓦吼道。﹁按我的命令去做！我是你們的王子！﹂突然間，他好像想起什麼。﹁不用擔心把我丟在這裡，﹂他說。﹁我很好。﹂他揮揮手。﹁去！快去！拯救你們的人民！﹂

領頭的精靈又靠近幾步，他的灰眸緊盯著西瓦，彷彿想徹底看穿他的心思，確定他真實的想法。

﹁你說你走錯方向，這是什麼意思？﹂

﹁你們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在這些蠢事上？﹂西瓦的火氣又升了上來。﹁我要向薩馬舉發你們的行為！我會叫他把你們降職！﹂他怒視著精靈，但後者的目光卻堅定如初。﹁屏障在路的南方，但我正要趕往西瑟諾思。我一定在摔下來後轉錯了彎！因為屏障︱︱那條路︱︱﹂

他回頭望向後方，極力要把這事弄清楚，但他的腦袋疼得要命。

﹁這不可能。﹂他低聲說。

不管他走哪個方向，他一定都能走到屏障外面的大路上。

大路仍舊在屏障外。但他卻在屏障裡！

﹁我在哪裡？﹂他問道。

﹁你在西瓦那斯提。﹂精靈回答他。

西瓦閉上眼睛。完了。他徹底失敗了。他雙膝一軟，俯身倒在覆滿灰末的地上。他聽到耳邊有交談聲，但聲音十分遙遠，並且正迅速離他而去。

﹁你認為這真的是他嗎？﹂

﹁是的，就是他。﹂

﹁你怎麼能確定，羅蘭？這也許是個圈套！﹂

﹁你親眼看到他的樣子，也親耳聽到他說的話。你聽到他聲音中的痛苦，也看到他眼裡的絕望。他的手臂已經摔斷了，再看看他臉上的傷痕和他身上沾滿泥土、被撕破的衣服。我們找到了他掉下來後在灰末上留下的痕跡。我們聽到他的自言自語，他不可能知道我們在旁邊。我們親眼見到他想走回大路上。你怎麼會懷疑他呢？﹂

一片寂靜，隨後是嘰嘰喳喳的耳語。﹁但他怎麼能穿過那道屏障？﹂

﹁某個神把他送到我們身邊。﹂領頭的精靈說，這時西瓦感覺有隻手在輕輕撫摸他的臉。

﹁哪個神？﹂另一個尖酸且帶著疑惑的聲音。﹁這裡沒有神。﹂

西瓦醒過來，發現眼前的東西變得清晰，意識也恢復如初。頭痛仍舊讓他難以思考。他躺在地上靜靜觀察周遭情況，同時在腦子裡拚命回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記得那條路︱︱

西瓦掙扎著要坐起來。

一隻有力的手按在他胸前，讓他動彈不得。

﹁別亂動。我剛固定好你的手臂，也敷上藥膏，這樣能讓它迅速康復。但你要注意，別去碰它。﹂

西瓦環顧四周。他起初認為這是一場夢，他馬上就會醒過來，再次發現自己置身於墳丘內。然而，他並沒有在作夢。周圍樹木的枝幹和他記憶中的情景一模一樣︱︱醜陋的灰色和病懨懨垂死的景象。他躺在一堆枯死的樹葉上，曾經鋪滿大地的小樹和花朵全都失去往日的光彩。

聽從精靈的建議，西瓦諾謝重新躺回地上。他這麼做是想給自己一點理清思緒的時間，而不是真的想休息。

﹁你覺得怎麼樣了？﹂精靈的語氣變得尊敬起來。

﹁頭還有點疼。﹂西瓦回答。﹁但手臂已經不疼了。﹂

﹁很好。﹂精靈說。﹁那你現在可以坐起來。慢慢地，否則你可能會昏過去。﹂

一隻有力的手臂扶著西瓦坐直身體。他感覺一陣短暫的頭暈目眩，於是閉上眼睛，直到噁心感消失。

精靈把一隻木碗遞到西瓦嘴邊。

﹁這是什麼？﹂他疑惑地打量著碗中的褐色液體。

﹁一種草藥。﹂精靈回答。﹁我想，你有一點輕微的腦震盪。這能緩解你的頭痛，促進傷口癒合。來，喝了它。你為什麼要拒絕呢？﹂

﹁人家告訴我，永遠不要喝來歷不明的人提供的東西，除非其他人先嚐一口。﹂西瓦說。

精靈顯得很吃驚。﹁哪怕是精靈準備的？﹂

﹁特別是精靈準備的。﹂西瓦嚴肅地回答。

﹁啊！﹂精靈的目光中帶著悲傷。﹁是的，當然。我瞭解。﹂

西瓦想站起來，但暈眩感再次襲來。精靈把碗遞到自己嘴邊，喝了幾口，接著禮貌地擦了擦碗邊，把它端回給西瓦諾謝。

﹁想想看，年輕人。如果我要你的命，我可以在你昏迷不醒時動手，或者乾脆把你扔在這裡。﹂他瞟了一眼地上的灰末和枯枝敗葉。﹁你的死亡將會更漫長更痛苦，我們已經有很多人像這樣死去了。﹂

西瓦諾謝絞盡腦汁想了又想，精靈說的話很有道理。於是他用無力的雙手捧住碗，把它送到嘴邊。草藥的味道有幾分苦澀，無論是氣味還是口感都與樹皮相似。藥劑給他全身帶來一股暖意，他感覺頭比較不痛了，暈眩感也消失得無影無蹤。

西瓦諾謝這才發現，自己剛才實在夠蠢的，竟然把眼前的精靈錯當成母親軍隊裡的一員。這個精靈身上的斗篷對西瓦來說相當陌生，它用皮革製成，上面有陽光和花草樹木的圖案。只要精靈停止不動，他就會隱入周圍的森林中，沒有人能發現他的存在。在這片被死亡統治的土地上，他顯得非常醒目。他的斗篷還保留著生氣勃勃的森林所留下的綠色記憶，且似乎也在發出無聲的抗議。

﹁我昏過去多久了？﹂西瓦問道。

﹁從我們今早發現你躺在這裡，已經過了幾個小時。今天是年中節，也許這能幫助你計算時間。﹂

西瓦看看四周。﹁其他人呢？﹂他心想，也許他們躲在附近。

﹁在他們應該在的地方。﹂精靈回答。

﹁謝謝你們救了我。你們肯定還有其他事要處理，﹂說著他站起身來。﹁所以我得走了。可能已經太遲︱︱﹂他感到嘴裡一陣苦澀，就停下來嚥了口口水。﹁我還有任務要執行。如果你們能告訴我可以從哪裡穿過屏障就好了︱︱﹂

精靈用奇怪的目光注視著他。﹁沒有通過屏障的辦法。﹂

﹁一定有！﹂西瓦憤怒地反駁。﹁我就是穿過它才走進這裡的，不是嗎？﹂他回頭看了看路旁的樹木，景象依舊扭曲變形。﹁我這就回到剛才摔下山的地方，從那裡離開。﹂

他一臉嚴肅地順著原來的路往回走。精靈沒有加以阻止，只是默默地跟在他身後。

母親和她的軍隊在食人魔的攻擊下能撐過這麼長的時間嗎？西瓦曾經目睹過這支軍隊的一些傑出表現，他必須相信他們能做得到；他必須相信現在還有時間。

西瓦終於來到他進入屏障的地方，他滾下山崖時留下的痕跡仍然清晰可見。他之前試圖爬上山時，滑溜的灰末給他帶來不少麻煩，不過它現在已經被曬乾，路變得好走一些。西瓦向山上爬去，同時小心翼翼不讓受傷的手臂碰到任何東西。精靈等在山谷底下，靜靜地觀看他的行動。

西瓦來到屏障前。他一如既往地不願去碰它。但這裡就是他之前進來的地方，雖然當時他並不知道。他能看到自己在泥地裡留下的腳印，也能看到倒在路中央的大樹。有些極力要爬出記憶深處的模糊片斷開始清晰起來。

屏障本身只有一處能被西瓦看見，那就是太陽光以某個角度照射後，留下的一圈依稀可辨的光暈。除此之外，他只能從屏障給花草樹木帶來的影響來辨認它的存在。他覺得這個屏障很像熱浪從一段被太陽炙烤的路面上升騰起來，讓它後方的任何東西看上去都像被泡在水中。

西瓦咬緊牙關朝屏障走去。

那道無形的屏障不肯讓他通過。更糟的是，他一接觸到屏障，就感覺噁心，似乎屏障正用灰色的嘴唇，大口吸吮他的體液，想將他吸乾。

西瓦打了個冷顫，向後退去。他再也不想嘗試第二次。

他瞪著屏障，心中升起一種無力感，讓他怒火高漲。他母親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想要穿透這道屏障，都以失敗告終。她命令軍隊衝撞它，卻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被彈回來。她甚至不顧生命危險，想騎在獅鷲獸背上飛越它，但也沒成功。他以一己之力又如何能征服它？

﹁但是，﹂西瓦惱怒地喊道。﹁我就在裡面！屏障放我進來，就一定能讓我出去！一定有什麼辦法。那個精靈，他們一定跟這件事有關。他和他的同夥們設下圈套，想把我關在這裡。﹂想到這裡，西瓦轉身朝仍舊站在谷底的精靈跑去。斜坡上是一片濕漉漉的草地，他跌跌撞撞地向下滑去。太陽已經開始西下，年中節的白晝是一年之中最長的，但終究還是會天黑。

他來到谷底。﹁你把我帶來這裡！﹂西瓦憤怒至極，不得不深吸一口氣好吐出這些話語。﹁帶我出去。你必須把我弄出去！﹂

﹁這是我親眼目睹過最勇敢的行為。﹂精靈陰鬱地瞟了屏障一眼。﹁我不是懦夫，但我卻不敢靠近它。你很勇敢，但可能要讓你失望了，你不可能通過。沒有人能通過。﹂

﹁你騙人！﹂西瓦狂怒不已。﹁是你把我拖進來的。讓我出去！﹂

西瓦不加思索地伸出手去掐住精靈的喉嚨，想嚇唬他，迫使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精靈抓住他的手，嫻熟地一扭，西瓦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就跪倒在地。精靈馬上鬆開手。

﹁你還年輕，而且你現在有麻煩。你不認識我，我來介紹一下自己。我叫羅蘭，是守護者中的一員。我和我的同伴發現你躺在山谷底下。這些都是事實。如果你瞭解守護者，你就會知道我們從不說謊。我確實不知道你用什麼方法穿過屏障的。﹂

西瓦聽父母提起過守護者，這是一群巡守西瓦那斯提邊界的精靈。守護者的職責就是阻止外人進入西瓦那斯提。

西瓦嘆了口氣，把頭埋進臂彎中。

﹁我辜負了他們！辜負了他們。現在他們就快死了！﹂羅蘭走到他身旁，把手放在他肩上。

﹁在我們找到你之前，你說過自己的名字。現在我要求你再說一次。沒必要害怕，也沒必要隱瞞你的身分。當然，除非，﹂他故意加上一句。﹁你對自己的名字感到羞愧。﹂

這話刺激了西瓦，他抬起頭來。﹁我的名字讓我驕傲，我會高昂著頭把它說出來。如果這會給我帶來死亡，也無所謂。﹂他的聲音低沉下去，開始顫抖。﹁我其餘的同胞現在已經死去或將要死去，為何要獨留我一人呢？﹂

他眨眨充滿淚水而模糊的雙眼，注視著對方。﹁我是那些你們所謂﹃闇精靈﹄的兒子，但實際上，只有他們能看清籠罩在我們頭頂的黑暗。我是阿爾瀚娜‧星光和奎靈那斯提的波修士之子，我叫西瓦諾謝。﹂

他認為自己這番話會引來一陣嘲笑。肯定沒人會相信。

﹁為什麼你認為這個名字會給你帶來死亡，卡爾德隆家的西瓦諾謝？﹂羅蘭平靜地問。

﹁因為我父母是闇精靈，精靈刺客好幾次曾經企圖要暗殺他們。﹂西瓦說。

﹁然而阿爾瀚娜‧星光和她的軍隊多次企圖穿過屏障，進入這塊放逐她的土地。我自己在巡邏邊界時見過她。﹂

﹁我以為你們被禁止提起她的名字。﹂西瓦不高興地說道。

﹁在西瓦那斯提，很多事都是被禁止的。﹂羅蘭說。﹁而且這個禁止清單看上去與日俱增。為什麼阿爾瀚娜‧星光要回到一塊不歡迎她的土地上？﹂

﹁這裡是她的家鄉。﹂西瓦回答道。﹁她還能去哪裡？﹂

﹁那麼她的兒子又能去哪裡呢？﹂羅蘭溫和地問。

﹁所以你相信我？﹂西瓦問。

﹁我認識您的父母，殿下。﹂羅蘭回答道。﹁在戰爭爆發前，我替不幸的羅拉克國王當園丁。我從您母親孩提時就認識她了。我也曾與您父親波修士並肩對抗羅拉克的那個噩夢。您的相貌像極了波修士，但您骨子裡有一些屬於您母親的東西，讓人更容易聯想到她。奇蹟發生了。您回到我們中間。我一點也不奇怪屏障會為您打開，殿下。﹂

﹁但它卻不放我出去。﹂西瓦冷冷地說。

﹁也許是因為您已經來到應該來的地方，殿下。您的人民需要您。﹂

﹁如果這是真的，為什麼你不肯打開屏障，讓我母親回到她的王國中？﹂西瓦質問道。﹁為什麼要把她關在外面？為什麼把你的同胞們關在外面？為她而戰的精靈們正處於極大的危險中。我母親不需要與食人魔作戰，不會被困在那裡，如果你們當初肯︱︱﹂

羅蘭的臉色陰沉下來。﹁相信我，殿下。如果我們守護者能除去這道該死的屏障，我們會去做的。這道屏障將每個敢靠近它的人包覆在絕望中。它殺死每一棵被它碰觸的樹木。看看這些，殿下。﹂

羅蘭指著癱在地上的一具松鼠屍體，牠的孩子倒在牠身邊也死了。他又指向被埋在灰土中的金色鳴禽，牠們再也不能一展歌喉。

﹁因此，我們的人民在緩慢地死去。﹂他哀傷地說。

﹁你說什麼？﹂西瓦感到震驚。﹁死去？﹂

﹁許多人，無論長幼，都染上一種漸漸侵蝕身體的怪病，這病無藥可救。他們的皮膚就像這些可憐的樹一樣變成灰色，四肢萎縮，雙目無神。起先他們跑一會兒就覺得累，然後連路也走不動，接著甚至不能站也無法坐。他們就一直虛弱下去，直到死亡。﹂

﹁那你們為什麼不移走這道屏障？﹂西瓦又質問道。

﹁我們想說服人民團結起來，反對孔納將軍和族長議會，就是他們做出了這個升起屏障的決定。但大多數人拒絕聽我們的話，他們說這場瘟疫是從外面帶進來的，屏障是我們不受外界邪惡侵襲的僅有保障，如果它倒了，我們都會死。﹂

﹁也許他們說得對。﹂西瓦說。他回頭望向屏障外，想起前天晚上食人魔的攻擊。﹁沒有什麼瘟疫能影響精靈，至少我沒聽說過。但其他敵人能。世界充滿危險，在這裡，至少你們是安全的。﹂

﹁您父親說，我們精靈得融入世界，成為它的一部份。﹂羅蘭臉上露出苦笑。﹁否則我們會枯萎，會死亡，就像被從樹上砍下的樹枝和︱︱﹂

﹁從莖上被摘下的玫瑰。﹂西瓦微笑著回憶起這句話。﹁我們已經很久沒有我父親的音訊了。﹂他望著腳下的灰末，用鞋尖踢踢它，隨後補充道。﹁他在奎靈那斯提附近與霸占該地的巨龍碧雷作戰。有人相信他已經死去︱︱包括我母親，但她拒絕承認這點。﹂

﹁如果他死了，至少他是為了自己的信仰而犧牲，﹂羅蘭說。﹁他死得有意義。也許他的犧牲現在看來沒什麼價值，卻有助於最後摧毀邪惡的力量，帶來光明，驅走黑暗。他不屈不撓，勇敢無畏，就算死了也仍活在我們心中。而當我們的人民死去時，﹂說到這裡，羅蘭的語氣變得苦澀起來。﹁沒人會注意到他們已經不在世上，就像斷枝落羽再無人關心。﹂

他望著西瓦。﹁你還年輕，充滿活力，生氣勃勃。我感覺到生命力從您身體裡流瀉而出，就像我曾經感受到它從太陽中迸發出來一樣。再看看我，您能感覺我正在枯萎，不是嗎？我們正緩慢流失生命力。看看我，殿下。您看得出來我正在死去。﹂

西瓦不知該說些什麼。很明顯地，精靈的膚色要比正常時更暗淡，他的皮膚似乎覆蓋了一層灰霧。起初西瓦以為這要歸因於年齡或者隨風飛揚的灰末帶來的影響。現在他回憶起他看到的其他精靈也同樣一臉憔悴。

﹁我們的人民需要見到您，這樣他們才能發現他們失去了什麼。﹂羅蘭說。﹁這也是您被送到我們這裡來的原因。讓他們看看，外面的世界沒有瘟疫，只有裡面瘟疫橫行。﹂羅蘭把手放在左胸前。﹁請留下來！您要告訴人民，只要我們移去那道屏障，就能拯救我們的土地和生命。﹂

儘管我自己的生命已經完結，西瓦對自己說。痛楚又回到他身上，他的頭疼得要命，雙臂抖個不停。羅蘭用關切的目光望著他。

﹁您看起來氣色很不好，殿下。我們應該離開這個地方，我們已經在屏障附近停留太久，您必須馬上離開，否則也會染上疾病。﹂

西瓦諾謝搖搖頭。﹁謝謝你，羅蘭，但我不能走。屏障也許還會打開，放我出去。﹂

﹁如果您留在這裡，就會死去，殿下。﹂羅蘭說。﹁您母親不會希望看到這種結果。她會希望您回到西瓦諾斯，拿回屬於您的合法王座。﹂

﹃有朝一日，西瓦諾謝，你會坐在精靈聯邦的王座上。那一天，你將糾正過去的錯誤。你會替我們的人民洗清精靈族犯下的罪孽：傲慢、偏見和仇恨。這些罪孽導致了我們的毀滅。你將是我們的救贖。﹄

他母親曾說過的話。在她說第一遍時他就牢牢記在心底。那時他才五六歲。當時他們在奎靈那斯提附近的荒野裡宿營，天色已晚，西瓦剛剛入睡，突然一聲高喊撕破他的美夢，讓他驚醒過來。火焰燃燒得並不旺，但已足夠讓他看清父親正在與一個黑影白刃相交。更多黑影圍在他們身邊。他只能看到這些，因為母親用身體護住他，把他壓在地上。他不能看，不能呼吸，也不能喊叫。她的恐懼，她的體溫和她的重量幾乎要將他壓垮。

隨即一切都結束了。母親的溫暖和重量不再壓住他。阿爾瀚娜將他擁在懷中，撫摸他，哭著親吻他，要求他原諒自己剛才的粗魯舉動。她的大腿上有道滲血的傷口。他父親的肩膀上中了一刀，傷口極深，差點傷到心臟。三具一身黑衣的精靈屍體散亂地躺在火邊。幾年後的某天，西瓦諾謝突然一身冷汗地從睡夢中驚醒，清楚地意識到這些刺客要殺的就是他。

他們把屍體扔到荒野中，任憑豺狼撕咬，不認為它們值得加以妥善掩埋。母親摟著他，直到他入睡。這些話就是她用來安慰西瓦的。他會經常聽到它們，一遍又一遍。

也許現在她已經死了。他父親也死了。然而他們的夢想仍舊活著，活在他心中。

他轉身離開屏障。﹁我跟你們走。﹂他對守護者羅蘭說。

## １︱５聖火

很久以前，在長槍之戰前的那些光榮日子裡，從奈拉卡到港口城市聖克仙的路一向維護妥善，因為那條路是從被稱為末日之王的山脈中穿過的唯一通道。這條路的名字是百里路，因為它的長度大約是一百里，上下相差不到四分之一里。上面鋪滿了碎石。在此後的年月裡，成千上萬雙腳踩過這段碎石路面︱︱穿鞋裹襪的人類、披滿毛髮的地精，以及鋒利腳爪的龍人︱︱以至於碎石都被深深地嵌進地裡。

在長槍之戰最激烈的時候，百里路上擠滿了人獸和補給車。任何想要趕時間的人只能轉而由天空前往︱︱騎在快速飛行的藍龍背上或乘坐飛行要塞。那些被迫沿道路行進的人則可能被耽擱數日之久。這條彎曲的路上擠滿成百上千蹣跚而行、離開和正要前往奈拉卡城的步兵。大車在路上橫衝直撞，擠成一團。路很陡，因為這條路從高聳的山巒間一直降到海平面上，這也讓路途更加艱險。

這些大車上裝滿一箱箱偷來的金銀珠寶，以及從被征服的人民那裡搶來的財物。拉車的是被稱為猛瑪的可怕野獸，也只有這些動物能拉著沉重的大車沿山路而上。偶爾會有一輛車翻倒，讓貨物撒落一地；或者有猛瑪突然發狂，將車夫及一切擋住牠去路的倒楣鬼踩扁。每當這時候，道路就會被封鎖，完全無法通行，軍官們則忙著維持秩序，並心急地等待道路重新暢通。

現在，猛瑪已經全都死光了，人們也盡數離去。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現已垂垂老矣，有些則已經死去。所有這些都已被人遺忘。道路上空無一人，冷冷清清，只有山風在鑲滿碎石的光滑路面上不停地呼嘯。這漫長的嵌石路面曾被視為克萊恩大陸上的人工奇景之一。

黑暗騎士們在蜿蜒曲折的百里路上策馬而行。暴風雨後的餘風從他們背後吹來，呼嘯迴蕩在群山之間，像是他們在奈拉卡聽過的死亡之歌的回音。然而它僅是回聲而已，沒那麼可怕，那麼令人驚恐。騎士們快馬加鞭，茫然前行。他們自己並不清楚到底為什麼要趕路或者要馳往何方，但他們個個都欣喜若狂，心中有一股從未有過的激情。

當然，加爾達的心情和別人大不相同。他跟在米娜身邊奔跑，似乎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只要米娜一句話，他可以這樣一刻不停地跑到安塞隆大陸南端的冰牆前面去。他或許會把自己的充沛精力歸功於斷肢重生後的無比喜悅，但他身旁的騎士們臉上也洋溢著同樣的敬畏和熱情，瘋狂而歡喜地向前猛衝。他們就像風暴的主人︱︱馬蹄噠噠，如驚雷貫耳，與路面擦出閃電般的耀眼火花。

米娜一馬當先。她在大夥疲憊不堪時催促他們前進，強迫他們從體內擠出最後一絲力量。他們在閃電的指引下通宵趕路。到了白天，他們也只在需要飲馬時才停下來，匆匆吃點東西。

在馬匹就要累垮時，米娜終於命令大家停止前進。這時他們已經走完大半的路程。實際上，她自己的坐騎狐火仍然精力充沛，看起來很不情願停下來歇息，牠不愉快地跺著腳，抗議似地噴著鼻息。這些惱火的抗議聲劃破天空，迴蕩在山間。

狐火對牠的女主人忠心耿耿，也只有她一人能享有這份忠誠。除了女主人之外，其他人牠一概沒有好感。在他們頭一次歇息時，加爾達就犯過離這匹馬太近的錯誤。當時，他按規矩上前要扶住馬鐙好讓指揮官下馬。儘管他的動作要比伺候恩斯特‧馬吉特時輕巧得多，但狐火仍齜牙咧嘴，目露兇光地瞪著他。這下加爾達總算明白這頭牲畜的名字從而何來，他連忙向後退開。

許多馬害怕看到牛頭人。一開始加爾達認為是這個緣故，於是他命令另一名騎士來服侍指揮官。

米娜取消了他的命令。﹁你們全都退後。狐火除了我以外，對任何人都沒好感。牠只服從我的命令，而這還是在與牠的直覺不相抵觸的情況下。牠對騎手相當保護，如果你們靠得太近，我很難阻止牠踢你們一腳。﹂

她不靠別人攙扶，敏捷地翻身下馬。隨後，她自己取下馬鞍和韁繩，帶狐火去喝水。她親自餵牠飼料、替牠梳毛。其他士兵們則忙著照料各自的坐騎，確保牠們能平安過夜。米娜不許他們生火，她說，火光在很遠的地方就能被發現，索蘭尼亞騎士也許在窺視。

他們已經兩天一夜沒合眼，現在全都人困馬乏。暴風雨的恐怖已經耗盡他們的精力，隨後的強行軍更讓他們的肌肉在痛苦中痙攣不已。而現在，一直支撐著他們的激情開始退去，他們看起來就像是剛作過自由美夢的囚犯，醒來後卻發現自己仍舊被鐐銬所束縛。

現在米娜已經沒有電閃雷鳴來助長聲勢，她看上去就和其他女孩沒兩樣。她不算很有姿色，且骨瘦如柴。騎士們在月光照耀下圍坐成一圈，拿出食物，邊吃邊交頭接耳地議論。有人抱怨說，大夥被騙去做一件愚蠢的差事；有人陰沉著臉給了米娜幾個憤怒的眼神。有個人甚至聲稱，任何黑暗魔法都能恢復加爾達的斷臂，這一點也不稀奇。

加爾達本來可以叫他們住口，他可以說，儘管他曾不厭其煩地加以懇求，卻從未有什麼黑暗魔法能醫好他的斷臂。不管他們拒絕他的要求是因為魔法力量不夠，還是因為他無法支付足夠的鋼幣，對他來說都一樣。奈拉卡騎士們的黑暗魔法並沒有給他帶來一條新手臂，但這個奇怪的女孩卻做到了，因此他願意把生命獻給她。然而，他一言不發。如果需要，他願意不惜生命保衛米娜，不過他也很好奇地想知道，她究竟要如何處理這不斷加劇的緊張局勢。

米娜看起來似乎沒注意到她的權威正受到愈來愈激烈的挑戰。她獨自坐在其他人上方的一塊大石頭上，從這個位置，她能一覽山脈全景，看到峰頂如利齒般直刺星空，火山口噴出的橘色烈焰點綴在一望無際的黑色掛毯上。她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心潮澎湃，完全沒察覺背後正不斷高漲的譁變情緒。

﹁我去聖克仙肯定是自找麻煩！﹂一個騎士說。﹁你們都知道那裡有什麼在等著我們，一千個該死的索蘭尼亞騎士，肯定是的！﹂

﹁我明天一早就去庫爾，﹂另一個騎士說。﹁我一定是被雷劈了才走到這裡來！﹂

﹁我才不值第一班夜哨。﹂第三個人咕噥著說。﹁她不準我們生火烘乾衣服或煮點好吃的東西，就讓她值第一班夜哨。﹂

﹁對，讓她值頭一班夜哨！﹂其他人附和道。

﹁我也正有此意。﹂米娜平靜地說著，從石頭上站起來，沿著山路向下走去。她動也不動地站在路旁，雙手交叉在胸前，面向眾人。﹁整個晚上都由我來站崗。你們需要為明天養精蓄銳，所以應該好好睡個覺。﹂

她沒有動怒，也沒有表示任何同情。她一點也沒有遷就他們的意思，不像是為了取悅他們而同意他們的要求，她只是在陳述事實並提出合乎邏輯的理由：因為明天要趕路，所以大家需要休息。

騎士們不滿的情緒稍微緩和了一些，但仍餘怒未消，他們的表現就像是被捉弄後忿忿不平的小孩。米娜命令他們鋪好褥墊，就地躺下。

騎士們照她說的去做了，但嘴裡仍嘀咕著他們的毛毯還沒有乾，以及她怎麼能讓他們睡在硬石頭上之類的話。他們一個個發誓，天一亮就走人。

米娜回到大石頭上，仰望滿天繁星和正在升起的月亮，開始歌唱。

這首歌並不是奈拉卡的鬼魂們所哼唱的死亡之歌。米娜唱的是一首戰歌，一首勇者們高唱著衝向敵人的歌，一首鼓舞自己、讓敵人喪膽的歌曲。

號角長鳴，

光榮召喚吾輩。

在勇者馳騁的戰場上，

樹立偉大勳業。

召喚吾輩，

將熱血灑入火海，

灑入大地。

滋潤乾渴土地，

點燃熊熊聖火。

歌聲連綿不斷，有在英雄凱旋時高奏的頌歌，也有老兵們訴說自己豪邁往事的回憶曲。

加爾達閉上眼睛，他彷彿親眼目睹英雄們立下偉大功業，他甚至還萬分驕傲地看到自己也是他們其中的一員。他的寶劍閃耀森森寒光，痛飲仇敵鮮血。他從一場光榮的戰鬥衝向另一場光榮的戰鬥，嘴裡不停高唱這首勝利之歌。米娜總是策馬走在他前面，引導他，鼓舞他，催促他跟隨自己衝鋒陷陣。她身上放出紫白色的光芒，將他籠罩其中。

歌聲停止了。加爾達眨了眨眼睛，驚訝而尷尬地意識到自己竟然睡著了。他並不想睡，他想整夜守護著她。他揉揉眼睛，希望她能繼續歌唱，沒有歌聲的夜晚顯得寒冷空虛。他環顧四周，想看看其他人是否也有這種感覺。

他們全都平靜地熟睡著，嘴唇上還帶著微笑。他們把劍放在身側，手握在劍柄上，似乎一聲令下就要起身殺敵。他們都和加爾達一樣作了同樣的夢，被歌聲喚起的夢。

他驚訝地望向米娜，發現她也在望著自己。

他站起身，來到她身邊。

﹁指揮官，您知道我看見了什麼？﹂他問。

月亮在她的琥珀色雙眼中閃耀光輝。﹁我知道。﹂她說。

﹁您會為我、為我們那麼做嗎？您會帶領我們走向勝利嗎？﹂

映著月影的琥珀色眼睛轉過來盯著他。﹁我會的。﹂

﹁這是您的神做出的許諾嗎？﹂

﹁是的。﹂她莊重地回答。

﹁告訴我這位神的名字，那樣我也許會遵奉祂。﹂加爾達說。

米娜緩慢而堅定地搖了搖頭。她的目光從牛頭人身上移回天空中，現在月光已經被她奪走，那裡顯得異常黑暗。唯一的光亮閃耀在她眼中。﹁還不是時候。﹂

﹁什麼時候合適呢？﹂加爾達追問道。

﹁凡人已經不再有任何信仰。他們就像迷失在濃霧中的行人，在什麼都看不清的情況下，他們就開始追隨自己所能見到的︱︱如果他們有在追隨什麼的話。有些人因為恐懼而動彈不得，所以他們害怕有所行動。人們必須先有自信，才能做好信仰其他東西的準備。﹂

﹁您會這樣做嗎，指揮官？您會促使這件事發生嗎？﹂

﹁明天你們會看到一個奇蹟。﹂她說。

加爾達坐到石頭上。﹁指揮官，您是誰？﹂他問。﹁您從哪裡來？﹂

米娜將目光轉回到他身上，帶著淡淡的微笑說。﹁那你呢，副指揮官？你又從哪裡來？﹂

﹁我？我是牛頭人。我生在︱︱﹂

﹁不。﹂她微微搖頭。﹁在此之前呢？﹂

﹁在我出生之前？﹂加爾達感到迷惑不解。﹁我不知道。沒人知道這個。﹂

﹁那就對了。﹂米娜說著回過頭去。

加爾達搔搔腦袋，聳聳肩。顯然她不願意告訴他這些，但她又為何該告訴他呢？這不關他的事，對他來說也沒什麼差別。她說得對，在此之前他不相信任何東西，但現在他已經找到應該相信的對象。那就是米娜。

她把臉轉向他，突然說。﹁你還累嗎？﹂

﹁不，小隊長，我不累。﹂加爾達回答。他只睡了幾個鐘頭，然而這些睡眠卻讓他精力充沛。

米娜搖搖頭。﹁不要叫我﹃小隊長﹄，我希望你叫我﹃米娜﹄。﹂

﹁不，小隊長，﹂他抗議道。﹁直呼您的名字顯得很不尊敬。﹂

﹁如果部下不尊敬我，那他們叫我什麼都沒用。﹂她反駁道。﹁此外，﹂她平靜地加上一句。﹁我所屬的職位還不存在。﹂

現在加爾達真的認為她太過自以為是，需要給她點小小的提醒。﹁也許您認為您應該是﹃黑夜之主﹄。﹂他用開玩笑的口吻暗示道，這是在奈拉卡騎士團中他能想到的最高職位。

米娜沒有笑。﹁有朝一日，黑夜之主要跪倒在我面前。﹂

加爾達很瞭解塔貢爵士，他難以想像這個貪得無厭又野心勃勃的人會肯跪下來，除非他正好要去撿一枚掉在地上的銅板。加爾達不知該如何回應這個荒唐的想法，所以乾脆一言不發，回到他充滿光榮的夢境裡，就像乾渴至極的人要找水一樣。他太想相信它，太想相信它不只是場夢。

﹁如果你確實不累的話，加爾達，﹂米娜繼續說道。﹁我想請你幫忙做一件事。﹂

﹁無論何事，小隊︱︱米娜。﹂他急忙改口。

﹁明天我們就要開進戰場，﹂一道皺紋出現在米娜光滑的臉上。﹁但我沒武器，也沒受過這方面的訓練。今晚我們有時間來做些緊急訓練，你覺得呢？﹂

加爾達一聽下巴都快掉下來了，他懷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問題。由於太過驚訝，他一開始竟說不出話來。﹁您︱︱您從未使用過武器？﹂

米娜平靜地搖了搖頭。

﹁您參加過戰鬥嗎？﹂

她又搖搖頭。

﹁您曾經目睹過戰鬥嗎？﹂加爾達感到一陣絕望。

﹁沒有，加爾達。﹂米娜朝他笑了笑。﹁正因如此，我才會尋求你的幫助。我們沿著山路走到那裡去練習，這樣就不會打擾到別人。別擔心，他們很安全。如果敵人靠近，狐火會提醒我。帶上你認為最適合我的武器。﹂

米娜獨自走去尋找合適的訓練場地，留下目瞪口呆的加爾達在所有人的武器中尋找適合她的兵刃。一個從未使用過任何兵刃的丫頭，明天卻要帶他們走進戰場。

加爾達努力想要理清思緒。夢幻變成現實，而現實又酷似夢幻。他抽出自己的匕首，愣愣地盯著它看了一會兒，月光在刀刃上如水銀般流動著。他將刀尖刺入米娜替他復原的手臂，一陣刺痛感和流淌的熱血證明這隻手臂確實存在，也證明他現在清醒得很。

但加爾達已經做出許諾。如果他這輩子還有什麼東西沒被賣掉、摧毀或遺棄的，那就是他的榮譽。他把匕首收回鞘內，目光移向堆放的武器中。

一把劍肯定是行不通的，沒時間訓練她如何擊劍了。而且較之敵人，她更可能傷害到自己和周圍的同伴。然而他找不到任何看起來合適的東西。隨後，他注意到有一柄釘頭錘反射出特別明亮的月光，似乎在特地提醒他注意。加爾達望著它，若有所思地皺起眉頭，然後把它抓在手中。所謂釘頭錘就是一柄在末端嵌上尖刺的戰錘，又被稱為﹁流星錘﹂。釘頭錘一般不重，不需太多技巧就能使用，且特別適合用來對付頂盔貫甲的騎士。只要不斷用釘頭錘敲擊對手的身體，他的甲胄就會像胡桃殼一樣裂成碎片。當然，在敲擊對手的同時還得提防敵人的武器，於是加爾達又挑了一面小盾牌。他拿著這些裝備向米娜走去，留下一匹馬站崗。

﹁我真是瘋了，﹂他嘟囔著。﹁完完全全、徹頭徹尾地瘋了。﹂

米娜已經在石頭堆裡找到一片空地，也許這是很久以前走過這條路的軍隊所留下的宿營地。她拿起釘頭錘，用挑剔的眼光審視著它，在手中把玩著試試它的重量和平衡。加爾達向她示範如何持盾、放在何處是它最有效的位置，然後再開始指導她使用釘頭錘，隨後又教了她幾個簡單的招式，讓她能儘快熟悉使用這種武器的感覺。

米娜學得很快，這讓加爾達很滿意，也鬆了口氣。雖然她體形瘦小，但肌肉卻很發達，平衡感也不錯，動作優雅而流暢。

加爾達舉起自己的盾牌，要她試著揮動武器。

她的第一次攻擊就令人印象深刻，第二次攻擊則迫使他後退，第三次攻擊在他的盾牌上敲出一個大凹洞，震得他手臂發麻。

﹁我喜歡這件武器，加爾達，﹂她讚許地說。﹁你的眼光很好。﹂

加爾達咕噥著放下盾牌，揉揉酸疼的手臂。接著他從鞘中拔出寬刃劍，用衣服裹住它，再用繩子緊緊綁住，然後擺出戰鬥姿態。

﹁現在我們開始練習。﹂他說。

兩個小時後，加爾達對這位學生的進步感到驚訝不已。

﹁您肯定您沒受過戰士的訓練？﹂他問道，順便停下來喘口氣。

﹁從來沒有過。﹂米娜說，﹁來，我給你看看。﹂她扔下武器，將握著釘頭錘的那隻手伸到月光下。﹁看看我說的是不是實話。﹂

她柔軟的手掌上有多處皮膚都磨破了，大大小小的水泡破裂後留下斑斑血跡。即使如此，她也不曾抱怨；儘管傷口疼痛難忍，她也沒有在揮動武器時猶豫半分。

加爾達用不加掩飾的欽佩目光打量著她。如果有一種美德特別受到牛頭人推崇的話，那就是忍受痛苦的能力。﹁您心中一定有某位傑出戰士的英靈，米娜。我的族人相信，這種事情有可能發生。當我們之中的一位戰士英勇戰死後，按照部落的習俗，我們會挖出他的心臟分而食之，希望他的英靈能進入我們體內。﹂

﹁我只會吞下敵人的心臟。﹂米娜說。﹁我的力量和技能是由我的神所賜予的。﹂說完，她彎腰去撿地上的釘頭錘。

﹁不，今晚就到此為止吧！﹂加爾達說。他伸手把釘頭錘拿過來。﹁我們得處理一下這些傷口。太糟了，﹂他說著看了她一眼。﹁我怕明天早晨您會無法握韁繩，更別說用武器了。也許我們應該在這裡等幾天，直到您痊癒為止。﹂

﹁我們必須在明天一早趕到聖克仙，﹂米娜說。﹁命令就是如此。如果我們晚到一天，戰鬥就會結束。我們的軍隊就會慘遭挫敗。﹂

﹁聖克仙已經被圍攻很久了，﹂加爾達不可置信地說。﹁自從該死的索蘭尼亞騎士與那個統治城市的混蛋霍甘‧拜特狼狽為奸以來就是如此。我們不能趕跑他們，他們也無力擊退我們，戰鬥呈現僵持狀態。每天我們攻城，他們防禦。老百姓遭到殺戮，部份城區也著了火。最後他們會感到厭倦並且投降。圍城戰到現在已經進行一年多了，我看不出差一兩天會有什麼影響。留在這裡好好休息吧！﹂

﹁你看不出是因為你的眼睛還沒完全睜開。﹂米娜說。﹁弄點水給我洗手，再弄些布片來，我要把血跡擦乾淨。別擔心，我能騎馬，也能戰鬥。﹂

﹁為什麼不治癒您自己，米娜？﹂加爾達提醒她，心裡也希望再次看到奇蹟。﹁就像治癒我一樣。﹂

米娜那雙琥珀色的眼睛瞥見天際剛剛亮起的晨光。她望著晨曦，而他突然覺得她似乎已經看見明日的日落。

﹁成千上萬人將要痛苦地死去。﹂她用輕柔的聲音說。﹁我受到的痛苦，是對他們的歌頌，是送給神的禮物。加爾達，去把其他人叫醒。是時候了。﹂

加爾達預料會有半數人像他們昨晚聲稱的那樣離去。但實際上，當他回到營地時，士兵們早已上馬。他們個個情緒高昂、自信滿滿地談論今天將要完成的英勇大業。這些事蹟在他們的睡夢中顯得要比清醒時更加真實。

米娜出現在他們中間，她握住釘頭錘和盾牌的雙手仍在流血。加爾達關切地望著她。由於昨夜的練習和前一天的晝夜兼程，她看起來很疲憊。當她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路中央時，她看上去突然變得平凡起來，甚至有幾分脆弱。她低著頭，雙肩垂下。她的手一定如同火烤針刺，她的肌肉一定在隱隱作痛。她深深嘆了口氣，抬頭眺望天空，似乎在詢問自己到底有沒有堅持下去的力量。

騎士們看到她後，都舉起手裡的利劍敲打盾牌，向她致敬。

﹁米娜！米娜！﹂他們一遍遍地高呼，那呼聲如同嘹亮的號角響徹群山。

米娜抬起頭。這份敬意對她搖搖欲墜的精神來說就像甘醇的美酒，她張開雙唇，將它一飲而盡。疲態就像被拋棄的破爛衣服，從她身上一掃而空。她的甲胄在旭日的照耀下閃爍著耀眼的紅光。

﹁快點趕路吧！讓我們直奔榮耀而去！﹂她向眾人高喊。騎士們對此報以熱烈歡呼。

狐火應聲而至。她跳上馬，把韁繩緊緊握在鮮血淋漓、佈滿水泡的手中。這時，加爾達跑到她身邊，凝視她，發現她脖子上掛著一枚繫在銀鍊上的銀質勳章。他湊近想看看勳章上刻了什麼。

但他發現勳章上一片空白，這個樸實無華的銀飾上沒有任何標記。奇怪，為什麼她要佩戴一枚空白的勳章？他沒機會提出這個問題，因為米娜已經策馬向前。

狐火撒蹄狂奔向前。

米娜的騎士們緊跟在後。

## １︱６卡拉蒙的葬禮

朝陽初升。在鮮豔的紅色背景下，華麗的金色和紫色光輝將黎明渲染得燦爛無比。索拉斯的人們肅穆地聚集在最後歸宿旅店外，向那位勇敢、善良的老人表達敬意和愛戴。

人們肅靜地站在那裡，似乎在預示沉寂終有一天會降臨到所有人頭上。母親們撫慰煩躁不安的小孩。這些孩子們望著燈火通明的旅店，心中迷惑不解，只感覺一定發生了什麼神秘而可怕的大事。這在他們幼小的心靈留下深深烙印，他們將終生銘記在心。

﹁我實在很抱歉，羅拉。﹂在黎明前的靜謐中，泰斯對她說。

卡拉蒙吃早餐時習慣坐在一張靠背椅上。現在，羅拉就站在它旁邊，茫然地盯著前方，蒼白的臉上滿是憔悴。

﹁卡拉蒙是我在全世界的人當中最好的朋友。﹂泰斯告訴她。

﹁謝謝你。﹂她微笑了一下，然而她的嘴唇在顫抖，雙眼哭得通紅。

﹁泰索何夫。﹂坎德人以為她忘了自己的名字，於是提醒道。

﹁是的。﹂羅拉顯得有點不自在。﹁呃︱︱泰索何夫。﹂

﹁我是泰索何夫‧柏伏特，真正的那個。﹂坎德人補充說，因為他想起另外那三十七個和他同名的傢伙︱︱不包括那兩條狗。﹁卡拉蒙認得我。他擁抱我，說他很高興見到我。﹂

羅拉不大確定地打量著他。﹁你看起來當然像泰索何夫。不過我最後一次見到泰索何夫時年紀還很小，再說所有坎德人長得都差不多。而且這實在說不通！泰索何夫‧柏伏特已經死了快三十年了！﹂

本來泰斯可以做出解釋，告訴她所有關於時光旅行裝置的事，以及費資本如何弄錯時間，害得他第一次參加卡拉蒙葬禮時遲到︱︱然而巨大的悲傷讓他喉嚨哽咽，說不出話來。

羅拉將目光轉向旅店樓梯，不禁又熱淚盈眶。她把頭埋進臂彎裡。

﹁好了，好了，﹂泰斯拍拍她肩膀。﹁帕林馬上就會來。他知道我是誰，他能解釋一切。﹂

﹁帕林不會來的。﹂羅拉嗚咽著說。﹁我沒辦法給他捎信。太危險了！他爸爸死了，他卻不能來參加葬禮。因為龍封住了所有道路，他的妻子和我親愛的妹妹被困在海文。只有我在這裡向爸爸道別。這太慘了！我受不了！﹂

﹁帕林當然會來。﹂泰斯說。封鎖道路的是什麼龍，動機何在，這些都讓他感到困惑。他想開口問，但他腦子裡的念頭太多，嘴巴忙不過來。﹁那個年輕法師會住在這裡。十七號房間。他叫︱︱嗯，我忘了，不過妳要叫他去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帕林在那裡擔任白袍法師的首領。﹂

﹁哪座威萊斯的塔？﹂羅拉問。她停止哭泣，臉上露出疑惑的神色。﹁那座塔不見了，就跟帕蘭薩斯的塔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帕林曾經是法師學校的校長，但那是以前的事了。巨龍碧雷已經在一年前把學校摧毀。再說也沒有十七號房間，自從旅店第二次重建後就沒有。﹂

泰斯還沉浸在回憶中，因此根本沒在聽。﹁帕林馬上就會來，他會把達拉馬也帶來，還有珍娜。帕林會叫人帶信給帕拉丁神殿的克麗珊娜小姐和奎蘇的金月與河風，還有羅拉娜、吉爾薩斯和西瓦那斯提的西瓦諾謝。他們馬上都會來，所以我們︱︱我們︱︱﹂

泰斯的話戛然而止。

羅拉的表情就好像看見他突然長出兩個腦袋。泰斯之所以知道，是因為自己曾經做過同樣的表情，那次他看見一頭食人妖在他面前突然長出兩個腦袋。羅拉慢慢從泰斯身邊移開，同時仍盯著他看。

﹁你就坐在這兒，﹂她用非常輕柔的聲音說。﹁就坐在這兒，我︱︱我給你拿一盤︱︱﹂

﹁辣馬鈴薯？﹂泰斯歡快地問。如果說有什麼能抹去堆在他臉上的陰雲，那就是歐提克的辣馬鈴薯了。

﹁是啊！一大盤辣馬鈴薯，堆得滿滿的。今早我們沒有開伙，廚娘很傷心，因此我讓她去休息了，所以我可能得花上一點時間。你坐下來，答應我哪裡也不去。﹂羅拉說著從桌邊走開，搬來一張椅子，放在她和泰斯中間。

﹁噢，我哪兒也不會去。﹂泰斯許諾道。他一屁股坐下來。﹁妳知道，我還要在葬禮上致詞。﹂

﹁嗯，說得對。﹂羅拉抿緊嘴唇，有那麼一會兒，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最後，她深深吸了口氣，繼續說道。﹁你要在葬禮上發言。待在這裡，這才是好坎德人。﹂

﹁好﹂和﹁坎德人﹂是兩個不大容易連想在一起的詞。泰斯坐在桌旁，思量著一個好坎德人會是什麼樣子，以及他到底算不算是好坎德人，藉此消磨時間。最後他認為自己應該是，因為他算是個英雄之類的人物。對這個答案感到滿意後，他掏出筆記來複習一下演講內容。他嘴裡唸唸有詞，藉以打消孤寂感，順便壓抑住胸中的悲傷。

他聽見羅拉在與一個年輕人交談，也許就是住在十七號房的法師。不過泰斯沒怎麼留意聽她的話，因為她淨在說一個染病的可憐人，好像發了瘋，也許還很危險。在其他時候，泰斯肯定會樂意見見這位既危險又瘋狂的病人，但現在他要為自己的演講操心，這也是他跑到這裡來的首要目的，更不用說他已經來過一次，於是他把精神集中在自己的事上。

他聚精會神地準備演說，當然也沒忘記桌上的馬鈴薯和一杯麥酒。這時，他注意到有個高大的男人正一臉嚴肅地站在他身邊。

﹁哦，你好。﹂泰斯微笑著抬起頭來，看到這位高個兒男人原來是他的好朋友，也就是昨天逮捕他的那位騎士。由於這個騎士確實是位非常好的朋友，泰斯對於想不起對方的名字感到有點內疚。﹁請坐。你想來點辣馬鈴薯嗎？還是雞蛋？﹂

騎士對所有關於吃喝的提議一概回絕。他坐到泰斯對面，嚴厲地打量著坎德人。

﹁我明白，是你惹出這些麻煩的。﹂騎士用冷冰冰的口吻說，語氣裡甚至有點不懷好意。

此時，泰索何夫正在為自己沒惹任何麻煩而感到頗為驕傲。他安靜地坐在一張桌子旁，哀傷卡拉蒙的過世，回憶他們一起共度的好時光。他一次也沒去看旁邊的木盒子裡是否裝著有趣的東西，且對平常要看個沒完的銀匣子視而不見。他身上只多出一個陌生的錢包，他不記得這東西是從何而來的，只好推斷是有人不小心掉了。他一定會在葬禮結束後將它物歸原主。

因此，泰斯也就理所當然地對騎士話裡的暗示心生芥蒂。他用同樣嚴厲的眼神盯著騎士︱︱彷彿他們兩個在用目光決鬥。﹁我確信你不是故意要這麼醜，﹂泰斯說。﹁你很傷心。我能理解。﹂

年輕騎士的臉色變得極其怪異，紅得嚇人，幾乎要變成紫色。他想說什麼，但當他怒氣沖沖地張開嘴時，只能語無倫次地噴著口水。

﹁我看出問題了，﹂泰斯糾正說。﹁怪不得你不明白我的話。我說的﹃醜﹄不是指﹃長得醜﹄。我是指你的個性，不是你的臉；當然，它也夠醜的。我不知道以前是否看見過比這更醜的臉。不過，我知道你不能控制自己的長相，大概也不能改變你的個性，畢竟你是個索蘭尼亞騎士。但你犯了一個錯誤。我沒有惹麻煩，我坐在這張桌子旁吃辣馬鈴薯︱︱它們真的很不錯耶，你確定不要來一點？好吧，如果你不想要，我就把剩下的全部吃掉。我說到哪裡了？哦，對。我坐在這裡吃辣馬鈴薯，複習我的演講詞。那可是我為葬禮精心準備的。﹂

當騎士終於能比較順暢地說出話時，他的聲音變得更加冷酷，更加不懷好意。﹁羅拉女士透過一個顧客傳話說，你在這裡大放厥辭，胡說八道嚇唬她。我的上級派我來將你押回監獄。他們也很想知道，﹂他的語氣變得嚴厲起來。﹁你今天早上是怎麼從監獄裡溜走的。﹂

﹁我很高興能和你一起回監獄。那是座很好的監獄。﹂泰斯禮貌地回答。﹁我以前從沒見過能防止坎德人逃走的監獄。葬禮一結束我就跟你回去。你看，我已經錯過了一次，我不能再錯過它。噢！不，我忘了。﹂泰斯嘆了口氣。﹁我不能跟你回監獄。﹂他真的希望能記住騎士的名字，因為他實在不想開口問，這很不禮貌。﹁我得馬上回到自己的時間裡，我答應過費資本不到處亂跑的。也許下次我能去你的監獄看看。﹂

﹁也許你應該讓他留下來，傑拉德爵士。﹂羅拉說。她走到兩人中間，手裡抓著圍裙。﹁他看起來很堅決，我也不想讓他惹更多麻煩。除此以外︱︱﹂她又開始掉眼淚。﹁也許他說的是實話！畢竟，爸爸認為他是泰索何夫。﹂

傑拉德！泰斯如釋重負。這個騎士叫傑拉德。

﹁他真的認為？﹂傑拉德還有些懷疑。﹁他這樣說過？﹂

﹁是的。﹂羅拉說著用圍裙擦擦眼睛。﹁坎德人走進來時，爸爸就坐在平常坐的位置上。坎德人直奔他而去說，﹃你好，卡拉蒙！我來在你的葬禮上致詞。我來得有點早，所以我想你大概想聽聽我要說什麼。﹄於是爸爸驚訝地望著他。一開始我認為爸爸並不相信他，但等他仔細看過，他就大喊一聲，﹃泰斯！﹄然後緊緊擁抱他。﹂

﹁正是如此。﹂泰斯感到鼻子一酸。﹁他抱住我，說他很高興能見到我，問我這些年都到哪裡去了？我說這是個很長的故事而他沒有太多的時間，所以應該先聽我演講。﹂泰斯抽噎著，用衣袖擦擦鼻子。

﹁也許我們能讓他留下來參加葬禮，﹂羅拉要求道。﹁我想這會讓爸爸感到高興。如果你能︱︱好吧︱︱盯住他就是了。﹂

很明顯地，傑拉德還是滿腹狐疑，他甚至想與她爭辯，但羅拉已經打定主意。她和她母親很像，一旦決定，就算是一整隊紅龍也休想改變她。

羅拉打開旅店的每扇門，讓陽光、生命和來向死者致敬的生者進來。卡拉蒙‧馬哲理躺在一具簡單的棺木裡，它就放在旅店裡他鍾愛的大壁爐前。沒有熊熊燃燒的火焰，只有灰燼填滿爐柵。索拉斯的人們魚貫走過，每個人都停留片刻，獻給死者一些東西︱︱無聲的道別、默默的祝福、最喜歡的玩具，或者剛剛摘下的鮮花。

哀悼者注意到卡拉蒙的表情很平和，甚至帶著點笑意。自從他摯愛的提卡過世後，他就不曾這麼愉快過。﹁他們在某處又團聚了。﹂人們說著，在淚光中露出微笑。

羅拉站在門旁接受眾人的弔唁。她穿著工作時的衣服︱︱雪白的外套、乾淨的圍裙，和一條有著白色襯裙的寶藍色長裙。人們奇怪她為什麼不穿黑衣服。

﹁爸爸不會喜歡我那樣的。﹂她簡短地回答。

人們說，只有羅拉一個親人來送父親長眠，這實在是悲傷的事。她妹妹德絲拉去海文為店裡有名的麥酒購買蛇麻草，結果卻因巨龍碧雷的進攻而被困在那裡。德絲拉托人帶信給姐姐說，她沒事，也很安全，但她不敢回來，那些路不安全。

至於卡拉蒙的兒子，帕林，他已離開索拉斯，踏上另一次神秘之旅。即使羅拉知道他在何處，她也緘口不言。他的妻子鄔霞是位有點名望的人像畫家，她陪德絲拉去了海文。因為鄔霞曾經替一些奈拉卡騎士團指揮官們的家人畫過肖像，她正在嘗試跟他們談條件，想要替自己和德絲拉尋求一條回來的安全途徑。鄔霞的孩子鄔林和林霞也都已開始各自的冒險生涯。林霞是個索蘭尼亞騎士，好多個月來一直杳無音信。鄔林在聽到關於某些魔法物品的消息後也離開家，據說他正在帕蘭薩斯。

泰斯坐在椅子上，身旁的騎士嚴密地監視著他的一舉一動。坎德人望著人們不斷走進房間，不禁大搖其頭。

﹁我告訴你們，這不是卡拉蒙的葬禮應有的樣子。﹂泰索何夫不斷地重複這句話。

﹁閉嘴，你這小壞蛋。﹂傑拉德用嚴厲的口吻低聲命令道，﹁就算沒有你惹是生非、胡說八道，羅拉和她父親的朋友們也已經夠難受了。﹂為了強調這番話，他狠狠地抓住泰斯的肩膀，使勁地搖晃他。

﹁你弄痛我了啦！﹂泰斯抗議道。

﹁很好，﹂傑拉德咆哮著說。﹁現在給我安靜點。﹂

泰斯果然一聲不吭，這對他來說真是件了不起的事。但此刻，要他保持安靜並不是那麼困難，雖然他的朋友們絕對想不出是為什麼。他不尋常的安靜要歸因於仍舊堵在他喉嚨的巨大悲傷，看起來他沒辦法把它嚥下去。這份悲傷和纏繞在他思緒中的困惑攪在一起，讓他變得更加迷惘。

卡拉蒙的葬禮和原先預想的情況根本不一樣，泰斯明白這點，因為他已經來參加過一次了，對它的具體經過記得清清楚楚。根本不是這樣。因此泰斯不像自己想的那樣快活。

事情出了錯。全亂了。徹底亂了。徹頭徹尾、無可挽回地亂了。預計會來的各方代表們沒有一個到場。帕林沒出現；泰斯開始懷疑，也許羅拉說得對，他根本不會來。克麗珊娜小姐沒來。金月與河風也不見蹤影。達拉馬也沒有突然從黑影中冒出來，把所有人嚇一大跳。泰斯發現，他不能發表演講。堵在他喉嚨的東西太過沉重，讓他說不出話來。還有一件不對勁的事。

來了很多人。索拉斯的所有居民和附近村鎮的人，都來向這位德高望重的人致意，緬懷他的功勳。但他們的人數並不像卡拉蒙第一次的葬禮時那麼多。

卡拉蒙被埋葬在他鍾愛的旅店旁，緊挨著妻兒。卡拉蒙為紀念提卡而種下的樹苗正茁壯成長，而為死去的兒子們種植的樹苗也已長成大樹，就像索蘭尼亞騎士般傲然挺立。騎士們將卡拉蒙的棺木護送到下葬處，這種崇高的榮譽鮮少給予騎士團之外的人。羅拉將紀念父親的樹苗種在索拉斯中心，就在她為母親栽下的樹苗旁。很多年來，這對夫妻一直是索拉斯的核心，因此所有人都覺得這麼做理所當然。

樹苗不穩地站在新翻過的土壤中，看起來孤獨淒涼。人們說它們心中也在致哀。騎士們繃著臉收劍回鞘，葬禮宣告結束。所有人都回家吃飯去了。

自從紅龍在長槍之戰中把最後歸宿旅店從樹上扔出去後，這是旅店首次關門歇業。羅拉的朋友們主動提議陪她度過第一個孤寂的夜晚，但她拒絕了，說她寧願獨自哭泣。她把廚娘送回家。廚娘悲傷痛哭，以至於她在重新回到廚房後都不需要往菜裡撒鹽，因為光她掉下的淚就已經夠用。至於溪谷矮人，自從他聽到卡拉蒙的死訊後，就癱倒在角落裡沒再動過。他把身子縮成一團，痛哭哀嚎直到沉沉睡去。

﹁再見，羅拉。﹂泰斯說著伸出手。他和傑拉德是最後離開的兩個人。坎德人在所有人走掉之前不肯移動半步。他很確信沒有一件事如預期般發生。﹁葬禮很好，雖然它不如另一場好，但我想，妳也無能為力。我真搞不懂究竟出了什麼事，也許這就是卡拉蒙要傑拉德帶我去見達拉馬的原因。我這就去，雖然費資本也許會認為這是到處亂跑。可是不管怎樣，謝謝妳，再見了。﹂

羅拉低頭望著坎德人，後者已經不再一臉歡快，而是垂頭喪氣、鬱鬱寡歡。突然，羅拉跪在他身邊，將他抱進懷中。

﹁我相信你是泰索何夫。﹂她溫柔而不失堅定地對他說。﹁謝謝你來參加葬禮。﹂她緊緊地擁抱他，弄得他快喘不過氣來。隨後她轉身跑向通往家裡臥室的門。﹁把大門鎖上好嗎，傑拉德爵士？﹂她回頭喊道。說完這句話，她把臥室門關上並反鎖起來。

旅店裡一片寂靜，唯一能聽見的是樹葉飄搖的沙沙聲和樹枝晃動的吱嘎聲。那種沙沙聲似乎像在哭泣，樹枝的聲音則像是哀悼。泰斯以前從未見過旅店裡空空蕩蕩的景象。環顧四周，他能記起他們在闊別五年後重聚的情景。他能看見佛林特的臉，聽見他粗啞的抱怨聲；他能看見卡拉蒙守在他的雙胞胎弟弟身旁；他能看見雷斯林的銳利雙眼盯著周圍的一舉一動。他耳邊似乎又響起金月的歌聲。

﹃手杖迸射藍光，﹄

﹃兩人就此消失不見。﹄

﹃草原一片凋零，秋天已然來臨︱︱﹄

﹁都不在了。﹂泰斯輕輕對自己說，他感覺鼻子又是一酸。

﹁走吧！﹂傑拉德說。

騎士抓住坎德人的肩膀，推著他朝門口走去，在那裡他停下腳步，從坎德人的包包裡翻出幾件值錢的東西，然後放在櫃檯上等待失主來領取。然後他從門邊的鉤子上取下鑰匙，把門反鎖起來。他把鑰匙掛在旅店外的另一個鉤子上，這是以備之後有人來投宿用的。然後他推著坎德人走下階梯。

﹁我們要去哪裡？﹂泰斯問。﹁你背上那袋是什麼東西？我可以瞧瞧嗎？你要帶我去見達拉馬，對嗎？我很久沒見到他了。你有聽過我頭一次遇見達拉馬的故事嗎？卡拉蒙和我︱︱﹂

﹁閉嘴，可以嗎？﹂傑拉德怒氣沖沖地說。﹁你的嘮叨讓我頭疼。至於我們要去哪裡，我們回軍營去。至於我揹的東西，如果你敢碰它，我就用劍把你劈成兩半。﹂

說罷，騎士就再也不發一語。泰斯不停地問，對包裹裡的東西猜了又猜。他纏著騎士問自己猜得對不對，或者央求傑拉德給他點提示。什麼東西能裝進一個比麵包盒還大的包裹裡？是不是一隻貓？或者是一隻裝在麵包盒裡的貓？但這些全是徒勞。騎士緘口不言，但他抓住坎德人的手卻一點也沒放鬆。

他們兩人來到索蘭尼亞騎士的軍營前。衛兵們遠遠地向騎士打招呼，傑拉德爵士沒回應他們的問候，而是說他需要覲見堅盾之主。這些衛兵都是堅盾之主的扈從，他們回答說，大人剛從葬禮上回來，下令叫人不要打擾他。他們想知道傑拉德究竟有何要事得求見他。

﹁這是私事，﹂騎士說。﹁告訴大人，我尋求對騎士規章細節上的一點解釋。相當急迫。﹂

一名衛兵轉身離去。片刻之後，他走回來，帶點妒意說，堅盾之主答應見傑拉德。

傑拉德拖著泰索何夫就往裡走。

﹁別走這麼快，﹂衛兵說著用長戟擋住他們的去路。﹁堅盾之主沒提到坎德人。﹂

﹁我奉大人之命，﹂傑拉德說。﹁逮捕這個坎德人。我被命令不準擅自釋放他。不過，如果你們答應，在我與大人談話時︱︱可能要幾個小時，因為我有很多疑惑︱︱確保他不做任何壞事，我就把他留在這裡。﹂

衛兵猶豫起來。

﹁他會很樂意說他頭一次遇見法師達拉馬的故事給你們聽。﹂傑拉德漠然補充道。

﹁帶走他。﹂衛兵說。

泰斯和傑拉德走進軍營。營區大門座落在一排高高的木柵欄中間，那些木頭頂端都被削尖。在營區裡有馬房，還有一小塊訓練場，上面有供射箭訓練的箭靶。除此以外，就是幾座建築物。駐軍規模並不大。本來這些營房是為了安置看守英雄墳墓的衛兵，現在因為騎士數量增多而得以擴建。一旦巨龍碧雷發起進攻時，這些騎士將成為索拉斯的最後一道防線。

傑拉德曾經有些高興地想到，他看守一座墳墓的日子快要結束，與巨龍作戰的時刻即將到來。不過他和其他騎士們都被明令禁止向任何人提起這件事。騎士們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碧雷準備吞併索拉斯，他們也不想刺激牠做出這個決定。但索蘭尼亞騎士團的指揮部在背地裡制訂了應急計劃。

在圍欄中有一幢長長的低矮房子，這是騎士們和他們手下士兵的宿舍。此外還有幾間用來儲藏物品的房子，以及一幢兼任駐軍司令官邸和辦公室的樓房。

司令大人的副官前來迎接傑拉德，招呼他進去。﹁大人馬上就來，傑拉德爵士。﹂副官說。

﹁傑拉德！﹂響起一個女人的聲音。﹁見到你我有多高興！我聽見有人在說你的名字。﹂

沃倫夫人大概六十歲上下，一頭白髮，面目和善。在他們四十年的婚姻生活中，無論丈夫去哪裡，她始終伴隨在他身邊。她的脾氣就跟任何士兵一樣，既坦率又粗魯。她穿著一條沾滿麵粉的圍裙走來，吻了一下傑拉德的臉頰。後者僵硬地立正，把頭盔挾在腋下。隨後，她的目光瞟向坎德人。

﹁噢，老天！﹂她說。﹁米基！﹂她用可以響徹整個戰場的聲音向房間後方喊道。﹁把我的珠寶鎖起來！﹂

﹁泰索何夫‧柏伏特，夫人。﹂泰斯說著伸出手。

﹁這年頭誰不是呢？﹂沃倫夫人說。她迅速把還沾有麵粉的手藏到圍裙下，只因她戴著幾枚熠熠生輝的漂亮戒指。﹁你親愛的爸媽都還好嗎，傑拉德？﹂

﹁很好，謝謝您，夫人。﹂傑拉德說。

﹁你這淘氣鬼。﹂沃倫夫人嗔道，同時對他搖了搖手指。﹁你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健康狀況。你已經兩個月沒給你親愛的媽媽寫信了。她寫信給我丈夫抱怨這件事，還可憐兮兮地問他，你是否安好，你是否健康無恙。你真不該讓你媽媽這麼擔憂！大人答應她，你今天就會給她寫信。如果待會兒他要你坐下來寫完信才能離開，我一點也不會驚訝。﹂

﹁是的，夫人。﹂傑拉德說。

﹁現在我得去烤麵包了。為了保持旅店的正常運營，米基和我要送一百條麵包到羅拉那裡。真不幸。啊，這對索拉斯來說，真是悲傷的一天。﹂沃倫夫人用手擦擦臉，在臉上留下一道麵粉印。

﹁是的，夫人。﹂傑拉德說。

﹁你現在可以進去了。﹂副官說完，打開通往主起居室和大人私室的門。沃倫夫人起身告辭，要傑拉德替自己向他親愛的媽媽問好。傑拉德毫無表情地答應，便鞠了個躬，尾隨副官而去。

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熱情地向年輕騎士打招呼，他的皮膚與普通南亞茍斯居民一樣黝黑。傑拉德用和對方相同的熱情予以回應。

﹁我很高興你過來看看，傑拉德！﹂沃倫爵士說。﹁來，坐下。這就是那個坎德人，對吧？﹂

﹁是的，大人。謝謝您，大人。我馬上就來。﹂傑拉德把泰斯帶到一張椅子旁，用力將他按坐在上面，然後取出一條長長的繩子。泰斯還來不及抗議，騎士就手腳俐落地把他的手腕綁在椅子扶手上。接著他拿出一團破布，緊緊塞住泰斯的嘴。

﹁有必要這樣嗎？﹂沃倫爵士溫和地問。

﹁是的，大人，如果我們想讓這場談話顯得理智些的話。﹂傑拉德回答，他自己也坐在另一張椅子上，然後把那個神秘的包裹放在地上緊貼他腳邊處。﹁否則您會聽見有關這是卡拉蒙‧馬哲理第二次死去的故事。坎德人還會告訴您，這次葬禮和卡拉蒙的第一次葬禮有什麼不同。另外您還會聽到有哪些人參加過第一次葬禮，而這次卻沒有來。﹂

﹁確實。﹂沃倫爵士的臉色變得柔和起來，甚至有點悲天憫人。﹁他肯定是那些﹃懦弱者﹄當中的一個。真不幸。﹂

﹁什麼是﹃懦弱者﹄？﹂泰斯問。由於嘴巴被牢牢塞住，所以他只能發出含糊不清的聲音，聽起來就好像用摻雜了幾句侏儒語的矮人語說話一樣。因此根本沒人能聽懂，自然也沒人願意搭理他。

傑拉德和沃倫爵士開始討論起葬禮的情況。沃倫爵士在提到卡拉蒙時，語氣變得溫暖而低沉，那團巨大的悲傷又回到泰斯的喉頭，現在，不用塞住他嘴巴，他也說不出話來了。

﹁那麼，傑拉德，我能為你做什麼呢？﹂關於葬禮的話題談得差不多後，沃倫爵士問道。他專注地凝視著年輕騎士。﹁我的副官說，你有一個關於騎士規章的問題。﹂

﹁是的，大人。我請求裁決。﹂

﹁你，傑拉德？﹂沃倫爵士揚起灰色眉毛。﹁你什麼時候開始關心起騎士規章了？﹂

傑拉德面紅耳赤，一副坐立難安的樣子。

沃倫爵士見狀微笑起來。﹁我曾聽你說過，你認為那些是﹃老頑固﹄式的行事方法︱︱﹂

傑拉德不安地在椅子裡動了動身子。﹁大人，我也許，嗯，偶爾表達過對騎士規章裡某些條款的懷疑︱︱﹂

沃倫爵士的眉毛揚得更高了。

傑拉德不安地覺得現在該是改變話題的時候。﹁大人，昨天發生了一件事。當時有幾個平民也在場，肯定會有人提出問題。﹂

沃倫爵士表情凝重。﹁這事需要召開騎士評議會嗎？﹂

﹁不，大人。我對您的智慧不勝敬佩，因此我會按您在這件事上的指示去做。但有人給我一項任務，我需要知道，我該盡力去完成，還是，以榮譽的名義，加以拒絕。﹂

﹁誰給你這個任務？另一個騎士？﹂沃倫爵士顯得不安起來。他對傑拉德和駐軍中其他騎士之間的矛盾心知肚明。很久以來，他就害怕此類爭吵終有一天會演變成某些事關榮譽的愚蠢決鬥。

﹁不，大人，﹂傑拉德平靜地回答。﹁是一位垂死之人給我這個任務。﹂

﹁啊！﹂沃倫爵士說。﹁卡拉蒙‧馬哲理？﹂

﹁是的，大人。﹂

﹁一項最後的請求？﹂

﹁不太算是請求，大人。﹂傑拉德說。﹁比較像是指派，我幾乎要說是一道命令，但馬哲理不是騎士團的一員。﹂

﹁也許在出身上不是，﹂沃倫爵士柔聲說。﹁但世上再沒有其他人有這樣一顆騎士之心。﹂

﹁是的，大人。﹂傑拉德沉默了半晌。泰斯看到這個年輕人首次流露出對卡拉蒙之死的真切悲傷。

﹁騎士規章上說，垂死者的最後願望神聖無比。它還說，只要有可能做得到，哪怕只是一丁點希望，這種願望就一定要加以完成。規章上沒有規定這個垂死者必須具有騎士資格，也沒有規定他是男是女，是人類、精靈、矮人、侏儒，或者是坎德人。你的榮譽要求你接受這項任務，傑拉德。﹂

﹁只要有可能做得到。﹂傑拉德說。

﹁是的，﹂沃倫爵士說。﹁去讀讀規章，孩子，我發現你對此深感困惑。如果你沒把握，那就告訴我卡拉蒙的遺願究竟是什麼。﹂

﹁我沒把握，大人。但無論如何我都要告訴您，因為一旦我著手執行這個任務，就需要您批準我暫時離開崗位。卡拉蒙‧馬哲理要求我帶這個坎德人去找達拉馬。他聲稱自己是已經死了三十年的泰索何夫‧柏伏特。﹂

﹁去找那個叫達拉馬的法師？﹂沃倫爵士一臉難以置信的表情。

﹁是的，大人。這就是事情的來龍去脈。在卡拉蒙垂死時，說到他正與死去的妻子團聚。然後他開始在周圍聚集的人群裡尋找什麼人。他說，﹃雷斯林呢？﹄︱︱﹂

﹁那是他的雙胞胎弟弟。﹂沃倫爵士插嘴道。

﹁是的，大人。卡拉蒙還說，﹃他說過會來等我﹄︱︱也就是說，雷斯林答應在離開這個世界前等待他，至少羅拉是這麼告訴我的。卡拉蒙經常說，既然他們是雙胞胎兄弟，那麼他們之中的任何一人都不能獨自進入祝福之地。﹂

﹁我根本不認為雷斯林‧馬哲理會被允許進入一個﹃祝福之地﹄。﹂沃倫爵士冷冷地說。

﹁是的，大人。﹂傑拉德的臉上浮現出諷刺的微笑。﹁我甚至懷疑是否真有什麼祝福之地，但︱︱﹂

他閉上嘴，用咳嗽掩飾自己的尷尬。沃倫爵士皺起眉頭，嚴厲地盯著他。傑拉德馬上決定跳過哲學討論，繼續說他的故事。

﹁卡拉蒙又說，﹃雷斯林應該在這裡。提卡就在這裡。我不懂。這樣不對了。泰斯︱︱泰斯說了些什麼︱︱另一個不同的未來︱︱達拉馬會知道︱︱帶泰索何夫去見達拉馬。﹄他很沮喪，在我看來，如果我不答應他，他就不能平靜地死去。所以我便答應了他。﹂

﹁法師雷斯林五十年前就死了！﹂沃倫爵士喊道。

﹁是的，大人。那個所謂的英雄泰索何夫也已經死了三十年，因此這個人不可能是他。法師達拉馬已經消失。自從大法師之塔失蹤後，就沒人見過他或者聽說過他的下落。據說，最後一屆法師議會已經宣佈他在法律的認定上算是已經死亡了。﹂

﹁這是事實。我從帕林‧馬哲理那裡聽到過這件事。但我們沒證據。再說這畢竟是卡拉蒙臨死前的願望。我不知道該如何裁決。﹂

傑拉德緘口無言。如果沒有塞嘴布，泰斯本來會發表他的觀點。可是就連他也意識到，不管自己說什麼都不會有任何用處。說實話，泰索何夫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他去參加葬禮前接到費資本的嚴厲指示︱︱快去快回。﹁別到處亂跑！﹂老法師說這些話時看起來很嚴厲。泰斯坐在椅子上，咬著塞嘴布，腦子裡則在思索﹁亂跑﹂這個詞的確切含意。

﹁我有樣東西要給您看，大人。﹂傑拉德說。﹁如果您允許的話︱︱﹂

他拿起包裹，把它放在沃倫爵士的桌上，開始解開繫住它的繩子。

趁此空檔，泰斯成功地把手從束繩中解脫出來。他本來可以馬上取出塞嘴布，也可以在這個的確很有趣的房裡到處看看。牆上掛著幾柄非常精緻的寶劍，還有一面盾，另外還有一整箱地圖。泰斯眼巴巴地望著地圖，他的腳幾乎要自作主張地向那裡跑去，但他實在很想看看騎士的包裹裡究竟裝著什麼。

傑拉德費了好長的時間才解開它；他看起來在對付繩結方面不是很拿手。

泰斯本來很願意給予幫助，但到目前為止，每次他這麼提議時，都只換來傑拉德的白眼。於是泰斯便將注意力轉到一旁的時鐘上，它頂端的沙粒不斷落下，泰斯企圖把它們一一點清。這項工作確實很有挑戰性，因為沙粒落下的速度實在太快。他只能一個個地數，但它們卻常常兩三個一起往下掉，弄亂他計算的節奏。

當沙子全部漏完，泰斯剛數到五千七百三十六和五千七百三十八之間時，傑拉德還在笨拙地對付繩結。沃倫爵士走過去把沙漏翻過來。泰斯開始從頭數起。﹁一，二，三四五︱︱﹂

﹁終於解開了！﹂傑拉德咕噥了一句，動手打開包裹。

泰斯馬上把沙漏拋到腦後。他盡可能筆直地坐在椅子上，這是為了給人家留下一個好印象。

傑拉德揭開纏繞在物體上的布條，泰斯發現他小心翼翼地不去碰那東西。寶石在落日的餘暉中發出璀璨的光芒。泰斯激動萬分，馬上從椅子上跳下來，一把扯掉塞嘴布。

﹁嘿！﹂他高喊著朝那東西直奔而去。﹁這是我的！你從哪裡弄來的？說！﹂他又仔細地瞧了瞧。﹁這是我的！﹂

就在坎德人的手快要碰到這個嵌滿寶石的東西時，傑拉德突然伸出一隻大手將它抓住。沃倫爵士盯著眼前的東西，張大了嘴。

﹁我在坎德人的包包裡找到這東西，大人。﹂傑拉德說。﹁昨晚我們在把他關進監獄前先搜過身。我要說，這個監獄不像我們想的那樣對坎德人萬無一失。因為我不是法師，大人，所以我不敢肯定，但這個裝置看起來像魔法裝置。魔力很大的那種。﹂

﹁它是魔法裝置，﹂泰索何夫驕傲地說。﹁我就是靠它來這裡的。它原本屬於卡拉蒙，但他總是擔心有人會偷走它並胡亂使用，雖然我可猜不出到底有誰會幹這種事。我自告奮勇替他保管這東西，但卡拉蒙說不行，他認為應該送到某個真正安全的地方去。達拉馬說他願意帶走它，於是卡拉蒙就把這東西給了他，然後︱︱﹂泰斯停下來，因為沒人在聽他說話。

沃倫爵士把手從桌上抽回。這東西約一個雞蛋大小，上面鑲嵌著光彩奪目的寶石。仔細端詳就會發現，它實際上是由無數的細小部份組成，這些細小部份緊密地嵌合在一起，但看起來也能被隨意操縱移動。沃倫爵士小心地望著它。傑拉德則緊緊抓住坎德人的手。

太陽向地平線落下，窗外躍動著耀眼的光華。房裡又涼又暗。那東西就像個小太陽般閃閃發亮。

﹁我從沒見過這種東西。﹂沃倫爵士敬畏地說。

﹁我也沒有，大人。﹂傑拉德說。﹁但羅拉見過。﹂

沃倫爵士驚訝地抬頭望著他。

﹁她說，她父親曾經有過這麼個東西。他把它鎖在旅店裡一個用來紀念雙胞胎弟弟雷斯林的房間裡，藏在隱秘的地方。她能清楚地回憶起那一天，就在渾沌之戰前幾個月，他把那個東西拿出來，把它交給︱︱﹂傑拉德停下話。

﹁達拉馬？﹂沃倫爵士感到很震驚。他又把目光轉向那個裝置。﹁她父親有沒有說過它有什麼用途？它裡面有什麼魔法？﹂

﹁他說，這個裝置是帕薩理安給他的，他就靠這東西的魔法回到過去的時空裡。﹂

﹁他真的這樣做過，﹂泰索何夫插嘴道。﹁那時候我跟他在一起，所以我知道這個裝置如何使用。你看，我曾想過，也許我活不到卡拉蒙這樣的歲數︱︱﹂

沃倫爵士吐出一個詞語，字字清晰，不帶半點含糊。泰斯大驚，因為騎士通常不會說出這種字眼。

﹁你認為這有可能嗎？﹂沃倫爵士開始把目光聚集在泰斯身上，好像他脖子上突然冒出兩個腦袋。顯然他從未見過食人妖。這些人真該多出去走走，泰斯心想。

﹁你認為他真的是泰索何夫‧柏伏特嗎？﹂

﹁卡拉蒙‧馬哲理對此確信無疑，大人。﹂

沃倫爵士又把目光移回那件奇怪的裝置上。﹁很明顯這是古代的寶物。這麼久以來，再沒有法師能製造出像這樣的魔法物品。儘管我和法師沾不上邊，但連我也能感覺到它的力量，這實在要感謝老天。﹂他回頭看看泰斯。﹁不，我不相信有這種可能。這個坎德人偷了它，然後編出一套古怪的說法來掩飾他的罪行。當然，我們必須把這件寶物還給法師們，但不是還給這位達拉馬。﹂沃倫爵士皺起眉頭。﹁至少要把它放在坎德人拿不到的地方。帕林‧馬哲理在哪裡？應該找他來商量一下。﹂

﹁但你不能阻止這裝置回到我手裡。﹂泰斯指出。﹁它總想回到我身上，它遲早會的。帕薩理安，偉大的帕薩理安，你知道，我見過他一次，他對坎德人非常尊重，非常非常尊重。﹂泰斯嚴厲地瞪了傑拉德一眼，希望騎士能明白這意思。﹁不管怎樣，帕薩理安告訴卡拉蒙，這件裝置被設計成總要回到使用它的人手裡，這是個安全的防範措施，確保你不會被困在過去的時空裡回不了家。它經常回來，因為我有掉東西的習慣。我曾經掉過一頭滿身長毛的猛瑪。事情是這樣的︱︱﹂

﹁我同意，大人。﹂傑拉德大聲說道。﹁住嘴，坎德人。叫你說話的時候你再開口。﹂

﹁抱歉。﹂泰斯說，他已經開始有點厭煩。﹁不過如果你不愛聽我說話，我能不能去看看你的地圖？我很喜歡地圖。﹂

沃倫爵士揮揮手，泰斯便一溜煙地跑開，很快就沉迷在地圖堆中。那些地圖真的很可愛，但有個問題：他看得愈多，就愈感到大惑不解。

傑拉德壓低聲音，弄得泰斯很難聽清楚他說的話。﹁很不巧，大人，帕林‧馬哲理正秘密前往精靈王國奎靈那斯提去拜會精靈法師。這種聚會被巨龍碧雷所禁止，如果有關他去向的消息走漏傳到牠耳裡，牠一定會進行可怕的報復。﹂

﹁可是，我認為他應該立刻知道這件事！﹂沃倫爵士爭辯道。

﹁他還得知道他父親的死訊。如果您肯準我離開，大人，我會帶著坎德人和這件裝置去奎靈那斯提，把他們兩個交給帕林‧馬哲理，順便告知他有關他父親去世的消息。我會向帕林轉告他父親臨死前的請求，請他來判斷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我毫不懷疑他會替我解脫身上的重任。﹂

沃倫爵士臉上憂慮的神色稍微緩和了一些。﹁你說得對，我們應該把這事交給他兒子決定。如果他認為他父親的遺願不可能完成，你就可以在不失榮譽的情況下加以回絕。不過，我希望你不必去奎靈那斯提，在這裡等法師回來不是更好嗎？﹂

﹁沒有消息說他什麼時候會回來，大人，特別是在碧雷已經封鎖道路的情況下。我相信這件事至為緊急，而且︱︱﹂傑拉德壓低聲音說。﹁我們很難讓坎德人老老實實地待在這裡。﹂

﹁費資本告訴我要馬上回到自己的時空去，﹂泰斯告訴他們。﹁我也答應他不會到處亂跑。不過我願意去見帕林，問他為什麼葬禮全都不對了。你們認為這樣算﹃到處亂跑﹄嗎？﹂

﹁奎靈那斯提處在碧雷領地內，﹂沃倫爵士說。﹁那塊土地被奈拉卡騎士們所統治，他們會很高興能有機會對我們的人下手。即使奈拉卡騎士不逮捕你並把你當成間諜處決，精靈們也會這麼做。就算騎士團派一支大軍前往，也無法在那裡站穩腳跟。﹂

﹁我不要一支大軍，大人。我不要任何護衛，﹂傑拉德堅定地說，﹁我寧願獨自前往。很多人巴不得我如此。﹂他有意強調。﹁我要求您批準我暫時離開崗位，大人。﹂

﹁當然，我批準。﹂沃倫爵士搖搖頭。﹁雖然我不知道你父親會怎麼說。﹂

﹁他會說，他為兒子感到自豪，因為您會告訴他，我正在執行一件至關重要的任務，而且是在滿足一個人的遺願。﹂

﹁你把自己置身於危險中，﹂沃倫爵士說。﹁他根本不喜歡聽到這種消息。更不用說你母親︱︱﹂他不祥地皺起眉頭。

傑拉德身體挺得筆直。﹁我已經當了十年的騎士，大人，至今為止，我能炫耀的所有東西就是一座墳墓在我靴上留下的塵土。我有資格接下此重任，大人。﹂

沃倫爵士站起身來。﹁以下是我的裁決。騎士規章裡寫明，垂死者的遺願神聖不可侵犯，榮譽要求我們在有可能做得到的範圍內去完成它。你要去奎靈那斯提找法師帕林商議此事。我發現他是個判斷準確的人，身為法師來說頭腦也還算清醒。不過，對一個人也不能要求太高，我相信你能憑藉他的幫助來決定如何行事。哦，至少把這個坎德人和這件偷來的寶物從我們手裡送走。﹂

﹁謝謝您，大人。﹂傑拉德看起來欣喜若狂。

他當然高興，泰索何夫心想。他要去一塊被龍統治的土地，這條龍已經把所有道路通通封鎖。他有可能會被黑暗騎士們逮捕，他們會把他當成間諜。如果這些事沒發生，他就可以去精靈王國見帕林、羅拉娜和吉爾塞斯。

一股對坎德人來說再熟悉不過的快感開始在泰索何夫的背脊聚集，所有坎德人都上癮似的喜歡這種感覺。這份快感直達他的腳尖，讓他的雙腳發癢；它又穿過他的手臂傳至手指，讓手指也情不自禁地抽搐起來。最後快感衝入他的腦袋裡，他可以感覺自己的頭髮都因興奮而捲起來。

那份快感在泰索何夫的耳裡橫衝直撞，由於血液直往他腦袋裡衝，他發現費資本關於速速返回的警告很快就被關於黑暗騎士和間諜的念頭踢到一邊。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他又要開始旅行了！

除此之外，泰斯突然意識到，傑拉德爵士希望我跟他一起去！我不能讓一個騎士失望。

﹁我會跟你去，傑拉德爵士。﹂泰斯慷慨地說。﹁我翻來覆去地考慮了好幾遍，在我看來，這不算到處亂跑。這看起來像是個任務。我想，費資本肯定不會介意我接下一個小小的任務。﹂

﹁我會想點理由來安慰你父親。﹂沃倫爵士說。﹁我還能為你的任務做點什麼準備工作？你要怎麼去呢？你知道，根據騎士規章，你不能掩飾自己的真實身分。﹂

﹁我旅行時不會隱瞞騎士身分，大人。﹂傑拉德擠了擠眉頭。﹁我保證。﹂

沃倫爵士饒富興致地盯著他看。﹁你一定在打什麼鬼主意。不，別告訴我。關於這件事我知道得愈少愈好。﹂他低頭瞥了一眼桌上那個閃閃發亮的裝置，長嘆一聲。﹁魔法和坎德人，這真是個要命的組合。我祝你好運。﹂

傑拉德把裝置小心地包裹起來。沃倫爵士離開桌前，與傑拉德一起走向門口，順便把泰斯也帶上。傑拉德從泰斯身上取出幾張﹁碰巧﹂落入他襯衣裡的小地圖。

﹁我把它們拿去修改。﹂泰斯說著給了沃倫爵士一個責備的眼神。﹁你雇來的製圖師傅實在不怎麼樣，他們犯了好幾個嚴重的錯誤。黑暗騎士已經不在帕蘭薩斯城，我們在渾沌之戰前兩年就把他們從那裡攆跑了。還有，為什麼把這個像泡泡一樣的小圓圈畫在西瓦那斯提周圍？﹂

這時騎士們正忙著討論傑拉德的任務以及相關的事，因此對泰斯沒有多加留意。泰斯抽出另一張被他塞進褲管裡的地圖，因為它老是頂在他的敏感部位上。他把地圖從褲頭拿出來，放進包包裡。就在這時，他的手指摸到一樣又硬又尖的蛋形物體。

時光旅行裝置。這件裝置會帶他回到自己的時空裡。它也如預期地回到他身邊，他又成為它的主人。費資本的嚴厲命令如雷鳴般迴蕩在他耳裡。

泰斯看看裝置，想到費資本，又想到他對老法師許下的承諾。顯然，只有一件事可做。

泰斯緊緊抓住裝置，留心不要無意中將它啟動。他溜到傑拉德身後，騎士正聚精會神地和沃倫爵士說話。泰斯趁此空隙揭開包裹一角，以只有坎德人才做得到的靈巧和安靜將裝置塞回到包裹裡。

﹁待在那裡！﹂他堅定地告訴它。

## １︱７貝卡德隘口

座落在新海岸邊的聖克仙，是安塞隆大陸東北部主要的港口城市。

這是座古城，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災變前很久。關於這段歷史的細節，人們所知甚少，他們只知道，在大災變前，居住在這個城市是很愜意的事。

聖克仙在通用語裡有﹁認可﹂之意，很多人都納悶這個奇怪的名字從何而來。根據傳說，在某個小鎮裡曾經有個年紀很大的老太太，大家都很尊敬她，也很重視她的意見。從對船隻的所有權到婚姻協議，無論有什麼爭執，人們都會來找她。她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然後做出裁決。她以公正和不偏不倚著稱，且充滿老人的智慧。老人﹁認可它﹂或者﹁不認可它﹂，就是在她裁決後的答覆。於是，她居住的小鎮就成為以權威和公正聞名的場所。

當眾神在狂怒中把燃燒的山脈拋向世界時，大山擊中安塞隆大陸各處，使它支離破碎。西曆安海的怒濤從裂口和縫隙洶湧而入，形成一片新的海洋。好管閒事的人就將它命名為﹁新海﹂。末日山脈的火山口猛烈噴發，熔巖灌入聖克仙。

人是一種回復能力極強的生物，很快就能將災難轉化為機會。那些曾經靠種植大豆和大麥為生的農民拋下鋤頭，拉起漁網，轉而向大海討生活。新海沿海地區，一些漁鎮因此蓬勃起來。

聖克仙的人民把家園搬到海邊，沿海的風將火山灰席捲一空。城鎮繁榮起來，不過，它真正發展壯大是在巨船到達之後。富有冒險精神的帕蘭薩斯水手駕船駛入新海，想找到通往大陸彼岸的捷徑，這樣他們就可以避開北方西曆安海中危險而漫長的旅途。探險家們的希望很快就破滅了，因為根本沒有這種捷徑。不過，他們在聖克仙發現一處天然良港，且來到此地的陸路交通還算順暢；此外，他們的貨物在卡基斯山脈另一側也挺有市場的。

城鎮開始茁壯成長。與所有蓬勃發育的孩子一樣，它開始有夢想。聖克仙人把自己視為另一個帕蘭薩斯人：集著名、高貴、超然和富有於一身。然而，這些夢並未成真。帕蘭薩斯城有索蘭尼亞騎士守護，他們根據誓言和騎士規章進行統治。聖克仙則屬於任何人，只要他有足夠的武力和權勢。這座城開始變得目空一切，像個被寵壞的小孩，沒有規章，沒有法律，只有大把大把的金錢。

聖克仙對來者一概不拒。這座城市歡迎貪婪狡詐者和無法無天者的到來，無論是巨盜土匪、騙子、妓女，或者傭兵刺客，來到這裡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後來，黑暗之后塔克西絲準備重歸世界的時刻到來了。祂以祂的名義徵募大軍，想要征服整個安塞隆。率領這些軍隊的將軍艾瑞阿卡斯認識到，聖克仙對黑暗之后的聖城奈拉卡和軍事重鎮庫爾的戰略意義，於是便發兵聖克仙將其征服。說實話，城市本身也沒進行多少抵抗。他在聖克仙建造起黑暗之后的神殿，把它當成自己的司令部。

末日之王，也就是圍繞聖克仙的火山群，感受到黑暗之后的野心之火在它們的腳底燃燒，便再次爆發。火山噴出的巖漿將聖克仙的夜空照得通明，大地在強力的震動下顫抖不已。聖克仙的各家旅店光是被打破的陶器就賠了一大筆錢，只好開始用錫盤和木杯供應飲食。空氣變得像毒氣般，聞起來充滿濃濃的硫磺味。黑袍法師們不懈地努力，讓城市至少適合居住。

塔克西絲著手征服世界，但到最後祂卻無法戰勝自我。祂的將軍們彼此爭吵，內訌不斷。在那一天，愛和自我犧牲、忠誠和榮譽占了上風。奈拉卡的石頭崩裂開來，長眠在通往聖克仙的黑暗峽谷裡，遭受永世的詛咒。

索蘭尼亞騎士前往聖克仙，經過一場與居民們的肉搏戰後，便將城市占領。騎士們意識到聖克仙的戰略意義以及它在財政上對當地的重要性，於是在城內駐守了一支兵力強大的衛戍部隊。他們推倒邪惡之廟，焚毀奴隸市場，將妓院夷為平地。法師議會派他們的成員來繼續淨化被污染的空氣。

二十年後，當塔克西絲騎士開始重新聚集力量時，聖克仙成為他們的首要目標之一。他們原本可以輕而易舉地占領它，因為年復一年的和平讓索蘭尼亞騎士們懈怠厭煩，甚至在自己的崗位上打盹。但就在黑暗騎士進攻聖克仙前夕，渾沌之戰的爆發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也將索蘭尼亞騎士猛然驚醒。

渾沌之戰結束，眾神全都離去。聖克仙的居民們開始發現眾神已經不在，他們所知道的魔法也隨之而去。那些戰爭的倖存者現在面臨被毒煙熏死的危險，他們逃離城市，跑到海邊去呼吸新鮮空氣。因此有那麼一段時間，聖克仙又回到它當初的樣子。

一個叫霍甘‧拜特的神秘法師不但替聖克仙恢復了過去的榮光，還幫助城市克服自身的缺陷。他做到了其他法師辦不到的事：他不但清滌了空氣，還將巖漿從城市中引開。甘甜清冽的淡水從雪山頂部流進城市。人們可以走到戶外，深深地吸一口氣，不必擔心會咳嗽，並忍受憋氣之苦。

聖克仙再次繁榮富裕起來。在拜特的保護和鼓勵下，品行良好的誠實商人們紛至沓來。索蘭尼亞騎士團和奈拉卡騎士團雙方都派人來和拜特接洽，要求進駐聖克仙，保護城市免受對方侵擾。

拜特對他們一概不信，拒絕任何一方進城。惱怒的奈拉卡騎士團聲稱聖克仙屬於評議會給予他們的土地，作為他們在渾沌之戰中效勞的獎賞。索蘭尼亞騎士們繼續試圖與拜特協商，後者依舊加以拒絕。

與此同時，黑暗騎士們︵現已改稱為奈拉卡騎士︶手裡的權力和財富日漸壯大，因為正是他們負責為巨龍們收取貢賦。他們像貓緊盯老鼠洞那樣對聖克仙念念不忘。長久以來，奈拉卡騎士一直垂涎這個港口，因為它能作為他們在新海四周獲得立足點的前進基地。現在，貓看到老鼠們彼此張牙舞爪，便向牠們撲去。

奈拉卡騎士們開始圍攻聖克仙。他們預料圍城戰將曠日持久，因為只要他們一進攻，城裡的各派勢力就會團結對外。然而，騎士們並不缺乏耐心。他們不能靠飢餓來使城市屈服︱︱走私船不斷將補給送入城內︱︱但奈拉卡騎士團能關閉所有陸上商路，如此一來，無疑是將絞索套在商人們的脖子上，毀掉聖克仙的經濟命脈。

迫於居民們的壓力，霍根‧拜特去年終於同意讓索蘭尼亞騎士團派軍隊來充實搖搖欲墜的城防。起先，騎士們被視為救星，受到盛大的歡迎。聖克仙人民希望他們立即粉碎圍攻的勢力，但索蘭尼亞騎士們回答說，他們要先研究形勢。在眼巴巴地望著他們研究了數月之後，居民們再次要求索蘭尼亞騎士打破包圍圈。騎士們卻回答說，他們人數太少，需要固守待援。

圍攻者們每晚都向城裡拋擲巨石和大捆燃燒的稻草；前者在房子上砸出大洞，後者則引發火災。城裡不斷出現人畜傷亡和財產損失，沒有人能安穩地睡個覺。正如奈拉卡騎士團的頭頭們所預料的，聖克仙居民們起初高漲的抗敵熱情，在日積月累的圍攻中漸漸冷卻，他們怪罪索蘭尼亞騎士，稱他們為懦夫。騎士們則反唇相譏，說居民們只會讓大家去白白送死。奈拉卡騎士們從潛伏在城裡的間諜口中得知聯盟即將破裂，於是開始聚集力量，準備發起最後攻擊。他們的頭頭知道，現在要等的只是一個裂痕深入敵人心中的信號了。一個被稱為札卡山谷的巨大谷地，座落在聖克仙東部。圍攻一開始，奈拉卡騎士就出兵佔領札卡山谷，控制了所有從聖克仙到這裡的道路。此後，這個隱藏在札卡山腳下的谷地就被騎士們當成他們的補給基地。

﹁我們的目標就是札卡山谷。﹂米娜告訴她的騎士們。不過如果有人問起他們去那裡的目的和將要做的事，她除了﹁我們受到召喚﹂之外，就不肯再多說半句。

米娜和她的部下在中午抵達目的地。太陽高掛在無雲的天空中，熱情洋溢地注視著世間萬物。這份熱情驅走了所有涼風，使空氣悶熱不堪。

米娜下令部隊停在山谷入口處。就在他們對面橫貫山谷的地方，有一條被稱為貝卡德的隘口，從這個缺口處，騎士們可以看到被圍攻的城市以及一小段環繞聖克仙的城牆。在騎士們和聖克仙之間，是他們自己的軍隊。另一座城市從山谷裡拔地而起，這是座由帳篷和營火、車輛和馱畜，以及士兵和非戰鬥人員組成的城市。

看來米娜和她的騎士們來得正好。奈拉卡騎士們的營地裡一片歡呼聲。軍號響起，軍官們大聲下令各連隊在路上列隊。前導部隊已經通過隘口，直奔聖克仙。其他人迅速跟在後面。

﹁很好，﹂米娜說。﹁我們及時趕到了。﹂

她策馬沿著陡峭的山路飛奔，騎士們則緊隨其後。他們聽見軍號正在吹奏昨晚出現在他們夢中的歌曲，不由得心潮澎湃、脈搏加快，然而卻不知為何會如此。

﹁去看看發生什麼事。﹂米娜指示加爾達。

牛頭人抓住他看到的第一個軍官，向他詢問情況，然後搓著手，微笑著回到米娜身邊。

﹁該死的索蘭尼亞騎士已經離開城市！﹂他報告說。﹁掌管聖克仙的法師拎著索蘭尼亞騎士的耳朵，把他們轟出城外，狠踢他們的屁股，叫他們捲鋪蓋滾蛋。如果您看那邊，﹂加爾達轉身指向貝卡德隘口。﹁就能看見他們的船隻，那些地平線上的小黑點。﹂

米娜麾下的騎士們開始歡呼。米娜望著遠方的船隻，但她沒有笑。狐火不耐煩地抖動著身軀，搖晃鬃毛，馬蹄蹬踩地面。

﹁您及時把我們帶到這裡，米娜。﹂加爾達興奮地說。﹁他們準備發動最後突擊。今天，我們要痛飲聖克仙人的鮮血。今晚，我們將痛飲聖克仙的麥酒！﹂

所有人都大笑起來，只有米娜一言不發。她臉上既看不出愉悅，也看不出振奮。她的琥珀色雙眼掃視著軍營，像是在搜尋什麼。顯然她沒找到她要的東西，因為她略微皺眉，不愉快地噘起嘴唇。她繼續搜尋，終於，她的表情變得豁然開朗。她點點頭，輕拍狐火的脖頸安撫牠。

﹁加爾達，你看到那裡有隊弓箭手嗎？﹂

加爾達朝她說的方向看去，果然發現有一隊人馬。他向米娜表明自己已經看到她所指的東西。

﹁他們沒穿奈拉卡騎士團的制服。﹂

﹁他們是一群傭兵，﹂加爾達解釋說。﹁拿我們的薪水，但由他們自己的軍官指揮戰鬥。﹂

﹁好極了。把他們的指揮官帶過來。﹂

﹁為什麼︱︱﹂

﹁按我說的去做，加爾達。﹂米娜說。

她的騎士們聚集在她身後，彼此交換著詫異的眼神，猜測此舉的意義。加爾達還想爭辯，他要說服米娜讓他參加奪取最後勝利的進軍，而不是派他去做一些雜七雜八的差事。這時，一陣酥麻感貫穿他整個右臂，就好像他不小心撞到手肘。有那麼可怕的一瞬間，他連手指都無法動彈，神經彷彿糾纏在一起。這感覺片刻後就消失無蹤，卻讓他渾身戰慄。也許他只是抽筋而已，但這份痛楚卻提醒他，自己對她應盡的義務。加爾達嚥下自己即將脫口而出的意見，著手進行米娜派給他的任務。

他帶著弓箭手們的指揮官回到米娜身邊。那人是個年紀不小的人類士兵，年紀大概四十有餘。身為弓箭手，他的手臂可謂異常強壯。傭兵軍官沉著臉，表情滿懷敵意。其實他根本不想來，但要對一個如高塔般站在面前、晃動著犄角的牛頭人說﹁不﹂，確實有點難。

米娜已經戴上頭盔，打開面甲。﹃聰明﹄，加爾達心想。頭盔能遮住她孩子氣的姑娘臉蛋。

﹁你收到的命令是什麼，小隊長？﹂米娜問。從頭盔裡發出的聲音像鋼鐵般冷硬。

那名指揮官抬頭望向米娜，目光裡只有幾分藐視，沒有一點畏縮。

﹁我不是什麼該死的﹃小隊長﹄，騎士大人。﹂他刻意用一種帶著惡意的尖酸口吻強調﹁大人﹂兩個字。﹁我的頭銜是隊長，統領自己的軍團；我們不接受你這種人的命令。只要有錢，我們什麼都做。﹂

﹁對隊長說話要有禮貌！﹂加爾達咆哮著說。他推了軍官一把，讓他踉蹌了好幾步。

那個人猛地轉身伸手抽出短劍。

加爾達也抓住自己的劍。隨著一聲清脆的聲響，其他士兵全部拔劍出鞘。米娜則一動也沒動。

﹁你收到的命令是什麼，隊長？﹂她又問了一遍。

軍官發現他寡不敵眾，只好收劍回鞘。他的動作緩慢而誇張，以此顯示他並不服輸，只是不想吃眼前虧而已。

﹁等待突擊開始，然後朝城牆上的守衛射箭，大人。﹂他繃著臉陰沉地說。﹁我們是最後進城的部隊，這就意味著所有戰利品都已經被分光了。﹂

米娜饒富興致地打量著他。﹁你對奈拉卡騎士團和我們的理想不怎麼尊敬。﹂

﹁什麼理想？﹂軍官刺耳地乾笑幾聲。﹁填滿你們的金庫？這就是你們關心的事。妳和你們那個愚蠢的願景。﹂他朝地上吐了口口水。

﹁你曾是我們之中的一員，薩繆瓦爾隊長。你曾經是一名塔克西絲騎士。﹂米娜說。﹁你退出騎士團是因為當初加入的理想已不復存在。而你退出是因為你不再有信仰。﹂

隊長的眼睛瞪得老大，表情變得呆滯。﹁妳怎麼︱︱﹂話一出口，他馬上摀住嘴巴。﹁就算我是又如何？﹂他咆哮道。﹁如果妳認為我是逃兵，那就錯了。我付錢買到了退出許可，我有證明︱︱﹂

﹁隊長，如果你不再信仰我們的理想，又為何會繼續為我們戰鬥？﹂米娜問。

薩繆瓦爾哼了一聲。﹁噢，我現在相信你們的理想了。沒錯，﹂他話裡帶刺地說。﹁我相信錢，就跟你們一樣。﹂

米娜坐在馬上，她的坐騎顯得很平靜。她正凝望著貝卡德隘口和遠處的聖克仙。加爾達突然有種奇怪的感覺，她似乎能看穿城牆，透過守城士兵的盔甲看到他們的血肉，直入他們的內心深處；就像她看穿自己、看穿這個隊長一樣。

﹁今天沒有人能進聖克仙，薩繆瓦爾隊長。﹂米娜輕輕地說。﹁食腐的鳥兒們會是唯一能獲得戰利品的生靈。你們所看到正在開走的船上沒有任何索蘭尼亞騎士。那些站在甲板上的士兵都是披著索蘭尼亞騎士盔甲的稻草人。這是個陷阱。﹂

加爾達目瞪口呆，心裡泛起一股寒意。他相信她，就彷彿他自己已經親眼見過船隻內部，看到敵軍正隱藏在城牆內蓄勢待發。

﹁妳怎麼知道這些事情？﹂隊長質問道。

﹁我給你某種能夠信仰的東西如何，薩繆瓦爾隊長？﹂她用問題作為回答。﹁我讓你成為此戰的英雄，如何？你會效忠於我嗎？﹂她微笑起來。﹁我沒有錢可以給你。我只有這個確切的情報能免費與你分享︱︱為我而戰，今天你會認識到唯一真神的存在。﹂

薩繆瓦爾隊長驚訝地盯著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呆楞當場，像被雷劈中一樣。

米娜攤開自己龜裂流血的雙手。﹁你有兩個選擇，薩繆瓦爾隊長。我的一隻手拿著死亡，另一隻手上是光榮。你要哪一個？﹂

薩繆瓦爾手捋鬍鬚。﹁您是個怪人，小隊長。不像我曾經遇過的任何黑暗騎士。﹂

他回頭望向貝卡德隘口。

﹁在軍隊裡流傳著謠言，說城市已經被棄守，﹂米娜說。﹁他們聽說它會敞開大門投降。他們已經變成一群暴徒，正在奔向自己的毀滅。﹂

她一點也沒說錯。儘管軍官們大喊大叫想要維持起碼的秩序，步兵們卻充耳不聞。加爾達看著大軍就在他眼前土崩瓦解。片刻之間，只有一大群無法無天的烏合之眾爭先恐後地湧過隘口，急著要去殺人放火，急著要去姦淫擄掠。薩繆瓦爾隊長又厭惡地吐了口口水。他陰沉著臉，重新望向米娜。

﹁您要我做什麼，小隊長？﹂

﹁率領你的弓箭手到那個山脊上。你看見了嗎？﹂米娜指向貝卡德隘口上的一座小土丘。

﹁我看見了。﹂他說。﹁我們到那裡後該做什麼？﹂

﹁我和我的騎士將占領那裡。你們到了之後，就等待我的命令。﹂米娜回道。﹁等我下令，你們都得無條件地服從。﹂

她伸出手，一隻沾滿鮮血的手。這隻手裡到底握著死還是生？加爾達感到納悶。

薩繆瓦爾隊長大概也在考慮這個問題，因為他猶豫了片刻才握住她的手。他的大手因長年累月拉弓而長滿厚厚的棕色硬繭。她的小手摸上去則柔若無骨。她的掌心裡佈滿水泡，其中混雜著乾涸的血跡。然而，感到隱隱作痛的卻是傭兵隊長。

他看看自己的手，然後在皮甲上擦了又擦，似乎要除去手上炙熱的刺痛感。

﹁趕快，隊長。我們的時間不多。﹂米娜命令道。

﹁您到底是誰，騎士大人？﹂薩繆瓦爾隊長問，他還在不停地擦手。

﹁我叫米娜。﹂她說。

她抓住韁繩，猛地一拉，狐火一下子轉過身。米娜策馬直奔貝卡德隘口上方的山脊而去。她的騎士們緊隨其後，加爾達則竭盡全力跟在她身邊。

﹁您怎麼知道薩繆瓦爾隊長會服從您，米娜？﹂牛頭人在震耳欲聾的馬蹄聲中大吼道。

她望著他，莞爾一笑，琥珀色的眼睛在頭盔的陰影下顯得明豔無比。

﹁他會服從，﹂她說。﹁哪怕只是為了對他的上級和那些愚蠢的命令表示不屑。可是，傭兵隊長是個飢餓的人，加爾達。他渴望食物。他們給他陶土填肚子。我要給他鮮肉，滋養他靈魂的鮮肉。﹂

米娜伏在馬頭上，催促牠再跑快一點。

薩繆瓦爾的弓箭手們在貝卡德隘口上方的山脊線上占領陣地。他們有幾百人之多，都是訓練有素的弓箭手，曾經在許多次奈拉卡騎士團參與的戰爭中為他們效勞。他們手中的精靈長弓令其他弓箭手們豔羨不已。現在他們肩並肩地站在狹小的陣地上，彼此之間幾乎沒有轉動身體的空隙。這些人現在都一肚子氣，他們望著奈拉卡騎士團的大軍向聖克仙蜂擁而去，只能抱怨這次又是一無所獲︱︱最漂亮的姑娘都被別人搶走，最富有的家庭都被別人洗劫。他們自己最好還是趁早打道回府。

在他們頭頂上，雲層開始增厚，大團烏雲在札卡山脈上空翻滾，逐漸沿山勢向下沉積。

現在軍營裡已經空空蕩蕩，只剩下帳篷和補給車。營房裡還有少數因傷不能隨大夥同去的人，不停抱怨著自己的糟糕運氣。戰鬥的喧囂離他們愈來愈遠。周圍的群山和低沉的雨雲蓋過進攻者們的吼聲，山谷裡顯得異常寧靜。

弓箭手繃著臉望向自己的隊長，後者則不耐煩地盯著米娜。

﹁您的命令是什麼，小隊長？﹂他問道。

﹁等待。﹂她說。

於是他們只好耐心等待。大軍已經來到城下，有人沿城牆攀爬而上，其他人則拚命敲打城門。人們的叫喊和其他喧鬧聲響徹四方，從遠處聽來是一股沉悶的嗡嗡聲。米娜摘下頭盔，伸手理順頭上修剪整齊的深紅色頭髮。她筆直地坐在馬背上，高揚起下巴。她並沒看著聖克仙，而是盯著他們頭頂正在迅速變暗的藍天上。

弓箭手們個個睜大眼睛，為她的年輕和美貌感到詫異不已。她沒有注意他們的目光，也沒聽見他們粗魯的評論，這些話語很快就被山谷中不斷加重的死寂氣氛所吞沒。人們隱約感覺這份沉寂中帶有肅殺之氣，只有少數人還故作勇敢地嘮叨不休，但一旁惶惶不安的同伴立刻就要求他們閉嘴。

一聲巨響，猛烈的爆炸震得聖克仙四周地動山搖，把沉寂掃蕩一空。烏雲翻騰，陽光消失無蹤。奈拉卡大軍的勝利狂嘯戛然而止，趾高氣昂的歡呼轉眼間變成驚慌失措的尖叫。

﹁發生了什麼事？﹂弓箭手們的聲音響成一片。每個人都在問。﹁你看得到嗎？﹂

﹁安靜！﹂薩繆瓦爾隊長大吼。

一名被派到隘口附近負責觀察的騎士策馬朝他們飛馳而來。

﹁這是個陷阱！﹂他還沒靠近就大聲喊道。﹁聖克仙的大門為我軍敞開，然而衝出來的卻是索蘭尼亞騎士！他們至少有一千人。法師在前面打頭陣，用他們該死的魔法屠殺我們！﹂

騎士安撫住胯下激動不安的戰馬。﹁您說得對極了，米娜！﹂他的聲音裡充滿敬畏。﹁一陣帶有魔法能量的疾風瞬間就殺死我們好幾百人。他們冒煙的屍體還躺在戰場上。我們的士兵在逃命！他們朝這個方向跑來了︱︱從隘口撤退。這是場大潰敗！﹂

﹁那就全完了，﹂薩繆瓦爾隊長用奇怪的眼神看著米娜。﹁索蘭尼亞軍會把我軍趕到山谷裡，我們會被夾在山脈這塊砧板和索蘭尼亞軍的鐵錘之間。﹂

他說得沒錯。那些擔任後衛的人正湧過貝卡德隘口，許多人根本不知道該往哪裡跑，只想離血淋淋的殺戮戰場愈遠愈好。少數不那麼驚慌或比較精明的人則朝穿過山谷通往庫爾的狹窄山路跑去。

﹁一面旗幟！﹂米娜急切地說。﹁給我找面旗幟來！﹂

薩繆瓦爾隊長從頸上扯下一條髒兮兮的白圍巾，伸手遞給她。﹁拿去，不用謝，米娜。﹂

米娜將圍巾握在手中，低下頭去，喃喃唸了幾句沒人能聽見的話，吻了一下圍巾，然後把它遞給加爾達。白巾已經被她手掌中流出的鮮血染紅。一名騎士奉上他的長槍，加爾達把血染的白巾繫在長槍上，送回米娜手中。

她驅策狐火，轉身馳往一處巖石上的山崖，手裡高舉旗幟。

﹁到我這裡來，士兵們！﹂她喊道。﹁到米娜這裡來！﹂

雲層分開，一道陽光從空中直瀉而下，照射在立馬於山崖的米娜身上。她的黑色甲胄似有無窮火舌噴薄而出，琥珀色雙眼熠熠生輝，因戰爭的到來閃耀著光芒。她清脆宏亮的聲音讓忙於奔逃的士兵們停下腳步，四處尋找聲音的來源。他們看到米娜渾身籠罩著烈焰，如同熊熊燃燒的火炬般佇立在山崖上。

逃兵們仰望她的身影，驚訝得紛紛停下腳步。

﹁到我這裡來！﹂米娜又開始高喊。﹁今天的榮耀屬於我們！﹂

士兵們先是猶豫片刻，然後有個人向她跑去，手腳並用地爬上山崖。另一個人緊隨其後，接下來是第三個，第四個︱︱他們再次找到了目標和方向，這讓他們個個歡欣鼓舞。

﹁把那些人帶到我這裡來，﹂米娜指著另一群正在倉皇撤退的士兵，命令加爾達。﹁以及所有你能召集的人。讓他們武裝起來，在下面的巖臺上列成戰鬥隊形。﹂

加爾達聽令行事。他和其他騎士堵住逃兵們的退路，命令他們加入已經在米娜腳下聚集成黑色戰雲的戰友行列。愈來愈多的士兵湧過隘口，其中也夾雜著奈拉卡騎士。有些軍官徒勞地想要制止士兵撤退，其他人則追隨步兵狼狽逃命。在他們身後，頭戴白羽飾盔、身披明亮銀甲的索蘭尼亞騎士緊追不捨。致命的銀光在戰場各處閃耀，它出現在哪裡，哪裡的人們就在魔法高熱中死去。索蘭尼亞騎士衝入隘口，像驅趕牲口般將奈拉卡軍隊趕進屠場。

米娜騎馬向山下馳去，旗幟在她身後飄揚。﹁薩繆瓦爾隊長，﹂她喊道。﹁命令你的士兵放箭。﹂

﹁索蘭尼亞軍還未進入射程，﹂他告訴她，同時搖頭對她的愚蠢表示無奈。﹁隨便哪個笨蛋都看得出來。﹂

﹁隊長，你的目標不是索蘭尼亞騎士。﹂米娜冷靜地回答。她用手指著正湧過隘口的奈拉卡騎士。﹁那些才是你的目標。﹂

﹁我們自己人？﹂薩繆瓦爾瞪著她。﹁妳瘋了。﹂

﹁看看戰場的形勢，隊長，﹂米娜說。﹁這是唯一的出路。﹂

薩繆瓦爾隊長掃視戰場，用手擦擦臉，下令道。﹁弓箭手們，開火！﹂

﹁目標呢？﹂有人問道。

﹁你們聽到米娜說的了！﹂隊長嚴厲地說。他從一個部下手裡搶過長弓，搭上箭就射。

那枝箭朝一名逃跑中的奈拉卡騎士飛去，一箭封喉。他仰身倒栽下馬，立刻被身邊奔逃的戰友們踩成肉泥。

弓箭手們開始放箭。幾百枝箭在一陣致命的嘶嘶聲中劃過天空，每枝都被刻意瞄準目標的致命部位。大多數的箭都命中目標。步兵們摀著胸膛撲倒在地。有些羽箭射穿騎士們升起面罩的頭盔，有些直奔喉嚨而去。

﹁繼續射，隊長。﹂米娜命令道。

更多的羽箭飛出，更多的屍體倒下。驚恐萬分的士兵們意識到，現在箭從他們身前撲來。他們猶疑地停下腳步，想找出這個新敵人的位置。他們的戰友們被追趕而來的索蘭尼亞騎士逼得走投無路，發瘋似的撞在他們身上。貝卡德隘口兩側陡峭的石壁讓任何逃走的可能都化為烏有。

﹁射擊！﹂被殺戮快感席捲全身的薩繆瓦爾隊長狂喊。﹁為米娜！﹂

﹁為米娜！﹂弓箭手們高喊著不停地射箭。

飛箭以驚人的精準度命中目標。人們尖叫著倒下。死者在隘口裡愈堆愈高，形成一座浸透鮮血的柵欄。

一名軍官手持利劍向他們衝來。﹁你們這些笨蛋！﹂他聲嘶力竭地對薩繆瓦爾隊長喊道。﹁誰給你們下的命令？你們在朝自己人放箭！﹂

﹁我下的命令。﹂米娜平靜地說。

狂怒的騎士向她撲去。﹁叛徒！﹂說完，他舉劍就砍。

米娜端坐馬上一動不動。她對騎士毫不在意，全神貫注於下面的大屠殺。加爾達的鐵拳猛地砸在騎士的頭盔上，折斷頭頸的騎士滾落山坡，癱在地上不動了。加爾達吮了吮瘀腫的指節，抬頭望向米娜。

他驚訝地看到眼淚沿著她的臉頰滑落。她用手緊握住脖子上的勳章，翕動嘴唇。也許是在祈禱。

貝卡德隘口裡的士兵們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陷入一片混亂。他們面臨可怕的抉擇︱︱被索蘭尼亞騎士的長槍刺穿或回身戰鬥。於是，他們轉身面向敵人，在絕望中瘋狂地做困獸之鬥。

索蘭尼亞軍繼續戰鬥，但他們的攻勢緩和下來，最後，終於完全停止。

﹁停火！﹂米娜下令。她將旗幟交給加爾達，隨後抽出她的釘頭錘，把它高舉過頭。﹁奈拉卡騎士們！我們的時刻來臨了！讓我們向光榮進軍！﹂

狐火邁開大步向山下衝去，載著米娜直奔索蘭尼亞騎士的前鋒。狐火的腳步如此飛快，米娜的動作如此迅捷，以至於將自己的騎士們遠遠拋在身後。他們張大嘴巴，眼睜睜地看著米娜奔向確定無疑的厄運。這時加爾達舉起白色旗幟。

﹁光榮將伴隨死亡而來！﹂牛頭人雷鳴般的吼聲震耳欲聾。﹁為米娜！﹂

﹁為米娜！﹂騎士們發出低沉的吼聲，策馬飛奔下山。

﹁為米娜！﹂薩繆瓦爾隊長大喊一聲，扔下手裡的長弓，抽出短劍，率領全體部下衝進戰場。

﹁為米娜！﹂聚集在旗幟下的士兵們高喊，追隨她向山腳衝去，就像黑色的死亡瀑布傾瀉而下。

加爾達衝下山坡，發瘋似的要追上米娜，他要保護她，為她抗敵。她從沒打過仗，也沒受過訓練，戰技不精。她必死無疑。敵人的面孔在他身邊湧動。他們用劍砍他，用矛刺他，用箭射他。他撥開他們的利劍，折斷他們的長矛，不顧他們射出的飛箭。敵人像是有意在刺激他，就是不讓他接近目標。他短暫地失去她的蹤跡，然後又重新找到她，發現她正被敵人重重包圍。

加爾達看到一名騎士想要用劍刺穿她的身體。她格擋開這一擊，用釘頭錘朝他砸去。第一下砸碎他的頭盔，第二下砸碎他的頭顱。但就在她對付這名騎士時，另一人從背後攻擊她。加爾達大聲發出警告，儘管他知道米娜聽不見自己的聲音。他拚命要殺到她身邊，用手裡的巨斧劈倒一切敢擋在他和指揮官之間的人。他再也看不見他們的面孔，只能看見利刃上飛濺的血花。

他的目光一直聚集在她身上，他的心頭燃起萬丈怒火。當他看到她被從馬上扯下來的時候，他的心臟都快停止了跳動。他更加狂暴地戰鬥，發瘋似的要去救她。從背後襲來的一記重擊打得他暈頭轉向，跪倒在地。他還想站起來，但攻擊雨點般地落在他身上，讓他失去意識。

戰鬥一直持續到暮色降臨。奈拉卡騎士們擋住了進攻，山谷得以免受威脅。索蘭尼亞騎士和聖克仙軍隊被迫撤回城牆內。整座城市都被這場慘敗所震撼、所壓倒。他們感覺勝利在握，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它被人粗魯地搶走，扔到泥地裡踩個稀爛。灰心喪氣的索蘭尼亞騎士們只得包紮起身上的傷口，埋葬死者。他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制定出這個方案，把它當成打破包圍的唯一希望。他們想不透究竟怎麼會吃敗仗。

有一個索蘭尼亞騎士談起一位出現在他面前的戰士，說他就像離去眾神的怒火。另一個人也見過這位戰士，其他人也紛紛附和。有人宣稱他是一名年輕男子，但其他人說，不，她是個女孩，一個男人會為她的姿容而瘋狂的女孩。她一馬當先，像雷電般砸在他們頭上。她不戴頭盔，也不拿盾牌；她的武器是一柄滴血的釘頭錘。

在她被拉下馬後，她就獨自一人步行作戰。

﹁她肯定是死了。﹂一個騎士惱火地說。﹁我看到她倒下。﹂

﹁的確，她是倒下了，但她的馬守在她身邊，﹂另一名騎士說。﹁用蹄子狠踹任何敢靠近她的人。﹂

關於這位美麗的毀滅者究竟是死是生，沒人能說清楚。戰鬥的潮流逆轉過來，上前迎合她，在她身邊掀起波瀾，最後捲起巨浪，朝索蘭尼亞騎士頭上襲來，在一片混亂中將他們沖回城去。

﹁米娜！﹂加爾達啞著嗓子喊。﹁米娜！﹂

沒有回答。

絕望和灰心在加爾達心中攪成一團，他繼續搜尋著。

火葬堆裡冒出的濃煙籠罩在山谷上空。夜幕仍未降臨，灰暗的暮色因濃煙和橙黃色的餘燼而顯得愈發濃重。牛頭人來到黑暗密儀教徒的帳篷裡，他們正在照料傷患，他在那裡看不到她的影子。他把目光轉向被排成一列的屍體上。在這裡找人是個艱鉅的工作。他將一具屍體翻過來，仔細打量那張面孔，然後搖搖頭，朝下一具屍體走去。

他沒有在死者之中找到她的身影，至少她不在那些已被拖回營地裡的陣亡者之列。將屍體從浸透鮮血的山溝中搬走是耗時的工作，將會持續整個晚上，一直到次日上午。加爾達的雙肩無力垂下。他受傷不輕，精疲力竭，但他下定決心要繼續搜尋。他右手拿著米娜的旗幟。這塊白巾上已經被凝固的鮮血染成棕紅色。

他責怪自己。他應該陪在她身邊。如果保護不了她，至少可以跟她死在一起。他失敗了，被人從背後擊倒。當他重新恢復意識時，他發現戰鬥已經結束。聽別人說，他們這方贏了。

加爾達遍體鱗傷，頭暈目眩。他跌跌撞撞地向最後看見她的地方走去。敵人橫屍遍地，卻沒有她的蹤影。

她不在生還者之中，也不在死者之列。加爾達開始懷疑她是自己憑空想像出來的人物，因為他急著要相信什麼人或什麼東西，所以才創造了她。他剛想到這裡，一隻手搭上他的肩膀。

﹁牛頭人，﹂那人說。﹁抱歉，我一直沒記住你的名字。﹂

加爾達一下子沒認出這位士兵是誰，因為他的臉完全被沾滿鮮血的繃帶包住。隨後他認出這是率領弓箭手的隊長。

﹁你在找她，不是嗎？﹂薩繆瓦爾隊長問。﹁為米娜？﹂

﹃為米娜！﹄這句高呼又迴蕩在他心裡。加爾達點點頭。他太累、太沮喪，一句話也不想說。

﹁跟我來，﹂薩繆瓦爾說。﹁我給你看個東西。﹂

兩人沿著谷底艱難跋涉，走向戰場。毫髮無傷地逃離戰鬥的士兵正忙著重整在潰逃中被破壞的營地。人們用一種不尋常的熱情工作著。在他們身邊既沒有皮鞭督促，也沒有軍官們扯著嗓子威嚇。在以往的戰鬥結束後，加爾達曾看見同樣這些人陰沉著臉趴在營火前舔傷口，或者狂飲矮靈酒，大肆吹噓自己屠戮敵軍傷兵的豐功偉績。

但現在，成群的士兵正忙著撐起營帳、敲平甲胄和盾牌上的凹痕、撿拾用過的箭，以及其他雜事。他傾聽他們的交談。他們沒有談論自己，而是在談論她。賜福之人，迷人的米娜。

她的名字掛在每個士兵嘴邊，她的事蹟被口耳傳頌。一種新的精神充滿整個營地，似乎米娜出現時帶來的那陣閃電，將它的能量灌注在所有人身上。

這些話加爾達全聽在耳裡，他心中讚嘆不已，但什麼也沒說。他和薩繆瓦爾隊長結伴而行，後者似乎不願談論任何東西，拒絕回答加爾達的一切問題。要是平時，惱怒的牛頭人也許會一拳把這個人的腦袋砸進身體裡去。但現在，他們已經分享過振奮人心的勝利時刻，他們以前在戰鬥中從未有過這種感覺。他們兩人都已趕走了心中的陰影，做出從不奢望自己有能力做到的英勇事蹟。他們為一個理想而戰，為它並肩戰鬥，克服重重困難獲得勝利。

當薩繆瓦爾隊長絆倒時，加爾達伸出援助之手；當加爾達在血水裡差點滑倒時，薩繆瓦爾適時拉住他。兩人就這樣來到戰場邊緣。薩繆瓦爾隊長透過籠罩山谷的濃煙眺望前方。太陽已經消失在山後，它的餘暉將天空染成一片暗淡的紅色。

﹁那裡。﹂隊長說，他指向前方。

隨著夕陽西下，風變得強烈起來，將煙塵吹得捲起漩渦。突然間，所有這些都被一掃而空，一匹血紅色的駿馬出現在他們的視線裡。不遠處有個人影跪在地上。

﹁米娜！﹂加爾達吁了口氣。一陣寬慰感湧上心頭，讓他全身無力。他感覺有種燒灼感刺痛他的雙眼。他認為這是煙塵的緣故，因為牛頭人不會哭泣，也不能哭泣。他擦了擦眼睛。﹁她在做什麼？﹂過了一會兒，他問道。

﹁在祈禱。﹂薩繆瓦爾隊長說。

米娜跪在一名士兵的屍體旁。奪命的利箭穿胸而過，將他釘在地上。米娜抬起死者的手，把它放在自己的胸前，低下頭去。如果她說了什麼，加爾達也聽不到。但他知道，薩繆瓦爾說得對，她在向她信仰的這位神靈祈禱，這位唯一真神。這位神靈預見到敵人佈下圈套，這位神靈引領她來到此地，將失敗變成光榮的勝利︱︱

她祈禱完畢後，把那人的手放回他身上可怕的傷口處。她屈身將嘴唇貼在它冰冷的前額上，親吻它，然後站起身來。

她幾乎已經沒力氣行走。她全身是血，其中有很大一部份是她自己的鮮血。她停住腳步，低下頭，身體搖搖晃晃。隨後她抬頭仰望天空，似乎從那裡得到新的力量，因為她馬上挺直雙肩，向前邁出堅定的步伐。

﹁自從戰鬥大局確定後，她就從一具屍體走到另一具屍體旁。﹂薩繆瓦爾隊長說。﹁她特別仔細尋找被我們射死的人，然後停下來，跪在被血浸濕的土地上祈禱。我以前從沒見過她這樣的人。﹂

﹁向他們致敬是對的，﹂加爾達嚴厲地說。﹁那些人用他們的血為我們帶來勝利。﹂

﹁她用他們的血為我們帶來勝利。﹂薩繆瓦爾隊長說著揚起那道未被繃帶遮住的眉毛。

一個聲音在加爾達背後響起。他回憶起加瑪什諾奇，死亡之歌。然而，這首歌卻是從活人嘴裡發出來的；一開始，歌聲很低，只有幾個人在唱。隨後，更多的聲音加入，讓歌聲變得愈發宏亮，好像他們拾起丟下的刀劍，正奔赴戰場。

﹁米娜︱︱米娜︱︱﹂

歌聲嘹亮起來。起初是富有敬意的淺吟低唱，現在變成一陣凱旋戰士的進行曲，一首夾雜著劍盾交擊和拳腳扣擊的禮讚頌歌。

﹁米娜！米娜！米娜！﹂

加爾達回過頭，看到生還士兵們聚集在戰場邊緣，能走路的人攙扶著那些因傷而無力自己行走的人。血染征袍的士兵們不停地唱誦她的名字。

加爾達發出雷鳴般的吼聲，舉起米娜的戰旗。唱誦聲變成響徹群山的歡呼聲，屍積如山的大地也在山谷間的轟鳴中震顫不已。

米娜又屈身跪下。此時，歌聲也感染了她。她停下來，慢慢轉過身，面對歡呼的人群。她的面容如枯骨般蒼白，琥珀色眼睛周圍也泛起灰敗的顏色；她的嘴唇因親吻死者而焦乾龜裂，為死者的吻所玷污。她抬起頭，定定地注視著成百上千名正在高喊和歌頌她名字的生者。

米娜舉起手。

剎那間，山谷中安靜下來，就連傷者的呻吟和尖叫也平息了，只有呼喊她名字的回聲從山側傳來。最後，連這些聲音也被黑暗吞沒，寂靜統治了整個山谷。

米娜騎上馬，這是為了讓聚集在戰場上的人群能聽見她、看見她。現在這場戰鬥已被稱為﹁米娜的榮耀﹂。

﹁你們向我致敬是錯誤的！﹂她告訴他們。﹁我只是神選之人。今天的光彩和榮耀歸於指引我一路前進的神靈。﹂

﹁米娜的道路就是我們大家的道路！﹂有人喊道。

歡呼聲再起。

﹁聽我說！﹂米娜高喊，她的聲音裡迴蕩著權威和力量。﹁舊日眾神已經離去！祂們拋棄了你們，再也不會回來了！取而代之的將是唯一真神。唯一真神統治世界。只有唯一真神。讓我們向唯一真神效忠吧！﹂

﹁這位神靈的名字是什麼？﹂有人叫道。

﹁我不能說，﹂米娜回答。﹁這個名字太神聖，太有力量。﹂

﹁米娜！﹂有人說。﹁米娜！米娜！﹂

人群又開始歡呼，這一次，誰也無法讓他們停下來。

一開始米娜看起來有些慍怒。她舉起手，用手指握緊戴在脖子上的勳章。這時，她的臉色柔和下來，怒意煙消雲散。

﹁好吧！喊我的名字！﹂她高喊。﹁但要知道，你們這麼做是以唯一真神的名義。﹂

歡呼聲震耳欲聾，令大地山巒為之變色。

加爾達忘記身上的傷痛，縱情高呼。他望向自己的同伴，卻發現他板著臉一言不發，他的目光正看著別處。

﹁怎麼了？﹂加爾達在歡呼聲中大吼道。﹁出了什麼事？﹂

﹁看那裡，﹂薩繆瓦爾隊長說。﹁指揮官帳篷。﹂

營區裡並不是所有人都在歡呼。一群奈拉卡騎士聚集在他們的首領，一位骷髏之主身邊。他們雙臂交叉抱在胸前，皺起眉頭，用陰鬱的眼神望著人群。

﹁那些人是誰？﹂加爾達問。

﹁米列斯爵士，﹂薩繆瓦爾回答。﹁就是這個人瞎指揮導致了這場災難。你看，他可一點也沒事，他那身光可鑑人的盔甲上連點血印都沒有。﹂

米列斯爵士試圖吸引士兵們的注意力。他揮動雙手，嘴裡喊著沒人能聽見的話。沒人在意他。最後他只好停止這白費力氣的舉動。

加爾達笑起來。﹁我在想，這個米列斯看到他的權威就這樣被沖進茅坑裡，不知什麼感覺。﹂

﹁我敢打賭，感覺不會很好。﹂薩繆瓦爾說。

﹁他和其他騎士以為自己終於擺脫了眾神的糾纏，﹂加爾達說。﹁很久以前，他們就不再提起塔克西絲的回歸。兩年前，黑夜之主塔貢將騎士團的正式名稱改為奈拉卡騎士團。在從前，當一個騎士被授予願景時，他會被告知自己在女神宏偉計劃中的位置。在塔克西絲逃走後，騎士團的領導者們曾經一度嘗試用各種神秘的方法維持願景。騎士們仍舊要接受願景，但現在他們只會確信塔貢及其一夥灌輸到他們腦袋裡的東西。﹂

﹁我離開的原因之一，﹂薩繆瓦爾說。﹁就是因為塔貢和這位米列斯之流很高興能一舉變成執掌大權的人，他們不會樂意得知自己有被推下權力頂峰的危險。你可以確信，米列斯會把這次造反的消息通報給司令部。﹂

米娜跳下馬背，牽著狐火的韁繩，離開戰場走向軍營。人們歡呼雀躍，直到她來到他們身邊。然後，在某種他們無法理解的東西感召下，他們停止喧嚷，跪倒在她面前。當她經過時，有人伸手去觸摸她，其他人喊她的名字，要引起她的注意，要她為他們祈福。

米列斯爵士望著這場勝利遊行，臉上露出嫌惡的神色。他轉身走進指揮官帳篷。

﹁啐！讓他們偷偷摸摸搞鬼去！﹂加爾達高興地說。﹁現在她有一支軍隊。他們能對她做什麼呢？﹂

﹁毫無疑問是些卑鄙齷齪的事情。﹂薩繆瓦爾說。他抬頭望向天空。﹁也許真有一位神靈在天上眷顧她。不過，她需要朋友們替她防備腳下的陷阱。﹂

﹁你說得沒錯，﹂加爾達說。﹁那你願為她效力嗎，隊長？﹂

﹁直到我死或世界終結，不管哪個先到。﹂薩繆瓦爾說。﹁我的人也一樣。你呢？﹂

﹁我一直在為她效力。﹂加爾達說，他心裡也確實如此相信。

牛頭人和人類握了握手。加爾達驕傲地高舉米娜的戰旗，在她的凱旋式中與她並肩前行。薩繆瓦爾隊長走在米娜身後，手握佩劍護衛著她。米娜的騎士們追隨著她的旗幟。從奈拉卡跟隨她至此的騎士們都多多少少受了點傷，但沒有人戰死。他們已經在談論戰場上發生的種種奇蹟。

﹁一枝箭朝我射來，﹂一個人說。﹁我知道自己死定了。當我喊出米娜的名字，箭卻落到我腳邊。﹂

﹁一個該死的索蘭尼亞騎士揮劍砍向我，﹂另一人說。﹁我呼喚米娜，敵人的劍就斷成兩截。﹂

士兵們給她送上食物，端來美酒和清水。幾個士兵占據了米列斯手下一個軍官的帳篷，把那人轟走，幫米娜收拾好。人們從營火中取出燃燒的木柴，將它們高高舉起，照亮米娜面前的黑暗道路。當她經過時，他們呼喊她的名字，似乎這些字眼中帶有魔法一樣。

﹁米娜。﹂她的名字一遍遍地迴蕩在人們口中，迴蕩在風中，迴蕩在夜空中。﹁米娜！﹂

## １︱８屏障之下

西瓦那斯提精靈崇敬黑夜。

奎靈那斯提精靈喜歡日光。他們的統治者就是太陽詠者。他們讓房間充滿日光，所有交易活動都發生在白天，像婚姻這般重要的慶典都在白晝進行，以此得到陽光的祝福。

西瓦那斯提精靈則偏愛繁星滿天的夜晚。

西瓦那斯提的首領是星辰詠者。在首都西瓦諾斯，夜晚是吉祥的時刻。夜晚帶來美麗的星辰、睡眠和包含他們心愛故土的美夢。但隨著長槍之戰的到來，惡龍的巨翼將星辰從夜空中抹去。有頭叫湛青‧血暴的綠龍聲稱，西瓦那斯提的土地歸牠所有。長久以來，牠就特別憎恨精靈，一心想要看他們受苦。牠本可成百上千地殺戮精靈，但牠的天性中除了殘酷外，還有狡猾。死亡很痛苦，但這份痛苦很快會消逝，並隨著死者從現世進入來世而被遺忘。湛青則要讓施加的痛苦持續數個世紀，沒有東西能緩解它。當時統治西瓦那斯提的是一名擁有高超魔法力量的精靈，羅拉克‧卡拉登，他預見到邪惡將降臨安塞隆，便要他的人民流亡異鄉。他告訴他們，他有力量確保他們的故土在惡龍的淫威下安然無恙。羅拉克曾經從大法師之塔中偷走一顆龍珠，這事無人知曉。曾經有人警告他，如果他的魔法力量尚未強大到能控制龍珠本身的力量，那麼貿然使用龍珠將會導致災難。出於自負，羅拉克相信自己已經足夠強大到能隨意操控龍珠。他朝龍珠內窺視，結果看見一頭龍正瞪著他，羅拉克就這樣被龍珠捕獲，落入它的桎梏下。

湛青‧血暴終於有機可乘。牠發現羅拉克坐在星辰之塔的王座上，雙手被龍珠緊緊抓住。湛青在羅拉克耳旁竊竊私語，向他描述了一場有關西瓦那斯提的夢。在這場噩夢中，可愛的樹木變成猙獰恐怖的怪獸，毫不留情地攻擊那些曾經喜愛它們的人。羅拉克在夢中看見自己的人民逐一死去，情況慘不忍睹，他們的鮮血將東塔拉斯河染成紅色。

長槍之戰以塔克西絲的失敗而告終。湛青‧血暴被迫逃離西瓦那斯提。然而牠是滿意地離去，因為牠已經達到目的。牠將西瓦那斯提精靈推入他們永遠無法醒來的噩夢裡。當戰爭結束後，精靈們回到故土時，驚恐地發現噩夢成真。湛青‧血暴灌輸給羅拉克的夢，已經讓他們美麗的家鄉面目全非。

在一個奎靈那斯提將軍，也就是波修士的率領下，西瓦那斯提精靈與了無生氣的夢境奮力作戰，終於將它擊敗。然而，代價是巨大的。許多精靈成為夢境的犧牲品。即使當噩夢終於從大地上被驅散後，草木和鳥獸依舊無法擺脫可怕的形態。

慢慢地，精靈們將原來的美景帶回森林中。他們用新發現的魔法治癒噩夢留下的傷口，撫平它留下的疤痕。

隨後需要的是遺忘。波修士曾不止一次拿自己的生命冒險，只為將國土從噩夢的魔爪中解救出來。現在，他成了噩夢的見證。他不再是一位救星，而是一個陌生人，一名篡權者。對於想要回到與世隔絕的日子裡去的西瓦那斯提精靈來說，他變成一種威脅。波修士要精靈們踏入世界，讓自己成為世界的一份子；他要他們和奎靈那斯提的同胞們聯合起來。他心中抱著這種希望，迎娶羅拉克的女兒阿爾瀚娜‧星光為妻。這樣一來，如果戰爭再度降臨，精靈們將不必各自為戰，他們將與盟友並肩禦敵。

然而，精靈們不想要盟友。盟友可能會鯨吞西瓦那斯提的土地作為他們提供幫助的代價；盟友也許要與西瓦那斯提的兒女通婚，從而玷污西瓦那斯提的純種血統。這些孤立主義者們宣告波修士和他的妻子阿爾瀚娜為﹁闇精靈﹂，他們若敢回到故土，就會被處以死刑。

波修士被趕走後，孔納將軍接管了國家大權。他宣佈用軍法進行統治，直到﹁找出一位真正的國王來統治西瓦那斯提﹂為止。當奎靈那斯提的同胞們趕來求援，要求西瓦那斯提助一臂之力，將他們從巨龍碧雷和奈拉卡騎士團的統治下解救出來時，西瓦那斯提的精靈們根本不予理睬。而當那些與巨龍奮戰的人類要求精靈給予協助時，他們也一概置若罔聞。西瓦那斯提不要成為世界的一部份。他們全神貫注在自己的事物上，他們的眼睛望向生命之鏡，只看到自己的映像。正當精靈們望著他們的映像自鳴得意時，曾經給他們帶來巨大災難的綠龍，湛青‧血暴，又回到這片差點被牠摧毀的土地上。至少，看守邊境的守護者們是如此回報的。

﹁不要升起屏障！﹂守護者警告他們。﹁這樣會把我們和我們的頭號大敵一起關在裡面！﹂

精靈們不肯聽，他們不相信流言。湛青‧血暴是個從黑暗往事中泛起的舊夢，牠已經死於龍爭。如果牠回來了，為何不馬上發動進攻？精靈們對外面的世界恐懼至極，因此各大族長們一致同意升起魔法屏障。現在，西瓦那斯提的精靈們終於得償夙願，他們在魔法屏障的保護下徹底與世隔絕，和其他所有人劃清界限。他們安全了，再不會受外面世界的邪惡侵襲。

﹁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為，與其說我們把邪惡堵在門外，﹂羅蘭對西瓦說。﹁不如說我們是把邪惡鎖在家裡。﹂

夜幕降臨西瓦那斯提。黑暗對西瓦是一種慰藉，儘管它也帶來一絲悲傷。他們整天都在森林裡穿行，走了好幾里路，直到羅蘭認為他們已經足夠遠離屏障造成的不良影響，才停下來休息。對西瓦來說，這是奇妙的一天。

他曾經聽母親用夾雜著渴望、遺憾和哀傷的口氣述說故鄉的美麗。他記得在孩提時代，他曾和流亡的雙親躲藏在某個洞穴中，身旁殺機四伏。這時，母親會講西瓦那斯提傳說給他聽，藉以消除他的恐懼。他閉上眼睛看到的不是一片漆黑，而是絢麗多彩的森林。他聽不見餓狼和地精的厲聲嚎叫，因為他耳裡充滿了花鈴的清脆韻律和樹笛淒婉甜美的和聲。

然而，他最大膽的想像與現實相比仍舊顯得蒼白。他無法想像世間有此等美景。整整一天他都像做夢般在樹叢和石塊間蹣跚而行。四面八方的奇觀讓他熱淚盈眶，心潮澎湃。

銀色樹幹上，樹枝以優雅的弧度伸向天空，鑲著銀邊的樹葉在陽光下熠熠生輝。一排闊葉樹挺立在道路兩旁，每棵樹上都點綴著火紅的花朵，空氣中洋溢著迷人的芬芳。他感覺自己不是在森林中，而是在庭園裡，因為這裡沒有枯枝敗葉，沒有雜草灌木，也沒有密集叢生的荊棘。植木者們只允許漂亮的、果實累累的和有益處的樹木生長在他們的森林裡。植木者們的魔力影響著國土各處，只有邊界地帶除外。在那裡，屏障在他們的精耕細作上籠罩了一層致命的寒霜。

夜幕讓西瓦迷亂的雙眼得到些許休息。然而夜晚也有它自己懾人心魄的美。群星發出耀眼的光芒，似乎在挑戰企圖把它們關在外面的屏障。夜生花卉在星光下怒放，把異香滲入溫暖的夜色中，而閃動的螢光將森林籠罩在一片柔和的銀白光輝下。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西瓦問。他無法將邪惡與親眼所見的美景畫上等號。

﹁譬如說，我們加在您父母身上的殘酷懲罰，陛下。﹂羅蘭說。﹁我們用來感謝您父親幫助的方式是企圖在他背後捅一刀。我聽到這個消息時，簡直為我是一個西瓦那斯提精靈而感到羞愧。然而報應來得也快，我們開始為自己的無恥和忘恩負義付出代價，為把自己和世界的其他部份分割開來而付出代價，為躲在屏障下袖手旁觀他人被巨龍欺凌而付出代價。我們付出自己的性命換取這種保護。﹂

他們在一條奔流的小溪旁坐下來休息。西瓦很高興能有個喘息的機會，因為他的傷口又開始痛了起來，儘管他不想提起這件事。生命中的這場劇變帶來的刺激和震驚讓他精疲力竭。

羅蘭找來果實和甘甜的清水當作晚餐。他關切且帶著敬意地小心照料西瓦的傷口，讓西瓦感到相當舒服。

﹃換成是薩馬，他一定會塞給我一塊破布，叫我自己處理。﹄西瓦諾謝心想。

﹁也許陛下可以小睡片刻。﹂吃完晚餐，羅蘭如此建議道。

西瓦本來以為自己就要累垮，但吃過東西後，他覺得自己又變得精力充沛。

﹁我想多聽一些有關家鄉的事。﹂他說，﹁媽媽曾經告訴過我一些，但是，她當然不知道那些在她被︱︱在她離開後發生了什麼事。你說過有關屏障的事。﹂西瓦望著他，眼前的美景讓他喘不過氣。﹁我能瞭解你為什麼要保護這些︱︱﹂他朝五彩繽紛的樹木和草地上盛開的花朵做了個手勢。﹁免受敵人侵害。﹂

﹁是的，陛下。﹂羅蘭的語氣變得柔和起來。﹁有些人認為，為了保護這些事物，付出任何代價都值得，甚至包括我們自己的生命。可是，如果我們都死了，又有誰能留下來欣賞這份美景？如果我們死去，我想森林最終也將死去，因為精靈的靈魂與所有活物同在。﹂

﹁我們人民的數量就像繁星一樣多。﹂西瓦感覺有些好笑，羅蘭一定是在誇大其詞。

羅蘭抬頭仰望天空。﹁抹去一半的辰星，陛下，您會發現星光將暗淡許多。﹂

﹁一半！﹂西瓦大吃一驚。﹁不會吧！﹂

﹁西瓦諾斯的一半人口已經死於久治不癒的慢性疾病，陛下。﹂他停頓片刻，然後說。﹁我告訴您這件事的同時已經犯下叛國罪，我會因此受到嚴厲的懲罰。﹂

﹁懲罰，你是指驅逐出境？﹂西瓦感到迷惑不解。﹁流放？貶為闇精靈？﹂

﹁不，我們不再那樣做了，陛下。﹂羅蘭回答。﹁我們不能流放犯人，因為沒有人能通過屏障。現在那些公開反對孔納將軍的人都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們怎麼了。﹂

﹁如果這是真的，人民為何不起來反抗？﹂西瓦更加困惑。﹁為什麼他們不起來推翻孔納並要求降下屏障？﹂

﹁因為只有少數人知道真相。我們這些知情者也沒有任何證據。我們可以站在星辰之塔內大聲疾呼，﹃孔納已經發瘋，他如此害怕外面的世界，以至於寧可讓我們全部送命也不肯與世界融為一體。﹄然後孔納會站起來說，﹃你們在撒謊！如果我們降下屏障，黑暗騎士將用斧頭砍倒我們親愛的樹林，食人魔會闖進來殘害活樹，巨龍會從天而降，把我們全部吞噬。﹄然後人們會高喊，﹃親愛的孔納將軍，拯救我們！保護我們！我們再沒有別人能指望了！﹄就是這麼回事。﹂

﹁我懂了。﹂西瓦若有所思地說。他望向羅蘭，後者正凝視著眼前的一片黑暗。

﹁現在人民將有其他人可以依靠了，陛下。﹂羅蘭說，﹁西瓦那斯提王位的合法繼承人。但我們得小心行事，﹂他苦笑說。﹁否則，您大概也會﹃消失﹄。﹂

夜鶯的動聽歌唱劃破黑暗。羅蘭用口哨予以回應。三名精靈從黑影中現身。西瓦認出他們就是今早在屏障邊與他打招呼的人。

今早！西瓦驚嘆不已。是今早嗎？他感覺似乎已經過了數天、數月，甚至數年的時光。

羅蘭起身迎接那三個人，與他們握手並互親臉頰致意。

精靈們身穿與羅蘭一樣的長袍。儘管西瓦知道他們已經走進空地，卻還是得花一番工夫才看得到他們，因為他們似乎被包覆在星光和暗影中。

羅蘭向他們詢問有關巡邏的情況。他們報告說，屏障附近的邊境地帶寂靜無聲。﹁死寂一片。﹂其中一人不假掩飾地諷刺道。隨後，三人將注意力轉到西瓦身上。

﹁你盤問過他了嗎，羅蘭？﹂其中一人嚴肅地盯著西瓦諾謝問道。﹁他是他自稱的那個人嗎？﹂

西瓦站起來，感覺有些尷尬和困窘。人們教他要彎腰向長輩致敬，但他突然意識到，自己是國王，應該由他們向他彎腰致敬。他有點困惑地望著羅蘭。

﹁我沒有﹃盤問﹄他，﹂羅蘭嚴厲地說。﹁我們在討論一些事情。是的，我相信他是西瓦諾謝，合法的星辰詠者，阿爾瀚娜和波修士之子。我們的國王回來了。我們翹首盼望的那一天已經來臨。﹂

三名精靈從頭到腳仔細地打量了西瓦一番，然後轉向羅蘭。

﹁他有可能是個冒牌貨。﹂其中一人說。

﹁我能肯定他不是。﹂羅蘭斬釘截鐵地回答。﹁在他母親還是他這個年紀時，我就認識她了。我與他父親並肩與噩夢作戰。他跟他父母很像，而且更像他父親一些。你，崔內。你與波修士一同戰鬥過，看看這個年輕人，在他臉上你能看見他父親的影子。﹂

精靈注視著西瓦諾謝，後者用毫不畏縮的目光回敬他。

﹁用心去看，崔內。﹂羅蘭催促道。﹁眼睛可以變得盲目，心卻不會。我們追蹤他時，你聽見他說了些什麼，當時他並不知道我們在監視他。你也聽見他在把我們當成他母親的士兵時說了些什麼。我用性命擔保，他沒有欺騙我們。﹂

﹁就算我同意你所說的，他長得像父親，他的眼睛裡有母親的影子。但，是什麼奇蹟能讓我們流亡女王的兒子穿過屏障走進來呢？﹂崔內問道。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麼走進屏障的，﹂西瓦有些尷尬。﹁我一定是掉進來的。我不記得。但在我想離開的時候，屏障卻不允許我這麼做。﹂

﹁他用身體去撞屏障，﹂羅蘭說。﹁他想回去，想離開西瓦那斯提。一個冒牌貨在費了這麼大的勁闖進來後會這麼做嗎？一個冒牌貨會承認自己不知道怎麼穿過屏障的嗎？不，他會編造一大篇故事，符合邏輯、一聽就讓人相信的故事給我們。﹂

﹁你要我用心去看，﹂崔內回頭看看其他精靈。﹁我們同意。所以我們想對他施行覓真術。﹂

﹁你們這種不信任的態度讓我們丟臉！﹂羅蘭大為不悅。﹁他會怎麼看我們？﹂

﹁認為我們既聰明又謹慎。﹂崔內冷冷地回答道。﹁如果他沒什麼可隱瞞的，就不會拒絕。﹂

﹁這要看西瓦諾謝了。﹂羅蘭回答。﹁雖然如果我是他，我會加以拒絕。﹂

﹁那是什麼？﹂西瓦疑惑地掃視了他們一眼。﹁覓真術是什麼？﹂

﹁是個法術，陛下。﹂羅蘭的語氣變得悲傷起來。﹁從前精靈們可以互相信任的，沒有保留的互相信任。從前沒有精靈會對他的同胞撒謊。這些好日子隨著羅拉克的噩夢一去不返。噩夢創造出我們人民的幻影。那些幻影看起來、摸起來都跟真正的精靈毫無二致，而且也能說話。它們誘騙那些信任它們的人，把他們帶向災難和毀滅。一個丈夫可能會看到妻子在招手，他向她奔去，結果卻一頭栽下懸崖。母親可能會看到孩子被烈火焚燒，當她衝進火海後卻發現孩子突然消失。﹂

﹁我們守護者發明了覓真術，它能判定這些影像到底是真人還是噩夢的一部份。幻影的內心十分空虛，它們沒有回憶、沒有思維、沒有感覺。只要把手放在一個人的胸口上，我們就知道他到底是活人還是噩夢。﹂

﹁當噩夢結束時，對覓真術的需求也該隨之終結。﹂羅蘭說。﹁或者說這是我們的期望。但實際上卻不是這樣。雖然當噩夢結束時，扭曲流血的樹木隨之消失，盤據在我們國土上的醜陋東西也煙消雲散，但醜陋的東西已經進入我們一些人的心中，把他們的內心變得與噩夢創造出來的幻影一樣空虛。現在精靈能夠毫不困難地彼此撒謊，各種新詞鑽入精靈的詞典裡。人類的詞彙。譬如猜忌、隱瞞、下流。我們現在彼此使用覓真術。在我看來，我們用得愈多，對它的依賴也就愈大。﹂他沉著臉望向崔內，後者仍舊態度堅決，不肯動搖半分。

﹁我沒什麼好隱瞞的。﹂西瓦說。﹁你們可以隨便對我使用這種覓真術。儘管我母親看到她的人民變成這樣肯定會傷透心。她從沒想過要懷疑部下的忠誠，他們也從沒想過要懷疑她對他們的關懷。﹂

﹁你看到了，崔內。﹂羅蘭的臉漲得通紅。﹁你看你，淨給我們丟臉！﹂

﹁無論如何，我會知道真相的。﹂崔內倔強地說。

﹁你會嗎？﹂羅蘭質問道。﹁要是你的魔法再次失敗呢？﹂

崔內眨了眨眼，陰鬱地瞟了自己的同伴一眼。﹁管住你的舌頭，羅蘭。我提醒你，我們對這個年輕人還一無所知。﹂

西瓦諾謝一言不發，這場爭論他不該插嘴。但他記下他們的話，準備日後詳加思考。也許他母親軍隊裡的精靈法師不是唯一發現自己魔法力量衰減的人。

西瓦看到崔內朝自己走來，他動也不動地站在原地，面對精靈。崔內伸出左手︱︱因為那隻手離心臟較近︱︱掌心貼在西瓦胸前。精靈的觸摸很輕柔，但西瓦還是能感覺到它似乎穿透自己的靈魂。

記憶從他的靈魂之泉中流淌而出。好的和壞的，它們從表面上的感情和思維下冒出來，流入崔內手中。父親在回憶中是個嚴厲而不寬容的形象，鮮有微笑，更別提大笑。他從來不流露出自己內心的感情，從來不曾對兒子的行為加以讚許，似乎很少注意到他的存在。然而在一閃而過的記憶碎片中，西瓦諾謝卻記起有天晚上，當他和媽媽又從某人手中逃過一死時，波修士將他們兩人抱在懷裡，緊緊地將兒子貼在胸口上，用精靈語祈禱。這是一句古老的禱文，而應該傾聽它的神靈卻早已不在。西瓦諾謝記得冰冷的眼淚順著他的臉頰滑下。記得他意識到這些眼淚不是他的，而是父親的眼淚。

崔內將這段記憶和其他記憶收攏在自己的腦海裡，就像用雙手捧起晶瑩的水花一樣。他的表情開始變了，他帶著全新的敬意注視西瓦。

﹁你滿意了嗎？﹂西瓦冷冷地問。這些記憶在他的生命中劃開一道流血不止的傷口。

﹁我在他的面容上看到他父親，在他的心靈中看到他母親。﹂崔內回答。﹁我向您宣誓效忠，西瓦諾謝。我要求其他人也這樣做。﹂

崔內把手放在胸前深深一鞠躬。其他兩名精靈也各自表示接納並跟著宣誓。西瓦感激地向他們表示謝意，心裡卻有點嘲諷地納悶這種恭順對他到底有什麼好處。精靈們也曾對他母親效忠，但阿爾瀚娜現在的處境比盜賊好不了多少。

如果身為合法的星辰詠者就意味著晚上得躲在墳丘裡、白天得防備各路刺客，那麼這個頭銜不要也罷。他已經對那種生活感到噁心，噁心到家。直到現在為止，他從來沒這麼大方地承認過，這是他頭一次承認自己對父母強加給他的這種生活感到怒火中燒。

下一瞬間，他又為自己的惱怒而羞愧。他提醒自己，媽媽不是死了就是被俘。然而，他的悲傷和焦慮卻不可思議地更加深了他的憤怒。各種矛盾的情感被內疚編織在一起，讓他暈頭轉向、精疲力竭。他需要時間來思考，但現在，當這些精靈們像盯著法術商店裡的奇怪商品般盯著他時，想這麼做顯然是不可能的。

精靈們仍舊站著不動。西瓦最終意識到，他們在等自己坐下來，然後才會坐下休息。他在一個精靈王室中長大，儘管這是個粗陋的王室，他卻從中學會了宮廷禮儀。他請其他精靈就坐，說他們一定很累，並邀請他們吃點水果。然後西瓦向他們告退，說自己要去洗把臉。

令他大為驚訝的是，羅蘭警告他要小心，並提議把自己的佩劍給他。

﹁為什麼？﹂西瓦不解地問。﹁到底有什麼可怕的東西？我以為屏障已經把所有敵人都擋在外面了。﹂

﹁有一個例外，﹂羅蘭冷冷地答道。﹁據說綠龍湛青‧血暴因孔納將軍的一個誤算，而被關在屏障裡。﹂

﹁啐！這都是孔納編出來唬弄我們的故事。﹂崔內宣稱。﹁說說有誰看到過這頭怪獸？一個也沒有。一會兒說龍在這裡，一會兒說龍在那裡。我們到處跑來跑去，結果連個龍影也見不著。羅蘭，我覺得有點怪，這個湛青‧血暴總會出現在孔納發覺自己承受各族長的巨大壓力、要他回答施政情況的時候。﹂

﹁的確，沒人見過湛青‧血暴。﹂羅蘭同意道。﹁然而，我必須承認，我相信這頭龍躲在西瓦那斯提的某處。我曾經看到某些用其他原因難以解釋的蹤跡。因此，陛下需要小心點。拿著我的劍，以防萬一。﹂

西瓦拒絕接受這把劍。他回想起自己差點殺死薩馬的事。西瓦羞於讓別人知道他不會使用武器，也羞於讓他們知道他完全沒受過這方面的訓練。他向羅蘭保證自己會提高警覺，然後走入閃閃發光的森林。印象中，媽媽總是會派一名武裝侍衛與他同行。

有生以來第一次，西瓦突然意識到，我自由了。真正地自由了。

他在一條清澈冷冽的小溪中洗淨面孔和雙手，用手指撫過他的長髮，凝視著水中的倒影良久。他在自己臉上從來看不到半點父親的影子，因此當他聽見有人聲稱他很像父親時，總是有點惱火。波修士在西瓦的記憶裡是個不茍言笑的強悍戰士，即使他曾經知道如何微笑，那也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只有在一種場合裡，西瓦能在父親眼中看到溫柔，那就是他望向媽媽的時候。

﹁你是精靈國王，﹂西瓦對水中的倒影說。﹁你在一天內就做到你父母用三十年時間無法做到的事。無法︱︱或者是不願。﹂

他坐在溪邊。剛剛升起的月亮將他的倒影染上一層銀邊，在水中不斷搖曳。﹁他們追尋的目標已經落入你的掌控中。以前你並不特別想要它，但既然給你了，為什麼不拿走呢？﹂

一陣輕風吹過，西瓦的倒影在水中搖擺不定。然後風停了，水面靜止下來，他的倒影再次變得清晰而堅定不移。

﹁你必須小心謹慎，三思而後行，考慮每句話的後果。你必須斟酌你的行為。你不要被小事所困擾。﹂

﹁媽媽死了。﹂說完，他等待著痛苦來臨。

眼淚在他的心裡橫流。給媽媽的眼淚，給爸爸的眼淚，給自己的眼淚。現在他孤身一人，沒有他們的呵護與支持。然而，一個小聲音卻在他的內心深處低語，父母什麼時候支持過你？他們把你包裹在柔軟的毯子裡，深怕你會碎掉。命運賜予你這次證明自己的機會。抓住它！

一棵灌木長在小溪旁，上面開滿嬌嫩的心形小白花。西瓦採下一簇，摘下花瓣。﹁向我死去的父親致敬，﹂說著將花瓣撒進溪中。它們落在他隨著水波蕩漾而支離破碎的倒影上。﹁向我死去的母親致敬。﹂

他撒下最後幾片花瓣。然後，他感覺渾身被淨化一空，沒有眼淚，也沒有感情。他轉身走回營地。

精靈們連忙站起身來，但他要求他們坐在原地，別讓他打擾他們。精靈們看起來對他的謙恭舉止很滿意。

﹁我希望方才的缺席沒讓你們擔心。﹂他說，心裡很清楚他確實讓他們憂心了。他能感覺到剛才他們正在談論他。﹁這些改變來得太劇烈、太突然，我需要時間想一想。﹂

精靈們鞠躬表示認同。

﹁我們正在討論如何達成陛下的理想。﹂羅蘭說。

﹁您擁有守護者的完全支持，陛下。﹂崔內補充道。

西瓦點點頭表示瞭解。他在思考該將這場談話引向何方，以及如何做到這一點。於是他溫和地問。﹁守護者是什麼組織？我母親提到過家鄉裡的很多事情，但沒提到這個。﹂

﹁她沒理由該說出來。﹂羅蘭回答。﹁您父親在與噩夢的戰鬥中創建了這個組織。我們這些守護者負責走進森林中，尋找那些仍舊被噩夢奴役的地方。這種工作令人身心俱疲，因為我們必須進入夢中去擊敗它。﹂

﹁其他守護者負責保護進入森林去醫治它的植木者和牧師。在大約二十年的時間裡，我們為光復故土並肩作戰，最後我們終於勝利。當噩夢被擊敗後，我們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於是我們解散並回到昔日的生活中去。但我們守護者之間已經建立了比兄弟姐妹更加親密的關係。我們保持聯繫，彼此傳遞信息。﹂

﹁後來塔克西絲的黑暗騎士們企圖征服安塞隆大陸，隨後渾沌之戰接踵而來。這時孔納將軍接管了西瓦那斯提，聲稱只有軍隊才能將我們從橫行世界的邪惡中拯救出來。﹂

﹁我們贏得了渾沌之戰，卻付出慘重的代價。我們失去了諸神，據說祂們做出了最大的犧牲︱︱離開這個世界，好讓克萊恩和它的居民免受滅頂之災。和祂們一同離去的還有索林那瑞的魔法和醫療力量。我們為諸神悲傷，特別是帕拉丁和米莎凱。但我們還是得繼續過日子。﹂

﹁我們著手重建西瓦那斯提。魔法再次回到我們身邊，這是大地的魔法，生靈萬物的魔法。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孔納將軍卻不肯放棄權柄。他說，現在威脅來自於阿爾瀚娜和波修士，這些闇精靈只想向他們的人民復仇。﹂

﹁你們相信這些話嗎？﹂西瓦憤慨地問。

﹁當然不相信。我們瞭解波修士，我們知道他為這片土地做出的巨大犧牲。我們瞭解阿爾瀚娜，知道她多愛她的人民。我們不相信孔納。﹂

﹁那你們支持我的父母嗎？﹂西瓦問。

﹁是的，我們支持。﹂羅蘭回答。

﹁那你們為什麼不援助他們？﹂西瓦質問道，語氣尖銳起來。﹁你們武裝精良，戰技純熟。你們就像自己說的那樣，彼此之間聯繫緊密。我父母等在邊界上，很自信地以為西瓦那斯提人民一定會起來反抗強加在他們頭上的暴政和不公。但你們什麼也不做，讓我父母空等一場。﹂

﹁我能給您很多理由，陛下。﹂羅蘭平靜地說。﹁我們已經厭倦戰鬥，我們不想挑起內戰。我們相信時間會彌合雙方的鴻溝，一切都能用和平的手段解決。換句話說，﹂他嘴上掛著憂傷的微笑。﹁我們用被子蒙住頭，回去繼續睡覺。﹂

﹁我們已經為自己的罪過付出代價，陛下，如果這能讓您感到寬慰些。﹂崔內補充道。﹁付出了最沉重的代價。在魔法屏障升起時，我們終於意識到這一點，但已經太遲了。我們出不去，您的父母也進不來。﹂

領悟從西瓦的腦海裡一閃而過，像打在他面前的閃電般令他震驚和頭暈目眩。曾經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在一聲怦然心跳後變得比白晝更明亮。每個細節在熾熱的強光下都顯得如此清晰鮮明。

他母親宣稱憎恨屏障。實際上屏障只是她的藉口，阻止她不向西瓦那斯提進軍的藉口。在屏障升起前的歲月裡，她隨時可以這麼做。她和父親可以率軍開入西瓦那斯提，他們會在民眾中找到支持。那為何不這麼做呢？

不要濺灑精靈之血。這就是他們不進軍西瓦那斯提的藉口。他們不要看到精靈互相殺戮。但事實是，阿爾瀚娜希望她的人民主動把西瓦那斯提王冠放在她腳邊。但他們沒那麼做。正如羅蘭所說，他們只希望回去睡覺，希望用美夢代替羅拉克的噩夢。阿爾瀚娜是一隻在窗臺下喵喵叫的貓咪，擾了大家的清夢。

但他母親拒絕承認這點，因此雖然她譴責升起屏障的行為，但實際上屏障對她來說卻是解脫。哦，她已經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去摧毀它。她已經竭盡所能地向自己證明，她非常想打破這道屏障。她命令軍隊衝擊它，她親自出馬衝撞它。但同時，在她內心深處，她並不想進去。也許這就是屏障能成功將她拒於國門之外的原因。

崔內、羅蘭和屏障裡的其他精靈也一樣。屏障在那裡，是因為精靈們想要它在那裡。西瓦那斯提總想安全地與世隔絕，想避開粗魯無禮的人類，避開食人魔、地精和牛頭人帶來的危險，避開巨龍，安全地沉浸在輕鬆、奢侈和美麗的氛圍中。這就是他母親為什麼要進去的原因︱︱這樣她也能躺在暖和的床上，而不是縮在墳丘裡。

他一言不發，但已經意識到自己該做什麼。

﹁你們對我效忠。但一旦黑暗降臨在道路上，我又怎麼知道你們不會像拋棄我父母一樣拋棄我？﹂

羅蘭臉色蒼白。崔內的眼裡燃燒著怒火。他想開口，但同伴把手放在他手臂上安撫他。

﹁西瓦諾謝責備得沒錯，我的朋友。陛下有理由提出這個問題。﹂羅蘭把臉轉向西瓦。﹁以手和心起誓，我和我一家效忠於陛下。如果背誓，則讓我的靈魂被禁錮在這個時空中無法超生。﹂

西瓦嚴肅地點點頭。這是句毒誓。他將目光轉向崔內和其他兩名守護者。崔內猶豫起來。

﹁您很年輕。﹂他生硬地說。﹁您多大了？三十歲？在我們的人民中您會被當成少年。﹂

﹁但在奎靈那斯提就不一樣，﹂西瓦回敬道，﹁我請你考慮一下這個事實。﹂他很清楚，西瓦那斯提精靈不大喜歡被人拿來與更世故︵因此也更加腐化墮落︶的同族們比較。﹁我並不是在嬌生慣養的西瓦那斯提家庭中長大。我在洞穴、草棚和茅屋等任何能被我父母找到的掩蔽所成長。我睡在室內床舖上的日子屈指可數。我兩次在戰鬥中負傷，身上還留有傷疤。﹂

西瓦沒提及他的傷並非來自戰鬥。他沒提及身上的傷實際上是他的貼身護衛將他扔到安全的地方時，不小心弄傷他的。他心想，只要有人給他機會，他就會戰鬥。現在他準備好要戰鬥了。

﹁我會和你發同樣的誓。﹂西瓦驕傲地說。﹁以心和手起誓，我要盡一切力量奪回理應屬於我的王座。我發誓將富有、和平與繁榮帶回給我的人民。如果背誓，則讓我的靈魂禁錮在這個時空中。﹂

崔內審視著西瓦的靈魂。年長的精靈顯然對所見到的東西感到很滿意。﹁我向您效忠，西瓦諾謝，波修士和阿爾瀚娜之子。希望透過對兒子的幫助，能讓我們彌補對父母的虧欠。﹂

﹁現在，﹂羅蘭說。﹁我們得著手擬定計劃。我們必須為陛下找到一個合適的藏身之地︱︱﹂

﹁不，﹂西瓦斬釘截鐵地說。﹁躲藏的日子過去了。我是合法的王位繼承人，我無所畏懼。如果我像罪犯一樣東躲西藏，我就會被當成罪犯；如果我像國王一樣來到西瓦諾斯，我就會被當成國王。﹂

﹁然而，危險︱︱﹂羅蘭開口說。

﹁陛下說得對，我的朋友。﹂崔內現在已經用飽含敬意的目光打量著西瓦。﹁他引起一陣軒然大波會比不聲不響地躲起來安全得多。為了平息別人對他統治資格的質疑，孔納已經宣稱過好多次，他很高興能看到阿爾瀚娜的兒子回來繼承合法王位。他可以輕易做出這種許諾，因為他知道，或者他以為自己知道，只要屏障還在，合法繼承人就休想進來。

﹁如果陛下在人民的歡呼聲中勝利進入首都，孔納將被迫兌現承諾。他會發現，要讓王位合法繼承人消失可不是那麼簡單，人民不會贊成他這麼做的。﹂

﹁你說得很有道理，但我們絕不能低估孔納。﹂羅蘭說。﹁有人認為他已經發瘋，如果是這樣，那他就是個精明狡詐的瘋子。他很危險。﹂

﹁我也一樣，﹂西瓦說。﹁他很快就會發現。﹂

他闡述了自己的計劃。其他人側耳傾聽，表示贊同，並提供一些修改意見。對此他欣然接受，因為他們比他更瞭解他的人民。他認真聽取有關可能發生什麼危險的討論，但實際上，他並不怎麼在意。

西瓦諾謝很年輕，而年輕人總以為他們會長生不死。

## １︱９到處亂跑

就在西瓦諾謝接受西瓦那斯提王冠的當晚，泰索何夫‧柏伏特睡得十分香甜︱︱這讓他大失所望。

出於安全上的考量，坎德人被鎖在索蘭尼亞衛戍部隊軍營中的一間屋子裡。原本泰斯主動要求回到美妙的﹁防坎德人﹂監獄，但卻遭到回絕。這間屋子十分整潔，房裡沒有窗，只有一張固定著鐵欄桿的陋床，它上面那條僵硬的褥墊幾乎可以直立起來，像最好的騎士一樣敬禮。本來門鎖可以提供一點小小的飯後娛樂，但這扇門上沒有門鎖的容身之地，取而代之的是安裝在門外的木門閂。

﹁說實話，﹂泰斯百無聊賴地坐在床上自言自語。他若有所思地打量著房間各處，雙腳不停地踢打鐵欄桿。﹁我這輩子還沒到過這麼無聊的地方，嗯，也許除了無底深淵之外。﹂

傑拉德甚至拿走了蠟燭，把泰斯一個人留在黑暗中。看來除了睡覺之外，無事可做。

長久以來，泰索何夫一直希望有人能為大家做件善事，廢除人們必須睡覺的規定。泰斯曾經對雷斯林提起過這個想法，說像他這樣的大法師也許能找到一條避開睡眠的捷徑；睡覺會占據一個人太多時間，而泰斯並沒看出它能帶來什麼好處。雷斯林回答說，坎德人應該對有人發明睡覺感到慶幸，這意味著泰索何夫每天要老老實實地昏迷八個小時，也正因如此，雷斯林至今才沒下決心掐死他。

睡覺也有個好處，那就是做夢。然而一覺醒來後，人們總得面對夢中景象煙消雲散的巨大失望，因此這個好處也被抵消掉了。一頭在夢裡追咬人腦袋的龍畢竟不是真龍；一個揮舞棍棒要把人打成肉醬的食人魔也不是真食人魔。而且，人總在夢境最精采時醒來：譬如一頭龍正把某人腦袋咬住，或者食人魔正抓住某人的衣領等等。就泰斯而言，睡覺根本完全是在浪費時間。每個晚上他都下定決心要擊退睡魔，結果卻無一例外地在第二天早上發現，睡魔已經偷偷摸摸爬到他身上，把他寶貴的時間帶走了。

今晚，泰索何夫對睡魔沒做什麼抵抗。由於旅途勞累，外加在卡拉蒙的葬禮上掉了不少眼淚，泰斯輕易地屈服了。他醒來後發現，偷偷溜進來的除了睡魔外，還有傑拉德。騎士站在他身邊，跟平常一樣滿臉陰沉地盯著他。在提燈的昏暗光線下，他的臉色顯得更加陰鬱。

﹁起來，﹂騎士說。﹁穿上這些。﹂

傑拉德遞給泰斯幾件乾淨的衣服，質地都不錯，只是顏色略顯單調︱︱這讓泰斯不寒而慄︱︱且看上去經久耐用。

﹁謝謝你。﹂泰斯說著揉了揉眼睛。﹁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我有自己的衣服︱︱﹂

﹁我可不想跟一個看上去剛和五朔節花柱打過架的傢伙一起旅行。﹂傑拉德說。﹁一個瞎了眼的溪谷矮人也能在六里外看到你。穿上這些衣服，動作快點。﹂

﹁跟五朔節花柱打一架。﹂泰斯吃吃笑道。﹁我還真見過這種事，就在索拉斯的五朔節慶典上，卡拉蒙戴上假髮穿起裙子去找小丫頭們跳舞，結果他的假髮掉下來遮住他的眼睛︱︱﹂

傑拉德舉起一根手指。﹁第一條規則：少說廢話。﹂

泰斯還想開口解釋自己不是在說廢話，而是在講故事，這根本就是兩碼事嘛！但沒等他說出一個字，傑拉德在他面前晃了晃塞嘴布。

泰索何夫嘆了口氣。他喜歡旅行，對這次的冒險十分嚮往，但他希望能有個更合得來的旅伴。他悶悶不樂地脫下鮮豔的衣服，把它們放在床上，愛惜地拍了拍，然後穿上傑拉德拿來的棕色褲子、棕色羊毛襪、棕色上衣，以及棕色背心。泰斯看看自己，難過地覺得自己看上去真像棵樹。他用手摸摸衣服，發現一個口袋也沒有。

﹁也不準帶袋子。﹂傑拉德說。他撿起泰索何夫的袋子，準備扔進那堆脫下來的衣服裡。

﹁現在，看這裡︱︱﹂泰斯嚴肅地說。

一個袋子的袋口大開。提燈的光輝頑皮地跳躍在時光旅行裝置的璀璨寶石上。

﹁噢。﹂泰索何夫的語氣顯得很無辜。他的確是無辜的，至少這次是。

﹁它怎麼會在你手裡的？﹂傑拉德質問道。

泰索何夫聳聳肩，手指著自己緊閉的嘴巴，搖搖頭。

﹁我提出問題時，你可以回答。﹂傑拉德對他怒目而視。﹁你什麼時候把它偷走的？﹂

﹁我沒有偷它。﹂泰斯不失尊嚴地回答。﹁偷竊是不好的行為。我告訴過你，這件裝置老是要回到我身邊。這不是我的錯。我也不希望這樣。實際上，昨晚我嚴厲地警告過它，但它聽不進去。﹂

傑拉德瞪了他一眼，咕噥了幾句自己為什麼要管這種閒事之類的話，然後把這件魔法裝置塞進一個貼身的皮囊裡。﹁它最好待在那裡。﹂他惡狠狠地說。

﹁是啊，你最好按騎士說的去做！﹂泰斯高聲補充道，順便用手指頭對著裝置晃了幾下。結果泰斯的嘴還是被布團塞住。

傑拉德塞好塞嘴布後，將一副手銬銬在泰斯的手腕上。泰斯可以輕易掙脫一副普通手銬，但這雙手銬似乎是特別為坎德人的細手腕訂製的。無論泰斯怎麼努力，都無法掙脫開來。傑拉德將手重重按在他肩上，押著他走出房間，來到大廳裡。

太陽還沒露臉，軍營裡漆黑一片，寂靜無聲。傑拉德給泰斯一點時間洗臉洗手︱︱隔著塞嘴布︱︱還讓坎德人做了些非做不可的事情。傑拉德半步不離坎德人，不給他任何隱私。一切都完成後，傑拉德將他押出屋子。

傑拉德在甲胄外套了件寬大的長袍。泰斯看不見袍子底下的甲胄，只能憑金屬的叮噹撞擊聲判斷騎士披著甲胄。傑拉德沒戴頭盔，也沒佩劍。他帶著坎德人回到駐軍司令部。在那裡，他取走一個大背包，裡頭可能是一柄用繩索纏住後裹在毛毯中的長劍。

然後傑拉德押著被堵住嘴、銬住雙手的泰索何夫走向軍營大門。此時太陽只是地平線上的一小團銀光，而且馬上就被雲層吞沒，看起來像是太陽剛升起就改變主意，又縮回被窩裡去。

傑拉德將一張紙遞給衛兵隊長。﹁大人，我得到沃倫爵士的許可帶走這個犯人。﹂

隊長瞟了那張紙一眼，又看看坎德人。泰斯注意到，傑拉德小心避開固定在門兩側木座上的火炬以及它們發出的亮光。他馬上意識到，傑拉德似乎在試圖藏匿什麼東西。坎德人一下子起了好奇心，這種好奇心對坎德人和他們的同伴來說通常很致命。泰斯全神貫注地盯著傑拉德，想看看袍子底下到底藏了什麼有趣的東西。

他很走運。這時吹起一陣晨風，長袍略微掀開了一點。傑拉德迅速壓住它，將它固定在身前，但泰斯已經藉助火炬的光亮看到長袍下是黑亮的鎧甲。

在平時，泰斯會激動地大聲追問，為何一位索蘭尼亞騎士要身穿黑甲。坎德人也許會掀開長袍仔細瞧瞧，並向衛兵隊長指出這個奇怪又有趣的事實。但塞嘴布讓他一個字也說不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出一串含糊的聲音。

他轉念一想︱︱多虧有塞嘴布，泰索何夫才會多想幾遍︱︱坎德人意識到，也許傑拉德不願讓任何人知道他身穿黑甲，所以他才披了件長袍。

泰索何夫對旅途中的這個新變故著迷起來，不過他仍一聲不吭，只對傑拉德擠眉弄眼一番，暗示他的秘密已經被坎德人看穿了。

﹁你要把這個小壞蛋帶到哪裡去？﹂隊長問道，順手把通行證還給傑拉德。﹁他的眼睛怎麼了？是得了結膜炎嗎？﹂

﹁據我所知，沒有。請隊長原諒，我不能透露命令要將坎德人帶到什麼地方，大人。這是機密。﹂傑拉德恭敬地回答。然後，他壓低聲音，補充說。﹁大人，他就是那個褻瀆墳墓的人。﹂

隊長理解地點點頭。他朝騎士背上的包裹投去懷疑的一瞥。﹁那是什麼？﹂

﹁證據，大人。﹂傑拉德回答。

隊長看來大為光火。﹁他造成很大的破壞，對嗎？我相信他們會好好教訓他，以儆效尤。﹂

﹁我想他們會的，大人。﹂傑拉德平靜地回答。

隊長揮揮手，放傑拉德和泰斯出大門，對他們沒再多加注意。傑拉德推著坎德人離開軍營走上大路。儘管清晨本身還昏昏欲睡，大多數人卻已經醒來。農夫們將貨物運往市場；大車駛向山中的鋸木廠；漁民們匆匆趕往水晶湖。人們對披長袍的騎士投以好奇的目光，因為在這個時節的早晨已經相當溫暖。不過他們都有自己的事要操心，因此也沒發表什麼評論。如果他想讓自己變得汗流浹背，那是他的事。沒有人朝泰斯多看一眼。被堵嘴捆手的坎德人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傑拉德和泰斯取道向南離開索拉斯的大路。那條路沿著哨兵峰彎來彎去，最後來到南隘口。現在太陽終於從被窩裡爬了出來，天空中蕩漾著豔麗的粉色光暈。樹葉被鑲上金邊，晶亮的露珠在草地上熠熠生輝。真是個旅行的好天氣。如果泰斯沒像牲口般被推來推去，並且不準停下來看路邊風景的話，他一定會感覺這趟旅途是極大的享受。

儘管被沉重的包袱外加一把裹在毛毯裡的劍所拖累，傑拉德仍然以很快的步調大步向前走著。他用一隻手提著這兩樣東西，空出的另一隻手在泰索何夫步伐變慢時推著他的後背，或者在他開始向其他方向走去時拉住他的衣領，或者在他突然向前飛奔時一把將他揪回來。

旁人從傑拉德的外表看不出他有多大力氣。雖然這名騎士身高體重皆無過人之處，但他的體魄確實非常強健。

傑拉德是個嚴肅且沉默的旅伴。趕去索拉斯的旅人高興地向他道早安，他從不回應；有位同路的鐵匠好意邀請他們搭他便車，也遭到冷漠的拒絕。

不過，他至少把塞嘴布從坎德人的嘴裡拿了出來，泰斯對此相當感激。他已經不年輕了︱︱這點他承認︱︱騎士的步伐和接連不斷的推推拉拉，讓他感覺快喘不過氣來。

一路上，泰斯憋了一肚子問題，這下子全都脫口而出。從﹁你的甲胄為什麼是黑色？我從沒見過黑色甲胄。好吧，我從沒見過索蘭尼亞騎士穿過這種東西。﹂，一直到﹁如果我們要一路走到奎靈那斯提，你可以不要一直抓我的領子嗎？它磨得我的皮好痛。﹂︱︱

很快泰斯就發現，他可以隨便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但休想得到任何回應。傑拉德除了﹁快走﹂之外，不會再多說一句話。

畢竟騎士還年輕。泰斯覺得有義務告訴他，他正在犯什麼樣的錯誤。

﹁冒險的精華所在，﹂坎德人說。﹁就是欣賞沿路的風景。花時間欣賞這份景色，摸清路上那些有趣的事，把你的發現告訴所有人。如果你停下來想想就會明白，冒險的目標，譬如跟龍打架或者救出滿身長毛的猛瑪，這些只會占去一小段時間。雖然它們總是很刺激，但它們前後還有很多時間，譬如走到那裡再走回來。如果你不做點什麼，就會感覺特別無聊。﹂

﹁我對刺激不感興趣，﹂傑拉德說。﹁我只想快點辦完這件事，離你遠遠的。愈快完事，我就能愈早開始著手完成我的目標。﹂

﹁你的目標是什麼？﹂泰斯很開心，因為騎士終於肯跟他說話了。

﹁參加守衛聖克仙的戰鬥。﹂傑拉德回答。﹁做完這件事後，再把帕蘭薩斯城從奈拉卡騎士的蹂躪中解救出來。﹂

﹁他們是誰？﹂泰斯興致大增。

﹁他們曾被稱為塔克西絲騎士。但他們很清楚塔克西絲不會再回來，於是就改成現在的名字。﹂

﹁不會再回來，你這話是什麼意思？祂到哪裡去了？﹂

傑拉德聳聳肩。﹁與其他神在一起，如果你相信傳說的話。我個人認為，所謂眾神離開我們才導致艱難時局的說法，只是為我們自己的失敗找理由罷了。﹂

﹁眾神離開了！﹂泰斯一聽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什麼時候的事？﹂

傑拉德哼了一聲。﹁我沒時間跟你瞎攪和，坎德人。﹂

泰斯思考了半天傑拉德告訴他的東西。

﹁你沒把有關騎士的事搞混吧？﹂泰斯最後問道。﹁聖克仙不是被黑暗騎士占領，而帕蘭薩斯在你們的手裡嗎？﹂

﹁不，我沒搞混。﹂傑拉德說。

泰斯深深嘆了口氣。﹁我腦袋一片糊塗。﹂

傑拉德咕噥著戳了泰斯一下，因為坎德人的步伐又慢了下來，他的腳步已經不如以前那麼俐落了。

﹁快走，﹂騎士說。﹁我們離目的地不遠了。﹂

﹁不遠了？﹂泰斯順從地說。﹁他們把奎靈那斯提也挪走了？﹂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話，坎德人，我在索拉斯橋下準備了兩匹馬。為了避免你問下一個問題，我說在前頭：我們走路而不是騎馬離開軍營的原因是，牠不是我平常騎的馬。如果直接把那頭畜牲騎出來，很可能會引來他人議論，那就得費口舌解釋。﹂

﹁我有馬騎？一匹我自己的馬！太令人激動了！我已經好久沒騎馬了。﹂泰索何夫停下來仰望騎士。﹁我真的很抱歉，我錯怪你了。我猜你畢竟還是懂得該怎麼旅行的。﹂

﹁快走。﹂傑拉德伸手推了他一把。

泰斯冒出個令人驚訝的念頭，搶走喉裡僅剩的一小口氣，迫使他停下來喘氣，把這個念頭說出口。

﹁你不喜歡我，對不對，傑拉德爵士？﹂他沒有生氣，也沒有指責的意思，只是感到驚訝。

﹁對，﹂傑拉德說，﹁我不喜歡你。﹂他拿起水囊喝了一口，然後把它遞給泰斯。﹁我並不特別討厭某個人，如果這點能讓你感到安慰些的話。我對你們種族裡的每個人都是一樣的看法。﹂

泰斯喝著微熱而夾雜皮革味的水，心裡思忖這句話的意思。﹁也許我搞錯了，但我寧願我是因為自己的過失讓人討厭，而不是僅僅因為我是坎德人就遭人討厭。你看，我可以做點事彌補我的形象，但我沒辦法改變身為坎德人這件事，因為我爸媽都是坎德人，這跟我成為坎德人有很大的關係。﹂

﹁我比較想成為一名騎士。﹂泰斯還意猶未盡。﹁事實上，我確信這是有可能的。但眾神也許認為，我媽媽的個子這麼小，要想生出像你這樣的大塊頭，一定會給她帶來很多不便，所以我鑽出她肚子時是個坎德人。噢，我沒有冒犯你的意思，但我要收回想當騎士的話。實際上我很想當一個龍人︱︱牠們很兇猛，還長著鱗甲，還有翅膀。我一直想要有對翅膀。但這對我媽來說實在很難辦到。﹂

﹁快走。﹂這就是傑拉德的回答。

﹁如果你解開這副手銬，我就能幫你揹那個包裹。﹂泰斯主動說。他心想，如果他能幫點忙，騎士大概會比較喜歡他。

﹁不用。﹂傑拉德回答。就這兩個字，連聲謝謝都沒有。

﹁你為什麼不喜歡坎德人？﹂泰斯追問道。﹁佛林特總說他不喜歡坎德人，但我心裡知道他喜歡坎德人。我不認為雷斯林有多喜歡坎德人。他有一次曾經想要殺我，這件事讓我稍微瞭解一點他的真實想法。不過，我已經原諒他了，雖然我從沒原諒過他害死可憐的尼修，但那是另一碼事。以後我會告訴你。我說到哪裡了？噢，對，我要說史東‧布萊特布雷德是一個騎士，他喜歡坎德人，所以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你那麼討厭我們。﹂

﹁你們這些人對什麼事都漫不經心，恣意妄為。﹂傑拉德用生硬的口氣說。﹁現在是黑暗時期，生活是嚴肅的事情，應該被認真看待。歡喜和開心對我們來說，是不堪負擔的奢侈品。﹂

﹁但如果不歡喜、不開心，日子當然會黑暗啊！﹂泰斯反駁說。﹁你還能指望什麼呢？﹂

﹁那麼，坎德人，當你聽到成百上千個同族在坎德摩爾被巨龍瑪烈赤斯屠殺的消息，你會很開心嗎？﹂傑拉德惡狠狠地問。﹁那些倖存者被趕出家園，現在他們似乎正受到某種詛咒，因而被稱為﹃懦弱者﹄。他們現在懂得恐懼的滋味，如今都隨身攜帶刀劍而不是背包。坎德人，你聽到這些消息後還笑得出來，並高唱﹃啦啦啦，我們今天多快樂！﹄嗎？﹂

泰索何夫突然停下腳步轉過身來。他的動作非常突然，以至於騎士差點被他絆倒。

﹁成百上千？被一頭龍殺死？﹂泰斯嚇壞了。﹁你說成百上千個坎德人死在坎德摩爾是什麼意思？我從沒聽過︱︱我從沒聽過這件事！這不是真的。你在說謊︱︱不，﹂他可憐兮兮地說。﹁我收回這句話。你不能說謊。你是個騎士，雖然你不喜歡我，但你不能違背誓言對我說謊。﹂

傑拉德一言不發。他將手放在泰斯的肩上，將坎德人的身體轉過半圈，讓他重新面對原來的方向。

泰斯感到一陣古怪的揪心感，好像喉嚨裡剛剛吞下一堆束緊的猛蛇。這感覺很不舒服，更談不上愉快。泰斯知道騎士確實沒說謊。好幾百個同胞極其痛苦地慘死。他不知道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但他知道確有其事，就像路旁生長的青草、頭頂上的樹枝和從葉片縫隙間漏下的陽光一樣，千真萬確。

在這個卡拉蒙的葬禮與他記憶中不同的世界上，這件事是真的。但在那個卡拉蒙第一次落葬的世界裡，它又不是事實。

﹁我感覺怪怪的，﹂泰斯小聲說。﹁有點頭暈想吐。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安靜一會兒。﹂

﹁謝天謝地。﹂傑拉德說著又推了他一把。﹁快走。﹂

此後兩人一路無語。當他們來到索拉斯橋時早上已過了一半。這座橋橫跨在索拉斯溪上。小溪蜿蜒地沿著哨兵峰緩緩流動，歡快地穿過南隘口匯入白怒河。為了讓大車和馬隊能通行，橋身建造得很寬闊。

在以前，行人可以免費過橋；但隨著交通量的擴增，維護費用也水漲船高。索拉斯的長老們漸漸對用稅收維護橋樑的做法感到厭煩，於是他們在橋上建了一座收費亭，並派專人負責收費，但過橋費並不算貴。索拉斯溪很淺，多處可以徒涉，旅人們也可以在沿途的其他渡口過河。然而，溪岸又滑又陡，曾有不止一輛裝載值錢貨物的大車翻進水裡。所以絕大多數行人還是寧願付點錢過橋。

在一天中的這個時刻，騎士和坎德人是僅有的行人。收費員在亭子裡吃早餐，兩匹馬被拴在河邊的白楊樹旁。一名看起來和聞起來都像馬夫的年輕人坐在草地上打盹。其中一匹馬全身烏黑，皮膚在太陽的照耀下油光閃亮。黑馬顯得很不安分，總在蹬踩地面，不時猛拉韁繩，想試試能不能掙脫開來。牠身旁是一匹全身佈滿灰色斑點的小馬，有明亮的眼睛和不斷抖動的耳朵，蹄子被厚實的毛皮覆蓋。

一看到小馬，泰斯心裡那怪異的揪心感頓時放鬆不少。那匹馬正用略顯淘氣的友善眼神望著他。

﹁牠是我的嗎？﹂泰斯激動得不能自已。

﹁不，﹂傑拉德說。﹁這些馬是租來趕路的。﹂

他朝馬夫踢了一腳，後者伸著懶腰從地上爬起來。馬夫一邊搔著癢一邊說，他們還欠他三十塊鋼幣，這是馬匹、馬鞍和毛毯算在一起的費用，其中十塊鋼幣將在馬匹安全返回後退還。傑拉德掏出錢包，點清數額後把錢幣遞給他。馬夫盡量遠離泰斯，站在那裡滿懷疑心地把錢數了又數，然後放進一個錢袋裡，並立即將錢袋塞進沾滿稻草的衣服中。

﹁小馬叫什麼名字？﹂泰斯高興地問。

﹁小灰。﹂馬夫說。

泰斯皺起眉頭。﹁這太沒想像力了。我想你應該可以更有創意點。黑馬叫什麼名字？﹂

﹁大黑。﹂馬夫說著拿起一根稻草開始剔牙。

泰索何夫重重地嘆了口氣。

收費員從亭子裡走出來。傑拉德如數付清過橋費後，他把門升上來，然後饒富興味地打量著騎士和坎德人。看來，他將花上午的其餘時間來探討這兩人的旅行方向和目的。

傑拉德只是在必要時才簡單地回答﹁是﹂或﹁不是﹂。他把泰索何夫放上馬背，那匹小馬回過頭來向他眨眨眼，似乎他們兩個之間在共用什麼奇妙的秘密。傑拉德把神秘的行李和裹在毛毯裡的長劍丟到他自己的坐騎背上，然後牢牢繫在鞍橋上。他抓住泰斯胯下小馬的韁繩，跳上自己的馬，絕塵而去，只留下守橋人站在那裡自言自語。

騎士一馬當先，泰斯跟在後面，用被銬住的雙手緊緊抓住鞍座。大黑看起來不怎麼喜歡小灰，就像傑拉德對泰斯沒什麼好感一樣。也許牠是對被迫放慢腳步遷就小馬感到不悅，或者牠天性嚴峻，因此把小馬的快樂當成對自己的冒犯。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只要大黑發現小灰為了找點樂子稍微偏離道路，或者牠認為小灰也許會禁不住誘惑停下來啃食路邊的毛茛，牠都會轉過頭來冷冷地瞪小灰一眼。

他們騎了大約五里路後，傑拉德停了下來。他站在馬鞍上眺望道路兩旁。自從離開橋後，他們還沒遇見過一個行人，這時道路上更是空空蕩蕩。傑拉德跳下馬，脫去長袍，把它捲起來塞進鋪蓋卷裡。他現在身穿一件雕飾著骷髏和死亡百合的黑甲︱︱黑暗騎士的制式裝備。

﹁多聰明的偽裝！﹂泰斯簡直被迷住了。﹁你告訴沃倫爵士要以騎士的身分趕路，你並沒有說謊。只不過你沒告訴他要扮成什麼騎士。我也要打扮成黑暗騎士嗎？我是說奈拉卡騎士？噢，不，我懂了！不用告訴我。我會是你的俘虜！﹂泰索何夫對自己能猜出答案感到相當驕傲。﹁這比我預想的更好玩，呃，更有趣。﹂

傑拉德臉上沒有一絲笑容。﹁這不是一次愉快的郊遊，坎德人。﹂他的語氣嚴峻。﹁你手裡握著我的命，還有你自己的命，以及我們這次任務的命運。我肯定是個傻瓜，才會把如此重要的事情託付給你這種人，但我別無選擇。我們很快就要進入被奈拉卡騎士控制的地區。如果你洩漏出我是索蘭尼亞騎士，我會被逮捕並當成間諜處死。但他們在殺死我之前肯定會折磨我，逼我說出所有秘密。他們用肢刑架折磨人們。坎德人，你曾見過有誰被綁在那種架子上拷問嗎？﹂

﹁沒有，但我見過卡拉蒙做體操，他說這是種折磨︱︱﹂

傑拉德懶得理會他。﹁他們會把你的手腳綁在架子上，然後朝相反方向拉。你的手臂、大腿、手腕、手肘，還有膝蓋和腳踝全都會脫臼。這種痛苦簡直難以想像。這種刑罰最噁心的地方就是，儘管受害者痛不欲生，但卻死不了。他們會連續好幾天把人綁在架子上。而當他們把人從架子上放下來時，他已經不能走路，所以他們只得把他抬到絞刑架去，讓他坐在椅子上被吊死。如果你背叛我，這就是我的下場。你懂嗎？﹂

﹁我懂，傑拉德爵士，﹂泰索何夫說。﹁你不喜歡我，老實說這真的讓我很傷心；但即使如此，我也不想看到你被綁在肢刑架上。也許換成其他人︱︱畢竟我從來沒見過人的手臂被拉到脫臼的樣子︱︱但不要是你。﹂

傑拉德看起來對這份慷慨無動於衷。﹁為了我，也為了你自己，管住你的舌頭。﹂

﹁我保證。﹂泰斯說。他把手伸到馬尾巴上使勁一拉，疼得他眼淚直流。﹁你知道，我能保守秘密。我保守過很多秘密，也包括重要秘密。這個也一樣。你應該相信我，要不我就不叫泰索何夫了。﹂

這番話似乎也不能打動傑拉德。他沉著臉爬上馬背，繼續向前馳去。一位黑暗騎士正在押送俘虜。

﹁要多久才能到奎靈那斯提？﹂泰斯問。

﹁以這種速度，要四天。﹂傑拉德回答。

四天。傑拉德對坎德人沒有再多加理會，也拒絕回答任何問題。無論坎德人說出再好聽再精采的故事，他都充耳不聞；當泰斯聲稱知道一條穿過闇黑森林的捷徑時，他同樣置之不理。

﹁四天都像這樣！我不喜歡抱怨，﹂由於騎士不肯聽，泰斯只好對自己和小灰說。﹁但這次旅行正在變得枯燥乏味、令人厭煩，根本不是什麼旅行。如果非要找個什麼詞來形容，那就是行軍。﹂

他的小馬拖著沉重的步伐向前跑。他坐在馬背上，想像著四天沒人說話、沒事可幹的日子。除了山脈和樹林之外，他什麼也看不見。如果他能花點時間去瞧瞧，這些山脈和樹林可能會很有趣；但他不能，遠眺樹林和山脈對他來說早就不新鮮了。坎德人無聊之餘，看到魔法裝置又一次溜回他手中，不禁有股想使用它的衝動。無論遇上什麼事，哪怕被巨人踩扁，也要比這麼乾坐著好。

如果不是他胯下的小馬，他就會這麼做了。就在此時，黑馬回過頭來不懷好意地打量著小馬。不知道這匹馬對牠的騎手說了什麼悄悄話，傑拉德也回過頭來。

泰斯露出無辜的笑容。他聳聳肩，交出時光旅行裝置。

傑拉德板著臉，表情就像胸甲上的骷髏一樣冰冷。他轉過身，等小馬跑過身旁，就伸手把魔法裝置從泰斯手中搶走，一言不發地將它塞進背包裡。

泰索何夫又嘆了口氣。這將是漫長的四天。

## １︱１０黑夜之主

塔克西絲騎士團誕生在黑暗的夢中，創建於一個地處克萊恩極北部的偏僻小島上，這座島被稱為烈風要塞。不過，島上的司令部已經在渾沌之戰中遭到嚴重破壞，奔騰的海水將要塞徹底淹沒。有人說這是因為海洋女神賽波音在為祂的兒子，也就是騎士團創始人艾瑞阿肯之死而傷心落淚。儘管海水已經退去，卻沒有人再回到那裡。人們認為要塞的位置過於荒僻，對塔克西絲騎士團派不上實際用場。騎士們傷痕累累地從渾沌之戰中倖存下來，他們的女神和願景也被奪走。然而，他們擁有可觀的力量，誰也不能等閒視之。

因此，當骷髏騎士米麗蕾‧愛布雷納去參加最後英雄議會的首次會議時，她強烈要求將安塞隆上的一塊土地授予騎士團成員，作為對他們在戰爭中英勇表現的報酬。議會同意騎士們保留他們已經占領的土地，主要是奎靈那斯提︱︱就像往常一樣，沒幾個人把精靈的利益太當一回事︱︱和安塞隆大陸東北部，也包括奈拉卡及周邊地區。儘管對其中某些地方不甚滿意、大吵大鬧了一番，黑暗騎士們還是接受了這些土地。此後，他們便開始著手重建騎士團的秩序。

很多參加首次會議的人希望黑暗騎士們會被奈拉卡充滿硫磺的空氣熏死。然而，黑暗騎士們不但倖存下來，還日益繁榮壯大。這種情況部份要歸功於黑夜之主愛布雷納的領導能力。後來她的軍職頭銜上又加了一個政治頭銜：奈拉卡總督。愛布雷納建立起一套新的招募制度，它不像舊制度那麼挑剔，也沒那麼多限制。騎士們在招兵買馬方面沒遇到什麼問題。在渾沌之戰後的黑暗歲月裡，人們普遍有孤獨和被拋棄的感覺，﹁自我﹂至上的理念開始在安塞隆大行其道，它的主旨就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在這種理念的指引下，騎士們在統治方面變得精明起來。他們並不允許個人有太大的自由，但卻鼓勵貿易和商業活動。當藍龍凱蘭卓斯占領帕蘭薩斯城後，牠委派黑暗騎士掌管市政。起初居民們害怕會被這些殘酷的領主們蹂躪，後來他們卻驚訝地發現，城市在黑暗騎士的統治下日益昌盛。雖然帕蘭薩斯人必須繳納稅賦，但他們的口袋並沒有因此扁下去多少，於是也就不覺得黑暗騎士的獨裁統治有多糟了。畢竟，騎士們維持法律和秩序，與盜賊公會不懈地鬥爭，並致力於將溪谷矮人從城市的下水道中掃蕩乾淨。

伴隨巨龍降臨世界而來的戰爭，曾使塔克西絲騎士們又驚又怒，因為許多他們豢養的龍也在被屠殺者之列。騎士們徒勞地試圖抵抗紅龍瑪烈和牠的同族。有許多騎士團成員戰死，不少五彩龍也慘遭厄運。然而，米麗蕾的精明領導卻將這種近乎災難的局勢一舉扭轉。黑暗騎士與巨龍們訂下秘密協定，同意幫助牠們收取貢稅，並在巨龍的統治區內維持法律和秩序；巨龍們也答應不干涉黑暗騎士的活動，並停止獵殺他們陣營中仍然倖存的五彩龍。

帕蘭薩斯、奈拉卡和奎靈那斯提的人們對巨龍和騎士團之間的協定一無所知，人們只看見黑暗騎士又一次保護他們免受災禍。索蘭尼亞騎士和光明城堡的密儀教徒們倒是知道或猜到協定的存在，但他們拿不出任何證據。

在黑暗騎士中，仍有部份人堅守騎士團創始人艾瑞阿肯所提倡的榮譽和自我犧牲的理念。他們大多數是資深成員，被認為已經跟不上時代潮流。新的願景被制定出來取代舊的，它的基礎就是金月在光明城堡中研習得出的心之力量。為了竊取這些力量的使用方法，並拿來完成自己的野心，幾名骷髏騎士喬裝潛入城堡中。這些身為黑暗騎士的密儀教徒不僅學會醫療技能，更可怕的是，他們還獲得操縱追隨者思維的力量。

在擁有不僅能控制騎士團成員身體、更可以操縱他們思維的力量後，骷髏騎士在黑暗騎士團中的勢力迅速壯大。雖然黑暗騎士們一直在大聲叫嚷塔克西絲神后即將回歸，但實際上他們已經不再相信有這種可能。他們不再相信除了自身武力之外的任何東西，這點在新願景中表現得清清楚楚。管理新願景的骷髏騎士們精於窺探欲加入騎士團的人心中的思維，從中找出他心底最深的恐懼並加以利用。與此同時，他們向他許諾，讓他美夢成真，條件是要對他們言聽計從。

那些與米麗蕾‧愛布雷納比較親密的人看到骷髏騎士們藉助新願景變得如此強大，紛紛向他們投去不信任的目光。他們特別提醒她，要小心他們的首領裁決者，一個叫莫罕‧塔貢的人。

愛布雷納對這些警告嗤之以鼻。﹁塔貢是名卓越的管理者。﹂她說。﹁我承認這點。但是，再卓越的管理者也就只是個管理者，不比一名乖巧的文書更高明。塔貢也是如此。他永遠不會挑戰我的領導權。這人一見血就頭暈！他不肯參加比武大會，也不參加別的競技活動，只知道整天把自己關在黑暗的房間裡處理他的帳本。他對打仗沒興趣。﹂

愛布雷納沒說錯，塔貢對打仗確實沒興趣。他做夢也不敢想像自己能在公平決鬥中向愛布雷納挑戰。血腥場面的確令他頭暈目眩。於是他派人在她的飯菜裡下了毒。

身為骷髏騎士的首領，塔貢在愛布雷納的葬禮上宣稱自己是她合法的繼承者。沒有人站出來向他挑戰。那些可能這麼做的人，也就是愛布雷納的朋友和支持者們，全都緘口不言，以免自己也吞下殺死他們首領的﹁不潔肉類﹂。不過塔貢最後還是沒放過他們，因此他現在已經牢牢握住權柄，他和那些精於心智窺探術的騎士們利用這種能力潛入追隨者的思維中，刺探出暗藏的叛徒和異議份子。

塔貢來自一個在奈拉卡地位顯赫的富有家庭。這個家族興起於奈拉卡以北的捷列克城。塔貢家族的座右銘就是﹁自我至上﹂，此外還要加上﹁利益萬歲﹂。他們隨著塔克西絲神后的得勢而變得日益強大、富裕。首先他們販賣武器給祂率領的軍隊；當女神的時運開始走下坡後，他們又轉而賣武器給塔克西絲的敵人。塔貢家族用這筆戰爭之財購置地產。在奈拉卡因為非常少見所以變得很值錢的耕地，更是他們首要的購買目標。

塔貢家的繼承人甚至還擁有難以置信的好運︵他稱之為先見之明︶。就在神殿爆炸的前幾天，他正好將所有財產轉移出奈拉卡。在長槍之戰後，奈拉卡成了一片戰敗的土地，被遣散的士兵、地精和龍人成群結隊地四處遊蕩。只有他掌握著人民亟需的兩種物資：糧食和鋼鐵。

愛布雷納野心勃勃地想在奈拉卡南部為黑暗騎士建造一座要塞，它的位置就在古老神殿的旁邊。她制訂出相關計劃，派人前去建造。但那座被詛咒的山谷和幽靈般的死亡之歌讓工匠們無比恐懼，立即四散而逃。於是都城被遷移到奈拉卡山谷北部。但對有些人來說，那裡離山谷南部還是太近，讓他們寢食難安。塔貢一上臺就下令再次遷都。他做的第二件事是更改騎士團名稱。他把騎士團司令部設在捷列克，這裡離他的家族勢力很近，實際上，要比大多數騎士推測的更近。

現在，捷列克城已經變得十分繁榮昌盛。它座落在兩條穿越奈拉卡大道的交會處。不知是出於好運還是精心策劃，捷列克並未遭受巨龍侵害。來自奈拉卡各地︵甚至包括庫爾︶的商人匆匆趕往捷列克經營或擴展已有的業務。只要商人們記得向奈拉卡騎士團交納保護費，並對黑夜之主兼總督塔貢畢恭畢敬，他們就會受到歡迎。

如果說向塔貢致敬令人感到齒冷的話，對黑夜之主的萬貫家財表示尊敬的清脆叮噹聲則更令人痛心疾首。儘管如此，商人們大多識相地默不作聲。那些開口抱怨或認為口頭尊敬就足夠的人，往往會發現他們的生意遭受嚴重干擾，財神也會背棄他們而去。如果他們還固執己見，就難免要暴屍街頭，身上不知什麼時候會多了把匕首。

塔貢自己設計了高據捷列克城之上的奈拉卡騎士團要塞。他下令將要塞修建在城市的制高點上，以便能清楚看見城裡和周圍山谷的一切動靜。

要塞在外形和用途上都遵循實用主義的理念：無數正方形和長方形層層堆疊在一起，連瞭望塔都是方方正正的。凡是該開窗戶的地方一概用射箭孔代替，甚至連這樣的開口也少得可憐。無論是內牆還是外牆上都沒有任何裝飾。事實上，這座看起來陰森刻板的要塞常被來訪者錯當成監獄或金庫，直到他們看見在牆樓上巡邏的黑甲武士，才會糾正這種錯誤印象。不過說實話，它也沒有錯得太離譜，因為要塞底下就是一座大地牢，再下面兩層就是重兵看守的金庫。

黑夜之主塔貢將司令部和他的私人居室安置在要塞內。兩個房間都很樸素，裡面只有必要的東西。如果說要塞經常被錯當成金庫的話，要塞的主人則經常被錯當成文書。來拜訪塔貢的人都會被領進一間狹小的辦公室內，這個房間四壁空空，家具也少得可憐，只有一個戴著眼鏡的禿頭男人坐在那裡。他個頭不高，穿著顏色單調但質地優良的衣服，正在一本皮質封面的大帳簿上寫寫畫畫。

來客們通常認為面前這個小公務員在忙完手上的差事後，就會帶他們去見黑夜之主，於是他們會不耐煩地在房裡踱來踱去，腦子裡胡思亂想。這些思維都會被坐在桌後的男人看在眼裡，就像蝴蝶被黏在蛛網上一樣。這個男人利用他的精神力量潛入來客腦中的每個角落，經過一段時間，等蜘蛛吸乾獵物後，這人會抬起他的禿頭，從眼鏡後將對方打量一番，然後告訴嚇壞了的來客，他就是黑夜之主塔貢本人。

不過，今天坐在塔貢面前的來客很清楚，對面其貌不揚的男人就是他的主子。這位來客是米列斯爵士的副手︱︱羅德里克爵士。儘管羅德里克爵士從來沒見過塔貢，他卻在騎士團的一些正式慶典上見識過團長的尊容。騎士立正敬禮，盡可能把身體挺得筆直。有人曾警告他，要當心塔貢的精神力量，所以他竭力控制自己的思緒，儘管做到這點相當困難。還沒等羅德里克爵士開口，塔貢爵士已經得知不少在聖克仙圍攻戰中發生的事。然而，他沒有炫耀自己力量的習慣。他用和緩的語氣請騎士坐下。

羅德里克爵士身高體壯，不必費什麼力就能揪著塔貢的衣領把他提離地面。然而當他坐到房裡唯一的一張空椅子上時，卻只敢用一種僵硬的姿勢端坐在椅子上。

也許莫罕‧塔貢已成為他心愛之物的化身，塔貢的眼睛變得極像兩枚鋼幣︱︱單調冷漠、閃閃發光。人們從這雙眼中看到的不是靈魂，而是塔貢腦子裡那本帳簿上的數字。他看到的所有東西都幻化成債權債務和利潤虧損。它們被放在天秤上，秤出準確到一分錢的地步，然後被謄入帳簿上的這一欄或那一欄中。

羅德里克爵士看見自己的倒影出現在這雙冷酷眼睛裡的閃亮鋼鐵上，感覺自己正被記入非必要開支的欄目裡。他納悶塔貢的這副眼鏡也許真是從奈拉卡的廢墟中而來，能讓戴上它的人看穿別人的腦袋裡在想什麼。由於要塞被厚重的石塊和水泥牆所包圍，即使在最熱的夏日裡，它的內部也相當涼爽。然而，此時此刻羅德里克卻感覺全身大汗淋漓。

﹁我的副官告訴我，你從聖克仙來，羅德里克爵士。﹂塔貢說話的聲音活脫脫就像個文書，和緩、悅耳、謙虛。﹁我們的圍城進行得如何了？﹂

這裡要補充一點，塔貢家在聖克仙城內擁有大量地產。在奈拉卡騎士團丟掉聖克仙後，它們也就此付諸東流。塔貢已經把奪取聖克仙當成騎士團的頭等目標之一。

在從聖克仙趕往捷列克的兩天旅途中，羅德里克爵士一直在盤算他的說辭。他對這問題早有準備。

﹁大人，我來這裡正是要報告此事。在年中節後的那天，該死的索蘭尼亞軍妄圖打破對聖克仙的圍攻，並逐退我們的軍隊。這些混蛋騎士們假裝棄城而逃，想誘騙我的指揮官米列斯爵士發動進攻。米列斯爵士看穿他們的詭計，反而將他們誘入陷阱。他向城市發動攻擊，把騎士們從隱藏地點誘出。然後他假裝撤退。騎士們上當受騙，緊追我們的軍隊。在貝卡德隘口，米列斯爵士命令我軍回身迎戰。索蘭尼亞軍被迅速擊敗，損失慘重。他們被迫撤回聖克仙城中。米列斯爵士很高興地向您報告，大人，我軍駐屯的山谷依然穩如磐石。﹂

羅德里克爵士的話語進入塔貢的耳裡；羅德里克爵士的思維進入塔貢的腦中。羅德里克爵士正在清晰地回憶自己與米列斯爵士在如狼似虎的索蘭尼亞騎士面前拚命逃竄的情景。米列斯本人由於在後方指揮軍隊，所以被捲入潰兵的人潮中。騎士思緒裡的其他部份令塔貢特別感興趣，也讓他相當煩擾。他看到一名精疲力盡、渾身沾滿鮮血的黑甲女子，正在接受米列斯手下的效忠和讚揚。塔貢能聽見她的名字迴蕩在羅德里克的腦海裡：﹁米娜！米娜！﹂

黑夜之主用筆尖搔了搔唇上的鬍鬚。﹁確實。聽起來像一場偉大的勝利。我祝賀米列斯爵士。﹂

﹁是的，大人。﹂羅德里克爵士露出得意的笑容。﹁謝謝您，大人。﹂

﹁如果米列斯爵士能遵照命令占領聖克仙城，他的勝利將更為圓滿。不過我想他會在適當的時機解決這個小問題。﹂

這下羅德里克爵士笑不出來了。他張開嘴巴想要說話，卻只發出咳嗽聲，不得不花幾秒鐘來清清嗓子。﹁事實上，大人，如果不是有個低階軍官臨陣譁變，我們很有可能已經占領聖克仙。這名軍官不顧米列斯爵士的命令，擅自將一整隊弓箭手從戰場上調走，因此我們在對聖克仙的城牆發動突擊時，得不到掩護火力的支援。不僅如此，這名軍官在慌亂中命令弓箭手射箭，但我們自己的士兵此時還在目標區內。我們遭受的人員傷亡完全要歸咎於這名軍官的無能。因此米列斯爵士認為繼續攻擊並不明智。﹂

﹁天啊，天啊！﹂塔貢嘟囔道。﹁我相信這名年輕軍官已經迅速受到懲罰。﹂

羅德里克爵士舔舔嘴唇。下面是最困難的部份。﹁米列斯爵士本來要這麼做，大人，但他覺得最好先跟您商量過。出了個狀況，讓米列斯爵士覺得難以判斷該採取何種行動。這個年輕女子在士兵們身上施展了一些超自然的魔法影響，大人。﹂

﹁真的？﹂塔貢看起來十分吃驚，但語氣仍舊冷淡。﹁近來我聽說，我們的法師們正逐漸失去魔法力量。我不知道在我們之中還有如此出色的法師。﹂

﹁她不是法術使用者，大人。至少她是這麼說的。她自稱是神派來的使者︱︱唯一、真正的神。﹂

﹁那位神靈叫什麼名字？﹂塔貢問道。

﹁啊，她在這件事上表現得相當狡猾，大人。她說這位神靈的名字太神聖，她不能說出來。﹂

﹁諸神來過了，現在諸神也已離去。﹂塔貢不耐煩地說。他正從羅德里克爵士的腦海裡看到一幕令人震驚和不安的景象，現在他要聽這個人親口說出來。﹁我們的士兵不會上這種說辭的當。﹂

﹁大人，這個女孩不只使用言辭，她還施展奇蹟，類似我們的密儀教徒已經失去很久的醫療力量。她接合被砍斷的肢體；她把手放在一個人胸前，那裡的嚴重傷口就立即癒合；她叫一個摔斷背脊的人站起來，他就真的站了起來！她唯一沒有施展的奇蹟是復活術。對死人，她只是祈禱。﹂

羅德里克爵士聽見椅子發出吱嘎的響聲。他抬起頭，看見塔貢鋼灰色的眼睛不悅地瞪著自己。

﹁當然，﹂羅德里克爵士急忙糾正他的錯誤，﹁米列斯爵士知道這些不是奇蹟，大人。他知道她是個江湖騙子，只不過我們無法看出她究竟是怎麼做到這些。﹂他囁嚅著補充道。﹁士兵們很喜歡她。﹂

塔貢警覺地意識到，所有步兵和絕大部份騎士已經叛變，不再聽從米列斯指揮。他們已經把忠誠轉移到一個身著黑甲的黃毛丫頭身上。

﹁這女孩多大了？﹂塔貢皺著眉頭問道。

﹁據說還不到十七歲，大人。﹂羅德里克爵士回答。

﹁十七歲！﹂塔貢大吃一驚。﹁米列斯吃錯了什麼藥會委派她當軍官？﹂

﹁他沒有，大人。﹂羅德里克爵士說。﹁她不是我們的成員。在戰鬥開始前她才來到山谷，沒有人見過她。﹂

﹁她會不會是個喬裝打扮的索蘭尼亞騎士？﹂塔貢疑惑地問。

﹁我對此存疑，大人。索蘭尼亞軍吃敗仗都是因為她。﹂羅德里克爵士回答，此時他也顧不得剛剛脫口而出的真相與之前他編造的謊言間的矛盾了。

塔貢倒是察覺出這種前後矛盾的現象，但他太專注於撥打腦中的算盤，並未對此多加關注。他現在只是決定必須把米列斯這個無能之輩盡快替換掉。塔貢敲響桌旁的銀鈴。他的副官開門走進來。

﹁去查查騎士團的名冊。﹂塔貢下令。﹁找一個叫︱︱她的名字叫什麼？﹂他問羅德里克，儘管他能聽見答案迴響在騎士的腦海中。

﹁米娜，大人。﹂

﹁米︱︱娜。﹂塔貢重複道，他故意拉長這個名字，似乎在咀嚼它的味道。﹁沒別的了？沒有姓？﹂

﹁據我所知，沒有，大人。﹂

副官轉身離開，委派幾名文書去執行這項任務。兩名騎士一聲不吭地坐在那裡等待著。塔貢趁機繼續窺探羅德里克的思緒，結果更驗證了他的猜測：指揮圍攻聖克仙的人是個呆瓜。如果不是那個女孩介入，圍攻很有可能被打破，黑暗騎士將被擊潰、遭殲滅；索蘭尼亞騎士則高奏凱歌，繼續毫無爭議地擁有聖克仙。

副官回來了。﹁我們在名冊上沒找到叫﹃米娜﹄的騎士，大人。連接近的都沒有。﹂

塔貢做了個打發人的手勢，副官轉身離開。

﹁太好了，大人！﹂羅德里克爵士歡呼道。﹁她是個騙子。我們可以據此逮捕並處決她。﹂

﹁唔。﹂塔貢咕噥著說。﹁你憑什麼認為你的士兵會遵命執行，羅德里克爵士？那些她醫好的人？那些在她率領下克敵制勝的人？在米列斯的軍隊裡，士氣根本沒有旺盛到可以這麼做。﹂

塔貢用手翻動著眼前的一疊帳冊。﹁我已經讀過報告。米列斯手下開小差的人數要比軍隊中其他指揮官的部下高出五倍。﹂

﹁告訴我，﹂塔貢的雙眼緊緊盯住騎士。﹁你有辦法逮捕這個米娜丫頭嗎？有沒有衛兵肯服從你的命令？也許他們更可能把米列斯爵士給捉起來？﹂

羅德里克爵士張口結舌，說不出一個字。他的目光在屋裡亂轉，看看天花板，看看地上，就是不看那雙被厚鏡片誇張了好多倍的鋼鐵眼睛。然而，他似乎看到它們正鑽入他的腦中。

塔貢撥打著腦中的算盤。這女孩是個喬裝成騎士的騙子。她在最需要的時刻到來，將一場迫在眉睫的慘敗變成驚人的勝利。她以一位無名神靈的名義施展﹁奇蹟﹂。

她是個寶物，還是個障礙？

如果是個障礙，能不能把她變成一個寶物？

塔貢討厭無端的浪費。身為傑出的管理者和精明的生意人，他知道每一枚鋼幣的去向和用途。他不是個守財奴。他確保騎士團擁有最好的武器和甲胄；他確保士兵和傭兵都能領到滿意的報酬；他強迫手下軍官精確地記下每一分錢的使用情況。

士兵們願意追隨這位米娜。很好，就讓他們追隨她。這天早上，巨龍瑪烈赤斯給塔貢寫信，質問他為何允許西瓦那斯提精靈忤逆牠的旨意升起魔法屏障並拒繳賦稅。塔貢已經寫好回信。在信中他告訴紅龍，進攻西瓦那斯提純屬浪費人力和時間的行為，最好把它們用在別處來獲取更大的利益。他已經派人偵察過魔法屏障。他們報告說，魔法屏障無法穿透，無論用刀劍還是魔法，對它都沒有絲毫效果。據他的偵察兵說，哪怕派一整支大軍去也無濟於事。

再說，開往西瓦那斯提的軍隊必須要先通過食人魔的故土布洛德。這些食人魔本來是黑暗騎士的盟友，然而後來奈拉卡騎士團大舉向南擴張，搶占了食人魔最好的土地，把牠們趕進山裡。在此過程中有數百個食人魔當了刀下鬼。食人魔們早就懷恨在心。據報，牠們目前正在屏障附近追殺闇精靈阿爾瀚娜‧星光和她的追隨者。不過，如果騎士們闖進食人魔的地盤，牠們會很樂意把精靈們放在一邊，先來收拾這些背叛牠們的盟友︱︱反正牠們隨時可以對精靈下手。

這封信放在他桌上，只等他簽名。它已經在那裡待了很久。塔貢十分清楚這封表示拒絕的信會激怒紅龍，但他寧願面對瑪烈的怒火，也不想把寶貴的資源浪費在一件毫無希望的事情上。現在，塔貢抓起這封信，緩慢而意味深長地將它撕個粉碎。

塔貢信仰的唯一真神是個小小的圓形神靈，能整齊地堆放在他的金庫裡。他一點也不相信這個女孩會是什麼神的使者。他既不相信她的醫療奇蹟，也不相信她的非凡將才。與那個弱智的可憐蟲羅德里克爵士不同，塔貢覺得沒必要對她做到那些事情的方法追根究柢。他只需要知道，她做的事情對奈拉卡騎士團有利︱︱而對奈拉卡騎士團有利，就是對莫罕‧塔貢有利。

他會給她一個表演﹁奇蹟﹂的機會。他會派這位假冒的騎士和那些昏了頭追隨她的人去攻占西瓦那斯提。只需投資一小隊士兵，塔貢就能取悅巨龍，讓瑪烈開心。這個危險的米娜丫頭和她的部下將被殲滅，但損失將會被收益所彌補。讓她死在荒野裡的某處，讓幾個食人魔啃她的骨頭當晚餐。這樣一來，這個黃毛丫頭和她的﹁無名﹂神靈將不會再製造什麼麻煩。

塔貢對羅德里克爵士微笑起來，甚至離開桌子陪騎士走到門口。他目送這個穿著黑甲的人影走出要塞裡空蕩蕩的迴廊，然後把副官召喚到辦公室裡。

他口述了一封給瑪烈赤斯的信，向牠闡述自己攻占西瓦那斯提的方案。他下令駐守庫爾的奈拉卡指揮官率軍開往西方，參加對聖克仙的圍攻，並接管米列斯爵士的指揮權。他下令米娜小隊長和一隊精選的士兵開往南方，到那裡去攻占精靈國度西瓦那斯提。

﹁怎麼處理米列斯爵士呢，大人？﹂副官問道。﹁他要被指派去別處嗎？派到什麼地方去？﹂

塔貢考慮了一會兒。他的心情極佳，這種感覺通常出現在他達成一樁非常有利可圖的交易後。

﹁派米列斯去瑪烈赤斯那裡報到。他會向牠敘說那場打敗索蘭尼亞軍的﹃偉大﹄勝利。我敢肯定，當聽到他如何落入敵軍圈套，並差點葬送掉我們奮戰多時的成果後，牠會感覺很有趣。﹂

﹁是，大人。﹂副官收攏他的文件，準備回到自己的桌前起草文稿。忽然，他想起一件事。﹁我應該把米列斯爵士從名冊中刪除嗎？﹂

塔貢已經把注意力轉回帳冊上。他把鼻梁上的眼鏡扶正，拿起鋼筆，漠不關心地揮揮手表示默許，然後回到他的債權債務和加減乘除裡。

## １︱１１羅拉克之歌

泰索何夫在去奎靈那斯提的路上快要無聊死了；羅德里克爵士正滿心歡喜地趕回聖克仙，一點也不知道自己即將把指揮官送進巨龍嘴裡。與此同時，西瓦諾謝和守護者羅蘭開始踏上將西瓦諾謝擁立為西瓦那斯提國王的旅程。羅蘭計劃走到都城西瓦諾斯附近，但並不進城，而是等消息在城裡傳開：真正的王室繼承人已經回來，要求得到他繼任星辰詠者的合法地位。

﹁要花多長時間？﹂西瓦以年輕人特有的不耐和衝動問道。

﹁這個消息會比我們走得更快，陛下。﹂羅蘭答道。﹁兩夜前與我們在一起的崔內和其他守護者已經出發，他們會把消息告訴遇見的任何守護者，以及他們認為可以信任的荒野跑者。大多數士兵仍舊忠於孔納將軍，但已經有人開始懷疑他。他們還沒公開表達這種觀點，但陛下的到來應該會讓這種情況有所改觀。荒野跑者總是效忠王室。孔納自己也將被迫這樣做︱︱或者至少裝個樣子。﹂

﹁那要多久才能到西瓦諾斯？﹂西瓦諾謝問道。

﹁我們要離開小路，乘船沿東塔拉斯河而下。﹂羅蘭回答。﹁我計劃把你帶到我家，它在城郊外，應該在兩天內可以到達。第三天我們將用來休息並聽取報告。從現在開始第四天，陛下，如果一切順利，您將會勝利進入首都。﹂

﹁四天！﹂西瓦簡直不敢相信。﹁這麼快就能做完那麼多事？﹂

﹁在與噩夢作戰的日子裡，我們守護者能在一天內將口信從西瓦那斯提北部帶到最南邊。我沒有誇大，陛下。﹂羅蘭看到西瓦諾謝臉上的疑惑，不禁笑了起來。﹁我們這麼做過許多次。當時我們組織得很好，人數也比現在多得多。但我相信陛下仍然會驚嘆我們的表現。﹂

﹁我已經大吃一驚了，羅蘭。﹂西瓦諾謝說。﹁我欠你們守護者一大筆人情債。我會想辦法補償你們。﹂

﹁將我們的人民從這場可怕的浩劫中拯救出來，陛下。﹂羅蘭的眼裡流露出哀傷的神色。﹁這就夠了。﹂

儘管口頭上稱讀有加，西瓦諾謝心裡還是有點懷疑，不過他並沒有說出來。他母親的軍隊算得上組織精良，但即便如此，她制定的計劃還是出了錯。厄運、誤傳命令、惡劣天氣，它們之中任何一個和其他各式各樣的不幸，都能把一場到手的勝利變成災難。

﹁與敵接觸後，一切計劃皆成廢紙。﹂是薩馬的格言。很不幸，這句話已被證明是千真萬確。西瓦預料到會有災難和拖延。如果羅蘭許諾過的船是真的，船上也會有洞，或者乾脆被一把火燒成灰燼。河水要不是太淺，就是太深；它的流速不是太快，就是太慢。風會在他們需要順流而下時把船往上游吹，或者要往上游時卻推往下游。

因此，當西瓦看到羅蘭提到的小船真的繫在渡口旁，並且修繕一新時，他難免大吃一驚。不僅如此，船上還整齊堆放著用防水紙包裹起來的食物。

﹁您看，陛下，﹂羅蘭說。﹁守護者已經早我們一步了。﹂

在一年的這個時節，東塔拉斯河風平浪靜。這艘用樹幹搭成的小船非常輕便，平衡感也很好，要弄翻它還真得費點力氣。西瓦很清楚，羅蘭絕不會主動要求他這位未來的星辰詠者與他一同劃槳，因此他自己要求幫忙。起先羅蘭有些猶豫，但他不能與未來的領袖爭論，只好表示同意並遞給西瓦一枝槳。西瓦看到透過這個舉動，他已經贏得年長精靈的敬意。對他來說這是個令人愉快的轉變，因為薩馬總是對他不怎麼尊敬。

西瓦喜歡用這類運動消耗掉身上多餘的能量。河面上很平靜，河兩岸是鬱鬱蔥蔥的森林。天氣很好，但在西瓦看來還談不上迷人。太陽光從屏障中照射進來，他可以看見外面的藍天。然而這不是西瓦在安塞隆其他地方看到過的太陽，不是那個灼熱的橘黃色火球。現在他看到的太陽呈現病態的昏黃，像黃疸病人的皮膚，又像醜陋的膿包。他好像正趴在一池混濁的死水中，俯視太陽的倒影。這顆黃太陽將原本碧藍的天空染成金屬般的藍綠色。西瓦沒有眺望太陽太久，他很快就把目光轉到森林上。

﹁你知道有什麼歌能減輕我們的勞累嗎？﹂他大聲問坐在船頭的羅蘭。

守護者迅速而有力地揮動手臂，將船槳深深埋入水中。年輕許多的西瓦要費很大的力氣才能跟得卡他的節奏。

羅蘭猶豫片刻，回頭望向西瓦。﹁守護者們有一首最喜歡的歌曲，但我擔心它會讓陛下不悅。這首歌講述了您尊敬的外公，羅拉克國王的故事。﹂

﹁它是不是這樣唱的，﹃這是力量之年代，教皇與寵臣的年代﹄。﹂西瓦說著輕輕哼起這首曲子。他以前只聽過一遍。

﹁那是歌曲的開頭，陛下。﹂羅蘭回答。

﹁唱給我聽。﹂西瓦說。﹁我母親在我三十歲生日那天唱過一次，那是我頭一次聽說外公的故事。我母親以前從未提起過他。出於對她的尊敬，其他精靈也都絕口不提外公的事。﹂

﹁我也尊敬您的母親，她像您這樣的年紀時還在阿斯塔林花園中採玫瑰。我明白她的痛楚。每當我們唱起這首歌，我們都在分擔這份痛苦。就在羅拉克被他的高傲引向背叛國家的道路時，我們也選擇了逃避的道路。我們逃離故土，任由他單槍匹馬地戰鬥。我們也有罪。

﹁如果我們所有人都留下來戰鬥，如果我們所有人，不管是王族還是使役家族，抑或是護國家族、密儀家族、良造家族︱︱如果我們能同心協力，肩並肩地團結一致，拋開社會地位的羈絆共同抵抗巨龍軍團，我相信我們能拯救自己的家園。﹂

﹁但你應該完整地聽聽這首歌曲︱︱﹃羅拉克之歌﹄。﹂

這是力量之年代，

教皇與寵臣的年代。

對法師的嫉恨讓教皇開了口：

﹁你們要交出法師之塔，

你們要敬畏我，服從我。﹂

法師們放棄了他們的高塔，

最後連帕蘭薩斯之塔也給了他。

羅拉克‧卡拉登走進塔中，

在高塔關閉之前，

這西瓦那斯提的國王，

要經歷他魔法的試煉。

試煉當中，一顆龍珠因不願落入教皇和寵臣掌間，

它對羅拉克悄聲低喃：

﹁你不能把我留在伊斯塔。

如果你這麼做，

我將會消失，世界將毀滅。﹂

羅拉克聽從龍珠的聲音，

藏起龍珠悄悄離去。

帶著它離開高塔，

帶著它去了西瓦那斯提。

他把龍珠變成秘密，

深藏在心，絕口不提。

大災變來了，塔克西絲來了。

黑暗之后帶著祂的巨龍，

威力無邊，強大無比。

戰爭來了，來到西瓦那斯提。

羅拉克召來人民，

要他們逃離家園，

要他們遠遠散去。

他對他們說：

﹁只有我是眾人的救主，

只有我能阻攔黑暗之后的腳步。﹂

人們走了，他的愛女走了，

阿爾瀚娜‧星光也離開她的父親，

只留下羅拉克一人聽著龍珠的聲音。

它呼喚著他的名字，

呼喚他走進黑暗裡。

羅拉克聽從召喚，墜入黑暗。

羅拉克的手按上龍珠的水晶，

龍珠的手貼向羅拉克的心。

幻夢逼近。

西瓦那斯提的迷夢，

是恐怖的夢，

是可怕的夢。

夢到樹林淌著精靈的鮮血，

夢到眼淚奔湧成河川，

夢到死亡的肆虐。

巨龍出現，湛青‧血暴出現，

這塔克西絲的爪牙，

在羅拉克耳邊細訴噩夢的謊言。

悄聲地譏諷：﹁只有我是眾人的救主，只有我。﹂

大聲地嘲笑：﹁只有我有救世的力量，只有我。﹂

噩夢走進精靈的國土，扼殺這片田園，

噩夢絞纏著林木，樹木流淌著鮮血，

人們的淚水湧滿河川，

羅拉克的眼淚涓涓潺潺。

夢想被龍珠奴役，被湛青‧血暴奴役，

這黑暗之后的爪牙，

這邪惡的爪牙，

只有牠才擁有力量。

﹁我能理解為什麼母親不喜歡聽這首歌。﹂西瓦說。在他背後，最後一句歌詞正飄過水面，引來一隻麻雀的共鳴。﹁以及為什麼我們的人民不願意記住它。﹂

﹁然而，他們應該要記住它。﹂羅蘭說。﹁我認為這首歌應該要被天天吟唱。誰會知道今日的歌曲也同樣淒慘，同樣可怕？我們一點也沒變。羅拉克‧卡拉登相信他十分強大，足以操縱龍珠，儘管所有人都警告他不要這麼做。於是他深陷牢籠，難以自拔。我們的人民因恐懼選擇逃跑，而不是戰鬥。因此，今天我們也恐懼地畏縮在這道屏障下，用許多同胞的生命來拯救一個搖搖欲墜的夢想。﹂

﹁一個夢想？﹂西瓦問道。他正在思考羅拉克的夢，歌曲中出現的夢。

﹁我不是指惡龍的低語，﹂羅蘭說。﹁那個夢已經結束，但沉睡的人拒絕醒來，於是另一個夢過來取而代之。一個過去的夢。一個對已經逝去的光榮歲月念念不忘的夢。我不怪他們，﹂羅蘭長嘆一聲。﹁我也喜歡追憶往昔，渴望重拾昔日的輝煌。但我們之中那些曾與您父親並肩作戰的人知道，過去的永遠不會重來，也不該重來。世界在變化，我們也要隨著變化。我們必須成為它的一部份，否則就會在人為製造的監獄中病死，就像我們現在一樣。﹂

羅蘭放下手中的船槳，轉過身來面對西瓦。﹁您理解我說的話嗎，陛下？﹂

﹁是的。﹂西瓦謹慎地說。﹁也可以說，我就是世界的一份子。我從外面來，我要領導我們的人民走向世界去。﹂

﹁對，陛下。﹂羅蘭微笑著說。

﹁只要我避開高傲這條罪過。﹂西瓦說。他停下手中的槳，很高興能有機會休息。他咧嘴笑了起來，表示自己剛才是在開玩笑，但他轉念一想，變得嚴肅起來。

﹁驕傲，家族敗落。﹂西瓦半是自言自語地說。﹁我已經預先得到警告，他們說這也算先手之利。﹂

他抓起船槳，拚命劃動起來。

昏黃的太陽沉入樹林後方。白晝毫無生氣，似乎它也是虛弱病的受害者之一。羅蘭掃視著河岸，想找個合適的地方泊船過夜。西瓦望向另一側河岸，因此他比守護者先看到了人群。

﹁羅蘭！﹂西瓦急切地低呼道。﹁快靠向西岸！快！﹂

﹁怎麼了，陛下？﹂羅蘭迅速警戒起來。﹁您看到了什麼？﹂

﹁那裡！在東岸上！你沒看見他們嗎？快！我們就要進入射程了！﹂

羅蘭放下手中劃得飛快的船槳，回頭給西瓦一個同情的微笑。﹁您不再是獵物了，陛下。您看到的是自己人。他們特地來向您致敬的。﹂

西瓦大為驚訝。﹁但︱︱他們怎麼會知道？﹂

﹁守護者已經來過這裡了，陛下。﹂

﹁這麼快？﹂

﹁我告訴過陛下，我們能迅速傳遞消息。﹂

西瓦面紅耳赤。﹁我很抱歉，羅蘭。我沒有懷疑你的意思，只是︱︱我母親也使用信使。他們秘密行動，在她和奎靈那斯提的羅拉娜之間傳遞消息，這樣我們才能知道，那片土地上的同胞們發生了什麼事。但他們要花很多天才能走同樣遠的路︱︱我原以為︱︱﹂

﹁您以為我在誇大其詞。您無須道歉，陛下。您已經習慣了屏障外的世界，一個廣闊的、危機四伏的世界。在西瓦那斯提，我們守護者知道每一條路，以及路上的每一棵樹，還有樹旁的每一朵鮮花，甚至包括穿梭其間的松鼠和每一棵樹上唱歌的每一隻小鳥。如果哪隻小鳥的歌聲中有異樣，如果哪隻松鼠豎起警戒的耳朵，我們都會察覺到。沒有東西可以突襲我們，也沒有東西能阻止我們。﹂羅蘭皺起眉頭。﹁但這也就是我們守護者為何對湛青‧血暴能夠隱藏如此之久感到困惑的原因。牠應該躲不久的，但牠卻成功地做到了。﹂

河水載著他們來到西岸上精靈們的視線內。他們的房子座落在樹叢裡。人類也許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房子，因為它們都是由活生生的樹木構成︱︱樹枝彎曲成各種可愛的形狀，組成牆壁和屋頂。地上攤放著需要曬乾的漁網，岸邊繫泊著小船。這裡只是個小漁村，因此沒有很多精靈。然而看上去似乎全村人都傾巢而出，連病患也被包裹在毯子裡，墊著枕頭，抬到河邊。

西瓦清醒過來，停止胡思亂想，把手中的船槳放下。

﹁我要做什麼，羅蘭？﹂他不安地問。

羅蘭回頭對他笑了笑。﹁您只需做您自己，陛下。這就是他們所期望的。﹂

羅蘭把船劃得離岸更近。河水在這裡似乎更加湍急，在西瓦還沒準備好之前就把他推到人們面前。他曾經和母親一起騎馬檢閱部隊，現在同樣的不安和自卑感又席捲他全身。

河水把他帶到他的人民身旁。他注視著他們，輕輕地向他們點頭，害羞地揮動手臂。正如他隱約預料到的那樣，沒有人向他回禮，也沒有人喝采。他們默不作聲地注視著他泛舟而過。對西瓦來說，這份沉默比最瘋狂的歡呼更加怵目驚心。他在他們的目光中看到渴望，他從他們的沉默中聽到祈求。然而他們不願相信這份希望，因為他們以前也曾感覺到希望，最終卻遭到背叛。

西瓦被深深地打動了。他停止揮動雙手，把手向他們伸去，似乎看到他們正沉入水中，希望他能把他們拉上岸來。河水載著他離去，船轉過小山，他們從他的視線中消失了。

他誠惶誠恐地縮在船上，不動也不說話。這是他頭一次徹底領悟到他加在自己肩上的重擔。他能做什麼來幫助他們？他們對他又有什麼期盼？也許太多，太多了。

羅蘭不時向後投來關切的目光，但什麼也沒說，也沒有發表任何評論。他繼續獨自劃著槳，直到找到一處適合泊船的地方。西瓦站起身，跳入水中，幫忙把船推上岸。河水冰冷刺骨，然而對他來說卻是個令人愉快的刺激。他把對自己能力的焦慮和恐懼通通丟入東塔拉斯河，很高興自己能有點事可做。

西瓦習慣戶外生活，因此他知道該怎麼設立野營。他從船上卸下補給，攤開床舖，開始著手準備晚餐的水果和乾麵包。羅蘭則在一旁固定小船。晚餐的大多數時間，兩人相對無語。西瓦還沉浸在兩夜前欣喜接受的巨大責任中，羅蘭則尊重他的君主希望安靜的願望。這一天對他們兩人來說結束得很早。他們把自己裹在毛毯裡，留下森林中的鳥獸為他們站崗。

西瓦要比預期中更快地進入夢鄉。半夜一隻夜梟的叫聲驚醒了他，他恐懼地坐起身來。但羅蘭說，夜梟只是在呼喚同伴、傳播黑暗中的流言而已。

西瓦毫無睡意地聽著牠淒慘陰森的呼喚，和遠處森林中另一隻夜梟的沉重回應。他很長一段時間無法入睡，只是瞪著屏障外的星星，它們都在不安地眨著眼睛。羅拉克之歌像河水般快速流過他的意識中。

羅拉克的眼淚涓涓潺潺，

夢想被龍珠奴役，被湛青‧血暴奴役，

這黑暗之后的爪牙，

這邪惡的爪牙，

只有牠才擁有力量。

就在此刻，一位吟遊詩人正在演唱歌聲中的這些詞句和旋律，用來取悅西瓦諾斯城一場聚會中的客人們。

聚會地點是星辰之塔下的阿斯塔林花園。星辰詠者就住在那座塔內，當然，那是在有星辰詠者的時候。景色迷人的星辰之塔是用魔法雕砌的大理石築成的，因為精靈們不願意用砍伐或其他方式傷害大地的任何部份。正因如此，塔的外觀給人一種流暢的感覺，似乎有人用熔蠟製作出它的外形。在羅拉克的夢裡，塔與西瓦諾斯的其他建築一樣，被扭曲成面日猙獰的模樣。精靈法師們花了好多年重新改造這些建築的外形。他們替換了外牆上的無數珠寶。這些珠寶曾經用來捕獲銀月索林那瑞和紅月努林塔瑞的光芒，讓這些潔淨的月光照亮塔內，讓它沐浴在銀白和火紅之中。月亮們現在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個月亮掛在克萊恩上空。出於某些精靈智者們無法解釋的原因，這個月亮的灰暗光輝讓每顆珠寶看起來都像茫然的眼睛，根本無給塔裡帶來任何光亮。這樣一來，精靈們只好又求助於蠟燭和火炬。

椅子被放在阿斯塔林花園的花草之間。看起來現在正是鮮花盛開的時節，空氣中洋溢著花香。只有孔納和他的園丁們知道，花園裡的花草都是植木者們從他們各自家裡臨時搬來的，因為現在已經沒有植物能長久地存活在阿斯塔林花園裡。沒有任何植物，除了一棵樹外。一棵被魔法屏障包圍的樹。它被稱為屏障樹。據說守護西瓦那斯提的魔法屏障就是由它的樹根中生出來的。

吟遊詩人是應一位客人的要求演唱羅拉克之歌的。她唱完這首歌，結束最後一個哀傷的音節，用手輕輕拂動著魯特琴弦。

﹁好！唱得太好了！再來一遍！﹂從後排座位中傳來一個輕鬆的聲音。

吟遊詩人不大自然地望著她的聽眾們。他們太有禮貌、太有教養，因此不會公開地大嚷大叫提出要求。但是一個表演者能從各式各樣的暗示中看出聽眾們的心思。吟遊詩人隱約注意到幾張通紅的面孔和彼此交換的尷尬眼神。這首歌演唱一遍足矣。

﹁誰說的？﹂雷耶‧孔納將軍，西瓦那斯提的軍事總督，從他的座位上轉過身去。

﹁您覺得呢，舅舅？﹂在一個靠後方的位置上，他的外甥沉著臉回答。﹁就是那個提出演唱要求的人。您的朋友清霜。﹂孔納將軍猛地從座位上站起來，這個舉動讓當晚的音樂演出總算告一段落。吟遊詩人鞠了個躬，很感激可以免掉再唱一遍那首歌的苦差事。聽眾們禮貌地鼓掌，但掌聲裡沒多少熱情。一聲大概是如釋重負的嘆息迴蕩在枝葉的低吟中。四周的樹看似一把把破損的陽傘，因為樹上很多樹葉已經枯落。銀絲提燈掛在樹枒上，照亮了沉沉黑夜。賓客們離開小小的圓形劇場，來到一張設立在反光池旁的桌子邊，在那裡品嚐糖霜水果、牛油麵包圈和冰涼的紅酒。

孔納邀請吟遊詩人共進宵夜，並親自陪她來到桌邊。那個叫清霜的精靈已經手持一杯紅酒站在那裡，他向吟遊詩人敬酒，對她褒獎有加。

﹁真遺憾您不能再唱一次那首歌。﹂他說著瞟了將軍一眼。﹁我對那首歌的旋律從來不會感到厭煩。還有它的歌詞！我的最愛︱︱﹂

﹁您想來些點心和飲料嗎，女士？﹂將軍輕推了外甥一把，他馬上回應道。

吟遊詩人向他投去感激的眼神，立刻接受了這個提議。他領她到桌邊，那裡的其他賓客彬彬有禮地向她致意。清霜和將軍身邊很快就空無一人。儘管許多賓客很樂意陪伴在富有魅力的清霜左右，以及對將軍阿諛奉承，但他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將軍正在發火。

﹁我搞不懂自己為什麼會邀請你來參加這些聚會，清霜。﹂孔納將軍不悅地說。﹁你老是讓我下不了臺。你要她唱那首歌已經夠糟的了，居然還要來第二遍！﹂

﹁根據我今晚聽到的謠言，﹂清霜懶洋洋地說。﹁我認為羅拉克‧卡拉登之歌十分合適。﹂

孔納從睫毛下嚴厲地瞥了他的朋友一眼。﹁我聽說︱︱﹂他停下來，瞄了瞄他的客人們。﹁來，跟我到池塘邊去。﹂

兩人從其他賓客身邊走開。現在沒有了將軍在場的壓抑感，精靈們聚成一個個小圈子，壓低聲音興奮地討論最近首都裡的頭號話題。

﹁我們沒必要離開。﹂清霜回顧餐桌邊的人群，評論道。﹁人人都聽說那件事了。﹂

﹁是的，但他們把它當流言議論。我已經得到確切的消息。﹂孔納陰沉著臉說。

清霜停下腳步。﹁那麼你知道消息屬實了？﹂

﹁我在守護者當中有自己的耳目。那人親眼看見他，與他交談過。據說這個年輕人的相貌簡直跟他父親一模一樣。他是西瓦諾謝‧卡拉登，阿爾瀚娜‧星光之子，死不足惜的羅拉克國王的外孫。﹂

﹁不可能！﹂清霜宣稱。﹁我們上次聽說那個該詛咒的巫婆時，她還遊蕩在屏障外，她的兒子也跟她在一起。他不可能穿過屏障。沒有人或東西能穿透屏障。﹂清霜對這點頗為確定。

﹁那他的到來一定是個奇蹟，就像他們說的那樣。﹂孔納朝正在竊竊私語的賓客們揮了一下手，面無表情地說。

﹁啐！一定是什麼冒牌貨。你昏頭了，﹂清霜不可置信地望著總督。﹁你當真相信這件事！﹂

﹁我的消息來源是崔內。你也知道，他有覓真術。﹂孔納回答。﹁不容置疑。這個年輕人通過了測試。崔內看到他的內心，他顯然要比那個年輕人自己更瞭解他的過去。﹂

﹁那他到底出了什麼事？﹂清霜略微揚起眉毛問。

﹁在那個可怕的風暴之夜，阿爾瀚娜和她的叛軍準備大舉進攻屏障，這時食人魔襲擊了他們的營地。這個年輕人準備跑到鋼之騎士團那裡乞求人類的援助︱︱看看那婆娘墮落到什麼地步︱︱結果被一道閃電打得暈頭轉向，滑落到山溝裡，失去知覺。而當他醒來時，人就已經在屏障裡了。﹂

清霜用手摸了摸下巴。他的下巴很有型，面孔異常英俊，一對大大的杏眼炯炯有神。他的灰白色皮膚光滑得毫無瑕疵。而他的一舉一動都很優雅。總而言之，他的相貌堪稱完美。

在人類看來，所有的精靈都很漂亮。智者們說，這種想法來自兩個種族間根深蒂固的敵意。哪怕是最漂亮的人類也難免自慚形穢。精靈們崇尚美麗，雖然在他們自己的種族中也有不同層次的美，但他們總是種美麗的生物。而在這個美麗的國度裡，清霜的美貌堪稱翹楚。

在這個時刻，清霜的漂亮和完美令孔納惱怒至極。

將軍將目光轉向池塘。兩隻新天鵝悠游在如鏡的水面上。他納悶這兩隻能活多久，心裡希望牠們的壽命要比上一對長些。他已經在天鵝上投資了一大筆錢，但池塘裡沒有牠們就會顯得異常空虛。

清霜是宮廷裡的寵兒，這未免有些奇怪，因為正是他的到來導致宮廷裡很多人失去了權位和影響。但即使如此，也沒有人怪罪清霜。他們的責難對象是孔納，那個親自趕跑他們的人。

然而，我又能有什麼選擇呢？孔納問自己。這些人都不值得信任。有些還在密謀反對我！如果不是清霜，我大概永遠不會知道。

自從第一次被引見加入將軍身邊的小圈子後，清霜已經揭穿每個孔納曾經信任的人都有這樣那樣的污點。有位大臣曾被人聽見為波修士辯護。另一個據說年輕時愛上過闇精靈達拉馬。還有一個人上黑名單是因為他對孔納制定的某項稅收政策持反對意見。

最後終於有一天，孔納意識到他只剩下一個參謀，那人就是清霜。

唯一的例外是孔納的外甥琦霖。清霜毫不掩飾他對琦霖的好感。他奉承這個年輕人，送他各式各樣的小禮物，對他說的笑話總是捧腹大笑，大肆渲染自己對他的關注。跟在清霜身後爭寵的朝臣們全都對琦霖妒火中燒。

琦霖本人則寧願清霜厭惡他。

琦霖不信任清霜，儘管他說不出理由為何。

然而，琦霖不敢公開說清霜的壞話。沒有人敢對他稍加貶斥，因為清霜是個力量強大的法師，是西瓦那斯提曾經出現過最強的法師，就連闇精靈達拉馬也比不上他。

清霜來到西瓦諾斯正是龍爭開始後的次日。他自稱是沙羅斯之塔的代表。德魯伊屠翼龍者維隆的遺體就長眠在這座位於西瓦那斯提西部的紀念碑裡。儘管魔法諸神已經離去，但精靈英雄的水晶棺上依然保留著當初的魔法。精靈法師們小心翼翼地在不打擾死者的前提下，嘗試獲取一些棺木上的魔法力量。

﹁我們成功了。﹂清霜對將軍說。﹁那就是說，﹂他謙遜地補充道。﹁我成功了。﹂

由於害怕蹂躪安塞隆各地的巨龍會進攻西瓦那斯提，清霜和植木者們協力設計出一種能保護西瓦那斯提免受巨龍侵害的方法。植木者們遵照清霜的指示種下一棵樹，也就是眾所周知的屏障樹。這棵受人敬仰的樹生長在阿斯塔林花園裡，被自己的魔法屏障包圍，因此沒有人能加害於它。

當清霜向將軍兼總督提出他可以在西瓦那斯提全境升起一道魔法屏障時，孔納感到特別感激和欣慰。他覺得肩上的沉重負擔終於放下了。西瓦那斯提將會安全，真正安全。不必擔心龍，不必擔心食人魔，不必擔心人類和闇精靈，不必擔心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危險。他把這項提案遞交族長議會討論，結果獲得全數通過。

於是清霜升起屏障，他也一躍成為精靈們的英雄，甚至有人討論要為他設立紀念碑。隨後阿斯塔林花園裡的草木開始枯萎。有報告說，邊界上所有生活在屏障附近的草木鳥獸也漸漸死去。西瓦諾斯和其他精靈城鎮裡的居民開始死於一種奇怪的慢性虛弱病。清霜聲稱，這種瘟疫是在屏障升起前由人類帶來的，正是屏障保護其他人免於一死。

孔納現在已經不能離開清霜。清霜是他的朋友和他信任的參謀，他唯一信任的參謀。是清霜的魔法將屏障置於西瓦那斯提之上，因此他也能隨時降下屏障，但這樣做則會讓西瓦那斯提重新暴露在外面世界的危險中。

﹁嗯？你說什麼？﹂孔納將軍將思緒從天鵝那裡拉回清霜身上，後者一直滔滔不絕地說著話。

﹁我說，﹃你沒在聽我說話。﹄﹂清霜笑著回答道。

﹁很抱歉，清霜。有件事我想知道，這個年輕人是怎麼穿過屏障的？﹂他壓低嗓音，儘管附近根本沒有人在偷聽。﹁難道屏障的魔法也在失效？﹂

清霜的臉沉了下來。﹁不是。﹂他回答。

﹁你為何如此肯定？﹂孔納追問。﹁坦白告訴我，在過去一年裡，你有覺察到你的力量衰退了嗎？其他法師都有這種感覺。﹂

﹁他們也許有，但我沒有。﹂清霜冷冷地回答。

孔納凝視著他的朋友。清霜拒絕直視他的目光，因此孔納猜想法師在說謊。

﹁那麼出現這種現象要怎麼解釋？﹂

﹁很簡單。﹂清霜泰然自若地說。﹁是我放他進來的。﹂

﹁你？﹂孔納失聲驚呼。許多客人停止談話，轉過頭來望著他。

清霜給他們一個笑臉，拉住他朋友的手臂，來到花園裡一處更加隱密的地方。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你想拿這個年輕人做什麼？﹂孔納質問道。

﹁我會做你早就該做的事情。﹂清霜說著用手撫平白袍翻起的袖子。﹁我會讓一位卡拉登坐上寶座。我提醒你，我的朋友，如果你當初聽從我的建議，宣佈你的外甥為詠者，那現在就不會有西瓦諾謝這個問題。﹂

﹁你很清楚琦霖拒絕接受這個位置。﹂孔納反駁道。

﹁出於對阿爾瀚娜姑姑的愚忠？﹂清霜嘆了口氣。﹁我也曾與他商量過這件事，他不肯聽我的話。﹂

﹁他也不會聽我的，如果你是這個意思的話，朋友。﹂孔納說。﹁也許我應該說，正是你固執己見要求維護卡拉登家的正統地位，才讓我們落入今天的窘境。我自己也是王族︱︱﹂

﹁你不是卡拉登家的人，雷耶。﹂清霜嘟囔著說。

﹁我可以把家譜追溯到卡拉登家之前！﹂孔納忿忿不平地說。﹁一直追溯到奎娜瑞，西瓦諾斯的妻子！我完全有資格繼承王位。也許要勝過卡拉登家。﹂

﹁我知道，親愛的朋友。﹂清霜柔聲說道。他把手放到孔納的手臂上，想撫慰他的情緒。﹁但你不太容易說服各族長。﹂

﹁羅拉克‧卡拉登把他的國家帶向災難。﹂孔納還在抱怨。﹁他女兒阿爾瀚娜‧星光更是差點毀掉我們：她居然要嫁給波修士，一個奎靈那斯提精靈！如果我們沒有果斷趕走這些毒蛇的話，西瓦那斯提就會被那個雜種太陽詠者、坦尼斯的癡呆兒子吉爾薩斯踩在腳下。而精靈們還在繼續說什麼應該由一位卡拉登坐上王座。我真的無法理解！﹂

﹁我的朋友，﹂清霜溫和地說。﹁那個家族統治西瓦那斯提已經有上千年的時光，人民會毫無異議地接受另一位卡拉登來統治他們。但如果你自己坐上王位，就會引來無休無止的爭論和嫉妒，可能持續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人們會去把自家的族譜翻個仔細，甚至會有人索性自封為王。誰知道會不會有哪個強人趁勢而起，把你流放，將大權據為己有？不，不。現在這樣最好。我再次提醒你，你的外甥是卡拉登家的人，他是最合適的人選。人民會很樂於看到他坐上王位。他的母親，也就是你妹妹，當初就嫁到卡拉登家中。族長議會會接受這個折衷方案。但這件事生米還沒煮成熟飯。兩天之內，西瓦諾謝‧卡拉登就將抵達西瓦諾斯。而你已經公開宣佈將支持卡拉登家的成員擔任星辰詠者。﹂

﹁那是因為你建議我這麼做的！﹂孔納反駁道。

﹁我有我的理由。﹂清霜說。他看看仍在彼此交談的來客們，他們的聲音逐漸因為激動而變得響亮起來，現在已經可以聽到﹁西瓦諾謝﹂這個名字，它穿過星光照耀下的黑暗鑽入他們的耳裡。﹁你總有一天會明白我的苦心，朋友。你必須相信我。﹂

﹁好吧，那你建議我怎麼對付西瓦諾謝？﹂

﹁讓他當上星辰詠者。﹂

﹁你說什麼？﹂聽聞此言，孔納如五雷轟頂。﹁這個︱︱這個闇精靈的兒子︱︱星辰詠者︱︱﹂

﹁冷靜點，我親愛的朋友。﹂清霜安慰他。﹁我們將借鑒奎靈那斯提歷史。西瓦諾謝將僅在名義上進行統治，而你仍然是統率荒野跑者的將軍。你依舊掌握全部軍權，你才是西瓦那斯提的真正統治者。與此同時，西瓦那斯提將有一個星辰詠者。人們會很高興。西瓦諾謝的登基將會讓近來愈演愈烈的騷動平息下來。一旦他們的目的達到，那些民兵組織，尤其是守護者，將不會再惹什麼麻煩。﹂

﹁我不相信你是認真的，清霜。﹂孔納搖了搖頭。

﹁我一輩子沒說過更認真的話了，親愛的朋友。現在，人民會把他們的疾苦傳到國王的耳裡，而不會來打擾你。你可以從統治西瓦那斯提的重任中解脫。當然，必須有個人來擔任攝政輔臣。西瓦諾謝還年輕，對這個巨大的責任來說實在太年輕了。﹂

﹁啊！﹂孔納若有所悟。﹁我開始明白你的意思。我想我︱︱﹂

他停下話。清霜正在搖頭。

﹁你不能既充當攝政輔臣，又擔任荒野跑者的將軍。﹂他說。

﹁那你推薦誰？﹂孔納問。

清霜謙卑地一鞠躬。﹁我推薦我自己。我將擔任輔佐年輕國王的任務。我相信，你已經發現我的意見很有用。﹂

﹁但你沒資格！﹂孔納抗議道。﹁你不是王室成員，你沒進過參議院。在此之前你只是沙羅斯某個塔裡的法師。﹂他粗魯地說。

﹁噢，但你將親自舉薦我。﹂說著，清霜把手搭在孔納的手臂上。

﹁那我要說點什麼來舉薦你呢？﹂

﹁只要這樣做就夠了：你會提醒他們，屏障樹生長在我看管的阿斯塔林花園內。你會提醒他們，屏障樹的種植離不開我的幫助。你會提醒他們，正是我讓魔法屏障正常運行的。﹂

﹁這是威脅嗎？﹂孔納怒目而視。

清霜凝視將軍良久，直到他開始感覺渾身不自在。﹁我命中注定永遠得不到信任，﹂清霜最後開口說。﹁我的動機總是受到懷疑。我欣然接受它。為了替民眾效勞，我願意做出這種犧牲。﹂

﹁我很抱歉。﹂孔納咕噥著說。﹁只不過︱︱﹂

﹁我接受你的道歉。至於現在，﹂清霜繼續說。﹁我們應該準備好歡迎年輕國王駕臨西瓦諾斯。你將宣佈全國放假一天。我們將不惜開銷。人民需要有東西加以慶祝。我們將讓今晚這位吟遊詩人唱點什麼向新詠者致敬。她的嗓音真甜。﹂

﹁好吧！﹂孔納心不在焉地回答道。他已經開始覺得清霜的計劃沒什麼不好。

﹁啊，我的朋友，太令人傷心了，﹂清霜邊說邊指向池塘。﹁你的一隻天鵝快死了。﹂

## １︱１２騎士出征

在聖克仙之戰第二天，米娜試圖離開她的帳篷與其他士兵一同排隊領飯。她被士兵和隨軍人員團團包圍，他們不是想觸摸她就是希望她觸摸自己以獲得好運。士兵們對她相當敬畏。米娜以唯一真神的名義與每個人談話。但男人、女人和小孩們實在太過熱情。米娜的騎士們發現她精疲力竭得快要暈倒了，於是在加爾達的率領下上前驅開人群。米娜回到帳篷裡，騎士們在外面守衛，加爾達給她端來食物。

第二天，米娜正式與全軍見面。加爾達下令士兵們排成隊列。她走過他們中間，叫出許多人的名字，追述他們在戰鬥中的勇敢表現。當他們離開會場時，嘴裡還喃喃唸著她的名字。

檢閱完部隊後，她便去了一趟黑暗密儀教徒們的帳篷。她的騎士們到處宣揚她復原加爾達手臂的事。這類奇蹟在第四紀元中並不特別，但現在卻聞所未聞。

奈拉卡騎士團的密儀醫士們從光明城堡中偷來醫療術，在此後數年中，他們能施行與第四紀元的神賜醫療術相媲美的奇蹟。但近來這些醫士們注意到，他們正在失去某些密儀力量。雖然他們仍然能夠治癒傷患，但一個再簡單不過的法術就會讓他們累得精疲力竭。

沒人能解釋這種奇怪的災難從何而來。起初，醫士們指責光明城堡的密儀教徒們搞鬼，說他們找到某種方法來阻礙奈拉卡騎士團治療自己的傷兵。但他們很快從安插在光明城堡內的間諜口中得知，在斯克西和安塞隆其他地方的密儀教徒也遇到同樣的問題。他們也在尋求答案，但至今為止仍一無所獲。

為了保存精力，對巨大的傷亡數量，醫士們只能優先照顧米列斯爵士和他的司令部人員，因為軍中不可一日無帥。即使如此，他們對嚴重的傷害也束手無策。他們無法接合斷肢，無法阻止內出血，也無法復原被打破的頭顱。

當米娜走進醫士的帳篷時，傷患們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她身上。連那些瞎眼的人，還有那些被沾滿鮮血的繃帶蒙住雙目的人，也都本能地將無神的眼窩轉向她，就像在黑暗中呻吟的植物拚命追尋陽光。

醫士們繼續忙著手裡的工作，假裝沒看到米娜進來。只有一個人停下來，抬頭看了一眼。他剛要開口命令她出去，卻看見加爾達站在她身後，手搭在劍柄上。

﹁我們正忙著。妳想做什麼？﹂醫士粗魯地質問道。

﹁來幫忙。﹂米娜回答。她的琥珀色眼精迅速往帳篷四處掃視一遍。﹁後面是什麼？就是你們用簾子遮住的地方。﹂

醫士朝那個方向瞟了一眼。在醫療大帳篷的末端有一條胡亂掛上的毛毯，在它後方傳來陣陣呻吟。

﹁快死的人。﹂他冷漠地說。﹁我們無能為力。﹂

﹁你對他們的痛苦無動於衷？﹂米娜問。

醫士聳聳肩。﹁他們對我們已經毫無用處。藥品有限，必須先用來治療有機會回戰場上的人。﹂

﹁那麼，你不介意我去為他們祈禱吧？﹂

醫士哼了一聲。﹁盡量去為他們﹃祈禱﹄吧！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感激的。﹂

﹁我相信他們會的。﹂她嚴肅地說。

她朝帳篷末端走去，在成排躺著傷患的吊床間穿梭而行。很多人向她伸出手，呼喚她的名字，乞求她的注意。她朝他們微笑，許諾馬上回來。她來到遮擋垂死者的毛毯前，掀開它走了進去。

加爾達也來到毛毯前。他轉過身，手握劍柄，瞪著那些醫士們。醫士們假裝毫不在意，卻不時偷偷朝毛毯的方向瞟上幾眼，或者彼此交換眼神。

加爾達傾聽著背後的動靜。他能夠聞到死亡的氣息。他回頭看了一眼，裡面有七男兩女。有些人躺在吊床上，其他人還躺在從戰場抬回來的擔架上。他們的傷口全都猙獰可怖，至少加爾達的匆匆一瞥留下這種印象。肌肉向外翻出，骨骼和內臟暴露在外。鮮血滴落地上，聚成一灘灘怵目驚心的小血潭。其中一人的內臟露出體外，看起來就像一串扭曲的香腸。另一個女騎士的半張臉不翼而飛，一隻眼球令人心悸地掛在血染的繃帶下。

米娜來到第一個垂死者，也就是失去半張臉的女人面前。女人緊閉著那隻沒受傷的眼睛，呼吸沉重異常，她看起來已經走上死亡之路。米娜把手放在可怕的傷口上。

﹁我看到妳在沙場上奮戰，杜婭。﹂米娜柔聲說。﹁妳勇敢戰鬥，在其他人倉皇後退時仍堅守崗位。妳必須活在世上，杜婭。唯一真神需要妳。﹂

女人的呼吸變得和緩，她慢慢將不成人形的臉轉向米娜。米娜俯身親吻她。

加爾達聽到背後傳來喃喃低語聲，立刻轉過身去。醫士的帳篷裡一片寂靜，所有人都能聽見米娜的話。醫士們也不再假裝幹活，每個人都瞪大眼睛等待著。

一隻手搭上加爾達的肩膀，他以為是米娜，便轉過身來。然而，映入他眼簾的卻是杜婭，剛才還躺在地上的垂死女人。她臉上沾滿鮮血，一道將陪伴她終身的可怕疤痕橫貫整個臉頰。但她臉上的肌肉已經復合，眼睛也回到原來的位置上。她微笑著走過來，深深吸了口氣。

﹁米娜把我從鬼門關前帶回來。﹂杜婭的語氣中充滿敬畏和驚異。﹁她帶我回來為她效勞。我會的，我會效忠她一輩子。﹂

杜婭容光煥發、意氣昂揚地走出帳篷。傷患們大聲喝采，齊聲高呼，﹁米娜！米娜！﹂醫士們則用不可置信的目光盯著杜婭的背影。

﹁她在那裡做什麼？﹂其中一人問道。他想走進去看看。

﹁祈禱。﹂加爾達嚴厲地說，並伸手擋住他。﹁是你允許她這麼做的，記得嗎？﹂

醫士瞪了他一眼，迅速轉身離開。加爾達望著這人一路小跑步直奔米列斯爵士的帳篷而去。

﹁好吧，去告訴米列斯爵士你看到了什麼。﹂加爾達興高采烈地小聲說。﹁去告訴他，朝他心窩裡再插一把匕首。﹂

米娜將他們全部治癒，沒漏掉垂死者中的任何一人。她治好了一個被索蘭尼亞長槍刺中肚腸的小隊長，也治好一個慘遭戰馬鐵蹄踩踏的步兵。垂死者們一個個從床上爬起來，在旁人的歡呼聲中走出帳篷。他們感謝她，讚揚她，但米娜一概回絕。

﹁向唯一真神致謝和效忠吧！﹂她告訴他們。﹁是神的力量拯救了你們。﹂

確實，她看上去如有神助。不管治療多少人，她都沒有一絲疲態，也沒有昏過去。在治療完垂死者後，她逐一來到傷者們的床前，把手放在他們身上，親吻他們，褒獎他們在戰鬥中的表現。

﹁醫療力量並非源自於我，﹂她告訴他們。﹁它源自於回來關照你們的神。﹂

到了午夜，醫士們的帳篷裡已經空無一人。

遵照米列斯爵士的命令，黑暗密儀教徒們緊盯住米娜的一舉一動，試圖找出她的秘密，好證明她是騙子。他們說，她一定在玩弄戲法或幻術。他們把針插入她接合起來的肢體內，想要證明它們是假的，結果卻看到貨真價實的鮮血流出來。他們又把染上可怕瘟疫、連他們自己都不敢靠近的病人送到她那裡去。她坐在受苦的人身邊，把手放在他們潰爛的傷口和可怕的潰瘍上，以唯一真神的名義祝福他們。

頭髮斑白的老兵們竊竊私語說，她就像以前從眾神那裡領受奇妙力量的牧師一樣。他們說，這些牧師能復活死者。但對這項奇蹟，她或是力所不及，或是不願去做。雖然死者得到她的特別關注，但她並沒有復活他們，儘管人們常常乞求她這麼做。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為了服侍唯一真神，﹂米娜說。﹁且正如我們在現實中為祂效勞一樣，死者在來世中也為祂服務。把死者帶回來是錯誤的。﹂

士兵們遵照她的命令，把所有屍體不分敵友地從戰場上抬回來，排列在血跡斑斑的草地上。米娜跪在每一具屍體旁，為每一個人祈禱，無論他曾為哪方而戰。她向那位無名的神推薦他們的英靈。然後她命令眾人將他們埋葬在一個巨大的集體墓穴中。

在加爾達堅持下，米娜在戰鬥結束後第三天，召集奈拉卡騎士的指揮官們開會，包括大多數曾在米列斯手下服役的軍官。他們在會議中同聲要求米娜接管圍城軍的指揮權，率領他們打個漂亮的勝仗。

米娜拒絕了他們的請求。

﹁為什麼？﹂當加爾達在第五天早上與米娜獨處時開口問道。他對她的回絕感到惱火。﹁您為什麼不發動攻擊？如果您征服聖克仙，塔貢爵士就再不能碰您一根手指頭！他將被迫承認，您是他部下裡最能幹的騎士！﹂

米娜坐在帳篷裡的一張大桌子前，安塞隆的地圖攤開在桌上。她每天都在研究地圖，一邊瀏覽一邊喃喃唸著城鎮和鄉村的名字，記住它們的位置。現在她停下來，望著牛頭人。

﹁你在擔心什麼，加爾達？﹂她溫和地問道。

牛頭人不悅地皺起眉頭，兩眼間的皮膚擰成一團。﹁我為您擔心，米娜。那些被認為對塔貢構成威脅的人常常會無故消失，沒有人能避免遭到他暗算。連我們的前任團長米麗蕾‧愛布雷納也不例外。據說她死於食物中毒，但事情的真相人人皆知。﹂

﹁真相是什麼？﹂米娜漫不經心地問道。她的目光已經移回到地圖上。

﹁當然是被塔貢毒死了。﹂加爾達回答。﹁有機會您自己去問塔貢吧！他不會否認的。﹂

米娜嘆了口氣。﹁米麗蕾還算幸運。她與她的神同在。她頒佈的願景並非屬實，但她現在已經知道真相。她因自己的武斷而受到懲罰，而現在她正以無名真神的名義建立偉大勳業。至於塔貢︱︱﹂米娜又抬起頭來。﹁他也在這個世界上為唯一真神效勞，因此他暫時還被允許繼續活著。﹂

﹁塔貢？﹂加爾達重重地哼了一聲。﹁他的確信奉一位神靈，那就是財神。﹂

米娜臉上露出神秘的笑容。﹁我沒說塔貢知道他侍奉誰，但他的確在侍奉。這就是我不進攻聖克仙的原因。其他人會來打這一仗，但聖克仙不關我們的事，我們被召喚要去贏得更大的光榮。﹂

﹁更大的光榮？﹂加爾達很驚訝。﹁您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米娜！還有什麼比攻占聖克仙更偉大的？那樣人們將會看到奈拉卡騎士團再次成為世界上的強大力量！﹂

米娜用手在地圖上比劃著，一直延伸到地圖最南端。﹁征服偉大的精靈王國西瓦那斯提呢？﹂

﹁哈哈！﹂加爾達放聲大笑。﹁您贏了，米娜。我認輸。是的，那將是場了不起的勝利。就像看見月亮從天上掉下來，一直掉進我飯裡，這也很有可能哦！﹂

﹁你會看到的，加爾達。﹂米娜不動聲色地說。﹁等信使到來後就通知我。噢，加爾達︱︱﹂

﹁嗯，米娜？﹂牛頭人剛轉身要走。

﹁小心點。﹂她的琥珀色眼睛發出箭一般銳利的光芒，穿透他全身。﹁你的玩笑冒犯了神靈。不要再犯這種錯誤。﹂

加爾達感覺右臂上一陣劇痛，連手指都麻了起來。

﹁是的，米娜。﹂他一邊嘟囔，一邊揉著手臂鑽出帳篷，留下米娜獨自一人研究她的地圖。

根據加爾達的計算，米列斯爵士派出去的人要花兩天時間才能趕到騎士團位於捷列克的總部，隨後的一天要用來向黑夜之主塔貢報告，回程又會占去另外兩天的時間。他們應該在今天聽到一些消息。牛頭人離開米娜的營帳後，便直奔軍營外的大路，等待將要到來的信使。

他並不孤單，薩繆瓦爾隊長和他手下的弓箭手們也在那裡。此外還有米列斯部下的很多士兵，他們全都劍拔弩張，發誓要制止任何企圖劫走米娜的陰謀。

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視著大路。被派去監視聖克仙城動向的哨兵們，不肯老老實實地盯著被圍攻的城市，而是頻頻回顧。在聖克仙之戰後，米列斯爵士曾試探性地出去轉了一圈，結果被鋪天蓋地的馬糞、噓聲和冷笑趕了回去。他在帳逢裡踱來踱去，不耐煩地盯著那條路，心裡確信塔貢會給他派來增援部隊，幫他鎮壓軍營中的譁變份子。

軍營中只有米娜的眼睛沒轉向大路。她仍留在帳篷裡專心地研究地圖。

﹁那就是她不攻打聖克仙的原因？我們要去進攻西瓦那斯提？﹂薩繆瓦爾隊長問站在身旁的加爾達。他們兩人都在等待信使到來。隊長皺起眉頭。﹁這簡直是胡扯！你不會認為她害怕了吧？﹂

加爾達瞪了他一眼，伸手按住劍柄，將劍身抽出一半。﹁就憑你這句話，我就應該割掉你的舌頭！你親眼看到她獨闖敵陣！那時她為什麼不怕？﹂

﹁冷靜，牛頭人，﹂薩繆瓦爾說。﹁放下你的劍，我沒有不敬的意思。當戰鬥達到白熱化時，人們通常認為自己是無敵的，於是會做出一些平時做夢都不敢想像的事。這點你也很清楚。也許現在她回相當時的情況有點可怕，也意識到那項任務的艱鉅。這很正常。﹂

﹁她心裡沒有一絲懼怕。﹂加爾達咆哮著收劍回鞘。﹁當一個人用不在乎的口吻談論死亡，當她眼中流露出不耐煩的神色，似乎等不及要馬上投入死亡的懷抱、擺脫生命的羈絆︱︱她怎麼會害怕呢？﹂

﹁除了死亡，人們還會害怕許多東西，﹂薩繆瓦爾爭辯道。﹁譬如失敗。也許她害怕率領這些崇拜者走上戰場最終卻失敗。她害怕他們會轉而反對她，就像他們現在反對米列斯爵士一樣。﹂

加爾達回過頭去，望著小山丘上米娜的帳篷。血染的戰旗飄揚在它前方，帳篷四周擠滿肅立的人們。他們等待觀望，希望能看她一眼或聽到她的聲音。

﹁你會不會背棄她，隊長？﹂加爾達問。

薩繆瓦爾順著牛頭人目光望去。﹁我不會。﹂他最後說。﹁我不知道為什麼。也許她讓我著迷。﹂

﹁我告訴你原因何在。﹂加爾達說。﹁這是因為她給了我們能信任的東西，除了我們自己之外能信任的東西。我剛才還嘲笑它們，﹂他慚愧地說著，伸手揉揉還有點疼痛的手臂。﹁我感到很抱歉。﹂

一陣喇叭聲響起。這是警戒山谷入口處的哨兵在告訴營地裡的人，他們期盼已久的信使來了。軍營裡所有人都放下手中的工作，抬起頭豎起耳朵，脖子伸得長長的。一大群人擠在道路兩側，讓出一條路讓信使策馬而過。加爾達匆忙跑去通知米娜。

就在米娜走出帳篷時，米列斯也從他的帳篷走出來。他確信來人會向他轉達塔貢的怒意，以及派一隊武裝騎士前來逮捕並處決冒名者的許諾。米列斯爵士用勝利的眼神盯著米娜。他相信她就要垮臺了。

米娜卻根本沒看他一眼。她站在自己的帳篷外，鎮定地等待著，似乎她早就預知結果。

信使跳下馬來。他對這麼多人圍在米娜的帳篷前似乎頗感吃驚，隨後也注意到，眾人都用不懷好意的眼神打量著他，空氣中充斥著一股威脅的味道。信使將一個卷軸匣交給米列斯爵士，同時不住地回顧身後。米娜的追隨者們一刻不停地瞪著他，手始終不離劍柄。

米列斯爵士將卷軸匣從信使手中一把搶過。他對其中的內容很有自信，因此根本不屑回到自己的帳篷去看它。他打開沒有任何裝飾的匣子，抽出卷軸，打開封緘。與此同時，他深吸一口氣，準備當場下令逮捕那個敢犯上作亂的女人。

突然間這口氣從他嘴裡漏個精光，就像被壓扁的豬膀胱般發出嘶嘶聲。他的臉色先是陰沉下去，然後漲得通紅，汗珠從他的前額上滾落下來。他舔了舔嘴唇，把信紙揉成一團，像瞎子般跌跌撞撞地朝帳篷走去。他摸索著帳簾，徒勞地想要掀開它。一名副官急忙湊上前來。米列斯爵士發瘋似地將那人推到一邊，衝進帳篷，放下帳簾，把它們緊緊綁住。信使轉過身去面向人群。

﹁我找一位叫﹃米娜﹄的小隊長。﹂他用洪亮的聲音說。

﹁你找她有什麼事？﹂身材魁梧的牛頭人吼道。他從人群中走出來，站到信使面前。

﹁我向她傳達黑夜之主塔貢的命令。﹂信使回答。

﹁讓他過來。﹂米娜喊道。

牛頭人在前面開路，阻擋信使去路的人群也讓出路來，讓信使能從米列斯的帳篷走到米娜的帳篷。

信使看見路兩旁擠滿了士兵，手都放在武器上，並用不怎麼友善的眼光打量著他。信使竭力讓自己的目光看著前方，儘管這讓他很不舒服，因為映入他眼簾的只有牛頭人寬闊的肩膀和脊背。信使為了達成任務，只好硬著頭皮往前走。

﹁大人派我來找一個叫﹃米娜﹄的騎士軍官。﹂信使又強調了一遍。他有些迷惑地盯著面前的女孩。﹁妳只是個孩子！﹂

﹁戰鬥之子，戰爭之子，死亡之子。我就是米娜。﹂女孩的口氣裡充滿毋庸置疑的權威和統馭感。

信使屈身一鞠躬，遞上第二個卷軸匣。這個匣子被裹在精緻的黑牛皮中，上面是銀質的骷髏和百合封印。米娜打開匣子，取出卷軸。人群中鴉雀無聲，似乎他們都屏住了呼吸。信使環顧四周，愈加感到驚訝。他要向塔貢報告：這裡給人的感覺不是軍營，而是神殿。

米娜面無表情地閱讀卷軸的內容。當她看完後，便把卷軸遞給加爾達。他瞄了瞄內容，不禁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張大的嘴裡牙齒在太陽下閃閃發亮。牛頭人又讀了一遍，隨後回頭驚訝地望著米娜。

﹁原諒我，米娜。﹂他輕聲說道，順手把卷軸還給她。

﹁不要請求我原諒，加爾達。﹂她說。﹁你懷疑的不是我。﹂

﹁卷軸上說什麼，加爾達？﹂薩繆瓦爾隊長不耐煩地問道。他的疑惑也是眾人的疑惑。

米娜舉起手，士兵們立即遵從這道無言的命令安靜下來。神殿般的肅靜又回到他們中間。

﹁給我的命令是，向南進軍，進攻、占領，並據守精靈王國西瓦那斯提。﹂

人群中響起一陣低沉的怒吼，就像即將到來的風暴中時隱時現的雷聲一樣。

﹁不！﹂有幾個人憤怒地高喊。﹁他們不能這樣做！米娜與我們同在！塔貢見鬼去！我們要向捷列克進軍！對，那就是我們要做的！向捷列克進軍！﹂

﹁聽我說！﹂米娜在一片嘈雜聲中喊道。﹁這些命令並不是來自塔貢將軍！只是借他的手寫下而已。這些命令來自唯一真神。神要我們攻打西瓦那斯提，好向全世界證明神即將歸來。我們要向西瓦那斯提進軍！﹂她的聲音在一片高呼中顯得異常響亮。﹁我們必勝！﹂

﹁萬歲！﹂士兵們又開始歡呼起來。﹁米娜！米娜！米娜！﹂

信使目瞪口呆地望著眼前的一幕。整個軍營裡，成千個聲音在高呼這位女孩的名字，歡呼聲響徹雲霄，經久不息地迴蕩在群山中。歡呼聲傳入聖克仙城內，居民們顫抖不已，騎士們緊握武器，以為這預示著將要降臨到這座孤城上的可怕災難。

在一片歡呼聲中，突然傳來一陣可怕而含糊不清的慘叫，讓不少人閉上了嘴。站在人群外緣的人沒聽見它，因此還在繼續歡呼。這聲慘呼來自米列斯爵士的帳篷中。那些站在附近的人聽到這可怕的聲音都向後退去，警覺地望著帳篷。

﹁去看看發生什麼事。﹂米娜下令。

加爾達馬上遵命而行。信使緊隨其後，因為他知道塔貢會對結果感興趣。加爾達拔劍出鞘，砍斷綁住帳簾的皮繩。他鑽進去，過了一會兒又重新出現在帳篷外。

﹁指揮官大人已經死了。﹂他報告說。﹁自殺身亡。﹂

士兵們又開始歡呼起來，許多人哈哈大笑。

米娜轉身向周圍的人投去憤怒的目光，琥珀色眼睛裡彷彿有灰色火焰在燃燒。士兵們停止歡呼，在她面前瑟瑟發抖。米娜沒有說一句話，而是挺直身子昂然走過他們身邊朝帳篷入口而去。

﹁米娜，﹂加爾達在她面前舉起沾滿血污的卷軸。﹁這個壞蛋想吊死您。證據就在塔貢的回覆裡。﹂

﹁米列斯爵士現在已經站在唯一真神面前，加爾達。﹂米娜說。﹁我們終有一日也將站在那裡。不該由我們來審判他。﹂

她接過那張血漬斑斑的紙片，將它塞入腰帶中，然後走進帳篷。當加爾達邁步想跟進去時，她命令他退開，然後關上帳簾。

加爾達看了帳簾一眼，搖搖頭，轉身在帳篷入口處守衛著。

﹁去做你們自己的事吧！﹂牛頭人朝擠在帳篷前的士兵們下令。﹁如果我們要去西瓦那斯提的話，還有很多準備工作要做。﹂

﹁她在裡面做什麼？﹂信使問。

﹁祈禱。﹂加爾達簡短地回答。

﹁祈禱！﹂信使驚訝地重複道。他匆匆跳上馬，絕塵而去，迫切地要把今天發生的奇妙事情盡快向黑夜之主報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薩繆瓦爾隊長走到加爾達身邊問道。

﹁米列斯嗎？﹂加爾達哼了一聲。﹁他拔劍自刎了。﹂他把卷軸內容告訴隊長。﹁這是我在他手裡的信件中看到的。正如我們預料的，他派人向塔貢撒了一堆謊，說米娜差點導致戰鬥失敗、多虧他米列斯化險為夷等等。塔貢也許是個殺人成性、罪惡滔天的混蛋，但他並不蠢。﹂他的語氣中流露出一絲不情願的欽佩。﹁他看穿米列斯的謊言，命令他親自去向巨龍瑪烈赤斯報告這場偉大﹃勝利﹄的經過。﹂

﹁難怪他要自刎。﹂薩繆瓦爾評論道。﹁但為什麼要派米娜到西瓦那斯提去？那聖克仙怎麼辦？﹂

﹁塔貢命令多伽將軍離開庫爾，前去接管圍攻聖克仙的任務。就像我說的那樣，塔貢不蠢，他知道米娜和她關於唯一真神的言論已經對他和他推崇的虛妄﹃願景﹄構成威脅。但他也知道，如果試圖逮捕她的話，軍隊馬上就會叛變。巨龍瑪烈赤斯長久以來一直對精靈們耿耿於懷，因為他們居然躲到魔法屏障後面讓牠難堪。這樣一來，塔貢一方面能取悅瑪烈赤斯，告訴牠騎士團已經派兵攻打西瓦那斯提；另一方面，他正好藉機擺脫一個能挑戰他權威的危險對手。﹂

﹁米娜知不知道我們必須先通過布洛德，然後才能到達西瓦那斯提？﹂薩繆瓦爾隊長追問。﹁她知不知道那裡是食人魔的地盤？牠們已經對我們占領牠們的領土感到怒不可遏。牠們會抵抗任何進一步深入牠們領土的嘗試。﹂薩繆瓦爾搖搖頭。﹁這是自殺！我們永遠到不了西瓦那斯提。加爾達，我們必須說服她不要幹這種蠢事。﹂

﹁我沒資格質疑她。﹂牛頭人說。﹁今天早上，她在信使來之前就知道我們要開往西瓦那斯提。記得嗎，隊長？我親口告訴過你。﹂

﹁有嗎？﹂薩繆瓦爾隊長沉思片刻。﹁我一定太激動所以忘記了。奇怪，她怎麼會知道這個消息？﹂

米娜從米列斯的帳篷裡走出來，臉色十分蒼白。

﹁他的罪行已經得到寬恕。他的靈魂已經被神接受。﹂她嘆了口氣，看樣子對自己居然還留在塵世感到極度失望。﹁我多麼羨慕他啊！﹂

﹁米娜，您的命令是什麼？﹂加爾達問。

米娜起初沒注意到他的存在，她的那雙琥珀色眼睛還在凝望某些無法為其他凡人所見的奇景。隨後她慘然一笑，又嘆了口氣，重新回到塵世中來。

﹁召集人馬。薩繆瓦爾隊長，你將向他們宣佈這項命令。你要對他們實話實說，這次任務的確非常危險。有些人也許會說這是﹃自殺﹄，﹂她朝薩繆瓦爾微微一笑。﹁但我不會命令任何人參加這次進軍。要去的人必須出於自願。﹂

﹁他們都會去的，米娜。﹂加爾達輕聲說。

米娜注視著他，雙眼熠熠生輝。﹁如果真是那樣，我們的軍隊將變得太大，難以調度。我們必須快速行動，保持行動的隱密性。當然，我自己的騎士會陪同我去。加爾達，你去另外挑選五百名最好的士兵。其他人會帶著我的祝福留在這裡，他們必須繼續圍攻聖克仙。﹂

加爾達眨了眨眼。﹁可是，米娜，您沒聽見嗎？塔貢已經下令由多伽將軍接管圍攻聖克仙。﹂

米娜微笑起來。﹁多伽將軍會得到新的命令，告訴他率軍向南，盡速抵達西瓦那斯提。﹂

﹁可是︱︱會是誰發佈這道命令呢？﹂加爾達張大嘴巴驚訝地問。﹁不會是塔貢。他命令我們前去西瓦那斯提就是為了除掉我們，米娜！﹂

﹁我已經告訴過你，加爾達，塔貢正依唯一真神的意旨行事，不管他自己知道與否。﹂米娜伸手伸腰帶裡取出塔貢給米列斯的命令。她將這張羊皮紙在陽光下展開。塔貢的黑色名字顯得很大，他的印章閃耀出紅光。米娜用手指著沾滿米列斯鮮血的羊皮紙問牛頭人。

﹁上面寫什麼，加爾達？﹂

加爾達莫名其妙地望向羊皮紙，嘴裡開始唸出那些文字。這些話與他原來唸過的並無二致。

﹁﹃特此命令米列斯爵士︱︱﹄﹂

突然間，這些文字在他眼前開始扭曲變形。加爾達閉上眼睛，揉了揉，又重新睜開眼睛。那些文字還在變形，而且已經開始在紙上爬行。黑色的墨水與殷紅色的鮮血混雜在一起。

﹁上面寫什麼，加爾達？﹂米娜又問了一遍。

加爾達感覺心快要跳出來了。他張開嘴，卻只能嘶啞著嗓子輕聲說：﹁﹃特此命令多伽將軍率軍向南，以最快速度趕到西瓦那斯提。塔貢。﹄﹂

筆跡確實是塔貢的，這點無庸置疑。他的簽名就在那裡，還有他的印章。

米娜將羊皮紙平整地捲起來，放回卷軸匣中。

﹁我要你親自去傳遞這道命令，加爾達。然後到南邊的路上與我們會合。我會把行軍路線告訴你。薩繆瓦爾，加爾達外出時由你擔任副指揮官。﹂

﹁您能信任我和我的人，米娜。﹂薩繆瓦爾隊長說。﹁我們將追隨您至無底深淵。﹂

米娜若有所思地打量著他。﹁再也沒有無底深淵了，隊長。它的統治者已經離開，永遠不會回來。死者現在有了它們自己的國度，它們能在那裡繼續服侍唯一真神。﹂

說罷，她將目光轉向群山、谷地和仍在忙著拔營的士兵。﹁我們一早就出發。行軍將持續兩個星期。去下達必要的命令，我希望有兩輛補給車伴隨我們行動。當一切準備就緒後，來告訴我。﹂

加爾達下令他的軍官們召集部下。他走進米娜的帳篷，發現她正趴在地圖前，將小石子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加爾達看到所有的石子都集中在一個叫﹁布洛德﹂的周圍。

﹁你就在那裡跟我們會合。﹂她用石子在地圖上標出一個位置。﹁根據我的計算，你要花兩天時間趕到多伽將軍那裡，然後還要用三天時間趕上我們。唯一真神保佑你一路順風，加爾達。﹂

﹁唯一真神將與您同在，直到我們重逢，米娜。﹂加爾達說。

他轉身想離開。在白晝逝去前，他還能走好幾里路。但他發現離別實在太過艱難，他無法想像看不到她琥珀色眼睛，聽不到她聲音的日子。他感覺有種被剝奪的滋味，似乎有人突然把他全身上下的皮毛剪個精光，任憑他像初生嬰兒般虛弱得發抖。

米娜把手放在他手上，放在那隻她給予他的手上。﹁無論你去哪裡，我都將與你同在。﹂她說。

他單膝跪下，把她的手貼在前額上。他將她的觸摸記在心中，轉身跑出帳篷。

隨後，薩繆瓦爾隊長走進帳篷，向她報告說，正如他所預料的那樣，軍營中所有士兵都自願前去。他已經精挑五百名他認為最好的士兵。這些士兵現在都成了其他人豔羨的對象。

﹁我擔心那些被留下來的人會擅離職守來追隨您，米娜。﹂薩繆瓦爾隊長說。

﹁我會跟他們談談。﹂她說。﹁我會向他們解釋，他們必須在沒有任何增援的情況下繼續圍攻聖克仙。我會告訴他們該怎麼做。他們會堅守崗位的。﹂

她繼續將小石子放到地圖上。

﹁那是什麼？﹂薩繆瓦爾好奇地問。

﹁食人魔軍隊的位置。﹂米娜回答。﹁看，隊長，如果我們走這條路，緊貼卡基斯山脈東側，就可以向南穿過庫爾平原，從而節省不少時間。我們將會避開牠們的主力。牠們就在山脈南端與鋼之騎士團和那個精靈巫婆阿爾瀚娜‧星光交戰。我們將沿東塔拉斯河前進，偷偷從牠們身邊溜過。恐怕我們在某些地點必須與食人魔交戰，但如果我的計劃成功，我們將只會碰到一支被削弱的軍隊。在神的庇佑下，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將能抵達目的地。﹂

到那裡以後又將如何？

她要怎麼打穿至今固若金湯的魔法屏障？薩繆瓦爾沒有問。他也沒問她是如何得知食人魔軍隊的確切位置；牠們怎麼會與鋼之騎士團和闇精靈交手。奈拉卡騎士團曾派人前去食人魔的土地上偵察，但沒有人能活著回來報告那裡的情況。薩繆瓦爾隊長沒有問米娜，她要怎麼用這樣一支小型軍隊來攻占西瓦那斯提；看起來，他們一到那裡就會被徹底消滅。薩繆瓦爾沒有提出任何問題。

他有信心，不是對這位唯一真神。他對米娜有信心。

## １︱１３安塞隆的災禍

泰索何夫在前往奎靈那斯提之旅的第五天晚上碰到了一件怪事。在這幾天裡，白天都陽光明媚、適合出遊，但到了晚上就烏雲密佈、陰雨連綿。不過，今晚卻天氣晴朗，溫馨的空氣中充滿各種森林的聲音，有蟋蟀和貓頭鷹的叫聲，也有偶爾幾聲狼嗥。

北方很遠處，在聖克仙附近，牛頭人加爾達正奔跑在通往庫爾的路上；南方很遠處，在西瓦那斯提，西瓦諾謝正依計劃在鼓樂喧天中勝利進入西瓦諾斯。城裡所有的人都出來歡迎他，盯著他看，對他讚嘆不已。看到城裡只剩下這麼點人，西瓦諾謝感到既震驚又有些不安。然而，他並沒有對任何人吐靈內心的想法。孔納將軍和一位白袍精靈法師為他舉行了歡迎儀式，法師的優雅舉止立刻贏得了西瓦諾謝的好感。

當西瓦諾謝在享用金盤裡的山珍海味和水晶杯中的瓊漿玉液時，加爾達正在啃一顆乾梨子，而泰斯和傑拉德的菜單上也只有味同嚼蠟的麵包和牛肉乾，飲料則是普通的清水。兩人一直向南走到蓋特威。他們沿途經過幾家小旅店，老闆們全都哭喪著臉站在門口。在道路被巨龍封鎖前，他們拒絕讓坎德人進門。但現在他們卻急急忙忙跑出來，以前所未有的跳樓價向兩人提供食宿︱︱只要一枚鋼幣。

傑拉德爵士對他們不屑一顧，頭也不回地飛馳而過。泰索何夫唉聲嘆氣地頻頻回頭，無奈地望著旅店消失在遠方。當泰斯提出一壺冷麥酒和一頓熱飯也許對他們有益時，傑拉德斬釘截鐵地說﹁不﹂。無論從哪方面考慮，他們引起的注意是愈少愈好。

因此他們繼續順著一條河邊新開闢的道路向南走。傑拉德說，修築它的是奈拉卡騎士團，目的是保持他們到奎靈那斯提的補給路線暢通無阻。泰斯有點納悶，為什麼奈拉卡騎士會對供養精靈感興趣，他推測這一定是精靈國王吉爾薩斯的安排。

在過去四個晚上裡，泰斯和傑拉德一直睡在室外的綿綿細雨中。第五個夜晚天色放睛。跟往常一樣，睡魔在坎德人還沒做好準備前就向他襲來。夜裡，一道照在眼睛上的光束驚醒了他。

﹁嘿！那是什麼？﹂他大聲問道，順手掀開毯子，跳起來抓住傑拉德的肩膀，使勁搖晃著騎士。

﹁傑拉德爵士！快醒醒！﹂泰索何夫叫道。﹁傑拉德爵士！﹂

騎士立刻驚醒過來，提劍在手。﹁怎麼了？﹂他環顧四方，防備可能出現的危險。﹁你聽見什麼？還是看到什麼？﹂

﹁那裡！看那裡！﹂泰索何夫抓住騎士的衣服指給他看。

傑拉德爵士望著坎德人，臉上露出一副要吃人的表情。﹁這是你開玩笑的方式嗎？﹂

﹁噢，不是。﹂泰斯急忙聲明。﹁我如果要開玩笑會這樣︱︱我說，﹃敲門，敲門。﹄你說，﹃誰在那裡？﹄我說，﹃牛頭人。﹄你說，﹃哪個牛頭人？﹄我說，﹃你放進來的那個。﹄這是我開玩笑的方式。現在我是指天上的奇怪亮光。﹂

﹁那是月亮。﹂傑拉德爵士咬牙切齒地說。

﹁不對！﹂泰索何夫大驚失色。﹁真的嗎？那是月亮？﹂

他又回過頭去看它。凡是月亮該有的，那東西也都有：圓圓的形狀，掛在星星旁邊，還會發亮。然而它們的相似之處也僅止於此了。

﹁如果那是索林那瑞，﹂泰斯一臉疑惑地望著月亮說。﹁祂到底怎麼了？病了嗎？﹂

傑拉德爵士沒回答。他躺回毛毯上，把劍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然後抓起毯子的一角用它裹緊身子。﹁去睡覺，﹂他冷冷地說。﹁一覺睡到天亮。﹂

﹁但我想知道月亮出了什麼事！﹂泰斯不放棄地說。他蹲到騎士旁邊，也不管騎士已經用毯子蒙住腦袋、背對著他︱︱顯然他還在因無端被吵醒而生氣，連他的背看起來也在發火。﹁是什麼讓索林那瑞變得這麼灰暗、無精打采？可愛的紅月努林塔瑞上哪兒去了？如果我能看見黑月，我大概也會納悶努塔瑞在哪裡。不過既然我看不見，也許祂就在那裡，只是我不知道︱︱﹂

傑拉德爵士猛地轉過身來。他從毛毯下探出腦袋，眼裡發出不怎麼友善的嚴厲目光。﹁你很清楚，索林那瑞在過去三十個奇怪的年頭裡就從天上消失得無影無蹤，自從渾沌之戰結束後就是這樣。努林塔瑞也一樣。所以你可以停止這些荒唐的胡扯。我現在要睡覺，除非有大地精衝過來，否則不準把我吵醒。懂了嗎？﹂

﹁但那月亮！﹂泰斯爭辯道。﹁我記得，我第一次來參加卡拉蒙的葬禮時，索林那瑞把夜空照得跟白晝一樣明亮。帕林說，這是索林那瑞在向他爸爸致敬，而且︱︱﹂

傑拉德又翻過身去，把毯子蓋在頭上。

泰斯還在嘮叨個不停，直到他聽見騎士打起呼。泰斯試著戳戳騎士的肩膀，但毫無效果。坎德人心想，也許他應該掀開騎士的眼皮，看看他到底真睡著了還是在裝睡。這招用在佛林特身上總是屢試不爽，儘管它常常惹得矮人很火大，然後手裡高舉馬鞭，滿屋子追打坎德人。

然而，泰斯還有別的事要操心，因此他縮回自己的毯子裡，把手墊在腦袋底下，瞪著天上奇怪的月亮發呆，後者則用毫不熟悉的目光回敬他。這讓泰斯想出一個主意。他丟下月亮，將目光轉到星星上，去找他最喜歡的星座。

它們也不在了。星星們看起來又冷漠又遙遠，讓他一點兒也認不出來。只有一顆離月亮不遠的紅色星星有點眼熟，它的明亮光芒讓他感覺有股親切的暖意，也彌補了他胃裡的空虛感。在他年輕時，他曾經把這種空虛感當成應該找點東西吃的訊號；經過多年的冒險生活後，現在他已經懂得，這是他的身體在告訴他：有些地方不對勁。事實上，他在巨人的大腳踩上他腦袋的一瞬間，就有過相同的感覺。

泰斯緊緊盯住紅色星星不放，過了一會兒，那種陰冷、空虛的感覺就變得不那麼令他難受了。奇怪的月亮、不友善的星星，還有巨人的大腳都被他拋到腦後。但就在他要開始享受夜晚時，睡魔又爬過來把他拖走了。

次日，坎德人還想繼續討論月亮，但他只能跟自己說了，因為傑拉德對泰索何夫提出的無數問題一概置之不理，也不肯回頭看他一眼，只是手裡緊抓著泰斯坐騎的韁繩，不急不徐地策馬前行。

騎士默默地向前趕路，他始終保持警戒，一刻不停地掃視著遠方的地平線。泰斯在滔滔不絕了幾個小時後也閉上嘴巴，於是整個世界都沉寂下來。這倒不是他對自言自語感到厭煩，而是他自己想得出來的答案很快就被下一個答案給取代。他們在路上沒碰到半個人，現在甚至連其他生物的聲音也聽不到了。沒有鳥兒歌唱，沒有松鼠在路上竄來竄去，也沒有鹿在陰影處行走或搖著白尾巴從他們身邊跑開。

﹁動物們都到哪裡去了？﹂泰斯問傑拉德。

﹁躲起來了。﹂這是騎士整個早上說的第一句話。﹁因為牠們害怕。﹂

空氣不再流動，似乎整個世界都在屏息靜氣，害怕被人聽到。就連樹木也不再窸窣作響。泰斯覺得，如果它們能有選擇的話，大概早就把樹根拔出地面逃之夭夭了。

﹁牠們害怕什麼？﹂泰索何夫興致勃勃地打量四周，想找到一座鬧鬼的城堡或者一幢破敗的豪宅，至少也得有個陰森森的洞穴。

﹁牠們害怕那頭大綠龍碧雷。我們現在已經走上西部平原，也就是踏進了牠的領地。﹂

﹁你老在提起這頭綠龍，我從沒聽過牠。我只知道有頭叫湛青‧血暴的綠龍。碧雷是誰？牠從哪裡來的？﹂

﹁誰知道？﹂傑拉德不耐煩地說。﹁我想牠是從海上過來的，與大紅龍瑪烈赤斯和牠們那個該死種族的其他傢伙一樣。﹂

﹁好吧，如果牠不是來自附近的地方，為什麼沒有哪個英雄用長槍去刺牠呢？﹂泰斯愉快地問。

傑拉德停下馬來。他看到泰斯的小馬慢吞吞地跟在後面，就使勁一拉韁繩。小馬猛衝到黑馬身邊，抖抖鬃毛，滿懷希望地望著路邊的一叢青草。

﹁小聲點！﹂傑拉德低聲說。坎德人從來沒看過他的臉色這麼陰沉嚴厲。﹁碧雷的間諜到處都是，儘管我們無法看見。沒有什麼東西能偷偷摸摸溜進牠的領土，也沒有東西能不經牠允許到處亂闖。我們在一小時前已經跨進牠的領地，﹂他補充道。﹁如果沒有人來盯著我們，我反而會覺得驚訝。啊，看那裡。我剛才告訴你什麼來著？﹂

泰斯在鞍上轉過身去，注視東方的天際。一個黑點出現在空中，不停地變大。泰斯眼看著小黑點長出翅膀和一條長尾巴，然後是巨大的身軀︱︱巨大的綠色身軀。

泰索何夫以前見過龍，他還曾騎過龍，跟牠們打過架，但他從來沒見過或指望看到這麼一頭龐然大物。牠的尾巴簡直和他們走過的路一樣長；那張淌著口水的大嘴裡露出一排排牙齒，幾乎能與巨型要寒上參差交錯的城垛相媲美。那雙邪惡的紅眼中燃燒著比太陽更熾熱的火焰，似乎能把牠們看見的東西全都照亮。

﹁如果你還在乎我們倆的命，坎德人，﹂傑拉德兇狠地低語道。﹁就別說話，什麼也別做！﹂

巨龍徑直朝他們飛來，晃著腦袋從各個角度打量他們。龍威伴隨著龍的巨大陰影降臨在他們頭上，遮住陽光，遮住理性，遮住一切希望。小馬顫抖著哀鳴起來。黑馬害怕地高聲長嘶，猛踏蹄子。傑拉德拚命踢打馬刺，卻都無法讓坐騎安靜下來，因為他自己也一樣感到恐懼。泰索何夫驚訝得張大嘴巴，瞪著天空。有種極不舒服的感覺席捲他全身，就是那種胃裡翻江倒海、脊背上涼颼颼、膝蓋發軟、手上汗涔涔的感覺。隨著這種感覺不斷加深，他也就愈不舒服。而且，他還感覺後腦杓上冒出陣陣涼意。

碧雷在他們頭上飛了兩圈。除了自己的騎士盟友和一名被拖在後面的坎德人囚犯外，牠沒看到什麼特別的東西。於是牠也沒理他們，不急不徐地向自己的巢穴飛去，銳利的目光將地上一切盡收眼底。

傑拉德從馬背上滑下來，站在渾身發抖的黑馬旁邊，把頭靠在牠氣喘吁吁的脖頸上。他的臉色異常蒼白，額頭上大汗淋漓，身體不住地顫抖。他張開嘴，又把嘴閉上，如此重複好幾次，像是很虛弱的樣子。但他還是恢復過來，呼吸慢慢地變得平順。

﹁我覺得很羞愧，﹂他說。﹁我不知道我會怕成這樣。﹂

﹁我不害怕。﹂泰斯用聽起來與他的身體一起劇烈顫抖的聲音說。﹁我一點也不怕。﹂

﹁如果你還有一點腦子的話，你就會害怕。﹂傑拉德沒好氣地說。

﹁我以前也見過一些面目可憎的龍，但我從沒見過那麼︱︱﹂

泰索何夫的聲音在傑拉德惡狠狠的目光下，變得愈來愈輕。

﹁那麼︱︱讓人印象深刻。﹂坎德人大聲說，這是以防有巨龍的間諜在旁邊偷聽。﹁印象深刻，﹂他小聲對傑拉德說。﹁那是句讚美的話，對吧？﹂

騎士沒回答。在他和他的坐騎都平靜下來後，他抓起泰斯那匹小馬的韁繩，重新騎上黑馬。他沒有立刻出發，而是在路中央停了一會兒，眼睛盯著西方。

﹁我以前從未見過任何巨龍。﹂他靜靜地說。﹁我沒想到牠們這麼可怕。﹂

他又坐了片刻，然後一臉蒼白地策馬前行。

泰索何夫跟在後面，因為在騎士握住小馬韁繩的情況下，他除了跟在後面之外也無事可做。

﹁就是這隻龍殺掉所有的坎德人？﹂泰斯小聲問道。

﹁不是，﹂傑拉德回答。﹁那是頭更大的龍。一隻叫瑪烈的紅龍。﹂

更大的龍。簡直難以想像。他幾乎要說，自己真想見見這隻更大的龍，但他不由自主地意識到，說實話，他們還是別看見比較好。

﹁我這是怎麼了？﹂泰索何夫沮喪地哭起來。﹁我一定出了什麼毛病。我不好奇了！我不想去見一隻也許比帕蘭薩斯城更大的紅龍。這不像我。﹂

這段話讓他冒出一個驚人的念頭。也許它太驚人了，害泰斯差點從馬背上摔下來。

﹁也許我不是我！﹂

泰索何夫思索著這個問題。畢竟，除了卡拉蒙之外沒人相信他就是他。也許卡拉蒙那時候年紀已經很大，也許快死了，而他自己卻沒注意到。羅拉說，她認為泰索何夫就是泰索何夫，但她也許只是在說客套話，所以不太能當真。傑拉德爵士已經說過，他不可能是泰索何夫‧柏伏特；沃倫爵士也說過同樣的話。他們都是索蘭尼亞騎士，這就意味著，他們很聰明，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那就把一切都解釋清楚了。﹂泰索何夫自言自語道。他愈想愈高興。﹁這就能解釋，為什麼我第一次來參加卡拉蒙葬禮時發生的事沒有在第二次葬禮上出現，因為那沒有發生在我身上。那是另外一個毫不相干的人。但如果那是真的，﹂他有點困惑。﹁如果我不是我，那我會是誰呢？﹂

他思索著這個問題，最後露出一絲微笑。

﹁有件事是確定的，﹂他說。﹁我不能再叫自己泰索何夫‧柏伏特了。如果我遇見真的泰索何夫，他會對我冒用他的名字感到不開心，就像我在發現索拉斯有三十七個︱︱加上狗有三十九個︱︱泰索何夫時一樣。而且，我還得把時光旅行裝置還給他。但它怎麼跑到我這裡來的？啊，當然他弄丟了。﹂

泰斯踢了他的小馬一腳。灰馬精神一振，快步向前衝去，直到趕上騎士。

﹁對不起，傑拉德爵士。﹂泰斯說。

騎士瞪著他，皺起眉頭。﹁什麼事？﹂他冷冰冰地問道。

﹁我只想告訴你，我犯了個錯誤，﹂泰斯溫順地說。﹁我不是我聲稱的那個人。﹂

﹁啊，這真令人驚訝！﹂傑拉德咕噥著說。﹁你是說，你不是那個已經死去三十年的泰索何夫‧柏伏特？﹂

﹁我希望我是。﹂泰斯苦悶地說。他發現要放棄這種假想並不像他以為的那麼容易。﹁但我不是。你看，泰索何夫‧柏伏特是個英雄，他什麼都不怕。我不認為當他看到飛過我們頭頂的那隻龍時會感到不對勁。但我知道我怎麼了。﹂

他等待騎士禮貌的提問，但騎士並沒有開口。於是泰斯便主動告訴他。

﹁我失憶了。﹂他一本正經地說。

這次傑拉德開口了，﹁什麼？﹂只不過他的口氣一點也不禮貌。

泰斯把手貼在前額上，想看看是否能感覺到它。﹁失憶。我不知道人怎麼會失憶。我想也許和牛奶有關。我記得雷斯林說過，他曾經認識一個得這種病的人，那個人不記得自己是誰，不記得他為什麼在這裡，也不記得他把眼鏡或其他任何東西放到哪兒去了。所以我一定是失憶了，因為這恰恰就是我的情況。﹂

在解決了這個問題後，泰索何夫，或者說曾經把自己當成泰索何夫的坎德人，心裡感到特別驕傲，因為他居然弄懂了一個如此重要的問題。

﹁當然，﹂泰斯嘆了口氣。﹁有很多像你一樣期望我是泰索何夫的人，他們在發現我不是之後會十分傷心失望。但他們必須接受這個事實。﹂

﹁我會試著接受。﹂傑拉德面無表情地說。﹁你現在為何不好好想一想，看看能不能﹃記起來﹄你到底是誰。﹂

﹁我不在乎能不能記起事實。﹂泰斯說。﹁我有一種感覺，事實不想記起我。﹂

兩人在一個沉默無聲的世界裡沉默無聲地騎馬前行。最後，泰斯如釋重負地聽到一個聲音，那是水的聲音，白沫四濺、奔騰咆哮的大水，似乎在為被兩邊的巖石河岸所束縛而怒火中燒。人類將這條河稱之為白怒河。它標示著精靈王國奎靈那斯提的北方邊界。

傑拉德放慢速度。當道路轉過一個彎後，河流出現在他們眼前。一大片泛著白沫的河水洶湧而來，不停拍打岸邊光滑的黑色巖石。

他們來到河邊時天色已晚。隨著夜幕降臨，森林被籠罩上一層陰影。河水在晚霞餘暉中閃閃發光，藉助這片亮光，他們能看見遠處河面上有一座窄橋，橋上立著一道低矮的閘門，門邊的守衛與傑拉德一樣身披黑甲。

﹁那些人是黑暗騎士。﹂泰索何夫驚訝地說。

﹁小聲點！﹂傑拉德厲聲喝斥他。騎士從馬上跳下來，從腰帶裡取出塞嘴布，朝坎德人走來。﹁記住，只有他們讓我們通過，我們才能見到帕林，你所謂的朋友。﹂

﹁可是黑暗騎士在奎靈那斯提做什麼？﹂泰斯搶在傑拉德還沒把塞嘴布塞進他嘴裡前問道。

﹁巨龍碧雷統治這片土地，而這些騎士是牠的管家。他們執行牠的法律，徵收稅款和貢品。精靈們就靠付這筆錢來活命。﹂

﹁噢，不對，﹂泰斯說著搖了搖頭。﹁一定是搞錯了。黑暗騎士已經被波修士和吉爾薩斯的聯軍趕走了，那是在︱︱嗚！﹂

傑拉德將布團塞進坎德人嘴裡，然後用繩索在他腦後打了個結。﹁再這麼胡扯我就不用堵你嘴巴了。所有人都會認為你是個瘋子。﹂

﹁你能告訴我到底發生過什麼事就好了，﹂泰斯伸手把布團從嘴巴裡拉出來，瞄了瞄傑拉德。﹁那樣我就不必再問什麼問題。﹂

傑拉德惱火地將布團重新塞回他嘴裡。﹁好吧！﹂他沒好氣地說。﹁奈拉卡騎士在渾沌之戰中占領了奎靈那斯提，此後他們一直沒放棄對它的控制權。﹂他邊打結邊說。﹁當巨龍要求他們把這片土地割讓給牠時，他們便準備與牠開戰。碧雷很聰明，牠意識到並不一定要用戰爭來解決。騎士們能為牠效勞，於是牠與他們訂下盟約：精靈們繳納貢賦，騎士們收集這筆錢並將其中一大部份交給巨龍，而剩下的錢都歸騎士。騎士們發了財，巨龍也發了財，只有精靈們倒楣。﹂

﹁我猜那些事一定是發生在我失眠的時候。﹂泰斯說。他伸手想把塞嘴布拉鬆一點。

傑拉德把繩結綁得更牢固。他光火地說。﹁是﹃失憶﹄，該死。給我閉嘴！﹂

他重新騎上馬，兩人向閘門靠近。守衛們早已警覺起來。也許巨龍已經提醒過這些人，因此他們毫不驚訝地看著有人從陰影中鑽出來。

手持長戟的騎士們站在門旁，然而上前來盤問他們的卻是個一身綠裝、披著閃亮鍊甲的精靈。他身後是一名奈拉卡騎士團的軍官，那人站在原地不動聲色地望著他們。

精靈用厭惡的眼神打量他們兩人，尤其是坎德人。

﹁遵照太陽詠者吉爾薩斯的命令，奎靈那斯提已經不準所有旅人進入。﹂精靈用通用語說。﹁你們到這裡來有何貴幹？﹂

傑拉德用微笑表示自己很欣賞這句玩笑話。﹁我有緊急消息要帶給梅丹元帥。﹂他說著從自己的黑色皮手套中取出一張皺巴巴的紙條，帶著不耐煩的神情把它遞給精靈，彷彿他已經這麼做過許多次。

精靈看也不看，直接把它轉交給奈拉卡軍官。人類軍官倒是認真地看了看，然後又仔細瞧瞧傑拉德，最後把紙條還給他。傑拉德迅速將它放回手套裡。

﹁你找梅丹元帥有什麼事，隊長？﹂軍官盤問道。

﹁我有他想要的東西，長官。﹂傑拉德回答。他朝泰斯豎起一根手指。﹁這個坎德人。﹂

聽到這句話，軍官揚起眉毛。﹁哦？梅丹元帥要坎德人做什麼？﹂

﹁有一道針對這個小賊的通緝令，長官。他從棘刺騎士手中偷走一件重要的寶物。一件據傳原來歸雷斯林‧馬哲理所有的魔法寶物。﹂

聽到最後那句話，精靈眨眨眼，目光裡透出幾分興趣。

﹁我沒聽說有發佈任何懸賞令，﹂軍官皺起眉頭。﹁或諸如此類的盜竊事件發生。﹂

﹁這一點也不奇怪，長官，想想這件事與灰袍法師們有關。﹂說罷，傑拉德鬼臉般笑了笑，故作姿態地看看四周。

軍官點點頭，揚起一側眉毛。灰袍法師來去無蹤，只聽自己的軍官指揮，凡事只為自己的利益和野心，不管它們與騎士團的利益是否衝突。因此，棘刺騎士們普遍不被別人信任，就像千百年來舞刀弄槍的人從來看不慣持法杖的人一樣，騎士團裡的戰士們也用懷疑的眼神盯著他們。

﹁把這樁罪行說給我聽聽。﹂軍官說。﹁他在何時何地犯下的？﹂

﹁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樣，灰袍法師們一直在威萊斯森林中搜尋捉摸不定的大法師之塔。就在一次搜尋行動中，他們發現了這件寶物。我不知道它究竟是怎麼被發現，或者在哪裡被發現的，長官，他們並未提供我這方面的訊息。灰袍法師想把這件寶物帶到帕蘭薩斯去做進一步研究，但在途中，他們在一家小旅店裡留宿時，它就在那裡被人偷走。灰袍法師第二天醒來才發現它不見了。﹂傑拉德故意轉了轉眼珠。﹁就是這個坎德人幹的。﹂

﹁原來我就是這樣得到它的啊！﹂泰斯對自己說。他對這個故事簡直著了迷。﹁真是一場完美的冒險，可惜我想不起來了。﹂

軍官點了點頭。﹁該死的灰袍法師，身上帶著一件值錢的玩意，還敢喝得爛醉如泥。這倒很符合他們的狂傲德行。﹂

﹁是的，長官。罪犯帶著贓物逃往帕蘭薩斯。上級要求我們留心一個可能企圖銷贓的坎德人。我們派人監視法術用品商店，就這樣逮住他了。把他帶回這裡真是件勞心費力的事，我得沒日沒夜地盯緊著這個小壞蛋。﹂

泰斯努力裝出一副兇惡的模樣。

﹁我可以想像。﹂軍官同情地說。﹁寶物找到了嗎？﹂

﹁恐怕沒有，長官。他聲稱把它﹃丟了﹄。但他在法術用品商店裡落網的事實讓我們相信，他肯定把它藏在某處，等談成條件後再拿出來。棘刺騎士準備從他嘴裡挖出寶物的藏匿地點。除非，當然︱︱﹂傑拉德聳聳肩。﹁我們可以把這小賊吊死，給自己省點麻煩。﹂

﹁一直往南走就是棘刺騎士的司令部。他們還在找那座該死的塔。依我看，那是白費時間。魔法再次從世界上消失了，我要說，滾得愈遠愈好。﹂

﹁是的，長官。﹂傑拉德回答。﹁我接到的指示是先向梅丹元帥報到，因為這裡畢竟是他的管轄範圍。不過，如果您認為我應該先去︱︱﹂

﹁還是先向梅丹報到吧！至少他能從這個故事裡找點樂子。你需要幫忙看著這個坎德人嗎？我可以派個人︱︱﹂

﹁謝謝您，長官。您也看到了，他正在我的嚴密看守下，我不認為會有什麼麻煩。﹂

﹁那就快去吧，隊長。﹂軍官說著揮揮手，命令升起閘門。﹁當你把這個跳蚤送到後，回這裡來，我們開瓶矮靈酒，聽你聊聊帕蘭薩斯發生了什麼事。﹂

﹁好的，長官。﹂傑拉德說罷舉手敬禮。

他從門下馳過，被捆綁的泰索何夫跟在後面。坎德人本想揮揮戴著鐐銬的雙手，對他們友好地說聲再見。但他轉念一想，這種舉動也許和他的新身分，也就是馬匪兼盜寶賊不太搭。他很喜歡這個新形象，決定不做有損它的舉動。因此，他沒有揮手，只是在經過騎士身邊時對他怒目而視。

在這段時間裡，精靈恭敬地站在路中央一言不發，臉上露出厭煩的神色。閘門還沒放下來，他已經走回崗哨中。暮色早已被黑夜所吞噬，幾枝火炬燃燒起來。在小馬輕快地跑過木橋時，泰索何夫回頭望了一眼。他看見精靈蹲到火炬下，取出一個袋子。兩名騎士跪在泥地裡開始玩骰子。泰斯最後看到的情景是，軍官也拎著一瓶酒加入他們的行列。在巨龍巡邏道路的情況下，很少有旅人走這條路，所以他們的守望工作看起來相當孤寂。

泰索何夫不停地發出各種咕嚕聲、哼哼聲，以此來暗示他很想討論方才在閘門前的成功冒險，另外他還特別想知道自己那次膽大妄為的盜竊行動究竟是怎麼回事。可是傑拉德對坎德人不屑一顧。他並沒有立刻策馬飛奔，而是等那座橋完全從他的視線中消失後，才催促大黑加快步伐。

泰索何夫猜想他們應該會整夜奔馳，因為兩人已經離奎靈諾斯不遠，至少上次去精靈首都的旅行給他留下這種印象。幾個小時後他們就能進城。泰斯急切地想重新見到他的朋友們，想問問他們，如果他不是他自己，那他又會是誰。帕林也許能治癒他的失憶癥。但泰斯卻驚訝地發現傑拉德突然停了下來，聲稱他已經被這漫長的一天弄得十分疲憊，因此需要休息，而且他們將在森林裡過夜。

兩人紮營露宿，生起了營火，這又讓坎德人大吃一驚，因為之前騎士一直以﹁這樣做太危險﹂為理由拒絕生火。

﹁我想他一定是認為，既然我們已經進入奎靈那斯提了，就不會遇上什麼危險。﹂泰斯自言自語道，因為他嘴裡還塞著布。﹁但他為什麼要現在停下來呢？也許他不知道我們離目的地已經很近了。﹂

騎士在鍋裡炒了些鹹豬肉，森林裡頓時香氣四溢。他取下泰索何夫嘴裡的布團，好讓坎德人吃東西，但這個決定馬上就讓他後悔不已。

﹁我是怎麼把寶物偷來的呀？﹂泰斯急切地問。﹁太令人激動了。你知道，我以前沒偷過東西。偷竊是非常錯誤的行為。但我想，這次不算，因為黑暗騎士都是壞人。到底是哪家旅店？去帕蘭薩斯的路上有那麼多旅店。是﹃髒鴨﹄嗎？那是個好地方，每個人都會在那裡留宿。或者是﹃狐貍與獨角獸﹄？但他們不太喜歡坎德人，所以也許不是。﹂

泰索何夫滔滔不絕地說了又說，但卻無法引誘騎士開口。這對泰斯來說倒也沒什麼，因為他完全能自己一個人編造出這段故事。等他們吃飽喝足、傑拉德去溪邊清洗鍋碗時，故事裡這位膽大妄為的坎德人已經偷走一大堆魔法寶物，而不只是一件。更誇張的是，他是從六名棘刺騎士眼前把它們拿走的。騎士們向他放出六道強力魔法，但坎德人輕輕一揮胡帕克杖就將他們全部打倒在地。

﹁這就是我為什麼會失憶的原因！﹂泰斯推斷說。﹁一名棘刺騎士狠狠地敲了我的後腦杓一記，害我昏迷了好幾天。但，不對，﹂他失望地說，﹁如果是那樣，我就逃不掉了。﹂他又想了老半天。﹁我懂了，﹂他最後恍然大悟，得意地望著傑拉德。﹁是你逮捕我時敲了我的腦袋！﹂

﹁別來惹我，﹂傑拉德說，﹁現在給我閉嘴睡覺。﹂他把毛毯鋪在餘燼未熄的營火旁，然後把自己裹在毛毯裡，轉過身去背對著坎德人。

泰索何夫愜意地躺在自己的毯子裡，盯著星星發呆。今晚睡魔不會來抓他，因為他正忙著重溫自己的光輝歷史呢！他是安塞隆的災禍、莫格西災星、索巴丁大盜︱︱總而言之，他是個罪大惡極的混蛋，女人一聽到他的名字就會昏過去，再強壯的男人也會嚇得面如土色。他並不清楚﹁面如土色﹂的確切含意，但他聽說過，強壯的男人在面臨兇惡的敵人時就會變成這樣，因此它看起來很符合這種情況。他又開始幻想自己來到一個小鎮的情景：女人們都趴在水桶旁昏了過去，強壯的男人們則個個面如土色︱︱這時他聽到一種聲音，這聲音不大，一陣樹枝折斷的劈啪聲而已。

如果不是泰斯的耳朵已經習慣寂靜無聲的森林，他本來也不會注意到。他伸手去拉傑拉德的袖子。

﹁傑拉德！﹂泰斯湊在他耳邊小聲說。﹁我覺得那裡有人！﹂

傑拉德抽動鼻子，嘴巴哼了幾聲，但並沒有爬起來。相反地，他把身上的毛毯裹得更緊了。

泰索何夫一動也不動地躺在地上，豎起耳朵傾聽周圍的動靜。一開始他什麼也聽不見，但後來他又聽見另一種聲音，像鞋子踩過小石子的聲音。

﹁傑拉德！﹂泰索何夫說。﹁我猜這次不是月亮了。﹂他心想，要是胡帕克杖還在身邊就好了。

這時，傑拉德翻過身把臉對著泰索何夫。藉著昏暗的火光，坎德人驚訝地看到騎士根本沒睡著，剛才他在裝睡。

﹁閉嘴！﹂傑拉德低聲道。﹁假裝你已經睡著了！﹂說完他閉上眼睛。

泰索何夫也順從地閉上眼睛，但馬上又睜開，以免錯過什麼精采場面。這是個明智的決定，因為他剛好來得及看到精靈們從黑暗中向他們爬來。

﹁傑拉德，快看！﹂泰斯剛想喊叫，一隻手從後面把他的嘴牢牢摀住。接著，冰冷的鋼鐵頂在他脖子上。

﹁什麼事？﹂傑拉德迷迷糊糊地說。﹁出了︱︱﹂

霎時間他完全清醒過來，伸手要去抓近在咫尺的劍。

一名精靈狠狠地踩住傑拉德的手。泰斯能聽見骨頭碎裂的聲音，他同情地打了個哆嗦。第二個精靈撿起那把劍，把它扔到騎士搆不著的地方。傑拉德想站起來，但踩住他手的精靈開始猛擊他的腦袋。傑拉德呻吟著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我們逮住他們了，主人。﹂一名精靈朝陰影說。﹁接下來請您指示？﹂

﹁不要殺死坎德人，卡林達斯。﹂陰影中傳來一個人類男子的聲音。他的嗓音低沉含糊不清，似乎在兜帽裡說話。﹁我要他活著。他必須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訴我們。﹂

那個人類顯然並不擅長在森林裡悄聲移動。儘管泰斯看不見他，卻能聽見他的鞋子踩在枯葉和樹枝上的聲音。相反地，精靈們的行動就像黑夜一樣安靜。

﹁怎麼處理這名黑暗騎士？﹂精靈問。

﹁宰了他。﹂陰影裡的人冷漠地說。

精靈將匕首架在騎士的喉嚨上。

﹁不要啊！﹂泰斯尖叫著，拚命扭動身體。﹁你不能那樣做！他不是真的黑暗︱︱嗚！﹂

﹁閉嘴，坎德人。﹂抓住泰斯的精靈說。他將匕首從坎德人的喉嚨移到腦袋旁。﹁再說一句話，我就割掉你的耳朵。這可不會影響你對我們的價值。﹂

﹁我希望你不要割掉我的耳朵。﹂泰斯絕望地說，儘管他已經感覺到刀子在他的皮膚上游走。﹁是我的耳朵們讓我的頭髮不會掉下來的。不過如果你一定要那樣做，我猜你一定會做，只不過你會犯下一個可怕的錯誤。我們從索拉斯來，傑拉德不是你看到的黑暗騎士，他是索蘭尼亞︱︱﹂

﹁傑拉德？﹂黑暗中的人突然說道。﹁住手，凱勒文卓斯，先別殺他。我在索拉斯認識一個叫傑拉德的索蘭尼亞騎士。讓我看看。﹂

奇怪的月亮又升上天空。烏雲掠過它的空洞臉龐，讓它的光輝明滅不定。泰斯想看那個人類一眼，因為他顯然是主使者，精靈們都對他唯命是從；另一個理由是，他覺得似乎在哪裡聽過這個聲音，儘管他實在想不起來。

泰斯肯定要失望了。那人全身上下都被斗篷裹得密不透風。他蹲到傑拉德身旁。騎士的腦袋歪向一側，血流滿面，呼吸沉重。那個人仔細打量著騎士的臉。

﹁把他帶走。﹂他下令。

﹁可是，主人︱︱﹂叫凱勒文卓斯的精靈開口抗議。

﹁你之後隨時可以殺掉他。﹂那個人說。他站起身來走回樹叢裡。

一名精靈把營火熄滅，另一名精靈過去安撫馬匹，特別是一看到入侵者就驚恐地人立起來的黑馬。第三名精靈把布團塞進泰斯嘴裡，用刀子頂住他的耳朵，將他還沒說出口的抗議堵了回去。

精靈們迅速地處理了騎士。他們用皮繩捆住他的手腳，用布團塞住他的嘴巴，還把他的眼睛蒙住。隨後把昏迷不醒的騎士從地上抬起來，放到他的坐騎背上。原先被偷襲行動嚇了一大跳的大黑，現在在精靈的撫摸下已經安靜下來，把頭靠在精靈的肩膀上磨蹭著耳朵。精靈把傑拉德的手腳捆在一起，將繩子繞到馬肚下，將騎士牢牢固定在鞍座上。

那人望著坎德人，但泰斯卻沒能看清他，因為還沒來得及這麼做時，精靈就把一個麻布袋套在他頭上，除了麻布袋外他什麼也看不見了。精靈們把他的腳也捆在一起。幾隻有力的大手將他腦袋朝下地扔到馬背上，於是安塞隆的災禍就連同麻布袋一起被人帶入夜幕中。

## １︱１４化妝舞會

當安塞隆的災禍被不光彩地套在麻布袋中運走時，就在幾里之外，統治奎靈那斯提人民的太陽詠者正在奎靈諾斯舉辦化妝舞會。對精靈而言，化妝舞會算是個比較新奇的東西。把這個原本屬於人類的習俗介紹給他們的就是詠者本人。他自己擁有一部份人類血統，這是父親半精靈坦尼斯留給他的詛咒。一般來說，精靈們對人類習俗的厭惡並不亞於對人類本身，但他們卻接受了辦化妝舞會。吉爾薩斯第一次舉辦化妝舞會是在二十年前，他在二十一歲生日那天加冕為王時。此後每年的這天他都會舉辦一場化妝舞會，現在它已經成為這個季節裡社交活動的重頭戲。

有幸被邀請來參加這次活動的人並不多，他們包括王族、各家族族長、塔拉斯安西雅︵精靈參議院︶成員。最後還包括黑暗騎士團的高級軍官，他們才是奎靈那斯提的真正統治者。除此之外，帕塞隆監國還親自挑選二十名精靈少女參加舞會。他以前是精靈參議院的成員，最近被奈拉卡騎士團任命來管理奎靈那斯提。帕塞隆名義上是吉爾薩斯的參謀和顧問，但在首都一帶，他都被戲稱為﹁傀儡師﹂。

這位年輕的統治者吉爾薩斯還未婚。目前沒有王位繼承人，似乎在近期內也不太可能有。吉爾薩斯對結婚倒也不反感，但他就是遲遲下不了決心。他告訴隨從們，結婚是件大事，不該不經深思熟慮就匆忙決定。如果他犯了錯、沒找對人，那會如何呢？他的整個生活將被毀掉，那個不幸的女人也一樣。沒人提到﹁愛情﹂這兩個字。國王應該要愛自己的配偶似乎並不在大家的預料之中。他的婚姻將只為政治考量而已。帕塞隆監國對此深信不疑，他已經從奎靈那斯提最有聲望︵同時也是最富有︶的家庭中找來幾位合格的候選者。

在過去五年中，每年帕塞隆都會召來二十位他親自挑選的精靈女子，帶她們到太陽詠者面前供他選擇。吉爾薩斯與她們一一跳舞，對她們都表示喜愛，也看到她們每個人的美德，但他就是沒辦法拿定主意。詠者被他的臣民們貶稱為﹁傀儡國王﹂，而監國也確實控制了這個年輕人的大部份生活。但帕塞隆不能強迫他的君主娶妻。

現在午夜已經過去一小時。太陽詠者遵照監國的心意與二十位女孩都跳了舞，但也只和她們每個人跳一支舞，因為第二次共舞就會被視為他已經做出決定。每當一曲舞畢，國王就回到他的位子上，滿臉鬱悶地望著狂歡的人群，看起來挑選哪位可愛的女子作為下個舞伴，給他帶來沉重的壓力，也將他從聚會中得到的樂趣打消得一乾二淨。

二十位少女都用眼角餘光偷偷打量著他，每個人都希望能找到一些他比較偏愛自己的跡象。吉爾薩斯相貌英俊，在他成年後，除了男性精靈中不多見的方正下巴外，他的外貌並不容易看到人類的影子。傳聞中讓他頗感自豪的蜂蜜色長髮披在肩上。他有雙大大的杏眼。他的臉色蒼白；人們知道他難得有完全健康的時候。他很少露出笑臉，人們也不怪他，因為大家都知道他過著一種籠中鳥的日子。有人會教他怎麼說話，告訴他什麼時候該開口。如果需要讓這隻鳥安靜下來，他的籠子就會被布蒙住。

因此，吉爾薩斯有著多疑善變的性格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喜歡離群索居。自從三年前學會讀寫詩歌後，這些就成了他最大的愛好，他在這方面的天份也的確無庸置疑。現在吉爾薩斯坐在一張古色古香、背後雕砌著太陽的鑲金椅子上，漫不經心地望著舞池，一副迫不及待要回私室和詩歌韻律中去的樣子。

﹁今晚陛下看起來興致特別高昂。﹂帕塞隆說。﹁你覺得他是不是看上銀匠公會會長的大女兒？﹂

﹁不太清楚。﹂奈拉卡騎士團占領軍的指揮官梅丹元帥說。

﹁是的，我向你保證，就是這樣。﹂帕塞隆有點惱怒地爭辯道。﹁看看他盯著她的眼神。﹂

﹁在我看來，陛下不是在看地板，就是在看他的鞋子。﹂梅丹評論道。﹁如果你真想看到一個王位繼承人，帕塞隆，你就得親自安排婚事。﹂

﹁我是這麼想的啊！﹂帕塞隆咕噥著說。﹁但精靈法律規定，只有家長能安排婚事，而他的母親堅決拒絕在國王拿定主意前介入此事。﹂

﹁那你最好希望國王長生不老。﹂梅丹說，﹁我想他會的，畢竟你是如此小心翼翼地照顧他，無微不至地關心他的所有需要。你不能怪國王，帕塞隆，﹂元帥補充道。﹁畢竟是你和從前的拉夏參議員把他弄成現在這樣，一個不經你允許連撒尿都不敢的年輕人。﹂

﹁陛下的身體很虛弱。﹂帕塞隆生硬地反駁道。﹁從他身上卸下統治者所需承擔的治國重任是我的職責。可憐的年輕人，他無法克制地渾身哆嗦。元帥，你知道他有人類血統，而人類是眾所皆知的病夫。現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要去向陛下請安了。﹂

元帥就是個人類，他無言地向監國鞠了個躬。很湊巧地，監國頭上戴的面具就是隻猛禽，現在他看起來就像要去啄食年輕國王的心靈。在政治上，梅丹覺得帕塞隆非常有用；但就個人感情而言，他覺得帕塞隆身上的每個毛孔都令人反感。

阿列克修‧梅丹元帥今年五十五歲。他加入塔克西絲騎士團是渾沌之戰前的事，那時擔任騎士團首領的還是艾瑞阿肯。正是那場戰爭結束克萊恩的第四紀元，並開啟第五紀元。梅丹在三十年前奉命率軍攻打奎靈那斯提，他接受奎靈那斯提精靈的投降，並在此之後一直掌握大權。梅丹的統治很嚴厲，他在需要嚴刑時不會心軟，但他並不殘酷。的確，精靈們現在不能享有很多個人自由，但梅丹並不把它當成什麼需要咬牙強忍的苦難。在他看來，自由是種危險的念頭，只會帶來混亂、無法無天和社會動蕩。

現在梅丹心中所尊奉的神靈就是紀律、秩序和榮譽，因為那位徹底缺乏紀律感和榮譽心的塔克西絲已經當了叛徒、逃之夭夭，讓忠於祂的騎士們看起來像群傻瓜。梅丹強迫奎靈那斯提精靈遵守紀律和秩序，他也把這些加在他的騎士們身上。但首先，他自己也身體力行。

梅丹厭惡地望著帕塞隆向國王鞠躬。他心裡很清楚，帕塞隆的謙恭完全是故作姿態。梅丹轉身離開，他幾乎有點可憐那個叫吉爾薩斯的年輕人。

舞者們在元帥身邊轉來轉去，他們都打扮成天鵝、大熊或其他山林鳥獸的精靈。吟遊詩人和身著亮麗花衣的小丑充斥每個角落。梅丹參加化妝舞會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禮節需要；但他拒絕穿上戲服或戴上面具。元帥在好多年前就習慣穿著寬鬆飄逸的精靈服飾，因為它們穿在身上很舒服，在奎靈那斯提的溫和氣候下也顯得相當實用。由於他是唯一身穿精靈服飾參加舞會的人，因此這個人類看上去十分反常地要比任何精靈都更像精靈。

元帥離開喧鬧的舞池，帶著幾分解脫感溜進花園裡。他沒有帶隨身護衛︱︱梅丹不喜歡身後跟著盔甲叮噹作響的騎士︱︱他對自己的安全並不特別擔心。奎靈那斯提精靈對他沒有好感，但他已經躲過了十幾次暗殺。他能照顧自己，在這點上也許要比任何部下做得都好。近年來加入騎士團的人對梅丹來說都派不上用場，他認為他們沒有紀律，完全是一幫盜賊、殺手和土匪組成的大雜燴。說實話，梅丹寧願相信精靈，而不是他的部下。

溫馨的夜風中瀰漫著玫瑰、梔子花和其他柑橘類花卉的清香。夜鶯在枝頭歌唱，曲調與豎琴和五弦琴的旋律融合在一起。他認得這樂音。在他身後的蒼穹廳中，可愛的精靈少女正在表演一段傳統舞蹈。他停下腳步，半轉過身，差點被美妙的樂音誘惑回去。這些女孩在跳﹁奎尼索﹂，也就是覺醒之舞，據說它能讓精靈男子感動得發狂；但他懷疑這對國王不會有任何效果。或許國王會被感動得寫一首詩吧！

﹁梅丹元帥。﹂他身邊響起一個聲音。

梅丹轉過身去。﹁尊敬的詠者之母。﹂他說著屈身一鞠躬。

羅拉娜伸出手，她雪白柔軟的手就像山茶花般嬌嫩。梅丹握住她的手吻了一下。

﹁好了，﹂她對他說。﹁這種正式稱呼沒必要在我們兩個︱︱該怎麼形容？﹃宿敵﹄？﹂

﹁是值得尊敬的對手。﹂梅丹笑著說，有些不情願地鬆開羅拉娜的手。

梅丹元帥沒有結婚，他唯一的伴侶就是職責。他不相信愛情，認為愛情是人們甲胄上的瑕疵，一個令他脆弱、易受攻擊的瑕疵。梅丹欽佩羅拉娜，也尊敬她。他欣賞她的美麗，就像他欣賞自家花園的美麗一樣。他發現她在幫助自己摸清如蛛網般繁複的精靈政府很有用處。他在利用她，同時他也很清楚，她也在利用他自己。一個自然而然、彼此都很滿意的約定。

﹁相信我，太后，﹂他平靜地說。﹁我發現您對我的不友善要比其他人的友誼更為可取。﹂

他意味深長地回頭望向王宮。在那裡，帕塞隆正站在國王身邊，向他耳語著什麼。

羅拉娜隨他的目光看去。﹁我瞭解你，元帥。﹂她回答。﹁你代表一個已被我認定是徹底投靠邪惡的組織。你是我國人民的征服者，我們的主子。你與我們的頭號大敵，一頭要徹底摧毀我們的龍結盟。然而，我對你的信任要遠遠超過對那個人的信任。﹂

她猛地轉過身去。﹁我不想看到這場景，元帥。你不介意我們去溫室走走吧？﹂

梅丹相當願意與安塞隆大陸上最有魅力的女人，在最富魅力的景色裡共度一個月色撩人的夜晚。他們肩並肩靜靜地走在碎石路上。小石子像天上的繁星般閃閃發光。四周洋溢著醉人的蘭花香氣。

皇家溫室是一座水晶屋，裡面堆滿了即使在奎靈那斯提相對溫和的冬季裡，也無法生存的嬌貴花草。溫室離皇宮有段距離。一路上，羅拉娜沒有說話。梅丹覺得不該由自己來打破這份寧靜，因此他也沒出聲。兩人靜靜地走近水晶屋。水晶反射出明亮的月光，一時間，天上彷彿出現上百輪明月，彼此相互輝映。

他們走進一扇水晶門。空氣中充滿花草的芬芳，草木搖動發出沙沙聲，似乎在表示歡迎。音樂聲和笑聲被徹底隔絕在門外。羅拉娜深深地嘆了口氣，大口呼吸著瀰漫花香的暖濕空氣。

她把手放在一朵蘭花上，讓它面向月光。

﹁真是太美了。﹂梅丹敬佩地說。﹁我的蘭花也正盛開︱︱尤其是您送給我的那些，但我自己卻無法種出如此嬌豔的花朵。﹂

﹁要有時間和耐心，﹂羅拉娜說。﹁所有事都一樣。繼續剛才的談話，元帥，我來告訴你，為什麼我更尊敬你而不是帕塞隆。儘管我覺得你的話有時很刺耳，我卻知道你說的都是肺腑之言。你從未對我說謊，即使有時對你而言謊言要比實話更有用。帕塞隆的話一出口就會被風吹得無影無蹤。﹂

梅丹屈身鞠躬表示接受讚揚，但他不想貶斥那個幫他掌控奎靈那斯提的人，於是將話題轉開。

﹁您很早就離開了狂歡舞會，太后。我希望您身體沒有不適。﹂他禮貌地說。

﹁裡面太悶又太吵，﹂羅拉娜回答道。﹁我到花園來靜一靜罷了。﹂

﹁您用餐了嗎？﹂元帥問。﹁也許我可以派人去拿一些食物或酒來？﹂

﹁不用了，謝謝你，元帥。我發現，這幾天我一直沒什麼胃口。如果你沒要事的話，你能為我效勞的最好方法就是陪我一會兒。﹂

﹁有這麼一位風姿綽約的同伴，我認為就算是死神也不可能將我喚走。﹂元帥說。

羅拉娜從低垂的睫毛下望著他，莞爾一笑。﹁人類通常說不出如此美妙的辭藻。元帥，你已經在精靈身邊住太久。實際上，我相信你身上的精靈成份已經超過人類。你穿我們的衣服，流暢地說我們的語言，欣賞我們的音樂和詩歌。你簽署法律保護我們的林地，這麼嚴格的法律大概連我們自己都無法通過。也許我弄錯了。﹂她輕輕補充道。﹁也許你是被征服者，而我們實際上是你的征服者。﹂

﹁您在尋我開心，太后。﹂梅丹回應道。﹁您也許聽了會覺得想笑，但我要說，您的話並不離譜。在我來到奎靈那斯提之前，我對自然風光可說是視而不見。一棵樹對我來說就是建造要塞圍牆或戰斧握柄的材料。我欣賞的音樂只有軍鼓的敲擊聲。我喜愛閱讀的文字只包括司令部的指示。我坦率承認，當我頭一次看到有精靈滿懷敬意地對樹木說話，或溫柔地與花草交談時，我的反應是哈哈大笑。然而，當我在這裡生活了七年後，我驚訝地發現自己在春天來臨時，急切地盼望花朵回到我的庭園中，揣摩哪種花兒會先綻放，猜測園丁去年種下的玫瑰會不會盛開。就在那時，我發現豎琴手的歌聲流入我的心靈。於是，我開始研究詩歌來學習辭彙。﹂

﹁說實話，羅拉娜賽拉莎女士，我確實熱愛您的國土。這就是為什麼，﹂隨著這句話，梅丹的臉色沉了下去。﹁我盡一切努力確保這片土地不受巨龍所害。正因如此，我必須嚴厲懲罰您的國家裡起來挑戰我權威的臣民。碧雷只要一個藉口就能摧毀您和您的土地。那些被誤導的反叛份子如果繼續抵抗，繼續對我的軍隊施加暴行，他們就有可能把毀滅帶到你們所有人頭上。﹂

梅丹對羅拉娜的確切年齡一無所知。她也許已經好幾百歲，然而她的美貌和活力卻不輸當年身為黃金將軍、率軍對抗塔克西絲神后那時。他曾聽老兵們說起過她在戰鬥中的英勇，以及她如何令人心分崩離析的軍隊重新恢復高昂的鬥志，並獲取勝利。他希望自己在那時候就認識她，儘管可能會處於敵對狀態。他希望能親眼目睹她在戰場上騎龍馳騁的英姿，她的金髮一定是激勵部下奮進的閃耀旗幟。

﹁您說過，您相信我的榮譽，太后。﹂他繼續說道，真誠地握住她的手。﹁那您就必須相信我的話。我日以繼夜地為拯救奎靈那斯提而奮鬥，但這些叛亂者讓我的工作變得異常困難。龍已經聽說他們的冒犯行為和藐視態度，為此大發雷霆。牠大聲質問，為何要在如此令人討厭的臣民身上浪費時間和金錢。我盡一切努力使牠息怒，但牠正迅速失去耐心。﹂

﹁你告訴我這些事有何用意呢，梅丹元帥？﹂羅拉娜問道。﹁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太后，如果您對這些叛亂者有些影響力的話，請制止他們。告訴他們，此種行為也許會暫時對我和我的部隊造成一些損害，但長遠來看，這些叛亂者只會傷害他們自己的人民。﹂

﹁是什麼讓你認為我這太后會與叛亂者有聯繫呢？﹂羅拉娜問道。她的臉頰上飛起一縷紅雲，眼睛在黑暗中閃爍。

梅丹敬慕地望了她一會兒，然後回答道。﹁我們這麼說吧！一個英雄在五十年前長槍之戰時如此頑強地對抗黑暗之后和祂的僕從們，現在她卻要停止戰鬥，我發現這件事確實有些難以置信。﹂

﹁你錯了，元帥。﹂羅拉娜抗議道。﹁我已經老了，老到沒辦法再做這種事。不，元帥，﹂她示意他住口。﹁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你要說，我看上去就像初次參加舞會的少女一樣年輕。省下你的美言去說給那些喜歡聽的人。我不喜歡，而且我再也沒有戰鬥的激情和反抗的心靈。在我親愛的丈夫坦尼斯下葬時，我的心就隨他一起長眠於墓中。我希望看到兒子快快樂樂地結婚，希望能親手抱孫子，希望國家太平。我很願意向龍稱臣納貢來確保我的國土平安無事。﹂

梅丹有點懷疑地打量著她。他能聽出她話語的真誠，但她並沒有完全說實話。在戰爭過後的年月裡，羅拉娜是個相當有技巧的外交家。她慣於對人民說那些他們愛聽的話，暗地裡卻引誘他們相信那些她希望他們相信的東西。然而，要公開對她的話表示質疑顯得很不禮貌。如果她的確說了實話，梅丹會覺得她很可憐。那個受到如此溺愛的兒子是個沒擔當的懦夫，他會花上好幾個鐘頭來決定午餐到底要吃草莓還是藍莓。吉爾薩斯不大可能做出結婚這麼重要的決定。當然，除非有人為他挑選新娘。

羅拉娜轉過頭去，但梅丹還是看到眼淚正從她的杏眼中滑落。於是他把話題轉移到蘭花上。他想在自己的庭園裡種蘭花，但至今這類嘗試都不怎麼成功。他談了好久有關蘭花的事，給羅拉娜恢復情緒的時間。她迅速用手擦了擦眼睛，重新控制住情感。她向他推薦自己的園丁，一位種植蘭花的大師。

梅丹愉快地接受了這項提議。他們兩人又在溫室待了一個小時，討論固定根莖和插花的藝術。

﹁我可敬的母親在哪裡，帕塞隆？﹂太陽詠者吉爾薩斯問道。﹁我已經有半小時沒看見她了。﹂

國王打扮成一位精靈遊俠，全身穿著與他身分相稱的棕綠色衣服。吉爾薩斯覺得這樣會讓自己顯得不那麼引人注目。事實上，很少有精靈遊俠會在執行任務時穿上精美的絲衣絲褲，更別說成套的手工製作、鑲著金邊的皮馬甲和靴子。他手裡拿著一杯酒，但只是禮貌性地啜飲幾小口。喝酒會讓他頭疼，這件事大家都知道。

﹁我相信太后正在花園裡散步，陛下。﹂帕塞隆監國說。他對王族們的一舉一動可謂瞭如指掌。﹁她說需要些新鮮空氣。您希望我去把她找來嗎？陛下您看起來氣色不太好。﹂

﹁是有點不好。﹂吉爾薩斯說。﹁不過謝謝你的好意，帕塞隆。還是不要去打擾她吧！﹂說著，他的目光暗淡下來。他盯著跳舞的人群，眼裡透出悲傷和豔羨。﹁我想回房休息，應該不會有人覺得不恰當吧，監國？﹂他低聲問。

﹁也許跳一段舞能讓陛下高興起來。﹂帕塞隆說，﹁看那裡，看愛梅拉笑得多可愛。﹂監國把嘴湊到國王耳邊。﹁她父親是全奎靈那斯提最富有的人之一。您知道，他是銀匠。而且她長得很︱︱﹂

﹁是的，的確如此。﹂吉爾薩斯沒什麼興趣地附和道。﹁但我覺得自己不適合跳舞。我感覺頭量、噁心。我真的該休息了。﹂

﹁快去吧！如果陛下真的身體不適。﹂帕塞隆不大情願地說。梅丹說的一點沒錯，監國在抽去國王的脊骨後，就不能怪罪這年輕人用膝蓋和雙手爬行。﹁明天陛下應當在床上靜養。國事我會處理的。﹂

﹁謝謝你，帕塞隆。﹂吉爾薩斯輕聲地說。﹁如果沒事情需要我費神的話，我明天將繼續完成新詩第十二篇。﹂

他站起身。音樂戛然而止。舞者們停止旋轉。精靈男子們彎腰鞠躬，女子們則屈膝行禮。精靈少女們露出期盼的眼神，這似乎讓吉爾薩斯很尷尬。他低著頭步下高臺，迅速朝通往私室的大門走去。他的貼身僕人們舉起一座火光閃耀的大燭臺，走在前面為國王照路。精靈少女們聳聳肩，將羞澀的目光轉向新舞伴身上。音樂再度開始，舞會一切照舊。

帕塞隆監國輕聲詛咒了一句，便向茶點桌走去。

吉爾薩斯在離開大廳之前偷偷向後瞟了一眼，不由得暗自竊笑起來。他轉過身，跟隨柔和的燭光穿過王宮中的黑暗走廊。這裡沒有阿諛奉承的廷臣。不經帕塞隆允許，無人能進入此地。監國心頭上揮之不去的恐懼，就是有朝一日被人奪走對傀儡的控制權。這裡有卡岡那斯提野精靈在每個入口處守衛著。

吉爾薩斯走過戒備森嚴的走廊，長長地吁了口氣，慶幸自己從音樂、燈光，以及尖聲大笑和嘰嘰喳喳的耳語中解脫。太陽詠者的新王宮是一組被魔法改造過的參天大樹，樹枝和樹幹都被巧妙地轉化成天花板和牆壁。組成掛毯的是鑲拼成美妙藝術圖案的鮮花，隨著每天開花順序的不同，掛毯的圖案也千變萬化。有些房間的地板，例如舞蹈室和覲見廳，是用大理石鋪成的。大多數在枝枒擁抱中的私室和走廊則用香氣撲鼻的花草作為地毯。

王宮被奎靈那斯提人民當成某種奇觀。吉爾薩斯堅持只能對國土上所有樹木的自然形態和生長地點加以利用，禁止植木者為製作樓梯而故意把它們改造成不自然的形態，或挪動它們的枝幹來得到更好的採光。吉爾薩斯把這看成是對樹木的一種尊崇。它們看起來對此也很滿意，長得枝繁葉茂、鬱鬱蔥蔥。然而，這帶來的後果便是一座滿是樹葉的不規則迷宮，新來的人往往要花好幾個小時才能找到出口。

國王沒有說話，只是把手背在身後低頭走路。人們經常看見他擺出這副姿態，在王宮的大廳裡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據說他喜歡在這種時候琢磨韻腳，或者完成一小節詩句的韻律。僕人們都很識相地不去打擾他。那些走過他身邊的人也只是默不作聲地深深一鞠躬。

今晚，王宮內十分安靜。在這裡仍舊可以聽到舞曲，但它的聲音因樹葉的低吟而顯得十分輕柔。他們正在走過一條覆滿樹葉的走廊。國王抬起頭，看到四周沒什麼人影，於是向僕人靠近一步。

﹁普蘭切特，﹂吉爾薩斯低聲說道，﹁梅丹元帥在哪裡？我看見他走進花園。﹂他用人類語說道，會這種語言的精靈寥寥無幾。

﹁的確，陛下。﹂僕人用同樣的語言回答。他說話的聲音很輕，也沒有轉頭看看是否有人在暗中觀察他們。畢竟，到處都是帕塞隆的間諜。

﹁那太不幸了。﹂吉爾薩斯皺起眉頭。﹁如果他還在那裡該怎麼辦？﹂

﹁太后注意到這點，馬上就跟到他後面去了，陛下。她會讓他無法脫身。﹂

﹁你說得對。﹂吉爾薩斯莞爾一笑，只有少數他最信賴的人才能看見這種笑容。﹁梅丹今晚不會來煩我們了。事情準備妥當了嗎？﹂

﹁我已經把足夠一天旅行的食物打包好了，陛下。背包藏在洞穴裡。﹂

﹁凱蓮呢？她知道該去哪裡等我嗎？﹂

﹁是的，陛下。我在老地方留了信。第二天我去檢查時，信已經不在了，只留下一朵紅玫瑰。﹂

﹁跟往常一樣，你做得很好，普蘭切特。﹂吉爾薩斯說。﹁我不知道如果沒有你，我該怎麼辦。順便說一句，我想帶走那枝玫瑰。﹂

﹁玫瑰已經放進陛下的背包裡了。﹂普蘭切特說。

兩個人同時閉上嘴。他們已經來到詠者的臥室前。國王的卡岡那斯提衛隊在陛下走近時向他致敬。吉爾薩斯則對他們不屑一顧。與其說他們是貼身侍衛，不如說是獄卒。他們從帕塞隆的錢包裡領取薪水，向監國報告國王的一舉一動。僕人們已經等在國王的臥室裡，準備幫陛下鋪床、寬衣。

﹁陛下感覺不太舒服。﹂普蘭切特一邊向僕人們宣佈，一邊把燭臺放到桌子上。﹁我會照顧他。你們可以退下了。﹂

吉爾薩斯臉色蒼白，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他用蕾絲手絹摀著嘴，連鞋子也不脫就躺在床上。普藺切特會為他處理這些事。僕人們對國王的虛弱體質和離群索居的嗜好早已習以為常。本來他們也預料到在舞會的勞累後會是這種情況。於是在向他鞠躬後，全都離開了。

﹁都不要來打擾陛下。﹂普蘭切特說著關上房門，反鎖起來。衛兵們也有鑰匙，但現在他們幾乎不再使用了。以前他們會經常進來檢查國王的狀況，結果總發現他待在應該待的地方︱︱不是病懨懨地躺在床上，就是在桌邊舞文弄墨、吟詩賦詞︱︱最後他們就不再來察看了。

普蘭切特趴在門上聽了一會兒，聽到衛兵們放鬆下來，繼續進行他們用來消磨漫漫長夜的碰運氣遊戲後，滿意地走過房間，打開陽臺門，眺望眼前的夜色。

﹁一切正常，陛下。﹂

吉爾薩斯從床上一躍而起，向窗邊衝去。﹁你知道該做什麼吧？﹂

﹁是的，陛下。在您睡覺的床舖上已經準備了枕頭。我會假裝您仍在房裡的樣子。我不會允許任何人來探訪您。﹂

﹁好極了。你不需要擔心帕塞隆。他在明早之前不會露面，因為他要忙著以我的名義簽署重要文件，並加蓋我的印章。﹂

吉爾薩斯站在陽臺欄桿前。普蘭切特把一根繩索牢牢地繫在欄桿上。﹁祝您服途愉快，陛下。您什麼時候回來？﹂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普蘭切特，我將在明天午夜回來。﹂

﹁一切都會順利的。﹂精靈說。他比吉爾薩斯大上好幾歲，是羅拉娜親自挑選他來服侍自己的兒子。帕塞隆監國批準了這個選擇。如果監國肯花時間查查普蘭切特的背景，他也許會改變主意，因為普蘭切特曾經忠心服侍過闇精靈波修士好多年。﹁命運向陛下微笑。﹂

吉爾薩斯朝庭園望去，想找到有人走動的跡象。他迅速將目光移回。﹁曾幾何時，我對這句話深表懷疑，普蘭切特。我曾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不走運的人，被虛榮和高傲所拖累，為內心的恐懼所囚禁。曾幾何時，我把死亡看成唯一的解脫。﹂

他衝動地抓住僕人的手。﹁你強迫我將目光從鏡子裡移開，普蘭切特。你強迫我停止顧影自憐，轉身面對世界。當我那麼做的時候，我發現人民正在受苦。他們被黑靴子踩在腳底，生活在黑翼的陰影下，面對一個只有絕望和必然毀滅的將來。﹂

﹁他們的生活將不再毫無希望。﹂普蘭切特對國王的敬意感到有點不好意思，緩緩地把手抽回來。﹁陛下的計劃一定會成功。﹂

吉爾薩斯嘆了口氣。﹁但願如此，普蘭切特。讓我們希望命運不只向我微笑，也向我們的人民微笑。﹂

他靈活地雙手交替攀繩而下，輕巧地落在庭園裡。普蘭切特在陽臺上目送國王消失在夜幕中，然後關上門走回床前。他把枕頭放好，用床罩壓住它們，讓它們看上去彷彿一個躺在床上的人。

﹁現在，陛下。﹂普蘭切特大聲說著，拿起一把小豎琴，將手指搭在弦上。﹁喝下您的助眠湯，讓我演奏一些輕柔的音樂伴您入眠。﹂

## １︱１５泰索何夫，獨一無二

儘管渾身疼痛、難受得要命，傑拉德對目前的事態進展仍然很滿意。被精靈踢了一腳的頭仍劇痛不已。他被綁在馬背上，頭朝下懸吊在鞍橋上。鮮血直衝腦門，胸甲頂在肋骨上，讓他喘不過氣來。四肢上的皮繩深深勒在皮肉上，讓他的雙腳麻木到失去知覺。他不知道綁架者是誰，因為他在黑暗中無法看清他們的容貌。現在一塊蒙住眼睛的黑布更讓他什麼都看不見。此外，他能活到現在還得多虧坎德人。

不過，事情正在按計劃進行著。

他們走了很長一段路。對傑拉德來說，這段旅途似乎無窮無盡，彷彿已經走了幾十年，至少可以環繞克萊恩六圈了。他不知道坎德人被如何對待，但從他身後偶爾傳來憤怒的哼聲聽來，泰索何夫應該沒受多少皮肉之苦。傑拉德一定是打瞌睡，或是昏過去了，因為當他突然醒來時，發現馬已經停下腳步。

那個被傑拉德當成首領的人類正用精靈語說話，傑拉德完全聽不懂。他們似乎已經到達目的地，因為精靈們正在動手砍斷將他綁在鞍橋上的繩子。一名精靈扯住甲胄把他從馬上拖下來扔到地上。

﹁起來，豬玀！﹂精靈用通用語嚴厲地說。﹁我們可不會揹你！﹂說著，他伸手除去騎士的蒙眼布。﹁到那邊的洞裡去，快走！﹂

看來他們走了一整個晚上。黎明將至，天空已經泛起粉紅光芒。傑拉德看不到任何洞穴，他的眼前只有一片密到彷彿穿不透的森林。這時有個精靈走上前去，將幾棵看似樹苗的東西移開。一個黑壓壓的洞口出現在巖壁上。

傑拉德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去。天空愈來愈亮，現在已是一片火紅和海藍。他回頭尋找自己的同伴，結果看見坎德人的腳露在小馬背上的一個大麻布袋外。人類首領站在洞穴入口旁，警戒地望著四周。他披著斗篷，頭戴兜帽，但傑拉德從他的斗篷下瞥見魔法使用者可能穿著的黑袍。騎士愈來愈相信他的計劃將要成功。現在他只希望，精靈在他有機會解釋前不要結束他的性命。

洞穴位在三座小丘上，周圍是繁茂的森林。傑拉德隱約感覺到他們不是在什麼偏僻地區，而是在居住區附近。他能聽見微風中傳來遠處鈴花的響聲，這是精靈們喜歡掛在窗前的花朵，它們在風吹動時會發出音樂般的叮噹聲。他還能聞到新鮮的烤麵包香。他望向太陽升起的地方，確信他們整晚都朝西走。如果他不是在奎靈諾斯城內，那也一定離它不遠。

那個人類走進洞內，兩名精靈尾隨其後，其中一名抬著在麻布袋中扭來扭去的坎德人，另一名則跟在傑拉德身後，用劍抵住他的背。還有一個與他們同來的精靈並沒有進洞，而是帶著騎士和泰斯的馬消失在樹林中。傑拉德在走進洞穴前猶豫了幾秒，精靈不客氣地戳戳他的背，他只好硬著頭皮鑽進去。

一個小房間出現在黑暗的狹窄通道盡頭，火焰漂浮在一碗發出甜膩氣味的油上，將整個房間照得通亮。抬著坎德人的精靈把麻布袋扔在地上。坎德人躺在麻布袋裡尖聲嚎叫，扭動身子不停掙扎。精靈朝麻布袋輕輕踹了一腳，告誡坎德人安靜下來，他們會在適當時候放他出去，但他必須表現良好才行。看管傑拉德的精靈從背後推了他一把。

﹁跪下，豬玀。﹂精靈說。

傑拉德雙膝跪地，抬起頭來。披斗篷的人板著臉俯視傑拉德。現在他終於能看清那個人的面孔。

﹁帕林‧馬哲理。﹂傑拉德鬆了口氣。﹁我大老遠地就是來找你。﹂

帕林將火炬舉到傑拉德面前。﹁傑拉德‧鎢斯‧孟塔。我想就是你。但你從什麼時候起成了個奈拉卡騎士？最好趕快解釋清楚。﹂他皺起眉頭。﹁你也知道，我對那個該死的騎士團沒什麼好感。﹂

﹁是，閣下。﹂傑拉德有點為難地看看身邊的精靈。﹁閣下，他們說人類語嗎？﹂

﹁嗯，還有矮人語和通用語，﹂帕林回答道。﹁我可以用任何一種語言命令他們殺掉你。我再說一次，解釋你的行為。你還有一分鐘。﹂

﹁好的，閣下。﹂傑拉德答道。﹁我穿這身盔甲是出於需要，並非我的本意。我給您帶來重要的消息。您的姐姐羅拉說您在奎靈那斯提，因此我喬裝成一個敵人，目的是要安全到達您身邊。﹂

﹁什麼消息？﹂帕林問。他沒有脫去黑色兜帽，而是從它的陰影中說話。他的聲音深沉而嚴厲，還略帶幾分冷酷。傑拉德無法看見他的面孔。

傑拉德想起這些天來索拉斯人對帕林‧馬哲理的議論。自從法師學校被摧毀後他就像變了個人似的。不是變得更好，相反地，他離開陽光大道，走上黑暗之路，一條他的叔叔雷斯林曾經走過的路。

﹁閣下，﹂傑拉德說。﹁您可敬的父親已經死了。﹂

帕林一言不發，表情也沒有任何改變。

﹁他沒有受苦，﹂騎士連忙安慰帕林。﹁死亡迅速將令尊帶走。他走出旅店大門凝望日落，嘴裡呼喚令堂的名字，然後用手按住心口，倒在地上。當他死去時，我就在他身邊。他很安詳，沒有痛苦。第二天我們為他舉行了葬禮。他安息在令堂身邊。﹂

﹁他有說些什麼嗎？﹂帕林最後問道。

﹁他請求我做一件事，我會在適當的時候說給您聽。﹂

帕林默默地打量傑拉德良久，然後說。﹁索拉斯還發生了什麼事？﹂

﹁閣下？﹂對帕林的冷靜，傑拉德感覺有些吃驚。

坎德人在麻布袋裡大叫起來，但沒有人在意他。

﹁您沒聽見︱︱﹂傑拉德開口說。

﹁我父親死了，我聽到了。﹂帕林回答。他掀開兜帽，目不轉睛地盯著傑拉德。﹁他是個老人，一直為我母親的死而傷心。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有人會說，﹂他的聲音變得冷酷。﹁是最好的部份。﹂

傑拉德目瞪口呆。他前一次見到帕林‧馬哲理還是幾個月前在他母親提卡的葬禮上。帕林沒有在索拉斯久留，他幾乎立刻就出發去尋找魔法寶物。在學校被摧毀後，索拉斯已經沒有什麼能讓帕林牽掛的。關於世界各地的法師失去法力的流言滿天飛，人們猜想帕林也不例外。他們悄悄說，看來他對生命已經不太留戀。他的婚姻生活不算幸福。現在他變得粗心魯莽，只要有機會獲得來自第四紀元的魔法寶物，他就不顧自己的安全，哪怕這種機會極其渺小他也不放過。這些寶物沒有失去它們的力量，因此一位熟練的法師能從中吸取魔法能量。

傑拉德心想，帕林在葬禮上看起來就氣色不佳，這次旅行對改善法師的健康更是毫無助益。他變得更加瘦弱，臉色更顯蒼白，舉止益發煩躁。他的目光顯得游移不定、狐疑重重。

傑拉德知道關於帕林的許多事情。卡拉蒙很喜歡談論他僅存的兒子，這是每次早餐時的必談話題。

帕林‧馬哲理是卡拉蒙和提卡最小的兒子。在眾神帶著魔法一同離開克萊恩時，他曾經是個很有前途的年輕法師。儘管帕林也惋惜神賜魔法的喪失，但和許多同輩法師一樣，他並沒有自暴自棄。他聚集起安塞隆各地的法師，想與他們共同研討仍然存留在世上的魔法，也就是被認為屬於世界本身的野魔法。這類魔法在眾神降臨前就已經存在，因此他相信，它們在眾神離去後也將繼續存在。他的努力很成功。後來他在索拉斯建立起法師學校，作為研習魔法的中心。學校漸漸發展壯大。他利用自己的技藝抗擊巨龍。在整個阿班尼西亞，他被人視為英雄。

隨後，他的生命織錦開始分崩離析。

他對野魔法特別敏感，因此在兩年前，他是首批覺察到它的力量正在減弱的人之一。起先，帕林認為這只是自己年高體衰的徵兆，畢竟他已經超過五十歲。但後來他的學生們也開始有類似的問題發生。即使是年輕人也發現施用法術變得日益艱難。顯然年齡並不是原因。

法術仍然有效，但施用它們需要耗費施法者愈來愈多的精力。帕林將它比喻為被瓶子罩住的蠟燭。當瓶中還有空氣時，火焰能繼續燃燒；等空氣一耗盡，火焰就會顫抖、搖曳，最後熄滅。

難道就像有些人說的那樣，魔法力量是有限的嗎？它會不會像沙漠中的池塘一樣乾涸掉？帕林並不這麼認為。魔法就在那裡，他能感覺到它，能看到它。但它似乎就像沙漠中被一大群人汲乾的池塘。

是誰或什麼東西在吸取魔法？起先帕林懷疑是巨龍。後來他被迫放棄這個念頭，因為他得知大綠龍碧雷開始變得更具威脅，更富攻擊性。牠派遣大軍前去占領更多土地。奎靈那斯提間諜回報說，這是因為巨龍感覺牠的魔法力量與日俱減。長久以來，碧雷一直在尋覓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但魔法森林讓牠和棘刺騎士迄今為止的所有努力全都白費。現在牠對那座塔和塔內魔法的渴求變得更加強烈。在憤怒和不安的驅使下，牠開始在不觸怒瑪烈對牠大動干戈的範圍內，將自己的地盤延伸到阿班尼西亞一帶。

奈拉卡騎士團的施法者們，棘刺騎士，也感覺自己的魔法力量日趨衰微。他們將其歸咎於帕林和索拉斯學校裡的法師們。在一次大膽的襲擊中，他們綁走帕林，碧雷的龍族奴才們則把學校夷為平地。

經過幾個月的﹁詢問﹂後，灰袍法師才將帕林釋放。卡拉蒙不願討論他的兒子究竟遭到何種折磨，傑拉德也不想追問。然而，索拉斯的居民對這個話題的討論卻沒完沒了。在他們看來，敵人不但扭曲了帕林‧馬哲理的十指，同時也扭曲了他的靈魂。

帕林面容枯槁，臉頰深陷，眼睛周圍總是有著黑眼圈，看起來極度缺乏睡眠。他臉上沒什麼皺紋，皮膚緊繃地裹在纖瘦的骨架上。由於很少笑，他嘴巴周圍的紋線已經開始褪去。原先他有一頭栗色頭髮，但如今它們已經完全變成灰色。在他手上，曾經修長的十指現在扭曲得不成樣子。

﹁給他鬆綁，﹂帕林命令精靈。﹁他如自己聲稱的，是個索蘭尼亞騎士。﹂

兩個精靈似乎還有點懷疑，不過他們仍舊遵命而行，只是沒有放鬆對騎士的監視。傑拉德站起來，活動一下手臂，伸展酸痛的肌肉。

﹁所以你大老遠喬裝打扮過來，還差點送命，就是為了給我帶來這個消息？﹂帕林說。﹁我必須承認，我看不出有什麼必要帶坎德人來。除非我聽到的故事是真的，這個坎德人確實偷了一件強力的魔法寶物。讓我們看看他。﹂

帕林跪在麻布袋邊，坎德人還在裡頭扭動不停。他伸出手，想要試著解開繩結，但變形扭曲的手指不肯聽話。傑拉德瞥了法師的手指一眼，然後迅速將目光移開，因為他不想讓法師覺得被人憐憫。

﹁這樣子讓你很難受嗎？﹂帕林冷笑著問。他站起身，用長袍的袖口遮住他的手。﹁我會注意不讓你心煩。﹂

﹁我的確感到難過。﹂傑拉德靜靜地說。﹁看到任何好人像你一樣受苦，都會讓我感到難過。﹂

﹁受苦，說得對！我在棘刺騎士那裡當了三個月的囚犯。三個月！他們沒有一天不折磨我。你知道為什麼嗎？你知道他們想要什麼？他們想知道為什麼他們的法力在消退！他們認為是我從中動了手腳！﹂帕林苦笑起來。﹁你知道為什麼他們又放我走嗎？因為他們發現我對他們構不成威脅！我只是個垮掉的糟老頭而已，根本害不了也無法妨礙他們。﹂

﹁他們本來會殺了你，閣下。﹂傑拉德說。

﹁那樣的話還好一點。﹂帕林回道。

兩人相對無語。傑拉德將目光轉到地上。他看到連坎德人也老實地安靜下來，不再扭動掙扎。

帕林輕輕嘆了口氣，伸出傷痕累累的手，拍了拍傑拉德的手臂。

﹁原諒我，騎士閣下，﹂他的語氣平靜下來。﹁別在意我剛才說的話。這些日子我特別容易動怒。我甚至還沒感謝你帶來家父的消息。謝謝你。我對他的死感到遺憾，但我並不難過。我已經說過，他去了更好的地方。﹂

﹁現在，﹂帕林敏銳地掃了年輕騎士一眼。﹁我不免要想，你趕了這麼遠的路不會只為了告訴我這個悲傷的消息吧！打扮成這樣會讓你陷入極大的危險，傑拉德。如果黑暗騎士察覺真相，你會遭受比我更多的折磨，最後難逃一死。﹂

帕林的兩片薄嘴唇彎成一絲苦笑。﹁你還給我帶來什麼消息？不會是好消息。沒人會冒著生命危險給我帶來好消息。而且你又怎麼知道在哪裡能找到我？﹂

﹁我沒有找到您，閣下，﹂傑拉德說。﹁是您找到了我。﹂

帕林一開始顯得有點疑惑，然後他點點頭。﹁啊，我明白了。你提到那件寶物曾經屬於我的叔叔雷斯林。你知道那會引起我的興趣。﹂

﹁希望如此，閣下。﹂傑拉德說。﹁我猜橋上的精靈可能是反叛軍的成員，或者橋樑本身處在嚴密的監視下。我相信把馬哲理的名字和寶物連在一起的消息會傳進您耳裡。﹂

﹁你把自己託付給精靈可冒了不小風險。你也看到了，那些人對殺掉打扮成像你這樣的人，一點也不手軟。﹂

傑拉德朝那兩名精靈瞟了一眼。卡林達斯和凱勒文卓斯，如果他沒聽錯的話。他們的目光始終沒離開過他，雙手則一直按在劍柄上。

﹁我很清楚，閣下，﹂傑拉德說。﹁但這似乎是找到您的唯一辦法。﹂

﹁所以，我猜你並沒有帶來什麼寶物？﹂帕林的語氣顯得很失望。﹁這都是幌子。﹂

﹁恰恰相反，閣下。的確有件寶物。這也是我來的原因之一。﹂

就在此時，坎德人又嘰嘰喳喳地吵鬧起來，這次他的聲音更響亮。他還開始用腳蹬踩地面，並拚命在麻袋裡滾來滾去。

﹁老天，叫他閉嘴！﹂帕林大為光火地下令。﹁他的尖叫聲會把奎靈那斯提的每一個黑暗騎士引過來。把他抬到裡面去。﹂

﹁我們應該讓他待在麻布袋裡，主人，﹂卡林達斯說。﹁以免他找到回這裡的路。﹂

﹁很好。﹂帕林同意道。

一個精靈把泰斯連人和麻布袋一起扛走。另一個精靈嚴厲地瞥了傑拉德一眼，然後問了句什麼。

﹁不，﹂帕林答道。﹁我們不需要蒙住他的眼睛。他是那種守舊派的騎士，仍然相信榮譽。﹂

精靈抱著坎德人走到山洞後方，在傑拉德驚異的目光下，從堅硬的巖石中直穿而過。帕林尾隨其後。他拉著傑拉德的手，將騎士推向前方。石頭的幻象栩栩如生，傑拉德拚盡全力才沒露出畏縮的表情。

﹁看起來有些魔法仍然能正常運行。﹂傑拉德驚嘆。

﹁有些，﹂帕林說。﹁但並不穩定。這道法術隨時會失效，因此需要經常更新。﹂

傑拉德穿過石牆後，發現自己正處於一個驚人美麗的花園中。他們頭頂和四周都被枝繁葉茂的大樹所包圍。卡林達斯抱著麻布袋中的坎德人從牆後走出來，將麻布袋扔在花園的石板走道上。在一泓清澈的池水旁立著柳枝搭成的座椅和一張水晶桌。

帕林對凱勒文卓斯說了些什麼。傑拉德彷彿聽到他提起﹁羅拉娜﹂的名字。精靈轉過身，悄無聲息地跑向花園的另一邊。

﹁您有忠實的衛士，閣下。﹂傑拉德望著遠去的精靈說。

﹁他們是太后的家丁。﹂帕林回答。﹁在她丈夫去世後，他們已經為羅拉娜服務許多年。坐吧！﹂

他用扭曲的雙手做了個手勢，一道小瀑布由天而降，從幻影石牆前濺落到地上的水池中。

﹁我派人去向太后通報你的到來。你現在是她家裡的客人。確切地說，是在她家的一個花園裡。你在這裡很安全，與如今這個艱難時世裡的任何人一樣安全。﹂

傑拉德滿懷感激地脫去沉重胸甲，揉了揉瘀腫的肋部。他把臉浸到水塘中，貪婪地喝了一大口。

﹁放坎德人出來！﹂帕林下令。

卡林達斯解開麻布袋。坎德人披頭散髮地一躍而出，氣得滿臉通紅。他伸手抹抹額頭，吁了口氣。

﹁哇！我在裡面簡直快被麻布袋的味道給熏死了啦！﹂

坎德人把馬尾巴重新撥過頭頂，然後饒富興致地打量著四周。

﹁老天！﹂他說，﹁這花園真美。池塘裡有魚嗎？我來抓一條，可以嗎？待在麻布袋裡真是太無聊了，我寧願坐在馬背上而不是躺在馬鞍上。現在我身上疼得要命，就是被人戳過的那裡。我來介紹一下自己。﹂他有點懊喪，似乎意識到自己不太熟悉社交用語。﹁但我︱︱﹂他瞄了瞄傑拉德的眼睛，強調道。﹁我頭上被人狠狠敲了一記，所以我不太確定自己究竟是誰。你看起來很眼熟。我們見過嗎？﹂

帕林‧馬哲理在這番長篇大論中一言不發，氣得臉發青。他張開嘴，卻說不出一個字。

﹁閣下，﹂傑拉德伸出手去扶他。﹁您應該坐下來。您看起來氣色不佳。﹂

﹁我不要你扶！﹂帕林怒氣沖沖地說。他推開傑拉德的手，盯著坎德人。

﹁別再胡扯了。﹂他冷冷地說。﹁你是誰？﹂

﹁你認為我是誰？﹂坎德人回道。

帕林看似要大發雷霆，但他抿住嘴唇強壓下怒火，然後深深吸了口氣，不大自然地說。﹁你看起來像一個我曾經認識的坎德人，他叫泰索何夫‧柏伏特。﹂

﹁你看起來也像我的一個朋友，他叫帕林‧馬哲理。﹂坎德人興致勃勃地注視著帕林。

﹁我是帕林‧馬哲理。你是︱︱﹂

﹁真的嗎？﹂坎德人的眼睛瞪得老大。﹁你就是帕林？你怎麼了？你看起來很嚇人耶！你病了嗎？還有你可憐的手。讓我看看。你說這是黑暗騎士幹的？怎麼了？他們是不是用鐵錘砸爛你的手指？因為看起來好像就是這麼回事︱︱﹂

帕林用袖口遮住雙手，從坎德人身邊走開。﹁你說你認識我，坎德人？怎麼認識的？﹂

﹁我在卡拉蒙第一次的葬禮上見過你。你跟我談了好久，大概是關於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和你當上白袍法師之首的事。達拉馬也在，他是法師公會之首，他的女友珍娜是紅袍法師之首，還有︱︱﹂

帕林皺起眉頭，把臉轉向傑拉德。﹁他在嘮叨什麼？﹂

﹁別管他，閣下。自從我遇見他以來，他就是這樣瘋瘋癲癲的。﹂傑拉德奇怪地望著帕林。﹁你說他像﹃泰索何夫﹄，他自己一開始也這麼說，後來他又說這是得了失憶癥後的胡扯。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奇怪，但你父親也認為他就是泰索何夫。﹂

﹁我父親上了年紀，﹂帕林說，﹁跟其他老人一樣，也許在重溫年輕時的日子。但是，﹂他幾乎像在自言自語似地輕聲說道。﹁他真的很像泰索何夫！﹂

﹁帕林？﹂一個聲音從花園遠處呼喚著他的名字。﹁凱勒文卓斯告訴我的究竟是怎麼回事？﹂

傑拉德循著聲音望去，看到一個如冬日黎明般俊俏的精靈女子，正沿著石板路向他們款款走來。她的蜂蜜色長髮裡夾雜著太陽的光輝。她身穿一件薄如蟬翼的珍珠色長袍，看似騰雲駕霧般。一看見傑拉德，她馬上楞住，不可置信地打量著他。她的憤怒讓她沒注意到正激動地跳上跳下、不停揮手的坎德人。

傑拉德感到有些迷惑。在敬畏交加中，他笨拙地屈身一鞠躬。

﹁帕林，你居然把黑暗騎士帶到這裡來！﹂羅拉娜惱怒地轉向他。﹁帶他到我們的隱蔽花園裡！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不是黑暗騎士，羅拉娜。﹂帕林簡短地解釋道。﹁正如我告訴凱勒文卓斯的那樣。顯然，他還有所懷疑。這位是傑拉德‧鎢斯‧孟塔，一位索蘭尼亞騎士，也是我父親在索拉斯的朋友。﹂

羅拉娜有點懷疑地望著傑拉德。﹁你確定嗎，帕林？這就是他穿這身噁心甲胄的原因？﹂

﹁我穿這身鎧甲只是為了喬裝打扮，太后。﹂傑拉德說。﹁還有，您也看見，我已經迫不及待地把它扔到一邊。﹂

﹁這是他能走進奎靈那斯提的唯一辦法。﹂帕林補充道。

﹁我請求您的諒解，騎士閣下。﹂羅拉娜說。她伸出一隻雪白嬌嫩的纖手。然而，當他的手握住它時，他卻能感覺到當年她身為黃金將軍時，劍盾在手掌上留下的硬繭。﹁請原諒我。歡迎光臨寒舍。﹂

傑拉德出於深深的敬意又鞠了個躬。他想說些優雅得體的話，但他的舌頭卻變得遲鈍起來，正如他的手腳變得笨拙一樣。他紅著臉，結結巴巴地說了些沒人能聽清楚的含糊話語。

﹁是我，羅拉娜！看看我！﹂坎德人大聲喊道。

羅拉娜轉過身來，仔細盯著坎德人瞧。她似乎對眼前的景象很驚訝，張大嘴巴撫著胸口向後退了一步，但目光卻沒有離開坎德人。

﹁阿爾沙娜，奎娜斯提帕︵註１︶！﹂她低聲說。﹁這不可能！﹂

帕林注視著她。﹁您也認識他。﹂

﹁為什麼不，當然啊！他是泰索何夫！﹂羅拉娜迷惑不解地喊道。﹁可是︱︱你從︱︱﹂

﹁我是泰索何夫？﹂坎德人急切地說。﹁妳確定？﹂

﹁你為什麼認為不是呢？﹂羅拉娜問。

﹁我一直認為我就是他，﹂泰斯嚴肅地說。﹁但其他人都不信，所以我想，也許我錯了。但妳說我是泰索何夫，我猜這就沒錯了。妳是這些人當中最不容易犯錯的。妳不介意我給妳個擁抱吧？﹂

泰斯伸出雙手摟住羅拉娜的腰。她茫然地看看帕林，又看看傑拉德，無聲地向他們尋求解釋。

﹁你當真？﹂傑拉德問道。﹁請您原諒，夫人。﹂他面紅耳赤地加了一句，心裡意識到自己這麼問跟把太后說成騙子沒兩樣。﹁但泰索何夫已經死了超過三十年。這怎麼可能？除非︱︱﹂

﹁除非什麼？﹂帕林激動地追問道。

﹁除非他所有的瘋狂故事都是真的。﹂傑拉德沉默下來，思索著這個意想不到的變化。

﹁可是，泰斯，你到哪兒去啦？﹂說著，羅拉娜從坎德人手裡拿走一枚就要被他放進口袋的戒指。﹁像傑拉德爵士說的那樣，我們都認為你死了！﹂

﹁我知道。我看到過墳墓，做得很好。﹂泰斯點點頭。﹁我就是在那裡遇見傑拉德爵士的。我真的認為應該把那裡弄乾淨點，妳知道，那裡有好厚的灰塵。墳墓本身也修繕得不好。我在裡面時，正好有一道閃電打中它。我聽到一記超級響的轟隆聲，然後幾塊大理石就掉了下來。裡面黑得要命。開幾扇窗戶就能讓它亮一點︱︱﹂

﹁我們應該到別處去談，帕林。﹂傑拉德急切地插嘴說。﹁去一個隱蔽點的地方。﹂

﹁我同意，羅拉娜。騎士帶來了悲傷的消息。我父親死了。﹂

﹁噢！﹂羅拉娜用手摀住嘴巴，淚水頓時盈滿眼眶。﹁噢，我真難過，帕林。我的心為他悲痛，然而這種悲痛看來並不妥當。因為他現在幸福了，﹂她羨慕地說。﹁他和提卡團聚了。到裡面來，﹂她邊說邊看了花園一眼，泰索何夫已經走到池塘裡，把水生百合攪得到處都是，魚也被嚇得四處亂竄。﹁我們不該在此談話。﹂她嘆了口氣。﹁我擔心就連我的花園也不再安全了。﹂

﹁出了什麼事，羅拉娜？﹂帕林追問道。﹁您說﹃花園不再安全﹄是什麼意思？﹂

羅拉娜又嘆了口氣，一道皺紋劃破她光潔無暇的前額。﹁昨晚，我在化妝舞會上與梅丹元帥交談過。他懷疑我與叛亂份子有往來，要我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勸說他們停止繼續製造恐怖和不安。巨龍碧雷近來變得歇斯底里起來，威脅著要派兵攻打我們。如果牠真的這麼做，我們將會措手不及。﹂

﹁別聽梅丹胡扯，羅拉娜。他只關心自己的狗命。﹂帕林說。

﹁我相信他是出於好意，帕林。﹂羅拉娜反駁道。﹁梅丹不喜歡龍。﹂

﹁他除了自己之外誰也不喜歡，不要被他假惺惺的關切所愚弄。梅丹不想給自己惹麻煩，就是這麼回事。他處在兩難的處境中，如果攻擊和破壞行為繼續下去的話，他的上級可能會將他撤職；我聽說過一些關於他們那個新的黑夜之主塔貢的事，依我看，梅丹很有可能連腦袋也不保了。現在，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我要去脫掉這件厚重的斗篷。我在正廳等您。﹂

帕林轉身離開，那件黑色的旅行斗篷在他身後飄蕩。他邁著堅定的步伐筆直向前走去。羅拉娜有點擔憂地望著他的背影。

﹁夫人，﹂傑拉德終於控制住自己的舌頭。﹁我同意帕林的話。您不能相信這個梅丹元帥，他是個黑暗騎士。雖然他們這種人也大談榮譽和犧牲精神，但這些言辭就像他們的靈魂一樣空洞。﹂

﹁我知道你說得對。﹂羅拉娜說。﹁然而，我曾經看見過，落入黑暗沼澤深處的善良種子儘管飽受毒汁浸泡，卻也能茁壯成長並開出美麗的花朵；我也看見過同樣的種子，被最清潤的細雨澆灌，沐浴在最和煦的陽光中，卻變得扭曲醜惡，並結出苦果。﹂

她繼續盯著帕林，最後嘆了口氣，搖搖頭，轉過身來。﹁來吧，泰斯。我帶你和傑拉德去參觀我房裡其他的好東西。﹂

滿身是水的泰斯高興地從池塘裡跳出來。﹁你先走，傑拉德。我要單獨和羅拉娜談談。這是秘密。﹂他補充道。

羅拉娜向坎德人笑了笑。﹁好吧，泰斯。告訴我你的秘密。卡林達斯，﹂她對一直靜靜守候在旁邊的精靈說。﹁帶傑拉德到屋裡去，給他安排一個房間。﹂

卡林達斯遵命而行。精靈帶領傑拉德進屋時，他的口氣顯得彬彬有禮，但他的手一刻也沒離開過劍柄。

當只剩下他們兩人時。羅拉娜轉向坎德人。

﹁好了，泰斯。﹂她說。﹁有什麼事？﹂

泰斯看起來十分焦急。﹁這很重要，羅拉娜。妳能確定我就是泰索何夫？妳很確定很確定嗎？﹂

﹁是的，泰斯，我確定。﹂羅拉娜憐愛地笑著說。﹁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確定你就是泰索何夫。﹂

﹁只是我覺得自己不像泰索何夫。﹂泰斯很誠懇地說。

﹁你看起來不像你，泰斯，這點沒錯，﹂羅拉娜回答道。﹁你不像我記憶中的那麼開心。也許你是在為卡拉蒙難過。他活得很充實，泰斯，他的一生充滿愛情、奇蹟和快樂。他也有自己的悲傷和憂慮，但這些黑暗的日子只會讓快樂時光顯得更加動人。你是他的好朋友。他愛你。不要傷心，他不會希望你不開心的。﹂

﹁這不是我不開心的原因。﹂泰斯抗議道。﹁我不開心是因為，卡拉蒙的死出乎預料。儘管我知道會發生這種事，而且當我想起他已經離開時，仍舊會覺得有團東西堵在我的喉嚨裡，但我能應付這個。可是我不能應付另一種情緒，因為我沒有類似的經驗。﹂

﹁我懂了。也許我們可以稍後再談這件事，泰斯。﹂羅拉娜說著就要朝屋裡走去。

泰斯像溺水者抓住救命稻草似地抓住她的袖口。﹁就在我看到龍的時候，那種感覺就上來了！﹂

﹁龍？﹂羅拉娜停住腳步，轉過身來。﹁你什麼時候看見龍了？﹂

﹁當我和傑拉德趕往奎靈那斯提時，那頭龍飛過來看了我一眼。我︱︱﹂泰斯停下來，然後敬畏地低聲說，﹁我想我︱︱被嚇壞了。﹂他圓睜雙眼望著羅拉娜，預料到她會被這個非比尋常的事件嚇呆，向後栽入池塘中。

﹁你被嚇壞並不奇怪，泰斯。﹂羅拉娜平靜地接受了這樁恐怖的新聞。﹁綠龍碧雷是頭令人噁心的可怕野獸。牠的爪子上沾滿鮮血。牠是個殘酷的暴君，你不是第一個害怕牠的人。現在，我們不該再讓其他人久等了。﹂

﹁但這是我啊，羅拉娜！泰索何夫‧柏伏特！我是長槍英雄！﹂泰斯拚命拍打自己的胸脯。﹁我什麼都不怕。那時候有個巨人就要踩到我身上，看樣子要把我踩成肉餅。我一想起來就反胃。但這不一樣。﹂他深深地嘆了口氣。﹁妳一定是弄錯了，我不可能既是泰索何夫又會害怕。﹂

坎德人這回真的沮喪了。羅拉娜若有所思地盯著他。﹁是的，的確不同。這非常奇怪。你以前接觸過龍的，泰斯。﹂

﹁各種各樣的龍。﹂泰斯驕傲地說。﹁藍龍紅龍綠龍黑龍，青銅龍紅銅龍銀龍金龍。我還騎過一頭龍飛上天，很光彩呢！﹂

﹁而你從來沒感覺到龍威？﹂

﹁我只記得龍都很漂亮，很令人敬畏。我會害怕是因為我的朋友們，從來不為我自己。﹂

﹁這也一定發生在其他坎德人身上，﹂羅拉娜自言自語道。﹁那些我們現在稱之為﹃懦弱者﹄的坎德人。他們之中的一些人肯定經歷過龍威，不是在長槍之戰中，就是在之後的日子裡。為什麼這些體驗會如此不同？我從來沒仔細想過。﹂

﹁大部份時間人們都不會想起我們，﹂泰斯用一種理解的口吻說。﹁別難過。﹂

﹁但我確實覺得不好受。﹂羅拉娜嘆著氣說。﹁我們應該做點什麼來幫助坎德人。只不過發生了許多更重要的事，或者說看起來更重要的事。如果這種恐懼與龍威造成的恐懼不同，那又會是什麼呢？也許是一道法術？﹂

﹁對了！﹂泰斯喊道。﹁一道法術！一道詛咒！﹂他激動萬分。﹁我被龍下了詛咒。妳真的這麼認為嗎？﹂

﹁我不知道︱︱﹂羅拉娜說，但坎德人已經根本不在乎了。

﹁一道詛咒！我被詛咒了！﹂泰索何夫開心地鬆了口氣。﹁龍對我做過很多事，但以前從沒有龍詛咒過我！這就像有一次雷斯林用魔法把我送到鴨池塘裡去一樣。謝謝妳，羅拉娜。﹂他說著握住她的手，激動地搖晃著，同時不小心拿走她的最後一枚戒指。﹁妳不知道這從我心裡拿走了多大的一塊石頭！我現在能當泰索何夫了。一個被詛咒的泰索何夫！讓我們去告訴帕林！﹂

﹁說到帕林，﹂泰斯尖聲說。﹁他怎麼變成黑袍法師啦？我上次看到他的時候，他是白袍法師之首！什麼事讓他改變主意了？是雷斯林嗎？會不會是其他什麼人繼承︱︱嗯，寄生︱︱寄宿在帕林身體裡？﹂

﹁黑袍、白袍、紅袍，它們之間現在已經沒有差別了，泰斯。﹂羅拉娜說，﹁帕林穿著黑袍是因為他要融入夜色中。﹂她奇怪地望著坎德人。﹁帕林從來沒當過白袍法師之首，你怎麼會這麼想？﹂

﹁我開始納悶，﹂泰索何夫說，﹁我不在乎告訴妳，羅拉娜，但我的確非常迷惑。也許其他人寄宿在我身體裡了。﹂他不抱什麼希望地補充道。

有了那麼多奇怪的感情和一大堆心事後，他的身體裡實在沒地方再容納另一個人了。

︻註︼

１　原文 Quenesti Pah，即米莎凱。

## １︱１６泰索何夫的故事

羅拉娜的住所座落在一座俯瞰奎靈那斯提的懸崖上。與精靈們的其他建築物一樣，這棟房子也與自然融為一體，看起來就像是風景地貌的一部份。實際上，它的大部份結構正是如此，精靈建築師們利用懸崖表面來設計房屋結構。從遠處看，這座房屋像是一叢生長在突崖上的樹木。當人們走近後，才會發現通往屋子的道路。他們還會覺察到那些樹實際上是牆壁，而枝枒則成了屋頂；懸崖本身也被用來當成許多房間的外牆。

正廳的北牆就由懸崖表面的巖石砌成。花草樹木鬱鬱蔥蔥，鳥兒在樹叢間歌唱。一泓清泉從懸崖瀉下，濺落到底下許多小池中。每個小池深淺不一，因此滴水聲也各不相同，匯集成一首奇妙的交響曲。

泰索何夫看到竟然有真的瀑布掛在房裡，簡直著了迷。他爬到巖石上，驚險地在滑溜的石頭表面爬來爬去。每看到一個鳥巢，他都要興奮地大嚷大叫一番。後來他又試圖採摘一朵鮮花，卻不小心把整株植物連根拔起。最後，當坎德人堅持要一路爬上屋頂時，卡林達斯不得不強行將他抱了下來。

這是泰索何夫，帕林愈看愈相信。這個坎德人確實是他三十年前的故知。他注意到羅拉娜也在盯著泰斯看，目光裡滿是迷惑和訝異。帕林心想，泰索何夫可能是在世界上遊蕩了三十八年，然後突然有一天想要回來和卡拉蒙聊聊。

但他又很快將這個念頭拋在一邊。換成其他坎德人可能會這麼做，但泰索何夫不會。就像卡拉蒙常掛在嘴上的那樣，他是個獨一無二的坎德人。也許，如果肯花時間來與其他坎德人相處的話，他們就會發現所有坎德人都是忠誠而富有同情心的朋友。但是，如果泰斯沒有在世界上遊蕩了將近四十年的話，他又是去了哪裡？

帕林仔細傾聽騎士關於泰斯出現在墳墓中的故事，那天正好是風暴夜，這給他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另外他還留心到卡拉蒙認出泰斯、他隨後的死亡和他給傑拉德的遺言。

﹁您父親看到雷斯林不在時顯得很沮喪。他說，雷斯林承諾過要等他。然後說出了他的遺言，閣下。﹂傑拉德最後說。﹁他要我帶泰索何夫去找達拉馬。我猜就是惡名昭彰的法師達拉馬？﹂

﹁我想是的。﹂帕林含糊地說，他不想流露出內心的想法。

﹁根據騎士規章，閣下，我有義務完成死者的請求。但是達拉馬已經消失很久，沒有人再見過他，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也是。﹂帕林說。

父親的遺言讓帕林困惑不解。帕林很清楚，父親堅信雷斯林在雙胞胎兄弟沒來與他團聚之前，不會離開這個塵世。

﹁小雷和我是雙胞胎。﹂卡拉蒙常說。﹁因為我們是雙胞胎，其中一人不能拋下另一人獨自前往來世。眾神賜予小雷安詳的沉睡，後來祂們又在渾沌之戰中把他叫醒。就在那時他告訴我，他會等我。﹂

雷斯林確實在渾沌之戰中從死者的行列裡歸來。他來到最後歸宿旅店，與卡拉蒙單獨相處了一段時間。據卡拉蒙說，在此期間雷斯林曾懇求哥哥的寬恕。父親對那個不知信仰為何物的叔叔一直滿懷信心，帕林對此從來不曾懷疑，儘管他私底下認為父親有些過於一廂情願。

不過，帕林仍舊覺得他無權勸父親放棄這份信心。畢竟誰也不確定死者的靈魂是否會有什麼改變。

﹁坎德人聲稱，他藉助於魔法裝置旅行到未來的年代。﹂傑拉德微笑著搖搖頭。﹁至少這是我從這些小賊嘴裡聽說過最新奇的藉口。﹂

﹁這不是藉口。﹂泰斯大聲說。他試圖在好幾個關鍵處打斷傑拉德的話，直到最後騎士威脅他，如果繼續吵鬧就再次塞住他的嘴巴。﹁我沒有偷那件裝置，是費資本給我的。我旅行到未來的年代。兩次。第一次我遲到了，第二次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讓我們看看那件魔法裝置，傑拉德爵士。﹂帕林說。﹁也許它能幫我們找到答案。﹂

﹁我拿給你看！﹂泰斯熱情地說。他伸手在口袋裡胡亂翻了一陣，又看看前襟，摸摸褲管。﹁我知道它就藏在這裡的什麼地方。﹂

帕林責難地望著騎士。﹁如果這件寶物真如你說的那般價值連城，為什麼你會讓坎德人留著它？如果它還在他手裡︱︱﹂

﹁我沒有，閣下。﹂傑拉德辯解道。﹁我不知道從他手裡拿走多少次了，但這東西老愛往他那裡跑。他說這是它的本性。﹂

聽到這裡，帕林感覺心跳加快，血液暖和起來，那雙看上去總是冰冷僵硬的手也有了活力。羅拉娜也不自覺地踮起腳尖。

﹁帕林！你不會認為︱︱﹂她開口說道。

﹁我找到了！﹂泰斯勝利地宣佈。他把魔法裝置從靴子裡拉出來。﹁你要拿著看嗎，帕林？它不會傷害你或者其他東西。﹂

這件寶物小到能鑽進坎德人的小靴子裡。然而，當泰斯把它拿出來後，他卻得用雙手捧住它。帕林沒看見它的形狀有任何改變。它的尺寸和形狀看起來總是非常適合它所在的環境。寶物本身沒有變，是觀察者自己的感覺在變。

紅寶石、鑽石、藍寶石、祖母綠︱︱各種各樣的古老寶石在日光下熠熠生輝，在牆面和地板上反射出一道道豔麗的彩虹，也把坎德人的手心照得透亮。

帕林伸出不靈活的雙手要去拿裝置，卻突然猶豫起來。他感覺恐懼，卻不是擔心裝置會傷害他。他很清楚這不可能。他還是個孩子時就見過這個裝置，父親曾自豪地向孩子們展示過它。此外，年輕的帕林在求學時也見過這件裝置，在大法師之塔的藏書中也見過它的圖畫。這是時光旅行裝置，它是大法師之塔的主人們曾經創造出的最偉大、最強而有力的寶物之一。它不會傷害他，然而卻能給他帶來無法挽回的可怕影響。

帕林的記憶告訴他，觸摸這件寶物會給他帶來什麼狂喜。他會感覺到古老魔法的存在，純淨的魔法，心愛的魔法，沒有污染，一件為諸神所祝福、免費的信仰之禮。他能感覺到魔法的存在，然而這份感覺卻異常微弱，如同夾在書頁中的玫瑰花瓣散發出的些許芬芳，它們的香氣只能屬於往昔。正因為它只是一種回憶，快樂過後就是悲痛︱︱失去後的灼人痛苦。

但他無法克制。﹁也許這次我能抓住它，也許在寶物的幫助下，魔法會回到我手中。﹂

帕林顫抖著雙手，用變形的手指撫摸著寶物。

﹃光榮︱︱精采︱︱投降︱︱﹄

帕林失聲驚叫，用扭曲的十指緊緊握住寶物。寶石的稜角深深嵌入他的皮肉中。

﹃真相︱︱美麗︱︱藝術︱︱生命︱︱﹄

他的眼淚奪眶而出，沿著臉頰滑落下來。

﹃死亡︱︱喪失︱︱空虛︱︱﹄

帕林嚎啕大哭，為逝去的一切傷心落淚。他為父親的死而哭泣，為從天上消失的三個月亮而哭泣，為他殘廢的雙手而哭泣，為他背棄曾經的信仰而哭泣，為他自己的反覆無常而哭泣，為他絕望地想再次尋求狂喜的衝動而哭泣。

﹁他病了。我們該為他做什麼嗎？﹂傑拉德不安地問道。

﹁不，騎士閣下。由他去吧！﹂羅拉娜溫柔地勸告他。﹁我們什麼也不能做，什麼也不該做。這是他必經的。儘管他現在很痛苦，但能解脫對他是好事。﹂

﹁我很抱歉，帕林。﹂泰索何夫後悔地說。﹁我沒想到它會傷害你。真的！它從沒傷害過我。﹂

﹁它當然傷不到你，可憐的坎德人！﹂帕林回道。他胸中的痛苦彷彿活生生地在他心裡鑽來繞去，像隻在蛇嘴裡拚命掙扎的鳥兒。﹁對你來說它只是個漂亮的玩具！但對我來說它是能帶來美妙夢想的麻醉劑。﹂他哽咽起來。﹁直到藥效過後，美夢破滅，我必須再次體驗枯燥和絕望，必須醒來面對苦澀的現實。﹂

他用手緊握住裝置，沉浸在寶石的光輝中。﹁曾經，﹂他聲音緊繃。﹁我也許能製造出如此精妙強力的寶物。我曾經能成為你說的那樣︱︱白袍法師之首。我曾經能擁有叔叔預見到的未來。我曾經是一名法師，天資不凡、手握權柄、力量強大。我能從裝置中看到這些景象。但當我看著鏡子，卻看見一些截然不同的東西。﹂

他鬆開手，苦澀的眼淚讓他看不見裝置，只能看見它的魔法光輝。它閃耀著，跳躍薯，似乎在嘲笑他。﹁我的魔法逐漸流失，我的力量日趨衰弱。沒有魔法，就只剩下一個希望︱︱希望死亡要比這種淒慘的生命要好一點。﹂

﹁帕林，你別這麼說！﹂羅拉娜嚴厲地說。﹁我們在長槍之戰前的黑暗日子裡也這麼想過。我記得雷斯林說過，希望就像掛在拉車牲畜鼻子前的胡蘿蔔，騙牠不停向前跑。然而我們依然不斷向前跑，最後我們得到了回報。﹂

﹁我們得到了。﹂泰斯說。﹁我吃掉了胡蘿蔔。﹂

﹁我們的確得到了回報，﹂帕林冷笑著說。﹁那就是發現自己置身在這個悲慘的世界裡。﹂

抓住寶物弄痛了他的手。的確，他抓得太緊，尖利的寶石割傷了他的皮肉。然而他還是緊緊握住它，貪婪地撫摸著它。疼痛較之麻木，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傑拉德清了清嗓子，看起來一臉尷尬。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閣下。﹂他有點猶豫地說。﹁這是一件從第四紀元流傳下來的強大寶物？﹂

﹁是的。﹂帕林回答。

他們等著他多說幾句，但帕林不願再說下去。他想要他們走開，自己靜一靜。他心中的思緒就像洞口被火把照亮的老鼠一樣，有些往黑暗洞穴深處鑽去，有些爬到角落，有些則驚訝地用閃閃發亮的眼睛瞪著火焰。但他得容忍他們，容忍他們的愚蠢，容忍他們的白癡問題。他得聽完泰索何夫剩下的故事。

﹁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泰斯。﹂帕林說。﹁不要再談你那些長毛的猛瑪。這事很重要。﹂

﹁我懂。﹂泰斯鄭重地說。﹁我會說實話，我保證。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我去參加一個葬禮，那是一個特別要好的坎德人朋友，她不幸遇上了一頭怪物，結果發生了︱︱呃︱︱﹂泰斯看到帕林的眉頭皺了起來。﹁就像侏儒說的，﹃別介意﹄，我等會兒再告訴你這個故事。反正在她的葬禮中，我突然感覺很少有坎德人能活到所謂的﹁高齡﹂。雖然我已經比大多數坎德人活得久，但我突然意識到卡拉蒙可能會比我活得更久。如果這樣，我要去參加他的葬禮就會有問題。﹂

﹁總之，有一天我去找費資本，把這件事解釋給他聽，結果他覺得我要做的事很好、很高尚，他可以幫個小忙，讓我能穿越時空來到卡拉蒙的葬禮上致詞。所以他就給我這個裝置，告訴我如何使用它，並嚴厲告誡我只許去那裡，說完話就要直接返回。﹃不準到處亂跑！﹄他這麼說。對了，﹂泰斯焦急地問。﹁你認為他會把這次旅行當成﹃到處亂跑﹄嗎？因為我很高興能再次見到朋友們，這要比被巨人踩扁有趣得多。﹂

﹁繼續你的故事，泰斯，﹂帕林簡短地說。﹁我們以後再討論那個。﹂

﹁好吧！所以我就使用裝置在時空裡跳躍向前。可是，你知道費資本總是迷迷糊糊的。他老是忘記自己的名字，或者手裡拿著帽子又到處找帽子，要不就是忘記如何施放火球術。所以我猜一定是他算錯時間，因為我第一次穿越時空後，卡拉蒙的葬禮已經結束了，我剛好錯過。我去的時候正好趕上吃點心。雖然我和大家聊得很開心，而且珍娜做的奶酪泡芙真的很好吃，但我根本沒辦法做我想做的事情。我記得答應過費資本不到處亂跑，所以我就直接回去了。﹂

﹁嗯，說老實話，﹂泰斯低著頭不好意思地說。﹁在那之後，我就把要在卡拉蒙葬禮上講話的事情忘個精光。我很有理由那麼做。渾沌之戰到來了，我們與魔影作戰，我遇見了道根和鄔霞，就是你老婆，帕林。這些事都特別有趣又刺激。然後世界看樣子要完蛋了，有個可怕的巨人馬上要把我踩扁。就在這當下，我想起自己還沒去卡拉蒙的葬禮上致詞，所以我就非常快地啟動這個裝置，趕在巨人踩到我之前跑來告訴卡拉蒙他是多好的朋友︱︱﹂

傑拉德不斷搖頭。﹁這太荒唐了。﹂

﹁對不起，﹂泰斯說，這回輪到他變得嚴肅，﹁打斷人家說話是不禮貌的。反正我就這樣到了墳墓裡，傑拉德找到我，帶我去看卡拉蒙。於是我告訴他，我要在他的葬禮上說什麼，他聽了很高興，只是事情都和我頭一次來時大不相同。我把這件事也告訴了卡拉蒙，他看起來很著急，但他還沒來得及做什麼就死了。當時他才知道雷斯林沒有雙胞胎哥哥的陪伴就不會去來世，但他又找不到雷斯林，所以我想，這就是他說我要去跟達拉馬談談的原因。﹂泰斯長長地吸了口氣，因為他已經說得上氣不接下氣。﹁這就是我到這裡來的原因。﹂

﹁您相信這個故事嗎，夫人？﹂傑拉德問。

﹁我不知道該相信什麼。﹂羅拉娜輕聲說。她望向帕林，但他小心避開她的目光，假裝專心檢查裝置，好似答案刻在這堆亮閃閃的金屬上頭一樣。

﹁泰斯，﹂他溫和地說，不想表露自己的想法。﹁告訴我所有關於第一次葬禮的事。你記得什麼就說什麼。﹂

於是泰索何夫便開始大談達拉馬和克麗珊娜女士如何趕來參加葬禮，還有河風和金月；索蘭尼亞騎士又是如何千里迢迢從法王之塔派人前來，以及吉爾薩斯從奎靈那斯提、西瓦諾謝從西瓦那斯提趕來；波修士和阿爾瀚娜也來了，她美麗如初等等。﹁妳也在那裡，羅拉娜。妳是那麼高興，因為妳說終於能活著看到自己最美的夢想成真，兩個精靈王國又像兄弟般和平團結在一起。﹂

﹁這只是他編出來的一個故事，﹂傑拉德不耐煩地說。﹁一個﹃可能是那樣﹄之類的故事。﹂

﹁可能是那樣，﹂帕林望向跳躍在寶石上的日光。﹁我父親也有一個﹃可能是那樣﹄的故事。﹂他看著泰斯。﹁你和我父親曾經一同旅行到未來，是嗎？﹂

﹁那不是我的錯，﹂泰斯馬上說。﹁我們錯過了路標。你看，我們本來要回到自己的時代裡，那是在三五六年，但因為誤算，結果我們來到了三五八年。不是本來的三五八年，而是一個嚇死人的三五八年。我們看到提卡的墳墓，看到可憐的噗噗死在地上，還有卡拉蒙的屍體。謝天謝地這個三五八年沒有出現，因為卡拉蒙跟我回到過去，設法讓雷斯林當不成神。﹂

﹁卡拉蒙曾經告訴過我這個故事。﹂傑拉德說。﹁我想，好吧，他年紀大了，肯定喜歡說故事，所以我從來沒把這事當真。﹂

﹁我父親相信發生過這些事。﹂帕林說。他就說了這麼一句。

﹁你相信嗎，帕林？﹂羅拉娜追問道。﹁更要緊的是，你相信泰斯的故事是真的嗎？他的確在時空中旅行？這是你的想法嗎？﹂

﹁我的想法是，對於這件裝置我需要花更多精力來瞭解。﹂他回答。﹁這當然就是我父親要求把這件裝置送到達拉馬那裡的原因。我父親使用這件裝置上的魔法時，達拉馬是這個世上唯一在場的人。﹂

﹁我也在那裡！﹂泰斯提醒他們。﹁現在我在這裡。﹂

﹁是的，﹂帕林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你在。﹂

在他腦裡浮現出一個想法。只是個火花，無邊空虛中的小火苗，但這已經足夠讓老鼠警覺起來。

﹁你無法去問達拉馬。﹂羅拉娜很實際地說。﹁自從渾沌之戰後，就沒人再見過他。﹂

﹁不，羅拉娜，您錯了。﹂帕林說。﹁有一個人在他神秘失蹤前見過他︱︱他的愛人，珍娜。她總說不知道他去了什麼地方，但我從來不相信。還有，她也許會知道一點關於這件寶物的事情。﹂

﹁這位珍娜住在哪裡？﹂傑拉德問。﹁您父親給我的任務是把坎德人和裝置帶到達拉馬那裡去。也許我無法完成那件事，但我至少能護送您去，至於坎德人︱︱﹂

帕林搖搖頭。﹁不可能。珍娜住在帕蘭薩斯，這座城在黑暗騎士的控制下。﹂

﹁奎靈那斯提也是如此，閣下。﹂傑拉德指出，臉上露出一絲笑意。

﹁從奎靈那斯提密林叢生的邊界上溜進來是一回事，﹂帕林說。﹁走進四面被城牆圍住且戒備森嚴的帕蘭薩斯又是另外一回事。再說這段旅途也太遠了。最好在半路上遇見珍娜，譬如說在索拉斯。﹂

﹁但珍娜能離開帕蘭薩斯嗎？﹂羅拉娜問。﹁我以為黑暗騎士限制人們進出那座城。﹂

﹁這種限制也許對普通人有用，﹂帕林不動聲色地說，﹁但對珍娜卻無效。在黑暗騎士接管城市時，她與他們處得不錯。我是指很好。青春韶華已經離她而去，但她仍舊是個有魅力的女人。她是索蘭尼亞最富有的人，還是最強的法師之一。不，羅拉娜，珍娜去索拉斯不會遇上什麼麻煩。﹂他站起身來。他需要獨處，好好想一想。

﹁但是她的力量沒有像你一樣衰退嗎，帕林？﹂羅拉娜問。

帕林不大高興地咬住雙唇。他不喜歡談論自己失去的東西，就像大家不喜歡談論惡化的癌癥。﹁珍娜擁有一些能繼續為她效勞的魔法寶物，就像我一樣。數量不多，﹂他刻薄地說。﹁但夠用了。﹂

﹁也許這是最好的方法。﹂羅拉娜同意道。﹁但你要怎麼回索拉斯？道路都被封鎖︱︱﹂

帕林咬緊嘴唇，忍住快要脫口而出的惡言。難道他們就不能停止質疑他嗎？

﹁對一個黑暗騎士就不一樣。﹂傑拉德說。﹁我來護送您，閣下。我押來一名坎德人俘虜。我可以帶走一個人類俘虜。﹂

﹁對對，好主意。﹂帕林不耐煩地說，﹁你去擬定細節吧！﹂他轉身急著要回房去靜一靜。但這時他又想起一個重要的問題，於是停下腳步，轉過身來問。﹁還有其他人知道這件裝置被發現的事嗎？﹂

﹁大概有半個索拉斯的人知道了，閣下。﹂傑拉德陰鬱地說。﹁坎德人可不懂什麼叫保密。﹂

﹁那我們不能再浪費時間了。﹂帕林簡短地說。﹁我得聯絡珍娜。﹂

﹁你要怎麼聯絡她？﹂羅拉娜問他。

﹁我有自己的辦法。﹂他說著揚起嘴唇。﹁不多，但我能做到。﹂

他倉促地離開房間，沒有回頭再看一眼。沒必要。他能感覺她的傷痛，她的悲傷如影隨形地跟在他身邊。霎時間他感到一陣羞愧，幾乎要轉身去道歉。畢竟他是客人。她冒著生命危險收留他。他猶豫片刻，然後繼續向前走去。

不，他狠下心想。羅拉娜無法理解。鄔霞無法理解。那個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騎士更無法理解。他們誰也無法理解。他們不知道我經歷過什麼，我受過什麼痛苦。他們不知道我失去了什麼。

曾經，他苦惱地默默喊道，我曾經觸摸過諸神的心靈！

他停下來，在一片寂靜中側耳傾聽，想看看是否能幸運地聽到一個微弱的聲音回應他的呼喊。

但，一如既往，他只能聽到空洞的回聲。

他們以為我已經擺脫牢籠。他們以為我的苦難已經結束。

他們錯了。

我的禁錮日復一日，令人心碎。折磨無窮無盡。灰色高牆將我團團包圍。我坐在自己的污物中，靈魂的骨骼被敲成碎片。飢餓迫使我吞食自己的血肉，乾渴迫使我啜飲自己的尿水。這就是我的將來。

他避難似地走回房裡，把門關上，然後拖來一張椅子抵住它。精靈們從來不會想到要打擾閉門謝客的人。但帕林不相信他們，他不相信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

他坐在寫字桌前，但不是要給珍娜寫信。他把手放在一個銀色耳環上，唸出法術咒語。也許這些咒語將不再管用，因為沒人會聽。有時候魔法寶物不需咒語就能運作，有時候必須說出咒語才能讓它們生效，有時候怎麼做它們就是沒動靜。近來這些事都變得司空見慣。

他又唸了一遍咒語，並加了一句﹁珍娜﹂。

一個飢餓的法師賣給她六個銀耳環。法師對這些東西的來源含糊其辭，只是嘮叨了些﹁一個死去的叔叔留給他這些東西﹂之類的話。

珍娜告訴帕林。﹁當然，那個死人曾經擁有過這些耳環，但並沒有送給他。是他偷來的。﹂

她沒有繼續追問。許多曾經受人尊敬的法師，包括帕林自己，已經在絕望中動手盜掘墳墓。那個法師描述了耳環的用途，說他是不得已才賣掉它們。她付給他一大筆錢。至於那些耳環，她沒有把它們放到商店裡出售，而是給了帕林和他兒子鄔林一人一個。不過她沒告訴帕林其他耳環給了誰。

他也沒問。曾經有那麼一段日子，公會裡的法師們是彼此信任的。如今，魔法力量與日俱減。在這些黑暗的日子裡，每人都偷偷盯著對方，在心裡問自己。﹁他得到的比我多嗎？他找到什麼我沒有的東西？有什麼力量給了他而沒有給我？﹂

帕林沒有聽到任何回應。他嘆了口氣，又重複了一遍咒語，用手指撫摸著金屬。當他剛拿到這個耳環時，法術幾乎立刻就起作用。但現在他要試上三四遍才行，而且他一直有種揮之不去的恐懼，擔心有一天它會完全失效。

﹁珍娜！﹂他急切地呼喚道。

有種像蟬翼般纖細薄弱的東西掠過他的臉龐。他惱怒地朝它揮揮手，於是再也無法保持精神集中。他到處尋找那隻飛蟲，要把牠轟走，但牠卻未再現身。就在他坐下來再次嘗試啟動魔法時，珍娜的意念回應了他的召喚。

﹁帕林︱︱﹂

他聚精會神，盡量長話短說，以防魔法又突然消失。﹁緊急。立即去索拉斯與我見面。﹂

﹁我馬上就來。﹂珍娜沒有多問，這只會浪費時間且多消耗她自己的魔法。她相信他。他不會平白無故要找她。

帕林低頭凝視著捧在扭曲雙手中的裝置。

這是打開囚室的鑰匙嗎？他問自己。或者是另一頓皮鞭酷刑？

﹁他變了很多，﹂傑拉德在帕林離開正廳後說，﹁我幾乎認不出他。還有他談論父親的口氣︱︱﹂說著，他搖了搖頭。

﹁不管卡拉蒙在哪裡，我相信他能理解的。﹂羅拉娜說。﹁帕林是變了，沒錯，但有哪個經歷過這種可怕事件的人是不會變的呢？我不認為我們這些人會知道他在灰袍法師手中遭受過什麼折磨。別提他們了，你要怎麼去索拉斯呢？﹂她問道，巧妙地將話題從帕林身上轉到更加實際的事情上。

﹁我有馬，那匹黑馬。我想，帕林大概能騎我給坎德人準備的小馬。﹂

﹁那我就跟你一起騎黑馬！﹂泰斯高興地宣稱。﹁雖然我不清楚小灰會不會喜歡帕林，但也許我可以去跟牠談談︱︱﹂

﹁你不必去。﹂傑拉德面無表情地說。

﹁不必去！﹂泰斯目瞪口呆地重複道。﹁但你們需要我！﹂

傑拉德對這段聲明置之不理。就跟歷史上的絕大多數聲明一樣，它也注定得不到人們的重視。﹁這段旅程要花上許多天，不過也沒辦法，看起來這是唯一︱︱﹂

﹁我有個建議，﹂羅拉娜說。﹁獅鷲獸能送你們到索拉斯。牠們能把帕林送過去再送回來，你也一樣。我的獵鷹明翼會捎訊息給牠們。獅鷲獸可以在後天趕到這裡。你和帕林當晚就能到索拉斯。﹂

傑拉德腦海裡浮現一幅自己騎在獅鷲獸背上的鮮明畫面。更確切地說，是他從獅鷲獸背上摔下來，並一頭栽到地上的鮮明畫面。他臉紅起來，拚命要找一個不會讓自己看起來像膽小鬼的回絕理由。

﹁我不可能強迫︱︱我們應該馬上離開︱︱﹂

﹁胡說。休息對你有好處。﹂羅拉娜笑著回答，似乎已經猜到他吞吞吐吐的原因。

﹁這會省掉你一個星期的時間。還有，像帕林說的那樣，得趕快行動，趕在碧雷知道有這樣一件珍貴的魔法裝置在牠的地盤之前。明天晚上，夜幕降臨之後，卡林達斯會帶你們去約定的地點。﹂

﹁我從沒騎過獅鷲獸，﹂泰斯暗示道。﹁至少我記得沒有。觸陷阱舅舅曾經坐過一次。他說︱︱﹂

﹁不，﹂傑拉德斬釘截鐵地說。﹁絕對不行。你得和太后待在一起，如果她肯收留你的話。這件事本來就很危險，更別提︱︱﹂他的話戛然而止。

魔法裝置又回到坎德人手裡。泰索何夫正動手把裝置塞進衣服前襟裡去。

奎靈那斯提離此地很遠，但並沒有遠到能避開牠耳目的程度。大綠龍碧雷躺在被盤根錯節的藤蔓所纏繞的涼亭裡，為別人對牠不公的待遇煩躁不已。這些待遇像寄生蟲般讓牠全身發癢。牠可以胡亂抓一通，但身上的癢處似乎神出鬼沒，牠根本無法徹底擺脫它們。

牠所有的煩惱裡都有一頭大紅龍的影子。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能比這頭超級巨龍更讓碧雷心驚膽戰。儘管如此，除非牠的翅膀被撕掉，大尾巴被掛在鉤子上，否則綠龍絕對不會承認這點。碧雷在三年前同意簽署和約的主要動機就是恐懼。牠在腦海裡看到自己的頭蓋骨被陳列在瑪烈的圖騰大廳裡。除了希望保住腦袋外，碧雷還下定決心，絕不讓牠的肥胖姐妹享受殺死自己的快感。

和平條約在當時看起來是件好事。它停止了血腥的龍爭，讓巨龍們不再彼此殘殺。在龍爭中活下來的都是些力量強大的巨龍，牠們瓜分安塞隆大陸，各自搶得一塊地盤進行統治，並把一些有爭議的地區棄置不顧，譬如阿班尼西亞。

和平在維持了大約一年後便搖搖欲墜。碧雷發現牠的魔法力量逐漸流失，牠聲稱精靈和人類該為此負責，但牠心裡很清楚誰才是元兇。瑪烈在偷竊牠的魔法。怪不得牠的姐妹不再需要殺戮同族！牠已經找到某種方法來吸取其他巨龍的力量。碧雷的魔法是牠用來抵禦那位強悍姐妹的主要力量。沒有魔法，綠龍就像個溪谷矮人般脆弱。

碧雷還在嘀咕，夜幕已然降臨。黑暗像另一株巨大的藤蔓包裹住牠的涼亭。牠滿腦子陰謀詭計地沉沉睡去。在夢中，牠終於發現傳說中的威萊斯大法師之塔。牠用巨大的身軀纏住高塔，感受魔法源源不絕地流入牠體內。溫暖，甜美，就像金龍的熱血︱︱

﹁至尊！﹂一陣嘶嘶聲將牠從美夢中驚醒。

碧雷眨眨眼睛，鼻子裡噴出一股毒氣，瀰漫在枝葉間。﹁嗯，怎麼了？﹂牠把目光對準嘶嘶聲的來源。牠不需要光亮就能看清黑暗中的一切。

﹁一名信使從奎靈那斯提趕來。﹂牠的龍人僕從說。﹁牠宣稱有緊急消息，否則我不會打擾您。﹂

﹁叫牠進來。﹂

龍人躬身退去，另一名龍人出現在前一人的位置上。這是個叫葛勞的巴茲龍人，是碧雷最寵信的僕從之一。牠經常往來於牠的巢穴和奎靈那斯提之間傳遞訊息。龍人誕生於長槍之戰中，那時，黑袍法師和效忠塔克西絲的邪惡牧師用偷來的善龍蛋創造出這些長著翅膀、面目猙獰的蜥蜴人。與牠所有的同類一樣，這名巴茲龍人用兩條有力的腿直立行走，但必要時也能用四肢奔跑或用翅膀加快行動速度。牠的身上覆蓋著金屬色鱗片，上面反射出暗淡的光澤。牠沒穿什麼衣服，因為這會妨礙行動。由於牠是個信使，因此也沒隨身攜帶太多武器，只是在雙翅間揹了把短劍。

此時碧雷的腦袋更加清醒了點。葛勞平日是個沉默寡言的傢伙，很少流露出什麼情感。但今晚牠看起來卻相當自得，爬蟲眼睛裡閃耀著激動的光芒，咧開的大嘴中露出一排尖牙，叉狀舌頭抖個不停。

碧雷挪動龐大身軀，在淤泥中蜷縮得更緊，把巨藤像扭曲的毛毯般覆在身上。

﹁奎靈那斯提來的消息？﹂碧雷不動聲色地問。牠不想讓自己顯得過於急切。

﹁是的，至尊。﹂葛勞走到牠的一隻大腳爪前。﹁大部份是關於太后羅拉娜的有趣消息。﹂

﹁真的？那個呆騎士梅丹還在勾搭她？﹂

﹁當然。﹂葛勞認為這是舊聞。﹁據我們的間諜說，他在護著她。但這也不是什麼壞事，至尊。太后愈相信她自己不可侵犯，我們就愈能發覺精靈們的密謀。﹂

﹁說得對，﹂碧雷同意道。﹁只要梅丹還記得他效忠的是誰，我就不會去管他的風流韻事。至今為止他的服務還不錯；再說要除掉他也很容易。還有什麼？我相信還有別的事︱︱﹂

碧雷把頭靠在地上，用灼灼的目光平視龍人。龍人內心的激動確實很富有感染力，碧雷能感覺到它在自己的體內游走。牠捲起尾巴，將腳爪深深埋入不斷冒泡的爛泥中。

葛勞湊得更近了。﹁幾天前我向您報告過，那個人類法師帕林躲到太后家裡去了。我們還在納悶這次來訪的原因。您懷疑他是去那裡尋找魔法寶物。﹂

﹁嗯，﹂碧雷說。﹁繼續說。﹂

﹁我很高興地向您報告，至尊，他找到了一個。﹂

﹁真的？！﹂碧雷的眼睛一亮，將龍人全身籠罩在一片可怖的綠光中。﹁他找到了什麼寶物？它有什麼功用？﹂

﹁據我們的精靈間諜說，這寶物大概與時光旅行有點關係。原本這件寶物歸一名坎德人所有，他聲稱自己來自另一個時代，渾沌之戰前的時代。﹂

碧雷對此嗤之以鼻，牠的巢穴頓時充滿了毒煙。龍人被嗆得咳嗽起來。

﹁那些害蟲什麼都能說。如果這就是你的︱︱﹂

﹁不，不，至尊。﹂葛勞趁自己還能開口，馬上補充道。﹁精靈間諜報告說，帕林‧馬哲理對這個發現激動若狂，以至於準備立刻攜帶它離開奎靈那斯提去仔細研究。﹂

﹁這麼急？﹂碧雷鬆了口氣，將身體挪到一個更舒服的位置。﹁他很激動。那麼這件寶物一定非當強大。我告訴過那些要把他殺掉的灰袍法師，他對這穎東西的嗅覺很敏銳。﹃放他走，﹄我對他們說。﹃他會像頭找松露的豬一樣替我們找到魔法。﹄我們要怎麼弄到這東西呢？﹂

﹁至尊，明天坎德人和法師就要離開奎靈那斯提。他們會去找一頭獅鷲獸，由牠送他們去索拉斯。最好在那時候逮住他們。﹂

﹁回奎靈那斯提去。通知梅丹︱︱﹂

﹁原諒我，至尊。元帥不準我進他的住所。他說我和我的同族太噁心。﹂

﹁他變得愈來愈像精靈了！﹂碧雷咆哮著說。﹁有一天，他醒來後會發現自己長出尖耳朵。﹂

﹁我可以派我的間諜向他報告。這是我通常採取的辦法。這樣一來，我的間諜也會讓我知道在元帥住所裡發生的事。﹂

﹁好極了。叫你的間諜告訴梅丹元帥，我希望活捉這名法師。聽著，把他帶到我這裡來，而不是送去給那些一文不值的灰袍法師。﹂

﹁是，至尊。﹂葛勞剛要離開，又突然轉過身來。﹁您要把這樣一項重要任務託付給元帥？﹂

﹁當然不是，﹂碧雷厭惡地說。﹁我自有安排。快去吧！﹂

梅丹元帥正在自家花園裡用早餐，他喜歡在這裡看日出。他把桌椅放在一個水面幾乎被百合覆滿的池塘邊。一旁的一簇梅花讓空中飄滿了雪白的花瓣。吃完飯後，他就開始閱讀剛剛送來的公文並簽發當天的命令，並不時停下手邊的工作朝池塘裡撒麵包屑。魚兒對此也很習慣，每天早上牠們都照例浮上水面期盼他的到來。

﹁大人，﹂梅丹的副官一邊惱怒地擦去飄落在黑制服上的花瓣，一邊向他走來。﹁有個精靈想見您，大人。太后的家僕。﹂

﹁我們的間諜？﹂

﹁是的，大人。﹂

﹁馬上帶他來見我。﹂

副官打了個噴嚏，繃著臉應了一句，便轉身離去。

梅丹從掛在腰間的刀鞘中抽出匕首，把它放在桌上，然後舉起酒杯。他通常不採取這類預防措施。很久以前，在他剛到奎靈那斯提的時候，曾有過一次針對他的暗殺嘗試，結果毫無成效。罪犯們都被抓起來吊死，然後被開膛剖腹碎屍萬段。他們的屍塊被丟棄，任憑禿鷲啃食。

然而，近來叛亂份子們變得愈來愈大膽，愈不顧一切。其中有個人特別引起他注意。那是個集美貌、戰鬥中的勇氣和膽大妄為的行動能力於一身的女戰士，她在被征服的精靈們心中儼然是個英雄。因為她有一頭閃亮的長髮，所以他們叫她﹁牝獅﹂。她和她手下那些反叛者不是攻擊補給車隊就是騷擾巡邏隊，要不就是伏擊信使。總之，她讓梅丹在奎靈那斯提太平無事的日子變得愈來愈不好過。

有人向反叛者們洩密，告訴他們軍隊移動的消息、巡邏時間和車隊經過的路線。梅丹已經加強警戒，把︵除了園丁之外︶所有精靈從他的司令部裡調走，並提醒帕塞隆監國和其他與黑暗騎士合作的精靈官員們留意自己說話的內容和地點。不過，在這個國度裡，即使一隻坐在窗前吃堅果的鳥兒都有可能偷看地圖或者記下兵力部署，因此要完全警戒不是件易事。

梅丹的副官帶著精靈回來了，他還在不斷打噴嚏。精靈手裡則拿著一根枝條。

梅丹打發副官離開，建議他去喝些薄荷茶抵禦風寒。元帥自己則心滿意足地啜飲著杯中的美酒。他喜歡精靈葡萄酒，能從中品嚐出鮮花和蜂蜜的氣味。

﹁梅丹元帥，我家女主人送給您這枝丁香插枝。她說，您的園丁知道該如何種植。﹂

﹁放這兒。﹂梅丹示意他把枝條放在桌上。他沒看精靈一眼，而是繼續扔麵包屑餵魚。﹁如果只有這件事，那你可以走了。﹂

精靈咳了一聲，清清自己的喉嚨。

﹁還有別的事？﹂梅丹漫不經心地問。

精靈鬼鬼祟祟地環視花園四周。

﹁說吧，就我們兩人。﹂梅丹說。

﹁大人，我受命告訴您這個消息。我曾告訴您，那個叫帕林‧馬哲理的法師來拜訪我的女主人。﹂

梅丹點點頭。﹁對，你的任務就是監視他，並且向我報告他的一舉一動。我想，你來這裡肯定是因為他做了什麼事。﹂

﹁帕林‧馬哲理剛得到一件價值連城的寶物，一件從第四紀元遺留下來的魔法寶物。他想攜帶這件寶物離開奎靈諾斯，計劃把它帶到索拉斯去。﹂

﹁所以你把發現寶物的事告訴了葛勞，牠則把這事傳到龍那裡。﹂梅丹暗自嘆息。更多麻煩事。﹁當然，碧雷想得到它。﹂

﹁馬哲理會騎獅鷲獸離開。明天黎明時分，他將在奎靈諾斯以北二十里的一塊空地上與獅鷲獸會合。與他同去的還有一名坎德人和一名索蘭尼亞騎士︱︱﹂

﹁索蘭尼亞騎士？﹂梅丹大吃一驚，他對騎士的興趣要遠遠超過法師。﹁一名索蘭尼亞騎士怎麼能不被發現地混進奎靈那斯提？﹂

﹁他喬裝打扮成您部下的騎士，大人。他假裝那個坎德人是他的俘虜，聲稱他偷了一件魔法寶物，而自己正要押送他到灰袍法師那裡去。消息傳到帕林‧馬哲理耳裡，於是他半路攔截了騎士和坎德人，並把他們帶到太后家裡，這都在騎士的計劃內。﹂

﹁聰明、勇敢、有計謀。﹂梅丹說著將一把麵包屑撒進池裡。﹁我真想見見這位勇士。﹂

﹁是的，大人。這個騎士將和馬哲理一起去森林，還有坎德人。我可以給您一張地圖︱︱﹂

﹁我確信你可以。﹂梅丹揮揮手，打發他離開。﹁去跟我的副官討論細節。把你吃裡扒外的軀殼從我的花園裡挪開。你在污染空氣。﹂

﹁對不起，大人，﹂精靈大膽地說。﹁還有報酬的問題。據葛勞說，巨龍對這個消息非常滿意。也就是說，它值一大筆錢，比以前更多。我認為，也許該是我平日所得的兩倍，您說呢？﹂

梅丹鄙夷地瞟了精靈一眼，然後伸手去拿紙筆。

﹁把這個拿給我的副官，他會如數付給你。﹂梅丹故意慢吞吞地寫，一點也不著急。他恨這種買賣，認為使用間諜是卑鄙下流的事。﹁你想用出賣女主人的錢做什麼呢，精靈？﹂他不想直呼這個無恥之徒的名字，那樣太抬舉他。﹁你是不是想進參議院？也許想搶走另一個大間諜帕塞隆監國的位子？﹂

精靈湊到他身邊，眼睛盯著紙張和元帥寫在上面的數字，迫不及待地想把它拿走。﹁你說得倒很輕鬆，人類。﹂精靈怨恨地說。﹁你不像我生來就是奴僕，沒有晉升的可能。﹃你必須對你這輩子的地位感到榮幸。﹄他們告訴我。﹃畢竟，你父親就是王族的僕人，你祖父也是，曾祖父也一樣。你生來就是使役家族的一員。如果你想離開或者高升，就會導致精靈社會的垮臺！﹄哈！﹂

﹁讓我弟弟去自慚形穢。讓他去對女主人磕頭作揖、俯首帖耳。讓他去替她跑腿。在巨龍攻打他們的那天，讓他陪她一塊兒死。我準備用這條命做點更值得的事。一旦我存夠錢，我就會離開這裡去闖蕩世界。﹂

梅丹把熔蠟滴在他的簽名上，然後蓋上封印。﹁拿著這個。我很高興能付錢送你走。﹂

精靈一把抓過紙條，掃了一眼上面的數字，微笑著鞠了個躬，匆匆離去。

梅丹把剩下的麵包都扔進池裡，站起身來。他今天的好心情都被這個可鄙的傢伙給毀了。出於貪婪，這個人居然告發他服侍的女人，一個信任他的女人。

梅丹心想，至少我能在奎靈諾斯城外抓住那個帕林‧馬哲理。沒必要把羅拉娜牽扯進去。如果我被迫在太后家裡拘捕馬哲理，我就得將窩藏逃犯的太后一併逮捕。

他可以想像這種逮捕會引起多大的騷動。太后聲望頗高。她的人民顯然已經原諒她嫁給一個半精靈男人的行為，也不在乎她有個流亡的﹁闇精靈﹂哥哥。元老院肯定要大吵大鬧。人民的情緒本來就非常激動，這樣一來簡直是火上加油。不過或許母親被逮捕的消息會讓那個不成器的兒子有擔當點。

現在的處理方式最好。他梅丹等的不就是這種機會嗎？他會把馬哲理和他的寶物交給碧雷，就此一了百了。

元帥離開花園，把丁香插入水中，這樣它就不會乾枯了。

## １︱１７吉爾薩斯與牝獅

此時，羅拉娜﹁不成器的兒子﹂吉爾薩斯正靠在一張椅子上，放鬆他那根相當硬挺的脊骨，這是一家由溪谷矮人經營的旅店，而他此刻就待在旅店的一間地下室裡。旅店的名字叫﹁吞嚥和打嗝﹂。在溪谷矮人的理解範圍內，這些事是人類在任何旅店裡的全部活動。

﹁吞嚥和打嗝﹂座落在帕克塔卡斯要塞旁的一個溪谷矮人聚居地內︵人們不承認這算﹁村子﹂︶。這家旅店是小聚居地內唯一的建築物。經營旅店的溪谷矮人們住在店後的山洞裡，只有通過旅店地下的隧道才能到達那裡。

溪谷矮人們住在離奎靈諾斯八十里處，這是指獅鷲獸直線飛行的距離；如果用步行的話，距離還要加長︱︱大大加長。吉爾薩斯坐在獅鷲獸背上飛到這裡。那頭野獸全家都為王族效勞。牠把國王和他的嚮導送到附近的森林裡，現在正耐心地等他們回去。凱蓮給獅鷲獸準備了一頭剛剛屠宰的野鹿，讓牠的漫長等待可以變得愉快一點，同時也確保牠不會拿店裡的客人充飢。

﹁吞嚥和打嗝﹂出人意料地大受歡迎。不過，如果考慮到它的價格是安塞隆上最低廉的，這也就不那麼令人吃驚了。兩枚銅幣就能買下任何東西。開店的正是曾為前龍騎將猛敏那掌廚的溪谷矮人。

人們都聽過溪谷矮人，但從來沒品嚐過他們烹飪的食物。人們往往覺得難以想像有人能吃下溪谷矮人煮的菜。一想到溪谷矮人最喜歡的美味是老鼠肉，有人覺得只有活膩的人才會找溪谷矮人當廚師。

溪谷矮人是矮人中的異類。儘管他們也是矮人，但其他矮人卻不承認這點。相反地，他們會滔滔不絕地向別人解釋，為什麼溪谷矮人不算是矮人。溪谷矮人極其愚蠢，至少大多數人這麼認為。溪谷矮人不能數出超過﹁二﹂的數字，他們的計數系統由﹁一﹂和﹁二﹂構成。根據溪谷矮人的傳說，有個最聰明的溪谷矮人，名叫﹁噗噗﹂，曾數過二以上的數字，並發明出﹁一大堆﹂這個名詞。

溪谷矮人並不以對高等數學的興趣而聞名。他們聞名於世的東西是懦弱、骯髒、對邋遢生活的喜愛和︵非常奇怪地︶他們的烹飪手藝。溪谷矮人能成為特別優秀的廚師，前提是他們的主人嚴格規定什應東西能被送上餐桌，以及忍住走進廚房視察的好奇心。

﹁吞嚥和打嗝﹂供應美味的肉湯洋蔥捲烤鹿肉。麥酒還算可以︱︱不像其他旅店那麼好，但價錢很便宜。讓旅店遠近馳名的是矮靈酒。它們的確很不賴。用來蒸餾它們的原料是溪谷矮人自己臥室裡的蘑菇。酒客們被告誡不要去多想這件事。

店裡的客人主要是無法負擔太多錢吃飯的人類和坎德人，後者很高興能碰到一個不會立刻把他們扔出大門的旅店老闆。此外不法份子們也很喜歡這個地方，他們很快就發現，奈拉卡騎士很少去通往這個旅店的路上巡邏。

﹁吞嚥和打嗝﹂也是﹁牝獅﹂的藏身之地和指揮部。這名女子同時也是奎靈那斯提王后，太陽詠者吉爾薩斯的秘密妻子，儘管知道這件事的人寥寥無幾。

精靈國王正坐在旅店後方的朦朧黑暗中，試圖壓下心中的煩躁。精靈們從來不會煩躁。幾百年的壽命讓他們懂得水總會煮沸、麵包總會烤好、橡實總會發芽、橡樹總會長大，任何煽風點火、揠苗助長的行為只會和自己的胃過不去。吉爾薩斯是從他的半精靈父親那裡繼承了這份煩躁。儘管他拚命要掩飾它，他的手指卻在不停地敲擊桌面，雙腳則有節奏地拍打著地板。

凱蓮微笑地盯著他看。一根蠟燭立在兩人之間的桌上。燭光反射在她的棕色眼眸裡，溫暖地照耀在她平滑的棕色肌膚上，閃耀在她一頭金色長髮間。凱蓮是個卡岡那斯提精靈，也就是野精靈。與他們聚居在城市裡的同族︱︱奎靈那斯提精靈和西瓦那斯提精靈不同，這個種族的精靈喜歡居住在大自然裡。因為沒有試圖去改變或改造自然，野精靈被那些更加世故的同族看成蠻族。他們甚至公然奴役卡岡那斯提精靈，強迫他們到富有的精靈家庭中當僕人。當然，這一切都是出於對卡岡那斯提精靈的﹁關懷﹂。

凱蓮曾經是拉夏參議員家裡的奴隸。當吉爾薩斯第一次光臨拉夏家時，她也在那裡。國王與其說是個客人，不如說是個囚犯。結果，兩人第一眼就愛上彼此，儘管他們說出心裡話、彼此交換秘密誓言是幾個月，甚至是幾年後的事。

除了他們自己之外，只有兩個人知道國王已經娶了這位曾經為奴的女孩，那就是普蘭切特和吉爾薩斯的母親羅拉娜。現在，這位﹁牝獅﹂是﹁坎薩利﹂︱︱﹁夜之民﹂無所畏懼的領袖。

吉爾薩斯看到凱蓮的目光，馬上會意過來自己在做什麼。他把敲打桌面的手指握成拳頭，蹺起雙腿，讓它們安靜下來。﹁這樣，﹂他懊悔地說。﹁有好一點嗎？﹂

﹁你這樣會急出病來的。﹂凱蓮嗔道。﹁矮人一定會來。他保證過。﹂

﹁這攸關許多事的成敗。﹂吉爾薩斯說。他伸直雙腿，因為蹺腳的姿勢讓他很不習慣。﹁也許我們的生存︱︱﹂他突然停下話來，盯著地板。﹁妳感覺到了嗎？﹂

﹁震動？是的。過去幾個小時裡我一直能感覺到。也許是溪谷矮人們在隧道裡施工吧！他們喜歡在地裡挖來挖去。至於你方才說的話，我們的生存與否沒有﹃也許﹄，我們一定要反抗獲取生機。﹂凱蓮直截了當地回答道。

她的口音對﹁文明﹂的精靈來說是粗俗的，就像麻雀在唱歌，清脆甜美卻夾雜著些許憂傷。

﹁奎靈那斯提對巨龍有求必應。他們犧牲自由、榮譽和尊嚴，有時候甚至犧牲自己，這都是為了換取巨龍允許他們活命。但總有一天，你的人民會無法滿足碧雷的要求。當牠發現自己的願望無法實現後，就會摧毀奎靈那斯提。﹂

﹁有時我會納悶妳為什麼要在乎。﹂吉爾薩斯嚴肅地望著妻子。﹁奎靈那斯提奴役妳，把妳從家人身邊搶走。妳有得是理由懷恨在心。妳有得是理由逃走，任憑那些傷害妳的人落入他們罪有應得的下場。但妳卻沒有。妳每天冒著生命危險進行戰鬥，強迫我們的人民面對現實，無論它們多麼醜惡；妳強迫他們傾聽忠言，無論它們有多逆耳。﹂

﹁這就是問題所在。﹂她回應道。﹁我們必須停止把精靈想成﹃你的﹄或者﹃我的﹄。就是這種鴻溝和隔閡讓我們落入現在這種境地。這只會增強敵人的力量。﹂

﹁我看不到改變的跡象，﹂吉爾薩斯陰鬱地說。﹁除非有什麼大災難降臨在我們頭上，迫使我們改變。即使那樣也不一定有效。長槍之戰也許讓我們之間的聯繫更加密切，但它卻讓我們的人民更孤立。總會跳出幾個參議員來指責我們的西瓦那斯提兄弟如何把我們關在他們的屏障避難所外，以及他們又是如何盼著我們通通死光好來接收我們的國土。要不就是會有人對卡岡那斯提精靈口誅筆伐，說他們的野蠻行徑將會把我們數世紀的工作成果化為烏有。甚至有人對巨龍封鎖道路大加讚賞，說我們不和人類接觸只會更好。奈拉卡騎士當然也贊成，因為這讓他們的任務更輕鬆。﹂

﹁從我聽到的傳言來看，西瓦那斯提精靈大概會發覺他們引以為傲的寶貝屏障其實是座墳墓。﹂

聽到這句話，吉爾薩斯一臉驚訝地坐直身體。﹁妳從哪裡聽到這個消息？妳沒告訴過我。﹂

﹁我已經一個月沒見到你了。﹂凱蓮的話裡流露出一絲辛酸。﹁前幾天我剛從你母親的信使凱勒文卓斯那裡聽到這消息，他來往於她和你舅媽阿爾瀚娜‧星光之間。阿爾瀚娜的軍隊駐紮在西瓦那斯提邊界，也就是屏障旁。他們與鋼之騎士團的人類騎士聯手。阿爾瀚娜說，屏障周圍的土地一片荒蕪，樹木全都枯萎死亡，所有東西全被蒙上一層可怕的灰末。她擔心這種瘟疫已經蔓延到西瓦那斯提全境。﹂

﹁那他們為何還要保留屏障？﹂吉爾薩斯大惑不解。

﹁他們害怕外面的世界。很不幸，有時他們無法避開。不久前，就在那個可怕的風暴夜，阿爾瀚娜的軍隊與食人魔大戰一場。要不是鋼之騎士團趕來援救，他們就全軍覆沒了。聽說阿爾瀚娜的兒子西瓦諾謝被食人魔抓走，至少這是她的想法。她在戰鬥結束後找不到他，只好像哀悼死者一樣哀悼他。﹂

﹁我母親對這件事隻字未提。﹂吉爾薩斯皺眉說。

﹁據凱勒文卓斯說，羅拉娜對梅丹元帥近來加強戒備非常擔心。她只相信家裡的人，不敢相信外人。而且她認為你們一直在他的監視下。她不希望黑暗騎士知道她一直與阿爾瀚娜保持聯繫的事。﹂

﹁母親也許是對的。﹂吉爾薩斯承認。﹁我只相信我的僕人普蘭切特，這是因為他已經多次證明對我的忠誠。那麼西瓦諾謝死了，被食人魔殺了。可憐，他一定死得很慘。希望他沒受到太多痛苦。﹂

﹁你見過他嗎？﹂

吉爾薩斯搖搖頭。﹁他在索拉斯的最後歸宿旅店裡出生，那是在阿爾瀚娜流亡後的事了。我後來再也沒見過她。母親告訴我，那個男孩長得很像我的波修士舅舅。﹂

﹁他的死讓你成為兩個王國的繼承者，﹂凱蓮評論道。﹁太陽和星辰詠者。﹂

﹁拉夏參議員的夙願。﹂吉爾薩斯諷刺地說。﹁實際上，看起來我頂多是個死人詠者。﹂

﹁別說不吉利的話！﹂凱蓮說著做了個抵抗邪惡的手勢，然後在空中劃了個圈，把咒語封閉起來。﹁你︱︱嗯，什麼事，銀翼？﹂

她回頭與一名剛走進密室的精靈說話。精靈正要開口說些什麼，卻被一名激動的溪谷矮人給打斷。

﹁我說話！﹂溪谷矮人憤怒地高喊，猛推了精靈一把。﹁我看門！她說的！﹂他指指凱蓮。

﹁陛下。﹂精靈匆忙向吉爾薩斯鞠躬，隨後才轉向他的指揮官凱蓮。﹁索巴丁國王到了。﹂

﹁他這裡來！﹂溪谷矮人大聲宣佈。儘管他聽不懂精靈語，但大致也能猜出些端倪。﹁我帶進來？﹂

﹁謝謝你，胖斯。﹂凱蓮站起來，扶正腰間懸掛的佩劍。﹁我去見他。陛下，您最好留在這裡。﹂他們的婚姻是個秘密，即使對凱蓮麾下的精靈來說也是如此。

﹁大髒兮兮矮人。他戴帽子！﹂胖斯驚訝地說。﹁穿鞋子！﹂這下溪谷矮人更加驚訝。﹁俺從沒見過矮人穿鞋子。﹂

﹁這位國王帶著四名侍衛。﹂精靈告訴凱蓮。﹁遵照您的命令，從他們離開索巴丁，我們就盯著他們的一舉一動。﹂

﹁為了他們也為我們自己的安全，陛下。﹂凱蓮看到吉爾薩斯沉下臉來，馬上補充道。

﹁他們沒有與任何人會面，也沒有被人跟蹤︱︱﹂

﹁除了我們之外。﹂吉爾薩斯尖刻地說。

﹁小心駛得萬年船，陛下。﹂凱蓮說。﹁塔恩‧哮巖是索巴丁氏族的新國王，他的人民也還算擁戴他。但與我們精靈一樣，矮人之中也有叛徒。﹂

吉爾薩斯長嘆一聲。﹁我希望有朝一日不會再有這種事發生。我相信矮人沒有發現被我們跟蹤？﹂

﹁他們只看見星光，陛下。﹂精靈自豪地說。﹁只聽見樹葉間的風聲。他們沒看到或聽到我們。﹂

﹁他說他喜歡我們的矮靈酒。﹂胖斯強調說。他臉上閃閃發亮，這或許跟他正在往烤肉上塗抹的油脂有關。﹁他說我們的矮靈酒好喝。您想試試嗎？﹂他問吉爾薩斯。﹁讓您毛髮都豎起來！﹂

凱蓮和精靈走出房間，順便把溪谷矮人也帶走了。吉爾薩斯坐在椅子上，望著燭火在空氣中搖曳不定地閃爍著。他腳下的大地莫名地晃動不已，似乎整個世界都在顫抖。周圍一片黑暗，燭火是唯一的光亮，而它也隨時會被吹熄。有那麼多事可能出差錯。也許梅丹元帥正闖進他的臥室，把枕頭從被子裡扯出來，逮捕普蘭切特，要求知道國王的去向。

吉爾薩斯突然感覺非常疲憊。他對這種欺騙的生活心生厭倦，對謊言心生厭倦，對他不斷扮演的假相心生厭倦。他總是在舞臺上，從來不得片刻喘息。他甚至連晚上都睡不安穩，因為他害怕自己會在睡夢中說出什麼招致厄運的話。

他本人並不會有什麼厄運。帕塞隆監國不會那麼做。梅丹也是。他們需要吉爾薩斯坐在王座上，隨著他們拉動絲線而做出各種動作。如果發現他剪斷這些絲線，他們只會重新把線綁好。他會留在王座上。他會保住性命。

但普蘭切特則難逃一死。他會被酷刑折磨，直到他把所有知道的東西都說出來為止。羅拉娜也許不會被處決，但她肯定會被流放，像她的哥哥那樣被貶為﹁闇精靈﹂。凱蓮很可能被逮捕。梅丹已經公開宣告過，一旦牝獅落入他手裡將會有何下場。

吉爾薩斯不會受罪，除了必須親眼目睹他所愛的人受罪，並知道自己無力幫助他們。這也許是最大的折磨。

在黑暗的角落裡游走著他的老朋友：恐懼、自疑、自憎、自厭。他感覺它們將冰冷的手伸到他身上，伸進他體內將他的五臟六腑攪得天翻地覆；他感覺顫抖的身軀冷汗直流。他聽到它們嚎叫著警告即將到來的災難，尖聲預言死亡和毀滅。他不配執行這項任務，他不敢再這樣繼續下去。這太魯莽了，他在拿他的人民冒險。他相信他們已經被發現了。梅丹什麼都知道。也許吉爾薩斯現在回去還來得及。他可以鑽回被窩裡，他們不會知道他曾經離開過︱︱

﹁吉爾薩斯。﹂一個嚴肅的聲音響起。

吉爾薩斯突然驚醒。他猛地抬起頭，看到一張不認識的面孔。

﹁我的丈夫。﹂凱蓮溫柔地說。

吉爾薩斯閉上眼睛，一股暖意湧上心頭。他慢慢鬆開握拳的手指，放鬆下來，強迫緊張感離他而去，強迫自己停止顫抖。片刻之前遮住他雙眼的黑暗撤退了。那片叫凱蓮的燭光明亮而堅定地燃燒著。他顫抖著深吸一口氣。

﹁沒事了。﹂他說。

﹁你確定？﹂凱蓮問。﹁國王就在隔壁。要請他等一會兒嗎？﹂

﹁不用了，沒事。﹂吉爾薩斯說著吞了口口水。﹁妳驅走了惡魔。給我一點時間整理整理。我看起來還好吧？﹂

﹁你剛才好像見鬼了。﹂凱蓮說。﹁但矮人不會注意到有什麼異常。在他們眼裡，精靈們全都臉色蒼白。﹂

吉爾薩斯抓住妻子，把她拉到身邊。

﹁別鬧了！﹂她半撒嬌半認真地抗議道。﹁現在沒時間玩這個。要是被人看見怎麼辦？﹂

﹁隨他去，﹂他不在乎地說。﹁我對於撒謊已經感到厭倦。妳是我的力量、我的救星。妳拯救了我的生命和理智。當我回想起自己曾是這些魔鬼的囚犯時，我就納悶，妳究竟怎麼會愛上我？﹂

﹁我從牢房圍欄中窺視，看到有人被鎖在裡面。﹂凱蓮說著依偎在丈夫臂彎裡，享受幾秒的輕鬆愜意。﹁我看到他對人民的愛。我看到他因為人民的苦難而痛苦，卻又無力改變這一切。愛情就是鑰匙。我所做的就是把它插入鎖孔內打開牢門。而你做了其他的事。﹂

她溜出他的懷抱，再一次變成女戰士。﹁你準備好了嗎？我們不該讓國王等太久。﹂

﹁我準備好了。﹂吉爾薩斯說。

他又深深吸了口氣，撫平頭髮，昂然走進房間。

﹁陛下，太陽詠者，索拉斯特倫家族的吉爾薩斯。﹂凱蓮一本正經地宣佈道。

矮人正在享用矮靈酒。聽到這句話，他把杯子放到桌上，低頭表示敬意。他的身材在矮人中算是相當高大。滿頭灰髮和染上銀霜的灰色鬍鬚讓他看起來比實際歲數大很多。但他的雙眼清澈明亮、朝氣蓬勃，放射出能穿透一切的銳利目光。他將目光集中在吉爾薩斯一人身上，似乎要看透精靈的內心。

﹁他聽說過關於我的流言，﹂吉爾薩斯對自己說。﹁他肯定在懷疑該相信什麼。我是塊被人扔來扔去的抹布，還是像他一樣，是個真正能掌控人民的統治者？﹂

﹁八宗族之王，﹂凱蓮說。﹁塔恩‧哮石。﹂

塔恩也是個混血兒，就像吉爾薩斯有人類血統一樣，塔恩是海勒矮人與達加矮人的聯姻產兒︱︱前者是矮人中的貴族，後者則屬於闇矮人。在渾沌之戰後，索巴丁矮人和人類一同重建帕克塔卡斯要塞，彷彿索巴丁矮人又要與其他種族來往，包括他們的同族丘陵矮人。自從大災變前雙方結怨後，丘陵矮人就被關在山底的矮人王國門外。

但隨著巨龍們的到來和接踵而至的死亡和毀滅，矮人們又退回地下。他們再次封閉索巴丁之門，從此與外界失去聯繫。達加矮人趁機想奪取索巴丁的統治權，結果把國家帶入一場血腥內戰中。塔恩‧哮石是一位戰爭英雄，當到了需要收拾殘局的時候，各族長們就來尋求他的領導。他開始掌權時，王國正處於毀滅的邊緣，人民分崩離析。他替王國打下堅實的基礎，將各個彼此征戰不休的宗族置於自己的統馭下。現在他正要邁出索巴丁矮人編年史上新的一步。

吉爾薩斯邁步向前，帶著由衷的敬意深深鞠了個躬。﹁國王。﹂他用完美的矮人語說。是父親教會他這種語言。﹁我很榮幸能與您會面。我知道，您不喜歡離開山脈下的家園。您的旅途十分漫長，充滿危險，就像在如今這些黑暗日子裡的所有旅途一樣。感謝您前來此地與我正式簽訂盟約。﹂

矮人國王點點頭，手捋鬍鬚，表示他對吉爾薩斯的言辭感到滿意。精靈說矮人語，這件事本身就令塔恩驚嘆不已。吉爾薩斯猜得沒錯，矮人國王聽說過精靈王天性懦弱、優柔寡斷。但塔恩多年來的經驗告訴他，不要倉促對人下結論，就像矮人常說的那樣：至少等看到他的鬍子顏色之後再說。

﹁旅途很愉快。出來透透氣也好。﹂塔恩說。﹁現在，讓我們討論正事。﹂他敏銳地掃了吉爾薩斯一眼。﹁我知道你們精靈喜歡說些奉承的話，我想我們可以省去這些。﹂

﹁我有一部份是人類，﹂吉爾薩斯微微一笑。﹁他們告訴我，這是不完美的部份。我必須在明天黎明前趕回奎靈諾斯，因此我就開門見山地說。這件事已經協商了一個月。我們知道彼此的立場，是不是？有什麼變動嗎？﹂

﹁我方沒有需要變動的地方。﹂塔恩說。﹁不知你們如何？﹂

﹁也沒有。那麼我們就達成共識了。﹂吉爾薩斯不再用正式的語氣說。﹁您拒絕接受任何報酬，大王。我不會答應的，雖然我知道奎靈那斯提的全部財富也無法補償您和貴國人民所做的一切。我知道你們背負的風險，也知道這項協定在貴國人民中引起的紛爭。我猜這件事甚至危及您的統治。然而，我能給您的回報只有我們的感謝︱︱我們永世不滅的感謝。﹂

﹁不，小伙子。﹂塔恩的臉漲得通紅。矮人不喜歡被人稱讚。﹁我的舉動也會給你我的人民帶來好處。現在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得出來，但他們終究會明白。我們與世隔絕地躲在大山下已經太久了。當索巴丁內戰爆發時，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們矮人們殺光彼此又會有誰知道？誰會為我們悲傷？沒有人。索巴丁的巖洞也許會變得死寂，黑暗會將我們吞沒，沒有人能打破死寂，也沒有人能再點起燈火。暗影將會降臨，我們會被徹底遺忘。﹂

﹁我絕不允許這種事發生。我們矮人要回歸世界。世界將會進入索巴丁。當然，﹂塔恩說著瞇起眼睛，啜了一小口酒，﹁我不能在一夜之間將變革強加在人民頭上，要過很久才能讓他們認同我的想法。即使到那時，也一定會有很多人對此吹鬍子瞪眼。但我們在做正確的事情，我確信無疑。我們已經準備開始挖掘隧道了。﹂他洋洋得意地說。

﹁真的嗎？在簽訂條約前？﹂吉爾薩斯驚訝地問。

塔恩咕嚕咕嚕喝了一大口酒，滿意地打著嗝，微笑起來。﹁啐！什麼條約？什麼簽字？把你的手給我，吉爾薩斯王。這將敲定我們的交易。﹂

﹁我把手給您，塔恩大王。我很榮幸這麼做。﹂吉爾薩斯大為感動地說。﹁我還能做點什麼來讓您安心？您還有什麼事要問我嗎？﹂

﹁只有一件事，小伙子。﹂塔恩放下酒杯，用袖口抹抹嘴巴。﹁有些族長，尤其是那幫多疑成性的奈達族，總是不厭其煩地說，﹃如果我們放精靈進入索巴丁，他們就會算計我們，把我們的國土據為己有。﹄你和我都知道沒這種事。﹂塔恩舉起手，阻止吉爾薩斯發出抗議。﹁你可以對我的人民說點什麼，讓他們相信不至於發生這種悲劇嗎？﹂

﹁我會問奈達矮人的族長，﹂吉爾薩斯笑著說。﹁他們是否願意在森林裡安家。大王，您認為他們會怎麼回答？﹂

﹁哈哈！他們寧願用鬍子上吊。﹂塔恩咧嘴大笑。

﹁那麼，出於同樣理由，如果要我們精靈在地洞裡過日子的話，他們也會很想用耳朵上吊。這沒有貶低索巴丁的意思。﹂吉爾薩斯禮貌地補充道。

﹁沒事，小伙子。我會把你的話轉告奈達族，那會讓他們把嘴裡的麥酒噴出來！﹂塔恩還在大笑。

﹁讓我說得更清楚一點，我以我的榮譽和生命發誓，奎靈那斯提只會將隧道用來遷移巨龍禍害下的人民。我們與平原人達成協議來保護難民，直到我們能歡迎他們回歸故土的那一天。﹂

﹁願那一天快點來臨。﹂塔恩莊重地說。他不再笑了，而是凝視著吉爾薩斯。﹁我本來想問你，為什麼不把你們的難民送到你們同族西瓦那斯提那裡去。但我聽說它被封閉起來，不許你們進入。那裡的精靈在它周圍築起了某種魔法屏障。﹂

﹁阿爾瀚娜‧星光的軍隊還在企圖找方法進入屏障。﹂吉爾薩斯說。﹁我們只能希望，他們真的能找到辦法進去。不只為我們，也為我們的同族。您認為挖一條通往奎靈諾斯的隧道要多久？﹂

﹁不會超過十四天。﹂塔恩輕鬆地說。

﹁十四天，大王！在堅硬的巖石裡挖一條六十五里長的隧道？我知道矮人是優秀的石匠，﹂吉爾薩斯說。﹁但我必須承認，這仍然讓我很震驚。﹂

﹁我說過，我們已經開始工作了。此外我們還有幫手。﹂塔恩說，﹁你聽過挖地蟲嗎？沒有？沒關係，很少有外人瞭解牠們。挖地蟲是一種吃石頭的巨蟲。我們在後面駕馭，牠們就像啃食剛出爐的麵包那樣將花崗巖咬穿。你以為是誰建造了索巴丁成千上萬里的隧道？﹂塔恩微笑起來。﹁當然是挖地蟲。大蟲幹活，我們矮人坐享其成！﹂

吉爾薩斯表達了他對這種奇怪巨蟲的敬佩，並禮貌地聽完一整段關於挖地蟲的習慣、溫順的天性，以及被牠們吞下的巖石有何結局等長篇大論。

﹁你想看看牠們是如何幹活的嗎？﹂塔恩突然問道。

﹁我很想，大王，﹂吉爾薩斯說。﹁但也許要過一陣子。我已經說過，我必須在天亮前趕回︱︱﹂

﹁你可以的，小伙子，可以的。﹂矮人咧嘴大笑。﹁看看這個。﹂他說著在地板上踏了兩下。

一陣短暫的沉寂後，從地底傳來兩記響亮的重擊聲。

吉爾薩斯看看凱蓮。她看上去很生氣，也警覺起來。她生氣是因為怎麼沒想到要去調查一下方才聽見的奇怪撞擊聲，她警覺是因為如果這是陷阱的話，他們已經無可挽回地掉了進去。

塔恩看到他們的表情，不由得哈哈大笑。

﹁挖地蟲！﹂他用解釋的口吻說。﹁牠們就在這下面！﹂

﹁這裡？真的嗎？﹂吉爾薩斯倒吸一口氣。﹁牠們已經挖到這麼遠的地方？我就知道地裡的震動有點︱︱﹂

塔恩點點頭，揚起大鬍子。﹁我們的進度比這更遠。你要不要下去看看？﹂

吉爾薩斯望著他的妻子。﹁在奎靈那斯提其他地方，我是國王，但這裡由牝獅掌管。﹂他微笑著說。﹁妳看怎麼樣，女士？我們要不要去看看這些奇妙的蟲子？﹂

凱蓮沒有反對，儘管這始料未及的插曲已經引起她的警覺。她沒開口說什麼可能會冒犯矮人的話，但吉爾薩斯發現，每次她碰到手下的野精靈時都會用眼神、搖頭或微小的手勢向他們示意。精靈們從他眼前消失，但吉爾薩斯猜測他們並沒有走遠，一定藏在附近什麼地方劍拔弩張地盯著他們。

一行人走出﹁吞嚥和打嗝﹂。幾名塔恩的部下對此顯得很不情願，不停用手抹著嘴唇長吁短嘆，在空氣中留下濃濃的矮靈酒氣味。塔恩沒有走小路，而是從草地橫衝直撞而過，把所有擋住路的東西撥到一旁。吉爾薩斯回頭望去，看到矮人們已經在樹林中砍出一條寬敞大道，他們身後留下一片切斷的樹枝、被踩倒的草地和垂落的藤蔓。

凱蓮瞟了吉爾薩斯一眼，翻了翻眼珠。他知道她心裡在想什麼。不用擔心矮人們會發現跟蹤的精靈，就連晴天霹靂也會淹沒在他們沉重的腳步聲中。塔恩放慢腳步，看上去在搜尋什麼東西。他對部下說了幾句矮人語，於是他們也開始找了起來。

﹁他在找隧道入口。﹂吉爾薩斯輕聲對凱蓮說。﹁他說，他的人應該在這裡留下一個入口，但他找不到。﹂

﹁他找不到的。﹂凱蓮沉著臉說。她還在為上了矮人的當而惱火。﹁我熟悉這片土地，熟悉它的每一寸角落，如果有任何︱︱﹂

她閉上嘴，盯著前方。

﹁隧道入口，﹂吉爾薩斯戲謔地替她說完這句話。﹁妳一定早就發現了？﹂

他們來到一大塊花崗巖前，那塊石頭拔地而起，足有三十尺高。巖石上的條紋都偏向一邊，斷層間長著幾棵小樹和一叢叢野花野草。巖層底下有一大堆看似破裂後滾落下來的巨石，有些石塊的高度與吉爾薩斯齊腰，有許多石塊比矮人大得多。他驚訝地望著塔恩走向其中一塊石頭前，把手搭上去使勁一推，石頭立刻滾到旁邊，好像它的內部已經被挖空了一樣。

事實正是如此。

塔恩和他的手下將落石清理掉，巖層上頓時露出一個黑壓壓的大洞。

﹁這邊走！﹂塔恩高喊著揮了揮手。

吉爾薩斯看看凱蓮，後者只是搖搖頭，無奈地笑了笑。她停下來仔細觀察那塊石頭，發現它被挖得像宴會後留下來的甜瓜殘骸一樣。

﹁巨蟲幹的？﹂她敬畏地問。

﹁挖地蟲。﹂塔恩驕傲地說，用手比了比。﹁小蟲啃咬石頭，大蟲就把整塊石頭大口吞下。恐怕牠們不算特別聰明，而且總是非常飢餓。﹂

﹁這樣想想，親愛的，﹂當他們從彎月高掛的夜色中走進涼颼颼的矮人洞穴時，吉爾薩斯對凱蓮說。﹁如果矮人能把隧道藏在你們的眼皮底下，他們就能輕而易舉地瞞過那些該死的騎士。﹂

﹁沒錯。﹂凱蓮承認。

在洞穴內，塔恩又在一處看起來髒兮兮的地面上踩了兩腳。下邊傳來兩聲作為回應的敲打。灰塵中露出裂縫，一道巧妙隱藏起來的暗們突然向外彈開，裡面伸出一個矮人的腦袋。燈光向上照射出來。

﹁有客人。﹂塔恩用矮人語說。

那個矮人點點頭，消失在下方。他們能聽到他的大靴子咚咚咚地踩在梯子上的聲音。

﹁陛下。﹂塔恩禮貌地向他示意。

吉爾薩斯立即鑽進去。猶豫就表示不信任矮人王，他可不想疏遠這位新盟友。他敏捷地順著結實的梯子向下爬了大約十五尺，然後落在平地上。隧道裡燈火通明。吉爾薩斯起初以為這是提燈的光亮。

奇怪的提燈，他帶著這個念頭朝其中一個湊過去。它們沒有散發出任何熱量。他再靠近一看，就驚訝地發現它的光源並非燈油，而是一條碩大的幼蟲。這條蟲子在鐵籠中蜷曲成球狀，而鐵籠本身又用鉤子掛在隧道牆壁上，每隔幾步就掛著一個。從熟睡的幼蟲身上發出的亮光把隧道照得如同白晝。

﹁就連挖地蟲的幼體也為我們效勞。﹂塔恩說，他也爬到了梯子底下。﹁像這樣的幼蟲能連續發光達一個月之久。到那時，牠們就會變得太大，無法再待在籠子裡，我們就把牠們換掉。還好總能找到一批新的幼蟲。你一定要看看牠們。這邊走。﹂

塔恩帶領他們在隧道中穿行。轉過一個彎後，他們看到一副令人震驚的景象︱︱一個碩大無朋、呈波浪狀、渾身覆滿黏液的紅棕色軀體幾乎占據半條隧道。負責操控的矮人們走在巨蟲旁，用套在牠身上的韁繩指引牠前進。當巨蟲偏離方向或可能翻身壓扁操控手，矮人就用手或棍子拍打牠幾下。塔恩告訴他們，半條隧道已經被先前經過的另一條巨蟲清空。第二條巨蟲跟在後面是為了擴展已修好的隧道。

巨蟲移動的速度快得令人咋舌。吉爾薩斯和凱蓮對牠的個頭驚訝不已。巨蟲軀體的粗細與吉爾薩斯的身高不相上下。據塔恩說，牠從頭到尾全長三十尺。一堆堆被咀嚼過並消化了一半的石頭散落在巨蟲身後的地面上。矮人們上前將它們掃到一邊，同時仔細檢查殘骸中是否有金沙和寶石。

吉爾薩斯沿著巨蟲的身軀向前走去，來到牠的腦袋旁。牠沒有眼睛，因為牠不需要眼睛。牠的一生都在地下鑽洞。在牠頭頂上有兩隻犄角。矮人們將一根皮套索掛在這些犄角上。一名矮人坐在巨蟲身上的大籃子裡，手握從套索上延伸出的韁繩。矮人指引巨蟲前進，將牠的腦袋拉往他選定的方向。

巨蟲看起來甚至不知道矮人的存在。牠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吃。牠向前方的巖石上噴吐液體。看來這些液體有一定的酸性，因為它一接觸到石頭表面就發出嘶嘶聲，迅速冒出泡泡，幾塊大石頭便分崩離析。巨蟲張開大嘴，咬住其中一塊，囫圇吞進肚裡。

﹁真令人難忘！﹂吉爾薩斯真心地說。大王對這句評價非常開心，其他矮人看起來也很滿意。

只有一個缺點。當巨蟲在巖石中咬噬出一條通道時，牠的身體各部份此起彼伏，震撼大地。矮人們對此都習以為常，因此不怎麼在意，而是帶著水手在甲板上那種悠然自得的神情走來走去。吉爾薩斯和凱蓮就覺得有些不適，你推我擠地不是撞在一起就是撞到牆。

﹁黑暗騎士會發現的！﹂凱蓮評論道。她不得不大喊大叫，以免自己的聲音被巨蟲撞擊巖石的悶響，以及矮人操控手的吆喝和咒罵聲蓋過。﹁當梅丹的床舖開始在房間裡跳來跳去，當他聽到地底下傳出呼喝聲時，一定會起疑心。﹂

﹁塔恩，這種震動和悶響，﹂吉爾薩斯直接對著矮人的耳朵喊道。﹁能不能讓它們輕一點？黑暗騎士肯定會聽見，至少能感覺到。﹂

塔恩搖搖頭。﹁不可能！﹂他大吼道。﹁你要這麼想，小伙子，這些蟲子要比一隊矮人用鐵錘敲敲打打安靜得多。﹂

吉爾薩斯看起來還有點懷疑。塔恩示意他們沿隧道往回走，於是他們把巨蟲和最刺耳的喧囂聲拋在身後。等他們爬上梯子時，天色已經遠不如來時那般黑暗。黎明馬上就要到來，吉爾薩斯必須盡快離開。

﹁我的想法是，我們不必一直挖到奎靈諾斯下方。﹂在他們走回﹁吞嚥和打嗝﹂時，塔恩這樣解釋。﹁我們現在離它還有四十里。我們將把隧道挖到離城五里處，這足以讓奈拉卡騎士弄不清我們在幹什麼，而且這樣他們也不太容易發現隧道入口。﹂

﹁萬一他們發現了呢？﹂吉爾薩斯問。﹁他們會利用隧道入侵索巴丁。﹂

﹁我們會先讓它坍塌。﹂塔恩直率地說。﹁讓石塊砸在他們頭上，當然有可能砸到一些自己人。﹂

﹁我愈來愈明白您為我們冒了多大的風險。﹂吉爾薩斯說。﹁我們真不知道該如何回報。﹂

塔恩‧哮石揮揮手要他住嘴，矮人看起來不大舒服，還有點尷尬。吉爾薩斯覺得最好轉移話題。

﹁那裡一共有多少條隧道，大王？﹂

﹁時間充裕的話，我們能建造三條頂呱呱的隧道。﹂矮人答道。﹁現在我們挖了一條。你可以馬上開始遷移少數人，但不能太多，因為牆壁還沒完全被支撐起來。至於其他兩條隧道，我們還需要至少兩個月的時間。﹂

﹁希望有那麼長的時間。﹂吉爾薩斯靜靜地說。﹁這段期間，有些人在奎靈諾斯冒犯了奈拉卡騎士。騎士們對違法者的懲罰來得迅速且殘酷，只要稍微違反他們無數法令中的一條，就會被監禁，甚至處死。有了這條隧道，我們就能拯救一些本來必死無疑的人。﹂

﹁告訴我，塔恩。﹂吉爾薩斯問道。他知道答案，但希望親耳聽見它。﹁有沒有可能就用那條隧道遷移奎靈諾斯城中所有的人？﹂

﹁嗯，我想是可能的，﹂矮人王說。﹁只要再十四天的時間。﹂

十四天。如果巨龍和奈拉卡騎士發動進攻的話，他們頂多只有幾個小時來安排人民撤離，十四天後，就不會有人還能活著離開。吉爾薩斯深深嘆了口氣。

凱蓮靠過來，把手搭上他的手臂。她的手指冰涼有力，它們的撫摸讓他鎮靜下來。他已經得到了比預料中要多的東西。他不是個小孩，不能在得到月亮後還哭著要星星。

他意味深長地望著凱蓮。﹁我們得放低姿態，至少在一個月內不要去招惹巨龍。﹂

﹁我的戰士才不會躺下來裝死！﹂凱蓮尖銳地回應道。﹁此外，如果我們突然停止所有進攻，騎士們就會懷疑我們正在準備什麼行動，然後開始進行搜索。我們應該讓他們無暇他顧。﹂

﹁一個月。﹂吉爾薩斯輕聲說。他默默祈禱著，不管是否有誰在傾聽。﹁給我一個月的時間，就一個月。﹂

## １︱１８夜幕沉沉，曙光乍現

黎明降臨安塞隆大陸。有些人覺得它的動作太快，其他人則抱怨它來得太慢。太陽是天空中的一道紅色裂口，就像有人剛用匕首劃開黑暗的喉嚨。吉爾薩斯匆忙溜過囚籠般王宮四周的幽暗花園，比預計中晚了些回到他必須繼續扮演的危險角色中。

普蘭切特趴在陽臺上，焦急地期盼年輕國王快點回來。這時響起一陣敲門聲，帕塞隆監國已經一如既往地前來牽動線繩。今天早上，普蘭切特再不能像昨日那樣聲稱國王身體不適。帕塞隆一大早過來就是為了威嚇國王，將他的意志強加在這個年輕人頭上，向其他朝臣展現他操縱木偶的技巧。

﹁稍等片刻，監國大人！﹂普蘭切特高呼。﹁陛下正在如廁。﹂精靈看到有人影從花園裡一閃而過。﹁陛下！﹂他壯著膽子嘶聲喊道。﹁快點！﹂

吉爾薩斯站在陽臺下。普蘭切特放下繩索。國王抓住它，敏捷地爬上來。敲門聲還在繼續，只是變得愈來愈響亮和不耐煩起來。

﹁我堅持要求馬上面見陛下！﹂帕塞隆嚷道。

這時吉爾薩斯已經爬上陽臺。他一個箭步朝自己的床撲去，連衣服也沒脫就鑽進被子裡。普蘭切特拉過毛毯蓋住國王的頭，走過去開門，一根手指豎在嘴前。

﹁陛下病了一夜，今早他連一口乾土司都吃不下，﹂普蘭切特輕聲說。﹁我只得把他扶回床上。﹂

監國從普蘭切特的肩膀上望去，看到國王抬起頭，用空洞茫然的眼神盯著自己。

﹁我對國王的病感到很遺憾。﹂監國皺著眉頭說。﹁但他最好爬起來，而不是躺在床上顧影自憐。我一個小時後再回來。我相信，那時陛下能穿好衣服接見我。﹂

帕塞隆轉身離去。普蘭切特關上門。吉爾薩斯微笑起來，用手臂抱住頭，嘆了口氣。他與凱蓮的離別簡直令人心碎。他現在還能聞到她衣服上的熏木味，以及皮膚上玫瑰油發出的幽香。他記得他們躺在草地上彼此相擁，不願意說再見。他又嘆了口氣，然後爬出被窩，走到洗漱室中，不大情願地洗去與妻子幽會後留下的所有痕跡。

當監國在一個小時後回來時，他發現國王正在寫詩。如果有人會相信的話，這是一首關於矮人的詩。帕塞隆哼了一聲叫年輕人停止這種胡鬧，趕緊去做正事。

遮天蔽日的烏雲籠罩在奎靈那斯提上空，濛濛細雨開始落下。

照耀吉爾薩斯的晨曦也同樣落在他的表弟西瓦諾謝身上。他也一夜未眠。與吉爾薩斯不同的是，他不害怕清晨的到來。西瓦諾謝懷著急躁和喜悅交加的心情等待天色破曉，他仍然感到頭暈目眩，不敢相信自己的好運。

這一天，西瓦諾謝將被加冕為星辰詠者。這一天，出乎所有希望和期盼之外，他要被宣佈成為人民的統治者，他將成功做到他父母極力嘗試卻慘遭失敗的事情。接踵而來的事件讓西瓦諾謝目不暇給。他閉上眼睛，一切都歷歷在目。

昨天，當他和羅蘭抵達西瓦諾斯城郊時，一群精靈士兵朝他們迎面走來。

﹁我的王權就這麼結束了。﹂西瓦諾謝心想。他心中的失望要多於恐懼。當精靈士兵們拔劍出鞘時，西瓦預料自己難逃一死。他站在原地，兩手空空地等待著。至少他要不失尊嚴地迎接自己的最後一刻。他不會和他的人民作戰。他要做到母親希望他具有的品格。

然而，西瓦諾謝卻驚訝地看到士兵們在陽光下舉起劍並高聲歡呼，他們正式宣佈他為星辰詠者和西瓦那斯提國王。西瓦諾謝意識到，這不是一支行刑隊，而是派來迎接他的榮譽衛隊。

他們給他找來一匹馬，一匹漂亮的白色駿馬。他騎在馬上勝利地進入西瓦諾斯。精靈們站在街道兩旁，歡呼著向他拋擲鮮花。馬路覆蓋了一層厚厚的花瓣，空氣中也佈滿花香。

士兵們列隊行進，不讓人群靠得過近。西瓦優雅地揮手致意。他想起父母親。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會比這一幕更令阿爾瀚娜欣喜了。她會為此犧牲生命。也許她正站在死者的國度裡，微笑地看著兒子實現自己最熱切的夢想。他希望如此。他已經不再對母親生氣。他已經寬恕了她，現在他希望她也能寬恕自己。

遊行的終點是星辰之塔。在此迎接他們的是一名滿臉嚴肅、頭髮已經灰白的高大精靈。他自我介紹他是孔納將軍，另外還引見了他的外甥琦霖，西瓦高興地得知琦霖原來是自己的表哥。隨後將軍引見了各大家族的族長，他們將要決定西瓦諾謝是否真是羅拉克‧卡拉登的外孫︵沒有提到他母親的名字︶以及合法的王位繼承者。孔納私下向西瓦諾謝保證，這只是個形式。

﹁人民需要一位國王。﹂孔納說。﹁各大家族之首很願意相信你是卡拉登家族的人，就像你自己宣稱的那樣。﹂

﹁我是卡拉登家的人，﹂西瓦諾謝對這種﹁無論他是否為王室成員，反正各位族長都會同意﹂的論調有些不悅，﹁我是羅拉克‧卡拉登的外孫，阿爾瀚娜‧星光之子。﹂他大聲說出她的名字，雖然他心裡很清楚，自己不該說出一個闇精靈的名字。

這時有一名精靈走到他面前。他無疑是西瓦諾謝見過的精靈中最漂亮的一個。這位穿著白袍的精靈站在那裡注視著他。

﹁我認識羅拉克。﹂精靈最後說。他的聲音很溫柔，像音樂一般。﹁毫無疑問。這確實是他的外孫。﹂

他湊到西瓦諾謝身邊，吻他的雙頰，然後看看孔納將軍，又說了一遍。﹁毫無疑問。﹂

﹁閣下，你是？﹂西瓦迷惑地問。

﹁我叫清霜，﹂精靈說罷深深一鞠躬。﹁我被任命為您的攝政輔臣，在未來的日子裡輔佐您處理國事。如果孔納將軍同意的話，我將安排您明日加冕。人民對這個歡樂的日子已經期待太久，我們不該再讓他們繼續等待。﹂

西瓦躺在床上，這張床曾經屬於他外公羅拉克所有。交織在一起的金銀藤蔓構成床架，上面裝飾著璀璨寶石構成的花朵。散發著薰衣草香味的精美床單覆蓋在天鵝絨床墊上，一條鮮紅色的絲織床罩讓他免受夜晚的寒氣侵襲。天花板是透明的水晶，因此他每晚可以躺在床上接受月亮和星星的敬意。

一想到所有這些歡樂，西瓦諾謝就不免要微笑。他心想，也許該擰自己一把，以便從這場美夢中醒來。不，還是不要冒這個險。如果他真的在做夢，那最好永遠不要醒來。他不要醒來後發現自己正躲在某個陰冷的洞穴中發抖，嘴裡啃著乾麵包和爛果子；他不要醒來後看到身邊躺著被食人魔亂箭射死的精靈戰士。他不要醒來。讓這場夢在他的有生之年都不要結束︱︱

他餓了，非常餓。他喜歡這種飢餓感，因為他知道自己能得到滿足。他猜想著即將到來的早餐會有什麼。也許是蜂蜜蛋糕，抹上糖霜的玫瑰花瓣，與豆蔻和肉桂拌在一起的奶油。他想要什麼就有什麼，如果他不喜歡，只要一聲令下就能換種花樣。

西瓦諾謝懶洋洋地伸出手去按床架上的銀鈴，這是在召喚他的僕人。他躺回床上，等待數不清的侍從擠滿房間，將他抬走，送他去沐浴更衣，替他梳頭薰香，給他戴上閃亮的寶石，為他的加冕禮做好一切準備。

母親阿爾瀚娜‧星光的面容出現在西瓦的腦海中。他希望她一切安好，但這是他的夢，在這場夢裡沒有她的一席之地。他在她失敗的地方獲得成功；他將她打碎的東西復原如初。

﹁陛下，陛下！﹂

使役家族的精靈們在他面前深深地鞠躬。他笑瞇瞇地向他們致意，任憑他們收拾枕頭、整理床單。他坐在床上無精打采地等待著，想看看他們到底會送什麼早餐來。

﹁陛下，﹂一名被清霜攝政輔臣委派來擔任宮廷總管的精靈說。﹁琦霖王子等在外面，準備向您致敬。﹂

西瓦諾謝正站在鏡子前欣賞他的新衣服。昨天和今天，裁縫們都沒日沒夜地趕製年輕國王將要在加冕禮上穿著的長袍和斗篷。他回過頭來。

﹁我表哥！請讓他進來。﹂

﹁陛下永遠不要說﹃請﹄。﹂宮廷總管微笑著糾正他的話。﹁當陛下想要別人做什麼，只管開口就是了，事情自然會有人做。﹂

﹁是的，我會的。謝謝你。﹂西瓦立即意識到自己犯了第二個錯誤，不由得面紅耳赤。﹁我猜我也不該說﹃謝謝你﹄，對嗎？﹂

總管點點頭，轉身離去。當他回來時，身邊跟著一名比西瓦大幾歲的年輕精靈。他們在前一天只是短暫地打過照面。這是他們頭一次單獨相處。兩個年輕人彼此注視著對方，想要找出一些親緣關係的跡象，也很高興地如願以償。

﹁你喜歡這一切嗎，表弟？﹂在雙方交換了一大堆奉承的話之後，琦霖問道。﹁請原諒。我想說的是﹃陛下﹄。﹂他說著深深一鞠躬。

﹁就叫我﹃表弟﹄好了。﹂西瓦熱情地說。﹁我以前從來沒有表哥。就算有，我也從來不認識他。你知道，他是奎靈那斯提的國王。至少他們這麼叫他。﹂

﹁你的表哥吉爾薩斯，羅拉娜塞拉莎和半人類坦尼斯的兒子。我知道他。波修士提起過他，說吉爾薩斯詠者身體欠佳。﹂

﹁你不必如此拘泥禮節，表哥。我們都知道，他因為過度憂鬱而瘋狂，這不是他的錯，但確有其事。我稱你為﹃表哥﹄合適嗎？﹂

﹁也許在公眾場合不宜，陛下。﹂琦霖微微一笑。﹁你可能已經發現，我們西瓦那斯提人講究禮節。但私底下，這種稱呼令我感到非常榮幸。﹂他沉默片刻，然後靜靜地說。﹁我聽說你父母已經死了。我想告訴你，我非常傷心，我對他們兩人都很敬仰。﹂

﹁謝謝。﹂西瓦說。他很有分寸地等了片刻，然後轉到另一個話題上。﹁關於你剛才的問題，我必須承認，我發現所有這一切都相當令人怯步。很精采，但的確令人怯步。一個月前我還住在洞穴裡、躺在地上。現在我有了一張漂亮的床舖，這是外公曾經睡過的床。清霜攝政輔臣認為我會喜歡它，就叫人把它送進來。我還有這些衣服。我想吃什麼都有。這一切看起來像場夢。﹂

西瓦回過頭，再次打量鏡中的自己。他被這身新衣和自己的新形象迷住了。他全身一塵不染，頭髮梳理得整整齊齊，手指上戴著寶石戒指。沒有蚊蟲叮咬，也不用拿石塊當枕頭。他在心裡發誓，再不要回到過去那種日子。他沒注意到當他提起攝政輔臣時，琦霖的神色嚴肅起來。

表哥的神情在西瓦繼續滔滔不絕的同時變得愈來愈陰沉。﹁說到清霜，他是個多麼可敬的人！我很高興他能擔任攝政輔臣。他彬彬有禮，關懷備至，什麼事情都會來徵詢我的意見。我不怕告訴你，表哥，起初孔納將軍向各家族族長建議指派攝政輔臣來輔佐我的時候，我還真有點不樂意。你看，根據奎靈那斯提的標準，我已經成年了。﹂

西瓦的臉色堅毅起來。﹁我一定不要像可憐的吉爾薩斯表哥那樣當個傀儡國王。然而，清霜攝政輔臣的行為讓我認識到，他不想垂簾聽政。他是個為執行我的意旨鋪平道路的人。﹂

琦霖靜靜地聽著，一言不發。他環視房間，似乎在下什麼決心。然後他向西瓦走近一步，低聲問。﹁我能不能請陛下讓侍從離開？﹂

西瓦驚訝地望著琦霖，突然他變得警覺起來。清霜告訴過他，琦霖曾有意染指王座。如果這是個誘使他孤立無援的計謀︱︱

西瓦看看琦霖，他身材纖細，像一介書生。西瓦自己則有久經鍛鍊的強健軀體，發達肌肉。琦霖手裡沒有武器，實在算不上是個威脅。

﹁好吧！﹂西瓦說著示意左右退下。他們此時正在整理房間，或理順他將要在今晚的正式舞會上穿的衣服。

﹁表哥，現在就我們兩人了。你要對我說什麼呢？﹂西瓦的語氣和舉止都很冷靜。

﹁陛下，表弟，﹂琦霖真誠地說。寬敞的房間裡儘管只有他們兩人，他仍然把聲音壓得很低。﹁我今天來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警告你要提防清霜。﹂

﹁啊！﹂西瓦若有所悟地說。﹁我明白。﹂

﹁你看起來一點也不驚訝，陛下。﹂

﹁不驚訝，表哥，老實說，我有點失望，但不怎麼驚訝。清霜警告過我，說你也許對他和我都妒火中燒。他很誠懇地告訴我，你看起來似乎不怎麼喜歡他。這種感情並不是相互的，清霜對你褒獎有加。你們兩個不能成為朋友，這真令人傷心。﹂

﹁恐怕我無法回敬他這番好意。﹂琦霖說。﹁陛下，這個人實在不配當攝政輔臣。他不是王室成員，他是︱︱或者曾經是︱︱沙羅斯之塔的法師之首。我知道孔納舅舅推薦他，但是︱︱﹂

他停下話，似乎很難繼續說下去。﹁有件事我從未對別人提起過，陛下。我相信清霜對我舅舅有其種程度的控制。﹂

﹁我舅舅是個好人，陛下。他在長槍之戰中奮勇作戰，他與你父親波修士共同對抗噩夢。這段可怕歲月裡的所見所聞讓他生活在持續不斷的恐懼中，這是一種沒理性的恐懼。他害怕那些壞事會重演。他相信屏障能從即將到來的黑暗中拯救西瓦那斯提。清霜控制著屏障的魔法。他透過威脅要除去屏障好牢牢控制住我舅舅。我不想看到清霜用同樣的方法操控你。﹂

﹁表哥，也許你在想，我已經處在他的操控下。或許你認為自己是個更合適的星辰詠者？﹂西瓦怒氣沖沖地問。

﹁我本來能當詠者的，表弟。﹂琦霖的語氣中流露出無聲的尊嚴。﹁清霜準備提名我當詠者，但我拒絕了。我認識你父母，也敬愛他們。這個王位應當歸你所有，我不要篡奪它。﹂

西瓦覺得這番責難對自己來說是應得的。﹁原諒我，表哥。我剛才說的話沒經過大腦。但我相信，你誤解清霜了，他心裡只考慮西瓦那斯提的最大利益。他從低微的職位上飛黃騰達要歸功於他的能力和你舅舅的知人善任。他不像我們精靈過去做的那樣，被別人的階級蒙住眼睛。我母親常說，我們不讓有天賦的人一展長才，根據出身而不是才能來判斷一個人，這其實是在傷害我們自己。薩馬是她最信任的部下，但他當初只是個普通士兵。﹂

﹁如果清霜表現出自己施政的專業，我會頭一個支持他，不管他是何背景。但他所做的就只是種下一棵魔法樹，﹂琦霖嘲諷地說。﹁然後在我們頭頂築起一道屏障。﹂

﹁築起屏障是為了保護我們。﹂西瓦諾謝爭辯說。

﹁就像在監獄裡的囚犯般受到保護。﹂琦霖回道。

西瓦沉思半晌。他不能懷疑表哥的真心誠意，但他也不想聽別人說攝政輔臣的壞話。實際上，西瓦已經被突然向他拋來的新責任所壓倒。他發現有個像清霜那樣的人站在旁邊提供謀略很令他寬心。這個人講究禮節、畢恭畢敬而又魅力非凡。

﹁我們不要再為這件事爭吵了，表哥。﹂西瓦說。﹁我會考慮你的話，我也感謝你對我說出心裡的話，因為我知道這樣做對你可不輕鬆。﹂他說著伸出手。

琦霖以發自內心的友善握住他的手。兩人又聊了些其他的事，包括即將到來的加冕禮和時下流行的精靈舞蹈。隨後琦霖起身告辭。他向表弟保證，自己將會來陪他參加典禮。

﹁我將戴上曾眷顧過外公的王冠。﹂西瓦說。

﹁但願它能給你帶來更好的運氣，陛下。﹂琦霖說，便一臉凝重地匆匆離去。

西瓦遺憾地望著表哥的背影。他很喜歡琦霖的友善舉止和活潑天性，儘管他有點惱火琦霖壞了他早上的好心情。一位新國王不該體驗除了高興之外的其他心情，尤其是今天。

﹁他肯定只是嫉妒。﹂西瓦對自己說。﹁很正常，換成是我也一樣。﹂

﹁陛下，﹂一名僕人開口說道。﹁我懷著悲痛的心情向您報告，外面開始下雨了。﹂

﹁好吧，你覺得我們的新國王如何？﹂孔納將軍問他的同伴。他們正走上王宮階梯，準備在加冕日早上向陛下致敬。現在雨已經下得很大，一道灰色的帷幕遮住了太陽。

﹁我發現他很聰明，很謙虛，為人真誠。﹂清霜笑著回答。﹁我對他非常滿意。你呢？﹂

﹁他是個被寵壞的小孩。﹂孔納聳聳肩。﹁他不會給我們惹麻煩的。﹂他的聲音柔和下來。﹁你的建議很對，我的朋友。我們把他安放在王座上非常適當。人民喜愛他。我很久沒看到他們這麼開心了。全城的人都在慶祝，街道上灑滿鮮花，每個人都穿上最好的衣服。慶祝集會將持續數日。他們把他的回歸稱為奇蹟。據說那些染上虛弱病的人感覺生命正回到體內。再不會有人談論移走屏障的事。現在沒有這麼做的理由了。﹂

﹁是的，我們已經把守護者偷偷播種在我們花園裡的叛亂樹苗連根拔起。﹂清霜說。﹁守護者們以為只要把羅拉克的外孫扶上王座就能打敗你。不要打破他們的幻想，讓他們去慶祝吧！他們已經有了國王，以後不會再來煩擾我們了。﹂

﹁如果屏障出於某種不幸而失效的話，﹂孔納富含深意地看著法師。﹁我們也可以搞定他母親。她會率領全副武裝的部下要來拯救國家，結果卻發現國家就在兒子手裡。我還真想看到她那時的表情。﹂

﹁也許吧！﹂清霜看起來對這種想法一點也不覺得好笑。﹁但也有人，譬如我，寧願不要再見到這個巫婆。我不相信她會允許兒子留在王座上。她希望將王座據為己有。不幸的是，﹂他說著微笑起來，又恢復了原來的幽默。﹁她不大可能找到進來的路。屏障會把她擋在外面。﹂

﹁但屏障卻放她兒子進來。﹂孔納說。

﹁因為我想讓他進來。﹂清霜提醒將軍。

﹁你是這麼說的。﹂

﹁我的朋友，你懷疑我嗎？﹂

清霜停下腳步，轉身面對將軍。白袍在他身旁飄蕩。

﹁是的。﹂孔納平靜地回答。﹁因為我感覺你在懷疑自己。﹂

清霜想開口回答，卻又閉上嘴巴將話嚥了下去。他背著手向前走去。

﹁我很抱歉。﹂孔納說。

﹁不，我的朋友。﹂清霜停下來轉過身子。﹁我沒有生氣，只是有種被傷害的感覺。我感到難過。﹂

﹁只不過是︱︱﹂

﹁我會解釋我的話，也許到時候你就會相信我。﹂

孔納嘆了口氣。﹁你有意曲解我的意思。好吧，那我就來聽聽你的解釋。﹂

﹁我會向你解釋這一切的來龍去脈。但不是在這裡。人多耳雜。﹂清霜指著一個抱著大捆月桂葉走過他們身邊的僕人。﹁到圖書館去，在那裡我們可以私下談話。﹂

圖書館是一個陳列著許多烏木書架的大房間，這些架子上堆放著各種書籍和卷軸。那裡異常靜謐，似乎書籍吸走了人們的談話，並把它們記錄下來以備後世參考。

﹁我說屏障按照我的意願行事，﹂清霜解釋道，﹁這並不是指我給屏障下達了一道放這位年輕人進來的明確命令。屏障的魔法源於種在阿斯塔林花園內的魔法樹。植木者遵照我的指示澆灌屏障樹。這道魔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的一部份。我花費大量精力來維持魔法，讓屏障正常運行。有時候我感覺，﹂清霜柔聲說。﹁似乎我就是屏障本身。讓人民得以安全的屏障。﹂

孔納沒有開口。他等待著。

﹁我以前就懷疑屏障會按照我的無聲意願行動，﹂清霜繼續說。﹁甚至是那些我自己都沒覺察到的意願。我一直希望有個國王坐在王座上。屏障知道我的這個潛意識，因此當西瓦諾謝走近它時，屏障就將他攬入懷中。﹂

將軍願意相信這套理論，但心裡仍有疑惑。清霜以前為什麼對此隻字不提？孔納感到納悶。為什麼他說話時不願正視我的目光？他知道一些事情，然而他卻瞞著我。

孔納轉向清霜。﹁你能不能向我保證，沒有其他人可以進入屏障？﹂

﹁我向你保證，親愛的將軍。﹂清霜答道。﹁我用性命擔保。﹂

## １︱１９瞎眼乞丐

米娜的軍隊興高采烈地從聖克仙開拔。一路上，他們歌聲嘹亮，步伐整齊。士兵們都在議論紛紛，想像著自己在受人愛戴的指揮官率領下，前進西瓦那斯提立下赫赫勳業。無論何時，只要米娜騎著血紅色的坐騎一出現，士兵們就會響起暴風雨般的歡呼。他們經常不顧帶隊軍官的怒火，一窩蜂地湧到她身邊，用手觸摸她，想藉此得到好運。

加爾達在幾天前已經離去。他要趕往庫爾，將米娜的命令交給多伽將軍。在此期間，薩繆瓦爾隊長將接替牛頭人的指揮權。目前他的指揮任務還算輕鬆。陽光明媚的溫暖夏日，這段行軍既安全又輕鬆，因為騎士們還在自己的地盤裡，離開聖克仙也只有幾天的行軍距離。但很快地，他們就要進入食人魔的領土︱︱這些曾經的盟友如今已變成死敵。他們有可能要與這些兇殘的怪獸交戰，但即使這樣也不能讓他們意氣消沉。米娜像一輪蒼白冷冽的太陽，照亮了他們的影子。

身為參加過多次戰役的老兵，薩繆瓦爾知道，只要天氣變壞、陰雨連綿，或者道路狹窄、狂風呼嘯、敵人在後面緊追不捨，士兵們這次冒險的決心就會動搖。有人會大聲抱怨，有人會小聲嘀咕，少數人則會故意挑起事端。不過他的職責暫時還不算很重。他與米娜並駕齊驅，這讓隊伍裡的所有人羨慕不已。當她坐在馬上檢閱魚貫而過的部隊時，他就站在她身邊。每天晚上，他都在她的帳篷裡研究地圖並規劃出次日的行軍路線。他在她的帳篷附近和衣而臥，雙手不離劍柄，隨時準備在必要時衝過去保衛她。

他倒不擔心有人會企圖傷害她。有天晚上，他躺在自己的斗篷上，瞪著晴朗夜空中的繁星，心裡想著這個問題。她是個動人的年輕女孩。他喜歡女人，各式各樣的女人都喜歡。他自己也數不清曾經和幾個女人上過床。通常看到一位像米娜這麼漂亮纖細的少女都會讓他血脈賁張。但米娜的出現卻不會令他感到慾火中燒。從營火旁聽到的談話來看，軍隊裡的其他人也有同感。他們愛戴她，敬仰她。他們將她奉為天人。但他不想占有她，而且也說不出有哪個人會這麼做。

次日早晨的行軍和頭一天沒什麼差別。薩繆瓦爾盤算著，如果加爾達在庫爾的差事一切正常的話，應該會在兩天內趕上他們。在此之前，薩繆瓦爾從來沒惦記過牛頭人，但現在他甚至有點迫不及待地想見到加爾達︱︱

﹁大人！讓隊伍停下來！﹂一名偵察兵高喊。

薩繆瓦爾示意隊伍停在原地，然後走到偵察兵身邊。

﹁什麼事？﹂隊長問。﹁食人魔？﹂

﹁不，大人。﹂偵察兵向他敬禮。﹁有個瞎眼乞丐擋在前面的路上。﹂

薩繆瓦爾惱怒起來。﹁你讓隊伍停下來就只為了一個該死的乞丐？﹂

﹁呃，大人。﹂偵察兵不大自在地說。﹁因為他擋在路上。﹂

﹁那就把他推到一邊去啊！﹂薩繆瓦爾大為光火。

﹁他看起來有點奇怪，大人。﹂偵察兵不安地說。﹁他不是普通乞丐。我想您應該去和他談談，大人。他說︱︱他在等米娜。﹂士兵的雙眼瞪得滾圓。

薩繆瓦爾撫摸著下巴。他對米娜聲名遠播並不驚訝，但他們的行軍路線這麼早就洩露出去卻令他大為吃驚，這可不是什麼好消息。

﹁我來處理這件事。﹂說罷，他獨自向前走去。薩繆瓦爾準備好好盤問這個乞丐一番，看看他還知道些什麼別的，以及消息來自何處。最好能在米娜聽說這件事之前先把他處理掉。

他還沒邁出三步，就聽到米娜在背後叫他。

﹁薩繆瓦爾隊長，﹂她騎著狐火趕上前來。﹁出了什麼事？為什麼都停下來了？﹂

薩繆瓦爾想說前方的道路被一塊大石頭堵死，但他還沒來得及開口，偵察兵已經嚷嚷著抖出了實情，他的大嗓鬥讓隊伍裡所有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米娜！前頭有個瞎眼乞丐。他說他在等您。﹂

士兵們都滿意地點點頭，認為米娜如此受人關注完全合情合理。一群笨蛋！他們還以為自己在捷列克城的大街上遊行！

薩繆瓦爾幾乎可以看到，他們將要經過的每個小村莊裡都擠滿了瘟疫患者和殘疾人，乞求米娜妙手回春。

﹁隊長，﹂米娜說。﹁把那個人帶到我面前。﹂

薩繆瓦爾走到她的馬鐙前。﹁請聽我說幾句，米娜。﹂他爭辯道。﹁我知道您是出於好意。但如果您每碰到一個可憐蟲就停下來醫治他，我們就只來得及到西瓦那斯提去和精靈們一同慶祝新年了。那樣還算走運的！更糟的是，我們每耽誤一點時間，食人魔就能糾集更多力量來對抗我們。﹂

﹁這個人專門來找我，我應該見見他。﹂米娜說著從馬上跳下來。﹁我們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士兵們正好可以休息一下。羅洛夫，那人在哪裡？﹂

﹁他在前面，﹂偵察兵指給她看。﹁大概半里路外。在山頂上。﹂

﹁薩繆瓦爾，跟我來。﹂米娜說。﹁其他人在此待命。﹂

薩繆瓦爾很遠就看到那人的身影。他們腳下的路順著一個個小土丘起起伏伏。正如偵察兵所說的，乞丐就坐在其中一個山丘上等他們。他靠在一塊大石頭上，手裡拄著一根探棒。當聽到他們的腳步聲時，他站起身來，緩緩地將無神的雙眼轉向他們。

這人比隊長預料中要年輕。他的披肩長髮在晨光下閃耀著銀色光澤。他的面孔很光滑，看起來很年輕，也許曾經還很英俊。他身上的淡灰色長袍由於旅途奔波而顯得破舊，很多地方都脫線了，但仍然相當乾淨。這些細節是薩繆瓦爾事後才想起來的，因為他現在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讓那個人破相的可怕傷疤上。

疤痕看起來像是燒傷的印記。他腦袋上靠右側的頭髮都被燒光了。傷疤從他的右頰橫貫到下顎左方。他的右眼窩上綁著一塊破布。薩繆瓦爾疑惑那隻眼睛是否還在，也許它已經被燒焦皮肉和燒光頭髮的高熱徹底融化。左眼還殘留著，但裡面暗淡無光，看起來毫無用處。這道可怕的傷口相當新，看起來是不到一個月前留下的。他的傷口一定疼得要命，但這並沒有在他的臉上表現出來。他默默地坐在那裡，等候他們的到來。儘管他看不見米娜，他的臉卻朝她轉過來。他一定是從薩繆瓦爾的沉重腳步聲中分辨出她的輕盈步伐。

米娜忽然停下腳步。僅僅是片刻而已，卻已經足以讓薩繆瓦爾看到她的臉色僵硬起來，似乎她感覺很吃驚。然後她聳聳肩，繼續走向乞丐。薩繆瓦爾手握劍柄跟隨在她身後。儘管那人是個瞎子，薩繆瓦爾仍舊感覺到他是個威脅。像偵察兵說的那樣，這名盲丐看起來有些不尋常。

﹁看來妳認識我。﹂那人說。他的瞎眼直直地盯著她頭頂上方。

﹁是的，我認識你。﹂她回答。

薩繆瓦爾發覺要直視乞丐的可怖傷口相當困難。黃膿從破布底下不斷滲出，燒傷處周圍的皮膚腫脹發炎，呈現一片火紅，還可以聞到壞死肌肉的腐臭味。

﹁你怎麼變成這樣？﹂米娜問。

﹁風暴之夜。﹂他回答。

她點點頭，似乎已經預料到答案。﹁為什麼你要走進暴風雨裡？﹂

﹁我聽見一個聲音，﹂他答道。﹁我想去看看。﹂

﹁唯一真神的聲音。﹂米娜說。

乞丐不大相信地搖搖頭。﹁我能在狂風和驚雷的咆哮聲中聽見這個聲音，但我聽不清楚它在說什麼。我在風雨中摸索前行，想要搜尋這個聲音。我認為自己已經很接近它的源頭。我幾乎就在奈拉卡裡，這時一道閃電打在我身上。以後的事我就記不得了。﹂

﹁你借用人形，﹂她唐突地說。﹁為什麼？﹂

﹁妳能怪我嗎，米娜？﹂他的聲音中流露出幾分悲哀。﹁我被迫行走在敵人的土地上。﹂他揮動手杖示意。﹁這是我現在唯一能採用的旅行手段︱︱用兩條腿走路，靠拐杖指引方向。﹂

﹁米娜，﹂薩繆瓦爾開口說道，但眼睛仍然盯著瞎子。﹁我們今天還有好多路要走。您說句話，我就將這傢伙從道路上和世界中清理掉。﹂

﹁放輕鬆，隊長。﹂米娜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平靜地說。﹁他是個老朋友。我只要再花幾分鐘。你怎麼找到我的？﹂她問瞎子。

﹁無論我走到哪裡，我都能聽見人們傳頌妳的事蹟。﹂乞丐回答道。﹁我知道名字，我辨認出描述中的特徵。還會有另一個長著琥珀色眼睛的米娜嗎？我對自己說，不，只有一個︱︱數年前被沖到斯克西海岸邊的孤兒。金月收養了這個孤女，她贏得了首席大師的心。她為妳難過，米娜。這三年來她一直為妳難過，以為妳死了。妳為什麼要從她和我們那麼多喜愛妳的人身邊離開呢？﹂

﹁因為她不能回答我的疑問。﹂米娜答道。﹁你們誰都不能。﹂

﹁那妳有沒有找到答案，米娜？﹂那個人的聲音變得嚴厲起來。

﹁我找到了。﹂她堅定地說。

乞丐搖搖頭。他沒有動怒，只是一臉悲傷。

﹁我能醫治你。﹂米娜主動說。她張開雙手，向他跨近一步。

乞丐迅速向後退去，同時用雙手握住木杖，將它橫在身前。

﹁不！﹂他喊道。﹁雖然我的傷口很疼，但這只是肉體上的疼痛。它不像妳的所謂醫療，把痛苦強加在我的靈魂中。儘管我行走在黑暗中，它卻遠不如妳所陷入的黑暗，米娜。﹂

她平靜地朝他微笑。

﹁你聽見了那個聲音，索羅密拉斯紐斯︵註１︶。﹂她說。﹁它還在你耳邊迴響，不是嗎？﹂

他沒有回答，只是慢慢放低手中的木杖凝視著她。過了許久，薩繆瓦爾不禁懷疑，他能透過那乳白色的眼睛看見東西。

﹁不是嗎？﹂她緊盯不放。

突然，那人怒氣沖沖地轉身就走。他拄著木杖離開道路，鑽進樹林中。木杖的末端在樹叢中亂揮，粗魯地敲打在樹幹上。他用手摸索著蹣跚而去。

﹁我不相信他。﹂薩繆瓦爾說。﹁他身上有股索蘭尼亞騎士的臭味。讓我去宰了他。﹂

米娜轉身離去。﹁你無法傷牠一根汗毛，隊長。牠看上去很虛弱，其實不然。﹂

﹁那他是什麼？法師？﹂薩繆瓦爾冷笑著問。

﹁不，牠比任何法師都強大得多。﹂米娜回答。﹁牠的真身是一條銀龍，大多數人叫牠﹃明鏡﹄。牠是光明城堡的守護者。﹂

﹁一條龍！﹂薩繆瓦爾呆楞在原地。他向樹林中望去，卻再也看不見盲眼乞丐，這讓他更為焦急。﹁米娜，﹂他急切地說。﹁讓我帶一隊人去收拾牠！牠肯定準備把我們全都殺光！﹂

米娜看到薩繆瓦爾的恐懼神情，不禁笑了出來。﹁我們很安全，隊長。命令大家重新上路。前方的道路已經暢通。明鏡不會打擾我們。﹂

﹁為什麼不會？﹂薩繆瓦爾帶著懷疑，皺著眉頭問。

﹁因為許多年前，光明城堡的首席大師金月每晚都為我梳頭髮。﹂米娜輕柔地說。

她伸出手，指尖緩緩撫過自己理成平頭的短髮。

︻註︼

１　銀龍明鏡的名字。

## １︱２０背叛

對傑拉德來說，等待出發的日子過得很愉快。太后的家是座祥和寧靜的避難所，每個房間都綠意盎然，種滿了奇花異草。潺潺水聲讓人心曠神怡。時光旅行裝置並不在他手裡，然而他卻感覺時間凝滯於此。白晝融入黃昏，黃昏融入黑夜，黑夜再回到白晝，看起來沒人注意到時光在一天天流逝。精靈們的生活中沒有沙漏的轉動，至少傑拉德這麼想。就在他們要離去的當天下午，他被猛拉回嚴峻的現實中。當他在花園裡散步時，偶然瞥見陽光反射在閃亮的黑色甲胄上。

奈拉卡騎士站在很遠的地方，但他監視這幢房子的用意極為明顯。傑拉德溜回房裡、心中平和的田園幻想被擊得粉碎。他緊張地等待著奈拉卡騎士來敲門。但幾個小時過去，並沒有人來煩擾他們。他最後終於確信自己沒有被人發現。在此之後，他就小心翼翼地不再出去，直到夜幕降臨、他們動身離開為止。

這幾天傑拉德很少見到帕林‧馬哲理，而他也不覺得有什麼遺憾。帕林對太后全家人都很粗魯，這讓傑拉德很看不下去。但他最反感的還是法師對羅拉娜的冒犯。傑拉德想為此找點理由。騎士提醒自己，帕林‧馬哲理受了很多苦。但法師的陰沉舉止已經在明媚的陽光上投下一道暗影。甚至連兩名精靈僕役也得躡手躡腳地走路，深怕弄出點什麼聲音惹來法師毫無理性的狂怒。當傑拉德向羅拉娜提起這件事，並對人類的粗野天性評頭論足一番時，她只是笑著勸他要有點耐心。

﹁我曾經也當過囚犯，﹂說著，她的目光被回憶籠上一層陰雲。﹁一名黑暗之后的俘虜。除非你也當過囚犯；除非你曾被關在黑暗中獨自承受痛苦和恐懼，否則我不相信你能瞭解。﹂

傑拉德接受了這份溫和的責備，此後也就不再多言。

他也很少見到坎德人，騎士對此簡直感激不盡。帕林‧馬哲理經常把自己和泰索何夫關在小屋裡好幾個鐘頭，要坎德人一遍遍地回憶他的荒唐故事中的每個細節。就連最殘酷的奈拉卡刑罰也不能與忍受坎德人數小時的尖聲嚷嚷相提並論。

他們起身離開奎靈那斯提的晚上來臨了︱︱實在來得太快。外面的世界，人類的世界，看起來就是個紛繁嘈雜、貪得無厭、骯髒污穢的地方。傑拉德很遺憾將要回到那裡。他開始理解，為什麼精靈們討厭離開自己美麗恬靜的故土。

他們的精靈嚮導站在一旁等待，羅拉娜親吻了泰斯。坎德人覺得鼻子發酸，但他在整個三分鐘內硬是沉默不語。然後她優雅地感謝傑拉德的相助，伸出手讓他親吻，他也帶著敬意和真誠的惋惜這麼做了。最後她與帕林道別。法師對她仍舊十分冷淡，把臉轉向一旁，顯然迫不及待地要離開。

﹁我的朋友，﹂她說著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我確信自己知道你的某些想法。﹂

這句話讓帕林皺起雙眉，輕輕搖了搖頭。

羅拉娜繼續說道。﹁小心，帕林。凡事要三思而行。﹂

他沒回答，而是遵照精靈習俗向老友吻別。他相當草率地告訴她別擔憂，他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當傑拉德跟隨他們的精靈嚮導走入夜幕中時，他又一次回頭眺望山崖上的房子。它的燈火就像繁星般明亮；然而，它們也像繁星般渺小，不足以將白晝帶進沉沉夜色中。

﹁然而，如果沒有黑暗，﹂帕林突然開口說。﹁我們將永遠不會體驗到星星的存在。﹂

你就是這麼為邪惡辯解的，傑拉德心想。他沒有開口爭辯，帕林此後也不再說話。不過，法師鬱鬱寡歡的沉默卻被泰索何夫給打破了。

﹁一個被詛咒的坎德人應該安靜一點。﹂傑拉德咕噥道。

﹁詛咒並沒有落到我的舌頭上，﹂泰索何夫指出。﹁它落在我腸胃裡，讓它們攪動不停。你曾受過這種詛咒嗎？﹂

﹁是的，當我看到你的那一瞬間。﹂傑拉德回敬道。

﹁你們發出的噪音足以驚醒一個喝醉酒的溪谷矮人！﹂他們的精靈嚮導光火地用通用語說。傑拉德分不清他到底是卡林達斯還是凱勒文卓斯。他從來沒辦法分辨這兩兄弟。他們像雙胞胎一樣，儘管其中一人比較年長，至少別人是這麼告訴他的。他們的精靈名字都以同一個聲母開頭，更讓他迷糊了。他也許可以問帕林，但法師不願說話，看起來還沉浸在自己的陰暗念頭裡。

﹁坎德人的喋喋不休與您的甲胄叮噹聲相比就像是鳥兒在歌唱，騎士閣下。﹂精靈補充道。﹁即使您全身赤裸也不會有多大差別。你們人類吸口氣都要弄出點聲音。我能在一里外聽見您的呼吸喘氣聲。﹂

﹁我們已經在這片森林裡走了好幾個小時。﹂傑拉德回應道。﹁我們離目的地不遠了嗎？﹂

﹁相當近。﹂精靈回答。﹁你們要與獅鷲獸會面的空地就在這條路的盡頭。如果您有精靈的視力，在這裡就能看見它。實際上，如果你們想休息，這裡是個不錯的地方。我們應該盡可能保持隱蔽。﹂

﹁別急，我哪裡也不去。﹂傑拉德感激地說。他丟下背包，坐在一棵高大的白楊樹下，背靠著樹幹，閉上眼睛伸直雙腿。﹁到早上還有多少時間？﹂

﹁一個小時。現在我必須離開你們一會兒，獵捕一些動物。我們應該替獅鷲獸準備點鮮肉。牠們飛了這麼長距離後一定很餓，應該會感激這份好意。只要別到處亂跑，你們在這裡很安全。﹂精靈嘴裡說著，目光一直沒離開坎德人。

﹁我們不會有事的。﹂帕林說了幾個小時以來的第一句話。他並沒有坐下來，而是在樹叢中煩躁不安地踱步。﹁不，泰斯。你就跟我們一起待在這裡。裝置在哪裡？還在你身上嗎？不，不要拿出來。我只想知道它仍然安全。﹂

﹁噢，它很安全，﹂坎德人說。﹁它不可能不安全。你懂我的意思。﹂

﹁真該死地選了個打獵的好時間。﹂傑拉德望著精靈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評論道。

﹁他離開是遵照我的命令。﹂帕林說。﹁獅鷲獸填飽肚子後脾氣會好得多，我們的旅途也會更加安全。我就遇過一頭獅鷲獸，牠認為填飽自己的空肚皮要比保證騎手的安全更重要。結果牠一看到地面上有頭鹿就俯衝下去，我一點辦法也沒有，只好心驚膽戰地抓住牠。還好，我們都活下來了，包括那頭鹿。牠聽見我的叫喊便一頭衝進樹林裡。不過獅鷲獸卻非常惱火，拒絕繼續載我前進。從那次起，我總是會帶來一份食物當禮物。﹂

﹁那麼精靈為什麼不在我們來之前準備好，非得要現在去打獵？﹂

﹁也許是因為他不想肩上扛著一頭鹿的屍體走這麼多路。﹂帕林譏諷地說。﹁你要知道，剛屠宰的鮮肉味會讓很多精靈感到噁心。﹂

傑拉德不再開口，害怕自己又多嘴。從法師的語氣來看，帕林把騎士當成一個白癡。也許他不是這個意思，但傑拉德卻是這麼感覺的。

﹁順便說一句，傑拉德爵士。﹂帕林生硬地說。﹁我希望你知道，你已經完成我父親遺願中有關你的那個部份。從現在開始，這件事由我接管。你不必再操心了。﹂

﹁如您所願，閣下。﹂傑拉德回敬道。

﹁我要感謝你所做的一切。﹂過了一會兒，帕林說。那個短暫的停頓讓氣氛顯得寒氣逼人，簡直能讓仲夏日飄起白雪。﹁你冒著生命危險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相當大。﹂他輕聲重複道。﹁我會建議沃倫爵士表彰你。﹂

﹁謝謝您，閣下。﹂傑拉德說。﹁但我只是在對您父親盡義務。他是個令我非常敬佩的人。﹂

﹁他的兒子則恰恰相反，是嗎？﹂帕林問。他轉過身去，低著頭走了幾步，雙手環抱在他的黑袍上，顯然他認為這場對話已經結束。

泰索何夫坐在傑拉德身旁。由於一個坎德人的手實在閒不下來，因此他把新衣服裡的口袋全翻遍。這件五顏六色的花衣服是羅拉娜應他的請求縫製的，傑拉德一看到它就覺得眼花撩亂。在彎月和點點繁星的輝光下，泰斯整理著他從羅拉娜家裡撿來的各種有趣玩意兒。

毫無疑問，想到能把法師和坎德人扔在索拉斯了事，傑拉德感到很開心。

他們頭頂的天空漸漸變亮，眾星隱去，月色暗淡，但精靈還沒回來。

梅丹元帥和他的護衛在破曉前一小時趕到精靈指定的會合地點。他和兩名隨行騎士緩緩策馬而行。梅丹沒有下馬。據說造反的精靈們就在這片森林裡活動。他凝視著暗影和紛亂的迷霧，心想，這裡可真是個伏擊的好地方。

﹁副指揮官，﹂梅丹說。﹁去看看能否找到我們的間諜，他說會在那裡的三塊白石下等我們。﹂

副將翻身下馬。他手握劍柄，劍抽出一半，然後緩慢向前走去，盡可能不弄出聲音。他除了胸甲外沒有披掛其他鎧甲。

元帥的坐騎很不安分，牠噴著鼻息，喘著大氣，耳朵抖動著。梅丹拍拍馬頸。﹁怎麼啦，馬兒？﹂他輕聲問。﹁那裡有什麼東西？﹂

副將消失在陰影裡，等他再出現時，成了走在三塊白色巨石背景前的黑暗人形。梅丹能聽見他急促的竊竊私語，但他聽不到任何回話。他確定那裡有人在回答，因為副將點了點頭便走回來報告。

﹁叛徒間諜說，那三個人離這裡不遠。他們就在一處空地等待獅鷲獸。他會帶我們過去。他說我們應當步行，因為馬匹的聲音太大。﹂

元帥跳下馬，放下韁繩，對坐騎說了句命令。除非接到命令，不然馬兒會一直留在原地不動。另一名騎士也翻身下馬，然後從鞍座上取走一把短弓和一袋羽箭。

梅丹和護衛們在森林中躡蹤而行。

﹁看看我墮落到了什麼地步。﹂梅丹自言自語道。他撥開樹枝，小心翼翼地在灌木叢中踩下每一步。他只能隱約看清身前的人。只有那三塊白色巖石非常醒目，而它們有時候也會被陰森森的霧氣給遮蔽。﹁像個該死的賊一樣半夜裡在樹林間摸來摸去。倚仗一個為幾把鋼幣就能不假思索出賣主人的精靈。這是為什麼？為了伏擊一名該死的法師？﹂

﹁您在說什麼，大人？﹂副官輕聲問道。

﹁嗯，﹂梅丹回答。﹁我說，我寧願光榮地戰死在沙場上，被標槍刺穿心臟，而不是在此時此地幹這種勾當。副指揮官，你呢？﹂

﹁大人？﹂副官一頭霧水地瞪著他，不知道元帥在說什麼。

﹁別介意，﹂梅丹咬牙切齒地說。﹁走你的路就是了。﹂他說著揮揮手。

精靈間諜的灰白面孔在黑暗中一閃而過。他舉起一隻沒有血色的手，示意梅丹到自己身邊來。元帥板著臉向他走近幾步。

﹁好吧，他們在哪裡？﹂梅丹不肯說出精靈的名字。在他看來，這個精靈不配有名字。

﹁那裡！﹂精靈指了指。﹁在那棵樹下。您從這裡看不到他們，但大約一百步前有片空地，他們計劃在那裡與獅鷲獸會合。﹂

黎明將至，天色逐漸變灰。起初梅丹什麼也看不見，隨後迷霧向兩旁分開，露出三個朦朧的影子。其中一人看起來身披黑色甲胄。儘管梅丹看不清楚，他卻能聽見甲胄吱嘎作響。

﹁大人，﹂間諜忐忑不安地說。﹁您還需要我嗎？要不然我該走了。我再不回去會讓他們起疑。﹂

﹁走吧，愈快愈好。﹂梅丹說。

精靈無聲地溜進樹叢中。

元帥示意持弓騎士上前。

﹁記住，龍希望抓活的。﹂梅丹說。﹁瞄高一點，射得他們走不到路就行了。聽我的命令，不要擅自放箭。﹂

騎士點點頭，在灌木叢中站好位置。他將一枝箭搭在弓弦上，然後望著元帥。

梅丹仍在觀望。

傑拉德聽到一陣拍打聲，似乎來自某種巨大的翅膀。他以前從沒見過獅鷲獸，但這聲音聽起來就像一頭獅鷲獸該有的聲音。他一躍而起。

﹁什麼事？﹂帕林抬起頭，被騎士突然的舉動嚇了一跳。

﹁我想我聽見獅鷲獸的聲音了，閣下。﹂傑拉德回答。

帕林掀起兜帽，以便聽得更清楚些。他向空地望去。他們還看不見獅鷲獸的身影。那頭野獸還盤旋在樹頂上，但牠的翅膀呼呼生風，已經開始捲起地上的枯葉和灰塵。

﹁哪裡？哪裡？﹂泰索何夫急忙收拾好他所有的值錢玩意，隨手胡亂塞到任何能塞進去的地方。

獅鷲獸出現在他們的視線中，大翅膀已經靜止下來。牠在氣流的托動下平滑地降落。傑拉德把對法師的惱火和對坎德人的不悅拋到腦後，驚嘆於眼前的奇異野獸。精靈騎獅鷲獸就像人類騎馬一樣司空見慣，但很少有人類騎過獅鷲獸。獅鷲獸對人類總是不大信任，因為後者經常獵殺牠們。

他馬上就要把性命託付給一頭沒什麼理由喜歡他的野獸；傑拉德竭力不去多想這件事。他現在被迫考慮要如何騎到這些動物身上。不是騎著牠在路上走，而是要飛到空中，很高很高的空中。因此任何閃失都會讓他一頭栽向地面，死得慘不忍睹。

像面對其他棘手任務時一樣，傑拉德硬起心腸。他注意到驕傲的鷹頭和上面的白色羽毛、閃閃發亮的黑眼睛和據說能將人咬成兩半的巨喙。獅鷲獸的前腿與老鷹相似，有著能撕碎一切的利爪；牠的後腿和身體是獅子的翻版，上面覆蓋著柔軟的棕色毛皮。牠還有著一對巨大的翅膀，下面是雪白色，上面是棕色。這頭獅鷲獸至少要比傑拉德高出好幾個頭。

﹁只到了其中一隻，﹂傑拉德鎮靜地說，似乎遇見一頭獅鷲獸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至少到目前為止。精靈也不見蹤影。﹂

獅鷲獸拍打著翅膀，轉過頭來尋找牠的騎手。巨翼搧起狂風，將一絲絲晨霧吹散，抽打著樹枝。他們又等了片刻，但再沒有其他獅鷲獸出現。

﹁看來只有一頭了，閣下。﹂傑拉德說，他努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不像如釋重負。﹁您和坎德人可以先走。我來守護你們安全離開。不要為我擔心，我能自己想辦法離開奎靈那斯提。我有馬︱︱﹂

﹁胡說！﹂帕林斬釘截鐵地說。他不喜歡任何改變原定計劃的主意。﹁獅鷲獸能夠馱載我們三個人。坎德人不算什麼。﹂

﹁我也算點什麼！﹂泰索何夫生氣地聲明。

﹁閣下，我真的不在乎。﹂傑拉德開口說。

一枝飛箭射中他身旁的樹幹。另一枝從他的頭頂上呼嘯而過。傑拉德撲到地上，順手把坎德人也拉倒在地。

﹁閣下，快趴下！﹂他朝帕林高喊。

﹁精靈叛軍，﹂帕林說著瞟向陰影中。﹁他們看到你的甲胄。我們是朋友！﹂他一邊用精靈語高喊，一邊使勁地揮著手。

一枝箭劃開他的法袍袖子。他又驚又怒地盯著破洞。傑拉德猛地衝到他身邊，抓住法師，把他拉到一棵大橡樹後面。

﹁他們不是精靈，閣下！﹂他說著神色嚴峻地指向其中一枝飛箭。鋼鐵箭頭，箭桿上是黑色羽毛。﹁他們是奈拉卡騎士。﹂

﹁但你也是，﹂帕林望著傑拉德胸甲上的骷髏和死亡百合說。﹁至少對他們來說。﹂

﹁噢，他們知道得一清二楚。﹂傑拉德陰鬱地回答。﹁你也看到精靈一去不返。我想我們被人出賣了。﹂

﹁不可能︱︱﹂帕林開口說。

﹁我看見他們了！﹂泰索何夫高喊著指給他們看。﹁在那邊的樹叢裡。有三個人，都穿著黑甲。﹂

﹁你的眼睛真尖，坎德人。﹂傑拉德承認。他在暗影和晨霧中看不到任何東西。

﹁我們不能留在這裡。我們必須跑到獅鷲獸那裡去！﹂帕林說著站起身來。

傑拉德一把將他拉倒。

﹁那些弓箭手很少失手，閣下。您不可能活著跑到那裡！﹂

﹁說得對，他們不會失手，﹂帕林反唇相譏。﹁然而他們朝我們射了三箭，我們卻還活著。如果我們被人出賣的話，他們會知道我們帶著寶物！這才是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想活捉我們以便審訊。﹂他狠命抓住傑拉德的手臂，那些扭曲變形的手指將鍊甲深深嵌入騎士的皮肉中。﹁我不會將裝置拱手讓人！我不會被他們活捉！再也不會！你聽到了嗎？不會！﹂

又有兩枝箭刺中樹幹，迫使剛抬起頭想看個究竟的坎德人馬上又把頭低下去。

﹁哇！﹂他焦急地摸著自己的馬尾巴。﹁好險！我的頭髮還在嗎？﹂

傑拉德看看帕林。法師臉色蒼白，嘴唇抿在一起。羅拉娜的話迴蕩在傑拉德的腦海裡。﹃除非你也當過囚犯，否則你無法理解。﹄

﹁您去吧，閣下。您和坎德人。﹂

﹁別當傻瓜，﹂帕林說。﹁我們一起走。他們想要活捉我，我對他們有用。他們根本不需要你。你會被折磨、被殺死。﹂

在他們身後，獅鷲獸不耐煩地發出刺耳的叫聲。

﹁我不是傻瓜，閣下。﹂傑拉德盯著法師的眼睛。﹁如果您不聽我的，您就是傻瓜。我可以引開他們。我能設法保護自己，但您不能，除非您手裡還有什麼魔法？﹂

他從馬哲理蒼白凹陷的面孔上知道，法師沒有。

﹁很好，﹂傑拉德說。﹁帶著坎德人和您那件寶貝魔法裝置快走！﹂

帕林猶豫片刻，朝敵人那裡看了幾眼。他的面容枯槁而僵硬，和死屍差不多。他慢慢將手從傑拉德的手臂上抽回。﹁我竟然變成這樣，﹂他說。﹁沒用，可鄙，被迫狼狽逃竄而不是面對敵人︱︱﹂

﹁閣下，如果您要走的話，現在就走。﹂隨著清脆的聲響，傑拉德拔劍出鞘。﹁低下頭，用樹木做掩護。快走！﹂

他從藏身之地站起來，揮舞著利劍毫不猶豫地朝蹲在樹叢中的奈拉卡騎士們衝去。他高呼著向他們挑戰，吸引他們的飛箭。

帕林站起身。他放低身形，扯住泰索何夫的衣領把坎德人拉起來。﹁跟我走。﹂他命令道。

﹁那傑拉德怎麼辦？﹂泰斯向後縮去。

﹁你聽見他的話了，﹂帕林說著硬把坎德人拖向前方。﹁他能照顧自己。再說，不能被騎士們拿去寶物！﹂

﹁他們沒辦法把裝置從我身邊搶走啊！﹂泰斯抗議道，他抓住衣服想掙脫帕林的手。﹁它總會回到我手裡！﹂

﹁你死掉後就不會了。﹂帕林咬著牙吐出這句話。

泰斯突然停下腳步，轉過身來，眼睛瞪得滾圓。

﹁你︱︱你看得到附近有沒有龍嗎？﹂他不自在地問。

﹁別再拖延時間！﹂這回帕林一把抓住坎德人的手臂，拚命將他拖向樹叢外獅鷲獸站立的地方。

﹁我沒有拖延時間。我感覺噁心，﹂泰斯宣稱。﹁我想，那道詛咒又在我身上發作了。﹂

帕林對坎德人的牢騷毫不在意。他能聽見傑拉德吼叫著向敵人挑戰。另一枝箭呼嘯而過，但它落在帕林身邊一步遠的地方。他的黑袍融入森林中，現在他是個低著頭在迷霧和微光下穿行的人影。他依傑拉德的勸告盡可能讓樹幹擋在自己和敵人之間。

在他身後，帕林能聽見金鐵交鳴聲。不再有箭射來。傑拉德正與騎士們大戰。孤身一人。

帕林板著臉向前衝去，手裡還拖著老大不情願的坎德人。法師一點也不感到自豪。恐懼和羞愧刺入他的心窩，帶來任何箭傷都無法匹敵的劇痛。他偷偷向後瞟了一眼，但什麼也看不見。暗影和濃霧掩蓄了一切。

他離獅鷲獸已經很近。他就要逃離虎口。這時，他的腳步慢了下來。他猶豫著，半轉過身︱︱

一片黑暗將他吞沒。他又一次被關進灰袍們在奎靈那斯提邊界設立的監獄中。他蹲在地上一個狹窄的深坑裡，坑壁很光滑，他無法爬上去。坑頂是一道鐵柵，鐵柵上開了幾個洞，以便讓空氣流入坑中。同時流進來的還有一成不變的雨水，坑底開始積水。

他孤身一人，被迫靠自己的排泄物維生。他被迫吞下他們丟給他的任何垃圾。沒人來跟他說話。沒有警衛看守他。沒必要。他們很清楚，他已經深陷牢籠。有時候他好幾天聽不到人聲。他幾乎盼望抓到他的人可以放下梯子，把他帶上去﹁訊問﹂。

幾乎。

白熱的疼痛感在他周身灼燒。折斷他的手指，慢慢地，一根接一根，拔出他的指甲。皮帶抽打著他的背，噬咬他的皮肉，一直深入骨髓。

帕林渾身一陣戰慄。他咬住舌頭，品嚐著鮮血和胃裡泛上來的苦汁。他的臉上大汗淋漓。

﹁我很抱歉，傑拉德！﹂他氣喘吁吁地說。﹁我很抱歉！﹂

帕林抓住泰索何夫的後頸，將坎德人重重地扔到獅鷲獸的背上。

﹁抓緊點！﹂他命令坎德人。

﹁我覺得要吐出來了！﹂坎德人喊道。他坐在上面扭來扭去。﹁我們等一等傑拉德！﹂

帕林沒時間再跟坎德人嬉鬧了。﹁馬上離開！﹂他命令獅鷲獸。帕林坐到獅鷲獸背上的鞍座裡。﹁奈拉卡騎士包圍了我們。護衛在抵擋他們，但不可能撐太久。﹂

獅鷲獸用明亮的黑眼睛盯著法師。

﹁那我們要丟下他？﹂牠問。

﹁是的，﹂帕林平靜地回答。﹁丟下他。﹂

獅鷲獸沒有爭辯。牠有自己的命令要服從。人類的奇怪天性與牠無關。牠張開巨大的翅膀衝向天空，兩條有力的獅腿蹬踩在地面。牠盤旋著慢慢升高，盡量避免撞到樹。帕林凝視下方，想找到傑拉德的身影。太陽已經鑽出地平線，正在驅散迷霧，照亮每一片陰影。帕林能看見鋼鐵的閃光，聽到清脆的金屬撞擊聲。

真是奇蹟。騎士居然還活著。

帕林把頭扭向一旁，面向呼嘯而來的狂風。太陽突然從天空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聚集在地平線上翻滾不止的灰色雨雲。閃電在攪動不停的烏雲中忽隱忽現。雷聲隆隆。從雨雲中吹來的刺骨寒風吹乾了濕透他法袍的汗水和濕漉漉的頭髮。他感覺身體在微微顫抖，於是伸手將法袍緊緊裹在身上。他沒有再回頭看一眼。

獅鷲獸高高地升上樹梢，感覺氣流從翼下掠過，便猛一用力，直衝雲霄而去。

﹁帕林！﹂泰索何夫高喊，急忙扯了扯他背上的法袍。﹁有東西飛在我們後面！﹂

帕林轉身望去。

綠龍還在遠方，但正快速飛來。牠的翅膀劃破長空，腳爪緊緊貼在身上，一條綠尾巴在身後搖擺不停。牠不是碧雷。這是碧雷的奴才，出來為牠效勞。

當然，牠不相信奈拉卡騎士會乖乖地將這份寶貝拱手奉上。牠要派一個同族來搶奪。帕林趴在獅鷲獸的肩上。

﹁一頭龍！﹂他喊道。﹁在我們東邊！﹂

﹁我看到了！﹂獅鷲獸咆哮道。

帕林瞇著眼眺望綠龍。他努力不眨眼睛，以免錯過巨翼的任何一下拍擊。

﹁龍已經發現我們，﹂他報告說。﹁牠直衝我們而來。﹂

﹁抓住！﹂獅鷲獸猛地轉彎，以陡峭的角度俯衝而下。﹁我要飛到風暴雲裡去。這段路會顛簸得厲害！﹂

騰挪翻滾的雲團在地平線上築起一道灰色和紫黑色的高牆，看起來就像一座要塞，龐大而不可逾越。閃電在雲層縫隙中閃耀，像窗戶中明滅不定的火炬。雷聲震耳欲聾。

﹁我不喜歡風暴雲！﹂帕林對獅鷲獸大喊道。

﹁那你比較喜歡龍的肚皮嗎？﹂獅鷲獸質問道。﹁那頭野獸盯上了我們，我們不可能比牠飛得更快。﹂

帕林回頭望去，希望看到獅鷲獸判斷錯誤。但巨大的翅膀拍打在空氣中，龍張開了血盆大口。帕林與龍四目相對，看到牠的眼睛裡只有一個念頭，看到牠直直地注視著自己。

帕林用一隻手緊握韁繩，另一隻手抓住大喊大叫的泰斯。他伏在獅鷲獸的頸上，盡量壓低頭和身體的位置，以免被狂風從獅鷲獸背上刮走。雨點打在他臉上，一陣針刺般的疼痛。

雲層升到令人目眩的高度，夾雜著閃電的深灰色雲團，甚至要凌駕於強大的帕克塔卡斯要塞之上。帕林敬畏地抬頭仰視，他的脖子開始酸痛，但他仍然看不到雲層頂端。獅鷲獸滑翔到更近的地方。泰索何夫還在喊著什麼，但風捲走了他的說話，把它們連同他的馬尾巴遠遠地拋到後面。

帕林又回過頭。龍幾乎快追上他們。龍爪扭動不已，似乎在期盼即將到手的獵物。牠會向他們噴出致命的毒氣，然後用巨爪將他們一把抓住，扔向大地。運氣好的話，他們會當場摔死。龍會吃掉獅鷲獸，然後悠閒地將他們撕成碎片，從遺骸裡搜出裝置。

帕林避開牠的眼神，直盯著前方的雨雲。他催促獅鷲獸飛得再快一點。

雲層堡壘矗立在他們面前。一道閃電令他目眩神迷。雷聲轟鳴，聽起來就像粗大的繩索在牽動一個巨型齒輪。一片密實的烏雲突然向兩邊分開，露出一條被閃電照亮的黑暗通道，它的四周豪雨如注。

獅鷲獸一頭衝進雲團中，豆大的雨點像鞭子般打在他們身上，將他們淋得濕透。帕林將雨水從眼眶中抹去，張大嘴巴盯著前方。一排排鉛灰色的雲團從斑駁的灰色基礎中升起，它們頂上是一層劇烈翻滾的黑雲。

雲團籠罩住他們，包覆在他們周身。帕林在一片灰濛濛之中什麼也看不見，甚至看不見獅鷲獸的頭。閃電在他身邊隆隆作響。他能聞到硫磺味。驚雷突然炸裂，差點讓他的心臟停止跳動。

獅鷲獸在雲層中曲折穿行，時而爬升，時而俯衝，時而盤旋翻騰。雨幕像銀色織錦掛在空中，一次又一次將他們淋個濕透。帕林看不到巨龍，但能聽到牠發出號角般刺耳的怒吼，拚命想要找到他們。

獅鷲獸離開像地下洞穴般曲折的風暴雲堡壘，飛入陽光下。帕林回頭望去，緊張地等待龍的出現。獅鷲獸得意地哈哈大笑。龍在雨雲深處迷失了方向。

帕林告訴自己，這件事他別無選擇，他逃跑的舉動是依邏輯行事。他必須保護魔法寶物。傑拉德幾乎是命令自己離開。即使他留下來，也於事無補。他們會一起送命，而寶物將落入碧雷手中。

寶物安全了。傑拉德不是死了就是成了俘虜。現在什麼都救不了他。

﹁最好忘掉它，﹂帕林對自己說。﹁把它從我的腦海裡趕出去。木已成舟，無法挽回。﹂

他將心中的懊悔和罪惡感丟進一座深坑，他靈魂中的深坑，然後蓋上必要的鐵柵。

﹁大人，﹂梅丹的副將報告道。﹁騎士正獨自戰鬥。法師和坎德人已經逃之夭夭。您有何命令？﹂

﹁獨自戰鬥！﹂梅丹驚訝地回答。

索蘭尼亞騎士從一排矮樹中衝出來，揮舞寶劍，高喊索蘭尼亞戰號。梅丹元帥已經很多年沒聽見這戰號了。這情景將元帥帶到回憶中。在那些日子裡，穿著耀眼銀甲和閃亮黑甲的騎士們在戰場上彼此衝擊；雙方軍隊鏖戰不休，勇士們上前做生死決鬥，大軍的命運掌握在英雄的手中。那時候，戰士們在開始執行各自的血腥使命前都要彼此致敬。

而他梅丹，現在正蹲在草叢裡，安全地躲在一棵大樹後，像打鳥般朝一個山窮水盡的法師和一個坎德人放箭。

﹁我還能墮落得更深嗎？﹂他喃喃道。

弓箭手又搭上一枝箭。法師已經從他的視線中消失，因此他把目標轉向騎士，瞄準他的大腿，試圖將他射倒。

﹁住手！﹂梅丹把手放在弓箭手的手臂上，阻止他這麼做。

副將環視四周。﹁大人？您的命令是？﹂

索蘭尼亞騎士繼續向他們靠近。法師和坎德人已經跑到射程外，消失在樹叢和迷霧中。

﹁大人，我們是否該去追他們？﹂副將問。

﹁不用了。﹂梅丹回答。他看到副將的表情一陣疑惑。

﹁但我們被命令要︱︱﹂他壯著膽子說。

﹁我知道我們有命令。﹂梅丹打斷他的話。﹁當你在歌曲中被人傳頌時，你希望是成為公平決鬥的騎士，還是希望作為偷襲坎德人和老法師的殺手？﹂

副將顯然不想出現在任何歌曲中。﹁我們有命令在身。﹂他堅持道。

這個沒腦子的白癡！梅丹對他怒目而視。

﹁你已經接到命令，副指揮官。不要讓我再重複一遍。﹂

森林又暗淡下來。旭日帶來的光輝和溫暖都被暴雨雲一筆勾銷。雷聲在遠方轟鳴，幾滴雨點落在他們頭上。坎德人和法師不知去向。他們正坐在獅鷲獸背上離開奎靈那斯提，離開羅拉娜。現在，如果夠好運的話，他能掩飾住她與法師之間的來往。

﹁去和騎士對戰，﹂梅丹說著揮了揮手。﹁他向你發出挑戰。去和他戰鬥。﹂

副將拔劍起身。弓箭手放下短弓。他手裡握著一把匕首，準備在副將從正面發起攻擊時從後方偷襲騎士。

﹁單打獨鬥。﹂梅丹補充道。他一把將弓箭手拉回來。﹁一對一，副指揮官。﹂

﹁大人？﹂副將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回過頭，看看元帥是否在開玩笑。

副將在當上騎士前是什麼人？傭兵？盜賊？土匪？好吧，今天他將學到有關榮譽是什麼。

副將悶悶不樂地與同伴交換了個眼神，然後無精打采地上前迎接索蘭尼亞騎士山呼海嘯般的衝擊。梅丹站起身來。雙手抱胸，靠在一塊白色巨石上觀看這場對決。

副將是個虎背熊腰的魁梧大漢。他更習慣在格鬥中倚仗力量，而不是靈巧的動作。他的作戰方式是朝對手胡劈亂砍一通，希望能僥倖擊中敵人的弱點，或者利用蠻力壓倒對手。

副將像咆哮的野牛般向前衝去，不顧一切揮出巨劍，恨不得將對手吞下。索蘭尼亞騎士格擋住這一劍，金鐵交鳴，火星四射。副將繼續使勁，將交錯在一起的寶劍向下壓去，想把對手擊倒在地。索蘭尼亞騎士在蠻力方面不是對手，他也認清了這點，於是改變戰術。他後退幾步，故意露出個破綻。

副將果然中計。他撲上前去，揮劍便砍，想迅速了結對方。他成功地劈中騎士的左上臂。利刃穿透皮甲，在騎士的手臂上留下一道流血不止的巨大創傷。

索蘭尼亞騎士面不改色地承受這一擊。他穩穩地站在原地，留心對手的動作，隨後冷靜地將劍刺入副將的下腹。

副將手中巨劍落地。隨著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吼，他彎下腰去，摀住肚子，拚命要把肚腸塞回體內。索蘭尼亞騎士抽回寶劍。鮮血從副將的口中噴湧而出，他翻身倒在地上。

見此情景，弓箭手抓起短弓，趁梅丹還來不及制止，朝索蘭尼亞騎士射去一箭。飛箭深深埋入騎士的大腿中。他痛苦地高喊一聲，失去平衡，踉蹌起來。

﹁你這個怯懦的混蛋！﹂梅丹咒罵了一句，搶過他的短弓，將它在石頭上砸個粉碎。

於是，弓箭手拔劍出鞘，跑過去迎戰受傷的索蘭尼亞騎士。梅丹本想制止，但他又好奇地想看看索蘭尼亞騎士如何對付這個新挑戰。他平心靜氣地觀望著這場多年未見的光榮決鬥。

弓箭手是名短小精悍的人，比笨頭笨腦的副將要靈巧些。他毫不著急地用短劍的刺擊試探對手，想找出弱點或者將他累垮。他朝索蘭尼亞騎士升起的面罩下劃了一刀，傷口並不嚴重，但一直在流血，流到騎士的眼睛裡，讓他彷彿變成半個瞎子。索蘭尼亞騎士眨眨眼睛，繼續戰鬥。他瘸著腿，流血不止。每次他需要把身體壓在傷腿上時，都會痛得面目扭曲。箭桿仍舊刺在他的大腿裡，他沒有工夫將它拔出來。現在他轉而採取攻勢。他需要盡快結束這場纏鬥，要不然他快沒力氣繼續打下去了。

閃電照亮天際，雨愈下愈大。兩人在副將的屍首旁苦戰不休。索蘭尼亞騎士的寶劍左劈右砍，上下翻飛，像條憤怒的毒蛇無處不在。現在輪到弓箭手不斷騰挪躲閃，盡其所能地不讓蛇牙咬中自己。

﹁打得好，索蘭尼亞騎士。﹂梅丹不只一次地自言自語。他很滿意能欣賞到如此高超的武藝和精妙的招式。

弓箭手在被雨水淋濕的草地上滑了一下。索蘭尼亞騎士邁動傷腿撲上前去，將劍送入對手胸中。弓箭手頹然倒地，索蘭尼亞騎士也跪倒在草地上，大口喘息著。

梅丹離開背後的巨石，走到空地中。索蘭尼亞騎士聽到他的腳步聲，發出一聲痛苦的嘶吼，掙扎著站起來。他的傷腿已經使不上力了，他於是蹣跚地走到一棵樹旁，靠在樹幹上舉起他的劍。他看到死亡在逼近，他知道自己贏不了這場最後的決戰，但至少他能站直，而不是跪在地上死去。

﹁我本來以為騎士精神的火焰已然熄滅，但它看起來仍在一個人心中熊熊燃燒。﹂說著，梅丹面向索蘭尼亞騎士。元帥把手按在劍柄上，但並沒有抽出劍來。

索蘭尼亞騎士的臉上沾滿鮮血。他用一雙懾人心魄的藍眸打量著梅丹。他的眼神裡沒有希望，但也沒有恐懼。

他等待梅丹出手攻擊。

大雨如注，滿地泥濘。元帥叉開腿，站在兩名死去的部下身邊等待著。

索蘭尼亞騎士臉上的桀驁不馴開始動搖。他突然意識到梅丹在做什麼，意識到他在等自己倒下，等著將自己生擒活捉。

﹁快動手，你這該死的傢伙！﹂索蘭尼亞騎士跌跌撞撞地衝上前來，揮出一劍。

梅丹向旁邊一閃。

索蘭尼亞騎士一時疏忽將他的體重壓在傷腿上。那條腿癱軟下來。他失去平衡，摔倒在地上。即使如此，他還做了最後一次努力想要站起來。但他太虛弱了，失血過多。他閉上眼睛，撲倒在敵人們的屍體旁。

梅丹將騎士翻過身來，把手放在騎士的大腿上，然後握住箭柄將它一把抽出。騎士痛苦地呻吟著，但沒有恢復神智。梅丹脫下他的斗篷，用劍將它割成布條，做成簡易止血帶綁在傷口上。隨後他把騎士裹在斗篷的剩餘部份裡。

﹁你流了很多血。﹂梅丹說著收劍回鞘。﹁但你還年輕，身體強壯。讓我們看看醫士們能為你做什麼。﹂

梅丹牽來兩名部下的馬匹，將他們的屍體不大合禮儀地丟在鞍座上，並緊緊固定住。隨後元帥向他自己的坐騎吹了個口哨。那牲畜一路小跑地回應主人的召喚，靜靜地來到他身邊。

梅丹將受傷的騎士扛到鞍座上。他又檢查了一遍傷口，滿意地發現止血帶已經起了作用。他略微放鬆一點繃帶，不想完全阻斷血液流動。然後他跨上馬，坐在騎士身後，用手臂摟住他，動作輕柔而不失穩定地讓他趴在鞍座上。他握住另外兩匹馬的韁繩，將牠們牽在身後，開始踏上回奎靈諾斯的漫長道路。

## １︱２１時光旅行裝置

這次狂野的飛行從逃離龍口的可怕經歷開始，卻在蔚藍天空和明媚陽光下結束。飛行花費了比以往更多的時間，因為獅鷲獸一度被大風暴吹離航向。為了獵食一頭野鹿，牠降落在卡若理山脈的荒野裡。帕林對這一拖延煩躁不已，但無論他如何威逼利誘，也無法讓那頭野獸改變主意。吃過飯，獅鷲獸走到一旁打盹，帕林則緊緊拖著泰索何夫，不耐煩地踱來踱去。當夜幕降臨後，那畜牲又聲明不願意在夜空中飛行，於是獅鷲獸和泰索何夫倒頭便睡，留下帕林獨自一人憋著一肚子火坐等太陽升起。

次日，他們繼續上路。獅鷲獸把帕林和泰索何夫送到離法師學校舊址不遠的一處空地裡。學校的石牆仍然豎立原地，但現在只是一些被熏得焦黑的斷壁殘垣。屋頂只剩幾根孤零零的橫樑，上面滿是煙燻火烤的痕跡。世上的人們希望魔法有朝一日能重回大地。學校的塔樓對他們來說曾經是希望猶存的象徵，如今，它卻成了一堆瓦礫。巨大的爆炸將它連根拔起，轟得粉身碎骨。

帕林曾計劃重建學校，哪怕只為表示對碧雷的不屑。但當他開始失去魔法力量，感覺它如時光般逝去時，他只好放棄這個念頭。這是在白白浪費時間和人力。他最好把精力集中在搜尋第四紀元的魔法寶物上，因為這些寶物裡還留存著原有的魔力，能夠被知者所用。

﹁這是什麼地方？﹂泰索何夫說著從獅鷲獸背上爬下來，饒富興味地盯著被摧毀的石牆和上面空空的窗口。﹁它發生了什麼事？﹂

﹁沒事，別管了。﹂帕林應付說。他不想花工夫解釋一個夢想的破滅。﹁來吧！我們沒時間︱︱﹂

﹁看！﹂泰斯用手指向前方。﹁有人走過來了。我要去看看！﹂

他蹦蹦跳跳地跑開，花衣服的襟角在他身後飄動，馬尾巴在他頭上歡快地跳躍。

﹁回來︱︱﹂帕林剛開口說出兩個字，就發現自己最好閉上嘴巴。

泰斯說得對，真的有人在學校的廢墟旁走動。帕林納悶誰會這麼做。索拉斯人都把這裡當成被詛咒之地，說什麼也不會來。這人穿著長袍，帕林看到深紅色衣服在鑲金邊的白斗篷下一閃而過。當然，這可能是一個前來憑弔遺跡的學生，但帕林對此存疑。從優雅的身姿和華麗的衣服看來，他意識到這人是珍娜。

帕蘭薩斯城的珍娜女士在渾沌之戰前是一位強大的紅袍法師。這位國色天香的美人據說是黑袍達拉馬的戀人。達拉馬是雷斯林‧馬哲理的學生，也是帕蘭薩斯大法師之塔的主人。珍娜在帕蘭薩斯以經營魔法用品商店為生。她的生意在第四紀元時還算興隆，那時候，魔法是索林那瑞、努林塔瑞和努塔瑞這三位神靈賜予眾生的禮物。她販售一般的魔法材料：蝙蝠糞、蝶翼、硫磺、︵完整或者切碎的︶玫瑰葉、蜘蛛蛋，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她店裡的材料總是供應充足，而且據說擁有除了威萊斯之塔外最豐富的魔法卷軸和書籍。當然，這些都有明確標價。她的店裡特別以種類繁多的魔法寶物而著稱：戒指、護腕、寶劍、掛飾、符咒、護身符等等。這些都是放在櫃檯上公開出售的寶物。她還有其他更有價值、更危險、更強力的寶物。她把這些東西收起來，只展示給大主顧和介紹來的客人看。

當渾沌之戰來臨後，為擊敗肆虐世界的眾神之父，珍娜與達拉馬和另一位白袍法師攜手去執行一項極其危險的任務。她從未提起在那次可怕的旅途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帕林只知道當他們回來時，達拉馬受了重傷，好多個星期躺在他的塔裡，跟死神拔河。

在此期間，珍娜一直陪在他身邊，無微不至地照料他。直到有一天，她走出那座塔，再也沒有回去。當晚，帕蘭薩斯的大法師之塔被魔法爆炸摧毀。再沒有人見過達拉馬。好多年過去了，他仍舊音訊全無。最後法師公會正式宣佈他已死亡。珍娜女士的魔法用品商店重新開張，結果發現自己坐在一個金庫上。

當魔法諸神離去後，絕望的法師求助於各種方法來維持法力。他們發現第四紀元中創造的魔法寶物依舊保留著原來的力量，美中不足的是這些力量常常會出錯，引起一些無法預料的後果。一柄曾是善良屬性的魔法劍突然開始殺戮那些它應當加以保護的人；一枚隱形戒指在關鍵時刻失效，讓它的竊賊主人在聖克仙的地牢裡待了五年。沒有人知道原因。有些人說，魔法物品的不穩定是因為諸神對它們再無法施加影響。再說，魔法寶物從來都是危險多變的東西。

然而，買主們卻很願意承受風險，第四紀元的寶物很快就變得十分搶手，甚至連侏儒製作的蒸氣機械煙火放送裝置也無法與之競爭。珍娜女士的標價也隨之水漲船高。現在這位六十多歲的女人已是安塞隆大陸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儘管她的美貌已開始凋謝，但仍頗具姿色。甚至在奈拉卡騎士的統治下，她仍舊維持了自己的影響力和勢力。騎士司令官發現她很有魅力、充滿神秘感，而且相當善解人意。她毫不理會那些稱她為﹁反叛者﹂的流言蜚語，她長久以來就習慣利用爭議雙方的彼此對抗，知道如何讓極端份子和中間勢力自以為在交易中占了便宜。

珍娜女士也是安塞隆大陸上在辨識第四紀元寶物方面公認的專家。

帕林還不能立即上前去和她打招呼，因為獅鷲獸又在抱怨肚子餓。實際上牠已經貪婪地盯住坎德人，顯然把泰斯當成一份美味佳餚。帕林許諾會給牠送來一條鹿腿，這才讓獅鷲獸心滿意足。牠用嘴整理皮毛，很高興終於能抵達目的地。

帕林跑去追泰索何夫。坎德人快樂地在瓦礫堆中穿行，翻開一塊塊石頭檢查下面的東西，並大聲宣告他的發現。

珍娜在學校的廢墟上緩步走著。她有點好奇地想知道坎德人究竟發現了什麼，於是朝他走去。

泰斯抬起頭注視著女法師好長一段時間，他突然歡呼一聲，跳起來，張開手臂直奔她而去。

珍娜迅速翻開兩隻手掌。她手上的一枚戒指光芒閃爍，泰斯像撞上一堵牆似地向後摔倒。

﹁離我遠一點，坎德人。﹂她平靜地說。

﹁可是，珍娜！﹂泰斯喊道。他揉揉鼻子，又對那枚戒指起了興趣，﹁妳不認得我嗎？我是泰索何夫！泰索何夫‧柏伏特！我們在渾沌之戰中碰過面，就在帕蘭薩斯城裡。這對我來說是幾天前的事，但對妳來說大概已經過了幾十年，因為妳現在變得老多了。老多了。﹂他強調道。﹁我來過妳的魔法用品商店︱︱﹂泰斯仍在喋喋不休。

珍娜沒有把手收回去，而是饒富興味地打量著坎德人︱︱一段令人愉快的插曲。她顯然不相信他的話。

這時，珍娜聽到巖石間傳來腳步聲，連忙回過頭去。﹁帕林！﹂她對他微笑。

﹁珍娜。﹂他恭敬地鞠躬。﹁很高興妳能有空來這裡。﹂

﹁親愛的，如果你對我說的確有其事，那整個伊斯塔的財富也不能讓我卻步。請原諒我不能讓你握手，我需要讓這個坎德人老實一點。﹂

﹁旅途順利嗎？﹂

﹁漫長。﹂她轉轉眼睛。﹁我的傳送戒指，﹂她看看自己拇指上一枚鑲嵌紫水晶的大銀戒指。﹁曾經能在眨眼間把我從大陸的一端帶到另一端。現在我要花兩天時間才能從帕蘭薩斯趕到索拉斯。﹂

﹁妳跑到學校來做什麼？﹂帕林環視四周。﹁如果妳是來找寶物，那就別費心了，我們已經搶救出能找到的所有東西。﹂

珍娜搖搖頭。﹁不，我只是想出來走走。我順路去了你家，﹂她狡黠地擠擠眼睛。﹁你太太在家裡，她不怎麼高興見到我。我發覺氣氛有點冷淡，於是出來走走。﹂這次輪到她環顧四周，傷心地搖搖頭。﹁自從它被摧毀後我就沒來過。他們破壞得很徹底。你不想重建它嗎？﹂

﹁為什麼要？﹂帕林聳聳肩。他的語氣飽含苦澀。﹁如果再也沒有魔法，那還要一座法師學校做什麼？泰斯，﹂他突然說，﹁鄔霞在家。你為何不去給她個驚喜？﹂他轉過身，指著一幢幾乎隱沒在樹叢裡的大房子。﹁那裡就是我家︱︱﹂

﹁我知道！﹂泰索何夫激動地說。﹁我第一次參加卡拉蒙葬禮時就在那裡。鄔霞還像那時一樣畫好多漂亮的圖畫嗎？﹂

﹁你何不去問問她呢？﹂帕林惱火地說。

泰斯看看周圍的瓦礫，有點不知如何是好。

﹁你要是不去看她，鄔霞會很難過的。﹂帕林補充道。

﹁對，你說得對，﹂泰斯拿定了主意。﹁我不會做任何讓她難過的事。我們是好朋友。除此之外，我以後總能回到這裡。再見，珍娜！﹂他剛要伸出手，突然想起什麼。﹁謝謝妳對我施法術。已經好久沒人對我這麼做了。我真的很喜歡。﹂說完，他興高采烈地朝山下跑去。

﹁奇怪的小傢伙，﹂珍娜評論道。她盯住泰斯的背影。﹁他真像我認識的一個叫泰索何夫‧柏伏特的坎德人。你簡直就會把他當成泰索何夫。﹂

﹁正是他本人。﹂帕林說。

珍娜將目光轉向他。﹁噢，得了吧！﹂她更加仔細地注視他。﹁以失落諸神的名義，我相信你是認真的。但泰索何夫‧柏伏特死在︱︱﹂

﹁我知道！﹂帕林不耐煩地說。﹁三十多個奇怪的年頭前。或者大概是。我很抱歉，珍娜。﹂他嘆了口氣。﹁這是個漫長的夜晚。碧雷覺察寶物的存在；我們中了奈拉卡騎士的埋伏；坎德人和我僥倖撿回了命，但那個把泰斯帶來的索蘭尼亞騎士沒能逃出來；然後我們在空中遭到碧雷手下的綠龍攻擊，我們在雷雨雲中很難受地飛了很久才把牠甩掉。﹂

﹁你該去睡一會兒。﹂珍娜關切地望著他。

﹁我睡不著。﹂帕林揉揉佈滿血絲的眼睛，回應道。﹁我腦子裡亂得很，各種念頭讓我不得安寧。我們得談一談！﹂他有點狂亂地嚷道。

﹁這就是我來的原因，朋友。﹂珍娜說。﹁但你得先吃點什麼。我們去你家喝杯葡萄酒。去跟你太太打個招呼，我想她本人也剛從一段很難受的旅途中回來。﹂

帕林冷靜下來，無力地對她笑了笑。﹁是啊，妳說得對，跟往常一樣。只是︱︱﹂他停下來思考該說點什麼好。﹁他真的是泰索何夫，珍娜。我對此確信無疑。他還去過一個與現實不同的未來，在那裡巨龍們根本就不存在，世界太平無事。他還帶來了時光旅行裝置。﹂

珍娜凝視著他，似乎在確認什麼。她發現他很認真，一點也不像開玩笑，於是她的眼睛興致勃勃地瞇了起來。

﹁是的，﹂她最後說。﹁我們需要談一談。﹂她挽著他的手臂，兩人肩並肩地離開。

﹁告訴我一切，帕林。﹂她說。

馬哲理家是一幢大房子，曾屬於教授雷斯林魔法的西歐伯大師。卡拉蒙在西歐伯死後買下這幢房子，用來紀念弟弟。當帕林和鄔霞結婚時，他將房子贈與這對小夫妻，他們的孩子就在這裡出生成長，出去進行他們自己的冒險。帕林把小雷斯林曾經背誦課文的教室改成一間畫室，因為他妻子是一個在索蘭尼亞和阿班尼西亞有點名望的肖像畫家。他自己則繼續用老實驗室當研究場所。

泰索何夫告訴帕林，他曾經在參加卡拉蒙的第一次葬禮時看過這幢房子。坎德人並沒有說謊。他的確記得這幢房子︱︱它沒有變。但帕林肯定變了。

﹁我想，如果你的手指都扭曲起來的話，那肯定會給你帶來一種扭曲的人生觀。﹂泰斯坐在廚房裡，一邊喝著燕麥粥，一邊對鄔霞說。﹁這一定是原因所在。因為在卡拉蒙的第一次葬禮上，帕林的手指和他本人一樣正常。他很快樂，情緒高漲。哦，也許並不開心，畢竟可憐的卡拉蒙剛剛死去，沒人會覺得開心。但帕林內心是很開心的。因此當他的悲傷過去後，我知道他會重新開心起來。但現在他非常不快樂，甚至無法感覺到悲傷。﹂

﹁我︱︱我想大概是的。﹂鄔霞喃喃地說。

廚房很寬敞，有高高的天花板和一個巨大的石頭壁爐，爐內被經年累月的使用熏得焦黑。一隻水壺懸吊在壁爐上的一根黑鐵鍊上。鄔霞與坎德人在一張大桌前相對而坐。泰斯心想，這張桌子肯定是用來剁掉雞鴨的頭。但它洗得很乾淨，上面也沒有無頭雞的蹤影。而且現在才上午，離開飯還早的呢！

鄔霞盯著泰斯的目光與其他人一樣，似乎他長著兩顆腦袋或者像燒雞一樣壓根兒沒腦袋。自從他推開大門走進來︵起初忘了敲門︶，大聲喊叫﹁鄔霞！是我，泰斯！我還沒被巨人踩扁哪！﹂後，她就一直用這種目光盯著他看。

鄔霞‧馬哲理曾是個可愛的年輕女孩。歲月只是讓她更美了，泰斯心想。她的容顏與我頭一次來參加卡拉蒙葬禮時有點不同。她的頭髮上仍然跳躍著銀色光澤，卻顯得乾澀晦暗；眼裡依舊閃現金光，可是金光裡缺乏暖意。她看起來既憔悴又疲憊。

泰斯突然意識到，她也不快樂。這一定是傳染病，跟麻疹一樣。

﹁應該是帕林！﹂鄔霞聽到屋門開關的聲音，似乎鬆了口氣。

﹁還有珍娜。﹂泰斯咕噥著，他的嘴裡塞滿東西。

﹁是的，珍娜。﹂鄔霞重複道，語氣很冷淡。﹁你可以留在這裡，如果你想的話，呃︱︱泰斯。吃掉你的燕麥粥。鍋裡還很多。﹂

她站起身，走到廚房外。門在她身後砰的關上。泰斯吃著燕麥粥，興致勃勃地偷聽客廳中的談話。平常他不會偷聽別人談話，因為那樣不禮貌；但他們在談論他，卻又不允許他在場，這也不禮貌。因此他感覺理直氣壯。

除此之外，泰斯開始不那麼喜歡帕林了。坎德人覺得很不好受，但也沒辦法。當他們在羅拉娜家時，他跟法師一起待了好長時間，一直不停地重複他在卡拉蒙頭一次葬禮上看到的所有東西。坎德人一如既往地大肆加油添醋，這也難怪，要是沒有這些還能叫坎德人的故事嗎？很不幸地，這些加油添醋的段落並不能讓帕林高興起來，相反地卻引來他無窮的怒火。帕林常常用某種眼神盯著他，倒不是覺得他有兩個頭，而是露出一副馬上就要切開他僅有的腦袋，看看裡面究竟有些什麼的模樣。

﹁連雷斯林也不曾這樣看過我。﹂泰斯一邊用手指把燕麥粥從碗裡撥出來，一邊自言自語地說。﹁他看我的眼神有時好像要殺人，但他從沒想過要把我的五臟六腑挖出來。﹂

門外傳來鄔霞的聲音。﹁︱︱聲稱他是泰索何夫︱︱﹂

﹁他是泰索何夫，親愛的。﹂帕林回應道。﹁妳知道珍娜女士吧，鄔霞？珍娜女士要和我們一起住一陣子。妳去把客房收拾一下好嗎？﹂

長時間的寂靜，聲音像被紗布蒙住。然後響起鄔霞的聲音，聽起來像泰斯手中的燕麥粥一樣冷。﹁帕林，我能跟你去廚房談談嗎？﹂

帕林的聲音比燕麥粥更冷。﹁很抱歉，珍娜女士。﹂

泰索何夫嘆了口氣，心想自己應該裝出一副沒在偷聽的樣子。他大聲哼起歌謠，開始在儲藏室裡翻找其他可以吃的東西。

還好帕林和鄔霞都沒怎麼注意坎德人，帕林只是厲聲制止了他地獄般的噪音。

﹁她在這裡做什麼？﹂鄔霞摀著嘴追問道。

﹁我們有大事要商量。﹂帕林閃爍其詞地回答。

鄔霞緊盯著他。﹁帕林，你向我保證過，這次去奎靈那斯提是最後一次！你知道，這種尋找寶物的舉動已經變得有多危險︱︱﹂

﹁是的，親愛的，我知道。﹂帕林冷淡地打斷她的話。﹁這就是我認為妳最好離開索拉斯的原因。﹂

﹁離開！﹂鄔霞震驚地重複道。﹁我在出門三個月後才剛剛回來！在海文，你妹妹和我實際上是囚犯。你知道嗎？﹂

﹁是的，我知道︱︱﹂

﹁你知道！而你卻隻字不提？你一點也不著急？你也不問問我們怎麼逃︱︱﹂

﹁親愛的，我沒時間︱︱﹂

﹁我們甚至來不及回來參加你父親的葬禮！﹂鄔霞繼續說道。﹁後來是因為我同意幫行政官的老婆畫像，他們才允許我們離開。她的尊容能讓一隻大地精嚇得睡不著覺。現在你又要我離開︱︱﹂

﹁這是為了妳的安全。﹂

﹁那你自己的安全呢？﹂她質問道。

﹁我能照顧自己。﹂

﹁你能嗎，帕林？﹂鄔霞問，她的聲音突然溫柔起來。她伸出手，想抓住他的手。

﹁是的。﹂他猛地縮回扭曲的手，把它們藏到法袍的袖口裡。

泰索何夫感覺很不舒服，希望自己能鑽到儲藏室裡去，把門關上。很不幸地，那裡的空間已經不夠了，他必須把偷偷摸摸塞進口袋裡的東西拿出來才擠得進去。

﹁好吧，假如這是你的感覺。顯然我現在不能碰你。﹂鄔霞把手交叉在胸前。﹁但我確實覺得你欠我一個解釋。到底出了什麼事？你為什麼要派這個聲稱是泰斯的坎德人來？你到底想做什麼？﹂

﹁我們不能讓珍娜女士久等︱︱﹂

﹁我肯定她不會在意。我是你的妻子，假如你已經忘掉的話！﹂鄔霞撥弄著她的銀髮。﹁你真忘了我也不覺得驚訝。我們不要再見面了。﹂

﹁別又來那一套了！﹂帕林怒吼道，轉身朝門口走去。

﹁帕林！﹂鄔霞衝動地伸出手。﹁我愛你！我想幫你！﹂

﹁妳幫不了我！﹂他對著她大喊。﹁沒人幫得了我。﹂他舉起手，伸到燈光下，變形的手指就像鳥爪般向內彎曲。﹁沒人幫得了我。﹂他重複道。

又是一片沉寂。泰斯回憶起他曾經在無底深淵中當囚犯的事。那時他感覺很孤獨，很淒慘，一點也不開心。真奇怪，現在他坐在朋友家的廚房裡居然也有同樣的感受。他甚至沒精神再看銀色櫥櫃一眼。

﹁我很抱歉，鄔霞，﹂帕林生硬地說。﹁妳說得對。妳該得到一個解釋。這個坎德人是泰索何夫。﹂

鄔霞搖搖頭。

﹁妳記得我父親的故事嗎，他和泰斯旅行到過去？﹂帕林說。

﹁是的。﹂她擠出一句回答。

﹁他們藉助一件魔法寶物回到過去。而泰索何夫利用同一件裝置旅行到未來，以便在父親的葬禮上致詞。他曾經到過那裡一次，但他算錯了時間。他去得太晚，葬禮已經結束，因此他又去了第二次。這次他算準了時間，但所有事情卻都變得不一樣了。他看到的另一個未來裡充滿了希望和快樂，諸神也沒有離去，我是白袍法師之首，精靈王國統一在︱︱﹂

﹁這些話你全都相信？﹂鄔霞訝異地問。

﹁我相信。﹂帕林倔強地回答。﹁我相信是因為我親眼見到了裝置，鄔霞。我用手捧住它，我能感受它的力量。這就是珍娜女士來這裡的原因。我需要徵詢她的意見。這也是為什麼妳不能留在索拉斯的原因。巨龍知道我擁有裝置。我不知道牠是從哪裡得到這個消息的，但我懷疑羅拉娜家中有間諜。如果真是這樣，碧雷大概已經知道我把裝置帶到索拉斯的事。牠會派人試圖來︱︱﹂

﹁你想要使用它！﹂鄔霞倒吸一口氣，用手指著帕林。

他沒有回答。

﹁我瞭解你，帕林‧馬哲理。﹂鄔霞說。﹁你打算自己使用這件裝置回到過去，並且︱︱並且︱︱天知道你要做什麼！﹂

﹁我只是考慮而已，﹂他不大自在地反駁道。﹁還沒拿定主意。這就是我需要與珍娜女士商量的原因。﹂

﹁你需要跟她商量，而不是我，你的妻子？﹂

﹁我本來準備告訴妳。﹂帕林說。

﹁告訴我？不來問我？不來問我對這種瘋狂的念頭有何想法？不來徵詢我的意見？不！﹂她自己回答了自己的問題。﹁不管我願不願意，你都會去做。不管有多危險，不管是否會送命！﹂

﹁鄔霞，﹂過了一會兒，他說，﹁這件事太重要了。魔法︱︱如果我能︱︱﹂他搖搖頭，無法解釋。他的聲音沉寂下來。

﹁魔法消失了，帕林！﹂鄔霞喊道，她的聲音哽咽起來。﹁我說滾得好。它究竟對你有什麼好處？沒有，除了毀掉你和我們的婚姻外。﹂

他伸出手，但這次她向後退去。﹁我要去旅店。﹂她看也不看他一眼。﹁如果︱︱如果你要我回家就請人來通知我。﹂

她轉身離開他，來到泰斯面前。鄔霞對他仔細瞧了又瞧。﹁你真的是泰斯？﹂她驚訝地說。

﹁是的，鄔霞，﹂泰斯可憐兮兮地說。﹁但現在我寧願不是。﹂

她彎下腰親吻他的前額。他能看見她的金眼裡閃爍著晶亮的淚珠。

﹁再會，泰斯。很高興能再見到你。﹂

﹁我很抱歉，鄔霞。﹂他嚎啕大哭。﹁我沒打算要把事情弄得一團糟。我只想回來在卡拉蒙的葬禮上致詞。﹂

﹁不是你的錯，泰斯。你還沒來之前，事情就一團糟了。﹂

鄔霞離開廚房。她走過帕林身邊，沒看他一眼。他站在那裡漠然地瞪大眼睛，表情陰鬱，臉色蒼白。泰斯聽到鄔霞對珍娜說了些什麼，但他無法聽清楚內容。他聽到珍娜回答了幾句，但這些話他也聽不清楚。鄔霞走出屋子。大門發出砰的一聲巨響。除了珍娜煩躁的腳步聲外，屋裡再沒有別的聲音。帕林還是一動也不動。

泰斯在他的口袋裡摸索，最後終於找到裝置。他取下幾根糾纏在一起的鋼絲，擦去沾在上面的棉絨和餅乾屑，本來他兩天前就應該把這塊餅乾給吃掉的。

﹁給你，帕林。﹂泰斯說著把裝置遞給他。﹁你拿著。﹂

帕林盯著他看，不懂他的意思。

﹁拿著。﹂泰斯把裝置塞到他手裡，﹁如果你像鄔霞說的那麼想用它，我沒意見。特別是如果你能回到過去並讓事情恢復正常的話。你就是那樣想的，不是嗎？拿著。﹂泰斯堅持道，然後他晃了晃裝置，上面的寶石頓時熠熠生輝。

﹁收下它！﹂珍娜說。

泰斯大吃一驚。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帕林身上，因此沒聽到珍娜走進廚房。她正站在半開半掩的門口。

﹁收下它！﹂她更急切地重複道。﹁帕林，你在擔憂如何克服裝置上的指使術，那道總是將它送回到使用者手中的魔法？在裝置被盜走或者遺失的情況下，這個指使術會起作用，但如果是自願給予，也許就能打破它！﹂

﹁我不知道﹃食指術﹄是什麼東西，﹂泰斯說。﹁但我會教你使用裝置，如果你想的話。﹂

帕林低下頭。他的灰髮垂下來，遮住他的臉，不過泰斯還是來得及看到痛苦已經將那張臉扭曲得不成樣子。帕林伸出手，接過裝置，他用彎曲的手指愛惜地捧住它。

泰斯望著裝置被人拿走，心裡泛起一股解脫感。只要裝置還在他手裡，他就老是聽見費資本惱怒的聲音，不準他出去探險。他應該回到自己的時空去。這次冒險有太多美中不足的地方，譬如被詛咒啦、鄔霞落淚啦、發現他不再喜歡帕林啦等等；儘管如此，泰斯開始想，一次糟糕的冒險大概也要比被巨人踩扁好。

﹁我能告訴你怎麼使用它。﹂泰斯主動說。

帕林把裝置放到灶臺上。他坐在那裡，盯著它一言不發。

﹁它有首押韻詩，你必須學會它。﹂泰斯補充道。﹁這很容易，費資本說，我得做到能把它倒背出來，我真的做到了。所以我肯定你大概也能做到。﹂

帕林心不在焉地聽著。他抬頭望向珍娜。﹁妳認為呢？﹂

﹁這是時光旅行裝置，﹂她說。﹁我在大法師之塔裡看過它，當時你父親把它拿給達拉馬保管。達拉馬當然研究過這件裝置。我相信他曾聽你叔叔提起過一些事情。據我所知，他從未使用過它，但他對它的瞭解要勝過所有活在世上的人。我從未聽說過裝置失蹤的事。然而，我確實記得我們在渾沌之戰前夕發現泰索何夫在大法師之塔裡。他也許是在那時候把它給拿走的。﹂

﹁我沒拿走它！﹂泰斯感覺受到侮辱。﹁是費資本把它給我的！他告訴我︱︱﹂

﹁噓，泰斯。﹂帕林倚在灶臺上，放低聲音對珍娜說。﹁我猜妳沒有任何辦法與達拉馬聯絡。﹂

﹁我不學死靈術。﹂珍娜平靜地回答。

帕林瞇起眼睛。﹁別鬧了，妳根本不相信他已經死了。不是嗎？﹂

珍娜靠在椅子裡。﹁的確。但他也可能真的死了。我已經有三十年沒有他的音訊，我不知道他會去哪裡。﹂

帕林看起來很懷疑，似乎不大相信她的話。

珍娜將珠光寶氣的雙手攤在桌上。﹁聽我說，帕林。你不瞭解他，沒有人像我一樣瞭解他。你沒見過他在渾沌之戰結束後是什麼樣子。我見過。我和他在一起，日夜陪伴他，照顧他。如果你記得的話。﹂

她陰沉著臉，皺起眉頭坐回椅子上。

﹁如果我冒犯了妳，我很遺憾。﹂帕林說。﹁我從沒聽說過︱︱妳沒告訴過我。﹂

﹁這不是我喜歡談論的話題。﹂珍娜簡單地說。﹁你知道達拉馬在迎戰渾沌時受了重傷。我把他帶回塔裡。他有好幾個月徘徊在生死之間。我拋下商店不管，搬到塔裡去照顧他。他活下來了。但諸神的離去和神賜魔法的消失給他重重的一擊。他從未真正恢復過來。他變了，帕林。你記得他過去是什麼樣子嗎？﹂

﹁我對達拉馬不算太瞭解。他負責我的試煉。在那場試煉中，雷斯林叔叔讓他大吃一驚，把達拉馬意象中的幻影變成了現實。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拿到叔叔的法杖時他臉上的表情。﹂帕林重重地嘆了口氣，滿懷遺憾。這份記憶既甜蜜又苦澀。﹁我只記得他的伶牙俐齒和玩世不恭，還有自私與狂傲。我知道父親對他的評價較高。我父親說，達拉馬是個非常複雜的人，他對魔法的忠誠要勝過對黑暗之后的忠誠。從我所瞭解的少數情況看來，我相信父親說的沒錯。﹂

﹁他很容易激動，﹂泰斯插嘴道。﹁無論我碰了什麼屬於他的東西，他都會變得非常激動。而且還很神經質。﹂

﹁是的，你們都沒說錯。但他也富有魅力，說話彬彬有禮，聰明︱︱﹂珍娜微笑著嘆了口氣。﹁我愛他，帕林。我想，我依然愛他。我從未遇見過能與他相抗衡的男人。﹂她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聳聳肩。﹁但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們兩個之間出了什麼事？﹂帕林問。

她搖搖頭。﹁他生病之後，就縮回自我的軀殼裡，變得沉默、鬱鬱寡歡，整天板著臉，把自己隔離起來。我從來不是個特別有耐心的人，﹂珍娜承認。﹁我受不了他的顧影自憐，也不隱瞞自己的看法。於是我們大吵一場，我走出塔外，以後就沒再見過他了。﹂

﹁我能理解他的感受。﹂帕林說。﹁我還記得，自己在聽說諸神離去時有多失落。達拉馬研習法術的時間比我長得多。他為此犧牲了那麼多東西，他一定感到萬念俱灰。﹂

﹁我們都一樣，﹂珍娜率直地說，﹁但我們都撐過來了。你繼續你的生活，我也是。但達拉馬做不到。他煩躁，他發怒，直到我開始擔心他的怒火會比他的傷口更致命。我其實擔心他會因此而死。他不吃不睡，把自己鎖在研究室裡一待就是好幾個鐘頭，拚命尋找已經失去的東西。這段期間他很少理我，但有一次他對我說，他在生病時找到了鑰匙。現在他只需要找到那扇門。我相信，﹂珍娜苦笑著說。﹁他找到了。﹂

﹁所以妳不認為他與大法師之塔同歸於盡了。﹂帕林說。

﹁塔沒了？﹂泰斯目瞪口呆。﹁帕蘭薩斯的那座大法師之塔？它發生了什麼事？﹂

﹁我甚至不能確定他是否炸掉了塔。﹂珍娜繼續侃侃而談，似乎坎德人不存在一樣。﹁噢，我知道人們說什麼。說他害怕藍龍王凱蘭卓斯占領它並使用它的魔法。我看到留下的瓦礫堆。人們在廢墟裡找到各式各樣的魔法寶物。我買了很多，後來我以五倍的價錢把它們轉手賣出去。但我沒有告訴別人，搭裡真正有價值的寶物從來沒被發現過。蹤跡全無。那些屬於雷斯林和費斯坦但提勒斯的卷軸和法術書，還有達拉馬自己的法術書，都沒了。人們認為它們在爆炸中被摧毀。如果是那樣，﹂她的語氣中帶有不假掩飾的嘲諷。﹁那場爆炸可真是眼光獨具。它只毀掉值錢的和重要的東西，而放過瑣碎的物品。﹂

她意味深長地盯著帕林。﹁告訴我，朋友，如果有機會，你會不會把這件裝置帶給達拉馬？﹂

帕林顯得很煩躁。﹁也許不會。如果他知道我擁有寶物，這件裝置不會在我手裡停留很長的時間。﹂

﹁你真的想用它嗎？﹂她問。

﹁我不知道。﹂帕林閃爍其詞地回答。﹁妳覺得呢？這會不會很危險？﹂

﹁是的，非常危險。﹂她答道。

﹁但坎德人用過︱︱﹂

﹁如果你相信他的話。他是在自己的時空中使用它的，﹂她說。﹁那時候諸神還在。寶物現在到了這個時空。你我都知道第四紀元流傳下來的魔法寶物經常出錯。有些寶物一切正常，另一些則難以捉摸。﹂

﹁所以只有試了才會知道。﹂帕林說。﹁妳猜會發生什麼事呢？﹂

﹁天知道！﹂珍娜舉起手，她的首飾閃閃發亮。﹁旅行本身就可能會要了你的命。你也許會被困在過去，沒辦法回來。你也許會不小心改變過去的事情，並因此將現在的一切一筆勾銷。你也許會炸掉這棟房子以及二十里內的所有東西。我可不願為了一個坎德人的故事而冒這種風險。﹂

﹁但我很想回到渾沌之戰前。只是回去看看。也許我能發現命運在何時何地偏離了它本來的軌道，那樣我們就能知道該如何糾正它。﹂

珍娜哼了一聲。﹁你談論時間的口氣就好像在談論馬和車。雖然這個坎德人編造了一堆關於諸神從未離去的故事。但別忘了，他是個﹃坎德人﹄。﹂

﹁但他是個不同尋常的坎德人。我父親相信他，而卡拉蒙知道一些關於時光旅行的事。﹂

﹁你父親也說，坎德人和裝置必須交給達拉馬。﹂珍娜提醒他。

帕林皺起眉頭。﹁我想我們必須自己找出真相。﹂他爭辯道。﹁我相信值得冒這個風險。想想看，珍娜。如果真有另一個未來，一個對世界更好的未來，一個諸神沒有離去的未來，付出什麼代價都不算太高。﹂

﹁哪怕是你的性命？﹂她問。

﹁我的性命！﹂帕林諷刺地說。﹁我的性命對我還有什麼價值？我妻子是對的。舊魔法沒了，新魔法完蛋了。沒有魔法，我就一無是處！﹂

﹁我不相信新魔法已經死去，﹂珍娜嚴肅地說。﹁我也不相信那套﹃我們已經耗盡它﹄的說法。你能耗盡流水嗎？你能吸光空氣嗎？魔法是世界的一部份，我們不可能讓它枯竭。﹂

﹁那它出了什麼事？﹂帕林不耐煩地追問。﹁為什麼我們的法術會失敗？為什麼一道簡單的法術就能把人折騰得必須在床上躺一個星期？﹂

﹁你是否記得我們在學校裡做過的實驗？﹂珍娜問。﹁他們把某個物體放在桌子上，要你不接觸就移動它。等你做完後，他們把這個物體放到磚牆後的桌子上，然後再叫你去移動它。突然，這變得非常困難。因為你看不見物體，你就很難將魔法集中在它上面。我現在施法時也有同樣的感覺，似乎有東西擋在中間。你也可以說是一道磚牆。金月告訴我，她的醫士們也有類似的體驗︱︱﹂

﹁金月！﹂泰斯激動地叫起來。﹁金月在哪裡？如果有誰能讓這裡的事情恢復正常，那就是金月了。﹂他站起身，似乎馬上就要衝出門。﹁她知道該怎麼辦。她在哪裡？﹂

﹁金月？誰提到金月？她跟這些事有什麼關係？﹂帕林瞪了坎德人一眼。﹁坐下來，安靜點！你打斷了我的思緒！﹂

﹁我真的想見金月。﹂泰斯說，但他說得很小聲，比他的呼吸聲還小，這樣就不會打擾帕林了。

法師小心地舉起裝置，把它翻過來，仔細審視它，輕輕地撫摸它。

﹁你太太說得對，﹂珍娜聲稱。﹁你反正要使用這件裝置，不是嗎，帕林？﹂

﹁是的，我要用它。﹂說著，他握住它。

﹁無論我說什麼？﹂

﹁無論任何人說什麼。﹂他瞄了她一眼，顯得很尷尬。﹁謝謝妳的幫助。我相信我妹妹會在旅店裡幫妳準備好房間。我會派人捎個信。﹂

﹁你真以為我會走掉，錯過這次機會？﹂珍娜感到好笑。

﹁這很危險。妳說︱︱﹂

﹁現在這種時局，連走在大街上都會有危險。﹂珍娜聳聳肩。﹁再說，你也需要一名目擊者。或者至少，﹂她輕描淡寫地說。﹁你需要有個人替你收屍。﹂

﹁太謝謝妳了。﹂帕林說。不過他還是成功地擠出個笑容。這是泰斯第一次看見法師笑。帕林深深地吸了口氣，再緩慢地吐出來。他捧住裝置的手顫抖起來。

﹁我們應該何時嘗試看看？﹂他問。

﹁何不就現在？﹂她說著，咧開嘴笑起來。

## １︱２２歸途

﹁這就是那段押韻詩。﹂泰索何夫說。﹁還需要我再重複一遍嗎？﹂

﹁不用，我記住了。﹂帕林說。

﹁你確定？﹂泰斯焦急地說。﹁你吟誦它之後才能回到現在。除非你想帶我一起去？﹂他興奮地補充道。﹁那樣就交給我好了。﹂

﹁我確定我已經記住法術咒語。﹂帕林堅定地說。確實，這些字已經深深烙印在他腦海中。他閉上眼睛就能看到它們在他的眼皮上燃燒。﹁嗯，不，我不帶你去。需要有人在這裡陪珍娜女士。﹂

﹁以及收屍。﹂泰斯點點頭，坐到他的椅子裡，用腳踢著橫桿。﹁抱歉，我忘了那件事。我會留在這裡。你不會離開很長的時間，除非你不回來了。﹂他若有所思地說。他在椅子裡扭來扭去，又看看珍娜，後者已經把她的椅子拉到廚房對面的角落裡。﹁妳真以為他會爆炸嗎？﹂

帕林沒理會坎德人的問題。

﹁我會吟唱咒語，啟動裝置。如果魔法正常運作的話，我應該會從你們面前消失。像坎德人說的那樣，我不會去很久。我沒有打算留在過去。我要去父親的第一次葬禮，希望我能和達拉馬談談。也許我甚至能和自己交談。﹂他乾笑著說。﹁我會設法找出到底什麼事出了差錯︱︱﹂

﹁不要採取任何行動，帕林。﹂珍娜警告道。﹁如果你發現了什麼有用的訊息，就回來報告。我們需要三思而行。﹂

﹁﹃我們﹄是指誰？﹂帕林皺著眉頭問道。

﹁我建議召集一群智者，﹂珍娜說。﹁精靈國王吉爾薩斯、他的母親羅拉娜，還有金月和克麗珊娜女士︱︱﹂

﹁坐等這些人到齊，同時把我們的發現傳得沸沸揚揚，於是碧雷聞風過來殺掉我們並搶走裝置。﹂帕林尖刻地說。﹁然後牠使用裝置，讓我們全都送命。﹂

﹁帕林，你說的是改變過去，﹂珍娜用責備的口吻嚴厲地說。﹁我們不知道這會衍生出什麼樣的後果，又會給生活在現在的人們帶來什麼影響。﹂

﹁我知道。﹂過了一會兒，他說。﹁我明白。我會回來報告。但我們必須做好準備，盡快行動。﹂

﹁我們會的。你預計去多久？﹂

﹁據泰斯說，你們每過一秒，我就能回溯一百年。根據我們的時間，我預計大概要花一兩個小時。﹂

﹁一路順風。﹂珍娜靜靜地說。﹁坎德人，到這裡來，站在我身邊。﹂

帕林捧起裝置，走到廚房中央。一顆顆寶石在太陽照耀下光芒四射。

他閉上眼睛站了許久，集中精神陷入沉思冥想中。他用手愛憐地撫摸著裝置，沉浸在魔法的快感中。他開始全身全心地投入魔法的懷抱，任憑它撫摸。黑暗年代如退潮般溜走，記憶的海岸線變得光滑而潔淨。有那麼片刻，帕林又重新青春年少，充滿希望，前程似錦。他感覺淚水奪眶而出，眼前一片模糊。

﹁將裝置握在手中，我重複第一行詩，將裝置的正上方朝向自己。﹂帕林背誦出第一句法術咒語：﹃時光逕自流逝。﹄他遵照指導轉動裝置。﹁其後，吟誦第二行詩，將裝置從左方旋至右方。﹂他按照提示方向移動裝置，嘴裡吟誦出第二句咒語：﹃任汝縱橫馳騁。﹄

﹁在吟誦第三行詩的同時，放下裝置的後半部份，組成連接在一起的兩個半球。﹃浩渺為汝所見。﹄﹂

帕林又轉動了一下裝置，滿意地看著它遵照設計運行。他手裡捧著的東西不再是卵形，而是變成一個類似權杖的物體。﹁吟誦第四行詩的同時，將頂端朝順時針方向扭轉，有一根鍊子會掉下來。﹂

帕林背誦出第四行詩：﹃瞬間席捲永恆。﹄

鍊條正如泰斯預言的那樣掉下來。帕林的心跳由於激動和狂喜而加速。法術運行正常。

﹁第五行詩警告我必須確保鍊條與機械分開。第六行詩指導我抓住兩個半球，將它們向前滾動。這時我應該吟誦出第七行詩。鍊條將自動繞上裝置本體。我把裝置高舉過頭，吟誦出最後一行詩，然後在腦海裡想像出我要去何時何地的清晰圖像。﹂

帕林深深吸了口氣，按照指示操縱裝置，吟誦出剩下的咒語：﹃勿阻光陰歸去。緊握太初末世。隨其自行前來。鬆弛終將牢固。命運高懸頭頂。﹄

他將裝置高舉過頭，腦海中出現渾沌之戰的情景和他在其中的位置。他和泰索何夫的位置。

帕林閉上眼睛，將心智集中在這幅圖像上，放任魔法將他捲走。他投入自己長久以來的情人懷抱中。魔法依舊忠誠。

廚房地板向四面延伸，向上翹起。天花板滑到地板下，櫥櫃上的碗碟像冰雪般消融，順著牆壁滴落下來。隨即牆壁本身也與地板和天花板融為一體，所有的東西都開始扭曲收縮，匯成一股巨型漩渦。這個漩渦吸走了房子，接下來是房子周圍的樹木。草木在帕林身邊飛旋，隨後是藍天。他站在一個愈轉愈快的球體中央。

他的腳離開地面。他被禁錮在一個不斷飛旋的萬花筒中，四面八方都是各種地方、人物和事件。他看到珍娜和泰斯一閃而過，看到他們模糊的面孔，隨即他們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他的動作異常緩慢，但他周圍的人卻在飛快地移動；或許他才是快速超越他們的人，而他們則像在水中一樣慢吞吞地行走。

他看到森林和山脈。他看到城市和村莊。他看到海洋和航船。所有這些共同構成了他漂浮在中間的巨大圓球。

漩渦的速度減緩下來，圓球旋轉得愈來愈慢︱︱在他面前的人和物變得清晰起來。

他看到渾沌，萬有全無之父，一個可怕的、長著火焰頭髮和鬍子的巨人。祂比最高大的山脈還要高大，祂的頭頂觸及永恆，雙腳踏在無底深淵的最深處。就在他面前，渾沌正把大腳踩到地上。應該就是這一腳把泰斯踩死的。在此同時，鄔霞也取得了祂的一滴血液，將祂封印在灰寶石中。

旋轉仍在繼續，將帕林帶到更久遠的過去，帶到︱︱

黑暗。漆黑一片。黑暗的廣袤和深沉讓帕林擔心自己也許已經失明。但他回過頭去，卻看到背後火光點點。

他回顧火光，再看看前方的黑暗。一片虛無。

驚恐席捲他全身。他匆忙閉上眼睛。﹁回到渾沌之戰前！﹂他恐懼得快要窒息了。﹁回到我的童年！回到我父親的童年！回到伊斯塔！回到教皇時代！回到修瑪時代！回到︱︱回到︱︱﹂

他睜開雙眼。

黑暗，空虛，烏有。

他向前踏出一步，隨即意識到他走得太遠，已經走出球體邊界外。

他放聲尖叫，但沒有聲音從他喉嚨裡傳出來。時光的奔流剎那間將它捲走。他感到噁心，就像在夢裡從高處墜落一樣。他的胃沉了下去，渾身冷汗。他絕望地試圖清醒過來，但隨即一個可怕的念頭湧入他腦海中︱︱他永遠不會醒來。

恐懼攫住他的心靈，讓他全身麻痺。他在墜落，他會繼續墜落，墜落，一直墜落到時光的黑暗之井中。

時光枯井。

雖然泰索何夫曾經使用裝置在時空中旅行，但他從未見過裝置啟動時自己是什麼模樣。他總是對此耿耿於懷。曾經有一次，他想回去看看自己是如何回到過去，但都沒成功。因此，他很滿意地望著帕林使用裝置。實際上，當他看到法師突然從他眼前消失時，簡直被迷住了。

那幅景象很有趣，也很讓人激動，但只持續了一會兒工夫。接下來帕林就不見了，只剩下泰索何夫和珍娜兩個人坐在馬哲理家的廚房裡。

﹁沒有爆炸。﹂泰斯注意到。

﹁對，沒有。﹂珍娜同意說。﹁很失望嗎？﹂

﹁有一點。我以前從來沒見過什麼東西爆炸，除了有一次費資本想用開水煮雞蛋外。說到雞蛋，在我們等待的時候，妳也許想吃點什麼？我可以熱點燕麥粥。﹂泰斯感覺當帕林和鄔霞不在時，理應由他來招待客人。

﹁謝謝你，﹂珍娜說著瞟了一眼殘留在鍋底、已經凝固的燕麥粥，扮了個不大明顯的鬼臉。﹁但我不餓。如果你能找到白蘭地就好了，我現在想喝一杯︱︱﹂

突然，帕林在房間裡現形。他一臉蒼白、披頭散髮，抓住裝置的手抖得厲害，幾乎快握不住它。

﹁帕林！﹂珍娜喊道。她驚懼交加地從椅子裡站起來。﹁你受傷了嗎？﹂

他狂亂地瞪著她，似乎認不出她是誰。隨後他渾身顫抖，如釋重負地喘了口大氣，腳步踉踉蹌蹌，差點摔倒。他的手垂了下來。裝置噹啷一聲掉到地板上，在眩目的光華中彈了出去。泰斯趕緊追上前，在它滾入壁爐的一瞬間將它抓在手裡。

﹁帕林，出了什麼事？﹂珍娜向他跑去。﹁到底怎麼了？泰斯，幫幫我！﹂

帕林癱軟下去。泰斯和珍娜兩人合力扶著法師躺下。

﹁去拿條毛毯。﹂珍娜命令。

泰索何夫衝出廚房，順手把裝置塞進口袋。過了一會兒他搖搖晃晃地走回來，手裡捧著好幾條毛毯、三個枕頭和一條從主人床下拖出來的羽絨床墊。

帕林躺在地上，雙眼緊閉。他太虛弱，既不能動，也不能說話。珍娜把手放在他的手腕上，感覺脈搏尚存。他的呼吸很急促，喘著大氣。他的身體在顫抖，牙齒不停打顫。她把兩條毛毯緊緊地裹在他身上。

﹁帕林！﹂她急切地呼喚。

他睜開眼睛瞪著她。﹁黑暗，一片黑暗。﹂

﹁什麼意思，帕林？你在過去看到了什麼？﹂

他使勁抓住她的手，令她疼痛不已。他緊抓著她，彷彿他就要被泛濫的河水沖走，而她是唯一的救星。

﹁沒有過去！﹂他從蒼白的嘴唇中低語。說完，他精疲力竭地倒下去。

﹁黑暗。﹂他喃喃道。﹁只有黑暗。﹂

珍娜蹲在地上，眉頭緊鎖。

﹁這樣不對啊！白蘭地。﹂她對泰斯說。

她把酒瓶湊到帕林唇邊。他喝了一小口，臉上恢復了些血色。顫抖緩和下來。珍娜自己也喝了一口，然後把酒瓶遞給坎德人。依照禮儀，泰斯也暢飲起來。

﹁把它放回桌上。﹂珍娜下令。

泰斯把酒瓶從口袋裡掏出來，又咕嚕喝了幾口，然後把它放到桌上。

坎德人關切地望著帕林，目光裡帶著幾分懊悔。

﹁出了什麼差錯？是我的問題嗎？如果是這樣，那不是我的本意。﹂

帕林又重新睜開眼睛。﹁是你的錯！﹂他嘶啞著嗓子喊道。隨後他一把掀開毛毯坐起來。﹁是的，正是你的錯！﹂

﹁帕林，保持冷靜。﹂珍娜警覺起來。﹁你會讓自己又生病的。告訴我，你看到了什麼？﹂

﹁我告訴妳我見到的一切，珍娜。﹂帕林的嗓音顯得很空洞。﹁我什麼都沒看到。什麼都沒有！﹂

﹁我不明白。﹂珍娜說。

﹁我也一樣。﹂帕林嘆了口氣，集中精神想要理清思緒。﹁我在時光之河中向後旅行。時間像一張巨大的羊皮紙，在我面前展開。我看到了所有第五紀元的往事。我看到了巨龍們的到來。我看到龍爭。我看到光明城堡的建立。我看到屏障在西瓦那斯提邊界上升起。我看到最後英雄之墓。我看到渾沌被擊敗。然後一切都宣告終結。或者開始。﹂

﹁終結？開始？﹂珍娜困惑地重複道。﹁但這不可能啊，帕林。第四紀元呢？長槍之戰呢？大災變呢？﹂

﹁沒了。都沒了。我站在虛空中看到與渾沌的最後決戰，但當我再想往前看，當我望向過去，卻只看到黑暗。我跨了一步，就︱︱﹂他又開始戰慄。﹁落入黑暗中。一片虛無，沒有光亮，連一點光都沒有。在那裡，黑暗無始無終，永世長存。我感覺自己墜落了好幾個世紀的時間，而我還會繼續墜落，直到死去，然後我的屍體也將不停墜落︱︱﹂

﹁如果這些事是真的，那代表什麼意義呢？﹂珍娜沉思起來。

﹁我來告訴妳什麼意義。﹂帕林惱火地說。他指向泰索何夫。﹁是他的錯。所有發生的事都是他的錯。﹂

﹁為什麼？他跟這些事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沒有死！﹂帕林從緊咬的牙縫中擠出這句話。﹁他沒死，因此改變了一切！他看到的將來都發生在他死後。因為他的死，我們才得以擊敗渾沌。但他沒死！於是我們沒能擊敗渾沌。萬有全無之父放逐了祂的兒女，也就是諸神，所以才有了過去四十年的動蕩和死亡！﹂

珍娜望著泰斯。帕林也望著泰斯。這次似乎他頭上長了五顆腦袋、一對翅膀和一條尾巴。

﹁讓我們都再喝一口白蘭地吧！﹂泰斯靈機一動，向他們建議。﹁讓我們感覺好一點，清醒一點。﹂他補充道。

﹁你大概是對的，帕林。﹂珍娜若有所思地說。

﹁我知道我是對的！﹂他沉著臉說。

﹁而我們都知道正正得負，兩個對的就會是錯的。﹂泰斯評論道。﹁有人要來點燕麥粥嗎？﹂

﹁還能有什麼解釋呢？﹂帕林繼續說。他根本沒理會坎德人。

﹁我也不確定。﹂泰斯說著朝廚房門口退了幾步。﹁但如果你給我一點時間，我打賭我能想出幾個來。﹂

帕林丟開毛毯，站起身來。﹁我們得送泰斯回去死。﹂

﹁帕林，我不確定︱︱﹂珍娜開口說，但帕林再也聽不進去了。

﹁裝置在哪裡？﹂他火冒三丈地問。

﹁雖然，﹂泰斯說。﹁我的確答應費資本要回去給巨人踩，但我愈想就愈不喜歡這個主意。雖然被巨人踩一腳可能挺有趣的，但頂多只會有趣幾秒鐘，然後我就會像你說的那樣：死掉。﹂

泰斯撞在廚房的門上。

﹁雖然我自己從沒死過，﹂他接著說。﹁但我見過別人死掉。我不得不說，這似乎是一個人可能碰到的最無趣的事情。﹂

﹁裝置在哪裡？﹂帕林追問道。

﹁它滾到火爐裡去了！﹂泰斯嚷道。他指了指壁爐，又喝了一大口白蘭地。

﹁我來找找。﹂珍娜說。她拿起火鉗，開始在灰燼裡翻找著。

帕林越過她肩膀張望著。﹁我們必須找到它！﹂

泰索何夫把手伸進口袋裡，抓住時光旅行裝置。他開始轉動它、撥弄它、拉扯它，同時嘴巴唸唸有詞。

﹃時光逕自流逝。任汝縱橫馳騁︱︱﹄

﹁你確定它滾到火爐這裡嗎，泰斯？﹂珍娜問。﹁因為我除了爐灰外什麼也看不見︱︱﹂

泰斯唸得更快了，他的手指靈活敏捷地撥弄著裝置。

﹃瞬間席捲永恆。勿阻光陰歸去︱︱﹄

現在到了最艱難的部份。

帕林突然抬起頭。他轉過身，朝坎德人猛撲過去。

泰斯從口袋裡掏出裝置，高舉過頭。﹃命運高懸頭頂！﹄他大喊一聲。時光將廚房、白蘭地酒瓶和他自己全部席捲而去。泰斯高興地意識到，他剛才的動作多麼簡潔有力。

﹁這狡猾的小傢伙，﹂珍娜望著坎德人剛才站立的地方說，現在那裡已經空空如也。﹁裝置一直在他身上。﹂

﹁我的天哪！﹂帕林倒吸一口氣。﹁我做了什麼？﹂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他應該被嚇得燕麥粥都吐出來了吧！﹂珍娜回應道。﹁能把坎德人嚇成這樣可真不簡單。我不怪他，﹂說著，她用毛巾使勁擦拭沾滿爐灰的手。﹁如果你那樣對我叫喊，我也會被嚇跑的。﹂

﹁我又不是怪物。﹂帕林光火地說。﹁我承認我嚇壞了！﹂他用手按住心口。﹁恐懼就在這裡，比我體驗過的任何東西都更糟糕，包括我被人囚禁的那段黑暗日子。這個世界發生了一些奇怪而可怕的事情，珍娜，我不瞭解為什麼！﹂他握緊拳頭。﹁坎德人是這一切的根源。我敢保證！﹂

﹁如果真是那樣，我們最好找到他。﹂珍娜很實際地說。﹁如果不是回到過去，你認為他會去哪裡？﹂

﹁如果他回去了，我們永遠也休想找到他。但我不認為他會回去。﹂帕林思索著。﹁因為那樣做他就會碰上他不喜歡的事情︱︱死掉。我相信他仍然在現世中。他會去哪裡去呢？﹂

﹁去某個能保護他不受你傷害的人那裡。﹂珍娜直率地說。

﹁金月。﹂帕林說。﹁就在他離開前不久，他還提起過想去看她。或是羅拉娜。不過，他已經見到了羅拉娜。如果夠瞭解泰斯就會知道，他會想來些新的冒險。我要去光明城堡。反正我總要去和金月討論一下我的所見所聞。﹂

﹁我借你一枚魔法戒指，它可以替你省掉好多里路。﹂珍娜說著從手上取下一枚戒指。﹁同時，我會給羅拉娜捎個口信，告訴她留意一下坎德人。如果他出現就捉住他。﹂

帕林收下戒指。﹁告訴她小心自己的言行，﹂他有些不安地補充道。﹁我相信她家裡也許有個間諜，要不就是奈拉卡騎士找到了什麼別的辦法監視她。妳︱︱﹂他吞吞吐吐地說。﹁妳能不能順路去一下旅店，告訴鄔霞︱︱告訴她︱︱﹂

﹁我會告訴她你不是個怪物。﹂珍娜笑著拍拍他的手臂。她皺起眉頭，有些擔憂地問。﹁你確定你的身體承受得了這次旅行？﹂

﹁我沒受傷，只是有些震驚。不能說完全沒事，但我承受得住這次旅行。﹂他好奇地望著戒指。﹁這東西的效果如何？﹂

﹁不那麼有效了，﹂珍娜苦笑著說。﹁你要跳躍兩三次才能到達目的地。把它戴在你的左手中指上。這樣就行了，﹂她望著帕林努力要把它套過腫脹的關節。﹁把你的右手放到戒指上，想出目的地的景象。把這幅景象留在你的腦子裡，一遍遍重複它。對了，我希望戒指能平安回到我手裡。﹂

﹁當然。﹂他無力地擠出一絲微笑。﹁再會，珍娜。謝謝妳的幫助。我一有消息就會通知妳。﹂

他把手放到戒指上，腦海裡浮現出光明城堡的水晶彩虹穹頂。

﹁帕林，﹂珍娜突然開口說。﹁我剛才沒有完全對你說實話。我也許知道該如何找到達拉馬。﹂

﹁很好，﹂帕林回答。﹁我父親說得對。我們需要他。﹂

## １︱２３樹籬迷宮

侏儒又在樹籬迷宮裡迷路了。

這倒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因為侏儒經常在樹籬迷宮裡迷路。實際上，無論光明城堡裡的哪個人想知道那個侏儒的去向︵這種情況並不多見︶，他得到的回答總是，﹁在樹籬迷宮裡迷路了。﹂

侏儒並非毫無目的地在樹籬迷宮裡瞎逛，他從不做那種無聊的事情。他每天跑到迷宮來都抱著一個既定的目標，一項堅定不移的任務，那就是製作出一份迷宮地圖。侏儒屬於﹁字謎燈謎啞謎畫謎物謎事謎諧音雙關語連字悖論詭辯韻律塗鴉邏輯學政治學行會﹂，簡稱﹁謎三﹂。他知道如果他能描繪出迷宮地圖，那他就能在地圖中找到鑰匙，從而解開生命的巨大謎團︱︱其中包括：為什麼兩隻襪子洗完後只剩下一隻？死後還有來世嗎？另一隻襪子上哪兒去了？侏儒確信，只要能找到第二個問題的答案，第三個問題也就能迎刃而解。

城堡裡的密儀教徒們徒勞地試圖向他解釋，樹籬迷宮源於魔法，焦慮和悲傷的人進去後會覺得心曠神怡，如釋重負；而尋求寧靜的人進去後，無論同時有多少人行走在芬芳的籬牆內，他都不會受到打擾；探求答案的人會發現他們的意念變得集中，思緒清晰明快。如果有人踏上迷宮中央攀援銀梯的密儀之旅，他就會發現自己並非行走在灌木叢的迷宮中，而是行走在心靈的迷宮裡。

那些一心一意要畫出迷宮地圖的人企圖用參數定義、行列座標、左右轉彎、經度緯度、角度弧度、半徑周長等各種方法，但他們發現數學原理在此完全不管用。樹籬迷宮在羅盤下變幻不停，動輒從尺規下滑走，讓計算工作無法進行。

這位叫謎琢︵簡稱︶的侏儒就是不信。他每天都來迷宮，自以為這天就是他揭開謎底的日子，這天他將達成終生的目標：製作出一張樹籬迷宮的精確地圖，然後他就可以把複製的地圖副本賣給旅遊團。

每天清早，侏儒都在耳後別上一枝羽毛筆，又在胸前插上一枝筆︵弄得有人以為他被捅了一刀︶，就這樣走進迷宮狂熱地工作一整天。他會測量並計算走過的每一步，記錄甲地點的樹籬高度，預測甲地點的樹籬與乙地點的樹籬在何處交會，同時也搞得自己全身沾滿墨汁和汗漬。當天黃昏，他會得意洋洋、一頭籬芭碎屑走出迷宮，逮住任何不幸被他遇見的可憐人，展示他那污漬斑斑的樹籬迷宮地圖。

然後他將用一個晚上整理地圖，使它變得很完美，絕對完美，不會有一絲一毫的疏漏。第二天早上，他會帶著地圖走入迷宮並立即發現自己又迷路了。不過，他總能在中午時分找到出路，這就給他足夠的白晝時間來重畫地圖。如此周而復始，一年時間就這樣過去了。

今天，謎琢在樹籬迷宮裡的工作剛進行到一半。他跪在地上，手拿捲尺測量一條彎路和一條曲路之間的角度。這時他注意到，一隻腳擋住了他的去路。這隻腳包在一隻鞋子裡，鞋子上連著一條腿，腿上又長出個︱︱似乎是坎德人。

﹁抱歉，﹂坎德人彬彬有禮地說。﹁我迷路了，我想︱︱﹂

﹁迷路！迷路！﹂謎琢飛快地站起身來，不小心打翻了墨水瓶，在草地上留下一大塊紫色污跡。侏儒嗚咽著用雙手摟住坎德人。﹁太令人高興了！我真開心！真開心！你不懂！﹂

﹁好了，好了，﹂坎德人拍拍侏儒的背。﹁我肯定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你有手帕嗎？嘿，用我的吧！實際上這是帕林的，但我想他應該不會在意。﹂

﹁謝謝你。﹂侏儒說著擤了擤鼻子。

通常侏儒說話都很快，會把所有句子都連起來，一句緊接著一句。他們相信，如果不能很快說完一句話，也許就永遠說不完。謎琢在人類中居住了很長一段時間，這讓他學會把說話速度放慢下來。他現在說得非常慢，不時停頓下來，弄得遇見他的其他侏儒都認為他相當遲鈍。

﹁我很遺憾剛剛那麼失態。﹂侏儒抽噎起來。﹁只不過，我已經工作了這麼久，居然沒有一個人曾經好心地迷過路︱︱﹂他說著又開始哭泣。

﹁很高興我能效勞。﹂坎德人急忙說。﹁現在我迷了路，你能不能帶我出去。你看，我是透過魔法來這裡的。﹂坎德人對此深感自豪，因此他重複了一遍來確保侏儒能留下深刻印象。﹁那個魔法很神秘，需要保密，要不然我就會告訴你。反正我要辦的事很緊急。我在找金月，我感覺她一定在這裡，因為當魔法發生時，我正拚命在想她。噢，對了，我叫泰索何夫‧柏伏特。﹂

﹁謎琢‧索利泰。﹂侏儒回答。兩人握了握手，隨後泰索何夫用帕林的手帕擦掉他手指上的墨漬，從而圓滿地完成了糟蹋它的任務。

﹁我能告訴你從哪條路出去！﹂侏儒熱情地說。﹁你看，我剛畫了這張地圖。﹂

謎琢驕傲地揚起手，把地圖送到泰索何夫面前。這幅地圖畫在一大張羊皮紙上。謎琢把羊皮紙攤在地上。羊皮紙蓋住了兩道籬芭間的路面，邊角捲曲起來。侏儒本人的個頭還不及地圖大。他是個兩眼迷濛、笑容也含糊不清的小個子侏儒，有著咖啡色的臉龐和一小綹鬍鬚。本來他的鬍鬚也許是白色的，但現在已經被染上紫色，因為當侏儒手腳並用地跪在地圖上時，他的鬍子正好掠過墨水中。

地圖的複雜程度令人咋舌。到處都是大叉叉和箭頭，以及用通用語標出的﹃不得進入﹄和﹃此處請向左轉﹄等字樣。泰索何夫掃視了一遍地圖，隨後他抬起頭來，望向他們所在的籬芭路盡頭。樹籬豁然敞開，他能看見陽光照在幾幢特別美麗的水晶穹頂建築物上，反射出一道道彩虹。兩頭金龍組成一座龐大的拱廊。草地上一片蔥綠，開滿各種花朵。身穿白袍的人們走來走去，彼此小聲地交談。

﹁噢，那一定是出口！﹂泰索何夫說。﹁不過仍然謝謝你。﹂

侏儒看看他的地圖，又看看樹籬迷宮的出口，眼前的事實無可辯駁。

﹁討厭！﹂他說著開始用腳踩踏地圖。

﹁我真是太抱歉了，﹂泰斯突然生出一種罪惡感。﹁它真的是一張很好的地圖。﹂

﹁哼！﹂謎琢在地圖上跳來跳去。

﹁好吧，對不起，但我該走了。﹂泰索何夫說著衝向出口。﹁不過，等我和金月談過話後，我會很高興回來再次迷路，如果這能讓你好過些。﹂

﹁呸！﹂侏儒大喊一聲，一腳把墨水瓶踢到籬芭外。

當泰索何夫最後看到謎琢時，他已經回到樹籬迷宮的入口處，用捲尺丈量自己的腳掌，準備測出第一個轉彎和第二個轉彎之間的精確距離。

泰斯走了很長一段路，把樹籬迷宮拋在身後。他正要走入一幢由亮閃閃的水晶築成的房屋，突然聽到背後傳來腳步聲。緊接著，一隻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你到光明城堡有事嗎，坎德人？﹂一個聲音用通用語問。

﹁哪裡？﹂泰索何夫說。﹁噢，是的，當然了。﹂

他早已習慣執法者的重手落在他的肩膀上。因此，當他看到自己被一位表情嚴峻的年輕女子逮捕時，也就不會大驚小怪。那個女人個子很高，頭戴銀盔，身穿鍊甲，全身在陽光照耀下閃閃發光。她披著一件印有太陽符號的斗篷，腰間懸掛一柄插在銀色劍鞘裡的寶劍。

﹁女士，我來見金月。﹂泰斯禮貌地說。﹁有很緊急的事。非常緊急。如果妳能告訴我哪裡︱︱﹂

﹁妳在這裡做什麼，衛兵？﹂另一個聲音說。﹁有麻煩嗎？﹂

泰索何夫回過頭，看到另一名身穿甲胄的女人。不過她身穿的是索蘭尼亞騎士的甲胄。她走過門廊，身旁跟著另外兩名索蘭尼亞騎士。

﹁我不確定，卡蜜拉女士。﹂衛兵敬了個禮，回答道。﹁這個坎德人聲稱要見金月。﹂

兩人交換了個眼神，泰斯瞥見一絲陰雲掠過女騎士的面孔。﹁一個坎德人要見首席大師做什麼？﹂

﹁我是她的老朋友，﹂泰斯說。他伸出手。﹁我叫︱︱﹂他忽然停下來。每次他說出自己的名字時，人們就用奇怪的眼神盯著他看，對此他已經感到十分厭倦。他把手縮了回去。﹁這不重要。妳只要告訴我哪裡可以找到金月就︱︱﹂

兩個女人都沒吭聲，但泰斯一直緊盯著她們，因此他看到索蘭尼亞騎士朝那座最大的水晶穹頂瞟了一眼。他立即猜到那就是他應該去的地方。

﹁妳們兩位看起來都很忙，﹂他說著慢慢朝旁邊移動過去。﹁我很抱歉打擾了妳們。如果妳們不介意的話︱︱﹂話還沒說完，他拔腿就跑。

﹁我應該去追他嗎，大人？﹂他聽到衛兵在詢問騎士。

﹁不用，隨他去吧！﹂卡蜜拉女士回答道。﹁首席大師心裡總有坎德人的一席之地。﹂

﹁但他也許會打擾她閉關。﹂衛兵說。

﹁如果他能做到，我會給他三十鋼幣。﹂卡蜜拉女士回答道。

騎士是個五十歲上下的標緻女子，儘管黑髮裡已經染上銀霜，但仍舊身材強健，精神飽滿。她表情嚴峻，不茍言笑，看起來不是那種會輕易表達感情的人。然而泰斯卻聽見她說完這句話後嘆了口氣。

泰斯來到水晶穹頂建築的門前。他停下腳步，預料到會有什麼人出來告訴他，這裡不是他該來的地方。結果裡面真的走出兩名白袍男子，但他們只是對他笑了笑，祝他午安。

﹁也祝你們午安，先生們。﹂泰斯說著鞠了個躬。﹁對了，我迷路了。請問這裡是？﹂

﹁大會堂。﹂其中一個人說。

﹁噢，﹂泰斯裝出一副很懂的樣子，儘管他一點兒也不知道﹁大會堂﹂是什麼。﹁我很高興找到它。謝謝你們。﹂

坎德人向男士們道別後，便走進大會堂。在徹底探索了一遍整個區域︵包括開門打斷別人上課︶、問了無數個問題，以及偷聽了不少私人談話後，坎德人發現他正站在大廳內。對生活工作在光明城堡裡的人來說，這是個很受歡迎的聚會場所。

現在正是下午，大廳裡很安靜，只有少數幾個人圍成小圈閱讀和交談。到了晚上，大廳將變得熙熙攘攘，因為它同時也是城堡的餐廳。城堡裡的每個人，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要到這裡來吃晚餐。

水晶穹頂內的房間裡閃耀著日光。椅子很多，也很舒適。長長的木桌立在大房間的一端。烘烤麵包的香氣從底層飄上來。遠端是會客室，學生們和他們的教師占據了其中一些房間。

泰索何夫沒花多少力氣就收集到不少關於金月的訊息。他聽到的每場談話和被他打斷的半數談話都跟首席大師有關。看起來每個人都為她感到非常擔憂。

﹁我簡直不能相信大師們會讓這種情況持續這麼久，﹂有個女人對訪客說。﹁任憑首席大師把自己鎖在房間裡！她也許有危險，也許病了。﹂

﹁難道沒有人試圖與她交談嗎？﹂

﹁當然有，我們試過了！﹂那個女人搖搖頭。﹁我們真替她擔憂。自從風暴之夜後，她就拒絕會見任何人，也不跟任何人說話，甚至對那些與她最親密的人也是如此。夜裡人們會用托盤送食物和清水給她。第二天早上托盤裡就空了。她在托盤裡留下字條，向我們保證她一切安好，但她請求我們尊重她的隱私，不要去打擾她。﹂

﹁我不會打擾她，﹂泰索何夫對自己說。﹁我會告訴她發生了什麼事，然後就離開。﹂

﹁我們又能做什麼呢？﹂那個女人還在繼續說。﹁紙條上的字確實是她的筆跡，這點我們都同意。﹂

﹁那證明不了什麼。她也許是個囚犯，也許是出於脅迫才寫下那些字條，尤其是她害怕會給城堡裡的其他人帶來傷害。﹂

﹁但動機又是什麼呢？如果她被當成人質，我們一定會被勒索或被要求做些什麼來換取她的安全。但並沒有這方面的要求。我們也沒受到攻擊，這座島仍舊是如今這個黑暗年代裡最安全的地方之一。船隻照常來去，難民們絡繹不絕，我們的生活一切如常。﹂

﹁銀龍呢？﹂第二個女人問。﹁明鏡是斯克西島和光明城堡的守護者。我猜，依牠的魔法一定能發現任何可能控制首席大師的邪惡勢力。﹂

﹁牠當然能做到。但明鏡也失蹤了，﹂她的朋友無可奈何地說。﹁牠在風暴最猛烈時飛上天，之後就音訊全無。﹂

﹁我曾經認識一頭銀龍，﹂泰斯插進她們的對話中。﹁牠叫西悠瓦拉。我不能假裝沒聽見妳們關於金月的談話。她是個非常好的朋友，我很為她擔心。妳們說，她的房間在哪裡？﹂

﹁在大會堂頂樓。從那道樓梯上去。﹂其中一人說。

﹁謝謝妳們。﹂泰斯說著朝那個方向轉過身去。

﹁但那裡不準上去！﹂女人嚴厲地補充道。

泰斯又回過頭來。﹁噢，當然。我知道。謝謝。﹂

兩個女人走到一旁，繼續方才的談話。泰索何夫四下閒逛。三座巨大的銀龍雕像被擺在大廳中央最顯眼的位置上，讓他發出由衷的讚嘆。當女人們走開後，泰斯湊上前去瞧個仔細。他發現那頭龍似乎正盯著他看，就趕忙朝樓梯跑去了。

金月的臥室在大會堂的最頂層。一道少說也有好幾百階的螺旋樓梯在各層之間蜿蜒而上。爬樓梯占去泰斯很長的時間。這些階梯是為高大的人類，而不是為坎德人的短腿所設計。泰斯滿腔熱情地順著樓梯往上跑，但在跑了第七十五階樓梯後，他不得不坐下來喘口氣。

﹁哇！﹂他喘著大氣說。﹁我真希望我是頭銀龍，至少我有翅膀可以飛上去。﹂

在泰斯跑到樓頂時︵其間又休息了好幾回︶，太陽已經開始朝海平面沉下。

樓梯到了盡頭，泰斯推斷他已經來到金月居住的那層樓。走廊裡祥和寧靜，至少乍看是這樣。走廊盡頭是一扇裝飾著一捆捆麥穗、葡萄藤和花果雕飾的門。當泰斯走到門邊時，聽到陣陣微弱的哭聲。

軟心腸的坎德人忘了自己的麻煩。他溫柔地敲了敲門。﹁金月，﹂他喊道。﹁是我，泰索何夫。出了什麼事？也許我能幫忙。﹂

哭聲立即停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寂靜。

﹁金月，﹂泰斯開口說。﹁我真的需要跟妳談︱︱﹂

一隻手抓住他的肩膀。泰斯大吃一驚，跳了起來，腦袋狠狠地撞在門板上。他慌忙回頭一看。

帕林正嚴厲地盯著他。

﹁我想大概能在這裡找到你。﹂他低聲說。

﹁我才不回去呢！﹂泰斯說著揉揉腦袋。﹁現在還不行，至少等到我和金月談過話後。﹂他疑心重重地望著帕林。﹁你為什麼在這裡？﹂

﹁我們在替你操心。﹂帕林回答。

﹁我就知道。﹂泰斯嘟囔著說。他掙脫帕林的手，轉回到門前。﹁金月！﹂他又敲了一下門。﹁讓我進去！是我，泰索何夫！﹂

﹁首席大師，﹂帕林補充道。﹁我和泰斯在一起。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需要您明智的建議。﹂

房裡一陣沉寂，隨後傳來一個因為剛哭過而顯得有些沙啞的聲音。﹁原諒我，帕林。但我現在不想見任何人。﹂

﹁金月，﹂帕林過了一會兒說。﹁我有很傷心的消息。我父親去世了。﹂

又是一陣沉寂，隨後聲音變得緊張而嘶啞。﹁卡拉蒙死了？﹂

﹁他在幾個星期前死去。他死時很平靜。﹂

﹁我及時趕來在他的葬禮上致詞，金月。﹂泰索何夫補充道。﹁妳錯過我的發言真是太糟了。但我能再說一遍，如果妳︱︱﹂

門後響起一陣可怕的喊叫聲。﹁噢，幸運的男人！噢，幸褔而又幸運的男人！﹂

帕林陰沉著臉。﹁金月！﹂他喊道。﹁請讓我進去！﹂

泰索何夫非常嚴肅地緩緩將鼻子湊到門把上。

﹁金月，﹂他透過鑰匙孔說。﹁聽到妳生病了，我非常難過。我也為河風的死難過。但我聽說他死得很英勇，從一頭龍那裡救出了我的同胞，不像有些人，說我們坎德人不值得拯救。我要妳知道，我很感激，我也很驕傲能有河風這個朋友。﹂

﹁你在耍什麼把戲，帕林。﹂房裡的聲音惱火地說。﹁你倒是很有你叔叔那套模仿的才能。人人都知道泰索何夫‧柏伏特已經死了。﹂

﹁不，我沒死！﹂泰索何夫回應道。﹁這真是個問題，至少對某些人是這樣。﹂他嚴厲地瞥了帕林一眼。﹁真的是我，金月，﹂泰斯繼續說。﹁妳透過鑰匙孔就能看到我。﹂

他揮了揮手。

一聲門鎖轉動的聲音響起。房門慢慢開啟，金月站在房裡。房間點了很多蠟燭，在她頭頂上照耀出一縷光環。她站在黑暗的走道中，只有一顆紅星發出些許光芒。她被籠罩在陰影裡。泰斯看不見她。

﹁首席大師︱︱﹂帕林伸出雙手，向前走去。

金月轉過身來，讓房裡的亮光映照在她臉上。﹁現在，你看見了︱︱﹂她柔聲說。

燭光閃爍在濃密的金髮上，照耀在平滑柔軟的臉龐上。他們能看見一雙清澈的眼睛。雖然它們因哭泣而略顯紅腫，但仍舊像清晨的天空一樣碧藍，閃耀著青春的光澤。她的身體就像酋長之女與一位叫河風的年輕戰士初陷愛河時那般強健。金月已經在世上活了九十個年頭，但她的身體、秀髮、眼睛、聲音、紅唇皓手，與那位攜帶藍色水晶杖步入最後歸宿旅店的年輕女子毫無二致。

站在他們面前的女子雖然光彩照人，卻顯得異常悲傷，像一枝被折斷的玫瑰般低著頭。

﹁這是什麼奇蹟？﹂帕林敬畏地失聲驚叫。

﹁沒有奇蹟，﹂金月苦澀地說。﹁這是個詛咒。﹂

﹁妳被詛咒了嗎？﹂泰斯來了興趣。﹁我也一樣！﹂

金月轉向坎德人，上上下下仔細地打量了他一番。﹁是你！﹂她喃喃地說道。﹁我認得出你的聲音。你怎麼會在這裡？你都去了哪裡？你為什麼要來？﹂

泰索何夫伸出手，禮貌地和她握手。﹁我很樂意告訴妳所有的事情，金月。所有關於卡拉蒙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葬禮和我被詛咒的事。但現在帕林正想害死我。我到這裡來看看妳是否能制止他，所以，如果妳只想跟他聊聊的話，我現在就走。﹂

泰斯說完轉身就走。就在他快到樓梯口要向下衝去時，帕林的手像條蛇般鑽出來拉住他的衣領。

泰斯拚命扭動身體，嘗試各種坎德花招。好多年來，他經常藉助它們掙脫怒氣沖沖的警長和火冒三丈的店老闆向他伸來的長臂。他使出扭打撕咬的老把戲和踢蹬跺踩的絕招，但它們對帕林全不管用。最後，泰斯在絕望中被迫使出金蟬脫殼。他竭盡全力想把手臂從袖子裡抽出來。雖然他對不得不拋棄衣服感到痛心，但至少他能像斷掉尾巴的壁虎般從捕獲者手裡逃之夭夭。很不幸地，那件新衣服過於合身，因此這招毫無效果。帕林很瘦，但他體格強壯，而且似乎拚了老命要抓住坎德人。

﹁他說什麼？﹂金月迷惑不解地盯著泰斯。隨後她將目光轉到帕林身上。﹁你想害死他？﹂

﹁當然不是。﹂帕林不耐煩地說。

﹁才怪！﹂泰斯嘴裡嘟囔著，身體還在不停掙扎。

﹁聽我說，泰斯。我對剛才發生的事真的感到很抱歉。﹂帕林說。

帕林似乎還想說什麼，但沒說出口，而是嘆了口氣，低下頭去。他看起來很蒼老，要比泰斯記憶中更加蒼老，而泰斯上次看見他只不過是幾小時前的事。他臉上的皺紋變得更深、更暗淡、更緊密。灰暗的皮膚緊繃在骨頭上。他一刻不停地眨眼，經常用手去揉它們，似乎要努力看穿一層薄紗。連下定決心開溜的泰斯也被帕林顯而易見的憂慮打動了。坎德人決定，至少先留下來聽聽他要說什麼。

﹁我很抱歉，泰斯。﹂帕林最後說，他的話音像他臉上的皺紋一樣緊湊。﹁我很沮喪，也很害怕。珍娜對我很生氣。在你離開後，她說她一點兒也不怪你。她是對的。我應該平心靜氣地把事情向你解釋清楚，我不該朝你大吼大叫。我在看到那些東西後已經慌了手腳。﹂

他低頭望著泰斯，深深嘆了口氣。﹁泰斯，我希望能有別的辦法。你必須明白，我試著把這件事盡可能說清楚。你本來注定要死。因為你沒死，這很可能就是世界上發生這麼多可怕事情的原因。換句話說，如果你死了，世界就會變成你第一次來參加我父親葬禮時看到的那樣。你懂嗎？﹂

﹁不懂。﹂泰斯說。

帕林用顯而易見的失望眼神盯著泰斯。﹁恐怕我無法解釋得再清楚了。也許我們和金月應該坐下來討論這件事。你沒必要再逃跑一次，我不會強迫你回去。﹂

﹁我不想傷害你的感情，帕林。﹂泰斯回敬道。﹁但你不能強迫我做任何事。我有裝置，你沒有。﹂

帕林打量坎德人的目光變得越發陰沉，然後他突然莫名其妙地笑起來。這不是個完整的笑容，因為他只揚起了他的薄嘴唇，但那雙不開心的眼睛離笑容還遠著呢！不過這至少是個開始。

﹁說得對，泰斯。﹂他說。﹁裝置確實在你手裡。你自己知道是非。你向費資本承諾過，他也相信你會遵守諾言。﹂

帕林停下來，然後靜靜地說。﹁泰斯，你還記得嗎，卡拉蒙在你的葬禮上說過什麼？﹂

﹁他說過嗎？﹂泰斯大吃一驚。﹁我甚至不知道我有過一次葬禮。我猜，除了巨人腳趾間的一團肉醬外，我大概不會剩下什麼東西。卡拉蒙說了什麼？有沒有一場盛大聚會？珍娜帶奶酪泡芙來了嗎？﹂

﹁規模極其盛大，﹂帕林說。﹁人們從安塞隆各地來向一位英勇的坎德人致敬。至於我父親，他稱你為﹃坎德人中的坎德人﹄。他說你代表了所有坎德人的美德：高貴、勇於自我犧牲、無畏，以及最重要的，相當正直。﹂

﹁也許卡拉蒙錯看我了。﹂泰斯不大自在地說，他用眼角的餘光偷偷瞥向帕林。

﹁也許是吧！﹂帕林說。

泰斯不喜歡帕林瞧他的眼神，似乎法師正在看一隻被踩扁後爛成一團的蟑螂。他不知道該做什麼或說什麼，因為他有種奇怪的感覺。他不記得以前是否有過這種感覺，但他希望以後永遠不要再有。寂靜開始延伸，泰斯開始害怕就算有人打破它，沉寂也會突然反彈回來撞在他們其中一人的臉上。因此，當他聽到樓梯上傳來一陣騷動時就感覺特別寬慰。

﹁首席大師！﹂卡蜜拉女士喊道。﹁我們聽見了您的聲音。有人說看見一名坎德人上來︱︱﹂

她來到最頂層，正好看到金月的面孔。

﹁首席大師！﹂騎士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城堡衛兵在她身後擠成一團，眼前的情景讓他們驚訝得透不過氣來。

泰斯奔向自由的機會又來了。沒有人會試圖阻止他，沒有人會注意他。他可以溜過他們所有人身邊逃之夭夭。他幾乎可以肯定那個叫謎琢的侏儒會有艘船。侏儒總有各式各樣的船，有時候他們還會有飛行器，有時候他們會造出既能飛又能航行的東西，儘管這種嘗試通常以爆炸告終。

是的，泰斯心想。他望著樓梯和張大嘴巴站在那裡的人們。那就是我要做的。我要走，現在就走。我要跑，隨時隨地拔腿就跑。我的腳將開始跑。

但他的腳顯然另有打算，因為它們牢牢地黏在地板上，一動也不動。

也許他的腳和他的腦袋在想著同一件事。他的腦袋正在回想卡拉蒙說過的話。這些話跟人們對史東‧布萊特布雷德和半精靈坦尼斯的評價簡直一模一樣。但這回他們是在說他！泰索何夫‧柏伏特！他感覺心頭湧上一股暖流，但同時，他又感覺胃裡泛起另一種液體。這種汨汨作響的液體很難受，好像他吃了什麼和他意見不同的東西。他猜也許是燕麥粥。

﹁抱歉，金月。﹂泰斯開口打斷發生在他身邊的目瞪口呆和其他蠢事。﹁我能不能進妳房間躺一下？我感覺不舒服。﹂

金月鎮定下來。她的臉色蒼白而冷漠，聲音中流露出幾分苦澀。﹁我就知道會這樣。我知道你們會像看市集上的雜耍般看著我。﹂

﹁原諒我，首席大師。﹂卡蜜拉女士的臉因羞愧而漲紅。她低下頭。﹁我請求您諒解。只是︱︱這個奇蹟︱︱﹂

﹁這不是奇蹟！﹂金月尖聲說道。她抬起頭！恢復了一些帝王風度，周身洋溢出尊貴氣質。﹁我對我帶來的所有麻煩感到抱歉，卡蜜拉女士。我知道我帶給許多人痛苦。請轉告城堡裡的所有人，叫他們不必再為我擔心。我很好。我會回到大家身邊。但首先我想和朋友們私下聊聊。﹂

﹁當然，我很高興按照您的吩咐去做，首席大師。﹂卡蜜拉女士說。儘管她竭力不瞪大眼睛，但還是免不了要帶著驚訝和迷惑注視金月身上的變化。

帕林刻意咳了一聲。

卡蜜拉女士眨眨眼睛。﹁我很抱歉，首席大師。只是︱︱﹂

她搖搖頭，實在無法把腦中混亂的思緒用言語表達出來。她轉過身去，又回頭望了一眼，似乎在證實自己所見不假，便匆匆走下螺旋樓梯。城堡衛兵們在猶豫片刻後也跟著離去。泰斯可以聽見他們在大聲談論著﹁奇蹟﹂。

﹁他們都會這樣。﹂金月苦惱地說。她轉過身，若有所思地朝臥室走去。﹁他們全都會盯著我看，說這是奇蹟。﹂她迅速在他們背後關上門，然後靠在門上。

﹁您不能責怪他們，首席大師。﹂帕林說。

﹁是的。我知道。這也是我把自己鎖在房裡的原因。在剛出現這種變化時，我曾希望它只是︱︱暫時的現象。﹂金月向他們招了招手。﹁請坐。看起來我們有許多事要討論。﹂

她房裡的擺飾很樸素。一張簡陋木床、寫字桌、地板上的手織地毯，和散落各處的軟墊。牆角靠著一把魯特琴，就沒有其他家具︱︱除了一面打碎在地上的梳妝鏡外。碎玻璃已經被整齊地掃成一堆。

﹁您發生了什麼事，首席大師？﹂帕林問。﹁這是魔法造成的嗎？﹂

﹁我不知道！我希望能找到答案！﹂她無助地說。﹁這個變化發生在風暴之夜。﹂

﹁那場風暴，﹂帕林嘟囔著瞥了泰斯一眼。﹁看來那場風暴中發生了許多怪事。坎德人就是在風暴之夜到來的。﹂

﹁暴雨像擊鼓般落在屋頂上，﹂金月繼續說，她似乎沒聽見帕林的話。﹁狂風呼嘯著撼動水晶牆，似乎要撲進來。一道耀眼的閃電把整個房間照得比最耀眼的陽光還要明亮，讓我眼花撩亂。有幾分鐘，我什麼也看不見。過了一會兒，黑暗從我眼前消失，於是我看到鏡中的自己。

﹁我︱︱我以為是房間裡有個陌生人。我轉過身子，但沒有人。當我轉回身時，我認出了自己。不再像我以前那樣，不再灰髮皺臉，不再垂垂老矣，而是朝氣蓬勃，像我出嫁時一樣年輕。﹂

她閉上眼睛，淚珠順著她的臉頰滑下來。

﹁他們在底下聽見的撞擊聲，﹂帕林說。﹁就是妳打破鏡子的聲音？﹂

﹁是的！﹂金月高喊著握緊拳頭。﹁我離他那麼近，帕林！那麼近！河風和我馬上就要重逢。他如此耐心地等待我。他知道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我的工作已經完成，我能聽見他在呼喚我。我們將永遠在一起。我終於能再次和心愛的人相聚，結果︱︱結果現在︱︱居然是這種結局！﹂

﹁您真的一點也不知道它是怎麼發生的？﹂帕林皺起眉頭疑惑地問。﹁也許是您心底的一個秘密願望︱︱有些藥劑︱︱或者魔法寶物︱︱﹂

﹁你的意思是，也許是我主動要求的？﹂金月冷冷地回應道。﹁不，我沒有。我很滿足。我的工作已經完成，其他有力量、有決心的人將會繼續我的理想。我只想再次歇息在丈夫的臂彎裡，帕林。我想跟他一起走向下一世。河風與我曾經討論過我們兩人旅途中的下一步。在我與米莎凱同在時，就是祂給我水晶杖的時候，祂曾讓我匆匆一瞥那個遙遠地方的美景，那景象︱︱我無法形容。﹂

﹁我累了，很累很累。我看起來很年輕，但我並不感覺年輕，帕林。這個身體就像舞臺上的戲服和面具。但我沒辦法脫掉它！我試過了，但做不到！﹂

金月把手放在臉頰上，擠壓它。她的臉上出現了疤痕。泰斯驚恐地意識到，她在絕望中曾試圖挖去光滑豐潤的肌膚。

﹁在內心裡，我依舊蒼老，帕林。﹂金月說。她的聲音空洞刺耳。﹁我已經活過了壽限。我的丈夫已經先我而去，我的朋友已經分散。我孤身一人。哦，我知道，﹂她舉起手，制止他們可能的反駁。﹁我知道這裡也有我的朋友，但他們和我不是同一個時代的人。他們︱︱他們不會與我唱同一首歌。﹂

她轉向泰索何夫，對他莞爾一笑，但笑意中卻帶著幾分憂傷。坎德人不禁熱淚盈眶。

﹁這是我的錯嗎，金月？﹂泰斯哀痛地說。﹁我不想要妳不開心！我不想！﹂

﹁不，坎德兄弟。﹂金月溫柔地把他擁在懷中。﹁你帶給我歡樂。以及一個謎。﹂她轉向帕林。﹁他怎麼來這裡的？他是不是這三十年裡一直活在世上，而我們卻認為他死了？﹂

﹁坎德人使用一個魔法裝置在風暴之夜到來，金月。﹂帕林低聲說。﹁時光旅行裝置。這個裝置曾經屬於我父親。您記得卡拉蒙說過如何與克麗珊娜女士一起回到過去︱︱﹂

﹁是的，我記得。﹂金月臉紅起來。﹁很抱歉，我必須承認，你父親的話令人難以置信。如果不是克麗珊娜女士說︱︱﹂

﹁沒必要道歉，﹂帕林說。﹁我承認連我也覺得這個故事匪夷所思。在渾沌之戰前，我曾與達拉馬提起過這件事，也和半精靈坦尼斯談過。他們都證實了我父親的說法。此外，我也閱讀了帕薩理安的筆記，他記錄了是如何做出送我父親回到過去的決定。我還有個朋友，珍娜女士。當我父親將裝置帶給達拉馬保管時，她也正好在大法師之塔裡。她見過這個裝置，因此認得它。最重要的是，我自己親身經歷過。泰索何夫的確攜帶著我父親用來時光旅行的魔法裝置。我知道這點，因為我也使用了它。﹂

金月的眼睛瞪得老大。她吸了口氣，聽起來像在嘆息。

﹁你是說，坎德人從過去來到我們這裡？他在時光中旅行？還有你也在時光中旅行？﹂

﹁泰索何夫，﹂帕林說。﹁告訴金月你在我父親葬禮上看到的事情，就像告訴我的一樣。第一次葬禮。盡可能簡明扼要。﹂

由於坎德人的字典裡找不到﹁簡明﹂和﹁扼要﹂這兩個詞，因此泰索何夫的故事裡加油添醋地摻雜了相當多不相干的事，還發生不少小插曲，包括有一次他甚至完全迷失在字謎陣中，於是只好耐心地把它解出來。然而，金月是個最專心的聽眾，她坐在泰斯身旁的軟墊上，從來沒出聲打斷他的話。

然後泰斯說到她與河風一同來參加卡拉蒙的首次葬禮；她丈夫滿頭灰髮，佝僂著腰，但他卻是驕傲的平原人部落聯盟酋長，膝下兒孫滿堂，陪他來的有兒女、孫兒、曾孫︱︱金月又潸然淚下。然而，她沒有哭出聲，也沒有把目光從坎德人身上移開。

泰索何夫停了下來，因為他已經快沒力氣說話了。他接過一杯補充體力的白開水，躺回軟墊上。

﹁嗯，您對他的故事有何想法，首席大師？﹂帕林問。

﹁一個河風沒有死去的時空，﹂金月喃喃道。﹁一個我們攜手變老的時空。這有可能嗎？﹂

﹁我使用了裝置，﹂帕林說。﹁我回到過去，希望在時間之河中找到某個點，在那裡我們能用一個將來換掉另一個。我希望找到那一刻，進而改變它。﹂

﹁那將十分危險。﹂金月的語氣尖利得如同刀鋒。

﹁是的，好吧，不過這已經不重要了。﹂帕林回應道。﹁因為我沒有在過去中找到那一刻。﹂

﹁這倒也不壞︱︱﹂金月開口說。

帕林打斷她的話。﹁首席大師，﹂他說。﹁應該說，我根本沒有發現過去。﹂

﹁什麼意思？沒有過去？﹂

﹁我沿著時間向後旅行，﹂帕林說。﹁我看到渾沌之戰的結束。我看到諸神的離去。當我再往後看，期望看到渾沌之戰的開始，並看到在此之前發生的事情時，我只看到一片廣袤而虛無的黑暗，就像在俯視一口碩大無朋的枯井。

﹁什麼意思？﹂金月問。

﹁我不知道，首席大師。﹂帕林看看泰索何夫。﹁不過我卻知道：泰索何夫‧柏伏特死在很多年前。至少他應該死了。然而您已經看到，他就坐在這裡，活蹦亂跳。﹂

﹁這就是你要他回去送死的原因。﹂金月哀傷地望著泰斯。

﹁也許我搞錯了。也許這不會帶來任何改變。我要承認，我不清楚時光旅行的原理。﹂帕林懊喪地說。﹁在我們的公會裡，只有一個人懂，那就是達拉馬。但沒有人知道他的生死。即使他活著，也沒人知道該如何找到他。﹂

﹁達拉馬！﹂金月的臉色沉了下來。﹁當我聽到他和大法師之塔一起消失時，我曾心想，在這些邪惡橫行的日子裡終於傳來一個好消息，這真是太奇妙了。我知道其他人喜歡他、信任他，譬如坦尼斯和你父親。但我每次看到他，都覺得他行走在陰影裡。甚至可以說，他本人就像陰影。他把自己裹在陰影裡，用它掩蓋他的惡行。我相信坦尼斯和卡拉蒙被他所蒙蔽，而我就是一個希望他離開世界的人。雖然那也不是什麼好事，但至少要比他待在這裡好得多。我相信，﹂她補充道。﹁如果你真要和他打交道的話，肯定會一無所獲。﹂

﹁看起來達拉馬不大可能捲進這件事情。﹂帕林不耐煩地回答道。﹁如果他還沒死，那一定是躲在一個我們不太容易找到的地方。總之，首席大師，我要告訴您的就是，我發現所有這些怪事都發生在風暴之夜。﹂

﹁風暴中有個聲音，﹂金月顫抖地說。﹁雖然我聽不懂它在說什麼，但它讓我充滿恐懼。﹂她又看了泰斯一眼。﹁問題是，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

﹁這取決於泰斯。﹂帕林回答。﹁世界的命運掌握在一個坎德人手中。﹂他的臉色十分難看。

泰斯不失尊嚴地站起來。﹁我會嚴肅考慮這件事，﹂他宣佈。﹁要做出決定並不容易。我要考慮好多事。但在我考慮它和遵照諾言去幫助謎琢測繪樹籬迷宮之前，我有一句話要說。如果你們這些人讓世界的命運一直留在坎德人手裡，大概就不會把事情搞得像現在這樣一團糟了。﹂

在扔下這句話讓帕林心口彷彿被撒上一把鹽後，泰索何夫走出了房間。

## １︱２４睡吧，吾愛，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自從米娜受命向西瓦那斯提進軍以來，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星期。在此期間，西瓦諾謝被加冕為西瓦那斯提國王。蜷縮在屏障後的精靈王國一點也不知道災難將至。

加爾達花了三天時間趕到庫爾，向多伽將軍傳遞米娜的命令。在隨後三天，他從庫爾沿著米娜在地圖上畫給他看的路線向南前進，急著要與米娜和她的軍隊會合。找到他們並非難事。一路上，他能看見他們行軍留下的痕跡︱︱車轍、腳印和被丟棄的裝備。如果他能如此輕易地找到軍隊，那食人魔也能。

加爾達低著頭，在泥地裡艱難跋涉。雨水流入他的眼睛，從下巴滴落下來。自從加爾達回來後，雨就一直沒停過，到現在已經下了整整兩天，而且看起來也沒有要停止的意思。這並不是夏日裡的濛濛細雨，而是像標槍般裹挾著狂風的大雨。它能澆熄人們心頭的火焰，在他們的靈魂上籠罩一層陰影。

士兵們全都渾身濕透、又凍又累。道路積滿淤泥，路面上要不是光滑到讓人站不住腳，就是黏滯到幾乎要把靴子從人們的腳上拔下來。沉重的補給車每天至少要陷在泥裡三次，這時就需要人們在輪子下墊好撬棒，硬把它們從爛泥裡推出來。加爾達的力氣在這些不幸事件中就派上了用場。牛頭人的肩背肌肉被拉得疼痛不堪，因為他必須經常將大車抬離地面，以便把輪子從泥地裡推出來。

士兵們開始極度憎恨這場雨，把它當成除了食人魔外的另一大敵。雨點敲在士兵們的頭盔上，就像有人在不斷地敲擊鐵鍋，至少部份士兵是這麼抱怨的。薩繆瓦爾隊長和他的弓箭手們擔心，箭上的羽毛被淋濕後會阻礙箭體飛行，從而影響射擊的準確度。

米娜要求部下們在晨曦初露時就起來行軍，當然，實際上誰也看不見晨曦，因為在過去幾天，天空中只有烏雲。他們一直行軍到陰暗的天色讓軍官們擔心補給車的車夫會將車子翻下路面為止。木柴被淋得太濕，哪怕最有經驗的生火者也無法點燃它們。他們睡在爛泥裡，用爛泥當枕頭，而雨水則是他們的毛毯。就連食物吃起來也有股爛泥味。第二天早晨，他們醒過來繼續行軍。和米娜一起向光榮前進。對此，所有人都堅信不疑。

根據密儀教徒的說法，士兵們無法穿越魔法屏障。他們將被夾在前方屏障的鐵砧和背後食人魔的鐵錘之間。他們會不光彩地死去。士兵們對這些密儀教徒不屑一顧。米娜能夠升起屏障，米娜能在揮手間就讓它灰飛煙滅。他們信任她，因此他們追隨她。沒有一個人在這段漫長艱險的征途中擅自離隊。

但他們怨言不斷，埋怨泥濘、雨水、糟糕的食物和缺乏睡眠。他們的牢騷聲變得愈來愈響。米娜除了洗耳恭聽外也別無他法。﹁我想知道的是，﹂從靴子踩在泥地裡的咯吱聲中傳來一個響亮的聲音。﹁如果我們追隨的神想要我們打勝仗，那麼這位唯一真神為何不能賜給我們陽光和一段乾燥的路面？﹂

加爾達一如往常般走在米娜身邊。他朝她瞥了一眼。之前她也聽見了抱怨，但並沒有理會他們。不過這是頭一次有人敢質疑她的神。

米娜勒住韁繩，掉轉馬頭，朝隊伍後方馳去，尋找那個開口的人。他的戰友們沒有一個主動揭發他，但米娜還是把他揪了出來。她用琥珀色的眼睛盯著那個人。

﹁分隊指揮官帕雷金，是嗎？﹂她說。

﹁是的，米娜。﹂他倔強地回答。

﹁你曾前胸中箭，快死了。是我救了你的命。﹂米娜生氣了。人們從來沒見她生氣過。加爾達發起抖來，他突然想起她出現的那天晚上，那場雷電交加的可怕風暴。

帕雷金的臉羞得通紅。他囁嚅著，然後低下頭，不敢正視她的目光。

﹁聽著，分隊指揮官。﹂米娜的聲音既冷淡又尖銳。﹁如果我們在大太陽下沿著乾燥的道路行軍，那現在鑽進你甲胄內的就不是雨點，而是食人魔的槍尖。灰色迷霧是掩護我們不被敵人發現的帳幕，雨水會沖走我們路過後留下的痕跡。不要懷疑神靈的智慧，帕雷金。尤其是在你自己智慧有限的情況下。﹂

帕雷金臉色蒼白。﹁寬恕我，米娜。﹂從他毫無血色的嘴唇中擠出這幾個字。﹁我沒有不敬的意思。我尊崇神靈。我尊崇您。﹂他敬仰地望著她。﹁要是我有機會證明它就好了！﹂

米娜的表情變得柔和起來。她的琥珀色雙眼光芒閃耀，這也是一片灰濛濛中僅有的顏色。﹁你會有機會的，帕雷金。﹂她溫和地說。﹁這是我給你的承諾。﹂

她轉過馬頭，奔回隊伍前方，馬蹄下泥漿四濺。

人們在雨幕中低下頭去，準備重新上路。

﹁米娜！﹂後方響起一個聲音。有個人跌跌撞撞地朝前方跑來。

米娜停下馬來，轉過頭去看看出了什麼事。﹁後衛部隊的人。﹂加爾達報告。

﹁米娜！﹂那人上氣不接下氣地來到她面前，﹁藍龍！﹂他喘著大氣說。﹁從北面來。﹂他皺著眉頭向後望去。﹁我發誓，米娜！我看見牠們︱︱﹂

﹁那裡！﹂加爾達說著用手一指。

五頭藍龍從雲層中冒出來，鱗片在大雨中閃閃發亮。歪歪扭扭的行軍隊伍頓時慢了下來，人們紛紛停住腳步，警覺地盯著天空。

龍是龐大的生物，美麗、威嚴。牠們的鱗甲如同冬日天空下的冰湖一樣碧藍，上面閃耀著亮晶晶的雨珠。牠們無畏地馳騁在烈風上，只需稍加擺動巨翼就能浮在空中。牠們不懼嶙峋的閃電，因為牠們的龍息就是雷電，能將一座石塔轟成瓦礫，殺死躲藏在地底深處的生物。

米娜一言不發，也沒有下達任何命令。她安撫住自己嘶鳴不已的坐騎，靜靜地注視牠們。藍龍愈飛愈近，現在加爾達能看見牠們背上身披黑甲的騎手。藍龍排成隊列逐一俯衝掠過行軍中的人們頭上。騎手和他們的坐騎仔細觀察許久，隨後藍龍拍動翅膀向上飛去，鑽回灰色的雲層中。

巨龍消失在人們的視線裡，但牠們的存在像一座撼搖不動的山巖，壓迫每個人的心靈，打消人們的勇氣。

﹁出了什麼事？﹂薩繆瓦爾隊長在泥地裡拖著沉重的腳步走來。他的弓箭手們一看到龍就彎弓搭箭。﹁到底怎麼回事？﹂

﹁塔貢的間諜。﹂加爾達咆哮道。﹁米娜，他現在一定知道妳撤回他下達給多伽將軍的命令，並用妳自己的命令取而代之。這是叛變罪。他會吊死您，砍下您的腦袋，把它插在一根竹竿上。﹂

﹁那他為什麼不攻擊我們？﹂薩繆瓦爾隊長陰鬱地瞟了天空一眼，追問道。﹁他的龍能把我們當場燒焦的。﹂

﹁是的，但這樣能給他帶來什麼好處？﹂米娜回答。﹁他殺死我們的話就無利可圖了。他只能從我們的成功中得利。他是個鼠目寸光、貪婪成性、妄圖攫取一切的人。一個像塔貢這樣的人永遠不會對任何人效忠，因此他也無法相信別人的忠誠。一個除了一疊疊整齊堆放的鋼幣外什麼也不信的人，自然無法瞭解別人的信仰。他將己比人，就無法理解這裡發生的事，於是也就不知道該採取何種應對措施。我會把他想要的東西給他。我們的勝利將帶給他西瓦那斯提的財富和瑪烈赤斯的歡心。﹂

﹁您這麼肯定我們能贏，米娜？﹂加爾達問。﹁不是我多疑，﹂他連忙補充道。﹁但要用五百人去對抗整個西瓦那斯提？而且我們首先還要通過食人魔的土地。﹂

﹁當然，我們必勝，加爾達。﹂米娜回答。﹁這是唯一真神的意旨。﹂

戰鬥之子，戰爭之子，死亡之子。她躍馬向前，士兵們在一刻不停的大雨中緊隨其後。

米娜的軍隊向南沿著東塔拉斯河行進。大雨終於停歇，太陽重新露出笑臉。士兵們很歡迎它帶來的溫暖，雖然為了能穿上乾衣服，他們要付出雙倍巡邏兵力的代價。他們現在已經走進食人魔的腹地。

食人魔現在腹背受敵。南方是該死的精靈和鋼之騎士團，北方是牠們的前盟友。牠們發現自己無力趕走北方的奈拉卡騎士，於是便把軍隊從那條戰線上撒下來，派往南方，集中力量對付牠們認為相對較弱、更容易收拾的鋼之騎士團。

米娜每天都派出偵察兵。遠程偵察兵回報說，一支食人魔大軍正聚集在位於西瓦那斯提邊界上的鋼之騎士團要塞周圍。鋼之騎士團和一支據信在闇精靈阿爾瀚娜‧星光領導下的精靈軍隊正據守在要塞裡，準備擊退食人魔的進攻。戰爭尚未開始。食人魔還在等待更多的增援兵力或者好時機。

米娜在早上開始行軍前聽取了偵察兵的報告。士兵收拾行裝，一如既往地抱怨不斷，但在陰雨停息後，他們的精神已經好了不少。追蹤他們的藍龍在遠處保持一段距離。偶爾有人會看到翅膀的陰影，或者太陽光閃耀在藍色鱗片上，但龍並沒有飛得更近。大夥吃完簡陋的早餐，等待開拔的命令。

﹁你帶來了好消息，﹂米娜對偵察兵說。﹁但我們不能放鬆警戒。加爾達，我們離邊界還有多遠？﹂

﹁偵察兵報告說，我們只剩下兩天的路程，米娜。﹂加爾達說。

她的琥珀色眼睛越過牛頭人的肩膀，穿過軍隊、樹林和河流。在加爾達看來，她甚至看穿了天空。﹁我們受到召喚，加爾達。我感覺到一種深切的緊迫感。我們必須在今晚趕到西瓦那斯提邊界。﹂

加爾達目瞪口呆。他對指揮官的忠誠可謂死心塌地。他會毫不猶豫地為她而死，並把這視為一種榮譽。她的戰法並非正統，卻已證明是有效的。但有些事即使是她也做不到。她的神也一樣。

﹁沒辦法，米娜。﹂加爾達直截了當地說。﹁士兵們已經一天行軍十個小時，都已精疲力竭。除此之外，補給車也無法移動得這麼快。看看他們，﹂他指了指。一名後勤軍官正在指揮他的部下拚命拉著一輛在半夜陷進泥裡的大車。﹁他們至少在一個小時內無法出發。您的要求不可能實現，米娜。﹂

﹁對唯一真神來說，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加爾達。﹂米娜說。﹁我們今晚將在屏障邊紮營。你會看到的。我︱︱那是什麼聲音？﹂

一陣狂亂的號角聲劃破天空，從他們身後傳來。

長長的隊伍沿著山谷和丘陵行進。人們聽見號角聲，紛紛停下腳步，回頭向後望去。那些正在推拉補給車的人也停止手上的工作。

一名偵察兵策馬朝山上飛奔而來。士兵們慌忙退向兩側，讓出一條路。他看似在叫喊著什麼問題，很多士兵都手指前方。他低下頭，猛踢馬腹，催促牠全力向前。

米娜走到路上等他。偵察兵來到她跟前，狠命一拉韁繩，弄得那匹馬人立起來。

﹁米娜！﹂偵察兵幾乎喘不過氣來。﹁食人魔！就在我們身後的山上！來得很快！﹂

﹁有多少？﹂她問。

﹁很難說。牠們蜂擁而來，沒有任何隊形。但那裡有一大群人，至少一百個。也許更多。牠們是從那邊的山上湧出來的。﹂

﹁有可能是一幫劫匪。﹂加爾達哼了一聲。﹁也許是聽說了南方的大戰，準備去趁火打劫一番。﹂

﹁當走上我們這條路時，他們就會迅速聚攏。﹂薩繆瓦爾隊長預計。﹁他們一到河邊就會發動突襲。﹂

﹁看樣子他們已經這麼做了。﹂加爾達說。

令人心悸的怒吼如同落石聲震群山。羊角號的刺耳聲劃破長空。幾個食人魔已經看到他們，正在呼叫其餘同伴加入攻擊。

偵察兵的報告像野火般傳遍米娜的軍隊。士兵們連忙爬起來，疲勞和厭倦就如烈焰中的枯葉，轉瞬間無影無蹤。食人魔是可怕的敵人。牠們身材龐大、戰鬥勇猛，而且極其兇殘。食人魔法師統禦下的軍隊可稱得上是精通戰略戰術的勁旅，但一支食人魔襲擊隊則毫無謀略可言。

食人魔襲擊隊沒有領袖。這些從自己的野蠻社會中被驅逐的流民，對任何人來說都特別危險，甚至連自己的同類也不會放過。牠們懶得排什麼隊形，一看到敵人就發起進攻，企圖用牠們的個頭、蠻力和兇狠壓倒對手。

食人魔在戰鬥中無所畏懼。由於牠們渾身長滿粗厚的毛皮，因此要殺死牠們也相當困難。痛苦讓牠們瘋狂，進而變得越發兇惡。食人魔襲擊者不識﹁仁慈﹂，更加鄙視﹁投降﹂，無論是對牠們自己還是敵人。牠們只留少數幾名俘虜，而這些人也是為了提供飯後消遣才被暫時允許活命。

一支訓練有素、武裝精良，以及組織良好的軍隊能夠擊退食人魔的進攻。無人領導的食人魔很容易被誘入圈套，聰明的計謀便能將牠們徹底消滅。牠們不是好射手，因為牠們缺乏培養射術所需的耐心。在戰鬥中，他們使用巨大的闊劍和戰斧將敵人砍成碎片，或者投擲標槍，因為牠們強健的臂力能將標槍以致命的威力拋到很遠的地方。

米娜的軍官們聽見食人魔的狂吼和號角的悲鳴後，紛紛開始喊叫著下達命令。她的騎士們掉轉馬頭，準備衝向後方的敵人。補給車的車夫們揮動馬鞭，拉車的馬匹們噴著鼻息拚盡全力向前。

﹁把那些車子拉到前頭去！﹂加爾達吼著命令道。﹁步兵到路上排成一列，弓箭手到河邊去。薩繆瓦爾隊長，你的人在︱︱﹂

﹁不，﹂米娜說。儘管她沒有提高音量，但這個字就像嘹亮的號角聲，讓所有人的動作都戛然而止。喧囂和吵鬧歸於寂靜。人人都把頭轉向她。﹁我們不要與食人魔戰鬥，我們要逃開。﹂

﹁食人魔會緊追不捨的，米娜。﹂薩繆瓦爾抗議道。﹁我們不可能甩掉牠們。我們必須留下來作戰！﹂

﹁車夫們，﹂米娜沒有理會他，而是向駕車的士兵們喊道。﹁放走馬匹！﹂

﹁可是，米娜！﹂加爾達也開口抗議。﹁我們不能丟下補給！﹂

﹁這些車子會拖累我們，﹂米娜回答。﹁而現在，我們要讓車子拖累食人魔。﹂

加爾達目瞪口呆。起初他還無法理解，不過隨即就看出她的計謀。

﹁也許行得通。﹂他邊說邊在腦中盤算她的策略。

﹁一定行得通。﹂薩繆瓦爾興高采烈地說。﹁我們把車子丟給食人魔，就像你把食物丟給尾隨在後的餓狼一樣。一支食人魔襲擊隊不可能抵擋這種誘惑。﹂

﹁步兵，排成兩列行軍隊形，準備出發。你們要奔跑，﹂米娜告訴士兵們。﹁但不要驚慌失措地亂跑。你們要跑到沒有力氣繼續跑下去為止，然後更加快速地跑。﹂

﹁也許龍會來幫我們，﹂薩繆瓦爾朝天空瞥了一眼。﹁如果牠們還在上面的話。﹂

﹁牠們在那裡，﹂加爾達咆哮道。﹁但牠們不會來救我們。如果我們被食人魔殺光，塔貢連處決我們的費用都可以省了。﹂

﹁我們不會被殺光，﹂米娜乾淨俐落地說。﹁傳令給帕雷金分隊長！﹂

﹁我在這，米娜！﹂那名軍官從人群中走上前來，他的部下正急急忙忙地站好位置。

﹁帕雷金，你對我忠誠嗎？﹂

﹁是的，米娜。﹂他堅定地說。

﹁你要求有一個證明這份忠誠的機會。﹂

﹁是的，米娜。﹂他又重複了一遍，但卻是顫抖著說。

﹁我救了你的命，﹂米娜說。食人魔的怒吼和歡呼聲愈來愈近。人們不安地頻頻回頭。﹁因此那條命是我的。﹂

﹁是的，米娜。﹂他答道。

﹁帕雷金分隊指揮官，你和你的部下將留在這裡保衛補給車。你將盡可能抵擋住食人魔，以便給我們其他人足夠的時間逃走。﹂

帕雷金吞了口口水。﹁是的，米娜。﹂他說，但卻沒能發出聲音。

﹁我會為你祈禱，帕雷金。﹂米娜柔聲說，並朝他伸出手。﹁以及為那些留在後面的人祈禱。唯一真神祝福你們，接受你們的犧牲。各就各位。﹂

帕雷金抓住她的手，滿懷敬意地將它貼到唇邊。他看上去意氣風發，情緒高昂。當他回到隊伍中時，他用激動的嗓音對部下說話，似乎她剛才給了他們什麼巨大的獎賞。加爾達仔細盯著他們，他看到帕雷金的部下全都遵命而行，儘管知道要面對的是死亡，卻沒有人試圖違抗命令。人們都服從了，即使有人面露驚愕，有人陰沉著臉，但所有人都很堅毅。他們在補給車旁排成一列。車上裝滿了成桶的牛肉和麥酒，還有一袋袋麵粉和各種鐵匠工具、刀劍、盾牌、甲胄，以及帳篷和繩索。

﹁食人魔們一定以為提前過年了。﹂薩繆瓦爾評論道。

加爾達點點頭，但一言不發。他記得在貝卡德隘口裡發生的事，記得米娜命令他攜帶額外補給。他感覺背上一股寒意，讓他寒毛直豎。她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她是不是早就知道這件事會發生？她預見了所有這些事嗎？他們的命運是不是早就注定了？她是不是在救活帕雷金時就已經將他從生者名冊上刪去了？加爾達感到一陣恐慌。他突然有種想拔腿就跑的慾望，哪怕只是向自己證明他仍舊是自己命運的主人，證明他不是一隻被關在那雙琥珀色眼睛裡的小蟲。

﹁我們將在夜幕降臨時抵達西瓦那斯提。﹂米娜說。

加爾達抬頭望著她，恐懼和敬畏在他心裡糾成一團亂麻。

﹁加爾達，下令出發。我會帶頭控制行軍速度。﹂

她跳下馬，把韁繩交給一名騎士。隨後她來到隊伍前，拉高嗓門。她的聲音如同月亮的銀色光輝，甜美而清冷。﹁向西瓦那斯提前進！向勝利前進！﹂

她開始邁開大步迅速跑步前進，她的步伐迅捷而輕盈。士兵們聽到食人魔在背後橫衝直撞，他們不需要其他人督促就能跟上她的步伐。

加爾達可以逃到山裡去，也可以自願留下來陪伴在劫難逃的後衛部隊。他還可以終其一生追隨在她左右。結果他與她並肩前進，並得到了莞爾一笑的獎賞。

﹁為了米娜！﹂分隊指揮官帕雷金喊道。他站在堆滿補給品的大車旁，傾聽食人魔們高呼戰號。

他手握利劍，靜候死亡到來。

米娜的士兵們現在不受大車拖累，行動速度驟然加快。在他們身後傳來一陣陣食人魔的嚎叫，更驅使他們不停地奔跑。每個人都能聽見身後的戰鬥聲，每個人都在猜想發生了什麼事，他們能從聲音中推測出戰鬥的進展。食人魔狂怒的呼喝，人類瀕死的慘叫。食人魔發現補給車後的狂野歡呼聲。寂靜。食人魔一定在劫掠補給︱︱以及將受害者們碎屍萬段。

人們聽從米娜的命令全力向前奔跑。他們一直跑到精疲力盡，然後她催促他們跑得更快。那些倒下的人就被棄之不顧。米娜不準任何人停下來幫助他們，這也給了其他人加倍動力來挪動酸疼的雙腿。無論何時，如果有士兵認為自己快撐不下去時，他只需朝隊伍前方看一眼就行了。他會看到那位相貌柔弱的纖細女孩雖然身披鎧甲，卻跑在最前面，從不放慢步伐，從不停下來休息，從不回頭張望別人是否跟在後面。她大無畏的勇氣、不屈不撓的精神和信仰是引領部下前進的戰旗。

米娜只允許士兵們短暫地休息片刻，站在原地喝口水。她不允許他們坐下或躺下，因為她擔心這樣一來他們的肌肉將變得僵硬，無法再移動。那些癱倒在地上的人就被留在倒下的地方。如果還能爬起來，他們就會踉踉蹌蹌地跟上。

太陽的影子拉得更長。人們繼續奔跑。起初軍官們還用歌聲協調眾人沉重的腳步，但隨後就沒人再有力氣去管除了喘氣之外的事了。然而他們每跨出一步，就離西瓦那斯提魔法屏障更近一步。

加爾達注意到米娜的力氣正在減弱。她踉蹌了好幾次，最後終於摔倒在地。

加爾達衝到她身邊。

﹁不！﹂她喘著大氣推開他的手。隨後她站起身來，向前走了幾步，再次倒在地上。

﹁米娜，﹂加爾達說。﹁您的坐騎狐火就在這裡，做好了載您前進的準備。騎馬不是什麼丟臉的事。﹂

﹁我的士兵們在奔跑，﹂她用微弱的聲音告訴加爾達。﹁我要和他們一起跑。我不會要求他們去做我自己做不到的事！﹂

她試著要站起來，然而她的雙腿卻再也支撐不住。她露出堅毅的神情，開始用四肢在地上爬行。一些士兵歡呼起來，但大部份的人卻痛哭失聲。

加爾達把她抱在臂彎裡。她反抗著，命令他放手。

﹁如果我放手，您只會再次倒下去。您將成為拖慢我們速度的人，米娜。﹂加爾達說。﹁士兵們永遠不會遺棄您。我們能不能在夜幕降臨前趕到西瓦那斯提邊界，決定權在您手上。﹂

﹁好吧！﹂在經過一番與自身軟弱的激烈掙扎後，她終於說。﹁我騎馬。﹂

他扶她上馬。她軟倒在鞍座上，疲態盡現。有那麼片刻，他簡直要懷疑她是否能留在鞍座上。隨後她高揚下巴，挺起脊背，坐直在馬背上。

米娜的琥珀色眼睛冷冷地俯視下方。

﹁不要再次違抗我的命令，加爾達。﹂她說。﹁你死後也能替唯一真神效勞。﹂

﹁是的，米娜。﹂他平靜地回答道。

她抓住韁繩，策馬向前飛奔。

米娜的預測很正確，軍隊在日落前便抵達屏障外的森林地帶。

﹁我們就在這裡紮營過夜。﹂米娜說著從精疲力盡的狐火身上爬下來。

﹁這是什麼地方？﹂加爾達望著死去和垂死的樹木問。草木都已枯朽，沿路躺著各種鳥獸的屍體。﹁它被詛咒了嗎？﹂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的確如此。我們在屏障附近，﹂米娜凝視著周圍萬物。﹁你看到的災難景象是它經過的痕跡。﹂

﹁屏障帶來死亡？﹂加爾達警覺起來。

﹁對於它觸及的所有東西。﹂她回答。

﹁而我們必須穿過它？﹂

﹁我們不能穿過它。﹂米娜平靜地說。﹁沒有武器能穿透它，沒有力量能打碎它，哪怕是最強大的龍也無法用牠們的魔法做到這點。精靈們在他們的巫婆女王率領下已經向它衝撞了幾個月，而它依舊巋然不動。鋼之騎士團也派騎士來朝它猛攻，同樣毫無成效。

﹁那裡。﹂米娜用手指了指。﹁屏障就在我們面前。你可以看見它，加爾達。屏障和裡面的西瓦那斯提，以及勝利。﹂

加爾達瞇起眼睛。水面被落日餘暉染成鮮紅色，東塔拉斯河彷彿變成一條血河。起初他什麼也看不見，然後他眼前的樹木開始出現波動，似乎它們正倒映在鮮血蕩漾的河水中。他揉揉眼睛，以為是疲勞模糊了視線。他又眨了眨眼，但樹木仍在抖動。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眼前的空氣因為屏障的魔法而發生了扭曲。

他目眩神迷地又靠近幾步。現在他知道該往什麼地方看了。屏障是一層透明體，但在透明裡有層類似肥皂泡的油彩。而被它隔在裡面的所有東西，無論是草木還是石頭，看上去都虛無縹緲、搖搖晃晃。

就像精靈軍隊一樣，他心想。加爾達立即把這個跡象看成是好兆頭。但他們仍舊必須穿過屏障。

軍官下令士兵們停下腳步。許多人一聽到停止行軍的命令就一頭撲倒在地上。有些人躺下，在喘息中嗚咽，或因腿上肌腱的疼痛而呻吟。另一些人則直挺挺地趴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似乎觸及樹木的死亡詛咒也傳染了他們。

﹁如果，﹂加爾達低吼著對站在他身邊喘大氣的薩繆瓦爾隊長說。﹁要我在走入那道屏障和面對食人魔之間做選擇，我寧願挑食人魔。那樣你至少知道自己要面對的是什麼。﹂

﹁你的話有點道理，朋友。﹂薩繆瓦爾隊長喘息甫定，好不容易有力氣說話。﹁這地方有點可怕。﹂他朝閃爍不定的空氣點了點頭。﹁無論我們要做什麼，最好馬上動手。我們也許稍稍抵擋了食人魔的前進，但牠們很快就會追上來。﹂

﹁我說，頂多明天早上，牠們就會追來。﹂加爾達同意道。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慢慢地躺下去。他這輩子不曾這麼累過。﹁我瞭解食人魔襲擊隊。劫掠補給車和屠殺我們的人會占去牠們一點時間，但牠們會尋求更多的刺激和戰利品。我敢打賭，牠們現在正尾隨而來。﹂

﹁而我們該死的累得什麼地方也不能去。﹂薩繆瓦爾隊長也重重地坐倒在牛頭人身邊。﹁我不知道你怎麼樣，但我連揮手驅趕蒼蠅的力氣都沒有，更別說什麼該死的魔法屏障。﹂

他用眼角的餘光瞟了米娜一眼，看到全軍上下只有她一個人還站著。她凝視著屏障，或者至少是屏障的方向，因為夜幕正迅速降臨，屏障造成的空氣扭曲已經不再那麼容易覺察到了。

﹁我想我們完了，朋友。﹂薩繆瓦爾隊長小聲對牛頭人說。﹁我們進不了魔法屏障。明天一早，食人魔就會追上我們。我們將被食人魔和屏障夾擊。這場瘋狂進軍全是徒勞。﹂

加爾達沒回答。儘管他累得不想爭辯，但他並沒有喪失信心。米娜顯然有備而來。她不會貿然帶領他們陷入絕境，任憑食人魔屠戮。他不知道她接下來打算怎麼做，但他已經充分見識過她和她的神靈展示出的力量，現在他願意相信她能做到任何不可能的事。

米娜步入灰濛濛的枯樹叢中，朝屏障走去。枯枝落在她身上，枯葉脆裂在她腳下。塵灰落在她肩上，在她頭上蒙了層薄灰。她一直走到無法再前進為止。迎面有一堵隱形圍牆擋住了她的去路。

米娜伸出手推了推屏障。加爾達認為虛無縹緲的肥皂泡一定會向左右分開。但她迅速縮回手，似乎被荊棘刺了一下。加爾達覺得屏障上出現了一道細小波紋，但這也許只是他的猜想。米娜抽出釘頭錘，用力擊打屏障，結果釘頭錘被震得脫手而飛。她聳聳肩，彎腰撿起她的武器。報告屬實。她轉身穿過死亡森林走回指揮部。

﹁您有什麼命令，米娜？﹂加爾達問。

她環顧四周，她的軍隊散亂地躺在灰色大地上，像一具具死屍。

﹁他們做得不錯。﹂她說。﹁大家都精疲力竭了。我們就在這裡宿營。我想，這裡夠近了。﹂她又回頭看了屏障一眼。﹁是的，這裡應該夠近了。﹂

加爾遠沒有問米娜他們離什麼夠近了，他沒這份力氣。但他搖搖晃晃地站起來。﹁我要去部署崗哨︱︱﹂

﹁不用了。﹂米娜制止他，把手放在他肩上。﹁今晚不用部署任何崗哨。大家都去睡覺。﹂

﹁不用任何崗哨！﹂加爾達抗議道。﹁可是，米娜，食人魔緊追在︱︱﹂

﹁牠們要明天一早才能追上我們。﹂她說。﹁如果士兵們很餓的話，那就去吃點東西。然後他們必須睡覺。﹂

吃什麼？加爾達感到納悶。他們的食物已經進了食人魔的肚裡。那些在奔跑前還攜帶背包的人早就把東西丟在路邊了。不過他知趣地沒有開口問。

他把軍官們集合起來，向他們傳達米娜的命令。令加爾達感到驚訝的是，他們既沒抗議也沒辯駁。大家實在太累了，懶得想那麼多。就像一個士兵說的那樣，設立崗哨也沒什麼用。食人魔一到，他們都會醒來。及時醒來迎接死亡。

加爾達的胃咕嚕作響，但他實在沒力氣去找東西吃。至少，他不想嚥下這座受詛咒森林裡的任何東西。他懷疑那道將生命力從樹木中吸走的魔法，也會在夜間對他們如法炮製。他腦海裡浮現出一幅情景：當食人魔在明天早上殺來時，牠們除了乾癟的屍體外將一無所獲。這個想法令他啞然失笑。

夜色深沉，黑暗得就像死亡本身。糾纏在枯樹殘枝間的星星看上去那麼小，那麼微不足道。疲倦讓加爾達無法思考月亮今晚是否會升起。他希望不會。對這片鬼魅般的森林，他看到的愈少愈好。他踉蹌地跨過一個個癱倒在地的身軀，數著全軍人數，並踢了踢他們。有幾個咕噥起來，有幾個出聲詛咒他，而這是得知他們仍舊活著的唯一憑藉。

他回到方才他離開米娜的地方，但她不在那裡。他無法在黑暗中找到她，他的心頓時被一種無名的恐懼所攫取，就像暗夜中的迷途孩童般。他不敢喊叫。這片寂靜猶如神殿中的肅靜莊嚴，他不願加以打擾。但他必須找到她。

﹁米娜！﹂他輕聲呼喚著。

﹁在這裡，加爾達。﹂她回答。

他繞過一排枯樹，發現她坐在一根巨大的橡樹斷枝上。她的臉上跳動著灰色的光芒，比月光更為明亮，他不禁納悶自己怎麼會看不到她。

他報告道。﹁四百五十人，米娜。﹂他說話的同時開始站不穩。

﹁坐下來。﹂她命令。

﹁三十個人留下守衛補給車。還有二十個倒在路上。如果食人魔沒發現他們的話，有些人也許能趕上來。﹂

她默默點了點頭。加爾達坐在地上。他的肌肉酸疼，明天早上他將全身僵硬，而有這種感覺的絕不只他一人。

﹁所有人都睡了。﹂他打了個大哈欠。

﹁你也該去睡了，加爾達。﹂

﹁那您呢？﹂

﹁我還睡不著，想再坐一會兒。不會很久。不必擔心。﹂

他躺倒在她腳邊，頭枕在一堆枯葉上。只要他移動一下，葉子就劈啪作響。在那場可怕的急行軍中，他腦子裡僅有的就是即將到來的甜美夜晚，那時他就可以躺下休息，安心睡覺。他伸直四肢，閉上眼睛，看到道路出現在他腳下，無窮無盡的道路。他跑啊跑，但它一直在他面前延伸。道路扭動起來，像條蛇般纏在他腿上。他跌倒在地，一頭栽入血河中。

加爾達嘶吼一聲，驚醒過來。

﹁怎麼了？﹂米娜還坐在那根木頭上。沒有移動。

﹁該死的跑步！﹂加爾達咒罵道。﹁我在夢裡看到路！我睡不著，沒辦法好好睡。﹂

他不是唯一被噩夢困擾的人。他周圍所有的人都在沉重地呼吸，翻來覆去，發出呻吟和咳嗽聲，喃喃低語著害怕、迷失和絕望的詞句。米娜傾聽了一會兒，搖搖頭，嘆了口氣。

﹁躺下，加爾達。﹂她說。﹁躺下，我唱一首催眠曲。你會睡著的。﹂

﹁米娜︱︱﹂加爾達尷尬地清清喉嚨。﹁沒必要那樣，我不是孩子。﹂

﹁你是個孩子，加爾達。﹂她柔聲說。﹁我們都是孩子。唯一真神的孩子。躺下，閉上眼睛。﹂

加爾達照做了。他躺下，閉上眼睛，路又出現在他面前。他在跑，沒命地跑︱︱

米娜開始哼唱，她的聲音很輕，沒有經過訓練的歌聲顯得很生澀，然而裡面卻有份能直貫靈魂深處的甜美和清新。

時光剝奪了我們的氣力。

花瓣枯合，凋零冷寂。

光明隕落，暗夜迷離。

伴隨的，是最後一絲無力的呼吸。

暗夜降臨，包圍我們。

我們還能看見遠方的星辰，

雖然它們已太過遙遠而無法辨認，

只拋下悲傷、恐懼，和枯死的靈魂。

睡吧，吾愛，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靜夜將守護你的靈魂。

緊緊擁抱黑暗的深沉。

睡吧，吾愛，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凝聚的黑暗帶走我們的靈，

懷抱我們，如刺骨寒冰，

那是吾主為我們準備的永生，

我們的命運，握在祂的手中。

織夢，戰士，黑暗的天際，

體會救贖的甜蜜，

那救贖來自暗夜的伴侶，

還有祂對追隨者的愛意。

睡吧，吾愛，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靜夜將守護你的靈魂。

緊緊擁抱黑暗的深沉。

睡吧，吾愛，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加爾達感到一陣睡意席捲他全身，一種類似流血而死的人體驗到的乏力感。他的四肢變得沉重，身體像灌滿了鉛，沉重得幾乎要讓他陷進地裡，沉進鬆軟的塵土中，陷進枯枝敗葉的灰燼和殘骸中，他像毛毯般被裹住，隨後被人一股腦兒扔進墓穴中。

他覺得很寧靜。他不知道恐懼。意識逐漸從他腦海裡飄走。

矮人們稱之為加瑪什諾奇。死亡之歌。

塔貢的龍騎士們從灰色的晨曦中鑽出來，低飛在布洛德的森林上空。昨天，他們從天空中望著那支小軍隊在食人魔襲擊隊面前狼狽逃竄。在龍騎士們看來，士兵們簡直被嚇得慌了手腳，扔下補給車，任憑食人魔大肆劫掠。一名騎士嚴肅地想到，塔貢不會樂見價值幾百枚鋼幣的裝備成了食人魔身上的裝飾品。

這支軍隊盲目逃竄，儘管還保持了一定的隊形。不過，他們的胡亂逃跑並沒有把他們帶到安全的地方。部隊一直跑到環繞西瓦那斯提的魔法屏障前。日落時，他們在那裡停了下來，即使前方有路可去，他們也沒力氣再跑了。

洗劫補給車占去食人魔襲擊隊幾個鐘頭的時間，但當一切都被吃光搶光後，食人魔又開始向南移動，追隨人類的足跡，追蹤他們可憎的氣味。這些氣味讓食人魔變得更加憤怒和瘋狂。

龍騎士們能對付食人魔，藍龍們輕而易舉地就能把整支襲擊隊收拾掉。但騎士們有自己的任務。他們要監視這名反叛騎士和她手下的一群狂熱崇拜者。龍騎士們不會干預。如果食人魔們消滅了進軍西瓦那斯提的部隊，塔貢也不會受到責備。他已經多次勸告瑪烈，食人魔應該被逐出布洛德，像坎德人般被徹底屠滅。也許下一次巨龍霸王會聽從他的意見。

﹁他們在那裡，﹂一名騎士說。他的龍在低空盤旋。﹁在死亡之地。就在昨晚的同一個地方。他們沒有移動，也許他們已經死了。看起來很像。﹂

﹁如果沒有，那也快了。﹂他的指揮官說。

食人魔們黑壓壓的一團，像一大坨淤泥在死亡之地的邊界滾動。﹁死亡之地﹂是騎士們給西瓦那斯提屏障周圍灰濛濛的死亡區城所取的名字。

龍騎士們饒富興致地注視著，期待看到一場大戰。這場戰鬥將給乏味的任務畫上句號，讓他們回到庫爾的軍營去。

騎士們舒服地坐在鞍座上，注視著底下的情況。

﹁你看到那個了嗎？﹂其中一人突然直起身子說。

﹁飛低點。﹂指揮官下令。

龍飛得更低，輕柔地揮動巨翼，捲起一陣晨風。騎士們俯視著下方的驚人景象。

﹁我想，各位，﹂指揮官在一段無言的驚愕後說。﹁我們應該飛到捷列克直接向塔貢本人報告，不然他不會相信的。﹂

一陣號角聲將加爾達驚醒，他迷迷糊糊地站起身來，摸索著他的佩劍。

﹁食人魔攻來啦！各就各位，士兵們！各就各位！﹂薩繆瓦爾隊長粗嘎著嗓子吼道，把部下從睡夢中踢醒。

﹁米娜！﹂加爾達急忙去尋找她，下定決心要保護她。如果他做不到這點，他將會殺死她，免得她活著落入食人魔手中。﹁米娜！﹂

他發現她坐在昨晚的同一個位置上，在死橡樹的彎曲枝枒裡。她把釘頭錘放在膝上。

﹁米娜！﹂加爾達衝進灰末中，踩在枯葉上。﹁快來！也許您還有一點機會逃︱︱﹂

米娜望著他笑了起來。

他目瞪口呆。他以前從沒聽她笑出聲過。這笑聲甜美而愉悅，讓人聯想起要去和愛人約會的少女。米娜從死樹樁上站起來。

﹁放下你們的武器，士兵們！﹂她喊道。﹁食人魔無法碰觸我們。﹂

﹁她瘋了！﹂薩繆瓦爾說。

﹁不，﹂加爾達說，他不可置信地瞪著前方。﹁你看！﹂

食人魔的戰列就在不到十步之外。牠們在這條線外跳來跳去，大吼大叫，咬牙切齒地怒罵詛咒。牠們離得那麼近，身上的臭氣令他作嘔。食人魔們上竄下跳，拳打腳踢，狂怒地揮動手中的武器。

狂怒，殺氣騰騰。敵人近在咫尺，然而他卻覺得自己在宇宙深處的某個星球上。站在加爾達和食人魔之間的樹木在昏暗的光芒下搖曳不定，像米娜的笑聲般飄動在灰色晨曦中。食人魔們拚命地用腦袋衝撞屏障，一座隱形的魔法屏障。牠們無法通過。

加爾達望著食人魔，直到他確信牠們進不來。這簡直不可思議，牠們竟然無法走進這道看不見的奇怪屏障中。不過最後他只好承認，他拒絕相信的東西卻是事實。許多食人魔被魔法嚇壞了，紛紛從屏障旁溜走。其他一些則對拿腦袋去衝撞空氣感到厭倦，一個個在人類軍隊面前轉過身去。這些人，牠們能看見，卻搆不著。牠們的喧囂開始沉寂下來。在最後進行了一頓威脅和辱罵後，食人魔們蹣跚走開，消失在森林中。

﹁士兵們，我們已經在屏障中！﹂米娜勝利地高呼。﹁你們安全地站在西瓦那斯提國界內！目睹唯一真神的力量和威力吧！﹂

人們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一時間還不能理解降臨在他們身上的奇蹟。他們眨著眼睛，張口結舌，讓加爾達想到被長年累月關在黑牢裡的囚犯一旦重見天日時的模樣。有些人歡呼起來，但他們的聲音很輕柔，似乎害怕打破魔法。一些人揉揉眼睛，另一些人則懷疑自己是否神智清醒。但食人魔撤退的一幕就在眼前，毋庸置疑。它告訴士兵們，他們並不是在憑空臆測。人們一個個跪倒在米娜面前，臉貼著滿佈灰末的土地。這次，他們沒有勝利地歡呼她的名字。這個時刻太神聖、太莊嚴。他們用沉默的敬畏和尊崇向米娜表達敬意。

﹁站起來，士兵們！﹂米娜喊道。﹁拿起武器。今天我們將前往西瓦諾斯。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們！﹂

## １︱２５從日至夜

臉。

好多張臉漂浮在他四周，在波濤蕩漾的痛苦之海上跳動顛簸。當傑拉德浮上水面後，臉孔離他非常近。這是些奇怪的臉孔，沒有表情，如同溺死在這片黑暗之海中的屍體，而他也掙扎在其中。痛苦在離水面最近的地方最為劇烈，他不喜歡沒有面容的臉孔離他自己的臉這麼近。他任憑自己沉回黑暗中，他的一部份對自己低語，要他停止掙扎，把自己交給大海，也成為無面者中的一份子。

傑拉德曾想這麼做，但是一隻有力的手拉住他，讓他不至在劇痛的包圍中沉下去。他也許會沉下去，但是有個平靜而威嚴的聲音命令他繼續漂浮。傑拉德慣於服從命令，因此他遵命而行。他沒有沉下去，而是在黑水中掙扎，緊握那隻抓住他的手。最後，他終於漂到岸邊，把自己從痛苦之海中解脫，癱倒在清醒的海岸上，香甜地熟睡了。

他餓醒過來，昏昏沉沉地納悶自己在哪兒？他怎麼來到這裡的？發生了什麼事？跳動在他幻夢中的臉孔現在變得相當真實，但卻不比那些溺死者的面孔更讓人舒服。這些臉冷漠無情，它們屬於穿著銀邊黑色長袍的男人和女人們。

﹁您覺得如何，閣下？﹂其中一個臉孔問道。那女人彎下腰，將冰冷的手掌放到他頸邊，感覺他的脈搏。遮擋住她手臂的黑布垂下來，覆在他臉上。傑拉德恍然大悟夢中差點淹死他的黑水是什麼了。

﹁好點了。﹂傑拉德小心地說。﹁但很餓。﹂

﹁好現象。您的脈搏還很弱。我會請人給您送點牛肉湯來。您流了不少血，牛肉能幫您補補血。﹂

傑拉德看看四周，他躺在一個擺滿床舖的大房間裡。絕大多數床舖上都沒有人。其他黑袍人在屋裡輕聲地走來走去。空氣中瀰漫著草藥的辛辣味。

﹁我在哪裡？﹂傑拉德疑惑地問。﹁發生了什麼事？﹂

﹁您在騎士團的醫院裡，騎士閣下。﹂醫士答道。﹁在奎靈那斯提。您似乎中了精靈的埋伏。除此之外，我知道的不多。﹂從她冷漠的表情看來，她也並不關心。﹁梅丹元帥找到了您。前天他把您帶到這裡。他救了您的命。﹂

傑拉德困惑不解地說。﹁精靈襲擊了我？﹂

﹁我不太清楚。﹂醫士告訴他。﹁您不是我唯一的病人。您必須自己去問元帥，他馬上就會過來。自從他把你帶來後，他每天早上都會來這裡，坐在你身邊。﹂

傑拉德記起那隻有力的手和堅定威嚴的聲音。他忍住痛苦，緩緩轉過身去。他的傷口被緊密包紮起來，肌肉因臥床而虛弱。他看見自己的甲胄，被洗淨擦亮的黑色甲胄被小心地掛在床邊的衣架上。

傑拉德呻吟著閉上眼睛，這一定讓醫士認為他的病情又惡化了。他記得所有的事情，或者至少大部份發生過的事情。他記得與兩名奈拉卡騎士交戰。他記得飛箭，記得有第三名騎士出現，記得自己向他挑戰︱︱

他不記得曾經受到精靈攻擊。

一名年輕人端來托盤，盤裡是一碗湯、幾片麵包和一個水壺。

﹁我能為您效勞嗎，閣下？﹂年輕人禮貌地問。

傑拉德想像著自己像嬰兒般讓人餵食的情景。﹁不用了。﹂儘管很疼，他還是掙扎著坐起來。

年輕人將托盤放在傑拉德的膝上，坐在床邊的椅子裡看他進食。

傑拉德把麵包泡在湯裡。他喝著水壺裡涼爽的清水，腦子裡盤算著該如何打聽出真相。

﹁我想我在這裡是個犯人。﹂他對年輕人說。

﹁為什麼，不，閣下！﹂醫士的助手看似大吃一驚。﹁為什麼您會這麼想？您中了一群精靈的埋伏，閣下！﹂助手望著傑拉德，目光裡帶著欽佩。﹁梅丹元帥把您帶來時將您的故事說給大家聽了。他親自抱您過來，閣下。他身上沾滿您的鮮血。他說，您是個真正的英雄，應該得到最好的照料。我們找來七名黑暗密儀教徒為您效勞。您！怎麼可能是犯人！﹂年輕人笑著搖搖頭。

傑拉德把湯碗推開，一口也沒喝。他已經沒有胃口。他喃喃說著什麼他比自己想像中還虛弱之類的話，然後躺回到枕頭上。助手在他身上忙了一陣，換上新繃帶，檢查是否還有新裂開的傷口。他說，傷口幾乎都癒合了，並勸傑拉德好好睡一覺，隨後轉身離去。

傑拉德閉上眼睛，假裝睡覺，但他根本睡不著。他不知道事態會如何發展。他只能猜想，這位梅丹正在玩弄什麼要以傑拉德受折磨和死亡告終的變態遊戲。

弄清楚這件事後，他的心態平靜下來，很快就沉沉入睡。

﹁不，不要吵醒他。﹂一個低沉而熟悉的聲音說。﹁我只是過來看看他今早的情況。﹂

傑拉德睜開眼睛。一名身穿奈拉卡騎士甲胄、佩帶元帥飾帶的男人站在床邊。這個人大約五十歲。他的臉被太陽曬得黝黑，稜角分明，神色嚴厲而無情，但並不冷酷。這是張指揮官的臉孔，他可以毫不猶豫地下令士兵們赴死，但不會從中得到什麼快感。

傑拉德立刻認出他來。梅丹元帥。

羅拉娜曾經用不大情願的尊敬口氣提起過他。現在，傑拉德終於可以理解原因了。梅丹統治一個敵對種族已有三十年，但他並未建立任何死亡集中營，也沒有在市場上搭起絞架。沒有燒殺搶掠，也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破壞精靈家產和財物。梅丹給巨龍的貢賦一文不少。他已經學會如何玩弄精靈的政治遊戲，據羅拉娜所說，他還玩得不壞。他有自己的間諜和線人。他對反叛者冷酷無情，但只是為了維護秩序和穩定社會。他治軍嚴格，這在如今尤其難能可貴，因為奈拉卡騎士的兵員都是一群社會敗類。

傑拉德被迫放棄這人要尋他開心的念頭。梅丹不會譏諷他或者他的死亡。但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梅丹又在玩什麼把戲？精靈攻擊他又是怎麼回事？

傑拉德勉強支撐著坐起來，在胸前和手臂纏滿繃帶的情況下盡可能敬了個禮。元帥也許是敵人，但他畢竟是個指揮官，傑拉德有義務向他的軍銜表示敬意。

元帥回禮後叫他躺下，免得傷口又裂開。傑拉德幾乎沒聽見他的話。他在想一些其他的事情。他在回憶那次襲擊。

梅丹並非無來由地伏擊他們，他要抓住帕林並奪走寶物，這就意味著梅丹很清楚應該在哪裡找到我們，傑拉德對自己說。有人事先把我們的去向和行程告訴了他。

有人出賣了他們，會是誰呢？羅拉娜家裡的某個人？這很難說，然而傑拉德卻想起那個前去﹁打獵﹂卻一去不返的精靈。也許他被騎士們殺死了。也許沒有。

他的思緒紛亂起伏。帕林和坎德人發生了什麼事？他們是否安全逃脫了？還是也成了俘虜？

﹁感覺如何？﹂梅丹元帥問，他關切地打量著傑拉德。

﹁好多了，大人，謝謝您。﹂傑拉德回答。﹁我想告訴您，大人，也許您真的很關心我的健康，但沒必要再繼續這種客套話。我知道我是您的俘虜，您沒理由相信我，但我要您知道，我不是間諜。我是個︱︱﹂

﹁索蘭尼亞騎士。﹂梅丹笑著幫他把話說完。﹁是的，我知道。你的名字是︱︱﹂他停下來。

﹁傑拉德‧鎢斯‧孟塔，大人。﹂傑拉德回答。

﹁我是阿列克修‧梅丹元帥。是的，傑拉德爵士，我知道你是個索蘭尼亞騎士。﹂梅丹搬來一張椅子坐到傑拉德身邊。﹁我知道你是我的俘虜，我要你把聲音放輕點。﹂他瞥了一眼房間對面的黑暗密儀教徒們。﹁這兩個消息將是我們之間的小秘密。﹂

﹁大人？﹂傑拉德目瞪口呆。即使巨龍碧雷從天上栽下來掉進他的湯碗裡，他也不會更驚訝。

﹁聽我說，傑拉德爵士。﹂梅丹說著把一隻堅定的手放在索蘭尼亞騎士的手臂上。﹁你被俘時身穿奈拉卡騎士的甲胄。你聲稱你不是間諜，但你認為誰會相信你呢？沒有。你知道一個間諜要遭受什麼命運嗎？你將被那些精於使其他人開口的人審問。我們在奎靈那斯提擁有相當現代化的設備，有肢刑架、絞輪、熾熱的鐵鉗和碎骨棒。我們有鐵處女和它痛苦而致命的擁抱。我相信，在經過幾星期的審訊後，你將很樂於告訴審訊官所有你知道的和你不知道的東西。不管是什麼，只要結束折磨就好。﹂

傑拉德張開嘴，但梅丹更用力地壓住他的手臂，於是他保持沉默。

﹁你會告訴他們什麼呢？你會告訴他們關於太后的事。你會告訴他們，羅拉娜藏匿一名發現珍貴魔法寶物的人類法師。因為羅拉娜的干預，現在這名法師和這件寶物已經令碧雷鞭長莫及。﹂

傑拉德暗自嘆了口氣。梅丹靠近看著他。﹁有個消息你應該很樂於聽到。法師逃走了。巨龍碧雷得不到那件魔法裝置。你會死去，你會寧願自己可以死去。但你的死卻救不了羅拉娜。﹂

傑拉德靜靜把話聽完。他的理智在梅丹無可辯駁的邏輯下掙扎著。騎士看不到出路。也許他曾以為他會承受住任何折磨直到死去，但他現在不那麼肯定了。他曾聽說過肢刑架的用途，聽說過它如何把關節拉開，讓人殘廢，因為這種傷永遠也無法完全癒合。他聽說過他們可能用來對付別人的其他折磨。他回想起帕林扭曲的雙手，變形的手指。他的腦海裡浮現出羅拉娜纖細白嫩的手和握劍留下的硬繭。

傑拉德又看了黑袍密儀教徒們一眼，便把目光轉回梅丹身上。﹁您希望我怎麼做，大人？﹂他平靜地問。

﹁你將同意我編出來的關於和精靈戰鬥的故事。為了獎賞你的英勇行為，我將任命你為我的副官。我需要有個能信任的人。﹂梅丹苦笑著說。﹁我相信太后處於危險之中。我盡可能地保護她，但沒辦法太久。我需要別人協助，那個人必須跟我一樣關心太后。﹂

﹁但，大人，﹂傑拉德迷惑不解地說。﹁您自己卻在監視她。﹂

﹁那是為了保護她。﹂梅丹回應道。﹁相信我，我也不喜歡那樣。﹂

傑拉德搖搖頭，抬頭望著元帥。﹁大人，這就是我的回答。我要求您拔劍殺死我。現在，我躺在這張床上，不會有任何抵抗。我會諒解您的謀殺罪行。我的死將會解決我們之間的所有問題。﹂

梅丹的陰沉臉色化作微笑。﹁也許這些問題不像你想的那麼多。當然，我拒絕你的要求。我已經有點喜歡你了，索蘭尼亞騎士。全奎靈那斯提的金銀財寶也無法讓我放棄欣賞你格鬥的機會！我認識的大多數騎士都會丟下武器，轉頭就跑。﹂

梅丹的臉色沉下來，語氣變得苦澀。﹁騎士團的光榮日子早已一去不返。率領我們的領袖曾是一位有榮譽感、有勇氣的人，龍騎將與海之女神賽波音的兒子。現在我們的領導人是誰？﹂梅丹翹起嘴角。﹁一個會計。一個攜帶錢包而不是劍的人。那些被他任命為騎士的人不再依靠戰場上的英勇和偉大的勳業來獲得名位。他們用冰冷的錢幣購買自己的頭銜。﹂

傑拉德想起自己的父親，不由得面紅耳赤。他沒有為了進騎士團而付錢，至少這件事他很有自信。但他父親肯定花了不少錢為兒子買來一個悠閒輕鬆的崗位。﹁索蘭尼亞騎士團也好不到哪裡去。﹂他喃喃道，低下頭去撫平被汗水浸濕的床單。

﹁哦？我真遺憾聽到這個消息。﹂梅丹的語氣流露出真誠的失望。﹁也許，在那些最後的日子裡，最終決戰將由選擇榮譽而不是選擇勢力的人來打。我希望如此，﹂他靜靜地說。﹁否則，我相信一切全完了。﹂

﹁最後的日子？﹂傑拉德不安地問。﹁什麼意思，大人？﹂

梅丹環視了房間一眼。密儀教徒們已經離去，房裡只剩他們兩人。

﹁碧雷準備進攻奎靈那斯提。﹂梅丹說。﹁我不知道具體時間，但牠正在集結軍隊。當牠出兵的那一天，我必須做出痛苦的抉擇。﹂他凝視著傑拉德。﹁我不希望太后成為那個抉擇的一部份。我需要一個可以信任的人幫她逃走。﹂

這個人愛上了羅拉娜！傑拉德驚訝地意識到。也許不那麼令人吃驚，他心想。他自己也有點愛上她。能整天圍著她打轉而又不被她的優雅和美貌吸引的人實在寥寥無幾。但傑拉德還在猶豫。

﹁也許我錯看你了？﹂梅丹冷冷地問。他站起身來。﹁也許你和其他人一樣不知榮譽為何物。﹂

﹁不，大人。﹂傑拉德急切地回答。不知怎麼地，他希望元帥能夠欣賞他，視他為真正的騎士。﹁我努力成為一名騎士。我閱讀兵書，研究戰略戰術。我在運動會和騎士比武中一直名列前茅。我當騎士是要保衛無助者，在戰場上尋求榮譽和光榮。可是，因為我父親的關係︱︱﹂傑拉德羞愧地停頓片刻。﹁我卻被派去索拉斯守墓。﹂

梅丹一言不發，而是俯視著他，等待他的決定。

﹁我接受您的提議，大人。﹂傑拉德說。﹁我不瞭解您，但我將竭盡所能幫助奎靈那斯提。﹂他強調。﹁以及太后。﹂

﹁好極了。﹂梅丹微微地點了點頭，轉身走開。但他又停下腳步，回過頭來。

﹁我加入騎士團也出於同樣的原因，年輕人。﹂說完，他大步向門口走去，斗篷拖曳在身後。﹁如果醫士們認為你恢復良好，你將在明天搬進我的住所。﹂

傑拉德躺回床上。

我不相信他，傑拉德心想。我不會允許自己相信他或敬仰他。他可能在有關龍的事情上說謊。這可能是個圈套。為了什麼，我不知道，但我會保持警覺，觀察動向。

至少，他心想，我要做的事總比把一個該死的坎德人從墳墓裡放出來要強得多。他感覺一種奇妙的滿足感流過全身。

梅丹離開醫院，對方才的接見感到相當滿意。他當然不相信那個索蘭尼亞騎士。這些日子裡梅丹對任何人一概不信任。他將在以後幾天內密切注意這個人的一舉一動，看看他是否有良好的表現。反正他隨時能撤回對索蘭尼亞騎士的提議，一劍結束他。

至少，我不懷疑他的勇氣和他對朋友的忠誠，元帥心想，他已經對我證明了這些。

元帥走向羅拉娜的住所。他喜歡步行。奎靈那斯提在所有季節都風景如畫，但夏天是他的最愛，是節日的季節，有無數鮮花在空氣中揮灑迷人的芬芳，有閃耀銀光的綠葉，還有鳥兒的百囀千鳴。

他悠閒地走著，不時停下來靠在花園圍牆上，讚賞絢麗的百合花向陽光昂起橘色的蕊瓣，或者逗留在走道上觀看一隻疾飛的知更鳥從花叢中抖落一片白色花瓣。梅丹看到一名植木家族的精靈迎面而過，便拉住他討論植物枯萎病，元帥擔心他的一朵玫瑰染上了這種病。起初植木者敵意很深，露出一副只是出於被迫才與梅丹談話的模樣。但梅丹很有禮貌，很恭敬，問題也很專業。精靈對這個話題漸漸變得主動起來，最後還答應親自到元帥家去照料染病的玫瑰。

梅丹來到羅拉娜家門前，他鳴響銀鐘，愉快地站在那裡聽它們甜美的歌聲，等待有人回應。

一個精靈走出門外，禮貌地鞠了個躬。梅丹注視著他。

﹁凱勒文卓斯，是嗎？﹂他問道。

﹁是的，元帥。﹂精靈回答。

﹁我來看︱︱﹂

﹁是誰啊，凱勒文卓斯？﹂羅拉娜出現在門廊中。﹁啊，梅丹元帥。歡迎來我家，請進，想喝點茶嗎？﹂

﹁謝謝您，太后，但我不會久留。﹂梅丹禮貌地說。﹁我們接到報告，說有一群叛匪在不遠處的荒野裡活動。我的一名手下遭到野蠻攻擊。﹂他盯著她看。﹁叛匪們對王室沒有好感，認為他們是合謀者。如果，正如您所說的，您對這些叛匪沒有影響力︱︱﹂

﹁我過著平靜的隱退生活，元帥。﹂羅拉娜說。﹁除了去王宮看我的兒子外，我哪裡也沒去。但我卻發現，我總是處在監視下。我最愛和效忠的是我的故土和人民。﹂

﹁我清楚，太后。﹂梅丹冷冷地一笑。﹁因此，太后，在我們抓到這些叛匪前，您貿然離開您的住所將會十分不安全。我必須請求您和您關心的人不要離家太遠。您當然有進宮的許可，但我不得不禁止您到其他地方去。﹂

﹁那麼，我是被軟禁了嗎，元帥？﹂羅拉娜質問道。

﹁我這麼做是為了保護您，太后。﹂梅丹說。他伸出手拉近一朵紫花，嗅聞它的甜美香氣。﹁這朵紫丁香真美。我以前從不知道它在春天過後這麼久依然綻開。祝您日安，太后。﹂

﹁日安，梅丹元帥。﹂羅拉娜說。

﹁我憎惡這個遊戲。﹂梅丹自言自語道。他獨自走回住處，一路上，他能聞到丁香的芬芳。

﹁我痛恨這個遊戲。﹂羅拉娜說。她關上門，把滿頭金髮的頭倚在門上。

瀑布演奏出甜美輕柔的音樂，羅拉娜傾聽著它的歌聲，讓旋律撫慰心靈，替她恢復往常的樂觀。她不是個輕易向絕望低頭的人。她曾行走在黑暗中，那是世上有史以來最深沉的黑暗。她曾與可怕的塔吉西絲面對面。她看見愛情壓倒黑暗，高奏凱歌。她相信即使最黑暗的夜晚也終究會向黎明屈服。

在她一生的所有哀傷和辛勞中，在她因為自己人民的政治陰謀而失去愛子的悲痛中，在她深愛的丈夫坦尼斯之死的打擊下，她始終堅守著這份信念。坦尼斯死在保衛法王之塔、對抗黑暗騎士的戰鬥中，他死於從背後刺來的劍下。她哀悼他的離世，深深地懷念他，在心裡為他築起一座聖殿。但他的死並沒有把她也帶走。她不願把心埋葬在他的墳墓裡，這麼做將意味著否定他的一生，推倒他所有的成就。相反地，她將繼續為他們兩人的理想而戰鬥。

有些人將此視為異端。他們認為她應該穿上黑衣，從俗事中隱退。他們覺得她的笑聲和歡樂是一種冒犯，覺得她還能快樂地傾聽吟遊詩人的歌聲，簡直是對亡者的一種冒犯。

﹁真令人難過，﹂他們會說。﹁您丈夫死得這麼不值。﹂

﹁告訴我，閣下。﹂羅拉娜會回答，或者。﹁告訴我，夫人。告訴我，你們認為什麼樣的死算值得？﹂

羅拉娜對他們的尷尬報以微笑。在她心裡，她能聽到坦尼斯的笑聲。在他死後不久，曾經有段日子，她能聽見他的聲音，感覺他在默默地關心她，不是要保護她，而是支持她，安慰她。然而，她已經很久很久沒有感覺他的存在了。她只能推測，他已經走入生命的下一段旅程。她不悲傷，也不難過。在她離開現世時，她將與他重逢。他們將彼此尋找對方，哪怕曠世永恆將他們阻擋。此外，死者已經不再需要她，但生者需要。

﹁太后，﹂凱勒文卓斯柔聲說。﹁不要讓元帥的威脅在您心中蒙上陰影。我們會騙過他。我們一向都做到了。﹂

羅拉娜抬起頭，露出笑意。﹁是的，我們會的。還好你及時回來，凱勒文卓斯。要不然梅丹會注意到你不在，那樣也許會把事情搞砸了。從今以後，我們必須加強防範。吉爾薩斯報告說，矮人地道已經接近完工。你現在可以走那條路了。它有點繞路，但比較安全。卡林達斯！你不該從床上起來！﹂

精靈步履蹣跚地在走廊裡走來走去。他的頭上綁著繃帶，皮膚蒼白得幾乎呈半透明狀。羅拉娜能看見他臉上的青筋。凱勒文卓斯過去幫助弟弟，用手臂摟住他，扶著他躺下來，同時毫不留情地指責他離開病床讓女主人操心。

﹁我發生了什麼事？﹂卡林達斯迷茫地問。

﹁你不記得了？﹂羅拉娜問。

﹁我什麼也不記得了！﹂他把手放在頭上。

﹁凱勒文卓斯，﹂羅拉娜突然說。﹁到前門去看看，確保梅丹元帥已經離開。﹂

﹁鳥鳴啾啾，﹂凱勒文卓斯回來報告說。﹁蜜蜂飛舞。附近沒有人。﹂

﹁現在，卡林達斯，﹂羅拉娜轉向他。﹁你記不記得帶領帕林法師、傑拉德和坎德人去與獅鷲獸會合的事？﹂

卡林達斯想了一會兒。﹁很模糊，太后。﹂

﹁你在荒野裡遭到了攻擊。﹂羅拉娜一邊說，一邊用手扶正年輕精靈頭上的繃帶。﹁我們都非常為你擔憂。當你沒回來時，我請牝獅派人搜尋你。義軍們發現你受傷躺在森林裡。他們昨天把你送回來。你為什麼要起來？你需要什麼東西嗎？﹂

﹁沒事，太后，謝謝您，﹂卡林達斯說。﹁請原諒我讓您擔心。我聽見元帥的聲音，心想您也許需要我。我以為自己的身體已經可以離開病床。看來我是弄錯了。﹂

凱勒文卓斯將受傷的弟弟扶到一個更舒適的躺臥位置，羅拉娜則將自己的披巾蓋在卡林達斯身上，替他保暖。

﹁梅丹和他的手下讓你吃了不少苦頭，﹂羅拉娜冷冷的聲音中帶著些許怒意。﹁你該慶幸他們沒殺死你！﹂

﹁他們沒必要殺我，﹂卡林達斯忿忿地說。﹁他們一定是從背後捅了我一刀。帕林法師和坎德人是否帶著魔法裝置成功逃走了？﹂

﹁我們相信如此。義軍們找不到他們的蹤跡，我們也沒接到他們被捕的報告。﹂

﹁索蘭尼亞騎士呢？﹂

﹁牝獅報告說有戰鬥的跡象。兩名奈拉卡騎士被殺。他們找不到傑拉德的遺體，因此他們推斷他被俘虜了。﹂羅拉娜嘆了口氣。﹁如果是那樣，我只能希望他死了。隱藏在騎士團中的義軍正全力探聽關於他的消息。我們知道，他不在監獄裡，不過我們也只知道這個了。﹂

﹁至於帕林，凱勒文卓斯剛剛與獅鷲獸碰過面。他帶來一封信，我希望它是帕林留下的。﹂

﹁在這裡，太后。﹂凱勒文卓斯說，從鞋子裡取出一卷羊皮紙遞給羅拉娜。

﹁你確信你還好？﹂她接過卷軸，問卡林達斯。﹁我該叫人拿杯紅酒來嗎？﹂

﹁請讀信吧，太后。﹂卡林達斯說。﹁別為我操心。﹂

羅拉娜又朝他投去擔憂的一瞥，然後走到書桌前坐下來。凱勒文卓斯為她點起一枝蠟燭，放在桌上。她展開卷軸，上面用墨水書寫著幾行文字，聞起來有股淡淡的檸檬味。信的內容平淡無奇。一個前鄰居告訴羅拉娜莊稼的情況、他孩子長大了，和他最近如何在年中節市集上買了匹好馬。他禮貌地詢問她的健康，希望她萬事如意。

羅拉娜將羊皮紙湊到蠟燭的火苗上，小心翼翼地不把它靠得太近，以免被烤焦或點燃。慢慢地，羊皮紙上出現了其他字句，就夾在兩行墨水字之間。她將紙張在火苗上前後移動，直到上面隱藏的訊息全都顯露出來為止。

她把它放在桌子上，靜靜地讀給自己聽。筆跡並非帕林的。羅拉娜對寫信人的身分感到疑惑，她望向信紙底部的簽名。

﹁啊，珍娜。﹂她喃喃道。

她繼續讀下去，愈讀愈感到驚訝。

﹁上面說什麼，太后？﹂卡林達斯警覺地問。﹁出了什麼事？﹂

﹁怪事，﹂她嘀咕道。﹁真奇怪。我不相信有這種事。沿著時間向後旅行，發現過去不存在。我不懂。﹂

她還說：﹁泰索何夫失蹤了。﹂她搖了搖頭。﹁他沒來這裡。﹂

她繼續唸下去。兩兄弟彼此交換眼神。她皺起眉頭。讀完整封信後，她瞪著它看了很長的時間，似乎在希望它能說些什麼別的。最後，她慢慢鬆開手，卷軸自己捲了起來掛在她手上。

﹁看來我們被監視了。﹂羅拉娜說。她故意讓語氣顯得平靜自然。﹁帕林和泰索何夫被一頭龍追殺，那是碧雷的一個奴僕。帕林相信龍的目標是寶物。這就意味著碧雷知道寶物的存在以及該到哪裡去找它。奈拉卡騎士並非湊巧遇上你們四個，卡林達斯。你們中了埋伏。﹂

﹁間諜！在您家裡。也許是我們其中的一個？這不可能，太后。﹂凱勒文卓斯激動地宣稱。

﹁的確不可能。﹂卡林達斯說。

﹁我希望你們說得對。﹂羅拉娜陰鬱地說。﹁一個背叛自己人民的精靈︱︱﹂她搖了搖頭，語氣中流露出悲傷。﹁簡直難以相信會有這種邪惡存在。但這也不是先例。﹂

﹁您知道我們沒有人會背叛您。﹂卡林達斯刻意重申道。

羅拉娜嘆了口氣。﹁我不知道該想些什麼。珍娜女士推測也許是奈拉卡騎士裡的一名心靈術士，這種人懂得如何看穿我們的思維，收集我們的想法。我們現在是怎麼了，居然得為腦子裡的念頭設防。﹂

她把信收在她的黃金腰帶中。﹁凱勒文卓斯，給我拿點檸檬汁來，然後讓明翼做好準備給獅鷲獸送信。﹂

精靈照做了，默默地離開去完成他的差事。他離開前與弟弟交換了最後一個眼神。兩人都注意到，羅拉娜沒有回答關於帕林的問題。她很小心地轉移了話題。看樣子她甚至不再信任他們。一道陰影籠罩在他們平和的住所，短時間內不會消失。

羅拉娜的回信很簡短。

﹃泰索何夫不在這裡。我會留心他。謝謝關於間諜的警告，我會提高警覺。﹄

她把紙條緊緊捲在一起，以便能裝進小水晶瓶中，綁在獵鷹的腿上。

﹁請原諒我打擾您，太后。﹂卡林達斯說。﹁但我的頭愈來愈痛了。凱勒文卓斯告訴我，醫士們有提到罌粟汁。我想這大概能有點用處，也許我哥哥能幫我帶一點回來。﹂

﹁我馬上派人告訴醫士。﹂羅拉娜關心地說。﹁躺在這裡，等凱勒文卓斯幫你帶回來。﹂

夜色已深，梅丹元帥仍舊在花園裡漫步。他喜歡欣賞夜間花朵在月色下綻開的奇景。他孤身一人。方才他已經撤銷了副官的職務，命令他打包走人。索蘭尼亞騎士明天將來接手。

梅丹停下來觀賞一枝白色的蘭花，它似乎正在月光下閃耀。這時他聽到灌木叢中傳來一個嘶啞的聲音。

﹁元帥！是我！﹂

﹁哦！﹂梅丹說。﹁我還當是一條蛇呢！我累了。爬回你的巖洞裡去，明天再來。﹂

﹁我有重要消息通報，不能等那麼久，﹂那個聲音說。﹁碧雷會對這些消息很感興趣。那個叫帕林‧馬哲理的法師利用寶物旅行到過去。這是一件強力魔法寶物，也許是整個世界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強大的寶物。﹂

﹁也許吧！﹂梅丹漠不關心。他對法師和他們的魔法沒什麼興趣。﹁這件強力寶物在哪裡？﹂

﹁我不是很清楚，﹂精靈說。﹁他在給我女主人的信上說，坎德人帶著寶物跑掉了。馬哲理相信坎德人去了光明城堡。他也趕去那裡，想把寶物拿回來。﹂

﹁至少他沒回到這裡來。﹂梅丹鬆了口氣。﹁他和那件天殺的寶物總算滾得遠遠的。﹂

﹁這消息值一大筆錢。﹂精靈說。

﹁你會拿到錢的，但要等到早上。﹂梅丹說。﹁現在滾吧，免得你的女主人想你。﹂

﹁她不會的，﹂精靈得意地說。﹁她睡著了，睡得死死的。我在她茶裡放了罌粟汁。﹂

﹁我叫你快滾。﹂梅丹冷冷地說。﹁你多留一分鐘，我就多扣你一塊鋼幣。你已經被扣了一塊。﹂

他聽到灌木叢中傳來一陣窸窣。元帥又等了片刻，確認精靈已經離開。月亮消失在一片雲層後。花園被黑暗吞沒，閃耀著光芒的灰白色蘭花從他眼前消失。

看起來是個徵兆。一個警示。

﹁只不過是時間問題，﹂他自言自語道。﹁也許就這幾天。不會更久了。今晚我已經做出決定。我已經選擇了我的道路。除了等待，我什麼也不能做。﹂

他今晚的愉快心情被破壞了。元帥回到他的屋子裡。他被迫在黑暗中摸索，因為他再也不能看見眼前的道路。

## １︱２６國王，棋子

這一天，傑拉德將與梅丹元帥會面，並接受勸說，為奈拉卡騎士指揮官效力。這一天，羅拉娜將發現她身邊潛伏著間諜，說不定就在她家裡。這一天，泰索何夫將發現，要與人們在你死後對你的讚美保持一致實在有夠困難。這一天，米娜的軍隊將深入西瓦那斯提。這一天，西瓦諾謝正與他的表哥下棋。

西瓦諾謝是西瓦那斯提國王。他是人民的國王，正像棋盤上這精心雕刻、鑲嵌寶石的雪花石膏像一樣，一個傻頭傻腦、無能為力的國王，一次只能走一格。一個必須被他的騎士和大臣們保護的國王。連兵卒都比國王承擔著更重要的工作。

﹁我的王后吃掉了你的城堡。﹂琦霖說著將一枚華麗的棋子移過綠白相間的大理石棋盤。﹁你的國王無路可走了。我想，這盤我贏了。﹂

﹁該死！輸了！﹂西瓦惱怒地一推棋盤，棋子震得東倒西歪，掉得一地都是。﹁以前我的棋下得還不錯。我母親教會我怎麼玩。我甚至能偶爾打敗薩馬。你的棋藝比他糟得多。不是在冒犯你，表哥。﹂

﹁我不覺得這是冒犯。﹂琦霖說。他趴到地板上，去撿一枚逃離戰場跑到床底下避難的卒子。﹁你心有旁騖，就這麼回事。你沒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棋盤上。﹂

﹁來吧，讓我來。﹂西瓦懊悔地說。﹁是我打翻的。﹂

﹁我可以︱︱﹂琦霖開口說。

﹁不，至少讓我做點有建設性的事情！﹂說罷，西瓦鑽到桌子底下。他撿起一枚騎士和一枚法師。在一番搜索後，他又找到那個走投無路的國王，後者為了躲避失敗已經藏到布簾後面去了。

西瓦撿回所有棋子，把它們在棋盤上一一擺好。

﹁你還想再玩一盤嗎？﹂

﹁不，這種遊戲我已經玩到煩死了！﹂西瓦惱火地說。他離開棋桌旁，走到窗前，向外凝望了一會兒，然後又煩躁地走開。

﹁你說我心有旁騖，表哥。我不知道原因是什麼。我什麼也沒做。﹂

他踱到一張擺滿冰鎮水果、核桃、奶酪和一瓶酒的側桌前。他使勁砸碎核桃，似乎跟它們有仇似的，然後從碎殼中挑出核桃肉。﹁想來一點嗎？﹂

琦霖搖搖頭。西瓦把碎殼扔到桌上，把手擦乾淨。

﹁我討厭核桃！﹂說著，他走回窗前。﹁我當國王多久了？﹂他問道。

﹁幾個星期，表弟︱︱﹂

﹁在這段期間，我做過什麼事？﹂

﹁現在說這個還太早，表弟，你才剛開始︱︱﹂

﹁一事無成！﹂西瓦斬釘截鐵地說。﹁一件該死的事也沒做。我不準走出王宮，因為他們害怕我染病。我不準與我的人民交談，因為他們害怕有刺客。我在公告和敕令上簽字，卻不準閱讀它們的內容，因為他們怕我太累。你舅舅總攬一切。﹂

﹁只要你不反對，他會繼續這樣做下去。﹂琦霖意有所指地說。﹁他和清霜。﹂

﹁清霜！﹂西瓦重複了一遍。他轉過身，用懷疑的目光打量著表弟。﹁你總在向我嘀咕清霜的壞話。我要你知道，如果不是清霜，我一點也不會知道我自己的王國裡發生了什麼事。看看！看看那裡！﹂西瓦指向窗外。﹁眼前就有個例子。有些事情在發生，有些事情在進行，我會聽到出了什麼事嗎？我會的。﹂西瓦尖刻地說。﹁但我只能親自去問僕人！﹂

一名身穿棕綠色服裝的守護者正狂奔在王宮周圖的寬闊廣場上。精心修建的花園曾經是西瓦諾斯居民們最喜歡去的地方。他們在那裡散步、聚會，在大片的綠色草坪上野餐。情侶們在流經花園的溪流上泛舟。學生與他們的教師坐在草地上，沉浸於精靈最喜歡的哲學辯論中。

這些都是虛弱病降臨到西瓦諾斯以前的事了。現在很多人害怕離開他們的家，害怕聚集在一起，以免自己也染上病。花園裡幾乎空空蕩蕩，只有少數幾個外出的士兵正趕回軍營。士兵們驚訝地望著奔跑的守護者，站到一旁讓出路來。守護者沒有對他們多加注意，而是匆匆跑過他們身邊，一路跑上通往王宮的寬闊階梯，從他們的視線中消失了。

﹁看！我告訴你什麼了，琦霖？有些重要的事情正在發生。﹂西瓦抿著下唇說。﹁但信使會來告訴我嗎？不，他會直接去找你舅舅。國王是我，不是孔納將軍！﹂

西瓦從窗邊轉過頭來，神色嚴峻而陰沉。﹁我正在成為我最嫌棄的東西。我變得跟我的吉爾薩斯表哥一樣，一個在別人的操控下跳舞的傀儡！﹂

﹁如果你是個傀儡，西瓦，那是因為你想當個傀儡。﹂琦霖大膽地說。﹁是你自己的錯，而不是我舅舅的錯！你對王國的日常事務沒有表現出多大的興趣。你本來可以閱讀一下那些敕令的內容，但你總是忙著學習最新的舞步。﹂

西瓦望著他，發起火來。﹁你怎麼敢這麼對我說話，我是你的︱︱﹂他停住話。本來他要說﹁你的國王﹂，但他意識到，這段對話的內容會令它聽起來相當可笑。

此外，他也得承認，琦霖說的是事實。西瓦喜歡當國王。他把王冠戴在頭上，但他不願意戴上責任的冠冕，也不肯把它攬到自己肩上。他深深吸了口氣，又吐出來。他表現得像個孩子，於是他就被人當成孩子對待。但這種情況就要結束了。

﹁你說得對，表哥。﹂西瓦聲音平靜。﹁如果說，你舅舅對我毫無敬意，那他為什麼應該尊敬我呢？我來之後，除了躲在房裡下棋吃糖外又做了些什麼？尊敬必須用行動爭取，不能靠命令強迫。我沒有做過什麼能令他刮目相看的事。我沒有做過什麼向他和人民證明我是國王的事。這種情況結束了。從今天開始。﹂

西瓦一把推開臥室的雙扇門。他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於門重重地撞在牆上。這聲巨響讓那些在這個寧靜慵懶的午後，本來已經昏昏欲睡的衛兵們大吃一驚。西瓦大步走出房間，從慌忙立正的衛兵們面前昂然走過。

﹁陛下！﹂其中一人喊道。﹁您要到哪裡去？陛下，您不該離開房間，孔納將軍命令︱︱陛下！﹂衛兵閉上嘴巴，因為他發現自己正在對國王的背影說話。

西瓦快速走下寬闊漫長的大理石階梯，琦霖緊隨其後，衛兵們則匆匆跟在後面。

﹁西瓦！﹂琦霖追上來勸道。﹁我不是要你現在就去接手。關於西瓦那斯提和它的人民，你還有許多事需要瞭解。你從來不曾在我們當中生活過。你還年輕。﹂

西瓦明白表哥的意思。但他沒理會琦霖，而是繼續向前走。

﹁我的意思是，﹂琦霖在他身後緊追不捨。﹁你應該對王國的日常事務更加關注，多問問題。到人民的家裡去體察民情，看看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人民中有許多智者，他們會樂於幫助你學習。守護者羅蘭就是其中之一。為什麼不去徵詢他的意見和建議呢？你會發現羅蘭比清霜聰明得多，雖然也許沒有他那麼討人喜歡。﹂

西瓦把嘴抿得更緊，繼續向前走。﹁我知道我在做什麼。﹂他說。

﹁是的，你的羅拉克外公也一樣。聽我說，西瓦，﹂琦霖急切地說。﹁不要犯同樣的錯。導致你祖父垮臺的並不是綠龍湛青‧血暴。導致羅拉克垮臺的是他的高傲和他的恐懼。龍只是這份高傲和恐懼的化身罷了。高傲對羅拉克耳語，說他比智者更充滿智慧，他能藐視法律和制度。恐懼讓他單獨行動，拒絕幫助，對所有建議和忠告充耳不聞。﹂

西瓦停住腳步。﹁表哥，我這輩子都在聽人們說這個故事的這一面，我也接受了。我被告知要以我的外公為恥。但近來我聽到了故事的另一面。沒有人提起的那一面。因為他們發現把自己的麻煩都推到我外公身上比較省事。西瓦那斯提人民在長槍之戰中倖存下來，他們能活到今天是因為我外公，如果他沒有犧牲自己的話，你我就不能站在這裡討論這件事。人民的褔祉是羅拉克的責任。他接受了這項責任。他拯救了他們，現在他不但沒有得到他們的讚揚，反而遭到詆毀！﹂

﹁表弟，是誰告訴你這些的？﹂琦霖問。

西瓦不覺得有回答的必要，因此轉身就走。清霜認識他的外公，他和羅拉克非常親密，誰還能比他更瞭解事實真相呢？

琦霖猜到了西瓦不肯說出來的名字。他跟在國王身後幾步遠的地方，再也不說一句話。

西瓦迅速走入王宮迴廊中，身後跟著由他的表哥和吵嚷的衛兵們組成的奇怪衛隊。他不屑一顧地走過華麗的繪畫和精美的織錦。他的靴子重重地踩在地板上，似乎正表達他的急迫和決心。對王宮的寂靜早已習以為常的僕人，全都跑出來看看出了什麼事。

﹁陛下，陛下！﹂他們嘴裡嘟囔著，迷惑不安地向他彎腰致敬。當他走過時，他們彼此交換眼神，似乎在說。﹁鳥飛出了籠子，兔子鑽出洞外。好吧，不用驚訝，他畢竟是個卡拉登家的人。﹂

國王離開住所，來到王宮中的公共地區。那裡擠滿了人：信使來來去去、王公貴族和夫人們成群地談話、人們在腋下夾著帳冊或手裡拿著卷軸。這裡是王國的真正心臟。王國的事務就在這裡決定︱︱正好在西瓦住所對面。

朝臣們聽到了喧嘩聲，便停下談話，回頭看看究竟出了什麼事。當他們看到國王時無不大驚失色。有些大臣甚至驚訝得忘記鞠躬，只是在顏面掃地的妻子狠戳他們的肋骨後才反應過來。

西瓦立即注意到王宮兩側的差異。他的嘴唇又噘了起來。他對朝臣們視而不見，不理會那些試圖與他說話的人。他走過一個轉角，來到另一扇門前。這裡也有衛兵站崗，但他們並沒有打盹，而是戒備森嚴。當國王走近時，他們立正致意。

﹁陛下。﹂其中一人走過來，似乎要擋住他的去路。﹁請原諒，陛下，但孔納將軍下令，不許別人打擾他。﹂

西瓦盯著那個人看了很久，然後說。﹁告訴將軍，他會被打擾。他的國王來這裡打擾他。﹂

西瓦看到衛兵臉上掙扎的表情，感到非常舒服。這個精靈有孔納下達的命令，但他的國王就站在他面前。衛兵需要作出選擇。他望著年輕國王的灰色雙眼和固執的下巴，他看到了世世代代統治西瓦那斯提的血脈。衛兵是個年紀較大的精靈，也許他在羅拉克手下待過，也許他認出了這團灰色火焰。衛兵恭敬地鞠了個躬，推開大門，用堅定的語氣宣佈道。﹁陛下駕到。﹂

孔納訝異地抬起頭來。清霜的表情起初有些震驚，但迅速就變成暗自得意。大概他也在等獅子掙脫鎖鍊的那一天。清霜躬下身去，向西瓦瞥了一眼，直截了當地說。﹁請原諒，陛下，我受將軍控制。﹂

﹁陛下，我們有何榮幸能迎候您的御駕光臨？﹂孔納問。他對談話被打斷感到大為光火。顯然，他接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因為他的臉漲得通紅，眉毛糾成一團。他竭力要表現出一副有禮貌的樣子，但他的口氣異常冷淡。清霜似乎也有什麼心事，他陰沉著臉，看起來焦慮不安。

西瓦沒有回答將軍的問題。相反地，他轉向守護者，後者立刻深深地一鞠躬。

﹁你帶來了一些消息？﹂國王傲慢地問。

﹁是的，陛下。﹂守護者說。

﹁對王國有重大意義的消息？﹂

守護者偷偷看了孔納一眼，將軍聳聳肩作為回答。

﹁極其重要，陛下。﹂守護者答道。

﹁而你居然不把這個消息通報給你的國王！﹂西瓦氣得臉都白了。

孔納將軍插話道。﹁陛下，我會在適當時候向您報告局勢的發展。這件事特別嚴重，必須立即採取行動︱︱﹂

﹁所以你會在採取行動後再通知我？﹂西瓦又把目光轉向守謹者。﹁是什麼消息？不，不要看他！告訴我！我是你的國王！﹂

﹁一隊黑暗騎士成功地穿過了屏障，陛下。他們已經在西瓦那斯提國土上，正朝西瓦諾斯而來。﹂

﹁黑暗騎士？﹂西瓦震驚地重複了一遍。﹁怎麼可︱︱？你確定嗎？﹂

﹁是的，陛下，﹂守護者說。﹁我親眼見到他們。我們接到報告說，一支食人魔軍隊在屏障外集結。我們過去調查時發現屏障裡有大概四百名人類士兵。率領他們的軍官是我們所稱的塔克西絲黑暗騎士。我們認出了他們的甲胄。還有一整連的弓箭手與他們一同前來，也許是傭兵。他們之中還有個牛頭人，似乎是副指揮官。﹂

﹁他們的指揮官是誰？﹂西瓦問。

﹁現在沒時間玩這種︱︱﹂孔納開口說。

﹁我想要知道全部的細節。﹂西瓦冷冷地說。

﹁他們的指揮官很奇怪，陛下。﹂守護者回答。﹁她是個人類女子。但奇怪的不是這個，而是她的年紀，她看起來不超過人類的十八歲，但卻已經是個騎士，而且還是他們的指揮官。她穿著黑色甲胄，士兵們全都聽她的。﹂

﹁這真奇怪，﹂西瓦皺著眉頭說。﹁我簡直無法相信。我對黑暗騎士的組織結構很瞭解，他們現在自稱為奈拉卡騎士。但我從沒聽說這麼年輕的人能當騎士，更別提當軍官了。﹂

西瓦把目光轉向孔納。﹁你計劃如何應付這個威脅，將軍？﹂

﹁我們將立即動員軍隊，陛下。﹂孔納生硬地回答。﹁我已經下達了相關命令。守護者正在緊密監控敵人的進展。我們將前去迎戰他們，我們會擊退並摧毀他們。他們只有四百人，沒有補給，也沒有獲取補給的途徑。他們已經被分割孤立。戰鬥不會持續太久。﹂

﹁你有沒有和奈拉卡騎士交手的經驗，孔納將軍？﹂西瓦問道。

孔納的臉色沉了下來。他抿緊嘴唇。﹁沒有，陛下。﹂

﹁除了一個夢中的敵人外，你還有和其他敵人作戰的經驗嗎？﹂

孔納大怒，氣得臉色發青，兩頰漲紅。他暴跳起來，一拳砸在桌上。﹁你這小︱︱﹂

﹁將軍！﹂清霜剛剛從思緒中回到現實，匆忙上前制止。﹁他是你的國王。﹂

孔納咕噥了句什麼﹁他不是我的國王︱︱﹂，但呼吸聲掩蓋了這句話。

﹁我和這些騎士以及他們的軍隊交戰過，將軍。﹂西瓦繼續道。﹁我父母在奎靈那斯提周圍的森林中與黑暗騎士戰鬥。我與食人魔和人類匪徒戰鬥。將軍，你大概也知道，我與精靈戰鬥過。﹂

他與之交手的精靈都是些在屏障升起前被派來謀殺﹁闇精靈﹂波修士和阿爾瀚娜的精靈刺客。也許就是孔納本人下的命令。

﹁儘管我自己沒有直接參戰，﹂西瓦覺得有義務說實話。﹁但我目擊過很多次這種戰鬥。除此之外，在我父母以及他們的軍官們擬定戰略時，我也經常參與。﹂

﹁然而，即使您父親施展渾身解數，黑暗騎士還是攻占了奎靈那斯提。﹂孔納的嘴唇微微上揚。

﹁的確如此。﹂西瓦嚴肅地回答。﹁這也就是我警告你不要低估他們的原因。我同意你的決定，將軍。我們要派兵迎戰。我想看看當地的地圖。﹂

﹁陛下︱︱﹂孔納開始不耐煩起來，但西瓦諾謝已經把地圖攤在桌上。

﹁黑暗騎士在哪裡，守護者？﹂西瓦問。

守護者走上前來，在地圖上指出軍隊的位置。﹁正如您所見，陛下，他們沿著東塔拉斯河穿過屏障進入西瓦那斯提。就在這裡，河流與邊境交會之處。我們的報告顯示，他們現在正沿著東塔拉斯河順流而下。這條路線會把他們直接帶進西瓦諾斯，我們看不出他們有任何理由會偏離這條路線。﹂

西瓦研究過地圖後說。﹁我同意守護者的意見，他們不大會放棄沿河而下的路線，否則他們要冒著在陌生荒野裡迷路的危險。他們知道自己已經被發現。他們沒有理由躲藏，相反地，他們應該會加快前進的速度。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趁我們驚魂未定時發動攻擊。﹂

他說話時刻意看了孔納一眼。將軍的臉像石頭般冰冷僵硬。他一言不發。

﹁我建議這裡︱︱﹂西瓦用手指著地圖說，﹁將是我們迎戰他們的一個好地方。敵人從山上下來後將發現我們的部隊在這條山谷裡展開。他們會發現自己被困在河流和山脈當中，這樣他們就很難部署兵力。當步兵從前方進攻時，一隊騎兵可以繞過去從後面襲擊他們。我們將漸漸合攏包圍圈︱︱﹂他把手指從前方的步兵移到後方的騎兵上，畫了個半圓。﹁把他們殲滅。﹂

﹁這是個好方案，陛下。﹂清霜說，聽起來對此印象深刻。

﹁孔納將軍？﹂西瓦追問。

﹁也許行得通。﹂孔納將軍不情願地承認道。

﹁我唯一的擔憂是，騎士們可能會藏身在荒野中。﹂西瓦補充道。﹁如果這樣，我們就要花很長的時間把他們揪出來。﹂

﹁啐！我們會找到他們。﹂孔納宣稱。

﹁看起來你的部隊甚至無法找到一頭大綠龍，將軍。﹂西瓦回應道。﹁他們已經花了三十年的時間搜索湛青‧血暴。如果人類軍隊化整為零，我們大概需要花上一個世紀來找他們。﹂

清霜大笑起來，這引來將軍對他怒目而視。

﹁我發現這一點也不好笑。﹂孔納說。﹁這群禍患怎麼能穿過你的寶貝屏障，清霜？回答我！﹂

﹁我向你保證，將軍，我不知道。﹂陰雲和焦慮又回到清霜臉上。﹁至少現在還不知道。有某種邪惡魔法在作祟，我甚至能聞到。﹂

﹁我能聞到的所有東西就是人類的臭氣。﹂孔納諷刺地說。

﹁我建議，我們應該先逮住率領他們的這個奇怪丫頭。我很想跟她談談。確實很想。﹂清霜皺著眉頭說。

﹁我同意清霜的建議。﹂西瓦諾謝轉向孔納。﹁你要下達必要的命令。你還要安排我隨軍前往。﹂

﹁不行。﹂孔納簡短地說。

﹁我要去。﹂西瓦威嚴地說。他注視著將軍，似乎在質問他為何膽敢抗旨。﹁你會做出安排，將軍。在我的人民奮起保衛家園時，難道你要我躲到床底下去嗎？﹂

孔納考慮片刻，然後冷冷的向國王鞠了個躬。﹁很好。如果陛下堅持要去，我會處理這事。﹂

西瓦轉身離開房間。琦霖若有所思地瞥了清霜一眼，然後跟隨國王離開。衛兵們關上門，回到各自的崗位上。

﹁我很想知道為什麼你會改變主意，將軍。﹂清霜靜靜地說。

﹁戰鬥充滿各種可能性，﹂孔納聳了聳肩，回答道。﹁沒人知道結果會如何。沒人知道誰將會成為受害者。如果陛下受到什麼傷害︱︱﹂

﹁︱︱你會讓他成為一個殉道者，﹂清霜說，﹁就像你讓他的雙親成為殉道者一樣。你將受到責難。不用懷疑，你不該允許他去。﹂法師顯得心情沉重，他又縮回自我的軀殼中去了。﹁我有一種預感，如果他真的去了，可能會發生一些可怕的事情。﹂

﹁可怕的事情已經發生了，如果你還沒注意到的話！﹂孔納怒氣沖沖地說。﹁你的魔法正在失效，清霜！就像其他人的一樣！承認吧！﹂

﹁你的恐懼顯而易見，我的朋友。﹂清霜說。﹁我理解這點，因此我原諒你對我魔法技能的貶低。這次我原諒你，﹂他的聲音柔和下來。﹁好好考慮我說過的話。我將盡力說服陛下不要親自上陣。如果我做不到，那就允許他去，但要保證他的安全。﹂

﹁走開！﹂孔納刺耳地說。﹁我不要一個法師告訴我該做什麼。﹂

﹁我會離開，﹂清霜說。﹁但將軍，請你記住，你需要我。我站在西瓦那斯提和世界之間。把我扔在一邊，你就扔掉了所有希望。我是唯一能拯救你的人。﹂

孔納一言不發，也沒有抬頭看他。

## １︱２７死者之觸

今晚，當西瓦諾謝正為初次上陣做準備時，金月也在準備，似乎她也要去打仗。許多個漫長星期以來，這是她第一次要人把手鏡送到她房間裡。在風暴之夜後，她首次拿起鏡子觀看自己的容顏。

金月曾是個虛榮的女孩。上天賜給她罕見的美貌。她的頭髮像銀線編織的掛毯，由日月輝光交織而成。她身為酋長之女，一向被嬌慣縱容，於是也就漸漸自命不凡起來。她會長時間地凝視水碗，一看就是好幾個小時，僅僅為了欣賞自己的倒影。部落裡的年輕戰士們對她朝思暮想。他們彼此打得頭破血流，只為博得美人一笑。但有一個人例外。

有一天，她望向一位被放逐者的眼睛，一個年輕高大的牧羊人，名叫河風。她看到自己在那雙鏡眸中的倒影。在他眼裡，她看到了她的虛榮，她的自私。她看到自己在他眼裡顯得很醜陋，她感到羞愧和沮喪。為了他，為了河風，金月想要變得美麗。

她果真變得美麗起來，然而，那卻是在他們兩人共同經歷過許多艱難險阻之後，在他們無畏地對抗死亡、彼此相擁之後。她被賜予藍色水晶杖。她被賜予將諸神的醫療之愛帶回到世上的力量。

金月與河風的孩子們來到世上。他們致力於聯合彼此征戰不休的平原人諸部落。他們生活美滿，有著自己的孩子、朋友和旅伴。他們曾希望白頭偕老，希望長眠在一起，共同離開此生此世，走入無論何種形態的來世。他們不害怕，因為他們將永不分離。

可惜未能如願。

當諸神在渾沌之戰後離去時，金月為此感到難過。她不去詆毀祂們。她明白祂們的犧牲，或者認為自己明白。諸神離開，因此渾沌才會離開，因此世界才會平安無事。她信仰諸神，所以她盡其所能地平復毒害了那麼多人的憤怒和怨恨。

她相信，有朝一日諸神會回來。這份信念隨著巨龍的到來而消減，這些怪獸般的龐然巨物帶給安塞隆大陸恐怖和死亡。她摯愛的丈夫河風與他們的一個愛女被殘暴的紅龍瑪烈所殺，當消息傳來時，她的信念終於煙消雲散。她只想結束自己的生命，但這時，河風的靈魂來到她面前。

他告訴她，她必須留下，她必須繼續為他未竟的理想而戰，讓希望活在世上。如果她也離開世界，黑暗就將勝利。

她不想聽他的話，但她還是屈服了。

她得到了回報。她又一次被賜予醫療之力。不是諸神的恩賜，而是神秘的心之力量，她自己對此也無法完全理解。她將這份禮物帶給其他人，於是他們一起修建了光明城堡，以便教會所有人應該如何使用這種力量。

金月在城堡中老去。她看到丈夫的靈魂再次以英俊少年的形象出現在她面前。儘管他極力掩飾自己的急躁，她卻知道他期盼早日離去。他只是在等她走完自己的旅途。

金月舉起鏡子，望著映在鏡中的面孔。

歲月的痕跡已經不在。她的皮膚光滑如初，一度凹陷下去的臉頰變得豐腴，灰白的皮膚又有了血色。她的眼睛總是明亮，閃耀著不屈的勇氣和希望之光，這讓她在忠誠的追隨者們眼裡顯得很年輕。她原本灰暗無光的薄唇變成豐潤飽滿的朱唇。她的頭髮一直是她的驕傲，儘管髮絲已經變得灰白，卻仍舊濃密而有光澤。她用手撫摸頭髮，指尖掠過一縷縷金銀相間的秀髮，這是一隻變得年輕、光滑、有力的手。然而她有種奇怪的感覺，她的頭髮要比記憶中來得粗糙，沒那麼柔細。

她立即意識到，為什麼她如此痛恨這個沒來由、不被嚮往、不期而至的禮物。鏡子裡的臉不是她的。這張臉是對她容顏的一份記憶，而這份記憶並非屬於她自己。這是別人的記憶。這張臉很完美，但她自己的容顏並非如此完美。

她的軀體也一樣。年輕、健壯、強韌，纖腰豐胸。這不是她記憶中的軀體。這個軀體太完美。沒有缺陷，沒有疼痛，連指甲上的傷痕和腳上的水泡都沒有。

她的蒼老靈魂無法裝進這年輕的血肉中。她的蒼老靈魂已經變得很輕，虛無縹緲，準備插上翅膀升入永恆。那個靈魂樂於拋下俗世的痛苦與牽掛。現在她的靈魂又被禁錮在一座血肉骨骼的牢獄中，這座牢獄對她有自己的要求。她不懂怎麼會這樣，為什麼會這樣。她無法給出理由。她只知道鏡子裡的面容令她恐懼。

她放下鏡子，低頭在梳妝檯上深深地嘆了口氣，準備離開她能夠離開的這座監獄，同時在心裡無比渴望她也能離開身體這座監獄。

當晚，在大會堂的正廳裡歡迎金月的是訝異和驚嘆。正如她所擔心的那樣，她的轉變被當成是一個奇蹟，一個好的奇蹟，一個被祝福的奇蹟。

﹁等到消息傳開！﹂她的學生們交頭接耳道。﹁等到人們都聽見！金月征服了衰老，戰勝了死亡！現在人們會蜂擁加入我們的理想中！﹂

學生和教師們簇擁在她身邊，伸手去觸摸她。他們跪在地上，親吻她的手。他們祈求她的祝福；當他們站起來時，個個都興高采烈。只有少數幾個仔細望著金月的人發現，那張年輕美麗的面孔上露出痛苦和哀傷。她眼裡的光芒要比這張面孔上任何為人尊崇的歡樂和智慧都令他們熟悉。但這份光芒也顯得不大健康，它的熱度看起來更像是一個發燒病人的熱度。

當晚對金月來說是個考驗。他們為她舉辦了一場舞會，強迫她坐在正廳前方的榮譽席上。她感覺所有人都在望著她，她的感覺並沒有錯。看起來只有少數人能把目光從她身上移開。他們一直盯著她看，直到意識到自己的舉動相當無禮為止，這時他們就會故意把目光轉向一邊。金月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哪種更糟糕。她吃得很多，要比平常多得多。她的奇怪身體要求大量的食物，但她一點胃口也沒有。她似乎只是在做朝火堆上添柴的工作。她害怕這堆火最終會將她吞噬。

﹁過幾天，他們習慣了，﹂她鬱鬱不樂地對自己說。﹁他們就不會再注意我發生了如此可怕的改變。然而，我真的想知道為什麼要對我這樣。﹂

帕林坐在她的右側，陰沉的臉上沒有半點喜色。他只是隨便吃了幾口，最後把大多數飯菜都推到一邊。他對周圍的談話毫不在意，而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她猜想，他是在腦海中一遍遍地旅行到過去，想要為它的奇怪結果找些線索。

泰索何夫也無精打采的。坎德人坐在帕林身邊，法師一刻不放鬆地盯著他。泰斯踢著椅子的橫桿，不時哀嘆一聲。放在他面前的大多數調味品，包括一個鹽罐和一個胡椒罐，最後都進了他的包包裡。但借走這些東西多半是下意識的舉動。他很明顯一點也不開心。

﹁明天你能幫我製作樹籬迷宮的地圖嗎？﹂坐在他身邊的侏儒問。﹁我已經為我的問題找到了一個科學的解決方法。但我的方法需要另一個人的協助，還要一雙襪子。﹂

﹁明天？﹂泰斯問。

﹁是的，明天。﹂侏儒重複道。

泰斯看看帕林。法師看看泰斯。

﹁我很高興幫助你。﹂泰斯從椅子上滑下來。﹁來吧，謎琢。你不是要給我看看你的船嗎？﹂

﹁啊，說得對，我的船。﹂侏儒往口袋裡塞了一些麵包。﹁﹃不可摧毀十八號﹄，它被拴在港口裡。至少曾經是。我永遠不會忘記它的前身﹃不可摧毀十七號﹄給我的驚訝。我發現它的名字有嚴重的誤導傾向。不過，委員會對設計做了全面修改，因此我確信︱︱﹂

帕林望著坎德人走開。

﹁您一定要跟他談談，金月。﹂法師低聲說。﹁說服他回去。﹂

﹁談什麼？說服他回去送死？我怎麼能要求泰斯這麼做？我怎麼能這樣要求任何人？﹂

﹁我知道。﹂帕林說著揉揉太陽穴，嘆了口氣。﹁相信我，首席大師，我希望能有其他方法，但我所知道的就是他注定要死卻沒有死，所以世界才失了序。﹂

﹁然而，你自己也承認，你無法確定泰索何夫的死活與世界上的問題是否真的相關。﹂

﹁您不明白，首席大師︱︱﹂帕林疲憊地說。

﹁你說得對，我不明白。那你要我對他說什麼呢？﹂她尖銳地問。﹁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又如何出主意？﹂她搖了搖頭。﹁決定權在他一人手裡。我不會干預。﹂

金月把手放在光滑的臉頰上。她能感覺她的手指在擠壓皮膚，但她的皮膚卻感受不到手指的觸摸。她也許是把手指放在一具蠟像上了。

舞會終於結束。金月站起身來，其他人也滿懷敬意地站起來。有位興奮的年輕輔祭歡呼了一聲，其他人也群起效仿。很快他們就使勁地鼓掌並大喊大叫。

歡呼聲嚇壞了金月。在驚慌失措中她的第一個念頭是，這片吵鬧聲會引來注意。片刻之後她又陷入迷惑中。她有種奇怪的感覺，感覺他們被困在一幢房子裡，有什麼邪惡的東西在搜尋他們。這種感覺消失了，但歡呼聲仍在刺激她的神經。她舉起手制止他們叫喊。

﹁謝謝你們，我的朋友們。我親愛的朋友們。﹂金月說。她潤了潤乾硬的嘴唇。﹁我︱︱我要求你們把我放在心上，用你們的關心將我包圍。我覺得我需要它們。﹂

人們憂慮地彼此對視，沒有人料到她會說這些。他們想聽到有關奇蹟如何發生在她身上的事，以及她將如何在他們身上重演這個奇蹟。金月做了個散會的手勢。人們魚貫而出，回到他們的工作或研習中去。他們頻頻地回頭打量她，低聲地彼此談論。

﹁我請求您諒解我的打擾，首席大師。﹂說著，卡蜜拉女士向她走來。她的眼睛望著地上，竭力不去看金月的面孔。﹁醫院裡的病人們很想您。我想，如果您不是太累的話，您能不能去︱︱﹂

﹁當然。﹂金月欣然同意，她很高興能有點什麼事做。工作能讓她忘卻自我。她一點也不累。確切地說，是這個奇怪的軀體不累。

﹁帕林，你想陪我們一起去嗎？﹂她問。

﹁為什麼？您的醫士們幫不了我。﹂他煩躁地說。﹁我知道。他們試過了。﹂

﹁你在和首席大師說話，閣下。﹂卡蜜拉女士責備他。

﹁我很抱歉，首席大師。﹂帕林說著略微欠欠身子。﹁請原諒我的無禮。我很累。我已經很長時間沒睡覺了。我必須去找坎德人，然後直接上床睡覺。祝您晚安。﹂

他鞠了個躬，轉身走開。

﹁帕林！﹂金月在他身後叫道，但他要不是沒聽見，就是故意不理她。

金月與卡蜜拉女士一起來到醫院，這是城堡裡的一幢單獨建築物。夜晚很涼，在一年中的這個時候顯得涼意颼颼。金月仰望群星，仰望她從來沒有真正習慣的灰色月亮，那月亮總是讓她有震驚和不安的感覺。今晚，星星顯得特別小、特別遙遠。有生以來頭一次，她注視著它們後方廣闊無垠的黑色天幕。黑暗將那些星星團團包圍。

﹁就像把我們包圍。﹂她感到一陣寒意。

﹁對不起，首席大師，﹂卡蜜拉女士說。﹁您在對我說話嗎？﹂

這兩個女人在生命中的某段時間內曾是冤家。當金月決定在斯克西建造光明城堡時，卡蜜拉女士表示反對。索蘭尼亞騎士忠於舊日神靈，也就是離去的諸神，她不信任這個新出現的﹁心之力量﹂，對它滿懷疑惑。後來她親眼目睹了城堡裡的密儀教徒不懈地行善，將光明帶到黑暗中。她開始喜愛並敬仰金月。卡蜜拉女士經常說，她會替首席大師做任何事。她也證明了她此言不假，因為她花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來搜尋一名走失的孩子，但一無所獲。金月很喜歡這個三年前走失的孩子。後來沒有人再提起這個孩子的名字，害怕會讓首席大師傷心。

金月經常想念這個孩子，特別是走在海邊的時候。

﹁沒什麼重要的事。﹂金月說，她又補充道。﹁請務必原諒我，卡蜜拉女士。我知道，我不是個好同伴。﹂

﹁別這麼說，首席大師，﹂卡蜜拉女士說。﹁您有很多事情要思考。﹂

兩人繼續向醫院走去，沒有再說話。

醫院座落在光明城堡中央的一座穹頂建築內。它包括一個大房間，裡面整齊地擺放著一排排的床舖。芬芳的草藥香氣瀰漫在空氣中，甜美的音樂也有助於治療。醫士在病人和傷患之間忙碌，用心之力量來治癒他們。這種力量的發現者是金月，她曾經用它治癒過垂死的矮人賈斯珀‧火爐。

從那之後，她施展過很多奇蹟，至少人們是這麼說的。她曾經治癒過那些被認為毫無希望的人。她曾經用手觸摸斷肢殘體，把它們接合在一起。她將生命力帶回癱瘓的肢體上，讓盲人重見天日。她的奇蹟和療術就像她身為米莎凱牧師時施展過的那般神奇。她很高興能減輕他人的痛苦。但醫療力量並沒有帶給她像神賜的醫療能力那麼大的快樂︱︱那時她與米莎凱並肩合作。

大約一年前，她的醫療力量開始減弱。起初她將之歸咎於年高體弱。但她並不是醫士中唯一感覺醫療力量衰減的人。

﹁彷彿有人在我和病人間掛了一張透明的大毯子。﹂一名年輕的醫士沮喪地說。﹁我想把毯子撥開，去我的病人身邊。但撥開一條還有一條。我覺得自己再也不能靠近病人了。﹂

報告從安塞隆各地不斷傳來，所有消息都在講述同樣可怕的現象。有些報告指責巨龍，有些指責奈拉卡騎士。然而他們很快就聽到連騎士們的黑暗密儀教徒也在喪失力量。

於是金月去詢問光明城堡的守護者︱︱銀龍明鏡，牠是不是認為瑪烈要對此負責呢？

﹁不，首席大師，我不認為。﹂明鏡回答。那時牠以人類形態出現，是個一頭銀髮的英俊青年。她在牠眼裡看到悲傷和煩惱，這雙眼睛裡蘊藏著數世紀的智慧。﹁我感覺我的魔法力量也開始衰弱。在龍族中有流言說，敵人們也感覺他們的力量受到削弱。﹂

﹁那倒是個不錯的現象。﹂金月說。

明鏡依舊一臉嚴峻。﹁恐怕不是，首席大師。當暴君發現力量從他們手裡溜走時，他不會善罷甘休，反而會變本加厲地推行鐵腕政策。﹂

金月在醫院門口停住。病床上躺滿了病人，有些在睡覺，有些在小聲交談，有些在閱讀。房裡的氣氛很寧靜平和。在失去了大部份密儀力量後，醫士們已經像大災變後的同行們那樣回歸草藥療法。鼠尾草、迷迭香、甘菊和薄荷的氣味瀰漫在空氣中。輕音樂在房裡迴蕩。金月覺得有種寧靜的孤寂感在撫慰她，她的心情舒緩下來。也許在這裡，醫士自己將得到醫治。

看到金月後，一名醫士大師立即走上前來歡迎她。出於必要，歡迎進行得很低調，以免引起病人們過多的激動，打擾他們休息。醫士說，看到首席大師回到他們之中令她十分高興。她說話時，眼睛全神貫注地盯著金月煥然一新的面孔。

金月說了些討人喜歡卻無關痛癢的話，便避開驚訝的目光把臉轉向一邊。她詢問了病人的情況。

﹁醫院今晚很安靜，首席大師。﹂醫士說著帶領他們走進病房。﹁我們有許多病人，幸運的是，真正情況危急的人並不多。我們有一名哮吼癥的嬰兒，還有一個在比武中腿骨折的騎士，以及另一個被人從海裡撈上來的溺水漁民。其他病人都在康復中。﹂

﹁韋斐爵士怎麼樣了？﹂卡蜜拉女士問。

﹁他的腿骨已經接合起來了，女士。﹂醫士回答。﹁但他仍舊很虛弱。他堅持自己已經能出院，我無法說服他再多留幾天等待傷口癒合。我知道，他覺得這裡非常枯燥乏味，但也許您可以︱︱﹂

﹁我去跟他談談。﹂卡蜜拉女士說。

她穿行在成排的病床中。大多數病人都來自城堡外、斯克西各地的城鎮和村莊中。他們認識老金月，因為她經常去他們家裡拜訪。但他們認不出這位年輕的金月。大多數人把她當作陌生人，所以沒怎麼在意，對此金月感到如釋重負。在遠端是躺在搖籃裡的嬰兒，他母親在身邊照顧著。他一直在咳嗽和抽泣，小臉因發燒而漲紅。醫士們正在準備草藥，他們還要加點熱開水。蒸氣能潤濕肺部，緩和咳嗽。金月湊得更近，想對母親說幾句安慰的話。

正當金月走近搖籃時，她看到另一個人影湊到煩躁不安的嬰兒身邊。起初，金月以為是一名醫士。她認不出這張臉，但她畢竟已經好幾個星期沒來過。也許是名新學徒︱︱

金月的腳步放慢下來。她停在離嬰兒三張床遠的地方，把手撐在木製床桿上。

這個人影不是醫士。這個人影不是學徒。這個人影不是生者。一個死靈飄浮在嬰兒頭頂上。一個年輕女鬼。

﹁如果您不介意的話，首席大師，﹂醫士說。﹁我要來看看能為這個小孩做點什麼。﹂

醫士走到孩子身邊。她把手放到嬰兒身上，但就在這一瞬間，死靈伸出沒有血肉的手，一把抓住醫士的手。

﹁把聖力給我，﹂死靈低聲道。﹁我必須擁有它，否則我將被湮沒！﹂

嬰兒的咳嗽變得更厲害。母親焦急地湊上去。醫士搖搖頭，挪開手。她的醫療觸摸失敗了。死靈將能量據為己有。

﹁他應該吸一些這種蒸氣。﹂醫士的聲音聽起來既疲倦又無奈。﹁蒸氣會幫助他把肺清理乾淨。﹂女鬼飄走了。更多無肉體的人形接替了它的位置，聚集在生病的嬰兒身邊，用灼灼的目光貪婪地盯著醫士。當醫士朝另一張床走去時，它們緊隨其後，像蛛網般糾纏不放。當醫士伸出手試圖醫治另一名病人時，死靈哭喊著、呻吟著抓住她的手。

﹁給我！給我！把力量給我！﹂

金月驚愕萬分。要不是扶著床桿，她一定會軟倒下來。她緊緊閉上眼睛，希望這些可怕的幽靈會消失。但她睜開眼卻只看到更多的鬼魅。大群死靈你推我擠地簇擁過來，都想從醫士們手裡流出的生命聖力中偷走自己的一份。不安的死靈一直流動，像一條洶湧的大河流過金月身邊，全都流向一個方向︱︱北方。那些聚集在醫士身邊的死靈不能久留，某種聽不見的聲音在命令它們走開，某些看不見的手把它們拉回水流裡。

死者之河改變流向，衝到金月身邊。死靈們伸出手去摸她，用聲音空洞的竊竊低語乞求她的祝福。

﹁不！走開！﹂她大喊著向後退縮。﹁我不能幫助你們！﹂

一些死靈飄過她身邊，嚎叫著失望而去。其他鬼魂撲到她身上。它們的呼吸冰冷，眼冒火焰。它們的話語如同輕煙，它們的觸摸像灰塵貼在她的皮膚上。

驚訝的面孔圍住了她。生者的面孔。

﹁醫士！﹂有人喊道。﹁快來！是首席大師！﹂

醫士匆匆跑來。是不是她做了什麼冒犯首席大師的事？她不是故意的。

金月驚恐地從醫士身邊退開。死靈圍在她四周，拉著她的手臂，扯著她的長袍。鬼魂們衝上前來，直奔她而去，竭力要抓住她的手。

﹁給我們︱︱﹂它們用可怕的低語聲乞求道。﹁把我們渴望的東西︱︱我們必須得到的東西︱︱給我們！﹂

﹁首席大師！﹂卡蜜拉女士的聲音壓倒死靈們的嘶嘶聲。她聽起來有些驚慌失措。﹁請讓我們幫助您！告訴我們有什麼事不對勁！﹂

﹁妳看不見它們嗎？﹂金月喊道。﹁死靈！﹂她用手指給他們看。﹁在嬰兒那裡！在醫士身邊！在我面前！死靈在偷竊我們的力量。妳看不見它們嗎？﹂

金月耳邊響起喧嚷聲，生者的聲音。她不懂，那些話沒意義。她怎麼也發不出自己的聲音。她感覺自己在墜落，她無能為力。

她躺在醫院裡的一張病床上。話音還在喧囂。她睜開眼睛，看到死靈的面孔包圍了她。

## １︱２８巨龍敕令

梅丹元帥很少光臨設在奎靈諾斯城內的司令部。這座由人類建造的要塞外形很醜陋，整幢矮胖方正的建築物由沙巖砌成，上面安裝著有鐵柵的窗戶和沉重的鐵門。它的設計本意就是要顯得醜陋，那是對精靈們的一種侮辱，用來提醒他們到底誰才是主人。沒有精靈會自願走到它附近，儘管有許多人曾參觀過它的內部，尤其是地下深處的一個房間。那些被下令﹁帶去訊問﹂的人就會有幸見識到這個房間。

梅丹元帥已經變得極其厭惡這幢建築，他的厭惡簡直與精靈不相上下。他寧願在家裡處理絕大多數的公務。在那裡，他的工作場所是一座沐浴在陽光下的涼亭。他寧願傾聽雲雀的歌唱而不是犯人的慘叫，寧願嗅聞玫瑰的芬芳而不是令人作嘔的血腥味。

那個臭名遠播的房間在這些日子裡已經沒什麼人進出了。被懷疑謀叛或通敵的精靈們，每每在奈拉卡騎士逮捕他們之前就消失了，就像太陽躲入雲層後的陰影般絲毫不留痕跡。梅丹很清楚，精靈們一定有什麼偷偷溜走的途徑，也許是地下隧道。在以前，當他剛剛接掌占領區的大權時，他會把奎靈諾斯整個翻過來，不放過裡裡外外的每一寸。他會命人掘地三尺，反覆刺探，找來棘刺騎士用探尋魔法偵測，或者折磨成百上千的人。現在他再也不幹這些事了。他很滿意騎士們只逮捕這麼點人。他已經變得憎惡折磨和死亡，而且，他已經深深喜愛上奎靈那斯提了。

梅丹熱愛這片土地。他喜愛它的美麗，喜愛籠罩奎靈那斯提全境的寧靜祥和，就像他喜愛從他花園裡蜿蜒而過的清澈小溪中四濺的水花。阿列克修‧梅丹不喜歡精靈。精靈們的處世之道超出了他的理解和認知範圍。他讚賞他們，就像讚賞一朵蘭花的美豔，但他不會真的愛上他們。他有時會羨慕他們漫長的生命，有時又會可憐他們活得太長。

傑拉德開始意識到，梅丹並不是把羅拉娜視為一個女人來傾慕。他愛她，是把她當成自己第二故鄉中所有美好事物的化身。

傑拉德在頭一次走進梅丹元帥家裡時感到震驚和目眩。元帥自豪地告訴傑拉德，他自己監督了整棟房子的設計，並完全根據自己的品味佈置整個花園，這讓傑拉德感到加倍驚訝。

精靈們不會在元帥家裡住得太開心，因為對他們的品味來說，這幢房子未免過於錯落有致。元帥不喜歡精靈們用活樹做圍牆、把藤蔓當簾幕的做法，也不想拿綠草來充當屋頂。精靈們喜愛生機盎然的外牆在他們身邊喃喃低語，但梅丹則寧願家裡的牆壁能讓他安心睡覺。建造房子的材料是粗糙挖起的石頭。他特別關照不要砍伐活樹，因為這種舉動在精靈們眼中無疑是滔天大罪。

常春藤和牽牛花攀附在石牆表面。房子本身隱藏在絢爛的花叢裡。傑拉德難以置信如此的美景居然存活在這個人心中，要知道，他可是一個自稱追隨黑暗信條的人！

傑拉德在昨天下午搬進屋內。遵照梅丹的命令，奈拉卡騎士的醫士們傾其所能把自己不斷衰弱的力量注入索蘭尼亞騎士體內，幾乎使他完全恢復了健康。他的傷口以令人驚訝的速度癒合。傑拉德不禁暗自竊笑，想像他們在得知自己把有限的力量浪費在敵人身上時的滿腔怒火。

他占據了房屋的一翼。這個地方在他來之前一直閒置著。自從梅丹的上一任副官被發現往魚塘裡撒尿後，這位副官就一直被禁止走進元帥的屋子。梅丹把那個人派遣到精靈國土上最遙遠的前哨崗位上，這個哨位緊靠被稱為灰燼平原的荒地旁。元帥希望那傢伙的腦袋早點被熱氣熏得炸開。

傑拉德的房間雖小，卻很舒服。在至今為止的兩天內，他的工作還算輕鬆。梅丹元帥是個喜歡早起的人。天晴時，他喜歡在花園裡用早餐；如果下起雨來，他會把用餐地點改在俯視花園的露臺上。此時傑拉德就站在元帥的椅子後面為他沏茶，並為元帥打發那些他心目中不共戴天的大敵：蚜蟲、蜘蛛和飛蛾。他替元帥處理信件，接待或回絕訪客，以及將手令從元帥家裡帶到可憎的司令部去。在司令部裡，其他騎士用羨慕和妒嫉的目光盯著他看，他們免不了要對這位﹁暴發戶﹂、﹁馬屁精﹂和﹁跟屁蟲﹂評頭論足一番。

傑拉德起初有點緊張，覺得不自在。這麼多事發生得太突然。五天前，他還是羅拉娜家的客人。現在他是奈拉卡騎士的俘虜，只能在梅丹認為他還有用時才得以茍延殘喘。

傑拉德決定只在元帥身邊留到能找出到底是誰在刺探太后為止。到時候，他將把消息通報給羅拉娜並想辦法溜走。他做出決定後便放鬆下來，感覺好多了。

梅丹在用過晚餐後，又把傑拉德派到司令部去拿當日的報告和犯人名單，列表上都是些已經逃走並成為通緝犯的精靈們。傑拉德還要去拿從大陸其他地方給元帥發來的公文。梅丹告訴他，通常此類公文的數量寥寥無幾。元帥本人對大陸上的其他地方興趣缺缺，而別人對他也鮮少關心。不過今晚卻來了一份公文，是碧雷手下的龍人信使送來的。

傑拉德聽說過龍人，牠們是許多年前善龍蛋遭魔法腐化後的產物。不過他從來沒親眼見過。在看到這個體形碩大的巴茲龍人後，傑拉德心想，他寧願這輩子再也別看見此類生物。

龍人像人類一樣用兩條腿站立，不過牠的身體上覆蓋著鱗片。牠的手很大，手掌上也有鱗片，手指末端是鋒利的爪子。牠的臉孔與蜥蜴或蛇的腦袋沒有太大的不同，咧嘴一笑就會露出尖牙利齒和一條不停捲動的長舌。從牠背後長出一對粗鈍的短翅膀，不斷輕輕拍動，搧起牠身邊的空氣。

龍人在司令部裡等待傑拉德。他一走進屋內就看到這個生物。為了自己的性命著想，他不禁猶豫地停在門口，被心中的嫌惡感壓倒。其他騎士悠閒地坐在房間裡，對他抱以譏笑、指指點點，當他們看到他的窘相後更是開懷大笑。

傑拉德對自己感到惱火，於是邁著堅定的步伐走進司令部內。他走過龍人身邊，後者隨著一陣腳爪拖在地板上的刮擦聲站起來。

值班軍官取來當日報告，傑拉德接過便轉身要走。這時軍官叫住他。

﹁那也是給元帥的。﹂他朝龍人指了指，那個生物獰笑著抬起頭。﹁葛勞有一份公文要給元帥。﹂

傑拉德強作鎮定，帶著一種漠不關心的姿態向龍人走去，希望不要被人看穿他在演戲。

﹁我是元帥的副官。把信給我。﹂

葛勞一咬牙，發出不和諧的咯咯聲。牠取出卷軸匣，但沒有把它遞給傑拉德。

﹁我的命令是親手把它交給元帥。﹂葛勞宣稱。

傑拉德原本以為這頭爬蟲應該沒什麼智慧，只會發出無意義的聲音，或者頂多說些錯誤百出的通用語。沒想到這生物咬字如此清晰，看起來思緒也很清楚。傑拉德被迫重新思考該如何對付這傢伙。

﹁我會把公文交給元帥。﹂傑拉德回答。﹁曾經有過幾次暗殺元帥的事件發生，因此，他不準陌生人隨便近身。我以榮譽向你擔保，它會被直接交到元帥手裡。﹂

﹁榮譽！我認為帶我去見元帥就是你的榮譽！﹂葛勞的舌頭從嘴裡滑出來，然後又猛地縮回去，濺了傑拉德一臉口水。龍人湊到離傑拉德更近的地方，腳爪在地上刮擦。﹁聽著，騎士，﹂牠嘶聲說。﹁我奉至高無上的碧雷林斯拉諾克斯之命而來，牠命令我親自將這份公文交給梅丹元帥，並等候他的回覆。這件事至為緊急。我將遵命而行。帶我去元帥那裡。﹂

傑拉德可以依照龍人要求的去做，這也可為自己省掉看似無窮無盡的麻煩。但有兩個原因讓他不想那麼做。首先，他很想先讀過龍人帶來的公文後再交給梅丹。如果公文緊握在龍人的爪子裡，就很難辦到。第二個原因有點微妙。連傑拉德自己也無法理解，但又莫名地受它指使。他不喜歡看到這個可鄙的生物走進元帥美麗的家中，不喜歡看到牠的腳爪在地上踩出洞來，不喜歡看到它們撕爛花床、踐踏草地，不喜歡看到牠的尾巴甩來甩去劃破家具，不喜歡看到牠口水四濺、一臉獰笑的模樣。

葛勞用右手抓著卷軸。這個生物的佩劍掛在左腿上，這意味著龍人是右撇子，至少傑拉德是這麼希望的，雖然這類生物可能雙手都很靈巧。傑拉德決定，如果他等會兒能撿回一條命，他一定要好好研究龍人的習性。他帶著這個念頭誇張地拔出劍來，向龍人撲去。

葛勞嚇了一跳，本能地把卷軸丟在地上，伸出右手去摸佩劍。傑拉德一轉身，極其迅速地撿起地上的卷軸匣，隨後站起身來，帶著沉重的甲胄用肩膀和手肘撞向龍人。葛勞在劍和劍鞘的撞擊聲中向後倒去。牠拚命拍打翅膀、揮動手臂，但還是無法保持平衡，只得一屁股坐倒在一張長凳上，把它壓得粉碎。

突然移動並攻擊龍人的舉動讓傑拉德身上的幾處舊傷口再度被撕裂。他屏住呼吸強忍劇痛，望了一會兒正在地上掙扎的生物，然後克制住想察看自己傷勢的衝動，轉身離去。

傑拉德聽到爪子刮擦的聲音和一句惡毒的詛咒，馬上轉過身來，持劍在手。如果這傢伙還不肯罷休，他也不在乎奉陪到底。隨後出現了令傑拉德大為驚訝的一幕，三名奈拉卡騎士抽出劍來，擋在龍人面前。

﹁元帥的副官說得對。﹂一名年紀不小的騎士說。他在奎靈那斯提已經服役多年，甚至還娶了個精靈妻子。﹁我們聽說過你的事，葛勞。也許正如你說的那樣，綠龍命令你親送公文給元帥。或者，也許牠是派你﹃親自﹄來解決掉我們的元帥。我建議你坐在椅子的碎片上耐心等待。如果元帥想見你，他會親自前來。﹂

葛勞猶豫著，恨恨地盯著騎士們。兩名衛兵也拔出劍來加入他們。龍人咆哮一聲，一邊詛咒一邊收劍回鞘，咕噥著什麼需要新鮮空氣之類的話，走到窗前，站在那裡凝視屋外。

﹁去吧！﹂騎士對傑拉德說。﹁我們會看著牠的。﹂

﹁是的，謝謝您。﹂

騎士哼了哼，回到他的崗位上。

傑拉德迅速離開司令部。它所在的街道上空無一人。精靈們從來不肯自願靠近這裡。大多數士兵們不是在值勤就是在呼呼大睡。

傑拉德離開司令部所處的街區，走進新城區，也就是城市郊區。他現在走在居民中間，面對著另一個危險。梅丹曾建議他穿戴好盔甲，等夜幕降臨後再去司令部。他可以感覺一張張美麗面孔上的杏眼，用不假掩飾的仇恨盯著他。有些精靈故意移開目光，以免這張醜臉壞了仲夏日可愛的黃昏景色。

傑拉德也注意到他與周圍的景致格格不入。在纖細優美的精靈軀體對照下，他的身體顯得臃腫不堪。他的稻草色頭髮在精靈中並不常見，也許會被當作天生畸形。他那張凹凸不平的刀疤臉以人類的標準來說已經醜得可以，在精靈們眼中一定是極度猙獰可怖了。

傑拉德能夠理解為什麼有些人類會憎恨精靈。他發現自己在所有方面都比不上他們，無論是外表、文化，還是智慧、舉止，均是如此。能讓有些人類自以為比精靈高貴的唯一途徑，就是征服他們、奴役他們、折磨和殺害他們。

傑拉德走上通往梅丹家的道路。他的部份自我在他離開精靈們生活的街道時發出嘆息，似乎他剛從一場美夢中回到枯燥的現實裡來。他的另一部份自我則感到如釋重負，他再也不必時常回顧身後，不必害怕有人從背後捅他一刀。

距離僻靜的元帥家大概要走一里路。這條路在閃耀的白楊、水楊和曲柳間蜿蜒而行，繞過一條汨汨的小溪。天色晴朗，氣溫在一年中的這個時節顯得格外涼爽。傑拉德走到這條路的中點，小心翼翼地朝兩邊看了看。他傾聽了一會兒是否有別的腳步聲，但沒有聽到任何動靜，也沒有看到任何人。於是他離開路面，走向小溪。他蹲在溪邊，假裝正在喝水的樣子，開始審視卷軸匣。

它上面封著蠟，但這是小事一樁。他摸出匕首，把刀子放在一塊被太陽曬得發燙的平整巖石上。當金屬變熱後，傑拉德小心地將刀刃插進蠟封底下，完整地移去蠟封，把它放在一塊樹皮上以確保安全。傑拉德望著卷軸匣，動手要去打開它，卻又猶豫起來。

他馬上要閱讀一份送給指揮官的文件。梅丹是敵人，並不是傑拉德真正的指揮官，但公文畢竟是給梅丹本人的。任何有榮譽感的人都不會去拆閱他人的信件，更別說是索蘭尼亞騎士。騎士規章不允許對敵人使用間諜，且將它視為﹁卑鄙而毫無榮譽感﹂的行為。他對這段記得特別清楚。

﹃有人說間諜很管用，說他們用見不得人的手段弄來的情報也許能幫助我們克敵制勝。我們騎士的回答是，用這種手段贏來的勝利根本不是勝利，而是徹頭徹尾的失敗。如果我們放棄了自己為之而戰的榮譽信條，那我們又比敵人強在哪裡呢？﹄

﹁確實，強在哪裡呢？﹂傑拉德捫心自問。卷軸匣依然躺在他手裡，沒有打開。﹁我猜一點也沒有。﹂他迅速一翻手腕，打開匣蓋，朝森林中望了最後一眼，抽出卷軸，將它展開，然後閱讀起來。

一陣暈眩感席捲他全身。他感到全身發涼，癱坐在溪岸上，無法置信地繼續讀下去。在仔細閱讀過公文後，他開始思考自己該做什麼。他的第一個念頭是把這張可怕的文件燒掉，讓它永遠到不了元帥手裡。但他不敢這麼做，因為太多人看到他取走文件了。他考慮把它燒掉後用另一份文件假冒，但他立即放棄了這個瘋狂的想法。他沒有羊皮紙，也沒有筆墨。再說，梅丹也可能認得替龍起草這份敕令的人特有的筆跡。

不，傑拉德告訴自己，他現在除了送交文件外什麼也做不了。做其他事會讓自己陷入危險中，而他也許是唯一能擊敗巨龍邪惡計劃的人。

傑拉德今天的差事花了比以往更長的時間。梅丹可能納悶他到底出了什麼事。他迅速捲起公文，放進匣裡，小心地重新封上蠟印，確保封印緊密如初。他把這個邪惡的東西塞進腰帶裡，不想多碰它一下，隨即匆匆向元帥家跑去。

傑拉德發現元帥正在花園裡散步，這是他的飯後運動。元帥聽到腳步聲，便朝四周看了看。

﹁啊，傑拉德，你回來晚了。我已經開始擔心你出了什麼事。﹂元帥注視著傑拉德的手臂。﹁你的確出了點事。你受傷了。﹂

傑拉德看看自己的衣袖，發現它已經被鮮血浸濕。他把心思都放在公文上，忘了自己的傷勢，忘了與龍人的搏鬥。

﹁司令部裡發生了一場爭吵，﹂他說，心裡知道梅丹一定想聽聽出了什麼事。﹁這是每日報告。﹂他把它們放到棚架下的桌子上。梅丹耐心地在架子上栽培出葡萄藤，讓它們形成一個綠意盎然的涼亭。﹁這是從綠龍碧雷那裡來的公文。﹂

梅丹接過公文時皺了一下臉。他沒有立即拆開公文。他對打架的事要感興趣得多。﹁爭吵是怎麼回事，傑拉德爵士？﹂

﹁龍人信使硬要自己把公文帶來給您。您的騎士認為沒這個必要，他們堅持要牠留在那裡等您的回覆。﹂

﹁我猜是你的意思吧！﹂梅丹微微一笑。﹁你做得很對，我得提防葛勞。鬼才知道牠的蜥蜴腦袋裡在打什麼歪主意。不能信任牠。﹂

他把注意力轉向公文。傑拉德敬了個禮，準備離開。

﹁不，不，你最好等在這裡。我得給牠一份答覆︱︱﹂他打開卷軸閱讀起來。

傑拉德知道每一行的內容，它們就像在他腦子裡燃燒一樣。他能透過梅丹臉上表情的變化來推測他的閱讀進度。梅丹抿緊嘴唇，噘起下巴。傑拉德已經下定決心，如果元帥表現得很開心，那就當場把他殺了再說，不管後果如何。

然而，梅丹並沒有興奮的表情。他臉上沒了血色，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灰暗的色澤。他讀完公文後，又盡可能詳細地讀了一遍。然後他詛咒著把公文捏成一團扔在走道上。

他雙手環抱胸前，沉著臉轉過身去，茫然地凝視前方，直到恢復些鎮靜為止。傑拉德默默地站在原地。現在也許是告退的好時機，但他急著想看看梅丹接下來準備做什麼。

過了很長時間，元帥終於轉過身來。他瞟了一眼被揉成一團的公文，又看看傑拉德。﹁把它唸出來。﹂他說。

﹁大人，﹂傑拉德臉紅了。﹁這不是給︱︱﹂

﹁該死，你快唸出來！﹂梅丹喊道。他好不容易鎮定下來，補充道，﹁你唸吧，沒事。我必須想想該怎麼辦，該對龍說什麼，以及用何種方式來說。要小心，﹂他輕聲提醒自己。﹁我得小心行事，要不然就全完了！﹂

傑拉德撿起公文，把它撫平。

﹁大聲唸！﹂梅丹命令道。﹁也許我看錯了，也許有些部份我沒弄清楚。﹂他的口氣裡含譏帶諷。

傑拉德跳過正式稱呼，直接來到信的內文上。

﹃透過某個忠於我的線民，我注意到，不法術士帕林‧馬哲理在我的國土上非法逗留。期間，他發現了一件最珍貴、最奇妙的魔法寶物。我認為這件寶物理所當然應該歸我所有。我希望得到它，我一定會得到它。

線民告訴我，帕林‧馬哲理和坎德人已經攜帶寶物逃往光明城堡。我給精靈國王吉爾薩斯三天時間追回寶物並逮到攜帶它的盜賊們，以及另外三天時間將他們交給我。

此外，精靈國王還要交出精靈女人羅拉娜塞拉莎的首級。她把法師和坎德人藏匿在家裡，並唆使和幫助他們逃走。

如果我在這六天結束後沒收到精靈叛徒的首級，以及寶物和竊賊的話，我將下令摧毀奎靈那斯提。那個卑鄙國家裡的所有男女老少都將被火與劍屠戮，無人能夠倖免。對光明城堡中那些敢窩藏罪犯的人，我將摧毀他們，把他們的城堡夷為平地，在骨骸和灰燼裡取回魔法裝置。﹄

傑拉德幾乎要慶幸自己已經讀過一遍，不然，他也許無法如此平靜地把它讀完。即使如此，他的話音也哽在喉中，讓他不得不用劇烈的咳嗽來掩飾自己的情緒。他讀完公文，抬頭發現梅丹正在注視他。

﹁好吧，你有何感想？﹂梅丹追問道。

傑拉德清了清喉嚨。﹁我相信巨龍給您下達命令是很放肆的舉動，大人。奈拉卡騎士團不是牠的私人軍隊。﹂

梅丹陰沉的臉色稍微舒緩了些，還差點笑出來。﹁說得很有道理，傑拉德。如果真是這樣就好了！很不幸地，最高指揮部在許多年前就對巨龍們俯首帖耳了。﹂

﹁牠不會是這個意思，大人。﹂傑拉德謹慎地說。﹁牠不會這麼做。不是整個種族︱︱﹂

﹁這就是牠的意思，牠也會這麼做。﹂梅丹嚴肅地回答道。﹁看看牠對坎德摩爾做了什麼。成千上萬的坎德人被殺死。坎德人死不死倒也沒什麼，但這證明牠會說到做到。﹂

傑拉德也聽過其他索蘭尼亞騎士提起這場對坎德人的屠殺，他還記得自己也跟他們一起哈哈大笑。他知道有些索蘭尼亞騎士很樂於見到精靈們離開這個世界。我們自以為比黑暗騎士高尚、有道德、更具榮譽感，但實際上唯一的差別就只是盔甲的顏色罷了。銀色也好，黑色也罷，都掩蓋著同樣的偏見、同樣的偏執、同樣的漠視。傑拉德突然感到深深的羞愧。

梅丹開始在走道上踱步。﹁該死的被詛咒的精靈！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拯救他們，現在全完了！該死的太后！如果她能聽聽我的話就好了！但她沒有。她就是要和叛匪及其一夥勾搭，結果呢？她把自己和她的人民送上絕路。除非︱︱﹂

他停下腳步，把手背在身後，沉思起來。他那件精靈設計、精靈裁剪、精靈製作的長袍垂在身後，袍襬上的銀絲帶輕輕拂著他的腳。傑拉德一言不發，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他對龍妄圖摧毀精靈的計劃感到狂怒，又對自己和同胞們長久以來對巨龍暴行的無所作為而氣惱。這些念頭在他腦中亂成一團。

梅丹抬起頭。他已經做出決定。﹁這一天要比我預期的來得早。我不會參與這場大屠殺。我對在戰場上殺死另一名戰士並不內疚，但我不會屠戮無力還手的平民。這麼做是怯懦的行為，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將打破我成為騎士時立下的誓言。也許有個辦法能阻止龍。但我需要你的協助。﹂

﹁是的，大人。﹂傑拉德說。

﹁你必須信任我。﹂梅丹揚起眉毛。

﹁而您也必須信任我，大人。﹂傑拉德笑著說。

梅丹點了點頭。他是個謹言慎行的人，因此他沒有把力氣浪費在進一步的談話上，而是坐到桌邊。他取來筆墨。﹁我們必須拖延時間。﹂他邊說邊快速書寫。﹁你要把我的回覆帶給龍人葛勞，但牠絕不能回到龍那裡去。你明白嗎？﹂

﹁是的，大人。﹂傑拉德說。

梅丹完成了他的回信。他把沙子撒在紙上，讓墨水盡快變乾，然後把紙捲起來交給傑拉德。﹁把它放進同一個卷軸匣裡去。不用封住它。我在回信裡聲稱，我是至尊者的忠實僕人，我會按照牠的旨意去做。﹂

梅丹站起身來。﹁當你完成任務後，直接到王宮來。我會下令他們放你進去。我們必須趕快行動。碧雷是個狡詐多變的惡棍，不能相信牠的話。牠也許已經決定自己行動。﹂

﹁是的，大人。﹂傑拉德說。﹁您要去哪裡呢？我在哪裡能找到您？﹂

梅丹臉上露出冷笑。﹁我要去逮捕太后。﹂

梅丹元帥走在從花園通往羅拉娜樸素居所的路上。夜幕已然降臨，他帶了一枝火把來點亮前路。一路上，火焰舔舐著懸吊在他頭頂上的花朵，讓葉片焦黑萎縮。他能聽見它們發出的嘶嘶聲。

元帥沒有穿著他的精靈長袍，而是披掛著全副禮儀鎧甲。梅丹敲門後，凱勒文卓斯出來開門。精靈很快就注意到這個變化，警覺地望著元帥。

﹁梅丹元帥，歡迎。請進。我會通知太后她有訪客。她會像往常那樣在溫室等您。﹂

﹁我寧願留在這裡。﹂元帥說。﹁告訴你的女主人，到這裡來見我。告訴她，﹂他咬牙切齒地補充道。﹁她最好穿上外出時穿的衣服。今晚很涼，她會需要斗篷的。告訴她快點來。﹂

他注視著花園，特別注意看隱藏在陰影裡的那個部份。

﹁太后也許想知道為什麼。﹂凱勒文卓斯猶豫地說。

梅丹使勁推了他一把，弄得他踉踉蹌蹌地退到房間的另一端。﹁去把你的女主人找來！﹂他命令道。

﹁旅行？﹂羅拉娜驚訝地說。她已經坐在溫室裡，假裝在聽卡林達斯閱讀一段古老的精靈散文。實際上，她一個字也沒聽進去。﹁我要去哪裡？﹂

凱勒文卓斯搖搖頭。﹁元帥不肯告訴我，太后。他的舉止很奇怪。﹂

﹁我不喜歡這樣，太后。﹂卡林達斯放下書本，宣稱道。﹁一開始是把您關在屋子裡，現在又這樣。您不該跟元帥走。﹂

﹁我同意弟弟的看法，太后。﹂凱勒文卓斯附和道。﹁我會告訴他，您身體微恙。我們會按照以前商量過的那樣去做。今晚，我們會把您從隧道裡送出去。﹂

﹁我不會走的。﹂羅拉娜斬釘截鐵地說。﹁你們要我拋下人民一個人逃命？拿我的斗篷來。﹂

﹁太后，﹂凱勒文卓斯壯著膽子爭辯道。﹁請︱︱﹂

﹁去拿我的斗篷。﹂羅拉娜說。她的語氣很溫和，但也很嚴厲，沒有爭辯的餘地。

凱勒文卓斯靜靜地鞠了個躬。

卡林達斯去拿她的斗篷。凱勒文卓斯與羅拉娜一起來到大門口。梅丹元帥還站在那裡。

他看到太后，便挺直身子。﹁索拉斯特倫家的羅拉娜塞拉莎，﹂他公事公辦地說。﹁您被捕了。您將不做任何抵抗地成為我的囚犯。﹂

﹁是嗎？﹂羅拉娜相當平靜。﹁對我的指控是什麼？還是說到底有沒有指控？﹂她問道，然後轉過身，以便卡林達斯能把斗篷披在她肩上。

精靈剛要這麼做，梅丹一把搶過斗篷。元帥沉著臉親自將斗篷披在羅拉娜肩上。

﹁指控您的罪名相當多，太后。藏匿一名被灰袍通緝的人類法師，故意隱瞞一件珍貴魔法寶物的存在︱︱法師將寶物據為己有，而根據法律，奎靈那斯提土地上所有的魔法寶物都應該上交給龍︱︱並唆使及幫助這個不法術士攜帶寶物逃離奎靈那斯提。﹂

﹁我明白了。﹂羅拉娜說。

﹁我嘗試過警告您，太后，但您不肯聽我的話。﹂梅丹說。

﹁是的，你的確嘗試過警告我，元帥，對此我很感激。﹂說著，羅拉娜用一枚寶石別針把斗篷固定在頸邊。她的手很鎮定，沒有顫抖。﹁你想怎麼處置我呢，梅丹元帥？﹂

﹁我得到的命令是處決您，太后。﹂梅丹說。﹁我要把您的首級送到龍那裡去。﹂

卡林達斯倒吸了一口氣。凱勒文卓斯嘶吼著撲向梅丹，想用雙手掐住他的脖子。

﹁住手，凱勒文卓斯！﹂羅拉娜下令。她把自己擋在精靈和元帥之間。﹁沒用的！停止這種瘋狂的行為！﹂

凱勒文卓斯喘著大氣向後退去，充滿恨意盯著梅丹。卡林達斯抓住哥哥的手，但凱勒文卓斯怒不可遏地把他的手甩開。

﹁來吧，太后。﹂梅丹元帥說。他向羅拉娜伸出手。火炬劈啪作聲，黑煙升騰而上。掛在門上的蘭花在熱浪中萎縮。

羅拉娜把手放在元帥的手臂上，回顧站在門口的兩兄弟。他們臉色蒼白，眼裡泛起陰雲，目送她被帶到死亡之路上。

哪一個？她傷心地問自己。是哪一個？

## １︱２９琥珀之囚

仲夏日清晨在非同尋常的涼意中來到西瓦那斯提。

﹁打仗的好天氣，先生們。﹂米娜對聚集在身邊的軍官們說。

加爾達帶領大家發出一陣歡呼，震得河岸上的樹木搖搖晃晃，白楊樹葉簌簌發抖。

﹁願我們的勇氣也讓精靈們顫抖！﹂薩繆瓦爾說。﹁一場偉大的勝利在等著我們，米娜！我們不會失敗！﹂

﹁恰恰相反。﹂米娜淡淡地說。﹁今天我們將被擊敗。﹂

騎士和軍官們茫然地看著她。他們親眼見到她施展出一個又一個奇蹟，直到奇蹟像主婦整潔的櫥櫃裡堆得老高的瓦罐。現在這些瓦罐要從櫥櫃上掉下來砸個粉碎嗎？這個念頭像晴天霹靂般在他們耳邊迴響。這是個不可能有人會相信的大災難，所以他們也就選擇不相信。

﹁她在開玩笑。﹂加爾達說，試著想擠出一個笑容。

米娜搖搖頭。﹁我們今天會打輸這一仗。一千名精靈戰士前來挑戰我們。在數量上我們占一比二的劣勢，我們無法贏得這場戰鬥。﹂

騎士們和軍官們彼此不安地對視。他們陰沉著臉望向米娜，滿腹狐疑。

﹁然而，儘管我們會輸掉這場戰鬥，﹂米娜微微一笑，繼續說道。她的琥珀色眼眸裡透出神秘光暈，讓映在眼眸中眾人的面孔像星星一樣閃爍。﹁但今天我們將贏得戰爭。前提是你們必須毫無疑問地服從我，完全遵照我的命令行事。﹂

人們咧開嘴笑了起來，﹁我們會的，米娜。﹂幾個人高喊道。其他人又歡呼起來。

米娜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琥珀色雙眼中的光芒照耀著他們，讓他們無法動彈，將他們凍僵在原地。﹁儘管你們不理解它們，你們將服從我的命令。你們將服從我的命令，儘管你們不喜歡它們。你們要跪下來，向我發誓，以唯一真神的名義發誓。祂將見證你們的誓言，並對背誓者施以可怕的報復。你們願意發誓嗎？﹂

騎士們在她身邊跪倒成一個半圓形。他們解下佩劍，握住劍柄，把劍朝米娜高舉過頭。薩繆瓦爾隊長跪倒在地，伏下頭去。加爾達仍舊站在原地。米娜將琥珀色眼睛轉向他。

﹁你，加爾達，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決定這場戰鬥的結果。如果你拒絕服從我，如果你拒絕服從那位復原你持劍手臂的神靈，我們就完了︱︱我們所有人，尤其是你。﹂

﹁您的命令是什麼，米娜？﹂加爾達嚴厲地問。﹁先告訴我，讓我知道。﹂

﹁不，加爾達。﹂她溫和地說。﹁你可以信任我，也可以不信任。你可以對神靈有信心，也可以存疑。你會怎麼選擇呢？﹂

加爾達慢慢地跪倒在她面前，慢慢地抽劍出鞘，慢慢地像其他人一樣將它舉起。他用神靈賜給他的手臂舉著佩劍。

﹁我發誓，米娜！﹂他說。

其他人同聲高呼。

﹁我發誓！﹂

戰場是東塔拉斯河岸邊的一大片農田。精靈士兵們將麥子的嫩莖踩在他們柔軟的皮靴下。精靈弓箭手們在高高的、結滿穗實的玉米植株間各就各位。孔納將軍把他的指揮帳篷設在一處桃子園裡。大風車的巨臂無休止地轉動著，在陣陣帶來豐收味的輕風中吱嘎作響。

這片農田馬上就會豐收，一場可怕的豐收，收割年輕人的生命。當這一切都結束之後，流過大風車下的河水將被染紅。

戰場位於逼近的敵軍和首都西瓦諾斯之間。精靈們直奔敵軍而去，希望在黑暗軍隊進入王國中心地域前擊退它。西瓦那斯提感覺受到冒犯、侮辱，怒火萬丈。數百年來，還沒有哪個敵人敢涉足這片神聖的土地。他們曾經與之作戰的唯一敵人是︱︱羅拉克的古怪噩夢。

他們神奇的魔法屏障辜負了他們。他們不知道原因何在，但大多數精靈確信擊穿它的是奈拉卡騎士的某種邪惡詭計。

﹁正因如此，將軍。﹂清霜說。﹁活捉他們的領導者就相當重要了。把這女孩帶來審訊，她會告訴我她是如何穿過屏障的。﹂

﹁是什麼原因讓你認為她會告訴你？﹂孔納問。他對法師本人以及他總是老調重彈的行為已經感到厭煩。

﹁她也許會拒絕，將軍。﹂清霜向他保證。﹁但她別無選擇。我會對她使用覓真術。﹂

兩人正待在將軍的指揮帳篷裡。今早他們與其他精靈軍官們開過會。西瓦講述了他的戰略，軍官們認為他的戰術相當精妙。於是孔納打發他們前去部署各自指揮下的士兵。據報敵軍就在大約五里之外。據偵察兵說，奈拉卡騎士已經停止前進，穿上甲胄。他們顯然準備一戰。

﹁我無法騰出多餘的人手去活捉那名指揮官，清霜。﹂將軍補充道。他在一本大簿子上記下他的命令。﹁如果那女孩在戰鬥中被俘最好。如果沒有︱︱﹂他聳聳肩，繼續寫下去。

﹁我來負責抓住她，將軍。﹂西瓦主動提出。

﹁絕對不行，陛下。﹂清霜連忙說。

﹁給我一小隊騎兵，﹂西瓦站到將軍面前。﹁我們將繞到他們的側翼，從他們後方過來。我們將等到戰鬥進行得相當激烈時，排成楔形隊列衝過他們的陣線，砍倒她的衛隊，活捉這名指揮官，並帶著她回到我們的陣線中來。﹂

孔納停下手中的工作，抬起頭來。

﹁你自己說過，清霜，找到這些惡魔如何穿過屏障的方法將會很有用。我認為陛下的計劃非常好。﹂

﹁陛下會讓自己陷入險境。﹂清霜抗議道。

﹁我會指派我的衛隊與陛下同往。﹂孔納說。﹁他不會受到傷害。﹂

﹁最好不要。﹂清霜輕聲地說。

孔納不理會他的謀士，逕自走到地圖前盯著它看。他把手指對準上面的某一點。﹁我猜敵軍指揮官將在這片坡地上占領陣地。您應該可以在這裡找到她和她的衛隊。您可以穿越這片樹林繞過整個戰場，從這裡出來。那時候您實際上就在他們的頭頂上。您可以在他們發現您之前突擊他們。陛下同意嗎？﹂

﹁這個計劃很完美，將軍。﹂西瓦熱情地說。

他將會穿上集奇妙設計與精良製作於一身的新甲胄。他的胸甲上鑲有十二角星的圖案，他的頭盔就像天鵝的兩片翅膀，只不過它們是用閃亮的鋼鐵打造而成。他帶著一把嶄新的寶劍，現在他已經知道該如何用劍。自從他來到西瓦諾斯後，每天都要花上好幾個小時向一位精靈劍術大師學習，後者對陛下的進步大為讚賞。西瓦感覺自己無人能敵，今天的勝利將屬於精靈，他決心要在其中扮演一個光榮的角色，一個世世代代被人們在故事和歌聲中讚頌的角色。

他滿心歡喜地離開帳篷，去做開戰前的準備工作。

清霜則仍舊逗留不去。

孔納回到他的工作上。清霜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但孔納感覺到他的存在，就像有人在黑暗的森林中感覺到飢餓的眼睛在盯著自己一樣。

﹁走吧，我還有事要做。﹂

﹁我馬上就走。我只想強調剛才說過的話，國王的安全必須得到保障。﹂

孔納嘆了口氣，抬起頭來。﹁如果他真遇到什麼不測，也絕不會是我幹的。我不是食人魔，連同類也不放過。我昨天說話過於倉促，沒有考慮周全。我會下令我的衛隊像對待親生兒子一樣保護他。﹂

﹁好極了，將軍，﹂清霜又露出他的美麗笑容。﹁我感覺如釋重負。我對這片土地和人民的希望都寄託在他身上。西瓦諾謝‧卡拉登必須活下來，統治西瓦那斯提許多年。就像他的外公一樣。﹂

﹁你確定你不陪我們一起去嗎，琦霖？這將是一場被世世代代傳頌的戰役！﹂

西瓦坐立不安地任由侍從幫他著裝，後者正手忙腳亂地要扣緊國王精鋼甲胄上的葉片。新皮革很硬，皮帶拒絕聽話地就位。西瓦不停動來動去，讓侍從更做不好事。

﹁陛下請坐穩一點！﹂惱火的侍從懇求他。

﹁抱歉。﹂西瓦說。他依侍從的話安靜了幾秒。然後他把頭轉向琦霖，他的表哥坐在吊床上望著他們。﹁我能借你幾副甲胄。我還有另一副全身鎧甲。﹂

琦霖搖搖頭。﹁我舅舅給了我其他任務，我必須在軍官之間傳遞命令和消息。不用給我甲胄，我必須輕裝上陣。﹂

一陣喇叭聲響起，西瓦激動萬分，結果侍從花了大半個小時的著裝工作全都白費了。﹁敵人出現了！快點，你這蠢貨！﹂

侍從吸了口氣，忍住沒開口。琦霖也上前幫忙，夾在他們兩人中間的國王已經做好戰鬥的準備。

﹁我本來要擁抱你，祝你好運，表弟。﹂琦霖說，﹁但那樣我會渾身青腫。但我的確衷心祝你好運，﹂他握住西瓦的手，更加嚴肅地說。﹁儘管我幾乎不認為你需要它。﹂

西瓦的表情很莊重，甚至有幾分肅穆。﹁薩馬曾說過，戰鬥充滿不確定性。一個人的勇敢也許能拯救那一天，而一個人的怯懦也許會毀了一切。這就是我最害怕的東西，表哥。比死亡更怕。我怕我會變成懦夫，逃離戰場。這種事我看到過。我看到很棒的戰士，非常勇敢的人跪在地上，渾身顫抖，像個孩子般哭泣。﹂

﹁令堂的勇氣與令尊的堅韌流在你的血液裡，﹂琦霖安慰他。﹁你不會辜負他們的英名，你不會辜負你的人民，你不會辜負你自己。﹂

西瓦深深吸了一口沁滿花香的空氣，然後緩緩將它吐出。日光像暖洋洋的蜂蜜從天空中流淌而下。在他四周都是熟悉的聲音和氣味：戰鬥和戰爭的聲音，皮革和汗水的氣味，他就是在這些聲音和氣味中長大。他曾經非常憎恨它們，然而，很奇怪地，他又開始想念它們。戰場是他的遊戲室，指揮帳篷是他的搖籃。他意識到，這個地方比他的華美城堡更讓他有家的感覺。

他苦笑著走出帳篷，去接受人民的熱情歡呼。他身上鑲金掛銀的甲胄發出耀眼的光芒。

雙方的戰鬥計劃都很簡單。精靈們在戰場上排成隊列，弓箭手在後方壓住陣腳。奈拉卡軍則把他們單薄的陣線擴展到低矮山坡上的樹叢中，希望能誘使精靈們貿然朝山上攻擊。

孔納才不會傻到落入這個圈套。如果說他的部下已經開始不耐煩，那他本人的耐心還遠遠沒有耗盡。他牢牢地控制住部隊。他有時間，有得是時間。而缺乏補給的奈拉卡騎士則沒有。

等到下午快過去一半的時候，從山上傳來一記嘹亮的喇叭聲。精靈們抓起武器。黑暗軍隊從山裡奔出大聲叫罵、侮辱著他們的敵人。雙方射出的飛箭劃過天空，在士兵們的頭上構成死亡之幕。兩支軍隊在震天的喊殺聲中迎面衝撞。

當戰鬥開始後，西瓦和他的騎兵策馬來到戰場西側的樹林裡。透過樹林的掩護，他們繞過友軍的側翼，越過戰線，又繞過敵軍的側翼。沒有人注意到他們。沒有人叫喊或者示警。那些激戰正酣的人只看到前方的敵人。當他們來到戰場邊緣的一個地點後，西瓦舉起手，命令他們停下。他小心地騎到樹林邊緣，只有將軍的衛隊長跟在他身後。他們兩人望向樹林外的戰場。

﹁派偵察兵出去，﹂西瓦下令。﹁叫他們一找到敵人的指揮官就回來報告。﹂

偵察兵穿過樹林間隙，繞到離戰場更近的地方。西瓦等待著，關注戰役的發展。

戰鬥已經演變成肉搏戰。在兩支軍隊血腥地衝撞在一起後，雙方的弓箭手們現在已經毫無用處。起初西瓦看不出這一片混亂中敵我誰占了優勢，但過了一會兒後，他就發現精靈軍隊正在步步進逼。

﹁已經是一場光榮的勝利，陛下。﹂衛隊長得意地說。﹁那些毒蟲正節節敗退！﹂

﹁是的，你說得沒錯。﹂西瓦皺著眉頭回答道。

﹁陛下看起來似乎不很高興。我們正在打垮人類害蟲！﹂

﹁看起來是。﹂西瓦說。﹁但如果你看仔細點，衛隊長，你就會注意到敵人並沒有慌亂奔逃。他們確實節節敗退，但他們的行動卻整齊一致，很有紀律。看到他們如何堅守陣線嗎？看到如果一個人倒下，另一個人就馬上過來接替嗎？但你看看我們的士兵，﹂他厭惡地補充道。﹁已經完全發狂了！﹂

精靈們看到敵人正在撤退，於是散開隊列，在狂怒驅使下殺氣騰騰地向敵人撲去，再也聽不見指揮官們的呼喊和叫罵。雙方的號角聲也在垂死者和傷者的呻吟聲伴奏下互相較勁。西瓦注意到黑暗騎士們相當注意號角聲，對每一道命令都迅速做出反應，而精靈們則對所有聲音一概充耳不聞。

﹁儘管如此，﹂西瓦說。﹁我們還是得贏。看看我們在人數上占了多大優勢。要打輸除非我們個個橫劍自刎。不過，我回去後要和孔納將軍談談。薩馬絕不會允許這種藐視紀律的情況出現。﹂

西瓦掉轉馬頭跟著偵察兵而去。在森林中前進一會兒後，他們遇上另一名被留下來警戒的偵察兵。

他指了指。﹁那裡，陛下。在那個山坡上，很容易就能發現他們。﹂

他們就在那裡。一個高大的牛頭人正站在山坡上，這是西瓦第一次見到牛頭人這個種族。牛頭人身上佩戴著奈拉卡騎士的徽章，腰間掛著一把巨劍。他正在注視著戰鬥的進展。還有十二名騎在馬上的騎士也在觀察著。旗手站在他們身邊，手持一面原本可能是白色的旗幟，但它已經變成一種骯髒的紅棕色，似乎在血裡浸泡過。一個副官站在旁邊，手握一匹紅色駿馬的韁繩。

﹁牛頭人一定就是他們的指揮官。﹂西瓦說。﹁我們得到的消息有誤。﹂

﹁不，陛下。﹂偵察兵回答。﹁看那裡，在牛頭人背後。那個披著紅肩帶的人才是指揮官。﹂

一開始西瓦看不見她，後來牛頭人走到一旁去與另一名騎士議事，西瓦才看見在他身後有個纖細柔弱的人類女子站在土墩上，凝視著下方的激戰。她把頭盔夾在腋下，一柄釘頭錘用皮帶掛在腰間。

﹁那就是他們的指揮官？﹂西瓦驚異地問。﹁她看起來還沒有到能參加她第一次舞會的年紀，更別說率領老兵們上戰場。﹂

她彷彿聽到西瓦的話，把頭轉向他。他知道這不可能，因為他們之間隔了差不多四十碼的距離。儘管如此，他還是覺得自己突然暴露在她的視線內，於是匆忙向後退去，躲在濃密樹叢下的陰影中。

她朝他的方向注視良久，西瓦確信他們已經被發現，正準備下令部下向前衝鋒時，她卻突然轉了回去。她似乎對牛頭人說了什麼話，因為他停止交談來到她面前。即使這麼遠的距離，西瓦仍能看到牛頭人對女孩畢恭畢敬，甚至有些尊崇。他仔細聽取了她的命令，回顧了一下戰場，點了點長著犄角的頭。

他轉過身，揮手召來騎士們。隨後牛頭人一聲大吼，朝他們的戰線後方跑去，騎士們緊隨其後。西瓦弄不清他們此舉有何目的，也許是一場反衝鋒。

﹁現在是我們的機會，陛下！﹂衛隊長激動地說。﹁她孤身一人。﹂

這實在太幸運了，然而迄今為止西瓦仍舊不怎麼相信他的運氣。他心裡猶豫著要不要命令他的部下前進，深怕這是個陷阱。

﹁陛下！﹂衛隊長催促他。﹁您還在等什麼？﹂

西瓦看了又看，看不到有軍隊埋伏在旁邊。騎士們已經跟著他們的指揮官衝鋒而去。

西瓦策馬向前，其他士兵跟在他身後。他們像箭般向前疾馳，西瓦就是銀色箭簇，直奔敵人心臟而去。他們跑了一半才被人發現。女孩仍舊緊盯著她的軍隊，是她的旗手先發現了他們。他大喊大叫著指向他們。紅馬抬起頭來，牠的嘶鳴聲幾乎蓋住了號角的聲音。

聽到這個聲音，牛頭人停下腳步，轉過身來。

西瓦一直用眼角餘光盯著牛頭人，現在他狠踢馬刺，催促他的坐騎加速。這場瘋狂的競速讓人很振奮。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騎手，他已經漸漸把他的衛隊甩在身後。現在他離目標不遠了。她肯定聽見了震耳欲聾的馬蹄聲，但她還是沒有回過頭來。

一聲可怕的巨響迴蕩在戰場上。這是一聲混雜著悲傷、憤怒和狂暴的咆哮。令人心悸的吼聲讓西瓦的胃翻絞起來，額頭上冷汗直流。他能看到牛頭人直奔他而來，揮舞著一把要將他剁成兩半的巨劍。西瓦咬緊牙關，繼續飛馳向前。如果他能用手抓住那個女孩，他就可以把她當成盾牌和人質。

牛頭人的奔跑速度快得驚人。儘管用兩條腿跑，但看似會趕在西瓦的坐騎前抵達米娜身邊。西瓦把目光轉到女孩身上。她仍舊沒注意到他，似乎對迫在眉睫的危險渾然不覺，目光集中在牛頭人身上。

﹁加爾達！﹂她喊道。女孩的聲音清脆甜美，但卻超乎尋常地深沉。﹁記住你的誓言。﹂

她的聲音迴蕩在喊殺、尖叫和鋼鐵的撞擊聲上。這聲呼喚對牛頭人來說就像一枝刺中他心臟的長矛。他停止了狂怒的猛衝，站在那裡盯著她，眼神充滿無聲的懇求。

她不為所動，或者看起來是這樣。她把目光從他身上移到天空。牛頭人又發出一聲狂怒的嗥叫，然後狠狠地把劍插在地上。他用的力氣如此之大，以至於劍身在玉米地裡足足沒入一半。

西瓦衝上山坡。女孩終於把目光從天空移開，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西瓦身上。

琥珀色的眼睛。西瓦從未見過這樣的眼眸。她的眼睛沒有對他的憎惡，相反的卻在召喚他前來。他向她直衝而去，除了她的眼睛，他再看不到別的東西。而且他似乎正朝它們衝去。

她緊握手中的釘頭錘，高舉過頂，毫無畏懼地站在那裡等他。

西瓦策馬衝上山坡，來到女孩面前。她把釘頭錘朝他揮去，他輕易地擋開這一擊，用腳把它踢到一旁。他的另一腳把武器從她手裡踢飛，她自己也踉踉蹌蹌地向後退去。最後她終於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倒在地上。精靈衛兵們將她團團包圍。衛兵們殺死了她的旗手，隨後試圖去抓紅馬，但那頭畜牲猛踢馬蹄，掙脫了衛兵的手，徑直朝戰線後方衝去，就像要在沒有騎手的情況下單獨加入戰鬥。

女孩被打暈在地上，身上沾滿鮮血，但西瓦不知這些血到底是她的還是旗手的，後者的無頭屍體就躺在她身邊。

西瓦害怕她會被馬匹踩死，便拚命吆喝他的衛兵們後退。他翻身下馬，跑到女孩身邊，把她抱在臂彎裡。她呻吟起來，眨著眼睛。他鬆了口氣。她還活著。

﹁我來帶她走，陛下。﹂衛隊長說。

西瓦才不會拋下她。他把她放到鞍座上，自己坐在她身後。他用一隻手緊緊的摟住她，另一隻手抓住韁繩。她的頭靠在他的銀色胸甲上。他這輩子從沒見過如此精緻、線條完美、美麗的臉蛋。他輕柔地、擔憂地摟著她。

﹁前進！﹂他下令，隨後策馬向樹林中奔去。他騎得很快，但並沒有快到會震痛她的地步。

他騎過牛頭人身邊，後者還跪在埋入地下的劍旁，悲痛地低著頭。

﹁你們這些人以為自己在做什麼？﹂西瓦質問道。

幾個精靈已經開始高舉長劍，朝牛頭人身邊衝去。﹁他對我們沒有威脅，別管他。﹂

﹁他是個牛頭人，陛下。他永遠會是個威脅。﹂衛隊長抗議道。

﹁你想在他沒有武器又不作抵抗的情況下殺死他嗎？﹂西瓦嚴厲地問道。

﹁如果情況相反，他才不會對殺死我們感到內疚！﹂衛隊長板著臉回答道。

﹁所以我們現在就應該墮落到像野獸一樣？﹂西瓦冷冷的說。﹁我說放過他，衛隊長。我們已經達到目的。讓我們在被撤退的敵軍衝垮前離開這裡。﹂

確實，看上去完全有這種可能。奈拉卡軍現在正迅速撤退。他們的撤退井然有序，戰線完整。西瓦和他的騎士們從戰場上飛馳而去，驕傲地把戰利品抱在手中。

他來到樹蔭下。女孩動了動身體，呻吟起來，並睜開眼睛。

西瓦望向它們，看到他自己被禁錮在琥珀中。

這女孩是個溫馴的俘虜，沒有惹任何麻煩，毫無怨言地接受她的命運。當他們回到軍營時，她拒絕西瓦的協助，自己從馬上優雅地跳下來。她自願接受他們監禁。精靈們給她上了手銬和腳鐐，把她押進一個除了毛毯和一堆稻草外，什麼都沒有的帳篷裡。

西瓦跟在她身後。他不能離開她。

﹁妳受傷了嗎？需不需要派醫士來？﹂

她搖搖頭，沒有對他或任何人說一個字。她也拒絕進食。

他站在囚室帳篷的入口，覺得自己的華貴甲胄內只有無助和愚蠢。相反地，她雖然渾身鮮血、鐐銬加身，卻非常冷靜。她盤腿坐在毯子上，不眨眼地凝視著黑暗。西瓦離開帳篷，心裡有種不舒服的感覺，似乎他自己才是被俘虜的人。

﹁清霜到哪裡去了？﹂西瓦問道。﹁他不是要訊問她嗎？﹂

沒有人能說出清霜的下落。自從戰鬥開始後，就沒人再見過他。

﹁當他來審問她時，通知我一聲。﹂西瓦下完這道命令便回到自己的帳篷裡去脫下甲胄。這次他坐著一動也不動，讓侍從解開釦子，把甲胄從他身上一片片地取下來。

﹁恭喜你，表弟！﹂琦霖掀開帳幕走了進來。﹁你是個英雄！我不必再為你寫歌，你的人民已經開始歌頌你了！﹂他等待西瓦會一聲大笑作為回答，但卻沒有。於是他靠近看著西瓦。﹁表弟？怎麼了？你看起來氣色不好。受傷了嗎？﹂

﹁你看見她了嗎，琦霖？﹂西瓦問。﹁走開！﹂他惱火地對侍從吼道。﹁出去。我自己來。﹂

侍從躬身離開。西瓦坐到他的吊床上，一隻靴子穿在腳上，另一隻則被他拿在手裡。

﹁我看見俘虜了嗎？只瞟見一眼。﹂琦霖說。﹁為什麼這麼問？﹂

﹁你對她有什麼感想？﹂

﹁她是我見過的第一個人類，我覺得她不像人家一直要我相信的那麼醜。不過，我還是覺得她特別奇怪，令人迷惑不解，不可思議。﹂琦霖扮了個鬼臉。﹁人類現在是不是流行讓婦女剪短髮啊？﹂

﹁什麼？哦，不。這也許是奈拉卡騎士的習俗。﹂西瓦把靴子抓在手裡，注視著黑暗。在那裡，他看到一雙琥珀色的眼睛。﹁我覺得她很漂亮，是我見過最漂亮的女人。﹂

琦霖坐到表弟身邊。﹁西瓦，她是個敵人。正因為她，我們有好幾百人死傷在那片濺滿鮮血的戰場上。﹂

﹁我知道，我知道！﹂西瓦叫嚷著站起來，隨手把靴子扔到角落裡，然後坐下來，開始拉扯另一隻靴子。﹁她一句話也不肯說。她不肯告訴我她的名字，只是用那雙奇怪的眼睛盯著我。﹂

﹁陛下。﹂一名軍官出現在帳篷入口。﹁孔納將軍派我來告訴您，這一天是我們的。我們贏了。﹂

西瓦沒有回答。他已經停止拉扯靴子的動作，又一次凝視著黑暗的角落。

琦霖站起身，走到帳篷外面。﹁陛下累了。﹂他說。﹁我相信他是太高興了。﹂

﹁他是唯一高興的人。﹂軍官譏諷地說。

勝利屬於精靈，但當晚軍營裡卻沒有多少人感到興奮。他們制止了敵人的前進，把敵人趕了回去，沒有讓敵人長驅直入西瓦諾斯，但他們並沒有能夠摧毀敵人。他們在戰場上清點出三十具人類屍體，而不是他們預計中的四百具。他們將原因歸咎於河面上突然升起的一場怪霧。一場陰濕、寒冷的灰霧瀰漫在地面上，一團紛亂暗淡的迷霧讓雙方敵我難辨。在這場霧中，敵人不見了，消失了，似乎血染的大地裂開後把他們吞噬了。

﹁有可能發生的事真的發生了。﹂孔納對軍官們說。﹁他們預先安排好了退路，當霧一來，他們就逃到早就選定的藏身之處。他們肯定藏匿在附近的山洞裡。﹂

﹁這樣做有什麼目的，將軍？﹂西瓦不耐煩地問。

國王感到惱火且心煩意亂，有些坐立難安。他離開自己那座突然變得窄小壓迫的帳篷，過來參加軍官們的會議。西瓦的勇氣得到大家的褒獎。他毫無疑問是當天的英雄，甚至連孔納將軍也承認這點。但西瓦對他們的稱讚並不在意，他的目光不時游移到女孩被監禁的帳篷上。

﹁人類沒有食物、沒有補給，﹂他繼續道。﹁也沒有辦法獲得這些東西。他們已經被切斷退路、被孤立。現在他們應該知道自己不可能攻占西瓦諾斯了。所以，很自然地，他們會嘗試退回邊界。﹂

﹁他們知道，如果他們嘗試這樣做的話就會被我們擊垮。﹂孔納說。﹁不過，陛下，您仍舊是正確的。他們不可能一直躲起來。他們遲早必須鑽出來，那時我們就能逮住他們。我只想知道，﹂他似乎是在對自己說。﹁他們在計劃什麼，因為他們肯定有一個計劃，就像我在這裡呼吸一樣千真萬確。﹂

軍官們提出各式各樣的假設：人類已經驚慌失措，現在正四散奔逃；人類已經逃入地底，想找到某條能把他們帶回北方去的地道︱︱以及諸如此類的推論。每個假設都有人推翻它，於是精靈們陷入爭辯中。西瓦對辯論感到厭倦，便轉身走到帳篷外的夜幕中。

﹁只有一個人知道。﹂他自言自語道。﹁她會告訴我。她會跟我說話！﹂

他大步朝她的帳篷走去，經過一堆堆營火。精靈們悶悶不樂地圍坐在營火旁，重溫戰鬥過程。士兵們對未能消滅可憎的敵人感到懊喪。他們發誓在黎明來臨前要翻遍附近的每一塊石頭，直到找出怯懦的人類為止。那些人在失敗已成定局時便可恥地溜走並躲起來。精靈們發誓要殺死他們，一個也不留。

西瓦發現，他不是唯一對俘虜感興趣的人。清霜也站在她的帳篷入口處，正在回答衛兵的盤問。西瓦剛要走上前去和他打招呼，卻發現清霜並沒有注意到自己。

西瓦突然想聽聽清霜想問她什麼問題。他繞到俘虜帳篷的後方。夜色深沉。這裡沒有衛兵。西瓦潛到帳篷邊，小心翼翼地不弄出任何聲音，連呼吸都很小聲。

帳篷裡的桌上點著一根蠟燭，在帳篷表面映射出兩個黑影。他認得女孩平整的頭頂和細長優雅的脖頸，還有高大挺拔的精靈，白袍在燭光反襯下變成黑色。兩人互相注視了很久，沒有說一句話，接著清霜突然向後退去。他從她身邊退開，儘管她什麼也沒做，沒有移動，沒有揚起手，也沒有說一個字。

﹁妳是誰？﹂他問道，聲音裡充滿敬畏。

﹁我叫米娜。﹂她回答。

﹁我叫︱︱﹂

﹁沒必要告訴我，﹂她說。﹁我知道你的名字。﹂

﹁妳怎麼知道？﹂他驚訝地問。﹁不可能，妳以前從沒見過我。﹂

﹁但我知道。﹂她平靜地說。

清霜恢復鎮靜。﹁回答我一個問題，女巫。妳用什麼辦法穿過我的屏障？用了什麼魔法？或者巫術？﹂

﹁沒有魔法，﹂她說。﹁沒有巫術。神手從天而降，將屏障舉起。﹂

﹁什麼手？﹂清霜大怒，以為她在嘲弄自己。﹁什麼神？沒有神！再也沒有了！﹂

﹁有一位神。﹂米娜宣稱。

﹁這個神叫什麼名字？﹂

﹁這位神沒有名字。這位神不需要名字。這位神是唯一真神，真正的神，唯一的神。﹂

﹁說謊！妳要把我想知道的東西告訴我。﹂清霜舉起手來。

西瓦諾謝以為清霜會使用覓真術，就像他們曾經對他做過的那樣。

﹁妳感覺喉嚨開始緊縮，﹂清霜說。﹁妳想透氣卻找不到一點空氣。妳開始窒息。﹂

﹁這不是覓真術。﹂西瓦告訴自己。﹁他在幹什麼？﹂

﹁妳的肺開始燃燒，馬上就要炸開。﹂清霜繼續說。﹁魔法開始收緊，一直收緊，直到妳失去知覺。妳什麼時候同意告訴我真相，我就什麼時候停止折磨妳。﹂

他開始吟唱西瓦聽不懂的奇怪詞語，但西瓦猜這一定是某個法術。西瓦開始擔憂米娜的安全，他準備隨時衝過去營救她。如果需要的話，他會赤手空拳地撕開帳篷來到她身邊。

米娜平靜地坐在床上。她沒有喘氣，也沒有咳嗽。她的呼吸一切正常。

清霜停止吟唱，驚訝地瞪著她。﹁妳擊退了我！怎麼會這樣？﹂

﹁你的魔法對我無效。﹂米娜說著聳了聳肩。綁住她手腕的鐵鍊像銀鈴般響起來。她抬頭望向他。﹁我認識你。我知道真相。﹂

清霜默默地打量著她。儘管西瓦只能看見清霜的輪廓，但他知道精靈在發怒，也在害怕。

接著，清霜突然離開了帳篷。

西瓦不安而又訝異地來到帳篷前。他等在黑暗中，直到他看見清霜走進孔納將軍的帳篷為止。隨後他走向衛兵。

﹁我要跟俘虜談話。﹂他說。

﹁是的，陛下。﹂衛兵鞠了個躬，準備陪國王一起進去。

﹁我自己進去就行了。﹂西瓦說。﹁你可以到別處轉轉。﹂

衛兵沒有動。

﹁我不會有危險，她戴著鐐銬！去給你自己弄點東西吃，讓我來暫時接替你的崗位。﹂

﹁陛下，我奉命︱︱﹂

﹁我撤銷它們！﹂西瓦怒氣沖沖地說，心裡覺得自己在那對琥珀色眼睛中落了個很壞的形象。﹁走吧，把你的同伴也一起帶走。﹂

衛兵又猶豫了一會兒，但國王已經下令，他不敢不從。他和他的同伴向炊火走去。西瓦走進帳篷。他站在那裡望著俘虜，站在琥珀色的眼睛裡，周身滿是暖意。

﹁我想知道︱︱他們︱︱他們對妳好不好︱︱﹂這是什麼蠢話！西瓦想不通這些話是怎麼從他的嘴裡冒出來的。

﹁謝謝你，西瓦諾謝‧卡拉登。﹂女孩說。﹁我什麼也不需要。我的神在照顧我。﹂

﹁妳知道我是誰？﹂西瓦問。

﹁當然，你是西瓦諾謝。羅拉克的女兒阿爾瀚娜‧星光與索拉斯特倫家的波修士之子。﹂

﹁妳是︱︱﹂

﹁米娜。﹂

﹁就叫米娜？﹂

她聳了聳肩。她的鐐銬又叮噹叮噹地響了起來。﹁就叫米娜。﹂

琥珀開始在西瓦周身凝固，他感覺透不過氣來，好像他才是那個清霜窒息法術下的受害者。他湊得更近，在她面前單膝跪下，為的是能平視這雙眼睛。

﹁妳提到了妳的神。我要問妳一個問題。如果奈拉卡騎士追隨這位神靈，我就不得不假設這是位惡神。為什麼一位如此年輕漂亮的人會走上黑暗之路？﹂

米娜朝他微笑，這是種帶著憐憫的笑容，通常用來賞給盲人或者白癡。

﹁沒有善，沒有惡。沒有光，沒有暗。只有一個真神。其他都是虛假。﹂

﹁但這個神一定是邪神，﹂西瓦爭辯道。﹁要不然為何要進攻我國？我們愛好和平，沒有做任何挑起戰爭的事。然而我的人民卻死於敵手。﹂

﹁我並非前來征服，﹂米娜說。﹁而是來解放你們，拯救你和你的人民。如果有少數人死去，那是為了其他無數人能夠活下來。死者會明白他們的犧牲。﹂

﹁也許是吧！﹂西瓦苦笑著搖了搖頭。﹁我必須承認我無法理解。妳，一個人類，又如何單槍匹馬地來拯救精靈國家呢？﹂

米娜靜靜坐了許久，連身上的鐵鍊都沒發出聲音。她的琥珀色眼睛不再盯著他，而是將目光移到燭火上。他很樂於這麼坐著凝視她。他願意坐在她腳邊盯著她看一整夜，甚至是一輩子。他從沒見過人類女子有如此精緻的外貌，如此完美的身材，如此光滑的皮膚。每個動作都如同行雲流水般優雅。他的目光被她有著一頭短髮的頭所吸引。她頭顱的形狀很完美，光滑的髮絲似乎閃耀著微弱的紅色光澤，摸起來一定像羽毛︱︱

﹁我得到允許可以告訴你一個秘密，西瓦諾謝。﹂米娜說。

西瓦方才迷失在對她的思緒中，此時突然驚醒。﹁誰給妳這個許可？﹂

﹁你必須發誓不告訴其他任何人。﹂

﹁我發誓。﹂西瓦回道。

﹁真的發誓。﹂米娜說。

﹁我發誓。﹂西瓦說。﹁以我母親墳墓的名義。﹂

﹁這個誓言我不能接受。﹂米娜回應道。﹁你母親並沒有死。﹂

﹁什麼？﹂西瓦猛地向後一縮，大驚失色。﹁妳說什麼？﹂

﹁你母親還活著，你父親也是。食人魔沒有殺死你母親或者她的追隨者。他們被鋼之騎士團救走了。但你雙親的故事已經結束。他們屬於過去，你的故事才剛剛開始，西瓦諾謝‧卡拉登。﹂

米娜伸出她的手，鐵鍊像聖鐘般叮噹作響。她撫摸著西瓦的臉頰，隨後溫柔地把他拉到身邊。﹁以唯一真神的名義向我起誓，你不會把我要告訴你的事情洩露給任何人知道。﹂

﹁但我還不信任這個神。﹂西瓦支支吾吾地說。她的觸摸像劈在他身邊的閃電一樣，讓他的手臂和脖子上汗毛直豎，一股慾望流過他的血管。

﹁唯一真神信任你，西瓦諾謝。﹂米娜告訴他。﹁這就夠了。唯一真神將接受你的誓言。﹂

﹁我以︱︱唯一真神的名義發誓。﹂他感覺說這些字、發這個誓很不舒服。他根本不信任這個﹁唯一真神﹂，但他卻有種奇怪而不安的感覺，似乎他的誓言被某些不朽的手記錄下來，不得不予以遵守。

﹁你如何進入這個屏障的？﹂米娜問。

﹁清霜降下屏障，所以我能︱︱﹂西瓦開口說道。但他看到她笑了。﹁怎麼？難道就像妳告訴清霜的那樣，是這位神靈做的？﹂

﹁我告訴他的，是他想聽的東西。實際上，你並沒有進入屏障，是屏障在你無助時將你抓進來的。﹂

﹁是的，我明白妳要說什麼。﹂西瓦想起那個風暴之夜。﹁我失去了知覺。我倒在屏障旁，當我醒來時，已經在屏障的另一邊。我沒有移動，是屏障移動把我罩住的！當然啦，這就是解釋！﹂

﹁屏障將抵擋住一切攻擊，但它會試圖收留無助者，至少我被這樣告知。我的士兵們和我在屏障附近睡覺，就在我們睡覺的時候，它從我們身上越過。﹂

﹁但如果屏障保護精靈，﹂西瓦爭辯道。﹁它又怎麼會收留我們的敵人呢？﹂

﹁屏障並沒有保護你們，﹂米娜回答。﹁屏障把那些想要幫助你們的人拒於門外。實際上，屏障是你們的監獄。不只是監獄，它還是你們的劊子手。﹂

西瓦縮回身子，遠離她的觸摸。她離得太近，讓他很難思考。﹁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的人民正死於一種慢性虛弱病，﹂她說。﹁每天都有很多人染病。有些人以為屏障是這種病的原因所在。他們說對了一部份。他們不知道的是，精靈的生命力被吸走，用來給屏障本身提供能量。是你們的生命將屏障保留在那裡。屏障現在是座監獄，很快它就會變成你們的墳墓。﹂

西瓦坐了回去。﹁我不相信妳。﹂

﹁我有證據，﹂米娜說。﹁它能證明我所言不假。我以我的神起誓。﹂

﹁那樣的話，把證據給我看。﹂西瓦要求。﹁讓我好好想一想。﹂

﹁我會告訴你的，西瓦諾謝，我很樂意這麼做。我的神派我來就是這個目的。清霜︱︱﹂

﹁陛下。﹂一個嚴厲的聲音在帳篷外說。

西瓦暗自詛咒了一句，迅速回過身去。

﹁記住，不要洩漏一個字！﹂米娜警告他。

西瓦顫抖著手掀開帳幕，看到孔納與兩名衛兵站在外面。

﹁陛下。﹂孔納將軍重複道。他帶著教訓人的口吻，讓西瓦十分惱火，﹁就算是國王也不該打發走衛兵，任憑如此重要和危險的犯人無人看守。陛下把自己置於危險中，這是不被允許的。站好崗位！﹂將軍下令道。

精靈衛兵們走過去，站在監獄帳篷門前。

各種解釋的話語來到西瓦的嘴邊，但他什麼也說不出來。他也許可以說，他到這裡來是為了訊問俘虜有關屏障的事，但這樣會離米娜的秘密太近。他害怕自己提到某件事就難免要洩露出另一件。

﹁我會護送陛下回到他的帳篷，﹂孔納說。﹁就算是英雄也必須睡覺。﹂

西瓦保持沉默。他希望用這份沉默表明受傷的自尊和被誤解的意圖。他跟隨將軍走過熄滅的營火旁。那些沒有出外搜索人類的精靈們都裹在毛毯裡睡著了。精靈醫士在照料傷患，讓他們盡可能舒服一點。整個營地裡一片寂靜。

﹁晚安，將軍。﹂西瓦冷淡地說。﹁希望今天的勝利能讓你快樂。﹂說著，他就要走進帳篷。

﹁我建議陛下盡早上床，﹂將軍說。﹁您需要充分的休息，以便明天能主持死刑。﹂

﹁什麼？﹂西瓦大吃一驚。他抓住帳篷支柱讓自己站穩些。﹁什麼死刑？要處死誰？﹂

﹁明天正午，光榮的太陽將高懸在天空中為我們做見證。我們將處死那個人類。﹂孔納說話時沒有望著國王，而是望向夜色中。﹁清霜建議這麼做，我也同意他的看法。﹂

﹁清霜！﹂西瓦重複道。

他記得看到清霜在帳篷裡，記得自己感覺到他的恐懼。在他們的談話被打斷前，米娜正要告訴西瓦一些有關清霜的事。

﹁你不能殺她！﹂西瓦堅定地說。﹁我禁止這麼做。﹂

﹁恐怕陛下在這件事上沒有發言權。﹂孔納說。﹁族長議會已經被告知這個情況。他們全數贊成。﹂

﹁你們要怎麼處死她？﹂西瓦問。

孔納慈祥地把手放到西瓦肩上。﹁我知道這是個折磨人的任務，陛下。您不必留下來看，您只需要站出來說幾句話，然後回到您的帳篷裡就行了。沒有人會對您產生什麼誤解。﹂

﹁回答我，該死！﹂西瓦吼叫著甩開孔納的手。

孔納的臉霎時籠罩上一層寒冰。﹁這個人類將被帶到濺滿我族人民鮮血的戰場，並綁在一根木柱上。我們將挑選出七位最好的弓箭手。正午一到，弓箭手們將會把七枝箭射向她。﹂

因為熾熱的狂怒已經蒙住西瓦的雙眼，讓他看不見將軍。他緊握拳頭，指甲深深嵌入皮肉內。正是這份痛苦讓他穩定住自己的聲音。﹁為什麼清霜說她一定要死？﹂

﹁他的理由很有道理。他說，只要她還活著，人類就會留在這個地區，希望能營救她。她被處決後，他們將喪失所有希望。他們會軍心渙散，這樣我們就更容易找到並摧毀他們。﹂

西瓦感覺胃翻騰起來，但他還是努力說出最後的爭辯。﹁我們精靈尊崇生命。根據法律，我們不能奪走任何精靈的生命，無論他或她犯下什麼嚴重的罪行。精靈刺客的確存在，但這是非法的。﹂

﹁我們沒有奪走精靈的生命，﹂孔納回答。﹁我們奪走的是一個人類的生命。晚安，陛下。黎明前我會派人通知您。﹂

西瓦走進帳篷，掩上帳幕。他的僕人正在等著他。

﹁別管我！﹂西瓦惱火地命令道，僕人便迅速離開了。

西瓦撲倒在床上，但馬上又爬起來，重重地坐在一張椅子上，鬱悶地盯著黑暗發呆。他不能讓這個女孩死去。他愛她。他仰慕她。打從看到她無所畏懼地站在士兵們中間那一刻，他就愛上她了。他已經跨過理智的懸崖，栽倒在愛情的鋒利巖石上。它們刺破他的皮肉，讓他遍體鱗傷。他沐浴在痛苦中，嚮往更多痛苦為他帶來的喜樂。

一個計劃出現在他的腦海裡。他要做的事是錯的。他也許會把人民置於危險中，但他為自己的錯誤辯解，他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也是不對的，他們犯的錯要比他更大。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在替他們拯救自己。

西瓦等待著將軍回到自己的營帳，然後將一把又長又尖的匕首塞進自己的靴子裡。他掀開帳幕，看到四下無人，便離開帳篷，輕手輕腳地走過熟睡中的軍營。

兩名全神貫注的守衛站在米娜的帳篷外。西瓦沒有靠近他們，而是繞到帳篷後方他剛才偷聽清霜說話的地方。西瓦小心地朝四周看了看。樹林就在幾步之外，他們能輕易跑進去。他們會找到一個洞穴。他會把她安全地藏在那裡，晚上去看她，給她帶食物、清水和他的愛︱︱

西瓦取出匕首，把鋒利的刀尖對準帳篷布，小心而安靜地在靠近底部割開一道裂縫，爬進帳篷中。

蠟燭還沒有熄滅。西瓦小心翼翼地不爬過它們前方，害怕守衛們會看到他的影子。

米娜已經趴在稻草上睡著了。她側躺在地上，腿伸得很直，仍舊戴著手銬的雙手縮在胸前。她看起來很脆弱。她似乎沒有做夢，睡得很寧靜，呼吸也顯得非常和緩。

西瓦用手摀住她的嘴，以免她在驚恐之餘發出任何喊聲。﹁米娜！﹂他焦急地輕呼道。﹁米娜。﹂

她睜開眼睛，沒有發出一點聲音。琥珀色的眼睛盯著他，看了看四周。

﹁不要怕，﹂他話說出口才意識到眼前這女孩從不知懼怕為何物。現在也是。﹁我來放妳走。﹂他竭力要平靜地說出這句話，但聲音和雙手都在顫抖。﹁我們可以從帳篷後面逃到樹林裡去。不過要先把這些鐐銬解開。﹂

米娜把手指按在他的嘴唇上，制止了他的話。﹁不，﹂她說。﹁謝謝你，我不會離開。﹂

﹁嗯？﹂一名守衛問他的同伴。﹁你聽見什麼動靜了嗎？﹂

﹁似乎是從帳篷裡傳出來的。﹂

西瓦舉起匕首。米娜拉住他的手，開始唱歌。

睡吧，吾愛，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靜夜將守護你的靈魂。

緊緊擁抱黑暗的深沉。

睡吧，吾愛，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守衛的話音停止了。

﹁好了，﹂她對西瓦說。﹁守衛睡著了。我們可以自由談話。﹂

﹁睡著了︱︱﹂西瓦掀開帳幕。守衛們仍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但他們低著頭，下巴抵在胸口上，雙眼緊閉。

﹁妳是法師嗎？﹂他回到她身邊問道。

﹁不，我只是個忠實的追隨者。﹂米娜回答。﹁我擁有的天賦來自於我的神靈。﹂

﹁希望妳的神靈能確保妳的安全。快，米娜！從這條路出去，我們會找到一條離這裡不遠的路，這條路經過︱︱﹂

她搖搖頭。

﹁米娜，﹂他絕望地說。﹁我們必須逃走！他們要在今天中午處死妳，在太陽升起後。清霜已經說服了他們。他怕妳，米娜。﹂

﹁他是應該怕我。﹂她嚴厲地說。

﹁為什麼，米娜？﹂西瓦問。﹁妳要告訴我一些關於他的事。是什麼事？﹂

﹁我要說，他不是他外表顯示出的那個樣子；因為他的魔法，你的人民正在死去。告訴我︱︱﹂她把手放在他的臉頰上。﹁你願意懲罰清霜嗎？向你的人民揭露他的意圖，從而揭穿他的謀殺計劃？﹂

﹁當然，可是用什麼︱︱﹂

﹁那就按照我指示你的去做，﹂米娜說。﹁完全依我的吩咐行事。我的命就交給你了。如果你辜負了我︱︱﹂

﹁我不會辜負妳的，米娜。﹂西瓦輕聲說。他抓住她的手，把它放到唇邊。﹁我聽妳的。﹂

﹁你要參加我的死刑︱︱噓！什麼也別說。你答應過的。你要全副武裝站在清霜身旁，然後命令一群衛士圍在你身旁。可以嗎？﹂

﹁可以，但接下來呢？我必須看著妳死去嗎？﹂

﹁你現在已經知道該做什麼，什麼時候去做。安心休息吧！唯一真神與我們同在。你現在必須走了，西瓦。將軍會派人去你的帳篷察看，絕不能讓他發現你不在。﹂

要離開她就像要他拋下自己的一部份。西瓦伸出手撫摸她的頭，感受皮膚的溫暖、短髮羽絨般的柔軟和骨骼的堅硬。在他的觸摸下，她一動也不動，並未因此變得更親近他，但也沒有從他身邊躲開。

﹁妳的頭髮以前是什麼樣子，米娜？﹂他問道。

﹁像一團火焰，綿長而濃密。髮絲會纏上你的手指，像嬰兒的手那樣牽引你的心。﹂

﹁妳的頭髮一定很漂亮。﹂西瓦說。﹁是一場大病讓妳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嗎？﹂

﹁我把它剪掉了。﹂她告訴他。﹁我拿起一把剪刀，把它齊整地剪掉了。﹂

﹁為什麼？﹂他大吃一驚。

﹁我的神要求我這麼做。因為我對自己的容貌關注太多。﹂米娜回答。﹁我喜歡被寵溺、被愛慕、被歡戀。我的頭髮是我的虛榮、我的高傲。我犧牲它來證明我的信仰。現在我只愛我的神，只忠於我的神。你必須離開了，西瓦。﹂

西瓦站起身來，不情願地朝帳篷後方退去。

﹁而妳是我唯一的愛，米娜。﹂他柔聲說。

﹁你愛的不是我，﹂她對他說。﹁是我心中的神。﹂

西瓦不記得如何離開她的帳篷，只是發現自己站在外面的黑暗中。

## １︱３０祝你健康

夜幕籠罩在西瓦那斯提的戰場上，遮蔽了將要按照禮俗落葬的屍體。同一個夜晚又像碩大無朋的風衣，將精靈首都奎靈諾斯緊緊包覆住。

在傑拉德看來，今晚有種不祥的感覺。他走在精靈首都的街道上，手握劍柄，用警覺的目光注視著每一個陰影角落和黑暗門廊，搜尋可能出現的鋼鐵閃光。如果遇到小巷，他就走到街道另一邊去，而不從它的前方通過。他的目光審視著每一扇閣樓窗戶的布簾，看看它們有沒有被人掀動的跡象，彷彿每扇窗後都有名弓箭手正搭上暗算的毒箭。

他總是很小心的注意從背後窺探他的眼睛。有一次他感覺威脅迫在眉睫，便拔劍出鞘，猛然向後轉身，要迎擊一把刺向他背後的匕首。然而，他什麼也沒看到。儘管如此，他卻能肯定有人在那裡，也許那人只是忌憚騎士的沉重戰甲和鋒利長劍而已。

即使當傑拉德安全地走到奈拉卡騎士團司令部後，他也不能放鬆。危險不再鬼鬼祟祟地跟在他身後。危險就在他的正前方。

他走進司令部，發現只有一名軍官在值勤，而龍人正在地板上熟睡。

﹁這是梅丹元帥給碧雷的答覆。﹂傑拉德說著敬了個禮。

﹁怎麼這麼久！﹂軍官不滿地咕噥道。﹁你簡直無法相信那東西的打呼聲有多響！﹂

傑拉德走到龍人身邊，那個生物正在呼呼大睡，全身抖動不已，喉嚨裡發出奇怪的打呼聲。

﹁葛勞。﹂傑拉德伸出手推了推睡夢中的龍人。

一陣嘶嘶聲後緊跟著一聲咆哮，然後就是拍打翅膀和腳爪刮擦地面的聲音。一對爪子勒住傑拉德的喉嚨。

﹁嘿！﹂傑拉德喊道，他伸手撥開龍人的進攻。﹁冷靜點好不好？﹂

葛勞用蜥蜴般的斜眼盯著他看，舌頭在空氣中輕彈。牠把手從傑拉德的頸上放下來，向後退去。﹁抱歉，﹂牠嘀咕道。﹁你嚇到我了。﹂

葛勞的爪子讓傑拉德感到皮膚上一陣火燒感。﹁是我的錯，﹂他生硬地說。﹁我不該突然把你吵醒。﹂他遞出卷軸匣。﹁這是元帥的答覆。﹂

葛勞接過它，掃了一眼以確保封印完整。牠滿意地把卷軸塞進鱗甲上的皮帶內，轉過身去，咕嚕了一聲便走向門口。傑拉德注意到這個生物沒有披掛甲胄。他也陰鬱地想到，龍人不需要披甲，牠們身上長滿鱗片的厚皮作為防護就已綽綽有餘。

傑拉德深深吸了口氣，又把它吐出來，然後尾隨龍人而去。

葛勞轉過身。﹁你在幹什麼，奈拉卡人？﹂

﹁你在一片敵對的土地上。黑夜已經來臨，我奉命將你安全地送到邊界上。﹂傑拉德說。

﹁你來保護我？﹂葛勞的喉嚨裡發出一陣咕嚕聲，也許是笑聲。﹁啐！回你溫暖的被窩裡去吧，奈拉卡人。我知道怎麼對付精靈廢物。﹂

﹁我奉命而來，﹂傑拉德固執地說。﹁如果你出了什麼事，元帥會唯我是問。﹂

葛勞的蜥蜴眼裡閃現出怒火。

﹁我帶來一樣也許能讓我們兩個人的旅途輕鬆點的東西。﹂傑拉德補充道。他掀開斗篷，露出掛在大腿上的一個長頸瓶。

怒火迅速轉成貪欲，貪欲又立刻被掩飾住。

﹁瓶子裡是什麼，奈拉卡人？﹂葛勞問，舌頭從利齒中探出。

﹁矮靈酒，﹂傑拉德說。﹁元帥的禮物。他要我們一安全跨過邊界就與他共飲，慶祝精靈們的完蛋。﹂

於是葛勞對傑拉德的陪同也不再有什麼異議。兩人走過奎靈諾斯的靜謐街道時，傑拉德又感覺有眼睛在盯著他們，但沒有人發動攻擊。這也沒什麼好奇怪的，龍人畢竟是個可怕的對手。

龍人順著一條穿過樹林的主要道路來到荒野。然後，牠突然鑽進森林，走上一條小路，讓傑拉德大吃一驚。傑拉德猜想，這條路一定只有龍人知道。從牠在盤根錯節的森林裡移動的速度可以看出，龍人有超凡的夜視能力。月光漸弱，但星光的閃耀和奎靈諾斯的燈光仍舊提供了足夠的照明。森林地面上滿是灌木和藤蔓。穿著沉重鎧甲的傑拉德發現要跟上龍人的速度很難。當他招呼龍人停下來時，甚至不必假裝得很疲憊。

﹁沒必要累死我們，﹂傑拉德氣喘吁吁地說。﹁休息一會兒如何？﹂

﹁人類！﹂葛勞冷笑著說。牠呼吸平緩，但還是停下腳步，回顧身後的騎士。確切地說，龍人是在看酒瓶。﹁不過，走這段路確實令人口渴。我想喝一口。﹂

傑拉德猶豫起來。﹁我奉命︱︱﹂

﹁讓你的命令見鬼去！﹂葛勞咆哮道。

﹁我不認為喝一小口有什麼壞處。﹂傑拉德說著取下酒瓶，拔去瓶塞，往瓶子裡嗅了嗅。辛辣、濃重、帶著麝香味的矮靈酒氣味灼燒著他的鼻孔。他哼著鼻子把酒瓶拿到一臂遠的地方。﹁一年陳酒。﹂他流著眼淚說，

龍人一把抓過酒瓶，立刻湊到嘴邊，喝了一大口，然後放下酒瓶，滿意地嘆了口氣。﹁好極了。﹂牠打著嗝嘶聲說道。

﹁祝你健康。﹂說罷，傑拉德把瓶子送到自己嘴邊。他用舌頭壓著瓶口，假裝喝酒的樣子。﹁好了！﹂他似乎不大情願地說，然後把瓶塞塞上。﹁夠了！我們應該上路了。﹂

﹁別急！﹂葛勞搶過瓶子，拔出瓶塞把它扔到一邊。﹁坐下，奈拉卡騎士。﹂

﹁但你的任務︱︱﹂

﹁碧雷不會在乎的。﹂葛勞邊說邊靠到一棵樹幹上。﹁不管牠是明天還是明年的明天拿到這封信，牠早已經開始執行進攻精靈的計劃。﹂

傑拉德心頭一緊。﹁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他努力讓自己的聲音顯得漠不關心。他坐到龍人身邊，伸手去拿酒瓶。

葛勞帶著顯而易見的不悅交出酒瓶。牠死盯著傑拉德，為騎士喝掉的每一滴酒唉聲嘆氣。傑拉德剛把酒瓶從嘴邊移開，牠立刻把它搶了回來。

酒漿順著龍人的喉嚨汨汨而下。傑拉德對這傢伙的酒量暗自吃驚，開始擔心一瓶酒可能不夠。

葛勞嘆了口氣，打個響嗝，順手用一隻長著爪子的手抹了抹嘴。

﹁說點碧雷的故事來聽聽吧！﹂傑拉德說。

﹁啊！﹂葛勞把酒瓶舉到月光中。﹁為我的龍女士，可愛的碧雷乾杯。也為精靈們的死亡。﹂

牠開懷暢飲。傑拉德假裝自己也在喝。

﹁對了，﹂傑拉德說。﹁元帥告訴過我，牠給精靈們六天的時間︱︱﹂

﹁哈哈！六天！﹂葛勞笑得上氣不接下氣。﹁精靈們連六分鐘都沒有！就在我們說話的時候，碧雷的軍隊大概正越過邊境！這是一支大軍，渾沌之戰後安塞隆上最龐大的軍隊。龍人、地精、大地精、食人魔、徵來的人類士兵。我們從外面進攻奎靈諾斯，你們奈拉卡騎士從裡面進攻。奎靈那斯提將被包圍在水火之中，無路可逃。我終於能看到那些尖耳朵垃圾們統統死光了！﹂

傑拉德的胃抽痛起來。碧雷的軍隊正越過邊境！也許離奎靈諾斯只有一天路程了！

﹁碧雷會親自來確保牠的勝利嗎？﹂他問道，心裡希望這句沙啞著嗓子說出來的話，會被當成是烈酒帶來的副作用。

﹁不，不。﹂葛勞失笑道。﹁牠把精靈交給我們處理。碧雷要飛到斯克西去摧毀所謂的光明城堡，順便去抓倒楣的法師。嘿，奈拉卡人，別喝那麼多！﹂

葛勞搶過酒瓶，把舌頭伸到瓶口邊緣上。

傑拉德的手則放在匕首上。他緩慢地、悄悄地把它從皮帶裡的刀鞘中抽出。他等待葛勞再次舉起酒瓶。瓶子幾乎空了。龍人仰起腦袋，不願放過最後一滴酒。

傑拉德出手了。他竭盡全力把匕首刺進龍人的肋骨中，希望一擊穿心。

他這一刀也許能刺中人類的心臟，但龍人的心臟顯然不在這裡。或者，也許這些生物根本沒有心臟。傑拉德並不因此感到吃驚。

傑拉德意識到這一刀沒能致命，於是抽回鮮血淋漓的匕首，猛地站起身來，順手拔劍出鞘

葛勞受了傷，但並不很重。牠的痛呼迅速升高為怒吼。牠從樹叢裡跳出來，狂怒地吼叫著，用爪子摸索牠的佩劍。龍人狠命劈出一劍，想要切開對手的腦袋。

傑拉德格擋住這一擊，並成功地將劍從葛勞手裡震飛。那把武器飛入樹叢中，正好掉在傑拉德腳邊。他看到葛勞想上前拾取，連忙把它踢開，然後將靴子踢在葛勞的下巴上。龍人向後退去，但沒有摔倒。

葛勞抽出一把彎刃匕首，飛上天空，拍動翅膀飛到傑拉德頭頂上，然後揮舞匕首用身體撞向騎士。

龍人的體重加上衝力把傑拉德撞倒，他背朝下重重的摔倒在地。葛勞撲在他身上，唾沫四濺地咆哮著，想要用匕首結束他。龍人發狂似的搧動翅膀拍打傑拉德的臉，並揚起塵土蒙蔽傑拉德的眼睛。他在驚慌中拚死搏鬥，用匕首刺向葛勞，同時想要抓住龍人的匕首。兩人在塵土中翻滾。傑拉德感覺他的匕首不只一次地刺中目標。他身上沾滿鮮血，但他說不清楚這些血是他的還是葛勞的。即使如此，葛勞還是不肯死去，傑拉德的力氣在不斷減弱，只有恐懼帶來的動力讓他支撐到現在，但現在它們也開始衰退了。

突然葛勞的喉嚨噎住，透不過氣來。鮮血從龍人嘴裡噴出，濺在傑拉德臉上，讓他看不見東西。葛勞的身體僵硬起來，牠大聲怒吼。龍人騎在傑拉德身上，舉起匕首，然而刀子卻從牠手裡滑下。葛勞又撲倒在傑拉德身上，但這次牠再也沒有動彈。牠死了。

傑拉德停下來顫抖著鬆了口氣，但他失算了，他太晚才想起梅丹的警告︱︱一個死龍人就跟一個活龍人同樣危險。傑拉德還沒來得及把葛勞的屍體從自己身上推開，巴茲龍人已經變成堅硬無比的石頭。傑拉德感覺彷彿一座墳墓壓在他身上。那具石頭遺骸把他壓到地裡，他不能呼吸，正慢慢窒息。他竭力要把它推開，但它太重了。他斷斷續續地吸了口氣，準備用盡身上所有力氣做最後一搏。

忽然，石像坍塌成一堆塵土。

傑拉德掙扎著站起來，靠在一棵樹上。他把葛勞的血從眼睛上抹掉，拚命吐口水直到嘴裡再沒有那股噁心的味道。他休息了一會兒，等待心跳平緩下來，等待戰鬥的狂怒從他的眼前消失。當他終於能看清眼前的東西時，他從龍人的殘骸上找出卷軸匣，把它取走。

傑拉德最後看了一眼那堆曾經叫葛勞的土灰，然後轉過身，在黑暗中疲憊地踏上歸途，走向奎靈諾斯的搖曳燈光，一路上仍在拚命吐著嘴裡的污穢液體。隨著黎明臨近，燈光已經開始暗淡。

陽光從水晶窗戶湧入太陽詠者的王宮。吉爾薩斯沐浴在陽光下，沉浸在他的作品中。他正要寫另一首詩，內容是關於他父親在長槍之戰中的冒險，其中還暗藏了送給兩個精靈家族的消息，提醒他們已經被人懷疑同情叛軍。

他已經快完成這首詩，正要派普蘭切特把它送到那些對國王的文學才華有興趣的人手裡。這時，吉爾薩斯突然渾身發抖，握住羽筆的手指搖晃起來。他匆匆放下筆，在手稿上留下一團墨漬。他的前額上冷汗淋漓。

﹁陛下！﹂普蘭切特警覺起來。﹁出了什麼事？您不舒服嗎？﹂他放下整理國王文件的工作，馬上來到吉爾薩斯身邊。

﹁陛下？﹂他焦急地又問了一遍。

﹁我只是有種奇怪的感覺，﹂吉爾薩斯低聲說。﹁似乎有隻鵝在我的墳墓上走動。﹂

﹁一隻鵝，陛下？﹂普蘭切特張口結舌。

﹁這是句人類俗語，我的朋友，﹂吉爾薩斯微笑著說。﹁你從沒聽說過嗎？我父親曾經用過它。這是形容你沒來由地感覺脊背發涼、頭髮直豎。剛才我就有這種感覺。更奇怪的是，有那麼一瞬間我突然強烈感受到我表弟西瓦諾謝的面容！我能清楚地看見他，就像我能看見你一樣。﹂

﹁西瓦諾謝已經死了，陛下。﹂普蘭切特提醒他。﹁被食人魔殺了。也許鵝正走在他的墳墓上。﹂

﹁我對此存疑。﹂吉爾薩斯若有所思地說。﹁我向你保證，表弟看上去不像死人。他身著銀甲，就是西瓦那斯提戰士常穿的那種。我看到煙霧和鮮血，戰鬥在他身邊激烈進行，但他一點也沒被波及。他站在一座懸崖邊上。我伸出手，但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要把他拉回來還是推下去。﹂

﹁我相信您是想把他拉回來，陛下。﹂普蘭切特看起來有點震驚。

﹁我也相信。﹂吉爾薩斯皺起眉頭，晃了晃腦袋。﹁我記得當時又氣又怕。怪事。﹂他聳了聳肩。﹁無論如何，這種感覺已經過去了。﹂

﹁陛下一定是打了個盹。您近來睡得太少︱︱﹂

普蘭切特突然停下話來，朝吉爾薩斯做了個手勢，要他也安靜下來。僕人躡手躡腳地溜過房間，把耳朵貼在門上。

﹁有人來了，陛下。﹂普蘭切特用通用語報告說。

﹁在早晨的這個時間？我沒想到會有人來。我希望不是帕塞隆。﹂吉爾薩斯說。﹁我得寫完這首詩，告訴他別打擾我。﹂

﹁讓我進去！﹂一個精靈的聲音在門外對衛兵說。這個聲音還算平靜，但語氣裡潛藏著一份緊張和焦慮。﹁我給國王帶來他母親的消息。﹂

衛兵響亮地敲門。普蘭切特對吉爾薩斯使了個警告的眼神。國王坐回到他的椅子上，繼續書寫。

﹁把那些衣服藏起來！﹂他急切地嘶聲說道，同時做了個手勢。

吉爾薩斯的旅行服裝整潔地堆放在一個箱子上，這是在為下一次星夜之旅做準備。普蘭切特把衣服塞進箱子裡，然後關起箱蓋上了鎖。他把鑰匙扔進一個種著新鮮玫瑰的大花瓶裡。做完這件事，他便走過去開門。

吉爾薩斯玩弄著他的鋼筆，露出一幅沉思的姿態。他靠在椅子裡，把腳搭在一個軟墊上，用羽毛尖端來回摩挲他的嘴唇，眼睛則瞪著天花板。

﹁跑者凱勒文卓斯，﹂衛兵宣稱。﹁來見陛下。﹂

﹁讓他進來。﹂吉爾薩斯懶洋洋地說。

凱勒文卓斯疾步衝進室內。他頭戴兜帽，身披斗篷，兜帽遮住了他的臉。普蘭切特在他身後關上門。凱勒文卓斯掀開兜帽，臉色像死人一樣慘白。

吉爾薩斯不由自主的站起來。

﹁出了︱︱﹂

﹁陛下不要激動。﹂普蘭切特有意瞥了房門一眼，提醒國王，小心別讓衛兵聽見。

﹁出了什麼事，凱勒文卓斯？﹂吉爾薩斯不動聲色地問。﹁你看起來像活見鬼一樣。﹂

﹁陛下！﹂凱勒文卓斯用顫抖的聲音低語道。﹁太后被逮捕了！﹂

﹁逮捕？！﹂吉爾薩斯驚訝地重複道。﹁誰幹的？誰敢這麼放肆？為什麼？有什麼指控？﹂

﹁梅丹元帥，陛下。﹂凱勒文卓斯哽咽地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說這件︱︱﹂

﹁有話直說！﹂吉爾薩斯乾脆地說。

﹁昨晚，梅丹元帥將太后逮捕了。他從巨龍碧雷那裡得到命令，要把︱︱把太后處死。﹂

吉爾薩斯無言地瞪著他，臉上血色全失，似乎有人用匕首劃開他的喉嚨。他臉色蒼白，身軀顫抖。普蘭切特慌忙從門口來到國王身邊，用一隻堅定而撫慰的手搭在吉爾薩斯的肩頭。

﹁我試圖要阻止他，陛下。﹂凱勒文卓斯難過地說。﹁但我失敗了。﹂

﹁昨晚！﹂吉爾薩斯苦惱地喊道。﹁你為什麼不馬上到我這裡來？﹂

﹁我試過了，陛下。﹂凱勒文卓斯說。﹁但衛兵們沒有帕塞隆的命令不肯放我進來。﹂

﹁梅丹把太后帶到哪裡去了？﹂普蘭切特問。﹁對她的指控是什麼？﹂

﹁指控是窩藏法師帕林和幫助他帶著坎德人弄來的魔法裝置逃跑。我不知道梅丹把太后帶到哪裡去了。我先到騎士團司令部去找，但就算她被關在那裡，也沒人肯告訴我。我派人找了她一整夜，他們一有消息就會去向留守在家裡的卡林達斯報告。最後，一名我們的衛兵朋友確認了這件事。﹂

﹁然後我就直接到您這裡來了。您什麼都沒聽說嗎？﹂凱勒文卓斯焦急地望著國王。

﹁沒有。﹂吉爾薩斯說。但他蒼白的嘴唇擠不出一點聲音。

﹁我相信，我們還會多知道什麼消息的。﹂普蘭切特說。這時他把耳朵豎了起來。﹁那是梅丹踩在樓梯上的沉重腳步聲，整幢房子都震動了起來。他快到了！﹂

他們能聽到守衛們立正敬禮時腳後跟的碰撞聲，聽到他們手中長槍擊打地面的聲音。一名守衛開始敲門，但還沒等敲門聲停下，梅丹就推開房門，在一名頂盔貫甲的侍衛陪同下昂然而入。

﹁陛下︱︱﹂

吉爾薩斯從椅子上跳起來，大跨兩步來到元帥面前，用雙手勒住梅丹的脖子，把這個驚訝的人類重重地推到牆上。同時，普蘭切特走到侍衛面前，突然抓住他的手臂，把它們反剪到背後，然後將一把匕首抵在他耳根上。

﹁你對我母親做了什麼？﹂吉爾薩斯質問道，他的聲音冷峻而陰沉。﹁告訴我！﹂他把梅丹的脖子勒得更緊。﹁告訴我！﹂

元帥被國王的突襲弄得措手不及。梅丹沒有移動。年輕國王的手指顯得出乎意料的強壯，他應該也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元帥一點也不害怕。他的手就握在匕首柄上，能隨時把它抽出來刺入國王腹內。然而，這麼做不是梅丹到這裡來的目的。

他無言地盯著吉爾薩斯看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在脖子被掐住的情況下盡可能清楚地說，﹁要不就是小狗仔變成了野狼，要不就是我身邊站著個相當優秀的演員。﹂梅丹注意到年輕精靈眼裡無所畏懼的決心、剛毅的下巴、有力的十指和極具技巧的握持，他已經知道了答案。﹁我想是後者。﹂他喘著氣說。

﹁我母親！﹂吉爾薩斯咬牙切齒地說。﹁她在哪裡？﹂

﹁我在這裡，吉爾薩斯。﹂羅拉娜答道。她的聲音是從一頂奈拉卡騎士的頭盔裡發出來的。

﹁太后！﹂普蘭切特倒吸一口氣。他丟下手中的匕首，跪倒在她面前。﹁原諒我！我不知道是您。﹂

﹁你當然不知道，普蘭切特﹂說著，羅拉娜摘去頭盔。﹁吉爾薩斯，放了元帥。我很安全。至少目前跟你們一樣安全。﹂

吉爾薩斯放開梅丹，元帥從牆邊走開，用手揉著自己瘀腫的喉嚨。

﹁母親，您受傷了嗎？﹂吉爾薩斯問道。﹁他有沒有傷害您？如果有，我發誓︱︱﹂

﹁不，吾兒，沒有！﹂羅拉娜安撫他。﹁元帥對我非常尊敬，甚至很客氣。他昨晚把我帶到他家。今早，他讓我穿上這身偽裝。元帥擔心我有生命危險，他為了我的安全才將我監護起來。﹂

吉爾薩斯皺起眉頭，似乎覺得這一切難以置信。﹁母親，坐下來，您看起來精疲力竭。普蘭切特，給太后拿點酒來。﹂

當普蘭切特去拿酒時，元帥走到門邊。他用力把門推開，來到走道上。守衛們連忙立正。

﹁衛兵們，根據報告有叛軍在城區裡活動，陛下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清空王宮，讓所有僕人回家，每個人都回去，沒有人可以留在王宮裡。明白嗎？在所有入口部署警衛，不準任何人進來，除了我的副官外，他一來就把他直接帶到國王的臥室裡。快去！﹂

守衛們離去了，很快就能聽見他們響亮地命令所有人離開王宮。僕人們的聲音則顯得茫然或恐懼。現在還是清晨，早餐已經準備好，但還沒送上來，地也沒有掃。守衛們很堅定。接著傳來一大片喧嘩聲，王公侍臣們滿心恐懼地高聲爭辯，還有一個過於激動的女僕尖叫起來。守衛們把所有人引出門外，然後遵照命令在外面的崗位站好。

片刻之間，王宮就被一片奇怪的、不大自然的寂靜所籠罩。

梅丹重新走進房間裡。﹁你要去哪裡？﹂他看到凱勒文卓斯正要離開，便追問道。

﹁我必須把這個消息告訴我弟弟，大人。﹂凱勒文卓斯說。﹁他快急瘋了︱︱﹂

﹁你不用把這個消息告訴他或者其他任何人。坐下來，保持安靜。﹂

羅拉娜馬上注意到這段插曲，朝凱勒文卓斯投去銳利的目光。精靈不大自在地瞥了她一眼，依將軍的吩咐坐了下來。

梅丹沒有關上他身後的門。﹁我想聽見外面發生的事。您還好嗎，太后？﹂

﹁是的，謝謝你，元帥。你想和我一起喝杯酒嗎？﹂

﹁如果陛下允許的話。﹂元帥微微一鞠躬。

﹁普蘭切特，﹂吉爾薩斯說，﹁去給元帥斟點酒。﹂國王繼續守護在母親身旁，怒視著元帥。

梅丹舉起酒杯，做出一個乾杯的姿勢。﹁祝賀您，陛下。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被騙，也是唯一的一次。您那些虛弱、搖擺不定、喜歡吟詩誦詞的舉動徹底騙過了我。我長久以來一直在納悶，為什麼我那些完美的計劃會泡湯。我相信，現在我找到了答案。祝您健康，陛下。﹂

梅丹一飲而盡。吉爾薩斯轉身背對著他。

﹁母親，出了什麼事？﹂

﹁坐下，吉爾薩斯，讓我來告訴你。﹂羅拉娜說。﹁或者，也許你自己看看更好。﹂

她朝梅丹看了一眼。他把手伸進甲胄裡，拿出龍送來的卷軸，帶著一種嶄新而明顯的敬意把它交給國王。

吉爾薩斯走到窗前，展開卷軸，把它湊到昏暗的曦光下，緩慢地仔細閱讀起來。

﹁龍不可能是這個意思。﹂他緊張地說。

﹁牠就是這個意思。﹂梅丹冷冷地說。﹁把所有的疑慮從您的腦海裡打消掉吧，陛下。碧雷長久以來一直想找藉口摧毀奎靈那斯提。叛軍的進攻越發大膽。加上牠原本就懷疑是精靈們把威萊斯塔給藏起來，故意不讓牠找到。而帕林被發現躲藏在太后家的不幸事實更讓龍確信，精靈和法師在聯手搶奪牠的魔法力量。﹂

﹁我們繳稅了︱︱﹂吉爾薩斯開口說。

﹁啐！錢對牠來說算什麼？牠要你們繳稅只是因為牠能從你們的苦難中獲得快感。魔法才是牠渴求的東西，舊世界的魔法，諸神的魔法。真不幸這個倒楣的裝置來到牠的土地上。更不幸的是您試圖對我隱瞞它的存在，太后。﹂元帥嚴厲地說。﹁如果您把它交給我，就有可能避免這場悲劇。﹂

羅拉娜啜飲著她的酒，沒有回答。

梅丹聳了聳肩。﹁不過，紙包不住火，這消息終究還是洩露出去了。現在您必須把裝置拿回來，太后。﹂他重申了一遍。﹁我將盡我所能來拖延時間，但頂多只能拖個幾天。派您的獅鷲獸送信到城堡去，通知帕林‧馬哲理把裝置和帶它來的坎德人交出來。我將親自把他們送到龍那裡去。也許我能驅散這個籠罩在我們頭上的厄運︱︱﹂

﹁我們！﹂吉爾薩斯怒吼道。﹁你手持劊子手的斧頭，元帥！斧頭懸在我們的頭頂上，不是你的頭頂！﹂

﹁原諒我，陛下。﹂說著，梅丹深深一躬。﹁我已經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這麼久，它幾乎成了我的家。﹂

﹁你是我們的征服者。﹂吉爾薩斯說。他故意一字一句強調著，帶著苦澀逐一將它們吐出。﹁你是我們的主子。你是我們的獄卒。奎靈那斯提永遠不會是你的家園。﹂

﹁我想不是這樣，陛下。﹂梅丹在一陣短暫的沉默後說。﹁我希望您能好好想一想，我把您母親護送到王宮來，我也可以把她送進死牢裡去。我來向您警告龍的意圖，而我也可以把囚犯們押到廣場上去讓我的弓箭手們練習射靶。﹂

﹁這些慷慨的行為需要我們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呢？﹂吉爾薩斯冷冷地質問道。﹁你給我們的生命開出什麼樣的價碼呢，梅丹元帥？﹂

梅丹微微一笑。﹁我想死在我的花園裡，陛下。得盡天年，如果有這種可能的話。﹂他給自己又倒了一杯酒。

﹁不要相信他，陛下。﹂普蘭切特輕聲說。他過來給國王斟酒。

﹁別擔心。﹂吉爾薩斯將酒杯脆弱的杯腳在手指裡把玩著。

﹁那麼，太后，我們的時間不多了。﹂元帥說。﹁紙筆在這兒，寫信給馬哲理吧！﹂

﹁不，元帥。﹂羅拉娜堅定地說。﹁我已經反覆思考了這件事。碧雷絕不能得到這件裝置。我寧願先死一百次。﹂

﹁您願意死一百次，太后。﹂梅丹陰鬱地說。﹁那成千上萬人的死又如何呢？您的人民會怎麼樣呢？您願意犧牲他們來換取某個法師手裡的玩具嗎？﹂

羅拉娜蒼白的臉上露出堅毅的神情。﹁它不是玩具，梅丹元帥。如果帕林說的沒錯，它是有史以來最強大的魔法寶物。我不能把它交給碧雷，哪怕奎靈那斯提被夷為平地也在所不惜。﹂

﹁那麼告訴我這件寶物的奧妙。﹂梅丹說。

﹁我不能說。﹂羅拉娜回答。﹁碧雷知道寶物的存在本身就已經夠糟的了，我不會再向牠提供更多線索。﹂她平靜地抬起她的藍眼睛，正視他憤怒的目光。﹁你知道，元帥，我有理由相信我正被人監視中。﹂

梅丹的臉紅了起來。他似乎要說什麼，但又改變了主意，突然轉向國王。

﹁陛下，您有什麼看法？﹂

﹁我同意母親的決定。她告訴過我這件裝置的事，向我描述過它的力量。我不會把裝置交給龍。﹂

﹁你們有沒有意識到你們在做什麼？你們把整個國家判了死刑！沒有任何魔法裝置值得這麼做。﹂梅丹怒氣沖沖地抗議道。

﹁這個值得，元帥。﹂羅拉娜說。﹁你必須相信我。﹂

梅丹凝視著她。

她迎向他的目光，與他對視，沒有眨眼或者退縮。

﹁噓！﹂普蘭切特警告。﹁有人來了。﹂

他們能聽見走廊上傳來腳步聲，有人三步併作兩步地向他們走來。

﹁我的副官。﹂梅丹說。

﹁能相信他嗎？﹂羅拉娜問。

梅丹露出一絲苦笑。﹁您自己琢磨吧，太后。﹂

一名騎士走進房裡，他的黑色甲胄上沾滿鮮血和灰色的塵土。他一動也不動地站了片刻，低著頭，沉重地呼吸著，似乎剛才那幾級階梯吸走了他身上最後一點精力。過了許久，他抬起頭，遞給元帥一張卷軸。

﹁我拿到它了，大人。葛勞死了。﹂

﹁幹得好，傑拉德爵士。﹂元帥接過卷軸。他望著騎士，望著黑色甲胄上的鮮血。﹁你受傷了嗎？﹂

﹁老實說，大人，我說不上來。﹂說著，傑拉德扮了個鬼臉。﹁我身上幾乎沒有一處沒受過傷。不過，即使我受了傷，傷勢也不會很嚴重，要不然我就死在大街上了。﹂

羅拉娜驚訝地瞪著眼前的一幕。

﹁太后。﹂傑拉德向她鞠躬。

羅拉娜似乎要說什麼，但她瞥了梅丹一眼，克制住自己。

﹁我不認為我們曾經見過面，閣下。﹂她冷淡地說。

傑拉德滿是鮮血的臉上露出一絲微笑。﹁謝謝您試圖保護我，太后，但元帥已經知道我是個索蘭尼亞騎士。實際上，我是元帥的俘虜。﹂

﹁索蘭尼亞騎士？﹂吉爾薩斯大吃一驚。

﹁我告訴過你的那個，﹂羅拉娜說。﹁陪著帕林和坎德人一起來的騎士。﹂

﹁我懂了。那麼你是元帥的俘虜。是不是他對你做了這些事？﹂吉爾薩斯慍怒地追問。

﹁不，陛下，﹂傑拉德說。﹁是龍人幹的。碧雷的信使。或者說，是碧雷的前信使。﹂他癱坐在一張椅子上，嘆了口氣，把眼睛閉上。

﹁來一些酒。﹂梅丹下令。﹁龍不會再從奎靈那斯提得到任何消息。﹂他滿意地補充道。﹁為了得到我的答覆，碧雷至少得等一天。當牠沒有接到任何答覆後，牠一定會派另一名信使來。我們至少能拖延一些時間。﹂

他遞給傑拉德一杯酒。

﹁不，大人，﹂傑拉德接過酒杯，但並沒有喝。﹁我們沒有。龍欺騙了我們。碧雷的軍隊已經在途中了。葛勞估計，牠們也許正越過邊界。自從渾沌之戰後安塞隆上規模最大的軍隊正開往奎靈那斯提。﹂

房中一陣死寂。每個人都靜靜地聽著，沉浸在這個消息帶來的衝擊中。沒有人望向別人的眼睛。沒有人想看到自己恐懼的倒影。

梅丹元帥懊喪地笑了起來，搖搖頭。

﹁看來，我終究不能得盡天年。﹂他說著又給自己斟了杯酒。

## １︱３１蒼白的死靈河川

金月當晚離開了醫院，對醫士和卡蜜拉女士的懇求不理不睬。

﹁我沒事。﹂金月回絕他們想讓她臥床的請求。﹁我需要休息。但我在這裡不得安寧。﹂

因為跟死靈在一起不得安寧。

她快步走過城堡明亮的花園和庭院。她目不斜視，不回應任何問候，只緊盯著眼前的路。只要她往別的地方看，就會見到它們。它們正跟著她。

她聽到它們喃喃乞求著。她感覺到它們和嫩草般細柔的碰觸落在她手上、臉上。它們像絲巾般纏在她身上。她很害怕，害怕如果她看向它們，會看到河風就在其中。接著她想到，也許這就是他的幽魂沒有來找自己的原因。他在這條河川中迷失了，沉沒了，被沖走了。我永遠都找不到他。

她走到大會堂，迅速奔上通往自己房間的樓梯。她這是第一次感謝現在這來歷不明的年輕肉體，它對她的要求反應得不僅快，而且積極。金月被逼得走投無路，於是轉身面對它們。

﹁走開！我沒有東西可以給你們。﹂

死靈們欺近︱︱一位很老的老人、一個小偷、一名戰士，還有一個瘸腿的孩子。它們全都是乞丐，雙手朝她伸過來。接著，非常突然地，它們離開了，彷彿有個聲音命令它們走開，但那不是她的聲音。

金月關上身後的門。

她一個人待在房裡，確實只有她一個。死靈沒有出現。也許在她拒絕給予它們想要的東西後，它們就去找別的犧牲品了。她無力地靠在門上，對自己看到的景象不知所措。她站在黑暗中，在腦海裡又一次看到死靈從自己的追隨者身上吸取著生命力。這就是世上的醫術會失敗的原因。死靈從活人身上奪走了生氣。但為什麼？死靈要密儀之力做什麼？是什麼力量在驅使它們？它們如此急迫地要趕往何處？

﹁還有，為什麼讓我看到它們？﹂金月喃喃道。

門上傳來一記敲門聲。她不予理會，並確信門是鎖著的。敲門聲重複了好幾次。有聲音在叫她︱︱是活人的聲音。見她沒回應，門外的人有些茫然失措。她能聽到他們大聲討論著要怎麼辦。

﹁走開！﹂最後，她厭煩地趕著他們。﹁走開，讓我安靜一會兒。﹂

活人們最後也和死靈一樣離開了，留下她一人。

金月走過房間，站在向外打開的、能遠眺海景的大窗前。

彎月的輝光落在海上，景象看來有些奇怪。彷彿有層油膜覆在水面，油膜下的海水平靜無波。沒有輕風吹拂，一絲都沒有。空氣中有股惡臭，或許是來自水上的油。夜空如洗，群星閃爍，萬里無雲。

出海的航船映著月光，在水面上留下點點黑影。空中有雷電的氣息。經驗豐富的水手認出了種種徵兆，正往開闊的水域航去，因為那遠比留在岸邊安全。巨浪會將泊岸的航船擊向碼頭和島邊的礁巖。金月在窗邊望著他們，像是看著玩具船滑過黑暗的鏡面。

越過海面而來的，是死靈。

金月癱軟地跪在窗邊。她的手肘撐在窗上，雙手支著下巴，看著亡靈越過大海。月亮沉入地平線，沒入深暗的海裡。繁星淒冷地在天空閃爍，在水上閃爍。海水如此恬靜，金月已分不清哪裡是天的盡頭，哪裡是海的邊際。微微的海浪怕被遺忘似的輕拍海岸，就像是生病而焦躁的孩子想要引起別人的注意。死靈正朝北方而去，形成一條蒼白的河川，除了只有它們才能聽到的召喚外，亡靈什麼都不在意。

但不是只有它們才能聽到召喚。

金月聽到了那一首歌。唱歌的聲音是那麼有感染力，撼動了金月靈魂的深處。

﹁妳會找到他。﹂那聲音說。﹁他侍奉我。你們會在一起。﹂

金月蜷在窗邊，低著頭，因敬畏和恐懼而發抖，一種令她想要大哭失聲的激動心情讓她伸出了手，渴望著碰觸歌者，就像那些死靈渴望向她伸出手乞求一樣。這一整夜，她就跪在地上，專注地傾聽著這首歌，在痛苦與喜悅中戰慄。她專注地看著死靈向北去，專注地聽著召喚的聲音。與此同時，恬靜的碎波滯留在海岸邊不願退散。最後慢慢退去，在身後留下平滑空寂的沙灘。

晨輝熹微，朝陽滑出油膩的海水。陽光彷彿同樣覆上了油膜，在金光裡混雜著綠色的光彩。空氣渾濁悶熱，難以呼吸。天空中沒有一絲浮雲。

金月站起身。這不舒服的姿勢讓她肌肉僵硬酸痛，不過活動一下就能讓人溫暖活躍起來。雖然清晨已經很熱，但她還是拿起一件厚重的斗篷裹在身上。

她打開門，發現帕林正站在門外，抬起手想敲門。

﹁首席大師，﹂他招呼說。﹁我們全都在擔心︱︱﹂

死靈全都圍住了他。它們扯著他的袖子，嘴唇貼在他變形的十指上。它們殘破的雙手抓住他戴著的魔法戒指，千方面計想弄鬆它。但從它們沮喪的哭嚎來看，它們沒能成功。

﹁怎麼了？﹂帕林的話說到一半頓時停住，因為金月怪異的表情而警覺起來。﹁怎麼回事，首席大師？為什麼您要這樣瞪著我？﹂

她從他身邊擠出門，把他推得往後踉蹌了幾步。金月拉起白袍，奔下樓梯，斗篷在身後飄動。她跑進大廳，讓老師和學生們大吃一驚。他們在她身後喊著地，有些人追著她。衛兵眼睜睜地看著，手足無措。金月誰都不理，一直往前跑。

路過水晶穹頂，經過花園和噴泉，穿過樹籬迷宮和白銀階梯，從騎士和衛兵身旁走過，從參觀者和學生身旁跑過，從死靈身旁跑過。她奔向港口，奔向平靜無波的大海。

泰斯和侏儒完成了樹籬迷宮的地圖，這肯定是侏儒漫長而不光彩的科學史上的第一次成功。

﹁你想我們快完成了嗎？﹂泰索何夫問著侏儒。﹁因為我覺得我的左腳好像什麼感覺都沒有了。﹂

﹁站好！﹂謎琢下令，﹁不要動，我就快弄好了。這天殺的風。﹂他暴躁地加上一句。﹁我希望風能停下來，它老是把我的地圖吹飛。﹂

泰索何夫盡量從命，但要他不動真是太難了。他站在樹籬迷宮裡一條路的中間，搖搖晃晃地靠左腳保持著平衡。他的右腿以最不舒服的姿勢抬在半空，腳搭在迷宮的樹籬上，已經脫線的右邊襪子有條線正掛在一根樹枝上。長襪已經短了不少，奶油色的線一直延伸在樹籬迷宮的路上。

侏儒的襪子計劃取得了輝煌的成功，但謎琢卻在心裡為現實嘆氣：他最後成功畫出樹籬迷宮地圖的方法竟沒用到按鈕、齒輪、滑輪、軸和輪這些比較符合科學的東西。反而是用﹁兩隻羊毛襪﹂來描繪這樣的奇蹟造物，完成他的畢生大業，簡直是天大的打擊。他花了一整夜的時間想著要在繪圖計劃中用上蒸氣動力，結果他完成的設計圖是一雙不但跑得飛快，還能保證兩腳溫暖的雪地鞋。然而這對他完成一生的追尋目標根本是毫無幫助。

謎琢最後被迫用最初想到的簡單計劃。他想著，在做出最終報告之前自己總是可以美化過程的。他們今天一大早天還沒亮就開始行動了。謎琢讓泰索何夫站在樹籬迷宮的入口，把坎德人襪線的一頭綁在一根樹枝上，然後叫泰斯往前走。襪子令人滿意的脫了線，留下一條奶油色的路線。

每次泰索何夫轉錯了彎走進死巷時，他就邊捲起線邊往回走，直到轉對路朝迷宮深處走去為止。

每次他們拐對一個彎，謎琢就趴在圖上畫出一條路線。他用這個方法走到了以前沒來過的迷宮深處。只要泰索何夫的襪子還沒被拆光，謎琢就覺得自己肯定能在白天結束之前完成整個樹籬迷宮的地圖。

對泰索何夫來說，他可沒有那種歡欣鼓舞興高采烈的心情，也並不在意侏儒會有什麼了不起的學術突破。每一次把手探進口袋，他都會摸到時光旅行裝置滿是稜角的寶石和冷硬的表面。不到十分鐘前他才意識到它老是出現在不同的地方，他有點懷疑這個裝置是故意來搗亂的，因為無論他把手放在什麼地方，裝置都在刺著他、戳著他。

每次裝置戳痛他的手時，就像費資本用幾乎是骨頭的手在戳他，提醒他保證會回去的諾言。

當然，坎德人一向認為諾言的束縛力就像黏著蝴蝶的蛛絲一樣，不會再黏了。通常來說，相信坎德人會守承諾的傢伙都被人當成是瘋狂的、不正常的、沒腦子的、毫無疑問的傻瓜，而以上每一點描述都與費資本吻合。泰索何夫完全不會為打破一個從來就沒真心打算要遵守的諾言而操心，他當然也認為費資本知道他不會守信，但帕林向他提起過他的︱︱泰索何夫的︱︱葬禮。

由葬禮上的演講看來，費資本是期待泰斯守諾言的。費資本會這樣期待，是因為泰斯不是個普通的坎德人。他是勇敢的坎德人，有勇氣的坎德人，一個︱︱那真是個可怕的形容詞︱︱正直的坎德人。

泰索何夫把正直這東西從上看到下，從裡看到外，又左右瞧了瞧。它沒有第二種模樣。正直的人遵守諾言，哪怕是可怕的諾言，哪怕這意味著要回到過去讓巨人踩得扁扁的變成死人。

﹁沒錯！就是這樣！﹂侏儒輕快地說道。﹁你可以把腳放下來了。現在，往前跳，繞過那個轉角。右邊。不，左邊。不對，右邊︱︱﹂

泰索何夫往前跳著，覺得襪子一圈一圈地從腿上拆下。他繞過轉角，來到一道階梯前。一道螺旋階梯。一道完全用白銀打造的旋梯。一道矗立在樹籬迷宮正中央的白銀旋梯。

﹁我們做到了！﹂侏儒欣喜若狂地大喊。

﹁做到了？﹂泰索何夫盯著階梯問。﹁我們做到什麼了？﹂

﹁我們到了樹籬迷宮的正中央！﹂侏儒雀躍不已，四處潑濺著墨水。

﹁真是美極了！﹂泰索何夫邊說邊往白銀階梯走去。

﹁停！你的線拆得太快了！﹂侏儒嚷嚷著。﹁我們還得畫出口呢！﹂

就在那一刻，泰索何夫的襪子已經拆光了。他根本沒注意，他對那道階梯太好奇了。階梯看來沒有靠任何支撐物就這樣懸在空中，像水銀一樣亮麗，一樣流轉不停。樓梯一圈圈地盤繞，升得非常高。泰斯站在樓梯底部，往樓梯上望去。

他往上望啊望，看到了天空。湛藍的天空，就像明朗迷人的夏日晴空般又高又遠。天空是那麼的明朗，那麼的迷人，讓你根本不希望白晝結束，希望它永遠這樣繼續下去。但你知道，老天會說：夜晚是要來的，不然明天就沒有白天了。夜晚有它獨有的好處，獨有的美麗。

泰索何夫開始往白銀階梯上爬。

謎琢站在比他低幾階的地方，也開始往上爬。﹁奇怪的建築物。﹂他評論說，﹁沒有懸樑，沒有支柱，沒有鉚釘，沒有欄桿，也沒有安全扶手。某人該被告一狀。﹂侏儒往上爬了大約二十階後停下來四處望。﹁真是好風景。我能看到海港︱︱﹂

侏儒發出一聲尖叫，這聲音大得會被誤以為是別管它山脈午間的風嘯聲，一般來說，那種嘯聲會持續到凌晨三點左右。

﹁我的船！﹂

謎琢扔下地圖，打翻了墨水。他綁成一束的頭髮在風裡飛了起來。他衝下樓梯，被綁在樹籬盡頭的泰索何夫的襪線絆倒在地。他迅速爬起來朝港口飛奔而去，那種速度可是蒸氣動力、活塞驅動的雪鞋製造者們傾盡全力想要趕上的。

﹁抓賊！﹂侏儒怒吼著。﹁那是我的船！﹂

泰斯往下瞧，看看是什麼東西那麼讓人激動，一見是侏儒，他就不在意了。侏儒們總是很激動。

泰斯在樓梯上坐下，用手撐著小小的尖下巴，思考著諾言的事。

帕林想趕上金月，但腿上的一陣抽痛讓他停下來痛苦地喘著氣。他按摩著腿，到能走動時就一瘸一拐地下了樓梯，結果發現大廳裡一團混亂。金月已經像個瘋女人般衝了出去，還沒人來得及攔住她，她就跑掉了。大概只有狂風才追得上她。大師和醫士們都被她嚇呆了。回過神時，她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整個城堡為了找她幾乎要翻過來了。

帕林沒有告訴別人金月對他說的話。其他人已經開始緊張兮兮地小聲議論她。她那番關於死靈的說法只會讓他們和他想的一樣，認為這個可憐的女人已經被自己身上奇異的改變弄得發了瘋。他還能看到她恐懼的神色，還能感覺到那陣把他推到牆上的衝勁。他提議去找她，但卡蜜拉女士三言兩語就告訴他，她手下的騎士和城堡的衛兵都已經派出去尋找首席大師了，他們可以處理得很好。

他不知道自己還能做點什麼，於是請卡蜜拉女士在首席大師回來時通知他，接著就回房間去了。

﹁在這期間，﹂他嘆著氣對自己說。﹁我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離開斯克西。我已經把事情弄得一團糟。泰斯不願接近我，我不怪他。更糟的是，我還給金月添麻煩。也許我就是那個讓她發瘋的傢伙！﹂

他在城堡裡住的客房是二樓一個很大的套房，裡頭有個小臥室、一間書房和一個會客室。會客室的一面牆全是朝西的水晶牆，可以看到大片的天空和海水。他心神不安又精疲力盡，卻偏偏緊張得睡不著，於是他來到會客室，站在那兒向外遠眺海景。海水像綠色的玻璃，映著天空的倒影。只可惜天際有一條灰綠的線，他看不出哪裡是頭哪裡是尾。這景象給人一種奇怪的不安感。

帕林離開會客室走進書房，坐在桌前，認為自己該寫一封信給珍娜。拿起了筆，字句卻在他腦子裡亂成一團，沒有一點意義。他揉了揉發紅的雙眼。他一整夜沒睡，每次快睡著時，他就覺得聽到一個呼喚自己的聲音，但驚醒時又看不到任何人。

他低下頭枕在手臂上。他合上雙眼，寧靜清澈的海水悄悄從他身上漫過，水流溫暖而昏暗。

﹁帕林！﹂一個聲音喊道。那是低沉的耳語聲。﹁帕林！醒一醒！﹂

﹁讓我再睡一會兒，爸爸。﹂帕林迷失在夢中，夢到自己再一次變成了孩子。﹁我會下樓︱︱﹂

卡拉蒙站在他面前。他身形魁梧，精神奕奕，就和帕林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一樣，只不過現在他僅有搖晃的虛影，就像將熄的灰燼上冒出的煙。他父親並非形單隻影獨自一人。他被亡靈所包圍，周圍的亡魂全向帕林伸出貪婪的手。

﹁爸爸！﹂帕林大喊。他猛地抬起頭，驚詑地瞪著前方。他什麼都說不出來，只是目瞪口呆地盯著聚攏在他身旁，看來正想抓住他的虛幻形影。

﹁回去！﹂卡拉蒙用可怕的低語聲喝道。他憤怒地瞪向周圍的鬼魂，它們全縮了回去，但退得不遠。它們都飢渴地盯著帕林。

﹁爸爸。﹂帕林說︱︱或是想這麼說。他的喉嚨太乾了，說話像是在撕裂血肉。﹁爸爸，怎麼︱︱﹂

﹁我一直在找你！﹂卡拉蒙絕望地說。﹁聽我說！雷斯林不在這裡！我找不到他！出錯了︱︱﹂

書房裡出現更多鬼魂。鬼魂從卡拉蒙身旁湧現，從他的頭頂湧過，包覆了他。它們停不下來，不能在同一個地方待太久。它們抓住卡拉蒙想把他拉走，像群驚慌失措的暴民要將自己的成員拖向毀滅。

卡拉蒙竭盡全力從這湍流中擠出，衝向帕林。

﹁帕林！﹂他大叫著，那是一句沒有發出聲響的大叫。﹁別害死泰斯！他是︱︱﹂

卡拉蒙突然消失了。驟然出現的一個漩渦轉瞬即逝，只殘下幾縷破碎的薄煙，像是有隻手揮過了青煙，薄煙又被一陣刺骨寒風吹散。

﹁爸爸？我不明白！爸爸！﹂

帕林被自己的聲音驚醒。他坐起身喘著氣，彷彿剛被潑了盆冷水。他急忙四處張望。﹁爸爸！﹂

房裡空無一人。陽光自打開的窗戶流瀉而入，空氣悶熱而難聞。

﹁只是個夢。﹂帕林茫然自語道。

但這是個非常真切的夢。帕林仍記得那些死靈朝他圍過來的情形，害怕地打了個哆嗦，手臂和頸後的毛髮都豎了起來。他還能感覺到死靈拉著他的雙手，扯著他的衣衫，喋喋不休地懇求著他。他伸手拂過臉頰，像是剛才在黑暗中撞進了一張蛛網。

正如金月曾說過的︱︱

﹁胡說八道。﹂他大聲對自己說，在聽過方才那些恐怖的喃喃低語後，他需要聽到活人的聲音。﹁她把那些想法塞進了我的腦袋，就是這樣。所以我剛才會作噩夢根本沒什麼好奇怪的。今晚我要喝些安眠藥水。﹂

有人在他門外扭著門把想打開門，結果發現門是鎖著的。帕林的心差點要跳出來了。接著門鎖上傳來金屬刮擦的喀答聲︱︱撬鎖的聲音。

沒有什麼鬼魂，只不過是個坎德人。

帕林嘆口氣站起來，走到門後，打開門。

﹁早安，泰斯。﹂帕林招呼道。

﹁噢，你好。﹂泰索何夫回答。坎德人正彎著腰，手裡拿著撬鎖的工具，專心盯著門鎖之前所在的位置。泰斯挺直身，把撬鎖的工具塞進身前的一個包包裡。

﹁我以為你睡著了，不想吵你。你有東西吃嗎？﹂坎德人像是走進自己的家一樣。

﹁哦，泰斯。﹂帕林努力讓自己保持耐心。﹁真不巧，我很累了，我沒睡好︱︱﹂

﹁我也是。﹂泰斯走進會客室，砰的一聲倒在一張椅子上。﹁我猜你這裡沒什麼可吃的。沒關係，我不是很餓。﹂

他一聲不響地坐著，來來回回搖晃著腳，看著天空和大海。坎德人默不作聲了好一會兒。

帕林看出他有些不尋常，於是拉來一張椅子坐到他身旁。

﹁怎麼了，泰斯？﹂他溫柔的問道。

﹁我決定回去。﹂泰斯說，他沒有看著帕林，而是靜靜地看向天空。﹁我答應過的。我以前從來沒想過，但一個諾言不是用嘴說說就算了的事。諾言是用心許下的。每一次打破承諾，你的心就會破掉一點，很快你就會害自己的心整個碎掉。我想，不管怎麼說，被巨人踩扁總比心碎掉要好一點。﹂

﹁你非常聰明，泰斯。﹂帕林為自己感到羞愧。﹁你比我要聰明多了。﹂

他停了一會兒，又一次聽到父親的聲音。那一幕是真的，比任何夢境都要真實。一個法師要學會相信自己的直覺，學會去聆聽靈魂和心的聲音，因為那些聲音用的是魔法的語言。他不知道那個夢會不會是內心的聲音警告他要慢下來，不要採取激烈的行動，要把事情研究得更透徹些。

﹁泰斯，﹂帕林慢慢地說著。﹁我改變主意了。我希望你不要回去。至少不是現在。﹂

泰斯跳了起來。﹁什麼？我不用死了？真的嗎？你是說真的嗎？﹂

﹁我只是說你不必現在就回去。﹂帕林提醒道。﹁但你遲早還是得回去。﹂

興奮的坎德人根本沒聽進去那些話。泰斯在屋裡跳來蹦去，把包包裡的東西撒得到處是。﹁真是棒極了！我們可以跟金月一樣坐船出海嗎？﹂

﹁金月上船出海了？﹂帕林大吃一驚重複聽到的話。

﹁對呀！﹂泰斯高興地回答。﹁跟侏儒一起。至少我猜謎琢是追上她了。他游得快極了，我都不知道侏儒游泳這麼厲害。﹂

﹁她瘋了。﹂帕林自言自語地朝門走去。﹁我們得警告衛兵。得有人去救她。﹂

﹁哦，他們已經去追了。﹂泰斯若無其事地說。﹁不過我想他們是找不到的。你知道嗎，謎琢告訴過我，不可摧毀號可以像條海豚般潛到水下。那是條潛，前，契︱︱管它叫什麼來著。一艘可以在水下面走的船。謎琢昨晚讓我看過，它看起來就像是條鋼鐵大魚。嘿，不知道我們能不能在這看到他們？﹂

泰索何夫跑到窗前，把鼻子貼在水晶窗上朝外望去，搜尋著那艘船的蹤影。帕林在吃驚與慌張之餘已經把窗外那奇異的景象給忘了。他非常希望聽到的只是泰索何夫編的另一個故事，希望金月沒坐進一個侏儒製造的東西裡出了海。

他打算下樓去把事情弄清楚，就在他往門口走的時候，清晨的寧靜被一聲嚎叫給打破。警鈴大作，聲音響亮又急迫。走廊裡傳來問話的聲音，要求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答話的聲音聽起來惶悚不安。

﹁那是什麼聲音？﹂泰斯仍然望著窗外。

﹁聽起來是戰鬥的警報聲。﹂帕林說。﹁我不知道為什麼︱︱﹂

﹁也許跟那些龍有關。﹂泰斯朝窗外指了指。

清晨的天空中有些黑色、長著翅膀的東西朝城堡飛來。飛在中間的一個身形比其他的個頭都要大，大得讓青色的天空看起來就像是牠龍鱗的反光。帕林仔細瞧了瞧，接著便魂飛魄散般退回房間的陰影裡，就算隔了這麼遠的距離，那條龍的紅眼睛彷彿還是能找到他似的。

﹁那是碧雷！﹂他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碧雷和牠的奴從！﹂

泰斯的眼睛瞪圓了。﹁我沒回去送死的事被發現了，我整個內臟都難受得絞在一起了。這是詛咒，對吧？﹂他盯著帕林。﹁牠為什麼來這裡？﹂

問得好。當然，碧雷有可能是一時興起決定攻擊城堡，但帕林對此存疑。光明城堡在凱蘭卓斯的勢力範圍，那條藍龍統治這裡。碧雷不會侵入藍龍的勢力範圍，除非牠不顧一切要得到什麼。而他也猜得到牠想要什麼。

﹁牠要那個裝置。﹂帕林說。

﹁那個魔法裝置？﹂泰索何夫手伸進一個包包裡掏出那件魔法寶物。﹁啊！﹂他的手拂過臉，﹁你這裡一定有蜘蛛，我臉上都是蛛網。﹂他抓緊它護在懷裡。﹁那條龍能聞到它嗎，帕林？牠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裡？﹂

﹁我不知道。﹂帕林沉著臉回答。他完全明白了。﹁沒關係。﹂他伸出手。﹁把它給我。﹂

﹁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泰斯猶豫地問道。他還是有點不相信帕林。

﹁我們要離開這裡。﹂帕林說。﹁魔法裝置一定不能落入牠手中。﹂

帕林想得到巨龍會拿它來做什麼。這件寶物能讓綠龍成為安塞隆大陸無可爭辯的統治者。即使可回溯的歷史不長，牠也可以回到渾沌之戰後，巨龍第一次出現在安塞隆前的時間。牠可以回到任何時間，改變歷史，取得每一場戰鬥的勝利。至少，牠能用它把自己臃腫龐大的身軀傳送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沒有哪個地方能逃過牠的蹂躪。

﹁把裝置給我。﹂帕林急切地重複道，伸手去搶。﹁我們一定要離開這裡。快點，泰斯！﹂

﹁我跟你一起走嗎？﹂泰斯仍抱著它，問道。

﹁對！﹂帕林幾乎吼出來。他想加上一句他們的時間不多了︱︱不過，時間是他們僅有的東西。﹁只管︱︱把它給我。﹂

泰斯把它交了出來。﹁我們要去哪裡？﹂他心急地問。

問得好。帕林在一團混亂中完全沒想到這個。

﹁索拉斯。﹂他說。﹁我們回索拉斯去警告騎士們。要塞裡的索蘭尼亞騎士騎的是銀龍，他們能幫助這裡的人。﹂

巨龍們飛得愈來愈近。陽光在綠色和紅色的龍鱗上閃耀，寬大的龍翼投下的陰影滑過油膩的水面。門外的警鈴吵個不停，催促人們尋找避難所，催促人們逃進山林裡。號聲嘹亮，召集著士兵。腳步隆隆聲、鐵甲撞擊聲、維持秩序和下命令的聲音全都混雜在一起。

他把魔法裝置握在手裡。魔法就像喝下的一口白蘭地，溫暖著他，安撫著他。他閉上雙眼，回憶著使用裝置時那些咒語。

﹁靠著我！﹂他命令道。

坎德人順從地緊抓住帕林長袍的袖子。

帕林開始唸誦咒語。

﹃時光逕自流逝︱︱﹄

他把鑲寶石的一面往上轉。有些不對勁，裝置似乎在反抗。帕林加了一點勁，把那一面轉了過來。

﹃任汝縱橫馳騁︱︱﹄

帕林把面板從右往左轉。他覺得有東西在裡面摩擦，不過面板還是動了。

﹃浩渺為汝所見︱︱﹄

現在後面板應該往下滑，組成連接在一起的兩個半球。但讓人大吃一驚的是，後面板整個掉了下來，喀的一聲掉在地上。

﹁啊啊！﹂泰斯低頭瞧著那個半球形的東西在地上滾，像個狂轉的蓋子。﹁你是要它掉下來的嗎？﹂

﹁不！﹂帕林急喘著，手上只剩一個半球和一根連接桿。他惶恐不安地盯著地上的面板。

﹁來，我來修好它！﹂泰斯好心地把它撿起來。

﹁把它給我！﹂帕林一把槍過面板。他無奈地看著它，想把連接桿塞進去，但沒有地方可以塞。恐懼和沮喪的陰雲在他眼前浮起，讓他變得盲目。

他急忙又唸了一次咒語，﹃浩渺為汝所見！﹄他搖晃著崩解的裝置。﹁動啊！﹂他惱怒又絕望地喊道。﹁動啊，該死的！﹂

鍊條掉了下來，滑出帕林的手，掉在地上，像條閃著光的銀蛇。連接桿也鬆脫開來。寶石在陽光中流光溢彩。接著房間變暗了，寶石的光彩變暗了。巨龍的雙翼遮住了太陽。

帕林‧馬哲理站在光明城堡裡，傷殘的雙手握著時光旅行裝置的殘片。

﹃死靈！﹄金月告訴過他。﹃它們吸取你的魔法力量！﹄

他看到了他的父親，看到死靈的河川在他四周奔湧。是夢。不，不是夢。現實就是那個夢。金月曾設法要告訴他。

﹃這就是魔法出問題的原因！這就是你的法術出錯的原因。死靈正從我身上吸取魔法力量。它們全都圍著我，用它們的手、它們的唇碰著我︱︱﹄

他能感覺到它們。它們的碰觸就像拂過的蛛網，或像小蟲的翅膀，他在羅拉娜家中有過這種感覺。現在很多事都變得清楚明瞭。魔法的損耗不是因為他失去了力量，而是因為死靈從他身上吸走了魔法。

﹁呃，﹂泰斯說。﹁至少龍拿不到寶物了。﹂

﹁是的，﹂帕林平靜地說。﹁但牠會抓到我們。﹂

雖然他看不到它們，但他能感覺死靈們全都圍著他，吸取他的力量。

## １︱３２處決

用來計時的蠟燭立在西瓦床邊。他俯臥在床上，望著時間與蠟燭一起融化。標記終點的刻線一條條地消失，直到最後只剩下一條。蠟燭能夠燃燒十二個小時。西瓦在午夜點燃它，而十一個小時已經被火焰吞噬，現在已經接近正午，也就是米娜將被處決的時刻。

西瓦吹熄蠟燭，站起身來，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這些衣服是他買來為凱旋式做準備的︱︱進入西瓦諾斯的凱旋式。這件珍珠灰色的緊身上衣用銀線織成。他的長統襪和靴子也都是灰色的。

﹁陛下？﹂帳篷外傳來一個聲音。﹁是琦霖。我能進來嗎？﹂

﹁如果你想的話。﹂西瓦簡短地說。﹁但其他人不行。﹂

﹁我剛才也來過，﹂琦霖說著走進來。﹁但你沒有答話。我想，你一定是睡著了。﹂

﹁我沒有合上過眼睛。﹂西瓦冷冷地說。他用手扶正自己的衣領。

琦霖沉默了一會兒，這是段很不舒服的寂靜。﹁你吃過早餐了嗎？﹂他問道。

西瓦瞥了他一眼，要是其他人大概早就被嚇跑了。他甚至懶得回答。

﹁表弟，我知道你的感覺。﹂琦霖說。﹁他們打算做的這件事太邪惡了。我與舅舅和其他人爭辯過，但我吵到口乾舌燥也沒有用。清霜煽動他們內心的恐慌，他們都在大口吞嚥著恐懼。﹂

﹁你沒有和他們一起用餐嗎？﹂西瓦半轉過身問他。

﹁沒有，表弟！當然沒有！﹂琦霖吃驚道。﹁你認為我跟他們是一夥的？你認為我也同意他們這麼做？這是謀殺，完全是謀殺。他們也許稱之為﹃處決﹄，並加以粉飾，讓它看起來崇高且極富正當性，但他們無法掩飾醜陋的真相。我不在乎這個人類是不是有史以來最壞、最可憎、最危險的傢伙，但她的血將永遠污染它濺濕的土地，這個污染會像瘟疫般在我們之中傳播開來。﹂

琦霖的聲音輕了下來。他憂慮地朝帳篷外看了一眼。﹁表弟，清霜已經在談論我們人民之中的叛徒，以及建議將他們施以同樣的刑罰。我舅舅和各族長都對這個主意感到恐懼並竭力反對。我害怕他們會停止吞嚥恐懼，開始吞食彼此。﹂

﹁清霜。﹂西瓦輕聲重複道。他原本想多說幾句，但他記起自己對米娜的承諾。﹁表哥，拿我的胸甲來，好嗎？還有我的劍。幫我穿上它們，好不好？﹂

﹁我去叫你的侍從來。﹂琦霖說。

﹁不，我不要任何人來。﹂西瓦說著，握緊他的拳頭。﹁如果我的某個僕人說出侮辱她的話，我也許︱︱也許會做出一些我將會後悔的事。﹂

琦霖幫他扣上皮帶釦。

﹁我聽說以人類的標準來看，她長得很可愛。﹂琦霖評論道。

西瓦向表哥投去銳利、疑心重重的一瞥。

琦霖沒有把目光從他的工作上移開。他暗自嘟囔了什麼，假裝正聚精會神地繫著一個環釦。

西瓦解除疑心，放鬆了下來。﹁她是我見過最漂亮的女人，琦霖！那麼嬌弱。還有她的眼睛！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眼睛！﹂

﹁但，﹂琦霖溫和地責備道。﹁她是個奈拉卡騎士，是那些致力於要毀滅我們的人之一。﹂

﹁一定是弄錯了！﹂西瓦喊道。他轉眼間就從冰霜變成烈火。﹁我能確定！她一定是中了騎士的邪，或者︱︱或者他們扣押她的家人當人質︱︱或者其他很多原因！實際上她來是為了救我們。﹂

﹁還帶來一隊武裝士兵？﹂琦霖嘲諷地說。

﹁你會看到的，表哥。﹂西瓦預言道。﹁你會看到我說的是正確的。我會向你證明。﹂他突然想到什麼。﹁你知道我做了什麼嗎？昨晚我去釋放她。真的！我在她的帳篷上割了個縫。我打算解開她的鎖鍊，但她拒絕離開。﹂

﹁你做了什麼事？！﹂琦霖嚇得目瞪口呆。﹁表弟︱︱﹂

﹁沒什麼，﹂西瓦說著轉過身子，火焰熄滅了，冰霜又重新凝結。﹁我不想討論這件事。我不該告訴你，你跟其他人一樣壞。出去！讓我自己靜一靜。﹂

琦霖覺得自己最好聽命。他把手放在帳幕上，正要出去，這時西瓦抓住他肩膀，緊緊地握住他。

﹁你要去告訴孔納嗎？如果因為你︱︱﹂

﹁我不會的，表弟。﹂琦霖靜靜地說。﹁我會把你的話藏在心裡。你不需要威脅我。﹂

西瓦感到很羞愧。他嘟囔著鬆開手，轉身背對著他。

琦霖感到悲傷、擔憂和恐懼，既是為他的人民，也是為他的表弟。他站在國王的帳篷外，思考著該怎麼做。他不相信這個人類女孩。他對奈拉卡騎士團瞭解得不多，但他不得不相信，他們不會把一個不願為他們效勞的人任命為指揮官。儘管沒有一個精靈肯說人類的好話，但精靈士兵們卻不情願地談論起敵人的頑強和他們的紀律。甚至連憎惡所有人類的孔納將軍也承認這些士兵打得很好，雖然他們撤退了，但撤退得井然有序。他們追隨著這個女孩穿過屏障，並來到一片防衛森嚴的國土上，他們一定知道這是場死亡之戰。不，這些人不會為一個不情願、不忠的指揮官效勞。

這個女孩也沒有被施法。相反地，是她對別人施了什麼法。西瓦顯然被她迷住了，他的年紀正是精靈們第一次察覺到愛情的年紀。在這個年紀裡，他也許會沉迷於一見傾心的戀情中。﹃我愛愛我的愛人﹄是一首膾炙人口的精靈歌曲中某段的第一行。真遺憾，命運故意把這個奇異而美麗的人類女孩送到年輕國王的臂彎裡。

西瓦在策劃些什麼，琦霖猜不出來，但他心裡感覺嫌惡。琦霖喜歡他的表弟。他認為西瓦會是個好國王。但這種蠢事可能會毀了他。光是他企圖放走這女孩，這個他們不共戴天的大敵，如果這件事被人發現，就足以給他貼上叛徒的標籤。族長議會絕不會寬恕西瓦。他們會宣佈他為﹁闇精靈﹂，然後像流放他父母一樣把他流放了事。孔納將軍就想要這樣一個藉口來做這件事。

但琦霖一刻也沒想過要背棄他對國王許下的誓言。他不會把西瓦的話告訴任何人。他非常希望西瓦自己永遠不要再提起這件事。琦霖悶悶不樂地猜測他的表弟到底在計劃什麼，納悶他自己能否阻止西瓦衝動地做出一些蠢事，這只會導致他自己垮臺。不過，他力所能及的也只是密切關注他的表弟，隨時準備阻止他。

太陽高掛天空，盯著下方薄紗般的屏障，似乎在惱火它遮蔽了大地。出現在血腥戰場上淚濕的眼睛已經準備好再濕一回。太陽不眨眼地盯著死亡的播種者們在戰場上播種屍體，而不是麥苗。東塔拉斯河昨日被鮮血染紅，無人能從中汲水飲用。

精靈們在樹林中找到一棵能充當木樁的死樹。植木者們將它改造得既光滑又堅固，還把它弄得筆直。他們將木樁深深敲進大地中，直到它夠穩固不會倒下。

孔納將軍在清霜的陪伴下出現在刑場。他穿著甲胄，腰懸佩劍。將軍沉著臉，表情嚴厲。清霜則心滿意足，得意洋洋。軍官們將部隊排成隊列。精靈士兵們將刑場圍住，以免有人類溜進來，畢竟他們可能會想要拯救他們的指揮官。各大族長聚在一起。能自己從床上爬起來的傷兵們也排隊來觀看。

琦霖站在舅舅身旁。年輕人的氣色看起來很不好，孔納低聲建議他回帳篷休息。琦霖搖搖頭，繼續站在原地。

人們選出七名弓箭手組成行刑隊。他們在離刑柱二十步外之處排成一列橫隊。他們張弓搭箭，準備就緒。

一記喇叭聲宣告星辰詠者的到來。西瓦諾謝一個人走來，身後沒有侍從跟隨。他的臉色特別灰暗，以至於族長議會中謠傳著陛下在戰鬥中受傷的流言，據說這個傷口吸走了他心裡的血。

西瓦停在刑場邊緣。他環顧了一下軍隊的位置，看看刑柱，看看各族長，又看看孔納和清霜。在刑場邊為國王放了一張椅子，這椅子與死囚的不歸路保持了一段安全的距離。西瓦瞥了椅子一眼，大步從它旁邊走過，來到孔納和清霜兩人之間。

孔納不大高興。﹁我們替陛下準備了一張椅子。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我站在你旁邊就行了，將軍。﹂西瓦轉過頭去盯著將軍。﹁我想不出有比這裡更安全的地方了，你說是嗎？﹂

將軍面紅耳赤，張口結舌。他朝清霜瞟了一眼，但後者只是聳聳肩，好像在說︱︱別浪費時間爭吵了。這有什麼關係呢？

﹁把犯人帶上來！﹂孔納下令。

西瓦挺直身子，手扶劍柄。他面無表情，人們無法看出他內心的想法和感情。

六名拔劍出鞘的精靈衛兵將俘虜押赴刑場，他們的長劍在陽光下閃現出耀眼的白光。衛兵們個個身材高大，身披鎧甲。女孩穿著白上衣和一件沒有裝飾、像小孩睡衣般的簡陋罩袍，手腳上戴著鐐銬。她看起來瘦小虛弱，嬌柔可憐，像個被成人包圍的孤兒︱︱一群殘酷的成人。

族長議會中的一些成員開始低聲議論起來，有表示憐憫、失望，還有表示懷疑的。這就是可怕的敵軍指揮官！這個女孩！這個孩子！他們得到的回應是士兵們的怒吼。她是人類。她是我們的敵人。

孔納轉過頭，用兇光畢露的眼神制止了所有的失望和憤慨。

﹁把犯人帶到我面前，﹂孔納喊道。﹁讓她知道因為何種指控剝奪她的生命！﹂

衛兵們走在俘虜身邊。由於腳踝上了鐵鐐，她走得很慢，但卻帶著一種尊貴的姿態。她挺直腰，高昂著頭，嘴角露出一絲平靜而奇怪的微笑。衛兵們則正好相反，一個個顯得特別不舒服。她輕盈地走過刑場，看起來似乎沒踩在地上。衛兵們艱難地跋涉在揚起的塵土中，好像路十分難走。等到把犯人押送到將軍面前時，他們全都氣喘吁吁、精疲力竭。衛兵們向犯人投去警戒不安的目光，但犯人則從來不看他們一眼。

米娜沒有望向西瓦諾謝，西瓦卻用他的全部心思和靈魂望著她，期盼她給自己一個暗號。只要她表示，他不在乎與精靈全軍交手。米娜的琥珀色眼睛看著孔納將軍，儘管他似乎抗拒了片刻，但他還是和其他昆蟲一樣，被禁錮在金色的樹脂中。

孔納開始發表演說，解釋為何必須違反精靈的習俗和信念，來剝奪這個人最寶貴的財富︱︱她的生命。他是個有技巧的演講者，說得頭頭是道。如果他早一點開始演講就好了，那時人們還沒看到這名俘虜。現在，他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野蠻的父親，在用惡毒的手法懲罰一個無助的孩童。他也意識到他正在失去聽眾。人群中許多人變得愈來愈不安、愈來愈煩躁，開始重新考慮他們的裁決是否公正。見此情景，孔納迅速結束演講︱︱雖然有點唐突。

﹁犯人，妳叫什麼名字？﹂他用通用語咆哮道。他的聲音有種不自然的響亮，從山谷中傳來回音。

﹁米娜。﹂她的聲音就像血染的東塔拉斯河一樣冷靜，也同樣深沉。

﹁姓氏呢？﹂他問道。﹁要記錄下來。﹂

﹁我的名字就是米娜﹂她說。

﹁犯人米娜，﹂孔納將軍嚴厲地說。﹁妳毫無來由地率領一支武裝軍隊入侵我國，而我們是愛好和平的民族。由於沒有任何人與我們正式宣戰過，因此我們認為妳是土匪、強盜、殺人犯。妳被判處死刑。對此，妳有什麼要為自己辯護的嗎？﹂

﹁有。﹂米娜嚴肅認真地說。﹁我不是來攻擊西瓦那斯提的人民，我是來拯救他們。﹂

孔納發出一陣憤怒而苦澀的笑聲。﹁我們都知道奈拉卡的﹃拯救﹄，就是征服和奴役的代名詞。﹂

﹁我來是要拯救你的人民。﹂米娜沉靜而溫和地說。﹁我會這麼做的。﹂

﹁她在嘲諷你，將軍。﹂清霜焦急地在孔納的左耳邊竊竊私語。﹁別跟她多說了！﹂

孔納毫不在意他的謀士，只是聳聳肩，從清霜身邊移開一步。

﹁我還有個問題，犯人。﹂將軍繼續用自命不凡的口吻說。﹁妳的回答不會救妳的命，不過如果妳合作的話，箭也許會飛得更直，能更準確地射中目標。妳是怎麼進入屏障的？﹂

﹁我很樂意告訴你。﹂米娜立即說。﹁我追隨的神靈伸出手來，世界和世界上所有人的唯一真神從天上伸出手，將屏障舉起，讓我和那些陪伴我的人得以進入。﹂

精靈中響起一陣耳語，重複她的話，一個傳給一個，像仲夏日意外吹起的一陣刺骨寒風。其實這沒必要，因為所有人都清楚聽見了她的話。

﹁騙子，犯人！﹂孔納用一種空洞的憤怒語氣說。﹁諸神已經離開，不會再回來了。﹂

﹁我警告過你了。﹂清霜嘆著氣說。他憂心忡忡地瞥了米娜一眼。﹁處死她！快！﹂

﹁我不是騙子，﹂米娜說。﹁我不是那個今天要死去的人，我不是那個被剝奪生命的人。聽聽唯一真神的話。﹂

她轉過身，直接望向清霜。﹁你貪婪、野心勃勃，與我的敵人勾結，想要奪走應該屬於我的東西。對於無信仰者的懲罰就是死亡。﹂

米娜將雙手伸向天空。天上沒有一絲雲彩，但綁住她手腕的鐐銬卻突然崩離，就像被閃電擊中一樣。它們掉在地上，發出清脆的響聲。她的腳鐐則消失得無影無蹤。她掙脫了束縛，將手指向清霜，指向他的胸膛。

﹁你的魔法被驅散了！幻術終結了！你再也不能用魔法掩飾你的真面目。讓他們看清你，湛青‧血暴。讓精靈們看看他們的﹃救星﹄。﹂

一道閃電劃過那個叫清霜的精靈胸前。他痛苦地嚎叫起來，伸手去摸索他的魔法護符，然而掛在他脖子上的銀繩已經斷裂，護身符施放的法術也跟著失效了。

精靈們目睹了驚人的一幕。清霜的軀體開始膨脹。在一次心跳的時間裡，他的精靈身體變得臃腫可怖，扭曲起來。這個精靈長出綠色的翅膀，綠色鱗片覆蓋了那張因仇恨而扭曲的嘴，綠色鱗片浮現在迅速變長的鼻子上。從被拉長的嘴巴裡冒出尖牙，妨礙了他繼續從嘴裡吐出各種詛咒，惡毒的詞藻變成劇毒的煙氣。他的手臂變成末端長著腳爪的前腿。他的腿則變成粗壯有力的後腿。他的大尾巴甩來甩去，準備像鞭子或蛇尾般揮出致命的一擊。

﹁湛青！﹂精靈們恐懼地高喊。﹁湛青！湛青！﹂

沒有人移動。沒有人能夠移動。龍威讓他們的四肢癱瘓，冰凍他們的手臂和心臟，抓住他們就像惡狼搖晃兔子般震撼著他們。

然而，湛青‧血暴還沒真正來到他們中間。牠的靈魂和身體還在融合。牠還在變形，非常脆弱，牠自己也心知肚明。牠只需要幾秒鐘來轉變，但牠必須得到這寶貴的幾秒鐘。牠用龍威來替自己爭取所需要的時間，讓精靈們動彈不得，讓有些人因恐懼和絕望而瘋狂。孔納將軍看到原來是自己給人民帶來如此可怕的毀滅，就像被五雷轟頂一樣，站在那裡茫然無措。他無力地試圖抽出他的劍，但他的右手拒絕服從這個命令。

湛青不去管將軍，牠可以隨後再來對付這個可憐的人。龍把狂怒和仇恨都對準了一個人，對準了那個真正的危險，那個揭穿牠偽裝的生物。這個渺小的生物居然打破了護身符的強力法術。這個護身符可以讓靈魂和肉體分離，這個護身符是龍以前的主人，惡名昭彰的法師雷斯林‧馬哲理給牠的禮物。

米娜在龍威中顫抖，即使是她的信仰也無法讓她對這種東西免疫。她沒有武裝，孤弱無助。湛青噴出劇毒的龍息。這些毒煙還很虛弱，就像牠的嘴還很無力一樣。致命的毒氣將讓這個渺小的凡人無法動彈，等牠的嘴足夠強悍到把這個人類的心從胸膛裡咬出來，將她的腦袋從軀幹上扯下來。

西瓦也被龍威所籠罩︱︱恐懼、震驚和可怕的現實：湛青‧血暴，這頭龍曾經是外公的災難，現在卻成了外孫的災難。西瓦顫抖地心想，如果不是米娜讓他看清真相，他可能會遵照清霜的指示做出些什麼可怕的事來。

米娜！他轉過頭去找她，發現她搖搖晃晃地，用手扣住自己的喉嚨，向後倒在地上，似乎失去了知覺。而龍就站在她前方張牙舞爪。

對米娜的擔憂讓西瓦顧不得龍威讓他有多難受。他拔出劍，衝到她身邊，用身體擋在她和準備攻擊的龍之間。

湛青原本不想這麼快就結束這個卡拉登的性命。牠希望能多折磨他幾年，就像折磨他外公一樣。雖然有些失望，但也沒辦法。湛青將劇毒龍息噴向精靈。

西瓦咳嗽起來，被嗆得喘不過氣。毒煙令他暈眩，他感覺自己快窒息了。雖然很虛弱，他還是成功地向可怖的龍頭揮去一劍。

劍刃鑽入龍顎下的柔軟肌肉裡，沒有造成多大的傷害，但卻讓龍非常疼痛。湛青揚起腦袋，將劍從西瓦手裡抽走，但劍仍舊插在牠的下顎中。龍抖抖腦袋，寶劍隨著四濺的血花飛到刑場的另一邊。

龍已經完全合為一體。牠力量非凡，怒火萬丈。牠對精靈的仇恨在胸中跳動，牠想要把毒氣噴到他們頭上，看著他們痛苦地扭動身體，然後死去。湛青展開翅膀，飛上天空。

﹁看著我！﹂龍咆哮道。﹁看著我，西瓦那斯提！看我的威力和我的力量，看著你們的毀滅！﹂

孔納將軍突然看穿了清霜的全部偽裝。他被龍耍了。他自己也是湛青‧血暴的傀儡，就像那個他最唾棄的人︱︱羅拉克‧卡拉登一樣。在那最後的時刻裡，孔納看清了真相。屏障不是在保護他們，而是在殺戮他們。想到他不知不覺中給人民帶來的可怕命運，孔納感到無比驚恐。他抬起頭，望著綠龍︱︱他的災難。他張開嘴巴，想下達攻擊的命令，但就在此時，他的心再也無法承受狂怒和罪惡感，在他的胸中炸裂了。他向前撲倒在地上。

琦霖奔向舅舅，但孔納已經死了。

龍盤旋著，飛得愈來愈高，用牠巨大的翅膀拍打著空氣，讓龍威像一團令人迷盲的濃霧籠罩在精靈們的頭頂上。

西瓦的視線模糊起來。他倒在米娜身邊。他竭力嘗試，就算他倒下來死去，也要用身體保護她。

﹁米娜！﹂他輕聲呼喚，吐出最後幾個字。﹁我愛妳！﹂

他癱倒在地上，黑暗席捲了他。

米娜聽到了他的話。她睜開琥珀色的眼睛，望著倒在身邊的西瓦。他雙眼緊閉，沒有呼吸。她抬起頭，發現龍正飛翔在戰場上空，準備發動攻擊。精靈們無能為力，被四面八方而來的龍威所癱瘓。他們不能呼吸，不能移動，除了即將到來的痛苦和恐懼外，無法思考任何東西。精靈弓箭手們站在原地仰視他們的死亡源頭。他們的箭已經搭在弓上，但顫抖的手卻只能勉強握住武器，根本無法拉開弓弦。

他們的將軍躺在地上死去了。

米娜蹲在西瓦諾謝身邊，親吻他，對他喃喃低語。﹁你不能死！我需要你！﹂

他開始呼吸，但沒有動。

﹁弓箭手們，西瓦諾謝！﹂她喊道。﹁告訴他們射箭！你是他們的國王！他們會聽你的話。﹂

她使勁地搖晃他。﹁西瓦諾謝！﹂

他抖動了一下，呻吟起來。他眨著眼睛，但米娜沒時間了。

她站起身來。﹁弓箭手們！﹂她用毫無瑕疵的西瓦那斯提精靈語高喊。﹁薩伽斯托！射箭！射箭！﹂

她響亮的呼喊聲喚醒了一名弓箭手，讓他克服了龍威。他不知道是誰在說話，他只能聽見一個似乎被鐵釘敲進他腦袋中的詞句。他舉起弓，瞄準龍。

﹁薩伽斯托！﹂米娜喊道。﹁殺了牠！牠背叛了你們！﹂

另一名弓箭手聽到她的話，也服從了。然後是第三個和第四個。他們開弓放箭。就在他們這麼做的時候，他們也克服了心中的恐懼。精靈現在眼裡只有一個敵人，他們迅速把箭搭在弓上。第一排飛箭來自仍在顫抖的手指，因此它們的飛行軌跡全都不怎麼平直。但它們的目標實在過於龐大，哪怕是最蹩腳的弓箭手也能射中目標。兩枝箭在龍翼上射出個洞，另外一枝射中了牠揮動的尾巴。又有一枝射中了牠胸前的綠色鱗片，反彈開來，沒造成任何傷害就落地了。

一旦龍威被克服，精靈們就不會再受它影響。現在弓箭手們都瞄準了龍身上脆弱的部位，瞄準了前腿下沒有鱗片保護的細皮嫩肉，那裡離心臟近在咫尺。他們瞄準了翅膀連接在龍身上的關節。他們瞄準了龍的眼睛。

其他精靈們也抬起了頭。起初是幾十個，後來是幾百個。精靈們擺脫了龍威，拾起弓箭和標槍加入戰鬥。恐懼的喊聲變成狂熱的歡呼。他們終於能與一個把絕望、毀滅和死亡帶給他們的土地和人民的死敵進行面對面的搏鬥。天空中黑壓壓的一片盡是飛箭和龍濺出的鮮血。

湛青‧血暴痛得發狂，牠犯了個大錯。牠沒有從戰鬥中撤退。遭到重創後，牠原本可以撤退到許多巢穴中的一個去養傷，但是牠不信這些渺小的傢伙會給牠帶來什麼致命的傷害，要知道他們曾長期屈服在牠的意志之下！一大口劇毒龍息就可以把他們通通解決掉。一口足矣。

湛青用力吸了一大口氣，然後把它吐出。但原本該是一團殺戮之雲的龍息卻成了一聲嘆息。牠噴出的毒氣彷彿一小片薄霧，很快就在晨風的吹拂下無影無蹤。牠的下一口龍息嗆在胸口。牠感覺羽箭深深刺進牠的氣管，牠感覺箭簇離牠的心臟太近。牠感覺它們刺穿了牠的肺。這時牠才試圖停止戰鬥，逃離那些折磨牠的人。但太遲了。殘缺不全的龍翼再也無法托起足夠的空氣，讓牠無法維持飛行高度。

湛青的身體翻轉過來。牠在墜落，牠無法停止自己墜落。在墜地前的最後一刻，牠苦澀而絕望地意識到自己剛才的怯懦行為讓牠遠離了戰場。本來在那裡，牠的身體會砸在精靈們身上，也許能拉更多敵人一起陪葬。然而現在，牠卻在森林上空，在樹木上空。

隨著最後一聲怒吼，湛青‧血暴墜入西瓦那斯提的樹林中，栽進那些牠曾在噩夢中扭曲折磨過的樹木之間。樹木已經準備好迎接牠。白楊樹、橡樹、柏樹和松樹像勇敢的長矛手一樣堅定地站立著。它們沒有在敵人的重壓下碎裂，而是堅定地站在原地。樹木刺穿了湛青‧血暴的鱗甲，刺進牠的皮肉，用它們裂開的肢體將牠貫穿。西瓦那斯提的樹木徹底地報了仇。

西瓦諾謝睜開眼，發現米娜守在他身旁。他掙扎著站起身來，感覺頭暈目眩，但他漸漸恢復知覺。米娜望著精靈與龍之間的戰鬥，望著原本要刺穿她身體的飛箭刺進敵人的身體，她的臉上沒有表情。

西瓦幾乎沒注意到戰鬥，他只看見米娜，只能想著米娜。

﹁妳把我從死亡中帶回來，﹂西瓦輕輕地說，喉嚨因為毒煙而疼痛不已。﹁我快死了。我感覺我的靈魂在飄走。我看到自己的屍體躺在地上。我看到妳吻我。妳吻了我，我不能離開妳！所以我又活了！﹂

﹁是唯一真神將你送回來的，西瓦諾謝。﹂米娜平靜地說。﹁唯一真神在今生讓你有一個目標。﹂

﹁不，是妳！﹂他堅持說。﹁是妳給了我生命！因為妳愛我！現在，我的生命是妳的，米娜。我的生命和我的心都是妳的。﹂

米娜笑了。但她還要戰鬥。﹁看那裡，西瓦諾謝。﹂她說著指了指。﹁這一天你打敗了你最可怕的敵人，湛青‧血暴。牠將你安置在王座上，以為你和你外公一樣軟弱。你證明牠錯了。﹂

﹁多虧妳才能得勝，米娜。﹂西瓦興奮地說。﹁妳下達了射箭的命令。我在黑暗中聽到妳的聲音。﹂

﹁我們還沒取得勝利，﹂她說。她的目光深邃而出神。﹁還沒有。戰鬥還沒結束。你的人民仍舊處於致命的危險中。湛青‧血暴也許死了，但牠築起的屏障還在。﹂

在精靈們的歡呼聲和垂死的龍發出的怒吼聲中，西瓦幾乎聽不見她的話。他用手臂摟住她的纖腰，把她拉到身旁。

﹁再告訴我一遍，米娜。﹂他說。﹁再告訴我一遍關於屏障的事。﹂

﹁我告訴你的和湛青‧血暴告訴你的沒什麼不同。﹂米娜回答。﹁牠利用精靈對外界的恐懼。牠讓他們以為屏障在保護他們，而實際上它卻在殺戮他們。屏障用精靈的生命力量來維持它自己的魔法生命。只要它還在那裡，你們的人民就會慢慢死去，直到最後再沒有人留下來受屏障保護為止。湛青‧血暴就是希望殺死你們所有的人。牠大肆嘲笑你們，因為你們幻想自己很安全，受到保護，其實卻是自己在毀滅自己。﹂

﹁如果那是真的，屏障就必須予以摧毀。﹂西瓦說。﹁但我懷疑，哪怕是我們當中最強的法師也拿它沒辦法。﹂

﹁你不需要法師，西瓦。你是羅拉克‧卡拉登的外孫。你能結束你外公開始的東西。你有力量解除屏障。跟我來，﹂米娜向他伸出手。﹁我來告訴你該做什麼。﹂

西瓦抓住她柔弱無骨的小手。他靠近她，望向她的眼睛。他看到自己在琥珀中閃閃發亮。

﹁你必須吻我。﹂她說著揚起嘴唇。

西瓦迅速貼上她，品嚐著渴望已久的甘美。

就在不遠處，琦霖還站在舅舅的屍體旁。他看到西瓦諾謝倒下。他知道表弟死了，因為沒有人能逃過劇毒的龍息。琦霖為他們兩人感到悲傷，為表弟，為舅舅。兩人都被清霜欺騙，兩人也都付出了代價。琦霖跪倒在舅舅身邊，等待自己的死亡，等待龍來殺死他們。

但他驚訝地看到人類女孩米娜抬起頭站了起來。她很強壯，看起來未受毒氣影響。她俯視躺在她腳邊的西瓦諾謝，她吻了那沒有生命的雙唇。琦霖訝異而又不安地看到表弟居然重新開始呼吸。

琦霖看到米娜重新喚醒了精靈弓箭手們的士氣。他聽見她用精靈語下令放箭。他看著他的人民重整旗鼓，看著他們與死敵作戰。他看著龍死去。

他欣喜地看著這些不可思議的勝利，讓他熱淚盈眶，然而他心裡卻隱約感到一絲不安。

這個人類為何要這麼做？她有什麼原因？為什麼她帶軍隊來屠殺精靈，第二天又來拯救他們？

他看見她擁抱西瓦。琦霖想要跑過去，把表弟從女孩的懷裡拉開。他想要搖晃西瓦，喚醒表弟的理智。但西瓦不會聽的。

他為什麼要聽呢？琦霖心想。

他自己也頭昏腦脹，為今天發生的那些令人目眩的事件感到驚訝。

為什麼表弟要聽他的警告呢？畢竟他除了每次見到這個女孩時心頭一晃而過的陰影外，再沒有其他證據。琦霖把目光從他們身上挪開。他用一隻溫柔的手合上舅舅圓睜的雙眼。身為外甥，現在只有對死者盡責。

﹁跟我來，西瓦。﹂米娜催促他。她的嘴唇軟軟地貼在他的臉頰上。﹁為你的人民做這件事。﹂

﹁我為妳做這件事，米娜。﹂西瓦輕聲說。他閉上眼睛，吻她的嘴唇。

她的親吻是蜂蜜，卻又刺痛他。他沉浸在甜蜜中，畏縮在灼人的疼痛中。她把他扔進黑暗，一團像暴雨雲般深沉的黑暗。她的吻像閃電令他暈眩，將他推下懸崖。他不能阻止自己下墜。他摔在巖石上，感覺骨頭碎裂，皮開肉綻。疼痛令人興奮，使人狂喜。他希望它快點結束，他寧願去死。然而，他又希望它永遠持續下去。

她的嘴唇離他而去，魔法消失了。

西瓦就像從死者中歸來一樣，睜開眼睛，驚訝地望著太陽，血紅色的太陽。晚霞滿天。然而他吻她卻是在中午。看起來過去好幾個小時了。它們到哪裡去了？消失在她懷裡，因為她而被遺忘。他周圍的一切全都靜止了。龍消失了。軍隊不在視線中。表哥也離開了。西瓦慢慢意識到，他不在戰場上，而是在一個花園裡。在暗淡的日光下，他隱約認出這個花園。

我認得這地方，他驚訝地心想。它看起來很熟悉。但我怎麼會在這裡？米娜！米娜！他片刻間有些驚慌失措，認為自己失去了她。

他感覺她的手握住他，於是長長地吁了口氣，抓住她的手。

我站在阿斯塔林花園裡。宮廷花園。我能從臥室窗戶中看到它。我來過一次，我恨它。這地方讓我起雞皮疙瘩。那裡是棵死樹，一棵又一棵。我望著一棵樹死去，它的葉子像感覺痛苦一樣扭曲起來，變成灰色，從樹上掉下來。這裡還有活樹的唯一原因是，王宮園丁和植木者從他們自己的花園裡帶來活樹，替換死去的樹木。然而，把任何生命帶到這個花園來都等於判了它死刑。

只有一棵樹能在這個花園裡活下去。這棵樹生長在花園中央。他們叫它屏障樹，因為它曾經被一道透明的屏障包圍，沒有人能進去。但這棵樹的根並不從大地裡獲取養料。這棵樹的根伸展到西瓦那斯提每一個精靈的心中。

他感覺樹根纏繞在他體內。

西瓦諾謝握住米娜的手，帶著她來到花園中央的樹旁邊。屏障樹還活著，它茁壯成長，葉子蔥綠，就像綠龍的鱗片一樣。屏障樹的樹幹呈血紅色，看似在冒血。它的枝枒像蛇般扭曲盤繞。

我必須把它連根拔起。我是羅拉克的外孫。我必須把樹從我的人民心中連根拔起，這樣我才能讓他們自由。但是我憎惡這個邪惡的東西，我不想碰觸它。我要去找把斧頭，把它砍倒。

﹃哪怕你砍倒它一百次，﹄一個聲音對他說。﹃它還是會活回來。﹄

它會死，因為現在湛青‧血暴已死。是牠讓它繼續存活的。

﹃你也是讓它繼續存活的原因。﹄米娜沒有說話，她把手放在他的心口上。﹃你和你的人民。難道你感覺不到它的樹根盤繞在你的體內，吸走你的力量和生命嗎？﹄

西瓦能感覺有些東西糾纏在他心上，但他說不出這是樹的邪惡，還是她雙手的觸摸。

他抓住她的手，吻了它。他留下她站在死樹之間，自己向活樹走去。那棵樹感覺到了危險，灰藤纏在他的腳踝上。死去的樹枝落在他身上，抽打他的肩背。他踢開藤蔓，撥開樹枝。

﹃你有力量，只有你一個人有。﹄

西瓦用手抱住樹幹。樹幹像蛇般在他懷中扭來扭去，他感覺一陣顫抖。

他鬆開手，向後退去。他突然開始疑惑，如果屏障解除，我們的國土是否將失去保護。

﹃西瓦那斯提驕傲地屹立了數個世紀，保護它的是戰士們的勇敢和戰技。那些光榮的日子，那些世界尊崇精靈、敬仰他們和害怕他們的日子將會回來。你將統治一個強大的王國，一個強大的民族。﹄

我是國王，西瓦對自己重複道。她會看著我尊貴、強大，她會愛上我。

他紋風不動地站在地上，牢牢抱住扭動不已的樹幹，從他的激動、他的愛情、他的野心、他的夢想裡召喚力量。他使勁向上一抬。

一條樹根折斷。也許正是纏繞住他心臟的那根，因為當它鬆開後，他感覺自己力量倍增。他又拉又拖，肩膀繃得緊緊的。他感覺更多的樹根鬆弛下來，於是更加使力。

﹁為了米娜！﹂他默默喊道。

樹根鬆動得如此突然，讓西瓦向後摔倒在地上。樹幹砸在他身上。他沒有受傷，但他什麼也看不見，因為他身上蓋滿了樹葉樹枝。

他惱火起來，覺得自己看起來一定像個傻瓜。他從底下爬出來，臉上混雜著勝利和尷尬。他拍了柏手上的塵土和淤泥。

太陽光照在他的臉上。西瓦抬頭仰望，看見太陽正燃燒著一片憤怒的紅火。失去屏障那層薄霧，他發現自己無法正視烈日，無法正視它附近的任何東西。這令他痛苦，讓他的眼睛感覺難受。他眨著眼睛，但他除了出現在太陽原來位置上的一個黑影外，什麼也看不見。

﹁米娜！﹂他喊道。他用手遮擋光線，試圖看到她。﹁看，米娜！妳的神是正確的。屏障塌了！﹂

西瓦踉踉蹌蹌地走在路上。眼前的景物他還看不清楚。﹁米娜？﹂他喊道。﹁米娜？﹂

西瓦喊了又喊。在太陽從天空中消失後很久，他仍然在喊，向黑暗中呼喊。他呼喊她的名字，直到再也喊不出一個字為止。然後他輕聲呼喚。

﹁米娜！﹂

沒有回答。

## １︱３３為了對米娜的愛

加爾達在戰後一直都沒睡。他守了一整夜，一直站在米娜的騎士們所藏身的洞口陰影中。雖然有好幾個人來勸他去休息，但他都拒絕了。他聽不進任何建言，只是趕走來人，最後，他們都不來了。

挺過了戰鬥的人都躺在這個洞穴裡，無精打采、戰戰兢兢、沉默寡言。傷兵盡量克制著自己的呻吟和哭聲，唯恐這聲響會引來敵人。他們大部份人都低喃著一個名字︱︱她的名字。想知道為什麼她不來安慰他們。那些倒下的人到死嘴裡還唸著她的名字。

加爾達不是在警戒敵人。這任務由其他人負責。哨兵們藏在茂密的枝葉後，以防有精靈斥侯誤打誤撞發現他們的藏身處。今天清晨有兩個精靈就是這樣。哨兵行動迅速，悄無聲息地解決他們，扭斷他們的脖子，把屍體扔進水流又深又急的東塔拉斯河。加爾達發現手下在殺掉那兩個精靈後大發一頓脾氣。

﹁我要審問他們，你們這些笨蛋！﹂他怒吼道，抬手想打其中一名哨兵。

﹁住手，加爾達！﹂薩繆瓦爾按住牛頭人毛茸茸的手臂，勸道。﹁為既成事實處罰他們有什麼好處？精靈們只會拒絕回話，而他們的尖叫聲在幾里外都能聽到。﹂

﹁他們會告訴我他們對她做了什麼。﹂加爾達垂下手，但仍狠狠的瞪著哨兵們，他們立刻退開。﹁他們會告訴我她被關在哪裡。﹂他握緊拳頭，接著又鬆開了手。

﹁米娜下令過不準抓俘虜，加爾達。她下令遇見精靈就要立刻處死。你發誓過要遵從她的命令，難道你要食言嗎？﹂薩繆瓦爾問。

﹁我會守誓。﹂加爾達發著牢騷回到自己的位置。﹁我答應過她，我會做到。難道我昨天沒有遵守諾言嗎？我站在那裡眼睜睜看著她被那個雜種精靈王俘虜。被她最勢不兩立的敵人俘虜！他們會讓她面對什麼可怕的厄運？被戲弄、被奴役、被折磨、被殺。我答應過她我不會干涉，而我辦到了。但現在我後悔了。﹂說完，他狠狠地罵了一句。

﹁記住她說過的話，朋友。﹂薩繆瓦爾平靜地說。﹁記住她的話。﹃他們以為我是他們的俘虜。但是這樣我就能虜獲他們，虜獲他們每個人。﹄記住那些話，不要失去信心。﹂

加爾達一整個早上都站在洞口。他看著太陽升到天頂，看著天空中這隻憤怒的眼睛從魔法屏障後瞪過來。他非常地羨慕它，因為太陽可以看到米娜，而他卻不能。

他驚愕不已地看著與綠龍的戰鬥，看到天空雨點般落下鮮血和綠色鱗片。加爾達不喜歡龍，哪怕是和他同一戰線的龍。牛頭人有句諺語，從他們的偉大英雄喀茲的時代就流傳下來了︱︱﹃巨龍們只有一組立場：牠們自己的立場。﹄加爾達聽到巨龍臨死的慘呼，感覺到這頭巨獸跌下來時地面的震動，他只想知道對他們來說這代表什麼。對米娜來說這意味著什麼。

薩繆瓦爾走到加爾達身旁看著那場戰鬥。他給牛頭人帶來食物︱︱在洞裡抓的老鼠︱︱和水。

加爾達喝了水，但拒絕吃老鼠肉。他們其實沒什麼可吃的東西。其他人比他更需要糧食。薩繆瓦爾聳聳肩，自己吃掉那隻老鼠。加爾達繼續守望著。

幾個小時過去。受傷的人靜靜地呻吟，靜靜地死去。太陽開始西沉，血紅的夕陽落入一片紗幕。太陽看來扭曲變形，是加爾達從沒見過的模樣。他別開目光。他不喜歡透過屏障看到的太陽，同時也不明白精靈們怎麼能忍受。

他的眼睛克制不住地合上，站著開始打起瞌睡。當薩繆瓦爾隊長的聲音在他旁邊響起時，就像是有個火球轟在牛頭人身上。

﹁看到那個了嗎？﹂

加爾達頓時睜大眼睛，連忙摸索著自己的劍。﹁什麼？哪裡？﹂

﹁太陽！﹂薩繆瓦爾嚷著，﹁不，別直接看著它，你會瞎的！﹂他伸手擋在眼睛前方，從陰影向外望去。﹁該死！﹂

加爾達望向天空。刺眼的光線讓他淚水直流，他急忙望向一旁。他擦掉眼淚，斜著眼看出去。太陽燃盡了天空的薄霧，陽光明亮猛烈地照耀著，彷彿新生的旭日正興高采烈地展示它的力量。加爾達垂下眼，幾乎什麼都看不見。

米娜就站在他面前，沐浴著新生太陽的血紅日光。

加爾達剛想發出一聲歡呼，但她在唇前豎起一根手指要他安靜。牛頭人咧開嘴，愉快地笑著。他沒告訴她，能看到她讓他多高興。她保證過會回到他們身邊，他不想讓她以為他竟有所質疑。事實上他沒有懷疑過，在心裡從沒懷疑過。他伸手指向地平線。

﹁那是怎麼回事？﹂他問道。

﹁魔法屏障塌了。﹂米娜回答說。她臉色蒼白、精疲力盡，一副搖搖欲墜的模樣。她伸出手，加爾達恭敬又驕傲地伸出手臂︱︱他的右手︱︱撐住她。﹁魔咒結束了。正如我們說的，多伽將軍的部隊，幾千人的強大隊伍正越過西瓦那斯提的邊界。﹂

米娜靠在加爾達強壯的手臂上走進洞裡。士兵們本想大聲歡呼，但她警告他們安靜下來。

士兵們聚攏在她身邊，伸手觸摸著她。儘管已經累了，她還是對每個人都說了幾句話，叫出每個人的名字。在見過每個傷患並請求真神治好他們之前，她不吃不喝，也不休息。她同樣為每一位死者祈禱，低著頭將那些冰冷的手握在自己的手裡。

在完成這些之後，她才坐下來喝水休息。她召集騎士和軍官開一個戰事會議。

﹁我們只需再躲藏很短一段時間。﹂她告訴他們。﹁我計劃跟多伽將軍的隊伍會合，一起奪取西瓦諾斯。﹂

﹁他要多快才能抵達這裡？﹂薩繆瓦爾問。

﹁多伽和他的部隊行軍速度很快，﹂米娜回答。﹁他不會遇上任何阻礙。精靈的邊界巡邏隊已經被調回來對付我們。他們的軍隊一團亂，他們的將軍死了，魔法屏障也塌了。﹂

﹁是怎麼回事，米娜？﹂加爾達問道，其他人隨聲附和。﹁告訴我們您是怎麼弄垮屏障的？﹂

﹁我把事實告訴了國王。﹂米娜說。﹁我告訴他魔法屏障正慢慢害死他的子民。於是他們的國王自己弄垮了魔法屏障。﹂

騎士們大笑起來，覺得這真是太諷刺了。他們士氣高昂，為米娜的返回和魔法屏障奇蹟般的崩塌而歡呼雀躍，因為屏障這麼久以來都害他們無法打擊敵人。

加爾達轉身想問米娜一個問題，卻看到她已經睡著了。他輕輕抱起她︱︱她輕得就像個孩子︱︱把她抱到為她準備的床上。那是石牆上的一個凹坑，他在上面堆了乾燥的松針，鋪上一張毯子。他小心地將她放下，為她蓋上毛毯。她一直沒張開眼睛。

牛頭人寬厚的背靠著石牆，在她身旁坐下，守著她。

薩繆瓦爾隊長在加爾達身邊保持警戒。他給了牛頭人更多的老鼠肉，加爾達這次沒有拒絕。

﹁為什麼精靈王會弄垮屏障？﹂加爾達還是不明白，他連皮帶骨地嚼著老鼠。﹁為什麼他會弄垮精靈唯一的防禦力量？這沒道理。精靈都很狡猾，也許這是個陷阱。﹂

﹁不是陷阱。﹂薩繆瓦爾不同意。他裹好毯子，在冷冰冰的地上躺下。﹁你會看到的，朋友。一個星期之後，我們會牽著手走在西瓦諾斯的街上。﹂

﹁為什麼他要這麼做？﹂加爾達追問。

﹁還能為什麼？﹂薩繆瓦爾張大嘴打哈欠。﹁你看到他是怎麼瞧著她的。你看到她迷住他了。他當然是因為愛她才這麼做的。﹂

加爾達不出聲了。他思索著這個答案，認為他的同伴說得沒錯。在他睡著以前，他一直在夜色裡柔聲呢喃著這幾個字︱︱﹁為了對米娜的愛。﹂

## 終章

米娜被部下守護著，安睡在洞穴中。在距離洞穴很遠的地方，吉爾薩斯正從太陽詠者之塔的一扇窗向外望去，看著旭日冉冉升起。他想像著陽光將在碧雷大軍的槍矛鍍上金光，這支軍隊正越過邊界挺進奎靈那斯提。索蘭尼亞騎士傑拉德提出了一個計劃，一個破釜沉舟的計劃，他和梅丹元帥正等著吉爾薩斯做決定，這決定可以拯救他的人民，也可以把他們推向徹底的滅亡。吉爾薩斯將做出決定。他會這麼做，因為他是他們的國王。但他要稍後再下決定。他要用這一點時間看著陽光在故鄉森林的綠葉上閃耀。

在斯克西，泰索何夫和帕林看著碧雷跟牠的爪牙飛得愈來愈近。他們聽到了警報的鳴響，聽到人們恐懼地大喊，聽到人們呼喚著金月︱︱但她已經離去。具有魔法的時光旅行裝置壞了，碎片七零八落地散在地上，寶石的星芒在龍翼的黑影下暗淡無光。

金月沒看到太陽。她也沒看到巨龍們。她在海洋的深處，被海水的黑暗所包圍。侏儒嘮嘮叨叨、忙碌地奔來跑去，擦掉水，浸上油，搖動曲柄，鼓動風箱。金月根本沒注意到他。她已經被黑暗所吸引，正順著死靈河川往北漂去。

西瓦諾謝孤零零地站在阿斯塔林花園中，站在瀕死的屏障樹旁，看著樹根在新生的豔陽下枯萎。

奈拉卡騎士團的多伽將軍等在西瓦那斯提邊界，看著太陽自崩碎的屏障外緣出現。明天早上，旭日當空的時候，陽光清澈明亮的時候，多伽將下令大軍開拔，兵鋒直指西瓦諾斯。

# 《靈魂之戰二．隕星之巨龍》瑪格麗特．魏絲、崔西．西克曼

## １︱１清帳夢魘

莫罕‧塔貢今天過得很糟。他的帳目不對，總帳少了幾枚鋼幣。他本來可以從自己的腰包裡掏些零錢來補足，但塔貢是個喜歡事情井然有序的人。所有數字累加後不該有差額的，但他還是碰上這種狀況。許多錢搬進保險箱，又有許多錢搬出保險箱，但仍然有二十七枚鋼幣、十四枚銀幣和五枚銅幣的差額。如果差額太大，他一定會懷疑是有人盜用公款，但這個數目太小，他斷定必然是某個低層負責人計算錯誤造成。塔貢打算追查所有帳目，重新計算，找出誤帳。

如果有人看到莫罕‧塔貢坐在桌後埋首於帳目之中，手指被墨水染得漆黑，一定以為見到的是個忠誠認真的職員。其實錯了。莫罕‧塔貢是奈拉卡黑暗騎士團的首領，同時，因為黑暗騎士正控制著安塞隆大陸幾個主要的國家，所以莫罕‧塔貢實際上掌控著上百萬人的生死。然而他卻在此工作到深夜，像個兢兢業業的小職員般查著二十七枚鋼幣、十四枚銀幣和五枚銅幣的帳。

雖然塔貢爵士專注於工作而沒有去用晚餐，卻還不至於投入得全然忘記注意別的事情。他能一邊專心地忙於自己的工作，一邊對周圍發生的一切保持高度的警覺。他的腦子就像有無數抽屜的桌子，事無巨細，一切都井井有條地放在該在的位置，以便稍後有空時再來處理。

譬如，塔貢很清楚他的副官去用晚餐的時間，知道他離開了多久，知道他回來的時間。因為很清楚一個人用晚餐的時間大概多久，所以塔貢知道他沒有逗留去喝焦豆茶，而是立刻就趕回來工作了。塔貢會將此事記錄在副官的優點那一欄，相對地，另一欄裡則記錄著違規和怠忽職守的每一項缺點。

這位副官一直工作到很晚。他會一直待到塔貢找出那筆二十七枚鋼幣、十四枚銀幣和五枚銅幣的差錯所在，哪怕他們倆得一直保持清醒直到陽光溜進明淨的窗戶。副官總有他自己的工作要忙︱︱塔貢是這麼說的。如果有什麼事是塔貢所憎恨的，那就是看到有人遊手好閒。兩人一直工作到深夜，副官坐在辦公室外的桌前，壓下哈欠，試圖就著燈光看清東西。塔貢則坐在他那間家具稀少的辦公室裡，埋頭於簿記，一邊低聲唸著那些數字，一邊把它們寫下來，這是他本人無意識間的一種習慣。

副官漸漸昏睡過去，走運的是，黑暗騎士團要塞外院子裡的一陣吵鬧聲，把他從瞌睡中驚醒了。

一陣強風弄得窗戶劈啪作響。尖銳的怒吼或是警告聲。靴子踩在地上的跑步聲。副官站起身，正想看看出了什麼事，塔貢的聲音就已經從辦公室裡傳出來，命令他去弄清狀況，是哪個該下無底深淵的傢伙在那裡吵吵鬧鬧的。

副官幾乎是立即就回來了。

﹁大人，是一位龍騎士從︱︱﹂

﹁那個笨蛋在院子裡降落是什麼意思？﹂

聽到喧嘩時，塔貢已經放下帳本到窗前察看過了。他惱火地看到巨大的藍龍飛進他的庭院。那條藍龍看來也很惱火，因為牠被逼著要降落在一個對牠的龐大身軀來說如此狹小的地方。牠的翅膀驚險地避開一座守望塔，尾巴只打塌一小段城牆。除了造成這一丁點小損傷外，牠已經盡量安全地降落了。牠蹲在院子裡，雙翼緊貼身側，甩著尾巴，而且又餓又渴。這附近沒有龍廄，也沒有跡象表明牠能很快就得到食物或水。於是牠狠狠地瞪著窗後的塔貢，似乎把所有的麻煩都算在他頭上。

﹁大人，﹂副官說。﹁騎手來自西瓦那斯提︱︱﹂

﹁大人！﹂那個站在副官身後的高個子龍騎士探出頭來。﹁恕我冒昧，但我帶來的消息十萬火急，事關重大，我得立刻向您報告。﹂

﹁西瓦那斯提。﹂塔貢哼了一聲，回到桌後繼續計算。﹁難道是魔法屏障垮了？﹂他譏諷地問。

﹁是的，大人！﹂龍騎士氣喘吁吁地答道。

塔貢的筆掉了。他抬起頭，一臉錯愕地瞪著信使。﹁什麼？怎麼會？﹂

﹁是那個叫米娜的年輕軍官︱︱﹂龍騎士一陣咳嗽，不得不停下來。﹁我可以喝點東西嗎，大人？從西瓦那斯提來的一路上，我吃夠了灰塵。﹂

塔貢做了個手勢，副官立即離開去取麥酒。兩人等候的同時，塔貢請龍騎士坐下休息。

﹁整理一下思緒。﹂塔貢命令道。就在騎士照他的話做時，塔貢施展了洞察人心的能力，刺探他的思緒，窺視他的想法，見到他見過的所有，聽到他聽過的一切。

那些景象讓塔貢大為震驚。生平第一次，他茫然不知所措。一切發生得太快，要理解的事情太多。但莫罕‧塔貢明白，情況超出他可以理解的範圍，也超出他可以控制的範圍。他很不安，一時間完全忘記那筆二十七枚鋼幣、十四枚銀幣和五枚銅幣的錯帳。不過，他還不至於心慌意亂，合上帳本前，他還記得在停止計算的地方做了個標記。

副官帶著一杯冰麥酒回來了。騎士灌下一大口酒，這時，塔貢已經讓自己鎮定下來，準備好以平靜的模樣來傾聽他的報告。但在心裡，他卻是激動萬分。

﹁告訴我每一件事。﹂塔貢命令道。

騎士從命。

﹁大人，正如早些時候向您報告的，年輕的米娜軍官成功穿過西瓦那斯提周圍的魔法屏障︱︱﹂

﹁但沒有弄垮魔法屏障？﹂塔貢打斷他的話，等著他作出解釋。

﹁的確沒有，大人。實際上，她利用魔法屏障避開食人魔的追擊︱︱牠們無法衝破屏障。米娜帶領為數不多的騎士和步兵進入西瓦那斯提，顯然是計劃進攻首都西瓦諾斯。﹂

塔貢冷哼一聲。

﹁他們被精靈的大隊人馬截擊，輕易落敗。米娜在戰鬥中被俘。精靈本來打算在第二天早晨將她處死。但在行刑前，米娜襲擊了綠龍湛青‧血暴，牠︱︱想必您已經猜到了︱︱牠偽裝成一個精靈。﹂

塔貢倒是沒想到這點，也不認為自己應該要想到，因為他甚至無法看穿精靈國土上可恨的魔法屏障。不過他沒說什麼。他從來不介意裝出全知全能的模樣。

﹁她的攻擊迫使湛青在精靈面前現出原形。精靈們被嚇壞了。湛青原本可以殺掉數以千計的精靈，但正是這位米娜鼓舞精靈軍隊的士氣，並帶領他們與綠龍對抗。﹂

﹁讓我弄清楚當時的情況。﹂塔貢的右太陽穴開始隱隱作痛。﹁我們的軍官召集我們最勢不兩立的敵軍，轉而攻擊我方最強大的綠龍？﹂

﹁是的，大人。﹂騎士答道。﹁您瞧，大人，事實證明，正是綠龍湛青‧血暴升起的魔法屏障讓我軍無法進入西瓦那斯提。事實也證明，魔法屏障過去一直都在奪取精靈的性命。﹂

﹁嗯。﹂塔貢用食指揉著太陽穴。他也不知道有這回事。不過只要讓他多想一會兒，或許就能推測出緣由。綠龍湛青‧血暴害怕瑪烈赤斯，又想要報復精靈，於是牠升起了魔法屏障，讓牠既可免受其中一個敵人的威脅，同時又能對付另一個敵人。聰明。這辦法有缺陷，不過很聰明。﹁繼續。﹂

騎士猶豫了。﹁之後發生的事讓我很困惑，大人。多伽將軍已經按照您的命令，停止進軍聖克仙城，改道前往西瓦那斯提。﹂

塔貢從未下過這樣的命令，不過他之前在騎士整理思緒時已經看到了多伽的行動，並暫時不予干涉。他決定將此事延後處理。

﹁多伽將軍到達時發現魔法屏障使他無法前進。他大為光火，以為自己被委派了一個坎德人式的假任務。魔法屏障周圍是個恐怖的地方，大人，到處都是已死的枯樹和動物的屍體。臭氣熏天，簡直讓人無法呼吸。人心惶惶，說那裡鬼魂出沒，接近那裡就是自尋死路。可是，當太陽升起時，魔法屏障突然崩碎了。我當時和多伽將軍在一起，親眼目睹這一切。﹂

﹁描述一下情況。﹂塔貢指示說，全神貫注地看著對方。

﹁我在想要怎麼說，大人。當我還是個孩子時，我曾走上一個冰封的池塘。在我腳下的冰面開始碎裂，裂縫隨著劈啪聲擴散到整個冰層，然後冰層垮了，我掉進漆黑的水裡。魔法屏障的崩裂就像這樣。我看到魔法屏障在陽光中像冰雪般閃閃發光，接著就見到成千上萬、數不勝數、像蛛絲那麼細的裂痕閃電般地佈滿整個魔法屏障。接著一聲輕顫脆響，像是上千個玻璃球落到石地上，整個魔法屏障消失了。

﹁我們無法相信看到的一切。一開始，多伽將軍還不敢越過屏障，深怕那是精靈的陷阱。他說，說不定我們一走過去，魔法屏障就會在我們身後再度罩上，而面前是精靈的萬人大軍，根本無路可逃。這時，像魔法一樣，米娜的一個騎士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以唯一真神的力量，他來告訴我們魔法屏障已不復存在，被精靈王西瓦諾謝自己弄垮了，他是阿爾瀚娜的︱︱﹂

﹁對，對。﹂塔貢不耐煩地說。﹁我知道那小子的血統。然後多伽相信那個前來通報的騎士，便帶領軍隊越過了邊界。﹂

﹁是的，大人。多伽將軍命我騎上藍龍飛回來向您報告，他正朝首都西瓦諾斯進軍。﹂

﹁精靈的萬人大軍怎麼樣了？﹂塔貢口氣冷淡地問。

﹁哦，軍隊，大人，他們沒有攻擊我們。這全是因為米娜。精靈王西瓦諾謝告知全軍，是米娜以唯一真神之名拯救了西瓦那斯提。我得告訴您，大人，精靈的情況很糟糕。我們的先鋒部隊開進靠近魔法屏障的一個精靈漁村時，發現大部份精靈都被魔法屏障的詛咒害得要不是生了病，就是快死了。我們想了結掉那些可憐蟲，但米娜嚴禁我們這麼做。她施展奇蹟，治好了那些快死的精靈，讓他們獲得重生。我們離開時，精靈們頌揚她的功德，讚美著唯一真神，還以米娜的名義發誓要崇拜唯一真神。

﹁但並不是所有的精靈都相信她。米娜警告我們，說我們可能會被自稱為﹃守護者﹄的人攻擊。不過，據她所說，他們的人數很少，也缺乏組織。阿爾瀚娜‧星光在邊界有武裝力量，但米娜不擔心他們。她看來無所畏懼。﹂騎士最後毫不掩飾地加上一句讚美。

唯一真神！哈！塔貢心裡想著，他在信使的思緒中看到更多沒被說出來的事。巫術。這個米娜是個女巫。她把每個人都給迷住了︱︱精靈、多伽，還有我的騎士。他們為這個突然冒出來的女巫動了心。她接下來還想做什麼？

答案對塔貢來說很明顯。

她當然是想要我的位置。她在破壞軍官們對我的忠誠，贏取軍隊的讚頌。她在密謀策反，在玩一個對這種年紀的小女孩來說太過危險的遊戲。

他沉思著，完全忘了那個疲憊不堪的信使。這時，屋外傳來一陣沉重的腳步聲，接著有人大聲嚷嚷著要見黑夜之主。

﹁大人！﹂塔貢的副官衝進屋裡，打斷了塔貢的思緒。﹁又來了一名信使！﹂

後來的信使走進來，斜睨著先前那位信使。

﹁那麼，你又帶來什麼消息？﹂塔貢問著後到者。

﹁我們派去監視綠龍王碧雷的密探，紅龍緋爾與我聯繫，牠報告說自己和一群載著龍人士兵的龍受命前去突襲光明城堡。﹂

﹁城堡？﹂塔貢一拳捶在桌上，震倒一堆疊得整整齊齊的鋼幣。﹁這頭綠龍潑婦是瘋了嗎？牠攻擊城堡做什麼啊？﹂

﹁據紅龍所說，碧雷已經派了一名信使前來通知您和她的表親瑪烈赤斯：這是私人恩怨，瑪烈不需要干涉。碧雷在搜尋一名法師，此人溜進牠的領地，盜走一件貴重的魔法寶物。牠發現法師逃進光明城堡尋求庇護，所以牠要去把他捉回來。牠一逮住他，拿回寶物，就會立即撤軍。﹂

﹁魔法！﹂塔貢惡狠狠地斷言。﹁碧雷被魔法迷了心竅。除了魔法牠什麼都不管了。我手下有幾名灰袍法師，花了一輩子的時間去找什麼該死的魔法之塔，就為了安撫這隻肥豬爬蟲。突襲城堡！巨龍間的協議怎麼辦？﹃瑪烈赤斯表親﹄很可能理所當然地把這當成是來自碧雷的威脅。這意味著戰爭即將全面爆發，經濟即將崩潰！﹂

塔貢站起身。他打算下令召來幾名信使，將這個消息告知瑪烈赤斯︱︱牠當然得從他這裡得知這個消息。此時，他聽見走廊裡傳來吵嚷聲。

﹁給黑夜之主的急件！﹂

塔貢的副官進到房間，看起來有些疲憊。

﹁現在又是什麼事？﹂塔貢咆哮著。

﹁奎靈那斯提的梅丹元帥派來信使，報告碧雷的軍隊已經穿越邊境入侵奎靈那斯提，一路上強取豪奪。梅丹迫切需要指示。他認為碧雷意圖摧毀奎靈那斯提，焚燒林野，毀壞城池，滅絕精靈。﹂

﹁死的精靈可不會繳稅！﹂塔貢高聲叫嚷，一心詛咒著碧雷。他朝書桌後方走去。﹁我沒辦法從一座被燒光的森林裡砍伐木材。碧雷不只進攻奎靈那斯提，牠還要進攻光明城堡。牠對我，也對瑪烈赤斯撒謊。碧雷企圖打破協議，牠在計劃針對瑪烈赤斯和騎士團的戰爭。我得設法阻止牠。退下！你們全都退下。﹂他命令道。﹁我有工作要做。﹂

先到的信使行禮告退，打算在返回前填飽肚子，休息一下。後到的信使離開待命。副官則去差人叫醒其他信使，準備好藍龍坐騎。

副官和信使都離開後，塔貢仍在房間裡踱著步。他怒氣沖沖、悔恨不已，還有些氣急敗壞。不過片刻之前，他還在清帳，為整個世界都有條不紊而心滿意足，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沒錯，龍王們以為是牠們在掌控一切，但塔貢比牠們明白真相。牠們臃腫不堪，肥碩無比，樂得蜷睡在自己的巢裡，由奈拉卡的黑暗騎士以牠們的名義統治著一切；或者說牠們曾經是這樣的。黑暗騎士控制著大陸上最富庶的兩個城市：帕蘭薩斯和奎靈諾斯。他們很快就會攻陷聖克仙城的防禦，占領這個海港城市，取得新海的出海口。他們已經攻下了海文，而且塔貢甚至正在擬定計劃進攻索拉斯的交通重鎮。

如今，他卻眼看著自己的計劃跟那疊鋼幣一樣塌倒。塔貢回到桌前，展開幾張紙。他沾了沾筆，深思了一會兒，開始奮筆疾書。

﹃多伽將軍：

因你對西瓦那斯提精靈的勝利向你道賀。他們早已藐視我們多年。不過，我必須提醒你，不可信賴他們。我不用說，你也明白，若精靈團結一致奮起反抗，我們並沒有可控制西瓦那斯提的人力。我知道他們在生病，在衰弱，雖然人數劇減，但他們仍是相當狡猾的。尤其是他們的國王西瓦諾謝，因為他有一個老奸巨猾、背信棄義的母親，和一個被放逐的父親。毫無疑問，他們彼此勾結。我要你對可靠的精靈進行偵訊，並將結果回報給我，或許這能讓我發現精靈密謀反叛的跡象。切記要慎重行事，多伽，我不想引起精靈懷疑。

黑夜之主　塔貢﹄

他把整封信讀了一遍，往沒乾的墨水上撒了點沙子吸墨，然後把信放到一旁。他想了一會兒後，開始寫下一封信。

﹃龍王瑪烈赤斯，最尊貴的陛下：

我萬分榮幸地知會超卓非凡的陛下，一直以來反抗我們的西瓦那斯提精靈，已經完全被奈拉卡黑暗騎士軍團征服。這片富庶之地的進貢很快就會流入您的金庫。奈拉卡騎士們將一如既往地處理所有的財務問題，好讓您免受俗務之累。

在這場戰役中，綠龍湛青‧血暴被發現隱藏在西瓦那斯提。因畏懼您的怒焰，牠選擇與精靈合作。實際上，正是牠建起魔法屏障，使得我們一直以來無法進入此片地域。牠已經在戰爭中被處死。我將盡可能找到牠的首級獻給陛下。

您或許已聽聞流言，說您的表親碧雷林斯拉諾克斯破壞了巨龍間的協議，正在進攻光明城堡，並派軍入侵奎靈那斯提。我特此向您保證並無此事。碧雷正奉我的命令行事。我們已經確定正是光明城堡中的密儀教徒們使得我方的魔法失效。我認為這些教徒是個威脅，而碧雷林斯拉諾克斯提供了親切的幫助，將去消滅他們。至於奎靈那斯提，碧雷林斯拉諾克斯的軍隊僅僅是前往與梅丹元帥的隊伍會合，要去平定由精靈﹁牝獅﹂領軍引發的叛亂，這個精靈騷擾著我們的軍隊，還破壞了進貢的隊伍。

如您所見，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您不必為任何事操心。

黑夜之主　莫罕‧塔貢﹄

他往信上撒了沙子，立即開始寫下一封。這封就好寫多了，因為這封信裡包含的實話更多一些。

﹃凱蘭卓斯，最可敬的藍龍閣下：

您無疑已聽聞綠龍碧雷林斯拉諾克斯發動了對光明城堡的攻擊。為免您誤會這次對內陸的襲擊過於貼近您的領土，我特此向您保證這無礙於您的統治，因碧雷林斯拉諾克斯是奉我的命令行事。光明城堡中的密儀教徒已被確定是使我方魔法失效的原因所在。我原想懇請您，偉大的凱蘭卓斯來除去這個威脅，但我明白您得密切關注索蘭薩斯城中可惡的索蘭尼亞騎士的集結。因為不願在這危急之刻讓您分心，於是我請碧雷林斯拉諾克斯前往處理此事。

黑夜之主　莫罕‧塔貢

附筆：您知曉索蘭尼亞騎士於索蘭薩斯的集結，對吧，尊貴的閣下？﹄

最後一封信就更容易，他幾乎是不假思索地寫完了。

﹃梅丹元帥：

我命令你完好無缺地將首都奎靈諾斯交給碧雷林斯拉諾克斯閣下。逮捕所有精靈王族成員，包括國王吉爾薩斯及太后羅拉娜。他們必須活著交到碧雷林斯拉諾克斯手上，由牠處置。明確告知碧雷林斯拉諾克斯，作為回報，牠的軍隊必須立即停止對森林、農田、建築物等等的肆意破壞。讓碧雷林斯拉諾克斯銘記，牠是如此偉大崇高，無需任何金錢，但是我們這些可憐不幸的凡人小蟲需要錢。你要提供以下優待條件：準許牠的軍隊中每個人類士兵占領部份精靈國土作為戰利品，包括其上的房屋建築。所有高階人類軍官將被贈予奎靈諾斯的華宅。這能控制劫掠和破壞。等一切回復正常，我將負責人類移民定居精靈領土的相關事宜。

黑夜之主　莫罕‧塔貢

附筆１：這類優待條件不適用於地精、大地精、牛頭人和龍人。許諾改日贈予牠們等值的鋼幣。我相信你知道這些傢伙是先鋒部隊，將來的傷亡會最慘重。

附筆２：奎靈那斯提的精靈住民可能會拒絕交出土地和財物。如果這樣他們就是違抗了奈拉卡騎士的命令，是違法的，當處以死刑。你的士兵可以將之就地處決。﹄

墨跡一乾，塔貢就在每封信戳上印章，召來副官將信送出。破曉時分，四位藍龍騎士升空出發。

完成之後，塔貢想上床睡覺了。但是他知道自己一定睡不好，在無數圖表整齊明瞭的美夢裡，那筆錯帳會像幽魂一樣出沒。於是塔貢堅持坐下繼續點帳，就和所有全神貫注於任務中的人一樣，他幾乎立刻就發現了出錯的地方。這二十七枚鋼幣、十四枚銀幣和五枚銅幣終於清了帳。塔貢改好帳目，畫下一個清晰有力的句點。

他心情愉快地合上帳本，收拾好桌面去小憩一會兒，自信地認為所有的一切再次回到了正軌。

## １︱２突襲光明城堡

碧雷和牠的巨龍軍隊在光明城堡上空徘徊。龍威壓在當地居民心頭，絕望和恐懼的潮汐一波波侵蝕著勇氣。四條巨大的紅龍飛翔在上空，雙翼投下的黑影比最深的夜色更陰沉，每個被籠罩在陰影中的人都膽戰心驚、血液驟冷。

碧雷林斯拉諾克斯是在渾沌之戰後不久，突然出現在克萊恩的一條巨大綠龍，沒人知道牠從哪裡來，又是怎麼來到克萊恩的。牠和其他同類的巨龍︱︱最知名的就是牠的親族瑪烈赤斯︱︱剛一出現就立刻攻擊原本居住在克萊恩的本地龍們，無論是金屬龍或五彩龍都是牠們攻擊的目標。牠們最後甚至開始自相殘殺。因為吃下自己殺掉的龍，碧雷的身體變得更龐大。碧雷比那些作為牠僕從和部屬的紅龍飛得更高，牠盤旋在高遠的天空，觀察著，監視著。牠因看到的一切而愉悅，因看到戰鬥的發展而高興。

城堡在牠面前不堪一擊。如果銀龍明鏡還在的話，也許會奮起反抗；但牠走了，神秘地消失了。索蘭尼亞騎士們在斯克西島上建有要塞，他們原本可以進行抵抗，然而他們的人數實在太少，在集中攻擊碧雷及爪牙一次之後，簡直沒什麼希望能倖存下來。這條綠龍絕不會飛進騎士們弓箭射程內，牠只需對他們噴吐出龍息的毒雲，就足以除掉要塞裡的每個守軍。

但索蘭尼亞騎士不會就此倒下死去，牠可以預料到他們會和牠的僕從們來場激烈的戰鬥。弓箭手已在城牆上列隊，儘管龍威讓他們失去勇氣，使他們渾身顫抖，但指揮官還是竭力想鼓舞士氣。騎士們奔忙於島上的村鎮之間，設法安撫居民們的恐懼，並幫助他們逃進在島內腹地早已備下的避難山洞中。

與此同時，在城堡之中，守軍一直計劃在巨龍攻擊時使用密儀之力保護自己。但近年來這些能力莫名地漸漸消退，因而密儀教徒不得不逃離美麗的水晶建築，看著巨龍們對城堡發動攻擊。最先撤走的是孤兒。孩子們都被嚇壞了，哭喊著要金月，但她卻沒有來。必須盡快將孩子們帶到安全的地方，所以學生和教師們都抱起了最小的孩子，哄著他們，說金月很快就會來，不過她現在很忙，因此他們得勇敢些，讓她為他們感到驕傲。就在教徒們這麼說的時候，他們卻悲傷又沮喪地看著彼此。金月在黎明時分衝出了城堡。她跑出去時的模樣就像發瘋或是中邪的女人。沒人知道她去了哪裡。

斯克西島上的居民離開家園湧入內陸。因龍威變得畏縮的人被努力克服恐懼的人催促著，帶領他們離開。內陸腹地的山中有個巨洞，人們相信當巨龍在外肆虐時，躲在山洞裡會很安全；但現在攻擊當真來臨時，他們才意識到這種想法有多麼天真。紅龍的烈火會焚毀森林和房屋，而在熾焰席捲地表時，綠龍王的劇毒龍息將毒化空氣和水。沒有生命能活下來，斯克西會變成滿是屍體的孤島。

人們驚恐地等待著進攻開始，等著烈火熔化水晶穹頂和城壘的巖壁，等著毒雲奪走他們的生命。然而巨龍沒有發起攻擊。紅龍在空中盤旋，得意洋洋地看著自己在地面引發的恐慌，卻沒有開始殺戮的打算。人們不知道這些龍在等什麼。有些傻瓜開始幻想，認為巨龍們只是虛張聲勢，嚇倒每個人之後就會離開。聰明人則要清醒得多。

光明城堡的主要建築是以水晶為穹頂的大會堂，在這座建築的高層，帕林‧馬哲理正在房間裡看著巨大的窗戶︱︱實際上是一整面的水晶牆︱︱看著巨龍的到來。他一邊注意著飛龍們，一邊絕望地想要把那些崩解的時光旅行裝置零件組合起來，好把他和泰索何夫傳送到安全的索拉斯去。

﹁這麼想吧！﹂泰斯用無憂無慮的坎德人語氣說：﹁至少那條龍不能把牠的爪子放到裝置上了。﹂

﹁沒錯。﹂帕林答得很簡潔。﹁牠會把爪子放到我們身上。﹂

﹁也許不會。﹂泰斯一邊爭辯，一邊追著一個滾進床下的零件，﹁因為時光旅行裝置壞了，它的魔法也完全消失了︱︱﹂他停了下來，坐直身子。﹁我猜它的魔法是完全消失了，對吧，帕林？﹂

帕林沒有回答。他沒有聽見坎德人的話。他看不到任何活路。恐懼搖晃著他，絕望噬咬著他，直到他衰弱下來，屈服為止。他已精疲力盡，無力再為生存而戰。為什麼他還要掙扎？死靈已將魔力偷走了，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它們吸乾了所有魔法。他打了個寒顫，想起那些冰冷的手指貼在他身上的感覺，還有那些哭喊著、乞討著、懇求著索討力量的聲音。它們拿走了魔法︱︱時光旅行裝置現在不過是一堆散落在地毯上的滾輪、齒輪、連軸和閃亮的珠寶。

﹁就像我說的，既然魔法消失了，﹂泰斯天真地說著。﹁碧雷就找不到我們了，因為沒有魔法力量會引牠過來。﹂

帕林抬起頭，看著坎德人。﹁你說什麼？﹂

﹁我說了好多，說了因為魔法力量不見，那條龍就找不到寶物，或許也就找不到我們︱︱﹂

﹁你也許是對的。﹂帕林說。

﹁是嗎？﹂泰斯很吃驚。

﹁把那個給我。﹂帕林說道。

帕林拿了坎德人的一個袋子，倒出裡面所有的東西後，快速地把時光旅行裝置的零件塞進去。

﹁衛兵會把人民疏散到山上。我們在人群裡會走散。不，別碰那個！﹂他一聲厲喝，拍了一下坎德人正摸向鑲著寶石的裝置面板的小手。﹁我得把所有零件放在一起。﹂

﹁我只是想要一個紀念品。﹂坎德人辯解著，把被打紅的手指含在嘴裡。﹁一點紀念卡拉蒙的東西。特別是現在，因為我不能用魔法裝置回到過去了。﹂

帕林咕噥了幾句。他的手抖個不停，連一些小零件都拿不穩。

﹁我不明白你為什麼還是要這個破東西。﹂泰斯說。﹁我懷疑你能不能修好它。應該沒有人修得好，因為它看起來已經徹底壞了。﹂

帕林狠狠瞪了坎德人一眼。﹁你說過曾經打算用它回到過去。﹂

﹁對啊！﹂泰斯說，﹁那是在這裡的事情變得有趣之前。金月進了侏儒的潛水船，現在這裡又被龍攻擊。更別提那些死靈了。﹂他又加上這麼一句。

帕林不喜歡這種提醒。﹁你至少做點有用的事吧！出去走廊看看狀況。﹂

泰斯照做了，他邊朝門口走邊回頭繼續嘮叨。﹁我告訴過你我看見了那些死靈，就在魔法裝置破掉的時候。它們全都朝你撲了過去，像血蛭一樣。﹂

﹁你現在看得到它們嗎？﹂帕林問。

泰斯向四周瞧了瞧。﹁沒有，一個都沒有。不過，﹂他雞婆地點出死靈消失的原因。﹁魔法消失了，對吧？﹂

﹁是的。﹂帕林使勁拉緊袋口的繫繩。﹁魔法力量消失了。﹂

泰斯剛剛將手搭在門把上，就響起雷鳴般的敲門聲，差點把門轟穿。

﹁馬哲理大師！﹂門外傳來喊聲。﹁您在裡面嗎？﹂

﹁我們在這裡！﹂泰索何夫回喊。

﹁城堡遭到碧雷和一群紅龍攻擊！﹂門外的聲音繼續說道。﹁大師，您得動作快一點了！﹂

帕林很清楚他們遭到了攻擊。他隨時準備要面對死亡，而且除了逃跑之外他也想不到別的辦法。但他仍跪在地上，用殘廢的手掌掃過地毯，確定沒漏掉任何時光旅行裝置上的珠寶或機械零件。

沒漏掉什麼了。就在他站起身來時，卡蜜拉女士，駐守斯克西的索蘭尼亞騎士首領正好走進來。她久經沙場，有老兵的冷靜、清晰思路和務實態度。她的任務不是跟巨龍開戰。她相信要塞裡的士兵們會服從命令，負責打好這一仗。她在要塞中的任務就是盡可能安全疏散所有的人民。跟大多數索蘭尼亞騎士一樣，卡蜜拉女士對法師有很大的疑心，她冷冷地打量了帕林一眼，彷彿在懷疑他與巨龍勾結。

﹁馬哲理大師，有人說您還留在屋裡。您知道外面出了什麼事吧？﹂

帕林望向窗外，看到巨龍在上空盤旋，雙翼投下的陰影映在平靜油亮的海面。

﹁我不可能不知道。﹂他沉著自若地答道。他有點不太喜歡卡蜜拉女士。

﹁之前您在做什麼？﹂卡蜜拉怒氣沖沖地逼問。﹁我們需要您伸出援手！我原以為會看到您正忙著用魔法對付這些怪物，但一名衛兵說您還待在房裡。我簡直無法相信，您竟然還在這裡，玩著一個︱︱一個破玩意兒！﹂

如果卡蜜拉弄清楚巨龍發動攻擊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奪走這個﹁破玩意兒﹂，帕林不知道她會怎麼想。

﹁我們正準備離開。﹂帕林說，伸手拉住興奮不已的坎德人。﹁過來，泰斯。﹂

﹁他說的是真的，卡蜜拉女士。﹂泰索何夫注意到女騎士懷疑的神色。﹁我們剛才正準備離開。我們要去索拉斯，但逃跑時要用的魔法裝置壞掉了︱︱﹂

﹁夠了，泰斯。﹂帕林把坎德人往門口推。

﹁逃跑！﹂卡蜜拉的聲音因怒氣變得尖銳。﹁您打算逃跑，讓我們其他人留下來等死？我不敢相信竟有這樣的懦夫，何況是個法師。﹂

帕林緊緊握住泰索何夫的肩膀，硬生生地將他推進走廊，朝樓梯走去。

﹁坎德人說得對，卡蜜拉。﹂他刻薄地回嘴。﹁我們剛才正準備逃跑。任何明智的人在這種情況下都會這麼做，管他是法師還是騎士。不過照目前的情況看來，裝置壞了，我們逃不掉了，只能跟你們其他人一起困在這個地方，跟你們一起躲進山裡，要不然就去送死，任由巨龍處置。繼續走，泰斯！沒時間閒聊了！﹂

﹁但你的魔法︱︱﹂卡蜜拉緊追不放。

帕林轉身對著她。﹁我沒有魔法！﹂他狂喊出聲。﹁我不比這個坎德人更有能力去對付這些怪物！或許，比他更弱，至少他的身體還是完整的，而我的已經破碎了。﹂

他瞪著她。她也回看著他，臉色蒼白，神情冰冷。他們已經走到環繞著大會堂各層的樓梯。這裡在不久前還擠滿了人群，如今卻是空空蕩蕩。大會堂裡的人早已加入躲避巨龍的難民隊伍，指望能在山裡找到避難的地方。帕林看到他們像河流般湧進島嶼的腹地。如果巨龍現在發動攻擊，如果紅龍往擁擠的人潮噴出龍息，後果將會慘不忍睹。但巨龍仍在半空中盤旋，觀望著，等待著。

帕林很清楚牠們在等什麼。碧雷在設法感覺時光旅行裝置的魔法。牠在設法感覺逃離牠的這些弱小生物中，是哪一個帶著那件寶物。這就是牠還沒下令讓爪牙們攻擊的原因。牠還沒發現它。如果他把這些告訴那位女騎士，那麼他就死定了。她很可能會把他獻給巨龍。

﹁我想你還有別的事要處理，卡蜜拉女士。﹂帕林背過身。﹁不用再管我們了。﹂

﹁相信我。﹂她冷冷地回答。﹁我不會管的！﹂

她從他身邊擠過去，跑下樓梯，掛在腰側的長劍和護甲相互敲擊，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

﹁快！﹂帕林催著泰斯。﹁我們可以混在人群裡。﹂

帕林拉起長袍奔下樓梯。泰索何夫帶著只有坎德人才會有的興奮表情跟在後面。他們是最後離開的兩個人。帕林停在入口通道附近喘了口氣，正打算選一條最安全的路時，一隻紅龍撲了下來。人們尖叫著撲倒在地。帕林退後，緊貼大會堂的水晶牆，把泰斯拉到身邊。紅龍只是一掠而過，並沒有其他舉動，但已經害得許多人驚惶地奔逃。

帕林認為紅龍可能已經看見他了，連忙仰頭望向天空，擔心紅龍會再次衝下來。但眼前的景象讓他既困惑又震驚。

巨鳥般的龐大物體漫佈天空。帕林一開始以為那是鳥群，但接著他看到閃閃發亮的金屬反光。

﹁那些見鬼的是什麼東西？﹂他問道。

泰索何夫仰起頭，側著臉避開陽光。又一隻紅龍低掠過要塞。

﹁是龍人戰士，﹂泰索何夫平靜地說，﹁牠們正從龍的背上往下跳。我在長槍之戰時見過牠們。﹂他豔羨地嘆了口氣。﹁我有時真希望自己是個龍人。﹂

﹁你說什麼？﹂帕林喘著氣說。﹁龍人？﹂

﹁哦，沒錯。﹂泰斯說。﹁看來不是挺好玩的嗎？牠們騎在龍背上，然後跳下來︱︱那裡，你能看到牠們往下跳︱︱瞧牠們是怎麼展開翅膀減速的。不是挺有趣的嗎，帕林？能在空中滑翔，就像︱︱﹂

﹁這就是為什麼碧雷沒讓紅龍燒了這裡的原因！﹂帕林恍然大悟。﹁牠打算讓龍人來找時光旅行裝置︱︱來找我們！﹂

龍人機靈強壯、生為戰爭、長為戰鬥，因而成為龍王軍隊裡最令人生畏的部隊。龍人是在長槍之戰中由邪惡法師用金屬龍的龍蛋所造出的怪物，長得像巨大的蜥蜴，又跟人類一樣用兩腿直立行走。牠們生有雙翼，但這對翅膀太短，無力支撐牠們高大魁梧的身軀。不過這種雙翼適合用來滑翔，就像牠們現在一樣，翅膀讓牠們能平順安全地降落。

龍人們一落地，就在長官的大喊大叫中排成列隊。一隊隊龍人戰士散開來，逮住碰上的每個人。

一隊龍人包圍了城堡衛兵，命令他們投降。勢單力薄的衛兵們放下了武器。龍人逼他們跪在地上，對他們施法，用蛛網術困住他們，或讓他們入睡。帕林對龍人輕鬆施法的模樣印象極為深刻，因為現在這時候安塞隆大陸上別的法師連煮開水的魔法都沒有。他認為這是個不祥之兆，真希望自己能有足夠的時間來思考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但現在不行。

龍人不會處死犯人。暫時不會。在提審之前都不會處死他們。他們會一直躺在跪下的地方，平安地困在蛛網裡。一些龍人繼續抓人，另一些龍人則開始把困在蛛網裡的犯人拖進被遺棄的大會堂。

一條紅龍又一次從頭頂掠過，健壯的雙翼撕裂長空。龍人小隊從龍背上一躍而下。帕林頓時明白了牠們的目標。龍人將占領光明城堡，將之作為自己的大本營。一旦紮營，牠們就會佈滿整個島嶼，圍捕所有的居民。很可能有另一支軍隊正在攻擊索蘭尼亞騎士，把他們困在要塞裡。

牠們知道泰斯和我的長相嗎？帕林自問。或者牠們的命令是將遇見的所有法師和坎德人都交給碧雷？他痛苦地意識到，不管怎樣，他很快就會再次變成囚犯，再次被痛苦折磨和嚴刑拷打。被鎖在黑暗中，在自己的污穢裡腐爛。無力自救，無力反抗。想用魔法時，死靈會把力量吸走，就算它們拿了也沒有用，但仍舊會把它奪走。

帕林站在水晶牆的陰影裡，腦中一片混亂，恐懼在心底沸騰，讓他想吐，他以為自己會就這麼死去。他不怕死，死倒還容易些。但作為囚犯活著︱︱他不敢面對這樣的處境，不能再次淪為階下囚。

﹁帕林，﹂泰斯急忙叫著他。﹁我想牠們看到我們了。﹂

一名龍人軍官確實看到他們。牠指著他們的方向下令，牠的手下正朝這邊趕來。帕林不知道卡蜜拉女士在哪裡，只是驚慌地想要呼救，但卻立即放棄了這個主意。不論她在哪裡，肯定已是自顧無暇。

﹁我們要跟牠們打嗎？﹂泰斯急切地問，﹁我有自己專用的殺兔刀。﹂他開始翻包包，倒出一堆餐具的碎片、鞋帶，還有一隻舊襪子。﹁是卡拉蒙取的名字，因為他說這刀只適合拿來殺危險的兔子。我從來沒碰過危險的兔子，不過拿它來對付龍人倒是很好用。只要我想得出來把它放在哪裡︱︱﹂

我要衝回屋裡，帕林心想，恐懼籠罩著他。我要找個地方躲起來，任何可以躲藏的地方都行。他腦海中浮出一幅畫面：龍人發現他在壁櫥裡縮成一團，嗚咽不停，接著牠門把他拖了出來︱︱

苦澀的滋味湧滿帕林的口腔。如果他這次逃走了，那麼就會有下次。他會一直逃，讓別人因為他而送命。他不要再逃了，他要留在這裡。

我不要緊，帕林心想。我可以犧牲，但泰索何夫不行。坎德人不能受傷。不能在這個時候，不能在這個世界受傷。如果坎德人死了，如果他倒在一個不屬於他的時空，這個世界和在這世上的所有人︱︱巨龍、龍人，像我一樣的人︱︱將不復存在。

﹁泰斯，﹂帕林平靜地開口，語調頗為鎮定。﹁我要轉移龍人的注意力，在我這麼做的時候，你就往山裡跑。你在那裡會很安全。巨龍離開後︱︱我想牠們一抓到我就會撤走︱︱我要你去帕蘭薩斯找珍娜，讓她帶你去見達拉馬。我一說完，你就必須逃跑，泰斯。拚盡全力逃跑。﹂

龍人靠得更近了。牠們現在能清楚地看到他，也開始大聲地彼此交談，指著他嘰嘰咕咕說著什麼。看到牠們興奮的模樣，帕林的一個疑問得到了解答。龍人確實認得他的長相。

﹁我不能丟下你，帕林！﹂泰斯抗議。﹁我承認以前很氣你，因為你要把我送回去讓巨人踩死，但我現在已經不太介意這件事了，而且︱︱﹂

﹁快跑，泰斯！﹂帕林絕望地怒喝。他打開裝有魔法裝置零件的袋子，拿出面板握在手裡。﹁快跑！我父親是對的。你一定要去找達拉馬！你得告訴他︱︱﹂

﹁我知道！﹂泰斯嚷著，他根本沒在聽。﹁我們可以躲在樹籬迷宮裡，牠們絕對找不到我們的。快來，帕林！快點！﹂

龍人大聲嚷嚷，召集著同伴。別的龍人聽到牠們的叫聲，轉身朝這邊看過來。

﹁泰斯！﹂帕林怒沖沖的轉身對著坎德人。﹁照我說的做！快跑！﹂

﹁你不走我也不走。﹂泰斯頑固地答道，﹁要是卡拉蒙知道我把你一個人扔在這裡送死，他會怎麼說？牠們追得真快，帕林。﹂他又加上一句。﹁如果我們要去樹籬迷宮的話，最好現在就走。﹂

帕林拿著面板。他父親靠時光旅行裝置回到第一次大災變前，想要拯救克麗珊娜，阻止自己的雙胞胎弟弟雷斯林進入無底深淵。泰索何夫靠這個裝置旅行到這裡，帶來了謎團，也帶來了希望。帕林靠這個裝置返回過去的時光，發現第二次大災變前的日子已經消失。這裝置是克萊恩的法師們所創造的最強大、最神奇的物品之一。他要毀了它，也許毀掉它時，所有人都會同歸於盡。但，這是唯一的辦法。

他把裝置面板握在手心，握得緊緊的，金屬邊刃割傷他的手。帕林吼出咒語︱︱那些第四紀元結束，眾神離去後他再沒有吟誦過的咒語。他把這塊東西扔向追來的龍人們。他不知道自己期待著什麼，只是絕望地背水一戰。

看到法師朝牠們扔出東西，龍人連忙小心地停下腳步。

金屬面板落在牠們跟前。

龍人忙亂地向後退開，舉起手護住臉，以為這東西會爆炸。

金屬面板在地上滾動，搖搖晃晃地轉著，然後倒下。一些龍人開始放聲大笑。

忽然，它發出亮光，一道明亮刺眼的藍光激射而出，正中帕林的胸膛。

這一擊險些讓帕林的心跳都停了。他驚恐地擔心是裝置在懲罰他，在報復他。但接著他就發現自己的身體裡充滿了力量。魔法，是從前的魔法力量在他體內燃燒，在他的血液裡沸騰，讓人迷醉，讓人興奮。魔法在他的靈魂中歌唱，搖撼著他的血肉。他大聲唸出咒文，唸出第一道躍進腦海的法術，大吃一驚的發現自己竟然記得那些字句。

其實他並不那麼驚訝。這些年來，他何嘗沒有在哀怨的呢喃中一遍遍地複誦著它們？

火球在他指尖電光火石般地閃現，射向追來的龍人。魔法之火狂野地焚燃，那些長得跟蜥蜴似的傢伙變成一團烈焰，像是活生生的火把。熾焰幾乎是立刻吞噬了牠們，將牠們化成一塊塊焦黑的血肉、熔化的盔甲，一堆堆冒煙的骨頭和牙齒。

﹁你做到了！﹂泰索何夫開心地大叫。﹁做到了！﹂

其他龍人被同伴的厄運嚇到，都以憎恨的眼光瞪著帕林，表情已經變成帶著機警和佩服。

﹁現在你可以跑了！﹂帕林火冒三丈地嚷著。

﹁一起嗎？﹂泰斯踮起腳尖，回問道。

﹁該死！一起！﹂帕林向他保證，於是泰斯一頭衝了出去。

帕林跑在他後面。他已是個滿頭灰髮的中年人，他的體力曾經很好，但已經很久沒做過這麼激烈的運動了。施法耗盡了他的體力，他察覺自己在慢慢衰弱。他無法長時間保持這種前進速度。

在他身後，一名龍人軍官惱怒地下著命令。帕林回身看了一眼，看到龍人又一次追來。牠們的腳爪撕裂了綠色的草坪，把草皮碎片挑飛在空中。龍人們用翅膀協助半跑半飛地追了過來，那種速度可不是中年帕林或短腿坎德人能與之相比的。

離樹籬迷宮還有一段距離，帕林的呼吸已變成急促的喘息，側腹也傳來陣陣痛楚，兩腿的肌肉像是在燃燒一般。泰斯仍堅持不懈地往前跑，但他也同樣不再年輕了。他，踉踉蹌蹌地跑著，也已氣喘吁吁。而龍人正穩步接近。

帕林停下腳步，再次轉身面對敵人。他在體內尋找著魔法力量，發覺它已變成冰冷的涓流，而不再是怒湧的狂濤。他把手伸進袋子，抓住時光旅行裝置的另一個零件︱︱一條可能是盤繞在裝置裡的鍊子。帕林高呼著更像是挑釁而不是咒語的詞句，朝那些拍打雙翅的龍人用力扔出鍊子。

鍊子在空中改變了形狀，不停變粗變長，直到鍊環變得像拴著沉重船錨的鍊子般厚實。巨鍊擊中龍人的腹部，像條鋼鐵長蛇翻騰扭轉，一圈又一圈纏住龍人追兵，然後迅速回縮，捆緊那些怪物。

帕林沒時間為之感嘆。他拉住泰索何夫的手，又一次開始奔逃。兩人都拚命狂奔，趕在追兵之前進入樹籬迷宮。這時，追擊停止了。被纏住的龍人不停嚎叫，絕望地想從束縛中掙脫。沒有別的龍人還敢繼續追下去。

帕林有點得意，以為已經打敗了敵手，但接著他眼角的餘光就瞥到了動靜，得意的心情立刻消失無蹤。他知道為什麼龍人不追來了。牠們並不是怕他，牠們只是將逮住他的任務留給從前方截住他去路的援軍而已。

十五名武裝龍人戰士堵在了帕林、泰斯兩人跟樹籬迷宮之間。

﹁但願︱︱還有︱︱更多的零件︱︱﹂泰斯邊喘氣邊說。

帕林把手伸進袋子，撈起一把原來裝飾在魔法裝置上的寶石。他又一次看到那件寶物，看著它的美麗，感覺它的力量。他有點捨不得，但只猶豫了片刻，就把那些珠寶朝龍人扔去。

藍寶石、紅寶石、祖母綠和鑽石在半空中閃閃發亮，雨點般落到大吃一驚的龍人頭上，像玩鬧的孩子們撤出的沙子般散落在牠們周圍。珠寶在陽光下閃亮，一些龍人樂不可支地彎下腰去撿拾這些寶貝。

所有的寶石爆炸開來，散成一片閃爍不定的濃密寶石雲塵，把龍人們團團圍住。歡呼聲頓時變成連聲的咒罵和痛苦的慘叫。堅硬的寶石塵刺進想撿起它的龍人眼裡，張著嘴的龍人則被灌進口裡的粉塵嗆住。細塵滲入了鱗甲，讓人發癢，龍人只好又叫又喊地搔來搔去。

就在龍人們搖搖晃晃跟瞎了眼般彼此撞來撞去，滿地打滾，喘得上氣不接下氣的時候，帕林和泰索何夫繞過牠們，又是一陣飛奔，一頭栽進綠油油的樹籬迷宮。

樹籬迷宮是由奎靈那斯提的植木家族建造的，是羅拉娜的贈禮。這是個美麗幽靜的地方，供人散步、休憩、沉思或是學習。枝繁葉茂的迷宮是進來的人心境體現，因而無法畫出地圖。侏儒謎琢經過無數令人沮喪的嘗試後，才總算明白這點。成功走出內心迷惘的人，最後會到達樹籬迷宮中央的白銀階梯，這是心靈之旅的最終境界。

帕林對於龍人會在迷宮裡跟丟他這種事並不抱太大希望，他倒是指望迷宮本身的強大魔法能保護他和泰斯，說不定能把他們藏起來，讓那些怪物看不到他們。他的希望眼看就要面臨考驗。更多的龍人加入追擊的隊伍，挾著復仇的慾望怒氣沖沖地追來。

﹁停一下。﹂帕林對泰斯喊道，後者已經喘得連話都答不上來了。坎德人只是點點頭，繼續大口大口地喘著氣。

兩人已經來到樹籬迷宮的第一個轉角。除非帕林確定龍人跟上來了，不然繼續往裡逃沒太大的意義。於是他轉過身觀察狀況。

最前面的幾個龍人一頭衝進樹籬迷宮，但立刻就被攔住了。樹枝漫過小路，枝條從地面飛快地往上長，而樹葉生長的速度也相當驚人。不過一會兒時間，帕林和泰斯剛才經過的小徑就長滿茂密的灌木，法師再也看不到那些龍人了。

帕林鬆了口氣。他猜對了，樹籬迷宮的魔法能把那些抱有惡意的不速之客拒於門外。他忽然擔心龍人會飛到迷宮上空，不過，當他抬起頭往上望時，開著花的藤蔓在半空絞纏成一片遮蔽他的頂篷。此時此刻，他和泰斯是安全的。

﹁哇嗚！剛才真是好險！﹂泰索何夫歡呼道。﹁我還以為我們死定了。你真是個不錯的法師，帕林。我見過雷斯林用過許多法術，雖說我曾見他召喚過巨蟲卡特皮勒斯，不過我可不信他能讓龍人像剛才那樣跟煎肉似的被烤得滋滋響。你可聽過嗎？雷斯林︱︱﹂

一聲怒吼和一陣火焰打斷了泰斯的故事。方才迅速生長擋住龍人的灌木叢燃起明亮的橘色火焰。

﹁龍！﹂帕林怨惱地咒罵了一句。一陣高熱燒灼他的肺，他不禁咳了起來。﹁牠們想把我們熏出去。﹂

就在他得意洋洋地自以為打敗龍人時，卻忘了還有巨龍們。樹籬迷宮幾乎可以承受所有其他類型的攻擊，但顯然無法抵抗龍焰。又一條紅龍朝迷宮噴出熾烈的龍焰。烈焰熊熊燃燒，濃煙密佈。退路已被一道焰牆擋住，他們除了往迷宮深處跑之外，別無選擇。

帕林跑在前面，沿著綠色的走廊前行，往右轉了個彎，然後停住腳步。小路盡頭的灌木籬牆爆出一團烈火，冒出黑煙。帕林邊咳邊用袖口掩住嘴，四下尋找出路。一條小徑出現在他面前，樹叢讓出通道讓他和泰斯過去。他們只走了一小段，烈火就又一次攔住了去路。但是，同時又出現一條小徑。雖然樹籬迷宮自身正瀕臨死亡，它還是一次次地設法要救他們兩人。帕林覺得他們正被引往某個地方，但不知道會是哪裡。濃煙讓他頭暈眼花，失去方向感。他的力量正在衰退，只能蹣跚前行，再也跑不動了。泰斯也變得疲憊不堪。他垂著肩膀，大聲喘著氣，束得高高的頭髮也垮了下來。

攻擊迷宮的紅龍並不打算殺他們。真想這麼做的話，牠早就可以下手了。牠只是把他們當羔羊般趕來趕去，用火焰追著他們，要逼他們現身。但迷宮仍鼓勵他們前進，每次去路被擋住，就為他們開出另一條新路。

煙霧瀰漫四處，帕林只能勉強看到在他身旁的坎德人。他一直咳到喉嚨都痛了，咳到很想吐。樹籬牆每次開出一條新路時，迎面撲來的新鮮空氣總能讓他精神一振，但很快濃煙和硫磺的氣味就會取而代之。兩人跌跌撞撞地繼續前行。

他們面前驀地出現一道火焰牆。帕林連忙退回來，驚慌地發現左邊又是一道焰牆。他轉向右邊，見到整個迷宮都已經陷入火海。高溫灼燒著他的肺，他快窒息了。煙塵籠罩他，刺著他的雙眼。

﹁帕林！﹂泰斯指著一個方向。﹁樓梯！﹂

帕林抹掉淚水，看到盤旋而上的白銀階梯，盡頭消失在煙裡。

﹁我們往上爬吧！﹂泰斯急忙喊道。

帕林只是搖頭。﹁沒用的。樓梯不通往任何地方，泰斯。﹂他的聲音已經變得嘶啞，受傷的喉嚨正在流血，但他又想咳嗽了。

﹁不，它一定會通到某個地方。﹂泰斯爭辯道，﹁我不確定是哪裡，但上次我爬過一次，那時我正下決心回去讓巨人踩死。不過之後我又改變主意了。﹂他匆忙補上一句。﹁總之我看到了︱︱哦，瞧！卡拉蒙在那裡！你好，卡拉蒙！﹂

帕林仰起頭，往煙霧望去。他既難受又虛弱，但看到父親站在白銀階梯的頂端時，他並沒有懷疑那會是幻影。卡拉蒙曾在兒子面前現身過，他在光明城堡裡來到帕林面前，力勸他不要把泰斯送回過去尋死。卡拉蒙現在看起來就跟生前一樣，雖然上了年紀，仍然精神奕奕，身健體壯。然而，他的表情不同了。卡拉蒙以往總是很快就會綻出笑容，一雙看過那麼多悲傷、明瞭那麼多痛苦的眼裡總是閃著希望的光芒。卡拉蒙變了。那雙眼睛變了，眼神是如此失落，似乎在尋覓著什麼。

泰斯已經爬上階梯，興奮地對一言不發的卡拉蒙嘰嘰喳喳說著什麼。泰斯開始往上爬時，不過只有幾級梯階，離頂端相當近。可是，當帕林抬腳踩上第一級閃亮的白銀階梯時，他往上看到的梯級數不勝數，無窮無盡。他沒有足夠的力氣爬完所有階梯，於是害怕起來，擔心自己會被丟在後面。就在他的腳碰到臺階的一瞬間，清新的空氣輕拂而過。他飢渴地大口吞嚥著這清新的氣息，抬起頭，上面是一片蔚藍的晴空。他深深吸了一口新鮮空氣，開始往上攀爬，離頂端的距離現在看來近多了。

卡拉蒙站在臺階頂端，耐心等待著。他抬起虛影般的手，向他們兩人招著手。

泰斯到了頂端，發現跟帕林說的一樣，白銀階梯並不通往任何地方。樓梯盡頭就像是斷崖，再往前一步就會掉下去。遙遠的下方，瀕死灌木冒出的可怕黑煙像漩渦般迴轉盤旋。

﹁我該怎麼辦，卡拉蒙？﹂泰斯喊道。

帕林沒有聽到回答，但坎德人顯然聽到了。

﹁太棒了！﹂泰斯嚷著。﹁我可以像龍人一樣飛囉！﹂

帕林驚聲大叫。他衝過去想拉住坎德人的衣角，但沒能抓著。

泰斯一聲歡呼，像鳥般張開雙臂一躍跳下最後一級臺階。他一頭往下栽去，消失在煙霧裡。

帕林趴在樓梯上，他絕望地想拉住泰斯時，自己也差點掉下去。他的心都快跳出來了，等著聽到坎德人臨死前的慘叫，但他聽到的只有火焰燃燒發出的劈啪聲，和巨龍們的怒嚎。

帕林看著盤旋的黑煙，渾身抖個不停。他回頭看向父親，但卡拉蒙已經不見了。那裡正飛著一頭紅龍，伸展的雙翼遮蔽了一方藍天。牠探出一隻爪子想從梯階上擄走帕林，拎回監獄。帕林已經厭倦了，厭倦了總是擔驚受怕。他只想要休息，永遠不要再被恐懼困擾。

他現在知道白銀階梯通往什麼地方了。

死亡。

卡拉蒙已經死了，他的兒子很快就會跟他在一起。

﹁至少，﹂帕林平靜地自語。﹁我再也不會是個囚犯了。﹂

他縱身躍下階梯︱︱接著側身重重摔在堅硬的石板上。

這樣的著陸完全在意料之外，帕林想都沒想過要阻止自己下落。他翻過身，撞上一面石牆。他頭暈眼花，既吃驚又困惑，於是躺在地上不停眨著眼，納悶自己怎麼還活著。

泰斯彎下腰瞧著他。

﹁你還好嗎？﹂他問了一句，但他沒等帕林回答就繼續說。﹁瞧，帕林！這不是很棒嗎？你叫我去找達拉馬，而我找到了！他就在這裡！不過我再也找不到卡拉蒙了，他不見了。﹂

帕林小心地坐起來，平順自己的呼吸。他狠狠的摔了一記，跌傷了，喉嚨發痛，而且肺裡似乎塞滿了煙塵，讓他感覺呼吸困難。不過他沒有刺痛的感覺，也沒聽到骨頭撞斷的聲音。看到那位精靈讓他大為震驚，忘了疼痛。雖然達拉馬已經在這個世界消失了有三十年之久，但帕林不僅僅是因為看到達拉馬而感到驚訝，他還為達拉馬巨大的轉變而吃驚。

長壽的精靈不像人類那樣容易老化。達拉馬不過是個剛步入成年的精靈，他現在應該跟三十年前帕林最後一次見到他時差不多。然則並非如此。這種劇變讓帕林完全不敢相信這個幽影會是達拉馬而不是鬼魂。

達拉馬曾經漆黑如寒鴉雙翼的長髮，如今夾雜著縷縷灰絲。他的面容雖然依舊精緻漂亮，卻憔悴了許多。闇精靈蒼白的皮膚緊繃在顴骨，彷彿整張臉是由象牙雕出來的一樣。他的鷹勾鼻彎得像鳥嘴，下巴尖削。他的長袍鬆垮地掛在瘦削的身上。他細長的手指瘦得只剩一把骨頭，而且擦傷了，骨節突出，泛著紅色。手背的血管繪出一張病態與絕望的藍圖。

帕林一直喜歡也欽佩達拉馬，雖然他說不出為什麼會喜歡這名闇精靈。他們的價值觀大相徑庭。達拉馬是黑月與黑魔法之神努塔瑞的信徒。而帕林追隨索林那瑞，銀月與光魔法之神。在魔法神祇離去後，兩人都一蹶不振。帕林四處漫遊尋找被稱為﹁野魔法﹂的法術，而達拉馬則遠離其他法師，遠離塵囂，前往黑暗之地去尋找魔法。

﹁你受傷了嗎？﹂達拉馬問道。他聽起來有點惱怒，並不是關心帕林的健康，而是在意帕林是否需要某些必須動用自己魔法力量的特殊照顧。

帕林掙扎著站起身。說話讓他喉嚨痛得厲害。

﹁我沒事。﹂他看著達拉馬，回答的聲音有些刺耳。後者打量他的神色機警而帶著疑心。﹁謝謝你幫我們︱︱︱﹂

達拉馬蒼白的手突然揮出一個手勢，打斷他的話。這隻蒼白的手與黑袍的顏色反差如此之大，看起來就像是沒有實體的幽靈之手。

﹁我做了不得不做的事，就你把事情弄得一團糟的情況看來，我的確不得不這麼做。﹂蒼白的手一把揪住泰斯的衣領。﹁跟我來，坎德人。﹂

﹁我很樂意跟著你，達拉馬。﹂泰斯答道。﹁還有，順便說一句，我真的是泰索何夫‧柏伏特，所以你不必用那麼兇的聲音叫我﹃坎德人﹄。我很高興再次見到你，只是，你把我弄痛了。你真的有點弄傷我了︱︱﹂

﹁安靜。﹂達拉馬說著，用力一扯坎德人的衣領，泰斯立即被勒得住了嘴。達拉馬拖著扭動不停的坎德人穿過狹小的房間，往一扇厚重的木門走去。他比了個手勢，門無聲無息地打開了。

達拉馬緊抓著泰斯，站在門口轉身對著帕林。

﹁你要對很多事情負責，馬哲理。﹂

﹁等等！﹂帕林嘶啞地喊道，因喉嚨的痛疼不禁縮了一下。﹁我父親在哪裡？我看到他了。﹂

﹁在哪裡看到他？﹂達拉馬皺著眉反問。

﹁白銀階梯的頂端。﹂泰索何夫插嘴。﹁我們都看到他了。﹂

﹁我不知道。不是我派他去的，如果你是這麼想的，那就錯了。﹂達拉馬回答。﹁不過，我感激他的幫忙。﹂

他走了出去，門砰的一聲在他身後關上。帕林開始感到窒息，驚慌失措地撲到門上。

﹁達拉馬！﹂他邊嚷邊捶著門。﹁別把我扔在這裡！﹂

達拉馬開口了，但他只是在吟唱著咒文。

帕林認出那個法術︱︱魔法密鎖。

他的力氣消退殆盡，無力的軀體順著門板倒在冰冷的石地上。

他，被囚禁了。

## １︱３日出

在黎明前的黑暗時分，吉爾薩斯，奎靈那斯提的國王佇立在王宮的露臺上。他的軀殼佇立於此，靈魂卻遊走在靜謐城市的街巷裡。他走過每條街，在每扇門前佇足，望進每一扇窗戶。他見到一對新婚夫妻相擁而眠；他見到一位母親坐在搖椅中照顧著熟睡的嬰孩，邊打著盹，邊輕輕地前後搖晃；他見到年輕的兄弟和一隻大狗分享著同一張床，他們的手都摟著大狗的脖子，正夢到自己在陽光下的草地上玩耍；他見到一位長者在父親和祖父休息過的同一個房間裡安眠，床頭掛著一幅肖像，那是他已去世的妻子，而隔壁房間就躺著這位長者的兒子，他的妻子依偎在他身旁。

﹁今晚就多睡一會兒吧！﹂吉爾薩斯的靈魂柔聲告訴每一個他輕撫過的精靈。﹁不要太早醒來，因為當你甦醒，看到的不是新的一天開始，而是所有日子的終結。照耀在空中的不再是升起的朝陽，而是墜下的落日。白晝就是黑夜，夜晚就是絕望的黑暗。現在請安然地沉睡吧！在我仍能竭力守護著安寧的時候，睡吧！﹂

這時傳來了一個聲音。﹁陛下。﹂

吉爾薩斯不情願地回頭望去。他知道在自己轉身去傾聽、去回應的時候，之前的魔法就會消散。他的靈魂將回歸身驅。奎靈那斯提的人民將發現他們的睡夢被濃煙和烈火、鮮血與鋼鐵破壞了安寧。他想裝作沒聽到，但就在向外望去時，明亮的銀色繁星開始漸漸暗淡，天際泛出微微的灰白。

﹁陛下。﹂這回是另一個人的聲音。

東方欲曉。隨著晨曦到來的，是死亡。

吉爾薩斯轉過身。﹁梅丹元帥。﹂他的語氣冷淡。他的視線從奈拉卡黑暗騎士的領導者轉向站在一旁的另一人︱︱他所信任的侍從。﹁普蘭切特。你們看來都有話要說。梅丹元帥，先聽你的消息。﹂

阿列克修‧梅丹是位五十出頭的人類男子，雖然他對國王恭恭敬敬，但自從奈拉卡黑暗騎士在渾沌之戰中占領這裡之後，這位元帥才是三十多年來奎靈那斯提真正的統治者。吉爾薩斯對所有人來說不過是個傀儡國王。黑暗騎士讓這位年輕人，這位看來虛弱不堪、病懨懨的年輕人坐上王位是為了安撫精靈，給他們一種仍是精靈在統治的假象。實際上，正是梅丹元帥掌握著讓傀儡吉爾薩斯行動的絲線，而監國帕塞隆，奎靈那斯提議院中這位很有勢力的議員，負責演奏這個傀儡起舞的旋律。

然而，梅丹元帥昨天剛剛得知，他被唬弄了。吉爾薩斯並不是個傀儡，而是一位極具天賦的演員。他假扮成一個軟弱又猶豫不決的國王，掩飾他真正的身分︱︱精靈抵抗運動的領導者。吉爾薩斯完全愚弄了梅丹。這個傀儡國王早已剪斷身上的絲線，他表演的舞蹈完全是跟著自己選擇的旋律。

﹁入夜後你離開了，整夜不知所蹤，元帥。﹂吉爾薩斯說道，疑心地盯著對方。﹁你去了哪裡？﹂

﹁我去了指揮部，陛下，我走之前告訴過您。﹂梅丹回答說。

他身形高大，體格健美。儘管已經五十五歲︱︱或者正因為他已經五十五歲了︱︱他還保持鍛鍊以維持體形。他的灰眸與黑髮形成鮮明的對比，讓他看起來總是那麼沉穩，即使是在微笑時也沒有一點輕浮。他的臉久經風吹日曬，呈現深褐色。早些年，他曾是位龍騎將。

吉爾薩斯悄悄瞥了普蘭切特一眼，後者微微一點頭。這一瞥和一點頭都被一旁留心觀察著的梅丹看在眼裡，他比平日更顯陰沉了。

﹁陛下，我並不責怪您對我的不信任。據說王者不能有信任他人的奢望︱︱﹂梅丹開口道。

﹁尤其是我的人民的征服者，三十年來以鐵腕控制著我們的人。﹂吉爾薩斯打斷了他的話。精靈和人類的血同時在年輕國王的身上流動，但精靈的血統占了上風。﹁你放開我們的喉嚨，伸出友誼的手。你應該瞭解我的意思，元帥，我這麼說著的時候，我還能感覺到你的手指掐在我的喉嚨上。﹂

﹁說得好，陛下。﹂梅丹微笑著。﹁我贊成你的謹慎。我真希望能有時間來證明我的忠誠︱︱﹂

﹁對我？﹂吉爾薩斯略帶嘲諷地說道。﹁對一個﹃傀儡﹄？﹂

﹁不，陛下。﹂梅丹說，﹁是對這片我漸漸視之為家園的地方的忠誠。是對一群我愈來愈尊敬的民族的忠誠。是對您母親的忠誠。﹂他沒有加上﹁那個我一天比一天深愛的人﹂，他在心裡這麼說。

元帥前一晚整夜沒睡，忙著把太后送到安全的地方，送到碧雷的刺客們鞭長莫及的地方去。他昨天一整個白天也不得閒，忙著安排羅拉娜秘密進入王宮與吉爾薩斯相見。梅丹有個不好的消息要向吉爾薩斯報告：碧雷的軍隊正朝奎靈那斯提而來的消息，那支軍隊意圖摧毀這片土地，消滅這裡的人民。梅丹今晚也沒睡。元帥的疲憊只顯露在他憔悴的面容上，而他的雙眼依然清澈機敏。

吉爾薩斯略微放鬆了些，疑心也沒那麼重了。﹁你很明智，元帥。你的回答是我對你唯一可以接受的答案。如果你只是想取悅我，我會知道你是在說謊。其實我母親曾向我提起你的花園，你努力使它變得美麗，不僅是為了欣賞花朵，也以種植和照顧它們為樂。然而，我得說我很難相信這樣的人曾一度向艾瑞阿肯之流效忠。﹂

﹁我很難理解一個年輕人怎麼會被騙得離開溺愛他的父母，飛進某個議員編織的羅網裡。﹂梅丹沉著地應對道。﹁一張差點毀了這個年輕人的羅網，差點也害了他的子民的羅網。﹂

吉爾薩斯聽到自己的過去，不禁漲紅了臉。﹁我做錯了。我那時還年輕。﹂

﹁跟我過去一樣，陛下。﹂元帥說道，﹁年輕得會去相信黑暗之后塔克西絲的謊言。當我這麼說的時候並不是想取悅您，吉爾薩斯，我確實開始尊敬您了。您扮演的好逸惡勞的夢想家、一副更關心自己的詩歌而不是子民的模樣，完全騙過了我。但是，﹂元帥冷冷地加上一句。﹁我得說您和您的叛軍給我找的麻煩沒完沒了。﹂

﹁而我也開始尊敬你了，元帥，甚至有些信任你了。﹂吉爾薩斯回應說。﹁雖然並不是完全的信任。但也夠了吧？﹂

梅丹伸出手。﹁夠了。陛下。﹂

吉爾薩斯握住梅丹的手。兩人的握手簡短而有力。

﹁現在，﹂梅丹說道。﹁也許您的侍從會讓間諜不再跟著我了。我們需要每一個人都專心在眼前的任務上。﹂

﹁你有什麼消息，元帥？﹂吉爾薩斯問道，對他的提議既不表示贊同，也不反對。

﹁相對來說算是好消息，陛下。﹂梅丹開始陳述。﹁全盤考慮的話，算是。我們昨天收到的報告確實是事實。碧雷的軍隊穿過了邊界，正朝奎靈那斯提而來。﹂

﹁這算什麼好消息？﹂吉爾薩斯反問。

﹁碧雷沒有跟著軍隊一起來，陛下。﹂元帥說道。﹁也沒有任何一個牠的奴從。牠們在哪裡，為何不隨軍前來，我不知道。也許是為了某種理由沒派牠們出來。﹂

﹁為了最後的屠殺。﹂吉爾薩斯苦澀地說道。﹁進攻奎靈諾斯時最後的屠殺。﹂

﹁也許是，陛下。但至少牠們現在沒有隨軍前來，這給了我們時間。牠的軍隊很龐大，帶著補給車和攻城塔，在穿越森林時會相當困難。從邊界駐防傳回來的報告，牠們不僅被牝獅將軍帶領的分隊阻撓，連樹木和其他植物，甚至還有動物都在反抗牠們。﹂

﹁是的，他們會的。﹂吉爾薩斯輕聲說。﹁但所有的抵抗力量都是會倒下的，就像我們一樣，也只能做到這麼多了。﹂

﹁實際上，陛下。這些都無法抵擋龍焰。然而，在巨龍們趕到之前，我們還有喘息的時間。即使巨龍們將森林化成火海，我計算過，軍隊也要花十天時間才能到達奎靈諾斯。你還有時間執行昨晚告知我們的計劃。﹂

吉爾薩斯深深嘆了口氣，將停留在元帥身上的視線轉向正亮起來的天空。他不回答，只是默不作聲地看著日出。

﹁疏散的準備昨晚就該開始的。﹂梅丹嚴厲地說道。

﹁元帥，﹂普蘭切特低聲說。﹁你不瞭解。﹂

﹁他說得沒錯。你不瞭解，梅丹元帥。﹂吉爾薩斯轉過身。﹁你不可能瞭解的。你說你愛這片土地，但你不可能像我們這麼熱愛它。我們的血在每一片綠葉，每一瓣花朵中流淌。每一棵白楊樹的樹汁都在我們的血管中流過。你能聽到麻雀的歌唱，但我們卻能聽懂歌聲中的每個字。伐倒樹木的刀斧和火焰讓我們受傷，讓我們枯萎。殺害鳥兒的毒素使我們也死去了一部份。而今天早晨，我得告訴我的臣民，他們不得不離開家園，離開在大災變中顫慄不止卻仍屹立不倒的家園。他們得離開他們的樹蔭、他們的花園，離開他們的瀑布、他們的洞巖。他們得要逃亡，但他們能去哪裡？﹂

﹁陛下，﹂普蘭切特說道。﹁在這一點上，我也有個好消息要告訴您。我昨晚從阿爾瀚娜‧星光的使者那裡得到訊息。魔法屏障垮了。西瓦那斯提的邊境再次開放。﹂

吉爾薩斯難以置信地呆站著，不敢讓自己抱有任何希望。﹁可能嗎？你確定？出了什麼事？﹂

﹁信使沒有說細節，陛下。精靈們一得知確有此事，就啟程來向我們通報這個好消息了。魔法屏障確實已經垮了。阿爾瀚娜‧星光親自走過邊界。我想下一個知道更多消息的信使很快就會到達。﹂

﹁這真是個好消息。﹂吉爾薩斯狂喜地大聲說道。﹁我的臣民可以去西瓦那斯提。我們的親人不可能不讓我們進去。我們會再一次聯合力量發起攻擊奪回家園。﹂

看到普蘭切特嚴肅地盯著他，吉爾薩斯嘆了口氣。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必提醒我。我太心急了。但這幾個星期來聽到的消息裡，這個讓人歡欣鼓舞的消息第一次帶給我希望。來，﹂吉爾薩斯離開露臺走進房間。﹁我們得告訴母后︱︱﹂

﹁她在休息，陛下。﹂普蘭切特低聲道。

﹁不，我沒有。﹂羅拉娜開口道。﹁就算我在休息，我也會很樂意醒來時能聽到好消息。你說什麼？魔法屏障垮了？﹂

為了從家飛來這裡而整晚趕路的羅拉娜早已精疲力盡，整個白天，除了噩訊外沒聽到別的事情。最後她終於被說服去休息。在王宮裡有她自己的房間，但梅丹擔心會有碧雷的刺客而下令遣走所有的侍從，包括侍女、精靈貴族、書記員，還有廚師。他派精靈守衛駐守在王宮周圍，下令除了他及其副官外，任何人不得入內。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副官是位向羅拉娜效忠的索蘭尼亞騎士，梅丹甚至連他都不相信。梅丹堅持讓羅拉娜在吉爾薩斯起居室的一張睡椅上休息，這樣在她小睡時，也有守衛在周圍戒備。梅丹離開去指揮部時留下了傑拉德，讓那個就像羅拉娜的兒子般的索蘭尼亞騎士在晚上守護她。

﹁這是真的，母后。﹂吉爾薩斯走到她身邊。﹁魔法屏障垮了。﹂

﹁聽起來很不錯。﹂羅拉娜謹慎地說。﹁把長袍給我，普蘭切特，免得我進一步干擾了元帥的理智。然而，我不相信這個消息。我認為這時機選得讓人不安。﹂

羅拉娜的長袍是淡紫色，在領口綴著蕾絲花邊。她的秀髮披在肩頭，就像溫暖的蜂蜜。她杏仁般的雙眼明亮動人，和勿忘我花一般湛藍。她比梅丹大很多歲，看起來卻比他年輕許多。因為在年輕美麗的盛夏向垂暮衰老的隆冬轉變的過程，精靈變老的速度要比人類慢得多。

吉爾薩斯看著元帥時，在他臉上見到的不是騎士精神中冷靜的矜持，而是愛的痛苦︱︱一種無望的，無法得到回報，甚至不能說出口的愛。吉爾薩斯依然不喜歡梅丹，但看到這種表情讓他對梅丹不再強硬，甚至有點可憐他。梅丹元帥一直盯著窗外，直到臉上回復冷硬的沉著神色。

﹁說來這時機選得很走運，母后。﹂吉爾薩斯急忙說。﹁魔法屏障在我們大多數人需要它垮掉時垮了。如果還有神祇在，我想祂們正在看護著我們。﹂

﹁沒有神祇留下。﹂羅拉娜反駁，披好外袍。﹁眾神離開了。我不知道該對這個消息發表些什麼見解，只是要小心，不要把希望建立在這上面。﹂

﹁我得向臣民們說些什麼，母后。﹂吉爾薩斯不耐煩地回過身，﹁我要求就在今早召開議會。﹂他瞥了梅丹一眼。﹁你瞧，元帥，昨晚我並沒有遊手好閒。如果指望把這個幾千人的城市變成空城，我們今天必須開始撤離。我要對臣民們說的是個噩耗，母后，我需要一些希望來鼓勵他們。﹂

﹁﹃希望是吊在馬鼻子前的胡蘿蔔，讓牠跑個不停。﹄﹂羅拉娜低聲囁嚅。

﹁您說什麼，母后？﹂吉爾薩斯問道。﹁您說得太小聲了，我沒聽到。﹂

﹁我在回想很久以前有人告訴過我的話。那時我認為他尖酸刻薄，而且憤世嫉俗。現在我認為也許他很明智。﹂羅拉娜嘆了口氣，搖搖頭擺脫回憶。﹁抱歉，孩子。我知道說這個沒有用。﹂

一名騎士，也就是梅丹的副官走進房裡。他恭恭敬敬、一言不發地站著，但他身體緊繃的模樣清楚表明他希望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梅丹是最先注意到他的。

﹁傑拉德，什麼事？﹂梅丹問。

﹁一點小麻煩。我並不想打擾到太后。﹂傑拉德躬身一禮。﹁或許我們可以私下談談，大人？陛下可否恩準？﹂

﹁你可以離開了。﹂吉爾薩斯說完，轉過身想說服母親。

梅丹行了個禮，和傑拉德一起退開，走到國王覲見室的陽臺，看著外面的花園。

傑拉德穿著奈拉卡黑暗騎士團的盔甲，不過為了讓自己舒服一點，他拿下了沉重的胸甲。他已經洗掉不久前跟龍人搏鬥時留下的血漬和其他印跡，但看起來還是很糟。沒人會認為這位年輕的索蘭尼亞騎士長得英俊。他的頭髮跟玉米穗一樣黃，臉上本來就有著痘斑，現在又加上諸多又青又紫的腫脹瘀傷。他的眼睛是最好看的部份，那是一雙深邃、引人注目的藍眼睛。這雙眼睛憂鬱而深沉，適當地掩飾了方才打斷談話的那一點小麻煩的真相。

﹁一名衛兵報告下面有兩個人在等著，兩人都要求進王宮。其中一個是議員︱︱﹂他停下，皺起眉。﹁我想不起名字︱︱精靈的名字對我來說是一團亂︱︱不過，他個子很高，往下瞧我的模樣就好像我不過是隻爬在他鼻尖上的螞蟻。﹂

梅丹笑著揚起嘴角。﹁他的表情就像是剛吃到一顆壞掉的無花果？﹂

﹁沒錯，大人。﹂

﹁帕塞隆，﹂梅丹說，﹁操縱傀儡的監國。我剛才正想著他什麼時候才會發現真相。﹂梅丹看向玻璃窗格後的國王。﹁就像以前的童話一樣，帕塞隆會發現自己的傀儡國王變成了真的國王。和童話不一樣的是，我想這個操縱傀儡的人不會樂意失去自己的木偶。﹂

﹁要讓他上來嗎，大人？﹂

﹁不。﹂梅丹沉著地應道。﹁國王正忙著別的事。讓帕塞隆等到陛下樂意傳喚他時再說。還有誰？﹂

傑拉德沉下臉，放低聲音。﹁是精靈卡林達斯，大人。他自稱聽人說太后在這裡。他拒絕離開。﹂

梅丹皺起眉。﹁他怎麼會發現太后在宮裡？﹂

﹁我不知道，大人。﹂傑拉德回答。﹁他不是從他的兄弟那裡聽到的。我們照您的吩咐，不許凱勒文卓斯離開。我累得沒法繼續睜開眼睛的時候，普蘭切特就看著他，他沒有企圖偷偷溜走。﹂

梅丹瞄了凱勒文卓斯一眼。這個精靈和衣躺在房間較遠的一處角落裡，看來是睡著了。

﹁大人，﹂傑拉德說。﹁我可以坦白地說幾句嗎？﹂

梅丹笑了笑。﹁打從你在我這裡效命後，除了這件事外沒做過別的，年輕人。﹂

﹁正確來說，我不認為是在您這裡﹃效命﹄，大人。﹂傑拉德回嘴，﹁我在這裡的原因是，正如您已經知道或猜到的那樣，我認為跟您在一起是保護太后最好的方法。我知道這兩個精靈裡有間諜。我知道他們之中有一個背叛了羅拉娜，背叛了相信他們的女主人。這就是您怎麼會知道那天早上要到樹林裡等帕林‧馬哲理的原因。兩人中有一個告訴了您。他們是知道這消息僅有的兩人。我說得對吧？﹂他用刺耳的聲音指責道。

梅丹瞧著他。﹁是的，你是對的。要相信我說的話，索蘭尼亞騎士閣下，我比你更覺得自己令人作嘔。沒錯，我利用了卡林達斯。我沒有選擇。如果這個垃圾不向我報告，他就會直接向碧雷告密，那樣的話，我就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了。我已經盡我所能來保護太后。我很清楚是她在援助和煽動精靈叛軍。如果沒有我，碧雷可能早就殺了羅拉娜。所以別以為能給我下定論，年輕人。﹂

﹁我很抱歉，大人。﹂傑拉德懊悔地說。﹁我之前不瞭解。那現在我們該怎麼辦？我要把卡林達斯打發走嗎？﹂

﹁不，﹂梅丹摸著下巴上昨天剛長出來的灰色鬍渣。﹁把他帶來，讓我可以盯著他。如果他可以隨意在外走動，誰知道他會惹出什麼麻煩來。﹂

﹁他可以︱︱被解決掉。﹂傑拉德不舒服地建議道。

梅丹搖頭。﹁羅拉娜也許會相信她的侍從是個間諜，但我非常懷疑她的兒子會不會信。凱勒文卓斯當然不是間諜，但是如果我們殺了他的兄弟，他會大聲嚷嚷，讓我們不得不連他也除掉。這在精靈眼裡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我必須贏得他們的信任，如果他們聽說我就在陛下的門前屠殺精靈，會怎麼看我？此外，我還要問清楚卡林達斯是否已經和碧雷的軍隊聯繫過了，他告訴了他們什麼。﹂

﹁很好，大人。﹂傑拉德說。﹁我會密切監視他。﹂

﹁是我，我會盯著他，傑拉德。﹂元帥糾正說。﹁卡林達斯瞭解你。或許你已經忘記了？他也同樣背叛了你。如果他發現你跟我在一起，是我相信的心腹，他會起疑心，甚至因絕望而做出什麼事來。﹂

﹁您是對的，大人。﹂傑拉德皺起眉。﹁我忘記了。也許我該回總部去。﹂

﹁你會回總部去的，騎士老弟。﹂梅丹說。﹁你自己的總部。我派你回索蘭尼亞。﹂

﹁不行，大人。﹂傑拉德頑固地抗議。﹁我不回去。﹂

﹁聽我說，傑拉德。﹂元帥說著，把手搭在年輕人的肩上。﹁我沒有對陛下或太后這麼說︱︱不過我想她已經知道了。我們將面臨的戰鬥是溺水之人沉下去前的最後一次掙扎。奎靈諾斯沒什麼希望可以撐過碧雷大軍的蹂躪。這場戰鬥頂多是緩兵之計，拖延些時間讓居民們逃離。﹂

﹁那我就更應該留下來，大人。﹂傑拉德堅定地說。﹁不然我就是個沒節操的人。﹂

﹁如果我說這是命令呢？﹂梅丹問。

﹁我會說您不是我的長官，我沒有向您效忠。﹂傑拉德沉下臉頂撞說。

﹁那麼我說您是個非常自私的年輕人，不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節操。﹂梅丹反駁。

﹁自私？﹂傑拉德重複了一遍，被這譴責刺傷了。﹁為理想獻出生命怎麼會是自私？﹂

﹁你活著會比死了更有價值。﹂梅丹解釋著。﹁你沒聽完我的話。我建議你回索蘭尼亞，可不是要把你送回安全的避難所。我是要你告訴索蘭薩斯騎士評議會我們的困境，並請求他們援助。﹂

傑拉德用懷疑的眼神盯著元帥。﹁您要請求索蘭尼亞騎士援助，大人？﹂

﹁不，﹂梅丹說。﹁是太后請求索蘭尼亞騎士的援助。你會是她的代言人。﹂

傑拉德仍然不相信。

﹁我算過了，我們還有十天時間，傑拉德。﹂梅丹元帥繼續往下說，﹁在敵軍抵達奎靈諾斯前還有十天。如果你立刻騎龍離開這裡，最遲後天就能到索蘭薩斯。索蘭尼亞騎士可能沒辦法派出一支軍隊，不過龍騎士們至少能保護平民。﹂他露出一個沒什麼笑意的笑容。﹁別以為我在讓你脫離麻煩，我是指望你帶著他們一起回來。你我並不是敵人，而是並肩作戰。﹂

傑拉德的臉亮了起來。﹁很抱歉我竟懷疑您，大人。我立即動身，我需要一匹速度夠快的坐騎。﹂

﹁你會有的。你可以騎我的坐騎﹃銳刃﹄去。﹂

﹁我不能騎您的馬，大人。﹂傑拉德不同意。

﹁銳刃不是馬。﹂梅丹說。﹁牠是我的龍。一條藍龍。渾沌之戰時牠就是我的坐騎了。現在還有什麼問題嗎？﹂

傑拉德面色發白。﹁大人，﹂他清了清嗓子，﹁我只是想讓您知道︱︱我從來沒騎過龍︱︱﹂他嚥了口口水，臉因為羞愧而紅了起來。﹁我甚至從來沒見過龍。﹂

﹁那正好，﹂梅丹拍了拍傑拉德的背。﹁這是最讓人興奮的經歷。我一直覺得遺憾，身為元帥的各種職責讓我不能盡情地騎龍。銳刃在奎靈諾斯城外的一個秘密地點休息。我會告訴你在哪裡，給你一份有我印章的手令，好讓看管牠的人知道你是奉我的命令去的。我也會通知銳刃。別擔心。牠會快速且安全地載著你。你沒有懼高癥吧？﹂

﹁沒有，大人。﹂傑拉德大聲地吸了口氣。他還能說什麼呢？

﹁很好。我馬上擬好命令。﹂梅丹說。

梅丹回到屋裡，示意傑拉德跟上。接著，他坐在普蘭切特的桌前，開始動手寫起來。

﹁卡林達斯怎麼辦，大人？﹂傑拉德壓低聲音問道。

梅丹匆匆瞥了羅拉娜和吉爾薩斯一眼，他們在房間的另一頭，仍在繼續交換著意見。

﹁讓他多等一會兒沒關係。﹂梅丹答道。

傑拉德默不作聲地站著，看著元帥在紙上龍飛鳳舞。梅丹寫得很快，也寫得很簡潔。擬好命令沒花多少時間，比傑拉德以為的還快寫好。傑拉德相信自己就要死了，而他寧可死在劍下也不願從一條龍的背上掉下來，頭暈目眩地在地上摔個粉碎。他覺得自己是個懦夫，連忙提醒自己他的任務是多麼緊急和重要，這樣他才能用一隻不發抖的手接過梅丹封好的命令。

﹁再會了，傑拉德爵士。﹂梅丹握住年輕人的手。

﹁再會，大人。﹂傑拉德說。﹁我不會讓您失望。我會帶著援軍回來。﹂

﹁你該立即動身。碧雷和牠的部下會在攻擊一條藍龍時三思而行，尤其是一條屬於黑暗騎士的藍龍。但你最好抓緊時機，在附近沒有碧雷手下的龍時啟程。普蘭切特會告訴你從後面穿過花園出去的路，這樣一來卡林達斯就不會看到你了。﹂

﹁是的，大人。﹂

傑拉德舉手向敵人梅丹行了個索蘭尼亞騎士的致敬禮。

﹁非常好，兒子，我同意。﹂羅拉娜的聲音從房間另一邊傳來。她站在窗邊，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灑在她的秀髮上，像煉金術士的手般將蜂蜜點化成金。﹁你說服了我。你就像你的父親，吉爾薩斯。他會為你驕傲的。我真希望他能在這看著你。﹂

﹁我真希望他在這裡，提出他英明的忠告。﹂吉爾薩斯傾過身，溫柔地在母親頰上一吻。﹁現在，請容我失陪，母后，我得寫下馬上就要發出的號召令。這非常重要，我不想出錯。﹂

﹁陛下，﹂傑拉德走上前。﹁恕我占用您一點時間。離開之前我想向您致敬。﹂

﹁你要離開我們，傑拉德爵士？﹂羅拉娜問。

﹁是的，太后。﹂傑拉德說。﹁元帥派我去索蘭尼亞，以您的名義向騎士評議會請求援助。如果我能有一封您寫的信，陛下，有您印章的親筆信，委任我作為信使，並陳述事態的嚴重︱︱﹂

﹁索蘭尼亞騎士以前從不關心奎靈那斯提。﹂吉爾薩斯皺眉打斷他的話。﹁我看現在他們也沒理由會關心。﹂

﹁他們一度關心過。﹂羅拉娜柔聲反駁，並打量傑拉德，﹁曾有一位名叫史東‧布萊特布雷德的騎士非常關心奎靈那斯提。﹂她向傑拉德伸出手，騎士躬身輕吻了一下。﹁謹記那位勇敢高貴的騎士，傑拉德爵士，一路順風。﹂

在此之前，史東‧布萊特布雷德的故事對傑拉德來說還不值兩枚銅幣。他曾多次聽說過史東死在法王之塔上的故事，但傳來傳去的，早就走了味。實際上，他甚至對這一幕是否真的發生過表示懷疑。而現在他想起來了，面前的精靈正是史東的同伴，她曾站在那位騎士的遺體旁，為騎士哭泣，流著淚舉起傳說中的屠龍槍向敵人挑戰。接受她以史東‧布萊特布雷德之名給予的祝福，傑拉德心裡湧起一股謙卑和神聖之情。他屈膝跪下，垂著頭接受了祝福。

﹁我會的，太后。﹂他說。﹁謝謝。﹂

他站起身，志氣昂揚。對騎龍的恐懼如今看來不足掛齒，這份恐懼，他以之為恥。

年輕的國王看來同樣受到了震撼，他握住傑拉德的手。﹁忘了我的話，傑拉德爵士。我不假思索地說了這種話。假如說索蘭尼亞曾對奎靈那斯提漠不關心，那麼老實說奎靈那斯提也不曾關心過索蘭尼亞。彼此援助會是嶄新良好雙邊關係的開始。你會得到你的信。﹂

國王沾了沾筆，在一張上等的牛皮紙上寫了幾段話，簽上名。在名字下，他滴上蠟，將食指上的戒指印章按在柔軟的蠟中。戒指留下一片白楊樹葉的印子。蠟乾了之後，他摺好信遞給傑拉德。

﹁我會轉告他們，陛下。﹂傑拉德接過信。他再次看向羅拉娜，在腦海中印下她鼓舞人心的美麗影像。他不安的看到，當她注視著兒子時，哀傷使她的眼眸暗淡下來，他也聽到她輕聲的嘆息。

普蘭切特告訴他要如何走出花園。傑拉德離開了，笨手笨腳地翻過陽臺，重重地摔在下面的花園裡。他抬起頭想揮手道別，但普蘭切特在他身後關上了門。

傑拉德回想著羅拉娜的面容，回想著她的哀愁，他突然深深的害怕這會是他最後一次見到她，最後一次見到奎靈那斯提。這種恐懼勝過了一切，他之前想要留下來幫助他們的決心又冒了出來。但他現在不能回去，不能像個傻瓜一樣跑回去，或者︱︱說得更糟一點︱︱像個懦夫一樣。傑拉德握緊元帥的指令，轉身離去，跑過在溫暖陽光中漸漸甦醒的花園。

他愈快趕到評議會，就能愈快回來。

## １︱４叛徒

屋裡很安靜。吉爾薩斯坐在桌前寫著他的演講稿，筆尖飛快地劃過紙面。他花了一整夜的時間在思索著該說些什麼，因此他寫得很快，文字像是自他心裡淌出，而不是從筆尖流下。普蘭切特擺出清淡的早餐，有水果、麵包和蜂蜜，但看來沒人有胃口。梅丹元帥站在窗前，看著傑拉德離開花園。他看到了年輕人的猶豫，也許甚至猜出傑拉德在想什麼。當傑拉德轉身離去時，梅丹微笑著點了點頭。

﹁你真是好心，元帥。﹂羅拉娜走到他身邊。她說話的聲音很輕，以免打斷吉爾薩斯的思緒。﹁你設法讓那位年輕人安全地離開這裡。你並不是真的相信索蘭尼亞騎士會來救我們，對吧？﹂

﹁是的，我不相信。﹂元帥同樣輕聲地回答，﹁不是因為他們不會，而是因為他們不能。﹂他望向窗外，目光越過花園落到北方遙遠的山巒。﹁他們有自己的問題要處理。碧雷的進攻意味著所謂的巨龍條約被打破了。哦，我敢肯定塔貢正在努力設法安撫瑪烈赤斯和其他的龍王，但他的努力會是一場空。很多人都相信藍龍王凱蘭卓斯在玩貓捉老鼠的把戲。牠假裝對周圍發生的事不在意，但是只是為了麻痺瑪烈赤斯和其他的龍，讓牠們安心罷了。實際上，我相信牠早就盯上索蘭薩斯。牠忍著不攻擊，只是擔心碧雷會把這當成是對牠南方領地的威脅。但現在凱蘭卓斯會察覺自己可以悠然地占據索蘭薩斯。事態會這樣發展下去。我們也許是第一個被攻擊的地方，但不會是最後一個。﹂

﹁對傑拉德來說，﹂梅丹繼續說道。﹁我還給了索蘭尼亞騎士團一位優秀的戰士。我希望他的長官能充分意識到這一點。﹂

他停了一下，看著吉爾薩斯。在國王剛寫完一句話時，梅丹開口了。﹁很抱歉要打擾您，陛下，不過出了點必須立刻處理的事。恐怕是令人不愉快的事。﹂

梅丹轉而看向羅拉娜。﹁傑拉德報告說您的侍從，卡林達斯，正在樓下等著。看來他聽說了您在王宮裡，並為您感到擔憂。﹂

梅丹說話時仔細地觀察著羅拉娜。他看到她的臉色一變，不安的目光唰地越過房間落在仍熟睡中的凱勒文卓斯身上。

她早就知道了，梅丹心想。就算她不知道誰是叛徒，也知道其中一個是。很好，這會讓事情變得容易些。

﹁我會派凱勒文卓斯帶他上來。﹂羅拉娜說著，嘴唇泛白。

﹁我認為不妥。﹂梅丹勸說。﹁我建議您讓普蘭切特帶卡林達斯到我的指揮部去。我的副官杜馬會照顧他。卡林達斯不會受傷，我向您保證，太后，但他必須被安全地看守著，不能和任何人接觸。﹂

羅拉娜難過地看著元帥。﹁我不認為︱︱這有必要嗎？﹂

﹁是的，太后。﹂他堅定地答道。

﹁我不明白。﹂吉爾薩斯的聲音帶著怒火響起來。他站起身。﹁我母親的侍從要被監禁起來！為什麼？他的罪名是什麼？﹂

梅丹剛想解釋，但羅拉娜在他之前開了口。

﹁卡林達斯是名間諜，兒子。﹂

﹁一名間諜？﹂吉爾薩斯驚呆了。﹁誰的間諜？﹂

﹁黑暗騎士的。﹂羅拉娜答道。﹁如果我沒弄錯，他直接向梅丹元帥報告。﹂

吉爾薩斯一言不發，厭惡地瞪了元帥一眼。

﹁我不打算為此道歉，陛下。﹂梅丹很平靜。﹁同樣地，你也不必為安插在我家的間諜道歉。﹂

吉爾薩斯臉紅了。﹁骯髒的交易。﹂他開口道。

﹁確實如此。到此為止，我打算洗手不幹了。普蘭切特，你會在樓下找到卡林達斯，帶他去︱︱﹂

﹁不，普蘭切特。﹂吉爾薩斯下令。﹁帶他到這裡來。卡林達斯有權為對他的指控申辯。﹂

﹁別這麼做，陛下。﹂梅丹急忙阻止。﹁卡林達斯一看到我和您在一起，就會知道自己被揭穿了。他是個走投無路、滿心絕望的危險人物。他不關心任何人。他會不顧一切的。我無法保證陛下的安全。﹂

﹁然而，﹂吉爾薩斯固執地堅持。﹁精靈的法律保障卡林達斯有權在這種指控面前為自己辯解。這麼長的時間裡，我們都在你的律法下生活，梅丹元帥。暴君的律法根本不是律法。如果我要成為國王，這將會是我提出的第一個法案。﹂

﹁太后？﹂梅丹轉向羅拉娜。

﹁陛下是對的。﹂羅拉娜說。﹁你提出了你的指控，我們也聽到了。得輪到卡林達斯說了。﹂

﹁您會發現那不是個悅耳的故事。好吧！﹂梅丹聳了聳肩。﹁但我們必須做好準備。我建議我們這麼做︱︱﹂

﹁凱勒文卓斯，﹂羅拉娜抓住沉睡精靈的肩膀，搖醒他。﹁你弟弟在樓下等著。﹂

﹁卡林達斯在這裡？﹂凱勒文卓斯跳了起來。

﹁衛兵們不讓他進來。﹂羅拉娜繼續說。﹁下去告訴衛兵，我準許他進來。﹂

﹁是，太后。﹂

凱勒文卓斯奔出門去。羅拉娜回頭看向梅丹，她臉色蒼白，但仍沉著鎮靜。

﹁滿意了嗎？﹂

﹁很完美。﹂梅丹回答。﹁他一點都沒起疑。請坐到桌前。陛下，您該繼續您剛才的工作。﹂

羅拉娜深深嘆了口氣，坐在餐桌旁。普蘭切特為她選了最好的水果，並為她倒了杯酒。

梅丹元帥從未像現在這般欽佩羅拉娜的勇氣。他看到她咬著水果，咀嚼，吞嚥，其實食物在她嘴裡嚐起來就像是灰燼。梅丹打開通往陽臺的門，走到外面，掩上門，只留一點縫隙讓自己聽見屋裡發生的事，又不會暴露自己。

卡林達斯緊跟著他的哥哥走進來。

﹁太后，我很擔心您的安危，都快瘋了。那個可惡的元帥把您帶走時，我怕他是想處決您！﹂

﹁是嗎，卡林達斯？﹂羅拉娜柔聲說。﹁很抱歉讓你這麼擔心。你瞧，我在這裡很安全。至少現在是。我們得到報告，碧雷的軍隊正朝奎靈那斯提而來。﹂

﹁確實如此，太后，我聽說了這個可怕的傳聞。﹂卡林達斯上前走近羅拉娜坐著的餐桌。﹁您在這裡不安全，太后。您得立刻離開這裡。﹂

﹁對，太后。﹂凱勒文卓斯附和。﹁我弟弟告訴我，您正處在危險之中。您和國王都是。﹂

吉爾薩斯已經寫完講稿。他把羊皮紙握在手上，站起身準備離開。

﹁普蘭切特，﹂他喚道。﹁把外衣給我。﹂

﹁迅速行動是對的，陛下。﹂卡林達斯誤會了吉爾薩斯的意圖。﹁太后，我也去拿您的外衣來︱︱﹂

﹁不，卡林達斯，﹂吉爾薩斯打斷他的話。﹁我不是那個意思。﹂

普蘭切特拿來國王的外袍。他把外衣搭在右臂，站在吉爾薩斯身旁。

﹁我沒打算要逃亡。﹂吉爾薩斯說道。﹁我現在要去向眾人發表演說。我們要立即開始撤離奎靈諾斯的居民，並計劃保衛這座城市。﹂

卡林達斯向國王鞠躬行禮。﹁我瞭解。陛下將發表演說，然後我帶著您和您尊貴的母后去安全的地方。我有朋友在那裡等著。﹂

﹁我賭你會這麼做的，卡林達斯。﹂梅丹元帥自露臺的門後走出。﹁碧雷的朋友們正在等著行刺陛下和太后。你的這些朋友正巧躲在哪裡呢？﹂

卡林達斯的目光先是盯著元帥，接著轉向吉爾薩斯，再回到元帥身上。他舔了舔乾澀的嘴唇，接著把視線轉向羅拉娜。﹁我不知道你們剛說了我些什麼，太后︱︱﹂

吉爾薩斯插話。﹁我告訴你我們說了什麼，卡林達斯。元帥指控你是他安插的一名間諜。我們查證了種種跡象，認為這是事實。依照精靈的法律，你有權為自己辯解。﹂

﹁您不會相信他的話吧，太后？﹂凱勒文卓斯喊出聲。他既吃驚又憤怒，連忙站在呆若木雞的弟弟身旁。﹁關於卡林達斯的事，無論這個人類說了什麼，都是謊話！元帥是個黑暗騎士，還是個人類！﹂

﹁沒錯，我兩者皆是。﹂梅丹說。﹁我也是那個付錢給你弟弟去監視太后的人。我跟你打賭，如果你搜他的身，就能找到一袋印有塔貢爵士頭像的鋼幣。﹂

﹁我知道家裡有人背叛了我。﹂羅拉娜的聲音裡帶著哀傷的痛楚。﹁我接到過一封帕林‧馬哲理的警告信。這就是巨龍怎麼會知道要等著逮住他和泰索何夫的原因。唯一能去向巨龍通報的就是在我家裡的人，沒有別的人知道這事。﹂

﹁您弄錯了，太后。﹂凱勒文卓斯絕望地堅持著。﹁黑暗騎士監視著我們，這才是他們會知道的原因。卡林達斯絕不會背叛您，太后。絕對不會！他是那麼愛您。﹂

﹁是嗎？﹂梅丹平靜地反問。﹁看看他的臉。﹂

卡林達斯臉色死灰，比最精緻的亞麻床單還要蒼白。他緊抿的嘴唇扭出嘲諷的笑容，一雙藍眼睛變得暗淡，閃動著邪惡的光芒。

﹁沒錯，我是有一袋鋼幣。﹂他口沫橫飛地說道。﹁是這個蠢豬人類給我的，他以為揭發我就有機會爬上您的床。也許他辦到了。人人都知道您喜歡跟人類鬼混。愛您，太后？看看我有多麼愛您！﹂

卡林達斯探手入懷，亮出的刀刃在陽光下閃著寒光。

吉爾薩斯大喊出聲。梅丹抽出劍，但他是趕去保護國王。他離羅拉娜太遠，來不及越過整個房間去救她。

羅拉娜一把抓起酒杯，將酒潑在卡林達斯臉上。他被酒刺得半瞎，只能胡亂地戳刺。刺向羅拉娜心臟的一刀刺到她的肩膀。

卡林達斯邊罵邊舉起刀子，又是一刀。

他突然發出一聲慘叫，刀子從手中掉落。一把長劍貫穿他的上腹，鮮血濕透他的衣襟。

凱勒文卓斯淚流滿面地從親弟弟的身體拔出自己的劍。他把劍一扔，接住卡林達斯，擁著奄奄一息的弟弟跌坐到地上。

﹁原諒我，卡林達斯！﹂凱勒文卓斯輕聲說。他仰起臉，懇求著。﹁原諒他，太后︱︱﹂

﹁原諒！﹂卡林達斯嘴裡噴出了血，他扭曲著嘴唇，﹁不！﹂血噎在他喉間，他的遺言是擠出來的。﹁我詛咒他們！我詛咒他們兩個！﹂

他倒在哥哥的懷裡，面目扭曲著想要再說些什麼，但血從他嘴裡汩汩湧出，與生命力一同流走了。就連死了，他的眼睛還是一直瞪著羅拉娜。那雙眼睛已暗淡無光，生命的光芒消退後，只有仇恨的冰冷在暗影中閃爍。

﹁母后！﹂吉爾薩斯衝到她身旁。﹁母后，您受傷了！快，躺下。﹂

﹁我沒事。﹂羅拉娜的聲音顫抖，但她還是說。﹁別大驚小怪的︱︱﹂

﹁您的反應很快，太后，竟能朝他潑酒。他的行動出乎我們的預料。讓我看看，﹂梅丹盡量輕柔地掀開被血濕透的袖子。﹁傷勢看來不重。﹂他匆忙檢視後說。﹁刀劃過了骨頭。我擔心您會留下疤痕。不過傷口很乾淨，很快就會好的。﹂

﹁這不是我留下的第一道疤痕。﹂羅拉娜無力地微笑著。她環抱著雙臂，努力不讓自己再發抖。她的視線不知不覺地落在屍體上。

﹁找點什麼東西，﹂梅丹激動地下令。﹁把它給蓋起來！﹂

普蘭切特拿起搭在手上的外衣，覆在卡林達斯身上。凱勒文卓斯跪在一旁，一手握著死者的手，一手握著方才殺了他的長劍。

﹁普蘭切特，召喚御醫︱︱﹂吉爾薩斯開口下令。

﹁不，﹂羅拉娜反對。﹁不能讓任何人知道這件事。你聽到元帥說的，傷勢不嚴重，也不流血了。﹂

﹁陛下，﹂普蘭切特提醒著。﹁議院的會議︱︱過時間了。﹂

像是要強調這點似的，樓下傳來一個惱怒又尖刻的嗓音。﹁我告訴你我不會再等了！一個僕人可以去見陛下，而我還要繼續等？你不要威脅我，你敢動我一根手指，敢動一個議員。我要見陛下，你聽見了沒有？我才不會在外面一直等下去！﹂

﹁是帕塞隆，﹂梅丹說，﹁悲劇的最後一幕裡，把小丑給派出來了。﹂元帥朝門口走去。﹁我盡量拖延他。快把這一團亂收拾好！﹂

羅拉娜迅速起身。﹁不能讓他看到我受傷。一定不能讓他知道情況有異。我會在自己的房間裡等著，兒子。﹂

吉爾薩斯顯然不願離開，但他和母親同樣清楚，在整個議院面前的談話有多重要。﹁我會去議院的。﹂他說。﹁不過首先，母后，我有問題要問凱勒文卓斯，我希望您在這裡聽到答案。凱勒文卓斯，你知道你弟弟的骯髒計劃嗎？你有沒有參與？﹂

凱勒文卓斯臉色慘白，雖然身上還濺著弟弟的血，但他仍挺直身面對著國王，﹁我知道他有野心，但我絕對沒想到︱︱沒想到︱︱﹂他頓了頓，平靜地回答。﹁沒有，陛下，我沒有參與。﹂

﹁我為你難過，凱勒文卓斯。﹂吉爾薩斯嚴厲的聲音變得柔和。﹁因為你不得不這麼做。﹂

﹁我愛他。﹂凱勒文卓斯的聲音低了下去。﹁他是我僅有的親人。但我不能讓他傷害太后。﹂

血開始滲出蓋在屍體上的外袍。凱勒文卓斯跪在弟弟的屍身旁，把袍子裹得更緊。

﹁請求您恩準，陛下。﹂他輕聲說。﹁讓我把弟弟的屍體帶走。﹂

普蘭切特想上前幫忙，但凱勒文卓斯拒絕了。

﹁不，他是我弟弟，是我的責任。﹂

凱勒文卓斯抱起卡林達斯，費了一點勁才站直身。﹁太后，﹂他說著，沒有抬頭看著羅拉娜。﹁您的家是我們唯一的家，但我想恐怕不合適︱︱﹂

﹁我明白，凱勒文卓斯。﹂她說。﹁帶他回去吧！﹂

﹁謝謝您，太后。﹂

﹁普蘭切特，﹂吉爾薩斯指示說。﹁跟凱勒文卓斯一起去。盡量幫忙。向衛兵解釋是怎麼回事。﹂

普蘭切特猶豫著。﹁尊貴的太后非常明智，我們應該把這當成是個秘密，陛下。如果人們發現他弟弟試圖行刺太后，恐怕會對凱勒文卓斯不利。而如果他們聽說梅丹元帥用精靈︱︱﹂

﹁你是對的，普蘭切特。﹂吉爾薩斯說。﹁把這件事處理好。凱勒文卓斯，你可以從僕人的︱︱﹂

意識到自己要說的是什麼時，他連忙停住話。

﹁從屋後的僕人通道走。﹂凱勒文卓斯幫他把話說完。﹁是的，陛下。我明白。﹂

他轉過身，抱著屍體走出了門。

羅拉娜目送著他離開。﹁據說死者的詛咒總是會實現的。﹂

﹁誰說的？﹂吉爾薩斯追問。﹁沒了牙齒的老奶奶？卡林達斯並不是出於什麼高尚的目的。他只是為了貪欲，他只在乎錢。﹂

羅拉娜搖搖頭。她的頭髮被自己的血黏在傷口上。吉爾薩斯安慰著她，但門外的一陣騷動打斷了他們的對話。現在已經能聽到梅丹元帥上樓來的沉重腳步聲。他抬高音量說話，好讓他們知道他回來了，而且還有同伴和他在一起。

羅拉娜的嘴唇變得和臉頰一樣蒼白，她吻了吻兒子。﹁你現在一定得離開了。帶上我的祝福︱︱還有你父親的。﹂

她迅速離去，匆匆走下大廳。

﹁普蘭切特，血︱︱﹂吉爾薩斯剛開口想下指示，但普蘭切特早已拉來一張裝飾小桌，放到有血漬的地方，還擋在了桌前。

帕塞隆監國一副大驚小怪的模樣匆匆走進屋裡。他眼裡燃著怒火，一踏進房門就開始滔滔不絕。

﹁陛下，有人告訴我說您未經我允許就召開議會︱︱﹂

議員話說到一半就停住了，上樓來的一路上他想好要說的話從腦海中一掃而空。他原以為會看到他的傀儡癱在地上，被自己的提線纏成一團，但現在，這個木偶自己跨過了門，正要走出去。

﹁之所以召開議會，是因為我是國王。﹂吉爾薩斯匆匆走出去，跟帕塞隆擦身而過。﹁我沒有請教你，議員，是因為同樣的理由。我是國王。﹂

帕塞隆瞪大了眼，氣急敗壞道。﹁什麼︱︱什麼︱︱陛下！你要去哪裡？我們得談談。﹂

吉爾薩斯沒理他，逕自走了出去，砰的在身後摔上門。他仔細寫好的講稿忘在了書桌上。不過，他要說的話就在他心裡。

帕塞隆困惑地看著他的背影。因為需要找個人來出氣，於是他轉身朝梅丹元帥發起火來。﹁這是你的主意，元帥。你讓這個傻小子這麼做的。你在陰謀算計什麼，梅丹？到底怎麼回事？﹂

元帥覺得好笑。﹁我沒有插手，議員。就像吉爾薩斯自己說的，他是國王，他已經成為國王好多年了，比你意識到的時間還要長。至於是怎麼回事︱︱﹂梅丹聳了聳肩。﹁我建議你去請教陛下。他或許會紆尊告訴你。﹂

﹁請教陛下，笑話！﹂議員轉過身，帶著譏諷的笑容大聲咆哮。﹁我不會去向陛下﹃請教﹄任何事情。我要一如既往地告訴陛下要想什麼、說什麼。你在說廢話，梅丹。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意思。﹂

﹁你是不知道，不過，你會知道的。﹂梅丹向早已轉過身去的議員說道，而面前的精靈拾起他破碎的尊嚴，匆匆走出房間。

在國王和議員都離開後，王宮裡回復了寧靜。﹁普蘭切特，﹂梅丹喚道。﹁給我水和繃帶，我去照顧太后。你捲起地毯，拿到外面燒掉它。﹂

梅丹帶著水盆和一捲繃布，敲著羅拉娜的門。她允許他進屋。見她站在窗前看著外頭，他皺起眉。

﹁您該躺下的，太后。抓緊時間休息。﹂

她轉過身面對他。﹁帕塞隆會在議會上找麻煩的。毫無疑問。﹂

﹁您的兒子會刺穿他的，太后。﹂元帥說，﹁用言辭，而非鋼鐵。國王會從那個空話連篇的風箱裡刺出大堆的空氣，就算看到帕塞隆飛出窗子去我也不會吃驚的。瞧，﹂他說。﹁我讓您笑了。﹂

羅拉娜確實被逗笑了，但接著她晃了晃，伸手抓住椅子的扶手才穩住身子。梅丹在她身旁，扶著她坐下。

﹁太后，您失血過多，而傷口仍在流血。恕我冒昧︱︱﹂他尷尬地停了下來，清了清嗓子後，才往下說。﹁讓我為您清理包紮傷口。﹂

﹁我們都是老兵了，元帥。﹂羅拉娜邊說邊把手伸出長袍外。﹁我已經和男性在各種無法保持端莊的環境下一同生活，一同作戰。你能幫忙真是太好了。﹂

元帥伸出手碰到她溫暖的肌膚，看到自己的手和這位精靈女性纖瘦雪白的肩膀是多麼鮮明的對比：他的手粗糙、寬大、厚實、笨拙，而她的皮膚如絲製的床單般光滑，鮮紅溫暖的血從鋸齒般的傷口流出。他抽回手，握緊手指。

﹁我怕傷到您，太后。﹂他能發現自己碰觸她時她縮了一下。﹁我很抱歉。我既粗魯又笨拙。但我也不會其他的方式。﹂

羅拉娜抬手攏起頭髮甩到肩後，免得頭髮妨礙到他。﹁梅丹元帥，我兒子向你解釋過他的奎靈那斯提防衛計劃。你認為那可行嗎？﹂

﹁很不錯的計劃，太后。﹂元帥邊說邊將繃帶纏上她的肩。﹁如果矮人贊成這個計劃並實行，甚至有勝利的機會。我不信任矮人，不過，我已經這麼警告過陛下了。﹂

﹁會損失許多的生命。﹂羅拉娜悲傷地說。

﹁是的，太后。殿後的隊伍也許無法及時撤離。但那會是場輝煌的戰鬥，﹂他將繃帶打上結。﹁就跟從前一樣。我，身為其中一員，不想錯過。﹂

﹁你會為我們獻出生命嗎，元帥？﹂羅拉娜轉身面對他問道。﹁你是人類，還是我們的敵人，你會為保衛精靈而死嗎？﹂

他假裝全神貫注地處理著傷口，不想面對她那能看透人心的目光。他沒有立刻回答她的問題，而是仔細地考慮了好長一段時間。

﹁我不為過去後悔，太后。﹂最後，他說道。﹁我不為過去的決定後悔。我家世平凡，是個農奴之子。我本來也可能會變成一名農奴，可能會大字不識一個，沒有受過教育。但是艾瑞阿肯爵士發現了我。他教導我，訓練我。最重要的是，他給了我信仰，讓我相信比自己偉大得多的力量。也許您無法理解，太后，但我全心全意地崇拜著黑暗之后陛下。祂讓我看到的願景仍在我的夢中出現，儘管我無法理解為什麼在祂離開之後，它還是會出現。﹂

﹁我明白，元帥。﹂羅拉娜輕聲說。﹁我曾站在黑暗之后塔克西絲面前。我仍然能感受到曾經歷過的那種敬畏和威嚴的感覺。儘管我知道祂的力量是邪惡的，但祂還是讓我敬畏。也許那是因為我大膽盯著祂的眼睛看時，我看到了自己。我在自己心裡看到了屬於祂的黑暗面。﹂

﹁您的黑暗面？﹂梅丹搖搖頭。

﹁我曾是黃金將軍，元帥。﹂羅拉娜誠懇地解釋著。﹁一個耀眼的頭銜。人們在街上為我歡呼。孩子們獻上成束的鮮花給我。而我指揮著這群歡呼的人去戰鬥。我讓許多獻花的孩子成了孤兒。因為我，有上千的人死去了。他們原本應該活著，幸福快樂地活著。我的手上沾著他們的血。﹂

﹁別為此後悔，太后。這麼做是自私的。您如果後悔就是剝奪了死者們的榮耀。您作戰的原因是正義的。他們追隨著您參加戰鬥，如果您戰死了，他們也會跟著您戰死，那是因為他們看到正義在您身上閃耀光芒。那就是為什麼您被稱為黃金將軍，﹂他加上一句。﹁並不是因為您頭髮的顏色。﹂

﹁可是，﹂她說。﹁我想要回報他們。﹂

她沉默了，陷入自己的思緒。他起身離開，認為她想休息，但她挽留了他。

﹁我們剛才正說到你，元帥。﹂她的手輕輕搭在他的手臂上。﹁為什麼你準備為精靈犧牲生命呢？﹂

他望進她的雙眼，原本想說自己是為了一名精靈而準備獻出生命，但他不能說。他的愛是不受她歡迎的，但她會接受他的友情。那已經是他的福份了，他不會要求更多。

﹁我在為自己的家鄉戰鬥，太后。﹂他的回答很簡單。

﹁家鄉是一個人出生的地方，元帥。﹂

﹁確實如此，太后。我的家鄉就是這裡。﹂

他的回答取悅了她。她碧藍雙眸的眼神變得溫柔，溢滿同情，突然湧出的淚水光芒點點。她溫暖甜蜜，芬芳四溢，而她現在又正巧情緒低落，發著抖，受了傷。他迅速站起身，如此匆忙的動作害得他粗魯地弄翻了方才用來洗淨傷口的水盆。

﹁對不起，太后。﹂他彎腰擦拭著濺出的水，慶幸有機會隱藏自己的表情。他再次站起身，沒有看向她。﹁繃帶沒有纏得太緊吧，太后？﹂他粗聲粗氣地問。

﹁不緊。﹂羅拉娜答道。

﹁那就好。請原諒，太后，我得回指揮部去，看看是否會有更多情報報告敵軍的進展。﹂

他一鞠躬，轉身急步離開了，將她留在她自己的思緒中。

羅拉娜拉回長袍的袖子，摩挲著手掌上的繭。

﹁我會回報的。﹂她說。

## １︱５馭龍飛翔

黑暗騎士的馬廄距離奎靈那斯提相當遠。傑拉德並不驚訝，畢竟這個馬廄養著一頭藍龍。他從未去過那裡，也從來沒機會去，所以他對馬廄所在的位置只有一點模糊的印象。不過梅丹指出的方向很容易找，傑拉德最後準確無誤地來到那個地方。

一心想著趕路，傑拉德便一直小跑著，但他很快就氣喘吁吁了。在龍人的打鬥中受的傷如今抽痛不已。他一直沒怎麼休息，又被沉重的盔甲拖慢了腳步。想到這番辛苦的結果是要面對一頭藍龍，這念頭不但無法減輕他肌肉的痛楚或是盔甲的重量，反而加重了負擔。

在看到馬廄前，他就聞到了它的氣息。馬廄被一圈柵欄圍住，守衛就站在入口。機警的守衛一聽到傑拉德的腳步聲就叫住他。他答出正確的口令，把梅丹的手令交給他們。守衛們認真的看過手令，又湊近來打量陌生的傑拉德。不管怎麼說，這上面確實有梅丹的印信，於是就讓他進去了。

馬廄裡有馬、獅鷲獸和龍，不過不是在同一個地點。低處隨意漫佈著的木棚裡養著馬，獅鷲獸則在一座懸崖上築巢。牠們喜歡高的地方，而且得和馬匹間隔相當遠的距離，以免馬匹會因牠們的氣味而受驚。至於藍龍，傑拉德聽說牠是住在懸崖下的洞穴裡。

一名馬夫自告奮勇地帶傑拉德去見龍。傑拉德情緒低落，心不甘情不願，邁出的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的心上似的，但還是答應跟他去了。兩人還被迫多等了一會兒，因為另一頭載著騎士的藍龍降落時，因為離馬房太近，引來馬群一陣恐慌。傑拉德的嚮導匆忙跑去安撫馬匹，其他馬夫則兇神惡煞地對著龍騎士大喊大叫，說他停錯了地方，還朝他揮舞著拳頭。

那位龍騎士沒理會他們。他從鞍座上滑下，沒把他們的辱罵當一回事。

﹁我從塔貢爵士那裡來。﹂他生硬無禮地開口。﹁我有緊急命令要帶給梅丹元帥。帶一隻獅鷲獸來送我去指揮部，照看好我的龍。我要求牠得到妥善的休息和餵食，為回程做好準備。我明天就走。﹂

一聽到塔貢的名字，馬夫們立刻閉嘴散開去執行騎士的命令。幾個人引著藍龍到山下的洞穴去，其他人開始用口哨聲召喚獅鷲獸。這得花上一點時間，因為獅鷲獸的壞脾氣是出了名的，牠們常常對聽到的命令裝聾作啞，希望操控者最後不得不灰心喪氣地離開。

傑拉德很有興趣想聽聽黑暗騎士急著要帶給梅丹的是什麼消息。看到那位騎士抹了抹嘴唇，傑拉德解下了腰上的瓶子。

﹁你看來是渴了，閣下。﹂他遞出瓶子。

﹁我想你帶的這瓶裡不會是白蘭地吧？﹂騎士飢渴地盯著瓶子問道。

﹁裡頭是水，抱歉。﹂傑拉德回答。

騎士聳聳肩，抓住瓶子喝了起來。解了渴之後，他把水瓶還給傑拉德。﹁見到元帥後，我要嚐嚐他的白蘭地。﹂他好奇地瞧著傑拉德。﹁你剛來，還是要走？﹂

﹁要走。﹂傑拉德說。﹁梅丹元帥交付的任務。我聽說你從塔貢爵士那裡來。他聽到碧雷進攻奎靈那斯提的消息後有何反應？﹂

騎士聳了聳肩，不屑地往四周掃視了一圈。﹁梅丹元帥是個窮鄉僻壤地區的統治者。他面對巨龍的行動會毫無戒備，這沒什麼好吃驚的。我向你保證，閣下，換成是塔貢爵士可不會這樣。﹂

傑拉德深深嘆了口氣。﹁你不明白這任務有多辛苦。我們得跟這些骯髒的精靈們困在一起，他們因為自己能活上幾個世紀而覺得比我們高貴。這裡甚至沒有一杯好麥酒來救救你的靈魂。至於女人，她們都該死的自以為了不起，傲得很。﹂

﹁不過，我跟你說實話。﹂傑拉德朝對方貼近，放低聲音。﹁你要知道，她們真的想要我們。女精靈喜歡我們這些男人。她們只是裝作不喜歡。她們勾引人，又在他打算占點便宜時尖聲大叫。﹂

﹁我聽說元帥跟這些害蟲站在同一邊。﹂那位騎士撇著嘴。

傑拉德譏笑道。﹁元帥嘛，要我說的話，他更像是精靈而不是人類，都不讓我們找點樂子。我猜這種狀況快要變了。﹂

龍騎士會意地瞧了傑拉德一眼。﹁不管你要去哪裡，最好快點回來，不然你就錯過好戲了。﹂

傑拉德又羨又妒地看著龍騎士。﹁我真想留在指揮部，一定有什麼刺激事，應該跟他的統治權有關吧！我猜你什麼事都知道。﹂

﹁我知道我該知道的。﹂騎士說著，退後站直，全神貫注地盯著天空的星辰。﹁我正想著要到這裡來。在這裡很快就能得到封地。精靈的土地和漂亮的房子。如果你想要的話，還有精靈女人。﹂他不屑地瞥了傑拉德一眼。﹁就我個人來說，我一點都不想碰那些冷冰冰、濕答答的老巫婆，光是想到就讓我噁心。不過，你最好在拿她們取樂時動作快點，不然周圍鐵定會有一圈人等著要她。﹂

傑拉德現在能猜到塔貢給梅丹的命令內容。黑夜之主腦子裡的計劃他已經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對之深惡痛絕。奪取精靈的財產和家園，謀害物主，將這些財富當作禮物送給騎士團的忠心份子。傑拉德的雙手緊握在劍上。他真的很想一刀劃去看看眼前這名騎士肚破腸流的樣子。不過這份樂趣還是留給梅丹元帥吧！

騎士在腿上拍著手套，望著那些馬夫，看著他們繼續朝獅鷲獸呼喝，而獅鷲獸們繼續對他們不理不睬。

﹁蠢貨！﹂他不耐煩了。﹁我看我得自己來了。那麼，祝你旅行愉快，閣下。﹂

﹁你也是，閣下。﹂傑拉德說。他看著騎士走過去恐嚇那些馬夫，在他們回話不夠恭敬時對他們抱以老拳。馬夫們都溜走了，留下那個騎士自己叫喚著獅鷲獸下來。

﹁雜種。﹂一個馬夫撫著瘀青的臉頰罵道。﹁現在我們得一整夜都去看顧他那條該死的龍。﹂

﹁是我的話就不會那麼賣力去照顧牠。﹂傑拉德說。﹁我想那位騎士完成任務的時間會比他預期的要久。久得多。﹂

馬夫陰沉地瞟了傑拉德一眼，揉了揉臉頰，領著他去元帥的藍龍所住的洞穴。

傑拉德緊張地準備著見藍龍，回想著曾聽說過、關於龍的每一點小事。最重要的是要控制龍威帶來的恐懼感，這是他聽過的最讓人無力的一點。他鼓起勇氣，下定決心，希望不會做出任何讓自己丟臉的事來。

馬夫將龍從巢中帶了出來。銳刃的外形既雄壯又輝煌。陽光在牠藍色的龍鱗上閃著微光，牠的外貌看來頗為俊秀，眼神銳利，鼻翼微張，動作柔軟而優雅。傑拉德從未如此接近過任何一頭龍。龍威落到傑拉德心中，但這頭龍並未運用牠的威力來恐嚇騎士，傑拉德感覺到的震懾只是敬畏和驚訝而已。

這條巨龍發覺了他的欽佩和讚賞之情，於是搖動著頭部，展示著雙翼，急速甩動起尾巴。

一位長者從巨龍身旁朝傑拉德走來。老人的個頭不高，骨瘦如柴，腿呈弓形。他斜視的雙眼幾乎隱藏在皺紋織成的網中，讓人無法看見，而他正好奇又疑惑地凝視著傑拉德。

﹁我是銳刃的訓練師，閣下。﹂老人說。﹁我從沒聽過元帥會允許別人騎他的龍。出了什麼事？﹂

傑拉德拿出梅丹的手令交給老人。老人認真地看著手令，把印章湊到鼻尖上，可能是用他唯一一隻視力好些的眼睛在檢查。有那麼一刻，傑拉德以為老人是打算不讓他啟程，他不知是該高興還是失望。

﹁哦，凡事都有第一次。﹂老人喃喃著遞還手令。他看著傑拉德的盔甲，挑起一側眉毛。﹁你不是想穿著這個上天吧，閣下？﹂

﹁我︱︱我想是的︱︱﹂傑拉德結結巴巴地說。

老人頓生反感。﹁你會把你的那話兒凍僵的！﹂他搖搖頭。﹁如果你現在是要騎在龍背上去打仗，沒錯，你是得穿著這堆鐵片。但你不是要去打仗。你會飛得很遠，而且要飛得很快。我還有幾件適合你穿的元帥的舊皮衣，可能有一點寬鬆，不過應該合適。你需要鞍座有特殊的安置方式嗎，閣下？元帥喜歡把它安放在肩骨後面，不過我知道其他的騎手會把它安放在翅膀中間。他們說那樣會讓飛行比較平順。﹂

﹁我︱︱我不太清楚︱︱﹂傑拉德看向巨龍，想到他真的要經歷這樣的考驗，這個想法簡直是打中了他的要害。

﹁吾后在上，﹂老人吃了一驚。﹁你以前從沒騎過龍？﹂

傑拉德紅著臉承認。﹁我希望這不難。﹂他最後加上一句，學習騎馬時的種種情形鮮明地浮現在他的記憶中。如果他從龍身上掉下的次數和從馬背上掉下來的次數一樣多︱︱

﹁銳刃是個老兵了，騎士閣下。﹂老人驕傲地說道。﹁牠是個優秀的好兵，遵守紀律，聽從指揮，不像某些藍龍那般喜怒無常。牠和將軍聯合作戰，一起經歷過渾沌之戰和往後的幾場戰鬥。但在那些古裡古怪的、肥不隆咚的巨龍跑來開始殺自己的同類時，元帥就把銳刃藏起來。我告訴你，銳刃對這可不高興，他們吵過好幾回了。﹂

老人搖搖頭，斜睨著傑拉德。﹁我想我應該明白是怎麼回事。﹂他點了點皮包骨的腦袋。﹁我聽說那頭綠龍潑婦正朝這裡來。﹂

他朝傑拉德靠過去，提高了一點音量對他耳語。﹁可別讓銳刃知道，閣下。要是牠知道自己有機會對上那個殺了牠同類的綠潑婦，不管元帥在不在，牠會留下來打一場的。你就把牠安全地從這裡帶走吧，騎士閣下。祝你們好運。﹂

傑拉德張大了嘴，想說他和銳刃一送完信就會趕回來戰鬥，但他再次閉上嘴，擔心自己會說得太多。就讓那位老人照他希望的去想吧！

﹁會不會︱︱銳刃會不會介意我不是梅丹元帥？﹂傑拉德遲疑地問道。﹁我不想讓那頭龍難受。牠可能會拒絕載我。﹂

﹁銳刃為元帥效力，閣下，不過牠若明白是梅丹派你來的，就會好好聽你的話。這邊走，閣下。我來給你介紹。﹂

傑拉德結結巴巴地解釋著自己的任務，並拿出梅丹的手令，銳刃非常專心地聆聽著。

﹁我們的目的地是哪裡？﹂銳刃問。

﹁我暫時不能透露。﹂傑拉德帶著歉意答道。﹁一升空我就會告訴你。知道的人愈少愈好。﹂

巨龍晃了晃腦袋表示牠已經準備好依令行事。牠顯然不健談，在問過唯一的一個問題後，牠就沉默著聽從命令。

為巨龍安置鞍座花了點時間，並不是因為銳刃不配合，而是因為調整鞍座的位置和鞍具，固定那些沒完沒了的帶釦和韁繩十分費事費時。傑拉德穿上老人所說的皮衣，包括一件有襯墊的長袖皮外衣和一條厚皮褲。皮手套是用來保護雙手的，那頂罩住整個頭的皮帽像是劊子手用的，可以同時保護頭部和頸部。外衣有點大，褲子硬直，帽子悶得很。傑拉德發現從眼縫往外望幾乎看不到什麼，開始納悶為什麼要弄得這麼麻煩。黑暗騎士的徽章︱︱死亡百合和骷髏頭︱︱已經縫在鞍座上。

除了那個鞍座和他的佩劍外，沒有其他東西表明傑拉德是名黑暗騎士。他把那封珍貴的信件小心地收進一個皮袋子裡，把它緊緊地綁在鞍座上。

太陽升起時，龍和騎手都已經準備好要出發。傑拉德由馬夫和龍幫忙，笨拙地跨上龍背，巨龍對他的笨手笨腳極具耐心。銳刃強健的後腿一撐，突然一躍直刺藍天。傑拉德漲紅了臉，有些狼狽地勉強抓住了韁繩。

這猛然一躍把傑拉德的胃都壓到了腳底，他把韁繩握得很緊，麻掉了的手指完全失去感覺。可是當巨龍展開雙翼飛入晨曦時，傑拉德的心也跟著飛了起來。

他以前很不明白為何會有人想要成為龍騎兵連的一份子。他現在知道了。飛行的經歷中，興奮的感受和害怕的感覺一樣多。他想起小時候希望能跟鷹一樣飛翔的夢想。他甚至嘗試過張開雙臂從穀倉屋頂往下跳，結果摔進乾草垛裡，差點折斷脖子。一陣興奮的戰慄讓他熱血沸騰，緩解了心裡的害怕。

他看著地面在腳下墜落，感覺彷彿整個世界離自己遠去，而不是自己遠離世界。周遭空無一物的奇怪感覺讓他吃驚。他飛進一片沉寂，這是完全徹底的沉寂，而不是那種待在地面上時感受到的沉寂。地面的沉寂由各種細微的聲音構成，只是因為這些聲音單調而連續不斷，我們沒注意罷了：鳥兒的啾鳴、風吹樹葉的沙沙響、遠處的喃喃話音和溪流的潺潺水聲。

除了巨龍拍動雙翼時會聽到肌腱動作的微響外，傑拉德什麼都聽不到，而當巨龍在上升氣流中滑翔時，甚至連那種微響也消失了。這份沉寂讓他覺得安寧愉悅。他不再是世界的一部份。世間的煩憂，世間的悲哀，世間的苦難，他已超然於外。他覺得輕飄飄的，彷彿已經蛻去累贅的血肉骨骸。要回到地面，要變回沉甸甸的，要重新擔上重負，這想法突然變得可恨至極。他多想永遠這樣飄著，飄到太陽西沉的地方，飄到月光隱沒的地方。

巨龍掠過了樹梢。

﹁哪個方向？﹂銳刃喊著。牠的聲音隆隆作響，震醒了傑拉德的白日夢。

﹁北邊。﹂傑拉德回喊。風從他的臉側呼嘯而過，把他吐出的字句送回他的嘴裡。藍龍回過頭好聽得清楚些。﹁索蘭薩斯。﹂

銳刃斜著眼盯著他，傑拉德擔心藍龍會拒絕前往。索蘭薩斯是有名無實的中立土地。索蘭尼亞騎士們已經把索蘭薩斯城變成戒備森嚴的城市，那裡可能是整個安塞隆大陸上看守得最嚴密的地方。銳刃或許會非常奇怪為什麼牠要飛到敵軍的要塞去，如果牠不滿意聽到的答案，大概會把傑拉德丟下鞍座。

傑拉德準備好了說辭，但銳刃自己分析出了結果。

﹁啊，是偵察任務。﹂牠邊說著邊調整飛行路線。

銳刃在整個飛行過程中保持著沉默。正好讓傑拉德專心想著自己的事，陰暗的想法彷彿一片陰影投在從他腳下掠過的美景。他曾信心滿滿的認為自己能說服索蘭尼亞騎士來援救奎靈那斯提，但現在上了路，他卻開始懷疑自己做不做得到。

﹁閣下，﹂銳刃開口了。﹁看下面。﹂

傑拉德往下看時，心頓時沉了下去。

﹁下降。﹂他下令道。他不知道藍龍是否聽得到自己的話，所以說話的同時也打著手勢。﹁我要看清楚些。﹂

巨龍向下穿出雲層，慢慢盤旋著下降。

﹁夠近了。﹂傑拉德用手勢示意銳刃保持懸停狀態。

傑拉德兩手抓牢鞍座，彎下身從巨龍的左翼向下望去。

一支大軍漫過地面，人數之多讓它看來就像是條巨大的黑蛇，一直延伸到他看不見的地方。一道碧藍的帶子蜿蜒穿過蔥綠的森林，那肯定是奎靈那斯提邊界的白怒河。黑蛇的頭已經探過邊界，鑽向腹地。

傑拉德向前傾過身，﹁你還可以再飛快一點嗎？﹂他大喊道，打著手勢，顫抖的指尖指向北方。

銳刃嘟噥道，﹁我能飛得更快。﹂牠回喊。﹁不過你會覺得不舒服。﹂

傑拉德往下望去，估算著人數，點著補給車輛，盡他所能地記住所有訊息。他咬緊牙關俯向鞍座，點頭示意銳刃前進。

藍龍開始鼓動巨大的雙翼。銳刃仰起頭，朝雲層飛去。

突來的加速把傑拉德壓向鞍座。他對皮帽的設計者感激不盡，總算明白了眼縫的用處。即使如此，勁風還是刺激著他的雙眼，讓他眼中淌出了淚水。龍翼的動作讓鞍座前前後後地震蕩，傑拉德的胃裡翻江倒海。他忍耐著，祈求能有神祇可以讓他禱告。

## １︱６遠征西瓦諾斯

沒人清楚傳聞是如何在西瓦諾斯城中散佈開來的，傳說一個叫米娜的人類女孩有雙醫者之手。精靈們或許是從外面的世界聽到過她的事，然而號稱是屏障，實際上卻是在殘殺他們的魔法屏障已經讓他們長時間與外界隔絕。沒有哪個精靈說得出自己最初是從哪裡聽到這傳聞，他們都說是從鄰居、親戚或是路人那裡聽來的。

傳聞是從夜幕降臨時開始流傳的。它在夜裡播散，在晚風輕送的花香中低語，在夜鶯的歌聲中傳唱，被夜梟的尖嘯嚷開。傳聞在年輕的精靈之中散播時帶著興奮和喜悅，而年長的精靈們聽到它時則皺起眉頭，提高戒心。

那些一直以來巡邏、守護著西瓦那斯提邊境的守護者精靈們更是如此。他們親眼見到屏障殺死了邊境上的所有生命，為此痛心疾首。他們反抗著湛青‧血暴多年前在長槍之戰中投下的殘酷夢境。守護者從對抗那個噩夢的慘痛經驗中得知，邪惡往往以迷人的面目出現，只有在遇上抵抗時才會變得醜惡嗜殺。守護者對同胞們警告說要小心這個人類女孩。謠言就像水銀般飛快地流動，閃著動人的光澤，他們想設法阻止謠言在城中散播。然而，每一次這種傳聞被抱著垂死嬰孩的年輕母親聽到，她總是會相信它。守護者的警告聲被忽視了。

這個夜晚，明月高掛天際。精靈們永遠也不會習慣這樣的天空，從前曾有銀月和紅月在群星中穿行，如今，只有一個孤零零的月亮懸在天幕。西瓦諾斯城門上的衛兵們看守著通往都城的一條大路，路上灑滿了月光，一支人類軍隊正朝西瓦諾斯前進。這支隊伍人數不多，只有二十名身著黑色奈拉卡騎士盔甲的騎士和後面跟著的幾百名步兵。這支隊伍看起來狼狽頹喪。步兵們步履蹣跚，兩腳痠軟，疲憊不堪，一瘸一拐的走著。甚至連騎士都在步行，因為馬匹不是已經死在戰場上，就是被騎手殺了充飢。只有一名騎士仍騎著馬，那是他們的指揮官，那個苗條的身影騎著一匹血紅色的馬。

一千名精靈弓箭手拉開了傳說中精準無比的精靈長弓，瞄準下方這支靠近的軍隊。準備射箭的弓箭手如此之多，每個靠近的敵人都可能被射成滿身箭羽的豪豬。

精靈弓箭手們都猶豫地看向長官，他們跟指揮官一樣都聽到了傳言。每個弓箭手家中都有病人：妻子、丈夫、父母和孩子。他們的家人們都在這場讓人消瘦的瘟疫中走向死亡。許多弓箭手自己就處在病魔侵襲的第一線，是意志的力量才讓他們還守在崗位上。他們的指揮官也同樣如此。守護者並非精靈軍隊的成員，他們站在弓箭手之中，緊裹著可以混在他們所愛的森林茂葉中的斗篷，陰鬱地看著這一切。

米娜徑直騎向白銀城門，毫無懼色地進入弓箭的射程。她的馬昂頭拱頸，輕輕地甩動著尾巴。在她身旁走著一個高大的牛頭人。她的騎士們跟在她身後，步兵則跟著騎士。一進到精靈的視線中，步兵們努力保持著隊形，艱難地挺直了背，毫不畏懼地向前挺進；雖說他們一定在看到映著月光的箭尖時為之戰慄發抖。

米娜在門前收韁停馬。她揚起銀鈴般清脆的嗓音。

﹁我叫米娜。我以唯一真神的名義來到西瓦諾斯。我來西瓦諾斯向我的精靈兄弟姐妹們宣揚唯一真神，並接受他們對唯一真神的侍奉。我要求你們，西瓦諾斯的人民，打開城門，我將不會傷害一草一木。﹂

﹁別信她的話。﹂守護者提醒道。﹁不要相信她！﹂

沒人肯聽，當一個守護者，一個名為羅蘭的精靈揚起弓想射向那個人類女孩時，他身邊的精靈把他打倒在地，讓他流著血，頭暈目眩地倒在路上。守護者們發現沒有人注意他們，便扶起倒下的同伴，離開西瓦諾斯，退回森林之中。

一名傳令官上前大聲宣佈。

﹁國王陛下命令西瓦諾斯的城門向米娜︱︱陛下所稱的屠龍者、西瓦那斯提的救星開放。﹂

精靈弓箭手放下長弓，發出虛弱的歡呼。守門的精靈趕緊奔向用鋼鐵和白銀所鑄，並附有魔法的城門。儘管城門看似蛛網般易碎，但那上面附有遠古的魔法，克萊恩上除了龍息之外沒有什麼力量能破壞它們。可是看起來米娜只是把手貼在門上，城門就打開了。

米娜騎著馬慢慢走進西瓦諾斯。牛頭人走在她身側，手搭在劍上，用不信任的目光瞪著精靈們。她的人馬跟在後面，緊張不安、小心翼翼地提防著身邊的精靈。精靈們在最初的一陣歡呼後陷入了沉默。精靈排列在大路兩側，路在月光下呈現出一片灰白。沒有人說話，唯一能聽到的聲音就是鍊甲叮噹響、盔甲和長劍碰撞的鏗鏘聲，和穩步前進的軍靴慢吞吞的腳步聲。

米娜剛走進一段距離，她的一部份隊伍還留在城門外時，她就停下了馬。她聽到一個聲音，於是她望向人群。

她下了馬，離開大路徑直走進精靈人群中。魁梧的牛頭人抽出劍想跟在後面保護她，但她揚起手下了個無聲的命令，於是他彷彿是被她打中似的立即停在原地。米娜走到一個年輕的精靈女性身前，她正徒勞地想摀住自己三歲孩子焦躁的嗚咽聲。正是這孩子的哭泣聲引起米娜的注意。

精靈們讓開一條路讓米娜走過，他們從她身邊退開，彷彿碰到她會讓自己痛苦。然而，在她走過的時候，一些年幼的精靈會猶豫地伸出手再次碰碰她。她沒有理會他們。

米娜靠近那位精靈母親，用精靈語開了口。﹁妳的孩子在哭。她在發燒。怎麼了？﹂

母親將孩子護在懷裡，她的頭垂在小女孩頭上，眼淚滴落在孩子滾燙的前額。

﹁她病了好幾天，而且情況愈來愈糟。我擔心︱︱她快死了。﹂

﹁把孩子給我。﹂米娜伸出雙手。

﹁不！﹂精靈母親緊緊抱住孩子。﹁不，別傷害她！﹂

﹁把孩子給我。﹂米娜柔聲說。

母親驚恐的雙眼對上米娜的眼睛，溫暖的琥珀從母親和孩子周圍流過。母親把孩子交給了米娜。

小女孩輕得像是米娜臂彎中的一點鬼火。

﹁我以唯一真神的名義祝福妳。﹂米娜說。﹁要妳活過來。﹂

孩子的嗚咽聲停止了。她癱軟在米娜的臂彎裡，與之同時，年長的精靈紛紛發出噓聲。

﹁她沒事。﹂米娜將孩子交還給母親。﹁退燒了。帶她回家並保持溫暖，她會活下去的。﹂

母親擔憂地看向孩子的臉，接著發出一聲歡喜的喊聲。孩子不哭了，而之所以會變得軟綿綿的，是因為她睡著了。她的前額不再發燙，呼吸平順。

﹁米娜！﹂精靈母親喚著她，跪了下來。﹁感謝您，米娜！﹂

﹁不要謝我，﹂米娜說。﹁感謝您。﹂

﹁唯一真神，﹂母親哭泣著。﹁我感謝唯一真神。﹂

﹁騙人！﹂一名精靈衝出人群。﹁騙人，褻瀆。帕拉丁才是唯一真正的神。﹂

﹁帕拉丁拋棄了你們。﹂米娜說。﹁離開了你們。唯一真神與你們同在。唯一真神關愛你們。﹂

精靈張大嘴想反駁，但在他說話之前，米娜對他說。﹁你心愛的妻子今晚沒有跟你一起來。﹂

那名精靈閉上了嘴。他咕噥著想轉身離開。

﹁她在家裡，病了。﹂米娜告訴他。﹁她已經身體不適了很長很長一段時間。每一天，你都看到她向死亡更接近一點。她躺在床上，沒辦法起來。今天早上，她甚至沒辦法從枕頭上抬起頭。﹂

﹁她快死了！﹂精靈苦澀地嚷道，別過頭。﹁許多人都死了。我們在受苦，而且還要繼續忍受下去。﹂

﹁當你回到家的時候，﹂米娜說。﹁你的妻子會在門口迎接你。她會牽起你的手，你們會像從前一樣在花園裡跳舞。﹂

精靈轉過身面對她。他淚流滿面，臉上盡是警戒和懷疑的神色。﹁這是騙局。﹂

﹁不，不是的。﹂米娜微笑著回答。﹁我說的是事實，你知道的。回去看看她。﹂

那個精靈盯著米娜，接著，他低沉地喊了一聲，推開圍著他的同胞，消失在人群中。

米娜向一對夫妻伸出了手。夫妻兩人各牽著一個小男孩。他們是雙胞胎，看上去瘦小而沒精打采的。年輕的臉龐因痛楚而皺緊，看起來就像是枯槁的老者。

米娜向兩個男孩招手。﹁到我這裡來。﹂

男孩們害怕地退後。﹁妳是人類。﹂其中一個男孩說。﹁妳恨我們。﹂

﹁妳會殺掉我們。﹂他的兄弟說。﹁我爸爸說的。﹂

﹁在唯一真神面前，人類、精靈和牛頭人沒有差別。我們都是唯一真神的孩子，但我們一定得是聽話的孩子。到我這裡來。到唯一真神這裡來。﹂

兩兄弟抬頭看向父母。兩夫妻盯著米娜，沒有說話，也沒有動。他們周圍的人群默不作聲地靜靜看著這一幕。最後，一個孩子鬆開母親的手，他搖搖晃晃地走上前，拉住米娜的手。

﹁唯一真神能救你們其中的一個。﹂米娜說。﹁救誰？你，還是你的兄弟？﹂

﹁我的兄弟。﹂孩子不假思索地回答。

米娜將手搭在他的頭上。﹁唯一真神讚賞自我犧性。真神很高興。真神會救你們兩個。﹂

健康的血色湧上蒼白的臉頰，失神的雙眸綻出生氣與活力，虛弱的雙腿不再顫抖，佝僂的背脊挺得筆直。另一個孩子從父親身旁奔來，兩兄弟張開雙臂抱住了米娜。

﹁感謝您！感謝您，米娜！﹂一些年輕的西瓦那斯提精靈開始有節奏地喊道。他們向米娜靠攏，伸手拉著她，懇求她治好他們，治好他們的妻子、丈夫、孩子。人潮湧向她，讓她幾乎要站不住腳。

牛頭人加爾達，米娜的副將及私人保鏢擠入人群。他抓住米娜，用強壯的手臂推開那些急切的精靈，將她帶出擁擠的人群。

米娜騎上馬，站在馬蹬上舉起手要求大家安靜。精靈們立即噤聲，緊張地聽著她發話。

﹁我奉命告訴諸位，所有謙卑恭敬地向唯一真神提出請求的，會得到治療，讓你們從巨龍湛青‧血暴帶來的疾病中恢復。唯一真神將你們從這樣的危險中解救出來。跪下向唯一真神祈禱，將唯一真神奉為精靈的真神，那麼你們就會痊癒。﹂

一些年輕的精靈立刻跪下開始祈禱，其他年長的精靈則拒絕這麼做。精靈以前從未向帕拉丁之外的神祇祈禱。一些精靈開始嘀咕說守護者的意見是正確的，但接著，那些祈禱的精靈們抬起頭，迎著月光發出歡呼，說痛苦已經離開了他們的身體。年長的精靈不贊同而懷疑地搖著頭。尤其是一名穿著守護者的魔法斗篷的精靈，在瞪著米娜好久一會兒之後，就消失在陰影之中。

血紅的馬兒繼續前行。米娜的士兵為她在湧來的人群中開出一條路。星辰之塔在月光中柔和地閃耀光輝，指出一條升往天庭的路途。加爾達走在米娜身邊，盡力屏氣呼吸。精靈的氣息對牛頭人來說濃烈甜膩，就像死去很久的東西發出的氣味般，讓他感到噁心。

﹁米娜，﹂加爾達刺耳地咆哮道，﹁他們是精靈！﹂他毫不掩飾自己的厭惡。﹁唯一真神要這些精靈做什麼？﹂

﹁所有凡人的靈魂對唯一真神都是有價值的，加爾達。﹂米娜答道。

加爾達思考著這句話，但仍舊不明白。他回頭看著她，看到在月光中，無數的精靈成了她那雙溫暖金色琥珀眼眸的囚徒。

米娜繼續走過西瓦諾斯的街道，與此同時，唯一真神的祈禱者們用精靈語的低吟祈禱聲在夜色中沙沙響。

西瓦諾謝，阿爾瀚娜‧星光與索拉斯特倫家族的波修士之子，西瓦那斯提與奎靈那斯提兩個精靈王國的繼承人。他站在水晶窗前，把臉和手都貼到窗上，望著外面的夜色。

﹁她在哪裡？﹂他不耐煩地追問著，﹁哦，等等！我想我看到她了！﹂他緊盯著某個地方好一會兒，然後嘆了口氣，﹁不，那不是她，我看錯了。為什麼她還不來？﹂他轉過身突然害怕地問道。﹁她不會出了什麼事吧，表哥？﹂

琦霖張嘴剛想回答時，西瓦諾謝已經對一個侍從下令。﹁去看看城門那裡出了什麼事。馬上回來報告。﹂

侍從行禮離開了，把他們兩人單獨留在屋裡。

﹁表弟，﹂琦霖小心地控制著語調。﹁這已經是半小時來你派出去的第六名侍從了。他會帶回跟其他侍從一樣的消息。隊伍前進得很慢，因為有那麼多人想見她。﹂

西瓦諾謝回到窗邊，再次望著窗外，根本不想掩飾不耐煩的神情。﹁錯了。我本來應該在那裡迎接她的。﹂他冷冷地瞥了他的表哥一眼。﹁我不該聽你的。﹂

﹁陛下，﹂琦霖嘆了口氣，﹁那樣看來不妥當。您，我們的國王親自去迎接我們敵人的首領。我們允許她進城來就已經夠糟的了。﹂他最後一句話是說給自己聽的，但西瓦諾謝聽見了。

﹁我得提醒你，表哥。﹂國王的話很簡潔。﹁難道不正是這位敵人的首領將我們從惡龍湛青‧血暴的陰謀中解救出來的嗎？正因為有她，我才能活過來，才有機會弄垮惡龍在我們頭上築起的屏障，那個不停吸取我們生命力的魔法屏障。正因為有她，我才能摧毀屏障樹，拯救人民。如果不是她，西瓦諾斯的街道上將不會有任何精靈，只會有屍體。﹂

﹁這些我都知道，陛下。﹂琦霖說。﹁然而我捫心自問，為什麼？她的動機是什麼？﹂

﹁我也想問你同樣的問題，表哥。﹂西瓦諾謝冷冷地說。﹁你的動機是什麼？﹂

﹁我不知道您是什麼意思。﹂琦霖回答。

﹁你不知道？我已經注意到你在我背後策劃著什麼。有人看見你和守護者的成員會面。﹂

﹁那又怎麼樣，表弟？﹂琦霖溫和地反問。﹁他們是您忠誠的子民。﹂

﹁他們不是我忠誠的子民！﹂西瓦諾謝生氣地說。﹁他們合謀對付我！﹂

﹁他們是聯合起來對付我們的敵人黑暗騎士︱︱﹂

﹁你是說米娜。他們對付米娜就跟對付我一樣。﹂

琦霖輕嘆了口氣。﹁有人等著見陛下。﹂

﹁我誰也不見。﹂西瓦諾謝說。

﹁我想您會見他的，﹂琦霖繼續說。﹁他是您母親派來的。﹂

西瓦諾謝從窗前回過身盯著琦霖。﹁你在說什麼？我母親去世了。她在食人魔攻擊我們營地的那天晚上去世了。我掉下崖穿過魔法屏障的那晚︱︱﹂

﹁不，表弟。﹂琦霖說。﹁您母親阿爾瀚娜還活著，她和她的隊伍越過了邊界。她已經和守護者接觸過了。那就是為什麼︱︱他們要設法見您，表弟，但被您拒絕了。於是他們來找我。﹂

西瓦諾謝跌坐在椅子上。他把臉埋在發抖的手裡，掩住突然迸出的淚水。

﹁請原諒，表弟。﹂琦霖說。﹁我本來應該用更好一點的方法告訴您︱︱﹂

﹁不！你告訴我的是最讓我高興的消息！﹂西瓦諾謝抬起臉喊道，﹁我母親的信使在這裡嗎？﹂他站起身，迫不及待地朝門口走去。﹁讓他進來。﹂

﹁他不在接待室。他在王宮裡會很危險。我冒昧地︱︱﹂

﹁這是當然。我忘了，我母親是個闇精靈。﹂西瓦諾謝苦澀地說道。﹁她面臨著死刑的處罰，那些跟隨她的人也是。﹂

﹁陛下現在有權將之糾正。﹂琦霖說。

﹁用法律手段，也許可以。﹂西瓦諾謝說。﹁但法律不能抹去多年的仇恨。那麼，不管你把他藏在哪裡，去把他帶來這裡吧！﹂

琦霖走出房間。西瓦諾謝回到窗前，困惑和喜悅在他心裡攪成一團。他的母親還活著。米娜回到他身邊。她們會見面。她們會喜歡彼此。嗯，也許一開始不會︱︱

他聽到身後的輕響，轉身看到厚實的簾幕後方有動靜。簾幕被推到一旁，牆上出現一個密道的出入口。西瓦諾謝曾聽母親說過這些密道的事。他曾鬧著玩似地搜尋過密道，但只找到這一個。這條密道通往秘密花園，那裡現在毫無生氣，花朵都被屏障帶來的枯萎病害死了。

琦霖從簾幕後方走出來，另一個裹著斗篷戴著兜帽的精靈跟在他身後。

﹁薩馬！﹂西瓦諾謝認出了他，心裡又是歡欣又是痛苦。

他看到薩馬，知道他和自己的母親仍活著時，簡直高興極了，心裡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奔上前握住薩馬的手，甚至打算給他一個擁抱。琦霖也正期待看到這樣的團聚。他希望西瓦諾謝的母親就在附近，她和她的隊伍通過邊界的消息能讓表弟的心思從米娜身上移開。

但琦霖的希望落空了。

在薩馬眼中的西瓦諾謝不是國王。他只是個被寵壞的孩子，穿著綾羅綢緞，渾身珠光寶氣，而他母親卻穿著親手做的衣衫，身上的裝飾就只有冰冷的金屬鍊甲。他看到西瓦諾謝衣食無憂地住在富麗堂皇的王宮，而他母親卻在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山洞裡顫抖。薩馬看到一張有著厚實床墊，蓋著長羊毛毯，鋪著絲綢床單的大床，而他卻見到阿爾瀚娜只能裹著斗篷和衣睡在冰冷的地上。

怒氣在他的血管中奔湧，模糊了他的視線，讓他無法思考。他眼中完全沒了西瓦諾謝的影像，只能看到阿爾瀚娜。她在聽說自己以為已經死了的兒子還活著時，高興得激動不已。他不僅活著，而且還成了西瓦那斯提的國王︱︱是她對他最深切的希望。

她想要立刻來見他，這不但會讓她有生命危險，也會讓她的隊伍送命。薩馬懇求了很久，好不容易才勸阻她。只有讓她明白自己可能會為此而讓一直以來辛苦努力的成果化作泡影，她才被說服由他代替她前來。他帶來她對兒子的愛，但他不會去奉承討好或是過於寵溺西瓦諾謝。薩馬要提醒西瓦諾謝身為一個兒子的職責，和身為國王或指揮官的職責。對他的母親，對他的人民所要擔起的責任。

薩馬冰冷的目光讓西瓦諾謝停下腳步。

﹁西瓦諾謝王子，﹂薩馬略略欠身後說道，﹁相信你過得不錯。尤其吃得不錯。﹂他嚴厲地掃了一眼擺得滿滿的餐桌。﹁這麼多食物夠你母親的軍隊吃上一整年了！﹂

西瓦諾謝的滿腔熱情霎時凍成堅冰。他忘記自己虧欠薩馬多少，只記得薩馬從不曾誇讚過自己，也許甚至從來就不曾喜歡過自己。西瓦諾謝挺起胸站得筆直。

﹁顯然你還沒聽說那個消息，薩馬。﹂西瓦諾謝非常自得地說。﹁所以我原諒你。我現在是西瓦那斯提的國王，而你應該像對待國王一樣對我說話。﹂

﹁你是什麼我就怎麼對待你。﹂薩馬聲音顫抖地說。﹁一個被寵壞的小子！﹂

﹁你好大的膽︱︱﹂西瓦諾謝勃然大怒。

﹁停！你們兩個別吵了！﹂琦霖大吃一驚地嚷道。﹁你們兩個在做什麼？你們忘了眼前最重要的危機是什麼了嗎？西瓦諾謝表弟，您從小就認識這個人。您曾多次告訴我您如何欽佩他，尊敬他，把他當成第二個父親。薩馬冒著生命危險來這裡見您，您就這樣對待他嗎？﹂

西瓦諾謝一言不發。他抿緊嘴注視著薩馬，一副自尊心受到傷害的樣子。

﹁你也是，薩馬。﹂琦霖轉身面向精靈戰士。﹁你這就不對了。西瓦諾謝是西瓦那斯提人民加冕公認的國王。你是個奎靈那斯提精靈。或許你們對待國王的方式不一樣，但我們西瓦那斯提精靈非常尊敬國王。你侮辱他的時候，就是侮辱了我們所有的人。﹂

薩馬和國王沉默良久，彼此瞪著對方︱︱不像是兩個在口角後樂於重修舊好的朋友，倒像兩個打算決鬥的人，在最後對決前被迫跟對方握手時估量著對手實力的眼神。琦霖簡直傷透了心。

﹁這個見面糟透了。﹂他說。﹁重新再來一次。﹂

﹁我母親好嗎，薩馬？﹂西瓦諾謝突然問道。

﹁你母親很好︱︱陛下。﹂薩馬回答。他在說出最後兩個字前停頓了一下，但還是說了出來。﹁她向你問好。﹂

西瓦諾謝點了點頭。他努力克制著自己。﹁那個風暴之夜。我以為︱︱你們沒辦法撐過去。﹂

﹁鋼之騎士團一直在注意食人魔的動向，所以一開戰時他們就前來支援我們。看起來，﹂薩馬說到最後一句，聲音變得粗啞。﹁你和你母親都為彼此傷心。發現你沒回來，我們找了你好幾天。我們只能認為你已經被食人魔抓走，折磨致死。魔法屏障崩垮後，你母親越過邊界回到她的故鄉，遇上了守護者。聽說你不但活著，而且成了國王之後，她簡直高興極了，西瓦諾謝。﹂

接著他的語調變得冰冷無情。﹁然後就是關於你和那個人類女子的報告︱︱﹂

西瓦諾謝生氣地朝琦霖投去一眼。﹁現在我知道為什麼你要帶他來這裡了，表哥。讓他來教訓我。﹂他轉身回到窗邊。

﹁西瓦諾謝︱︱﹂琦霖想開口勸他。

薩馬走上前去抓住西瓦諾謝的肩膀。﹁對，我是來教訓你的。你現在表現得像個被寵壞的小子。你那受人尊敬的母親還不相信那些傳聞。這是怎麼回事？我無意中聽到你提起這個人類。我從你的嘴裡知道那些傳聞竟是真的！你為她悶悶不樂，為她唉聲嘆氣。與此同時，一支黑暗騎士的大軍正在穿越邊境。一支軍隊就等在邊界上，等著魔法屏障一垮就朝這裡進軍。

﹁然後，看啊，屏障倒了！這支軍隊是怎麼到這裡來的，西瓦諾謝？這是巧合嗎？黑暗騎士是剛好在屏障倒下時來到邊界的嗎？不，西瓦諾謝，黑暗騎士會在邊境上，是因為他們早就知道屏障要倒了。現在有五千精兵正朝西瓦諾斯進軍，而你已經為那個把他們帶來這裡的女人打開了大門。﹂

﹁這不是真的！﹂西瓦諾謝激動地反駁道，完全不理會試圖安撫他的琦霖。﹁米娜是來拯救我們的。她知道湛青‧血暴的真面目。她知道正是那條龍築起魔法屏障。她知道那個屏障會害死我們。當我死在那條龍手上時，是她讓我起死回生。她︱︱﹂西瓦諾謝突然停住，舌頭僵在嘴裡。

﹁就是她要你去弄垮魔法屏障。﹂薩馬接話。﹁她告訴你要怎麼做才能弄垮屏障。﹂

﹁對，我弄垮了屏障！﹂西瓦諾謝挑釁似的回嘴。﹁我做到母親多年來一直努力在做的事！你知道這是事實，薩馬。我母親看到了屏障的本質，她知道它不是為了保護我們，她是對的。它是來殺掉我們的。你本來指望我會怎麼做，薩馬？留下屏障？看著它吸乾我的人民的生命嗎？﹂

﹁你本來可以在弄垮它之前確認是不是有敵人集結在邊境。﹂薩馬謹慎地回答。﹁要是你肯花一點時間聽聽守護者的話。但是你沒有，你選擇聽那個人類女人的話，那個來看著你和你的人民滅亡的敵軍首領。﹂

﹁我可以自己做決定。﹂西瓦諾謝自信地說。﹁我依照自己的決定行事。換成是我母親，她也會這麼做的。你知道的，薩馬。她告訴過我，她曾騎到獅鷲獸背上朝魔法屏障衝去，想撞碎它。她一次次地嘗試，一次次地失敗︱︱﹂

﹁夠了！﹂薩馬不耐煩地打斷他的話，﹁木已成舟，多說無益。﹂他知道這場爭論是自己輸了。他沉思了一會兒。在他再次開口時，他的聲音變了，帶著些許歉意。﹁你還年輕，西瓦諾謝。年輕人是會犯錯的，但我擔心這個錯誤很可能對我們的理想造成傷害。不過，我們沒有放棄，我們或許還能挽回你所造成的︱︱雖然是出於好心︱︱損失。﹂

薩馬將手探入斗篷，拿出另一套斗篷和兜帽。﹁黑暗騎士不受任何阻攔地進入我們神聖的都城。我看著他們進來，我見到那個女人。我看到的人民，尤其是年輕的人民們被她所迷惑。他們盲目地看不到真相。讓他們認清事實是我們的任務。穿上斗篷，西瓦諾謝。我們從密道離開，逃出這個混亂的城市。﹂

﹁離開？﹂西瓦諾謝震驚不已的瞪著薩馬。﹁為什麼要離開？﹂

薩馬剛想開口，但琦霖插話進來。

﹁因為你處在危險中，表弟。﹂琦霖說。﹁你以為黑暗騎士會允許你繼續當國王嗎？就算他們同意，你也不過會是個像你表哥吉爾薩斯那樣的傀儡。但是，如果是一位流亡的國王，你將會是鼓舞人民的力量︱︱﹂

離開？我不能離開。西瓦諾謝對自己說。她就要回到我身邊了。她每一刻都在接近我。也許今晚我就能將她擁入懷中。我不能離開，縱使知道死亡就在眼前我也不能離開。

他看看琦霖，再看看薩馬，見到的不是朋友，而是聯合起來算計他的陌生人。他不能相信他們。他誰也不能相信。

﹁你說我的人民處在危險中。﹂西瓦諾謝說。他轉過身看著窗外，彷彿是在觀望著下面的城市。其實，他是在搜尋她的身影。﹁我的人民正處在危險中，而你要我逃到安全的地方，讓他們獨自去面對威脅。這算是哪種卑鄙的國王，薩馬？﹂

﹁一個活著的國王，陛下。﹂薩馬冷漠地答道。﹁一個為人民著想而活下去，好過為自己茍活的王者。他們會理解的，並因你的決定而尊敬你。﹂

西瓦諾謝回過頭，冷冷地看著他。﹁你錯了，薩馬。我母親逃走了，人民並未因此而尊敬她。他們蔑視她。我不會犯同樣的錯。我感謝你的到來，薩馬。你可以走了。﹂

他為自己的魯莽而吃驚，顫抖地轉過頭心不在焉的盯著窗外。

﹁你這個不知好歹的小子！﹂薩馬的怒氣哽在喉間，幾乎說不出話來。﹁你不跟我離開，我就拖著你走！﹂

琦霖站到薩馬和國王中間。

﹁我想你最好離開，閣下。﹂琦霖鎮定地說，眼神非常冷靜。他生他們的氣，對他們既生氣又失望。﹁否則我會被迫召喚衛兵。陛下已經下了決心。﹂

薩馬不理琦霖，只是狠狠地瞪著西瓦諾謝。﹁我會離開。我會告訴你母親，她的兒子以為人民著想的名義做了高貴的、英雄般的犧牲。我絕不會告訴她事實：他留下來的原因是對一個人類巫婆的愛。我不會告訴她，但其他人會。她會知道的，然後她會心碎。﹂

他將斗篷扔到西瓦諾謝的腳下。﹁你是個傻瓜，年輕人。我不在意你的愚蠢毀了你自己，西瓦諾謝，但你將會毀了我們所有的人。﹂

薩馬決定離開，他穿過房間走向密道。他用力推開簾幕時，差點把它扯了下來。

西瓦諾謝狠狠地瞪了琦霖一眼。﹁別以為我不知道你的打算。除掉我，然後自己登上王座！﹂

﹁您不會這麼想的，表弟。﹂琦霖鎮靜地柔聲說。﹁您不能這麼想。﹂

西瓦諾謝非常努力地想相信這說法，但他做不到。在他認識的所有人裡，琦霖是唯一一個看來真心待他的人。不是因為國王的身分真心待他，而是因為他是西瓦諾謝。

他從窗邊走過來，拉起琦霖的手，親切地緊握著。﹁對不起，表哥。原諒我。他讓我那麼生氣，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我知道你是出於好意。﹂西瓦諾謝看向薩馬的方向。﹁我知道他也是好意，但他不瞭解。沒有人瞭解。﹂

西瓦諾謝覺得非常疲憊。他已經很久沒睡了。他不記得有多久了。每次他閉上雙眼，就會看到她的臉，聽到她的聲音，感覺她的唇在他唇上的輕觸。他心跳加速，血液沸騰，於是他清醒地躺著，盯著黑暗，等著她回到身旁。

﹁跟著薩馬去，琦霖。確保他安全離開王宮。我不希望他受傷害。﹂

琦霖無奈地看了國王一眼，嘆了口氣，搖著頭遵從了命令。

西瓦諾謝回到窗邊。

## １︱７跟隨死靈河川航行

這是悲慘的現實︱︱他人的不幸無論有多麼悲慘，與我們自身的不幸相比時總是黯然失色。在此時此刻，如果有人對謎琢說地精、大地精、龍人、傭兵暴徒和劊子手組成的軍隊正前往征討精靈，這位侏儒一定會大笑著轉轉眼珠。

﹁他們以為他們遇上麻煩了？﹂他一定會這麼說。﹁哈！跟一個著魔的瘋女人一起待在漏水的潛艇裡往海底沉，而這女人還堅持要我跟著一群死人走。這才叫麻煩。﹂

如果有人告訴他，那個幫助他完成樹籬迷宮地圖的畢生大業的坎德人，被全世界最強大的法師關在大法師之塔裡，謎琢肯定會不屑地冷笑。

﹁那個坎德人以為他有麻煩？哈！他該試試一個人開動原本應該有二十名水手操縱的潛水艇。這才是麻煩！﹂

實際上這艘潛水艇只要一名水手就夠了，其他十九名水手只會增加重量、阻擋去路和消耗空氣罷了。潛艇在離開別管它山脈前往光明城堡的處女航中，確實是有二十名水手，但其他人在路上不是迷路就是走失，要不就是嚴重燒傷。最後剩下原本只是乘客的謎琢，獨自控制著潛艇。但他對不可摧毀號的複雜操控和動力系統一無所知，而船正是靠這個才能航行。

潛艇設計成一條大魚的模樣。木製結構讓它輕得可以漂浮，而包裹在外的鐵皮又讓它重得足以下沉。謎琢知道有個搖柄能讓船前進，一個使船上浮，還有一個讓船往下潛。雖然他回憶起一位也許是前任船長的侏儒說過的話，但他仍然不太清楚每個搖柄的正確用途。後部的搖柄控制船的尾鰭，鰭快速擺動攪起水流就能使船前進。底部的搖柄控制腹鰭，可以使船上浮。而頂部的搖柄可以將這些過程逆轉。

謎琢搖動這些曲柄時就發現有相當多的齒輪平時應該好好上油才是，之所以知道這個是因為所有侏儒都知道齒輪一定得常常上油。他聽說船上有風箱可以朝潛水艇中注入空氣，但他無法解釋它的工作原理，所以決定最聰明的辦法或許是每過幾小時就把不可摧毀號升上水面一次，儘管這聽起來技術性不高，但因為風箱現在沒有用，以前也從沒用過，所以這樣的決定在他看來是很合理的。

在這趟並非出於自願的旅行一開始時，謎琢問金月為什麼要偷他的船，她打算開著它去哪裡，還有一到目的地她想要做什麼。就在那時，她說了讓人震驚不已的話：她正跟著死靈；死靈指引她，保護她；死靈要帶著她穿越新海到她一定得去的地方。他非常理智地問她，為什麼死靈會突發奇想要她去偷他的船。她回答說，潛入水下是唯一從巨龍眼前逃走的辦法。

謎琢想盡辦法要讓金月對潛水艇的操作感興趣，從而誘使她來幫忙控制那些搖柄︱︱那可是讓人手臂發酸的差事︱︱或者至少能得到死靈的一點幫助，因為它們看來是負責這次旅行的人。可是她根本不理他。謎琢覺得這位乘客簡直氣死人，於是盤算著不管有沒有巨龍在，他都要讓不可摧毀號掉頭開回樹籬迷宮去。然而不幸的是，他根本沒辦法讓船轉往其他方向，不管是往上、往下，還是往前。

而且，它一開動，侏儒也根本不知道要怎麼把它弄停，於是這就給﹁著陸﹂這個名詞帶來嶄新而不幸的定義。

因為命中注定或是死靈的指引，不可摧毀號沒有一頭撞上懸崖或是撞向暗礁。它滑進一片沙灘，鰭槳仍不停拍打，捲起了大量的細沙和海水，切碎了水母，把海鳥都嚇跑了。

它最後發狂似的衝進沙灘那陣顛簸不穩令人不適，但沒有讓裡頭的乘客受到致命傷害。金月和謎琢只受到輕微的割傷和瘀腫。但不可摧毀號就沒這麼幸運了。

金月站在荒涼的海灘上，大口吸著新鮮的空氣。她既不在意手臂上的割傷，也不在意額頭上的瘀腫。她奇怪的新肉體有能力自我治療。過不了多久，血會止住，血肉會癒合，瘀腫會消散。她仍會感覺到受傷時的痛楚，但只有她真正的身體才能感受到，那個虛弱衰老的、老人的軀體。

她不喜歡在風暴之夜所獲得的這個奇蹟般的肉體︱︱一個她不願接受的軀體︱︱不過她漸漸意識到得要靠這肉身的強壯與活力才能到亡靈希望她去的地方。原來的肉體已接近死亡，在那具肉身中的靈魂也同樣接近死亡。也許正是這樣，金月才能看到別人看不見的東西。比起活人來說，她更貼近的，是死人。

蒼白的死靈河川流過風堆起的沙丘向北而去。沙丘上細長而泛著綠色的枯草，隨著他們經過時帶起的風而波動。金月拉高表明她是光明城堡密儀教徒的白袍，準備跟著亡靈走。

﹁等一等！﹂謎琢大喊。他剛才正張大了嘴瞪著不可摧毀號的殘骸。﹁妳在做什麼？妳要去哪裡？﹂

金月沒有回答，只是一直往前走。在沙灘上行走不容易，她的每一步都陷進鬆軟的沙中，而長袍老是絆到腳。

﹁妳不能丟下我！﹂謎琢嚷嚷。他揮動沾滿油污的手。﹁我浪費那麼多的時間帶妳穿過海洋，現在妳弄壞了我的船，我要怎麼回去繼續我的畢生大業，回去畫樹籬迷宮的地圖呢？﹂

金月停下腳步，轉身回頭看著侏儒。他看起來有點糟，頭髮凌亂，鬍髭不整，整張臉氣得通紅，身上沾得又是油又是血。

﹁我很感謝你帶我渡海至此。﹂她拉高聲音壓過風浪的巨響。﹁對於你的損失我很抱歉，但我沒辦法幫你。﹂她轉過頭，望向北方。﹁我非去不可。我不能在這裡或別的地方逗留。﹂她再回頭看看侏儒，溫柔地說。﹁我不會丟下你。如果你願意，你可以跟我一起走。﹂

謎琢看看她，又看看後面的不可摧毀號，這艘潛水艇顯然名不符實。連他這樣的人也看得出修理它得耗上大量的時間和金錢，更別說他壓根就不清楚它的原理是什麼，想讓它重新起動確實是個大問題。

﹁我想，﹂他進一步考慮後，自言自語道。﹁它的主人一定買了保險，毫無疑問，他會得到賠償的。﹂

這真是很樂觀的想法。應該說是過於樂觀而完全不切實際的想法。因為眾人皆知﹁股票走勢交通意外人身傷害火災水災神罰天災保險公會﹂從來沒賠過一毛錢。儘管在渾沌之戰後，無數的訴訟案懸而未決，認為神罰天災應該不能計算在內，因為再也沒有神祇了。但是鑒於各類訴訟案都得經過侏儒的法律程序處理，想來這些案子在訴訟人有生之年內是無法解決的，而是會交到他們的後代手上，而他們那時應該已經因不停增加的訴訟費而破產了。

謎琢從殘骸裡沒能找到什麼可回收的東西。他從城堡裡出來時太匆忙，把自己最重要的財產︱︱樹籬迷宮的地圖給丟下了。侏儒很自信的認為地圖一定會被找到，而且會被視為奇蹟中的奇蹟，然後被保存在光明城堡裡最安全可靠的地方。

從殘骸中搶救出來的唯一一件東西是前任船長的小刀。那把小刀很不得了，因為它上面有各種各樣的工具，幾乎什麼都能做。它可以開酒瓶，可以指出北面，還可以撬開牡蠣。唯一的缺點就是沒辦法切割東西，因為上面沒有刀片，小刀的發明者把空間都用完了。不過，跟它甚至可以修剪鼻毛的功能相比，這不過是個小小的不便。

謎琢把刀扔進油膩袍子上一個沾有墨漬的口袋，踉踉蹌蹌地走過海灘。他停下來回身看了不可摧毀號一眼。潛水艇像一條孤獨淒涼的擱淺鯨魚，已經被拂過的沙子慢慢掩埋了。

謎琢跟在金月後面出發，跟著死靈的河川前進。

## １︱８平帳

碧雷進攻光明城堡後第五天，西瓦那斯提的魔法屏障崩塌後第五天，碧雷的先遣隊越過奎靈那斯提邊界後第五天，塔貢爵士的桌上堆滿了從安塞隆大陸各地湧來的報告。

一開始，塔貢發現從瑪烈赤斯那裡來的報告令人愉快。大紅龍瑪烈赤斯是眾人皆知的安塞隆大陸的真正統治者，牠勉強接受了碧雷舉兵侵略的消息，態度比塔貢所希望的還好一點。但瑪烈赤斯還是大發雷霆，不過最後牠宣佈碧雷任何侵吞奎靈那斯提之外領土的行動，將被視為對瑪烈赤斯最嚴重的公然挑釁，會立即遭受處罰。

不過塔貢想得愈多就愈覺得這件事不太對。瑪烈赤斯太寬容了，牠接受這消息的態度太過平靜。他覺得這頭巨大的紅龍正算計著陰謀，然而不論牠在算計什麼，都一定會是場大災難。然而目前為止，牠仍待在自己的巢穴裡，顯然樂於由他來處理一切。而這就是他所希望的。

據報告來看，碧雷已經摧毀了光明城堡，打破了那些水晶穹頂。他的間諜就在現場，親眼見到那裡被毀滅的情景。這次錯誤的進攻並沒能讓碧雷找到那件魔法寶物。島上的人死傷難以數計，不過在摧毀城市之前，碧雷已派出龍人小隊去搜索魔法裝置，以及那個帶著它的法師。

這一拖延讓當地居民有時間逃進安全的腹地。塔貢的間諜混進了進攻光明城堡的隊伍，希望能查明為什麼他們的治療法術會無效。那些逃往安全地方的間諜回報說，碧雷早就離開了戰場，只把屬下的紅龍留下來進行毀滅性的行動。龍人追趕著難民，但被索蘭尼亞騎士和某些住在島內腹地勇猛的原住民戰士趕了回來。龍人戰士損失慘重。

塔貢並不喜歡龍人，沒把這當成是多大的損失。

﹁下一份報告。﹂他對副官說。

副官拿出一張牛皮紙。﹁從梅丹元帥那裡來的消息，大人。元帥因他未能及時回應您的命令而向您道歉，不過他說您的信使遇上非常不幸的意外，他在飛往奎靈那斯提的時候，所騎的獅鷲獸突然發狂攻擊他。雖然他信送到了，但很快就因傷重不治而死。元帥說他會完全遵從您的命令，將精靈城市奎靈諾斯和太后交給碧雷。元帥解散了精靈議會，逮捕了議員及監國。他打算逮捕精靈王吉爾薩斯，但這個年輕人已經溜出城躲了起來。元帥報告說碧雷的軍隊遭遇精靈軍隊的攻擊，這會減緩大軍前進的速度，但沒有什麼損失。﹂

﹁假如是真的，這可是個好消息。﹂塔貢皺起眉。﹁我從來不曾真正信任過梅丹。他曾是艾瑞阿肯底下的紅人，這是他被派去掌管奎靈那斯提的最大原因。碧雷放出的消息說，他過得更像是個精靈而不是人類，他養花弄草，還彈奏魯特琴。﹂

﹁目前為止，事情似乎仍在他的控制之下，大人。﹂副官又看了看字跡清晰整潔的報告。

塔貢嘟噥著。﹁我們等著瞧吧！送信給那個綠潑婦，告訴牠可以拿下奎靈諾斯了，並轉告牠我相信牠會保持那裡完整無缺。順便給牠送去我們去年在奎靈諾斯收帳的帳本，那能說服牠。﹂

﹁是，大人。﹂副官邊回答邊做筆錄。

﹁聖克仙城有什麼新消息？﹂塔貢的問話一副放棄了的調調，如果那裡真有什麼新消息，他會大吃一驚的。

聖克仙城座落在新海西岸，是控制著安塞隆大陸唯一一個新海海港。在長槍之戰中，這個城市是龍騎將的一個要塞，而現在卻被一個名叫霍甘‧拜特的來歷不明的強大法師所控制。拜特行事中立，所以奈拉卡的黑暗騎士們想要拉攏他，指望他會與他們結盟，讓他們使用聖克仙城的港口。在知道索蘭尼亞騎士也在拉攏拜特時，黑暗騎士對聖克仙城發動攻擊，想逼拜特迅速做出決定。攻城至今已經有幾個月了，索蘭尼亞騎士想突圍，但卻被米娜所擊退，也正是這個米娜攻下了西瓦那斯提。塔貢本來應該為了自己能有今天而感激米娜。但如果是他命令她這麼做的話，他會更感激她。

﹁聖克仙城仍在攻城戰中，大人。﹂副官花了點時間從一堆報告下拖出戰報。﹁指揮官抱怨說他們沒有足夠的人力來攻城。他們認為如果多伽將軍的軍力如果沒有改向至西瓦那斯提，而是前往聖克仙城的話，這座城現在早就在他們手裡了。﹂

﹁那我就是個溪谷矮人。﹂塔貢對這牢騷嗤之以鼻。﹁西瓦那斯提一旦平定，我們就會著手對付聖克仙城。﹂

﹁至於西瓦那斯提，大人，﹂副官從那堆報告上頭抽出一張。﹁我這裡有份精靈犯人的審訊紀錄報告書。這兩男一女的三個精靈是個名叫﹃守護者﹄組織的成員，我認為那是個邊界巡邏隊。﹂

他呈上報告。塔貢一聽說西瓦那斯提陷落，就命令多伽的軍隊活捉了幾名精靈，把他們送到捷列克城去審問。塔貢匆匆瀏覽了一遍報告，驚訝地挑起一側眉毛，接著皺起眉。他無法相信自己讀到的東西，於是又從頭一字不漏地看了一遍。

塔貢抬起頭瞪著副官。﹁你看過這個了嗎？﹂

﹁是的，大人。﹂副官回答。

﹁米娜那小妞瘋了！絕對是瘋了！比這更糟的是，我認為她不是我們這邊的！竟然治療精靈！她竟然醫好了那些天殺的精靈！﹂

﹁顯然如此，大人。﹂副官附和。

塔貢拿起那份報告大聲讀了出來。﹁﹃她如今擁有一群年輕精靈的追隨者。他們站在她所住的宮殿外，頌唱著她的名字。﹄還有這個，﹃她勾引精靈王西瓦諾謝，國王公然宣稱要跟她結婚。這個消息使得他母親阿爾瀚娜‧星光大為震怒。她曾試圖勸說兒子在黑暗騎士抵達之前逃出西瓦那斯提。據說西瓦諾謝被這個米娜迷住了，因此拒絕離開她身邊。﹄﹂

塔貢氣沖沖地丟下報告。﹁不能讓這種事繼續下去。米娜是個禍害，是個危險人物。一定得制止她。﹂

﹁這很困難，大人。﹂副官說道。﹁您將會在多伽的報告裡看到，他贊同且欣賞她所做的一切。他被她沖昏了頭。他的手下效忠於她，就像是她的屬下一樣。您會注意到多伽現在在報告書後面的簽名寫著︱︱﹃以唯一真神的名義﹄。﹂

﹁這個米娜迷住了他們。她一消失，魔咒就會被打破，他們會恢復清醒的。但要怎麼除掉她呢？這是個問題。我可不想讓多伽的軍隊反過來對付我︱︱﹂

塔貢撿起了扔下的報告，重新讀了一遍。這回他笑了。他放下報告書，回到座位，開始在腦子裡構思計劃。數字精確地加總在他的腦子裡。

﹁那些精靈囚犯還活著嗎？﹂他突然問道。

﹁是的，大人。因為他們對您可能還有用。﹂

﹁你說三人裡有一個是女的？﹂

﹁只有一個，大人。﹂

﹁很好。男的沒用了，丟給劊子手，他們愛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把女的帶到我這裡來。我需要一枝羽毛筆和墨水︱︱墨水要用野莓汁做的，或者隨便哪種精靈會用的都好。再給我一個由精靈設計製作的卷軸盒。﹂

﹁我想倉庫裡會有一些，大人。﹂

﹁拿最便宜的那種。此外，我還要這個。﹂塔貢畫了一張圖遞給副官。

﹁遵命，大人。﹂副官讀過之後回答道。﹁這得特別訂做。﹂

﹁當然。而且要是精靈風格的設計，特別注意這點。還有，﹂塔貢加上一句。﹁要保證費用是最少的。﹂

﹁那是當然，大人。﹂副官答道。

﹁我在那個精靈的腦子裡烙下命令後，要把她送回西瓦那斯提，丟在西瓦諾斯附近。讓一名信使做好準備在今晚出發。﹂

﹁我明白了，大人。﹂副官應道。

﹁還有一件事，﹂塔貢說。﹁兩星期之內我會去一次西瓦那斯提。具體時間還沒決定，做好安排讓我任何時候都可以啟程。﹂

﹁你為什麼要去那裡呢，大人？﹂副官大惑不解地問道。

﹁按協議要求，我要出現在葬禮上。﹂塔貢回答說。

## １︱９淚之戒

西瓦那斯提是占領區，西瓦諾斯是被占領的首都。精靈們最深的恐懼變成了現實。他們同意建造魔法屏障就是為了避免這種災難。魔法屏障是他們對世界的恐懼和疑心的體現，它吸乾了他們，利用這種恐懼來維繫自己的存在。當屏障崩塌時，一群黑暗騎士的士兵代表著整個世界挺進西瓦諾斯。精靈們已是病痛纏身，精疲力盡，只能屈服。他們向最害怕的敵人交出了城池。

守護者預見了最糟的狀況。他們提到奴隸營，提到燒殺搶掠，提到嚴刑拷打。他們力勸精靈們要奮起抗爭至死方休。守護者說︱︱不自由，毋寧死。

一個星期過去了，沒有男精靈從家裡被拖出去折磨，沒有精靈孩子被槍尖刺穿，沒有女精靈被強暴後丟棄在糞堆中死去。黑暗騎士們甚至沒有進入西瓦諾斯城中。他們在城外的沙場上紮營，米娜的屬軍曾在這裡戰敗，米娜本人曾在這裡被俘。黑暗騎士收到的第一道命令不是放火焚燒西瓦諾斯，而是去燒掉綠龍湛青‧血暴的屍體。黑暗騎士的一支分隊甚至擊敗了一幫發現屏障崩塌後想侵入城內的食人魔。有許多年輕精靈甚至稱黑暗騎士為救星。

孩子們都被治好了，在明亮耀眼的陽光下的綠地上玩耍。女人們在花園裡散步，高興地看到在屏障影響下枯萎的花朵如今欣然綻放。男人們輕鬆自在地走在街上。精靈王西瓦諾謝仍然還是統治者。族長議會依舊負責所有的事務。被弄糊塗的旁觀者搞不好還會以為是黑暗騎士向西瓦那斯提投降了。

說守護者因此感到失望是不公平的。他們忠於他們的人民，而他們也樂於︱︱多半是感到欣慰︱︱沒有看到預料中的血腥事件發生。有些守護者的老成員說現在發生的事其實更糟。他們不喜歡唯一真神那套說法，他們不相信黑暗騎士，懷疑黑暗騎士並不是表面上那副愛好和平的模樣。守護者聽說有同伴埋伏在藍龍的隊伍中，但這些臥底都失蹤了，再也沒了音訊。

阿爾瀚娜‧星光和她的隊伍在屏障崩塌時穿過了邊界。他們現在占領了首都的北面，大致是西瓦諾斯到邊境的一半的範圍。他們從不在一個地方久留，而是從一個營地轉至另一個營地，以掩飾他們的活動。他們有許多人混跡在森林中，其中包括阿爾瀚娜本人都藏身在這片他們曾經熟悉喜愛的樹林裡。阿爾瀚娜不怎麼擔心自己和她的隊伍會被發現。五千人的黑暗騎士要控制西瓦諾斯已經是傾盡全力了，除非指揮官是個傻子才會分散力量派人到不熟悉的森林裡，去搜尋那些生於斯長於斯的精靈們。雖然如此，阿爾瀚娜也是因為小心謹慎才能長久在惡劣的環境下生存，所以精靈們一直在打遊擊。

每一天阿爾瀚娜總是等不及想見到她的兒子。她一整夜都醒著，思考著各種溜進城裡的計劃。她已經被剝奪了在那裡生活的權利，不僅是被黑暗騎士，而且是被自己的同胞剝奪了這種權利。她瞭解西瓦諾斯，清楚王宮，因為那裡曾經是她的家。在夜裡，計劃看來是可行的，於是她下決心要執行。但到早上她告訴薩馬時，薩馬會提出各種反駁，向她提到每一個釀成大禍的可能性。他總是會在爭論中取勝，她並非擔心自己一旦被俘會發生什麼事，而是擔心西瓦諾謝會出事。她透過守護者瞭解到西瓦諾斯發生的一切。她看著、等著、被折磨著，就像其他的精靈一樣，她猜測著奈拉卡的黑暗騎士究竟有什麼陰謀。

在守護者看來，在像羅蘭、阿爾瀚娜‧星光和薩馬，以及他們為數不多的抵抗隊伍中的男男女女們看來，顯然他們的同胞又一次墜入了幻夢的魔咒，這種魔咒曾在長槍之戰後籠罩著這片土地。然而這個夢是清醒的，沒有人能與它作戰，因為這麼做就是要跟那些做夢的人作戰。守護者和阿爾瀚娜計劃著有朝一日要結束夢境，讓做夢的精靈醒過來面對噩夢的現實。

多伽將軍的隊伍在西瓦那斯提外紮營。米娜和她的騎士則搬進了星辰之塔。他們占用了星辰之塔的一側，那地方之前是屬於護國將軍孔納的。所有精靈都知道他們年輕的國王傾心於米娜。她如何從死神手中奪回西瓦諾謝的故事被編成了歌，在整個西瓦那斯提的年輕人口中傳唱。

在此之前，精靈們從未支持同族與人類的婚姻。阿爾瀚娜‧星光就因為跟奎靈那斯提精靈結婚，而被冠以﹁與外族通婚﹂的名義，被當成了闇精靈。然而現在的年輕精靈們，那些跟他們的國王差不多年紀的年輕精靈開始崇拜米娜。她無法在街上走動，因為那樣會被他們所簇擁。王宮被包圍了，每日每夜都會有年輕精靈希望能看她一眼。他們既高興又得意地以為她愛著他們的國王，滿懷信心期盼著能在某天聽到婚禮的喜訊。

西瓦諾謝也同樣期盼著。他夢到她走進王宮，被帶向他的王座，而他以帝王之姿安坐其上。在他的夢裡，她熱情洋溢、迫不及待地投入他的懷抱。但那已經是五天前的事了。她仍然沒有要求見他。她到了星辰之塔後，就直接去她的指揮部，一直待在那裡。

已經五天過去了，他既沒看到她，也沒能跟她就話。他替她找了許多藉口。她害怕來見他，是怕她的屬下不諒解。她會在晚上來找他，對他表白愛意，並要求他守口如瓶。他整夜都保持著清醒，等待著，但她還是沒來。西瓦諾謝的夢和他從御花園裡為她採摘的玫瑰與紫羅蘭一般，開始凋謝。

星辰之塔外，年輕的精靈們反覆地呼喊著﹁米娜！米娜！﹂，不過幾天前，這聲音聽來還是如此甜蜜悅耳，如今卻讓他心如刀割。他站在窗邊，聽著這名字在心底的空洞中苦澀地迴響。於是，他下定了決心。

﹁我要去找她。﹂

﹁表弟︱︱﹂琦霖開口想勸他。

﹁不！﹂西瓦諾謝打斷他的話，知道他要說什麼。﹁我已經聽夠你和那些愚蠢顧問們的話了！﹃她應該主動到您身邊來。﹄他們是這麼說的。﹃您去見她是不得體的，陛下。﹄、﹃是您給了她這個榮幸。﹄、﹃您的立場不對。﹄你錯了。你們全都錯了。我已經徹底想過，我相信自己知道癥結所在。米娜是想來見我，但她的軍官們不讓她這麼做。那個大塊頭的牛頭人，還有其他人都不讓她來。誰會知道他們竟敢違背她的意願軟禁她呢？﹂

﹁表弟，﹂琦霖柔聲地勸著他。﹁她在西瓦諾斯的街道行走，自由進出宮殿，她還常和她的軍官們會面。而且據我所知，連最高階的軍官都對她言聽計從。你得面對現實，表弟，如果她真想來見你，她會來的。﹂

西瓦諾謝已經開始換上他最華貴精緻的服裝，他要不是假裝沒聽到，就是根本沒在聽。琦霖為他的表弟心痛。他看著西瓦諾謝被這個女孩媚惑。他一開始就猜到她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西瓦諾謝，但琦霖不知道她的目的是什麼。他曾希望西瓦諾謝能安全地待在森林裡，抵抗行動能讓他遠離米娜，打破她對他的掌控。但琦霖的計劃失敗了，他絞盡腦汁，還是想不出任何辦法。

西瓦諾謝食不知味，日漸憔悴；寢不安穩，夜夜徘徊。一點聲響都會讓他從床上跳起來，以為是她來到了他身旁。他的長髮漸失光澤，零亂不堪；指甲也被他咬得快傷到了指尖。米娜在醫治精靈平民，讓他們恢復健康，但同時她也在謀殺他們的國王。

西瓦諾謝的王袍罩著消瘦的身軀。他裹緊金線外衣，準備走出房間。

琦霖知道自己正冒著被責退的風險，但仍勇敢上前，最後一次試著攔住他。

﹁表弟，﹂真誠的關切讓他的音調很溫和。﹁別這樣。別貶低您自己。試著忘了她吧！﹂

﹁忘了她，﹂西瓦諾謝發出一聲空洞的大笑。﹁我還不如試著忘了呼吸！﹂

甩開表哥的手，西瓦諾謝奔出門，金線披風在他身後飄飛。

琦霖痛心地緊追其後。國王所到之處，眾臣行禮，許多大臣都希望能引起國王的注意。但西瓦諾謝根本沒留意他們，只是匆忙穿過宮殿來到米娜及其騎士們所住的側翼。與他那個擠滿了人的接見室相比，被米娜當成指揮中心的星辰之塔這部份既安靜又空曠。她的兩名騎士守在一扇緊閉的門外，一看到西瓦諾謝，騎士馬上立正致敬，但他們並沒有讓開。

西瓦諾謝狠狠的瞧了他們一眼。﹁開門。﹂他下令道。

兩名騎士一動也不動。

﹁我命令你們開門。﹂西瓦諾謝氣紅了臉。紅色染在他不健康的蒼白膚色上，看起來就像是傷口流出來的血。

﹁抱歉，陛下。﹂一名騎士答道。﹁但我們奉命不許任何人進去。﹂

﹁我不是﹃任何人﹄！﹂西瓦諾謝的聲音氣得發抖。﹁我是國王。這是我的宮殿，所有的門都對我開放。照我說的做！﹂

﹁表弟，﹂琦霖急忙低聲勸道。﹁離開吧！﹂

就在這時，門打開了︱︱不是從外面，而是從裡面打開的。高大的牛頭人站在門裡，他的頭幾乎頂到鍍金門框，他不得不彎下腰才能走出來。

﹁在吵什麼？﹂牛頭人的嗓音很低沉。﹁你們打擾了指揮官。﹂

﹁陛下請求拜見米娜，加爾達。﹂一名騎士答道。

﹁我才沒有請求！﹂西瓦諾謝生氣地說。他對堵住門的牛頭人怒目而視。﹁滾開！我要和米娜談話。你不能把她關起來，不讓她見我。﹂

琦霖緊盯著牛頭人，看到這個怪獸的嘴角上揚，像是要露出一個譏諷的笑容，但最後牛頭人的表情回復成陰沉嚴肅的模樣。他長著角的腦袋一低算是行禮，接著站到了一旁。

﹁米娜，﹂他轉身說。﹁西瓦那斯提的國王陛下來見您。﹂

西瓦諾謝衝進房裡。

﹁米娜！﹂他喊著，愛意溶在他的聲音裡，掛在他的唇角上，在他張開的懷抱中，在他閃爍的雙眼裡。﹁米娜，妳為什麼不來見我？﹂

她坐在書桌後，桌上排列著像是地圖的卷軸。一張地圖展開在桌面，捲起的兩側一側被長劍壓著，另一側被釘頭錘壓著。琦霖上一次見到米娜是在與湛青‧血暴開戰的那天。他曾見過她穿著囚犯的粗布長袍，曾見過她被拉去受刑。

她已經變了。她的頭髮那時被剪得很短。如今，陽光從她背後的水晶窗格流瀉而下，她留長的紅髮濃密而捲曲，在陽光中燃燒著火焰。在黑色的鍊甲外，她套著一件奈拉卡騎士的黑色外衣。正盯著西瓦諾謝的那雙琥珀色的眼睛既冷漠又專注。這雙眼睛裡有著地圖的各類標記，有道路城鎮，有山野丘陵，有河川溪谷。唯獨沒有他。

﹁西瓦諾謝，﹂過了一會兒，當年輕精靈的影像慢慢蓋過那些道路與城鎮後，米娜開口了。﹁原諒我沒有及早前去表達我的敬意，陛下，不過我非常忙。﹂

縱然被那琥珀般的雙眼牢牢攫住，西瓦諾謝仍在努力掙扎。﹁米娜！敬意？妳怎麼會對我用這個字眼？我愛妳，米娜。我以為︱︱我以為妳也愛我。﹂

﹁我確實愛你，西瓦諾謝。﹂米娜溫和地說著，彷彿她面對的是個焦躁不安的孩子。﹁唯一真神愛著你。﹂

西瓦諾謝的努力掙扎沒有用。這對琥珀迅速吞沒了他，讓他變得僵直，控制了他的心神。

﹁米娜！﹂他痛苦地大叫一聲，搖搖晃晃朝她走去。

牛頭人迅速擋在她身前，長劍已然在手。

﹁西瓦！﹂琦霖大聲警告，一把拉住他。

西瓦諾謝氣力全消。他太震驚了。他抓緊琦霖的手臂，癱軟地滑向地面，差點將他的表哥也拉倒。

﹁陛下身體不適。帶他回房吧！﹂米娜說完，遺憾地輕聲補上一句。﹁告訴他我會為他祈禱的。﹂

琦霖在幾名僕人的幫忙下把西瓦諾謝扶回自己的房間。他們從秘密通道和樓梯走回去，不能讓朝臣看到國王如此軟弱。一回房，西瓦諾謝就一頭倒在床上，拒絕跟任何人交談。琦霖陪著他，為他擔心，心煩得連自己都要生病了。琦霖一直等著，最後，他確定西瓦諾謝睡著了。國王的疲倦戰勝了悲傷。

琦霖認為西瓦諾謝應該好好休息幾個小時，於是離開他的臥室，讓自己也休息一會兒。他告訴僕人說陛下身體不適，不可打擾。窗簾緊緊地拉上了，房裡變得幽暗。僕人們悄悄溜出房間，輕輕關上了門。樂師們坐在國王的寢室外，演奏著輕柔的樂曲，好讓陛下安然入睡。

西瓦諾謝睡得很沉，像是吃過安眠藥一般，當幾小時後他醒來時，他渾身麻木，頭昏眼花。他靜靜地躺著，凝視著陰影，腦海裡迴響著米娜的聲音。﹃我很忙，忙得沒時間去見你︱︱我會為你祈禱︱︱﹄她的話像尖銳的鋒刃，他每重複一次就給自己劃出一道傷口。他一遍又一遍地唸著這些話。鋒利的刀刃傷了他的心，也傷了他的驕傲。他知道她曾一度愛過他，但現在沒人相信。所有人都認定她利用了他，所以他們可憐他，就像她可憐他一樣。

他既氣惱又煩亂，於是甩開絲綢被褥，抖落刺繡床單，離開了床舖。各種計劃湧進他的腦海，害得他像是發了燒。他計劃把她贏回來，計劃羞辱她，不理她而去處理重大事務的高貴計劃，跪在她面前懇求她愛他的卑賤計劃。這堆計劃裡沒有一個能安撫他受傷的心，沒有一個能舒緩他深切的痛苦。

他在房裡來回踱步，好幾次走過了書桌，卻因為太專心於自身的想法而完全沒注意到一個奇怪的卷軸匣。直到他第二十次或第二十一次走過時，天鵝絨窗簾的縫隙裡透出一縷摻雜著灰塵的光線，落在那個卷軸匣上，照亮了它，引起他的注意。

他停下腳步，納悶地看著那個匣子。這個卷軸匣早上還不在這裡。他很確定。這不是他的東西，它上面沒有皇室紋飾，裝飾也不像那些裝有報告的匣子。這個匣子一副飽經滄桑的模樣，像是被經常使用的。

一個狂熱的念頭突然出現在他的腦海︱︱這匣子是米娜的。這種想法完全缺乏理性，但是對一個墜入愛河的人來說，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發生的。他剛想伸手拿起它，卻停住了。

西瓦諾謝是個因愛而感到絕望的年輕人，但他還沒瘋狂到會忘卻戒心。他的大半輩子都在避開那些想取他性命的傢伙。他聽說過藏有異域毒蛇的卷軸匣，也聽說過有些匣子被施了魔法，會噴出毒氣。他應該召喚衛兵來把這個匣子拿走。

﹁可是，那又怎麼樣，有什麼關係呢？﹂他痛苦地自問。﹁如果會死，就讓我死了吧！那至少能結束現在的折磨。而且︱︱這也許是她給我的！﹂

他不顧一切拿起那個卷軸匣。他確實花了點時間檢查封緘，但封蠟很髒，他無法辨認它究竟是什麼。弄掉封蠟，他顫抖的手急不及待地打開蓋子，結果用力太猛，害得裡面的一樣東西飛出來掉在地毯上，孤零零的在一縷陽光下閃閃發光。

他彎下腰好奇地瞧著它，把它撿了起來。他看著這枚小小的戒指，看到上頭鑲著一圈淚滴型的紅寶石︱︱確切來說更像是血滴。戒指的做工講究，只有精靈才有這麼好的手藝。

他的心跳加快了。這是米娜送來的戒指。他就知道！回身望向卷軸匣，他看到一封信。他將戒指放在桌上，打開信箋。他一開始讀到的字句立即澆熄了方才溫暖著心頭的火花。﹃我心愛的兒子︱︱﹄，信是這樣開頭的。但讀著讀著，希望重燃，就像吞噬一切的火焰般完全吞沒了他。

﹃我心愛的兒子：

這封信很短，因為我病得很重。我已經漸漸恢復了，但仍舊虛弱，無法動筆，因此由一名女官代筆。我聽到你與一名人類女子墜入愛河的傳聞。一開始時我非常生氣，但我的病讓我如此接近死亡，也改變了我的想法。我只希望你幸福，西瓦諾謝。這枚戒指附有魔法。如果你把它給了愛你的人，她的愛將持續到永遠；如果你給了不愛你的人，戒指會讓她愛上你，和你愛她一樣深。

接受母親的祝福，收下這枚戒指吧，我心愛的兒子。把它送給你的愛人，並代我送上一個吻。﹄

信末寫著母親的名字，但並非她本人的簽名。這封信確實出自一位精靈女性的手筆，她可能原本是一名阿爾瀚娜的女官，後來成為選擇與她一同被放逐的朋友。他認不得這筆跡，但也沒理由應該要認得。他因母親的病擔心得心痛，在看到她覺得好些後又寬了心。看到戒指，並再一次讀到對戒指魔法的說明時，他快樂得無以復加。喜悅超越了判斷力，超越了理性。

西瓦諾謝將這枚珍貴的戒指放在掌心，舉到唇邊吻了吻。他開始計劃著一場盛宴，計劃著向全世界表明米娜愛著他，而且只愛他一人。

## １︱１０訂婚宴

星辰之塔上下一片興奮，眾人激動地忙碌著。星辰詠者陛下將舉辦一場盛宴向西瓦那斯提的救主米娜表示敬意。一般來說，精靈舉辦這樣一場盛宴要花上幾個月的時間來準備。先要用好幾天來確定賓客名單，再花幾個星期決定菜色，又用掉幾個星期安排座位和挑選最合適的花朵。而這次，由於國王的年輕，也有人說是他的急躁，他宣佈宴會要在二十四小時後舉行。

禮儀大臣浪費了這二十四小時中的兩個小時來反對陛下的命令，認為這場宴會超出了王國現在的能力。陛下相當固執，因此禮儀大臣只有無奈地作罷，趕去整合他的人力。

國王的請柬已遞交給米娜。她以自己和軍官們的名義接受了。禮儀大臣大驚失色，因為精靈們並未打算邀請奈拉卡的黑暗騎士們。有史以來，從未有一個西瓦那斯提精靈在西瓦那斯提的國土上與人類共宴。但米娜不一樣。精靈們開始認為米娜是他們之中的一員。在她的追隨者中流傳的說法認為她有精靈血統。她是奈拉卡黑暗騎士團的一位指揮官的事實被輕易地淡忘了。米娜鼓勵他們這麼想，因此從未在公開場合穿著黑色的護甲，而總是穿著銀白色的衣衫。

就在這時，爆發了一場爭吵。禮儀大臣的副手提到，在長槍之戰中，當羅拉克之女︵即阿爾瀚娜‧星光，因為她已是一名闇精靈，所以不得提起她的名字，而改用這個頭銜稱呼她︶回到西瓦諾斯時，她也帶回過幾位人類同伴。雖然沒有任何記載表明他們在西瓦那斯提的土地上用過餐，但想來是有過的。這樣一來就有先例可循了。禮儀大臣則認為他們或許參加過宴會，但是，由於當時的惡劣環境，宴請是非正式的。那麼，這樣的宴會就不算數。

至於讓那位牛頭人與精靈們共宴，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禮儀大臣慌張地向米娜暗示說，她的軍官們會覺得宴會冗長乏味，因為他們不會說精靈語。他們不會喜歡精靈的食物，不會喜歡端上的酒水。禮儀大臣肯定她的軍官們會更樂於在西瓦諾斯外的營地裡用餐。陛下會送去食物和酒等等。

﹁我的軍官將和我一同列席。﹂米娜對他說。﹁不然我就不參加。﹂

一想到得把這種答覆回報給陛下，禮儀大臣就認為跟人類共坐一席並不算很糟。多伽將軍、薩繆瓦爾隊長和牛頭人加爾達，以及米娜的騎士們都將列席。部長現在只希望牛頭人在喝湯時不要發出太大的聲音。

陛下心情很愉快，這種喜慶氣氛感染了整個宮廷。西瓦諾謝是個受侍從們喜愛的人，所有人都注意到他蒼白的臉色並為他擔憂。侍從很高興看到他的改變，因此沒有提出疑問。如果一場宴會能讓他擺脫憂鬱，他們會準備一場西瓦那斯提前所未有的、最奢華的宴席。

琦霖對他的改變並不那麼樂觀，還可說是有些不安。只有他注意到西瓦諾謝的愉快心情帶著狂熱，他雙頰的緋紅也並非健康的薔薇色，而是像蒼白的血肉在燃燒。他無法向國王提問，因為西瓦諾謝沉浸在對這件大事的準備中，檢查每件事，確定一切都完美無缺，紆尊親自挑選將擺放在餐桌上的花朵。他宣稱自己沒有時間談話。

﹁你會看到的，表哥。﹂西瓦諾謝停了一會兒，朝琦霖跑來，拉住他的手一握。﹁她真的愛我。你會看到的。﹂

琦霖只好猜想西瓦諾謝和米娜一定又見過一面，她不知如何讓西瓦諾謝確信了她愛著他。這是西瓦諾謝這種奇怪表現的唯一理由。但琦霖一遍遍仔細想著前天他們見面的情形，很難相信她那殘酷的說辭只是一場戲。但她是人類，人類的行事方式總是很難理解的。

精靈的皇家宴席總是在室外，在午夜的星光下舉行的。從前，在長槍之戰前，在湛青‧血暴來散播那個迷夢前，成排成排的桌子安放在星辰之塔的花園裡讓所有王家的成員入席。許多的精靈貴族在與迷夢抗爭時死去了。更多的精靈貴族死於屏障帶來的讓人不斷虛弱下去的疾病。大部份還活著的精靈貴族則拒絕了邀請︱︱這對年輕國王來說真是難以容忍的公然侮辱。要是西瓦諾謝介意的話，這確實是公然的蔑視。但他只是笑著說，沒人會想念那些老傻瓜們的。由於以上的種種原因，如今只用兩張長桌就夠了。使役家族那些年長的精靈們還記得西瓦那斯提從前的輝煌，他們掉著淚擦亮了精美的銀器，掉著淚把精緻易碎、跟蛋殼般薄的細瓷盤擺上了由蛛絲般的細線織成的蕾絲桌布。

早在午夜之前，西瓦諾謝就已經穿戴整齊做好準備。婚宴前的幾個小時對他來說就像是騎在蝸牛背上度過的，那真是太久了。雖然他已經檢查了桌子的佈置有八次之多，被人好說歹說才打消了去檢查第九次的衝動，但他還是擔心所有的事都可能出錯。樂師們奏樂時那不怎麼和諧的聲音對他來說有如天籟，因為這意味著距離宴會開始只剩一個小時了。他威脅說要訓斥禮儀大臣，就因為大臣說在所有賓客入席之前國王不能出現。西瓦諾謝是第一個到場的，他親自迎接每一位賓客，讓大家受寵若驚。

紅寶石戒指被裝在一個珠寶盒裡，放在他真絲外衣下、藍色天鵝絨上衣的一個口袋裡。他不斷地把手按在胸前檢查，確定它還在那裡。如此頻繁的動作引起一些賓客注意，他們不安的擔心年輕國王是不是有什麼心臟相關疾病。不過，他們在國王的加冕典禮上都沒見到過他有那麼高興，於是很快就被他快樂的模樣所吸引，而忘了方才的憂慮。

米娜在午夜時分來了，西瓦諾謝的心情因此好到了極點。她穿著白色的絲袍，很簡樸，沒什麼裝飾。她身上唯一的首飾就是常常戴著的那條墜鍊，一個渾圓平整、全無修飾和圖案的勳章。她的興致高昂，叫出了每個認識的精靈的名字，問候他們，親切地接受他們的祝福和對她展現的奇蹟的感謝。年輕的精靈們說她和精靈女性一樣苗條，也幾乎一樣漂亮，這對他們而言是極少給予人類的高評價讚美之辭。

﹁我為您今晚給予我的榮耀感謝您，陛下。﹂米娜邊說邊向西瓦諾謝鞠躬行禮。

他不接受她的行禮，而是拉住她的手，讓她站起身。﹁我真希望我能有時間準備得更好。﹂他說，﹁總有一天妳會看到一場真正的精靈慶典。﹂我們的婚禮慶典，他心裡歡聲高唱著。

﹁我不是指這些。﹂她掃視一眼裝飾精美的餐桌、芬芳四溢的花朵，還有照亮黑夜的數不勝數的燭光。﹁我為您今晚給予我的榮耀感謝您。您將給我的禮物是我一直渴望得到的，我一直在為此而等待著。我真希望我能配得上它。﹂她輕聲說著，幾乎是虔誠地這麼說著。

西瓦諾謝吃了一驚，有那麼一刻他以為自己的禮物所帶來的驚喜被減弱了︱︱那本來會是個特大的驚喜。但她話中的含意深深打動了他。﹃他給她的榮耀。她一直渴望得到的禮物。她希望她配得上它。﹄她說的除了是他愛的禮物外，還會是什麼？

他高興地在她伸出的手上印上一個熾熱的吻。他發誓幾小時後他要吻她的唇。

樂師停止奏樂。銀鈴響起，宣告宴席開始。西瓦諾謝在首席就坐，他牽著米娜的手，讓她坐在自己的右側。其他的精靈和人類軍官各自就坐，至少西瓦諾謝是這麼想的。他幾乎沒注意到那些，沒注意別人的存在，沒注意天空的群星，也沒注意到他腳下的綠草。

除了米娜之外他什麼都沒放在心上。琦霖坐在西瓦諾謝的對面，想要和他的表弟說幾句話，但西瓦諾謝一個字都沒聽到。他沒喝酒，卻已經為米娜而陶醉；他沒吃水果或糕點，而是品嚐著米娜的美貌。蒼白的月光無法照亮夜色，是米娜照耀著黑夜；音樂刺耳難聽，無法與米娜悅耳的嗓音相比。她雙眸的琥珀色包圍著他。他因這美妙的幸福而恍恍惚惚，彷彿是喝了蜜酒一般。他什麼問題都沒問。而米娜則不時跟鄰座說話，她說著唯一真神和神蹟，用流利的精靈語迷住了他們。她極少和西瓦諾謝交談，但她的目光常常停留在他身上，那眼神既不溫暖也不深情，而是冷靜的，期待的。

西瓦諾謝本來應該會因此而感到不安，但他摸了摸貼在心房的小盒子，想到米娜跟他說的話，他的不安也就消失了。

那是少女的羞怯，他告訴自己。他在她談起唯一真神時注視著她，自豪地看到她在像他的表哥琦霖這類睿智的精靈學者面前仍能泰然自若。

﹁請原諒，我想問個有關唯一真神的問題，米娜。﹂琦霖恭敬地說。

﹁我不僅原諒您，﹂米娜微微笑著回答。﹁而且我鼓勵您。我不害怕問題，雖然有些人害怕答案。﹂

﹁妳是一名塔克西絲的黑暗騎士︱︱﹂

﹁是奈拉卡，﹂米娜糾正說。﹁我們是奈拉卡的黑暗騎士。﹂

﹁對，我聽說妳的組織作出改變，因為塔克西絲已經離開︱︱﹂

﹁精靈的神祇帕拉丁也離開了。﹂

﹁確實。﹂琦霖沉下了臉。﹁雖然祂們離去的情況截然不同。不過，這與我的問題無關。不管是對誰效忠，在黑暗騎士短短的歷史中，他們一直是精靈勢不兩立、不共戴天的敵人。他們從不諱言要毀滅精靈的世界，奪取精靈的領土︱︱﹂

﹁琦霖，﹂西瓦諾謝生氣地打斷他的話。﹁這麼說非常不適︱︱﹂

米娜把手按到他手上。她的碰觸就像是火舌舔過他的血肉，熾烈灼人。

﹁讓您的表哥說完，陛下。﹂米娜說。﹁請往下說，閣下。﹂

﹁所以我不懂，為什麼現在妳征服了我們的領土而︱︱﹂他停了下來，神色一凜。

﹁而還讓你們活著。﹂米娜幫他說完。

﹁不僅如此，﹂琦霖繼續說。﹁妳還以唯一真神之名治療我們。為什麼這個唯一真神，一個敵方的神祇會關心精靈呢？﹂

米娜坐了回去。她舉起酒杯，在掌中把玩著這精緻的水晶杯，看著燭光在酒裡燃燒。﹁讓我們假設我是個大城市的統治者，這個城市裡有幾千人需要我保護。城裡有兩個實力雄厚、勢力強大的家族，他們彼此憎恨，發誓要毀滅對方。他們一遇上就開打，在我的城市裡到處製造衝突，散佈敵意。現在，假設我的城市突然遭到了威脅，它遇到來自外部強大軍隊的攻擊，會怎麼樣呢？如果這兩個家族繼續爭吵，城市無疑會淪陷。但如果兩個家族同意聯合起來共同禦敵，就有機會擊敗共同的敵人。﹂

﹁那個共同的敵人是什麼︱︱食人魔嗎？﹂琦霖說。﹁牠們曾是你們的盟軍，不過我聽說牠們已經倒戈了︱︱﹂

米娜搖頭。﹁食人魔會開始相信唯一真神。牠們將加入到戰鬥中。請直說，閣下，﹂她露出鼓勵的微笑。﹁你們精靈總是那麼有禮貌。您不必擔心會傷害我的感情。我不會生氣的。問出你心裡的問題吧！﹂

﹁好！﹂琦霖說。﹁是妳向我們揭示了巨龍的真面目。是妳殺了那條龍。是妳讓我們知道魔法屏障的真相。而妳在可以奪取我們性命時饒過了我們。俗話說：沒有什麼不求回報。俗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妳指望我們回報什麼？我們要為這些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信奉唯一真神。﹂米娜說。﹁這就是對你們所有的要求。﹂

﹁如果我們的選擇是不信這個唯一真神呢？﹂琦霖皺起眉，聲音也變得低沉。﹁那會怎麼樣？﹂

﹁是唯一真神選擇我們，琦霖。﹂米娜看著酒中的火光閃動。﹁不是我們選擇唯一真神。生者侍奉唯一真神。死者也是。尤其是死者。﹂她最後一句話說得那麼輕柔，那麼充滿渴望，只有西瓦諾謝能聽到她的話。

她的音調和奇怪的眼神讓他害怕。

﹁來，表哥。﹂西瓦諾謝迅速向琦霖投去警告而氣惱的一瞥。﹁讓我們結束這場哲學討論吧！它們讓我頭痛。﹂他向侍者打手勢。﹁再倒些酒，送上水果和糕點。讓樂師繼續奏樂，這樣我們就能淹沒他的聲音了。﹂他笑著對米娜說道。

琦霖沒再說話，只是坐著，憂心忡忡地看著西瓦諾謝。

米娜沒有聽到西瓦諾謝的話。她的目光落在人群之中。西瓦諾謝立刻發現她正在尋找某個人，於是對那個偷走她注意力的傢伙大為嫉妒。他發現她的視線四處遊走，在辨認她手下每一名軍官的位置。她的目光落在他們每一個人身上，而他們也一個個地向她報以回應的眼神，而牛頭人的牛頭則是往下微微一點。

﹁妳不需要擔心，米娜。﹂西瓦諾謝的聲音變得有些尖銳，表現出他有多麼不高興。﹁妳的手下表現得很好，比我期望的要好得多了。牛頭人不過是打破他的酒杯，砸碎一個盤子，在桌布上戳個洞，而且打了個連遠在索巴丁的矮人都可以聽到的嗝。總之，這是個相當成功的晚會。﹂

﹁雞毛蒜皮。﹂她低聲嘟噥著。﹁都是些小事。毫無意義。﹂

米娜突然握住西瓦諾謝的手，她這一握讓他的心都抽緊了。她琥珀色的雙眼看著他。﹁我讓他們為將要發生的事做好準備，陛下。你以為危險已經過去了，但你錯了。危機包圍著我們。還有害怕我們的人，還有希望我們毀滅的人。我們一定不能因為音樂和美酒而自得，不能被麻痺。所以我提醒我的軍官們注意他們的職責。﹂

﹁什麼危機？﹂西瓦諾謝問道，現在他完全警覺起來了。﹁在哪裡？﹂

﹁很近了。﹂米娜將他溶入那雙琥珀。﹁非常近了。﹂

﹁米娜，﹂西瓦諾謝說，﹁我一直在等著給妳這個。我本來準備了一番說辭︱︱﹂他搖搖頭。﹁但我已經把每一個字都給忘了。不過沒關係，我想對妳說的話都在我的心裡，妳知道我想說什麼，妳已經在我的話裡都聽到了，妳每次看到我時都看到了。﹂

他顫抖的手伸向上衣，探向天鵝絨衣袋。他拿出銀盒，把它放在米娜面前。

﹁打開它，﹂他催促她。﹁是給妳的。﹂

米娜注視著那個小盒良久。她的臉色變得非常蒼白。他聽到她輕輕地嘆了一小口氣。

﹁別擔心。﹂他有點不高興地說。﹁我不要求妳有任何回報。不是現在。我希望妳有一天會愛上我，或者至少喜歡我。我想妳會的，如果妳戴上這個戒指的話。﹂

看到她沒有任何去碰觸首飾盒的打算，西瓦諾謝伸手拿起盒子，把它打開。

戒指上的紅寶石在燭光下熠熠生輝，每一顆紅寶石都像是一滴血︱︱西瓦諾謝心頭的血滴。

﹁妳接受嗎，米娜？﹂他著急又絕望地問道。﹁妳會接受戒指，並看在我的份上，戴上它嗎？﹂

米娜伸出手。那隻手冰冷而沉穩。﹁我會接受戒指並戴上它，﹂她說道。﹁看在唯一真神的份上。﹂

她把戒指滑進左手的食指。

西瓦諾謝此刻的快樂完全無法言喻。他一開始還煩惱她居然把她的神扯到這件事上來，不過也許她只是在要求唯一真神的祝褔。西瓦諾謝也願意要求神的祝福。他心甘情願跪在這個唯一真神面前，只要讓他得到米娜。

他期待地看著她，等著戒指的魔法在她身上生效，等著她傾慕地看向他。

她看著戒指，在手指上轉動著它，看著上面的寶石閃爍。西瓦諾謝眼裡現在已經看不到別人了。除了他們兩人，誰都不存在。桌邊的其他人，宴會上的其他人，世界上的其他人都是在燭光、音樂、梔子花和玫瑰的芬芳中一團模糊的影子，整個世界就只有米娜。

﹁現在，米娜。﹂他心醉神迷地說道。﹁妳得吻我。﹂

她向他傾過身。戒指的魔法生效了。他能感覺到她的愛，於是張開雙臂環抱住了她。但是，就在他們雙唇交接之前，她張開嘴猛地吸了口氣，便僵硬地倒在他的懷裡，雙眼驚詫地圓睜著。

﹁米娜！﹂他驚恐地大叫出聲。﹁出了什麼事？﹂

她痛苦地尖叫。她的嘴形像是要說什麼。她想說話但被噎住了，於是開始作嘔。她慌忙地抓住戒指，想要把它從手上拔出來，但身體卻是一陣抽搐，她纖瘦的身體陷於痛苦的痙攣中。她往前倒在桌上，手臂揮過桌面，掃落了酒杯，打碎了盤子。她口齒不清地發出野獸般的嚎叫，讓人毛骨悚然。她的生命自喉間疾逝。接著，她不動了，靜下來不動了。她的目光凝住了，那雙琥珀控訴地瞪著西瓦諾謝。

琦霖站起身。他不自覺地就這麼做了，其實他並沒想到任何應急的措施。他的腦子裡一團亂。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西瓦諾謝，要立即讓國王逃走，但他馬上就放棄了這個主意。在周圍全是黑暗騎士的情況下，這根本就不可能。在那一刻，儘管他並沒有真正意識到，但琦霖還是放棄了西瓦諾謝。西瓦那斯提的人民現在占據了琦霖的心思，那是他關心的目標，是他的責任。他沒辦法救表弟。琦霖已經嘗試過，但也失敗了。但他或許還能救他的同胞。守護者肯定會聽說這件事。一定得警告他們，讓他們做好任何必要的準備。

其他坐在他們周圍的精靈都嚇傻了，一動也不動，還不明白究竟出了什麼事。時間彷彿變慢了，停滯了。沒有人呼吸，沒有人眨眼，沒有人的心在跳動︱︱一切都難以置信地凝滯住了。

﹁米娜！﹂西瓦諾謝絕望地哭喊著伸出手去抱她。

騷亂驟然爆發。米娜的軍官們怒吼著衝出人群，踢倒椅子，掀翻桌子，撞倒擋在前面的人。精靈們又是大喊，又是尖叫。機靈點的就拉住自己的丈夫或妻子飛快地溜掉。其中一個就是琦霖。黑暗騎士們包圍了米娜靜靜躺著的那張桌子時，琦霖難過地看了他不幸的表弟一眼，心情沉重地潛入黑夜。他心裡充滿了不祥的預感。

一隻巨手，一隻長著褐色毛髮的手以足以捏碎骨頭的力道扣住國王的肩膀。牛頭人醜陋的面容因盛怒和悲慟而扭曲。他把西瓦諾謝從座位上拎了起來，怒罵著把年輕的精靈像扔垃圾一樣丟到一邊。

西瓦諾謝撞在一個裝飾棚架上，跌進屏障樹留下的洞裡。他頭暈目眩地躺在裡頭，快喘不過氣來。接著一張張人類的臉包圍了他，那些臉都緊繃著，因想殺人的盛怒而扭曲著。一雙雙鐵手抓住他，把他從洞裡拖出來。他全身痛楚，呻吟起來。這些痛苦可能來自折斷的骨頭，也許他身上每根骨頭都斷了。但真正的劇痛來自他碎成片片的心。

騎士們把西瓦諾謝拖到宴會桌上。牛頭人把手擱在米娜的頸間。

﹁沒有脈搏了。她死了。﹂他暴怒地抿緊嘴，轉過身，朝西瓦諾謝伸出一根顫抖的手指。﹁殺了她的兇手！﹂

﹁不！﹂西瓦諾謝喊著。﹁我愛她！我給了她戒指︱︱﹂

牛頭人拉起米娜毫無生氣的手。他狠狠地從她手上拔出紅寶石戒指。牛頭人手指著西瓦諾謝，在他鼻尖搖晃著戒指。

﹁沒錯，你給了她戒指。一隻有毒的戒指！你給她的戒指害死了她！﹂

從一顆紅寶石下方刺出一根細針。針上閃著一滴血。

﹁針上有個機關。﹂牛頭人高舉起戒指給所有人看，大聲宣佈，﹁摸著戒指，在手指上轉動它時，針就凸出來刺進肉裡，朝血管放出要命的毒。我敢說，﹂他陰沉著臉說出最後一句。﹁我們會發現這種毒是精靈們用的。﹂

﹁我沒有︱︱﹂西瓦諾謝悲痛萬分地哭了起來。﹁不是戒指︱︱不會︱︱﹂

他的話僵在嘴裡。他又一次看到薩馬站在他的房間裡。薩馬知道王宮裡所有的密道。薩馬曾逼西瓦諾謝逃跑，他從未掩飾過對米娜的厭惡和懷疑。然而，那封信是由一位女性寫的。他的母親︱︱

突來的一拳把西瓦諾謝打得耳朵嗡嗡響。這一拳是牛頭人打的，不過，雖然這一拳打破了他的下巴，西瓦諾謝卻根本沒感覺被打中。真正擊中他的一拳來自他的內疚。他愛米娜，但他卻害死了她。

牛頭人的下一拳讓他陷入了黑暗。

## １︱１１甦醒

星光漸隱，晨輝熹微，克萊恩的每一絲閃亮的火光，都在愈來愈亮的克萊恩的陽光下熄滅了。黎明沒有為西瓦諾斯的人們帶來任何希望。米娜死後，已經過去了一天一夜。照多伽將軍的命令，全城封鎖，城門關閉。居民們被告知為了他們的安全要留在家裡別出來，精靈們也沒想過要出來。巡邏隊在街上走來走去。唯一能聽到的聲響就是反覆而規則的軍靴落地沉重腳步聲，偶爾還會有某個軍官大聲發號施令。

西瓦諾斯城外，在奈拉卡黑暗騎士的營地中，三名高階軍官聚在米娜從前的指揮帳前。他們安排好在日出時召開會議，現在時間快到了。他們同時到達，心神不寧又猶豫不決地看著彼此。沒人想走進空了的帳篷。她的亡魂在裡面徘徊，所有的東西都有她的影子，這些影子使得她已經不在的空虛感更加明顯。最後，多伽繃著臉一頭走進帳篷。薩繆瓦爾也跟著進去了，而加爾達是最後一個進去的。

帳篷裡仍有黑夜的陰影，薩繆瓦爾點起一盞油燈。三人都憂鬱著臉。雖然米娜把總部設在王宮，她卻更喜歡和部下一起生活，一起行動。原來的指揮帳篷和一些家具留給了食人魔。現在這個帳篷是精靈做的，色彩很鮮豔。人們都覺得這東西更像是馬戲團的大帳篷而不是軍用帳篷，但他們不情不願地承認它很輕，既容易收也容易架，而且比起黑暗騎士們用的帳篷，它的防火防水性能要好得多。

帳篷裡有張從王宮借來的桌子、幾張椅子，還有一張簡易小床；米娜如果工作至深夜，有時會在這裡休息。在那場宴會之後沒有人進過這個帳篷。屬於她的東西都沒被人碰過。一張還有她筆跡的地圖仍攤在桌上，小方塊和箭頭標出了隊伍行經的路線。加爾達興味索然地瞥了它一眼，以為那是西瓦那斯提的地圖。發現不是後，他嘆了口氣，搖搖頭。一個凹陷的錫杯壓在世界地圖的東方，裡面還有半杯冷掉的焦豆茶。一根淌蠟的蠟燭站在西北方。她到赴宴的前一刻還在工作。一道蠟跡從蠟燭的一側流進了新海。加爾達深深吸了口氣，揉著鼻子望向別處。

﹁那是什麼？﹂薩繆瓦爾走近來瞧著地圖，﹁真要命。﹂他看了一會兒地圖後說道。﹁索蘭尼亞夠遠的，看來我們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

牛頭人咆哮起來。﹁進軍！呸！米娜都死了。我之前仍有她還活著的感覺，但現在沒了。我認為事情出了錯！﹂

﹁安靜，小心衛兵。﹂薩繆瓦爾瞟了帳簾一眼，提醒道。他已經關上並綁緊了帳簾，但有兩個士兵就站在門外。

﹁支開他們。﹂多伽說。

薩繆瓦爾走到帳門前，探出頭去。﹁去吃點東西，一小時後回來。﹂

他停了一會兒看著指揮帳旁邊的一座帳篷。那座帳篷曾是米娜休息的地方，現在那裡停放著她的屍體。他們把她放在床上，給她穿上白袍。她的手垂在身側，盔甲和兵刃都放在她的腳邊。帳簾捲了起來，每個人都能看到她，向她致敬。士兵和騎士們不僅來致意而已，他們還留下來。在她死後，沒值勤的人都在為她守夜，從整個白天一直守到漫漫長夜。他們得去值勤時，其他人就接替他們守夜的位置。士兵們都一聲不吭，沒有人說話。

這不僅是哀傷的沉默，也是憤怒的沉默。他們在聽到消息的當晚就想摧毀西瓦諾斯，但軍官們不許他們這麼做。多伽、薩繆瓦爾和加爾達在米娜死後忍受了很多糟糕的時刻，他們想方設法讓隊伍保持秩序。只有在一遍又一遍地喊著﹁這是米娜的命令﹂後，最後才讓暴動的士兵們得到了控制。

多伽命令他們工作，要他們砍樹做一個火葬柴垛。許多士兵淚流滿面地完成他們那可惡的任務。他們砍倒西瓦那斯提森林的樹木時，高興得像是在砍倒精靈。西瓦諾斯的精靈聽到了樹木死亡的哀嚎︱︱西瓦那斯提的林木以前從來不知道斧刃的感覺︱︱精靈們痛心不已，甚至害怕得發抖。士兵們昨天整個白天和夜晚都在伐樹。柴垛現在已經快準備好了。但那是為了什麼作準備呢？三名軍官也不確定。

他們圍著桌子坐下。帳篷外，營地吵吵嚷嚷的，斧頭砰砰作響，士兵們把巨大的原木拖到愈來愈高的火葬柴垛去。柴垛就立在沙場中央，精靈軍隊曾在這裡打敗了米娜的屬軍，而最後，卻臣服在她的威能之下。這裡的嘈雜聲中有種異樣。沒有笑聲，沒有打鬧，沒有勞動時的歌聲。人們在陰沉的靜默中完成他們的工作。

多伽捲起地圖放到一旁。多伽將軍不茍言笑，留著大鬍子，大概有四十歲。他個頭不高，看起來寬度和高度差不多。他不是胖，而是結實，有著厚實的肩膀和粗壯的脖子。他的黑鬍子就像矮人的鬍子般又密又捲，這讓他在軍中有個﹁矮人多伽﹂的綽號。不過，他跟矮人完全沒關係，要是有人膽敢對此質疑，他會用迅速揮出的拳頭讓對方牢記這一點。他行事果斷，四十歲的他已經當了二十年的奈拉卡黑暗騎士。

在三人之中他的軍階最高，不過，因為他是最近才加入米娜的軍隊，所以在這裡多少有些不討好，而且士兵們還不瞭解他，所以並不是很信賴他。多伽也懷疑他們，尤其懷疑那個突然冒出來就掌控大權的女孩。他曾吃驚又氣惱地發現她竟給了他假造的命令，讓他趕到西瓦那斯提來。這任務一開始看起來就像是個坎德人的蠢差事。

他帶著幾千人的隊伍來到邊界，結果發現魔法屏障阻礙他們前進。偵察兵報告說有一支食人魔大軍正在集結，準備給偷偷溜過牠們領地的黑暗騎士致命的一擊。多伽和他的人馬被困住了。他們不能撤退，因為這就意味著要往回行軍通過食人魔的領地。但他們也前進不了。多伽大聲又惡毒地詛咒米娜，但是緊接著，屏障就垮了。

多伽接到報告時大為震驚。他對此存疑，不願越過邊界，擔心精靈戰士會突然冒出來，就像原以為枯萎的植被突然覆蓋了地表般把他的軍隊吞沒。但是，在邊界另一邊，米娜的一名騎士坐在馬背上向他揮手。

﹁米娜祝你安全地穿過邊界，多伽將軍！﹂那名騎士朝他大喊。﹁精靈的軍隊在西瓦諾斯城裡，他們既跟巨龍湛青‧血暴打了一仗，又被魔法屏障消耗了體力，因此不會對你構成威脅，你可以安全地進入。﹂

多伽半信半疑，但還是穿過了邊界，手裡提著劍，心中預料會突然被上千隻尖耳朵的傢伙伏擊。但他的人馬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完全沒有。他們遇上的精靈都很輕易地就被俘了。一開始他們都把精靈俘虜殺掉，後來就照塔貢爵士的指示將他們押送到他那裡去。

然而，多伽一直保持著警戒，他的隊伍也處於緊張和戒備狀態，因為這裡畢竟是西瓦那斯提。接著傳來令人震驚的消息，都城在一小隊士兵手中陷落了。米娜以勝利者的身分入城，並進入星辰之塔。她耐心地等著多伽的到來，並催促他加速行軍。

一直到多伽安然無恙地進入西瓦諾斯城中，平安無事地走在街道上，他才終於相信奈拉卡的黑暗騎士確實占領了西瓦那斯提這個精靈國度。這件豐功偉績讓他心服口服。黑暗騎士完成了史上任何其他力量都無法做到的事，在長槍之戰中，甚至連塔克西絲神后的大軍都沒能征服西瓦那斯提。他懷著極大的好奇心想要見見這個米娜。老實說，他真的不相信一個女孩會是完成這些功業的人。他猜想這或許是某個更年長、更睿智的軍官在背後指揮，只是讓這女孩露臉好提振士氣。

多伽第一次見到她時就立刻發現自己錯了。他仔細觀察著，看到每個軍官都對她唯命是從。不僅如此，他們對她的尊敬幾近崇拜。她的任何一句話都被視為命令，然後會被毫無懷疑地立即予以執行。多伽原本只打算向她表示尊敬，但過了不久，他也同樣為她傾倒，心生敬畏。他真心誠意地加入仰慕她的行列，每當他看向米娜琥珀色的雙眼，他會驕傲又高興地看見自己在裡面那渺小的影像。

這雙眼睛如今已經緊閉，點燃琥珀的溫暖火焰也已熄滅。

加爾達傾身越過桌子不滿地說，﹁我再強調一次，事情出了錯。﹂他悶悶不樂地坐了回去，臉上皺起兩道深深的紋路。﹁看起來她是死了。感覺上她也是死了。她渾身冰冷，也沒呼吸了。﹂

﹁她早告訴過我們會這樣。﹂薩繆瓦爾暴躁地反駁。他的急躁不過是內心緊張的一種表現。

﹁小聲點。﹂多伽命令說。

﹁這種要命的吵鬧聲裡沒人會聽見我們的話。﹂薩繆瓦爾回嘴，指著外面斷斷續續的斧鑿聲。

﹁但最好還是別有個萬一。我們是知道米娜秘密僅有的三人，得信守誓言，要保守秘密。如果消息走漏了，就會像旱季裡燎原的野火般散開，這會毀了一切。士兵們的悲傷得看起來跟真的一樣才行。﹂

﹁也許他們比我們都聰明。﹂加爾達低聲喃喃著。﹁也許他們知道真相，而我們幾個才是被欺騙的人。﹂

﹁你要我們怎麼辦，牛頭人？﹂多伽追問，兩道濃眉在大鼻子兩旁擰成一道結實的柵欄。﹁你要違抗她的命令嗎？﹂

﹁就算她真的︱︱﹂薩繆瓦爾停住話，不願說出那不祥的字眼，﹁就算事情出了錯，﹂他改口說。﹁她給我們下的命令就是她最後的命令。我，身為受命人之一，一定會遵守的。﹂

﹁我也是。﹂多伽附和。

﹁我不是要違抗她。﹂加爾達小心翼翼地說。﹁但讓我們面對現實，她的命令取決於一件事的發生，而到目前為止她的預言並沒有實現。﹂

﹁她預言說會有人想取她性命。﹂薩繆瓦爾爭辯道。﹁她預言說那個愚蠢的精靈會被人利用。兩次預言都成真了。﹂

﹁但是，她沒有預知到會有毒戒指。﹂加爾達反駁的聲音很刺耳。﹁你看到那根針了。你看到它刺進她的身體。﹂

他的手指敲著桌子，瞇起眼盯著兩名同伴。他心裡有些想法，從他凝重的表情看來是很不好的事情，但他不知道該不該說出來。

﹁好吧，加爾達。﹂薩繆瓦爾最後說。﹁有話快說。﹂

﹁很好。﹂加爾達看看他又看看多伽，說道。﹁你們都聽她說過甚至連死者也侍奉著唯一真神。﹂

多伽在椅子上動了動身體，椅子在他身下吱嘎作響。薩繆瓦爾挑起蠟燭上滴下的蠟。兩人都沒回答。

﹁她保證說唯一真神會擊敗她的敵人。﹂加爾達繼續說著，語調變得沉重起來。﹁但她從來沒保證說我們會再次看見她活著︱︱﹂

﹁報告！﹂一個聲音在外面喊道。﹁塔貢爵士送來消息。我可否準許進入？﹂

三名軍官交換著目光。多伽迅速站起身跑去解開帳簾。信使走了進來。他穿著龍騎士的護甲，風塵僕僕。他向多伽行禮，交給他一個卷軸匣。

﹁不必回覆，長官。﹂信差說。

﹁很好。你可以走了。﹂多伽注視著卷軸匣上的封緘，又一次跟同伴交換著目光。

信使一走，多伽拿著匣子在桌上敲開封緘。其他兩人期待地看著他打開盒子抽出卷軸。他把卷軸展開，盯著它，然後他抬起目光，眼中閃著勝利的光芒。

﹁他來了。﹂他說。﹁米娜說得沒錯。﹂

﹁讚美唯一真神。﹂薩繆瓦爾隊長鬆了口氣，用手肘推了推加爾達。﹁你現在怎麼說，朋友？﹂

加爾達聳了聳肩，點點頭，什麼也沒說。其他兩人離開帳篷召來自己的副官，下令為迎接塔貢大人做準備時，加爾達仍獨自留在米娜靈魂流連著的帳篷裡。

﹁當我再次握到妳的手，再次感覺到妳的溫暖時，我會讚美唯一真神。﹂他對她輕聲說。﹁在那之前，絕不。﹂

塔貢爵士帶著六名侍從在日出大約一小時後來到了營地。塔貢騎著一頭藍龍，同行的侍從也一樣。和許多高階奈拉卡騎士不同，塔貢沒有專屬自己的龍坐騎，而是寧可從龍廄裡選一條。他總是說，這能減少他的個人花費。其實，如果他真想要一頭自己的龍，他完全辦得到，而且會把費用算進騎士團的公帳裡。然而，塔貢之所以沒有自己的龍坐騎，是因為他既不喜歡也不信任龍。也許正是因為能洞察別人的思想，塔貢也很清楚那些龍也同樣不喜歡、不信任他。

他不覺得騎龍飛行有什麼好的，只要有可能他都會避免騎龍，寧可騎馬旅行。然而這一次，能愈快把那個煩人的女孩弄進火堆愈好。塔貢幾乎沒什麼考慮，就決定寧可犧牲自己的舒適，也要親眼見到這件事有個了結。他會帶著其他的龍騎士並不是打算擺什麼排場或是害怕自己被攻擊，他只是擔心自己的龍坐騎會謀害他︱︱光想到一頭龍從天上衝下去，讓他被閃電劈中，或是故意把他從背上摔下去，他就會感到不寒而慄。他需要有別的騎手在身邊，以便出事時可以救他。

塔貢手下的軍官們對此一清二楚。事實上，在他們看到七頭藍龍飛成一個緊密的小圈子降落時，多伽正向加爾達和薩繆瓦爾大聲嘲笑塔貢。米娜的隊伍在沙場上排列整齊，只有幾個人仍在忙著準備火葬柴垛。米娜的葬禮將在正午舉行，那是她自己選定的時間。

﹁你想他們有誰真的會冒著折斷脖子的風險，去救那個眼裡只有錢的老頭呢？﹂薩繆瓦爾望著那一圈藍龍問道。﹁據我所知，他的大部份手下只會看著他從高空落下，摔在尖利的石頭上。﹂

多伽嘀咕著。﹁塔貢很確定他會被救。他找的護衛都是那些被他欠了一大筆錢的軍官。﹂

藍龍降落地面，翅膀揚起大團灰塵。龍騎士從塵霧中現身。他們看到了歡迎的隊列，於是朝那邊走去。米娜的軍官們迎上前，向塔貢致意。

﹁哪個是他？﹂薩繆瓦爾問道，他從沒見過奈拉卡騎士的這位領導者。隊長好奇的目光掃過那些快步朝他走來的身形高大、體格健壯、神情肅然的騎士們。

﹁中間那個小矮子。﹂加爾達說。

薩繆瓦爾以為牛頭人在跟他開玩笑，不禁笑了起來，轉頭看看多伽想知道真相。他見到多伽的目光正緊盯著那個矮子，矮子在塵土中彎腰咳個不停，揮著手想讓空氣乾淨些。加爾達也同樣目不轉睛地盯著那個小矮子。牛頭人的拳頭不停地握緊又鬆開。

塔貢沒有引人注意的外形。他個頭不高，還有個弓形腿。他不喜歡穿上全副鎧甲，因為那會磨得他很難受，但因地位所需，他不得不勉強穿上胸甲。這胸甲價格昂貴，是用上好的鋼鐵手工打造而成的，並鑲有黃金紋飾，和他尊貴的地位十分相稱。因為塔貢爵士彎腰駝背的，所以胸甲不怎麼貼身，而是往前懸著，給人一種糟糕的印象，好像那是個圍在小孩脖子上的圍兜兜，而不是勇猛騎士身上的盔甲。

薩繆瓦爾沒有對塔貢的外貌留下什麼印象，不過，他早就聽說過關於塔貢冷血無情的個性，因此看到兩名軍官對這次會面如此擔憂焦慮時，他並不覺得奇怪。所有人都知道塔貢要為騎士團前任團長米麗蕾‧愛布雷納及其大部份追隨者過早的死亡負責，但是沒有人公然提起過這件事。

﹁塔貢非常奸詐、狡猾、陰險，有種令人吃驚的洞察力，能探知對手內心深處的思緒。﹂多伽警告說。﹁有人甚至說他用這種能力滲入敵人的神智，讓他們屈服於他的意旨。﹂

真讓人吃驚，薩繆瓦爾心想，那個強而有力的加爾達本來可以抓起塔貢，把他像個小孩般扔出去，但牛頭人卻因緊張而喘著氣。那種牛的氣味如此濃烈，讓薩繆瓦爾不得不挪到上風處，免得自己作嘔。

﹁做好準備。﹂加爾達低聲警告著。

﹁讓他看到我們的內心吧！他將會大吃一驚。﹂多伽冷冷地說道，迎上前向他的上級行禮。

﹁哦，加爾達，很高興再次見到你。﹂塔貢愉快地說。塔貢上次見到牛頭人時，加爾達剛在戰鬥中失去了右臂。因為不能再作戰，加爾達留在奈拉卡附近，指望有人能雇用他。塔貢本來可以不理會這個小角色，但他把牛頭人當成取樂的玩物。

﹁你長出了新的手臂，這一定花了你不少錢，有一兩個鋼幣吧！我都不知道我們的軍官能有這麼高的軍餉。或許你是發現了自己的私人小金庫。我想你應該知道，加爾達，按規定所有騎士團成員發現的財物都要上繳騎士團的。﹂

﹁這隻手臂是件禮物，大人。﹂加爾達的視線越過塔貢的頭頂。﹁唯一真神的禮物。﹂

﹁唯一真神。﹂塔貢露出吃驚的樣子。﹁我明白了。看著我，加爾達。我喜歡別人說話時看著我。﹂

加爾達不情願地低下頭迎上塔貢的目光。塔貢立即深入牛頭人的內心。他看到了翻湧的風暴，看到烈風和暴雨中一個身影朝他走來。那是個女孩，頭髮剪得短短的，有雙琥珀色的眼眸。這雙眼睛望進塔貢的雙眼，一道閃電落在他跟前。令人目眩的白色火星四濺。他好一會兒什麼都看不見，只能不停地眨著眼。當他能恢復視力時，塔貢看到奈拉卡空寂的山谷，被雨水磨得光滑的大片黑巖，風暴雲在山中消失。無論塔貢怎麼刺探，他都無法翻越群山。他無法離開那個可恨的山谷。他從加爾達的內心中退了出來。

﹁你怎麼做到的？﹂塔貢盯著牛頭人，皺著眉問。

﹁做到什麼，大人？﹂加爾達吃驚的反問。這驚詫是真的，不是裝出來的。﹁我什麼也沒做，大人。我只是站在這裡罷了。﹂

塔貢哼了一聲。牛頭人一直是個怪物。他可以從一個人類身上知道更多。他轉身對著薩繆瓦爾隊長。塔貢不高興地看到這個人站在迎接他的軍官行列中。薩繆瓦爾曾經是個騎士，但他好像是自己退出或是被開除了，細節塔貢想不起了。很可能是被開除的。薩繆瓦爾一無是處，只不過是個帶著一連弓箭手的邋遢傭兵罷了。

﹁薩繆瓦爾﹃隊長﹄。﹂塔貢爵士不悅地刻意加重那個低階軍銜。他看進了薩繆瓦爾的內心。

一波又一波的羽箭伴著上千隻黃蜂飛動時的可怕嗡嗡聲飛過空中。箭鏃瞄準目標，穿過黑色的盔甲和鍊甲。黑羽箭穿透人們的喉嚨，射倒他們的坐騎。瀕死的尖叫慘不忍聞，但羽箭仍在飛馳，屍體漸漸堆成了山，堵住了路，後方的人被迫轉身對抗著即將衝過來的敵人，這些敵人只差一點就可以衝過隘口，只差一點就可以衝向勝利。

一枝箭衝著塔貢射來，筆直地瞄著他的雙眼。他想趴下來，想逃跑，想躲開，但身體已經被定住。羽箭戳進他的眼睛，穿入腦海。痛楚在他腦中綻開，他一把抱住頭，深怕頭骨會裂成兩半。鮮血在傾瀉而下。除了血之外他什麼都看不到。

劇痛突然結束了，消逝得那麼突然，塔貢還以為那是自己的想像。他發現自己正摀著頭，連忙假裝是要把臉上的頭髮撥到腦後。接著他試著再一次看進薩繆瓦爾的內心。他看到的只有鮮血。

他試圖阻止血流，試圖看清眼前的一切，但鮮血一直停不下來。他終於放棄了。他覺得自己的眼皮彷彿黏在一起，於是不停地眨著眼，皺眉盯著眼前這個討厭的隊長，搜尋著種種可疑的跡象︱︱他可能不是外表看起來那個粗魯又平凡的大兵，而是個非常聰明的法師或是狡猾的灰袍法師，或是個偽裝的密儀教徒。然而這隊長的眼睛是一雙只會盯著羽箭飛行，直到正中目標的眼睛。

塔貢非常困惑，開始覺得有點沮喪和生氣。有某種力量在妨礙他，他決定要把它找出來。他從隊長面前走開。誰會在乎一個該死的只是靠賣命賺錢的傢伙？在隊長旁邊站著的是多伽，於是塔貢鬆了口氣。多伽是塔貢的屬下，是可以信任的。塔貢從前曾走遍過多伽腦海的每一寸，他知道蜷縮在所有陰暗角落裡的陰暗秘密，知道自己可以信任多伽的忠誠。塔貢刻意將多伽留到最後才觀察，知道如果自己有疑問的話，多伽一定會予以解答。

﹁大人，﹂多伽將軍在塔貢說話前先開了口。﹁先讓我為自己辯解，我以為那道要我轉往西瓦那斯提的命令是您發出來的。我不知道那是米娜偽造的。﹂

因為讓多伽進軍西瓦那斯提的命令讓奈拉卡黑暗騎士取得了騎士團成立後，有史以來最大的勝利，塔貢可不高興被提醒說他不是下令的人。

﹁好了，好了！﹂他非常不悅地說。﹁也許我比你想像的做得更多，多伽。發令官也許以為是她下的決定，但實際上她是遵照我的命令去做的。﹂

那女孩已經死了。塔貢能隨心所欲改變事實。反正她也沒辦法來向他提出異議。

他繼續溫和地說著。﹁她和我決定保守這個秘密。這個任務太冒險、太危險了，很有可能失敗。我擔心如果向人提起，哪怕是走漏一丁點兒給精靈知道，他們就會加強警戒。再說，還要對龍王瑪烈赤斯有所忌憚。我不想給牠希望，讓牠對無法實現的事抱有期望。實際上，瑪烈赤斯對我們的成功頗為驚訝，對我們的評價比以前更高了。﹂

就在他說話的同時，塔貢一直試著想深入多伽的內心探查一番。但他失敗了。他的眼前升起一道屏障，一道閃爍著奇異的耀眼陽光的屏障。他能看穿屏障，能看到死去的樹木和一片覆滿灰燼的土地，但卻無法進入屏障。

塔貢氣惱極了，但表面上他卻裝出更溫和，更友善的模樣。瞭解他的人最怕他挽著自己的手臂，跟親密好友似的和自己交談。

塔貢挽著多伽將軍的手臂。

﹁我們的米娜是名英勇的軍官。﹂他用悲哀的語氣說。﹁如今這些可恨的精靈害死了她。我並不吃驚，這就是他們的行事作風。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一群肚子貼著地面的爬蟲。他們膽小得不敢面對面地攻擊，只會採取這種手段。﹂

﹁確實如此，大人。﹂多伽附和的聲音頗為刺耳。﹁這是膽小鬼的行為。﹂

﹁但他們會為此付出代價的。﹂塔貢繼續說。﹁我保證，他們會的！那麼，那個就是她的火葬柴堆了，是嗎？﹂

他和多伽手挽著手慢慢地走著，穿過了沙場。牛頭人和弓箭手隊長也緩步跟在後面。

﹁真是壯觀，﹂塔貢說，﹁有點太壯觀了，不是嗎？她是位英勇的軍官，但只是低階軍官。而這個柴堆，﹂他揮手比劃著這一大堆木頭。﹁規模大得就像是一位騎士團領導人用的。一位像我這樣的領導者。﹂

﹁確實如此，大人。﹂多伽平靜地回答。

柴堆的基座由六根巨木搭成。士兵們把鐵鍊纏在原木上，拖到沙場中央。原木已經用能找到的易燃液體浸泡過了。這地方散發著油味、樹脂和松香的氣味，還有樹木綠色汁液的氣息。在這一堆原木頂上，士兵們放上更多的原木、大堆的樹枝，還有從林中找到的枯枝。木堆近八尺高，十尺寬。他們爬上梯子，在木堆頂端鋪上編成網格的帶葉柳枝。他們將把米娜放到這個臺座上。

﹁屍體在哪裡？我要致以最後的敬意。﹂塔貢用哀悼的口氣說。

他被帶到米娜躺著的帳篷，那裡由一隊士兵沉默地守衛著。他們讓出一條路讓他過去。塔貢從他們中間走過時，把意念的探針刺進其中幾個人的內心，而他們的心思太明白、太容易讀出來了：失落、悲痛、哀傷、憤怒、復仇。塔貢覺得高興。他可以利用這些情緒達到自己的目的。

他低頭瞧著這具屍體，既不激動也不感動，只是惱火地想知道這個粗野的女孩如何能得到如此忠誠的︱︱或許該說是狂熱的︱︱追隨者。然而他得在觀眾們面前表演一番，於是他向她致敬，並說了些好聽的話。或許人們已經注意到他的語氣裡缺乏誠意，因為他們並沒有如他預期的那樣向他歡呼。他們看來根本沒怎麼注意他。他們是米娜的人，如果跟著她去死能讓她活過來，他們會去做的。

﹁那麼，多伽，﹂塔貢在指揮帳篷中只剩他們兩人時開了口。﹁告訴我這樁悲劇是怎麼發生的。據我所知是那個精靈王害了她。你怎麼處置他的？﹂

多伽簡單地報告了前一夜發生的事。﹁我們審問了那個年輕精靈︱︱他叫西瓦諾謝。他是個奸詐的傢伙，假裝因悲痛而近乎瘋狂的樣子。他是個狡猾的演員，大人。戒指是從他母親那裡來的，那個巫婆，星光。我們從國王家僕中的間諜那裡得知她的一名手下，一個叫薩馬的精靈在不久前曾秘密見過國王。他們策劃了這次謀殺，我們對此確信無疑。這個精靈當眾演戲，向米娜示愛。她可憐他，從他手裡接過了戒指。這枚戒指有毒，大人。她幾乎是當場死亡的。

﹁至於精靈王，我們已經把他鎖了起來。加爾達打裂他的下巴，所以很難從他嘴裡問出什麼來。不過我們會設法的。﹂多伽冷笑著。﹁大人要見他嗎？﹂

﹁看著他吊死。或者是，﹂塔貢為自己的小幽默咯咯笑著。﹁溺死或是分屍。不，不，我對這個可憐蟲沒興趣，你愛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如果你想的話，也可以把他丟給士兵們。他的尖叫聲能紓解他們的痛苦。﹂

﹁遵命，大人。﹂多伽將軍站起身。﹁現在我得去準備葬禮。可否準退？﹂

塔貢揮了揮手。﹁當然。一切準備就緒時向我報告。我會致上悼詞。士兵們會喜歡聽這個，我知道。﹂

多伽行禮退下，留下塔貢一人在指揮帳篷裡。塔貢翻找著米娜的文件，讀著她的私人信函，收起那些足以證明各個軍官計劃謀反的文件。他仔細看著索蘭尼亞地圖，嘲笑地搖搖頭。他找到的東西只能證明她是個叛徒，一個危險的叛徒和一個傻瓜。他得意地想著自己的計劃有多麼了不起，有多麼成功，然後靠在椅子上休息一下，放鬆旅行中變得僵硬的肌肉。

帳篷外，三名軍官交換著意見。

﹁你猜他在裡面做什麼？﹂薩繆瓦爾問。

﹁到處亂翻米娜的東西。﹂加爾達狠狠的回身瞪了指揮帳篷一眼。

﹁這麼做對他還真是大有好處。﹂多伽諷刺地說。

三個人不安地看了看彼此。

﹁這可不在預料之中。我們現在要怎麼辦？﹂加爾達追問。

﹁我們做向她保證過的事。﹂多伽粗聲粗氣地回答。﹁準備葬禮。﹂

﹁但原來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加爾達咆哮道。﹁她該結束這整件事了。﹂

﹁我知道，我知道。﹂多伽黑著臉嘟噥著，瞥了米娜躺著的帳篷一眼。她仍然面無血色，一動也不動。﹁但她沒有，而我們別無選擇，只有繼續。﹂

﹁我們可以拖延時間。﹂薩繆瓦爾隊長咬著下唇建議說。﹁我們可以找些藉口︱︱﹂

﹁各位。﹂塔貢爵士突然出現在帳篷入口。﹁我想我聽到你們在這裡聊天了。而我相信你們有葬禮的準備工作要做，不該有時間閒聊。另外，我只在白晝飛行，今天下午就一定得出發。我不能站在這裡浪費時間。所以我要求葬禮按計劃在中午舉行。哦，順便說一句，﹂他已經低頭走進帳篷，又探頭出來加上一句。﹁如果你們在點火時有困難，我提醒你們，有七頭藍龍聽我指揮，牠們會很樂意提供協助。﹂

他走了，留下其餘三人不安地面面相覷。

﹁去把她帶來，加爾達。﹂多伽說道。

﹁你不會是要把她放到柴堆上吧？﹂加爾達咬牙切齒道。﹁不！我不幹！﹂

﹁你聽到塔貢說的話了，加爾達。﹂薩繆瓦爾神色冷峻。﹁如果你沒聽懂的話，我告訴你，他是在威脅。如果我們不照辦，龍點著的可不會只有她的火葬柴堆！﹂

﹁聽我說，加爾達，﹂多伽補充道。﹁如果我們不做這件事，塔貢會下令讓他自己的軍官來處理。我不明白出了什麼差錯，不過我們一定得繼續演下去。米娜會要我們這麼做的。你是副將，把她帶去火葬是你的職責。你希望我們之中的哪一個代替你那麼做嗎？﹂

﹁不！﹂加爾達狠狠的咬著牙，﹁我帶她去。絕不能是別人！由我來做！﹂他眨著眼睛，紅了眼框。﹁但我會這麼做是因為她的命令。否則我寧可讓他的龍燒掉全世界，包括我自己。要是她真的死了，我也沒有繼續活下去的理由。﹂

塔貢在指揮帳篷裡偷聽到這段話。他暗下決心，一有機會就要除掉那個牛頭人。

## １︱１２葬禮

加爾達將米娜的屍體抱在懷中，沉著臉慢慢走向火葬堆。眼淚淌過牛頭人悲傷的面容，哀痛哽得他無法言語。她像睡在搖籃中的嬰兒般躺在他的臂彎裡，枕在她賜予他的右臂上。她渾身冰冷，皮膚泛白，嘴唇發紫，雙眼緊閉，一動也不動。

在他走進停屍的帳篷後，他曾試圖找到她還活著的跡象︱︱他把自己的金屬護腕取下，貼近她唇邊，指望能在金屬表面上看到呼吸的霧氣。他曾希望將她抱在懷中時，能感覺到哪怕是她最微弱的心跳。

沒有呼吸。沒有心跳。

﹃我看起來像是死了。﹄她曾經說過。﹃但其實我還活著。唯一真神設下了計謀，這樣我才能打擊我們的敵人。﹄

她曾這麼說過，而她也說過自己會醒來指出兇手，控訴他。但她現在躺在加爾達的臂彎裡，冰冷、蒼白，像是凍在霜雪中一朵折斷的百合。他就要將這朵脆弱的百合放到一堆木柴上，一點火星就會將柴堆燒成熊熊烈焰。

送葬的隊伍中，米娜的騎士們列隊跟隨在加爾達身後。他們都穿上黑亮的盔甲，放下面罩，把自己的憂傷隱藏在鋼鐵面具之下。指揮官並沒有下令，但隊伍已經在從帳篷到火葬堆的一路上自動排成兩列。跟隨她戰鬥了好幾個星期的老兵，和剛加入隊伍但已愛上她的新兵並肩站在一起。加爾達慢慢地從兩列戰士間走過，在他們伸手輕觸她冰冷的臉頰祈求最後一點祝福時，他也沒有停步。年輕的士兵們不假掩飾地低聲啜泣。久經傷痛、年長的老兵則沉著臉，偷偷快速地拭去淚水。

加爾達身後，薩繆瓦爾隊長牽著米娜的坐騎，狐火。依照傳統，米娜的靴子倒掛在馬鐙上。狐火顯得急躁不安，有可能是因為牠太接近牛頭人了︱︱這兩位的盟友關係一直都很勉強，不像其他人那麼真心︱︱也可能是因為士兵們陰沉的氣氛感染了牠，也可能是馬兒同樣感覺到米娜的離去。薩繆瓦爾隊長兩手忙著控制這匹不安的坐騎，牠噴著鼻息，發著抖，又是齜牙又是翻白眼，還不時發狂想要衝進人群。

太陽快升至天頂了。天空泛著奇怪的深藍色。這是夏季裡的冬日天空，太陽也跟冬天一樣耀眼卻不溫暖，像是在空曠的蒼穹失去了光熱。隊列到了盡頭。加爾達站在巨大的柴堆前。一個纏著繩子的擔架放在牛頭人腳下。神色肅穆而悲傷的幾個人站在柴堆上，等著迎接他們的米娜。

加爾達看向右方。塔貢大人在原地站得筆直。他故作悲傷，很可能在米麗蕾‧愛布雷納的葬禮上他也是這個模樣。他不耐煩地等著要看到儀式結束，老是抬頭望著天空看時間，非常高調地暗示加爾達，要他動作快一點。

多伽將軍站在加爾達左側。牛頭人對他使了個眼色。

﹃我們得到此為止！﹄加爾達懇求著。

多伽抬眼望了望幾乎就要到頭頂的太陽。加爾達仰起頭，看到七頭藍龍在上空盤旋，對整個過程抱著一種不尋常的興致。巨龍們覺得這種儀式極其無聊。人類就像蟲子，生命既短暫又瘋狂。除非某個人跟某頭龍建立了特殊的關係，否則巨龍們根本不會去注意人類身上發生了什麼事。然而，現在加爾達看到牠們在米娜的火葬柴堆上飛舞，龍翼投下的陰影不停地在她恬靜的臉上掠過。

如果塔貢是要讓巨龍來威嚇他們，那麼他成功了。多伽感覺到龍威帶來的顫慄把已經因悲傷而絞痛的心揪得更緊。他挫敗地垂下了頭。無能為力了。

﹁繼續吧，加爾達。﹂多伽輕聲說。

加爾達跪下高大的身軀，以罕見的溫柔將米娜輕輕放在擔架上。有人從某處找來了用金色和紫色絲線精心織成的絲緞；很可能是從精靈那裡偷來的。加爾達將米娜的雙手疊在身前，把絲緞輕覆在她身上，就像是一位父親帶著愛意為入睡的孩子蓋好被子。

﹁再見，米娜。﹂加爾達低聲呢喃。

他眼前一片朦朧，淚水滾滾滑下鼻梁。他站起身，猛地打了個手勢。柴堆上的士兵拉回繩索，擔架載著米娜緩緩上升。士兵們安放好擔架，整理好覆在她身上的絲緞。每個人都俯身親吻她冰冷的前額或是沁涼的雙手。接著，他們從柴堆上爬下來。

只有米娜孤零零一個留在上面。

薩繆瓦爾牽著狐火到柴堆下停住。這匹坐騎似乎明白眾人正看著自己，便安靜而驕傲的站著。

米娜麾下的騎士們圍在柴堆四周，手中都握著一枝火把。火焰不閃不搖，穩穩地燃燒著，黑煙直衝天際。

﹁繼續。﹂塔貢著惱地問道。﹁你們在等什麼？﹂

﹁稍等一會兒，大人。﹂多伽安撫著。他揚聲下令。﹁帶犯人。﹂

塔貢瞪了多伽一眼。﹁要他來做什麼？﹂

﹃因為這是米娜的命令。﹄多伽本來想這麼說，不過，他講出了想到的第一個理由。

﹁我們打算把他扔進火堆裡，大人。﹂

﹁哈，﹂塔貢接話，﹁一個陪葬品。﹂他被自己嘲諷的話逗得呵呵笑了起來。但接著覺得惱怒，竟然沒有人跟著他一起笑。

兩名衛兵帶著精靈王上前來，他必須對米娜的死負責。他身上都是鎖鍊︱︱手銬和腳鐐都用鍊子鎖在他腰上的一環鐵圈上，還有一個鐵環釦在他的脖子上。他不堪重負，不得不在衛兵的扶持下前行。國王的臉又青又腫，已經很難認出原來的模樣，一邊眼睛也腫得睜不開，精緻的衣衫全染上了血。

衛兵把他押到柴堆下。年輕國王抬起頭，看到米娜的屍體放在柴堆頂端。他面色死灰，變得比屍體更蒼白可怕。他低聲地哀嚎著，突然向前衝去。衛兵以為他想逃跑，連忙拉住了他。

然而，西瓦諾謝根本沒想過要逃跑。他聽到他們在咒罵他，說到要把他扔進火裡。他不在乎，甚至希望他們這麼做，那樣的話，他就能死在她身旁，跟她在一起了。他低著頭，長長的頭髮遮住了傷痕累累的臉。

﹁現在我們結束餘興節目了。﹂塔貢不耐煩地追問。﹁可以繼續了嗎？﹂

加爾達抿著嘴，握緊拳頭。

﹁老天啊，精靈們來了。﹂多伽難以置信地驚呼。

米娜曾下令允許所有願意參加葬禮的精靈前來，下令不得騷擾、威脅或傷害他們，而是要以唯一真神之名歡迎他們。米娜屬下的軍官們沒想到真的會有精靈來參加葬禮。大多數精靈們害怕被報復，都把自己鎖在家裡，準備保衛自己的家和家人，或者，在出事時逃進荒野。

然而現在從各個城門湧出大批的西瓦那斯提精靈，大部份是年輕人，是米娜的追隨者。他們手上捧著鮮花︱︱那些在魔法屏障的蹂躪後倖存下來的︱︱輕柔的豎琴聲和幽怨的笛聲奏出悲切的旋律，精靈們踏著哀樂徐徐前行。人類士兵有足夠的理由憎恨敵人們的出席：這些精靈要對他們敬愛的指揮官的死負責。低聲的抱怨在隊列中響起，愈來愈響亮，最後化成怒吼和大聲的警告，要精靈走遠些。

加爾達精神一振。這是個拖延時間最好的辦法！如果士兵們忽視命令而向精靈們洩憤，加爾達和其他軍官看來也無法制止他們。他朝空中望去。藍龍不會干預對精靈們的屠殺。遇上這種中途打斷的情況，葬禮自然得延後。

精靈們走向柴堆。巨龍投下的陰影落在他們身上。許多精靈臉色發白，渾身顫抖，讓加爾達都為之心悸的龍威更讓精靈們膽戰心驚。他們明知很可能會被仇視自己的人類士兵攻擊，卻仍然要向治好他們、感動他們的那個女孩致敬。

加爾達不禁要欽佩精靈們的勇氣。同樣的，其他戰士也是如此。也許因為米娜曾觸碰過他們所有人的內心，在那一天，人類和精靈感覺到彼此之間有種聯繫。怒吼聲和低聲的恐嚇消失了。精靈們和柴堆保持一段距離以示敬意，彷彿他們自知沒有權利靠得更近。他們舉起雙手，一陣輕柔的微風自東方吹來，揚起他們手中的花朵，帶起一片芬芳拂向柴薪。雪白的花瓣一片片地飄落在米娜身旁。

冰冷的陽光照亮柴薪，照亮米娜的臉，在金色的絲緞上閃閃發亮，彷彿絲緞自己已經燒了起來。

﹁我們還在等什麼人嗎？﹂塔貢譏諷道。﹁矮人？還是坎德人弔唁團？如果不是，那就快點讓這一切結束吧，多伽。﹂

﹁當然，大人。首先，由您來為她致悼詞。正如您所說的，大人，大家會很感激能聽到您的致辭。﹂

塔貢惱怒地瞪著對方。他愈來愈緊張，卻不知原因為何。也許是因為三名軍官盯著他的眼神很奇怪，帶著恨意。這並不是不尋常的事。安塞隆大陸上的許多人都有足夠的理由憎恨和害怕黑夜之主。讓塔貢心神不寧的是，他無法進入他們的內心得知他們在想什麼，在謀劃什麼。

塔貢突然感覺到了威脅，但他不明白為什麼這會讓他緊張。他的周圍全是自己的保鏢，他們全都是有足夠理由要確定他安然無恙的騎士。有七頭藍龍聽從他的指揮，只要他一聲令下，牠們會迅速收拾掉人類和精靈。但他仍然無法消除迫近的危機感。

這種感覺讓他惱怒，並後悔自己居然來到這裡。這並不是他預料中的結果。他是來此炫耀自己的勝利，是要來享受軍隊及其軍官對他的奉承。而現在，他發現自己完全被籠罩在一個死去女孩的陰影中。

塔貢清了清嗓子，站直身，用冷淡又平板的聲音開口道。﹁她盡了她的職責。﹂

軍官和士兵們期待地注視著他，等著他繼續說下去。

﹁這就是她的悼詞。﹂塔貢冷冰冰地說。﹁適合任何一名戰士的悼詞。多伽，下令點火。﹂

多伽一言不發，無助地瞥了其他兩位同僚一眼。薩繆瓦爾隊長既憂鬱又沮喪。加爾達全神貫注地凝視著柴堆頂端，看著一動不動的米娜。

也許她動了？加爾達看到覆在她身上的金色絲緞輕輕一顫。他看到血色回到她蒼白的雙頰，他的心跳因希望而加速。他癡迷地凝望著，等著她站起身來。然而，她沒有，他苦澀地意識到絲緞的顫動是因為輕風的吹拂，溫暖的血色只不過是蒼白的陽光開的玩笑。

悲切而憤怒，加爾達揚聲發出刺耳的咆哮，從一名騎士手中奪來火把，強壯的手臂奮力一擲，將它投上火葬米娜的柴堆頂端。

騎士們發出空洞的呼喊，遵從米娜曾下過的命令，用自己的火把點燃柴堆。浸了油的木柴爆出烈焰。火勢迅速蔓延，就像急於相互擁抱的臂膀，飛快地開展、相連，包圍了柴堆。加爾達目不轉睛地盯著。他凝望著柴堆的頂端，注視著她。濃煙刺傷他的眼睛，迸出的火星落在他的皮毛上，他痛苦地眨著眼。最後，高溫逼得他非後退不可，但他還是堅持著直到濃煙完全籠罩米娜，直到他再也看不到她為止，才向後退開。

塔貢一邊咳嗽一邊揮手趕開濃煙，立即就退到後面去。他等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確定燃起的火苗變成高熱的熾焰，這才轉身望著多伽。

﹁好了。﹂塔貢大人說。﹁我要啟程︱︱﹂

就在此刻，黑影遮住了太陽。一瞬間，白晝變成黑夜。加爾達以為是場日食︱︱儘管出現得既奇怪又突然︱︱他那雙被煙熏痛的眼睛好奇地望向天空。

確實有黑影遮住了陽光，但這不是任何一輪月亮的圓形黑影。火舌中的黑色輪廓有著起伏的曲線、盤起的尾巴，和一個龍的頭。這頭龍背對著陽光，黑得就像末日來臨的世界。當牠展開巨大的雙翼，太陽立即消失，只能見到龍的雙眼中射出烈焰般的光芒。

不知從何而來的深濃黑暗投在西瓦諾斯城上，就在那一剎那，吞沒了柴堆的烈火像是被誰也沒聽到、沒感覺到的一口氣吹熄。

加爾達發出一聲勝利的歡呼。薩繆瓦爾跪倒在地，兩手摀住了臉。多伽好奇地緊盯著那條龍。騎士們則敬畏地仰望著天空。

黑暗變得更濃了，直到塔貢幾乎看不到身邊的一切。

﹁把我從這裡弄出去！快！﹂他下令道。

沒人聽從他的命令。他的護衛們望向遮蔽天日的奇怪巨龍，彷彿一個個都變成了石頭。

塔貢膽戰心驚，感覺黑暗正向他襲來。他踢著衛兵，朝他們咒罵。恐懼搖撼著他，撕碎了他，把他的五臟六腑擰在一起化成了水。他又是恫嚇說要把他們活活剝皮，又是許諾說會給他們豐厚的賞賜。

黑暗愈濃愈黑。電光閃閃，劃破這怪異的黑夜；雷聲隆隆，震撼著大地。塔貢張口想喚來自己的龍來救他。

呼聲未出口就消失了。

雪亮的閃電映出站在柴堆頂上的一個身影，一個穿著黑色鎧甲，披著焦黑的金色絲緞的倩影。藍龍從她上空飛過，閃電在她身旁劈啪作響。巨龍們掠過堆著灰燼的火葬柴堆，每一頭藍龍都向她低下了頭。

﹁米娜！﹂藍龍們像是在高聲讚頌。﹁米娜！﹂

﹁米娜！﹂加爾達啜泣著雙膝跪地。

﹁米娜！﹂多伽將軍吁了口氣，輕聲低語。

﹁米娜！﹂薩繆瓦爾隊長為了證實所見而高聲呼喝。

在他們身後，在黑暗之中，精靈們聽到了這個名字，把它輕誦成一首歌，﹁米娜︱︱米娜︱︱﹂騎士們加入了合唱。﹁米娜︱︱米娜！﹂

黑暗消散，光明照耀。陽光和煦溫暖，燦爛眩目。來歷不明的巨龍從空中緩緩飛落。牠帶來的讓人戰慄、不敢直視其存在的那種恐懼和敬畏感，使得人們難以將目光轉向牠。少數那些緊緊注視著牠的人，譬如加爾達，看到了克萊恩大陸上從未出現過的一頭巨龍。他們不能看得太久，因為這就像是盯著太陽看一樣，會讓眼睛盈滿淚水，灼痛不已。

那條龍是白色的，但並不是那些住在冰凍霜雪之地的白龍的白色。牠的白色，彷彿爐火燃到最高溫的白焰。那種白與黑完全對立。那種白不是種顏色，而是由所有顏色的光匯聚而成。

這頭奇怪的龍貼近地面時，牠的雙翼沒有攪起氣流；牠落到地面時，大地也沒有因重壓而晃動。所有的七頭藍龍都低下頭，展開雙翼表現牠們的尊敬之情。

﹁死神！﹂巨龍們異口同聲地大喊，聲音兇猛森然。﹁死者回來了！﹂

現在所有人都看清楚了，這並不是一頭活生生的龍。這是頭幽靈龍，一頭由凡人之年代中自相殘殺的所有五色龍的龍魂結合而成的龍。

幽靈龍抬起前爪，翻掌搭在柴堆頂端。米娜走上龍爪。幽靈龍恭敬地將她放在燒灼過烈火後漆黑的、覆著灰燼的焦土上。

﹁米娜！米娜！﹂戰士們跺著腳，用劍敲著盾，大聲呼喊著直到聲嘶力竭，然而誦聲仍一波波地繼續著。精靈的嗓音則把她的名字唱成一首情歌，足以融化最冥頑不化的鐵石心腸。

米娜心情愉悅地看著所有的人，琥珀色的雙眼漾著柔情，溫熱得閃現純金的光芒。眾人的關愛與敬慕之情將她完全淹沒，她一時間不知該如何回應。最後，她幾乎是害羞地揮揮手接受讚頌，綻開了感激的微笑。

她往前走，握住多伽和薩繆瓦爾的手，他們都已高興得無法言語。米娜走過去站到加爾達身前。

牛頭人跪在地上，頭垂得很低，一對牛角都抵到地面。

﹁加爾達。﹂米娜柔聲輕喚。

他抬起頭。

米娜伸出手。﹁抓住我的手，加爾達。﹂

他握著她的手，感覺到血肉的溫暖。

﹁讚美唯一真神，加爾達。﹂米娜對他說。﹁如你所承諾的。﹂

﹁讚美唯一真神！﹂加爾達哽咽著低語。

﹁你會一直懷疑下去嗎，加爾達？﹂米娜問。

他擔心地看著她，害怕她會生氣，但他看到她的微笑親和又溫柔。

﹁原諒我，米娜。﹂他顫抖地說。﹁我再也不會懷疑了，我發誓。﹂

﹁哦，你還會的，加爾達。﹂米娜說。﹁但我不會生氣。沒有猜疑就沒有奇蹟。﹂

他把她的手貼到唇邊。

﹁現在，站起來，加爾達。﹂米娜的嗓音變得冰冷，琥珀色的雙眼也變得無情。﹁起來處罰那個想殺了我的人。﹂

米娜指向兇手。

她沒有指向可憐兮兮的西瓦諾謝。他注視著她，不敢相信地看著她，目瞪口呆，又驚又喜。

她指著塔貢。

## １︱１３復仇的死靈

莫罕‧塔貢不要奇蹟。他一生中見過各種奇蹟，見過煙霧和鏡子耍的把戲。就像這世上所有其他東西一樣，奇蹟跟市場裡的魚一樣買來賣去，而且還是前一天的魚，臭氣直達天聽。他不得不承認方才目擊的一幕頗為精采，比大多數奇蹟都精采。他還無法解釋這種現象，但相信一定有解答。他要找出真相，要在那個女孩的腦子裡找出解答。

他朝米娜戴著紅色皇冠的頭部放出一枚意念的探針，像一枝鋼製箭鏃的利箭向她射去。他一找出真相，就會當著她所有信徒的面指責她耍詐。他會向他們揭示這個女人有多麼危險。他們將會感謝他︱︱

但在她心中，他看到了永恆，那是不該在任何凡人心中看到的景象。

沒有哪個凡人能在狹小的心胸裡容納這樣的廣漠。

沒有哪個凡人能在全然的黑暗中看到這致盲的亮光。

凡人的血肉會因燃燒的冰雪中那冰冷的火焰而凋萎。

凡人的雙耳不能忍受雷鳴般的沉寂裡那咆哮的靜默。

凡人的靈魂無法理解由死而始的生，在生中延續的死。

當然，塔貢這樣的凡人是無法理解的。在他心中，榮譽被野心吞噬，獲取的錢財因貪婪而倍增。他的生命被一再地分割，最後，他只剩下微不足道的碎片。

不過是對永恆的一瞥，就能讓偉人自覺卑微，讓惡人在恐懼中顫抖。塔貢驚恐萬分。他是這片無邊廣漠中的一隻老鼠，一隻找不到角落可躲藏的小老鼠。

然而，這隻陷入絕境的老鼠是個狡猾的傢伙。狡詐是塔貢僅剩的一切。他四下張望，看到自己一個朋友也沒有，一個盟軍也沒有。他手下擁有的都是出於恐懼、野心，或是冀求利益而跟隨他的人，但所有這些在此刻都顯得不值一提，都被一隻超越凡人的手輕易地抹去了。他的罪行昭然於市，連最愚蠢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可以否認，或者是擁抱它。

他不怎麼合身的胸甲敲在自己細瘦的膝上，塔貢膽怯地跪在米娜面前，一副卑微可鄙的模樣。

﹁是的，確實如此。﹂他擠出兩滴淚，﹁我是想害死妳。我沒有選擇。我是被逼的。﹂他謙卑地低著頭，但偷瞥了米娜一眼，看自己的說辭是否奏效。﹁瑪烈赤斯要妳的命。牠害怕妳，完全有理由害怕妳！﹂

他認為現在是抬起頭的時候，配合著自己的辯解，他仰起臉。﹁我錯了。我認錯。我害怕瑪烈赤斯。如今我明白自己的恐懼是沒有理由的。妳的神，唯一真神，才是最了不起、最崇高、最強大的。﹂

他合起雙手乞求著。﹁原諒我。就讓我做妳的奴僕吧，米娜。就讓我侍奉妳的神吧！﹂

他看向琥珀色的雙眼，在裡面見到了自己︱︱一條渺小的蛆蟲，瘋狂慌亂地四處亂竄，直到琥珀的湧泉淹沒了他，讓他再也無法動彈。

﹁我早就說過總有一天你會跪在我面前。﹂米娜的嗓音並沒有自鳴得意，卻是如此輕柔溫和。﹁我原諒你。更重要的是，唯一真神原諒你，接受你的侍奉。﹂

塔貢在心底暗笑，想要站起身來。

﹁加爾達，﹂米娜繼續說。﹁你的劍。﹂

加爾達抽出一把弧刃巨劍，高高舉起。他將劍懸在塔貢頭上，停了好一會兒，讓這個懦夫完全明白接下來要發生的事。塔貢驚恐萬分地尖叫，但這隻臨死老鼠的慘叫被斬首的一閃刀光截斷。鮮血噴濺在米娜身上，砍下的頭顱滾到米娜腳下，臉朝下埋在泥土和焦灰中，淌出一灘噁心的血池。

﹁萬歲，米娜！黑夜之主！﹂多伽將軍高喊。

﹁萬歲，米娜！黑夜之主！﹂士兵們的歡呼聲直沖雲霄。

精靈們被所見所聞給震懾，即使被處決的是個死有餘辜的人，他們還是因這種殘忍的殺戮而覺得恐怖。歌頌聲紛紛停了下來，他們緊盯著甚至懶得動手擦去身上血漬的米娜。

﹁您的命令是什麼，米娜？﹂多伽行禮詢問道。

﹁你和屬下留在這裡，以奈拉卡黑暗騎士之名據守西瓦那斯提。﹂米娜說。﹁你要以我的名義給龍王瑪烈赤斯送去豐盛的貢品。那能安撫牠，讓牠只注意自己的事。﹂

多伽摸了摸鬍子。﹁我們去哪裡找這些豐盛的貢品，米娜？﹂

米娜示意薩繆瓦爾放開狐火。﹁你認為呢，多伽？﹂她反問，﹁在星辰之塔的國庫裡，在王族成員的家裡，在精靈商人的倉庫裡。即使是這些精靈中最貧窮的一員，﹂她一邊說，一邊把鞍袋拋在地上。﹁都藏有祖傳的寶物。﹂

多伽呵呵笑了起來。﹁那麼精靈們會怎麼想？﹂

米娜瞄了一眼被人們滾到火葬柴堆下的無頭屍。

﹁他們允諾要信奉唯一真神，而唯一真神如今需要他們的奉獻。﹂米娜說。﹁讓那些向唯一真神起誓的精靈實踐誓言。讓他們協助我們控制這片地域。﹂

﹁他們不會那麼做的，米娜。﹂多伽沉下了臉。﹁他們不可能捨棄那麼多來侍奉唯一真神。﹂

﹁你會吃驚的，多伽。﹂米娜反駁。﹁精靈和我們所有人一樣，在尋找高於他們的存在，尋找可以信仰的神。唯一真神滿足了他們。許多精靈會前來侍奉唯一真神。篤信唯一真神的西瓦那斯提精靈將在西瓦諾斯中央興建神殿。唯一真神的精靈牧師將獲得治療的能力，展現更多的奇蹟。﹂

﹁不過，多伽，首先，唯一真神要求他們證明自己的忠誠。他們應該先交出自己的財產，然後從反抗者身上取走財富。自稱忠於唯一真神的精靈應該向我們揭發神的敵人，即使這些敵人就是他們的愛人、妻子、丈夫或是孩子。審問他們，真心崇信者會大義滅親，作出犧牲。如果他們做不到，也可以用死亡向唯一真神效忠。﹂

﹁我明白了。﹂多伽答道。

米娜屈膝彎腰解開束在狐火腹部的鞍座。她的騎士本來會上前來幫忙，但只要有人想向馬兒靠近一步，狐火就會翹起嘴唇，充滿敵意的瞪他一眼。

﹁我讓你掌管這裡，多伽。我要跟屬下去索蘭尼亞。兩天內就要到那裡。﹂

﹁兩天！﹂加爾達驚呼。﹁米娜，索蘭尼亞在大陸的另一頭！隔著新海離這裡有一千里遠，這不可能︱︱﹂

米娜直起身子，圓睜雙眼瞪著牛頭人。

加爾達吞下沒說出口的話。﹁這不可能，﹂他懺悔似的改口道。﹁誰都做不到，除了您。﹂

﹁除了唯一真神的力量，加爾達。﹂米娜糾正他。﹁唯一真神。﹂

她卸下狐火的馬鞍，接著解開韁繩扔到馬鞍旁，下令說。﹁把這個跟我的其他行李捆在一起。﹂

米娜摟著狐火的脖子，對著牠輕聲細語。狐火低下頭豎起耳朵專心聆聽著。最後狐火點了點頭。米娜親了親牠，疼愛地拍了拍牠。﹁你在唯一真神的看護下，﹂她說。﹁唯一真神會在需要時把你安全地送到我身邊。﹂

狐火抬起頭，驕傲地甩了甩鬃毛，接著疾速朝森林奔去。擋在牠面前的人不得不急忙跳開來，因為牠不在乎會踩到誰。

米娜看著牠離去，接著像是意外似的看到了西瓦諾謝。

這個精靈親眼見到了所有的事，自始至終都是一副大夢未醒的迷茫神情。他曾悲慟地看見火焰燃起，發了瘋似的要衝上前去。他目睹了米娜令人難以置信的復活，並為之歡欣不已。西瓦諾謝深信是自己害死了她，因此當他聽到她要指控兇手時，他已準備受死。甚至到了現在，他還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西瓦諾謝只知道他愛的人還活著。他看著她，眼神迷惘而又絕望，充滿期待而又滿心沮喪，見證了一切卻又一無所知。

她朝他走去。他想要迎上前，但鎖鍊沉甸甸掛在他身上，扯著他，讓他難以前行。

﹁米娜。﹂他想說點什麼，但下巴又腫又痛，讓他只能喃喃低語。

米娜輕觸他的前額，他的痛楚立即停止，下巴也癒合了。瘀青散了，腫脹消了。他激動地抓緊她的手，貼在自己唇上。

﹁我愛妳，米娜！﹂

﹁我不值得你愛。﹂

﹁值得，米娜！妳值得！﹂他急忙說道。﹁我也許是國王，但妳現在是女王︱︱﹂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西瓦諾謝。﹂米娜輕聲說道。﹁你的愛應該獻給指引我的唯一真神。﹂

她抽回了手。

﹁米娜！﹂他絕望地喊著。

﹁讓你對我的愛將你領向唯一真神。﹂米娜對他說。﹁唯一真神讓我們相遇。如今，神要讓我們分離。但如果你讓神指引你，我們會再相遇的。你是唯一真神的選民，西瓦諾謝。接受，並信奉神吧！﹂

她從手上摘下紅寶石毒戒，把戒指放在他顫抖的手中後，便轉過身走了，看也沒看他一眼。

﹁米娜！﹂西瓦諾謝哭喊著，但她沒理會他。

他鎖著鐐銬的雙手無力地垂下。他對周遭發生的事完全不在意，只是跪在染血的地上，緊握著戒指，全神貫注地凝視著米娜。

﹁為什麼要那樣對他說，米娜？﹂加爾達趕到米娜身旁和她並肩一起走時，他低聲問道。﹁您根本就不在意那個精靈，為什麼還要誤導他？為什麼要自找麻煩？﹂

﹁因為他會威脅到我們。﹂米娜回答說。﹁我留下的只是一小隊人馬，而要統治的是廣大的國土。精靈們一旦找到一個強而有力的領袖，就會聯合起來反抗我們的統治。他有成為這個領袖的潛力。﹂

加爾達回身看了一眼，見到西瓦諾謝正伏在地上。﹁那個哭哭啼啼的可憐蟲？我去宰了他。﹂加爾達的手搭上劍柄，劍刃上還沾著塔貢的血。

﹁好讓他變成一個殉國者？﹂米娜搖搖頭。﹁不，如果他侍奉唯一真神，如果他忽略他的人民的呼聲，那會對我們有利得多。那些呼聲會變成詛咒。﹂

﹁別擔心，加爾達。﹂她補上一句，一邊戴上軟皮手套。﹁唯一真神會保證西瓦諾謝不再是威脅。﹂

﹁您是說，是唯一真神把他變成了這樣？﹂加爾達問。

米娜琥珀色的雙眸看了他一眼。﹁當然是，加爾達。唯一真神指引著我們所有人的命運。他的。你的。還有我的。﹂

她注視他良久，然後輕聲地繼續說下去，聲音輕得就像是在自言自語。﹁我知道你是什麼感覺。神與我的意見相左時，我曾經也很難接受。我曾掙扎過，努力反抗過很長一段時間。讓我告訴你一個故事，也許你就會明白。﹂

﹁當我還是個小女孩時，一隻鳥兒飛進了我的住所。在那裡，周圍的牆都是用水晶做的，鳥兒看得到外面，看得到陽光、藍天和自由。牠朝水晶牆飛去，想逃回陽光下。我們想捉住牠，但牠不讓我們靠近。最後，鳥兒受了傷，精疲力盡地掉落在地上，抖個不停。金月捧起牠，順好羽毛，治好了牠的傷。她把牠帶到外面，讓牠飛走了。﹂

﹁我就像那隻鳥兒，加爾達。我衝向自己製造出來的水晶牆，在我遍體鱗傷時，唯一真神將我扶起，治好了我，現在則指引著、帶領著我，就像神指引著、帶領著所有人一樣。你明白嗎，加爾達？﹂

他不明白，也不想明白，但他還是說，﹁是的，米娜。﹂因為他想要讓她高興，想要撫平她蹙起的眉，想要她琥珀色的雙眸重新綻放光芒。

她凝視著他好一會兒，接著轉過身，精神奕奕地下令。﹁召集人馬，整裝準備前往索蘭尼亞。﹂

﹁是，米娜。﹂加爾達應道。

她停下來，回身看著他，揚起了嘴角。﹁你不問問我們要怎麼去嗎，加爾達？﹂

﹁不問，米娜。﹂他說。﹁如果您要我飛，我相信我能長出翅膀。﹂

米娜開懷大笑。她心情好極了，看來朝氣勃勃，熱情洋溢。她指向天與地的交界。

﹁看，加爾達。﹂她說。﹁那就是一個牛頭人可以飛翔的原因。﹂

夕陽正迎向黑夜，沉入一汪血與火的池水。加爾達看到一幕驚心動魄的壯闊景象︱︱巨龍盈滿了蒼穹。陽光在紅色和藍色的龍翼上閃動，像是透過彩色玻璃的畫窗。黑龍的鱗片映著虹影的微光，綠龍的鱗片亮出翡翠的青芒。

紅龍，威猛兇暴；藍龍，纖巧迅捷；黑龍，邪惡殘忍；白龍，冷酷美麗；綠龍，惡毒致命。不同顏色、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巨龍們，都應米娜的召喚而來。這些巨龍中，有許多躲藏在自己巢穴深處，害怕著瑪烈赤斯、碧雷和凱蘭卓斯，深怕這三頭龍王打自己的主意。巨龍們都遠遠的躲避龍王，唯恐自己的腦袋被掛在龍王們的圖騰上。

接著到來的是強烈的風暴。狂暴的烈風中，閃電交加，雷鳴不絕。在這風暴裡，這些巨龍們聽到了一個聲音，要牠們做好準備，準備在被召喚時應聲前來。

牠們已經厭倦了在恐懼中生活，而渴望著為配偶、子女和同伴復仇。於是牠們回應了召喚，向西瓦那斯提飛來。多彩的龍鱗在精靈古老的家園上空，織出讓人膽戰心驚的彩虹。

龍鱗在陽光下熠熠生輝，每頭龍都像是被無盡的珠寶妝點。牠們掠過的黑影就像在地面湧過的層層波濤，漫過丘陵和農田，漫過湖泊和森林。

行動迅速的藍龍前導，牠們翼尖抵著翼尖，成隊橫列，以精準的飛行能力為傲。身形龐大的紅龍翱翔殿後，寬廣的龍翼在藍龍翅膀搧動四次後才懶懶地拍動一下。黑龍和綠龍則散佈在空中各處。

精靈感覺到巨龍們接近時的恐懼。許多精靈崩潰倒下，不省人事，其他精靈則因恐懼而瘋狂地四下奔逃。多伽派人追著他們，攔住他們，不讓任何一個精靈逃到荒野中去。

米娜的屬下趕著收拾行裝和所有能帶上龍背的補給品。他們把米娜的地圖交給了她，因為她說除此之外自己什麼都不需要。在第一頭龍盤旋著降落在沙場之前，他們就已經做好準備，等著登上龍背了。加爾達騎上一頭碩大無比的紅龍。薩繆瓦爾隊長選了一頭藍龍。米娜則騎那頭奇異的龍，她稱之為﹁亡者之龍﹂。

﹁我們在黑暗中行軍。﹂米娜說。﹁今晚沒有月光也沒有星光，我們的行動不會被發現。﹂

﹁我們的目的地是哪裡？﹂加爾達問。

﹁死者聚集的地方。﹂她回答說。﹁耐德蘭。﹂

她的龍展開幽靈般的雙翼，毫不費力地騰空而起，彷彿和燒掉塔貢屍體的火葬堆上的餘燼一般輕。其他巨龍載著米娜的屬軍，紛紛升空。西方天際層雲堆疊，遮天蔽日，在巨龍大軍周圍聚攏，愈積愈厚。

多伽回到指揮帳篷中。他有不少工作要做：準備倉庫存放戰利品，建立奴隸勞動營、審訊中心和監獄，還要建妓院讓士兵娛樂。在進入西瓦諾斯的路上，他已經注意到有一座從前侍奉米莎凱神的神殿。他決定要把那裡當成侍奉唯一真神的地方。那是個很合適的地方。

就在他計劃著的時候︱︱即使是現在︱︱他依然能聽見精靈們被奉獻給唯一真神時的尖叫聲。

在沙場外，西瓦諾謝仍留在米娜離他而去的地方。他無法將視線從她身上移開，卻只能絕望地、眼睜睜看著她離去，緊握著她離開時留給他的一點希望，就像個孩子緊抓著毛毯的碎片，指望能靠著它遠離黑夜的恐怖。他聽不到子民的哭喊。他能聽到的，只有米娜的聲音。

﹃唯一真神。信奉唯一真神，我們會再相遇。﹄

## １︱１４唯一真神的選民

守護者的十名成員和阿爾瀚娜軍隊的十位精靈，正隱身在西瓦諾斯外的森林中看著葬禮。巨龍們飛來時，他們就躲在原地。守護者的魔法斗篷讓他們可以不被發現地溜近火葬柴堆。他們看到發生的一切卻無力干預，無力援救自己的同胞。他們的人數太少了，救援晚一點才會到達。這些精靈在這裡只有一個任務，一個目標，就是救出他們年輕的國王。

精靈們在周圍聽到的只有死亡。奄奄一息的樹木殘樁痛苦地大聲哭喊，湛青‧血暴的亡魂在風中尖嘯怒嚎。這些精靈們曾勇敢地與夢境對抗。他們曾面不改容地與食人魔對戰。但被迫聽著這死神的樂曲，他們掌心滲汗，腹中糾結。

隱身在林中的精靈們被提醒著想起了那些夢，但現在更糟，因為夢不過只是關於死亡的夢境，而眼前卻是真實的死亡。他們看著同胞們哀悼那個奇怪的人類女孩米娜。在騎士們將火把投往柴垛時，精露們沒有歡呼，甚至在心裡也沒這麼做。他們機警又沉默地繼續觀察著。

一株白楊被硬生生地斬斷，就那麼等著枯萎凋亡，阿爾瀚娜‧星光就伏在落下的樹枝中，看著火焰劈啪響地在柴垛上燃起，濃煙直衝雲霄。她一直注視著兒子西瓦諾謝，他被鎖鍊拖著，現在看來隨時都會崩潰。在她身旁，薩馬低喃著什麼。他不想讓她來，他反對她這麼做，但她這次堅持一定要來。

﹁你說什麼，指揮官？﹂琦霖小聲問道。

﹁沒什麼。﹂薩馬邊回答邊瞥了阿爾瀚娜一眼。

他不會在自己之外的任何人面前責備阿爾瀚娜的兒子，尤其是琦霖。即使在國王被某種奇怪的力量所影響，琦霖仍堅持不懈地保護著國王。

薩馬喜歡琦霖。他欣賞這個年輕人的聰明機智、深謀遠慮。琦霖很有遠見地從那場災難性的婚宴上逃出，找到守護者，警告他們，並告訴他們所發生的事。但琦霖是個西瓦那斯提精靈，即使他宣稱自己這些年來一直對阿爾瀚娜保持忠誠，薩馬還是不相信他。

一隻手碰觸他的手臂，薩馬不禁打了個哆嗦。他有點生氣看向一旁，雖然他之前聽到了精靈哨兵接近的聲音，他還是不免要嚴厲斥責這樣的疏忽。

﹁嗯，﹂他咆哮道。﹁你發現什麼了？﹂

﹁傳聞是真的。﹂女精靈的聲音比幽魂的細語還輕。﹁西瓦諾謝要為那個人類女孩的死負責。他給了她一枚戒指，他向子民宣稱那是從母親那裡得到的戒指。戒指有毒，那個人類幾乎立即就死了。﹂

﹁我沒有送過任何那樣的戒指給他！﹂阿爾瀚娜看到守護者們冰冷的目光。多年來，他們一直被告知說阿爾瀚娜是個闇精靈。也許有些成員相信了這樣的說辭。﹁我與敵人面對面地對抗。我不會毒害他們，尤其是我知道這會讓我的子民遭遇不幸時，更不會這麼做！﹂

﹁這種背信棄義的做法，﹂薩馬說。﹁是人類的變節模式。我們都知道這個塔貢是踩著敵人的屍體爬上頂端的。那女孩不過是另一級階梯︱︱﹂

﹁指揮官！您看！﹂哨兵指著前方。

隱在響著亡魂曲的森林中的精靈們，吃驚不已地看到那個人類女孩安然無恙地站在烈火熊熊的柴垛上。人們高呼著神蹟，精靈們則表現出懷疑。

﹁啊，我就知道這裡面一定有什麼詭計。﹂薩馬說道。

接著那頭來歷不明的幽靈龍出現了。精靈們心頭一沉，陰鬱地面面相覷。

﹁這是什麼？﹂阿爾瀚娜說出了心裡的想法。﹁這意味著什麼？﹂

薩馬沒回答。他活了幾百年，幾乎走遍安塞隆大陸的每一個角落，從未遇見像這樣可怕的生靈。

精靈們聽到那個女孩指控塔貢，儘管許多精靈都聽不懂她的語言，也能從那個大難臨頭的傢伙的表情猜出她的意思。精靈們看著他的無頭屍體在地上滾動時，既無議論也不驚訝。這種野蠻行徑只有人類才做得出來。

眾多的五彩巨龍在西瓦那斯提上空組成駭人的虹彩時，死靈的吟唱變成尖聲的頌歌。龍威漫過時，精靈們在陰影中縮成一團，顫抖個不停。他們緊貼著死去的樹木。除了死亡，他們想不到任何東西；除了自己死去的影像，他們看不到任何東西。

巨龍們離開了，載著那個奇怪的女孩遠離了他們。奈拉卡的黑暗騎士撲向西瓦那斯提的精靈們，一手持著救贖，一手握著毀滅。

第一批犧牲者倒在黑暗騎士的怒火下，他們的慘叫聲讓阿爾瀚娜的心都快碎了。濃煙開始在這個美侖美奐的城市中升起。守護者之一的羅蘭握著劍，站起身時，她拉住了他。

﹁你想去哪裡？﹂阿爾瀚娜責問道。

﹁去救他們。﹂羅蘭沉著臉。﹁去救他們，或者跟他們死在一起。﹂

﹁愚蠢的行動。你要毫無意義地去送死嗎？﹂

﹁我們一定得做些什麼！﹂羅蘭臉色死灰地喊著。﹁我們得幫他們！﹂

﹁我們只有三十個人。﹂阿爾瀚娜回答說，﹁人類比我們多出幾十倍。﹂她冷冷地看向身後，指著那些逃跑的西瓦那斯提精靈。﹁如果我們的同胞能站起來戰鬥，我們或許還能幫助他們，可是︱︱看看那裡！看看他們！他們不是慌亂地逃竄，就是站在那裡頌揚那個偽神！﹂

﹁那個人類很聰明，﹂薩馬靜靜地說。﹁靠著騙術和承諾，她確實誘騙了你的子民，就像誘騙了那個可憐癡心的小子一樣。我們沒辦法幫助他們。現在沒辦法。在他們回復理智之前都沒辦法。不過我們也許能幫他。﹂

淚水自羅蘭的兩頰滑落。精靈臨死的呼喊都衝擊著他的心，每聲尖叫都讓他顫抖不已。他猶豫地站在原地，眨著雙眼，眼睜睜地看著灰色的煙塵從西瓦諾斯升起。阿爾瀚娜沒有哭，她再也沒有眼淚了。

﹁薩馬，你看！﹂琦霖指著前方喊道。﹁是西瓦諾謝。他們要帶走他。如果我們要做點什麼，最好快點，要在他們把他鎖進地牢之前動手。﹂

西瓦諾謝站在火葬柴堆陰影下的沙場上，顯然是在發呆。他沒看到在他子民身上發生的一切。他一動也不動地站著，目不轉睛地盯著米娜曾經佇立的地方，就那麼麻木地呆立著。四個人類︱︱是普通士兵，而不是騎士︱︱被留下來看守他。兩人抓住他拖著走，另外兩人抽出長劍跟在後面防衛著。

只有四個人。其他的騎士和士兵已經衝出一里外去鎮壓和劫掠西瓦諾斯精靈。他們的營地空空蕩蕩，只剩下這四個人和王子在一起。

﹁動手完成任務。﹂阿爾瀚娜說。﹁去救王子。現在正是機會。﹂

薩馬從藏身處站起，發出一聲尖厲的鷹嘯，林中的精靈戰士立即行動，從陰影中現身。

薩馬示意戰士們前進。阿爾瀚娜也站了起來，不過她刻意等了一會兒，將手搭在羅蘭的肩上。

﹁原諒我，守護者羅蘭。﹂阿爾瀚娜說。﹁我瞭解你的痛苦，我自己也很難過。我話說得太快，沒想清楚。其實的確有我們可以做到的事。﹂

羅蘭看著她，淚光仍在眼中閃動。

﹁我們發誓會回來為死者報仇。﹂

羅蘭堅定的點了點頭。

阿爾瀚娜拿穩劍，追上薩馬，很快就加入精靈戰士的隊伍中。戰士們悄無聲息地從沙沙響的樹蔭中竄了出去。

西瓦諾謝被人類守衛拖往西瓦諾斯。這四人抱怨著被留下來執行這差事，而錯過劫掠和焚燒精靈城市的樂趣。

西瓦諾謝踉蹌地走過高低不平的地面，顯然什麼都看不到，什麼都聽不到。他聽不到那些哭喊，聞不到那燒毀一切的濃煙氣息，也看不到濃煙火正從自己的城市升起。他只看到米娜。他只聞到她的火葬柴堆上的煙味。他只聽到她反覆讚美著唯一真神的話音。那是她崇拜的神祇，那是讓他們兩人相遇的神祇。﹃你是神的選民。﹄

他想起了那個風暴之夜，那個食人魔突襲他們營地的夜晚。他想起那場風暴是如何讓他熱血沸騰，他還曾將它比喻成一個愛人。他想起了趕往援救同胞們時的絕望，想起了一道閃電將他擊落山崖，讓他墜入魔法屏障。

神的選民。

在別人都無法穿過屏障時，為什麼他可以？

又一道閃電掠過他的腦海。

米娜也穿過了魔法屏障。

神的選民。唯一真神之手。永恆之手像愛人的輕撫落在他身上。同樣是這隻手擲出閃電阻攔他的前路，舉起屏障讓他進入。那隻手在沙場上為他指出一條通往米娜的路，指引著羽箭射向湛青‧血暴。這隻手停留在他的掌中，給了他力量，讓他斬斷致命的屏障之樹。

神的手捧著他，抱著他，治好了他，讓他在刺客想殺了他的那個夜晚，卻能舒適地安睡，恍若沉眠在母親的臂彎。他是神的選民。米娜是這麼告訴他的。他要向唯一真神奉獻自己。他要讓那隻鼓舞人心的手指引他走上命定的前程。米娜會在終點等著他的到來。

唯一真神現在要他做什麼？對他有什麼打算？他只是個囚犯，被鎖著、被銬著的囚犯。

西瓦諾謝以前從未向任何神祇祈禱。渾沌之戰後，已經沒有神祇會回應祈禱的人。父母告訴他，凡人只剩下自己。他們不得不改變這個世界，依靠自己。他回顧過去，看來凡人把事情弄得一團糟。

也許米娜是對的，她說他愛的不是她，他愛的是她的神。她是那麼的自信，那麼鎮定自若。她從不懷疑，從不害怕。在其他人都盲目地在這黑暗世界中蹣跚時，唯有她擁有天賜的光明。

西瓦諾謝甚至不知道要如何向神祈禱。他的雙親從未提起過去的信仰，這對他們來說是個痛苦的話題。他們受了傷害，但他們也因此而憤怒。眾神們的離去，是對那些信仰他們的人的背叛。

但他要如何才能知道唯一真神關懷著他？他如何才能知道他真的是神的選民？

他決定試試唯一真神，一個讓自己相信的測試，就像孩子的小小測試，確信父母是真的愛著他。

西瓦諾謝謙卑地祈禱著。﹁如果您希望我去做些什麼，我還是個囚犯的話就無法做到。讓我自由，那麼我會遵從您的意願。﹂

﹁閣下！﹂殿後的一名士兵喊道，﹁後面︱︱﹂他想要說的話變成一聲尖叫。劍尖從他的腹中突刺而出。他的背後中劍，這猛烈的一刺戳穿了他身上的鍊甲。他往前撲倒，被急忙衝出的精靈戰士踩過。

抓著西瓦諾謝的守衛回身迎戰時鬆開了他。一名守衛還沒有來得及抽出劍，就被羅蘭砍斷了手臂。羅蘭的下一劍割斷他的喉嚨。守衛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另一名衛兵在拔劍前就被殺了。薩馬的劍斬落了他的頭。第四個人被阿爾瀚娜‧星光給一劍刺穿喉嚨。

西瓦諾謝迷失在對神的狂熱中，完全沒注意到發生的事情，沒有注意到痛苦的呻吟和悶哼，沒有注意到屍體倒地的聲響。他起初是被士兵們拉著，接著，一抬起臉，他就看到母親的臉。

﹁兒子！﹂阿爾瀚娜柔聲喚道。丟下染血的長劍，一把摟住西瓦諾謝，緊緊地將他擁在懷裡。

﹁媽媽？﹂西瓦諾謝有些頭昏目眩，一開始還沒反應過來。在她的雙臂滿帶著母愛環繞住他時，他看到另一張臉。﹁媽媽︱︱﹂他不知所措地重複著。﹁在哪裡︱︱怎麼回事︱︱﹂

﹁女王。﹂薩馬出聲警告。

﹁哦，我明白。﹂阿爾瀚娜答道。她不情願地鬆開懷抱兒子的手，邊擦著淚邊說：﹁我會告訴你所有的事，兒子。我們會有一場長談，但不是現在。薩馬，你能弄掉他的鎖鍊嗎？﹂

﹁保持警戒。﹂薩馬對一名精靈下令。﹁如果有人看到我們立即回報。﹂

﹁沒什麼必要，指揮官。﹂對方陰沉地回答。﹁他們正忙著屠殺。﹂

薩馬檢查過鎖鍊，搖搖頭。﹁沒時間卸下這個了，西瓦諾謝，我們得離開西瓦諾斯遠一點才能解決這個。我們會在路上盡量幫你，但你得堅強，殿下，再忍耐一會兒。﹂

薩馬這樣說著，心中卻感到萬分疑惑。他見到西瓦諾謝在沙場邊完全一副可憐蟲的模樣。他等著看到這個年輕的精靈崩潰、灰心喪氣，或是完全不在意自己是死是活，也不願努力。

但西瓦諾謝站得筆直。他一開始非常困惑。對他的救援來得太快了。看到母親讓他大吃一驚，但現在他有時間思考這些了，他興高采烈地看到唯一真神給他的回應。唯一真神回應了他的祈禱。他正是神的選民。鐐銬割傷了他，傷口正在流血，但他愉快地忍受著這些痛楚，當成是對米娜的愛的證明，對唯一真神重新建立信心的證明。

﹁我不需要任何人來幫我，薩馬。﹂西瓦諾謝異常平靜地說。﹁我能忍受這種負擔，不管要多久，有多痛。現在，正如你所說的，我們得快點行動。我母親正處於危險之中。﹂

西瓦諾謝愉快地看到薩馬一臉震驚的表情，他從這位吃驚的戰士身邊走過，搖晃著朝林中蹣跚而去。

﹁幫幫他，薩馬。﹂阿爾瀚娜收回了劍，下令道。她慈愛又自豪地看著自己的兒子，但又有些許不安。他變了，雖然她告訴自己說，那是因為他經歷了能使任何人改變的痛苦折磨，但她還是發現這樣的轉變令人費解。這不太像是一個男孩變成男人的感覺，反而像是從她年幼的兒子變成一個她所不認識的男人。

西瓦諾謝覺得自己充滿了活力。鎖鍊就像是蛛絲和絲緞一樣，感覺不到什麼重量。他開始笨手笨腳地跑起來，偶爾會被絆到而踉蹌幾步，但他已經做得跟有人協助時一樣好了。精靈戰士圍在他四周，護衛著他，不過沒人前來阻擋他們。奈拉卡騎士急著占領西瓦諾斯，這座城市被自己鑄造的鋼鐵、烈火和鮮血的鎖鍊所圍困。

精靈和他們解放的俘虜，西瓦諾謝，朝北走了一段距離，已經遠得聞不到嗆人的濃煙。他們在羅蘭的帶領下轉向東方，朝河流靠近。守護者已備好船隻將王子帶往上游，帶到阿爾瀚娜軍隊駐紮地的北方。他們在此小憩了一會兒。他們沒有升火，一直保持著警戒。

西瓦諾謝努力想跟上其他人，但他的呼吸已經成了痛苦的喘息，四肢彷彿在燃燒，雙手沾滿了被擦破的手腕淌出的鮮血。他不只一次摔倒在地，最後是由於母親一再懇求，他才終於答應其他精靈扶他一把。他沒有吐出過半句怨言，這種堅定的表現贏得了薩馬的認同。

他們一安全抵達河岸後，精靈們就用斧頭來劈斷他的腳鐐。西瓦諾謝毫無畏色地穩穩坐著，就算有時候斧刃差點就要砍斷他的腳、弄傷他的腿，他一動也不動。儘管火星四濺，腳鐐卻沒有斷，到最後連斧刃都弄出一道缺口了，精靈們只好放棄。手上沒有鑰匙，他們無法打開鎖在西瓦諾謝手腳上的鐐銬。

阿爾瀚娜向他保證：一到營地，鐵匠就能打造出合適的鑰匙打開鐐銬。

﹁我們一直坐船到那裡去。旅途很快就不會那麼辛苦了，孩子。﹂

西瓦諾謝聳了聳肩，並不在意。他堅強地忍受痛楚和不適。他往身上捲了一張毯子躺到地上，鎖鍊叮噹作響。他仍然沒有半句怨言。

阿爾瀚娜坐在兒子身旁。夜晚靜謐無聲，彷彿所有生靈都因恐懼而屏住了呼吸。只有河流仍在說個不停，湍急的河水從他們身旁奔流而過，用深沉哀傷的聲音喃喃地自言自語，彷彿知道它將在下流看到何種恐怖的景象，因而不願繼續它的旅行，但又無法停步。

﹁你一定已經累壞了，孩子。﹂阿爾瀚娜輕聲說著。﹁我不是要打擾你休息，我只想告訴你，我能理解。你已經經歷了難熬的一段日子。你已經體驗過能壓垮最堅強和最睿智的人的事情，而你還年輕。我得坦白說，我很怕看到你在經歷過今天的事之後會崩潰。我擔心你在那個人類巫女的陷阱裡陷得太深，會永遠無法擺脫她。她設的騙局或許很動人，但你一定不能被愚弄。她是個巫女，一個騙子，只是讓人們看到他們想看到的東西。神的力量已經離開這個世界。我沒看到任何跡象表示神力會重返。﹂

阿爾瀚娜停下來，想聽聽西瓦諾謝怎麼說。但這位年輕人一言不發，只是圓睜著雙眼瞪向黑暗，眼神閃動著點點星芒。

﹁我知道你一定還在為西瓦諾斯現在的處境憂心，﹂阿爾瀚娜繼續往下說，很失望地看到他竟然沒有回應。﹁就像我對守護者羅蘭保證的一樣，我向你保證，我們一定會帶大軍回去解救我們的人民，從那個美麗的城市中趕走黑暗軍團。你將坐回國王的王座。這是我最深切的願望。今晚我看到你證實了自己的勇氣和力量，證明你值得接受那樣崇高的敬意，你能擔得起重任。﹂

西瓦諾謝的嘴角挑出蒼白的笑意。﹁那麼我已經向妳證明我自己了，對吧，母后？您覺得我總算配得上自己的血統了？﹂

﹁你不需要向我證明自己，西瓦諾謝。﹂阿爾瀚娜話一出口就後悔了。她結結巴巴地想要解釋。﹁要是我給了你這種印象，我得說那不是我的本意。我愛你，孩子。我為你感到驕傲。我認為你捲進去的那些奇怪又可怕的事情逼得你飛快成長了。在你本來可能會因這樣的事而崩潰時，你卻長大了。﹂

﹁我很高興能得到您的肯定，母后。﹂西瓦諾謝說。

阿爾瀚娜被他冷淡疏離的態度弄得既困惑又傷心。她不明白怎麼會這樣，但想了一會後，她認為這是因為他已經忍耐了太久，一定是累壞了。西瓦諾謝一副無動於衷的表情，雙眼凝視著夜空，專注的模樣簡直像是要數清每一點細小雪白的亮光。

﹁父親常常說起一個故事，母后。﹂就在阿爾瀚娜正想站起身時，西瓦諾謝開口了。王子側過身，身上的鎖鍊鏗鏘響著，在沉靜的夜裡聽起來有些刺耳。﹁那是個關於人類女子的故事︱︱我想不起她的名字了。她也是在混亂而危險的時期來到奎靈那斯提，帶著一柄藍色水晶杖，說自己是由神派來的。您還記得那個故事嗎，母后？﹂

﹁她的名字是金月。﹂阿爾瀚娜說。﹁這故事是真的。﹂

﹁當她說自己帶著神賜的禮物前來時，有精靈相信她嗎？﹂

﹁不，他們不相信。﹂阿爾瀚娜開始覺得不安。

﹁她被許多精靈當成是巫女和騙子，這些精靈之中包括我的父親。然而她的確是帶來神賜的禮物，對吧？﹂

﹁孩子，﹂阿爾瀚娜想反駁。﹁這是不同的︱︱﹂

﹁我很累了，母后。﹂西瓦諾謝把毯子拉上肩頭，翻過身去，背對著她。﹁祝您晚安。﹂

﹁好好休息，孩子。﹂阿爾瀚娜彎腰吻了吻他的臉頰。﹁我們早上再談這些。不過我要提醒你，這些黑暗騎士正以所謂唯一真神的名義在屠殺精靈。﹂

除了鎖鍊弄出的聲響，王子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他可能是想緩和不舒服的感覺，或者是想調整睡姿。阿爾瀚娜沒有再說下去，因為西瓦諾謝蒙住了他的臉。

阿爾瀚娜巡視著營地，檢查負責守夜的精靈是否在崗位上。確信所有守衛都處在警戒狀態後，她坐在河邊，絕望又生氣地想著今晚西瓦諾謝的可怕想法。

河流在她身旁悲吟哀嘆，後來她彷彿聽到它喃喃說著的話：

睡吧，吾愛，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靜夜將守護你的靈魂。

緊緊擁抱黑暗的深沉。

睡吧，吾愛，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河水漫過了堤岸。黑色的水流泛濫，湧起，吞沒了她。

阿爾瀚娜醒來時發現已是早晨。陽光高高地掛在樹梢。浮雲掠過，陽光時隱時現，像是對誰開玩笑眨眼睛似地。

她氣自己竟在身處險境時熟睡，連忙跳了起來。讓她恐慌的是，她發現自己並不是唯一一個在值勤時睡著的。其他負責守夜的精靈也站著睡著了，垂下頭閉上眼睛，武器都掉在腳下。

薩馬躺在她身旁，手朝她伸出來，似乎曾打算跟她說些什麼。在他開口之前，睡意就降臨到他身上。

﹁薩馬！﹂她搖著他。﹁薩馬！出怪事了。﹂

薩馬立刻就驚醒了，發現自己的失職讓他頓時紅了臉。他發出一聲怒吼，吵醒所有的精靈。

﹁是我的錯。﹂他非常氣惱。﹁敵人沒趁機割斷我們的喉嚨可真是奇蹟！我本來打算在拂曉時啟程。我們的路還長，卻至少浪費了兩個小時。我們得︱︱﹂

﹁薩馬！﹂阿爾瀚娜大聲叫喊，她的聲音簡直刺穿了他的心。﹁快來！我的兒子！﹂

阿爾瀚娜指著一張空空的毯子和打開的鐐銬︱︱那些斧頭都砍不斷的鐐銬現在打開了。毯子旁的灰土上深深地印著兩個鞋印，還有一匹馬的蹄印。

﹁他們帶走了他。﹂她被嚇壞了。﹁他們在夜裡帶走了他！﹂

薩馬跟著蹄印來到水邊，蹄印就消失在那裡。他回想著，大吃一驚地記起在葬禮之後，那匹紅色的馬沒有馱著任何騎手就奔進了森林。

﹁沒有人帶走他，女王。﹂薩馬說。﹁有匹馬來接他。恐怕他也渴望離開。﹂

阿爾瀚娜凝視著波光粼粼的河流，看著它明亮閃爍的水面，看著黑暗湍急又危險的水底。想起昨晚她聽到河水的歌唱，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睡吧，吾愛，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 １︱１５囚徒、幽影、死者與生者

帕林‧馬哲理已不再是大法師之塔的囚犯。確切地說，他被囚困著，但不是囚犯。他不再是困在塔中某個房間裡的囚徒。他身上沒有任何鎖鍊、繩索或是其他的束縛。他可以隨意在塔中漫步，但不能走得更遠。他無法離開法師之塔。塔底層那扇可供進入的門被施了法術，用魔法鎖鎖上了。

帕林有自己的房間，裡面只有一張床，沒有椅子也沒有桌子。房間有門，但沒窗；有火爐，但沒有火，這裡既陰冷又潮濕。至於食物，有幾條麵包堆在曾是塔中儲藏室的地方，和裝滿乾癟水果的陶碗放在一起︱︱大部份的碗都缺了口或有裂縫。帕林認出那些麵包都來自魔法，而不是由麵包師傅做出來的，因為它味如嚼蠟，既蒼白無光又和海綿一樣多孔。這裡也有喝的東西，水壺裡的水總是自動溢滿。但水的味道令人作嘔，還有股臭味。

帕林很不願喝這種水，但他沒有選擇。他在施法確定過裡面沒有任何藥水後，吞下了幾口，沖掉黏在喉嚨裡的麵包渣。他用法術弄出火焰，但這並不能溫暖陰濕的空氣。

鬼魂在大法師塔中出沒。這不是那些偷走他魔法力量的死靈。某種防護法術讓那類死靈和這裡保持著距離。這些鬼魂來自他的過去。在轉角，他碰上了留在法師之塔中來接受可怕魔法試煉的自己的虛影；在這裡，他想像著叔叔的亡魂，曾向這位年輕的法師預示過似錦的前程；他在這裡遇上了鄔霞的幻影，她就像他們初次相遇時的模樣：美麗、神秘、可愛、深情。這些魅影都如此傷悲，誓言和希望的陰影都已消逝。這些愛的幽影，或是已死，或是將死。

最可怕的是魔法的魅影。它從石階的縫隙裡對他輕訴，從毯子的破裂處朝他呢喃，在天鵝絨窗簾的灰塵間對他低語，在多年前就已枯萎卻尚未脫落的青苔上朝他悄聲輕嘆。

或許是因為這些幽影的存在，帕林在塔中竟有種奇異的自在感。他覺得比在索拉斯自己那間明亮優美又舒適的家中更自在。但他並不想對自己承認這點，並因此而自責。

在塔裡獨自遊蕩幾天後，他審視著自己和那些幽魂，明白為什麼這個陰森恐怖的地方讓他覺得安然自在。在大法師之塔裡，他變成了孩子，一個擁有魔法的孩子。在這裡，魔法看護著他，指引著他，深愛著他，關心著他。甚至到現在他還會不時聞到已經消退的玫瑰花香，不時回想起過去那些幸福的時光。在塔中萬籟俱寂。無人對他大叫大嚷，無人對他有所期盼。沒人憐憫的看著他，或因他而失望。

就在那一刻，他意識到自己不得不離開。他不得不逃離這裡，否則就會變成眾多陰魂之一。

四天裡的大部份時間，他像個困在塔中的犯人，漫無目的地遊走，就像是個鬼魂在他死去的地方出沒。因為他已經熟悉了法師之塔的構造。這裡和他記憶中的很相似，但略有不同。每個塔的主人都會改變塔的結構以適合自己的需要。在雷斯林還是塔的主人時，他把大法師之塔變成自己要的樣子。除了唯一的學生達拉馬之外，沒有人和他一同分享這座塔。不死生物為他倆服務，而可憐的活物在地下的監視室裡過著悲慘不幸、毫無意義的生活。

雷斯林死後，達拉馬成了大法師之塔的主人。高塔曾矗立在帕蘭薩斯主城之中，那座城市是現知世界的中心。大法師之塔從前曾是個邪惡的地方，一個充滿預兆和恐怖的地方。儘管他是個精靈黑袍法師︵也許正因他是個精靈黑袍法師︶，達拉馬很有先見之明。他想要炫耀法師的力量而不是隱藏它，因此他向學生們開放法師之塔，在塔裡增加了房間以便學生在此生活和學習。

達拉馬和所有的精靈一樣喜歡舒適奢華的生活，他把在旅行中收集到的許多東西都放進了塔裡：有華麗動人或醜陋可憎的，有美麗精緻或詭異嚇人的，有平凡樸實或匪夷所思的。但現在這些東西都不見了，至少帕林沒能找到它們。達拉馬八成是把它們都堆在自己的房裡了，但那個房間也被魔法鎖住。不過帕林對此存疑，他心想，如果他進到達拉馬的起居室，會看到那裡和塔裡其他黑暗陰沉的房間一樣，不假修飾、空空蕩蕩。這些東西是過去的一部份。它們可能是在塔從帕蘭薩斯移來的劇變中踤成了碎片，或是被它們的主人在痛苦和憤怒中扔了出去。帕林猜想會是後者。

他還清楚記得聽說過達拉馬寧可毀掉塔，也不讓藍龍王凱蘭卓斯控制它。帕蘭薩斯的居民們在一聲爆炸中驚醒，爆炸撼動了房屋、崩裂了街道、震碎了窗戶。一開始，人們以為遭到巨龍們的攻擊，但在那聲巨響後，再也沒有什麼動靜。

次日一早，他們大為震驚也有些高興地發現，一直被看成是邪惡庇護所的大法師之塔消失不見了。它原來所在的地方現在是一汪明亮的池水，據說往下看就能見到浸沒在黝黑水面下的高塔。於是許多人開始散播流言，說大法師之塔在爆炸後沉了下去。帕林從不相信這種傳聞，在和同是法師會員的老朋友珍娜談到此事時，他表明自己並不相信達拉馬已經死了，不相信高塔已經毀了。

珍娜同意他的意見。如果會有人知道真相的話，那就一定是她，因為她是達拉馬多年的愛人，也是在三十年前達拉馬離去前最後見到他的人。

﹁也許沒那麼久。﹂帕林低聲喃喃道。他沮喪地望著窗外，怒火慢慢燃了起來。﹁達拉馬很清楚到哪裡能找到我們，知道在哪裡能抓到我們。只有一個人會告訴他這些。只有一個人知道這些。珍娜。﹂

他原本應該要很高興這位強大的法師救了他們，要不然他和泰索何夫就會蹲在碧雷慘不忍睹的小牢籠裡。但帕林對達拉馬的感激之情現在消失得無影無蹤。他還一度想過要跟達拉馬握手言和，而現在，他只想扭斷那個精靈的脖子。

大法師之塔從帕蘭薩斯移到現在所在的地方︱︱帕林根本不知道這裡是哪裡，他在周圍能看到的，除了樹木沒有其他東西︱︱這次的移動帶來了一些改變。帕林在牆上看到過幾條大裂縫，大得足以讓他擔心自己的安全，而他不能確定︵至少沒抱過希望︶達拉馬會用魔法來支撐那些裂了的牆。螺旋樓梯一直以來都是一副不可靠的模樣，現在的情況更糟，因為有些梯階在高塔移動後就脫落了。泰索何夫仍像隻松鼠般在樓梯上跳來跳去，但帕林每次走在上面時都得屏氣凝神。

泰索何夫一到塔裡就已經摸遍了塔中的每一寸，他說通往其中一座尖塔的通道已經完全被倒塌的牆給堵住，還有另一個尖塔少了半邊的屋頂。恐怖的修肯樹林曾是高塔有效的護衛，如今也被留在帕蘭薩斯，像是令人傷感的古物。大法師之塔現在被新的樹林所環繞，這是片廣袤無垠的柏樹林。

帕林一生都在茂林中度過，早就習慣各種參天巨木，但這片柏樹林還是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大部份的樹比塔還高，讓大法師之塔相形之下顯得矮小。柏木手挽手地拉起它們粗大的綠色手臂，在塔的上空保護著它，讓它完全避開從此經過的巨龍的視線，尤其是碧雷。為了能得知曾一度在帕蘭薩斯傲居主宰地位的大法師之塔的行蹤，牠可能會願意交出自己的利牙尖爪，還有長滿綠色鱗片的尾巴來交換。

塔的上層僅剩幾個窗戶，帕林記得的其他窗戶都已經被封了起來。他從一個窗戶向外望去，見到的是一片茂密的柏樹林揚起的綠浪直到天的盡頭。無論他往哪個方向看，他都只能看到伸展的綠色枝幹，一片由枝條、綠葉和樹蔭構成的汪洋大海。沒有小徑從這些樹林間穿過，甚至連獸徑都沒有。森林裡沉寂無聲，沒有鳥兒啼唱，沒有松鼠吵鬧，沒有梟叫，沒有鹿鳴。沒有任何活著的東西在林中遊蕩。大法師之塔並不是一艘擺盪在海中的船，它沉沒在深海，從人們的視線中和認知中消失了蹤影。

這片森林是死者的國度。

塔的底層還有一扇窗戶，離那扇巨大的橡木門只有幾尺遠。那扇窗戶對著森林的地面，那是一片漫佈著濃鬱陰影的地面，陽光幾乎無法穿透綠葉交錯而成的天篷。

亡魂在暗影中遊蕩徘徊。這景象讓人相當不舒服。然而帕林卻為此著迷，他常常站在那裡，一邊在寒冷中發抖，兩手縮進袖中取暖，一邊目不轉睛地望著那些不得安寧的、不停徘徊的死者。

他會一直看到自己無法忍受為止。然後他會轉過身，讓自己的靈魂在憐憫和恐懼中破碎，但是之後他總是會再次被吸引回來。

死靈似乎無法進入塔中。帕林不像在光明城堡那樣能感覺它們在自己附近。在他施法時，也沒有感覺到那種像小蟲子，像蛛絲，像散亂的髮絲之類的感覺。現在他知道了，那些正是從他身上偷取了魔法的死靈之手。

帕林和泰索何夫一起被鎖在塔裡，他猜想這是達拉馬給這些死靈下了指令。達拉馬侵占了那些魔法。他要這些魔法做什麼？帕林諷刺地想著，當然，達拉馬是不會拿這些魔法來裝修法師之塔的。

帕林本來可以直接去問達拉馬，但他找不到達拉馬。被要求幫忙的泰索何夫也找不到他。可以確定的是，塔裡有許多門都用魔法鎖上禁止他們兩人進入，尤其是坎德人。

泰索何夫把耳朵貼在那些門上，但就連坎德人銳利的耳力都無法聽到裡面有什麼聲音，包括那間帕林記得是達拉馬臥室的房間都沒有聲音。

帕林敲過這個門，又敲又喊，但卻沒得到任何回應。達拉馬可能是故意不理他，或是他根本不在裡面。帕林一開始以為會是前者，因此很生氣。但現在他開始考慮可能會是後者，於是覺得不安。他想到他和泰斯被帶來這裡，然後被拋棄了，在這座塔裡當成囚犯度過餘生，被死靈包圍著，看守著。

﹁不，﹂帕林盯著底層的窗戶，輕聲對自己更正說。﹁死者不是看守者。它們也同樣是囚犯。﹂

塞滿樹下陰影的死靈不得休息，不得安寧，漫無目的地四處徘徊，沒完沒了地到處遊走。帕林不知道它們有多少︱︱數以千計，數以萬計，數不勝數。他認不出其中的任何一個。他起初還指望能再次見到父親，指望卡拉蒙能給他一些解答。但帕林很快就意識到在這難以數計的靈魂中要找到特定的人，簡直就跟海底撈針一樣無望。如果卡拉蒙可以來找帕林，他早就會出現了。

帕林現在鮮明地回想起在光明城堡見到父親時的情形。那時，卡拉蒙從包圍帕林的一大群死靈中奮力擠出，想要對兒子說些什麼，卻被某種看不見的力量抓住拖走了。

﹁我想這真是糟透了。﹂泰索何夫說。他把前額貼在窗戶上，看著外面。﹁瞧，那裡有個坎德人。又一個。還有一個。喂！﹂泰索何夫拍著窗子。﹁喂，看這邊！你的包包裡有什麼？﹂

坎德人死者的靈魂沒注意到這句坎德人的日常招呼︱︱只有活著的坎德人才無法抵抗這句話︱︱它迅速消失在幽靈中，在其他靈魂裡失去蹤影：精靈、矮人、人類、牛頭人、半人馬、地精、大地精、龍人、溪谷矮人、侏儒，還有其他種族︱︱那些帕林從未見過，只在書上讀過的種族。他看到了他認為是賽瓦矮人︵註１︶，即闇矮人的鬼魂，一個被詛咒的種族。他看到狄摩那斯提精靈︵註２︶，住在海中的精靈，一直有人懷疑他們的存在。他看到海象人︵註３︶，冰牆地區一種奇異可怕的生靈。

敵友於此共存。地精和人類擦肩而過，龍人從精靈身旁飄走，牛頭人跟矮人並肩遊蕩。沒有哪個幽靈會注意到別人。它們可能是不在意其他人，也可能根本不知道有其他人存在。每個幽靈都各走各的路，為某個目標奔忙︱︱某個看來是無望的目標，因為帕林在每張幽魂臉上看到的都是尋找和渴望，沮喪與絕望。

﹁我不知道它們都在找什麼。﹂泰索何夫說。

﹁找一條出路。﹂帕林回答。

他的肩上揹了個袋子，裡面裝有幾塊魔法變出來的麵包，還有一個水袋。他下定決心，不想讓自己有時間害怕，有時間懷疑自己的決定，於是徑直朝塔的大門走去。

﹁你要去哪裡？﹂泰斯問。

﹁出去。﹂帕林說。

﹁你會帶我一起出去嗎？﹂

﹁當然。﹂

泰斯渴望地看著大門，但又退了回去，站在樓梯上躊躇不前。﹁我們不是要回城堡裡去找時光旅行裝置吧？﹂

﹁它還能剩下什麼？﹂帕林苦澀地回答。﹁如果它有剩下任何一點沒壞掉的部份︱︱雖然我對此存疑︱︱那也可能已經被碧雷的龍人撿走，交到牠手裡了。﹂

﹁那就好。﹂泰斯鬆了口氣。他忙著整理自己的包包準備出發，所以沒看到帕林咬牙切齒的怒視。﹁很好，我會跟你一起走。這座塔真的是個非常值得參觀的有趣地方，我很高興我們能來這裡，不過它一下子就讓人感覺無聊了。你覺得達拉馬會在哪裡？為什麼他把我們弄來，接著就不見了？﹂

﹁他在向我炫耀他的力量。﹂帕林走到門前。﹁他以為我完蛋了。他想讓我精神崩潰，要我在他面前卑躬屈膝，哀求他放了我。他會發現在他網裡的是條鯊魚，而不是小魚。我曾以為他能給我們一些幫助，不過現在不那麼想了。我可不是他遊戲裡的棋子。﹂

帕林死盯著坎德人。﹁你身上沒有什麼魔法物品吧？你沒有在塔裡發現什麼吧？﹂

﹁沒有，帕林。﹂泰斯無辜地瞪大了眼睛。﹁我什麼都沒找到。就像我剛才說的，這裡無聊死了。﹂

帕林不放棄地追問。﹁你沒找到什麼打算還給達拉馬的東西？有沒有什麼在你沒注意時掉進你的包包裡？有沒有拿走什麼東西以免別人被它絆倒？﹂

﹁呃︱︱﹂泰斯搔搔頭。﹁也許︱︱﹂

﹁這非常重要，泰斯。﹂帕林的語氣很嚴肅。他朝窗外看了一眼，﹁你看到那些幽靈了吧？如果我們身上有一點魔法，它們會設法從我們身上把它搶走。看，我拿下所有的戒指，還有珍娜給我的耳環。我也丟下裝有法術材料的袋子。為了安全，你何不也把包包留下呢？達拉馬會好好看著它們的。﹂他用肯定的語氣說出最後一句。因為泰斯抱緊了包包，一臉驚恐地看著他。

﹁留下我的包包？﹂泰斯煩惱地抗議，好像帕林是要他留下自己的腦袋或是馬尾巴似的。﹁我們會回來拿嗎？﹂

﹁會的。﹂帕林說。對坎德人說的謊並不算說謊，因為那跟自衛差不多。

﹁我想︱︱如果是那樣的話︱︱既然這麼做很重要︱︱﹂泰斯拿下了他的包包，一個個珍愛地拍了拍算是告別，把它們在樓梯底下一個黑洞的角落裡放好。﹁我希望不會有人偷走它們。﹂

﹁我想不會的。站在樓梯上別動，泰斯，你在那就不會擋住我了。我要施個法術。如果你看到有什麼過來就警告我。﹂

﹁我殿後？你讓我殿後？﹂泰斯著迷得立刻忘記包包的事。﹁以前從來沒有人讓我殿後！連坦尼斯都沒有。﹂

﹁對，你︱︱呃︱︱殿後。你得小心看著，別吵我，不管你聽到或看到我做什麼都別吵。﹂

﹁好，帕林。我會的。﹂泰索何夫一本正經地保證，立即進入了角色。但不一會他又開口。﹁對不起，帕林。既然只有我們兩個在這裡，那殿後是要防備什麼呢？﹂

帕林勸自己要耐心，然後回答。﹁譬如說，如果魔法鎖裡有魔法守衛，對鎖施解鎖的法術，可能會讓這些守衛現身。﹂

泰斯倒吸一口氣。﹁你是說像骷髏、怨靈︵註４︶，或巫妖︵註５︶嗎？噢，我希望這樣︱︱啊，不，我希望不是。﹂他看到帕林臉色一變，立即改口。﹁我會留神的。我保證。﹂

泰斯回到自己的位置。但就在帕林正回想著法術的咒文時，有人拉了拉他的袖子。

﹁什麼事，泰斯？﹂帕林強忍住把坎德人扔出窗外的衝動。﹁又怎麼了？﹂

﹁你是因為害怕怨靈和巫妖，所以才沒有逃走的嗎？﹂

﹁不，泰斯。﹂帕林輕聲回答。﹁我是害怕我自己。﹂

泰斯想了想。﹁我覺得在你對抗自己時我可沒辦法殿後，帕林。﹂

﹁你是不能，泰斯。﹂帕林說。﹁現在回到你的位置去。﹂

帕林估計在泰索何夫殿後的新鮮感消退，再來糾纏他之前，他還有大概十五秒的時間。於是他靠近大門，閉上雙眼，伸出雙手。

他不是在觸摸門，而是觸摸附在門上的魔法。他那扭曲的十指︱︱他記得那些手指曾經纖長、靈敏又柔軟。他感覺著魔法，像個盲人般摸索著它。指尖感覺一陣刺痛，他的靈魂也不免為之顫慄。他找到了魔法的一絲細線。他順著線找到更多，直到整個法術在他的觸碰下泛起漣漪。魔法的細絲光滑純淨，彷彿從閃電上截下一段留在門上當成了門閂。

這個法術不簡單，但是它當然也不複雜。帕林手下厲害一點的學生都能解開這道法術。帕林的怒氣燃起。如今他的自尊心受了傷。

﹁你總是低估我。﹂帕林對不在場的達拉馬抱怨著。他扯掉一根線，整個魔法結構在他手中散開。

門打開了。

沁涼的空氣和清新的柏木味被吸進塔中，像溺水的人想要用嘴呼吸似的。樹蔭下的死靈停止了它們漫無目的的徘徊，上百個死靈同時轉過身，陰暗的雙眼緊盯著高塔。沒有誰朝塔移動。沒有誰試著靠近它。它們懸在地上，隨風搖擺著。

﹁我不用魔法。﹂帕林對它們說，﹁我的袋子裡只有食物和水。你們讓開。﹂他向泰斯示意。其實他不需要打什麼手勢，因為坎德人已經蹦蹦跳跳來到他身旁。﹁靠緊我，泰斯，沒時間去探索了。我們不能走散。﹂

﹁我知道。﹂泰斯興奮地答道。﹁我還是負責殿後。我們現在正要去哪裡？﹂

帕林看著門外。許多年前，這裡曾有石階和庭院。如今他走出大法師之塔的第一步，將會踩在一層枯黃的柏針葉上，這層針葉包圍著大法師之塔，就像一條乾涸的護城河。柏樹在這條褐色護城河外築起一道牆，枝條交錯成天篷，在下面可以自由漫步。在樹木的陰影中站著的、守望著的，是死靈。

﹁我們得找一條路，或是隨便什麼可以指引我們走出森林的東西。﹂帕林說。

他把雙手縮進袖子，向它們強調他不會動手。接著，他走出了門，徑直走向樹牆。泰斯跟在他後面，履行著殿後的義務，努力地想在一邊往前走的同時一邊向後看。這顯然是要多多練習才能做到的靈巧動作，泰斯做起來有些困難。

﹁停！﹂泰斯第二次笨手笨腳地撞上帕林時，帕林咬著牙喝止他。他們已經靠近樹牆了。帕林伸長手抓住泰斯的肩膀，把他扭回身。﹁看前面。﹂

﹁但我是殿︱︱﹂泰斯抗議說。他打斷了自己的話。﹁哦，我知道了。你現在擔心的是我們面前的東西。﹂

死靈沒有肉體。它們拋棄肉體，就像蝴蝶離開繭一樣拋下冰冷的血肉之軀。這些靈魂曾經像蝴蝶一樣，它們本該自由地飛到新的目的地去。但現在它們卻被困在一個巨大的瓶子裡，被迫漫無目的地遊蕩，尋找著出路。

有那麼多的死靈。一條死靈的河川圍著柏樹林的樹幹打轉，每個靈魂都是洪流中的一滴水。帕林無法分辨它們一個個區別開。一張張臉龐掠過，手掌、手臂或頭髮，像透明的絲帶飄過。那些臉龐是最可怕的，因為它們都飢渴地盯著他看，讓他猶豫躊躇，讓他慢下腳步。耳語般的呼吸讓他誤以為是風拂過臉頰。他聽到了耳語呢喃著的詞，為之顫抖。

﹃魔法，﹄它們說，﹃給我們魔法。﹄它們看著他。它們根本不在意坎德人。泰索何夫正在說些什麼，帕林能看到他的嘴在動，也隱約聽到了聲音，但他聽不清楚。他的耳朵好像都被死靈的耳語塞滿了。

﹁我沒有東西給你們。﹂他對死靈說。他自己的聲音像是被蒙住了，聽起來是那麼遙遠。﹁我沒有魔法寶物。讓我們過去。﹂

他走到了樹牆前。正在低喃的死靈是樹蔭中一潭冒著泡泡的水池。他原先指望死靈們會像晨霧從山谷升起般在他面前讓開，但它們沒有動，反而擋住了他的路。他能朦朧地看到它們身後，看到在更多的樹下都波動著這種奇異的靈魂白霧。他想起帕蘭薩斯城裡街上擠著的一群乞丐，朝外伸出骯髒的雙手，不停地乞求著。

他站住了，回身瞥了大法師之塔一眼，看到的是破敗頹喪、岌岌可危的廢墟。他轉頭看著前方。

它們以前傷不到你，他提醒自己。你知道它們的碰觸是什麼感覺。那令人不舒服，但不比走進一張蜘蛛網更難受。但如果你回到塔裡，就永遠無法離開。直到你變成它們的一份子。

於是他走進死靈河川。

冰冷蒼白的手摸著他的手；冰冷蒼白的眼睛盯著他看；冰冷蒼白的嘴貼上他的唇，吸吮著他的呼吸。他動彈不得，鬼魂們漩渦般包圍著他，把他往下拉。他什麼都聽不到，只聽見它們恐怖的聲音咆哮著的耳語。他轉過身想找到回去的路，但所看到的一切就只有眼睛、嘴唇和手。他轉身，再轉身，已經暈頭轉向分辨不出方向，而周圍的鬼魂愈來愈多，愈來愈多。

他不能呼吸，不能說話，不能叫喊。他倒在地上，大口喘著氣。它們浮起又落下，圍住他，輕撫，拉扯。他被撕裂，被支解。它們搜過他身上每一寸。

﹃魔法︱︱魔法︱︱給我們魔法︱︱﹄

他滑落地面，陷入枯葉，不再掙扎。

泰索何夫看到帕林走進樹蔭裡，但坎德人並沒有立即跟上他，而是努力想引起幾個死去的坎德人注意，它們正站在樹下看著帕林。

﹁嗨！﹂泰斯大聲地招呼道，壓過他耳朵裡開始變得煩人的嗡嗡聲。﹁你們見過我的朋友卡拉蒙嗎？他跟你們一樣。﹂

泰斯本來打算告訴它們卡拉蒙跟它們一樣已經死了，但他忍住了，覺得提起這種事會讓它們傷心。

﹁他是個非常高大的人類，我最後一次看到他活著的時候，他已經非常老了，不過他現在死了︱︱我沒有冒犯的意思︱︱他看起來又變年輕了。他有捲捲的頭髮，笑起來非常親切。﹂

沒有用。那些坎德人沒有對他表現出一丁點的興趣。

﹁我不想這麼說你們，不過你們真是太沒有禮貌了。﹂泰斯從那些坎德人身旁走過時這麼說道。他最好還是跟上帕林，因為都沒有誰想跟他說話。﹁別人會覺得你們是被人類養大的。你們一定不是從坎德摩爾來的。沒有哪個坎德摩爾的坎德人會這樣︱︱咦，真奇怪，他去哪裡了？﹂

泰斯搜索著前方的森林，覺得前面那些飛快地打著轉的可憐鬼魂，已經讓他頭暈眼花了。

﹁帕林！你在哪裡？我想要殿後，但你不在前面走，我就沒辦法在後面殿後啊！﹂

他等了一會兒，看帕林會不會回答他，不過就算那位法師回答了，泰斯在這開始吵得讓他頭痛的嗡嗡聲裡也聽不到回應。他把手指塞進耳朵，堵住這種吵雜聲，轉頭看著身後，心想帕林也許是忘記了什麼所以回塔裡去拿。泰斯能看見在柏樹之下看起來變小了的大法師之塔，但沒有帕林的蹤影。

﹁討厭！﹂泰斯抽出手指，揮手想趕開既可怕又煩人的死靈。﹁走開。我什麼都看不到了。帕林！﹂

這就像是走在濃霧裡，不過比那更糟，因為霧不會用哀求的眼神盯著你看，也不會用細弱的雙手拉住你。泰索何夫摸索著往前走。不一會兒他被可能是樹根的東西絆了一下，一頭栽在地上。絆倒他的東西在他腿下抽搐著。這不是樹根，他心想，如果真是樹根，那一定是某個比較活潑的樹種。

泰斯認出帕林的長袍，過了一會兒，他認出了帕林。他慌張地圍著他的朋友轉來轉去。

帕林一臉慘白，比四周圍著他的那些死靈還要白。他的眼睛閉上了，急急地喘著氣，一手抓著喉嚨，一手扒著泥土。

﹁你們走開！滾！別碰他！﹂泰斯大喊，努力趕開那些像毒網般纏在帕林身上的死靈。﹁住手！﹂坎德人急得跳腳，大聲吼道。他變得有些絕望了。﹁你們在謀殺他！﹂

嗡嗡聲更響了，就像是有群黃蜂飛進他的耳朵，在他的腦袋裡築巢。這聲音吵得泰索何夫無法思考，不過他意識到自己不必思考。他要做的就是在死靈把帕林變成它們中一員之前，把他救出來。

泰斯再次往身後瞥了一眼以確定方向。他能看到大法師之塔，至少能在不斷飄移的鬼魂迷霧中瞥見它。泰斯跑到帕林的頭旁邊，抓住他的肩膀。坎德人站穩腳跟，用力把他抬了起來。帕林沒有普通人那麼大的塊頭︱︱泰斯想像自己是在拖卡拉蒙︱︱但他是個成年人，而且動也不動，就像是死了一樣。而泰斯是個坎德人，還是個上了年紀的坎德人。他拖著帕林走過崎嶇不平、佈滿針葉的地面，把他從剛才自己絆倒的地方往外拖出了幾尺遠，然後停了下來喘著氣。

死靈沒有阻攔泰斯，但那種嗡嗡響的嘈雜聲愈來愈吵，讓泰斯不得不咬緊牙關。他再次拉起帕林，又往後瞧了一眼，確定高塔仍在方才他看到的地方，又開始繼續拖。他邊喘邊拖，掙扎著朝塔的方向走去，但一直沒有鬆開過帕林。最後一次用力一拉讓他站不穩滑了一跤，但他已經把帕林拖出森林，拉回到包圍著高塔的褐黃色針葉層上。

泰斯一邊警戒著仍盤旋在樹下陰影中，守望著、等待著的死靈，一邊在朋友的身邊跑來跑去，著急地看著他。

帕林已經不再喘氣。他感激地大口呼吸著。他的眼睛眨了幾次，然後睜開來，又慌又怕的瞪大了。他大喊一聲，突然坐了起來，向前方揮出雙手。

﹁沒事了，帕林！﹂泰斯抓住帕林又拍又打的手，緊緊握著。﹁安全了。至少我想你是安全了。這裡看來有某種它們無法越過的屏障。﹂

帕林匆匆打量著那些在黑暗中痛苦扭動著的鬼魂。他打了個哆嗦，移開視線，往回看著高塔的大門。他沉下臉，站起身，從袍子上揮去黃色的針葉。

﹁我救了你的命，帕林。﹂泰斯說。﹁你本來可能會死在那裡的。﹂

﹁是的，泰斯。我可能會死的。﹂帕林說，﹁謝謝你。﹂他停了下來，往下瞧著坎德人，陰沉的神色緩和了。他把手搭在泰斯的肩上。﹁真的非常感謝你。﹂

他再次望著高塔，表情再次嚴肅起來。緊皺的雙眉讓他看起來臉色發青，面目扭曲。他一直緊盯著大法師之塔，在深深的吸了幾口氣後，他朝它走去。他非常的蒼白，幾乎跟他瀕死時一樣蒼白，而且看起來相當的堅定。那是泰斯見過的、最堅定不移的表情。

﹁你要去哪裡？﹂泰斯問道，雖說他本來打算休息一下，但很高興又能有一場冒險。

﹁去找達拉馬。﹂

﹁但我們找了又找︱︱﹂

﹁不，我們還沒找仔細。﹂帕林說。他現在發火了，打算要在怒火平息前採取行動。﹁達拉馬沒有權利這麼做！他沒有權利監禁這些可憐的鬼魂。﹂

帕林衝進高塔大門，開始朝通往高層的螺旋樓梯往上爬。他貼著右側的牆，因為樓梯左側並沒有扶手，他一失足就會筆直地墜入黑暗中。

﹁我們要去把它們放了嗎？﹂泰斯跟在帕林身後登上樓梯。﹁即使它們想要殺了你？﹂

﹁它們並不想這麼做。﹂帕林說。﹁它們被驅使著去搜尋魔法。我現在知道誰是背後的主謀，我要制止他。﹂

﹁我們要怎麼做呢？﹂泰斯心急地問道。帕林並沒有把他算進這次的冒險中，不過這很可能是他一時疏忽。﹁我是說怎麼制止他？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裡。﹂

﹁就算得把這座塔拆掉，我也要讓他停下來。﹂帕林只是這麼說。

在黑暗中登上危險的螺旋長梯後，他們來到一扇門前。

﹁我已經試過這裡了。﹂泰斯說道。他檢查了一番，試著推了推。﹁它就是不動。﹂

﹁哦，它會開的。﹂帕林說。

他抬起手唸了一個詞。他的手上開始亮出藍光，火焰劈啪作響。他吸了口氣，向門伸出手去。火焰燒得愈發明亮了。

突然的，門無聲無息地打開了。

﹁站住，泰斯！﹂帕林喝止正打算往裡走的坎德人。

﹁但你已經打開門了。﹂泰斯抗議。

﹁不，﹂帕林回答的聲音很刺耳。他手上的藍色火苗消失了。﹁不，我沒有。﹂

他往前走了一步，探頭朝屋裡看了看。幾縷陽光掙扎著穿透柏樹林重重疊疊的茂密枝葉、窗外多年積沉的泥塵和窗內結成的灰殼。屋裡沒有傳出任何聲音。

﹁你留在走道裡，泰斯。﹂

﹁你又要我殿後嗎？﹂泰斯問。

﹁對，泰斯。﹂帕林平靜地說。他又往裡走了一步。他仰起頭，聆聽著最細微的聲響。他慢慢地走進屋裡。﹁你殿後。如果看到什麼東西，就告訴我。﹂

﹁譬如說怨靈或是食屍鬼？沒問題，帕林。﹂

泰斯站在走廊裡，換著腳跳來跳去，想要看看屋裡有什麼。

﹁殿後真的是個重要的任務。﹂泰索何夫提醒自己，但他既聽不到也看不到什麼讓他坐立不安的東西。﹁史東總是負責殿後，要不就是卡拉蒙。我從來沒殿後過，因為坦尼斯說坎德人不適合做這種事，因為他們從來不曾好好地待在後面︱︱﹂

﹁別擔心！我來了，帕林！﹂泰斯不再往下想了，大喊起來，衝進屋裡。﹁沒有東西跟在我們後面。我們背後很安全。噢！﹂

泰斯停下腳步。他沒有別的選擇。帕林的手緊緊抓住他的肩膀。

房裡陰冷灰暗，甚至在最溫暖明亮的夏季也一直如此。冬日的陽光照亮了放著無數書本的書架。書架旁邊是放卷軸的像蜂巢的格架，有些格子裡有東西，但大部份的格子都是空的。地板上有些木箱，華麗的飾紋積滿了灰塵。厚實的窗簾蓋住窗戶，地上那些曾經非常美麗的地毯也滿是塵埃，纖維腐壞磨損。

房間的另一頭有張書桌。某人正坐在桌後。泰斯斜著眼，想在朦朧昏暗的光線中看清楚些。那是個精靈，有著長長的直髮，那些頭髮曾烏黑亮麗，如今卻有灰色斑雜著從前額往後飄去。

﹁那是誰？﹂他大聲地耳語道。

精靈一動也不動的坐著。泰斯以為他睡著了，不想吵醒他。

﹁達拉馬。﹂帕林回答。

﹁達拉馬！﹂泰斯目瞪口呆。他抬頭往上看著帕林，以為他在開玩笑。如果這真的是個玩笑，帕林怎麼會沒有露出笑容。﹁不可能！他不該在這裡。因為我又是敲門又是像這樣大叫﹃達拉馬﹄，真的叫得很大聲，都沒有人回答。﹂

﹁達拉馬！﹂泰斯抬高聲音。﹁哈囉！你去哪裡了？﹂

﹁他聽不到的，泰斯。﹂帕林說。﹁他既看不到你的人，也聽不到你的聲音。﹂

達拉馬坐在書桌後，清瘦的雙手疊在身前，眼睛直盯著前方。他們兩人進屋時，他沒有動彈，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在聽到坎德人刺耳的叫聲時，他的雙眼應該會動的。他的手也和他的眼皮一樣，手掌不顫，手指不抖。

﹁也許他死了。﹂泰斯說，一種奇怪的感覺在他胃裡攪動。﹁他看起來真的像是死了，對吧，帕林？﹂

精靈一動也不動的坐在椅子裡。

﹁不，﹂帕林回答。﹁他沒死。﹂

﹁這樣子睡覺真是特別，這樣，﹂泰斯評頭論足道。﹁坐得直挺挺的。也許我可以捏捏他︱︱﹂

﹁別碰他！﹂帕林尖聲警告。﹁他在出神。﹂

﹁我知道史達西斯這個地方︵註６︶，﹂泰斯說。﹁在福羅參北邊大約五十里的地方。但是他不在那裡啊，帕林。他就在這裡。﹂

精靈那雙大睜著卻看不到任何東西的眼睛突然閉上。他的兩眼閉緊了很長一段時間。他脫離了那種出神的狀態，他方才神遊天外，只留下一具身軀的空殼。他抿緊雙唇，深深地吸著氣，手指緊握，身體瑟縮，彷彿正陷於痛苦之中。他張開手指，開始摩擦雙掌。

﹁血液循環會中斷，﹂達拉馬張開眼看向帕林。﹁過程實在很痛苦。﹂

﹁我的心在為你淌血。﹂帕林說。

達拉馬的目光落在帕林扭曲的手指上。他沒說什麼，只是繼續摩挲著雙手。

﹁哈囉，達拉馬！﹂泰斯愉快地打著招呼，很高興終於能有機會插嘴。﹁真高興再次見到你。我有沒有告訴過你，打從我在卡拉蒙第一次葬禮上見到你後，你變了很多？你想聽聽嗎？我那時發表了一番漂亮的演說，接著就開始下雨，每個人本來就已經很傷心了，下雨讓大家更難受。但接下來你施了個魔法，一個棒極了的法術，讓雨點全都散射出光彩，滿天都是彩虹︱︱﹂

﹁不！﹂達拉馬尖聲厲叫，用手勢打斷了他的話。

既然達拉馬不希望談到彩虹的事，泰斯正打算改講葬禮的另一部份。但他接著古怪地看了坎德人一眼，抬起手，指向泰斯。

也許我正往史達西絲去，泰斯想著。這是他最後一個清醒的念頭。

︻註︼

１　賽瓦矮人︵Theiwar︶，闇矮人中的一支，山地矮人中善謀略好侵略的一支。在夜裡較活躍，厭惡陽光。自認是矮人種族中最尊貴的，總在想方設法找機會統治整個克萊恩。

２　狄摩那斯提︵Dimernesti︶，也被稱為淺海海精靈︵Shoal elves︶。在安塞隆東南的淺海區生活，有著淺藍色的皮膚，深藍或深綠的大眼睛，長長的銀髮編成的髮辮上點綴著貝殼，所穿的衣服很貼身，主色調通常是藍色和綠色。會變成海獺的模樣。

３　海象人︵Thanoi︶，人形與海象模樣的奇怪混種。身體像個圓筒，有像人一樣的手腳，臉卻像海象。雖然牠們體積龐大，行動卻相當迅速，爪形的腳使其能在冰雪上順利行走。牠們有股魚腥氣，很遠就能被聞到。

４　怨靈︵Wraith︶，一種由黑暗和邪惡所產生的非實體生物。具有一定的人形，但除了眼中發出的紅光外，完全沒有突出的特徵。

５　巫妖︵Lich︶，狡猾而瘋狂的不死生物。這些曾是法師或術士的怪物，擁有和生前相同，甚至更強的施法能力。它們的血肉已經萎縮，緊緊貼在骨頭上，現出枯瘦的人形。

６　史達西斯︵Stasis︶，地名。和出神︵stasis，停滯、靜止之意︶讀音相同。

## １︱１６百無聊賴的坎德人

帕林把不省人事的坎德人放在圖書室另一頭一張佈滿灰塵的舊籐椅上，那裡完全籠罩在陰影中。安置泰斯時，帕林有機會近距離看著達拉馬。闇精靈仍坐在桌邊，把頭埋在雙手中。

帕林只有在剛來到這裡時匆匆見過達拉馬一眼。他當時大吃一驚：一度英俊又自傲的精靈法師，竟變得如此頹喪枯槁︱︱黑髮裡夾著銀絲，形容憔悴，瘦削的雙手上，藍色血管就像地圖上延伸的河川，那是鮮血之河，靈魂之河。而這就是它們的主宰︱︱大法師之塔的主人。

帕林忽然冒出一個念頭，於是走到窗邊望著下方的森林。死靈們仍然安靜地飄蕩在柏樹林間。

﹁封在大門上的魔法鎖，﹂帕林突然問道。﹁並不是為了要把我們鎖在裡面，對吧？﹂

達拉馬沒回答。於是帕林自問自答地繼續說了下去。﹁那是為了要把它們關在外面。如果真是這樣，你可能要再鎖一次。﹂

達拉馬沉下臉，離開了房間。過了好久他才回來，而帕林仍待在窗邊。達拉馬走到他身旁，看著死靈盤旋而成的迷霧。

﹁它們聚集在你周圍。﹂達拉馬低聲說。﹁它們用冰冷的手碰觸你的身體，冰涼的嘴唇緊貼著你的血肉，刺寒的手臂緊抱著你，僵死的手指緊抓著你。你知道嗎！﹂

﹁是的，﹂帕林說，﹁我知道。﹂他搖頭甩去記憶中恐怖的感覺。﹁而且你無法擺脫。﹂

﹁我的肉體無法擺脫。﹂達拉馬糾正他的說法，﹁但我的靈魂則是自由地徜徉。我離開後，必須時常回來。﹂他聳了聳肩，﹁夏拉非以前怎麼說的？﹃就連法師也會遭遇不幸。﹄總是要付出代價的，﹂達拉馬垂下目光看向帕林變形的十指。﹁不是嗎？﹂

帕林迅速將雙手縮回袖中。﹁你的靈魂在哪裡神遊？﹂

﹁在安塞隆大陸上旅行，調查你們這個瘋狂的時光旅行故事。﹂

﹁故事？我沒對你說過什麼故事。﹂帕林尖刻的回嘴。﹁我沒對你提起過半個字。你去見過珍娜了？是她告訴你的？她居然還說很多年沒見過你了。﹂

﹁她沒說謊，馬哲理，如果你曾這麼想的話。不過我承認她沒告訴你全部的實情。她確實沒看到過我，至少沒有見過我的肉身。她只聽到我的聲音，而且是最近才能聽到。在那場奇怪的風暴席捲整個安塞隆大陸後，我安排了一次和她的會面。﹂

﹁我問過她是否知道在哪裡能找到你。﹂

﹁我再一次告訴你，她對你說的是真話。她確實不知道在哪裡能找到我。我沒讓她知道，她也沒來過這裡。沒人來過。你是第一個，相信我︱︱﹂達拉馬皺起眉，﹁如果你不是陷入險境，你現在也不會在這裡。我並不需要人作伴。﹂他眼神暗淡的補上一句。

帕林默不做聲，不知道該不該相信他。

﹁天哪，別鬧脾氣，馬哲理。﹂達拉馬希望自己沒有在不當的時機打斷帕林的沉默。﹁對你這種年紀來說，這樣子有失身分。你都幾歲了？六十，七十，一百？我永遠弄不清人類的年紀。你看起來就跟我一樣蒼老。至於珍娜﹃背叛﹄你的信任，她只是為了你和坎德人好。要不然我對你半點興趣都不會有，那你現在就會在碧雷的﹃溫柔﹄看護下了。﹂

﹁別想用我的年紀來羞辱我。﹂帕林平靜地說，﹁我知道自己不年輕了。這對人類來說是很自然的事，但精靈不是。看看鏡子，達拉馬。如果時間從我身上奪走了什麼，那麼它從你身上奪走的更多更可怕，至於自尊︱︱﹂這回輪到帕林聳了聳肩。﹁很久之前，我就不再驕傲了。當你連加熱一杯早茶的魔法力量都沒有時，是很難保持傲氣的。我認為你有必要瞭解這些。﹂

﹁或許我瞭解。﹂達拉馬答道，﹁我知道自己變了。我與渾沌之神的戰鬥奪走了我數百年的壽命，但我還是熬了過來。無論怎麼說，我贏了。是勝者，但同時也是失敗者。我贏得了戰爭，後來卻被魔法消失的事給打敗。﹂

﹁我冒著生命危險來尋求魔法，﹂達拉馬繼續說著，聲音變得低沉而空洞。﹁我為了魔法寧可捨棄生命，結果呢？魔法消逝，諸神離開。祂們拋棄了我，丟下無依無靠、無力無助的我。祂們讓我變得平凡無能！﹂

達拉馬呼吸急促。﹁我為魔法所捨棄的一切︱︱我的故鄉、祖國、同胞。那麼沉重的犧牲︱︱只有精靈才能體會這有多麼沉重︱︱為的就是得到這一點回報。然而，回報卻消失了，什麼都沒留給我。一無所有。而且每個人都對此一清二楚。﹂

﹁就在那時，我聽到流言︱︱藍龍王凱蘭卓斯就要來奪取我的法師之塔，黑暗騎士就要來攻打它。這裡可是我的塔！﹂達拉馬尖聲咆哮。他握緊纖瘦的拳頭，接著鬆開手，縱聲大笑。

﹁我告訴你，馬哲理，哪怕溪谷矮人來強占我的塔，我也沒辦法阻擋他們。我曾是整個安塞隆大陸最強大的法師，如今就跟你說的一樣，我連煮開水的力量都沒有了。﹂

﹁不是只有你才這樣，﹂帕林並未表示出同情。﹁我們都同樣受到了影響。﹂

﹁不，你沒有。﹂達拉馬激動的反駁。﹁你不可能孤單。你不像我犧牲了那麼多。你有父母雙親，有妻子小孩。﹂

﹁珍娜愛你︱︱﹂帕林開口說道。

﹁她愛我嗎？﹂達拉馬打斷他的話。﹁有時我覺得我們兩個只是彼此互相利用。她並不瞭解我。她就像你一樣，有著該死的人類式的希望和觀念。為什麼你們人類都這樣？為什麼你們在明明毫無希望的時候仍抱有幻想？我再也受不了她的陳腔濫調了。我們大吵一架後，她就離開了。我很慶幸看到她離我而去。我不需要她，我不需要任何人。那時，時間緊迫，我得從那些強大臃腫的兩腳飛畜手裡保衛住自己的城堡，所以採取了不得已的措施。拯救法師之塔的唯一辦法就是讓人以為它已經被摧毀。所以我就這麼做了。計策生效。沒人知道法師之塔就在這裡。除非我願意，否則沒人能找到它。﹂

﹁移動法師之塔一定耗費你相當多的魔法力量︱︱比煮開水需要的多。﹂帕林作出結論。﹁你一定保留著某些古代魔法。﹂

﹁沒有，我向你保證，我沒有。﹂達拉馬激動的心情已經平復了。﹁我跟你一樣精疲力竭。﹂

他尖銳又意味深長的瞥了帕林一眼。﹁跟你一樣，我明白魔法就在世界上，只要有人知道能在哪裡找到它。﹂

帕林避開達拉馬咄咄逼人的目光。﹁我不知道你在暗示什麼。我發現了野魔法︱︱﹂

﹁你不是自己發現的。有人幫你。我知道，因為我也得到同樣的幫助。一個所謂幻影法師的怪人。﹂

﹁對！﹂帕林大為震驚。﹁兜帽和斗篷都是灰色的，嗓音像鬼影一樣輕軟，分不出是男是女。﹂

﹁你看不到臉︱︱﹂

﹁但我確實看到了，﹂帕林反駁。﹁在最後一次恐怖的戰鬥中。我看到那是個女人。她是個龍王瑪烈赤斯派來的使者︱︱﹂

﹁真的嗎？﹂達拉馬挑起一側眉毛。﹁在我的最後一場﹃恐怖﹄的戰鬥中，我看到那個幻影法師是個男人，據我所知那是龍王凱蘭卓斯派出的使者。凱蘭卓斯那時據說已經離開這個世界去尋找牠的前任主人，邪惡女巫奇蒂拉的靈魂。﹂

﹁幻影法師教給了你野魔法？﹂

﹁不。﹂達拉馬回答。﹁幻影法師教給我的是關於死亡的魔法。死靈術。﹂

帕林回身看向窗外那些遊魂，再看看這破舊的房間，魔法書的幽影成列地排在書架上。他看著形容消瘦，彷彿只剩一排骨頭的精靈。最後，他問道。﹁出了什麼差錯？﹂

﹁我被騙了。﹂達拉馬說。﹁我被誤導相信自己是死靈的主宰。當我發現自己不是的時候已經太遲了。我被困住。被我自己的野心、對權力的慾望困住了。﹂

﹁要我說出這些關於自己的事並不容易，馬哲理。﹂達拉馬說。﹁對你說出這些尤其困難，因為你是魔法的寵兒。對，是的，我知道。你有天賦，你是索林那瑞的寵兒，你叔叔雷斯林的寵兒。你一直以來都是最了不起的大法師之一。我看得到。我妒忌嗎？有一點。不只一點。尤其是雷斯林對你的關心。你沒想到我有多麼希望得到他的關心，對吧？想不到我會渴望得到他的肯定，他的注意。但是，我的確這麼希望。﹂

﹁而一直以來，﹂帕林說著，把目光轉向那些被困住的靈魂。﹁我都在嫉妒你。﹂

空蕩高塔中的沉默包圍了兩人。

﹁我想跟你談談，﹂帕林幾乎是不情不願的打破了這樣的沉默。﹁問你有關時光旅行裝置︱︱﹂

﹁現在說這個太遲了，﹂達拉馬打斷他的話，譏諷地說道。﹁因為你已經毀了它。﹂

﹁我做了不得不做的事。﹂帕林反駁，他在陳述事實，而非道歉。﹁我必須救泰索何夫。如果他在一個不屬於他的時代死了，我們時代的一切都會結束。﹂

﹁很好的解脫。﹂達拉馬揮了揮手，走回書桌旁。他慢慢地走著，垂下的肩膀搖晃著。﹁被遺忘了也不錯。﹂

﹁如果你真的那麼想，你現在早就是個死人了。﹂帕林回擊。

﹁不對。﹂達拉馬停下腳步，從另一扇窗望出去。﹁不對，我說的是被遺忘，不是死亡。﹂他回到桌旁，在椅子上坐下。﹁而你可以離開。你可以戴著魔法耳環穿過魔法通道回家。耳環在這裡可以起作用。死靈無法干預。﹂

﹁那種魔法不能帶走泰索何夫。﹂帕林指出。﹁而我不會留下他。﹂

達拉馬若有所思地注視著熟睡的坎德人。﹁他不是開鎖的鑰匙，﹂他沉思著。﹁但他也許可以撬開鎖。﹂

泰索何夫覺得無聊極了。

克萊恩的每個人都知道，或者說都該知道一個覺得無聊的坎德人有多麼危險。帕林和達拉馬兩人都明白這點，但不幸的是，他們兩個都把這事給忘了。他們整合著記憶的碎片，當務之急是設法找到他們心中無數問題的答案。更糟的是，他們不僅忘了一個無聊的坎德人有多危險這件事，更糟的是，他們根本完全忘了有坎德人存在。這就不可饒恕了。

老友重逢有個非常好的開始，至少就泰斯看來是這樣的。他從意料之外的小睡中被叫醒，要他解釋在這樁至關重要的事件，以及之後發生的種種事情中，他自己扮演著何種角色。泰索何夫坐在達拉馬的書桌旁，愉快地加入這場談話。他晃蕩著兩隻小腳踢著桌邊，直到達拉馬要他停下來為止。

有一刻他覺得這樣挺有趣的。帕林描述他們去奎靈那斯提見羅拉娜的事，他發現這個自稱是泰索何夫的坎德人真的就是那個泰索何夫，發現了坎德人帶來的時光旅行裝置，以及後來決定旅行到過去找泰索何夫告訴他的那個時空。因為泰索何夫完全捲進了所有這些事件，所以常常被兩人要求證實某些細節，他也很樂意配合。

如果能允許他不被打斷地說完自己完整的故事，他會更高興的，但達拉馬說沒時間聽他的故事。泰斯從小就聽過﹁一個人不可能擁有一切﹂這種說法︵他也一直不明白為什麼一個人不能擁有一切，但最後他得出結論，那是因為他的包包裝不下所有的東西︶，因此他倒也滿足於只能說些簡略的故事。

他說著自己是怎麼出現在卡拉蒙第一次的葬禮上，發現達拉馬是黑袍法師之首，帕林是白袍法師之首，西瓦諾謝是精靈聯盟的國王，以及整個世界都處於和平之中，也沒有︱︱強調一下︱︱是完全沒有任何巨龍跑來殺死坎德摩爾的坎德人。在說完這些之後，泰索何夫被告知說已經不需要繼續講他的觀察結果了。換句話說，他被要求坐回椅子上，保持安靜，只有在被問到問題時才能出聲回答。

泰索何夫回到放在漆黑角落裡的椅子上，聽著帕林說到他自己是如何使用時光旅行裝置回到過去，結果卻發現根本沒有了過去。這段很有意思，因為泰索何夫就在當場目睹了這件事，如果有人問他，他可以證實當時看到的每一個細節，但是沒人問他。他主動開口證實此事時，又被告知要保持安靜。

接著就到了帕林說他是怎麼想到泰索何夫應該要被渾沌之神踩死，但泰索何夫卻沒有死掉，言下之意是說，從巨龍出現到眾神離去的每件事，全都是泰索何夫的錯。

帕林說起他自己是如何告訴泰索何夫，坎德人必須用時光旅行裝置回到過去送死，而泰索何夫是如何強烈地反抗︱︱是合乎情理的反抗，泰斯不得不跳起來強調這一點。帕林說起泰索何夫是如何逃到光明城堡去要求金月的保護，並告訴金月說帕林想要謀殺他，帕林又是怎樣趕到那裡解釋說他並不是要謀殺坎德人。同時他發現金月變年輕，而不是變老了。說到後面這件事時，稍微離題了一下，不過他們很快︱︱泰斯覺得太快了︱︱又回到了正題。

帕林告訴達拉馬，泰索何夫最後決定要回到過去，這是唯一可行的正直行為︱︱帕林此時慷慨地大肆讚揚坎德人的勇氣。接著帕林解釋著在泰斯離開之前，死靈弄壞了時光旅行裝置。接著他們遭到龍人攻擊。帕林被迫使用裝置碎裂的零件來阻擋龍人的追擊，現在裝置的零件散落在樹籬迷宮各處，他們又能有什麼辦法把坎德人送回過去讓他死掉呢？

泰索何夫站起來提出一個新奇的主意：也許坎德人根本就不該被送回去死掉。但在這時，達拉馬冷冰冰地盯著坎德人說，在他看來，他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去拯救世界。既然沒辦法屠龍，那麼就只有送泰索何夫回去死掉，而他們會找到不用時光旅行裝置來完成這件事的辦法。

達拉馬和帕林開始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本書，一邊翻書一邊喃喃自語、嘀嘀咕咕地說著什麼時間之河、灰寶石、坎德人跳進來把事情搞得一團糟，還有其他一大堆讓人頭昏腦脹的事。達拉馬用魔法在壁爐裡點了火，冰冷潮濕的房間漸漸變得又熱又悶，充滿牛皮紙、霉斑、燈油和枯萎玫瑰的氣味。因為再沒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可看可聽，泰索何夫的眼睛決定閉上。他的耳朵和眼睛的意見一致，腦袋又和耳朵的意見一致，所以它們全都決定小睡片刻；這回是他自己決定要睡的。

有什麼東西很不舒服的頂著泰斯的背，讓他醒了過來。他的小睡片刻似乎有點太長了，因為窗外已經黑了︱︱黑得像是黑暗從窗外流進了屋裡。泰索何夫什麼都看不到。看不到自己，看不到達拉馬，也看不到帕林。

泰索何夫在椅子上動了動，想躲開戳著他的東西，坐得舒服點。在他清醒一點之後，他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看不到帕林或達拉馬，因為他們兩人都不在房間裡了。要不然他們就是在玩躲貓貓，不過這可是個有趣好玩的遊戲，雖然他們看來不是會玩這種遊戲的人。

泰索何夫跳下椅子，摸索著走到達拉馬的書桌旁，找到了油燈。壁爐裡仍有些餘火。泰斯在桌上摸到了一些紙。泰斯希望那些紙上沒有寫著什麼魔法咒語，就算有，也許會是達拉馬不再需要的法術。他拿紙到壁爐邊借火，然後點亮了油燈。

﹁呃，噢！﹂泰斯大叫一聲。

﹁哦，不！﹂他嚷道。

﹁你到底是怎麼到這裡來的？﹂他哀嚎著。

剛才戳著他的東西是時光旅行裝置上的鍊條。泰斯把它扔到達拉馬的桌上，把手伸進自己的口袋。他又掏出一塊裝置的零件，接著再一塊，又一塊。他一個接一個地拿出所有鑲在上面的寶石。他把這些零件攤在桌上，悲哀地看著它們。他本來應該對這些東西揮舞拳頭，但這動作不像一位長槍英雄會做的事，所以我們就當他沒這麼做過。

身為一名長槍英雄，泰斯知道他應該做什麼。他應該把所有裝置的零件包在他的手帕裡︵原本是帕林的手帕︶，把它們交給帕林和達拉馬，並非常非常勇敢地說，他準備好要回到過去，為這個世界而死。這會是非常高尚的行為，而泰索何夫以前也準備好要做出一件高尚的事來。但這得要有很好的心情才辦得到，泰斯發現自己現在完全沒這種心情。他覺得要去讓巨人踩死也得要很好的心情才可以，而自己現在也沒有那種特別好的心情。看到死去的人們漫無目的地在外面遊蕩︱︱尤其是那些死去的坎德人，它們甚至都不再關心自己的包包裡有些什麼東西︱︱泰索何夫希望自己活著，並繼續活下去。

他知道如果達拉馬和帕林發現他的口袋裡有那件魔法裝置的話，他這個活下去的希望就不太可能會實現；就算裝置已經壞了也一樣。泰索何夫深怕帕林和達拉馬隨時都會想起他們把他留下了，然後回來找他或給他送吃的來。他飛快地用手帕把魔法裝置的零件裝起來，塞進包包裡。

這還是容易的，現在困難的來了。

和要變得高尚起來完全相反，他打算要變得卑鄙一點。卑鄙，他認為這就是正確的說法。因為，他打算要﹁逃跑﹂。

從前門溜走是行不通的。他也想過要從窗戶走，但也沒用。因為無法像打破一般窗戶一樣，扔塊大石頭就能砸破玻璃。泰斯試過了，但石頭彈回來掉在他腳上，砸痛了他的腳趾。

﹁我得好好想一想。﹂泰斯對自己說。這話真該記錄下來，這可是坎德人發表過的絕無僅有的言論，可見他發現自己所處的環境有多危急。﹁帕林出去了，但他是個法師，他不得不用魔法做到這一點。但，如果合理的推斷，我得想想︱︱如果除了法師之外什麼都不能出去，那麼除了法師之外還有什麼能進來呢？如果是這樣，是什麼東西、怎麼辦到的呢？﹂

泰斯想了又想。他一邊想一邊盯著壁爐裡的餘火。他突然大叫了一聲，又趕忙摀住自己的嘴，擔心帕林和達拉馬會聽到聲音而想起他還在這裡。

﹁我想到了！﹂他小聲說。﹁確實有東西進來！空氣進來了！而且它也能出去。它能出去的地方，我也能出去。﹂

泰索何夫踢開悶燒著的木柴，踏熄了它們。他拿起油燈走進壁爐裡四處張望。壁爐很大，他不必把腰彎得太低就走進去了。他高高舉起燈，往上望向黑暗。他幾乎是立刻就低下頭，拚命眨著眼睛直到弄掉落進眼裡的煙灰。等他能再次看東西時，見到的情形讓他心情大好︱︱煙囪的側壁並不光滑，牆壁上坑坑洞洞的，簡直棒極了，上上下下都有大石頭從各個方向突出來。

﹁哎呀，這樣的牆，把一條腿綁在背後我都能爬上去。﹂泰索何夫說。

不過這種爬法可不是他常常練習的，所以他決定還是用兩條腿來爬比較有效率。帶著油燈他會行動不便，所以他把燈放到書桌上，還小心地吹熄了燈火，免得引起火災。走進壁爐，他找到一個不錯的落腳點和搭手的地方，於是開始往上爬。

他前進得很慢，因為他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著往上，還得偶爾停下來擦掉黏在眼睛上的東西。他剛爬了一小段距離，就聽到從下方傳來說話聲。泰索何夫僵住了，像蜘蛛般貼緊煙囪的內壁，深怕自己一動就會把煙灰嘩啦啦地弄掉進壁爐裡。他很不滿地埋怨著，覺得達拉馬至少也該用點魔法打掃一下煙囪。

說話的聲音提高了，而且變得激動起來。

﹁我告訴你，馬哲理，你的故事一點意義都沒有！根據我們所讀到的一切來看，你本來應該看到過去從身邊流過，就像身處一條大河中一樣。照我看，你只不過是施錯法術了。﹂

﹁我告訴你，達拉馬，我才不會跟你一樣在魔法上吹噓，我絕對沒有用錯法術。沒有什麼過去，在泰索何夫應該死掉的時候，所有的一切都出錯了。﹂

﹁我們在雷斯林的日記裡讀到過，坎德人的死不過是時間之河裡的一滴水，不管如何都不會影響時間。﹂

﹁第十四次告訴你事實，因為渾沌之神完全捲進了這件事。坎德人的死相當重要。他說他見過的未來是怎麼回事？一個所有的事都完全不同的未來是怎麼回事？﹂

﹁哼！你真是好騙，馬哲理！這個坎德人是個騙子。他編造了整個故事。那個該死的卷軸到哪裡去了？那能解釋所有的事。我知道它肯定在這裡的哪個地方。找找那邊的櫃子。﹂

泰索何夫聽到自己被當成是騙子時可真是氣炸了。他很想跳下去把自己的心掏出來給達拉馬和帕林兩人看一看。但再一細想，要是他這麼做的話，首先得要解釋自己為什麼會爬上煙囪，這可是件麻煩事。於是他一聲不吭地待在原地。

﹁如果我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麼會比較有用。﹂

﹁一個卷軸！我以為你看到一個卷軸時會認出那是什麼東西。﹂

﹁快點找到那個該死的東西吧！﹂泰索何夫咕噥著。這麼掛在牆上讓他愈來愈累了。他手痛腳顫，開始擔心自己可能要撐不下去了。

﹁我知道卷軸是什麼樣子，不過︱︱﹂一陣停頓。﹁說到泰索何夫，他在哪裡？你知道嗎？﹂

﹁我既不知道也不關心。﹂

﹁我們走的時候，他還在那張椅子上睡覺。﹂

﹁那麼他可能是到床上去睡了，要不然就是又去試著撬開實驗室的門。﹂

﹁可是，你不覺得我們應該︱︱﹂

﹁找到了！就是這個！﹂接著是卷軸展開的聲音。﹁﹃關於時光旅行裝置不得用於讓任何灰寶石種族︵註１︶回到過去，因他們的行動及行動後果的不可預知性可能影響過去及未來歷史之研究。﹄﹂

﹁這是誰寫的？﹂

﹁馬沃特。﹂

﹁馬沃特！那個自稱是﹃了不起的馬沃特﹄的傢伙？那個教皇的御用法師？每個人都知道他書寫關於魔法的東西時，是教皇在指揮他的手動作。既然如此，這個卷軸有什麼用？你不能相信叛徒說的話。﹂

﹁正史是這麼記載的，因此沒有人研究過他的事。不過我發現他說的事有時還挺有趣的︱︱如果能讀懂字裡行間的意思的話。譬如說，注意這一段。下面第三段。﹂

泰索何夫僵硬的手指開始往下滑。他倒吸一口氣，再次抓穩，真心誠意地盼望著帕林和達拉馬還有馬沃特都快點閃一邊去。

﹁這種光線下我沒辦法看東西。﹂帕林說。﹁我的眼睛不像以前那麼好了。爐火又熄了。﹂

﹁我可以再點一次火。﹂達拉馬說。

泰索何夫差點鬆手掉下來。

﹁不必了，﹂帕林說。﹁我覺得這房間太陰沉。我們把它拿到比較舒適的地方去看吧！﹂

他們熄了燈，把泰斯留在黑暗中。坎德人鬆了口氣。聽到門關上後，他開始繼續往上爬。

他已經不再是個年輕靈巧的坎德人了，很快他就發現在黑暗中爬煙囪是件累人的事。幸運的是，他已經到了煙囪變窄的地方，所以至少他可以把背靠在牆上，穩穩地將腳踩在另一面的牆上，免得自己滑下去。

他又熱又累。煙灰落在他的眼睛裡，弄髒了他的鼻子和嘴。他的腿擦傷了，手指也磨得好痛，衣服也勾破了。他討厭在黑暗裡，討厭這些石頭，討厭這整件事︱︱他似乎並沒有比剛開始時更接近出口。

﹁我真的不懂有什麼必要弄出這種煙囪來。﹂泰索何夫嘟噥著，每往上爬一步就詛咒一次建造高塔的人。

就在他覺得自己的手再也沒力氣，雙腿發軟得要掉下去時，有什麼湧進了他的鼻子，這回不再是煙灰。

﹁新鮮空氣！﹂泰索何夫大口地呼吸著，精神又來了。

吸進的一口新鮮空氣往下流竄，給他的腿帶來力量，消除了他雙手的痛楚。他往上望，盼著能看到星星或是太陽︱︱他覺得自己爬了大概有六個月的時間︱︱他很失望地發現他看到的只是更多的黑暗。他這輩子已經受夠了黑暗，甚至兩輩子。不過，空氣很新鮮，說明這是室外的空氣，因此他又充滿活力，繼續向上攀去。

最後，就像所有的事情不論好歹都會有個了結一樣，他來到的煙囪頂端。

出口蓋著一片鐵柵，免得鳥或松鼠之類的不速之客在煙囪上築巢。就泰索何夫已經爬過這麼長的煙囪來說，一片鐵柵只是小小的不便。他試著用力推了它一把，也不指望會有什麼用。不過，他很走運。固定鐵柵的螺絲年代久遠，已經鏽蝕了︱︱說不定在第一次大災變前的什麼時候就已經鏽了︱︱坎德人用力一推，鐵柵砰的就彈飛了。

泰索何夫沒想到它會那麼突然地彈開來。他絕望地伸手想抓住它，不過沒抓著，鐵柵飛到了半空。坎德人又一次僵住了，緊緊閉上眼睛，縮著肩膀，等著那個東西落地時會弄出來的一記巨響，那聲音足以吵醒正巧在打瞌睡的任何死人。

他等啊等的，想到他爬過的煙囪有那麼長，猜想從這裡到塔底大概會有幾百里遠。不過，過了一會兒，他不得不承認如果鐵柵會有落地巨響的話，現在也早該響過了。他剛把頭探出煙囪口，臉上就立刻被樹稍戳了一下，同時，柏樹林刺鼻的氣息也洗淨了他滿鼻子的煙灰味。

他推開樹枝，左顧右盼地張望著想瞭解情況。今夜，奇異而陌生的克萊恩大陸上那奇異而陌生的月光格外明亮，泰索何夫最後總算能看見東西了，雖然放眼所及不過是更多的柏樹枝椏。上下左右全都是，能看到的地方也全都是。他從煙囪往下望去，看到那片鐵柵正掛在下面六尺遠的樹枝上。

泰索何夫努力估算著他離地面有多遠，但樹枝擋住了他的視線。他往一旁看去，見到大法師之塔破損的兩個尖塔之一的屋頂。屋頂的高度和他差不多。這讓他對於自己爬了多遠有了點概念，更重要的是，讓他知道這裡離地面有多遠。

不過，高度不成問題，因為這裡到處是可以落腳的樹枝。

泰索何夫爬出煙囪，找到一根堅實的樹枝，小心翼翼地爬過去，試探著它是否承受得起他的重量。那根樹枝滿結實的，也沒有發出太響的吱嘎聲。在爬過煙囪後，爬樹就簡單多了。泰索何夫攀下樹幹，攀下一根又一根友好又願支持他的樹枝，最後，雙腳踩上堅實牢固的地面時，他既高興又解脫地吁了口氣。

地面上的月光就沒那麼明亮了，光線幾乎無法穿透茂密的枝葉。泰斯能看出高塔的輪廓，因為那是樹林中一片黑壓壓的暗影。他可以看到在非常高的地方有個亮光，那一定是達拉馬私人居室的窗戶。

﹁我已經走了那麼遠，不過我還沒走出樹林。﹂他自言自語著。﹁達拉馬告訴帕林說我們在索蘭薩斯附近。我記得有人說過索蘭尼亞騎士在索蘭薩斯有個總部什麼的，看來那會是個找到傑拉德的好地方。他或許挺無趣的，他也確實很醜，而且還不喜歡坎德人，不過他是個索蘭尼亞騎士。你能肯定的一件事就是索蘭尼亞騎士不是會把人送回過去，讓他被踩死的那種人。我要找到傑拉德，向他解釋所有的事，我肯定他會站在我這邊。﹂

泰索何夫突然想起他上次見到傑拉德時，這位騎士被黑暗騎士射出的箭雨所包圍。泰斯一想到這裡，心就沉了下去。不過他又想到，反正索蘭尼亞騎士非常多，就算死掉了一個，也總是能再找到一個的。

現在的問題是，要怎麼找到路走出森林。

他站在地面思考事情的這一整段時間裡，死靈從他身邊流過，就像是有眼有嘴、有手有腳的霧。它們從他身旁、從他頭上飄過，但他根本沒在意，想事情就夠他忙的了。雖然被一群有著悲傷面孔，手又在自己的某個包包裡伸來探去的死人包圍不是什麼舒服的事，但他想到，如果它們能為他指出方向的話，或許它們也不是那麼冷酷無情、讓人毛骨悚然。

﹁我說，抱歉，先生︱︱女士，恕我打擾︱︱大地精，老兄弟，你能不能告訴我︱︱請原諒，不過那是我的包包。嘿，小朋友，要是我給你一枚銅板的話，你願不願︱︱坎德人！坎德人老鄉！我要找條路去︱︱可惡！﹂泰索何夫幾次嘗試跟死靈談話都是徒勞，終於發了句牢騷。﹁看來它們沒看到我。它們的視線從我身上穿了過去。我想問卡拉蒙，但一到需要他的時候，他就不在。我沒有失禮的意思，﹂在周圍茂密的柏樹林裡沒能找到一條出路，他最後惱怒地說。﹁但你們這些死人真的是太多了！比應該有的多太多了。﹂

他繼續找著路，不管是什麼樣的路都行，但運氣不佳。在黑暗中前進很辛苦，不過死靈泛著淡淡的白光，泰斯一開始還覺得有趣，但過了一會兒後，見到死靈們都是非常失落、悲傷和害怕的模樣，他覺得不管是什麼樣的黑暗都比這樣好。

至少，他能拉開跟帕林和達拉馬之間的距離。如果他，一個從來不會迷路的坎德人都在這個樹林裡迷了路，毫無疑問一個人類和一個闇精靈︱︱雖然他們是法師︱︱也一樣會迷路。那樣一來，只要他自己迷失了方向，他們必定也找不到他了。

他繼續前行，頭不停地撞到樹，還絆到樹根摔了一跤，跌在一層枯針葉上。針葉很好聞，至少它們死得很像樣︱︱全都是褐色，有鬆脆的質感︱︱不像他遇見的其他死者。

他的雙腿很高興泰斯不再使用它們了。在習慣了針葉在你身上到處亂刺之後，現在覺得躺在這些褐色針葉上還滿舒服的。總而言之，泰索何夫心想，既然他已經倒在這裡，那麼就把握住這個機會休息一下好了。

他爬到樹幹下，把頭枕在一片鬆軟的綠色苔蘚上，讓自己盡可能舒服地躺著。因此在他迷迷糊糊進入夢鄉時，他想到的最後一件事是他的父親，這也沒什麼好奇怪的。

並不是說想到他的父親身上長滿苔蘚。

是想到父親曾告訴他。﹁苔蘚總是長在樹朝︱︱的地方。﹂

朝︱︱

泰斯閉上了眼睛。

如果他能想得起來那是什麼方向︱︱

﹁北方。﹂他說話的聲音把自己吵醒了。

現在他知道自己往什麼方向前進了，泰斯打算翻個身繼續睡，但就在這時，他看到一個死靈站在他上面，往下盯著他。

那是個坎德人的亡魂，看來有點眼熟。不過大部份坎德人看來都對同鄉有點熟的樣子，這倒是有可能，因為他們都到處跑，或許以前真的遇到過對方。

﹁哦，瞧，﹂泰索何夫坐了起來。﹁我不想顯得無禮，不過我這一天大半的時間都用在從大法師之塔裡逃出來︱︱我想你知道那地方︱︱從法師的塔裡逃出來會讓人覺得非常累。所以要是你不介意的話，我想去睡覺了。﹂

泰斯閉上了眼，但他感覺那個坎德人的鬼魂還在那裡，還在看著他。不僅如此，即使閉上眼睛，泰斯還一直看到那個坎德人的鬼魂，他愈想就愈覺得自己的確在哪裡見過這個坎德人。

那個坎德人是個非常英俊的傢伙，他的衣服或許在別人看來又豔麗又古怪，但泰斯覺得那樣很迷人。那個坎德人身上背著很多包包，不過這倒沒什麼奇怪。奇怪的是他臉上的表情︱︱憂傷、失落、孤單、四處追尋。

泰索何夫全身湧過一陣刺骨的寒意。並不是那種從骷髏的指骨間脫下閃亮戒指時，卻看到手指動彈起來的那種毛骨悚然的寒意。這是種骯髒噁心的寒冷，蜷縮在胃裡，壓迫著肺部，讓人難以呼吸。泰斯覺得應該睜開眼睛，接著又想到不該如此。他用力閉緊雙眼免得它們自己睜開，然後把身體蜷成一團。他知道自己以前在哪裡見過那個坎德人。

﹁走開。﹂他輕聲說。﹁請走開。﹂

雖然沒有看，但他知道那個鬼魂並沒有離去。

﹁走開，走開，走開！﹂泰斯瘋狂的喊著，發現這樣沒有用之後，他睜開眼睛跳了起來，憤怒地朝那個鬼魂怒吼。﹁走開！﹂

鬼魂注視著泰索何夫。

泰索何夫注視著他自己。

﹁告訴我，﹂泰斯的聲音發著抖。﹁為什麼你在這裡？你想要什麼？你︱︱你是不是很生氣，因為我還沒死？﹂

他自己的鬼魂一言不發。它又凝視了泰斯一會兒，接著轉身離去，彷彿並非出於自願，而是不得不如此。泰斯看著他自己的亡魂加入一群轉著圈，永無休止的靈魂。他一直看著，直到再也分辨不出自己的靈魂。

淚水刺痛了他的雙眼，恐慌攫住了他的心。他轉身飛快地跑開來，彷彿以前從來不知道奔跑的感覺。他跑啊跑啊，根本不看自己是往哪裡跑去，他衝進灌木叢，撞到樹幹，摔倒，站起來繼續跑。他一直跑著跑著，直到跌倒了再也爬不起來，直到兩條腿不能動彈為止。

精疲力盡，又驚又怕，泰索何夫做了他從來沒做過的事。

他為自己而哭泣。

︻註︼

１　灰寶石種族指矮人、侏儒和坎德人。

## １︱１７誤解

就在泰索何夫心情愉快地懷念著跟傑拉德一起的旅行時，老實說傑拉德並沒有心情愉快的想起坎德人。他完全沒想到任何跟坎德人有關的事。傑拉德非常安心的以為自己跟坎德人再也不會扯上什麼關係，於是把泰索何夫逐出自己的腦海。這位騎士有更重要、更令人不安的事情要想。

傑拉德不顧一切地想要回到奎靈那斯提，回去幫助梅丹元帥和吉爾薩斯，讓都城準備好面對碧雷的龍王軍。他的心和精靈待在一起。但現實中，他正坐在藍龍銳刃的背上往北邊飛︱︱與奎靈那斯提完全相反的方向，往索蘭薩斯而去。

他們越過阿班尼西亞北部，傑拉德能從空中看到新海那片廣大閃亮的水域。這時銳刃開始下降。巨龍告訴傑拉德，牠需要休息和食物。飛越新海的路途很長，而且在開始越過那片水域到達對岸前，中途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歇腳。

雖然時間急迫，但傑拉德也完全同意巨龍在開始越海前要好好休息。藍龍展開雙翼減緩下降的速度，開始盤旋落下，目標是一片寬闊的沙灘。從上空看來，海水美得讓人心醉神迷。陽光映在水面，讓它明豔得如同流動的火焰。巨龍的飛翔在傑拉德看來一直是那麼悠然自得，直到銳刃貼近地面，或者該說是地面衝上來迎接他們為止。

傑拉德這輩子從沒那麼害怕過。巨龍慢慢降下時，他緊咬著牙關免得尖叫出聲。到最後幾碼遠時，地面彷彿撲了上來。巨龍驟然落下，傑拉德知道降落結束了。他覺得自己跟別的龍騎士一樣勇敢，但他還是不禁閉上雙眼，直到感覺一陣輕柔的顛簸，自己往前輕撞在鞍座上。藍龍舒服地放鬆了肌肉，將雙翼收回身側，高興的晃著頭。

傑拉德張開眼睛，過了一會兒才從這場考驗中回過神來，然後動作生硬地從鞍座上爬下。他在飛行過程中一直都不敢動，深怕會掉下去，所以現在他的肌肉又酸又痛。他蹣跚著走了一會兒，一邊呻吟一邊伸展著快要抽筋的肌肉。銳刃得意地看著他，彷彿覺得很有趣。

銳刃離開去找吃的。和在天上相比，龍在地面行動起來頗為笨拙。傑拉德相信藍龍會負責警戒，因此他捲著一張毯子躺在被太陽曬得暖暖的沙灘上。他只打算讓眼睛休息一下︱︱

傑拉德從意料之外的沉睡中醒來時，發現藍龍正望著水面曬太陽。傑拉德一開始以為自己只是小睡了幾個小時，但他注意到太陽在天空的位置差異很大。

﹁我睡了多久？﹂他邊問邊爬起身，拍掉皮甲上的沙粒。

﹁一整夜加大半個早上。﹂藍龍回答道。

傑拉德自責自己竟浪費時間在睡覺上，同時注意到他讓藍龍一直揹著沉重的鞍座，鞍座現在已經被碰歪了。他開口道歉，不過銳刃沒怎麼在意。

銳刃看起來很不安，彷彿有心事。牠常常看著傑拉德，欲言又止，只是緊閉著嘴，心情不寧地搖動著尾巴。傑拉德本來很想鼓勵藍龍把話說出來，不過他覺得他們並不太熟，所以他什麼都沒說。

有那麼幾分鐘，他忙著又拖又拉地把鞍座放回原位，重新繫好鞍具，頗為惱火地意識到寶貴的時間就這麼溜走了。最後他總算是把鞍座安置好，至少在他覺得正確的位置。傑拉德幾乎可以看到他宏偉的計劃會以失敗告終，就因為鞍座在巨龍飛到半空時滑了下去，讓他很不光彩地摔死了。

不過銳刃恢復了傑拉德的信心，牠說鞍座綁得挺牢的。傑拉德也相信了牠的話。他們在暮色降臨海面時起飛。傑拉德對於夜間飛行有點擔心，但銳刃說，夜間飛行遠比在白晝飛行要安全得多。

蒼茫暮色中有些奇怪的煙靄，讓夕陽在沉入迷濛的地平線時綻出一片豔紅。空中焚燒東西的氣息讓傑拉德皺起鼻子。煙氣變濃了，他不知道是不是哪個地方的森林著了火。他往下張望，看看是否能見到起火的地方，但卻什麼都沒見到。迷煙漸濃，遮蔽繁星皓月，害得他們在一片煙氣沉沉的霧中飛行。

﹁你這樣看得見路嗎，銳刃？﹂傑拉德大喊。

﹁很奇怪，我看得見，閣下。﹂銳刃回答。牠再次陷入讓人不安的沉默，接著突然開口。﹁有件事我非得告訴你不可，閣下。我得坦承自己怠忽職守。﹂

﹁啊？什麼？﹂傑拉德大喊，他只聽到一兩個詞。﹁職守？什麼職守？﹂

﹁昨天中午我等你回來時，聽到了召喚，閣下。那召喚像是號角，號召我去戰鬥。我從來沒聽過這樣的召喚，閣下。我︱︱我差點就去了。我差點忘了自己的職責而離開，幾乎拋下你。一直到回程，我都會嚴守紀律的。﹂

如果這番話是由另一個人類說的，傑拉德會安慰對方說他只不過是做了場夢。但他不能這樣告訴一個比他大了幾百歲，比他閱歷更深的生靈。他最後只是說幸好巨龍留了下來。至少傑拉德現在知道為什麼銳刃會顯得如此不安。

他們停止談話。傑拉德什麼都看不到，只希望他們不會在黑暗中一頭撞進山裡。他得信任銳刃，不過，藍龍似乎能看得到要去的地方，因為牠飛得又自信又快。傑拉德終於安心地悄悄放鬆了緊抓著鞍座前端的手。

傑拉德對時間的流逝完全沒有概念。感覺上他們已經飛了幾個小時，他甚至又開始打起瞌睡，然後一身冷汗的從墜落的夢中驚醒，發現太陽已經升上來了。

﹁閣下，﹂銳刃說。﹁可以看到索蘭薩斯了。﹂

他可以看到都城的塔樓出現在地平線上。傑拉德要求銳刃在離索蘭薩斯有一段距離的地方降落，找一個可以讓藍龍休息和安心躲藏的地方，不僅是要避開索蘭尼亞騎士，還要避開藍天，也就是凱蘭卓斯。這頭巨大的藍龍對碧雷和瑪烈赤斯防備甚深。

銳刃找到一處合適的地點，在一片雲彩的掩護下，牠輕鬆地在樹林邊一大片草地上盤旋降落。

巨龍降落時踩壞了草地，腳爪在泥裡踏出個大洞，尾巴掃過一片草皮。任何由此經過的人都能猜出曾有某個很大的生物從這裡走過。不過這裡很偏僻，只能看到樹林遠處有幾片農田。有一條路孤零零的蜿蜒穿過高高的野草，不過那條路也在幾里之外。

傑拉德在空中見到這裡有條小河，除了希望能在沁涼的水中泡一會兒外，他什麼都不想。他身上的味道難聞極了，連自己都覺得噁心，何況沙粒和乾掉的汗水讓他渾身發癢。他要洗個澡換掉衣服，至少要脫掉讓人以為他是黑暗騎士的皮外衣。他得穿得像個農夫一樣走進索蘭薩斯︱︱不穿襯衫，只穿褲子。他無法證明自己是個索蘭尼亞騎士，但這他不擔心。他父親在騎士團裡有些朋友，傑拉德肯定能找到認識他的人。

至於銳刃，如果藍龍問起他們為什麼要到這裡來，傑拉德會告訴牠說這是梅丹交付的任務，要他暗中監視索蘭尼亞騎士團。

但藍龍沒問什麼。銳刃更想找個地方躲起來休息。牠現在在巨龍藍天的領土上。那頭巨大的藍龍發現掠食同類能讓自己獲得力量和權勢，因而牠的同胞們對牠是又恨又怕。

傑拉德很擔心銳刃能不能找到藏身地。這頭龍在空中時非常優雅，在順著上升氣流無聲無息地翱翔時，雙翼一動也不動。但一到了地上，藍龍就成了動作遲緩的龐然大物，牠的雙腳又踩又踏，尾巴掃倒小樹，害得小動物們倉皇逃竄。牠下巴一動就咬死了一頭牡鹿，然後叼著這隻斷了脖子的鹿屍，準備有空時再享用。

這讓他們的交談變得很困難，但牠還是用咕噥和點頭回答了傑拉德關於藍天的問題。關於那頭強大的藍龍有很多奇怪的傳聞，牠是帕蘭薩斯及周邊地區名義上的統治者。但傳聞說牠消失了，將支配權交給了部下。銳刃聽說過這些傳聞，不過牠對此半信半疑。

銳刃把鹿放在河岸上，研究著巖壁上的一個山洞，看看是否適合牠休息。

﹁我相信藍天捲進了會讓牠身敗名裂的陰謀。﹂銳刃告訴傑拉德，﹁如果真是這樣，這就是牠屠殺同類的懲罰。如果我們算是牠的同類的話。﹂他像是事後想起似的補上最後一句。

﹁牠也是藍龍，不是嗎？﹂傑拉德一邊問，一邊期盼地盯著那條小河，希望藍龍能快點安頓好。

﹁沒錯，閣下。﹂銳刃說。﹁但牠個頭那麼大，比克萊恩以前出現過的任何藍龍都大，甚至比紅龍還大︱︱除了瑪烈赤斯︱︱真是個肥胖的怪物。我的弟兄常常跟我說起這個。﹂

﹁但牠在長槍之戰中打過仗。﹂傑拉德說。﹁這裡還可以嗎？那裡看來沒什麼洞。﹂

﹁沒錯，閣下。牠是我們離去的神后的忠實僕人。不過這很讓人懷疑。﹂

銳刃沒能找到一處容得下牠的洞穴，於是說從那個山洞著手會很不錯。牠打算炸掉幾塊峭壁上的石頭，把那個洞弄大一點。傑拉德躲在安全距離外看著藍龍吐出閃電，在堅硬的石壁上炸出巨洞，弄得石塊灌進水裡，腳下的大地也搖動不已。

落石的巨響、閃電的炸裂，還有轟然的雷聲肯定在索蘭薩斯都聽得見，他擔心會有巡邏隊被派來調查。

﹁如果索蘭薩斯的人聽到這些聲響，閣下。﹂銳刃在中途休息時說。﹁他們會以為這只不過是一場即將到來的風暴罷了。﹂

銳刃處理好洞穴，一等到塵埃落定，不再有落石後，牠就躲進去休息用餐。

傑拉德從龍背上卸下鞍座︱︱這花了點時間，因為他對那些複雜的鞍具並不熟悉。銳刃配合著他。一把它卸下來，傑拉德就將鞍座拖到洞中的一處角落，接著他走了出去，讓藍龍可以進食和休息。

傑拉德往河的下游走了很遠才找到一處水淺得可以洗澡的地方。他脫下衣服，光著身子走進潺潺的流水。

河水既深又冷。他猛吸一口氣，打著寒顫咬著牙一頭跳進水裡。他的水性不是特別好，所以他避開水流湍急的深水區。在溫暖的陽光下，河水冷得凍人，讓他精神為之一振。他往身上潑水，又在河裡蹦來跳去，一開始只是為了加促血液循環，後來則變成在玩水一般。

至少有一會兒時間他是自由自在的。可以忘了所有的煩惱憂慮，忘了所有職責，忘了要做的事情。在眼前的這段時間裡，他讓自己再次變成了孩子。

他想要空手抓魚。他用狗爬式從垂柳下游過，用仰泳感覺陽光曬在身上的溫暖，感覺河水醒神的沁涼。他用一把草搓掉身上的泥垢和血漬，一邊想著如果能有塊母親的牛脂肥皂該有多好。

把自己洗乾淨後，他開始檢查傷口。傷口發炎了，不過不嚴重。他曾用太后給的藥膏上過藥，所以傷口癒合得很好。他對著自己在水裡的倒影做了個鬼臉，伸手摸了摸下巴。他冒了點鬍渣出來，跟黃色的頭髮不一樣，他的鬍子是深褐色的。他的臉在沒有鬍子時就已經夠醜的了，現在更是糟，斑駁雜亂的鬍渣，就像某種有毒植物爬上了他的下巴。

他回想起年輕時曾徒勞地想要長出索蘭尼亞騎士們引以為傲的順滑鬍鬚。但他的鬍子又粗又硬，跟他那不聽話的頭髮一樣橫生亂長。他父親有著濃密的鬍鬚，因此把兒子在這上面的失敗看成是個人的污點，很不講理地責備傑拉德究竟是有什麼叛逆想法，一定要透過亂七八糟的頭髮來表達。

傑拉德轉身往回走向放著衣服和背包的地方，打算拿出小刀來刮鬍子。忽然，一道陽光反射在金屬上，亮光讓他差點看不到東西。他抬頭看向河岸，看見了一名索蘭尼亞騎士。

騎士穿著一件護身皮背心，外面罩了一件及膝、束腰的外衣。方才的金屬反光來自一頂沒有面罩的頭盔。一條紅巾在盔頂飄揚，皮背心上紋著一朵紅玫瑰。掛在肩上的長弓表明騎士是出來打獵的，旁邊騾子的背上搭著一頭牡鹿也證實了這點。騎士的馬就在一旁低著頭吃草。

傑拉德詛咒自己竟然如此不小心。要是他多警戒一點，不要像個孩子般嬉水的話，他應該可以聽到馬和騎士接近的聲音。

騎士的軍靴牢牢踩在傑拉德的劍上。這名騎士戴手套的手拿著一把長劍，另一隻手拿著一捆繩子。

因為被樹蔭擋住了，所以傑拉德看不到騎士的臉，不過他確定對方的表情一定相當陰沉嚴酷，而且無疑是一臉得意。

他站在愈來愈冷的河水中央，直覺自己赤身裸體比穿著衣服時還脆弱。衣物擋不住弓箭、匕首或是長劍，但如果能穿著衣服的話，傑拉德還能自信地面對那個騎士。但現在，他站在河裡大張著嘴看著騎士的蠢樣，比撞在他光腿上的魚聰明不到哪裡去。

﹁你被俘了。﹂索蘭尼亞騎士用通用語說。﹁舉起手讓我看到，慢慢地走過來。﹂

傑拉德尷尬極了。騎士的聲音圓潤柔美，毫無疑問是個女性的聲音。這時，她轉頭警戒地掃視著四周，於是他看到兩條又粗又長、光澤亮麗的烏黑髮辮從頭盔下滑了出來。

傑拉德覺得全身都要燒起來了，他身邊的河水沒被煮沸真是個奇蹟。

﹁騎士女士，﹂終於回過神能說話時，他開口道。﹁我勉強承認我算是妳的俘虜，至少在我能解釋清楚之前算是。我會照妳的命令做，不過我︱︱正如妳所見︱︱我沒穿衣服。﹂

﹁因為你的衣服在岸上，所以我知道你沒穿衣服。﹂騎士回嘴。﹁現在從水裡走出來。﹂

傑拉德想到可以潛進河裡游到對岸去，不過河水又深又急，自己的泳技又不怎麼好。他懷疑自己能不能辦得到。他腦子裡冒出一幅畫面：自己一邊在水裡掙扎，眼看著就要被淹死，然後一邊大喊著救命。這肯定會讓他僅剩的一點尊嚴都消散殆盡。

﹁女士，我想妳可不可以轉頭好讓我穿上衣服？﹂他問。

﹁然後讓你在背後捅我一刀？﹂她彎腰大笑著。﹁你知道嗎，奈拉卡騎士，我發現你挺有意思的。你這個邪惡的戰士肯定殺死不少無辜的人，焚燒村莊、搶劫財物、姦淫擄掠，如此邪惡的傢伙竟然會這麼像個羞答答的百合花？﹂

她喜歡自己說的笑話。踩在她腳下的黑暗騎士標誌正是骷髏和百合。

﹁就讓你好受點吧！﹂女騎士繼續說，﹁我已經在騎士團裡服役了十二年，參加過戰鬥和馬上比武。我見過的男人身體不僅沒穿衣服，而且四分五裂。如果你不服從我，我會讓你的身體也變成那樣。﹂她舉起劍。﹁你不上來，我就下去抓你了。﹂

傑拉德開始涉水往岸上走。他很生氣，為這個女人的嘲諷語氣而怒氣沖沖。他的憤怒感已沖淡了難堪的感覺。他要拿到背包，把吉爾薩斯的信拿給她看，向這個喜歡嘲笑人的女子證明他確實是個索蘭尼亞騎士，是要來這裡執行緊急任務，而且他的軍階很可能還比她高。

她盯著他的每一步，看到他赤裸的模樣讓她臉上露出更開心的笑容。不奇怪，因為他的皮膚像梅乾般皺了起來，而且因為覺得冷，還渾身發青，顫抖不已。他一走到岸上就惱火地瞪了她一眼，伸手拿起衣服。她仍踩在他的劍上，舉起自己的劍提防著他。

他穿上自己帶來的皮質長褲。他打算不管岸邊那件皺巴巴的外衣，也希望她沒注意到前襟上縫著的騎士團標誌。但她用劍尖挑起衣服，丟給他。

﹁要是不想被曬傷的話，﹂她說。﹁穿上。飛行愉快嗎？﹂

傑拉德的心沉了下去，不過還是大著膽子說：﹁我不知道妳在說什麼。我是走︱︱﹂

﹁少來了，奈拉卡人。﹂她對他說，﹁我看到那條藍龍了，也看到那傢伙降落。我跟著牠的腳印追到這裡找到了你。﹂她饒富興味地看著他，一邊用劍指著他，一邊搖了搖手上的繩子。﹁那麼你是打算來這裡做什麼，奈拉卡人？監視我們？裝成一個蠢鄉下佬的模樣進城來玩玩嗎？你看起來是夠蠢的。﹂

﹁我不是間諜。﹂他努力不讓牙齒抖得咯咯響。﹁我知道妳不會信的，不過我真的不是奈拉卡黑暗騎士。我是索蘭尼亞騎士，跟妳一樣︱︱﹂

﹁哦，真好聽！一個渾身發紫的索蘭尼亞騎士騎著藍龍。﹂女騎士縱聲大笑，接著她的手一抖，迅速把繩圈套上他的腦袋。﹁別擔心，我不會把你吊死在這裡，奈拉卡人。我會把你帶回索蘭薩斯。你可以把你的故事告訴一個熱心的聽眾。法官這幾天情緒低落，我相信你會讓他高興得跳起來。﹂

她拉緊繩子，笑著看到傑拉德抓住繩子免得自己被勒死。﹁不管你到那裡的時候是活著、半死不活或是差不多斷氣了，他都會很高興的。﹂

﹁我會證實自己的身分。﹂傑拉德說。﹁讓我打開袋子︱︱﹂

他往地上看去。沒有袋子。

傑拉德的目光倉皇失措地沿著河岸掃過。沒有袋子。接著他想起來了。他把裝著信的背袋掛在龍鞍上。鞍座和背袋在藍龍休息的洞穴深處。

他垂下仍滴著水的頭，沮喪萬分，連罵人的話都說不出來。那些火爆的字句悶在他心裡，就是無法越過被哽住的喉嚨爬到舌頭上。他抬起頭看著女騎士，跟她四目相對。他注意到她的眼睛是草綠色的。

﹁我向妳起誓，女士，以一個真正騎士的名譽起誓，我是個索蘭尼亞騎士。我的名字是傑拉德‧鎢斯‧孟塔。我駐守在索拉斯，是最後英雄之墓一名光榮的守衛。我承認，我無法為自己的話提出證據，但我父親在騎士團中非常有名，我肯定索蘭薩斯的騎士長一定認得出我。我是被派來傳達一份緊急消息給索蘭薩斯的騎士評議會。在背袋裡有一封精靈王吉爾薩斯的信︱︱﹂

﹁噢，是呀！﹂她說。﹁而我的背袋裡有一封坎德人女王穆爾貝瑞‧邁克布希的信。裝著這封了不起的信的袋子在哪裡？﹂

傑拉德喃喃著。

﹁我聽不到，奈拉卡人。﹂她傾身靠近些。

﹁它掛在鞍座上︱︱藍龍的鞍座上。﹂他悶悶不樂地說。﹁我可以去拿來。我以名譽向妳保證我會回來投降。﹂

她蹙起眉。﹁我頭髮上沒黏著乾草吧？﹂

傑拉德盯著她看。

﹁我以為有，﹂她說。﹁因為你顯然把我當成剛從乾草車上掉下來的鄉下姑娘。沒錯，親愛的奈拉卡人，我會相信一個藍龍騎士的名譽，我會讓你去拿你的背袋，還有你的藍龍。然後你們飛上天的時候，我就朝你揮揮手帕說再見。﹂

她拿劍戳了戳他的肚子。

﹁上馬。﹂

﹁聽著，女士。﹂傑拉德的怒氣和挫折感愈來愈重。﹁我知道這聽起來很不值得信任，不過要是妳能用妳那包著鐵皮的腦袋好好想一想，妳會明白我說的是實話！如果我真的是個奈拉卡龍騎士，妳以為自己還能站在這裡用劍戳我嗎？妳早就會被我的龍給吃掉了。我有緊急任務，數以千計的生命正危在旦夕︱︱住手，該死的！﹂

他每說三個字她就用劍戳他一下，將他一步步逼退，直到撞在她的馬兒身上。他憤怒地用手推開她的劍，劃傷了自己的手。

﹁我真喜歡聽你說話，奈拉卡人。﹂她說。﹁我會一整天都聽你說，不過，不幸的是，幾個小時後我有勤務。所以，上馬，我們走。﹂

傑拉德現在氣得已經認真考慮要召來藍龍。銳刃解決掉這個讓人發狂的女人只需很短的時間，這女人的腦袋裡生來就是裝著一塊頑鐵。不過，他還是壓制著怒氣上了馬。因為完全清楚她接下來要對他做什麼，他把手背在身後，手腕貼在一起。

她收起劍，緊抓著套在他脖子上的繩套，用繩子的另一頭綁緊他的手。她把繩子調整好，要是他敢亂動手臂或身上任何一個部位，只會把自己勒死。這麼做的時候，她一直在嘲笑他，叫他﹁奈拉卡人﹂、﹁親愛的奈拉卡人﹂、﹁奈拉卡寶貝﹂，還有其他極盡嘲弄、取笑人的字眼。

一切準備妥當後，她抓起馬韁，以輕快的腳步將馬帶出森林。

﹁妳不塞住我的嘴嗎？﹂傑拉德問。

她回頭瞥了他一眼。﹁你說的話對我的耳朵來說就像是悅耳的音樂，奈拉卡人。繼續說吧！告訴我更多關於精靈王的事。他是不是穿著綠色薄紗，背上長著對翅膀？﹂

﹁我還是可以召龍過來。﹂傑拉德說。﹁我之所以沒有，是因為我不想傷害妳，女士。這證實了我告訴過妳的話，只要妳能用腦子好好想一想。﹂

﹁或許吧！﹂她勉強承認。﹁你說的也許是真的。不過也很有可能不是真的。你沒有召喚龍來，或許是因為那種畜牲是出了名的靠不住，搞不好還會殺了我們。對吧，奈拉卡人？﹂

傑拉德明白為什麼她不用塞住自己的嘴。因為他沒辦法說什麼能證明自己清白的事，搞不好只會把事情弄得更糟。他會爭辯說藍龍並非天生邪惡，這是他認識銳刃之前從來沒想過的事。傑拉德毫不懷疑，如果他召來銳刃對付這個騎士，藍龍肯定會迅速解決掉她，讓他毫髮無傷。不過雖然傑拉德更希望是銳刃，而不是這個可惡的女人當自己的旅伴，他還是非常不願看到一名索蘭尼亞騎士同僚悲慘地死去，無論她有多麼討人厭。

﹁到了索蘭薩斯後，我會派一個連隊去殺掉那頭龍。﹂她接著往下說。﹁牠肯定離這裡不遠。從我聽到的爆炸聲來看，我們要找到牠的藏身洞穴不會很難。﹂

傑拉德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銳刃能照顧好自己，這讓他擔心起自己的索蘭尼亞騎士同伴。他決定現在自己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等到可以站在評議會面前。一旦到了評議會面前，他就可以表明身分，解釋自己的任務。他很自信地認為，就算沒有可遞交的書信，評議會也會相信他的話。評議會裡肯定會有人認識他或他父親。如果一切順利，他就可以回去找銳刃，然後他、藍龍和一隊索蘭尼亞騎士將飛往奎靈那斯提。在此之後，這名女騎士就會低聲下氣地向他道歉。

他們離開林中的河堤，走到離藍龍降落處不遠的草地上。傑拉德能遠遠地望見那條通往索蘭薩斯的路。越過高高的長草頂上，還能勉強看到城中的塔尖。

﹁那是索蘭薩斯，奈拉卡人。﹂她指著那裡說。﹁你左邊那座高大的建築就是︱︱﹂

﹁我的名字不是奈拉卡人。我叫傑拉德‧鎢斯‧孟塔。妳叫什麼名字？﹂他小聲地嘀咕著最後一句。﹁除了天殺的之外。﹂

﹁我聽到了！﹂她大叫一聲，別過臉看著他。﹁我叫奧蒂拉‧溫德絲。﹂

﹁溫德絲︵註１︶。那不是船上的某種叫起錨機的東西嗎？﹂

﹁是的。﹂她說。﹁我的家人是船員。﹂

﹁肯定是海盜。﹂他刻薄地評論道。

﹁你的智力跟你身上某個部位一樣小，奈拉卡人。﹂她回嘴，笑嘻嘻地看著他，讓他尷尬不已。

他們現在已經來到那條路上，於是加快前進的腳步。她牽著馬和馱東西的騾子走在傑拉德旁邊，於是傑拉德有足夠的時間好好打量她。她個子挺高，可能比他還高，身段勻稱，結實健美。她沒有在海上討生活的亞茍斯人那種深色的皮膚，而是有著光滑的桃花心木的顏色，說明她可能是個混血兒。

她的頭髮很長，兩根髮辮垂至腰際。他從沒見過那麼烏黑的頭髮，就像烏鴉翅膀一般亮澤深黑。一雙濃眉，略方的下巴。她的唇是最美的地方，飽滿的心形，深紅的唇色，總是帶著笑意。

傑拉德不覺得她漂亮。他不喜歡女人，覺得她們狡猾奸詐、鬼鬼祟祟、唯利是圖。在他最不可信、最不喜歡的女人之中，他認為這個嘲笑他的黑頭髮黑皮膚的女騎士應當名列榜首。

奧蒂拉繼續說著話，指著索蘭薩斯的風景給他看，說他在地牢的牢房裡就看不到這種城市風光了。傑拉德沒理會她，他思考著要如何向騎士評議會陳詞，如何才能明白描述在他來的路上看到的險惡情形。他練習著要用什麼感人的字句提出要與被圍攻的精靈結盟的事。他不指望有人會認識他。他被迫屈服於這個令人火大的女人，而且他也不相信自己了。他竟然會蠢到忘了拿背袋。

回想起精靈們所處的險境，他想知道他們現在的狀況，他們要怎麼過活。他想起梅丹元帥、羅拉娜和吉爾薩斯，焦慮地關心著這些漸漸成為他朋友的人們時，他忘了自己和自己的麻煩。他太專注於思考這些事，一路上根本沒注意到周遭的情形，結果抬頭看到周圍時，他大吃一驚。夜幕已經降臨，而且他們已經來到索蘭薩斯城外。

傑拉德聽說過索蘭薩斯是安塞隆上最堅固的要塞，甚至超過帕蘭薩斯這個主城。現在，他抬頭看著這高大宏偉的城牆，星光中如此漆黑的城牆，這道只是防禦用的城牆。他開始對那些傳聞深信不疑。

這是一層圍繞著城市的外牆，是由幾層石頭覆上砂粒，糊上厚泥，再堆上更多石頭所築成。外城牆的內側是一條護城河。幾道城門洞穿城壁。巨大的吊橋懸在護城河上。護城河後方是另一道牆，上面排列著放箭口，每隔一段距離放有大罐子用來裝滾燙的油。這道牆的內側種著樹木和灌木叢，以免占領城牆的敵人會跳下來順利進城。再往裡面就是城市的街道建築，其中大部份也同樣是用石頭建造的。

這麼晚的時候也還有人站在城門處等待進城。每個人都會被守衛攔下詢問。守衛們都認識奧蒂拉女士，因此她不必排隊，而是在眾人恭賀她打獵成功，逮到不錯﹁獵物﹂的玩笑聲中走了進去。

傑拉德沉默地忍受著對他的嘲諷和粗俗的評論。奧蒂拉一直掛著笑意，直到站在最後的一名守衛大喊道。﹁我看妳非得把這男人像綁豬一樣捆著，才不會讓他給溜了，奧蒂拉女士。﹂

奧蒂拉收起笑容。草綠色的雙眼閃著綠寶石的光芒。她轉身瞪了那個衛兵一眼，讓他頓時紅了臉，飛快地溜進守衛室。

﹁白癡。﹂她嘟噥著，甩開長辮，裝作不在意地笑了起來。但傑拉德能看到那些言辭的利箭刺中她的要害，傷了她。

奧蒂拉牽著馬穿過城中熙熙攘攘的街道。路人都好奇地盯著傑拉德。當他們看到他胸前的標誌時，都紛紛嘲諷他，並談論起劊子手那滴血的斧頭。

傑拉德心神不寧起來，可說是有點慌了。如果他們不相信他說的事怎麼辦？如果他們不相信他呢？他想到自己一邊爭辯自己是清白的，一邊被帶到行刑臺前，然後會有黑布袋蒙著他的頭，一隻手用力將他的頭壓在染血的斷頭臺上。他驚恐萬分地等著斧頭落下的最後一刻。

傑拉德感覺不寒而慄。他想像中的畫面竟是如此鮮明逼真，讓他冒出一身冷汗。他罵自己居然會被想像的畫面嚇倒，逼著自己注意眼前正在發生的事。

他以為奧蒂拉會直接將他帶到騎士評議會。但她卻把馬牽進一條又黑又窄的巷子裡，盡頭是一座巨大的石造建築。

﹁我們在哪裡？﹂他問。

﹁監獄。﹂奧蒂拉回答。

傑拉德吃了一驚。他是那麼專心地想著要在騎士評議會面前說些什麼，卻沒想過她會把他帶到別的地方去。

﹁妳為什麼帶我來這裡？﹂他追問。

﹁你可以往兩個方向猜，奈拉卡人。一種可能是，我們正要參加舞會，你會是我的舞伴，我們會一起喝酒，然後整夜地做愛。另一種可能是，﹂她甜甜地笑了。﹁你要被關在一間牢房裡。﹂

她停下馬。巷子兩旁的牆上點著火把，一扇有柵欄的方窗裡亮起了黃色的火光。衛兵們聽到她靠近的聲音，上前來接過她的俘虜。典獄長出現了，他正用手背擦著嘴；他們顯然打斷了他享用晚餐。

﹁要我選的話，﹂傑拉德不悅地說。﹁我寧可選牢房。﹂

﹁我很高興你這麼選。﹂奧蒂拉拍拍他的腿。﹁我真討厭看到你失望。那麼，好啦，我要走了，親愛的奈拉卡人。我在值勤。別太難過，要想我。﹂

﹁請便，奧蒂拉女士。﹂傑拉德說。﹁假如妳可以嚴肅一點，哪怕只有一次，這裡一定有人聽過鎢斯‧孟塔這個姓氏。幫我問問周圍的人，可以嗎？﹂

奧蒂拉女士默不作聲地盯著他看了一會兒。﹁這一定很有意思。﹂她轉身對典獄長說話。傑拉德覺得自己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過，是好印象還是壞印象，她會不會幫他打探消息，傑拉德也不知道。

奧蒂拉女士在離開之前，列舉了傑拉德的一堆罪狀︱︱她看到他騎在藍龍上、他降落在偏遠的城外、藍龍又是怎麼辛苦地把自己藏進洞裡。典獄長惡狠狠地盯著傑拉德，說地牢裡有個特別堅固的牢房，很適合用來關藍龍騎士。

奧蒂拉嘲諷地說了一句什麼，然後揮揮手，便跳上了馬。她牽住騾子的韁繩，慢慢走出院子，把傑拉德留給典獄長和衛兵擺佈。

傑拉德要見騎士指揮官或其他軍官的要求和爭辯都是白費力氣。沒人對他有一丁點兒興趣。兩名衛兵無情且迅速把他拖了進去，其他兩名衛兵手上拿著巨大的尖矛，以防他逃跑。他們弄斷了綁他的繩子，換上鐵鐐銬。

衛兵推著他走過典獄長的辦公室和獄卒用的桌椅。牢房的鐵鑰匙整整齊齊地掛在牆面的鉤子上。傑拉德只瞥了一眼就被又推又扯地走下樓梯。樓梯通往一條狹窄的走道。他們拿著火把將他帶下牢房︱︱顯然他是這一層唯一的一名囚犯︱︱然後被丟了進去。他們告訴他，裡面的桶子是用來裝他的排泄物，那層稻草是用來睡覺的。他一天可以吃兩頓，早飯和晚飯。上面有個小鐵窗，厚實的橡木牢門眼看就要關上了。一切發生得太快，傑拉德還頭暈目眩地無法接受這一切。

典獄長站在牢房外的走道裡，看著衛兵的每個動作，確認他的犯人被安全地關住了。

傑拉德衝上前去，一隻手塞進快關上的門縫裡。

﹁閣下！﹂他懇求著。﹁我一定得在騎士評議會前陳詞！讓他們知道傑拉德‧鎢斯‧孟塔在這裡！我有緊急消息！情報︱︱﹂

﹁去對法官說吧！﹂典獄長冷冰冰地回答。

衛兵猛地一推傑拉德，讓他摔了個四腳朝天，跌回牢房裡。牢門關上了。他聽到他們沉重的腳步踏上樓梯。火把的光芒漸漸暗淡，最後消失。樓梯上的另一扇門砰的關上了。

傑拉德被獨自留在黑暗中。這黑暗是如此徹底，如此沉寂，如此深邃，彷彿他已經被這個世界給拋棄，被留在傳說中眾神到來之前的虛空中飄浮。

︻註︼

１　Windlass，起錨機之意。

## １︱１８碧雷的信使

梅丹元帥不動聲色地坐在辦公室的桌後。這是奈拉卡騎士在奎靈諾斯城中建造的一座大而無當、醜陋不堪的建築。元帥覺得這房子跟精靈的相比，每個地方都很醜陋。精靈們每次被迫從它笨重的灰牆附近經過時，總是會別開視線。因此他極少走進自己的指揮部。他憎恨那些空洞冰冷的房間。在潮濕的空氣裡，石牆上都凝著水霧，看起來彷彿總是在出汗。每次他不得不在這裡待上一段時間，就會有種窒息的感覺，這感覺不僅僅是想像而已，因為要完善地保護裡面的人，所以這座建築沒有裝設窗戶，結果發霉的味道瀰漫了整間屋子。

今天比以前更糟。這味道塞住他的鼻子，讓他感覺眼睛後方有些脹痛。因為頭痛和精神壓力，他萎靡不振、昏昏欲睡，很難思考。

﹁這樣下去什麼也做不了。﹂他自言自語著，打算走出去清醒一下頭腦，而他的副將杜馬卻在這時敲了敲房間的木門。

元帥很不高興地瞧了他一眼，回到桌後坐下，大大地哼了一聲，順便通通鼻子。

杜馬把這哼聲當成是允許他進去的回應，於是走進房間，小心地關上身後的門。

﹁牠來了。﹂他一邊說一邊用大拇指指了指身後。

﹁誰？﹂梅丹問。﹁又一個龍人？﹂

﹁是的，大人。一名波札克龍人隊長。牠帶著兩名巴茲龍人。我想那是牠的保鏢。﹂

梅丹又哼了一聲，揉著不舒服的眼睛。

﹁我們可以解決這三名龍人，大人。﹂杜馬自得地提議。

杜馬是個奇怪的人。梅丹已經放棄去瞭解他的想法。他個子不高，身體結實，有一頭黑髮。梅丹猜想杜馬應該有三十多歲了。他對杜馬瞭解甚少。杜馬沉默寡言，不茍言笑，不善交際。他從不談自己的過去，從不參予其他士兵洋洋自得地誇耀戰場上或床笫間功績的談話。他只有在幾年前加入騎士團時，曾告訴指揮官所必須告知的內容。梅丹一直認為那可能都是編造出來的，所以他也一直沒能弄清楚杜馬加入奈拉卡騎士團的原因。

杜馬並不是一位戰士，他對戰鬥毫無熱情。他不傾向於用爭吵解決問題。他也不是虐待狂。他對武器並不熟練，但從前的一場軍營衝突證實他能應付打鬥。他性情平和，但那雙黑眸中悶燒著的餘燼，表明在他心底某處正燃著火焰。梅丹一生中再沒有比聽到杜馬說要結婚時更震驚的時刻了。大概一年前的某天，杜馬對梅丹說他愛上了一名精靈女子，想要娶她為妻。

梅丹已經竭盡所能阻礙精靈與人類間的關係。他的處境艱難，要應付一觸即發的種族衝突，設法控制精靈平民對人類征服者的激烈憎恨。他嚴令禁止強暴女性的行為，那些在攻占精靈城時違紀的人，都會被立即處以嚴刑。

不過梅丹閱歷豐富，對人們奇怪的思維方式有所瞭解，知道有時候俘虜會愛上俘獲自己的人，而且並非所有精靈女子都排斥人類男性。

他曾和杜馬要娶的精靈女子談過，確定她不是被強迫或被威脅的。他發現她不是那種輕率的少女，而是位成熟的女性，一位女裁縫。她愛杜馬，而且希望成為他的妻子。梅丹提醒她，她將因此遭精靈社會排斥，而且跟父母和朋友斷絕關係。她回答說，她沒有家人，如果她的朋友不喜歡她選的丈夫，那麼也就不是真心的朋友。他無法駁斥這個觀點，於是杜馬和她以人類的儀式結了婚︱︱因為精靈不會承認這種不可饒恕的婚姻。

一對新人快樂而平靜地生活著，彼此相愛。杜馬仍像從前一樣在軍中服役，遵守嚴格的紀律。所以，當梅丹決定該在他的騎士和士兵中相信誰時，他選擇杜馬成為自己的親信，留在他身邊幫助準備奎靈諾斯最後的防禦工作。其他人則被派往南方去協助灰袍法師繼續他們毫無成效、愚蠢可笑的對威萊斯之塔的搜索工作。因為元帥從不對任何人說謊，所以梅丹坦白地告訴杜馬他所面臨的處境，讓他自己選擇要留下，或是帶著妻子離開。杜馬決定留下，而且他的妻子也會跟他一起留下來。

﹁大人，﹂杜馬問道。﹁出了什麼事嗎？﹂

梅丹從思緒中醒來。他一直心不在焉地盯著杜馬，後者一定覺得很奇怪，懷疑自己的鼻子是不是歪了。

﹁你說有三名龍人。﹂梅丹強迫自己集中注意力。情況危急，他不能再恍神了。

﹁是的，大人。我們可以處理掉牠們。﹂杜馬並不是在自誇。他的口氣只是在陳述一件事實。

梅丹搖搖頭，很遺憾自己不能這麼做。他眼睛後方更痛了。他又哼了一聲，但沒有用。﹁不，我們不能繼續殺掉碧雷的寶貝蜥蜴人了。牠會起疑心的。再說，我需要這名信使去向那個大個頭綠潑婦回報，讓牠相信一切都正按照牠的計劃進行。﹂

﹁遵命，大人。﹂

梅丹站起身。他盯著杜馬。﹁如果事情有變，準備好聽我的命令行事。不要提前動手。﹂

杜馬點點頭，退到一旁讓指揮官從他身邊走過，然後他跟在梅丹後面走了出去。

﹁諾嘎隊長向您報到，大人。﹂龍人向梅丹行禮。

﹁隊長。﹂元帥邊招呼邊朝那名龍人走去。

這名波札克龍人身形龐大，比梅丹高出一個頭，有著厚實的肩膀和鋒利的翼尖。巴茲龍人保鏢個頭矮一些，但肌肉同樣結實。牠們小心地警戒著周圍，一直武裝到牙齒︱︱牠們的牙齒還真是多。

﹁碧雷女王派我來向您通報軍隊的現況，﹂諾嘎隊長聲明。﹁回答一些您可能會問的問題，並檢察奎靈諾斯的情況回報給女王。﹂

梅丹點頭答禮。﹁你一路上一定非常危險，隊長。你只帶了這麼一點護衛穿過精靈的地域，你沒遭到攻擊真是奇蹟。﹂

﹁對，我們聽說你在控制這個國家時遇到了困難，梅丹元帥。﹂諾嘎反擊道，﹁這就是碧雷派來龍王軍的原因之一。至於我們是怎麼來的，我們騎在龍背上飛來這裡。我才不怕那些尖耳朵的。﹂牠輕蔑地加上最後一句。﹁而且我還要到處去看看。﹂

﹁我希望你覺得一切讓人滿意，隊長。﹂梅丹不打算掩飾自己的怒意。他被輕視了，如果毫無反應的話，龍人反而會覺得奇怪。

﹁實際上，我頗為驚喜。我原以為會看到一個騷動的城市，和滿街的暴民。但我發現街上幾乎空無一人。我得問您，梅丹元帥，精靈到哪裡去了？他們已經逃了嗎？女王聽到會非常不高興。﹂

﹁你從道路上空飛過。﹂梅丹的回答很短。﹁你看到成群的流亡精靈往南逃跑了嗎？﹂

﹁不，沒有。﹂諾嘎承認。﹁然而︱︱﹂

﹁也許你看到流亡的精靈往東跑了？﹂

﹁不，元帥，我什麼都沒看到。因此我︱︱﹂

﹁在你飛過奎靈諾斯的時候，你有沒有注意到，在城郊有一大片剛剛挖過的空地？﹂

﹁是的，我看到了。﹂諾嘎不耐煩地回答。﹁那是什麼？﹂

﹁那就是你能找到精靈的地方，隊長。﹂梅丹元帥說道。

﹁我不明白。﹂諾嘎說。

﹁我們得處理屍體。﹂梅丹立即繼續往下說。﹁我們不能讓它們爛在街上。老弱病殘、小孩和那些反抗的精靈都被迅速處決，剩下的都關起來準備送至奈拉卡的奴隸市場。﹂

龍人皺起眉，抿緊嘴。﹁碧雷並未下令要將精靈送往奈拉卡，元帥。﹂

﹁我謙恭地提醒你和女王，我接受的是黑夜之主塔貢的命令，而不是女王的命令。如果碧雷希望從塔貢大人那裡接管此事，牠會這麼做的。在那之前，我會遵從我的長官的指令。﹂

梅丹挺直肩膀，這個動作讓他的手靠近自己護劍的劍柄。杜馬的手搭在劍上，裝作若無其事的模樣，悄無聲息地站到兩名巴茲龍人附近。諾嘎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下一句話可能就是牠的遺言。如果牠要求去看公墓或是關奴隸的地方，那麼牠最後能看到的，就是梅丹的劍從自己長著鱗片的肚子裡刺出來。

但龍人只是聳了聳肩。﹁我只是依令行事，元帥。我跟你一樣是個老兵了。我們倆誰都對政治沒興趣。我會依照您那聰明的提議向女王回報，勸牠從你的塔貢大人那裡接管此事。﹂

梅丹緊盯著龍人，不過，當然無法從這張蜥蜴臉上看出什麼表情。他點了點頭，把手移開劍柄，接著從龍人身旁走過，站在門口吸了一口新鮮甜香的空氣。

﹁我要發點牢騷，隊長。﹂梅丹回頭看著諾嘎。﹁關於一個龍人的牢騷。牠叫葛勞。﹂

﹁葛勞？﹂諾嘎只好朝站在門口的梅丹走來。牠的眼睛瞇了起來。﹁我正打算問葛勞的事。牠大概在兩星期前被派來這裡，到現在還沒回去報告。﹂

﹁牠回不去了。﹂梅丹粗魯地說。他又愉快地吸了口新鮮的空氣。﹁葛勞死了。﹂

﹁死了！﹂諾嘎沉下臉。﹁怎麼死的？這怎麼會是你要發的牢騷？﹂

﹁牠不僅蠢得害自己被殺，﹂梅丹說道，﹁牠還殺了我最好的一名間諜，一個我安插在太后家中的間諜。﹂他狠狠地瞪了諾嘎一眼。﹁如果以後你們非得派龍人信使來的話，要保證牠們沒喝醉。﹂

這回輪到諾嘎惱火了。﹁出了什麼事？﹂

﹁我們並不確定。﹂梅丹聳了聳肩。﹁我們找到葛勞和那名間諜時，他們兩個都死了。至少我們假設精靈屍體旁的那堆灰是葛勞。我們只知道葛勞是由碧雷派來這裡送信給我。牠那時已經灌了不少矮靈酒，渾身酒氣。牠可能從我這裡走掉後遇上了那名間諜，那個叫卡林達斯的精靈。那傢伙一直抱怨給他的錢太少，所以我猜卡林達斯遇上葛勞，要求給他更高的報酬。葛勞拒絕，兩個人便打了起來直到殺掉對方為止。如今我少了個間諜，而你少了一名龍人戰士。﹂

諾嘎的蜥蜴長舌在牙齒上輕彈著。牠的手撥弄著劍。

﹁奇怪，﹂諾嘎最後說，紅色的雙眼緊盯著梅丹。﹁他們最後竟然會幹掉對方。﹂

﹁不算奇怪。﹂梅丹冷漠地反駁道。﹁他們一個爛醉如泥，另一個卑鄙無恥，發生這種事一點也不算奇怪。﹂

諾嘎的牙齒合上了。牠的尾巴甩動著擦過地面。牠咕噥著什麼，梅丹裝作沒聽見。

﹁如果你問完了，隊長，﹂元帥說著，轉身再次經過龍人身旁走向自己的辦公室。﹁我還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等一下！﹂諾嘎叫住他。﹁葛勞帶來的命令是要處決太后，並將她的首級交給碧雷。我想這些命令已經執行了，元帥。我現在要把這個精靈的頭拿回去。或者說，太后也出了什麼奇怪的事？﹂

梅丹停下腳步，轉過身。﹁那頭龍下這些命令時，肯定是在開玩笑吧？﹂

﹁開玩笑？！﹂諾嘎對他怒目而視。

﹁人人都知道碧雷很有幽默感。﹂梅丹說。﹁我以為陛下是在和我開玩笑。﹂

﹁我向您保證這不是個玩笑，大人。太后在哪裡？﹂諾嘎咬牙切齒地追問。

﹁在牢裡。﹂梅丹沉著地答道。﹁活著。等到碧雷勝利進入奎靈諾斯後，當成禮物交給牠。這是塔貢大人的命令。﹂

諾嘎張嘴想指責梅丹謀反。但牠立即閉上了嘴。

梅丹知道諾嘎在想什麼。碧雷認為自己是奎靈那斯提的統治者。牠以為騎士們會依照牠所想的去行動。在很多方面騎士們的確如此，但塔貢爵士仍負責指揮黑暗騎士。更重要的是，人人都知道他是碧雷的遠親，瑪烈赤斯跟前的紅人。梅丹之前一直納悶瑪烈赤斯對碧雷突然向奎靈那斯提進軍這事會有何反應。看到諾嘎緊閉下顎的模樣，梅丹知道了答案。碧雷不想惹惱塔貢，因為他很可能會到瑪烈赤斯面前去告狀，說自己遭到不公的待遇。

﹁我要去見那個精靈潑婦。﹂諾嘎慍怒地要求。﹁確定這裡面沒耍什麼花招。﹂

元帥朝通往地牢的樓梯指去。地牢位於主建築下。﹁走道很窄。﹂兩名巴茲龍人打算跟上自己的長官時，元帥說道。﹁我們所有人會擠成一團。﹂

﹁在這裡等著。﹂諾嘎粗魯地朝巴茲龍人喝道。

﹁陪牠們聊聊。﹂梅丹對杜馬說。後者點了點頭，露出不易察覺的微笑。

龍人笨拙地走下迴旋樓梯。樓梯是直接在巖石上鑿出來的，臺階粗糙不平。地牢在很深的地下，於是他們很快就看不到陽光了。梅丹因沒想到要帶火把下來而向龍人致歉，建議說或許他們應該回頭。

諾嘎沒接受。龍人能在黑暗中清楚地視物，這對牠來說不困難。梅丹跟在隊長後面幾步遠的地方，在黑暗中摸索著前進。他有一次不小心踩中諾嘎的尾巴。龍人惱怒地咕噥了幾句，梅丹非常禮貌地向牠致歉。兩人順著樓梯一圈圈往下，終於來到了地牢。

這裡的牆上點著火把，不過很奇怪，火把只亮著一點點光，卻散發出大量的煙。諾嘎一走下樓梯就眨著眼不滿地抱怨著，努力在黑煙裡找到要走的路。梅丹大聲喊著守衛，於是守衛走了過來。他戴著跟劊子手一樣、罩住整張臉的黑色兜帽，在煙霧裡看起來活像個猙獰的鬼影。

﹁太后。﹂梅丹說。

守衛點點頭，帶他們來到一間牢房前。那間牢房根本就是嵌在石壁上的一個鐵籠。他一聲不吭地朝裡頭指了指。

一名精靈女子蜷在牢裡的地上。她又長又直的金髮顯得很髒。她的衣衫華麗精美，但又皺又破，還沾著可能是血漬的黑色污點。她聽到元帥的聲音，於是站起身來，輕蔑地瞧著他們。雖然地牢裡有六間牢房，但其他的牢房都是空的。她是唯一的囚犯。

龍人靠近牢房。﹁那麼這就是有名的黃金將軍了。我很久以前，在兵敗時的奈拉卡見過這個精靈巫婆。﹂

牠瞧著她，目光無禮地從她身上往下溜。

羅拉娜安然自若地站著，鎮定且不失威嚴。她堅定而毫不退縮地直盯著龍人。梅丹元帥把手扣在劍柄上，時而緊握，時而鬆開。

我需要讓這隻蜥蜴活著，他提醒自己。

﹁一個漂亮的妞。﹂諾嘎色迷迷地說。﹁我記得那時我也是這麼想的。要是誰有胃口嚐嚐精靈的臭肉的話，還是個不錯的床伴。﹂

﹁一個被證實對你和你的同類來說，是禍害的漂亮妞。﹂梅丹忍不住這麼說，但話一出口他就發現他說錯話了。

諾嘎的眼中燃起怒火。牠亮出牙齒，長舌的舌尖猛地伸了出來。牠盯著羅拉娜，一邊噴著灼熱的鼻息，一邊彈動著舌頭。﹁以離去眾神的名義，精靈，在我玩弄夠妳的時候，看妳還能不能這麼得意地看著我！﹂

龍人一把抓住鐵柵門。牠壯碩手臂上的肌肉鼓了起來。一拉一扯，牠拉開了鐵門，把它甩到一邊，差點砸到那名守衛。守衛迅速向後一跳，才避開飛來的鐵柵門。諾嘎跳進牢房。

梅丹沒想到龍人驟然爆發的暴怒，他一邊罵自己是個笨蛋，一邊跳上前去阻止龍人。那名守衛，普蘭切特的位置更接近龍人，但他的路被諾嘎扔出來的鐵門堵住了。那道門扭曲著掛在另一間牢房的門上。

﹁你在幹什麼，隊長！﹂梅丹嚷道。﹁你瘋了嗎？放開她！碧雷不會希望她的犯人受傷。﹂

﹁呸，我只不過是找點樂子。﹂諾嘎咆哮著朝羅拉娜伸出手去。

寒光一閃。羅拉娜從裙摺中抽出一把匕首。

諾嘎剎住了腳，爪子刮著石頭地面。牠大吃一驚地看到那把匕首正抵著自己的喉嚨。

﹁不許動。﹂羅拉娜用龍人的語言警告道。

諾嘎笑出了聲。牠從最初的震驚中回過神來。反抗只會讓牠更慾火中燒，牠手爪一揮，拍掉了匕首。刀尖劃過牠長鱗的外皮，濺出了血花，但牠根本不在意。牠一把抓住羅拉娜。她仍握著匕首，一邊掙扎一邊刺著牠。

﹁我說放開她，蜥蜴！﹂

梅丹握緊拳頭，結結實實地砸中諾嘎的後腦。這一拳能立即打倒一名人類，但諾嘎對此壓根不在意。牠的爪子撕扯著羅拉娜的裙子。

普蘭切特終於設法把那扇門踢到一旁。他拿起火把敲在龍人頭上。灰燼四散，火把斷成兩半。

﹁我一會兒再收拾妳。﹂諾嘎一聲咆哮，把羅拉娜推到牆上。龍人齜著牙，轉回身對著攻擊他的精靈。

﹁別殺牠！﹂梅丹用精靈語下令，同時一拳打中龍人的肚子，把牠打得彎下了腰。

﹁你以為我們有機會殺牠嗎？﹂普蘭切特氣喘吁吁地提膝踢中龍人的下巴。

諾嘎身子一軟跪了下來，但仍努力地想站起身來。羅拉娜拿起一張木凳敲上龍人的腦袋。木凳裂成碎片，諾嘎也跌到了地上。龍人叉開腿平趴在地上，這場打鬥終於把牠敲昏了。

其餘的三人邊喘著氣邊盯著龍人。

﹁我非常抱歉，太后。﹂梅丹轉身對羅拉娜說。

她的裙子被撕破了，臉上和手上濺著龍人的血。龍人的爪子劃過她胸前雪白的肌膚，血珠滲出抓痕，在火把的光芒下閃閃發亮。她笑了，露出勝利的喜悅。

梅丹為之心醉神迷。他從未見她那麼美麗動人，那麼堅強勇敢，同時，又是那麼脆弱。還沒弄清自己在做什麼時，他就已經張開雙臂將她擁進懷中。

﹁我應該要想到那傢伙會做出這種事的。﹂梅丹極為懊悔地繼續說道。﹁我不該讓妳冒這種危險，羅拉娜。原諒我。﹂

她抬起臉對上他的目光，柔聲說了句讓他放心的話，接著更為輕柔地滑出他的臂彎。她的手拉著破掉的領口，勉強掩住胸口。

﹁不必道歉，元帥。﹂她說，眼中閃著惡作劇的光彩。﹁老實說，我覺得這非常刺激。﹂

她低頭看向龍人。她的聲音變冷了，手也握緊了。﹁我的許多同胞已經在這樣的戰鬥中失去了生命。會有更多同胞將在奎靈諾斯的最後一戰中死去。我終於覺得自己盡了一點綿薄之力。﹂

當她回頭再看向梅丹時，那種淘氣的眼神又閃動起來。﹁但恐怕我們弄傷了你的信使，元帥。﹂

梅丹嘟噥了些什麼算是回答。他不敢看著羅拉娜，不敢想起她停留在他臂彎裡那短短一瞬的溫暖。這些年來，他一直不曾被愛所打動，他一直如此以為。實際上，他在很久以前就已經愛上她，已經被對她的愛，對精靈國度的愛深深打動。極為諷刺的是，直到現在，直到最後一刻，他才完全明白。

﹁我們該怎麼處理牠，元帥？﹂普蘭切特問道。他傷到了膝蓋，一瘸一拐地走著。

﹁要是我把他沉甸甸的屍體拖上樓去，那我就死定了。﹂梅丹厲聲說道。﹁普蘭切特，護送你的女主人到我的辦公室去。鎖上門，待在那裡，直到你得到消息可以安全地離開。去的時候叫杜馬帶那兩名巴茲龍人下來。﹂

普蘭切特脫下外衣圍在羅拉娜肩上。她立即用一隻手拉著它蓋住破掉的裙子，另一隻手搭在梅丹的手臂上。她看著他的眼睛。

﹁你確定你沒事嗎，元帥？﹂她輕聲問。

她不是問他是否能獨自面對龍人，她是問他是否能獨自面對自己的痛楚。

﹁沒事，太后。﹂這回輪到梅丹笑了。﹁和您一樣，我覺得這非常刺激。﹂

她嘆了口氣，垂下目光，她似乎想說些什麼。但他不想聽。他不想聽她說她的心已經跟丈夫坦尼斯一起埋葬。他不想聽到自己在嫉妒一個鬼魂。知道她尊敬他相信他，這就夠了。他牽起她搭在自己手臂上的手，將她的手指貼向自己的嘴唇。她微微地發著抖笑了，安心了些後，讓普蘭切特帶著她離開。

梅丹獨自站在地牢裡，為這裡的沉寂而高興，為這裡染著煙氣的黑暗而高興。他按摩著自己發痛的手，在覺得沒什麼大礙後，他提起一桶原本是用來熄滅火把的水，把裡面的臭水潑在諾嘎隊長的臉上。

諾嘎邊噴著鼻息邊結巴地說著什麼。牠頭暈腦脹地甩了甩頭，從地上爬起來。

﹁你！﹂牠嚷嚷著轉過身，揮舞著牠粗大的拳頭。﹁我要讓你︱︱﹂

梅丹抽出劍。﹁沒有比把劍戳進你的要害更讓我高興的了，諾嘎隊長。所以別惹我。你要回碧雷那裡，告訴陛下依我的長官塔貢大人的命令，我會將精靈都城奎靈諾斯移交給牠。與此同時，我會交出太后，活生生的，沒有受傷的太后。明白了嗎，隊長？﹂

諾嘎掃視著周圍，看到羅拉娜已經不見了。牠的紅眼睛在黑暗中亮了起來。牠抹掉嘴邊的血漬和唾沫，恨恨地盯著梅丹。

﹁到時候，我會回來。﹂龍人說。﹁我們會解決我們之間的過節。﹂

﹁我很期待。﹂梅丹禮貌地說。﹁你都不知道我有多麼期待那一刻到來。﹂

杜馬跑下樓梯，巴茲龍人緊跟在他身後，手裡拿著兵器。

﹁一切都在控制中。﹂梅丹收劍回鞘，大聲宣佈。﹁諾嘎隊長有一點忘形，不過牠很快就醒了。﹂

諾嘎語無倫次地吼了幾句，沒精打采地走出牢房，擦掉血跡，吐出一顆斷牙。牠朝巴茲龍人打了個手勢，便走上樓梯。

﹁為隊長派一名榮譽護衛，﹂梅丹對杜馬下令。﹁牠要被安全地護送回派牠來的巨龍身邊。﹂

杜馬行了個禮，陪著那些龍人一起上了樓梯。梅丹在黑暗中逗留了一會兒。他看到地上有一小片白布，是羅拉娜的裙子被龍人撕下的一塊碎片。梅丹走過去把它撿了起來。布片像蛛網般輕軟。他輕輕地將它攤平在手中，摺起來收進衣袖裡。接著他走上樓梯，去護衛太后安全地回家。

## １︱１９孤注一擲

綠龍王碧雷在奎靈那斯提森林上空兜著大圈，好確定一切都依牠的計劃進行。但事情發展迅速。牠覺得太快了。牠已經控制了一切。是牠，碧雷，而不是別人。那麼，為什麼牠還是有種奇怪的感覺，彷彿不是牠在控制一切，反而牠是被迫行動的呢？就像賭桌上有人推著牠的手，讓牠在別的玩家還沒下注前就丟出了骰子。

一開始，牠只不過是單純想拿回本來就屬於自己的東西，一件魔法寶物。一件了不起的魔法寶物，卻落在一個殘廢的落魄人類法師手上；那是由某個不起眼的、哭哭啼啼的坎德人給他的。寶物是牠的。這件寶物出現在牠的領土裡，牠領土上的所有東西都是牠的。所有人都明白這點，沒有人對此有異議。在牠很理所應當地要拿回這件寶物時，不知怎麼搞地，牠最後竟然就把自己的軍隊送進了戰場。

碧雷認為這都是牠的表親瑪烈赤斯的錯。

兩個月前，綠龍王還快活地沉醉在自己枝葉茂密的休養地，根本沒想到會跟精靈對上。哦，也許這個說法不夠準確。牠那時已經組成自己的大軍，用從被牠征服的精靈和人類那裡斂來的巨額財寶來收買傭兵團、地精和大地精的忠誠，用搶掠和謀殺的許諾引誘盡可能多的龍人。牠握緊拴著這些走狗的繩子，不時丟給他們一些精靈的碎肉，吊足他們的胃口。現在牠鬆開了拴狗的繩子，牠覺得自己毫無疑問是會取勝的。

然而，牠覺得在這場賭局中還有另一名玩家，一個牠看不到，卻在陰影中注規著一切，在另一場賭局中下了更大賭注的玩家。那個玩家賭牠碧雷會輸。

毫無疑問，那肯定是瑪烈赤斯。

碧雷不曾提防北方，不擔心騎銀龍的索蘭尼亞騎士或是強大的藍龍藍天。銀龍據牠的間諜說已經消失了，而牠的間諜們普遍認為藍天已經瘋了。牠為了追尋一個人類主人，消失了一段時間，在牠回來後，就開始出現一些傳聞，說牠去了一個被稱為灰色荒野的地方。

碧雷不曾提防黑龍黑貂所在的東方。那個令人作嘔的傢伙在自己難聞的沼澤裡過得心滿意足。讓牠爛在那裡好了。白龍冰霜也一樣，那條白龍還沒有足以向碧雷挑戰的力量和才智。不，碧雷提防的是東北方，提防著那雙一直讓牠擔驚受怕的紅眼睛。

現在看來瑪烈赤斯最終還是採取了行動，而且是意料之外的奸猾之舉。綠龍就在幾天前才發現牠底下所有的龍︱︱那些克萊恩本地龍曾發誓當牠的盟軍︱︱幾乎全都跑光了。只留下兩頭紅龍，而牠不相信牠們。永遠不能相信紅龍。沒有誰能告訴牠究竟那些龍都到哪兒去了，但碧雷知道答案。這些低等龍都投靠到對方的陣營裡去了。牠們都投向了瑪烈赤斯。碧雷的表親現在一定在嘲笑牠。碧雷咬牙切齒地往前噴出一團毒氣，好像那個奸猾陰險的表親就在牠爪子下等死一樣。

碧雷看穿了瑪烈的把戲。那條紅龍在戲弄牠。瑪烈逼著碧雷挑起這場跟精靈的戰爭，逼牠把軍隊困在南方；而就在碧雷消耗著兵力時，瑪烈卻在增強自己的力量。瑪烈騙碧雷摧毀了光明城堡︱︱那裡的密儀教徒早就是瑪烈的龍鱗下叮人的小蟲，不除不快。碧雷現在懷疑正是瑪烈安排好了魔法寶物出現的地點，並刻意讓牠知道。

碧雷考慮要召回自己的軍隊，但立即又放棄這個想法。一旦鬆開繩子，那些走狗就不會再回到牠手裡。牠們聞到、嚐到了精靈鮮血的味道，就不會再管牠的召喚。牠很高興自己沒把牠們召回來。

碧雷飛得高入雲天，頗為自傲地看著自己的大軍如巨蛇般蜿蜒滑過奎靈那斯提茂密的森林。它前進的速度很慢。有句話是這麼形容的：軍隊是靠補給前進的。隊伍的前進速度就跟沉甸甸的補給車一樣。牠的軍隊不敢不帶糧草，不敢依靠當地的食物過活。牠們本來可以這麼做的，但奎靈那斯提的動物，甚至是植物都加入了反抗的行列。

蘋果有毒；用精靈小麥做的麵包讓一整個師病倒了。士兵報告說同伴被藤蔓纏死，被突然掉落的大樹砸死。不過，這都是很容易對付的敵手，用火就可以擊潰它們。整日整夜焚燒奎靈那斯提森林的濃煙密雲，瀰漫了大半個阿班尼西亞。碧雷看著黑煙向空中翻騰，看著風把煙雲吹往西方。牠心情愉悅地呼吸著瀕死的樹木冒出的濃煙。就在牠的軍隊冷酷無情地緩慢向前推進時，碧雷日益強壯。

至於瑪烈，牠會聞到戰爭的氣息，會聞到自己末日的惡臭。

﹁雖然是你騙我採取行動的，表親。﹂碧雷對著西方朝牠怒目而視的紅眼睛說。﹁不過，你幫了我的忙。很快我就會擁有一片遼闊的領土，會有數以千計的奴隸要聽從我的命令。整個安塞隆都會聽說我打敗了精靈。你的部隊會拋棄你，聚集在我的旗下。威萊斯的大法師之塔會是我的。法師們再也不能對我隱藏它和它的魔法力量。你在陰影裡躲得愈久，等得愈久，我就變得愈強壯。很快你那顆醜陋的大腦袋就會被掛在我的圖騰柱上，我將成為安塞隆的統治者。﹂

碧雷已經開始估量牠的勝算。但是，牠仍然無法擺脫那種憂慮不安的感覺，總是擔心著在陰影中的某處，在牠盤旋的圈子外，另一名玩家正等待著，觀望著。

在遙遠的下方，一雙眼睛確實正盯著碧雷，但那並不是這場賭局中的另一位玩家，或者至少他不能自詡為下注的賭徒。他的那雙眼睛是在賭盅裡骨碌骨碌轉的骰子，被拋在桌面，無目的地四處滾動，一直到停在某個角落，一直到有人宣佈贏家是誰的時候。

吉爾薩斯站在一條地道的隱蔽入口處，目不轉睛地盯著碧雷。那條龍碩大無比，兇狠之至。牠長著鱗片的身體臃腫走樣，是那麼地笨重，似乎牠的雙翼要把這一大坨肥肉抬離地面是不可能的事。看起來是不可能，但如果注意到牠肩膀上那些厚實的肌肉和龍翼完全展開時的寬度和長度，就不會那麼想了。碧雷投下的黑影遮天蔽日，將明亮的白晝變成恐怖的黑夜。

龍翼的黑影從身上掠過時，吉爾薩斯不禁顫抖，為之膽寒。雖然黑影很快就掠過了，他依然覺得自己還處在那片死亡的陰影中。

﹁那裡安全嗎，陛下？﹂一個發顫的聲音問著。

不，你們這些傻小子！吉爾薩斯很想發火。不，不安全！這個廣大的世界沒有一處對我們來說是安全的。那條龍整日整夜地在空中監視著我們。牠的軍隊，數以千計的強壯人馬正朝這片土地進軍，一路燒殺擄掠。他們用死亡的濃煙遮蔽陽光。我們可以用寶貴的生命拖住他們，卻不能阻止他們。這次做不到。我們逃走，但要逃向哪裡？哪裡才是我們安全的避難所？死亡。死亡是唯一的避難所︱︱

﹁陛下。﹂那個聲音再次喚道。

吉爾薩斯驟然驚醒。﹁還不安全。﹂他放低聲音小心地說。﹁不過現在龍暫時飛走了。現在快進來！快！﹂

這條地道是矮人們建造的眾多地道之一，是為了幫助數以百計的精靈逃出奎靈諾斯及其北部的一些小聚落︱︱那裡已經落入碧雷龍王軍的手裡。地道入口就在奎靈諾斯南邊幾里遠的地方，矮人們已經將地道擴展至城中。就在吉爾薩斯對這些在地面上遇到的精靈流亡者說話時，他的身後就有其他精靈正走下地道。

精靈們在六天前就開始撤離奎靈諾斯，吉爾薩斯在那天告知他的子民，他們的家園正遭受龍王碧雷大軍的攻擊。他告訴精靈們真相，告訴他們殘酷的現實。他們熬過這場戰爭的唯一希望就是離開深愛的家園。即使如此，他們也只會以一支民族的形式倖存下來，吉爾薩斯無法向他們提出任何保證，說他們還會是一個國家。

他給奎靈那斯提精靈們下了指示。孩子們必須離開。他們是這個種族的希望，一定要被保護。孩子的看護人︱︱母親、父親、祖父母、姑姨叔伯，或是遠親都要跟孩子們一起走。能夠戰鬥的精靈，受過戰士訓練的精靈要求留下來保衛奎靈諾斯。

他沒有向精靈們保證他們會逃往一個安全的避難所，因為他無法保證能找到這樣一個地方。他不會告訴人民讓人寬心的謊言。奎靈那斯提的人民已經在溫暖舒適、寬心適意的謊言絨毯下沉睡得太久了。他告訴他們事實，而他們沉默著毅然接受了現實。

在那一刻，在之後悲傷哀愁的時刻裡，他為他的人民感到驕傲。精靈們夫妻分離，一個帶著孩子離開，一個留下保衛家園。留下的精靈們深情地吻著兒女，緊緊地擁抱他們，囑咐他們要聽話、要乖。吉爾薩斯沒有對他的人民說謊，精靈雙親們也不欺騙他們的孩子。他們不曾許諾說會再次見到他們所愛的家人，他們只是反覆叮嚀著一件事：牢記一切。永遠銘記。

吉爾薩斯一個手勢，躲藏著的精靈們迅速溜出樹蔭，枝繁葉茂的樹林保護他們躲過碧雷搜索的視線。那條巨龍到來的時候，林中萬籟俱寂，百獸噤聲，群鳥音息。所有活著的生靈都蜷縮著，顫抖著，一直等到碧雷離去。現在綠龍走了，森林又再次活躍起來。精靈們手中抱著幼子，牽著大一點的兒女，扶著體弱的孩童，從狹窄的溪谷兩側滑下。地道入口設在谷底，用樹枝編成蓋子掩著。

﹁快！﹂吉爾薩斯一邊打著手勢，一邊注意著綠龍。﹁快！﹂

精靈們從他身邊跑過，奔進後方地道的黑暗中，矮人在裡面指示著前進的路徑。其中一名矮人一邊打著手勢一邊說著精靈語：﹁左邊，左邊，一直往左走，小心水坑。﹂這個矮人正是矮人王塔恩‧哮巖。他的穿著和普通的矮人勞工一樣，鬍子上積了一層泥垢，靴子上覆著泥土和碎石。精靈們絕對猜不出他的身分。

精靈們一開始進入安全的黑暗地道時鬆了口氣，很高興能躲到裡面來。但是在一列矮人朝他們打著手勢指點方向，帶著他們走進愈來愈深的地下時，解脫的感覺就變成了不安。精靈不喜歡待在地下，他們不喜歡這種狹隘的地方。他們喜歡看到頭頂的天空，伸展的枝葉，喜歡呼吸新鮮的空氣。在地下，他們覺得悶得很不舒服。地道的氣味是黑暗的氣息，黑色土壤的氣息，還有巨蟲，挖穿巖石的挖地蟲的味道。有些精靈猶豫了，回頭看向身後，看向陽光明亮閃耀著的地方。一位年長的精靈︱︱吉爾薩斯認出那是位住在東塔拉斯的議員︱︱轉過身往回走。

﹁我做不到，陛下。﹂議員抱歉地對吉爾薩斯說。他急促地喘著氣，臉色蒼白。﹁我快窒息了！我會死在這下面的！﹂

吉爾薩斯剛想回答，塔恩‧哮巖就走上前，攔住議員的路。

﹁老兄，﹂矮人抬眼瞧著精靈議員，﹁沒錯，下面這裡挺黑；沒錯，這裡的味道不好；沒錯，這裡的空氣不夠新鮮。不過，想清楚，老兄，﹂塔恩豎起一根髒兮兮的手指。﹁在龍的肚子裡會有多黑？那裡頭聞起來會有多臭？﹂

議員低頭看向矮人，無力地笑了笑。﹁你說得對，閣下。我沒想到這個。我得承認說這意見很中肯。﹂

議員看了看身後下行的通道，又看了看外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他伸出手碰了碰吉爾薩斯的手表示敬意，又朝說服了他的矮人鞠躬行禮。接著，他低下頭，屏氣走進了地道，彷彿打算靠那一口新鮮的空氣走過地下漫長的旅途。

吉爾薩斯笑了。﹁我打賭你以前說過這樣的話，塔恩。﹂

﹁說過很多次，﹂矮人撫著鬍子笑道，﹁很多次了。如果不是我說，就是其他人這麼說。﹂他指著其他的矮人，﹁我們都用同樣的話，一直都很有效。﹂他搖了搖頭。﹁誰會想到，精靈得在地下過活呢，陛下？﹂

﹁也許有一天，﹂吉爾薩斯回擊。﹁我們不得不教矮人爬樹。﹂

哮巖哼了一聲，不禁大笑起來。他邊搖著頭邊大步走下坑道，大聲鼓勵那些忙碌著的矮人們。他們正忙著清除岔路上的落石，或者檢查用來支撐地道的支柱強度是否足夠，是否安全。

最後進入地道的是有十二個人的一家子。剛剛成年的長女負責帶領弟妹。他們的父母都是受過訓練的戰士，都留在城裡參加保衛戰。

吉爾薩斯認出這個女孩，記得她曾在不久前他舉行的一個化妝舞會上出現過。他記得她跳的舞，那時她穿著精緻的絲袍，頭上綴著花，眼中閃動著幸福和興奮。如今，她的秀髮未經梳洗，綴著之前藏身處的枯葉。她的裙子破了，在跋涉中弄髒了。她被嚇得臉色發白，但看起來仍那麼勇敢堅強，沒有屈服於自己的恐懼，因為年幼的弟妹都要從她那裡尋找勇氣。

從奎靈諾斯來這裡的路上走得很慢。因為白天時碧雷逮到一隊路上的精靈，用一團毒氣把他們全都殺了，所以精靈們不敢在開闊的地方走動。他們在森林裡躲著，綠龍飛過時，他們就像看到狐貍出現的兔子般動也不動地躲著。因此他們的前進速度很慢，讓人心碎的緩慢。

就在吉爾薩斯保持警戒的時候，那個精靈女孩從樹葉和松針堆成的隱蔽處抱出一個蹣跚學步的小孩。她招呼其他弟妹跟緊自己，接著就朝地道跑來。年長的孩子把年幼的揹在背上，跟在她後面跑。

她要去哪裡？西瓦那斯提想。一片對她來說與夢境相差無幾的土地。那是個悲傷的夢，因為她一直以來聽到的話都是說西瓦那斯提精靈既不喜歡，也不信任奎靈那斯提的精靈遠親。然而現在她卻要前去請求他們讓她避難。甚至在到達西瓦那斯提之前，她和她的兄弟姐妹還要在地下走過漫漫長路，然後回到地面，穿過乾旱貧瘠、空曠無垠的灰燼平原。

﹁快，快！﹂吉爾薩斯催促著，似乎瞥見了綠龍越過樹梢。

在最後一個孩子也跑進地道後，他伸出手拉下斜支在一旁的樹枝門，把它拉過來蓋住地道口。

精靈女孩停了一會兒，迅速地點著人頭，滿意地看到所有弟妹都在身邊，於是抬起頭朝吉爾薩斯微微一笑。她把小妹挪到背上好讓她舒服些，接著轉身走下地道。

她的一個弟弟猶豫著，﹁我不想走，翠娜。﹂他的聲音顫個不停。﹁這裡好黑。﹂

﹁不，不，這裡不黑。﹂吉爾薩斯說。他指著懸在洞頂的一個球，從球裡散發出柔和溫暖的光輝，照亮了黑暗。﹁你看到那盞燈了嗎？﹂吉爾薩斯問著那個孩子。﹁整條地道裡你都會看到這樣的燈。你知道是什麼讓它發光的嗎？﹂

﹁是火嗎？﹂男孩困惑地猜著。

﹁是一隻蟲寶寶。﹂吉爾薩斯說。﹁成年的大蟲幫我們挖出地道，牠們的孩子照亮我們的路。你現在不會怕了，對吧？﹂

﹁不怕。﹂年輕的精靈回答。他姊姊生氣地看了他一眼，他頓時紅了臉。﹁我是說，我不怕了，陛下。﹂

﹁很好。﹂吉爾薩斯說。﹁那麼快走吧！﹂

地道深處傳來矮人語的大聲叫嚷，接著又用精靈語重複道。﹁讓路！巨蟲來了！讓路！﹂

那個矮人說的精靈語聽起來就像是塞了一嘴的石頭。孩子們沒聽清楚在嚷什麼。吉爾薩斯一步跳向他們的大姊。﹁退後！﹂他朝其他的孩子喊。﹁退後靠牆！快！﹂

地道的地面開始搖動。

他一把抓住嚇呆了的女孩，把她從路中間拉開。她被嚇壞了，而她背上的妹妹開始驚聲尖嚎。吉爾薩斯抱起小孩，盡力安慰她。其他的孩子瞪大眼睛，圍到他身旁。有些孩子開始哭了起來。

﹁看一看！﹂他朝他們微笑。﹁不必害怕，牠是我們的救星。﹂

矮人們用來挖地道的一條巨蟲在坑道的另一頭出現了。這蟲子沒有眼睛，因為牠已經習慣生活在地底的黑暗中。在牠頭上長著兩隻角，一個矮人坐在蟲背上的大籃子裡，手裡緊握著皮鞍具的韁繩。鞍具纏在兩隻蟲角上，可以讓騎手像精靈騎手控制馬一樣，掌握挖地蟲的前進方向。

巨蟲根本不在意背上的矮人，牠在乎的只有食物。牠朝洞壁那些堅硬的巖石上噴出漿液，漿液迅速在巖壁上嘶嘶作響，開始冒泡，大塊的石頭裂開來落到坑道的地面上。挖地蟲張開嘴咬住一塊石頭，把它吞了下去。

巨蟲爬近了，看起來非常嚇人。牠身形巨大，波動起伏、佈滿黏液的紅棕色身體塞滿半條地道。地面在沉重的巨蟲身下搖動。被稱為牧蟲夫的矮人們拉動連在巨蟲身上皮箍的韁繩，幫騎手引導挖地蟲的前進方向。

巨蟲接近吉爾薩斯和孩子們時，牠突然轉過盲眼的頭，想朝著他們所在的巖壁而來。吉爾薩斯一時間深怕他們會被壓扁。女孩抓緊了他。他把她拉到身後靠著牆，用自己的身體護住她和其他孩子。

牧蟲夫發現了異狀，迅速做出反應。矮人們大聲咒罵扯著皮繩，對巨蟲又捶又戳。挖地蟲發出一陣巨響，轉過頭繼續享用牠的巖石大餐。

﹁好啦，現在你們看到了。這一點也不可怕。﹂吉爾薩斯故作輕鬆地說。

孩子們看來並沒有完全打消疑慮，但聽到姊姊的一聲喝斥後，他們排成一排跟著走下地道。從巨蟲身邊走過時，他們警覺地盯著牠。

吉爾薩斯仍然留在後面等著。他向妻子保證過會在地道口跟她碰面。他正準備往入口走的時候，她的手搭在他的肩上。

﹁親愛的。﹂她招呼著。

她的碰觸溫柔輕和，嗓音輕柔甜蜜。她一定在他還在照顧著孩子們的時候就走進地道了。他微笑地看著她，燈光在她的金髮上閃爍時，巨龍帶來的絕望黑暗消散殆盡。一兩個吻是他們在這次短暫相逢中所能分享的一切，兩人都有消息要告訴對方，有緊急的事要商討。

他們兩人同時開了口。

﹁親愛的，我們聽說的消息是真的。屏障垮了！﹂

﹁親愛的，矮人同意了！﹂

他們同時停下來看著彼此，大聲笑了起來。

吉爾薩斯不記得上一次自己大笑，或是聽到妻子大笑是什麼時候的事。他覺得這是個好徵兆。﹁妳先說。﹂

她剛打算開口，但接著四下看了看，皺起眉。﹁普蘭切特在哪裡？你的護衛在哪裡？﹂

﹁普蘭切特留下來幫元帥處理幾個龍人。至於我的護衛，我命令他們回奎靈諾斯。別生氣，親愛的，﹂吉爾薩斯微笑著，﹁他們要幫忙準備展開防禦。那妳的護衛在哪裡呢，牝獅女士？﹂他學著她的語氣反問道。

﹁在附近。﹂她笑著回答。她的精靈戰士近在咫尺，而他從來看不到聽不到他們，除非他們想讓他察覺。她的笑意在唇邊眼角消退了。﹁我們遇到過那個女孩和那些孩子們。我提議派一名護衛給她，但她拒絕了。她說自己不願從戰鬥中帶走任何一個戰士。﹂

﹁幾個星期前她才剛在自己的第一場舞會上跳舞。現在，她走進一條地道，為了活命而逃跑。﹂他哽住了，好一會兒說不出話來，﹁我們的人民是多麼勇敢！﹂他聲音沙啞地感嘆著。

他們兩個站在地道之中，地面在腳下搖動。矮人牧蟲夫大聲叫喊著驅趕巨蟲。矮人們蹲伏在入口處，等著幫助更多的逃亡者。往更深的地道去的其他精靈從他們兩人身旁經過。他們看到了他們的國王，於是點頭微笑著向他致意，似乎這樣由矮人指引著走在漆黑昏暗、搖動不休隧道裡的逃亡，是再平常不過的事。

吉爾薩斯清了清嗓子，打起精神。﹁妳已經確認我們聽說的最初報告是真的？﹂

牝獅從額前拂開一絲亂髮。﹁對，但屏障崩垮意味著什麼，無論是吉是兇，我們都不知道。﹂

﹁出了什麼事？這是怎麼發生的？是西瓦那斯提自己解除它的嗎？﹂

她搖了搖頭，那些讓她得名﹁牝獅﹂的蓬鬆金色捲髮，又一次遮住她的臉龐。她的丈夫抬起手，深情地將它們拂到她腦後。他喜歡看著她的臉。一些奎靈那斯提精靈貴婦的膚色像奶油和紅玫瑰的奇妙混合，因此她們輕視卡岡那斯提精靈，因為後者的皮膚因日曬而成了深褐色。

別人可以從吉爾薩斯的方下顎和稍圓的眼睛看出他的人類血統，而她的臉則和他的臉龐不同，完全是精靈的模樣：心形臉蛋和杏眼。她身形健美，而不是纖巧細弱，她的目光大膽而果斷。看到他目光中的濃濃愛意和讚賞之情，牝獅抓住他的手，吻著他的掌心。

﹁我想你。﹂她柔聲說。

﹁我也想妳。﹂他深深地嘆了口氣，擁她入懷。﹁妳覺得我們會有和平的一天嗎，親愛的？會不會有一天，我們能在一起睡到太陽升起，醒來後一整天什麼都不做嗎？﹂

她沒有回答。他吻著她濃密的頭髮，將她擁得更緊。

﹁魔法屏障怎麼了？﹂他最後問道。

﹁我和一名親眼看見屏障崩垮的荒野跑者談了一會兒，但他想找到阿爾瀚娜和她的人馬時，他們已經走了。這出乎我們的意料。阿爾瀚娜很可能是立刻就穿過邊界進了西瓦那斯提。我們會有好一段時間無法得知她的消息了。﹂

﹁我一直都無法讓自己相信這消息是真的。﹂吉爾薩斯說。﹁是妳減輕了我的顧慮，除去了我的恐懼。西瓦那斯提解除屏障表示他們願意再次參與世務。我會立刻派出使者告訴他們我們的處境，並要求援助。我們的人民會到那裡尋求食物、休息和庇護。如果我們的計劃失敗，奎靈諾斯陷落的話，在我們遠親的協助下，還能組織一支大軍。我們會回來把巨龍趕出家園。﹂

牝獅把手貼在他的唇上。﹁噓，親愛的。你先別想那麼多。我們還不確定西瓦那斯提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屏障會垮掉，這些代表著什麼。荒野跑者說生長在屏障周圍的生靈不是已經死了就是奄奄一息。也許屏障不是對西瓦那斯提的祝福，而是個詛咒。﹂

﹁還有一個現實問題，﹂她無情地加上一句。﹁我們的西瓦那斯提遠親過去表現得非常不友善。他們把你舅舅波修士貶為闇精靈。他們對你父親毫無敬愛可言。他們認為你是個雜種，你母親則更糟。﹂

﹁他們不能拒絕我們。﹂吉爾薩斯沉下了臉。﹁他們不會的。妳應該要往好處想，親愛的。我相信屏障的崩塌代表西瓦那斯提精靈心境的改變。我用希望支撐著人民。他們將橫過灰燼平原。他們會到達西瓦那斯提，而一到那裡，我們的遠親會歡迎我們。旅程艱辛，但妳知道我們的人民比任何人都勇敢。就像我們在那個年輕女孩身上看到的那麼勇敢。﹂

﹁對，旅程的確非常艱辛。﹂牝獅真誠地盯著丈夫。﹁我們的同胞能挺過去，但他們需要一個領袖，一個在我們疲倦飢渴時，在不能休息、沒吃沒喝的時候仍催促我們前行的領袖。如果我們的國王跟我們一起走，我們會追隨他。在我們到達西瓦那斯提時，我們的國王會是我們的使者。我們的國王為我們說話，讓我們不會看上去像一群乞丐。﹂

﹁議員們、族長議會︱︱﹂

﹁︱︱會起內訌，吉爾薩斯，你知道的。三分之一的議員會想往西而不是往東，三分之一想往北而不是往南，還有三分之一哪裡都不想去。他們會吵上幾個月。就算他們總算設法到了西瓦那斯提，他們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挖出三百年前的事大吵一架，那麼一切都完了。只有你，吉爾薩斯。你是唯一有希望擔負這項重任的人；你是唯一可以整合各種派系，帶領人民穿越沙漠的人；你是唯一可以消除去西瓦那斯提一路上障礙的人。﹂

﹁但是，﹂吉爾薩斯爭辯道。﹁我不能分身兩地。我不能既要保衛奎靈諾斯而戰，同時又帶著人民穿越灰燼平原。﹂

﹁對，你是不能。﹂牝獅同意他的意見。﹁你一定得讓別人負責奎靈諾斯的防禦。﹂

﹁哪種國王會自己逃到安全的地方，而把他的人民丟在後面送死的？﹂吉爾薩斯皺著眉反問。

﹁是那種確信留下來的最後一名戰士都不會白白犧牲的國王。﹂他的妻子說。﹁不要以為沒有留下來跟巨龍作戰就是輕鬆的任務。你是在要求在森林出生，生長在青蔥花園和有豐富水源的人民穿越灰燼平原，穿越一片只有不停流動的沙丘和毒辣陽光的貧瘠之地。讓我負責奎靈諾斯的︱︱﹂

﹁不，﹂他立即反對。﹁我不想聽。﹂

﹁親愛的︱︱﹂

﹁我們不討論這個。我說不，就是不。沒有妳在身邊，我怎麼能做到妳告訴我說一定要做到的事？﹂吉爾薩斯反對，聲音激動地揚了起來。

她默不作聲地盯著他看，讓他平靜了下來。

﹁我們不提這個了。﹂他對她說。

﹁但我們總有一天要談的。﹂

吉爾薩斯搖頭。他緊抿著嘴，﹁別的消息呢？﹂他突然問道。

牝獅知道丈夫的脾氣，知道再繼續爭辯是不會有結果的。﹁我們的人正在騷擾碧雷的軍隊。但他們的人數太多了，我們就像是騷擾一群餓狼的小蟲子。﹂

﹁讓妳的人撤退，要他們往南去。如果奎靈諾斯淪陷了，會需要他們保護倖存者。﹂

﹁我就猜到你會這麼下令。﹂她說。﹁我已經這麼做了。從現在開始，碧雷的軍隊會毫無阻礙地前進，燒殺搶掠。﹂

吉爾薩斯覺得剛才溫暖著自己的希望從血中滲出溜走，又一次把他丟在刺寒的絕望之中。

﹁不過我們會復仇的。你剛才說矮人同意了你的計劃。﹂牝獅後悔自己說得那麼直接，想要讓他從低落的情緒中振作起來。

﹁對。﹂他說。﹁我告訴了塔恩‧哮巖。我們是碰巧遇到的。我沒想到會在這裡遇到他。我原以為要騎馬去索巴丁見他，但他親自負責這裡的工作，所以我們能立即解決事情。﹂

﹁他知道也許他自己的子民會因為保護精靈而死嗎？﹂

﹁他比我們更清楚矮人將要付出的代價。但他們仍願意作出犧牲。﹃要是那條大綠龍吞掉奎靈那斯提，接下來牠就會想吃掉索巴丁了。﹄他這麼告訴我。﹂

﹁矮人軍隊在哪裡？﹂牝獅逼問道。﹁他們正躲在地下準備保護索巴丁。但如果這樣一支有數十萬強壯戰士的軍隊能幫忙，我們能抵擋住碧雷的進攻︱︱﹂

﹁親愛的，﹂吉爾薩斯溫柔地開了口。﹁矮人有權保護他們的家園。如果是他們遭受攻擊，我們精靈會趕去支援嗎？他們為我們做的已經夠多了。他們拯救了無數的生命，而且準備著為了與自己無關的理由犧牲性命。他們應該被稱頌，而不是被苛求。﹂

牝獅挑釁似地盯著他好一會兒，接著聳聳肩，苦笑著說。﹁當然，你說得對。你顧及到雙方，而我只看到一面。所以我要再說一次，一定得由你來帶領人民。﹂

﹁我說了我們以後再討論。﹂吉爾薩斯回嘴的語氣相當冷淡。

﹁我在想，﹂他轉移了話題。﹁不知道那個女孩在夜裡獨自醒來時會哭嗎？即使她負責照顧的孩子們就睡在她旁邊，甚至在那麼深的黑暗中仍然信任著她。﹂

﹁不會的。﹂牝獅回答。﹁她不會哭，因為其他的孩子會醒來，會因為看到她的眼淚而失去信心。﹂

吉爾薩斯深深地嘆了口氣，擁緊愛妻。﹁碧雷已經越過邊界侵入我們的國土。龍王軍到奎靈諾斯還有多少天？﹂

﹁四天。﹂牝獅說。

## １︱２０向耐德蘭進軍

米娜的一小隊人馬只有一百來人，騎士們跟隨她從恐怖的奈拉卡溪谷到聖克仙城，到西瓦那斯提，現在則是來到這片奇異的土地。

巨龍們飛入的黑暗是如此深沉，加爾達看不到飛在他身旁的薩繆瓦爾隊長，甚至看不到自己騎著的那頭龍的長尾和雙翼。他只能看到一頭龍，就是米娜騎的怪龍。那條幽靈龍閃爍著奇異的虹彩，既可怕又美麗。紅、藍、綠、白，兩頭龍魂纏在一起混成的紅藍色，還有鮮綠色，這些顏色不停變幻著，讓他頭昏目眩，不得不別開視線。

但他的目光又不禁轉回到幽靈龍身上，牠是那麼絕美，讓人充滿敬畏感。他不知道米娜從哪裡來的勇氣騎上這麼一個像晨霧般沒有實體的東西，因為他可以透過那頭龍的身體，看到後方的黑暗。米娜看來毫無疑慮，而她的信心被事實所證實，因為幽靈龍載著她平安地飛越安塞隆的天空，輕柔又恭敬地載著她降落地面。

其他巨龍跟著降落在一片廣闊的平原，讓騎手下來後，再次騰往空中。

﹁聽從我的召喚。﹂米娜告訴那些巨龍。﹁我會需要你們。﹂

龐大的紅龍、敏捷的藍龍、奸猾的黑龍、冷漠的白龍和機靈的綠龍，都低垂著頭，展開雙翼，在她面前彎下總是傲然高昂的脖頸。幽靈龍再次盤旋在她上空，接著消失了，彷彿是隱入黑暗之中。其餘的巨龍展翼高翔，飛往不同的方向。隨著一陣幾乎把人都吹跑的烈風，巨龍們離開了，人們再次用雙腳站在地面，站在一片沒有山巒起伏的奇異之地，完全不知道身處何方。

直到米娜告訴他們。﹁耐德蘭。﹂她說。

這片土地曾由一名叫索思的索蘭尼亞爵士所統治。索思爵士受神命阻止大災變，卻未能達成，因而給自己和這片土地降下了詛咒。在大災變之後，那些受詛咒的靈魂，無論是生魂或是死靈都發現耐德蘭是個避難所，因此都棲息在這裡的深深暗影之中。聽說這片地域變成了不法之徒的隱匿點，掌管這片土地的索蘭尼亞騎士幾次嘗試要清除這些邪惡之徒。但這被證實是沒有用的。很快地，騎士們就不再進入林地，將此留給被詛咒的索思爵士去統治。耐德蘭是一片無人地域，除非萬不得已，沒有任何活物會到這個地方來。

這裡以邪惡著稱，甚至連奈拉卡黑暗騎士也這麼認為，因為死靈爵士與任何活人的統治政府都沒有聯盟關係。米娜的騎士和士兵們排好隊列，毫無怨言地跟著她前進。他們是那麼依賴她、相信她，相信唯一真神，所以他們不曾懷疑她的判斷。

米娜的人馬安然無恙地進入了耐德蘭。他們沒有遇上任何敵人，無論是活的還是死的。他們在打造灰寶石的年代就已存在的巨大柏樹林中行軍。他們沒有看到任何活物，沒有松鼠或小鳥，沒有老鼠或花栗鼠，沒有鹿，沒有熊。他們也沒有看到任何死靈，因為他們之中沒有誰擁有魔法，所以死靈對他們不感興趣。但士兵和騎士們都感覺到死靈就在周圍，彷彿被看不見的眼睛盯著。在這奇異的林中行軍好幾天後，義無反顧地跟隨著米娜進入耐德蘭的人們，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處境了。

加爾達脖子後面的皮毛刺痛地抽搐著，他老是不停回頭去看是否有誰跟在他後面。薩繆瓦爾小聲地抱怨著，而且只在米娜聽不到他說什麼的時候才出聲說自己﹁鬼上身﹂了。問他到底出了什麼事，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只說自己手腳冰冷，烤火也取不了暖，而且肚子疼得厲害。樹枝砸在地面的響聲把他們嚇得趴倒在地，害怕地發著抖，直到有人發現真相為止。他們羞紅了臉，站起身繼續前進。

雖然米娜對他們說完全不需要派人守夜，他們還把守夜的衛兵人數增加了一倍。她沒有解釋為什麼，不過加爾達猜想他們是被那些不必睡覺的東西護衛著。他不確定這個想法，但他常常從一個夢中驚醒，夢裡有數以百計的人站在他身旁，低頭看著他，眼中除了痛苦外，什麼都沒有。

米娜在這次征途中異常的沉默。她走在隊伍的最前方，拒絕任何人作伴，也不跟任何人說話，然而有時加爾達會看到她的嘴唇翕動著，似乎是在說些什麼。他有一次大膽問她是在跟誰說話，她回答說，﹁跟它們說話。﹂手指著空蕩蕩的地方。

﹁是那些死靈嗎，米娜？﹂加爾達猶豫地問道。

﹁那些死者的靈魂。它們不再需要曾收容自己的軀殼。﹂

﹁您能看到它們？﹂

﹁唯一真神給了我這樣的能力。﹂

﹁但我看不到。﹂

﹁我可以讓你看到它們，加爾達。﹂米娜對他說。﹁但你會發現這讓人非常不舒服且不安。﹂

﹁不，米娜，不，我不想看到它們。﹂加爾達急忙說。﹁有︱︱它們有多少？﹂

﹁數以千計。﹂她說。﹁成千上萬，千千萬萬。渾沌之戰後這個世上所有死者的靈魂都在這裡，加爾達。這就是它們的數目。而每天都有更多靈魂加入它們的行列。西瓦那斯提和奎靈那斯提死去的精靈，為保衛聖克仙城而死的戰士，為產下兒女而死的母親，生病夭折的孩子，老死在床的長者︱︱所有這些靈魂都隨著一條寬廣的河流湧進耐德蘭。唯一真神引導它們來到此地，等著聽從唯一真神的指示。﹂

﹁您說的是渾沌之戰後的死靈，那之前的靈魂去了哪裡？﹂

﹁那些被祝福的靈魂去了別的國度。被詛咒的靈魂則留在這裡，直到它們學會應當在活著的時候就學到的教訓。然後它們也會離開這裡去另一個地方。以前的神鼓勵靈魂離去；以前的神不給靈魂選擇的機會；以前的神對靈魂不願離去的現實不理不睬。其實它們想要留在這個世上，盡其所能地幫助生者。唯一真神看到了，恩準它們繼續留在這個世上侍奉真神。於是它們這麼做了，加爾達。它們以後也會這麼做。﹂

米娜琥珀色的雙眼盯著他。﹁你不會想離開吧，是嗎，加爾達？﹂

﹁我不想離開您，米娜。﹂他回答說。﹁比起死，我更害怕這個。害怕我會離開您。﹂

﹁永違都不會的，加爾達。﹂米娜溫柔地說著。那雙琥珀溫暖起來。她的手碰著他的手臂，她的碰觸就像琥珀色的雙眼般溫暖。﹁我向你保證，你永遠不會離開我。﹂

加爾連覺得不安。他猶豫著是否要說出下一句話，可是又擔心會讓她不高興。但他是她的副將，不僅對她負責，也要對所有屬下負責。

﹁我們還要在這裡待多久，米娜？我們的人不喜歡這片森林。但我無法責備他們。活人在這裡沒有立足之地。這裡不需要我們。﹂

﹁不會太久了。﹂她說，﹁我得去拜訪一位住在森林裡的居民。是的，他住在這裡。﹂她特別強調那個字。﹁一個名叫達拉馬的法師。也許你聽過這個人？﹂

加爾達搖搖頭。他盡可能不跟法師打交道，對他們本人或是他們的事都沒興趣。

﹁拜訪過他之後，﹂米娜繼續說。﹁我得暫時離開︱︱﹂

﹁離開？﹂加爾達不知不覺抬高了音量。

﹁離開？﹂薩繆瓦爾隊長跑了過來。﹁怎麼回事？誰要離開？﹂

﹁米娜。﹂加爾達壓著嗓子說。

﹁米娜，隊伍還留在這裡的唯一理由就是為了您，﹂薩繆瓦爾說。﹁如果您走了︱︱﹂

﹁我不會去太久。﹂米娜皺起眉。

﹁不管去多久，米娜，我不確信我們能控制得了這群人。﹂薩繆瓦爾說。他左顧右盼，不時回頭看著身後。﹁而且我不會責怪他們。這地方受了詛咒，鬼魂到處爬。我覺得它們爬得我滿身都是！﹂

他打了個冷顫，一邊摩挲著自己的手臂，一邊害怕地看著四周。﹁只有眼角的餘光才會看到它們。你一盯著它們，它們就不見了。這可真夠受的，夠讓人發瘋了。﹂

﹁我會告訴大家，薩繆瓦爾。﹂米娜回應道。﹁你和加爾達也要跟他們說說，得給他們做出榜樣，表現出不害怕的樣子。﹂

﹁就算我們真的害怕。﹂牛頭人發著牢騷。

﹁死靈不會傷害你們。它們被要求在這裡集合的目的僅有一個。是唯一真神給它們的命令。它們為真神效力，而我身為唯一真神的使者，所以它們也為我效力。﹂

﹁那個目的是什麼，米娜？您一直提到，卻總是不告訴我們。﹂

﹁會真相大白的。你得有耐心，有信心。﹂米娜說，琥珀色的雙眼冰冷無情。

加爾達和薩繆瓦爾對看了一眼。薩繆瓦爾站著不動，不再把頭轉來轉去，也不再摩挲手臂了，唯恐會讓米娜不高興。

﹁您要去多久？﹂加爾達問。

﹁你跟我一起去那個法師的塔。接著我要往北去，跟統治帕蘭薩斯的巨龍說幾句，那頭龍叫凱蘭卓斯，不過我都叫牠藍天。﹂

﹁藍天？牠根本就不在那邊了。所有人都知道牠為了某些奇怪的任務離開了。﹂

﹁那條巨龍就在那裡。﹂米娜說。﹁牠在等我，雖然牠自己並不知道。﹂

﹁也許是等著攻擊您。﹂薩繆瓦爾哼了一聲。﹁牠不像我們的藍龍，米娜。這個藍天是個屠夫。牠吃掉自己的同類來獲取力量，就跟瑪烈赤斯一樣。﹂

﹁您不該獨自去那種地方，米娜。﹂加爾達匆忙勸道。﹁帶著我們的幾個人一起去。﹂

﹁唯一真神的手打敗了湛青‧血暴。﹂米娜固執己見。﹁如果藍天膽敢忤逆真神的命令，那麼唯一真神的手也將打敗牠。藍天會聽命的。牠沒有選擇。牠不得不從命。﹂

﹁你們也會遵從我的命令，加爾達、薩繆瓦爾隊長，﹂米娜加上一句，﹁士兵們也一樣。﹂她的語調和眼神都緩和了下來。﹁你們不必擔心。唯一真神獎賞順從的人。你們在死靈的森林中會很安全。它們會保護你們，它們不會傷害你們。繼續前進，加爾達。我們得快一點。世上的事情都發展得太快了。我們受到召喚。﹂

﹁我們受到召喚。﹂加爾達在米娜走入森林深處後低聲嘟噥著。﹁看來我們總是被呼來喚去。﹂

﹁被召喚迎往勝利，﹂薩繆瓦爾隊長發表不同的意見。﹁被召喚迎往榮耀。就算被呼來喚去我也不介意，你呢？﹂

﹁不，就這一部份而言，不介意。﹂加爾達表示同意。

﹁除了這地方把我們嚇得屁滾尿流之外，那還有什麼問題。﹂薩繆瓦爾的目光掃過黑影幢幢的森林，打了個寒顫。

﹁我想我喜歡自己在決策中能提供意見，﹂加爾達嘟噥。﹁能有所選擇。﹂

﹁在軍隊裡？﹂薩繆瓦爾呵呵笑了起來。﹁要是你這麼想的話，你還是隻小牛的時候，你母親肯定摔傷過你的頭！﹂

他順著小徑望去。米娜已經走出他的視線。﹁走吧！﹂他不安地說。﹁我們跟上，愈快走出這片地方愈好。﹂

加爾達沉思著。薩繆瓦爾說的當然對。在軍隊裡只需要聽從命令。軍人不會投票決定自己是不是願意衝進城裡，是不是願意面對密集的箭雨，或是讓一鍋沸油潑到自己頭上。軍人只能依令行事。加爾達知道規矩，而且遵守規矩。現在這命令又有什麼不同？

加爾達不知道。他無法回答自己的問題。

## １︱２１不速之客

帕林從研讀的書本上抬起視線，揉了揉溢出淚水的眼睛和僵硬的肩頸。他一度清晰的視力隨著年齡增長而變差了。他還能看清遠處的東西，但看書就不得不戴上眼鏡，或者沒有眼鏡時︵他總是忘了他把眼鏡放到哪裡去了︶，就得低頭貼近書頁才能看得到字。他惱怒地砰一聲合上書本，把它推過桌面，桌上另一頭已經堆著一些沒用的書。

帕林不抱希望地瞥了一眼從書架上找到但還沒讀的書。他之所以選這些是因為他認出封面上叔叔的筆跡，是因為這些書都是關於魔法寶物的。他不指望作者們會特別提到時光旅行裝置。

老實說，他發現這些書讓人沮喪。書裡提到魔法和掌管魔法的神祇，讓他滿心都是回憶、期盼和渴望。他所在的房間，他叔叔的研究室，也同樣讓人感到沮喪。

他回想起昨天與達拉馬的一席交談，就在那天坎德人被發現不見了，那天帕林堅持要進叔叔以前的研究室，翻查雷斯林的魔法書，指望能找到關於時光旅行裝置一些有用的內容。

﹁我知道法師議會要求鎖上雷斯林的研究室，﹂帕林邊說邊跟達拉馬順著大法師之塔中央那不可靠的迴旋樓梯往上走︱︱大法師之塔這名字現在已經不合適了，因為大法師早就已經是過去的事。﹁不渦法師們都消失了，因為魔法消失了。我認為他們不會來找我們的麻煩。﹂

達拉馬看著他，覺得有些好笑。﹁你真是個傻瓜，馬哲理。你真以為我會遵守帕薩理安下的禁令，不讓自己進去嗎？我老早以前就打破了封印。﹂

﹁為什麼？﹂

﹁你還猜不出來嗎？﹂達拉馬挖苦道。

﹁你指望能找到魔法。﹂

﹁我曾想過︱︱哦，以前想過的事情沒什麼關係。﹂達拉馬聳了聳肩。﹁通往無底深淵的通道︱︱法術書︱︱也許會剩下些什麼。也許我希望夏拉非的力量會留在他走過的地方。或許我只是希望能找到神祇︱︱﹂

達拉馬輕聲說著，凝視著黑暗，看進一片虛空。﹁我瘋狂地尋找，結果沒找到神祇，而是找到了死亡。我找到了死靈法術，或者是它找上了我。﹂

他們爬上樓梯，站在那扇擁有許多回憶的門前。那扇門曾經看起來是如此壯麗，如此難以親近，如今看起來又小又破。帕林提醒自己，他上一次看到這扇門後，已經過去了許多年。

﹁曾守衛此處的不死生物如今已經離開。﹂達拉馬說。﹁再也不需要它們了。﹂

﹁通往無底深淵的通道怎麼樣了？﹂帕林問。

﹁它現在不通往任何地方，門後面什麼也沒有。﹂達拉馬回答。

﹁我叔叔的法術書呢？﹂

﹁珍娜可以在她的店裡賣個好價錢，但那只不過因為它們是珍奇骨董罷了。﹂達拉馬打開魔法鎖。﹁要不是因為有坎德人在，我根本不必鎖上門。﹂

﹁你不進來嗎？﹂帕林問。

達拉馬拒絕了他的邀請。﹁這看來沒什麼希望。我要繼續去找坎德人。﹂

﹁他已經失蹤了一天一夜。如果泰斯還在這裡，他當然不會過那麼久還不來煩我們。面對現實，達拉馬，他已經逃走了。﹂

﹁我在塔周圍都佈下了魔法。﹂達拉馬沉著臉說。﹁坎德人不可能逃走。﹂

﹁是啊，大家都這麼說。﹂帕林嘲諷地說道。

走進曾經屬於叔叔雷斯林的研究室時，帕林感覺到一陣敬畏和興奮的戰慄，他叔叔曾在這裡施用過最強大、最可怕的法術。但那些感覺很快就煙消雲散，變成傷感和失望，那種感覺就像是回到童年的家中，發現那裡比我們記憶中的要小，而且現在的主人將它置之不理。

傳說中的石桌，一張大得足以讓牛頭人整個躺在上面的桌子，如今佈滿灰塵和老鼠屎。罐子裡曾裝著雷斯林嘗試創造生命的實驗品，它們仍擺在架子上，但裡面的東西已經死去，已經乾枯。那些傳說中的法術書的著作者不僅有雷斯林‧馬哲理，還有大法師費斯坦但提勒斯，如今這些書散亂地堆著，書脊業已腐朽，骯髒的書頁上覆著蛛網。

帕林站起身，伸展僵硬的雙腿。他提起方才被擱在一旁，為他在看書時提供照明的燈，走到研究室的盡頭，站在通往無底深淵的時空通道前。

這可怕的通道是由克萊恩上的法師建造的，允許那些具有信心、勇氣和力量的法師進入塔克西絲神后的黑暗國度。雷斯林‧馬哲理做到了，也付出了極高的代價。通道的邪惡力量是那麼強大，所以達拉馬在成為塔的主人後，封上了研究室和裡面的一切。

曾遮蓋在通道前的布幕已經腐爛，變成落在周圍的一堆破布。五個龍頭的雕刻曾為了向黑暗神后表示敬意而發亮，如今也已黯然無光。蛛網遮住了龍頭的眼睛，蜘蛛爬進它們的嘴裡。它們曾發出無聲的狂嘯，如今看來卻是在茍延殘喘。帕林往龍頭後方看去，看進通道之中。

曾是一片無垠曠野的地方，現在只是一個空蕩蕩的房間，不大，滿是灰塵，成了蜘蛛的家園。

聽到袍子在樓梯上磨出的沙沙響聲正朝研究室來，帕林急忙從通道前離開。他回到位置上，假裝癡迷地研究著遠古的法術書。

﹁坎德人跑了。﹂達拉馬邊說邊推開了門。

帕林瞧了一眼闇精靈冰冷而帶著怒意的表情，忍著沒有說出的那句﹁我早告訴過你﹂。

﹁我施了個法術顯示屋裡所有活物的位置。﹂達拉馬繼續說著。﹁但我只看到你和無數老鼠的位置，卻沒有坎德人。﹂

﹁他怎麼出去的？﹂帕林問。

﹁跟我到圖書室來，我指給你看。﹂

帕林不會後悔離開研究室。他把還沒讀的書帶著。他不打算再回來，也會為自己回到這裡的舉動而後悔。

﹁我真是太大意了，竟沒想到要在煙囪上施法術！﹂達拉馬有點激動。他彎腰走進壁爐，打了個手勢弄出照明的光。﹁看，你能在爐子裡看到非常多的煙灰，還有幾塊明顯是被弄掉的碎石。煙囪很窄，很長，爬起來很費勁。但這只會鼓勵一個坎德人去冒險，而不是阻止他。他一出煙囪就能順著樹幹往下爬，然後一路向前去耐德蘭。﹂

﹁耐德蘭滿是亡魂︱︱﹂帕林開口道。

﹁對一個坎德人來說，又是一項額外的誘惑。﹂達拉馬冷淡地打斷他的話。

﹁是我的錯。我本來應該盯著他的。不過，老實說，我沒想到會有一條路讓他給逃了出去。﹂

﹁就像倔強的小動物一樣可恨，﹂達拉馬說。﹁你想要擺脫牠的時候，總是甩不掉；一旦想留下牠，又無法綁牢。不知道他去了哪裡。他現在可能正往褔羅參的路上。﹂

﹁死靈︱︱﹂

﹁它們不會去煩他。它們追逐的只有魔法。﹂

﹁搶來魔法，然後拿來給你。﹂帕林酸溜溜地說道。

﹁只會給我一小部份。至於剩餘的去了哪裡，我也查不出來。我幾乎能看到遠處浩瀚的魔法汪洋，卻只能得到幾滴勉強解渴。永遠都不會讓人滿意的。一開始，在幻影法師帶我去發現死靈法術時，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我的力量廣大無邊。我以為搬到這裡來能增強我的法力。但我發現得太遲了，結果走進自己的牢籠。

﹁接著我從珍娜那裡聽說你偶然得到了時光旅行裝置。多年來我第一次感覺到了希望，終於可以找到一條出路了。﹂

﹁找到你的出路。﹂帕林冷冰冰地說。

﹁我們所有人的出路！﹂達拉馬反駁，漆黑的眼眸閃過一瞬火光。﹁然而我找到的是什麼？你已經弄壞了它。不僅如此，你還在光明城堡把它的零件撒得到處都是！﹂

﹁總比讓碧雷拿到它好！﹂

﹁也許牠已經得到它了。也許牠夠聰明，能把那些七零八落的零件拼湊起來︱︱﹂

﹁牠不可能把它拼回去。我也不確定我們是否能把它拼回去。﹂帕林指著堆在桌上的書。﹁我沒找到任何關於如何處理破碎寶物的參考意見。﹂

﹁因為它根本不是用來被打破的。它的製造者沒想過死靈會從它那裡吸取魔法。他怎麼想得到？這種事情從來不曾在眾神還在的克萊恩上發生過。那個我們瞭解的克萊恩。﹂

﹁為什麼死靈會從現在開始吸取魔法？﹂帕林納悶著。﹁為什麼不是五年前或十年前？就和你能使用死靈法術一樣，我可以用野魔法，金月和密儀教徒可以用治療術。死靈從來從沒干擾過我們。﹂

﹁我們之中最睿智的人也不清楚這些死者的靈魂發生了什麼事。﹂達拉馬沉思著。﹁我們知道某些死者的靈魂留在這裡，它們像你叔叔一樣被束縛在這個世界，或者是被詛咒要留在這裡。其他的靈魂呢？它們去了哪裡？因為從來沒有靈魂回來告訴過我們，所以我們從來都不知道究竟。﹂

﹁帕拉丁的牧師教誨說，被祝福的靈魂將離開這個生命的驛站前往下一站。﹂帕林說。﹁我父母是這麼相信的。不過︱︱﹂

他掃視著窗外，希望著，也害怕著會看到自己父親的靈魂在那些不幸的鬼魂之中。

﹁我來告訴你我的想法。﹂達拉馬說。﹁注意，這只是我所推測的，不是我確切瞭解的。如果死靈曾被允許離開的話，那麼現在它們不能走了。在風暴之夜︱︱你還記得那場恐怖的風暴嗎？﹂

﹁記得。﹂帕林回答。﹁那是一場不尋常的風暴。它充滿了魔法。﹂

﹁在風暴中有一個聲音。﹂達拉馬說。﹁一個伴著雷聲隆隆，閃電劈啪的聲音。我幾乎就要聽到它並聽懂它了，但還是沒能聽清楚。那聲音當晚發出了召喚，於是死靈被迫開始聚集到耐德蘭。我從窗戶看著它們從四面八方湧來，像一條寬廣無邊的死靈河川。為了某個目的，它們被召來這裡。至於這個目的是什麼︱︱﹂

﹁您好！塔裡的人！﹂從研究室窗下傳來一個聲音。與此同時，高塔的門上傳來咚咚的敲擊聲。

帕林和達拉馬驚訝地看著彼此。

﹁會是誰？﹂帕林問道，但就在話一出口時，他發現自己是在自言自語。

達拉馬的身體還站在他面前，但那看起來就像是某個巡迴展覽中的蠟像。眼睛大睜地直盯著帕林，但視線卻不在他身上。身體在呼吸，但那也是唯一的動作。

在帕林來得及反應之前，達拉馬的眼睛眨了眨。活力、神采和神智又回到軀殼中。

﹁怎麼回事？﹂帕林追問。

﹁是兩名奈拉卡騎士，他們目前是這麼稱呼自己的。其中一個是牛頭人，另一個則非常奇怪。﹂

達拉馬一邊說一邊半是帶領半是拉扯地帶著帕林走過房間。他站在房間的後牆前，以某種方法按了石牆某處。一片牆面滑開來，露出一個狹窄的入口和一段樓梯。

﹁他們絕不能在這裡找到你！﹂達拉馬把帕林往裡推。

帕林自己也有相同的想法。﹁他們怎麼穿過森林的？他們怎麼找到塔的︱︱﹂

﹁沒時間了！下樓去！﹂達拉馬趕著他。﹁他們會被帶到圖書室的一個房間。那裡的牆上有個開口。你能聽到並看到他們。快走！他們要起疑心了。﹂

敲門聲和叫門聲更響了。

﹁法師達拉馬！﹂牛頭人深沉的聲音隆隆作響。﹁為了跟你談話，我們走了很長的路！﹂

帕林匆匆閃進通道。達拉馬把手壓上控制板，牆面無聲無息地滑回原位，將帕林留在黑暗中。

他把手撐在冰冷的石牆上，花了點時間讓自己從恐慌和激動中鎮靜下來。他試著施了個照明術，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讓他鬆了一口氣的是，法術生效了，一簇燭火般的火苗在他的掌心亮起。

帕林安靜而迅速地奔下樓梯，一手扶著牆面穩住腳步，一手托著火光照亮前路。迴旋而下的樓梯相當陡峭，以至於他在轉過最後一個彎時，險些一頭撞在一堵空牆上。

他搜索著達拉馬跟他說的那個裂口，但沒找到。石頭牢固地鑲在牆面，灰漿上沒有裂口也沒有縫隙。他深怕這是達拉馬用來監禁他的詭計，不過他能聽到說話聲慢慢變響了。

帕林伸出手摸著每一塊石頭。最初摸到的幾塊都很結實︱︱冰冷、堅硬、粗糙。他把手伸得更高了。在摸到自己頭頂的高度時，竟看到自己的手正穿了過去。

﹁當然，﹂他自言自語著。﹁達拉馬比我高出一個頭。我應該想到的。﹂

那個石頭的幻象被解除了，帕林看進圖書室。他的角度可以看到書桌和坐在桌邊的人，能見到任何來訪者。他能清晰地聽見每一個字，彷彿他就在房間裡一樣。他不得不努力擺脫那種不安的感覺，讓自己相信其實圖書室裡並不會看見他。

也許達拉馬還是學徒時曾躲在這裡窺探他的夏拉非雷斯林‧馬哲理。在帕林站好開始監視時，這念頭讓他覺得有趣。為了看清楚室內的一切，他得踮起腳盡量站高一點，還得伸長脖子從牆上的開口朝裡望，這姿勢讓他很不舒服。回想起雷斯林已經注意到學徒的窺探行為，這想法也沒能讓帕林好受一點。他提醒自己，他也曾在同一間圖書室裡，毫無疑心地看著現在這面牆，根本沒想到會有一部份是假的。

門打開來。達拉馬帶著客人走進房裡。一個是牛頭人︱︱笨重又粗野，這傢伙眼中閃過的機靈讓人覺得不安，而且感覺很危險。另一個黑暗騎士則正如達拉馬所說的。﹁非常奇怪﹂。

﹁哎呀︱︱﹂帕林嘟噥著，當他看到她走進達拉馬的圖書室，護甲在火光中隱隱生輝時，他大為震驚。﹁我認識她！或者該說，我曾經認識她。是米娜！﹂

女孩走進屋裡，打量著周圍的東西，帕林一開始還以為那是孩子般的好奇眼神。她看著書架、雕刻裝飾的華麗書桌、積灰的天鵝絨窗簾，和地上已經磨損的精靈製絲毯。他瞭解十幾歲的女孩︱︱他學校裡有這種學生︱︱所以猜想她在見到更恐怖的東西時應該會尖叫起來，譬如說那個巴茲龍人的頭骨。︵雷斯林曾致力於對這類生物的研究，也許是打算再造牠們。在原來的研究室能找到完整的骨架，還有一些密封在罐子裡的內臟。︶

但米娜保持著沉默，顯然對看到的任何東西都不在意，包括達拉馬在內。

她的目光掃過整個房間，瞧過每件物品。她轉過臉對著帕林，琥珀色眼睛凝視著那面他躲藏著的牆。帕林覺得她的目光看穿了幻象，彷彿他就站在屋裡一樣把他看得清清楚楚。那種感覺如此真實，讓他不禁後退幾步，掃視周圍，尋找逃走的路線，因為他相信她下一個動作就是要把他指出來，要逮捕他。

那雙眼睛注視著他，吸引了他。流動的琥珀包圍了他，在他身周凝結，又繼續流過，探查著屋裡。她什麼都沒說，也沒提到他。帕林跳得飛快的心也漸漸回復平穩。

當然，她沒看到他。他自責著。她怎麼能看到他呢？他回想起上一次他見到她時，當時她只是光明城堡裡的一個孤兒。她曾是個皮包骨的瘦小女孩，有著一頭亮麗的紅髮。如今她已成了窈窕的年輕女孩，紅髮削短了，穿著騎士的盔甲。而且她的神情也不再是孩子氣的模樣。堅定、果斷、自信，而且還有更多別的感覺，像是，尊貴的︱︱

﹁你就是法師達拉馬。﹂米娜說著，把琥珀色的雙眼看向他。﹁我聽說能在這裡找到你。﹂

﹁我是達拉馬，塔的主人。我非常有興趣知道是誰告訴你在哪裡能找到我。﹂達拉馬將手攏進袖中，優雅地躬身一禮。

﹁塔的主人︱︱﹂米娜淺笑著輕聲重複道，彷彿她已經知道事情的真相。﹁至於我是怎麼找到你的，是死靈告訴我的。﹂

﹁真的嗎？﹂達拉馬看來覺得這說法令他不安。他設法避開她的視線，目光從那雙琥珀下溜走了。﹁妳是什麼，女騎士，竟能和死靈如此熟稔？﹂

﹁我是米娜。﹂她抬高視線，這回跟他的目光相對。她比了個手勢。﹁這是我的副將加爾達。﹂

牛頭人生硬地點了點頭。他在塔裡覺得很不自在。他一直瞧著黑暗的地方，似乎在防備著隨時會冒出什麼東西來攻擊他們。但他不是擔心自己。他唯一關心的看來是米娜。他是出於崇拜和敬愛之意才有這樣的表現。

帕林完全被好奇心征服。而達拉馬則提高了戒心。

﹁我很有興趣想知道妳是怎麼毫髮無傷地穿過耐德蘭，米娜女士。﹂達拉馬說。他坐進書桌後的椅子上，或許是在設法擺脫那讓人入神的目光。﹁妳要坐下嗎？﹂

﹁謝謝，不用了。﹂米娜繼續站著。她現在俯視著他，讓達拉馬處於一種不利的狀況。﹁為什麼我出現在耐德蘭讓你大吃一驚，法師？﹂

達拉馬變換坐姿，不願站起身，因為那會顯得他既優柔寡斷又懦弱，但他也不喜歡被人俯視。

﹁我是個死靈法師。我察覺妳身上有魔法。﹂他說。﹁死靈吸取魔法力量，它們以此過活。我很吃驚妳竟然不受干擾。﹂

﹁那是因為你在我身上察覺到的不是魔法。﹂米娜回答，以她的年紀而言，她的嗓音顯得異常低沉成熟。﹁你感覺到的是我所侍奉的神的力量，唯一真神的力量。至於死靈，它們沒有碰我。唯一真神統治著死者。它們在我這裡看到了唯一真神，在我面前俯首順服。﹂

達拉馬撇了撇嘴。

﹁這是真的！﹂加爾達生氣地怒吼。﹁我親眼看到的！米娜帶領︱︱﹂

﹁帶領我的部隊進入耐德蘭。﹂米娜把話說完。她將手搭在牛頭人的手臂上，命令他安靜下來。

﹁帶領妳的部隊對抗什麼？﹂達拉馬譏諷道。﹁死靈嗎？﹂

﹁對抗活人。﹂米娜回答。﹁我們計劃奪取索蘭尼亞的控制權。﹂

﹁妳一定有一支大軍，米娜女士。﹂達拉馬說。﹁妳一定帶走了黑暗騎士團裡的每個人。﹂

﹁我的人馬不多。﹂米娜承認。﹁得留下人手守衛西瓦那斯提。那裡不久前才落入我們手中︱︱﹂

﹁西瓦那斯提︱︱淪陷︱︱﹂達拉馬臉色慘白。他瞪著她。﹁我不相信！﹂

米娜聳了聳肩。﹁你相不相信對我來說都一樣。再說，你在乎什麼？我聽說你的同胞已經將你放逐。我只是要從這裡經過。我是來請你幫個忙，塔的主人。﹂

達拉馬深感震驚。帕林看到闇精靈雖然嘴上說不相信她，但心裡知道她說的是實話。聽到如此鎮定自若又堅決自信的聲音，很難讓人不去相信她所說的話。

達拉馬努力回復表面上平靜。他本想問問題、追究答案，但他不知道如何才能不露痕跡地做到這一點。達拉馬對同胞的愛是他一直以來否認的感情，但在每次否認時就是再一次的肯定。

﹁妳聽說的事是真的。﹂他給了她一個緊繃的冷笑。﹁他們放逐了我。我能幫什麼忙，女士？﹂

﹁我已經安排了在這裡與某人會面。﹂她說。

﹁這裡？在塔裡？﹂達拉馬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不可能。我又不是在經營旅店，米娜女士。﹂

﹁我知道，法師達拉馬。﹂米娜回答的語調非常輕柔。﹁我知道我要求的事可能有些過分，會讓你覺得不便，會打斷你的研究。請相信，要不是因為會面地點必須滿足某些條件，我不會如此麻煩你。大法師之塔是克萊恩上唯一滿足這些條件的地方。會面地點一定得在這裡。﹂

﹁我沒有任何發言權嗎？妳所說的這些條件是什麼？﹂達拉馬皺著眉反問。

﹁我不能透露。現在還不行。至於你的發言權，你說什麼做什麼都沒有關係。唯一真神的決定如此，那麼事情就是如此。﹂

達拉馬的黑眼睛瞇了起來。他板著臉。

﹁妳的客人在此會受到歡迎，女士。為了讓客人感覺舒適，讓我多瞭解一些他的事會好一些︱︱是男是女？也許透露一下名字？﹂

﹁謝謝你，法師。﹂米娜說完，便轉過了身。

﹁客人什麼時候到？﹂達拉馬追問。﹁我怎麼知道來的人是不是妳等的人？﹂

﹁你會知道的。﹂米娜回答。﹁我們得走了，加爾達。﹂

牛頭人已經走過房間，正伸手去拉門把。

﹁妳能給我幫個忙作為回報，女士。﹂達拉馬溫和地提出。

米娜回頭看向他。﹁是什麼事，法師？﹂

﹁我正用來做研究的一名坎德人逃了。﹂達拉馬不經意地說道，彷彿坎德人就像是籠子裡的老鼠，找不找得到都沒關係。﹁對我來說，他丟了倒無所謂，但事關研究結果。我非常希望能找到他。我剛剛想到，既然妳正領軍朝耐德蘭前進，或許妳會遇見他。如果能把他送回來的話，我將非常感激。他自稱是泰索何夫，﹂達拉馬隨意地一揮手，露出迷人的微笑。﹁現在叫這名字的坎德人真多。﹂

﹁泰索何夫！﹂這名字立刻引起米娜的注意。她蹙起眉。﹁那個帶著時光旅行裝置的泰索何夫？你把他關在這裡？你得到了他和裝置，而你把他給弄丟了？﹂

達拉馬不知所措地瞪著她。精靈法師比這女孩大了一百多歲。在他那個年代或任何年代裡都被認為是了不起的法師之一。儘管他掌握的是魔法的陰暗面，就算是沒有得到光明面的法師喜愛，卻也得到了他們的敬意。米娜琥珀色雙眼的目光將這名強大的法師釘在椅子上。達拉馬在她的視線下扭動著身體想躲開，但她的目光總是很快就追上他，盯緊他。

兩片亮紅染上達拉馬蒼白的臉頰。精靈細長的手指緊張地撫摸著桌上的雕刻：一片橡木葉。他瘦削的手指一遍遍摸過葉子的外廓，直到讓帕林都想從藏身處衝出去，抓住那隻手讓他停下來。

﹁裝置在哪裡？﹂米娜追問著朝他走來，站在桌前俯視著他。﹁裝置在他身上？還是你拿著了？﹂

達拉馬忍無可忍了。他霍然起身，向下盯著她，視線越過他自己的鼻尖，憑自己過人的身高俯視著她，憑對自己力量的自信俯視著她。

﹁這關妳什麼事，米娜女士？﹂

﹁不關我的事。﹂米娜完全不受威脅。實際上，反而是達拉馬在她說話時收斂了氣焰。﹁但這關唯一真神的事。這世上發生的一切都與唯一真神有關。唯一真神看進你的心靈、你的神智和你的靈魂，法師。儘管你能瞞過我的肉眼，卻不能對唯一真神隱瞞真相。我們會搜索這名坎德人，如果找到了他，該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

她轉回身，鎮定自若地走了出去。

達拉馬仍站在桌後，藏在袍袖下撫著那片橡木葉的手驟然收緊，緊握成拳。

走到門口時，米娜回過頭。她的目光越過在她看來如同小蟲的達拉馬，徑直射向帕林。他自認為她看不到自己的念頭全是白費。她發現了他，抓住了他。

﹁你以為裝置丟在光明城堡了。不。它回到坎德人手上。他拿到了，這就是他逃跑的原因。﹂

帕林熄掉魔法火焰。在黑暗中，他只能看見那雙琥珀色的眼睛，只能聽到她的聲音。他在那裡待了很久，一直到達拉馬前來找他。精靈走在石階上的腳步很輕，帕林在感覺到身邊有動靜之前都沒聽到他靠近。他慌張地抬起頭，看到達拉馬就站在眼前。

﹁你還在這裡幹什麼？你沒事吧？我以為你出了什麼事。﹂達拉馬煩躁地說道。

﹁確實出了點事。﹂帕林應道。﹁她看到了我。她直盯著我。她最後說的話是衝著我說的。﹂

﹁不可能。﹂達拉馬說。﹁沒有哪雙眼睛，哪怕是琥珀色的眼睛，能看穿堅硬的石頭還有上面的魔法。﹂

帕林不相信地搖了搖頭。﹁她是對著我說的。﹂

他等著達拉馬譏諷地反駁，但闇精靈顯然沒心情取笑他，因為達拉馬已經一聲不響地走回通往研究室的樓梯。

﹁我認識那個女孩，達拉馬。﹂帕林說。

達拉馬在臺階上站住了，回身盯著他。﹁怎麼會認識？﹂

﹁我已經很久沒見過她了。在她離開之後，已經很久了。她是個孤兒。一名漁夫發現她被沖到斯克西島的海邊。他把她帶去光明城堡的孤兒院，成了金月的寵兒，就像她的女兒一樣。三年前她離開了，當時她十四歲。金月傷透了心。米娜有個很好的家，人們寵愛她，縱容她。她看起來很快樂，只是我從沒見過一個能問出那麼多問題的孩子。我們沒有人明白她為什麼會離開。而她現在︱︱成了一名黑暗騎士。金月會心碎的。﹂

﹁真是非常奇怪。﹂達拉馬沉吟。接著他們繼續往樓上走。﹁這麼說，她是被金月養大的︱︱﹂

﹁你覺得她說的關於泰斯和裝置的事是真的嗎？﹂在他們走到那個隱藏的樓梯口時，帕林問道。

﹁當然是真的。﹂達拉馬回答。他走到窗前，望向下面的柏樹林。﹁這能解釋坎德人逃跑的原因。他怕我們發現他手上有裝置。﹂

﹁如果我們不怕麻煩地理性一點思考這件事，而不是慌得像兔子一樣亂跳，我們本來是會發現的。我們真是笨蛋！裝置總是會回到使用者手上，即使變成了一堆碎片，它也一樣會回去。﹂

帕林垂頭喪氣的。他覺得應該馬上做點什麼，但又沒什麼可做的。

﹁你能找到他，達拉馬。你的靈魂可以在這個世界遊走，至少︱︱﹂

﹁然後怎麼辦？﹂達拉馬追問。﹁如果我能找到他︱︱這會是所有奇蹟中最神奇的一件︱︱我除了嚇到他，讓他往自己挖的洞裡躲得更深之外，還能怎麼樣？﹂

達拉馬瞧著窗外。他呆住了，渾身僵直。

﹁什麼了？﹂帕林著慌地問道。﹁出什麼事了？﹂

達拉馬沒有回答，只是往窗外指了指。

米娜從林中穿過，踩過褐色的針葉。

死靈聚攏在她身旁。死靈在向她鞠躬行禮。

## １︱２２老友重聚

坎德人不高興的時間不會太久，就算是遇上自己的鬼魂也一樣。的確，那種情況讓人惶恐萬分，泰索何夫一想起來也還是會有那種討厭的不安感。不過他知道要如何應對忐忑不安的感覺。屏住呼吸喝下五口水，不安就會消失。這麼做了之後，他的下一個決定就是要離開這片讓人六神無主的、到處有遊魂的恐怖地方。他得快點走，而且永遠永遠都不要回來。

他父親說的關於苔蘚的話根本沒有用，因為泰斯所看到的苔蘚都有個在巖石和樹上到處長的壞習慣，顯然根本不關心會有人需要靠它來找到北方。泰索何夫決定用那個被時間證明是有效的辦法。這是喜歡四處漫遊的坎德人幾個世紀前就發現的辦法，一個在迷路後保證能找到方向的辦法。其中最廣為人知和最方便的就是﹁身體羅盤﹂。

身體羅盤的理論如下。眾所周知身體是由不同元素所構成，其中包括了鐵。之所以知道身體裡有鐵，是因為可以在血裡嚐到鐵腥味。因此，我們血液中的鐵可以跟羅盤上的鐵針一樣指向北方。︵坎德人甚至還說，如果我們讓血液自行流動的話，所有人全都會堆到北極去。我們在跟自己的血作戰，不然我們就會一起堆到世界的一頭，把世界給弄翻。︶

要讓自身的羅盤起作用的話，你得先閉上眼睛，免得周圍的東西打擾你。然後抬起右手，伸出食指，往左轉三圈。停下來睜開眼睛的時候，你會發現自己正面對北方。

用這個法子找路的坎德人幾乎從來沒能走到想去的地方，但他們會告訴你說，他們總是到了自己要去的地方。於是泰索何夫就這麼在耐德蘭的森林裡轉了好幾個小時︵他並沒有迷路︶，既沒找到索蘭薩斯，也沒找到出去的路。他正打算嘗試最後一次身體羅盤時，聽到了說話聲，真實的活人聲音，而不旱那些可憐鬼魂讓人發毛的低語。

泰索何夫本能地想上前去向那些可能是迷路的聲音自我介紹，告訴他們哪一邊是北方。然而，在這節骨眼上他聽到了另一個聲音。半精靈坦尼斯的聲音在他腦子裡響了起來。泰索何夫經常像這樣聽到坦尼斯的聲音，提醒他停下來想一想自己要做的﹁是否有益於自我保護﹂。有時泰斯會聽從腦海裡坦尼斯的聲音，有時則不，就像之前坦尼斯仍活著時，他們兩人當時的關係一樣。

這一次，泰索何夫想起自己是從達拉馬和帕林那裡逃出來的，他們都想謀殺他，所以很可能會親自出來找他，或是派出奴僕。泰斯想起法師們總是派奴僕出來的。泰斯不確定奴僕是什麼︱︱他以為那是某種小魚︱︱但他決定爬上樹躲進枝葉裡，這樣有益於自我保護。

泰索何夫靈巧迅速地爬上樹，很快就在高處的針葉叢中安頓了下來。三個聲音伴著三個身影從他正下方經過。

看到他們是塔克西絲騎士或奈拉卡騎士，或是別的什麼他們自稱的名號，泰斯很慶幸自己聽從了坦尼斯的聲音。一整支包括騎士和步兵的軍隊從泰斯所在的樹下經過。他們行動迅速，但看起來精神不振。一些人緊張地東張西望，像是在找什麼東西，其他人則目不轉精地盯著正前方，唯恐自己會看到那些東西。隊伍中幾乎沒有說話聲。如果他們要交談，就小聲地交頭接耳。佇列的尾端正從泰索何夫所在的樹下走過。就在泰斯正暗自慶幸自己成功避開他們時，佇列的前端停了下來，這意味著尾端也同時停了下來。

士兵就停站在泰斯的正下方。他們拚命喘著氣，看起來累得快倒下了。但傳話過來說全隊休息十五分鐘時，沒人覺得高興。幾個人坐倒在地上，他們沒有離開佇列，也沒有放下行囊。

﹁讓我們繼續走吧，我說。﹂其中一個士兵說。﹁我不想再在這個死人窩裡過夜。﹂

﹁說得對。﹂另一個說。﹁讓我們到索蘭薩斯去。就現在。我寧可面對一個身上有血有肉的敵人。﹂

﹁我們只有兩百人，而我們要去占領索蘭薩斯。﹂第三個說。﹁胡扯！就算我們有兩萬再加上唯一真神的幫忙，我們都拿不下那座城。它的城牆跟別管它山脈一樣厚。還有惡魔一樣恐怖的軍備，我是這麼聽說的。巨型的投石機能把龍打到天外去。﹂

﹁照你說的，我們永遠都拿不下精靈城。﹂他的一個同伴慍怒道。﹁記得嗎？小子？﹃我們得有兩萬人才能去抽那些精靈一頓鞭子。﹄﹂

其他人都笑了起來，不過這只是緊張的笑聲，沒人能笑太久或笑很大聲。

﹁我們得繼續走了。﹂一名士兵站起了身。

其他人站了起來，重新列隊。前面的人回過頭給後面的人傳話。

﹁注意坎德人。往下傳話。﹂這句話沿著隊列傳了下去。﹁注意坎德人。﹂

隊末的士兵不耐煩地等著前隊開始行動。最後，佇列步履蹣跚地開始前行，他們很快就從泰索何夫視線和聽力所及的範圍裡消失了。

﹁﹃注意坎德人。﹄﹂泰斯重複著這句話。﹁哈！那些一定是達拉馬的奴僕。我以為奴僕是一種魚，原來是想錯了。我會在這裡等著，直到確定他們已經離開。不知道誰是唯一真神？這一定很無聊，竟然只有一個神。當然啦，除非那是費資本，不過這樣一來大概就不會有任何世界了，他會把世界放錯地方的，就像他老把自己的帽子放錯地方一樣。﹂

﹁啊，哎呀！﹂坎德人低聲地呻吟了一聲，注意到軍隊前進的方向正是自己手指指著的方向。﹁他們在往北走，這就意味著我不得不改走別的方向。肯定得是相反的方向。﹂

泰索何夫就這樣找到了走出耐德蘭的路和去索蘭薩斯的路，這又一次證明了坎德人的身體羅盤理論是正確的。

到達城高牆厚的要塞之城索蘭薩斯後，泰索何夫一直沿著牆邊走到了前門。他停下來休息了一會兒，同時饒富興味地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群。進城的人排著長隊，而且往前挪動的速度很慢。人群站在路上，一邊給自己搧風一邊跟周圍的人談天。農夫在馬車上打著瞌睡，他們的馬倒是聰明地跟著隊伍一點點往前移動。在城牆外站崗的衛兵一直監視著進城的人，確定佇列是在向前移動，以防有人不耐煩地想擠到前面去。看來沒有人因佇列的前進緩慢而心煩意亂，而是一副對此早有準備的樣子，從容地緩緩前行。

每個進城的人都會被衛兵盤查。包包都被打開來。馬車也要檢查。如果是貨車，衛兵們會檢查貨物，他們會鬆開袋繩，從木條箱頂往裡看，把乾草叉刺進草垛裡。泰索何夫看清楚這裡的規矩，也完全打算遵從這種規矩，於是他站到佇列的最後。

﹁嗨，你好嗎？﹂他跟一個大個子、主婦模樣的婦人打招呼，她正提著一大籃子蘋果，跟另一個提著一籃蛋的大個子婦人閒談。﹁我叫泰索何夫‧柏伏特。我的天，這條隊伍真長。有別的路可以進城嗎？﹂

兩位婦人轉過身看著他。兩人同時朝他皺起了眉，其中一個竟然朝他揮著拳頭。

﹁給我走開，你這隻小蟲。你是在浪費時間，坎德人不準進城。﹂

﹁真是個非常不友善的城市。﹂泰索何夫觀察了一會兒便走開了。

但他並沒有走遠，只是坐在前門附近一棵樹的樹蔭下享用蘋果。他一邊吃一邊觀察著，沒看到有哪個坎德人能進城，倒是有兩個坎德人正由城門守衛陪著往外走。

泰斯一直等著，直到那兩個坎德人站穩腳跟，揮去身上的灰塵，收拾好自己的包包。他這才開始又是招手又是大聲招呼。看到同鄉時，坎德人總是很高興，於是兩個坎德人跑了過來向他致意。

﹁利弗沃特‧薩姆弗金。﹂其中一名坎德人邊說邊伸出了手。

﹁梅莉貝爾‧霍特頌。﹂另一人也伸出她的手。

﹁泰索何夫‧柏伏特。﹂泰斯說。

﹁哦，真的嗎？﹂梅莉貝爾非常高興。﹁哎呀，我剛在上個星期遇見過你。不過你看起來不太一樣。你變髮型了嗎？﹂

﹁你的包包裡有什麼？﹂利弗沃特問間。

興奮地回答了這個有趣的問題後，泰斯接著問他們的包包裡都有些什麼，然後是照慣例，把包包裡的東西倒出來交換。泰斯解釋說他不是那些在安塞隆上到處遊蕩的無數泰索何夫之一，他正是最開始的那一個。他非常得意地把時光旅行裝置的零件展示給他們兩人看，又講了他和卡拉蒙是怎樣用它回到過去，它是怎麼不小心把他帶到無底深淵，又是怎麼把他帶到一個跟原來看到的未來完全不同的未來。

兩個坎德人聽得入迷了，非常樂意拿他們貴重的寶物來換裝置的零件。泰斯瞧著那些零件被裝進他們兩個的包包裡，對它們會一直待在別人那裡不抱太大希望。不過，總得賭一次看看。最後，當所有可以交換的東西都交換完了，所有能講的故事也都講完了，他告訴他們為什麼他要來索蘭薩斯。

﹁我在這裡有個任務。﹂泰斯宣佈說，讓兩位坎德人肅然起敬。﹁我在找一名索蘭尼亞騎士。﹂

﹁你來對地方了。﹂利弗沃特的拇指點了點身後的城牆。﹁這裡的騎士比你一棍子能打到的多得多。﹂

﹁如果你找到了一個騎士，你打算怎麼辦？﹂梅莉貝爾問。﹁他們看起來不怎麼有趣。﹂

﹁我在找一個特別的騎士。﹂泰斯解釋說，﹁我曾跟他在一起，但後來我們走丟了。我希望他也許會在這裡，這是個騎士們喜歡聚集的地方，至少我是這麼聽說的。他大概有那麼高︱︱﹂泰斯跳起來，踮著腳尖伸長手臂。﹁甚至就一個人類來說，他算醜的。他頭髮的顏色就跟提卡做的玉米餅一樣。﹂

兩名坎德人都搖了搖頭。他們曾見過很多騎士，也描述了幾個人的模樣，但泰斯都說不是。

﹁我得找到屬於我的那個。﹂他說著，又舒服地坐了下來。﹁他跟我是很好的朋友。我還是自己去找吧！有位女士告訴我︱︱哦，有人想來一個蘋果嗎？︱︱總之，兩位女士告訴我說坎德人不準進城。﹂

﹁那不是真的。索蘭薩斯的人真的非常喜歡坎德人。﹂梅莉貝爾向他保證。

﹁他們只是那麼說，裝裝樣子罷了。﹂利弗沃特加上一句。

﹁在索蘭薩斯，他們不會把坎德人關進監獄裡。﹂梅莉貝爾繼續熱心地介紹。﹁想想看！他們一抓到︱︱呃︱︱發現你，就會派一名武裝衛兵給你，護送你穿過城市︱︱﹂

﹁這樣一來你就能看到所有的風景︱︱﹂

﹁然後他們會把你從正門丟出來。就像平常人一樣。﹂

泰索何夫同意他們的意見，覺得索蘭薩斯聽起來是個棒極了的地方。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找一條路進去。他的新朋友告訴他幾個一般人不會知道的入口，告訴他如果試的第一條路剛好被衛兵堵住的話，可以換別的路進去。

跟新朋友們互贈祝福道別之後，泰斯動身去碰碰運氣。二號入口異常通暢︵我們被要求不得透露這個入口的地點︶，差不多一個小時之後，泰斯就進了索蘭薩斯城。他渾身熱得冒汗，衣服又髒又破，不過他身上所有的包包都沒破，當然，那是他最重要的東西。

城市的宏偉和熙攘的人群讓他著了迷，一直在街上走啊晃啊，直到兩腿發酸，午餐吃的蘋果也彷彿很久以前的事。他看到許許多多騎士，但沒有一個像傑拉德。泰斯本來應該停下來問問別人，但他擔心別人會用兩位坎德人朋友說的友好方式來對待他，會讓武裝衛兵帶著參觀城裡的風景。雖然再沒有把他從正門拋出去更讓他快樂的事了，他還是不得不為了自己更嚴肅的任務而放棄這樣的樂趣。

泰斯開始擔心能不能找到傑拉德時，已經快天黑了。認定那個騎士應該在索蘭薩斯，結果卻發現他不在這裡，這可真讓人十分惱火。泰斯厭倦了在街上來來回回地找人，也厭煩了避開城裡的守衛︵一開始還挺好玩的，後來就無趣了︶，他生氣地決定要坐下來，讓傑拉德來找他。泰斯牢牢地站在主街道入口的噴泉旁邊，一座大雕像的陰影裡，在那裡他能看到每一個走進走出的人，認為傑拉德最後也一定會來這種地方找他的。

他用手撐著下巴，正考慮著該進哪家旅店去吃飯時，他看到了一個自己認識的人從正門走了進來。那不是傑拉德，但比傑拉德更好。泰索何夫快樂地大叫著跳了起來。

﹁金月！﹂他一邊揮手一邊大叫。

金月的白袍表明她是光明城堡的一位密儀教徒，出於對此的尊敬，一名衛兵被派來負責護送她進城。他用手指著某一個方向。她點了點頭，對他表示感謝。他的手碰了碰自己的前額向她致意，接著轉身回去值勤了。還有一個個子不高，風塵僕僕的身影追著金月，艱難地跟隨著她的步伐。泰斯並沒有太注意別的人。看到金月時，他是那麼高興那麼激動，根本沒時間注意別的，他已經把傑拉德完全忘掉了。如果能有人把他從達拉馬和帕林手中救出來，這個人就一定是金月。

泰斯飛跑著衝過滿是人的大街。他不停地撞到人，一直靈巧地避開那些伸長手臂要抓他的手。當泰索何夫正要像以往一樣用擁抱跟金月打招呼時，他突然停住了。

她是金月，又不是金月。她仍擁有那具自己憎惡的年輕軀體。她仍舊漂亮如昔，有閃亮的銀金色頭髮和可愛的眼睛。但是，她的頭髮蓬亂，未經梳洗，眼神迷茫幽遠，彷彿並沒有看著周圍的一切，而是盯著某些非常遙遠的東西。她的白袍沾著泥，袍邊也破了。她看起來累得搖搖欲墜，卻堅定不移地繼續向前走，用一根木杖支撐著自己的身體。後面那個小小的、滿是灰土的身影跟上了她。

﹁金月？﹂泰索何夫不確定地問道。

她沒有停下腳步，但垂下目光看著他。﹁嗨，泰斯。﹂她用一種心煩意亂的嗓音招呼著他，繼續前行。

應該是這樣：嗨，泰斯。哦，天啊，我真高興見到你，你一直以來去哪裡了，泰斯？而現在卻是：嗨，泰斯。

可是，那個小小的、滿是灰土的身影看到他時倒真是大吃一驚。也同樣非常的高興。

﹁泰斯！﹂

﹁謎琢！﹂泰斯大喊道，終於從一堆灰土裡認出那個侏儒。

兩人握手。

﹁你在這裡做什麼？﹂泰斯問。﹁我最後一次見到你時，你正在光明城堡畫樹籬迷宮的地圖。順便說一句，我最後一次看到樹籬迷宮時，它著火了。﹂

泰索何夫意識到不該把這麼可怕的消息如此唐突地告訴侏儒時，已經太遲了。

﹁火！﹂謎琢猛抽了一口氣。﹁我的畢生大業！著火了！﹂

他突然遭受如此嚴重的打擊，頓時全身軟倒，靠在一棟屋子的牆邊，緊揪著心口，大口喘著氣。泰斯趕忙停下來用帽子給喘氣的侏儒搧風，一邊仍盯著金月。她根本沒注意到悲慟的侏儒，仍然繼續往前走。當謎琢有些恢復時，泰斯拉住他的手臂跟上金月。

﹁只要想想，﹂泰斯安慰他，扶穩踉蹌的侏儒。﹁當他們開始重建的時候，他們會找你的，因為你有唯一一張地圖。﹂

﹁沒錯！﹂謎琢思考了一會兒之後大聲嚷道。他的精神馬上恢復不少。﹁你說的真是對極了。﹂他原本打算當場從背包裡掏出地圖來，但泰斯急忙說他們沒時間了，得跟上金月。

﹁不管怎麼說，你們兩個是怎麼來到索蘭薩斯的？﹂泰索何夫問道，想分散侏儒對著火的樹籬迷宮的注意力。

謎琢告訴泰斯不可摧毀號沉船的悲慘故事，他和金月如何被沖到一個陌生的海邊，然後又是怎麼一直走到現在。

﹁你一定不會相信的，﹂謎琢放低音量，用一種嚇人的低語聲說。﹁但她正跟著鬼魂走！﹂

﹁真的？﹂泰索何夫問。﹁我剛從一個滿是鬼魂的森林裡走出來。﹂

﹁不會吧，老天！﹂侏儒厭惡地盯著泰斯。

﹁我真是受夠了周圍都是不死怪物的感覺。﹂泰斯一副輕鬆的表情。﹁盡是骨架的戰士、虛幻的手掌、身上的鍊條喀啦響的食屍鬼︱︱這些對有經驗的旅行者來說，根本不算什麼。我有觸陷阱舅舅給我的坎德驅鬼湯匙。如果你想看看︱︱﹂

他開始在包包裡到處翻找，但突然停了下來，因為他摸到了時光旅行裝置的零件。

﹁在我看來，我覺得那個女人是瘋了，精神錯亂、神智不清、瘋瘋癲癲、腦袋少根筋，諸如此類的。﹂謎琢一臉陰沉地小聲說著。

﹁對，我想你可能是對的。﹂泰斯看著金月，嘆了口氣，﹁她完全不像我以前認識的金月。那個金月會高興看到一個坎德人。那個金月不會讓邪惡的法師把一個坎德人送去給巨人踩死。﹂泰斯拍了拍謎琢的手臂。﹁能有你跟著她，照顧她，這真是太好了。﹂

﹁我得跟你說老實話，﹂謎琢說。﹁要不是為了錢，我才不幹。你瞧！﹂

侏儒瞟了瞟周圍，確定沒有扒手躲藏在附近後，從背包最底下拉出一個裝得鼓鼓的大錢包。泰索何夫露出欽佩的表情，伸手想摸摸那個錢包。謎琢打了一下坎德人的手，把錢包塞回背袋裡。

﹁你別碰！﹂侏儒皺著眉警告他。

﹁我又不喜歡錢。﹂泰斯揉著自己被打紅的指節。﹁帶著它到處跑太重了。再說錢有什麼好的？我已經帶了這麼多蘋果。沒人會因為蘋果敲我的頭，但如果我拿著錢去買蘋果，別人肯定會打我的頭再把錢搶走，這樣一比，蘋果還好得多。你不覺得嗎？﹂

﹁為什麼你要說起蘋果？﹂謎琢嚷嚷著揮了揮手。﹁蘋果跟這有什麼關係？湯匙又有什麼重要了？﹂

﹁你先開始說的。﹂泰斯告訴他。泰斯知道侏儒很容易激動，決定還是換個話題比較好。﹁你們是怎麼拿到那麼多錢的？﹂

﹁別人給她的。﹂謎琢回答說，揮動的手指向金月的方向，﹁不管我們去哪裡，人們都給她錢，或者是給她一張床過夜，或是給她食物和酒。他們對她真好。他們對我也很和氣。以前從來沒有人對我這麼和氣過。﹂侏儒不滿地說，﹁人們總是對我說些可惡愚蠢的話，像是什麼﹃它應該像這樣子冒煙嗎？﹄、﹃誰來賠償所有的損失？﹄但是，我跟金月在一起的時候，人們對我說話很和氣。他們給我食物和冰麥酒，也給我一張床過夜，也給我錢。她不要錢，把錢都給了我。我都留下來了。﹂謎琢看起來一副會死守著錢包的兇猛模樣。﹁不可摧毀號的修理要花上一大筆錢。我想它只保了責任險而不理賠碰撞︱︱﹂

泰斯有預感，這話題會轉到一個很無聊的方向，於是他打斷了侏儒的話。﹁順便問一句，我們要去哪裡？﹂

﹁跟騎士有關的什麼地方。﹂謎琢回答說。﹁我希望是活的騎士，不過我不會為這件事打賭。你不知道我一直聽到關於死人的事有多噁心。﹂

﹁騎士！﹂泰索何夫高興地喊了起來。﹁我也是為了同樣的事情來這裡的！﹂

這時，金月停住了。她看看這條路，又看看那條路，像是迷路了。泰索何夫從還在自言自語地嘀咕著保險問題的侏儒身邊走開，跑過去看金月需不需要他幫忙。

金月沒理泰斯，而是攔住一名外衣上繡著紅玫瑰，看起來像是個索蘭尼亞騎士的女士。女騎士給她指了方向，並問她來索蘭薩斯有什麼事。

﹁我是金月，光明城堡的密儀教徒。﹂她介紹著自己。﹁我希望能和騎士評議會說幾句話。﹂

﹁我是玫瑰騎士奧蒂拉。﹂女騎士恭敬地向她鞠躬行禮。﹁我們已經聽說了光明城堡的金月，一位非常可敬的女士。您一定是她的女兒。﹂

金月突然看起來又累又煩，似乎她已經聽到過太多這樣的問話了。

﹁對，﹂她嘆了口氣。﹁我是她的女兒。﹂

奧蒂拉再次深深一鞠躬。﹁歡迎來到索蘭薩斯，金月之女。騎士評議會還有許多緊急事務要處理，不過他們總是樂於接待一位從光明城堡來的密儀教徒，尤其是在我們聽說城堡遭到攻擊的壞消息之後。﹂

﹁什麼攻擊？﹂金月臉色慘白，泰索何夫見狀連忙抓住她的手，同情地握了握。

﹁我可以告訴妳︱︱﹂泰斯說。

﹁老天，這兒有個坎德人。﹂奧蒂拉女士說這句話的聲調就跟說﹁老天，這兒有個熊地精﹂的語調是一樣的。騎士掰開泰索何夫的手，把自己擋在泰斯和金月之間。﹁別擔心，醫士。我會處理的。衛兵！又一個小東西闖進來了。趕走他︱︱﹂

﹁我不是什麼小東西！﹂泰索何夫憤慨地解釋著。﹁我是跟金月︱︱她的女兒一起的。我是她母親的一個朋友。﹂

﹁我是她的經紀人。﹂謎琢趕緊顯示自己的重要性。﹁如果妳打算捐錢︱︱﹂

﹁什麼攻擊？﹂金月絕望地追問道。﹁這是真的嗎，泰斯？什麼時候的事？﹂

﹁它就在︱︱對不起，但我正在跟金月說話！﹂泰斯在守衛的手裡扭來扭去。

﹁請放開他。他的確是跟我一起的。﹂金月懇求說。﹁我負完全責任。﹂

衛兵不太相信，但他完全無法拒絕一名光明城堡的密儀教徒如此明確的請求。他看向奧蒂拉女士，後者聳聳肩，悄聲說。﹁別擔心，我會在這兒盯著，天黑之前就會把他趕走。﹂

泰斯這時正在講他的故事。

﹁它就在我跑到帕林房間去的時候開始的。因為我那時下定決心要正直一點，回到過去讓巨人把我踩死，我只是現在才改變主意的，金月。妳知道，我想了又想︱︱﹂

﹁泰斯！﹂金月大叫著搖了搖他。﹁講攻擊的事！﹂

﹁哦，對。呃，帕林跟我正說著這個的時候，我往窗外看，看到一隻大大的龍往城堡飛來。﹂

﹁什麼龍？﹂金月的手撫上心口。

﹁碧雷。就是牠對我下了詛咒。﹂泰索何夫說。﹁我會知道是因為我全身都在發抖，連胃都在抖。帕林也是。我們想用時光旅行裝置逃跑，但帕林把它弄壞了。那時碧雷已經到了，還有很多其他的龍。龍人們從天上跳下來，人們尖叫著到處跑。就像是塔西斯那次一樣。妳還記得嗎？那次紅龍攻擊我們的時候，屋子倒下來砸在我頭上，我們還把坦尼斯和雷斯林弄丟了？﹂

﹁我的同胞！﹂金月哽咽著低聲喃喃道。她快站不穩了。﹁我的同胞怎麼樣了？﹂

﹁醫士，請坐下來。﹂奧蒂拉柔聲勸她。她伸手環住金月，扶她到圍著一座噴泉的低矮圍欄上坐下。

﹁這是真的嗎？﹂金月問騎士。

﹁我很遺憾地說，雖然這聽起來有點奇怪，但坎德人的故事是真的。我們從駐守在斯克西島的要塞接到報告，城堡遭到碧雷和牠的龍手下攻擊。牠們造成了嚴重的毀壞，但大部份人都安全地逃進了山裡。﹂

﹁感謝唯一真神。﹂金月呢喃著。

﹁什麼，醫士？﹂奧蒂拉女士困惑地問道。﹁您說什麼？﹂

﹁我不知道。﹂金月支吾著。﹁我剛才說了什麼嗎？﹂

﹁您說，﹃感謝唯一真神。﹄我們沒聽說有哪個神祇回到克萊恩。﹂奧蒂拉看起來很感興趣。﹁您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希望自己知道。﹂金月輕聲說。她的目光渙散。﹁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說︱︱﹂

﹁我也逃跑了。﹂泰斯大聲嚷嚷。﹁跟帕林一起。真是非常令人興奮。帕林朝龍人扔出裝置的零件，零件發出眩目的魔法。然後我們在焚燒樹籬迷宮的濃煙裡跑上白銀階梯︱︱﹂

謎琢又一次被提醒自己的終生志願變成了一堆濃煙，他開始急喘起來，重重地坐到金月身邊。

﹁然後達拉馬救了我們！﹂泰斯宣佈說。﹁就在我們爬到白銀階梯的頂上不一會兒，接著，嗖！我們就在帕蘭薩斯的大法師之塔裡了，只不過，塔已經不再在帕蘭薩斯了。但它還是大法師之塔︱︱﹂

﹁你可真是個小騙子。﹂奧蒂拉女士說。她的語氣聽起來近乎尊敬，所以泰斯決定把這當成是句恭維話。

﹁謝謝，﹂他謙虛地說。﹁不過我沒有添油加醋。我真的找到達拉馬和塔。我知道那已經消失了有一陣了。﹂

﹁我讓他們獨自面對危險。﹂金月不安地說，沒有注意到泰斯。﹁我讓我的同胞獨自面對巨龍們，但我能做什麼？死靈的聲音在召喚著我︱︱我不得不跟著去！﹂

﹁妳聽到她說什麼了沒有？﹂謎琢戳了戳騎士。﹁鬼魂。食屍鬼。妳要知道，她一直都在講這個。瘋了，真是瘋了。﹂他搖晃著錢袋。﹁如果妳願意捐助︱︱這是免稅的︱︱﹂

奧蒂拉女士瞧著他們，似乎他們都該受到金錢援助，但看到金月身心俱疲、哀傷悲慟的模樣，騎士的表情變柔和了。她環住金月纖瘦的肩膀。

﹁您受了驚嚇，醫士。聽起來您走了很長的路，還得帶著這麼奇怪的旅伴。跟我來。我帶您去見星辰長邁克利斯。﹂

﹁哦，我認識他！不過，﹂金月深深地嘆了口氣。﹁他認不出我的。﹂

奧蒂拉女士站起身打算帶金月離開。泰斯和謎琢也站了起來，跟在後面。一聽到他們的腳步聲，騎士轉過身。她的表情看起來像是打算叫守衛把某人拖到監獄裡去。泰索何夫猜想這個某人可能就是自己，於是飛快地動著腦子。

﹁我說，奧蒂拉女士。﹂他說。﹁妳認識一個名叫傑拉德‧鎢斯‧孟塔的騎士嗎？因為我正在找他。﹂

女騎士的確正打算叫衛兵過來，這時卻閉上嘴盯著他看。

﹁你說什麼？﹂

﹁傑拉德‧鎢斯‧孟塔。妳認識他嗎？﹂泰斯問道。

﹁也許我認識。失陪一會兒，醫士。等我一下。﹂奧蒂拉女士在泰斯面前蹲下身，看著他的眼睛。﹁跟我說說他的長相。﹂

﹁他頭髮的顏色就像提卡的玉米餅，臉一開始看上去很醜，但是直到你認識他之後，不知道為什麼，看起來就不那麼醜了。尤其是他從黑暗騎士手中救了你以後。他的眼睛︱︱﹂

﹁藍得像矢車菊。﹂奧蒂拉說。﹁玉米餅和矢車菊。對，拿來形容他非常合適。你怎麼認識他的？﹂

﹁他是個了不起的朋友。﹂泰斯說。﹁我們一起去奎靈那斯提︱︱﹂

﹁啊，所以他是從那裡來的。﹂奧蒂拉女士緊盯著泰斯，接著她說。﹁你的朋友傑拉德就在索蘭薩斯。他會被帶到騎士評議會面前。他們認為他有犯間諜罪的嫌疑。﹂

﹁啊，天哪！聽說他病了我很難過︵註１︶。﹂泰斯說。﹁他在哪裡？我敢肯定他一定會很高興見到我的。﹂

﹁這次會面應該會很有趣。﹂女騎士回答。﹁衛兵，把這兩個傢伙帶走。我想侏儒也跟這個陰謀有關？﹂

﹁哦，是的。﹂泰索何夫緊緊抓住謎琢的手。﹁他管錢。﹂

﹁不要提到錢！﹂謎琢握緊自己的袍邊。

﹁顯然事情有點小混亂。﹂泰索何夫嘟噥道。﹁別擔心，謎琢。我會解決的。﹂

在克萊恩的歷史紀錄中，這句﹁我會解決的﹂是大多數跟坎德人扯上關係的傢伙，所聽到的最後一句話。侏儒知道這點，所以他開始不安起來。

︻註︼

１　泰索何夫顯然是把﹁間諜罪﹂聽成了某種病癥的名字。

## １︱２３索蘭尼亞騎士評議會

漫長的旅途讓金月感覺疲憊，似乎她的身體依舊是那麼虛弱和蒼老，而不是現在這個奇怪的、年輕強健的軀體。她已經習慣於像藉助手杖般使用這個身體，把她帶到命運召喚之地，無論那是什麼奇異的命運。每天這個身體都不知疲憊地承載她走過漫長的路程。它能吃能喝，年輕美貌。人們被它迷得神魂顛倒，都很樂於幫助她。農民們留她住宿在自己的陋屋裡，邀請她搭乘自己的農車，讓她的艱辛旅途盡可能輕鬆一點；領主大人和貴婦人們招待她住進自己的城堡，用他們的華麗馬車接送她。就這樣，她的身體讓她到達索蘭薩斯的速度比預期中快得多。

金月以為她的美貌和年輕讓他們陶醉，但她錯了。農民和貴族們一開始也許是因為她很漂亮的關係才幫助她，但他們馬上會注意到她的眼睛。在那裡，他們能看到她的悲傷和追尋，從而被它們深深打動。農民與她共用一塊麵包，接受她的謝意；貴婦親吻她，祈求她的祝福。他們在金月的悲傷裡看到自己的恐懼和焦慮。他們在她的追尋中看到自己渴求更多、更好的願望，看到自己追求信仰的期盼。

奧蒂拉女士注意到金月面無血色、步履蹣跚，於是把她直接帶到將要召開騎士評議會的大廳裡，替她找了個舒適的小房間，並在房裡點起溫暖的爐火。騎士命令僕人端來食物，為金月洗去一路風塵。直到確信她已經盡其所能舒適地安頓金月後，奧蒂拉女士才去處理她的囚犯：泰索何夫和謎琢。與此同時，她派了一名跑腿到密儀神殿去通報金月的到來。

金月食不知味，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吃什麼。她的身體要求獲得繼續前進的動力，而她除了乖乖遵命外，別無他法。她不得不繼續前進，追隨死靈河川。那條河川召喚她，將她裹挾在冰冷而可怕的水流中。她在鬼魅般的面孔中尋找她認識的人：河風、提卡、卡拉蒙、她自己的女兒︱︱所有離開這個世界並把她拋在身後的老朋友們。她沒找到他們，但這也不令人驚訝，因為死者的數量像大河中的水滴般無窮無盡，讓她頭暈目眩。

她的身體十分強健，但她累了，累壞了。她覺得自己像一根蠟燭，在裝飾精美的提燈裡燃燒著。火焰搖搖欲墜，燈蠟融化罄盡，燭心幾無殘餘。而她看不見的是，在燭焰衰微時她的燈火卻愈加明亮。

唯一真神。金月不記得自己提起過唯一真神。她什麼也沒說，但她卻夢見過唯一真神。相同的夢境頻繁出現，一遍又一遍，於是她在睡眠中也變得與清醒時一樣精疲力盡。

在夢中，金月又一次身處古城沙克沙羅斯的神殿裡。她手握藍色水晶杖。在她面前是醫療女神米莎凱的雕像。雕像的手彎曲著，似乎握有手杖，然而又沒有。如同許久前做過的那樣，金月把魔法手杖遞給雕像。那次，雕像接受了它，而金月也理解了諸神對子民們的愛。但在夢裡，當她試圖把手杖交給女神時，水晶杖卻裂成碎片，把她的手割得鮮血淋漓。她的喜悅立即被恐懼淹沒。

金月顫抖著醒了過來，迷惑不已。

她猜測這個夢境的意義。一開始她覺得這意味著某件事情，隨後又彷彿是另一件事。她苦思著，最後各種影像開始在她的腦海裡旋轉，彼此追逐，好像一條蛇在追咬自己的尾巴。她閉上眼睛，用手按住它們，想要把蛇逐出腦海。

﹁金月的女兒？﹂傳來一個關切的聲音。

她悚然一驚，連忙放下手，看到星辰長邁克利斯溫和的臉上寫滿焦慮的神色。她曾經見過邁克利斯。他在光明城堡裡學習過，當時他是個卓越的學生，能幹、脾氣隨和的醫士。這個土生土長的索蘭尼亞人後來回到索蘭薩斯，現在他是城裡光明神殿的執事。以前他們經常在一起聊天，如今他卻認不出她，金月不禁搖頭嘆息。

﹁很抱歉，﹂他和氣地說。﹁我不是故意要嚇著妳，孩子。我本來不會不敲門就來，但奧蒂拉女士擔心妳可能人不舒服，所以推測妳大概睡著了。不過我很高興看到妳的胃口不錯。﹂

他有些納悶地望著桌上的杯盤碟碗和一個曾裝滿麵包的籃子。金月的奇怪身體已經吃下一頓足以填飽兩個人肚子的大餐，籃子裡連一點麵包屑也沒剩。

﹁謝謝你，星辰長，﹂金月說。﹁你沒嚇著我。我走了很長一段路，我累了。城堡遭受攻擊的消息讓我心慌意亂。我不知道。這是我頭一次聽說︱︱﹂

﹁有些人被殺害了。﹂邁克利斯說著在她身邊坐下。﹁我們為他們感到悲傷，並相信他們的靈魂已經前往來世。孩子。﹂此時他突然擔憂地問。﹁妳病了嗎？我能幫妳什麼嗎？﹂

金月聽到﹁靈魂﹂兩字，心中不由得一驚。她顫慄著環顧四周。房間裡充斥著死靈，它們有些望著她，有些像無頭蒼蠅般四處亂撞，有些企圖觸摸她，還有些對她毫不在意。它們不會停留原地太久，而是被迫繼續移動，追隨奔騰向北的河流而去。

﹁不，﹂她迷茫地說。﹁只是這個壞消息︱︱﹂

她沒有多加解釋。邁克利斯是個好人，大公無私，但他不會明白死靈們什麼地方也去不了，也不會懂得它們實際上是被禁錮起來的囚犯。

﹁我很遺憾，﹂他還在說。﹁我們沒有接到妳母親的消息。而這可能是好消息，證明金月沒有在襲擊中受傷。﹂

﹁她沒有，﹂金月乾脆俐落地說。最好結束這場戲，盡快說出真相。她時間不多了。死靈河川正推著她。﹁金月沒有在襲擊中受傷，因為她不在現場。她跑了，讓她的人民去面對龍群。﹂

聞聽此言，星辰長變得神色不安起來。﹁孩子，不要對妳母親說這樣不敬的話。﹂

﹁我知道她逃走了。﹂金月毫不客氣地說。﹁星辰長，你心裡很清楚，我不是金月的女兒。你知道我只有兩個女兒，其中一個已經︱︱死了。我是金月。我來索蘭薩斯是為了在騎士評議會上陳述我的故事，看看他們是否能幫助我，以及給他們一個警告。當然，﹂她補充道。﹁你肯定已經聽說過發生在我身上的﹃奇蹟﹄。﹂

星辰長邁克利斯看起來很不自在。他顯然想克制住讓自己不去看她，然而卻又無法將眼神從她臉上移開。他只看了一眼就迅速把臉轉向一旁，結果又忍不住投去迷惑的目光。

﹁不久前，我們的一些年輕密儀教徒們剛剛去城堡朝聖過。﹂他承認道。﹁他們帶回了您領受奇蹟的消息，說您被重新賜予青春。我原本以為這是年輕人在過度興奮下的誇大其詞。﹂他停下話，開始毫不閃躲地看著她。﹁這真的是您嗎，首席大師？請原諒，﹂他笨拙地補充道。﹁但我們已經接獲情報，有黑暗騎士混進密儀教徒中︱︱﹂

﹁星辰長，你還記得我們坐在星空下的那個夜晚嗎？我們談起你在年輕時對諸神的感悟，以及如何在孩提時就夢想著要當一名帕拉丁的牧師。﹂

﹁首席大師！﹂邁克利斯失聲驚呼。他握住她的手，放到自己唇邊。﹁果真是您！果真是一個奇蹟。﹂

﹁不，它不是。﹂金月疲倦地說。﹁是我，但又不是我。這不是奇蹟，而是詛咒。我不指望你能明白。連我自己都不清楚的東西，我又如何能期望別人瞭解呢？我知道騎士們尊崇你。我請你來是要麻煩你一件事。我必須在騎士評議會上發言，但我不能等到下個星期或者下個月，或者其他時間。你能讓他們馬上見我嗎，就在今天？﹂

﹁可以！﹂邁克利斯微笑著回答。﹁我不是他們唯一尊敬的密儀教徒。他們要是聽說首席大師金月光臨本地時，一定會很樂意見到您。因為晚餐的原因，評議會剛剛散會。他們正在進行一項特別的議程，決定一名間諜的命運，但這不會太久。一旦那項令人作嘔的差事結束後，您將成為一縷透進黑暗中的亮光。﹂

﹁我擔心我只會更加深黑暗，不過反正都一樣。﹂金月站起身來，拿起木頭手杖。﹁帶我去會議廳。﹂

﹁可是，大師，﹂邁克利斯也站起來。﹁騎士們一定還在飯桌前。他們也許會在那裡再待一段時間。另外還有這樁關於間諜的事。這裡很舒服，您應該留在這裡︱︱﹂

﹁我從來不覺得舒服，﹂她的語氣裡夾雜著慍怒和不耐。﹁所以我留在這裡跟坐在一個四面會吹進風來的大廳中並沒有什麼兩樣。今天我必須在評議會上發言。誰知道那樁有關間諜的事會拖上多久，也許他們會派人給我傳話，要我明天再來。﹂

﹁大師，我向您保證︱︱﹂

﹁不！我不想拖到明天或者他們認為合適的時候。如果我在現場，他們就無法拒絕我的發言。還有，你不要跟他們提起這個所謂的奇蹟。﹂

﹁當然，大師，一切如您所願。﹂邁克利斯說。

他的表情和聲音都像受了委屈。他對她有點失望。在他眼前明明有一個奇蹟，她卻不準他加以頌揚。

﹃在我手裡，藍色水晶杖四分五裂。﹄

她陪伴星辰長邁克利斯來到會議廳，後者要衛兵讓她進去。當他們走進房間後，他想詢問金月是否舒適︱︱金月能從他的嘴唇上讀出這些話來︱︱不過他終究還是閉上了嘴。邁克利斯結結巴巴地道歉說，他要去把她到來的消息通報給騎士們，於是他離開了。金月在大廳裡坐下了來，四周用來裝飾的政瑰花，香氣撲鼻。

房間背對著午後的陽光，所有蠟燭在騎士們離開後都熄滅了，於是她便一個人在黑暗中等著。僕人們提出要點亮燈火，但金月寧可獨守在黑暗中。

就在金月被帶到會議廳時，奧蒂拉女士正護送傑拉德從牢房到騎士評議會。他並沒有受到什麼非人道的待遇，至少按照黑暗騎士團的標準來說是這樣。他既沒有被綁在肢刑架上，也沒有被綁住手指。他被帶到審問官面前，那個人連續好幾天用各種問題反覆煩擾他，一直用不同順序提出同樣的問題，在時間和地點上跳來跳去，就是要抓到他言辭中的漏洞。

傑拉德面臨選擇。他可以從頭到尾把他的故事全盤托出，從一個在時光中旅行的死坎德人開始，一直到他自己迫於無奈為臭名昭著的黑暗騎士團魁首之一梅丹元帥當副官為止。或者他也可以反覆聲明自己是個被沃倫爵士派去執行秘密任務的索蘭尼亞騎士，這樣他就有非常合理的理由來說明他為什麼會穿著一身黑暗龍騎士的皮甲，騎在藍龍背上到來。是的，這些他都可以在騎士評議會上詳細地解釋清楚。

傑拉德決定選擇後者，雖然他也承認這可能不是最佳的選擇。

經過好多個小時令人精疲力竭的盤問後，審問官向上級報告說，犯人不肯說實話，並且聲稱自己只能向騎士評議會說明真相。審訊官還補充說，以他的意見，這個犯人有可能說的是實話，或者他是當今最狡詐的間諜。無論真相為何，犯人應該被帶到騎士評議會上接受訊問。

當奧蒂拉女士與傑拉德一起走向大廳時，她一直打量著他的頭髮，這個舉動讓他很不安。他的頭髮一定翹得亂七八糟的，因為它從來沒平順過。

﹁我的頭髮是黃色的，﹂他最後終於脫口而出。﹁它需要好好梳理。我平常不會︱︱﹂

﹁提卡的玉米餅。﹂奧蒂拉女士說，她的綠眸正盯著他的頭髮看。﹁你的頭髮跟提卡的玉米餅一樣黃。﹂

﹁妳怎麼會認識提卡？﹂傑拉德驚訝地問。

﹁你又是怎麼認識提卡？﹂她回敬道。

﹁她是索拉斯最後歸宿旅店的老闆娘。正如我說過的那樣，我就駐紮在那裡，如果妳想用這個來試探︱︱﹂

﹁啊，﹂奧蒂拉女士說。﹁那位提卡。﹂

﹁妳在哪裡聽︱︱誰說︱︱﹂

奧蒂拉臉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她搖搖頭，不肯回答他的任何問題。她的手像鉗子般緊緊抓住他的手臂︵她的手比一般人來得大，而且相當有力︶，心不在焉地催促傑拉德跟上她的步伐，也不管他腳踝上的鐐銬讓他只能非常痛苦和彆扭地小跑跟在後面。

他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請她關心這件事。他不想再跟這個喋喋不休的女人說半句話，因為她只會趁機大玩文字遊戲。他要到騎士評議會去，以免騎士團首領大人們在他缺席的情況下做出什麼先入為主的判斷。他已經想好應該把哪些事情和盤托出，以及對哪些事情隻字不提︵譬如說進行時光旅行的早該死了的坎德人︶。他的故事雖然有些奇怪，但卻毫無漏洞。

他們來到騎士們開會的大廳裡，據說這是整個索蘭薩斯最古老的建築，根據傳說，它的建造日期還要回溯到騎士團創始人維納斯‧索蘭那斯的一個兒子創建城市的年代。會議廳由花崗巖砌成，外面貼上了大理石。起初它只是一座簡陋的房子，後來人們不斷擴建，加上側房、望樓和尖塔，因此它現在已經變成一大片環繞在內院周圍的建築群。人們還設立了一座學校，用來指導想要多充實知識的騎士。由於騎士們只會將一小部份時間花在打仗上，因此除了戰爭藝術外，他們還要學習騎士規章以及如何解釋它的條款。身為各區首領的貴族大人們，將要在此聽取陳請並做出裁決。儘管這一大片建築早就超出了﹁大廳﹂的範圍，但騎士們出於尊重依舊如此稱呼它。

這片建築群裡曾經還包括帕拉丁和奇力‧裘理斯的神殿，騎士們對後一位神祇特別尊敬。在諸神離去之後，騎士團很有禮貌地允許牧師們繼續留下來。但是，在失去祈禱獲得的力量後，牧師們覺得無用且難過。神殿中的悲傷回憶無窮無盡，因此他們選擇了離開。他們走後，神殿依舊敞開，變成騎士們最喜愛的研習場所。到了晚上，他們就在此進行漫長的哲學討論。據說神殿有種寧靜氛圍，有助於思考。許多年輕學生覺得這件事十分奇妙。

傑拉德本人從未到過索蘭薩斯，但他聽父親描述過這座城市，於是他在腦海裡回想父親的描述，努力想分清楚每棟建築的名稱。當然，他認得會議廳，因為它的尖屋頂、飛扶壁和雕花石砌非常引人注目。

奧蒂拉把他帶進會議廳裡。他看了巨大的廳堂一眼，那是平日召開市政會議的地方。奧蒂拉護送他走上一條蜿蜒曲折的石梯，隨後又穿過一道回音繚繞的長走廊。一盞盞油燈被放在高大沉重的燈座上，而燈座本身又是從走廊兩側石牆上的雕飾中延伸出來的，看起來就像石雕少女們伸出雙手高舉燈火。刻畫這些雕塑的手藝可謂登峰造極，每個少女都栩栩如生而又神態各異。但傑拉德心事重重，因此對它們沒有多加留意。

騎士評議會由三位騎士組成，也就是騎士團中三個位階的首領︱︱聖劍騎士、玫瑰騎士和皇冠騎士，現在他們已經齊聚一堂。前來旁聽的貴族大人和少數平民正安靜地魚貫進入大廳，騎士們則獨自站在走道的盡頭。騎士評議會的過程十分莊重，很少有人說話，偶爾出現的交談聲也都很輕。奧蒂拉女士要犯人停下，把他交給衛兵們，然後自己去把犯人送來的消息通報給傳令官。

當那些坐在樓座裡的人都到齊了之後，騎士首領們便在幾名高舉索蘭尼亞騎士團寶劍、玫瑰和翠鳥徽記的侍從引導下步入室內。索蘭薩斯城的旗幟緊隨其後，然後是組成評議會的騎士首領們自己的旌旗。

傑拉德一邊等著他們各自就座，一邊掃視人群，希望能找到某個認識他或他父親的人。但他看不到任何熟面孔，於是他的心沉了下去。

﹁那邊有人聲稱認識你。﹂奧蒂拉女士回應說。她看到他正在掃視人群，心裡已經猜出他的念頭。

﹁有嗎？﹂他如釋重負地說。﹁會是誰呢？是不是傑弗瑞爵士或林奇博爵士，或者是格蘭圖爵士？﹂

奧蒂拉女士搖了搖頭說。﹁不，不是。不是那些人。實際上根本不是個騎士。他是來為你作證的。請接受我的哀悼。﹂

﹁這是幹什麼︱︱﹂傑拉德怒氣沖沖地開口說，但她立刻打斷了他的話。

﹁噢，如果你在關心那頭藍龍的命運，那麼你也許會高興地得知，牠躲過了我們的追殺。我們發現山洞裡空空如也，但我們知道牠就在附近。我們接到了牲畜失蹤的報告。﹂

傑拉德心裡明白，他應該站在騎士們這一邊，但他也不得不為銳刃捏一把汗，因為藍龍是個忠實勇敢的夥伴。雖然銳刃一定已經意識到傑拉德遇上了某種麻煩，但龍依舊甘冒性命危險留在這裡，這讓傑拉德大為感動。

﹁把犯人帶上來。﹂法庭守衛喊道。

奧蒂拉女士抓住傑拉德，把他帶到大廳裡。

﹁我很遺憾，你必須戴上鐐銬，﹂她輕聲告訴他。﹁法律是這麼規定的。﹂

他驚訝地望著她。終其一生，他也休想猜透她心裡究竟在打什麼主意。傑拉德不情願地向她點點頭，躲開她的手，逕自走過她身邊。也許他不得不戴著鐐銬叮噹作響地走進會議廳，但他至少要高昂著頭，驕傲地自己走進去。

他在樓座上傳來的竊竊私語聲中蹣跚走進來。騎士首領們坐在一張擺放在大廳前方的木頭長桌後面。傑拉德知道程序。他以前也曾旁聽過騎士評議會召開的會議。他走到大廳中央，垂首向三位坐在那裡將要裁決他命運的人致意。騎士首領們一臉凝重地望著他，但傑拉德覺得，從他們讚許的表情和點頭來看，他已經給他們留下一個好印象。他抬起頭，轉身走向被告席。這時候傳來一個聲音，毀了他所有的希望和期盼，他不禁開始思量，也許他應該馬上召喚行刑官，省得大家麻煩。

﹁傑拉德！﹂那個聲音喊道。﹁看這邊，傑拉德！是我！泰索何夫！泰索何夫‧柏伏特！﹂

旁聽者們坐在這個巨大的長方形房間的另一頭，騎士首領們坐在前方，他們左邊則是犯人和衛兵的被告席。還有一些人坐在右方靠近圍牆處的椅子上，他們中有來議事的，有來遞交陳請的，也有來提供證詞的。

金月坐在其中一張椅子上。在評議會召開前她等了足足有兩小時。她利用其中一部份時間小憩片刻，但她的睡眠一如既往地被光怪陸離、像漩渦般令人目眩的形象和畫面所打擾。她被人們就座的聲音吵醒。眾人用奇怪的眼神望著她，有人直盯著她看，其他人則小心翼翼地盡量不去看她。當騎士首領們走進來時，他們每個人都在她面前深深一鞠躬，有一位還跪下來祈求她的祝福。

金月這才明白邁克利斯已經把她返老還童的奇蹟說出去了。

起初她對此不大高興，甚至有點生星辰長的氣，因為她已經明確要求他不要這麼做。不過她轉念一想，就覺得自己有些不近人情。他總得為她改變容貌一事做出點解釋，而他的行為正好免去她反覆說明的麻煩，也省得她一遍遍重溫那場可怕的改變和那個風暴之夜。她耐心地接受騎士的敬意和尊崇。死靈像往常一樣在她四周疾速掠過，但它們總是源源不斷。

星辰長邁克利斯又回來了，並且保護般地坐在她身旁。邁克利斯用夾雜著敬畏、惋惜和困惑的眼神望著她。顯然他無法瞭解，為什麼她不肯跑到大街上展示這份賜予她的神蹟？他們沒有人能瞭解。他們把她的耐心錯當成謙恭，因此他們尊崇她也怨恨她。換成他們之中的任何人，都會對這份禮物欣然接受，然而她卻沒有一點歡喜的樣子。

在索蘭尼亞人喜愛的一套正式禮儀過後，騎士評議會宣告開始。這種拘泥形式的動作充斥在索蘭尼亞人生活中，從生到死的重要時刻。如果事先沒有宣讀過無數莊嚴的聲明、文本，以及大段大段地引述騎士規章裡的詞句，那麼就不會被認為真正生效。

金月把背靠在牆上，閉上眼睛，似乎是睡著了。人們已經開始審判某個騎士，但金月對此毫無察覺。單調乏味的嗓音是她睡夢中的一股暗流，在夢境中她又回到了塔西斯。那座城市遭到大群飛龍的襲擊，牠們五顏六色的巨翼把白晝變成最幽深的黑夜，她在恐懼中畏縮地不敢抬頭。泰索何夫在喚著她的名字。他在告訴她什麼東西，什麼重要︱︱

﹁泰斯！﹂她脫口而出，隨即坐直身子。﹁泰斯，快去找坦尼斯！我必須跟他談︱︱﹂

她眨了眨眼睛，迷茫地環顧四周。

﹁金月，首席大師，﹂邁克利斯柔聲說。他伸出手，撫慰般地拍拍她的手。﹁您做夢了。﹂

﹁是的，﹂她喃喃地說。﹁我在做夢︱︱﹂

她想要回憶起夢境，她在其中發現了一些重要的東西，因此她才要告訴坦尼斯。可是，坦尼斯當然不在那裡。他們都不在。她孤身一人，也不記得到底夢見了什麼。

大廳裡的每個人都在盯著她看。她突然的叫聲打斷了議程。星辰長邁克利斯做了個﹁一切正常﹂的手勢，於是騎士首領們把注意力重新轉回到手頭的案子上。他們召喚騎士犯人站到他們面前。

金月的目光在大廳裡遊移不定，望著不安分的死靈在活人中間穿梭往來。騎士首領們的聲音在她耳裡變得單調起來，她不再去注意他們說了什麼，直到他們招呼泰索何夫作證。他站在被告席上，在一群衣著光鮮的衛兵中間顯得特別渺小寒酸。

不過坎德人既不會被武力炫耀嚇倒，也不吃華麗排場這一套。他不為所動地對騎士首領們敘說了他到索拉斯的經歷，和此後發生的事。

金月之前在光明城堡中已經聽過這個故事。她記得泰索何夫談起一個陪伴他去奎靈那斯提尋找帕林的索蘭尼亞騎士。聽著坎德人的發言，金月意識到眼前的騎士正是發現坎德人出現在最後英雄之墓中的那個人，正是他在卡拉蒙死去時陪在老人身邊，也正是他留下來與黑暗騎士對抗而讓帕林能夠逃脫。就是他構成了這一長串事件中的第一環。

現在她開始饒富興味地打量著騎士。他走進大廳時一臉陰沉，看起來自尊心受到了傷害。但現在坎德人開始為他辯護，而他則站在那裡，一副神情沮喪的模樣。他靠在被告席上，低著頭，雙手垂蕩在身前，似乎他的命運早已注定，只等著被帶去監牢。泰索何夫則不用說，正自得其樂呢！

﹁坎德人，你聲稱參加過之前的一次騎士評議會。﹂聖劍騎士尤瑞奇說，他顯然不遺餘力地要讓坎德人明白局勢的嚴重性。

﹁噢，是的，﹂泰斯回答說。﹁史東‧布萊特布雷德的那次。﹂

﹁你說什麼？﹂尤瑞奇爵士困惑地問道。

﹁史東‧布萊特布雷德。﹂泰斯提高了嗓門，﹁你聽過史東嗎？他是個長槍英雄。就像我一樣。﹂說著，泰索何夫謙虛地把手放到胸前。他看到騎士們正用空洞的眼神望著他，決定現在是添油加醋的時候了。﹁雖然在德瑞克爵士企圖以怯懦為理由把史東趕出騎士團時我並不在法王之塔內，但我後來從我的朋友佛林特‧火爐那裡得知此事，那是在聖白石會議和我打碎龍珠之後的事了。當時精靈和騎士們正在爭論該如何處置龍珠︱︱﹂

玫瑰騎士兼評議會之首塔斯佳爵士插嘴道。﹁我們對那段故事都很熟悉了，坎德人。你不可能出現在那個地方，所以還是省掉你的謊言吧！現在，請告訴我們，你究竟是怎麼鑽到墳墓裡去︱︱﹂

﹁噢，但他的確在那裡，各位大人。﹂金月說著站起身來。﹁如果你們如自己聲稱的那般熟知騎士團歷史的話，你們就會知道泰索何夫參加過聖白石會議，他也的確打破了龍珠。﹂

﹁我清楚坎德英雄泰索何夫‧柏伏特做過這些事，大師。﹂在對她說話時，塔斯佳爵士就換上一種尊敬的溫和口氣。﹁也許您的混淆來自於這個坎德人自稱為泰索何夫‧柏伏特的舉動，毫無疑問，他的名字是為了紀念那位同名同姓的坎德英雄。﹂

﹁我沒有混淆，﹂金月尖銳地說。﹁那個改變我身體的所謂﹃奇蹟﹄，並沒有影響我的心智。我認識你指的那位坎德人。當時我就認識他，現在我也認得出他。難道你們沒有在聽他的故事嗎？﹂她不耐煩地問道。

騎士們瞪著她看。傑拉德抬起頭，一絲希望之光照亮了他的臉頰。

﹁首席大師，您是說，您認同他的故事？﹂皇冠騎士奈格皺著眉頭問。

﹁正是如此，﹂金月說。﹁帕林‧馬哲理和泰索何夫‧柏伏特來到光明城堡與我會面。我認出了泰索何夫。他可不是一個能被輕易忘記的人。帕林告訴我，泰索何夫擁有一件能讓他在時光中旅行的魔法寶物。泰索何夫在可怕的風暴之夜來到最後英雄之墓。那是個充滿奇蹟的夜晚。﹂她帶著苦澀的諷刺口吻補充道。

﹁這個坎德人︱︱﹂塔斯佳爵士瞟了泰斯一眼，不知如何是好。﹁聲稱正在此地受審的騎士護送他到奎靈那斯提，在那裡，在半精靈英雄坦尼斯的妻子羅拉娜家裡，他們遇見了帕林‧馬哲理。﹂

﹁各位大人，泰索何夫對我說了同樣的故事。我沒理由懷疑它。如果你們不相信他的故事，或者對我的話有所懷疑，那麼有個很容易的方法進行驗證：與索拉斯的沃倫爵士取得聯繫，並向他詢問。﹂

﹁我們當然不懷疑您的話，首席大師。﹂騎士首領看起來有些尷尬。

﹁但你們應該要懷疑的，大人們。﹂奧蒂拉女士說。她站起身，面向金月。﹁我們怎麼知道您是自己聲稱的那個人？您口說無憑，我們為什麼要相信您？﹂

﹁妳不該相信，﹂金月說。﹁妳應該提出質疑，孩子。妳總是應該提出問題。只有透過提問，我們才能得到解答。﹂

﹁各位大人！﹂星辰長邁克利斯大吃一驚。﹁首席大師跟我是老朋友了。我可以證實她的確是光明城堡的首席大師金月。﹂

﹁把妳的想法告訴我，孩子。﹂金月沒理會星辰長。她的目光聚焦在奧蒂拉身上，似乎大廳裡只有她們兩個。﹁說出妳心裡的話，提出妳的問題。﹂

﹁很好，我正想這麼做。﹂奧蒂拉轉過身去面對騎士評議會。﹁大人們，首席大師金月已經超過九十歲了！這個女人年輕美貌，身體強健。在諸神離去的情況下，這個奇蹟怎麼可能發生呢？﹂

﹁是的，這正是問題所在。﹂說罷，金月坐回椅子上。

﹁您有答案嗎，首席大師？﹂塔斯佳爵士問。

金月堅定地望著他。﹁不，大人，我沒有。我只能說，如果沒有神，那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就不可能出現。﹂

旁觀者們開始交頭接耳。騎士們彼此交換懷疑的眼神。星辰長無助地盯著她，張口結舌，不知說什麼才好。那個叫傑拉德的騎士已經把頭埋進雙手中。

泰索何夫突地站起身來。﹁我有答案了。﹂他主動說，但法庭守衛迅速把他按回椅子上，並摀住他的嘴巴。

﹁我有話要說。﹂謎琢帶著他那種特有的尖細鼻音說。他從椅子上滑下來，緊張地拉扯著鬍子。

塔斯佳爵士允許侏儒發言。索蘭尼亞人對侏儒總有種親近感。

﹁我只想說，我這輩子從來沒看到過這些人當中的任何一個。就在幾個星期前，這個坎德人跑來破壞我製作樹籬迷宮地圖的努力，而這個女人則偷走我的潛水艇。我要設立一個法律援助基金。有沒有人願意捐款？﹂

謎琢滿懷希望地四處環顧。無人響應，於是他又坐了回去。塔斯佳爵士看上去相當吃驚，但他點了點頭，表示侏儒的證詞應該被記錄在案。

﹁騎士傑拉德‧鎢斯‧孟塔已經陳述了他的辯詞，﹂塔斯佳爵士說。﹁我們也已經聽到自稱泰索何夫‧柏伏特的坎德人，和奧蒂拉‧溫德絲女士︱︱呃︱︱還有首席大師的證詞。我們現在要退庭審議這些證詞。﹂

每個人都點點頭。於是騎士們起身告退。在他們走後，有些人回到座位上，但大多數人急忙走出大廳來到走廊裡，用激動的語氣討論著方才發生的事情。這些話在大廳裡能聽得清清楚楚。

金月把頭靠在牆上，閉上眼睛。她現在只想靜一靜，遠離喧囂、嘈雜和混亂，遠離這一切。

有人碰了碰她的手。她睜開眼睛，看到奧蒂拉站在她面前。

﹁您為何要我問起諸神的事，首席大師？﹂奧蒂拉女士問。

﹁因為它需要被人問起，孩子。﹂金月回答。

﹁您是說有一位神靈存在？﹂奧蒂拉皺起眉頭。﹁您提起過一個唯︱︱﹂

金月挽起奧蒂拉的手臂，用手指緊緊抓住它。﹁我說打開妳的心靈，孩子。對世界打開它。﹂

奧蒂拉微笑起來。﹁我曾經敞開過我的心，首席大師。結果有人進來把它翻了亂七八糟。﹂

﹁因此妳現在就用伶牙俐齒把它緊緊地關起來。傑拉德‧鎢斯‧孟塔說的沒錯，奧蒂拉女士。哦，對了，他們要派人去索拉斯和他的家鄉證核他的話，但妳我都很清楚，這需要花好多個星期的時間。那樣就太遲了。妳相信他，對嗎？﹂

﹁玉米餅和矢車菊。﹂奧蒂拉說著瞟了犯人一眼。他耐心地坐在被告席上，顯得很疲憊。她又把目光移回金月身上。﹁也許信，也許不信。不過，正如您說的，只有透過提問我們才能得到答案。我要盡其所能地證明或者否定他的故事。﹂

騎士們回來了。金月聽到他們在談論裁決的結果，但他們的聲音很遙遠，似乎被阻隔在一條寬廣的大河對岸。

﹁我們已經裁定，在沒有與更多的證人談過之前，我們無法對本案中的關鍵問題作出決斷。因此我們將派使者到光明城堡和索拉斯的沃倫爵士那裡去。與此同時，我們將派審訊官尋訪索蘭薩斯各處，看看有沒有人能夠知道被告的家庭，或者辨認出他的身分。﹂

金月幾乎聽不清楚他在說什麼。她感覺自己在世上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年輕的身體已經無法再禁錮渴求擺脫肉體和情感束縛的靈魂。生命在每一下心跳聲中流逝，每一下都比原來更虛弱乏力。然而，她還有事要做。她還得去某個地方。

﹁與此同時，﹂塔斯佳爵士最後宣告。﹁犯人傑拉德‧鎢斯‧孟塔、叫泰索何夫‧柏伏特的坎德人，以及侏儒謎琢將被拘禁起來。評議會宣佈休會︱︱﹂

﹁大人，我有話要說！﹂傑拉德掙脫企圖制止他的法庭守衛，高聲喊道。﹁你們喜歡如何處置我都行，願不願意相信我的故事也隨你們便。﹂他提高音量，壓倒騎士首領們反覆要他閉嘴的命令。﹁但我懇求你們！派人去援救奎靈那斯提精靈，不要讓巨龍碧雷毫無顧忌地屠滅他們。如果你們不把精靈當成同類，那你們至少應該看到，如果碧雷摧毀了精靈，牠就會把注意力轉向索蘭尼亞︱︱﹂

法庭守衛叫來其他衛兵終於把傑拉德制服。奧蒂拉一言不發地注視著這一幕，然後將目光移回到金月身上。她看上去已經睡著了，頭垂在胸前，雙手放在膝蓋上，就像一個在壁爐前或暖暖的陽光下打盹的老婦，不在意眼前的一切，而沉浸於對未來的遐想中。

﹁她是金月。﹂奧蒂拉女士小聲說。

塔斯佳爵士在秩序恢復後繼續說道。﹁首席大師將由星辰長邁克利斯照顧。我們要求她在信使回來之前不要離開索蘭薩斯城。﹂

﹁我很榮幸您能成為我的客人，首席大師。﹂說著，邁克利斯輕輕推了她一下。

﹁謝謝你。﹂金月驀然醒來。﹁但我不會逗留太久。﹂

星辰長眨了眨眼。﹁請原諒，首席大師，但您聽見騎士說︱︱﹂

金月實際上一個字也沒聽見。她對活人毫不在意，對簇擁在她身邊的死靈也是如此。

﹁我累極了。﹂她告訴他們所有人，然後拿起手杖走出門外。

## １︱２４迎向終結

當國王告知他們即將到來的危險後，奎靈那斯提的人民便開始著手準備抵禦巨龍和牠手下正快速逼近精靈首都的軍隊。碧雷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攻占精靈城市上，企圖將這座曾經給世界帶來數世紀榮耀的城市據為己有。很快地，人類就會蜂擁而至，占據精靈們的家園，砍伐精靈們熱愛的森林，放任臭氣熏天的豬隻在精靈們的玫瑰園裡胡亂啃食。

現在難民們已經離開。他們不是走矮人隧道撤離，就是穿越森林逃走了。在難民們走後，自願留下來抵禦巨龍的精靈們開始在城市裡設防。他們沒有任何幻想，心裡知道這場仗要打贏只能指望奇蹟發生。他們頂多能拖延一下敵軍的行動。每拖延敵軍幾小時，他們的家人和朋友就能離安全更近幾分。他們已經聽說屏障倒塌的事，於是他們開始談論西瓦那斯提的美景，談論他們的兄弟姐妹會歡迎難民，把他們帶回自己的家園，並給予關懷。他們還談到要彌補舊日傷痕，憧憬精靈王國重新統一的那天。

他們的國王吉爾薩斯鼓勵他們抱著這樣的希望和信念。梅丹元帥納悶這個年輕人如何能撥出時間來睡覺。吉爾薩斯看起來無處不在。他一會兒跑到地下去協助矮人和他們的挖地蟲，一會兒又去安排焚毀白怒河上的某座橋樑。等到梅丹再看見國王的時候，吉爾薩斯又已經回到地下隧道中。現在隧道變成大多數精靈生活的地方。在這些由矮人挖掘的地洞裡，精靈們夜以繼日地趕造武器盔甲，編結無數里長的堅固繩索。這些細繩在國王消滅龍的計劃中，將要負起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嬰兒服裝到結婚禮服，再到裹屍布，每一片能省下來的布料都被捐獻出來製作繩索。精靈們從自己的床上取來絲綢床單，從搖籃中拿走羊毛毯子，從太陽之塔裡揭下已經懸掛了好幾世紀的織錦。他們不假思索地把這些東西撕成布條。

人們沒日沒夜地工作。當一個人實在沒力氣再做下去時，當某個人的手起了水泡或手指僵硬得無法動彈時，另一個人就馬上接替他的位置。到了晚上，白天編出來的繩子就被偷偷運出隧道，藏到精靈們的家裡，藏到酒館裡和倉庫中。精靈法師們來回奔波，在繩索上施法。變化無常的魔法有時候起作用，有時則毫無反應。如果一名法師失敗了，另一名會在待會兒再嘗試一遍。

在地面上，黑暗騎士們忠實地執行著趕走奎靈那斯提居民的任務。他們把精靈從家裡拖出來，毆打他們，把他們押進設在城外的集中營裡。士兵們把家具扔到街上，在大肆劫掠後便放火將房子燒了。

碧雷的間諜飛在空中，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後回去向碧雷報告牠的命令已被完整地執行。間諜們不知道的是，白天在集中營裡嚇得縮成一團的精靈，到晚上又被偷偷放出來。他們被派到不同的房子裡，以便在第二天早上再被﹁逮捕﹂一次。如果間諜們看得再仔細一點，牠們還會發現扔到街上的家具堵住了主要路口，被燒光的房子也經過戰略上的精心安排，以便它們的殘骸能阻擋軍隊的前進腳步。

在這段忙碌的時間裡，梅丹沒見過羅拉娜。自從太后巧妙地協助他愚弄了碧雷的龍人奴僕後，梅丹就專注在部署城防和其他無數差事上。他知道她一定也很忙碌。她已經收拾好自己和國王的行李準備去南方，雖然在他看來，她能帶走的行李實在是寥寥無幾。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她已經把所有衣物全部捐出來製作繩索，連婚紗也不例外。

梅丹聽說是她自己把婚紗捐出來的。精靈們提出抗議，要求她不要這麼做，至少留下這件衣服。她沒理會，而是拿起剪刀，親自把手中漂亮的絲織品剪成細條。與此同時，她一直在講她與半精靈坦尼斯的婚禮。當他們聽到泰索何夫‧柏伏特的荒唐事時都捧腹大笑不已。坎德人帶著結婚戒指偷偷溜到街上，結果被人發現時他正用戒指跟街上的小孩交換一缸蝌蚪。她還說起擔任伴郎的卡拉蒙‧馬哲理在舉杯敬酒時，一下子想不起坦尼斯的名字，結果臉漲得通紅。

後來梅丹元帥曾去察看過那條繩索。他把風信子色的絲繩握在手中，望著它在自己的手掌裡閃閃發光。他心想，這段繩子已經不需要再用魔法力量加強了，因為編織它的不是絲線，而是愛。

元帥自己也忙得團團轉。他每晚只能抽出幾個小時來補充睡眠。他強迫自己這麼做，因為他清楚沒有這點睡眠他就無法有效工作。他本來可以抽出時間去拜訪太后，但他選擇不去。他們以前是彼此尊敬的對手，但現在情況變了。每個人都知道，當他們上一次道別後，在彼此眼中就再也不會跟以前一樣。

梅丹感到一陣失落。他從來沒存過什麼幻想。他不配得到她的青睞。他對自己的過去並不感到羞恥。他是個戰士，他做了戰士應該做的事，但這也意味著他的手上沾了血。她的人民流過的血。他要觸摸她，就勢必會玷污她。不，他絕不會這麼做。然而他還是感覺他們無法像老友重逢那樣輕鬆愜意。他們之間發生過太多的事情，讓這種可能早已化為烏有。他們的下次會面肯定相當尷尬，對他們兩人都會是一種折磨。他會向她道別，祝她一路順風。當她走後，當她再也不會出現在他眼前時，他就要著手準備面對死亡，像他早有準備的那樣作為一個戰士為職責獻身。

當傑拉德在騎士評議會上慷慨激昂而又徒勞地為精靈們請命時，梅丹元帥正坐在王宮裡，準備召集最後一次軍官會議。他邀請了矮人王塔恩‧哮巖、吉爾薩斯和他的妻子牝獅，以及精靈指揮官們。

梅丹已經告知國王，如果王族們還指望擺脫追兵的話，那麼他們最遲必須在明天離開。他已經對國王逗留過久感到不安，但吉爾薩斯一直拒絕離開。今晚，梅丹要對羅拉娜說再見。當有旁人在場時，也許他們的道別會變得容易些。

﹁會議將在月亮升起時開始。﹂梅丹對普蘭切特說，要他把消息帶給各位精靈指揮官。﹁我們將在我的花園裡開會。﹂

他的理由是精靈們在深溝高壘的騎士司令部裡會感覺不舒服，但實際上，他心裡希望有個能展示自家花園的機會，他也想趁此機會享受一番良辰美景，也許這是最後一次了。

他逐一說出與會者的名單，然後像突然想起來似地說。﹁太后︱︱﹂

﹁不！﹂吉爾薩斯說。

國王低著頭，在房間裡背著手踱來踱去，看起來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裡。梅丹並不認為國王在聽自己說話，因此吉爾薩斯的話嚇了他一跳。

﹁請原諒，陛下？﹂梅丹說。

吉爾薩斯不再踱步，他來到鋪滿奎靈那斯提及周邊地區大地圖的桌前。

﹁你不要把這次會議的消息告訴我母親。﹂

﹁這次會議相當重要，陛下。﹂元帥爭辯道。﹁我們將敲定城防以及安全撤離居民的計劃。你母親對這些事情很熟悉，而且︱︱﹂

﹁是的，﹂吉爾薩斯打斷了他的話，聲音凝重地說，﹁她相當有經驗。這正是我不希望她與會的原因。你難道還不明白嗎，元帥？﹂他伏在桌上，盯著梅丹的眼睛。﹁如果我們邀請她參加戰爭會議，她就會認為我們希望她貢獻出那些知識並參與︱︱﹂

他的話沒說完。他突然站直身子，用手撫了撫頭髮，漠然地注視窗外。落日餘暉透過水晶窗籠罩在年輕國王身上。梅丹期盼地望著他，等他把剩下的話說完。他注意到過去幾周的緊張，在這個年輕人身上寫下一筆筆蒼老的印跡，讓他再沒有懶洋洋的吟詩賦詞，和注視舞池的茫然目光。儘管這都是國王用來矇騙敵人的面具，但他們上當的原因正是因為這個面具也是國王真實的一部份。

吉爾薩斯天生就是個詩人，他告誡自己要盡可能內斂，因為他覺得誰也不能信任。他展示給世界的那張面孔，那個自信滿滿、強悍勇武的國王，實際上也是一張面具，與另外一張沒多大區別。在面具下是一個飽受自疑、猶豫和恐懼折磨的人。他巧妙地把這些東西隱藏起來，但照耀在他臉上的陽光將他眼裡的陰雲暴露無遺。那種繃著臉、抿緊嘴唇的笑容根本不是笑容。那雙眼睛盯著內在的陰影，而不是外面照進來的陽光。

梅丹心想，他一定很像他的父親。可惜，他父親無法來給兒子忠告，不能把手放到他肩上，告訴他這些內心感受不是軟弱的表現，也不會讓他丟臉。遠非如此，實際上它們會讓他成為一個更好的領袖，一個更好的國王。本來梅丹也許能這麼告訴國王，但他知道，如果這些詞句從自己嘴裡出去的話，只會引來怨恨。吉爾薩斯從窗邊走開，這一刻便就此消逝。

﹁我懂。﹂梅丹說。很明顯地，從令人不適的寂靜中可以看出國王根本不準備說完他的話，而那句說了一半的話卻突然讓元帥想起一種令人震驚的全新可能。他本來假定羅拉娜準備離開奎靈諾斯。也許他錯了。﹁很好。普蘭切特，我們不要對太后提起這次會議。﹂

慘白的月亮升至天空中。梅丹從來沒喜歡過這個奇怪的月亮。比起白銀般光彩奪目的索林那瑞和火紅的努林塔瑞，這個月亮看起來既淒慘又寒酸。他幾乎感覺它每次升起時都要向群星道歉，似乎很不好意思在它們之中占據一席之地。現在它也在履行自己的職責，它的光亮讓他不必把刺眼的火炬和油燈帶進他的花園，這些東西的光芒也許會讓長著翅膀的間諜覺察到有人正在開會。

精靈們表達了對花園的讚嘆之意。的確，他們對一個人類能創造出此番美景都很驚訝，而他們的驚訝帶給梅丹的滿足感也不比他們的讚揚少，因為這意味著那些都是真心話。他的花園從來不曾像今晚這樣，在月光下流露出懾人心魄的美。即使那位把花草當成牲畜照料的矮人也在看了花園後，帶著不算十分厭倦的神情說它﹁漂亮﹂，不過他馬上就開始打噴嚏，隨後在整個會議過程中不斷揉搓發癢的鼻子。

牝獅首先向大家通報情況。她對花園隻字未提。她一臉冷淡，帶著公事公辦的神情，顯然想盡快完事。魚池邊的桌上鋪著一張地圖，她在地圖上指出敵軍的位置。

﹁我軍正盡其所能地延緩敵軍的前進速度，但我們只是這頭巨獸身上的牛虻。我們令牠惱火，讓牠煩躁不安，吸取牠的血液。我們能阻礙牠，卻無法阻止牠。我們能殺死一百個人，但這對牠來說只是九牛一毛。因此，我已經命令我的人撤退回來。如今我們正在幫助難民。﹂

梅丹表示同意。﹁妳將承擔護送王室的任務。妳自己也是其中一員。﹂說著，他抱以禮貌的微笑。

牝獅不理會他的微笑。她花了好多年時間和他作戰。她不信任他。梅丹並未責怪她。他也不信任她。元帥感覺，如果不是吉爾薩斯介入，他也許會發現牝獅的匕首已經神不知鬼不覺地刺進他的心窩。

當吉爾薩斯宣佈自己將要離開時，他的表情和平常一樣陰沉。梅丹同情年輕國王，也能理解他的感受。大多數精靈能理解他離開的原因，但也有人無法理解，他們私下談論國王在奎靈諾斯需要他時偷偷溜走，讓他的人民去死以便自己能茍活。梅丹一點也不羨慕這個年輕人將要面臨的生活：逃難的一生，顛沛流離的一生。

﹁我將親自護送陛下通過隧道。﹂哮巖聲明。﹁然後我那些願意留下來的人民，將會躲在城市下方的隧道裡準備協助戰鬥。當黑暗大軍開往奎靈諾斯時︱︱﹂他咧著嘴大笑起來。﹁他們會發覺從地裡鑽出來的不只是土撥鼠！﹂

似乎要強調他的話一樣，大地在他們腳下輕輕地振動起來，這是巨型挖地蟲在工作的跡象。

﹁你和隨從們必須在一大早進入隧道，陛下。﹂大王說。﹁我們不能再多等了。﹂

﹁我們會到的。﹂吉爾薩斯說。他嘆了口氣，低下頭去望著自己緊緊按在桌面上的手。

梅丹清了清嗓子，繼續說道。﹁至於奎靈諾斯城的防禦，混入碧雷軍隊中的間諜報告說，牠的進攻計劃沒什麼改變。牠會先派下面的龍前來偵察，確保一切正常，並用龍威嚇唬任何可能留下來的人。﹂說到這裡，梅丹臉上露出一絲冷笑。﹁當碧雷確信城市被遺棄，以及牠自己那身寶貝皮囊安全無虞後，牠就會親自前來率領軍隊進城。﹂

梅丹指向地圖。﹁奎靈諾斯城擁有一條天然的護城河，也就是從三面包圍城市的白怒河。我們接到報告說，龍王軍將要在這些溪流的河岸邊集結。我們已經拆毀橋樑，但一年中的這個時候水位很低，他們能從這裡、這裡和這裡徒涉過河。﹂他在地圖上指出三個地方。﹁渡河將延緩他們的行動，因為他們將被迫通過水流湍急的河道，有些地方水深及腰。我軍將部署在這裡、這裡，以及這裡︱︱﹂地圖上又標出幾個新地方。﹁他們會奉命在攻擊前先放一部份敵人過河。﹂

他環顧周圍的軍官。﹁我們要向士兵們強調，他們必須等待進攻信號。我們希望能分割敵軍，讓他們分散在河流兩側，首尾無法相顧。我們想要製造恐慌和混亂，這樣想過河增援的人就會被河岸邊拚死掙扎的人擋住去路。部署在這裡的精靈弓箭手們，要用箭雨削弱敵軍的兵力。矮人軍隊在大王姪子的率領下︱︱﹂梅丹向矮人鞠了個躬。﹁將在這裡打擊他們，把他們趕進水裡。其他精靈軍隊將駐紮在山腳下騷擾他們的側翼。各位明白了嗎？每個人都滿意嗎？﹂

他們已經把這個方案反覆討論過好幾次，因此每個人都點了點頭。

﹁最後，在我們的上次會議中討論過，要派人去找駐紮在奎靈那斯提西部邊界上的灰袍法師，並請求他們援助。現在已經決定，我們將停止此事，因為這些灰袍法師不可信賴，對此我深有同感。事實證明我們不指望他們是相當明智的。看起來他們已經消失了。不但他們自己無影無蹤，連整片威萊斯森林也跟著不知去向。我接到報告說，碧雷的一支精銳龍人部隊被派往南方屠殺難民，他們走進森林後就再也沒出來。我們沒聽說他們的任何消息，我想以後也不會再有什麼消息了。﹂

﹁我建議，我們為威萊斯大法師之塔的主人乾一杯。﹂

梅丹舉起杯中的精靈紅酒。他家裡剩下的酒已經寥寥無幾。如果他留下一滴酒讓地精們吞進肚子，那可真是罪該萬死。所有人都舉杯共飲。這件事讓他們略感安慰，總算有股強大的力量站在他們這一邊，儘管它既神秘莫測又反覆無常。

﹁我聽見有笑聲。看起來我挑了個好時間。﹂羅拉娜說。

梅丹在入口處部署了衛兵，不過他已經下達命令，如果太后來的話就讓她進來。他站起身向她致敬，在座的其他人也都這麼做。牝獅用一個熱烈的擁吻來歡迎她的婆婆。吉爾薩斯也吻了母親，但他隨即向梅丹投去責備的目光。

﹁我自己決定邀請你可敬的母親。﹂元帥說著向國王鞠了個躬。﹁我知道這違背了陛下的深切願望，但考慮到局勢的嚴重性，我覺得最好履行我身為軍事指揮官的職責。你自己也說過，陛下，太后對這些事很有經驗。﹂

﹁請坐。﹂羅拉娜拉來一張椅子，坐到元帥身邊。他刻意留著這張空椅子。﹁很抱歉我遲到了，因為我突然想到一件事，而我希望在提起它之前有時間來徹底考慮一下。告訴我你們都談了些什麼。﹂

他把會議的細節內容重新說明一次。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說了些什麼，全是靠記憶背誦出來的。與他的花園一樣，今晚羅拉娜也美得動人。月光竊走了所有色彩，因此金髮變成了銀髮，她的皮膚雪白，雙眸熠熠生輝，長袍覆上灰色。她是仙女，花園的仙女，因為她身上有揮之不去的茉莉芬芳。他在腦海裡刻下她的畫像，準備帶著這幅畫走向死亡的國度。他希望它能在那裡照亮無邊無際的黑暗。

會議繼續進行。他向各位精靈指揮官們詢問進展情況。他們報告說，一切都已就緒或即將完成。他們需要更多的繩索，而繩索也在源源不斷地到來。那些編織繩子的人不會停止工作，將堅持到最後一刻。障礙物已經就位，戰壕已經挖掘妥當，陷阱也已設下。弓箭手們被指派去完成非比尋常的任務。他們一開始覺得自己的奇怪工作相當困難，但很快地，他們就熟悉了各自的任務，只等一聲令下。

﹁請務必留心︱︱務必留心︱︱﹂梅丹堅定地重複了一遍，﹁不能有任何精靈被龍看見行走在街道上。一定要讓碧雷以為城市已被掃蕩一空，所有精靈不是逃了，就是被逮捕。騎士們將公開在街道上巡邏，偽裝成騎士的精靈將與他們一起行動以填補我們的空缺。明天晚上，當我確信國王一家都已經安全離開後︱︱﹂他邊說邊朝吉爾薩斯望去，國王不情願地點點頭。﹁我將派一名信使去碧雷那裡，告訴牠城市已經匍匐在牠的龍威下，我們已經滿足了牠所有的要求。我將來到太陽之塔上，然後︱︱﹂

﹁請原諒，梅丹元帥。﹂羅拉娜打斷了他的話。﹁但你還沒有滿足龍的要求呢！﹂

梅丹已經猜到接下來會是什麼。他從吉爾薩斯僵硬的表情和蒼白的臉色上知道，國王也猜到了。

﹁請原諒，太后。﹂梅丹彬彬有禮地說。﹁但我想不出還有什麼事情沒做到。﹂

﹁龍要求把王室成員移交給牠。我相信，我就是牠特別指明的人之一。﹂

﹁我感到十分遺憾，﹂梅丹狡黠地一笑。﹁王室成員成功地溜走了。他們正遭到追捕，我相信他們的落網指日可待︱︱﹂

羅拉娜搖搖頭。﹁這沒用，碧雷不是笨蛋，牠會起疑心。我們精心準備的計劃將功虧一簣。﹂

﹁我會留下來，﹂吉爾薩斯斬釘截鐵地說。﹁反正我也想這麼做。我本人可以充當元帥的俘虜，與他一起站在塔上，這樣龍就不會起疑心了。牠會抓住我。而您，母親大人，將領導人民去流亡。您將與西瓦那斯提王國交涉。您是外交家，人民信任您。﹂

﹁人民信任他們的國王。﹂羅拉娜靜靜地說。

﹁母親︱︱﹂吉爾薩斯的話音中流露出痛苦，他在懇求。﹁母親，您不能這麼做！﹂

﹁我的兒子，你是奎靈那斯提國王。你再也不屬於我了。你也不屬於你自己，你屬於人民。﹂

羅拉娜把手伸過桌子，抓住對面國王的手。﹁我明白要對成千生命承擔責任有多麼艱難。我知道你要面對的命運。我明白你只能對向你尋求答案的人說你擁有的只是更多的疑問。但你必須告訴絕望者你滿懷希望，哪怕絕望正像一塊巨石壓在你的心頭。你將讓心懷恐懼的人鼓起勇氣，而你自己的內心卻在恐懼中顫抖。面對龍需要巨大的勇氣，我的兒子，我敬佩你擁有這份勇氣，但它比起你帶領人民走向未來所需的勇氣來比，實在不值一提。這個未來危機四伏，誰也不知道路的盡頭有什麼在等著你。﹂

﹁媽媽，如果我做不到呢？﹂吉爾薩斯已經忘了在場的其他人。他們兩人的眼中只有對方。﹁如果我辜負了他們呢？﹂

﹁兒子，你會辜負他們的。你會一次又一次辜負他們。當我把自己的慾望凌駕於他們的需要之上時，我辜負了追隨我的人；當你父親為追求龍騎將奇蒂拉的愛而拋棄朋友時，他也辜負了他們。﹂

羅拉娜的唇間流出清朗的笑聲，她的眼眶中淚花閃耀。﹁兒子，你是不完美的雙親所生的孩子。跟我們一樣，你會跌跤，你會摔倒在地上，鼻青臉腫地躺在塵土中。但只有你跌倒了卻不爬起來，那才算真正的失敗。如果你爬起來繼續向前，你就會把失敗變為成功。﹂

吉爾薩斯沉默良久。他緊緊握住母親的手。羅拉娜也握著他的手，心裡知道只要自己一鬆手，兒子就永遠從她手裡滑走了。

﹁我不會辜負您的，媽媽。﹂吉爾薩斯柔聲說。他把她的手放到唇邊，滿懷敬意地吻了一下。﹁我不會辜負對父親的記憶。﹂他放開她的手，站直身體。﹁明天早上我會來看您，母親。在我離開之前。﹂他毫不停頓地說完這句話。

﹁好的，吉爾薩斯，﹂她說。﹁我會等你。﹂

他點了點頭。他們稍後的告別將會持續到永恆。彼此祝福，令人心碎，這些話將在私下裡說。

﹁如果就這些事，梅丹元帥，﹂說話時吉爾薩斯故意避開他的眼神。﹁我今晚還有好多事要做。﹂

﹁我明白，陛下，﹂元帥說。﹁我們只有一些無關痛癢的小事要處理。我感謝你來參加會議。﹂

﹁無關痛癢的小事。﹂吉爾薩斯嘟囔著說。他回頭望向母親，心裡十分清楚他們要討論什麼。他長長地吸了口氣。﹁那麼我祝你晚安，元帥，願所有人好運。﹂

梅丹也站起身來。他舉起盛滿精靈紅酒的杯子。﹁為國王陛下乾杯。﹂

精靈們齊聲致詞。哮巖興高采烈地大吼著喊出祝酒辭，這嗓門嚇得梅丹縮起身子，迅速抬頭望向天空，深怕附近有碧雷的間諜在偷聽。

羅拉娜舉起酒杯向兒子祝福，她的溫柔聲音中洋溢著關愛和自豪。

吉爾薩斯被這一切所壓倒，只能略微點點頭。他不敢再放任自己說話。他的妻子挽著他，普蘭切特走在他身後。除此之外，國王並沒有衛兵在身旁。他只走了幾步便回過頭來盯著元帥。

梅丹讀出了他目光後的無聲話語。他陪伴國王走過黑暗的屋子。吉爾薩斯沒說什麼，他們一直走到門前，這時他轉過身來面對元帥。

﹁你知道我母親的計劃，梅丹元帥。﹂

﹁我想我知道，陛下。﹂

﹁你真的同意她做出這種犧性是不可少的嗎？﹂吉爾薩斯質問道，他幾乎有點生氣。﹁你能允許她經歷這種事嗎？﹂

﹁陛下，﹂元帥莊重地回答。﹁你瞭解你母親。你以為有什麼能勸阻她嗎？﹂

吉爾薩斯瞪著他，然後笑了起來。當笑聲就快被眼淚淹沒時，他陷入了沉默，直到他能重新控制住自己為止。

他深深地吸了口氣，望著元帥。﹁我們有機會打敗碧雷，甚至殺了牠。牠的軍隊有可能被阻止，然後被迫撤退。元帥，有這種機會，不是嗎？﹂

梅丹猶豫著，不想對國王許諾在他看來可能不存在的機會。然而，又有誰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陛下，我現在還記得一句古老的索蘭尼亞諺語，它談到某件事發生的可能就跟月亮們從天上掉下來的機率一樣。然而就像陛下知道的那樣，月亮們的確從天上掉下來了。所以，我只能告訴你，是的，會有一點機會。總會有一點機會的。﹂

﹁梅丹元帥，不管你是否相信，你真的讓我高興一點了。﹂吉爾薩斯說著伸出手來。﹁很遺憾我們曾經彼此為敵。﹂

梅丹握住國王的手，把另一隻手放在上面。他知道吉爾薩斯心頭的恐懼，但他沒有說出來，沒有貶低羅拉娜的犧牲。因為這個，梅丹尊敬他。

﹁請安心休息，陛下。照顧太后是我神聖的職責，﹂梅丹說。﹁我這輩子最神聖的職責。我以對她的敬佩向你發誓，我將忠於這項職責，直到最後一刻。﹂

﹁謝謝你，元帥。﹂吉爾薩斯柔聲說。﹁謝謝你。﹂

他們短暫地握過手後，國王離開了。梅丹在走道裡站了片刻，望著吉爾薩斯走遠，小徑在月光下閃耀著銀灰色的光芒。元帥將要面對冷酷的未來。他的日子屈指可數。然而，他心想，他不會用自己的未來去換取那個年輕人必須面對的未來。

是的，吉爾薩斯會活下去，但他的生命再也不會屬於自己。如果他對人民毫不在乎，那當然是另一回事。但他的確很在乎，而這種在乎會害死他。

## １︱２５單獨相處

指揮官們又提了幾個問題，東拉西扯地討論了一番，隨後便起身告辭。梅丹和羅拉娜沒有說一句話，但言辭在他們之間已經顯得多餘。其他人都走了，她卻留下來，於是就只有他們兩人單獨相處。

單獨相處。梅丹思索著這個詞的含意。他心想，兩個人之間的關係也就只能這樣吧！單獨，或者相處。要說出我們心裡的夢想和秘密，用言語實在無法充分表達我們需要它表達的意思，因為它軟弱無力、吞吞吐吐，只會把情緒弄得支離破碎。人們只能奢望有人和自己一起走在同一條道路，滿足於默然無聲的行走，因為只有心靈交流才是最好的。

兩人坐在月光下的花園裡。慘白的月色顯得十分詭異，彷彿它是月亮的鬼魂。

﹁現在碧雷正朝奎靈諾斯而來，﹂元帥滿意地說。﹁牠不會錯過見見妳的機會。牠想看看曾經打敗塔克西絲神后的黃金將軍在肥腫陛下前嚇得發抖。我們會滿足碧雷的願望。我們會給牠一場精采表演。﹂

﹁是的，﹂羅拉娜說。﹁在這件事上我有幾個主意，梅丹元帥。我剛才已經向你提起過。﹂她帶著遺憾的神情環顧了一下花園。﹁這地方真漂亮，要離開它簡直讓人不捨。不過我要帶你去看的東西最好被隱藏在夜幕下。元帥，你肯陪我回奎靈諾斯嗎？﹂

﹁如您所願，太后。﹂他回答。﹁道路漫長，也許還很危險。誰知道四周有沒有碧雷派來的刺客？如果您覺得方便的話，我們應該騎馬去。﹂

他們在月色下疾馳而去。一路上他們談論著與龍有關的事。

﹁聽說黃金將軍從來不會被龍威嚇倒。﹂說著，梅丹向羅拉娜投去敬佩的目光。她的馬術十分精湛，儘管她聲稱自己已經好多年沒騎過馬了。

羅拉娜懊喪地笑了笑，搖搖頭。﹁那些這麼說的人一點也不瞭解我。龍威很可怕，它無法被忽略。﹂

﹁那您是如何做到的呢？﹂他問。﹁顯然您與龍戰鬥過，而且打得很好。﹂

﹁我的恐懼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它成了我心中活生生的一部份。﹂羅拉娜柔聲回道。她沒有看他，而是望向夜色。﹁我能感覺它在我體內狂擊，似乎我多了一顆不適合胸腔的可怕心臟，而且總想切斷我的呼吸。﹂

她沉寂片刻，默默地與來自過去的聲音交流。梅丹已經聽不到過去的聲音，但他記得它們折磨人的樣子，因此他一言不發。

﹁一開始我覺得自己再也撐不下去了。我很害怕，但後來有個叫伊力斯坦的智者告訴我不要害怕死亡。死亡無可避免，它是生命的一部份。它會拜訪我們所有的人，精靈、人類，甚至巨龍，全都一樣。我們依靠繼續活著來擊敗死亡，用自己的生命來做些能持續到身後的事。我害怕的就是恐懼，元帥。我從來沒有徹底擺脫它。我一直在與它搏鬥。﹂

他們默默地並轡而行。然後她開口說道。﹁我要謝謝你，元帥，感謝你尊重我的意願，沒有勸阻我的行動。﹂

他微微欠首，但依舊一言不發。她還有話要說。她心裡在思考該怎麼說。

﹁我要利用這個機會作出補償。﹂她繼續說道。她在對他，也在對那些久遠的聲音說話。﹁我是他們的將軍，他們的頓袖。我離開他們，拋棄他們。長槍之戰進行到關鍵時刻。士兵們來尋求我的指引，而我拖累了他們。﹂

﹁您當時面對愛情和職責之間，而您選擇了愛情。我也是。﹂他說著瞥了一眼從他們身邊飛馳而過的白楊樹。

﹁不，元帥，﹂她回應道。﹁你選擇了職責。對於你所愛的職責。這是兩回事。﹂

﹁一開始也許是，﹂他說。﹁但最後並非如此。﹂

她打量著他，臉上漾出笑意。

他們正在接近奎靈諾斯。城市空空蕩蕩，看起來已經被遺棄。梅丹勒住馬。﹁我們要去哪裡，太后？我們不該公開在大街上走，別人可能會看見我們。﹂

﹁我們去太陽之塔，﹂她說。﹁裡面有我計劃中所需要的裝備。你看起來有點疑惑，元帥。相信我。﹂梅丹扶她下馬，而她則給了他一個淘氣的微笑。﹁我不能許諾月亮從天上掉下來，但我能給你一件星星的禮物。﹂

奎靈諾斯的街道上一片荒涼。兩人走在深沉的暗影中，因為他們能感覺天上那些看不見的眼睛正盯著下方。清晨的薄霧從河中升起，絮繞在白楊樹叢中。在霧氣和月光裡，要看到龍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片寂靜，死一般的寂靜。動物們已經鑽到地下；鳥兒們閉緊嘴巴，在樹上縮成一團。焚燒的氣味，巨龍的氣味，死亡的氣味。所有生物都逃走了。

﹁有理智的都離開了，﹂梅丹告訴自己。﹁只剩下我們這些人。﹂

寂靜無邊無際。他心想，如果他仔細聽的話就能聽見躲藏在房子裡的人發出的心跳聲。連續不斷、愈來愈快，在恐懼中顫抖的心跳聲。他能想像愛人和朋友們默默地坐在黑暗裡，手握著手，用觸摸來傳遞言語不能說出口的話。不管怎樣，這些話總不夠用。

他們來到太陽之塔時，月亮正從天上落下。這座塔座落在奎靈諾斯最東邊的山上，從那裡能將城市景致盡收眼底。當清晨的第一道陽光照耀在塔身上拋光的黃金上後，它便發出能與太陽本身媲美的奪目光芒。陽光讓新的一天充滿愉悅和溫暖。光線如此明亮，以至於望著它的人會感覺頭暈目眩。梅丹在白天走過太陽之塔附近時，經常要將目光移向一旁，免得被刺傷眼睛。

到了晚上，高塔會映射出星星的倒影。繁星似塵，游動在光滑的塔身表面，要分清塔和作為背景的夜空實在不太容易。

他們走進門廳，那裡的門從來不鎖。門廳後是正廳。羅拉娜用一盞提燈照明。火炬會顯得過於明亮，太容易被外面的人發現。

梅丹曾在許多次儀式和典禮上進過這座塔。每次他都驚嘆於它的美麗。數百尺高的塔身直入雲霄，中間的主塔上從側面伸出兩座小塔。站在底層的人抬頭能看到一塊奇妙的馬賽克鑲畫。塔牆上的窗戶呈螺旋狀排列，以便捕捉陽光並把它反射到正廳中央的高壇上。

四周一片黑暗，讓他看不清描繪白天和黑夜的馬賽克鑲畫。在那幅畫上，奎靈那斯提精靈用象徵的手法，描繪出他們與自己的同族西瓦那斯提精靈之間的關係。畫匠一定是個樂觀的人，因為他用彩虹來分隔晝夜。也許用鋸齒狀的閃電會更好點，梅丹心想。

﹁大概這就是原因所在。﹂羅拉娜柔聲說。她的目光投射在馬賽克鑲畫上，它沒有被日光所照耀，而是隱藏在黑暗和陰影中。﹁一個新的開始大概需要我的人民作出這樣的犧牲，我們兩個飽受磨難的國度和人民終於要合為一體。﹂

梅丹可以告訴她，摧毀奎靈諾斯的理由與新的開始毫不相關。這些理由既邪惡又歹毒，隱藏在一頭龍的怒火中。牠憎恨所有令牠欽佩的東西，牠需要推倒所有牠造不出來的東西，牠想摧毀那些牠夢寐以求的東西。

不過，他把這些話留在自己心裡。如果這個念頭能讓羅拉娜安心，那麼他很願意讓她保留這樣的想法。另外，話說回來，他們的觀念也許只是同一塊硬幣的兩面。她的那一面是光明，他的則是黑暗。

羅拉娜帶元帥走上一道樓梯，來到一個俯視正廳的陽臺上。黃金和白銀製成的大門排列在走道兩邊。羅拉娜一邊走一邊數門。她來到從兩邊數都是第七扇的大門前，從一個掛在她腕上的藍絲絨手袋中取出一把鑰匙。這把鑰匙也是用金銀打造而成。第七扇門上雕飾著一幅白楊樹圖案，它的樹冠迎向太陽。梅丹看不到門上有鎖。

﹁我知道這個房間裡有什麼，﹂梅丹說。﹁國庫。﹂他把手放在她手上，不讓她繼續做下去。﹁您是要讓我知道它們的存在嗎，太后？藏在這裡的秘密已經被精靈們保守了一千年。也許洩漏它們是不明智的，哪怕是現在。﹂

﹁我們會變得跟故事裡的守財奴一樣，守著財富活活餓死。你希望我把那些很可能拯救我們的東西鎖起來嗎？﹂羅拉娜問。

﹁我敬佩您對我的信任，太后。﹂說罷，元帥屈身一鞠躬。

羅拉娜從樹根處向上數到第七根樹枝上，然後又數到它上面的第七片樹葉，最後把鑰匙湊到那片樹葉上。

大門沒有敞開。它消失了。

梅丹的目光投向這間儲藏著奎靈那斯提王國財富的大廳。當羅拉娜舉起提燈時，眼前的景象要比太陽之塔上的光輝更令人目眩。成箱成箱的鋼幣、金幣和銀幣覆滿地面。巧奪天工的兵器掛在牆上。盛滿寶石和珍珠的圓桶立在地上。屬於王室的珍寶、王冠、權杖和飾帶，還有鑲滿各式寶石、鑽石的斗篷，被整齊地置放在絨布托架上。

﹁別動，元帥。﹂羅拉娜警告他。

梅丹根本沒有要動的意思。他渾身僵硬地站在門邊。他的目光四處遊移，臉上露出慍色。他帶著冰冷的怒意轉向羅拉娜。

﹁您說到守財奴，太后，﹂他說著朝大廳揮了揮手。﹁您擁有足以收買安塞隆上所有傭兵的財富，而您卻把它藏起來，寧願犧牲人民的性命！﹂

﹁在很久以前，在姬斯卡南的年代裡，這些財富是我們的。﹂羅拉娜說。﹁現在這個只是它們的回憶。﹂

她話一出口，梅丹馬上恍然大悟。他透過幻影看到了真相。

他的腳下是一個黑壓壓的大洞，一道螺旋石梯蜿蜒而下。任何不知道房間秘密的人只要朝幻影跨進兩步就會一頭栽下去摔死。

只有小提燈的昏暗光芒為他們照明。在它堅定的光亮照耀下，梅丹跟隨羅拉娜走下樓梯。樓梯底下躺著奎靈那斯提王國的真正財寶：一個孤零零的箱子，還有幾袋鋼幣。幾個被打開的空箱子成了蜘蛛和老鼠的樂園。牆上曾經掛著各種兵器，但它們早就被拿走了。除了一件。它是一枝供步兵使用的長槍。提燈的一縷光芒照在它上頭，讓它閃現出點點銀光，如同銀月索林那瑞曾經的光芒。

﹁一枝屠龍槍，﹂梅丹元帥說。他的聲音裡流露出幾分敬畏。﹁我以前從來沒見過屠龍槍，但我一看見就能認出來。﹂

羅拉娜帶著些許自豪凝視長槍。﹁我希望你拿走它，梅丹元帥。﹂她把目光移回他身上。﹁你明白我的用意嗎？﹂

﹁也許我明白。﹂他緩慢地說。他無法將目光從屠龍槍上移開。﹁也許我已經開始明白。﹂

﹁我真想說點關於它的傳奇往事給你聽，﹂她說。﹁但即使它有，我們也不知道。在我們結婚後不久，有人把這枝長槍送給坦尼斯。是個女人帶來的。她說，他們在她丈夫的遺物裡發現了它。他曾悉心地照看它，還留了一張紙條，上面說希望把它贈給能領悟的人。她知道他參加過戰爭，但他從來沒提起過自己的勳業。他只會說，和其他人一樣，他盡了自己的職責。他沒做過什麼特別的事。﹂

﹁然而，我記得，只有聲名顯赫、經過考驗的戰士才能得到持有屠龍槍的殊榮。﹂梅丹說。

﹁元帥，我認識他。我記得他。哦，不是他個人。我記得所有那些為加入我們的行列而做出巨大犧牲的人，他們從來沒有被歌曲傳頌，也沒有永世長存的陵墓和雕像來記下他們的名聲。他們回到裁縫、農夫或者牧羊人的普通生活裡。他們做這些事不為別的，只因他們覺得這是職責所在。我想，我們理所當然應該使用這枝長槍。﹂

﹁至於其他儲藏在這裡的武器，我已經把它們中的一部份送給那些離開奎靈那斯提的人。更大一部份分配給留下來戰鬥的人。這個匣子︱︱﹂羅拉娜把手放在一個毫無裝飾的檀木匣上。﹁裡面裝著古代的無價之寶。它們要留在這裡，因為它們代表過去和往昔的光榮。如果將來我們能有幸生活在和平中，它們將被重新收回。如果真有一天生者都把我們忘了，也許有人會發現它們，從而把精靈的夢想帶回世界上。﹂

她轉身離開檀木匣，將手放在一根樹椏上。真奇怪，他心想，一根樹椏居然被丟在屋子裡。她伸出手，從樹椏上移去一塊看不見的木片。現在梅丹可以看見樹椏從中被切開，成了一個匣子。羅拉娜揭開匣蓋。

裡邊是一把劍，一把巨大的雙手闊劍，需要兩隻特別強壯的大手來握持。劍刃由閃閃發光的精鋼打造而成，看起來保養得很好，沒有任何鏽斑和刮擦痕跡。劍身很樸素，上面沒有那種令庸人狂喜、令老兵嗤之以鼻的俗豔裝飾。只有一件飾品被嵌在劍柄上，那是一顆光彩奪目的星形藍寶石，像人的拳頭般大小。

一把討人喜歡的寶劍，渾身散發出致命的美。他渴望地伸出手去，但又停了下來。

﹁拿去，元帥。﹂羅拉娜說。﹁這把劍是你的。﹂

梅丹握住劍柄，將它從樹椏劍匣中提起來。他輕輕地晃了幾下來試試它的平衡性。也許這把劍就是專門為他打造的。他驚訝地發現看起來很重的劍設計精良，他能輕而易舉地就舞動它。

﹁這把劍叫隕星劍，﹂羅拉娜說。﹁它是為精靈聖武士卡利斯‧瑞安而打造的，他在第一次巨龍戰爭中率領精靈對抗塔克西絲。﹂

﹁劍的名字是怎麼來的？﹂梅丹問。

﹁傳說當鐵匠把劍交給卡利斯‧瑞安時，說了下面這個故事。鐵匠在打造寶劍時看到一顆星星劃過天空。第二天，當他準備完成自己的作品時，他發現這顆星形藍寶石躺在爐火的餘燼裡。他把這個當成諸神的神蹟，於是就將它置於劍柄之上。卡利斯將劍命名為隕星劍。他用這把劍在最後一戰中殺死了大紅龍火齒，自己也在戰鬥中被殺。據說這把劍上附有魔法。﹂

梅丹皺起眉頭，把劍遞還給羅拉娜。﹁謝謝您，太后，但我寧願用一把普通鋼鐵打造的普通刀劍來碰運氣。我不想要手裡的劍在戰鬥高潮時突然哼起精靈小曲，或者自作主張地把我和它變成一對挺相配的毒蛇。這可會讓我分心。﹂

﹁我向你保證，元帥，這把劍不會唱歌。﹂羅拉娜莞爾一笑。﹁在你拒絕之前先聽我把話說完。據說當隕星劍閃耀時，望著它的人無法再將目光移開。除了死盯著寶石外，他們什麼也不能做。﹂

﹁這就更糟了，﹂他不耐煩地回應道。﹁我會被自己的劍勾得神魂顛倒。﹂

﹁不是你，元帥。是龍。還有，儘管我已經把屠龍槍贈予你，但你並不會使用它。讓我來。﹂

﹁我懂了。﹂梅丹若有所悟。他繼續把劍握在手中，現在他打量它的目光裡已經多了幾分敬意。

﹁今晚當我在黑暗中赴會時，我想起了這把劍和它的故事，我忽然意識到它也許對我們會有用。﹂

﹁有用！它能扭轉乾坤！﹂梅丹興奮地喊道。

他從牆上取下屠龍槍，饒富興致地打量著它，滿懷敬意地將它握在手中。他身材高大，但長槍還是比他高出兩個頭。﹁我發現有件麻煩事。這枝長槍很難瞞過碧雷的眼睛。我記得龍族能夠感知到長槍上的魔法。﹂

﹁我們不必把它藏起來。﹂羅拉娜回答。﹁你剛才說，牠能感知到它的魔法。我們要把它放在外面，讓牠看得清清楚楚。﹂

﹁太后？﹂梅丹不可置信地問。

﹁這是你給主子的禮物，元帥。一件從第四紀元流傳下來的強力寶物。﹂

梅丹屈身一鞠躬。﹁我遵從黃金將軍的智慧。﹂

﹁你要把我，你的人質，根據約定抓到太陽之塔的頂層。你要拿出屠龍槍，將它當成一件禮物獻給龍。如果牠去抓這枝長槍︱︱﹂

﹁牠會的，﹂梅丹陰沉著臉插嘴說。﹁牠像個酒鬼留戀杯中物般癡迷於魔法。﹂

﹁當牠抓住龍槍時，﹂羅拉娜繼續說，﹁這件光明的寶物將會讓牠麻痺。你將把寶劍舉到牠眼前。牠被劍給迷住，就無法進行自衛。當龍神魂顛倒地盯著寶劍時，我將舉起屠龍槍刺穿牠的下巴和喉嚨。我對龍槍的使用還算稍有心得。﹂她帶著優雅的謙恭說。

梅丹相當贊成她的主意。﹁您這計劃太精采了，將軍，它能確保我們成功。我現在開始相信，我還能活著回到自己的花園裡了。﹂

﹁但願如此，元帥，﹂羅拉娜把手伸向他。﹁我會想念自己最好的敵人。﹂

﹁我也是。﹂說罷，他把她的手貼到唇邊，尊敬地吻了一下。

他們爬上樓梯，從藏寶室回到幻影中。當他們來到門口時，羅拉娜轉過身去，把裝著鑰匙的絨布手袋丟在房間裡。他們聽見它帶著一記微弱而含糊不清的聲音掉在地上。

﹁現在唯一的鑰匙在我兒子身上。﹂她柔聲說。

## １︱２６叛逆的報應

在克萊恩低等生物口中被稱為藍天的巨龍凱蘭卓斯，如今將巢穴築在敏加山脈一個較低矮的山峰中。和其他像瑪烈赤斯和黑貂這樣的龍王不同，藍天的巢穴數目眾多，每一個都頗為宏偉，但沒有一個被牠當成家。

牠是頭身形龐大的藍龍，比同類大了許多倍，是同族中的異類，儘管大多數藍龍的平均身長只有四十尺，藍天多年來卻一直在長大，一直長到從牠結實的頭部到有力的尾部有三百尺長為止。牠的身形也和其他藍龍同類不同。牠的龍鱗曾閃耀著藍寶石般的光澤。但是在過去幾年裡，龍鱗的鮮豔藍色漸漸暗淡，變成了陰沉的藍色，像是身上蒙了一層灰似的。牠知道這種顏色的轉變導致了那些個頭較小的藍龍奴從的議論。牠知道牠們把牠當成是異類，是個怪物，雖然牠們順從牠，但牠們心底覺得自己才是正常的龍。

牠不在意牠們怎麼想。牠不在意牠們住在哪裡，只要不是牠現在所在的地方就行。牠心煩意亂、焦躁不安，在巨大山脈之中隨興地從一條廣闊蜿蜒的通道走到另一條通道，從不在任何一處久留。

一個渺小的人類可能會在這令人嘆為觀止的迷宮中走上一整年也找不到出路。藍天多不勝數的財寶就藏在這些巢穴中。繳納給牠的貢品源源不絕。因為藍天是最富有的城市帕蘭薩斯的統治者。

藍天不在乎財富。牠要鋼幣有什麼用？全世界所有堆滿了鋼幣、黃金、白銀和珠寶的箱子都買不到牠想要的東西。甚至牠自己的魔法力量︱︱雖然它因不明原因正在漸漸消退，但仍令人生畏︱︱也無法滿足牠唯一的願望。

較弱的龍，譬如牠手下的新隊長藍龍深藍，或許會因這一大筆財寶而喜不自勝，樂得把牠們卑微低賤的生命耗在得到財物上頭。藍天不在乎金錢。牠看都不看它，也不肯聽到關於錢財的報告。牠在自己的洞穴城堡中四處徘徊，直到無法忍受再看到錢為止。接著牠就飛到另一處巢穴去，然後進巢沒多久就發現那裡同樣令他生厭。

在風暴夜前，藍天已經換了四次巢穴。接著那場魔法風暴席捲了安塞隆大陸，牠在風暴中聽到一個聲音，一個牠認識的聲音。但在那之後，牠再沒有聽到那個聲音的出現，於是牠四處搜尋那個聲音，惱怒不已地到處尋找它。牠被欺騙，被背叛了，牠要指責風暴中那個聲音的背信忘義。牠毫不掩飾自己的怒火。牠不斷向屬下提起這件事，知道這會傳進該聽到這些話的耳朵裡，相信某人會來平息牠的怒火。

﹁祂最好是來跟我達成和解。﹂藍天對深藍咕噥著。﹁祂最好是把我想要的給我。迄今為止我還是手下留情。迄今為止我還容忍祂玩弄那些征服世界的小把戲。我還沒得到回報，但是，我已經厭倦了等待。如果祂不給我應得到的、不給我祂答應給的，我就了結祂的小把戲，背盟棄約去做其他龍王或黑暗騎士的幫手。﹂

藍天一直注意著米娜的行動。牠自己手下有些藍龍就曾前往奎靈那斯提將米娜及其屬軍載往耐德蘭。因此當深藍告訴牠米娜想安排一次與牠的會面時，牠並不覺得驚訝。

﹁她是怎麼說到我的？﹂藍天追問。﹁她說了什麼？﹂

﹁她非常尊敬地稱呼您為﹃安塞隆風暴﹄。﹂深藍回答。﹁她說由您來決定會面的時間地點。她會在您方便的時候來訪，即使這意味著要在關鍵時刻離開她的軍隊。她認為您是重要的盟友，聽說您對現在的安排不高興或是不滿時，對此表示難過。她相信在你們會面後會解決所有的誤解。﹂

藍天嘀咕著，龐大的身軀輕輕地顫動。牠比眼前這個匍匐在牠跟前的小個頭藍龍大許多倍，後者有著閃亮藍寶石般的龍鱗，正垂著雙翼，恭順地蜷著尾巴。

﹁換句話說，你已經屈從了她的法術，深藍，就跟其他龍一樣。別想否認。﹂

﹁我沒有否認，安塞隆風暴。﹂深藍回嘴，閃動著不尋常的挑戰眼神。﹁她征服了西瓦諾斯。可恨的精靈們像稻草一樣倒在她的鐮刀下。塔貢爵士企圖謀害她，結果卻死在她手上。她現在是奈拉卡黑暗騎士的首領。她的屬軍現在在耐德蘭，準備進攻索蘭薩斯︱︱﹂

﹁索蘭薩斯？﹂藍天咆哮起來。

深藍的尾巴緊張地一抽。牠發現自己帶來的消息是主人所不知道的，而主人應該是全知全能的才對，瞭解得比主人多不是件好事。

﹁毫無疑問她是想先跟您商討。﹂深藍的聲音發顫。﹁這是她來見您的另一個理由，安塞隆風︱︱﹂

﹁哦，閉上嘴，別說廢話，深藍！﹂藍天喝斥道。﹁出去！﹂

﹁會面的事呢？﹂深藍斗膽追問。

﹁告訴她到這個巢穴的東邊入口去。﹂藍天陰沉地說。﹁她可以在自己覺得合適的時候來見我。現在讓我靜一靜。﹂

深藍很樂意離開去完成牠的任務。

藍天沒有找過索蘭薩斯的麻煩。牠甚至不得不費勁地想了一會兒才記起這個該死的城市在什麼地方。在想起之後，牠認為自己的軍隊已經征服了索蘭薩斯︱︱牠對此有點模糊的印象。也許那是別的什麼人類的城市，牠不知道，也不在意，至少在此之前牠毫不在意。不經牠允許就進攻索蘭薩斯是米娜藐視牠的又一例證，她對牠毫無尊敬可言。這是故意的公開冒犯。她是在向牠示威，表示為了更多的利益可以犧牲掉牠。

藍天現在發火了，牠很生氣，而且不自覺地害怕起來。牠很早以前就瞭解她，瞭解她的報復心，瞭解她的憤怒。這從來不曾落在牠頭上。牠一直都很得寵。但牠犯了個錯，現在要付出代價了。

牠的害怕反而讓怒火愈燒愈旺。牠選擇自己的巢穴入口作為會面地點，因為這樣一來牠能監視周圍的一切。牠不願被困在深深的地底，被下陷阱或被伏擊。深藍一離開，藍天就開始在巢穴裡徘徊，等著。

盲眼乞丐來到了他的目的地。他用木杖探到一塊大石頭，於是坐下來休息，思考著下一步的行動。因為他看不見，所以無法辨認周圍的環境，確定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他問了路人才知道自己是在索蘭尼亞，在敏加山脈山腳下的某個地方。但是他並不是真的需要知道自己的確切位置，因為他並不是跟著地圖走的。他是跟著自己的感覺走，跟著感覺來到這裡。他要知道這裡的地名只是為了確定他心中早就知道的答案而已。

自從風暴之夜後，銀龍明鏡已經以人形走過萬里路。那場風暴讓牠身心俱傷，將牠從奈拉卡上空打落，跌到下方的巖叢中。牠頭暈目眩地倒在地上，雙目失明，血流不止。牠聽到一個不屬於俗世的聲音在唱死亡之歌，因而滿心敬畏，膽戰心驚。

牠漫無目的地遊蕩尋找，結果遇見米娜，與她談了幾句。她正是唱那首死亡之歌的人。

風暴中的聲音是召喚的聲音。那聲音告訴了牠真相，在牠拒絕接受現實時，帶來風暴的力量懲罰了牠。明鏡被奪走視力，卻明白自己或許是世界唯一一個知情者。牠認出那個聲音，但牠不明白它怎麼會存在，或者為什麼會存在。於是牠著手查明真相。為了旅行，牠不得不化成人形，因為一條盲眼的龍不敢飛翔，一個盲眼的人類卻可以行走。

明鏡被這個虛弱的軀體束縛著，無法採取行動。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牠變得沮喪，因為那個聲音一直對牠說個不停，奚落個不休，無休止地向牠灌輸著恐懼，不停歇地告訴牠世上發生的可怕事件：西瓦那斯提的陷落、奎靈諾斯面對的危險、光明城堡的毀滅、死靈在耐德蘭的聚集。這是對牠的處罰。儘管牠看不到，卻清楚地知道自己所愛的一切正在消逝。牠看到他們向自己伸手求援，卻無力給予幫助。

那聲音設法要讓牠絕望，而它差點就成功了。牠步履蹣跚地在黑暗中前行，敲打著木杖尋找前路。每當牠探出木杖卻發現前面一無所有時，時而會想到繼續前進並不容易，從知覺的邊緣落入永遠的沉寂可以讓牠不再聽到那個聲音，死亡的黑暗並不見得就比現在活著所處的黑暗更為暗淡。

牠在尋找其他聽到聲音的同類，牠們或許聽過那些古老的字句並明白了意思，但牠找不到。牠找不到其他銀龍。牠們逃走了，消失了。這代表牠並不是唯一認出那個聲音的，但如果牠是世上僅存的一頭銀龍︱︱何況還只是一條變成人形的盲眼銀龍︱︱那對牠就沒什麼幫助了。牠無能為力。在絕望中，明鏡不顧一切地下了個決定。有一條龍或許知道真相，而且願意告訴牠。但那條龍不是朋友，牠與牠們為敵已久。

藍天，這條壯碩的藍龍並不像瑪烈赤斯或其他龍王一樣，以外來者的身分出現在克萊恩。牠已經在克萊恩居住多年。然而，藍天確實在渾沌之戰後改變了許多。牠長得比其他藍龍大很多，是其他同類不可能有的尺寸。牠征服了帕蘭薩斯︱︱黑暗騎士以牠的名義統治著這片富庶之地。牠得到紅龍王瑪烈赤斯及其表親綠龍王碧雷不情不願的敬意。儘管有傳聞說牠攻擊自己的同類，並跟瑪烈赤斯和碧雷一樣吃掉其他的龍，但同樣是龍的明鏡並不相信這樣的傳言。

明鏡願意為這樣的信任賭上自己的性命。

銀龍離開索拉斯去尋找藍天，用心靈的眼睛追蹤著敵人的足跡。經歷艱辛的跋涉後，牠來到這裡，來到藍龍某個巢穴所在的山脈之下。明鏡看不到龍穴，但牠能聽到藍龍王在巢穴裡徘徊。牠能感覺到地面在藍天的腳步下顫動，藍天每次甩動尾巴，山巒都會為之顫抖。明鏡能嗅到藍龍噴出的氣息，感覺到空中電流的灼痛。

明鏡休息了幾個小時，在覺得恢復些許力量後，牠開始往山上爬。牠自己也是龍，清楚藍天會在自己的巢穴上開出好幾個出口。明鏡只需要找到其中一道出口就行了。

藍天打量著這個站在牠面前不起眼的人類女子，毫不掩飾自己輕蔑的表情。牠私下一直抱著微弱的希望，盼望軍隊的這個女指揮官會是牠失去的奇蒂拉。牠幾乎是立刻就放棄了這個想法。她既不熱血沸騰，也不熱情洋溢。沒有因為面對挑戰的興奮和死亡的戰慄，而產生的對戰鬥的熱愛。這個女人和奇蒂拉是那麼不同，就像是拿漂流的浮冰跟風暴中的滔天巨浪相比。

藍天原本打算叫這個小丫頭回去找個能管事的大人來跟自己談，但牠從間諜的回報中得知，正是她把聖克仙的索蘭尼亞騎士打得狼狽不堪，正是她弄垮西瓦諾斯的魔法屏障，正是她處死了塔貢爵士︱︱那個死後很快就被輕易遺忘的傢伙。

她毫無懼色地站在牠面前，儘管牠一掀爪子就能把這個柔軟纖弱的身體打得粉碎，她仍不為所動。牠一顆牙齒都比她整個人大。

﹁那麼妳就是那個醫士，帶來死亡的人，精靈的征服者。﹂牠不屑地咕噥道。

﹁不，﹂她說。﹁我是米娜。﹂

她邊說邊抬眼對上牠的目光。牠看進那雙眼裡，看到自己的倒影。牠看到自己如此渺小卑微，不過是頭龍形的蜥蜴。這讓牠心神不安。牠自喉嚨深處發出不滿的嘟噥，拱起長頸，挪了挪龐大的身軀，弄得山巒一陣顫動，這讓牠確信了自己的強大威力。然而在那雙琥珀色的雙眸中，牠仍是那麼渺小。

﹁治療傷患的，帶來死亡的，征服取勝的，都是唯一真神。﹂米娜說。﹁是我所遵從的唯一真神。是我們所遵從的唯一真神。﹂

﹁我確實遵從祂。﹂藍天兇狠地瞪著她。﹁我已忠實而徹底地完成了使命。我應得到許諾予我的報償。﹂

﹁你已經得到了。你被允許進入灰色荒野去找她。但你找不到，這並不是唯一真神的錯。﹂米娜聳了聳肩，淡淡一笑。﹁你太輕易放棄了，藍天。灰色荒野是一片極為廣大的地域。你很可能沒有仔細找過每一處。總之，你的確感覺到了她的靈魂︱︱﹂

﹁我有嗎？﹂藍天垂下頭，盯著那琥珀色的雙眼。牠指望能看到自己的倒影變得大一點，但牠失望了。牠現在很沮喪，也同樣氣惱。﹁或許這只是個騙局？一個除掉我的騙局。一個奪走我原本應該得到的東西的騙局。﹂

牠的頭向前探出，貼近她，懊喪地噴出帶著硫磺味的氣息。﹁兩個世紀前，我被從自己的家鄉帶走，秘密地來到這個被稱為克萊恩的世界。作為對我的報答，我獲得了某一天我會得到這個世界統治權的保證。我遵守命令。我穿過了時空通道。我四處偵察，準備好了一切，只等宣佈成為這個世界的統治者。我早在三十年前就可以這麼做，但卻被告知當時不是時候。﹂

﹁接著紅龍瑪烈赤斯和我的表親們來了，我又一次宣告自己的領土所有權。於是我阻止了牠們。我本該恐嚇牠們，讓牠們向我屈服。又一次，我被告知還不是時候。如今碧雷和瑪烈赤斯威力漸長，靠著屠殺我的同胞而愈來愈強大︱︱﹂

﹁屠殺的並不是你的同胞。﹂米娜柔聲糾正。

﹁是我的同胞！﹂藍天大發雷霆，牠的氣惱變成了暴怒。然而，在那對琥珀色的眼眸中，牠仍是那麼渺小。﹁兩百多年來我和藍龍一同生活，一同並肩作戰。和那些碩大臃腫的兩腳飛畜相比，牠們更像是我的同胞。如今這些兩腳飛畜瓜分著地盤。牠們在擴張。所謂的合約算個屁。而我︱︱我卻像個蠢坎德人興奮地跑到灰色荒野去。﹂

﹁我覺得我被騙了！﹂藍天吼道。﹁我被耍了。奇蒂拉不在灰色荒野。她從來就不在灰色荒野。我被打發到那裡去好讓別人取代我的位置。那個將來取代我的人是誰？是妳嗎，小丫頭？還是瑪烈？又簽下另一份合約？一份秘密合約？這就是我回來的原因，看來我已經被算計很久了。聽說妳現在正向索蘭薩斯進軍。﹂

米娜默不作聲地沉思著。

藍天動了動身子，甩動著尾巴，打在龍巢四壁，整個山脈都為之撼動。儘管腳下的大地震顫不已，巨龍面前的這個人類仍滿懷自信。她堅定地盯著巨龍的雙眼。

﹁唯一真神沒有虧欠你什麼。﹂

藍天猛地吸了口氣。閃電在牠的牙齒立間劈啪作響，火花閃爍不停，雷暴在醞釀堆集。空中滿載著電力。米娜的紅髮就像捕獵時的黑豹皮毛般波動不已。她不理會牠的惱怒，鎮定自若地繼續往下說。

﹁你忘了自己的職責，背棄了與真神的盟約，你虧欠真神，卻選擇將你的愛和忠誠獻給一個凡人。從那時起，你就不再擁有統治權了。你想統治世界？﹂米娜譏諷地打量著藍天，冷漠地藐視著牠。﹁你連統治一個糞堆都不配！祂不再需要你的服從了。祂已經選好別人作為統治者。你的跟隨者會像從前順服你一樣順從我。至於你的寶貝奇蒂拉，你永遠都不會找到她。她已被送到你遙不可及的地方去了。不過，你其實已經知道了，不是嗎，藍天？﹂

米娜目不轉睛地盯著牠，眼眨也不眨。藍天發現自己被這雙眼睛困住了。牠想望向別處，想避開她的視線，但牠很快就會被逮住，琥珀在牠周圍凝固凍結。

﹁你不肯承認現實。﹂她冷酷無情地繼續說著，聲音一直刺向牠龍鱗深處。﹁回灰色荒野去，藍天。去那找奇蒂拉。你可以在任何願意回來的時候回來。你知道的，對吧？灰色荒野就在你心裡，藍天。你是被耍了，但不是被唯一真神耍了。你被你自己欺騙了。﹂

藍天打算以行動答覆唯一真神︱︱把這個小丫頭燒成一堆焦炭。牠噴出致命的氣息，對著女孩吐出一團閃電。電光直射米娜漆黑的胸甲，正中心口。那具嬌弱的身體倒在洞口的地面，纖弱的四肢蜷在一起，像死掉的蜘蛛般捲曲起來，一動也不動。

藍天小心地盯著她，提高了戒心。牠既不相信她，也不相信她所侍奉的神。她太輕易被打倒了。

米娜抬起頭，琥珀的雙眼射出一道電光正中藍天的前額。

雷電燒灼著牠的鱗甲，搖撼著牠的身體。牠的心臟在胸口痛苦地尖叫，心跳的衝擊狂野而凌亂。牠喘不過氣來。迷霧，灰色的迷霧在牠眼前打轉。牠的頭垂落在巢穴的石地上。牠閉上雙眼，陷入這團早已熟識的灰色迷霧。牠曾在這團灰霧中聽到奇蒂拉的聲音在呼喚牠。這團灰霧空無一物︱︱

米娜站起身。看起來毫髮無傷，身體完整無缺，護甲光潔無疵。她在洞中逗留了一會兒，盯著藍龍，將這一幕關進她長長睫毛結成的牢籠之中。接著，她轉身走出牠的龍穴。

盲眼乞丐仍蜷在藏身處的黑暗之中，想要弄清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牠和米娜同時到達藍天的龍巢，只不過明鏡是找到後面的一個出口，而不是前方的出口。牠大老遠就聽到並認出米娜的聲音，這讓牠大驚失色。牠上次見到她是在她去西瓦諾斯的路上。儘管牠無法用眼睛看見她，但卻能從她的聲音認出她來。牠一路上都聽到關於她的故事，牠很吃驚地發現這個在光明城堡認識的孤女在如此神秘的消失後，回來時變成更加神秘。她認出了牠，知道牠就是曾守護著城堡的那條銀龍。

牠看到她在這裡跟藍天會面還比不上聽到他們的對話更讓牠震驚。牠開始明白了，開始找到自己問題的答案，然而這些答案太令人吃驚，牠一時無法完全理解。

銀龍感覺得到藍龍的怒火在節節上升。明鏡為米娜擔心，不是擔憂她，而是在為那個牠曾經認識的小孤女而擔憂。明鏡本來很想回去告訴金月，她曾深愛的孩子走上一條多麼可怕的路。但牠聽到了閃電的劈啪作響聲，不得不在雷霆的震波中伏下了身。

然而慘呼的卻不是米娜。那痛苦的號叫來自藍天。藍龍王現在已經安靜下來，只發出一兩聲痛楚的低吟。

人類的軍靴踏出的腳步聲在洞中迴響著，漸遠漸弱。

明鏡更像是感覺到而不是聽到藍天無規律的心跳聲，感覺到它的脈動震徹整個洞窟，搖動著牠的身體。那顆巨大的心跳動得愈來愈慢。明鏡聽到了憤怒而絕望的輕聲哀嘆。

即使是一條盲眼的龍也比一個人類在如此迂迴的隧道中更覺得自在，不論看不看得見。一條龍能輕易地在迴廊中找到出路。明鏡很久以前曾經比藍天的體形還要大。但現在情況變了。藍天長得碩大無比，而明鏡此刻明白了是什麼原因。藍天並不是克萊恩上的巨龍。

明鏡回復龍形的真面目，毫無困難地穿過藍天的龍巢，悄無聲息地走過通道，雙翼緊收在身側，像盲人用手摸索前行般靠著感覺往前走。聲音、氣味和對巨龍巢穴的瞭解，這些指引著牠前進，將牠帶往傳來最後一聲痛苦慘號的方向。

明鏡小心翼翼地前進。因為還有其他藍龍在巢穴附近。明鏡可以聽到牠們的話音，但聲音很弱，牠聽不清楚牠們在說什麼。牠能嗅到牠們的氣息，一種龍和雷電的混合氣味，牠擔心會有一兩頭龍來看究竟是什麼擊倒了牠們的頭領。如果那些藍龍發現明鏡，失明的銀龍將沒有任何機會能對抗牠們。

藍龍們的談話聲消失了。牠聽到牠們拍打翅膀的聲響。洞中仍殘留有藍龍的氣味，但直覺告訴明鏡其他的藍龍都離開了。牠們把藍天留下來等死。其他藍龍拋棄了牠，轉而追隨米娜。

明鏡並不吃驚，也不會指責牠們。牠仍能鮮明地憶起與她相見的情形。她說可以治好牠，牠也動了心，頗為動心地希望她能這麼做。牠本來要求的不多，只期盼她能治癒自己的雙眼，但卻發現她想灌輸給牠在眾神離去後所失去的信仰。牠驚恐不安地發現了她的目的。牠拒絕讓她靠近。包圍著她的黑暗比她眼前的黑暗更為陰沉。

明鏡走到藍天所在的洞穴，聽到牠又喘又咳的聲音。藍天壯碩的尾巴抽搐著，不時來回抽甩在洞壁上。牠的身體痙攣不已，在地上刮出刺耳的聲音，兩翼撲騰著，頭部擺來扭去。牠的爪子不停地在巖石上亂抓。

明鏡或許能治癒藍龍肉體的傷痛，但如果牠不能醫好藍天心靈的創傷，那也沒什麼意義。對奇蒂拉的忠誠已經變成了愛戀，無望的愛戀被慫恿鼓動著變成著魔的眷戀，容易被驅使去達成某些目的。一旦目的達成，這種眷戀就成了唾手可得的致命武器。

讓倍受折磨的藍天死去是對牠的仁慈。明鏡無法施以這種仁慈。牠需要得到答案，需要知道自己所擔心的事是不是真的。

明鏡在奄奄一息的故敵身旁蹲下，張開銀色的翅膀覆在藍天身上，開始喃喃唸誦巨龍的古語。

## １︱２７沉睡的城市

黑暗中，傑拉德坐在牢房裡的木床上，在一小時裡第四次聽到觸陷阱舅舅的故事。他想知道如果掐死一個坎德人是會被處以死刑，還是會被當成是大功一件。

﹁︱︱觸陷阱舅舅跟五個其他的坎德人、一個侏儒和一個溪谷矮人一塊去了福羅參，我想不起來那個溪谷矮人的名字。可能是﹃菩吉﹄。不對，那是我以前遇到過的一個溪谷矮人。是羅夫嗎？啊，也許是。不管，我們就叫他羅夫吧！反正觸陷阱舅舅再也沒見過那個溪谷矮人了。繼續說我們的故事。觸陷阱舅舅偶然撿到一袋鋼幣。他不記得是在哪裡撿到的，他想或許是有人掉了的。既然沒人來找他要回袋子，那麼他想十有八九是好運落到自己身上，他可以用一些鋼幣去買魔法寶物、戒指、符咒，或是一兩瓶藥水。觸陷阱舅舅非常非常的喜歡魔法。他常常說起一句諺語：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一瓶好藥水會派上用場，你只管記住在喝的時候要捏好鼻子。他走進一家魔法用品商店，但就在他進門之後，發生了最不可思議的事。魔法商店的老闆碰巧是名法師，他告訴觸陷阱舅舅在離褔羅參不遠處有一個山洞，有頭黑龍住在裡面，黑龍有從克萊恩各地收集來的最了不起的魔法寶貝。法師不收觸陷阱舅舅的錢，因為只要花一點點力氣，觸陷阱舅舅就能殺掉黑龍，拿到所有他想要的魔法寶貝。觸陷阱舅舅覺得這是個很好的主意。於是他問明山洞的方向，法師非常親切地告訴了他，接著他就︱︱﹂

﹁閉嘴！﹂傑拉德咬牙切齒地說。

﹁嗯，你說什麼？﹂泰索何夫問道。﹁你說了什麼嗎？﹂

﹁我說﹃閉嘴﹄，我要睡覺了。﹂

﹁但我就快說到最有意思的地方。觸陷阱舅舅和其他五個坎德人一起去了山洞，然後︱︱﹂

﹁如果你不安靜下來，我就過去讓你閉上嘴。﹂傑拉德認真地說。他翻身背對著泰斯。

﹁要我說的話，睡覺真的是浪費時間︱︱﹂

﹁沒人要你說。安靜。﹂

﹁我︱︱﹂

﹁安靜。﹂

他聽到小小的坎德人身體在硬木板床上磨蹭的聲音︱︱那張床在傑拉德對面。為了折磨他，他們把他跟坎德人鎖在一間牢房裡，而把侏儒關在隔壁。

﹁﹃偷兒們彼此爭吵。﹄﹂看守這麼說過。

傑拉德從來不曾像憎恨這個看守那樣恨過任何人。

侏儒謎琢花了整整二十分鐘氣憤地抱怨著應該有傳票、拘捕令，還有什麼克雷霍夫對抗邁克伊維克，以及一大堆跟某個叫米蘭達︵註１︶的傢伙有關的事情，一直說到最後自己不省人事為止。至少傑拉德是這麼猜的。從侏儒牢房的方向傳來一句嘟噥和砰的一聲，接下來就是讓人心情愉快的沉寂。

傑拉德眼看就要睡著時，泰索何夫卻醒了過來。這傢伙在侏儒開口時睡著了，在侏儒剛閉上嘴後就醒了，然後就開始大說特說觸陷阱舅舅的故事。

傑拉德已經忍了很久，主要是因為坎德人的故事就像把他的腦袋往石牆上敲了一遍又一遍，已經讓他麻木了。他灰心喪氣、惱火不已︱︱對騎士們生氣，對自己生氣，對把他逼到如此境地的命運生氣。他睡在硬邦邦的木板上，已經無法入睡，為奎靈那斯提的事而憂心忡忡。他不知道梅丹和羅拉娜會怎麼看他。他現在本來應該要回去了，他擔心他們會把他當成膽小鬼，面對戰鬥時只會逃之夭夭。

至於他現在的困境，騎士大人說會派信使到沃倫爵士那裡去，但天知道那要花多久時間。他們到底能不能找到沃倫爵士？他或許已經離開索拉斯。或許他正在為對抗碧雷而殊死拚搏。騎士大人們說會在索蘭薩斯打聽看看是否有人認識他的家人，但傑拉德死了這條心。首先，在現在憤世嫉俗又悲觀厭世的他看來，騎士們不會自找麻煩地真的去打聽這件事。其次，就算真的有人認識他父親，也未必就認識傑拉德。在過去十年裡，傑拉德竭盡所能地能不回家就不回去。

傑拉德輾轉反側，跟所有人在忐忑不安的不眠之夜中做的一樣，他的擔心憂慮已漸漸加深到不合情理的地步了。坎德人的聲音曾讓他從陰暗的想法中分心，但現在只有屋頂漏雨的滴水聲不停地煩著他。傑拉德被焦慮折磨得精疲力盡，於是轉身對著牆壁。他不想去理會坎德人不舒服地磨蹭扭動的動作，這動作無疑是想讓傑拉德覺得內疚，然後他會忍不住要求再聽一個故事。

在他開始昏昏欲睡時，他聽到了，或者說他以為自己聽到有人在唱一首催眠曲。

睡吧，吾愛，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靜夜將守護你的靈魂。

緊緊擁抱黑暗的深沉。

睡吧，吾愛，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這首歌寧靜平和，溫柔甜蜜。傑拉德在歌聲的撫慰下放鬆了身心，沉入夢鄉。但這時一個聲音從黑暗中傳出，一個女人的聲音。

﹁騎士閣下？﹂那個女子喚著他。

傑拉德醒了，心跳不已。他靜靜地躺著。他頭一個想到的就是奧蒂拉女士，她要來這裡繼續折磨他。但他立即就清楚這個聲音的音調不一樣，更富有韻律，而且並不是索蘭尼亞口音。再說奧蒂拉女士絕不會叫他﹁騎士閣下﹂。

溫暖的黃暈驅散黑暗。他翻過身，想看看是誰在半夜裡到牢房來見他。

他一開始沒看到她。那名女子在樓梯下站住了，聽著是否有人回應她，而樓梯間的牆壁擋住他的視線。女子走過轉角，於是他可以清楚地看見她。雪白的長袍映著黃色的燭光。她的頭髮閃爍著銀色和金色。

﹁騎士閣下？﹂她再次喚道，四處張望找著他。

﹁金月！﹂泰索何夫大叫起來。他揮動著手。﹁我在這裡！﹂

﹁是你嗎，泰斯？小聲點。我在找那個騎士，傑拉德爵士︱︱﹂

﹁我在這裡，首席大師。﹂傑拉德回應。

他滑下床，大惑不解地穿過牢房站在鐵欄前讓她看到他。坎德人只一蹦就來到鐵欄前，把兩隻手臂和大半個臉都探了出去。侏儒也醒了，從地板上爬起身來。謎琢搖搖晃晃，眼花撩亂，而且疑心重重。

金月抬手遮住燭光。她拿高蠟燭靠近傑拉德的臉，仔細地打量了他好一陣子。

﹁泰索何夫，﹂她轉而對坎德人說道。﹁這就是你對我提起的那個索蘭尼亞騎士，那個帶你去奎靈那斯提見帕林的人嗎？﹂

﹁哦，是的，這就是那個騎士，金月。﹂泰索何夫說。

傑拉德漲紅了臉。﹁我知道您覺得這事難以置信，首席大師。但這一次，坎德人說的是真話。雖然我被發現時戴著黑暗騎士的徽章︱︱﹂

﹁別再說了，騎士閣下。﹂金月唐突地打斷他的話。﹁我相信泰斯。我瞭解他。我已經認識他很多年了。他說你英勇無畏，是他的好朋友。﹂

傑拉德的臉更紅了。就在剛才泰斯的這個﹁好朋友﹂還想著要怎麼解決這個坎德人。

﹁是最好的朋友。﹂泰索何夫說道。﹁我在全世界找到的最好的朋友。這就是我來找他的原因。現在我們找到彼此了，我們被關在一塊，就像以前一樣。我正在給傑拉德講觸陷阱舅舅的故事︱︱﹂

﹁我在什麼地方？﹂侏儒突然發問。﹁你們都是些什麼人？﹂

﹁首席大師，我一定得解釋︱︱﹂傑拉德開了口。

金月揚起手，示意所有人安靜，於是包括泰索何夫在內，大家都閉上了嘴。﹁我不需要任何解釋。﹂她的目光又一次落到傑拉德身上。﹁你騎著一頭藍龍到這裡來。﹂

﹁是的，首席大師。我正想告訴您，我沒有選擇︱︱﹂

﹁對，對。這沒什麼不同。時間緊迫。女騎士說那頭龍還在那裡，雖然他們搜查過了，但沒能找到牠，但他們知道牠就在附近。這是真的嗎？﹂

﹁我︱︱我不知道，首席大師。﹂傑拉德有點莫名其妙。起初他以為她是來責備他，接著又以為或許她是要來為他祈禱，或是做些什麼密儀教徒會做的其他事情。現在他明白她想要什麼。﹁我猜牠可能還在。藍龍答應我會等我回去。我原本打算送信給騎士評議會後就飛回奎靈那斯提，盡我所能地在戰鬥中協助精靈們。﹂

﹁帶我去，騎士閣下。﹂

傑拉德直瞪著她。

﹁我一定得去那裡。﹂她繼續說著，聽起來有些激動。﹁難道你還不明白嗎？我一定得去那裡，你和你的龍可以載我去。泰斯，你記得怎麼回去，對吧？﹂

﹁去奎靈那斯提？﹂泰斯興奮地問。﹁當然，我知道路！我有所有的地圖︱︱﹂

﹁不是奎靈那斯提，﹂金月說。﹁是大法師之塔。達拉馬在耐德蘭的塔。你說你到過那裡，泰斯。你得告訴我怎麼去。﹂

﹁首席大師，﹂傑拉德猶豫地打岔道。﹁我是個囚犯。您聽到對我的判決了。我哪裡也去不了。﹂

金月握住牢門的一根鐵欄，緊緊地握著，直到指節泛白。﹁守衛在我施的魔法下睡著了。他不能阻攔我，沒有人可以阻攔我。我一定要去那座塔。我得跟達拉馬和帕林商談。我可以走去，如果非得走去，我會的；但龍的速度更快。你會帶我去，對吧，傑拉德爵士？﹂

金月是她的人民的統治者。她的一生中，她一直是個領導者。她慣於發號施令而且被人服從。她的美貌打動了他。她的悲傷讓他感動。此外，她能放他自由。能讓他自由地回到奎靈那斯提，去參加那裡的戰鬥，去到他所關心的人身旁，跟他們生死相依。

﹁牢門的鑰匙在看守帶著的鑰匙圈上︱︱﹂他剛想告訴她。

﹁不需要。﹂金月說。

她在鐵欄上握緊手，鋼鐵就像她手上的蠟燭般開始熔化。鐵柵欄彎軟垂下，在牢門正中現出一個洞。

傑拉德瞪大了眼。﹁怎麼會︱︱﹂他的聲音變得嘶啞。

﹁快點。﹂金月催道。

他沒有動，只是繼續瞪著她看。

﹁我不知道怎麼會這樣。﹂她說著，一種絕望的語調讓她的嗓音打顫。﹁我不知道自己怎麼會有力量做到這些。我不知道自己從哪裡聽來剛才唱出的魔法歌詞。我只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就得到什麼。﹂

﹁啊，現在我想起來這個女人是誰了！﹂謎琢重重地嘆了口氣。﹁還有死人們。﹂

傑拉德不明白，不過這不是什麼新鮮事。過去一個月來發生在他身上的事，他幾乎都不明白。

﹁為什麼是現在？﹂傑拉德嘟噥著走出鐵柵欄。他想著他們把他的劍藏到哪裡去了。

﹁跟上，泰斯。﹂金月嚴厲地說道。﹁沒時間玩遊戲了。﹂

坎德人沒有高興地奔向自由，反倒讓人費解地退到牢房最深的角落。

﹁謝謝妳想到我，金月。﹂泰索何夫在角落裡坐穩。﹁也謝謝妳熔化牢房的鐵欄桿，這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奇景。要是平時我會很樂意跟妳走，但把我的好朋友謎琢一個人留在這裡很可憐，他是這個世上我最好的朋友︱︱﹂

金月惱怒地嘆了口氣，握住侏儒牢房的鐵欄。柵欄和其他的鐵條一樣，也軟塌了。謎琢爬出洞口。他緊皺著眉伏在地上，開始收集熔掉滴落的鐵屑，嘀咕著關於冶煉的什麼事。

﹁我會帶著侏儒，泰斯。﹂金月不耐煩地說。﹁現在馬上出來。﹂

﹁我們最好快一點，首席大師。﹂傑拉德提醒道。他本來非常樂意把侏儒和坎德人留在這裡。﹁獄卒半夜之後每過兩個小時會查一次房︱︱﹂

﹁他今晚不會來。﹂金月說。﹁他會睡過頭。不過你說得對，我們得動作快一點，因為有人在召喚我。泰斯，現在馬上從牢裡出來。﹂

﹁別逼我，金月！﹂泰索何夫慘兮兮地哀求著。﹁別逼我回塔裡去。不知道他們打算怎麼對我。達拉馬和帕林想要謀殺我。﹂

﹁別傻了。帕林才不︱︱﹂金月忽然頓住了。她嚴厲的神色緩和了下來。﹁啊，我明白了。是時光旅行裝置。﹂

泰索何夫點了點頭。

﹁我以為它壞了，﹂他說。﹁帕林把它的零件砸在龍人身上，它爆炸了。我還以為自己不用再擔心了。﹂

他傷心地嘆了口氣。﹁接著我把手探進包包裡，卻發現它就在裡面。雖然仍是一堆破碎的零件，但所有零件都回到我的包包裡。我一次又一次地把它們扔掉。我甚至想法把它們送人，但它們一直回到我身邊來。即使全碎了，它們還是會回來。﹂泰斯哀求著看向金月。﹁如果我回到塔裡，讓他們找到它，修好它，我就不得不回去被巨人踩死。我不想死，金月！我不想！請別逼我。﹂

傑拉德差點就要自告奮勇去揍坎德人的下巴，把他從牢裡拖出來。但再一轉念，他就閉上了嘴。坎德人看來如此悲切淒哀，傑拉德覺得自己都為他難過了。金月走進牢房，坐到坎德人身邊。

﹁泰斯，﹂金月溫柔地喚著他，伸手把一縷從馬尾裡逃出掛在他臉上的頭髮撥到他耳後。﹁我不能向你保證這會有個快樂的好結果。現在，在我看來事情會非常糟糕地結束。我正跟隨著一條死靈河川，泰斯。它們聚集在耐德蘭。它們並非出於自願到那裡去。它們被困住了，泰斯。它們被某種可怕的力量所束縛。卡拉蒙就在它們之中，還有提卡、河風和我的女兒；也許還有我們所愛的所有人。我要去找出原因。我要去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你告訴我達拉馬在耐德蘭。我得見他，泰斯。我得跟他商量。也許他就是原因︱︱﹂

泰索何夫搖搖頭。﹁我不這麼想。達拉馬也一樣被困住了，至少他是這麼告訴帕林的。﹂坎德人垂著頭，緊張地拉著自己的衣襟。﹁還有別的事，金月。還有件事我沒告訴任何人。在耐德蘭，發生在我身上的事。﹂

﹁什麼事，泰斯？﹂金月專注地瞧著他。

坎德人失去了他天生的歡樂神情，變得無精打采，臉色蒼白地發著抖，害怕地打著寒顫。傑拉德不免吃了一驚。他常常想過好好嚇唬一個坎德人一頓是有好處的，這能教訓這些又蠢話又多的小搗蛋，讓他們知道生活不是在墳墓旁邊野餐，不是奚落地方長官，不是扒竊不值錢的小玩意。生活是嚴肅而艱苦的，這意味著要認真對待一切。然而，現在看到泰斯沒精打采擔驚受怕的模樣，傑拉德別開了目光。不知道為什麼，他覺得失去了某種東西，他和這個世界都失去了某種東西。

﹁金月，﹂泰斯非常小聲地開了口。﹁我在樹林裡看到了我自己。﹂

﹁這是什麼意思，泰斯？﹂金月輕柔地問著。

﹁我看到自己的鬼魂！﹂泰斯喊道，他不停地哆嗦著。﹁這一點都不有趣。不像我以為的那麼有趣。我迷茫不知所措，孤零零的一個，而我一直在找什麼人或什麼東西。我知道這事聽起來很好笑，但我總以為在我死後，我會在哪裡碰上佛林特。也許我們會一起去冒險，也許我們只是一起休息，然後我講故事給他聽。但我不是在冒險，我只是孤零零的一個︱︱不知所措︱︱而且，不快樂。﹂

他抬起臉看著她，傑拉德震驚不已地看到一行淚從坎德人臉上滑落，滑過他臉頰上的灰土。

﹁我不想那樣死掉，金月。這就是我為什麼不回去的原因。﹂

﹁難道你還不明白嗎，泰斯？﹂金月說。﹁這就是為什麼你一定要回去的原因。我無法解釋，但我確信你和我所看到的都是不對的。在這個世界的生活只是漫長旅程中的一站。我們的靈魂原本應該到下一個界域去，去繼續學習，繼續成長。我們或許還會逗留一會兒，等著我們所愛的人一起走。就像我親愛的河風在某個地方等著我一樣，也許佛林特也在等著你。但顯然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離開。你和我得一起想辦法讓這些靈魂自由，它們被困在這個世界的牢籠裡，就和你被鎖在這個牢房裡一樣。我們能這麼做的唯一辦法就是去耐德蘭。怪事的源頭就在那個地方。﹂

她朝泰索何夫伸出手。﹁你要來嗎？﹂

﹁你不會讓他們把我送回去吧？﹂他猶豫著討價還價。

﹁我保證是不是回去會由你自己來決定。﹂她說。﹁我不會讓他們違背你的意願把你送回去。﹂

﹁那就好。﹂泰斯站起來拍掉身上的灰塵，看了看他所有的包包是不是都在。﹁我會帶妳去法師之塔，金月。我有非常可靠的身體羅盤︱︱﹂

就在這時候，收集齊鐵屑的謎琢開始發表言論，像是什麼指南針、羅盤、天然磁石，和他非常了不起的叔叔關於為什麼北方會在北邊而不是在南邊找到的理論，這種理論極富爭議性，至今仍爭辯不休。

金月對侏儒的勸告和泰索何夫間或的打岔回答充耳不聞。她專注在一個確定的目標，並勇往直前地要達到它。她毫無懼色，鎮定自若地帶著他們上樓，從趴在桌上熟睡的守衛身旁走過，走出了監獄。

他們匆匆穿過索蘭薩斯。這座沉睡的城市靜謐無聲，透著朦朧的光亮，因為黎明就要到來，天際已泛出淡淡的晨光。侏儒弓著身子，像個失去彈性的彈簧。泰索何夫則反常地一聲不吭。他們前進的腳步悄無聲息，就這樣經過空空蕩蕩的街道，彷彿自己就是遊蕩的鬼魂。他們沒看到任何人，也沒有任何人看到他們。他們沒有遇上巡邏的衛兵，沒見到趕早市的農夫，沒有碰著從酒館裡出來搖搖晃晃地回家去的醉漢。沒有看家犬的吠叫，沒有小孩的哭啼。

傑拉德見到金月穿過城中的大街小巷時，留下了奇怪的影象：她的長袍在身後揚起，覆過整個城市，合上了那些正想睜開的眼睛，將那些快醒來的人哄回甜蜜的夢鄉。

他們從索蘭薩斯的正門出了城，沒有人醒來攔住他們。

︻註︼

１　作者在開美國司法界的玩笑。前兩人是某樁案件的兩個當事人。而這裡的米蘭達指的是米蘭達法則，也就是常常在美國刑警逮人時聽到的︱︱﹁你有權保持沉默。否則你所說的一切將成為呈堂證供。你有權請律師在你受審時到場。如果你請不起律師，法庭將為你指派一位。﹂

## １︱２８熟睡忘醒

奧蒂拉女士醒來時發現陽光直刺她的眼睛。她在床上坐起身，既惱火又心煩，她不是個會賴床的人，她平時起床後不久，熹微的晨光才會拂上她的窗櫺。她討厭賴床，但她現在反應遲鈍，無精打采，頭痛不已。感覺像是她昨晚一整夜都在尋歡作樂似的。在離開騎主評議會後，她確實去了﹁狗和鴨子﹂酒館，那是騎士團大部份成員都喜歡去的一間酒館。但她不是去喝酒。她做了答應首席大師的事：去打聽是否有人認識或遇見過傑拉德‧鎢斯‧孟塔。

沒有騎士聽說過這個人，但有個騎士知道有人從安塞隆大陸那片地區來，另一個騎士認為也許他妻子的裁縫，那個當水手的兄弟曾在傑拉德的父親手下工作過。結果不盡如人意。奧蒂拉跟同伴乾了一杯挺烈的蘋果酒後就直接回家睡覺了。

她一邊自責著，一邊穿上衣服，套上皮衣，亞麻襯衫和羊毛襪子。她本來打算早點起來好帶一隊人馬去搜尋藍龍，指望能趁牠在清晨涼爽的霧中打獵時發現牠，免得牠在太陽一出來後就躲回洞裡去睡上一整天。她是這麼打算的。不過，他們還是能在那傢伙小睡時逮住牠。

奧蒂拉套進飾有索蘭尼亞騎士團的翠鳥和玫瑰圖案的外衣，佩好劍，鎖上門，急急忙忙離開了。她住在二樓，這房子以前是間小旅館，後來被移交給騎士團，給那些在索蘭薩斯服役的騎士們居住。她咚咚咚地跑下樓，發現她的騎士同伴們今天早上和她一樣動作緩慢。她差點一頭撞上艾弗雷克爵士，他負責城市正門的換崗工作，今天早上也起晚了。他一手挽著外衣和劍帶，另一手提著頭盔，匆匆忙忙地從房間裡奔出來。

﹁早安，大人。﹂奧蒂拉打著招呼，眼尖地盯向他褲襠前方。

艾弗雷克爵士的臉霎時羞得通紅，他急忙整理好儀容，逃出了門。

奧蒂拉咯咯笑著，很慶幸自己沒有被他喝斥。她精神奕奕地朝軍械士那裡走去。她昨天把胸甲送去，希望能弄好斷裂的皮甲綁帶和扭彎的帶釦。軍械士說保證今早就能修理好。她一路上遇到的每個人看起來都是倦意末消睡眼惺忪，或者心煩意亂匆匆忙忙。她遇上一個本來應該在夜裡換崗的守衛。那人正邊打著哈欠邊搖搖晃晃地趕回去報告。

難道索蘭薩斯的所有人都睡過頭了嗎？

奧蒂拉認真地想了想這個惱人的問題。原本看來只是有些奇怪和煩人的小事，現在開始像是危險的徵兆。她覺得索蘭尼亞居民的這種不尋常的現象沒理由會跟那些囚犯有關，但是為了確定一下，她還是改變路線，打算先到監獄去看看。

她到的時候發現一切都寧靜平和。正確來說，守衛正趴在桌上，舒服地打著鼾，不過鑰匙都在牆上的鉤子上掛得好好的。她抬腿用膝蓋踢了看守的禿腦門一下，把他弄醒了。他坐起身向後縮去，痛得直眨眼，大惑不解地看著她。就在看守揉著腦袋時，她走了一圈，發現牢裡的犯人全都睡著了。監獄從來沒這麼安靜過。

奧蒂拉放了心，打算去瞧瞧傑拉德，順便告訴他或許有人可以證明他的身分。她走下樓梯，轉過彎角，然後大吃一驚地站在原地瞪大眼睛。她搖搖頭，轉過身慢慢走上樓去。

﹁我還以為他說的會是真話，﹂她自言自語道。﹁這真讓我學會要提防那雙矢車菊眼睛。男人！生來就是騙子，每一個都是。﹂

﹁發出警報！﹂她對那個還睡得迷迷糊糊的守衛下令。﹁派出衛兵。犯人逃了！﹂

她停了一會兒，思考著該怎麼辦。她一開始是失望，現在則是憤怒。她相信過他，只有離去的眾神才知道是為什麼，而他卻背叛了她的信任。這種事她不是第一次遇到，但她要讓這成為最後一次。她轉頭朝馬廄走去。她知道傑拉德和他的同夥會去哪裡。他會去找他的龍。她走到馬廄時，檢查是否有馬不見了。但一匹馬也沒少，因此她確信騎士是步行離開的。她鬆了口氣。侏儒和坎德人都長著一雙短腿，他們會拖慢他的速度。

她跨上馬，奔過索蘭薩斯慢慢甦醒過來的街道，彷彿整個城市都沉浸在狂歡夜後的宿醉中。

她穿過一道又一道門，只稍稍停步追問守衛是否在夜間見過犯人模樣的人。他們沒看到，不過，從他們的臉色來看，他們除了看見自己的眼皮內側外，什麼都沒看到。她走到最後一道門時，發現星辰長邁克利斯也在那裡。

衛兵們既委屈又氣惱地紅著臉。他們的頭領正在跟邁克利斯解釋。

﹁︱︱被發現在值勤時打瞌睡。﹂他怒氣沖沖地說著。

奧蒂拉喝住馬。﹁出什麼事了，星辰長？﹂她問道。

他正被自己的麻煩事纏住，沒能認出這個曾在審判會上見過的女士。﹁首席大師失蹤了。她昨晚沒有在房裡休息︱︱﹂

﹁顯然她是整個索蘭薩斯唯一一個沒睡著的人。﹂奧蒂拉聳了聳肩。﹁也許她去拜訪朋友了。﹂

星辰長搖頭。﹁不，我到處都找遍了，也問過每個人。在她離開騎士評議會後，沒人見過她。﹂

奧蒂拉沉思起來。﹁騎士評議會。首席大師曾在會上為傑拉德‧鎢斯‧孟塔辯護。這事您或許有興趣知道，星辰長，昨晚這個犯人從牢裡逃走了。﹂

星辰長大驚失色。﹁女士，想必妳是在暗示︱︱﹂

﹁有人幫他的忙。﹂奧蒂拉皺起眉。﹁這種幫助只可能來自一個有神秘力量的人。﹂

﹁我不相信！﹂星辰長邁克利斯激動地叫了起來。﹁首席大師金月絕對不會︱︱﹂

奧蒂拉沒有停下來聽首席大師金月的事。她催馬前奔，衝出城門，沿著大道跑遠。一路前行，她整理著所有的事情。她相信傑拉德的故事，儘管這事聽起來頗為古怪。她仍記得他在審判最後一刻時那般懇切的請求，他不是在為自己，而是在為奎靈那斯提的精靈們求情。她對首席大師的印象尤其深刻。這對她來說有些不尋常，因為奧蒂拉不曾在心中留下什麼空位來容納奇蹟兩字，或是容納牧師最近沿街兜售的其他什麼東西。而她這回甚至相信了坎德人說的話，這讓她懷疑自己是不是頭暈了。

奧蒂拉離城大概兩里時，看到一位騎手迎面而來。他騎得非常快，把身體伏在馬背，不停踢馬催牠加速。他的坐騎在嘴邊濺出白沫，風馳電掣地掠過奧蒂拉。她從他的裝扮認出那是名偵察兵，從他拚命狂奔的速度猜到他帶來的消息一定非常緊急。她很好奇，但仍繼續走自己的路。不論他帶來的是什麼消息，都可以等她回去之後再問。

又往前走了兩里後，她聽到了第一聲號角聲。

奧蒂拉勒住馬，轉身望向城牆。號角和現在響起的鼓聲正發出準備作戰的號召。有敵人出現，正朝城市接近。在西邊，一團巨大的塵雲將地平線變成一片模糊。奧蒂拉專注地盯著那團塵雲，想看清楚是什麼，但太遠了，她看不清。她猶豫不決地等了一會兒。號角聲召她回去守城，但她自己的直覺卻要她繼續前行，去捉回逃跑的犯人。

要不然，至少得跟他談談。

奧蒂拉最後瞟了一眼遠方的塵雲，注意到它愈來愈近了。她沿著原路往前奔，加快了速度。

她一直注意著大道兩旁，指望能發現逃走的一行人離開大路去找藍龍的痕跡。再往前一段路後她發現了蹤跡。她既吃驚又覺得奇怪，他們竟沒有費心去掩飾自己的腳印。一名逃跑的重犯，一個狡猾又無情的罪犯本來應該設法擺脫追蹤者，但這一隊人在波浪起伏的草叢中踏出一條寬闊的路。這裡那裡散亂地偏離了正道的斷草痕跡看來，像是有人︱︱很可能就是那個坎德人︱︱偏離路線時被拖了回來。

奧蒂拉跟著這清晰的足跡走。在她走得更遠些，接近河流時，她找到更多的證據說明自己跟對了。到處都散落著顯然是從坎德人包包裡掉出來的東西：一根彎曲的湯匙、一片閃亮的雲母礦石、一枚銀戒指、一個鑲有塔斯佳爵士家族紋章的大杯子。她現在正穿過樹林沿著河岸走，她就是在這裡逮到傑拉德的。

地面已被晨霧濡濕，她還能看到腳印：一雙穿著大軍靴的腳印；一雙同樣穿著靴子稍小些的腳印，但這雙靴子有柔軟的鞋底；一雙小小的坎德人的腳印，這雙腳總是跑在前面；還有另一雙小腳印拖在後面，這一定是侏儒的。

奧蒂拉走到一處地方，看到其他三人都停下腳步，只有一人跑到前頭︱︱當然是那個騎士跑去找龍了。她幾乎能想像得到當時的情形：坎德人跟著騎士，但顯然被叫了回來，因為那對小腳印表明他是拖著步子轉過了身。她看到騎士回來了，其他人跟著他一塊走。

奧蒂拉下了馬，將坐騎留在河邊，指示牠除非她下令，否則要留在原地。她步行跟蹤他們，悄無聲息，但行動迅速。腳印還很新。地面在朝陽中剛剛開始變乾。她不擔心自己是否太遲才追上來。她一直注意著天空是否會有一頭藍龍騰空而起，但一直沒看到。

這需要一點時間，她心想。因為騎士要說服藍龍︱︱這種生物非常驕傲，而且全心專注於邪惡的目標︱︱載上一個坎德人、一個侏儒，甚至還有一個光明城堡的密儀教徒。而且，奧蒂拉不能想像曾冒死與藍龍作戰的首席大師，會同意走近一條藍龍，她會騎上藍龍更是令人難以置信。

﹁愈來愈奇怪了。﹂奧蒂拉自言自語著。

號角的召喚聲已經變得遙遠，但她仍能聽見。城市的鐘聲現在也響了起來；鐘聲是警告住在城外的農夫和牧羊人快離開家舍，進城來獲得庇護。奧蒂拉豎起耳朵，注意到一個聲音，一個號角聲與吵嚷鐘響之外的聲音。是說話的聲音。

奧蒂拉躡手躡腳地靠上前，偷聽著。她認出傑拉德和金月的聲音。她悄悄地鬆開劍鞘的繫帶。她打算衝出去，給傑拉德一個措手不及，然後拿他當人質，以防藍龍發起攻擊。當然，這要看那頭龍和騎士之間的關係如何，藍龍或許還是會攻擊她，毫不在意自己的主人會受什麼傷害。奧蒂拉準備冒這個險。她既憎惡也厭倦別人對她說謊。這個男人要告訴她實話，或者去死。

奧蒂拉認出這個山洞。早些時候她想逮住藍龍時，曾從這個洞口經過。她和同伴搜查過這裡，但沒有找到任何痕跡。牠一定是後來才搬到這裡來的，她一邊想著，一邊大膽地向前走了幾步。她小心注意著腳下，免得踩斷一根樹枝或是踏在沙沙響的落葉上。她集中注意力聽著那些談話的內容。

﹁銳刃會帶你們去耐德蘭，首席大師。﹂這是傑拉德在說話，他的聲音很低，而且很恭敬。﹁如果坎德人說大法師之塔不在那裡，藍龍會找到它。您完全不必依靠坎德人指出方向。但我懇求您三思而行，首席大師。﹂他的語氣變得更真誠。﹁耐德蘭是個相當邪惡的地方。﹂

一陣沉默，接著他繼續說。﹁那好，首席大師，如果您為此負全責︱︱﹂

﹁是的，騎士閣下。﹂金月清晰又堅決的聲音在洞中迴響。

傑拉德再次開了口。﹁卡拉蒙的遺願是要我帶泰索何夫去見達拉馬。也許我應該跟您一起去。﹂他聽起來很不情願的樣子。﹁不過，您也聽到了號角聲。索蘭薩斯正在遭受攻擊。我應該回那裡去︱︱﹂

﹁我知道卡拉蒙想做什麼，騎士閣下。﹂金月說。﹁還有他留下這個遺願的原因。你已經做得夠多了，已經滿足了他的願望。我宣佈免除你的責任。你的生活曾跟坎德人纏在一起，但現在那些線已經解開了。你應該回去保衛索蘭薩斯。我可以自己走。你是怎麼跟龍提起我的？﹂

﹁我對銳刃說您是一名黑暗密儀教徒，在旅行中偽裝成現在的樣子。您帶著坎德人是因為他聲稱知道進塔的路。侏儒是坎德人形影不離的同夥。銳刃相信了我的話。當然，牠信任我。﹂傑拉德心裡覺得不是滋味。﹁每個人都相信我的謊話。沒有人肯相信真相。我們所在的是多麼奇怪的世界。﹂

他深深地嘆了口氣。

﹁你帶著吉爾薩斯國王的信，﹂金月說。﹁他們一定會相信的。﹂

﹁他們會嗎？您對他們太有信心了。您得快點動身，首席大師。﹂傑拉德停下，猶豫著。﹁不過，我想得愈多，就愈不能讓您孤身進入耐德蘭︱︱﹂

﹁我不需要保鏢。﹂金月向他保證，她放緩聲音，﹁我也不認為你能提供給我任何保護。不管是誰在召喚我，他都將看到我安全到達目的地。不要對真相失去信心，傑拉德爵士。﹂她柔聲勸慰著。﹁也不要害怕真相，不管它看起來有多麼可怕。﹂

奧蒂拉躊躇地站在洞外，不知該如何是好。傑拉德有機會逃跑，而他卻不逃。他還打算回去保衛索蘭薩斯。﹃每個人都相信我的謊話。沒有人肯相信真相。﹄

她抽出劍，緊握劍柄，離開樹林的遮蔽，大膽走進洞口。傑拉德背對著她，盯著洞中的黑暗。他穿著龍騎士的護甲，就是在牢裡穿著的那件，那是他僅有的衣服。他拿回劍和劍帶，皮帽提在手上，就那麼孤身一人站在原地。

傑拉德聽到奧蒂拉的腳步聲，往後看了一眼。他瞧著她，翻了個白眼，搖了搖頭。

﹁妳啊！﹂他咕噥著，﹁來得真是時候。﹂他轉過頭重新望向黑暗。

奧蒂拉將劍尖抵著他的後頸。她發現他穿上皮甲時一定是太匆忙了，或者是在黑漆漆的地方穿上衣服，所以把它穿反了。

﹁你被俘了。﹂她急忙說。﹁別動。別想召龍回來。敢說一個字我就︱︱﹂

﹁妳就怎樣？﹂傑拉德反問。

他突然轉過身，抬手撥開她的劍，從她身旁匆匆走出洞口。

﹁如果妳要來的話，快點。﹂他突然說。﹁或許我們還能在戰鬥結束前趕到索蘭薩斯。﹂

奧蒂拉笑了，但那是趁他背對著她，沒辦法看到她的笑容時。她收起笑意，恢復嚴厲冷漠的神情，追在他身後。

﹁等等！﹂她問。﹁你要去哪裡？﹂

﹁回索蘭薩斯。﹂他冷冷地回答。﹁難道妳沒聽到號角聲嗎？城市正遭受攻擊。﹂

﹁你是我的俘虜︱︱﹂

﹁好，我是妳的俘虜。﹂他轉過身，把劍遞給她。﹁妳的馬在哪裡？我想妳不會帶另一匹來給我。不，當然不會。這得要會未卜先知才行，而妳有個笨腦袋。不過我還想得起來，妳的馬是強壯的傢伙。回索蘭薩斯的路不遠，牠可以載得動我們兩個。﹂

奧蒂拉接過他的劍，用劍柄輕蹭著臉頰，繼續追問。﹁那個密儀教徒去哪裡了？還有其他人呢？坎德人和侏儒。你的︱︱呃︱︱同夥們。﹂

﹁在那裡。﹂傑拉德朝山洞的方向一揮手。﹁龍也在，在洞的另一頭。他們打算等天黑再走。只管去找龍挑戰吧，尤其是妳只帶了一匹馬來的時候。﹂

奧蒂拉抿緊嘴免得大聲笑出來。

﹁你真的打算回索蘭薩斯去？﹂她追問，緊皺眉頭。

﹁我真的這麼打算，女士。﹂

﹁那麼我想你會需要這個。﹂她邊說邊把劍丟還給他。

他大吃一驚，笨手笨腳地慌忙接住，差點把劍弄掉。

奧蒂拉從他身邊走過，狡黠地斜瞟著他，還對他眨了眨眼。﹁我的馬會揹上我們兩個，玉米餅。就像你自己說的，我們最好快一點。哦，你最好閉上嘴。你差點吞了隻蒼蠅。﹂

傑拉德目瞪口呆地瞧著她，連忙跟上她。

﹁妳相信我？﹂

﹁我現在相信了。﹂她尖刻地回嘴，﹁我不想傷害你，玉米餅，但依我看來你還不夠聰明，剛才的對話不可能是你編造出來的。再說︱︱﹂她深深地嘆了口氣，﹁你的故事亂七八糟的，年輕的九十歲老太婆，已經死掉的活生生的坎德人，居然還有一個侏儒。非得相信不可。沒人能編造出這種東西來。﹂她轉過頭看著他。﹁那麼說，你真的有一封精靈王寫的信？﹂

﹁妳想看看嗎？﹂他勉強笑著問。

奧蒂拉搖頭。﹁不。老實說，我甚至不知道精靈們還有個國王。我也不關心這事。不過我想有人關心是好事。你是個什麼樣的戰士，玉米餅？你看來肌肉不多。﹂她輕蔑地瞧著他的手臂。﹁或許你是個短小精悍的傢伙。﹂

﹁要是塔斯佳爵士能讓我有機會戰鬥就好了。﹂傑拉德嘟噥。﹁我發誓我不會逃跑的。如果他們不讓我上戰場，我就盡我所能地幫助傷患，或是去救火，或是做力所能及的其他事情︱︱﹂

﹁我想他們會相信你的。﹂她說。﹁就跟我說的一樣，一個有坎德人再加一個侏儒的故事︱︱﹂

他們來到奧蒂拉留下馬的地方。奧蒂拉躍上馬背。她看著傑拉德，他也抬起頭看著她。他真的有雙最漂亮的藍眼睛，她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顏色，從未見過如此清澈明亮的眼眸。她朝他伸出手。

他握住她的手上了馬，他以很不舒服的姿勢坐到她身後。輕喝一聲，她催馬前行。

﹁你最好抱住我的腰，玉米餅。﹂她說。﹁這樣你才不會掉下去。﹂

他兩手環住她的腰，緊抱著她，往前挪了挪貼近她。

﹁這沒什麼感情成份，奧蒂拉女士。﹂他說。

﹁啊，我真傻呀！﹂她裝模作樣地嘆了口氣。﹁我還以為要去選婚紗了。﹂

﹁妳從來不認真看待事情的嗎，女士？﹂傑拉德微慍地說道。

﹁是不怎麼認真。﹂奧蒂拉回答，轉頭朝他笑了笑。﹁為什麼我該認真呢，玉米餅？﹂

﹁我叫傑拉德。﹂

﹁我知道。﹂她說。

﹁那妳為什麼不叫我的名字？﹂

她聳了聳肩。﹁另一種叫法更適合你，就這樣。﹂

﹁我認為叫我的名字才是認真看待我，而不是開玩笑。我看不起女人，同時我也覺得妳瞧不起男人。我們都被傷害過。也許我們比害怕死亡更害怕生活。以後我們可以來上一杯冰麥酒再討論這件事。不過現在我們最好達成共識：妳要叫我傑拉德，或是傑拉德騎士，如果妳願意的話。﹂

奧蒂拉覺得自己該回敬幾句，但她一時想不到要說什麼，至少想不到有趣的話。她催馬快跑。

﹁停下！﹂傑拉德突然喊道。﹁我想我看到了什麼。﹂

奧蒂拉喝住馬。馬兒氣喘吁吁地停下，側腹一起一伏。他們走出河岸樹木的遮蔽，正朝一片空地而去。大道在他們前方，走下一個狹窄的坡後，再往上揚起通往城中。她現在看到傑拉德見到的東西。如果她剛才不是那麼鬼迷心竅地盯著他那雙藍眼睛的話，她早該看到這一切的。

騎兵。馬上的騎兵。數以百計的騎兵從西方奔來，湧過平原。他們列著隊跑來，旗幟在風中飛舞，陽光在矛尖閃爍，劃過精鋼的頭盔。

﹁一支黑暗騎士的大軍。﹂奧蒂拉說。

﹁而他們夾在我們跟城市的中間。﹂傑拉德說。

## １︱２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快點！在我們被發現之前掉頭，﹂傑拉德說。﹁我們可以躲進洞裡︱︱﹂

﹁躲起來！﹂奧蒂拉轉過頭，吃驚地瞟了他一眼。接著她笑了。﹁我喜歡你，玉米︱︱﹂她打住話，苦笑著改口，﹁傑拉德騎士。如果是別的騎士，就會堅持衝上前戰鬥。﹂她倠得筆直，將手搭上劍柄宣佈道。﹁我將堅守陣地拚死奮戰，哪怕以一擋百。榮譽即吾命。﹂

她掉轉馬頭，開始朝山洞的方向走。

現在換傑拉德吃了一驚。﹁難道妳不相信那些話？﹂

﹁要是你死了，榮譽對你有什麼用？它對任何人有什麼好處？我告訴你會怎麼樣，傑拉德騎士。﹂她繼續說。﹁他們會為你寫首歌。他們會在酒館裡唱這些該死的蠢歌，所有肥滾滾的店老闆在聽到這個以一對六百的勇敢騎士時都會掉眼淚，然後流著口水乾杯。但你知道是誰不會被歌頌？那些在索蘭薩斯的騎士們。我們的夥伴。我們的戰友。那些沒有機會以榮譽的名義打上這麼一場光榮戰鬥的騎士們。那些騎士不得不為生存而戰，為保護信任他們的平民而戰。﹂

﹁也許我們是有兩把劍，但現在有沒有這兩把劍並沒有什麼不同。如果索蘭薩斯城裡的每個索蘭尼亞騎士都決定衝進戰場，向六百個敵人挑起這樣光榮的戰鬥會怎麼樣？那些逃到騎士身旁要求保護的農民們會怎麼樣？農民們是會光榮地死去，還是會被敵兵的槍矛刺穿？那些肥滾滾的店老闆會怎麼樣？他們是會光榮地死去，還是不得不看著自己的妻女被強暴，店舖被燒成焦地？在我看來，傑拉德騎士，我們曾立下誓言要保護這些人。但我們並沒有立誓要死得光榮，立誓要自私地在這種毫無勝算和意義的戰鬥中死掉。

﹁敵人主要的目的是要殺了你。你每活一天，他們就失敗一天。你每活一天，就勝過他們一天︱︱哪怕只是躲起來，躲在山洞裡等機會回到同伴身旁與他們並肩作戰。這對我來說，就是榮譽。﹂

奧蒂拉停下來喘了口氣。她的身體因激動而微微發顫。

﹁我從來沒這麼想過。﹂傑拉德承認道，他欽佩地瞧著她。﹁我看終究有些事妳是認真對待的，奧蒂拉女士。不幸的是，這看來全是徒勞。﹂他抬手從她肩上指向某處。﹁他們已經派出先遣隊防護側翼。他們已經看到我們了。﹂

一隊沿樹林周邊巡邏的騎手已出現在半里內之處。他們這站在草地裡的兩人一馬很輕易就被發現了。先遣隊整齊劃一地前行，現在正朝他們跑來準備進行盤查。

﹁我有個主意。解下妳的劍帶給我。﹂傑拉德說。

﹁什麼︱︱﹂奧蒂拉皺起眉回頭看見他戴上了皮帽。﹁哦！﹂她立即明白他的用意，開始解下自己的劍帶。﹁要知道，傑拉德騎士，如果你沒把外衣穿反的話，這詭計會更有效的。快點換過來，別讓他們看清楚！﹂

傑拉德扭動著將雙手脫出袖子，把衣服前後調過來，將奈拉卡黑暗騎士的徽標轉到身前。

﹁不，別轉身。﹂他叫住她。﹁就這樣。快，別讓他們看清楚。﹂

奧蒂拉解下劍帶塞進他手裡。他把它整個插進自己的劍帶中，接著戴上帽子。他倒不怕自己被認出來，不過帽子至少能掩飾他臉上的表情。

﹁把韁繩給我，手背到身後。﹂

奧蒂拉照做了。﹁你不知道我覺得這有多讓人興奮，傑拉德騎士。﹂她一面喘著氣一面低語道。

﹁啊，閉嘴。﹂他嘟噥著，摸索著綁住她。﹁至少這時候別開玩笑。﹂

先遣隊靠近了。他現在可以看個仔細，於是目瞪口呆地注意到其首領竟然是個牛頭人。傑拉德覺得活著離開的希望增加了。他以前從沒遇過甚至見過牛頭人，不過他聽說牛頭人都是些頭腦遲鈍的傻瓜。先遣隊的其他人都是奈拉卡騎士，從他們控馬的技巧來看，都是經驗豐富的騎兵。

敵方先遣隊奔過草原，馬匹在乾燥的草地上踏出一團團塵土。騎在最前面的牛頭人揮了揮手，先遣隊散成一個大圖，包圍了傑拉德和奧蒂拉。

傑拉德原本打算迎上前去，但覺得這麼做會讓人起疑。他是一個在敵方要塞附近的奈拉卡黑暗騎士，被一名俘虜絆住，他有充份的理由對他人抱有戒心，就像他們對他一樣。

牛頭人抬手行禮。傑拉德回禮，謝天謝地自己曾在梅丹元帥手下受過訓練。他一言不發地坐在馬上，等著比他軍銜更高的牛頭人先發話。奧蒂拉兩頰泛紅。冰冷而沉默地對他們所有人怒目而視。傑拉德只希望這樣的沉默繼續下去。

牛頭人緊盯著傑拉德。他的雙眼不是一雙愚鈍獸類的眼睛，而是閃著智慧的光芒。

﹁你的名字、軍銜和長官？﹂牛頭人問道。他聲音粗啞，近乎咆哮，但傑拉德不難明白他的意思。

﹁傑拉德‧鎢斯‧孟塔，梅丹元帥的副官。﹂

他說出自己的真名，這麼一來萬一他們向梅丹元帥查證，元帥會認出傑拉德的名字幫他圓謊。他加上一句奎靈那斯提軍中的番號，就再沒說什麼。像任何一個真正的奈拉卡騎士一樣，他要對同伴有戒心。他只回答被問到的問題，絕不多言。

牛頭人皺起眉。﹁你離家很遠，龍騎士。是什麼讓你跑到那麼北邊來？﹂

﹁我正騎著梅丹元帥的藍龍前往捷列克，給黑夜之主塔貢送去緊急消息。﹂傑拉德流利地回答說。

﹁你還是離目的地很遠。﹂牛頭人說著，瞇了雙眼。﹁捷列克在遙遠的東邊。﹂

﹁是的，長官。﹂傑拉德說。﹁我們遇上一場風暴，被吹離航線。藍龍認為自己能保持航向，但我們遭遇強風，我差點從鞍上掉下來，而龍則拉傷肩膀。牠盡力往前飛，但事實證明這很痛苦。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哪裡。我們本來以為在奈拉卡附近，但接著就看到城市的塔樓。因為自小在附近長大，所以我認出是索蘭薩斯城。擔心被該死的索蘭尼亞騎士發現，龍降落在樹林裡，躲進山洞中休息並療傷。﹂

﹁這個索蘭尼亞人，﹂傑拉德粗魯地戳了戳奧蒂拉的背。﹁看到我們降落。她追進山洞裡。我們打了一場，我卸下她的武器，把她俘虜了。﹂

牛頭人饒富興味地瞧著奧蒂拉。﹁她從索蘭薩斯來的？﹂

﹁她不肯說話，長官，但我相信她是從那裡來的。她能告訴我們城裡部署的守軍數量、城防工事的細節，和你的長官有興趣的其他情報。那麼，小隊長，﹂傑拉德最後說。﹁我想知道你的名字和你長官的名字。﹂

這麼做很冒險，但他覺得自己被查問夠了，一直懦弱地回答盤問而不反問幾句實在不合身分。

牛頭人眼中精光一閃，有那麼一會兒，傑拉德以為自己做得過火了些。但接著，牛頭人回答了他的話。﹁我是加爾達。我們的指揮官是米娜。﹂他說出那個奇怪名字時的敬重和尊崇之情，讓傑拉德覺得不安。﹁你帶往捷列克的是什麼消息？﹂

﹁我是送信給塔貢爵士。﹂傑拉德答道。一說到信，他的心差點要跳出來，連忙伸手摸向袋子。

他突然想起，他帶在身上的信不是梅丹元帥寫的，而是吉爾薩斯，奎靈那斯提的精靈王寫的。這封信如果落到黑暗騎士手裡會害死他。傑拉德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運氣那麼差。這封信對他有好處的時候，他把信留在龍身邊。當信會害死他時，它卻塞在他的腰帶裡。他這輩子到底做了什麼壞事，老是讓他不停地走衰運？

﹁塔貢爵士死了。﹂牛頭人說。﹁米娜現在是黑夜之主。我是她的副將。你可以把信給我，我來交給她。﹂

傑拉德聽到塔貢已死時並沒有太吃驚。黑暗騎士的晉升往往是在夜裡趁黑朝別人身上捅一刀得來的。這個米娜大概已經拿到了指揮權。他絞盡腦汁想著面對事態新變化時，要怎麼處理這封會讓他遭罪的該死的信。他可以把這封和自己所說的根本不相符的信交給牛頭人，就這麼了事。接著會怎麼樣？他們會把奧蒂拉從他這裡帶走，把她拖去折磨，而他被謝過之後就會被打發去找自己的龍。

﹁我奉命將消息帶給黑夜之主，﹂傑拉德頑固地回話，唯妙唯肖地演著一個指揮官副官的角色︱︱專橫跋扈、剛愎自用。﹁如果塔貢爵士不在了，那麼我當奉命親手將它交給繼位者本人。﹂

﹁隨便你。﹂牛頭人匆忙答道。他有比跟一名元帥的副官廢話更重要的事要做。加爾達朝塵雲的方向指了指。﹁他們正在搭指揮帳。你能在那裡找到米娜，她正準備要攻城。我派個人給你帶路。﹂

﹁不需要，長官︱︱﹂傑拉德想拒絕，但牛頭人沒理他。

﹁至於你的俘虜，﹂牛頭人繼續往下說。﹁你可以把她交給審訊官。他會安頓在鐵匠的火爐附近。﹂

一幅燒紅烙鐵加上用刑鐵鉗的畫面很不愉快地跳進腦海。牛頭人命令他的一名騎士跟著他們。傑拉德不敢拒絕。向牛頭人行禮後，傑拉德想策馬前行，但他擔心馬兒會發現控韁的是雙不熟悉的手而不肯前進，但奧蒂拉腳跟輕輕一踢，馬兒開始往前走。牛頭人緊盯著傑拉德，害他直冒冷汗。但接著牛頭人就催馬離開了。他和先遣隊的其他人很快就奔入林中，不見蹤影。傑拉德停下馬，朝河水的方向去。

﹁怎麼回事？﹂陪同的黑暗騎士追問。

﹁我擔心我的龍。﹂傑拉德說，﹁銳刃是元帥的龍。他們是多年的同伴。如果牠出了什麼事，我也別想活了。﹂他轉身對著那名騎士。﹁我要去看看那頭龍，讓銳刃知道出了什麼事。﹂

﹁我的命令是帶你去見米娜。﹂那騎士說。

﹁你不用跟來。﹂傑拉德連忙說。﹁唉，看來你還不明白。銳刃一定聽到了號角聲。牠是頭藍龍。你知道藍龍的習性，牠們可以聞得到戰鬥的氣息。牠可能以為那些天殺的索蘭尼亞騎士出來搜查。如果牠覺得受威脅，也許會錯誤地攻擊你們的隊伍︱︱﹂

﹁我的命令是帶你去見米娜。﹂騎士頑固地重複道。﹁你向她報告完之後就可以回去找那頭龍。你不必擔心那頭野獸，牠不會攻擊我們。米娜不會讓牠這麼做。至於牠的傷，米娜可以治好牠，然後你們兩個就能回奎靈那斯提去。﹂

騎士繼續朝軍隊走去。傑拉德躲在帽子下小聲咒罵著他，但他別無選擇，只能跟著那個騎士走。

﹁對不起。﹂他靠著馬蹄聲的掩護對奧蒂拉道歉。﹁我以為他會同意，然後打發掉我們，暫離職位開一兩個小時的小差，然後回去報告。﹂傑拉德搖搖頭。﹁真倒楣讓我遇上有史以來這麼負責的黑暗騎士。﹂

﹁你努力過了。﹂奧蒂拉擰過手拍了拍他的膝蓋。﹁你盡力了。﹂

他們的嚮導跑在前頭，急著完成差事。他很不滿他們跑得不夠快，於是向他們揮手示意要求加速。傑拉德沒理他。他正想著牛頭人說的關於黑暗騎士圍攻索蘭薩斯的話。倘若真是如此，他可能正衝進一支萬人大軍。

﹁你說我憎恨男人是什麼意思？﹂奧蒂拉問道。

傑拉德陷入自己的思緒中，沒聽清楚她在說什麼，自己又回答了什麼。

﹁你說自己瞧不起女人，而我憎恨男人。你那話是什麼意思？﹂

﹁我什麼時候說的？﹂

﹁在我們討論要怎麼稱呼你的時候說的。你說我們兩個比害怕死亡更害怕生活。﹂

傑拉德覺得自己的臉都燙了起來，很慶幸自己戴著能罩住臉的帽子。﹁我不記得了。有時候我說話沒經大腦︱︱﹂

﹁我有種感覺，覺得你已經思考慮過這件事很久了。﹂奧蒂拉打斷他的話。

﹁啊，是吧，或許吧！﹂傑拉德覺得有些不自在。他沒打算開誠佈公地坦白自己，當然也不打算跟她說出內心的想法。﹁難道妳就沒別的事好擔心了嗎？﹂他惱火地反問。

﹁譬如擔心燒紅的針刺進我的指甲？﹂她冷冷地回嘴。﹁或者是我的關節被刑具拉得脫臼？我有一堆事要擔心，而我寧可談談。﹂

傑拉德沉默了一會兒，接著他笨拙地開了口。﹁我不確定自己那些話是什麼意思。也許只是因為在妳眼裡，男人不算什麼。不只是我。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看過妳對評議會上的其他騎士是什麼反應，還有衛兵和︱︱﹂

﹁我是什麼反應？﹂她追問，轉身瞧著他。﹁我的反應有什麼不對嗎？﹂

﹁別轉過來！﹂傑拉德惱火地喝道。﹁妳是我的俘虜，記得嗎？我們不該舒服地閒聊。﹂

她嗤之以鼻。﹁既然你這麼想，我就告訴你，我喜歡男人。我只是碰巧發現他們都是騙子、惡棍和偽君子。那也算是他們魅力的一部份吧！﹂

傑拉德張嘴想回敬兩句，卻看到隨行的騎士回身朝他們奔來。

﹁天殺的！﹂傑拉德嘟噥。﹁這個大白癡現在想幹什麼？﹂

﹁你是在閒逛嗎！﹂那個騎士斥責道。﹁走快一點。我還要回去值勤。﹂

﹁我已經害一頭龍受了傷。﹂傑拉德反駁。﹁我可不想再害一匹馬。﹂

但這話沒用。那騎士顯然跟條吸血蟲一樣死黏著他們。傑拉德只好加快步伐。

就在他們進入營區周邊時，他們看到軍隊正在挖戰壕準備攻城。士兵們把營地建在城牆箭塔的射程之外。一些索蘭尼亞弓箭手想碰碰運氣，但他們的箭就勉強落在附近，他們最終只好罷手。可能是他們的長官要他們停手，省下箭枝。

敵營裡沒人在意那些弓箭手，只是有人會不時偷瞥一眼在牆頭列隊的士兵，而且，通常在這樣的動作之後，就是同伴之間的幾句悄悄話，然後對話的兩人都挑起眉毛，搖搖頭，在有軍官注意到他們之前趕快回到手上的工作去。士兵們面對令人生畏的高牆重城看來毫無懼意，只不過有些困惑。

傑拉德毫不掩飾好奇心，專心地四處張望。他不是這支隊伍中的一員，有好奇心是很正常的。

他轉身對著嚮導發問。﹁軍隊的其他部份什麼時候到？﹂

騎士的聲音聽來很鎮定，但傑拉德注意到他的眼光在頭盔下飄忽。﹁援軍正在路上。﹂

﹁我想有很多人馬。﹂傑拉德說。

﹁一大批人馬，﹂騎士說。﹁比你想像的還多。﹂

﹁他們就在附近嗎？﹂

騎士瞇起了眼瞧著傑拉德。﹁為什麼你想知道？這跟你有什麼關係？﹂

傑拉德聳了聳肩。﹁我以為自己或許能湊一腳，就這樣。﹂

﹁你說什麼？﹂騎士追問。

傑拉德抬高聲音壓過鐵錘的敲擊聲、軍官下令的嚷嚷聲，還有紮營時慣有的喧鬧聲。

﹁索蘭薩斯是大陸上最固若金湯的城市。克萊恩最強的攻城器也無法在它的城牆上打出一個洞。你們這裡有多少人？幾百？當然，很明顯地，你們在等援軍。﹂

那騎士搖搖頭。他踩在馬鐙上站起身，指著一個方向。﹁那是米娜的指揮帳。你可以看到旗子。你自己去吧！﹂

﹁等等。﹂傑拉德在騎士身後大喊道。﹁我得把俘虜安全地送到審訊官那裡去。我會拿到獎賞的。我不想她被拖去動私刑！﹂

騎士輕蔑地瞟了他一眼。﹁你不是在奈拉卡，騎士。﹂他鄙夷地說完，揚長而去。

傑拉德下了馬，牽馬穿過這片井然有序的忙亂。士兵們心甘情願地埋頭苦幹。軍官們予以指導，但沒有破口大罵，也沒有威脅恐嚇。不必用鞭打來催人賣力。這個營地看來士氣高昂，士兵們彼此開著玩笑，哼著歌讓自己在勞動中放鬆。然而，他們一抬頭就能在城牆上看到十倍於己方的敵人。

﹁這是開玩笑。﹂奧蒂拉小聲說著。他們被敵人包圍，儘管鐵錘的叮噹聲震耳欲聾，但或許會有人偷聽到他們談話。﹁附近根本沒有他們的援軍。我們的巡邏隊每天都在城外巡查。軍隊在大老遠集結時就會被發現了。﹂

﹁顯然他們確實沒有援軍。﹂傑拉德回敬。﹁索蘭尼亞人在援軍沒穿褲子時就把他抓住了。﹂

傑拉德一直把手搭在劍柄，準備隨時對上打算拉走他的索蘭尼亞俘虜去取樂的傢伙。他們走過時，士兵們都饒富興味地看著他們。有些人停步嘲笑索蘭尼亞人，但他們的長官很快就命令他們回去工作。

﹃你不是在奈拉卡﹄，那個騎士曾這麼說。傑拉德對此印象深刻，也為之忐忑不安。這不是一支為了劫掠和私利而打仗的傭兵軍。這是一支老練的部隊，一支紀律嚴明的部隊，一支專注於目標的部隊，無論那個目標是什麼。

在指揮帳前，獵獵飛舞的旗幟並不真的是一面旗子，比一塊像是浸了血的髒頭巾好不了多少。

兩名騎士守在指揮帳外。這是第一座紮好的帳篷。其他的帳篷現在正圍著它搭起來。一名軍官站在帳前，跟另一名奈拉卡騎士說話。從他的打扮看來，這名軍官是個弓箭手，因為有張巨大的長弓正掛在他一側肩膀上。那個騎士背對著傑拉德。他看不到騎士的臉。從細瘦的身形看來，這騎士不過是個不到十八歲的年輕人。他猜想會不會是某個騎士的兒子穿了自己父親的護甲。

弓箭手先看到了傑拉德和奧蒂拉。他的眼神銳利而精明。他對騎士說了些什麼，於是騎士轉過身瞧著他們。傑拉德驚詫地發現那騎士不像他所猜想的是個年輕人，而是一個女孩子。亮麗的紅髮削得很短，望向他們並吸引住他們的眼睛是琥珀的顏色。他從來沒見過如此特別的眼睛。他在它們的注視下心神不安，彷彿再一次變成了孩子，而她在他偷蘋果或是欺負小妹妹時把他逮了個正著。她原諒了他的過錯，因為他不知道怎麼做才是對的。他只不過是個孩子。她或許會懲罰他，但這處罰是為了幫助他明白將來要如何處事才正確。

傑拉德非常慶幸能有帽子，因為他可以移開目光又不讓她發現。然而，就算他想避開她，也無法將目光從她身上移走。他心馳神蕩地凝視著她。

不能用漂亮兩字形容她，美麗也不行。她的臉龐因從容而鎮定，因思想的純淨而讓人印象深刻。沒有疑慮的皺紋劃過她光滑的前額。她的雙眼清澈深邃，讓他無法看透。這是一個能為了善或為了惡而改變世界的人。他從這平靜自若的神情認出了她，米娜，這支軍隊的指揮官，她的名字被人們用敬重尊崇的語調提起。

傑拉德向她敬禮。

﹁你不是我的騎士，閣下。﹂米娜說。﹁我希望能看到臉。脫下帽子。﹂

傑拉德納悶她是怎麼知道自己並非她麾下的一員。沒有徽章或標記表明他是從奎靈那斯提、聖克仙城，或是安塞隆其他地方來的。他不情願地脫下帽子，並非擔心她會認出他，而是樂意能有它微不足道的保護，可以讓他避開她琥珀雙眼的凝神注視。

他說出自己的姓名，重述了方才大半都是真話的故事。他自信地陳述著，但說出那些顛倒事實或是虛飾偽裝的部份時，卻有些困難。他有種奇怪的感覺，覺得她對他的瞭解比他自己還要多。

﹁梅丹元帥要傳達的消息是什麼？﹂米娜問。

﹁您是新的黑夜之主吧，女士？﹂傑拉德問。提出這問題本來在他的預料之中，但他為之心神不寧。﹁請原諒，但我奉命只將消息告訴黑夜之主。﹂

﹁這種稱號對唯一真神而言毫無意義。﹂她回答說。﹁我是米娜，唯一真神的僕從。你可以把消息告訴我，也可以不講，說不說由你。﹂

傑拉德瞧著她，左右為難，無法下決心。他不敢看向奧蒂拉，儘管他想知道她會怎麼想，會怎麼反應。他不知道要怎麼辦，又意識到無論他怎麼做，自己看起來都很蠢。不知為什麼，他不希望被這雙琥珀色的眼睛認為自己很蠢。

﹁我選擇把消息報告米娜。﹂他開口道，很吃驚地在自己的聲音裡聽到同樣尊敬的語調。﹁我的消息如下：奎靈那斯提正面臨綠龍碧雷的進攻。牠命令梅丹元帥摧毀奎靈諾斯城，並威脅說如果他不從命，牠將親自動手實行。牠命令他消滅精靈。﹂

米娜一言不發，只是微微點頭表示已經聽到並明白了。

傑拉德吸了口氣，繼續往下說。﹁梅丹元帥恭敬地提醒黑夜之主進攻奎靈那斯提將破壞巨龍之間的約定。元帥擔心瑪烈得知後，將在巨龍間爆發全面戰爭，一場很可能會將安塞隆大部份地區化為焦土的戰爭。梅丹元帥面對碧雷的命令時沒有考慮到自己。他是一名忠誠的奈拉卡騎士，因此他要求從長官黑夜之主處得到指示，該如何應對。梅丹元帥也恭敬地提醒大人，僅有廢墟的城市價值無幾，而且死掉的精靈不能進貢。﹂

米娜淡淡一笑。微笑溫暖了琥珀的眼眸，它們像蜜糖般從傑拉德身上流過。﹁塔貢大人本來會被這樣的陳情深深打動的。那位已故的塔貢大人。﹂

﹁聽說他死了我很難過。﹂傑拉德有些無奈地瞟了弓箭手一眼，後者正朝他笑，似乎非常明白傑拉德在想什麼，有什麼感覺。

﹁塔貢和唯一真神在一起。﹂米娜回答，她的聲音肅穆而真誠。﹁他犯了錯，但他現在知錯悔改了。﹂

﹁我聽說過這個唯一真神。﹂奧蒂拉激動地插話。傑拉德擰了她的腿一把要她閉嘴，但她沒理他。﹁有人提起過這個神。一個從光明城堡來的冒牌密儀教徒。這是褻瀆！所有人都知道諸神離開了。﹂

米娜抬起琥珀的雙眼，注視著奧蒂拉。

﹁眾神或許從妳身邊離開了，索蘭尼亞人。﹂米娜說道。﹁但沒有離開我。給騎士鬆綁，讓她下馬。別擔心，她不會逃跑的。再說，她能到哪裡去？﹂

傑拉德依言扶奧蒂拉下馬。﹁妳想害我們被殺嗎？﹂他一邊解開她手腕上的皮繩，一邊悄聲責問。﹁沒時間討論神學了！﹂

﹁你已經給我鬆綁了，對吧？﹂奧蒂拉回嘴，垂著長長的睫毛，瞧著他。

他粗魯地朝米娜的方向推了她一把。奧蒂拉踉蹌了幾步，但在那女孩面前站穩了。米娜不過才到奧蒂拉的肩膀那麼高。

﹁沒有神為誰留下。﹂奧蒂拉以典型索蘭尼亞式的頑固堅持道。﹁不論是妳還是我。﹂

傑拉德不知道她在想什麼。也沒辦法知道。他只能提高警戒，準備跟上她的計劃。

米娜沒有生氣，甚至沒有困擾的表情。她耐心地注視著奧蒂拉，就像是父母正看著被寵壞的孩子在發脾氣。米娜伸出了手。

﹁抓住。﹂她對奧蒂拉說。

奧蒂拉茫然而驚詑地看著她。

﹁抓住我的手。﹂米娜重複道，彷彿面對的孩子是個遲鈍的小孩。

﹁照她說的做，該死的索蘭尼亞人。﹂傑拉德下令道。

奧蒂拉瞪了他一眼。無論她原來料想會發生的是什麼事，都絕不是這樣。傑拉德在心裡嘆了口氣，搖搖頭。奧蒂拉回頭看向米娜，似乎打算拒絕。但接著，她的手朝米娜伸去。奧蒂拉訝異地看著自己的手，好像那隻手是在照自己的心意行動，而違背了她的意願。

﹁這是什麼法術？﹂她嚷著，現在她感覺到了某種異常。﹁妳對我做了什麼？﹂

﹁我什麼也沒做。﹂米娜柔聲說。﹁妳心中尋找著希望的那部份靈魂，向我伸出了手。﹂

米娜握住奧蒂拉的手。

奧蒂拉彷彿很痛苦似的抽了口氣。她想要掙脫，卻無法甩開手。但在傑拉德看來，米娜並沒有用力。淚水湧上奧蒂拉的雙眼，她咬住自己的嘴唇。她的手臂在發抖，身體打著顫。她大口喘著氣，像是在忍耐著痛楚，但下一刻她就跪下了。淚水湧出，從她的臉頰滑落。她垂下了頭。

米娜走近奧蒂拉。她撫了撫奧蒂拉又長又黑的頭髮。

﹁現在妳看到了。﹂米娜輕柔地說道。﹁現在妳明白了。﹂

﹁不！﹂奧蒂拉哽咽地大喊。﹁不，我不相信。﹂

﹁妳得相信。﹂米娜說。她抬起奧蒂拉的下巴，逼著奧蒂拉不得不望進那雙琥珀色的眼睛。﹁我沒有騙妳。妳是在欺騙自己。妳死後，會到唯一真神那裡，那裡再沒有謊言。﹂

奧蒂拉狂亂地緊盯著她。

傑拉德不寒而慄，從心底深處打著冷顫。

弓箭手向前傾身對米娜說了些什麼。她聽著，點了點頭。

﹁薩繆瓦爾隊長說，妳應該可以提供我們關於索蘭薩斯防禦工事的有用情報。﹂米娜淺笑著聳了聳肩。﹁雖然我不需要這樣的情報，但隊長相信他需要。因此在被處刑之前，妳會先被審問。﹂

﹁我什麼都不會告訴妳。﹂奧蒂拉斬釘截鐵道。

米娜悲傷地看著她。﹁對，我想妳不會的。妳會白受罪，因為我可以向妳保證，妳說不出我還不知道的事。我這麼做不過是遷就薩繆瓦爾隊長而已。﹂

米娜彎下腰吻了吻奧蒂拉的前額。﹁我將妳的靈魂託付給唯一真神。﹂米娜說著，站起身，轉向傑拉德。

﹁感謝你送信來。我建議你不要回奎靈那斯提。碧雷不會讓你進城。牠在明天拂曉時分就會發動攻擊。至於梅丹元帥，他是個叛徒。他愛上那些精靈和他們的生活方式。他的愛在太后羅拉娜塞拉莎身上凝聚成形。他沒有照指示屠城。奎靈諾斯城裡滿是精靈戰士，準備著犧牲性命保衛自己的都城。國王吉爾薩斯為碧雷和牠的龍王軍設下了一個陷阱︱︱我得說那是個狡猾的陷阱。﹂

傑拉德目瞪口呆。他的下巴掉了下來，大張著嘴。他覺得自己該為梅丹爭辯兩句，接著知道自己不能這麼做，這會暴露自己的身分。或許她已經知道傑拉德並不是裝出來的那個樣子，無論他是爭辯還是不出聲都沒什麼差別。他最後決定要問一個他一定得知道的問題。

﹁碧雷︱︱得到示警了嗎？﹂傑拉德口乾舌燥，勉強說出話來。

﹁那頭龍在唯一真神的掌握中，跟我們所有人一樣。﹂米娜回答道。

她轉過身。等在一旁的軍官們上前來，用各種問題煩著她。她走過去聽他們說，回答他們的話。傑拉德就被這麼打發掉了。

奧蒂拉搖搖晃晃地站起身，要不是傑拉德裝作抓住她的樣子扶著她，她就會倒下去了。其實他也不知道究竟他們是誰靠著誰。他需要什麼來支撐自己。他全身大汗，覺得自己快虛脫了。

﹁我無法回答你。﹂儘管傑拉德並沒有問什麼問題，薩繆瓦爾隊長還是這麼回答著。隊長走過來問道。﹁米娜說梅丹是個叛徒，這是真的嗎？﹂

﹁我不︱︱我不︱︱﹂傑拉德說不出話來。他想編個謊話，但無論如何這都沒意義了。如果他相信她的話，奎靈諾斯的戰鬥明天一早就會開始，而且他確實相信她，雖然說不出原因。他疲憊地搖搖頭。﹁我想，現在這都沒關係了。﹂

﹁如果你加入我們的行列，我們會很高興的。﹂薩繆瓦爾建議說，﹁來，我告訴你把俘虜帶到哪裡去。審訊官的帳篷紮好了，不過他會忙到明天早上。我們可以找另外一個人。﹂他瞥了索蘭薩斯城一眼，城牆上黑壓壓的都是士兵。﹁你估計那裡有多少人？﹂

﹁很多。﹂傑拉德強調道。

﹁對，我想你說的沒錯。﹂薩繆瓦爾隊長摸了摸下巴。﹁我賭她知道，是吧？﹂他拇指一戳，指著奧蒂拉。她茫茫然地走著，不在意自己要去哪裡，也完全不關心。

﹁我不知道她清不清楚。﹂傑拉德陰沉地答道。﹁她什麼也沒說，面對你的折磨也不會說什麼。她這傢伙是個頑固份子。我帶她去哪裡？謝天謝地可以擺脫她了。﹂

薩繆瓦爾將傑拉德帶到一個帳篷，鐵匠及其助手正在那附近安放簡易熔爐。薩繆瓦爾在鐵匠那裡停了一會兒，拿來一套適合的腳鐐手銬，幫傑拉德鎖上奧蒂拉。他把鑰匙給了傑拉德。

﹁她是你的俘虜。﹂他說。

傑拉德謝過他，把鑰匙塞進靴子裡。

帳運裡沒有鋪蓋，不過隊長給犯人拿來了水和食物。奧蒂拉拒絕吃東西，但喝了些水，而且並未對這樣的關照表示感激。她躺在地上，大睜著眼睛，目光呆滯。

傑拉德走到帳外，不知所措。他想最好是去吃點東西。在看到薩繆瓦爾手裡拿來的麵包和肉乾之前，他都沒意識到自己有多餓。

﹁我會吃掉這個。﹂傑拉德說。﹁因為她不想吃。﹂

薩繆瓦爾把東西遞給他。﹁伙房還沒搭起來，不過很快會有更多吃的。我打算自己解決。你要一起嗎？﹂

﹁不，﹂傑拉德說。﹁謝謝了，我要盯著她。﹂

﹁她不會跑掉的。﹂薩繆瓦爾覺得好笑。

﹁但是，她還是我的責任。﹂

﹁隨便你。﹂薩繆瓦爾說完便走開了。他顯然是看到了一個朋友，開始揮起手來。傑拉德看到之前帶領先遣隊的牛頭人正朝他揮手應答。

傑拉德在關押犯人的帳外坐下。他食不知味地嚼著肉乾。想起自己把水袋放在奧蒂拉那裡，他回帳裡去取。他躡手躡腳地走著，以為她睡著了。

她在他走後沒有動過，只是閉上了眼睛。他正伸手去拿水袋時，她說話了。

﹁我沒睡。﹂她說。

﹁妳應該休息。﹂他說。﹁除了等天黑，沒什麼可做的。我有腳鐐的鑰匙。我會幫妳找到護甲或是一件士兵的外衣︱︱﹂

她把目光從他身上移開，望向別處。

傑拉德不得不開口問她。﹁妳看到了什麼，奧蒂拉？她碰妳的時候，妳看到了什麼？﹂

奧蒂拉閉上雙眼，發著抖。

﹁我看到了神的心！﹂

## １︱３０靈魂之戰開始

加爾達走過熟睡中的營地。他邊走邊打了個大哈欠，也許是下巴張得過開的原因，他突然聽到下頜骨發出一聲脆響。尖銳的劇痛弄得他齜牙咧嘴。他揉揉下巴，答應自己再也不這麼做，然後繼續向前走去。這是個明亮的夜晚。一輪即將盈滿的月亮笨拙地掛在天上，顯得茫然而空洞。加爾達對它的印象就是傻乎乎的。他從來沒喜歡過那東西。不過，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的話，它倒也能為他效勞。米娜的計劃奇異而大膽。加爾達又打了個哈欠，不過這次他很小心地不再弄痛下巴。

站在米娜帳篷前的衛兵認出了他，這很容易，因為他是整支軍隊中僅有的牛頭人。他們向他敬禮，滿懷期待地望著他。

她的帳篷裡漆黑一團。他並不吃驚，現在已經將近黎明。他很不想吵醒她，因為她昨天天沒亮就起來，一直到半夜過後才休息。他猶豫了片刻。畢竟她能做的一切他已經都做過了。不過，他還是覺得應該讓她知道這件事。

他推開帳幔，走進指揮帳。

﹁有什麼事，加爾達？﹂她問道。

他一直搞不懂，她究竟是被他進來時的聲音吵醒，還是一直沒睡。不管怎樣，她總是非常警覺，迅速做出反應。

﹁俘虜跑了，米娜。那個索蘭尼亞女騎士。我們也找不到抓住她的人。我們相信，他們是一夥的。﹂

她穿著羊毛襪和罩袍，和衣而臥。她的甲胄和釘頭錘放在床腳下。他能看見她的面孔，蒼白、冷漠，更甚天上的月亮。

她沒有露出半點驚訝的神色。

﹁您知道這件事了？有人來告訴過您了？﹂加爾達皺起眉頭。﹁我下令過，不準他們來打擾您。﹂

﹁但你現在不就來打擾我了嗎，加爾達？﹂米娜微笑起來。

﹁因為我們所有搜尋索蘭尼亞人和那個叛徒騎士的努力都失敗了。﹂

﹁他們現在已經回到索蘭薩斯。﹂米娜回答。她的眼睛在黑暗中毫無色彩。他覺得在黑暗中與她相處更為自在。這時他不會在琥珀中看到自己。﹁他們受到英雄般的歡迎。兩個人都是。﹂

﹁您怎麼能如此不當回事，米娜？﹂加爾達質問道。﹁他們在我們的軍營裡待過，清點了我們的人數。現在他們就知道我們人馬不多了。﹂

﹁他們從城牆上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加爾達。﹂

﹁沒那麼清楚，﹂他爭辯道。他一開始就反對這個膽大包天的計劃。﹁我們盡可能地騙過他們。設立空營帳，叫人們四處走動好讓他們不那麼容易數清人數。現在這些努力全白費了。﹂

米娜用一隻手撐住下巴。﹁你還記得你想在他們的水裡下毒嗎，加爾達？﹂

﹁是的。﹂他生硬地回答。

﹁我否決了這個意見，因為這麼一來，那個城市對我們就沒用了。﹂

他對此嗤之以鼻。對他們來說，那個城市現在就沒用了，將來也是如此，任何不是瞎子的人都能看清楚這一點。

﹁你沒有信仰，加爾達。﹂米娜傷心地說。

加爾達嘆了口氣。他的手又悄悄伸到他的右臂上，不由自主地撫摸著它。現在它老是痛個不停，好像得了關節炎一樣。

﹁我試過了，米娜。我真的試過了。我以為自己已經把一切懷疑扔在西瓦諾斯，但現在︱︱我不喜歡我們的新盟友，米娜。﹂他突然脫口而出。﹁不只我一個人這麼想。﹂

﹁我懂。﹂米娜說。﹁正因如此，我才耐心對待你和其他人。你的眼睛被恐懼所遮蔽，但它們終究能看清楚。你們將是唯一能看清楚的人。﹂

她似乎被自己的玩笑逗樂了。

加爾達沒有笑。這不是什麼好笑的事情，至少在他看來如此。

她望著他，非常輕微地搖了搖頭。﹁至於索蘭尼亞人，她在被我打發進城的同時，已經帶去了一種烈性毒藥，它的藥性要比你準備投進井裡的毒藥更猛。﹂

他等著她繼續說下去，同時極力壓抑住一個哈欠。他不知道她在說什麼。他腦子裡只有那些完全徒勞的工作。好幾個鐘頭不睡不眠地設立崗哨，把營地翻了一遍，全都白費力氣。

﹁我給他們送去了有神靈存在的消息，﹂米娜繼續說。﹁而且這位唯一真神站在我們這一邊。﹂

他們的脫逃輕易得簡直有點誇張。太容易了，傑拉德會說這是早有預謀。但他想不出什麼理由，為何敵人希望他們帶著敵軍營地的詳細情報回到索蘭薩斯。

只有一個驚險場面出現。那是在他們來到索蘭薩斯外城門時，有人向他們問話，而衛兵們也在商量要不要把他們射成刺蝟。傑拉德如今卻要慶幸奧蒂拉擁有滔滔不絕的口才和嘲諷人的語氣。她立刻被認了出來，在她的要求下，他們都被允許進城了。

隨後就是騎士團長官們長達數小時的盤問。現在太陽已經升起，而他們的問話還沒完沒了。

傑拉德昨晚並沒有睡太久。白天的緊張勞累和晚上的冒險讓他精疲力竭。他已經把自己看到、聽到的事情通通告訴了他們，完完整整地說了兩遍。現在他只得用手指撐住眼皮，免得它們閉起來。就在此時，奧蒂拉說的幾個字帶來一場小小的騷動，也讓他立刻清醒了過來。

﹁我看到神的心靈。﹂她說。

傑拉德呻吟著癱倒在椅子上。他早就警告過她，在這件事上免開尊口，但她一如既往的不願聽他的話。他已經開始想念床鋪的滋味，哪怕回到他的牢房裡也好。那個涼爽、安靜、沒有坎德人肆虐的地方突然變得極富吸引力。完了，看來他們只好在這裡熬過今天剩下的時間。

﹁妳究竟在說什麼，奧蒂拉女士？﹂塔斯佳爵士謹慎地問。他比傑拉德大三十歲。他的頭髮留得很長，呈現出鐵灰色；他還蓄著符合索蘭尼亞騎士傳統的鬍子。與傑拉德碰到過的其他一些玫瑰騎士不同，塔斯佳爵士不是那種被有些人故意錯拼成的﹁索然乏味騎士﹂。儘管他的面容在這個嚴肅場合裡顯得恰如其分的莊重，但他嘴角和眼窩邊的笑紋證明他還是滿有幽默感的。塔斯佳爵士看上去是個明事理、富智略的首領，顯然深受部下擁戴。

﹁那個叫米娜的女子觸摸了我的手，我就看見︱︱永恆。沒有什麼字眼能夠形容它。﹂奧蒂拉低沉著嗓子斷斷續續地說，很明顯的感覺不大自在。﹁我看到一個心靈，一個能包容夜空並使它相形見絀的心靈；一個能數清天上繁星數目的心靈；一個如米粒般渺小，卻又如海洋般浩瀚的心靈。我看到這個心靈。起初我歡欣鼓舞，因為我在宇宙中不是孤身一人，然後我體會到恐懼，深深的恐懼，因為我忤逆成性，惹惱了祂。除非我順服，否則祂會更加惱火。我︱︱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我還是不明白。﹂

奧蒂拉無助地望著騎士首領們，似乎在期盼他們的回答。

﹁妳看到的一定是個把戲，或者某種幻術。﹂尤瑞奇爵士安慰她說。他是個聖劍騎士，只比傑拉德大幾歲。尤瑞奇爵士身形矮胖，長著一張怒氣沖沖的臉，一看就是個喜好杯中物的人，也許他喝得有點過多了。他有一對明亮的眼睛，一個酒糟鼻和一張老是大笑的嘴巴。﹁我們都知道黑暗密儀教徒用虛假願景欺騙騎士團成員。星辰長邁克利斯，難道不是這樣嗎？﹂

星辰長點點頭，漫不經心地表示贊同。這位密儀教徒看起來心神俱疲。他昨天一晚上都在找金月，當他聽到金月騎著一頭藍龍飛到耐德蘭去尋找法師達拉馬時，既驚訝又迷惑不解。

﹁天哪！﹂星辰長哀傷地說。﹁她瘋了。她的心智一定無法承受返老還童的奇蹟。我猜這又是一個教訓，告誡我們要滿足於自己擁有的東西。﹂

傑拉德本來也會這麼想。但她昨晚的表現完全像個能掌控局勢的正常人。他沒有加以評論，而是把這個想法留在心裡。他開始對金月抱有相當大的尊崇和敬仰，雖然他只認識了她一個晚上。他想要把他們共處的記憶保存起來。傑拉德閉上了眼睛。

片刻之後，奧蒂拉用手肘推了他一把。傑拉德猛地驚醒過來，馬上坐得筆直。他眨著眼睛，不安地納悶是否有人看到他打肫。

﹁我傾向於贊同尤瑞奇爵士的看法，﹂塔斯佳爵士正在說。﹁奧蒂拉女士，妳看到的，或者妳以為自己看到的，根本不是奇蹟，而是某種戲法或者黑暗密儀之力。﹂

奧蒂拉搖搖頭，但她沒有開口，這個奇蹟讓傑拉德感激不盡。

﹁我明白，我們可以為這件事辯論上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星期，卻不會有什麼滿意的結果。﹂塔斯佳爵士補充道。﹁然而，我們還有比它重要的事必須去處理。我還明白，你們在經過這麼多辛苦後都很累了。﹂他朝傑拉德笑笑。傑拉德的臉紅得厲害，他不安地在椅子裡動了動。﹁首先是有關傑拉德‧鎢斯‧孟塔爵士的事。我現在想看看從精靈王那裡來的信，騎士。﹂

傑拉德拿出那封信。它已經有點皺巴巴的，但字跡都還清楚。

﹁我對精靈王的筆跡不熟，﹂塔斯佳爵士一邊讀信一邊說，﹁但我能認出奎靈那斯提的國璽圖案。天哪，﹂他默默地補充道。﹁我恐怕在他們危難的時刻我們愛莫能助。﹂

傑拉德微微點了頭。他也許能爭辯幾句，但敵軍兵臨索蘭薩斯城下的事實將讓他所有的爭辯顯得無力。

﹁他也許有封精靈寫的信，﹂皇冠騎士奈格說。﹁但他依舊是在一頭惡龍身邊被捕的。我無法瞭解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奈格爵士大概四十多歲，是那種在決斷前要經過反覆思量的人。他每走一步至少要朝所有不同的方向看三遍。

﹁我相信他的話。﹂奧蒂拉用她的直率口吻說。﹁我看到他在山洞裡與首席大師在一起，我也聽到他說的話。他有機會離開，但他並沒有那麼做。他聽到號角聲，知道我們正遭受攻擊，於是決定回來幫助保衛城市。﹂

﹁或者賣了它。﹂奈格爵士凝視著他。

﹁傑拉德告訴我，如果你們不願意讓他像個真正騎士那樣佩劍，那他什麼事都願意做，從救火到照料傷者。﹂奧蒂拉毫不客氣地回敬道。﹁他的敏捷思維救了我們兩個人的命。他應該得到榮耀，而不是無端的指責。﹂

﹁我同意。﹂塔斯佳爵士說。﹁我想，這個大家都沒意見吧？﹂他看看其他兩人。尤瑞奇爵士馬上點點頭，笑著對傑拉德眨眨眼。奈格爵士皺起眉頭，但他很尊敬塔斯佳爵士，因此也就同意他的裁決。

塔斯佳爵士微笑起來。﹁傑拉德‧鎢斯‧孟塔爵士，對你的所有指控都已經正式撤銷。我很遺憾，我們沒時間公開為你正名，但我會簽署一道律令，讓大家知道你的無辜。﹂

奧蒂拉笑嘻嘻地望著傑拉德，在桌下踢了他一腳，提醒他欠自己一個人情。現在這個問題已經解決，騎士們便把注意力轉移到對付敵人身上。

雖然他們已經得到情報，圍城敵軍的現有數量少得可憐，但騎士們並沒有輕視之意，因為傑拉德已經告訴他們，敵軍將獲得增援。

﹁也許她是指一支敵軍已經從帕蘭薩斯開拔，大人。﹂傑拉德恭敬地提示說。

﹁不，﹂塔斯佳爵士說著搖搖頭。﹁我們在帕蘭薩斯城裡有間諜。如果敵軍有什麼大動作，他們會回報的，而現在我們沒收到任何報告。我們已經在各條路口佈下偵察兵，他們也沒看見半個人影。﹂

﹁請您原諒，大人。﹂傑拉德說。﹁可您也沒能看見城下這支軍隊的到來。﹂

﹁這是法術在搗鬼，﹂奈格爵士沉著臉說。﹁某個魔法讓城裡和周圍地區的所有人都睡著了。哨兵們報告說，他們被這場莫名其妙的睡眠壓倒，看起來無論是人還是牲畜都受到它的影響。我們曾經懷疑是首席大師金月施展了這個法術，但星辰長邁克利斯向我們保證她無力施展如此強力的魔法。﹂

他心神不寧地看看奧蒂拉。她有關神之心的言論帶來一種令人不安的假設。﹁他告訴我們沒有凡人能做到。然而，我們的確睡著了。﹂

我沒睡著，傑拉德想。坎德人和侏儒也一樣。金月使得監房的鐵柵欄如同蠟燭一樣熔化。她說了什麼？﹃我不知道自己怎麼會有力量做到這些。我不知道自己從哪裡聽來剛才唱出的魔法歌詞。我只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就得到什麼。﹄

誰是這種力量的賜予者？傑拉德困惑地瞟了奧蒂拉一眼。其他騎士也都一言不發。他們都沉浸在同樣的念頭中，沒有人願意把這個不討人喜歡的想法說出來。那麼做就等於戴上蒙眼布走在陡崖邊緣。

﹁傑拉德爵士，奧蒂拉女士，感謝你們的耐心，﹂塔斯佳爵士說著站起身來。﹁我們已經有可供行動參考的充足資訊。如果我們還有需要，會召喚你們。﹂

這是在打發他們離開。傑拉德站起身來，敬了個禮，一一感謝騎士們。奧蒂拉等著他，與他一同走出房間。傑拉德回過頭去，看到騎士們正在熱烈地討論什麼。

﹁看起來他們沒有太多選擇。﹂奧蒂拉說著搖了搖頭。﹁我們不能待在這裡坐等他們調兵遣將。我們必須發動進攻。﹂

﹁真是一場奇怪透頂的圍城戰。﹂傑拉德回想道。﹁我能理解他們的首領剛離開襁褓不久，但那個隊長看起來是個精明強幹的軍官。他們為什麼要追隨她？﹂

﹁大概她也觸動了他們的心靈。﹂奧蒂拉嘀咕著說。

﹁什麼？﹂傑拉德問。她說話的聲音很輕，以至於他懷疑自己聽錯了。

她板著臉搖了搖頭，沒有停下腳步。﹁別在意。這是個蠢念頭。﹂

﹁我們馬上就要上戰場了。﹂傑拉德預言，希望這話能讓她開心一點。

﹁我簡直等不及要提劍去見那隻紅髮狐貍。去喝一杯怎麼樣？﹂她唐突地問。﹁或者兩杯，六杯，三十杯？﹂

她的語氣有點怪，傑拉德疑惑地看著她。

﹁怎麼了？﹂她辯解道。﹁我要多喝幾杯，把那個天殺的神從腦袋裡轟出去。就這麼回事。來吧，我來付帳。﹂

﹁我不去，﹂他說。﹁我要上床睡覺。妳也最好也去休息。﹂

﹁我不懂，你怎麼能期望我在被那麼多眼睛盯住時還能睡覺。你去睡吧，如果你累的話。﹂

他還想問，﹁什麼眼睛？﹂但奧蒂拉已經走開，朝一間酒館走去。那個酒館的招牌上畫著一頭叼著瘸腿鴨子的獵狗。

疲憊讓傑拉德再也顧不了這個了，他直奔自己的房間睡覺去了。

傑拉德睡了一整個白天，一直到夜色深沉。他被一陣敲門聲吵醒。

﹁出來！出來！﹂一個輕柔的聲音喊道。﹁一個鐘頭內在院子裡集合。小聲點，別點燈。﹂

傑拉德坐起身來。房間裡很亮，但這是幽幽月光，而不是陽光。從門外傳來騎士們含糊不清的聲音，還有他們的聽差、侍從、僕人和諸如此類的角色。看來要在夜裡發動攻擊。一場突襲。

噤聲。摸黑。沒有集合部隊的鼓聲。不得洩漏任何跡象顯示索蘭薩斯軍將要出城打破圍攻。傑拉德深表贊同。一個精采的主意。他們會在敵人熟睡時殺到他們跟前。要是他們運氣好的話，敵人也許已經酩酊大醉。

他和衣而臥，因此他現在只須穿上鞋子即可。他匆忙走下樓梯，那裡擠滿為主人跑腿的僕人和侍從，他從人群中擠開一條路，只停下來問了軍械庫的方位。

街上死一般的寂靜，大半個城市已經熟睡。傑拉德找到軍械士和他的助手。他們只穿著少少的衣服，因為他們也是剛剛被人從被窩裡拉出來。軍械士對於無法給傑拉德找到一套合適的索蘭尼亞甲胄而耿耿於懷。沒辦法，實在沒時間打造一副了。

﹁那就把你用來訓練的甲胄給我吧！﹂傑拉德說。

軍械士大吃一驚。他實在無法想像讓騎士穿著到處是凹洞、尺碼不對，而且刮痕處處的甲胄上戰場。騎士看起來會像個稻草人。傑拉德不在乎，他馬上就要上戰場，哪怕光著身子也無所謂。他有自己的劍，梅丹元帥送給他的劍，而這就夠了。軍械士還在喋喋不休地抗議，但傑拉德的態度很堅定，於是那個人終於拿來了他需要的東西。軍械士的學徒︱︱兩個有著雀斑臉的十三歲男孩︱︱顯得很激動，但又為他們自己不能騎馬上戰場而惋惜不已。他們將充當傑拉德的侍從。

他從軍械庫又跑到馬廄。在那裡，馬夫們正拚命安撫情緒激動的馬匹，並給牠們上鞍。馬廄總管懷疑地盯著傑拉德那身借來的甲胄，但傑拉德擺出一副很明顯的架勢：如果不給他一匹馬的話，他也會動手去偷。就在他們兩人僵持不下時，尤瑞奇爵士走進門來。儘管他對傑拉德的一身蹩腳行頭狂笑不已，但他擔保了傑拉德的騎士身分，並下令以騎士之禮對待傑拉德。

馬廄總管並沒太尊敬他，不過總算給了傑拉德一匹馬。那頭牲畜看來更適合拉車而不是載騎士上戰場。傑拉德只希望牠不會在激戰正酣時，掉頭離開去挨家挨戶遞送牛奶。

說服馬廄總管似乎花去傑拉德一輩子的時間，而他早就大不耐煩，深怕錯過這場戰鬥。但實際上他比大多數騎士的動作都快。等他到了校場時，步兵們正在整隊。這些訓練有素的士兵遵照輕聲下達的命令，很快地各自就位。他們在鍊甲的縫隙裡填滿布條。此時一名長矛兵在手忙腳亂中把他的長槍掉到鵝卵石地面上，發出一記可怕的撞擊聲，人群裡頓時一片騷動。軍官們詛咒著撲到犯事者身邊，威脅要對他施以各種可怕的刑罰。

騎士開始集合。他們也在甲胄裡填上布料以免發出聲響。侍從們站在每匹馬的身邊，準備遞上武器、盾牌和頭盔。旗手和軍官們也站好位置。除了城市衛兵巡邏時的慣常聲音外，城市的其他部份鴉雀無聲。沒有人叫喊著要求知道發生什麼事，也沒有聚集起一群傻頭傻腦的旁觀者。傑拉德欽佩騎士軍官們的效率，也敬仰普通市民的忠誠和理性。肯定已經挨家挨戶傳話下去，要他們留在家裡並熄滅火燭。令人驚訝的是，他們全都服從了。

總數達五千人之多的騎士和步兵已經準備出發。寂靜不時被一匹激動的馬，或者某個士兵下意識地發出不安的咳嗽聲，和某個騎士推動頭盔發出的叮噹聲打破。

傑拉德在人群中認出了奧蒂拉。身為皇冠騎士，她隨前衛部隊一起行軍。她身上的甲胄與其他騎士並沒什麼不同，但從閃亮銀盔裡垂下來的兩條黑色髮辮和短暫的笑聲，讓她格外引人注目。

﹁老天保佑，這個女人會在自己的葬禮上穿得像個小丑。﹂他笑著說。隨後意識到自己說了不吉利的話，開始心神不寧地希望這句話從未說出口。

玫瑰騎士之首塔斯佳爵士在他的扈從前一馬當先。他高舉起一條飄揚的白手巾，讓每個人都能看見，然後又放下。軍官們指揮自己的士兵開步行進。騎士們策馬前行。傑拉德在佇列最後方，也就是剛加入騎士團的年輕人中間給自己找了個位置。他不在乎，他甚至不介意和步兵走在一起。索蘭薩斯軍曳步而行，佇列裡發出一陣刮擦聲，猶如一條在月光下閃閃發亮的無翅長龍滑過地面。內城門的鉸鍊上早已塗滿了油，幾個一言不發的人悄無聲息地將城門開啟。

護城河上有幾座吊橋。在最後一個步兵通過後，它們都被高高地拉了起來。城門緊閉後又被閂起，箭樓裡也部署了守軍。

軍隊向厚厚城牆中的外城門前進。這些門也被仔細地上了油。傑拉德通過城牆下時看到弓箭手們蹲在城垛的陰影裡，以防被人發現。他相信這些弓箭手們今晚將無事可做，索蘭尼亞軍會在黑暗騎士們回過神來之前，就把他們一掃而光。不過，騎士首領們不冒無謂風險的做法還是很明智的。

步兵和騎士走出最後一道門後，門也被迅速關上、閂緊，並牢牢地看守住。騎士首領停下來，回頭察看了一下井然有序的部隊。他又舉起另一條白手巾，又再次放下。

騎士們打破了寂靜。他們引吭高歌，這首歌在修瑪還是小孩時就已經流傳很久了。他們邊唱邊策動坐騎向前馳去，發出雷鳴般的聲音，歌聲令傑拉德熱血沸騰。他發現自己也在狂熱地高唱，當他記不起歌詞時，他就隨心所欲地想到什麼唱什麼。隨後下達了分兵的命令。一半騎士衝向東方，另一半衝向西方。進攻方案就是要騎士分進合擊，從兩翼包圍熟睡中的敵營，把裡面的人趕向中間，他們將在那裡遭到直奔敵營中央而去的步兵們痛擊。

傑拉德的目光緊盯住敵軍營地。他預計，在驚雷似的馬蹄聲響起來時，營帳裡肯定亂成一團。他預料到將會有火炬點起，哨兵大聲示警，軍官們高喊口令，士兵們奔跑著去拿武器。

但很奇怪，營地裡居然毫無動靜。沒有崗哨發出任何警告聲。傑拉德瞪大眼睛也看不見有警戒線的樣子。營地裡沒有人影晃動，沒有聲音，彷彿被連夜遺棄似的。但是，一支幾百人的軍隊怎麼會丟下帳篷和軍需品離開呢？

也許那個丫頭終於明白貪多嚼不爛的道理？也許她決定為了保住自己和手下的小命已經開溜？傑拉德回想起她的舉止和她對唯一真神的強烈信仰，實在很難相信會有這種可能性。

索蘭尼亞騎士們繼續衝鋒。他們的隊伍劃了一個很大的圈子，從兩側包抄過營地。他們還在唱歌，但歌聲已經失去原來的氣勢，不再能驅散潛入他們心中的不安。他們不喜歡這種詭異的寂靜，他們嗅到了陷阱的味道。

指揮大軍衝鋒的塔斯佳爵士面臨很大的問題。他應該繼續執行原定計劃嗎？他該怎麼應付這個始料未及的新狀況？塔斯佳爵士很明白﹁最好的戰略一旦遇敵即不復存在﹂這個道理。然而，眼前的問題是，他們根本沒有遭遇敵人。塔斯佳猜測，那個女孩終於恢復理智跑掉了。如果是那樣，他和他的部下頂多少睡了幾個小時。然而，塔斯佳爵士不能這麼輕易就放鬆，這很有可能是個圈套，寧可小心行事，不可過於魯莽。不過，現在再改變計劃就會亂了一切。騎士首領將會遵照原定計劃行事，但他也抬起手示意騎兵們放慢前進速度，以免他們像無頭蒼蠅般一頭撞在前面等待他們的未知上。

他其實可以省掉這些麻煩。騎士們對前面等待他們的東西毫無防備。他們也無法防備。

一首歌縈繞在夜空中。一首與他們的歌曲明顯對比的小調。一個人唱著這首歌。傑拉德認出這個聲音，是米娜的聲音。

人偶

彼時風和日麗，

人偶快樂嬉遊。

而今枯臥盒中，

肢體星散四落。

絲線默探輕拽，

汝心怦然躍動。

故主長歌一曲，

汝輩起而侍奉。

蒙主榮召汝身，

汝意欣然回應。

回歸塵世留連，

舊日榮耀再現。

重溫往昔暖意，

傾聽舊時豪言。

暗黑荒慘之池，

汝身傲然偉立。

縱情歡歌曼舞，

昔時熱血奔突。

靈魂破碎不再，

生命已然重來。

恩主輕揚絲線，

枯骨再見天日，

神蹟頃刻再現，

主威傳行於世！

站在右側的士兵開始喊叫起來，用手指指點點。傑拉德轉過身去，想看看出了什麼事。

一陣濃霧從西方席捲而來。這團奇異的霧氣移動得非常迅速，它在草地上翻滾前行，遮住星星，吞沒月光。人們看不到有什麼東西隱藏在濃霧裡，也無法看到濃霧後方有什麼。這團霧一直飄移到西側的城牆前，然後無聲無息地越過它們。索蘭薩斯城西牆上的塔樓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就好像從來沒有被建造起來一樣。從城市的那個部份傳來沉悶的呼喊聲，但這些聲音聽起來就像隔了一層布，沒人能弄清楚那裡到底出了什麼事。

塔斯佳爵士眼看著這團非自然的怪霧不斷前進。他下令停止衝鋒，然後揮手招來下屬軍官們。尤瑞奇爵士和奈格爵士從佇列中策馬向前。傑拉德悄悄溜到他們旁邊能聽清楚說話聲的地方。

﹁有人在這裡施展法術。﹂塔斯佳爵士的聲音很陰鬱。﹁我們被耍了。被人誘出城。我想，我們應該趕緊撤退。﹂

﹁大人，﹂尤瑞奇爵士不禁笑出聲來。他抗議道。﹁只不過霧氣比較濃重罷了，沒什麼大不了的。﹂

﹁霧氣濃重！﹂塔斯佳爵士不屑地哼了一聲。﹁傳令官，傳令撤退！﹂

傳令官舉起號角，發出撤退的信號。騎士們紀律森嚴地做出反應，沒有驚慌失措。他們掉轉馬頭，排成縱隊向城裡退去。步兵們也轉過身，有序地朝城牆走去。騎士們上前掩護步兵的撤退。現在已經可以看見城垛上弓箭手們挽弓搭箭的身影。

然而傑拉德和其他所有人都能看見，無論他們走得多快，那團怪霧依然能在第一個士兵走進城牆前吞掉他們。霧氣滑過草地的速度與騎士們的全速衝鋒不相上下。傑拉德注視著霧氣不斷逼近，他眨眨眼睛，又使勁揉了揉。他一定看見了什麼東西。

這不是霧。也不是﹁霧氣濃重﹂。這些東西就是米娜的援兵。

一支死靈大軍。

這是支強徵來的軍隊，因為死靈們被困在這個世界裡，無法離開。當每個靈魂擺脫肉體的羈絆時，它會感到片刻的愉悅、狂喜和自在。但這些感覺馬上就幻滅了。一個不朽之物抓住死靈，讓它們感到飢渴，對魔法的極度飢渴。

對它們的承諾是，﹁把魔法給我帶來，你們就解脫了﹂。然而這是個沒有兌現的諾言。它們的飢渴永遠不能平息。在吸走更多魔法的同時，也就愈覺飢渴。死靈們發現自己無處可去。

直到它們被人召喚。

一個聲音。人類的聲音。凡人的聲音。是米娜在呼喚它們。﹁為唯一真神而戰，你們會得到獎賞。為唯一真神效勞，你們會得到解脫。﹂

被無盡折磨弄得絕望的死靈們服從了。它們沒有排成什麼隊列，因為它們的數量實在太多。地精的死靈，手持一把蛛網般的劍，帶著與前世留下的猙獰記憶完全吻合的形體，咬牙切齒地向前撲來。一個索蘭尼亞騎士很久以前就丟掉了所有的榮譽感和忠誠心，現在它的死靈也來回應召喚。地精的死靈和騎士的死靈肩並肩地走在一起，既不知道它們在進攻什麼，也不知道自己正為何而戰。它們只想取悅那個聲音，取悅它，以便自己早日解脫。

起初面對它們的凡人只看到一陣霧氣，但米娜隨後呼喚唯一真神讓凡人們的眼睛看到原先看不見的東西。本來生者是不能看見死者的。

這是一團有鼻子有眼睛的霧氣。霧裡有手臂伸出，有聲音在不停呢喃。這不是霧氣，而是無數死靈匯集在一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記憶，它們的記憶在鬼火，在磷光中迴蕩，在虛無中迴蕩。每個靈魂臉上帶者對它們這種存在的恐懼。沒有休息，只有無盡的追尋；想找到慰藉，卻又全無希望。

死靈們手持武器，但這些武器只是不能奪命的迷霧與月光。但死靈們還有一件武器，一件最可怕的武器。絕望。

一看到死靈，步兵們就扔下武器，再也聽不見軍官們的狂怒吼叫。警戒側翼的騎士們望著死靈，全身瑟瑟發抖。他們的本能要求他們效法步兵，向恐懼和驚慌屈服。但，是紀律讓他們暫時挺過這一關，紀律和自豪。然而，每當他們互相對視時，都能從同伴的臉上看見自己的恐懼。

鬼魅般的軍隊開入敵營。死靈們不安分地在帳篷和大車間四處遊蕩。傑拉德聽見馬匹在驚慌地嘶鳴。現在敵營裡終於有了動靜，那是軍官們的呼喝和鋼鐵的碰撞聲。隨即所有聲音都被死靈吞沒，好像它們在妒嫉這些它們無法發出的聲音。敵營從人們眼前消失了。死靈軍隊開始飄向索蘭薩斯城。

千萬張嘴巴發出無聲的痛苦號叫。它們的呼喊像一陣刺骨的寒風，讓生者的血液凝固。成千上萬隻手臂伸出去抓取它們永遠無法抓住的東西。成千上萬雙腳從地上走過，卻沒有壓彎一根草。

軍官們屈服在同樣的恐懼之下，也不再去維持隊伍的秩序。步兵們一哄而散，驚慌失措地朝城牆跑去。腿快的人把擋路的推到一旁或乾脆踩倒在地，只為了讓自己早點跑到安全之處。

城牆也不是避難所。護城河根本無法阻攔已經死去的人，因為它們不必擔心再淹死一次。弓箭也無法阻止沒有血肉可供穿透的軀體。鬼魅大軍從可怕的吊橋下一擁而過，漫過緊閉的城門，填滿各處的箭縫和瞭望孔。

活人軍隊緊隨死靈軍隊而來。米娜的部下躲在各自的帳篷裡，等待死靈大軍通過，等待它嚇唬敵人、讓他們陷入混亂。在死靈軍隊的掩護下，米娜的士兵們從營帳裡一擁而出奔向戰鬥。他們的任務是攻擊被孤立在野外、驚慌失措的索蘭尼亞騎士。

傑拉德竭力阻攔爭先恐後逃離死靈的士兵們彼此踐踏。他來到人們身後，要他們堅守崗位，但沒有人聽他的。人人都在拚命地跑。所有東西都從他眼前消失了，死靈把他團團包圍。它們沒有肉體的身軀閃耀著熾熱的光芒。手臂、腿腳、衣甲、兵器，以及其他在它們生命中出現過的東西構成了它們的形狀。它們緊緊地貼住他，他的馬驚恐地高聲嘶鳴著，人立起來，把傑拉德拋到地上，然後向前一竄，消失在一大堆貪婪的鬼魅之手組成的迷霧中。

傑拉德趕忙站起身來，出於本能地拔出劍。但他又能殺死什麼呢？他從來不曾這麼害怕過。死靈的觸摸像冷霧般寒徹心骨。他數不清有多少死靈圍在他身邊。一個，一百個，一萬個。死靈彼此交錯，他無法看清楚它們的確切位置。它們在他身邊稍縱即逝，讓他頭暈目眩，心裡迷亂不堪。

它們沒有威脅他，也沒有攻擊他，甚至那些活著時可能會這麼做的死靈也沒有此類舉動。一個體形魁梧的大地精伸出一隻毛茸茸的手，然後它卻突然變成一個美貌女精靈的手，隨後又變成了一個人類漁夫，又轉瞬間化為一個不停抽噎的矮人小孩。死者的臉在傑拉德心中注入了一種無名的恐懼，因為他在它們身上看到了被遺忘的犯人，躺在地牢和墳墓裡時的悽惶和絕望。

眼前的景象如此可怕，以至於傑拉德開始擔心自己會發瘋。他試著要記起回索蘭薩斯的路，至少他能在那裡摸到人們溫暖的手，而不是死靈的冰冷爪子。但方才的墜馬讓他失去方向感。他傾聽周圍的聲音，試圖分辨他該走哪條路。然而在霧中，一切聲音都被扭曲。他聽見金鐵交鳴聲和呼嚎聲，他猜想在某處人們正與活人格鬥，而不是與死靈糾纏。但這些聲音究竟來自前方還是後方，他實在說不上來。

此時他聽見一個冷酷而毫無情感的聲音。﹁這邊還有一個。﹂

兩個士兵，兩個活生生的人朝他撲來。他們都佩戴著奈拉卡的徽記。鬼魅般的人影像絲簾一樣向兩旁分開。士兵們衝到傑拉德身前，毫無章法地朝他亂砍一通，希望能在他從驚慌失措中恢復前用蠻力劈倒他。然而他們沒料到，傑拉德實際上很高興能看到有血有肉的敵人出現，這些是他能夠踢打劈刺的實體。他十分賣力地保衛自己。

一個敵人手裡的劍很快飛上了天，另一個的下巴結結實實地挨了一拳。他們沒有繼續戰鬥。他們發現敵人要比自己預料中強大許多，於是迅速跑掉了，留下傑拉德去對付死靈。

傑拉德的手顫抖地握住劍柄。他深怕又來一次伏擊，因此總是回顧身後。他害怕停在原地，更害怕向前移動。死靈們望著他，圍到他身邊。

一陣號角聲像鐮刀般劃破天空。這聲音是從城裡傳來的，命令他們撤退。雖然這個聲音狂亂不堪而後又驟然消失，但它至少給了傑拉德一點提示，告訴他該往哪個方向走。他必須克服自己的直覺，因為他上次看到城牆時，它們在他的後方，而這個聲音是從前方傳來的。他慢慢往前走，不願去觸摸死靈。其實他不必過份擔心。有些手好似哀求地向他伸來，另一些手看上去則充滿殺機，但它們除了帶來恐懼感外，並不能傷他分毫。不過，即使只是帶來恐懼也已經夠糟了。

眼前的景象愈來愈讓人不忍卒睹，他不由得閉上眼睛，想讓自己放鬆一點，結果證明那樣更折磨人。他依舊能感覺到鬼魅手指的觸摸和死靈們的森森啼嚎。

此時步兵們已經來到外城牆的大鐵門前。張皇失措的人群不斷敲打城門，高喊著要裡面的人趕緊把它打開。然而，城門依舊緊閉，閂得牢牢的。人們又怒又怕，開始推擠城門，猛烈地衝撞它，同時對裡面的人大聲咒罵。

一道白光閃過，隆隆巨響震撼大地。城門邊的一段城牆爆炸了，大塊的碎石如雨點般砸中擁擠在門前的士兵們身上。好幾百人被礫石當場壓死。倖存者們被埋在廢墟底下，乞求別人救命，卻無人施以援手。城門仍然關得死死的，但這已經無濟於事，敵軍從城牆裂口處一湧而入。

傑拉德聽到爆炸聲，連忙睜開眼睛向前望去，想看看出了什麼事。死靈在他身邊徘徊遊走，他只看到蒼白的面孔和伸出來想抓住他的手。他一頭衝進閃爍不定的人影中，發狂地將寶劍朝它們砍去。但他就像砍中水銀一樣，死靈悄無聲息地滑走，然後又更加密集地聚在他身邊。

傑拉德終於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於是停下動作，想要控制住自己。他渾身冒汗，瑟瑟發抖。一想到自己方才短暫地發了瘋，他就驚恐不已。他感覺透不過氣，於是摘下頭盔，深深地吸了幾口氣。等他平靜下來後，就聽見有人聲，活人的聲音，另外還有鋼鐵的清脆鳴響。他又停了片刻好找到方向，然後重新戴上頭盔，但沒有拉上面罩，因為這會妨礙他的聽覺和視覺。當他朝聲音傳來的方向跑去時，死靈不斷地用冰冷的手抓搔著他，讓他渾身上下起雞皮疙瘩。他感覺自己似乎在穿越一張巨大的蛛網。

他來到六個敵軍士兵身前，他們可都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軀，正在與一個馬背上的騎士交手。他無法看到騎士頭盔下的臉，但他能看到黑色髮辮飛舞在騎士肩上。士兵們團團圍住奧蒂拉，想把她從馬上拉下來。她用劍劈砍他們，踢他們，同時用盾牌格擋住他們的攻擊。與此同時，她還得控制胯下的坐騎。

傑拉德從敵兵身後突然發起攻擊，大出他們意料之外。他的劍從其中一人身體內穿過，然後從死屍上抽出武器，用手肘擊打另一個人胸前，那人翻身栽倒，傑拉德用膝蓋撞歪他的鼻子。

奧蒂拉猛然將劍劈在一個敵兵頭上，這一記力大勢沉的劈砍，將他連頭帶盔剁成兩半，夾雜著腦漿和碎骨的鮮血濺了傑拉德一身。他把血從眼前擦去，轉向一個握住馬韁試圖把牠拉倒在地的士兵。傑拉德劈向此人的手，而奧蒂拉則用盾牌敲打另一個人，隨後又是一劍。這時候，一個原先躲藏在馬腹下的敵人鑽到傑拉德身後。在傑拉德還沒來得及轉身迎戰之前，狠命地劈中他的頭部。

傑拉德的頭盔擋住要命的一刀。刀刃被金屬彈開，在傑拉德的臉頰上劃了一道。他感覺不到任何疼痛，只是流進嘴裡的溫血才使他明白自己挨了一刀。那個人的手像鐵箍般扣住傑拉德握劍的手，想要逼他扔下武器。傑拉德一拳打在他臉上，砸爛了他的鼻子。但他還是緊緊地抓住傑拉德不放，與他扭打在一起。傑拉德狠命地推了他一把，然後飛起一腳踢中他的下腹。那人終於四腳朝天倒在地上。傑拉德撲上前去想要解決他，但他迅速爬起身，飛快地逃跑了。傑拉德實在沒有力氣再去追他了。

傑拉德站在原地，想喘口氣。現在他的頭開始劇痛起來。由於實在痛得不能再握住劍，他便把劍交到左手，但他從來沒學過雙手格鬥，因此他的左手能怎麼用劍實在值得懷疑。不過他想，至少能把它當成棍棒來用。

奧蒂拉的甲胄上都是凹洞，血跡斑斑。他不知道她有沒有受傷，也沒力氣去問。她坐在馬背上，舉劍四顧，等待下一次襲擊。

傑拉德突然意識到，他看見了星光裡的樹影。他能看見其他騎士，他們有的騎在馬上，有的站在地上，有的坐著，有的已經倒下。他還能看見星星，看見索蘭薩斯的城牆在月亮下閃耀著白色光芒。只有一個地方例外。城門邊的一大段城牆沒了。城門前堆著一大片燒焦的巖石殘骸。

﹁出了什麼事？﹂奧蒂拉倒吸一口氣。她抬起頭盔，想看清楚一點。﹁誰幹的？為什麼沒開門？誰把它閂起來的？﹂她注視著空無一人的城牆。﹁我們的弓箭手呢？他們為什麼擅離崗位？﹂

這時響起一個聲音，似乎是在回答她的問題。一個孤獨的人影出現在外城牆上。她下面就是那扇把軍隊關在外面的城門。

索蘭尼亞軍的死屍一片狼藉地躺在城門前，似乎是一個巨型祭壇上的祭品。一份給少女米娜的祭品。她的黑甲在月光下熠熠生輝。

﹁索蘭尼亞騎士們，索蘭薩斯城的市民們，﹂米娜對他們發表演講。她的聲音清晰嘹亮，因此在殺戮戰場上的每一個人都不必刻意側耳傾聽。﹁索蘭薩斯城在唯一真神的威力前陷落了。我特此以唯一真神的名義占領索蘭薩斯城。﹂

戰場上響起嘶啞的抗議聲，從震驚的怒吼一直到難以置信的驚呼。塔斯佳爵士策馬向前，他的甲胄上都是血漬，他的右手無力地垂在他身邊。

﹁我不相信妳！﹂他喊道。﹁也許妳占據了一段外牆，但妳休想騙我，休想讓我相信妳征服了整座城市！﹂

弓箭手們出現在外城牆上。戴著奈拉卡徽記的弓箭手們。飛箭落在他四周，射在他腳邊的大地裡，猶自顫動不已。

﹁看看天空。﹂米娜說。

塔斯佳爵士不情願地抬起頭來掃視著天空。他不需要搜尋很長時間就能看見失敗的證明。

黑色巨翼滑過星辰，將它們完全遮蔽。黑色巨翼掃過月亮表面。龍滑翔在天際，在索蘭薩斯城上勝利盤旋。

揮之不去的可怕龍威震撼著塔斯佳爵士和所有索蘭尼亞騎士，使得不只一人抱住雙臂發抖，或者用冒著冷汗的手顫抖著握住兵器。

沒有一枝箭飛向龍群，也沒有投射器拋出滾燙的沸油，只有一個號角在戰鬥開始時發出警示，而它的聲音也迅速被死亡撲滅。

米娜說的都是真話。戰鬥結束了。當索蘭尼亞騎士們被死者挾持、被生者偷襲時，米娜和她其餘的軍隊已經騎在龍背上毫無阻礙地飛入一座沒了大部份守軍的城市。

﹁索蘭尼亞騎士們，﹂米娜繼續說，﹁你們已經目睹了統馭生者和死者的唯一真神之力量。去把唯一真神的消息傳遍全世界。我會命令龍不要攻擊你們。你們可以自由離開，去哪裡都可以。﹂她優雅而慷慨地揮了一下手。﹁甚至是聖克仙。那是唯一真神接下來要關注的地方。去告訴聖克仙守軍你們在今夜目睹的奇蹟。告訴他們要敬畏唯一真神。﹂

騎士首領紋絲不動地坐在鞍座上。他被這一串始料未及的事件所震驚，被它們壓倒。其他騎士或走或騎，或者站在他身邊。他們圍住他。從他們抬高嗓門來看，有些人要求發起反擊。

傑拉德對此嗤之以鼻。隨他們去。讓那群龍衝下來咬掉他們填滿漿糊的腦袋。諸如此類的蠢蛋根本不配活著，肯定不該讓他們再生出更多的蠢蛋。任何稍有頭腦的人只要看一眼天空就會明白，索蘭薩斯城裡已經沒有索蘭尼亞騎士團的立足之地。

米娜最後說。﹁夜色將逝，黎明臨近。你們有一個鐘頭的時間安全離開。任何在黎明降臨時還留在城牆附近的人都將被屠戮。﹂隨後她的聲音變得溫和起來。﹁不用擔心你們的死者。它們將會受到尊崇，因為它們現在正為唯一真神效勞。﹂

吃了敗仗的騎士心裡的鬱悶和狂怒立即釋放出來。少數逃出生天的步兵開始踉蹌著走過戰場。許多人不住地回頭，似乎不能相信方才發生的事，以至於需要不斷觀看同伴被砸死的慘相才能說服自己。死者們現在都躺在這個曾經強大的城市下方的瓦礫中。

騎士們總算收拾起一點尊嚴，回到戰場上抬走倒下的同伴。他們不願意將死者們棄置不顧，無論米娜或者那個唯一真神曾做出什麼許諾。塔斯佳爵士仍然騎在馬上。他摘下頭盔，擦去臉上的汗水。他一臉陰沉，臉色就跟那些死靈一樣蒼白。

傑拉德不能看他，不忍觀看這麼巨大的痛苦。他轉過頭去。

奧蒂拉沒有和其他騎士在一起。她甚至沒去看周圍發生的一切，只是瞪著城牆上米娜站立的地方。

傑拉德本想幫其他騎士一起抬走死傷者，但他不喜歡奧蒂拉臉上的表情。他抓住她的靴子，輕輕搖了搖。

她低頭望著他，卻又似乎不認識他。

﹁唯一真神，﹂奧蒂拉說。﹁那個女孩說了實話。一個神靈已經回到世界上。我們凡人如何能和這力量對抗呢？﹂

傑拉德仰望龍群飛翔的天空。牠們勝利地翱翔在煙霧般的雲上。那不是雲，而是盤桓不去的死靈。

﹁我們照她說的去做。﹂傑拉德回頭望著陷落的城市，面無表情地說。他看見牛頭人站在那裡，目送著索蘭尼亞騎士的撤退。﹁我們去聖克仙，去警告其他人將要發生的事。﹂

## １︱３１紅玫瑰

在巨龍碧雷指明要毀滅奎靈諾斯的那一天，在黎明前的黑暗時刻裡，梅丹元帥獨自在他的花園裡吃早餐。他的胃口很好，因為他需要足夠的食物來讓自己在這一天裡精力充沛。他知道有人在大戰前嚥不下一口東西，也知道有人在吃完後很快就把胃裡的東西吐得一乾二淨。很久以前他就訓誡自己要在開戰前大吃一頓，甚至要享受飯菜的滋味。

他做到這點的方法就是全神貫注在此刻的每一分鐘。他不去想未來必要發生的事，也不去回顧往昔、顧影自憐。在昨晚睡覺前，他已經對自己的過去感到心安理得，這也是一種自律。至於將來，無論它有多麼短暫，他都把信任寄託在自己身上。他知道自己的極限，也知道自己的力量。他瞭解身邊的戰友並信任他們。

他拿起這一季中最後的草莓，蘸著他最後一杯精靈紅酒。他吃了橄欖麵包和柔軟的白起司。麵包硬得要命，已經擱了一個星期，因為烤爐好久沒生過火了。麵包師們不是離開奎靈諾斯就是躲起來為今天的戰鬥工作。不過，他還是吃得津津有味。橄欖麵包總能令他胃口大開。塗在麵包上的起司也口味絕佳。簡樸無華的享受，他死後會想它們的。

梅丹不相信進了墳墓後的生活。在他看來，沒有任何一個正常的腦袋會去相信這些事。一死萬事空。我們每天晚上的短暫睡眠都在為最後一晚的長眠做準備。然而他想，即使是在被遺忘的空虛中，他也會懷念他的花園和香脆麵包上的軟起司。他還會想念跳躍在金髮上的月光。吃完起司，他把剩下的麵包屑撒進魚塘，然後又在花園裡獨自坐了一個時辰，傾聽麻雀的輓歌。他的眼前模糊了片刻，為將要因他而沉寂的歌聲，也為他將會想念的爛漫花叢。當他的眼睛變得濕潤時，他知道自己該離開了。

黑暗騎士杜馬協助梅丹穿上甲胄。今天元帥不會披掛全身鎧甲。如果他這麼做，碧雷會注意到並起疑心。還沒有被趕跑的精靈不是被殺就是被逮捕了。精靈首都已經毫無抵抗地移交到騎士團手裡。牠的元帥要在此地以勝利者的姿態歡迎牠，他根本不需要全身披甲！此外，梅丹也需要行動敏捷，因此他不想受沉重的鎧甲和鍊甲拖累。他穿上儀典甲胄，也就是裝飾著百合和骷髏的拋光胸甲，另外還戴上頭盔，但別的東西都被省掉了。

杜馬幫他把長斗篷繫在肩上。這件羊毛斗篷先後用黑色和紫色的顏料染過，邊上繡著金線。它一直拖到地上，重量與一件鍊甲襯衫不相上下。梅丹很討厭這件斗篷，除了必須在參議院亮相的日子外，他從來不穿它。然而今天這件衣服卻很稱手，因為它能掩蓋許多東西。他穿上斗篷後又試了一下，確保它能達到預期效果。

杜馬幫他繫好帶釦，讓斗篷搭在他的左肩上，以便用這些衣褶蓋住掛在他左腿上的寶劍。他還沒有佩戴那把叫﹁隕星﹂的魔劍。目前他的佩劍就已經夠用。他得確保用左手緊緊抓住斗篷，這樣一來龍翼搧起的大風就不會把斗篷掀開。他試了好幾次，杜馬在一旁帶著挑剔的目光看著。

﹁你認為這樣有用嗎？﹂元帥問。

﹁是的，大人。﹂杜馬回答。﹁如果碧雷真的看見鋼鐵的反光，牠也會以為這是你一直帶在身上的佩劍。﹂

﹁好極了，﹂梅丹說著放下斗篷，把佩劍從劍帶上解下來。他正想把它放到一邊時，突然心生一念，於是把這柄武器遞給杜馬。﹁希望它能像為我效勞一樣忠實地為你效勞。﹂

杜馬很少露出笑臉，此時他也沒笑。他從身上取下標準配備的普通長劍，掛上元帥帶有精鋼利刃的長劍。他嘟囔著謝了一聲，此外就沒有什麼別的感激表示。但梅丹能看出來，他的禮物讓杜馬很開心，也很感動。

﹁你最好現在離開。﹂梅丹說。﹁你要騎很長一段路才能回奎靈諾斯，而且你在今天早上指定的時間前還有許多事要做。﹂

杜馬準備敬禮，這時元帥朝他伸出手去。杜馬猶豫了一下，然後抓住梅丹的手，兩人衷心而無言地握手道別。接著杜馬便騎上馬匆匆趕回奎靈諾斯。

梅丹又在頭腦將計劃重溫了一遍，反覆檢查是否還有遺漏。他很滿意。當然，沒有十全十美的計劃，事情也很少如預料般的發生，但他確信自己和羅拉娜已經預計到了大多數可能發生的意外。他關上房門，將它鎖起來。也許他能回來親手打開它，梅丹心不在焉地想著，也許他們會遵照他的遺願把他的屍體葬在花園裡。有朝一日，當精靈們重回故土時，還會有人住在這間房子裡嗎？還會有人記得嗎？

﹁可憎的梅丹元帥故居。﹂他自言自語說，臉上浮現出一絲微笑。﹁也許他們會把它一把火燒得精光。人類會這麼做。﹂

但精靈們與人類不同。精靈們不會從這種便宜的報復中獲得快感，因為他們知道這麼做毫無意義。此外，他們也不希望毀壞花園。他可以相信這一點。

在離開前，他還有最後一個牽掛。他在花園裡四處搜尋，最後找到兩朵完美無瑕的玫瑰，一朵紅玫瑰，一朵白玫瑰。他把它們摘下來，除去白花上的荊刺，然後將紅玫瑰連同荊刺一起放在甲胄裡，貼在胸口上。

他握著白玫瑰離開他的花園，再沒有回頭看一眼。不需要再回頭看。他已經將這裡的景致和芬芳牢記心底。他希望，在死亡將他帶走時，他的最後一絲意識能回到這裡，永遠生活在美麗、寧靜與祥和中。

在她的房間裡，羅拉娜也在做著與元帥差不多的事，但有稍許不同。她只嚥了幾口飯菜就把盤子推到一旁。在喝了一杯紅酒打起精神後，她就回房了。

沒有人幫她穿衣，也沒有人為她取來兵刃，因為她已經把女僕們送到南邊的安全地區去了。她們淚流滿面地與女主人告別，依依不捨地離開。現在只有凱勒文卓斯留在她身邊。她曾經勸他離開，但他拒絕了，羅拉娜也不想逼他。他說，他要留下來贖回被弟弟的背叛行為玷污的家族榮譽。

羅拉娜明白他的行為，但她也隱約感到幾分惋惜。他是個完美的僕人，能領會她的每個意圖，毫不逞強好勝，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但如今他在工作時不再唱歌了，也沒有笑臉。他變得沉默寡言，把想法都留在肚子裡，拒絕任何同情和安慰。

羅拉娜把皮裙圍在腰間，這是很多年前她還是黃金將軍時訂製的。身為女人，她還有足夠的直覺注意到裙子比她年少時緊了幾分，然而她的理智卻對自己事到如今還有這種荒唐念頭感到好笑。皮裙的側邊在她行動時會叉開來，當她站在原地或騎馬時，它又有保護的作用。穿好皮裙，她便準備召喚凱勒文卓斯，但他已經等在門外，看到她嘴唇一動就馬上走進來。

他一言不發地為她繫上鑲金邊的藍色胸甲。她穿過它們，不過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隨後她把一件斗篷圍在肩上。這件有點過大的斗篷是她刻意為今天準備的，她叫人日以繼夜地趕製它，以便能按時完成。用羊毛精製的斗篷前方有七個固定用的金環。斗篷在她的手臂一側開有細長的裂縫。她在梳妝鏡前走走停停，挑剔地審視著自己，確保不露出一點皮甲的痕跡或者金屬寒光。她得扮演獵物的角色，而不是狩獵者。

由於斗篷讓她雙臂移動不便，因此凱勒文卓斯上前幫她把長髮盤繞在肩上。梅丹元帥本來希望她戴上頭盔，說她會需要它的保護。羅拉娜拒絕了。頭盔看上去會顯得十分不協調。龍一定會起疑心。

﹁總之，﹂她半帶戲謔卻又十分認真地對他說。﹁如果牠真的攻擊了，那麼我想，一頂頭盔也派不上用場。﹂

屋外的銀鈴響起來。

﹁梅丹元帥來了，﹂羅拉娜說。﹁時辰已到。﹂

她抬起頭，看到凱勒文卓斯的臉變得灰白。他繃緊下巴，用力抿住嘴唇。精靈望著她，目光裡滿是無聲的懇求。

﹁我必須這樣做，凱勒文卓斯。﹂說著，羅拉娜溫柔地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機會不大，但這是我們僅有的希望。﹂

他低下目光，垂首不語。

﹁你該離開了，﹂羅拉娜繼續說。﹁你該去塔裡的崗位上。﹂

﹁遵命，太后。﹂就跟弟弟死去的那一天一樣，凱勒文卓斯空洞的話音裡不帶半點情緒。

﹁記住給你的指示。當我喊出﹃Ara Qualintesti﹄這幾個字時，你就點燃信號箭，將它射上奎靈諾斯上空，以便等在下面的人能清楚地看見它。﹂

﹁遵命，太后。﹂凱勒文卓斯默默地鞠了個躬便轉身離開。﹁如果您不介意，我想從花園離開。﹂

﹁凱勒文卓斯，﹂羅拉娜叫住他。﹁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

﹁您為何要抱歉，太后？﹂問這句話時他沒有轉身，仍舊背對著她。﹁我弟弟想要殺您。他做的事不是您的錯。﹂

﹁也許是吧！﹂羅拉娜支吾著說。﹁如果我知道他在這裡如此不開心︱︱如果我肯多花點時間來關心︱︱如果我沒有認定︱︱認定︱︱﹂

﹁我們對生下來就當傭人感到很開心？﹂凱勒文卓斯幫她說完這句話。﹁不，誰都不會，不是嗎？﹂他望著她，臉上露出奇異的笑容。﹁從現在開始，舊理念該結束了。不管今天發生什麼事，精靈的生活都不會再一樣。我們不能再回到原來的樣子。大概我們在一切完結前都會知道生來當奴隸意味著什麼。甚至您，太后。甚至您的兒子。﹂

凱勒文卓斯鞠了個躬，然後抓起他的弓和一袋箭準備離開。他幾乎已經走出門口，這時他轉過身來面對她，但並沒有看她。

﹁好奇怪，太后，﹂他望著地上，粗啞著嗓子說。﹁我在這裡過得很開心。﹂

他又鞠了個躬，便離開了。

﹁我看到有個人鬼鬼祟祟地溜過花園，是那個凱勒文卓斯嗎？﹂當羅拉娜開門時，梅丹凝視著她如此問道。

﹁是他。﹂羅拉娜說著朝那個方向瞟了一眼，雖然她無法在濃密的枝葉裡看到他。﹁他去高塔的崗位上了。﹂

﹁您看起來很憂慮。他有說過或者做過什麼讓您煩惱的事嗎？﹂

﹁即使他做過，那也情有可原。在他弟弟死後，他就不是原來的他了。他已經被自己的悲傷壓倒。﹂

﹁他的悲傷真是用錯了地方，﹂元帥說。﹁根本不值得為那個人渣弟弟傷過，更別說掉眼淚了。﹂

﹁也許吧！﹂羅拉娜看起來不怎麼信服。﹁然而︱︱﹂她停下話頭，困惑地搖搖頭。

梅丹關切地打量著她。﹁您只要說一個字，太后，我現在就派人安全地把您送出奎靈諾斯。您將與您的兒子團聚︱︱﹂

﹁不，謝謝你，元帥，﹂羅拉娜抬頭望著他，平靜地回答。﹁凱勒文卓斯必須與心魔角力，我也一樣。我心已決。我要克盡職守。我想，你會需要我，元帥。﹂她帶著幾分淘氣補充道。﹁除非你願意穿上我的衣服，再戴上一頭金色假髮。﹂

﹁我確信，即使是腦子愚鈍的碧雷也能看穿這把戲。﹂梅丹面無表情地說。他很高興能看到羅拉娜笑。另一個可供他收存的記憶。他把白玫瑰花遞給她。﹁我給您帶來了這個，太后。從我花園裡摘下來的。今年秋天奎靈諾斯的玫瑰花會很迷人。﹂

﹁是的，﹂羅拉娜接過玫瑰的手有些顫抖。﹁它們會很迷人。﹂

﹁您會看見它們的。如果我在今天死去，您將會繼續照顧我的花園。您答應嗎？﹂

﹁打仗前談論死亡會帶來厄運，元帥。﹂羅拉娜帶著幾分玩笑口吻卻又真心地說。﹁我們的計劃會成功。龍將被擊敗，牠的軍隊會士氣沮喪。﹂

﹁我是個士兵。死亡是我契約的一部份。但您︱︱﹂

﹁元帥，﹂羅拉娜打斷他的話，莞爾一笑。﹁每份契約都以死亡告終。﹂

﹁您的那份不是，﹂他柔聲說。﹁只要我一息尚存。﹂

他們默默地佇立片刻。他望著她，望著月光如他心中渴望般溫柔地拂過她的髮梢。她的目光則聚集在玫瑰花上。

﹁與您的兒子吉爾薩斯道別是不是很困難？﹂他最後問。

她輕輕嘆了口氣。﹁不像你想的那樣。吉爾薩斯沒有勸阻我走我決定的路。他也沒有想要從他自己的路上走開。我們沒有像我擔心的那樣把最後的時光浪費在毫無成效的爭辯上。我們回顧過去，談論他在未來的作為。他有很多希望，很多夢想。他前方通往未來的路上黑暗而危機四伏，這些希望和夢想能讓它變得好走一些。如同凱勒文卓斯說的那樣，即使我們在今日獲勝，精靈們的生活也不會回到過去。我們不能再變回原來的樣子。﹂

梅丹在心裡為吉爾薩斯鼓掌。把母親留下來面對巨龍，自己卻避開危險，毫髮無損地離開。元帥能體會這麼做對年輕國王來說有多難。吉爾薩斯很聰明，他意識到企圖勸阻她離開已選定的道路將不會有什麼結果，只會給自己留下苦澀的遺恨。吉爾薩斯需要他心裡的全部智慧來面對前方的危險。對於這種危險，梅丹比羅拉娜領悟得更清楚，因為他接到了關於西瓦那斯提動向的報告。他不想讓她擔憂，於是對她隻字不提。反正當他們對付過這件事後，有的是時間處理那場危機。

﹁如果您準備好了，太后，我們應該立即動身。﹂他告訴她。﹁我們要趁夜色還沒散去時悄悄穿過城區，在黎明前進入塔中。﹂

﹁我準備好了。﹂羅拉娜說。她沒有回頭。當他們走過兩旁丁香盛開的小路時，她告訴他。﹁我想代表精靈族謝謝你，元帥，感謝你在今天為我們做的一切。你的勇氣將長存在我們心中，為我們所尊崇。﹂

梅丹有些尷尬。﹁與其說我今天做的一切，太后，﹂他靜靜地說。﹁不如說我試圖為我以往所做的一切作出補償。請放心，太后，我不會辜負您和您的人民。﹂

﹁我們的人民，梅丹元帥，﹂羅拉娜說。﹁我們的人民。﹂

這番話是出於好意，然而它們卻刺傷了他的心。一種他理所應得的懲罰，因此他像戰士那樣默默地承受這樣的懲罰。他面不改色地忍受著胸前玫瑰荊刺的螫咬。

當梅丹和羅拉娜疾行穿過街道趕往太陽之塔時，他們能聽見精靈房屋中傳來壓抑的嗓音。沒有一個精靈露面，但他們一聲不吭地躲藏起來的日子已經過去了。還有重物被搬上梯子的聲音，弓箭手各就各位時撥動樹枝的聲音。他們還能聽見精靈語和通用語在平靜地下達命令。等到了塔邊，他們剛好看到杜馬在往自家的屋頂上添加最後一捆樹枝。杜馬的任務是注意凱勒文卓斯的信號箭，並給精靈們發出攻擊訊號。他向元帥敬禮，向太后鞠躬，然後繼續工作。

旭日升起，當他們走進塔裡時，太陽已經變得非常明亮。梅丹抬手遮擋陽光，為今天的清晰視界而慶幸，但也不由自主地想到他家的花草大概更喜歡雨天。他微笑著拋開這個念頭，把注意力集中在手裡的任務。

亮光從無數視窗中傾瀉而入，彩虹在塔的內牆上跳起眩目的舞蹈，天花板上的馬賽克壁畫也被照亮：黑夜與白晝，被希望所分隔。

在此之前，羅拉娜已經把寶劍和屠龍槍鎖進塔中的某間屋子裡，當她去拿它們時，梅丹就從一扇窗戶中眺望奎靈諾斯城中即將完成的戰爭準備。與太后一樣，這座城市已經從可愛的少女轉變成剛勇的武士。

羅拉娜把隕星劍遞給梅丹。他莊重地舉劍向她致敬，然後把它掛在腰間。她幫他用斗篷的褶皺遮擋住劍身，又退後一步端詳許久，直到確認他的偽裝很成功為止。沒有一絲金屬寒光從斗篷中透出來。

﹁我們從這座樓梯上去，﹂羅拉娜指向一座螺旋樓梯。﹁它直通塔頂的陽臺。我恐怕這段路很長，但當中有地方可以休息︱︱﹂

就在這時，突如其來的黑影將日光撲滅，如同一場可怕而奇異的日食降臨在大地上。梅丹匆匆朝窗外望去。他心裡很清楚這是什麼，但依然害怕親眼看到它。

黑壓壓的龍群遮天蔽日。

﹁恐怕沒時間了。﹂梅丹平靜地說。他從羅拉娜手裡奪過龍槍，當她想要把它拿回來時，他搖搖頭。﹁毫不奇怪，那頭綠潑婦一定提前發動了進攻。我們得趕快。﹂

他打開門，爬上那座繞著一根空心石柱彎來彎去的樓梯。交織在一起的金銀扶手如同藤蔓般盤旋而上，看起來不像是建造在石柱上，而像是長在石頭上面。

﹁我們的人都已準備就緒，﹂羅拉娜說。﹁凱勒文卓斯一發信號，他們馬上就會動手。﹂

﹁我希望，我們能依靠他克盡職守，﹂元帥說。﹁就像您說的那樣，他近來的舉動很奇怪。﹂

﹁我信任他，﹂羅拉娜回答。﹁看，﹂她指了指樓梯表面積灰上的狹小腳印。﹁他已經在這裡了，正在等我們。﹂

他們盡可能快速地爬上樓梯，然而他們也不敢爬得太快，以免在到達頂層前就沒了力氣。﹁我真慶幸︱︱我沒穿全身鎧甲。﹂元帥用喉嚨裡還剩下的半口氣說。實際上，他只爬到羅拉娜所說的半程標記處就氣喘吁吁，感到腿上像被人燒了把火。

﹁我曾經︱︱與我的兄弟們和坦尼斯一起比賽爬這些樓梯︱︱那時我還是個小女孩。﹂說著，羅拉娜用手撫住體側來緩解一陣刺痛。﹁我們最好休息︱︱一會兒，要不然我們沒辦法爬上去。﹂

她坐倒在樓梯上，疼得眉毛都皺了起來。梅丹依舊站著，凝視窗外的天空。他深深地吸了幾口氣，放鬆腿上繃緊的肌肉。

﹁你看見什麼了？﹂羅拉娜緊張地問。﹁出了什麼事？﹂

﹁還沒看見，﹂他回答。﹁那些飛在天上的龍是碧雷的奴才。也許在偵察城市，確保它已經被遺棄。碧雷其實是個膽小鬼。沒了魔法，牠就感覺自己赤裸裸般脆弱無比。牠在保證沒東西能傷害自己之前不會靠近奎靈諾斯。﹂

﹁牠的士兵們什麼時候進城？﹂

梅丹的目光從窗外移到她身上。﹁隨後就到。指揮官們在龍離開後才會派他們進城。龍威會讓士兵們軍心大亂，讓他們變得不好指揮。當龍群把這地方夷為平地後，士兵們就會趕來﹃清掃﹄。﹂

羅拉娜顫抖著笑起來。﹁我希望他們不會找到很多可供﹃清掃﹄的東西。﹂

﹁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梅丹也對她回以微笑。﹁地板會被擦乾淨。﹂

﹁好了嗎？﹂她問。

﹁好了。﹂他說著很有風度地伸出手去扶她起來。

樓梯把他們帶到塔頂，出口的另一端是個有拱頂的小壁室。穿過壁室就到了能俯視奎靈諾斯全城的陽臺上。在以前的節慶日子裡，太陽詠者和帕拉丁的牧師們會照例來到塔頂感謝帕拉丁︵精靈們稱祂為埃利︶賜予世界的許多褔祉，其中最輝煌的就是給所有人帶來生命和光明的太陽。這個習俗在渾沌之戰後就被廢止了。現在沒人再上這裡來。上來幹什麼呢？

帕拉丁已經走了。掛在天上的太陽變得十分奇怪。雖然它仍舊給予世界光明和生命，然而它似乎很不情願這麼做，它的形象已與﹁輝煌﹂相去甚遠。本來，精靈們也許還會保留以前的傳統，哪怕它只是一項傳統。他們的詠者索拉斯特倫在大災變後的年月裡仍舊保持著這個習俗，儘管當時帕拉丁並沒有傾聽他們的祈禱。然而年輕國王吉爾薩斯卻無法承擔爬樓梯的艱辛，因此精靈們就廢止了這個傳統。實際上吉爾薩斯不願意爬上塔頂的真正原因是，他不想俯瞰一個戴著鎖鍊，成為囚犯的城市。

﹁當奎靈那斯提掙脫束縛後，﹂吉爾薩斯在他們共同度過的最後一夜向母親承諾。﹁我會回來。不管我有多老，哪怕我的骨頭吱嘎作響、牙齒通通掉光，我也要像個頑童一樣跑上這些樓梯，因為在它頂上我能看到一個自由的國度和一群自由的人民。﹂

羅拉娜感激地跨上最後一級階梯，這時她想起了兒子。她彷彿能看見年輕強壯的兒子︱︱因為他必定是年輕強壯而不是年老體衰︱︱快樂地跑上樓梯，望向眼前這片沐浴在神聖陽光中的土地。

她朝通往陽臺的拱道望去，結果只看到黑暗。碧雷手下那些龍展開雙翼，將日光完全遮蓋。第一波龍威讓她喉嚨抽緊，她的手開始冒汗，不由自主地抓緊了纖細的欄桿。然而，就像她告訴梅丹元帥的那樣，她曾感覺過這種恐懼，也知道該如何對抗它。她走過樓梯平臺，直視她的敵人，長久地注視它們，一直到她在心智上壓倒它們。恐懼並沒有離她而去。它總在那裡，但她是主人。恐懼已經被她控制住。

解決這件事後，她便開始四下尋找凱勒文卓斯。她以為他會在樓梯平臺上等他們，因此當她看到那裡沒有人影時不由感到一陣焦急。然而，她忘了龍威的作用，也許他受了它的影響後逃跑了。

不，不可能發生這種事。只有一條下去的路，如果這樣，他們肯定會在樓梯上遇見他。

也許他跑到陽臺上去了。

她正要去找他，這時她聽見身後傳來元帥的腳步聲，聽到他爬上樓梯後如釋重負地嘆了口氣。她轉身面對他，想告訴他凱勒文卓斯不見蹤影，這時她看到凱勒文卓斯從拱道的陰影中冒出來。

我剛才一定是錯過他了，她意識到。龍威讓她沒發覺他的存在。他蹲在陰影裡，癱成一團，看起來無法移動。

﹁凱勒文卓斯，﹂羅拉娜關切地對年輕精靈說。﹁你感覺到的是龍威︱︱﹂

梅丹元帥把屠龍槍靠在牆上。﹁想想看，﹂他邊說邊大口地吸著空氣。﹁我們還得原路爬下去。﹂

凱勒文卓斯晃動身形，猛地向前撲去，手裡刀光一閃。

羅拉娜大聲示警，衝上去想攔住他。但太遲了。

凱勒文卓斯的匕首穿透梅丹身上的斗篷，從他舉起龍槍的那條手臂下方劃過，刺中身體上甲胄無法保護的地方。精靈的刀刃深深沒入梅丹的胸腔，只留刀柄露在外面，然後他又猛然一抽匕首，弄得自己手上和刀刃上全是鮮血。

梅丹萬分痛苦地大叫一聲，他的身體僵硬起來。他用手指摀住傷口，踉蹌著向前衝去，最後單膝跪地。

﹁啊！﹂他拚命吸氣，卻發現自己無法做到。刀刃已經刺穿了他的肺。﹁啊！﹂

﹁凱勒文卓斯︱︱﹂羅拉娜驚訝得只能擠出這幾個字。﹁你做什麼？﹂

他方才還盯著元帥，但現在他將目光對準了她。他眼裡滿是狂亂和衝動，臉漲得通紅。他舉起手，揮舞著匕首想趕開她。

﹁別靠近我，太后！﹂他喊道。

﹁凱勒文卓斯，﹂羅拉娜無助地問。﹁為什麼？他是來幫我們︱︱﹂

﹁他殺了我弟弟。﹂凱勒文卓斯氣喘吁吁地說，他蒼白的嘴唇顫抖不已。﹁好幾年前就用他的臭錢和骯髒許諾殺了他。他利用他，同時又鄙視他。你這個雜種，還沒死，對嗎？﹂

凱勒文卓斯撲上前去想再刺元帥一刀。

羅拉娜迅速將身體擋在精靈和人類之間。有那麼一刻，她以為凱勒文卓斯會在狂怒中用刀捅她。

羅拉娜毫不畏懼地面對他。她死不死不緊要。反正她馬上就要死了。他們的計劃全完了。

﹁凱勒文卓斯，你做什麼？﹂她哀傷地重複道。﹁你要了我們的命。﹂

他盯著她，嘴裡泛出白沫。他又舉起刀，但沒有刺過去。他撕心裂肺地嚎哭了一聲，揮手把刀扔向牆壁。她聽見它噹啷一聲撞在石頭上。

﹁我們早就死定了，太后。﹂他哽咽著說。

他逃離房間，盲目地向前跑去。他也許沒留意，或者根本不在乎，結果一頭撞在金銀交織的藤蔓欄桿上。古老的欄桿在年輕精靈的體重下抖動起來，然後斷裂了。凱勒文卓斯從樓梯邊緣掉了下去。他沒有試圖抓住什麼東西，也沒有發出喊叫，就這麼摔在地上。

羅拉娜用手摀住嘴巴，閉上眼睛，被年輕精靈的慘死嚇呆了。她渾身發抖地站在原地，絕望地想要擺脫令她全身癱瘓的麻木感。

﹁我不要放棄，﹂她對自己說。﹁我不會︱︱太多事情要依靠︱︱﹂

﹁太后︱︱﹂梅丹的聲音細若游絲。

他躺在地上，手仍舊按著體側的傷口，似乎能靠這個來阻止正不斷吸取他生命力的血流。他面如死灰，嘴唇蒼白。

羅拉娜的眼淚模糊了她的視線。她跪倒在他身邊，狂亂地要撥開他的斗篷尋找傷口，指望能找到止血的辦法。

梅丹抓住她的手，緊緊地抓住它，搖了搖頭。

﹁妳為我哭泣。﹂他驚訝地輕聲說道。

羅拉娜無法回答。眼淚如斷線珍珠般從她臉上滴落下來。

他微笑著動了動，似乎要親她的手，但他已經沒力氣了。他把她的手握得更緊，掙扎著要從排山倒海席捲過他身體的劇痛中說出話來。

﹁妳現在得走了。﹂他告訴她，用盡剩下的力氣吐出每一個字。﹁把劍拿去︱︱還有那柄槍。指揮權交給妳了，羅拉娜。﹂

羅拉娜顫抖著。﹃指揮權交給妳了，羅拉娜。﹄這些似曾相識的字句又從另一個黑暗和死亡的時刻回到她耳邊。她不懂怎麼會這樣，也想不起來自己在哪裡聽過它們。她搖了搖頭。

﹁不，﹂她頹喪地說道。﹁我做不到︱︱﹂

﹁黃金將軍，﹂梅丹輕聲說。﹁我要是能見到她就好了︱︱﹂

他嘆了口氣。沾滿鮮血的手鬆開來，垂落地上。他的眼睛還在凝視著她，儘管它們已經不再有生命的氣息，她還是能從裡面看到他對她的信心，堅定的、毫不動搖的信心。

他是認真的。她要掌控局勢。但說這些話的並不是他。是另一個聲音︱︱遙遠的聲音。

﹃妳可以指揮他們的，羅拉娜。再會了，精靈女子。妳的生命之光將會照亮這片大地︱︱而我的生命之光已經該熄滅了。﹄

﹁不，史東。我做不到。﹂她哀痛地哭嚎起來。﹁我自己一個人！﹂

就像史東曾經獨自一人那樣。在某天的明亮日光下，他站在另一座高塔上，面對確定無疑的死亡。他沒有退縮。

羅拉娜為他哭泣。她為梅丹和凱勒文卓斯哭泣。她為毀掉他們兩人的仇恨哭泣。仇恨還會毀掉其他人，直到某個地方出現一個有勇氣去愛的人。她為自己哭泣，為自己的軟弱。當她再流不出一滴淚時，她抬起頭來。現在她已經平靜下來，完全掌控住自己。

﹁史東‧布萊特布雷德。﹂羅拉娜緊握住雙手向他祈禱，因為再沒有別人能聽見她的祈禱。﹁真正的朋友。我需要你的力量，我需要你的勇氣。與我同在，讓我能拯救我的人民。﹂

羅拉娜抹去眼淚。她用堅定的手合上元帥的眼睛，親吻了他冰冷的前額。

﹁你有勇氣去愛，﹂她柔聲告訴他。﹁那會是你的救贖，也是我的。﹂

日光照亮了壁室，跳躍在倚靠著牆壁的龍槍上，游動在地上的斑斑鮮血中。羅拉娜從拱頂入口間望向藍天，空蕩蕩的藍天。那些龍已經離開了。她沒有歡喜雀躍。牠們的離開意味著碧雷的到來。

她沮喪地想起她和元帥擬定的計劃，然後堅毅地把這個念頭和沮喪拋到一邊。凱勒文卓斯的弓和帶著印記的信號箭，還有他的火石，全都被他遺棄在壁室裡。沒有人會替她射出信號箭了。她不能自己動手，不能做完這件事再去面對巨龍。現在她沒辦法傳話給杜馬，而他要看到火光才會發出命令。

﹁不要緊，﹂她告訴自己。﹁到時候他會知道的。他們都會知道。﹂

她從梅丹腰間解下寶劍。她試著用顫抖的僵硬手指盡可能快速地將沉重的劍繫在腰間，然後用她的斗篷蓋住。她的白斗篷上沾滿了元帥的鮮血，對此她也無能為力。她得找到某種辦法向龍解釋，不但是這些血跡，還有她為什麼跑到塔頂上來，為什麼捕獲她的人沒有站在她這個人質身邊。碧雷一定會起疑心，要不牠就是個呆子。但這頭龍絕對不傻。

沒有任何希望能騙過牠。沒有一點僥倖的機會，羅拉娜告訴自己。她聽到碧雷在漸漸逼近，聽到抹去太陽的巨翼的拍擊聲。黑暗已然降臨。空氣被龍王的劇毒氣息所污染。

龍威將羅拉娜壓倒。她開始發抖。她的手變得冰冷，繼而麻木。元帥弄錯了。她做不到︱︱

一縷陽光自龍翼下逸出，在屠龍槍上映出耀眼的光芒。長槍綻放著銀亮的火焰。

羅拉娜為這份美麗所感動，她記起那些在許久前揮動長槍的人。她記起自己曾站在史東的遺體旁，手持長槍，勇敢地面對殺害他的兇手。那時她也曾經害怕過。

羅拉娜伸出手去撫摸長槍。她沒想要帶它走。龍槍有八尺長。在龍面前她無法藏住它。她只想撫摸它，為了回憶，為了懷念史東。

也許此時此刻史東正與她同在。也許那些曾揮動長槍的人已將他們的勇氣注入長槍中，現在它們正透過這純淨的銀流進她體內。也許是她自己的勇氣，黃金將軍的勇氣，無時不在的勇氣，正從她身上流進屠龍槍裡。她只知道，在她撫摸龍槍的那一刻，有了個主意。她知道要做什麼。

羅拉娜堅定地握住屠龍槍，帶著它一同步入陽光。

## １︱３２隕星

她曾經認為龍是很美麗的生物。

塔克西絲神后麾下的惡龍，美麗而致命。紅龍，口吐烈焰，鱗片在陽光下熠熠生輝；藍龍，迅捷優雅，奮翼於雲端間，翱翔在九天之上；白龍，冷若冰霜，晶瑩奪目；黑龍，光華四射，蜿蜒騰挪；還有綠龍，碧色死神。她怕牠們，恨牠們，憎惡牠們，然而當她親手屠戮牠們時，當她看到如此華貴的生物從天上氣息奄奄地栽下時，心中仍然會閃過一絲懊悔。

這頭龍一點也不美麗。碧雷集醜陋、肥胖、臃腫於一身，用一個詞形容，就是面目猙獰。牠的翅膀幾乎快撐不住身體的重量。牠的腦袋也長得奇形怪狀，一對扁平渾濁的眼睛上是向前凸起的額頭。牠的下顎是一堆肥肉，滿嘴歪歪扭扭的大牙齒已經開始朽爛。牠身上的鱗甲與祖母綠的豔麗無緣，與腐肉表面令人噁心的暗綠色倒滿相配的。牠的眼裡沒有智慧光芒的容身之地，卻有氣無力地燃燒著貪欲和奸猾的火焰。此時羅拉娜更清楚地領悟到，這頭龍並非克萊恩上的巨龍。碧雷沒受過諸神的教化，牠除了心裡的粗魯慾望外，不崇拜任何東西，牠的尊奉只留給牠自己。

龍翼的陰影劃過奎靈諾斯表面，將城市籠罩在黑暗中。羅拉娜高傲地站在陽臺上俯瞰城市，她看到黑暗並不能使白楊樹枯萎，也不能讓玫瑰凋謝。也許以後會這樣，但此時此刻，精靈族和精靈的故土依舊傲然挺立。

﹁我們至少能從這個世界上清理掉一頭怪獸。﹂羅拉娜柔聲說。龍翼搧起的第一陣颺風撥開她的頭髮。﹁你錯了，凱勒文卓斯。這一刻不是我們的末日。這一刻是我們的榮耀。﹂

碧雷拖著笨重的身體向她飛來。龍咧開大嘴，露出勝利的笑臉，口水不斷從牠嘴裡滴落下來。一陣陣龍威席捲而來，但它們再也無力影響羅拉娜。她曾經領教過一位神祇帶來的恐懼。無論這頭肉體凡胎的怪獸長得如何恐怖，都無法令她害怕。

太陽之塔的陽臺周圍是一道金碧輝煌的低牆，與她的腰等高。這道牆厚且堅硬，因為它是由古代精靈法師從塔本身形塑而成。陽臺從塔身上探出，保護著站立在陽臺上的人。它的大小足夠容納一整隊精靈。孤身一人站在陽臺上的精靈顯得如此渺小，幾乎有點不知所措。本來這裡應該有兩個人。原來的計劃就是如此。碧雷希望看到兩個人：梅丹元帥和淪為階下囚的太后。

無論羅拉娜說什麼、做什麼，也不管她能編出什麼藉口，都無法釋去碧雷心中的疑團。交談只會白白送給龍思考和做出反應的時間。

碧雷的血紅眼睛掃視著陽臺。牠現在已經離得夠近，能把陽臺上的所有動靜盡收眼底。牠的眼珠不斷轉來轉去。眼前的景象顯然不大合牠的意。皺紋出現在龍凹凸不平的前額上，一對邪惡的紅眼瞇了起來。那張佈滿利齒的血盆大口露出一絲心知肚明的微笑，似乎龍早預料到會發生這種事。

現在這些已經無關緊要。今天，奎靈那斯提精靈和他們的朋友要拚盡最後一口氣摧毀這頭可憎的怪獸。除此以外的事全都不值一提。

羅拉娜伸手解開白色斗篷上的釦環。斗篷從她手裡滑落到陽臺地面上。羅拉娜的甲胄，黃金將軍的甲胄，在太陽下閃耀。龍翼捲起的大風將她的頭髮向後吹拂，好似一面招展的旌幟。

現在碧雷離高塔已經近在咫尺。牠的翅膀只需要再笨拙地拍打幾下就能把牠的大腦袋送到羅拉娜伸手可及之處。龍嘴裡噴出致命的有毒煙氣，將羅拉娜嗆得快喘不過氣來。她咳嗽著，害怕自己會失去知覺。就在這當下，風向突變，一陣涼風裹挾著絲絲雷聲從北方吹來，把毒煙驅散得無影無蹤。

碧雷看到精靈女子手持寶劍孤身站在塔上，覺得這一幕頗為滑稽。龍咧開大嘴，似乎要發出一陣可怕的狂笑，這時牠忽然感覺到魔法的存在。龍的血紅眼睛頓時為之一亮，一大團口水從牙齒間滴落下來。那對殘酷的眼睛緊緊地盯住龍槍，盯住日光下的銀色火焰。碧雷的眼睛瞪得滾圓，牠半是驚訝、半是渴望地吸了一口大氣。

傳說中的屠龍槍，龍族的剋星。這些由泰洛斯‧艾昂菲爾德用卡拉斯神錘打造出的長槍擁有刺穿龍鱗的力量，能一直深入肌腱、血肉和骨髓。這個破敗地方的本地龍談論它們時都帶著敬畏的口氣。碧雷不屑一顧地嗤笑牠們，可是，牠也覺得好奇，很想見識一下這些長槍。由於它們都附有魔法，因此牠也急不可耐地想要將其中一柄據為己有。

一把魔法寶劍，一柄魔法長槍，一位精靈太后，一座精靈城市。這一天的辛苦可真是報酬豐厚。

羅拉娜緊握住劍柄走到陽臺上，把隕星劍高高舉起。她放開喉嚨，高唱出桀驁不羈的讚歌。

Soliasi Arath！

在底下遠離高塔陽臺之處，杜馬蹲在精靈房舍的陰影中。十二名精靈用白楊樹枝把自己遮蔽起來，現在只等他發出信號。在杜馬的身邊是他的精靈妻子艾麗亞，她時刻準備在需要時把命令翻譯成精靈語。杜馬會說幾句精靈語，但艾麗亞總是笑他的口音。有一次她曾把他的口音形容成一匹馬在說精靈語。現在他對她微笑，她也回以微笑，兩人都充滿自信，做好準備。他們已經在昨晚彼此道別。

從他的觀察角度，杜馬能看見塔頂上的陽臺。但他無法一直注視它，因為陽光太過強烈，塔側的反光讓他眼淚盈眶。他看了一眼，然後眨眨眼睛望向別處，過一會兒再去看，只盼梅丹元帥和羅拉娜出現。碧雷的龍手下從他頭上飛過，讓杜馬心神不寧。龍威使他眼前一片模糊，太陽之塔短暫地從他的視線中消失，他的全身顫抖不已。

屋頂上的精靈們也受到龍威影響，但他們和杜馬一樣咬緊牙關硬是把恐懼壓在心底。沒有人喊叫，也沒有人驚慌失措。當杜馬恢復視力時，他發現自己能清楚地看見高塔。龍的巨翼將陽光完全遮擋。

陽臺上空無一人。沒有羅拉娜或元帥的影子。

杜馬焦急起來。他不知道出了什麼事，也無法解釋。也許是老兵的直覺，他突然感到有些事不對勁。有那麼片刻，杜馬想要馬上衝進塔裡去看看他能做點什麼，但他立即把這個念頭拋到腦後。他接到的命令就是留在原地等待信號。他要服從命令。

那些龍離開了。和羅拉娜一樣，杜馬也意識到這不是個好徵兆。碧雷正在逼近。他緊張起來，注視著再度令人目眩的高塔。他不敢將目光移開，害怕會因此錯過信號，結果他只得不停眨著眼將眼淚擠出去。當他看到羅拉娜時，不由得吹了一聲感激的口哨。隨後他便等待元帥出現。

梅丹沒有來。

杜馬數到十，然後又從頭數到十，最後他放棄了。實際上，他在開始數數之前已經意識到真相。只要梅丹還活著，只要他還能站在她身邊，羅拉娜就絕不會孤身一人出現在陽臺上。杜馬向元帥告別，一個士兵的告別，短暫、沉默而觸動心靈。他重新蹲下來，等待信號出現。

命令便是如此。杜馬和其他精靈，還有少數加入奎靈那斯提反抗軍的黑暗騎士和矮人，他們將等待信號箭出現在天空中，然後大舉攻擊。他壯著膽子從樹枝後探出頭去，想要看個清楚。艾麗亞猛拉他的腳，要他趕快蹲下來，但他不肯聽。他必須看一眼。

碧雷出現在他的視線中，徑直朝高塔飛去。龍威從牠身上滾滾而來，但方才牠派手下前來的舉動卻幫了牠的倒忙。那些屈服在龍威之下的人已經垮了一回，現在正慢慢恢復過來。那些剛才沒被龍威嚇倒的人，現在更不會害怕。碧雷的狡詐眼神在四下搜索，牠並不相信梅丹有關城市已被遺棄的報告。

愛怎麼搜就怎麼搜吧，牠這頭大笨龍，杜馬默默地心想。你來到這裡，你就在我們頭頂上。現在你已經無路可逃。

杜馬在龍的目光掃到他身上的前一瞬間縮了回去。艾麗亞給了他一個再熟悉不過的眼神，那意味著他將在事後受到責備。他希望自己能活下來接受這樣的責備，但他對此也不敢抱太大奢望。他將目光移回塔上。

他的視力不錯，所以能看到羅拉娜走近陽臺邊緣。由於距離太遠的關係，他看不見她的臉，只能看見金牆背景下的一個小白點。但他知道她心裡毫無畏懼，因為她挺身上前面對巨龍。

﹁好樣的，太后。﹂他安靜地說。﹁好樣的。﹂

碧雷現在已經靠近高塔。杜馬能看見牠的肚皮和下翼，還有兩條蕩來蕩去的臃腫後腿及抽動不停的尾巴。牠的鱗片泛出一股邪惡的綠色。由於牠老喜歡在泥塘裡打滾，結果鱗甲上沾滿了淤泥。

吉爾薩斯國王起初打算用箭射穿牠的鱗甲，但他又放棄了這個主意。碧雷的皮很厚，龍鱗也很堅硬，只有找來一大幫人萬箭齊發才能把牠射下來，而精靈們沒辦法湊到如此多的人手。此外，牠應當會預料到這種攻擊，因此牠會加以提防。他們希望打牠個措手不及。

杜馬現在只等那個叫凱勒文卓斯的精靈射出信號箭︱︱凱勒文卓斯︱︱杜馬恍然大悟，彷彿他曾身臨其境。凱勒文卓斯為弟弟報了仇。梅丹受傷︱︱而死。現在只剩羅拉娜一人，沒人替她射出信號箭。

他看到她舉起手臂。

掛在這片天空上的太陽看起來既蒼白又怪異，但克萊恩上的人們似乎已經贏得了它的好感。杜馬看見太陽射出一道光芒，如同利箭般擊中羅拉娜。在那一瞬間，他覺得她手捧星辰。

熾焰驟起，白亮的火焰晃得杜馬頭暈目眩，他不得不把眼睛轉向一旁。在他的頭腦能做出反應之前，他的心已經意識到這就是信號。

他狂吼一聲，從樹枝後方竄身而起，一把將它們撥到旁邊。他周圍的精靈們也跟著跳起來，手持各自的弓箭和投石索站好位置。杜馬望向另一個屋頂。他並不孤獨。他不再需要發出另一個信號。每個指揮官都看見了火光，也都知道它意味著什麼。

杜馬沒有聽見羅拉娜喊出的戰呼，因為他也在高喊自己的戰號，他身邊的精靈們也同樣如此。杜馬一聲令下，精靈們開始放箭。

Soliasi Arath！許多年前，羅拉娜也同樣高呼著這些字，挑戰進攻法王之塔的龍群飛過來送死。她伸出左手，將隕星劍高舉過頭頂。如果寶石名不副實，如果傳說只是以訛傳訛，如果附在寶劍上的魔法如同凡人時代中的許多魔法那樣已經煙消雲散︱︱那麼他們的一切計劃、希望和美夢都將被死亡埋葬。

日光穿透寶石，使它迸出白焰。羅拉娜默默地向卡利斯‧瑞安的英靈和那位在爐燼裡發現隕星的無名鐵匠祈禱了一句。

碧雷死盯著寶劍。附在劍上的魔法異常強大，牠迫不及待地要將它搶過來。還有劍柄上的寶石，牠從沒見過這麼大的寶石！牠無法將目光從劍上移開。牠一定要擁有它。瑪烈的寶藏裡絕對沒有這種價值連城的東西。碧雷不能移開目光︱︱

碧雷被勾去了魂魄。

羅拉娜看到寶石的光芒在龍目中熊熊燃燒，一直燒到怪獸的腦袋裡，此時她意識到法術已經奏效。她堅定地握住寶劍，將它高高舉起。

碧雷一臉癡迷地懸浮在奎靈諾斯的天空中，幾乎一動也不動。牠的翅膀輕輕搧動好托起牠的身體，牠若有所思的目光直直地落在隕星劍上。

寶劍沉重異常，羅拉娜左手舉劍的姿勢十分彆扭，但她不敢示弱，也不敢扔下寶劍。她甚至害怕移動半步，害怕自己會打破法術。一旦從法術中解脫出來，碧雷會狂怒地大舉進攻。羅拉娜徒勞地等待有什麼信號顯示精靈們已經發起攻擊，一絲絕望感悄然閃過她的心頭。她的計劃泡湯了。杜馬在等待永遠不會出現的信號。

忽然，從下面的屋頂上傳來無數歡呼聲和挑戰聲。這些聲音在她耳裡要比吟遊詩人的歌曲更加甜美百倍，它們在她疲憊不堪的手臂裡注入了新的力量。精靈們出現在橫跨奎靈諾斯邊界的大橋上。她可以看見精靈和騎士們從屋頂上的樹枝偽裝後頭衝出來，像一叢叢致命的花朵正在盛開。人們推著被藤蔓覆蓋的弩車就位。投石索也準備就緒。有人大吼著發出命令，隨後其他好幾百個嗓子也喊出各自的命令。精靈們開始發動突擊。

標槍從弩車上飛入天空，劃出一道優美的弧線直奔碧雷的軀體四周而去。標槍後懸掛著長長的繩索，由婚紗、童衣、廚子的圍裙和參議員的儀典長袍編成的繩索。好幾百根標槍把繩索帶到碧雷全身上下，當標槍落回到地面時，這些繩索就搭在龍身上，纏繞在牠的軀體、翅膀和尾巴上。

投石索也沒閒著，它們將一顆顆鉛彈射入天空中。鉛彈後繫著更多的繩索，它們也落在龍身上。弩車連續不停地發射，投石索一遍又一遍將彈丸拋上天空。

精靈法師們不斷施展法術，他們的施法目標不是龍，而是繩索。法術會不會出錯，變幻無常的魔法能否起作用，這些他們一概不知。他們並非滿懷信心地施法，而是出於希望和絕望。有時候法師們施放出在第四紀元學會的法術，其他時候他們則施放如今這個新紀元裡的野魔法，但無論何時，法術都絲毫不差地起了作用。精靈們大感訝異，心中狂喜不已，但訝異依舊揮之不去。

有些法術讓繩索加固，讓布條變得跟鋼鐵一樣堅硬；另外一些法術則讓繩索燃起魔法火焰。這些附魔火焰順著繩子蔓延開來焚燒龍的皮肉，但並沒有燒斷繩索。又有些法術將繩索變得與蛛網一樣黏，能牢牢地附著在龍的鱗片上。還有些法術彷彿突然賜給繩索生命，讓它們盤旋扭動起來。這些活生生的繩子在龍腿上纏了一圈又一圈，把碧雷結結實實地綁起來，就如同一隻被送到市場上去叫賣的母雞。

一些精靈們扔下手中的武器，拾起繩索末端，等待著最後的命令。天空中佈滿愈來愈多的繩索，直到最後碧雷看起來與一隻碩大無朋的飛蛾沒兩樣。牠被千百頭蜘蛛結成的大網牢牢地裹在裡面。

碧雷什麼也不能做。龍對周遭發生的一切清清楚楚。羅拉娜直視那對爬蟲眼睛。一開始，她看到那裡面露出一絲譏嘲，似乎為這些小東西們的不自量力感到好笑；隨後，當碧雷察覺到牠的行動愈來愈受到繩索妨礙時，牠的眼裡開始流露出慍意；最後，當牠終於明白自己無法做什麼事來擺脫這種糾纏時，慍意便極其迅速地轉化為狂怒。牠除了緊緊盯住寶石外，什麼也不能做。

龍的軀體在無能為力的狂怒中顫抖不停。口水從牠的大嘴中滴落。牠發瘋似地要把目光從寶石上移開。牠的脖子繃得緊緊的，鼓起一大塊。一根根繩索落在牠的身體上。牠的翅膀垂下來，尾巴也被纏住。就連牠的後腿也動彈不得，因為它們已經被綁在一起。那些討厭的繩子還在不斷地纏繞牠的前腿。牠能感覺自己正從天空中被扯下去，這時牠突然感到一陣恐懼。牠完全無力拯救自己。

碧雷已經被寶石攫住，又落入無數繩索織成的羅網中。本來，現在正是羅拉娜謀劃中用屠龍槍攻擊牠的時刻。她要把長槍刺入龍的喉中，以防牠噴出致命的毒煙。她使用長槍，而梅丹應當揮動寶劍一舉將龍斬斃。

一個不錯的計劃，但梅丹已經死了。羅拉娜孤身一人。要拿起龍槍，她就得丟下寶劍，從而將龍從法術中解脫出來。這將是最危險的時刻。

羅拉娜開始向後挪步。她依然穩穩地高舉寶劍，儘管她疲憊不堪的手臂已經因為過度緊張而開始發抖。她一步步地移到牆後她放置屠龍槍的地方，直到它已經伸手可及。她把右手伸到背後，胡亂摸索著，因為她不敢將目光從碧雷身上移開。一開始她找不到龍槍，恐懼油然而生。隨即她的手指觸摸到了被陽光照得暖暖的金屬。她把手貼在它上面，如釋重負地嘆了口氣。

在高塔底下，杜馬尖聲大叫，要那些拉扯繩索的人再用力一點。操縱弩車和投石索的精靈和騎士們也放下武器，跑過來加入拉繩索的行列。他們緩慢但毫不放鬆地將深陷羅網的龍一步步拉近地面。

羅拉娜深吸一口氣，召喚出自己的全部勇氣。她默唸史東的名字，在自己心中尋找曾經伴隨他的勇氣、意志和剛毅。當他站在高塔上、死亡從天而降時，它們也一定與他同在。有件事令她很擔心，那就是碧雷會在掙脫法術後立刻進攻，趕在羅拉娜來得及殺死牠之前噴出致命的龍息。如果碧雷這麼做，如果羅拉娜在完成致命一擊前就死去，那麼地上的精靈也將功虧一簣地死去，因為在碧雷的劇毒龍息下將不會有任何倖存者，他們會當場死亡。

羅拉娜從來沒有覺得如此孤獨過。沒人來幫她。史東不在，坦尼斯不在，元帥不在。諸神也不在。

然而到了路的盡頭，她提醒自己，我們都將形單影孤。那些我愛過的人在漫長的旅途中與我攜手共行，但分別時刻終於來到，我放開他們，於是他們向前走去，把我留在後面。現在，輪到我向前走去。孑然獨行。

羅拉娜舉起隕星劍，用力拋到牆上。法術被打破了。碧雷的眼睛眨了一下，隨即升騰起熊熊怒火。

碧雷有兩個目標。首先牠得讓自己掙脫這道惹人光火的羅網，其次牠要殺死這個膽敢耍牠、騙牠落入魔法圈套的精靈。要知道任何有理智的傢伙都不會如此沒大腦地上當！碧雷可以逐一收拾他們。牠剛要殺死精靈時，忽然一陣特別猛烈的拉扯讓牠身不由己地向下墜去。

牠聽見笑聲。這笑聲並非從牠身下的精靈們那裡傳來，而是來自牠頭頂上的天空。

牠的兩個奴僕盤旋在遠處的雲端上。兩個都是紅龍，兩個都是牠猜疑的對象。牠一直懷疑牠們圖謀作亂。紅龍們飛在牠頭頂上很高很高的地方，正放聲大笑。碧雷立即明白牠們在笑牠，旁觀牠的狼狽相，品嚐牠的屈辱。

牠從來不信任這些本地龍。牠很清楚牠們為牠效勞是出於恐懼，而絕非忠誠。碧雷心裡認定牠們紅龍已經與精靈結為一黨。牠們必定在等待時機，等牠被徹底糾纏住，然後給牠最後一擊。

碧雷先將羅拉娜拋到腦後。比起兩頭奸猾的紅龍，孤零零的一個精靈又能把牠怎麼樣？

正如梅丹所說的，碧雷其實是個膽小鬼，牠從來沒落入這種圈套，不曾感到如此無助，牠已經嚇壞了。牠一定要掙脫這張網，一定要回到天空。只有到了那裡，牠才能盤旋、俯衝，充分利用牠的龐大身軀和無盡蠻力，讓自己免受敵人之害。一旦到了天上，牠就能收拾這些犯上作亂的奴才。

怒火在牠胸中燃燒。碧雷拚命要掙脫糾纏在四周妨礙牠飛行的繩索。牠鼓動肩膀，抬起巨翼，尾巴翻來覆去地敲打，想要切斷繩索。牠用利爪撕扯它們，還回過頭用牙齒咬。牠本以為能輕而易舉地弄斷這些小繩子，沒料到魔法的力量和那些深深愛戀同族及故土的人，將他們的意志加入繩索中。

有幾根繩子斷了，但大多數繩子挺住了牠的狂怒。牠拚命扭動身體、甩打尾巴，使得一些精靈握不住手裡的繩索，從屋頂上掉下來或摔進屋子裡。

碧雷又瞟了紅龍們一眼，看到牠們愈飛愈近。牠的恐懼頓時化為驚慌失措。碧雷發瘋似地吸了一大口氣，準備摧毀這些膽敢如此羞辱牠的小蟲。此時牠從眼角餘光看見一道銀光閃過︱︱

羅拉娜驚恐地望著碧雷狂亂地試圖解脫困局。龍的大腦袋猛烈地晃來晃去。尖叫著發出詛咒，用牙齒撕咬繩索。羅拉娜被眼前這頭怪獸的暴怒震撼，僵在原地，一動也不能動。她渾身顫抖，握住龍槍的手上滿是汗水。她的目光瞥向通往拱頂壁室、通往安全的走廊。

碧雷吸了一大口氣，牠的肺裡脹滿空氣，要把死亡吹到羅拉娜的人民頭上。羅拉娜用雙手抓住龍槍，向坦尼斯，也向史東和其他先她而去的人高喊一聲﹁Quisalan elevas！﹂︱︱我們的愛永遠相隨！羅拉娜把槍尖對準甩動不停的龍頭，奮力向巨龍衝去。

龍槍在奇異的太陽照耀下銀光閃閃。羅拉娜使出身體、靈魂和心中的所有力氣，將龍槍重重地刺進碧雷的頭顱中。

血如泉湧，血花四處飛濺，潑了羅拉娜一身。鮮血把她的手弄得濕滑，儘管如此，她仍不顧一切地握住長槍，拚命將它往龍頭裡愈刺愈深。

劇痛，白熱的劇痛在碧雷的腦子裡爆裂開來，似乎有人在牠的骨頭上戳了個洞，把天上的毒日塞進去炙烤牠的靈魂。碧雷被堵在喉嚨的劇毒龍息嗆得喘不過氣。牠猛地一抽腦袋，想要從可怕的劇痛中解脫出來。

龍的這一記掙扎將羅拉娜從陽臺上提了起來。她高懸空中，離陽臺邊緣只有毫髮之隔。她的手無法再握住龍槍，便仰面摔倒在陽臺上。骨頭折斷，痛苦瀰漫全身。但很奇怪，她什麼也感覺不到。她想站起來，可是她的肢體不願服從頭腦的命令。她無法動彈，只能眼睜睜盯著龍的血盆大口。

碧雷的痛苦沒有結束，反而變得愈來愈痛苦。牠被湧進眼裡的鮮血擋住了半邊的視力，但牠還是能夠看見進攻者。牠想要把死亡噴到這個精靈女人身上，但牠做不到，反而被自己的毒氣嗆得咳個不停。

恐懼吞噬了牠，痛苦使牠瘋狂，牠腦海裡只剩下一個念頭：向眼前這個給牠帶來如此重創的精靈復仇。碧雷用巨大的頭顱猛然撞向太陽之塔。

死亡陰影降臨到羅拉娜身上。她將目光從死亡上移開，望向太陽。

奇怪的太陽，掛在天空中。它看上去悽惶迷亂︱︱似乎搖搖欲墜。

︱︱一顆隕星︱︱

暗影愈來愈深沉。羅拉娜閉上眼睛。

﹁我們的愛︱︱﹂

杜馬抓住一根繩索，使盡全身力氣猛拉。他看不見塔上發生的一幕，但碧雷的可怕尖叫和他們尚未被毒氣熏死這件事讓他明白，羅拉娜必定給了那頭怪獸狠狠的一擊。龍的鮮血和口水如雨點般砸在他身上和四周，好一場可怖的暴雨。龍受了傷。現在正好利用牠的虛弱結束牠。

﹁快拉！該死！快點拉！﹂杜馬嘶啞著嗓子吼道。他的聲音變得異常粗厲，幾乎要喊不出來。﹁牠還沒死！還差得遠！﹂

精靈和人類本來在這場與龍的拉鋸戰中已經氣衰力竭，現在他們又重新振作起來。血從他們手掌上磨破的地方流出來，浸濕繩索。手臂的肌肉傳來巨大的疼痛，有些人失聲喊叫，但並沒有放下手裡的繩索；其他人則咬緊牙關，默默地把痛苦壓在心底。

杜馬震驚地看到碧雷進攻高塔，望著牠一頭撞向塔身。他為羅拉娜感到一陣揪心之痛，她必定被困在裡面。他寧可希望她已經死去。就在此時，碧雷的腦袋又擊中露臺，把它從塔身上撞飛出去。露臺筆直地向地面墜去。底下的人驚恐地仰視著這一幕。少數頭腦還算清醒的人拔腿就跑，其他人則被自己的恐懼牢牢地定在原地，不能動彈。隨著一聲可怕的巨響，露臺重重地砸在地上，整幢整幢的房屋隨之坍塌，鋪路石板也被砸出一條條大縫。各種殘骸在空中飛舞，奪人性命，切斷肢體。一大團煙霧從地上升起，翻滾著爬升到他們頭上。

杜馬一邊咳嗽，一邊轉向艾麗亞，想對她說幾句安慰的話，因為妻子一定會哀悼太后的死。但這些安慰的話永遠無法說出口。艾麗亞倒在地上凝視著杜馬，但她的眼睛卻再也看不見他了。一塊碎石刺入她的胸前。她連尖叫一聲的時間都沒有。

杜馬怒視著巨龍。牠現在被拉到樹梢的高度，前腿已經貼在地上。除了冰冷的復仇心，他的心裡一片空白。只有他的手在加倍用力地拉扯繩索。

﹁快拉！該死！﹂他吼道。﹁快給我拉！﹂

碧雷對高塔的瘋狂衝擊成功地殺死了進攻者，但牠的勝利也就到此為止了。牠最後好不容易能吸進小口小口微弱的空氣，但龍槍並沒有像牠模糊的意識所希望的那樣被氣流吹走。牠的攻擊不僅沒能把槍桿震飛，反倒讓它在牠的腦袋裡愈刺愈深。牠的世界被熾熱的疼痛感包圍，牠想做的一切就是盡快終結這份痛苦。

碧雷猛烈地搖擺身體，想要掙脫繩索，想要甩掉龍槍。牠撞倒一排排房屋，將大樹連根拔起。牠的尾巴打到杜馬站著的房子上。他沒有放下手中的繩子，一直到最後一刻，當龍把房子砸為齏粉時，杜馬從碎裂的屋頂上墜落，然後整幢房子的殘骸壓在他身上。杜馬被活埋在瓦礫中，一棵沉重的樹幹死死地壓住他的軀體，讓他動彈不得。他嚐到湧進嘴裡的鮮血。從糾纏在一起的破碎枝葉中，他能看到頭頂上的龍。牠已經掙脫了翅膀上的繩索，儘管它們還垂蕩在上面。牠掙扎著要往天上飛，要升高到樹梢上，可是每斷掉一根繩子，就有其他兩根替補上來。又有更多繩索纏繞在牠身上。精靈和人類在死去，但更多的人還活著，他們在繼續戰鬥。

﹁快拉，該死！﹂杜馬嘟囔著。﹁快拉︱︱﹂

精靈們目睹太后死去，目睹自己心愛的人死去。他們看到龍摧毀了太陽之塔，而它是精靈們心中自豪和希望的象徵。悲傷和憤怒給了他們把龍從天上拖下來的力量。

碧雷竭力要擺脫繩索和可怕的劇痛，但牠愈掙扎，就在精靈們的羅網中陷得愈深。牠甩動四肢和腦袋，抖動尾巴；牠拍打翅膀，壓碎房屋，折斷樹木。牠發狂似地劇烈掙扎，想重獲自由。因為牠知道，一旦牠落到地上，牠就會變得十分脆弱。到那時，精靈們就能手持長槍利劍上來徹底解決牠。

精靈們看到碧雷變得愈來愈虛弱，牠的抽打愈來愈沒力氣，牠造成的毀滅愈來愈輕微。

龍快死了。

精靈們現在對結局已經確信無疑，他們更加緊拉繩索，最後終於成功了。他們把碧雷的笨重身體拉到了地上。

隨著一陣驚天動地的巨響，牠落到地面上。周圍的房屋和所有那些來不及跑開的人被砸得粉碎，衝擊力將大地震得顫動不止，讓等在隧道裡的矮人們大吃一驚。石頭和塵土紛紛掉到他們頭上，使他們擔憂地望向嵌入牆內的支撐樁，這些木樁的作用就是防止隧道坍塌。

當震動停止、灰塵開始散去時，精靈們抓起標槍，衝上前去做最後一擊。在摧毀巨龍後，他們就能做好準備迎戰敵軍。

精靈們開始談論勝利。奎靈諾斯遭到嚴重破壞，許多人死了，但精靈國度會生存下去。他們會埋葬死者並為他們哭泣。他們會高唱雄壯的歌曲，歌唱一頭龍的死亡。

但碧雷還沒死。像杜馬說的那樣，還差得遠！龍槍給牠帶來巨大痛苦，讓牠的思緒混亂，但現在痛苦已經開始減輕，牠心裡的驚慌已經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混雜著冷酷、精明和危險的狂怒。

它要比方才喧囂的抽打危險得多。牠的軍隊正聚集在白怒河圍繞並保護奎靈諾斯的兩條支流岸邊。精靈們已經把橋樑拆毀，但碧雷的士兵們帶來了數以百計的木筏和建造浮橋的材料，足以將牠的軍隊送過一百尺寬的河谷。

過不了多久，牠的士兵將席捲奎靈諾斯，把精靈們砍成碎片。精靈的鮮血將流淌在街道上。對碧雷來說，它比美酒更加甘甜。不過，軍隊的到來給碧雷出了個難題：牠不能用毒氣殺死精靈，這樣會連帶著把牠的士兵一起熏死。沒關係，這只是小小的不便。頂多讓牠只能成十而不能成百地殺死精靈。

碧雷放鬆下來，不大光彩地趴在地上偽裝虛弱。牠感覺到精靈們珍愛的樹木被牠的沉重軀體壓成碎片，心裡不由泛起一陣陰暗的快感。碧雷眨著眼睛，擠出裡面的鮮血，牠能看到自己給這個曾經美麗的城市所帶來的巨大破壞，這幅景象讓牠的情緒更加高漲。牠從來不曾像憎恨這些精靈一樣憎恨過任何人、任何東西，甚至包括牠的表親瑪烈。

精靈們從他們的老鼠洞裡爬了出來，跑過來瞪著牠看。他們舉起長槍，拈弓搭箭，把箭頭對準牠。碧雷對他們不屑一顧，能殺死牠的長槍還沒打造出來呢，哪怕是傳說中的屠龍槍也一樣。那些在牠看來比蜂刺大不了多少的箭，也同樣無能為力。牠能看見精靈們圍在牠四周。全都是些渺小的、沒腦子的生物，瞇著他們的斜眼，用他們的滑膩語言不知道在嘀咕著什麼。

讓他們去嘀咕吧！馬上他們就會有些別的話題可談，這點確定無疑。

牠腦袋裡的疼痛漸漸緩和下來。碧雷趴在地上，謹慎地分析了一下形勢。牠已經甩掉了一些繩索，其餘繩索也已經開始鬆弛。法術效果在衰退。很快地碧雷就能任意屠戮精靈，一個一個地宰掉他們，踩扁他們，把他們咬成兩截。牠的軍隊也會加入。在他們的夾擊下，不會有任何精靈還能倖存在世界上。一個也不能。

不過，龍槍依舊是個揮之不去的煩惱。每過一會兒，白熱的劇痛就會燒遍牠腦袋裡的每一個角落，把牠的怒火煽得更高。牠躺在地上，瞇著眼睛窺視精靈。牠聽到遠方響起號角聲，聽到牠的軍隊正在前進。他們一定看到牠從天上掉下來。也許他們認為牠死了。也許牠的指揮官已經開始在他們的弱智腦袋裡盤算著該如何瓜分原本被迫與牠分享的財富。他們會吃驚的。他們都會大吃一驚︱︱

碧雷發出一聲桀驁不馴的怒吼，勝利地昂起頭來。牠的巨爪刨入地面。碧雷用龐大的後腿狠狠地蹬了一下，挺身而起。

密密麻麻如蜂巢般分佈在奎靈諾斯地下的矮人隧道在龍的體重下變形、坍塌。大地屈服了。

碧雷的嘯吼變成驚恐的尖叫。牠拚命要拯救自己，用牠的後腿四處摸索，狂亂地拍打翅膀想從廢墟裡飛起來。但牠的翅膀上還纏繞著繩索，而牠的腿也找不到任何支撐物。一隻不朽之手敲碎了世界的骨架，大地龜裂開來，碧雷一頭栽進黑漆漆的裂縫中。

托瓦德‧哮巖，索巴丁大王的表親，協助奎靈諾斯抵禦奈拉卡騎士團的矮人軍隊之首。他雖然看不見正在他頭頂上激烈進行的戰鬥，卻也能聽出個大概。托瓦德站在一面梯子旁，地表就在上方二十尺處。他等著入侵軍開始渡河的信號。他自己的軍隊由一千名矮人組成，他們一接到信號就會從城市底下的各條隧道中湧出，直撲敵人。

隧道裡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因為挖地蟲和牠們的發光幼蟲都被送回了索巴丁。黑暗、狹小的空間、新挖掘的土壤和挖地蟲留下的氣味，矮人們對這些毫不在意，這些都是他們熟悉的東西，讓他們感到自在。不過，他們仍舊急著想離開隧道，急著去迎戰敵人。他們撫摸著自己的戰斧，帶著殺氣騰騰的期盼談論即將到來的榮耀。

當矮人們感到腳下的土地開始第一次震動時，隧道裡到處迴響著他們的歡呼聲，他們希望這個信號意味著精靈的戰術開始奏效。龍已經被從天上拉了下來，正無能為力地躺在地上，被包裹在羅網之中無路可逃。

﹁出了什麼事？﹂托瓦德朝隧道入口處的偵察兵大吼。入口上蓋著一叢丁香，那名士兵正在探頭張望。

﹁他們逮住牠了，﹂偵察兵言簡意賅地說。﹁牠已經不動了。牠死了。﹂

矮人們又歡呼起來。托瓦德點點頭，準備命令他的部下爬上梯子。這時傳來一聲暴吼，證明偵察兵的結論完全錯誤。大地在托瓦德的腳下劇烈地震顫，震動地如此厲害，以至於嵌入牆壁裡的支撐樁發出不祥的吱嘎聲。

﹁你到底︱︱﹂托瓦德開口向偵察兵喊道，這時他突然改變主意，他要爬上梯子去親眼看看。

又一陣天崩地裂的隆隆巨響。隧道的天花板豁然敞開，眩目的陽光從大洞裡直射而下，亮得矮人們睜不開眼睛。嚇壞了的托瓦德看到狂怒的巨龍正圓睜著一對血紅眼睛瞪著他，隨即支撐隧道天花板的樑柱紛紛折斷，梯子裂為兩半。龍眼消失在一大片塵灰和殘骸中。隧道坍塌了。

整個世界砸在托瓦德身上，把他從梯子上震飛出去。托瓦德的骨架被扯得粉碎，垂死部下的驚恐喊叫從四面八方傳到他的耳裡。他聽見的最後一個聲音是成噸的巨石傾瀉到他身上，把他的頭顱壓扁，將他的胸腔砸得粉碎。

石頭，長久以來為矮人們所信任。它為他們提供居所，保護他們免受敵人之害。現在卻成了他們的敵人，他們的殺手，他們的墳墓。

巴力佛的蘭茍德已年過四十，自從十四歲以來他就充任傭兵為生。他只為一個信念而戰，一個足矣，那就是燒殺搶掠。除此之外，他全無忠誠可言，更不知道什麼叫政治。只要價碼合適，他甚至可以在戰鬥進行到一半時改換陣營。他之所以加入碧雷的軍隊，是因為他聽說他們要去奎靈諾斯。他早就夢想有朝一日能參與搶劫這座精靈城市。身為一個擁有遠見卓識的人，他隨身攜帶著幾個麻布袋，準備用它們裝滿財寶衣錦還鄉。

蘭茍德站在河邊，吃著儲存已久的麵包，咀嚼著乾牛肉，等待輪到自己過河。天殺的精靈截斷了橋樑。河岸陡峭，水位很低，繩索垂蕩在他們頭頂上很遠的地方。偵察兵一直在注意觀察，但他們還沒看到精靈的影子。第一支部隊已經開始渡河，有人把背包頂在頭上，其他人攜帶著各自的武器。他們離河心愈近，身邊不斷打漩的河水也變得愈深，那些不會游泳的人臉上露出顯而易見的不安之色。河水冰冷，但在這個時節水流還算平穩。到了春天，在融雪的推波助瀾下，這條河根本無法徒涉。

偶爾人們能看見一頭紅龍高高盤旋在軍隊的頭頂上，注視著底下的每個動向。士兵們不喜歡紅龍，也不信任牠們，哪怕牠們和自己是同一陣營。人們不斷地抬頭張望，希望這些野獸盡早滾蛋。蘭茍德對龍漠不關心。當龍威侵入他體內時，他和別人一起發抖；當龍威過去後，他又跟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繼續吃飯。一想到馬上能屠殺精靈並偷走他們的財寶，他的胃口就變得格外的好。

他的第一個不大對勁的感覺來自於腳下突然蠢蠢欲動的大地。蘭茍德踉蹌著站不住腳，連手裡的夾肉麵包也掉了。一根大樹枝隨著一聲巨響掉到地上，整棵樹隨之轟然而倒。霎時間河水暴漲，濁浪滔天，湧向河岸。蘭茍德抱住身邊的樹幹，四處張望，想要弄清發生了什麼事。頭頂上的紅龍張開翅膀疾衝而下，似乎在吼叫什麼警告，但沒人能聽清楚牠到底在喊什麼。

震動變得更加猛烈。一大團殘骸翻滾著衝上天空，濃密的灰塵將陽光完全遮掩。那些已經過河的人立足未穩便紛紛掉進河裡。岸上的人驚慌之下，發出喊聲，亂哄哄地狼奔豕突，而大地還在他們腳下不停地顛簸，無可挽回地分崩離析。

﹁您有什麼命令嗎？﹂一個隊長喊道。

﹁站在原地別動。﹂他的上級長官，一名奈拉卡騎士就吐了這幾個字。

﹁說得倒簡單。﹂隊長惱火地回敬道，他踉蹌了幾步，努力不倒下去。﹁我想我們應該馬上離開這個鬼地方！﹂

﹁你已經接到命令，隊長，﹂騎士朝他吼道。﹁你必須立即停止︱︱﹂

隨著一聲震耳的巨響，一根碩大的樹枝從天而降，雷霆萬鈞地砸在地上，把隊長和騎士活生生地埋在下面。從殘骸下傳來喊聲和呻吟聲，請求人們施以援手。蘭茍德對此充耳不聞。他不知道軍隊裡的其他人打算幹什麼，他也不在乎。就像隊長說的那樣，他只想趕快離開這個鬼地方。

他開始向河岸跑去，但就在此時，他聽見一種不祥的聲音，一種翻滾而來的、暴雷一般的轟鳴。他把頭轉向聲音來的方向。一幅可怕的景象映入他的眼簾。沸騰似的水牆冒著白沫朝他們洶湧而來。白怒河岸在劇烈的震動中坍塌了，裂縫出現在容納河水的巖石溝壑中。現在河水再也沒有羈絆，又被反覆不停的震動攪得激流湧動，便索性狂野地闖出河道橫衝直撞。

大水將樹木連根拔起，在雷鳴般的巨響中從峭壁上捲走大塊大塊的巖石。它裹挾著巖石和殘骸向下游流去。

蘭茍德心膽俱裂地望著這幅景象，隨後他突然轉過身，拔腿便跑。在他身後，那些被捲入水中的人高聲呼救，但升騰的河水迅速將他們的喊聲連同他們自己沖得無影無蹤。蘭茍德手忙腳亂地想要爬上河岸，但它既陡峭又濕滑。他心中閃過一瞬間的恐懼，大水隨即無情地撲到他身上，千斤之力將他的胸骨震得粉碎，讓他的心跳驟然停止。他的屍體也像其他血淋淋、殘缺不全的遺骸一樣，成了被河水帶到下游的無數殘骸中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點。

大地在牠身下裂開，碧雷怒吼著、嚎叫著愈陷愈深。裂縫向四面八方散射。燃燒的樹木和家具全都翻倒塌落，滑入不斷變寬的地縫中。奈拉卡騎士團的司令部，那座方方正正的醜陋建築也轟然倒下。各種物體的殘骸如雨點般砸在龍身上，擊打著牠的腦袋，刺穿牠的翅膀。由活生生的白楊樹搭建成的皇家城堡也被摧毀。樹木被連根拔起，枝葉化為齏粉，巨大的樹幹被扭曲折斷。

留下來保衛故土的奎靈諾斯精靈們死在他們如此關愛的家園裡，而家園已成瓦礫；他們死在自己如此眷戀的庭院裡，而庭院已不復存在。他們知道自己大限將至，無處可逃，但他們依舊在戰鬥。他們用長矛和利劍不斷地戳刺碧雷，直到裂縫將道路吞噬，地面在他們腳下崩塌。精靈們滿懷希望而死。他們相信，儘管他們就要死去，但他們的城市會倖存下來，終將再次從廢墟中崛起。

還好他們死在得知真相之前。

碧雷突然意識到牠沒辦法活下來，牠逃不掉了。這個念頭讓牠迷惑不解。不該是這個結果。牠，克萊恩上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力量，會這麼不光彩地死在一個地洞裡。怎麼會發生這種事？什麼地方出了差錯？牠不明白︱︱

巨石繼續如雨點般砸在牠身上，敲碎了牠的頭骨，撞斷了牠的脊椎。斷裂的樹幹在牠的翅膀上刺出一個個大洞，墜石將牠的肌腱扯斷，尖利嶙峋的碎石把牠的肚皮劃開一道道傷口，鮮血從龍鱗的縫隙處冒出。痛苦攫住了牠，扭曲了牠的心智，牠尖叫著乞求死亡快點讓牠解脫。這頭曾經殺戮過無數生命的怪獸在狠揍著牠的樹木巖石和倒塌的房屋殘骸中呻吟，痛苦地扭曲掙扎。巨龍形狀怪異的龐大頭顱沉陷得愈來愈深，一對紅眼漸漸翻回眼眶裡，支離破碎的翅膀和抽動不停的尾巴漸漸變得僵直。隨著一聲最後的嘆息和刻毒詛咒︱︱碧雷死了。

一隻不朽之手打擊著精靈城市周圍的地面，把萬般仇恨發洩在城市和它腳下的大地上。隙縫迅速擴展，把奎靈諾斯座落其上的地基撕扯得四分五裂。飛翔在天空中的紅龍看見下面曾經是一座美麗城市的地方，出現一個龐大無比的巨洞。紅龍對精靈沒有好感，因為精靈是牠們亙古以來的死敵。但眼前的景象如此可怕，如此震撼人心，牠們無法歡喜雀躍。紅龍俯視地上的廢墟，帶著恭敬和尊崇低下頭去。

震顫停止了。大地安靜下來，再沒有抖動。白怒河水灌入精靈城市奎靈諾斯曾經屹立的裂谷中。在地震停止後的很長時間裡，河水還在翻騰湧動，汩汩冒泡，一波波衝擊新形成的河岸。最後河水漸漸地恢復平靜。波浪畏縮地拍打著把它們禁錮起來、緊緊抱住的新岸，似乎自己也被方才在怒火中闖下的大禍嚇呆了。

沒有星光、亦無月光的夜幕降臨到大地上，顫動不已的黑水掩埋了萬千長眠的亡靈，像是一龔哀悼的屍衣。

## １︱３３死亡之湖

百里之外，吉爾薩斯和他的家臣與矮人王塔恩‧哮巖道別，然後向南而去。他們盡可能快速地騎馬前行，牝獅不斷催促他們，因為她害怕碧雷的軍隊會在占領奎靈諾斯的同時，分兵前來攔截南逃的難民。儘管她不停督促，他們依舊步調緩慢。沉重的心情像塊石頭般拖累他們。每當他們走到一個小山丘上，吉爾薩斯總要停下來，坐在鞍座上回顧身後的地平線，徒勞地想看清楚那裡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離得太遠了，﹂妻子提醒他。﹁樹林擋住了視線。我已經留下信使，他們一有消息就會迅速來向我們通報。我們得繼續趕路，親愛的。我們得走了。﹂

當他們再次停下來休息和飲馬時，他們忽然感覺腳下的大地震動起來，然後又傳來一聲低沉的轟鳴，聽起來就像遠處的暴風雨。震動的幅度很輕，但吉爾薩斯的手還是不由自主地一抖，剛剛盛滿的水囊脫手落地。他站起來，向北方眺望。

﹁那是什麼？妳感覺到了嗎？﹂他問道。

﹁我感覺到了。﹂牝獅站在他身邊。她也將目光對準了同一個方向，臉上露出焦慮的神色。﹁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陛下，山體有時候會振動。﹂普蘭切特暗示道。

﹁不像。我從來沒經歷過這種感覺。一定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牝獅說。﹁大概就像普蘭切特說的那樣，只不過是一次振動。我們應該繼續︱︱﹂

﹁不，﹂吉爾薩斯說。﹁我要留在這裡等待信使。不搞清楚出了什麼事，我絕不離開。﹂

他朝地面上突出來的一塊石岬走去。牝獅和普蘭切特互相交換了一個眼神。

﹁去陪著他。﹂牝獅柔聲說。

普蘭切特點點頭，匆忙去追隨吉爾薩斯。牝獅吩咐她的部下設立營帳。她常常朝北方眺望，每次她都輕輕地嘆口氣，搖搖頭。

吉爾薩斯激動地向上攀爬；普蘭切特費了好大工夫才追上國王。吉爾薩斯爬到頂上，在那裡站了許久，凝視北方。

﹁你覺得那是煙嗎，普蘭切特？﹂他焦急地問。

﹁一片雲，陛下。﹂普蘭切特回答。

吉爾薩斯繼續盯著那個方向，直到他不得不低下頭，用手抹去眼淚。

﹁那是太陽，﹂他嘟囔著說。﹁它太明亮了。﹂

﹁是的，陛下。﹂普蘭切特柔聲說。他將目光移開，心裡想像著他能明白年輕國王的心思。他補充了一句。﹁陛下決定離開是正確的︱︱﹂

﹁我懂，普蘭切特。﹂吉爾薩斯打斷他的話。﹁我知道我的職責，我會盡我所能地去做好。我沒在想那件事。﹂說著，他又望向北方。﹁我們的人民被迫離開他們自古以來的家園。我在想，如果我們回不去了，那又會有什麼命運落在我們頭上。﹂

﹁絕不會有這種事，陛下。﹂普蘭切特斬釘截鐵地說。

﹁為何不會？﹂吉爾薩斯轉過身來直視著他，很想聽到答案。

普蘭切特被弄糊塗了。這件事很簡單，如此天經地義。﹁奎靈那斯提是我們的，陛下。這片土地屬於精靈。我們有權擁有它。﹂

吉爾薩斯淒然一笑。﹁有些人也許會說，我輩凡人唯一能永久保有的土地，就是我們最後的安息之所。看看那裡。我親愛的妻子正像一隻大貓般踱來踱去，就跟她的名字一樣。她心神不寧，焦慮得不得了。她不想停下來，想要繼續趕路。為什麼？因為敵人在追趕我們。他們要獵殺我們，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獵殺我們。﹂

﹁我們會把它奪回來︱︱﹂

﹁會嗎？﹂吉爾薩斯默默地問。﹁我懷疑。﹂他又轉過臉面向北方。﹁我們是一群流亡者，我們無處可去。﹂說到這裡，他輕輕地搖了搖頭。﹁普蘭切特，我已經聽說過西瓦那斯提發生的事。﹂

﹁全是流言，陛下。﹂普蘭切特尷尬而不大自在地反駁道。﹁我們不能說服他們。我們本來想告訴您，但牝獅說在得到確切消息前不要煩擾陛下︱︱﹂

﹁確切消息。﹂吉爾薩斯搖了搖頭。他用靴尖在塵土上畫出一個長六尺、寬三尺的長方形。﹁只有這個東西才是確切的，我的朋友。﹂

﹁陛下︱︱﹂普蘭切特開始著急。

吉爾薩斯又轉過去凝視北方。﹁那是煙，你不覺得嗎？﹂

﹁是的，陛下，﹂普蘭切特說。﹁那是煙。﹂

信使一直到夜裡才趕上他們。牝獅和她手下的精靈們慣於在夜幕的掩護下行動。如同卡岡那斯提精靈千百年來所做的那樣，他們用在夜色中閃耀的花瓣來提示該走哪條岔路，在石頭堆裡留下裝著螢火蟲的瓶子，或者把黃磷塗在樹幹上。因此信使能夠在夜間追隨他們的足跡。

他們沒有點火。牝獅吩咐不要這麼做。他們默默地坐在黑暗中。與以前的快樂時光不同，他們沒有講故事，也沒有唱歌。

吉爾薩斯沒有和其他人在一起。他的思緒飄回到孩提時光。在離開母親後，他經常追憶過去。他記起那些日子，想起父親和母親，想起他們對他的愛和悉心呵護。這時，他忽然看見衛兵們騰身而起。他們拔出佩劍，圍到他身邊。

吉爾薩斯沒聽見任何聲音，這倒也不奇怪。妻子經常用逗笑的口吻對他說，他長了一對﹁人類耳朵﹂，而事實也並沒有相去太遠。普蘭切特持劍在手，站到國王身邊。牝獅依舊站在空地上，注視著黑暗。她用口哨吹起一曲夜鶯的歌聲。

很快就有了回應。牝獅又吹了一聲口哨。精靈們放鬆下來，但仍舊保持警戒。信使走進營地，看見牝獅，便走到她面前。他們兩個開始用卡岡那斯提野精靈的語言交談起來。

雖然吉爾薩斯能說幾句卡岡那斯提語，但也只能聽懂他們談話的一部份，因為他們兩個把聲音壓得很低，而信使又說得非常急促，只有在喘氣時才停下來。吉爾薩斯本來可以走過去加入對話中，但他突然無法邁開腳步。從信使的口氣中，國王能猜出他帶來的不是什麼好消息。

隨後吉爾薩斯看到妻子做了一件以前從未做過的事。她跪在地上，低垂著頭，她的濃密長髮如同喪巾般遮住她的臉龐。她用手遮住眼睛，吉爾薩斯看到她在哭泣。

普蘭切特抓住吉爾薩斯的手臂，但國王一把將他的手甩開。吉爾薩斯用麻木的雙腳向前走去。他已經不能感覺腳下的地面。他踉蹌了一下，不過還是站穩了腳步。牝獅聽到他走近的聲音，重新控制住自己，站起身來，急忙向他走去。她握住他的手。她的手像死人般冰冷，吉爾薩斯不由得瑟瑟發抖。

﹁出了什麼事？﹂他幾乎不認得自己說話的語氣。﹁告訴我！我母親︱︱﹂他說不下去了。

﹁你母親死了。﹂牝獅柔聲說，她流著淚，聲音顫抖而沙啞。

吉爾薩斯深深嘆了口氣，但他的哀傷只能留在心中。他是國王，他得顧及人民。

﹁龍怎麼樣了？﹂他嚴厲地問。﹁碧雷怎麼樣了？﹂

﹁碧雷死了。﹂牝獅說。她看到吉爾薩斯準備開口，便馬上補充道。﹁還有其他的事。﹂

﹁我們感受到的震顫︱︱﹂她的嗓音嘶啞得不能成聲。她潤了潤乾裂的嘴唇，繼續說道。﹁有些事出了錯。你母親孤身一人地戰鬥。沒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或者原因何在。碧雷來到她面前︱︱你母親獨自與龍搏鬥。﹂

吉爾薩斯低下頭去，無法承受心中的巨痛。

﹁羅拉娜用龍槍刺中碧雷，但沒能殺死牠。龍發了狂，撞在塔上︱︱你媽媽沒逃走︱︱﹂

牝獅安靜了片刻，隨後繼續說下去。她的聲音聽起來很迷惘，似乎她自己也不相信這些話。﹁用羅網糾纏住碧雷的計劃成功了。人們把牠從天上拉下來。你母親的攻擊讓碧雷無法噴出毒氣。龍倒在地上，看起來已經死去。然而，牠只是偽裝的。碧雷算準時機，從地上一躍而起，準備發動進攻。這時，牠腳下的大地裂開了。﹂

吉爾薩斯聽到這裡，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隧道，﹂牝獅此時已經淚流滿面。﹁隧道被龍踩塌了。牠掉進去，然後︱︱整座城市落在牠身上。﹂

普蘭切特低呼一聲。靠過來聽他們說話的精靈衛兵們紛紛失聲驚叫。

吉爾薩斯說不出話，甚至發不出一點聲音。

﹁告訴他，﹂牝獅哽咽著命令信使。﹁我說不下去了。﹂

信使向國王鞠躬。那人臉色蒼白，眼睛大睜。他現在才漸漸喘過氣來。

﹁陛下，﹂他用奎靈那斯提語說。﹁我悲痛地向您報告，奎靈諾斯城已不復存在。什麼都沒留下。﹂

﹁倖存者呢？﹂吉爾薩斯無聲地問。

﹁沒有倖存者，陛下。﹂精靈說。﹁奎靈諾斯現在是一個湖。Nalis Aren︱︱死亡之湖。﹂

吉爾薩斯用手抱住妻子。她牢牢地抓住他，斷斷續續地呢喃著無法帶來任何慰藉的安慰話語。普蘭切特和精靈衛兵們痛哭失聲。他們開始為死者的靈魂祈禱。

吉爾薩斯茫然無緒，被痛苦所壓倒，無法領會這場大災難的意義。吉爾薩斯緊緊擁抱住妻子，凝望眼前的無盡黑暗，那裡有一個死亡之湖正朝他席捲而來。

## １︱３４會面

藍龍在樹梢上盤旋著尋找可以降落的地點。柏樹林長得太茂密了，銳刃建議飛回東邊更適合降落的草地丘陵。但金月不讓牠往回飛。她已經接近旅程的終點。她的力量每一秒都在衰退，每一次心跳都變得更緩慢、更虛弱。她剩下的時間非常寶貴，一刻都不能浪費。她從龍背向下望去，見到那條死靈河川就在她腳下流動，看起來她已不能再靠巨龍強勁的雙翼前行，而是要隨這條悲淒的潮汐湧動。

﹁在那裡！﹂她指著一個地方說。

一片露出地表的巖層在月光下閃著白光。這片巖層的形狀很奇怪，從上空看去，它就像是隻手心向上伸出的手，彷彿在接受著什麼。

銳刃緊盯著那裡，想了一會兒之後覺得自己可以安全降落，儘管這意味著要經過陡峭的巖層側壁。

金月不關心這個，她只在意自己將要涉入那條將她帶往目的地的死靈河川。

銳刃降落在白色的手上，牠盡量平緩落地以免震傷背上的乘客。金月下了鞍，年輕的肉體裡是一個踉蹌不穩的靈魂。

她幫謎琢從龍背上滑下來。幸好有她在一旁幫忙，因為銳刃正不懷好意地斜眼瞧著侏儒。謎琢在整個飛行途中都在大說特說龍的飛行是如何沒效率，鱗片和皮膚、骨頭和肌腱是如何不可靠。侏儒在談論鋼鐵與蒸氣。機械。這才是將來的飛行工具。銳刃輕拍了一下翅膀，差點將謎琢打下懸崖。侏儒正沉醉在水動力的美夢裡，根本就沒注意到這個。

金月抬頭看著泰索何夫，他還舒舒服服地坐在龍背上。

﹁妳到了，金月。﹂泰斯揮著手。﹁希望妳能找到妳想找的東西。好了，走吧，大龍。讓我們繼續前進。別浪費時間了。我們還有好多城市要燒，還要吃掉好多少女，還要去奪取一大筆財富。再見了，金月！再見了，謎︱︱﹂

銳刃咬著牙弓起了背，搖了搖鬃毛。泰索何夫的告別被打斷了。他整個人被彈飛起來，最後很不舒服地一個倒栽蔥摔到石頭上。

﹁我載了這小東西這麼遠真夠受的。﹂銳刃咆哮道。牠轉而看向金月。龍的紅眼睛閃動著。﹁妳並不是傑拉德騎士所說的那種人，對吧？妳不是黑暗密儀教徒。﹂

﹁沒錯，我不是。但我感謝你將我帶到耐德蘭來。﹂金月心不在焉地說。她不擔心龍會發火。她覺得有一隻手在保護她，跟現在腳下支撐著她的這隻手一樣強而有力。沒有哪個凡夫俗子可以傷害她。

﹁我不要妳的感謝。﹂銳刃說，﹁妳的感謝不算什麼。我是為了祂才這麼做的。﹂牠的眼睛蒙上了一層陰雲。牠把目光轉向皓月高懸、繁星閃爍的天空。﹁我聽到了祂的聲音。﹂牠的紅眼睛又緊盯著金月。﹁妳也聽到了那個聲音，對吧？它喚著妳的名字。金月，奎蘇族的公主。妳認識那個聲音。﹂

﹁我聽到了那個聲音。﹂金月覺得有些困惑。﹁但我不認識它。我認不出來。﹂

﹁我可以。﹂銳刃不安地說。﹁我被召喚，而我將回應召喚。但這不能沒有我的主人。我們是一起的，他和我。﹂

巨龍展開雙翼騰空而起，徑直躍出高聳的林木。牠朝南方，朝奎靈那斯提飛去。

泰索何夫爬起來，撿回自己所有的包包。

﹁我希望你知道我們在哪裡，泰索何夫。﹂謎琢用陰沉而責難的語氣說道。

﹁不，我不知道。﹂泰索何夫興高采烈地說，﹁我不認識這個地方。﹂他最後放鬆地吁了口氣。﹁我們迷路了，金月。絕對是迷路了。﹂

﹁它們知道路。﹂金月往下看著死靈們仰起的臉。

帕林和達拉馬站在高塔最底層的窗前，目不轉睛地盯著柏樹林中深沉濃重的黑暗。深沉，濃重，空洞。那些不安地四處飄遊的死靈已經消失了。

﹁我們現在可以離開了。﹂帕林提議。

他站在窗前，兩手攏在袍中。因為塔裡在凌晨時分非常陰冷潮濕，讓他覺得寒意陣陣。達拉馬建議到圖書室去喝點溫酒，烤烤火，讓身體和胃裡都暖起來，這個提議聽來不錯，但兩人都沒有離開。

﹁我們該現在走，死靈不會在這裡煩人。我們一起離開這裡。﹂

﹁對。﹂達拉馬贊成，他把手縮在袖子裡，直盯著窗外。﹁或者應該說，如果願意，你可以離開，去找那個坎德人。﹂

﹁你也可以走。﹂帕林說，﹁應該沒有什麼能繼續把你困在這裡了。﹂他突然冒出一個念頭。﹁還是說，因為死靈離開了，所以你的魔法也沒有了。﹂

達拉馬現出一個陰暗的笑容。﹁聽起來你希望如此，馬哲理。﹂

﹁你知道我不是那個意思。﹂帕林刺耳地反駁，但他心底深處有個聲音喃喃低語著，那也許就是他真正的意思。

我是個中年人，這麼一個能力強大、富有威望的施法者。我從來不像過去那樣擔心失去我的能力。死靈已經偷走我的魔法。然而，在達拉馬的面前，我覺得自己年輕無知、缺乏自信、能力不足，就像我第一次來到塔裡接受試煉時一樣。或許比那更糟，因為年輕人的天性是充滿自信的。我常常努力地想要向達拉馬證明自己的價值，卻總是達不到要求。

為什麼我做不到？帕林捫心自問。這個闇精靈怎麼看我又有什麼關係？達拉馬從來就不相信我，從來就沒尊敬過我。並不是因為我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而是因為我不是什麼人物︱︱我不是我的叔叔，我不是雷斯林。

﹁我可以走，但我不會走。﹂達拉馬說。在他繼續盯向那片空洞的黑暗時，秀氣的眉毛緊蹙。他打了個寒顫，往袍裡縮緊了點。﹁我的拇指都痛了。寒毛直豎。有什麼東西在這裡，帕林。我一整夜都有這種感覺。在我頸後的氣息，耳中的悄語，遠處傳來的笑聲。那是個不朽的存在，馬哲理。﹂

帕林覺得心神不安。﹁那個女孩和她關於唯一真神的說辭影響了你，朋友。因為那番話和過度的想像，也因為你吃得比我妻子養的金絲雀還少。﹂

帕林說完話立即就後悔了，寧可自己沒有提到妻子，沒有想到鄔霞。不為別的，就只為了回家這個理由我就該離開這座塔。鄔霞會擔心我。如果她聽說了對光明城堡的攻擊，她也許會以為我已經死了。

﹁就讓她以為我死了吧！﹂帕林柔聲輕語。﹁她知道我死了會比知道我活著更安心點。如果她以為我死了，她就會原諒我曾經傷害過她。她對我的回憶只會是美好的︱︱﹂

﹁別再自言自語了，馬哲理，快看外面。死靈已經回來了！﹂

在之前安然沉寂的地方，黑暗再次變得活躍︱︱活躍的死靈。那些不安的靈魂回來了，在樹林間遊蕩，在塔周圍飄飛，盯著塔的眼神飢渴難耐，燃著慾望的火焰。

帕林驟然發出一聲驚呼，衝向窗戶。他突然用力地撲了上去，一雙手差點打破了玻璃。

﹁怎麼了？﹂達拉馬警覺起來。﹁是什麼？﹂

﹁羅拉娜！﹂帕林倒吸一口氣。﹁羅拉娜！我看到她了！我發誓那是她！看！就在那裡！天啊︱︱她去世了︱︱﹂

帕林離開窗戶，堅定地朝被魔法鎖緊的大門走去。

達拉馬連忙追上他，扭住他的手臂。﹁馬哲理，你這是瘋了︱︱﹂

帕林甩開他。﹁我要出去。我得找到她。﹂

﹁不，帕林。﹂達拉馬攔在他身前，緊抓住他，手指掐進帕林的手臂。﹁你不要去找她。相信我，馬哲理。她不是羅拉娜。她不會是你所認識的羅拉娜。她會︱︱會變成像其他人那樣。﹂

﹁我父親就沒有！﹂帕林氣憤地反駁，掙扎著想擺脫他。誰能想到一個瘦骨嶙峋的精靈會這麼有力氣？﹁他曾設法警告我︱︱﹂

﹁他一開始沒有變，﹂達拉馬說。﹁但現在他變了。他沒有辦法。我知道。我曾利用它們。它們為我服務很多年了。﹂

他停下來，仍緊緊抓住帕林，警覺地盯著他。

帕林甩開達拉馬的手。﹁放開我。我哪裡都不會去。﹂他揉著手臂回到窗前，往外看去。

﹁你確定那是羅拉娜嗎？﹂達拉馬沉默了一會兒之後問道。

﹁我再也不能確定什麼事了。﹂寒意滲透帕林全身。他悶悶不樂，滿心沮喪。﹁被你恐嚇︱︱﹂

﹁︱︱我們來錯了地方。﹂一個大聲的尖嗓門在黑暗中傷心地叫著。﹁妳不是要來這裡，金月。相信我。我知道大法師之塔，不是這個塔。﹂

﹁我來找法師達拉馬！﹂另一個聲音喊。﹁如果他在，請他開門讓我進去。﹂

﹁我不知道怎麼會這樣，也不知道為什麼，﹂帕林望向窗外，大吃一驚。﹁但這是泰索何夫，他跟金月在一起。﹂

﹁在另一邊的路上，從聲音聽來是。﹂達拉馬邊說邊解開門上的魔法。

泰索何夫繼續爭辯說這是另一座塔。金月要找的是達拉馬的塔，那座在帕蘭薩斯的大法師之塔，而她應該知道這裡顯然不是帕蘭薩斯。所以，她找到的是另一座塔。

﹁妳在這裡不會找到任何人。﹂泰索何夫的聲音開始顯得絕望，﹁妳不會找到達拉馬，也不會找到帕林。沒理由認為帕林會在這裡。﹂他慌忙加上最後一句。﹁我已經好久沒見過帕林了，從碧雷進攻光明城堡後就沒再見過他。那時他往東跑，我往西跑。他還拿著時光旅行裝置，只是他把它丟了。他把裝置的零件朝龍人猛丟。裝置沒了，壞了。沒有跡象說明它在哪裡，所以也別找了，因為找不到︱︱﹂

﹁達拉馬，﹂金月的聲音傳來。﹁請讓我進去！﹂

﹁我一直跟妳說，﹂泰索何夫爭辯著，﹁達拉馬不在︱︱哦，嗨，達拉馬。﹂坎德人竭力想讓自己看起來像是大吃一驚的樣子。﹁你在這個陌生的塔裡做什麼呀？﹂泰索何夫使了幾次眼色，又動了動頭示意他注意金月。

﹁歡迎，金月，米莎凱的牧師。﹂達拉馬親切地喚著她從前的頭銜。﹁您的大駕光臨讓我感覺非常榮幸。﹂

達拉馬一邊以精靈的禮節將她領進屋裡，一邊悄聲指示帕林。﹁馬哲理！別讓那個坎德人跑了！﹂

帕林一把拉住正想轉身溜掉的泰斯。帕林正打算把他拖進塔裡時，非常吃驚地發現一名侏儒也正站在門口。侏儒把手插進口袋，正在四處張望。從他的表情看來，他顯然不怎麼喜歡自己看到的東西。

﹁呃？﹂帕林盯著侏儒。﹁你是誰？﹂

﹁簡稱謎琢。我是跟她一起來的。﹂侏儒伸出一根髒兮兮的手指指著金月。﹁她偷了我的潛水艇。值一大筆錢的潛水艇。那麼該由誰來付帳？這就是我要弄清楚的。你會付錢吧？這是讓我們待在這裡的理由嗎？﹂

謎琢握起小拳頭。﹁我要的是冰涼硬實的鋼幣，不要法師的把戲。不要蝙蝠眼睛。﹂侏儒輕蔑地說道。﹁這種東西我們已經有滿滿一個地下室了。一旦你不需要滾珠軸承時，它們還能有什麼用？﹂

帕林拉緊泰索何夫的衣領，把又踢又蹬、扭來扭去的坎德人拉過了門檻。謎琢自己跟了進來，他的小眼睛飛快地轉著，瞧著每一樣東西，又一件件摸過，然後馬上就打消自己的顧慮。

金月對達拉馬的歡迎辭毫無反應。她也沒有看著他或是帕林，而是打量著塔裡。她盯著通往黑暗的螺旋樓梯，她掃視著他們所在的房間。她看著看著，眼睛瞪大了。她那已經非常蒼白的臉變得死灰。

﹁我感覺到的是什麼？﹂她問著，低弱的聲音裡滿是恐懼。﹁誰在這裡？﹂

達拉馬立刻給了帕林一個﹁我早這麼告訴過你﹂的眼神。他大聲回答說。﹁就只有帕林‧馬哲理和我待在這裡，牧師。﹂

金月看著帕林，彷彿不認識他。她的目光幾乎是立刻就移到他周圍，越過他身旁，掠過他頭頂。

﹁不，﹂她輕聲說。﹁還有別的人在。我是來這裡見某個人的。﹂

達拉馬漆黑的眼眸閃過一瞬光芒。他瞥了帕林一眼，沒讓他宣佈驚人的真相。

﹁你要見的人還沒到。您要在我的圖書室等一會兒嗎，牧師？那個房間很暖和，還有加了香料的酒和麵包。﹂

﹁吃的？﹂侏儒精神一振，但馬上又變得陰沉。﹁不會是蝙蝠腦吧？還是猴子的腳趾？我不吃法師的食物，會有礙消化。黑肉皮和焦豆茶就還不錯。﹂

﹁很高興再次見到你，帕林，還有你也是，達拉馬。﹂泰索何夫邊說邊在帕林的手裡掙扎。﹁我希望我能留下來吃飯，因為猴子的腳趾聽起來挺美味的，但我得馬上去︱︱﹂

﹁我一會就帶您去圖書室，牧師。﹂達拉馬說。﹁不過我得先安頓別的客人。恕我失陪︱︱﹂

金月看來沒在聽他說話。她繼續打量著塔裡的各個角落，搜索著什麼東西或什麼人。那樣子看起來真讓人緊張。

達拉馬悄悄走到帕林身邊，拉了拉他的袖子。﹁關於泰斯︱︱﹂

﹁關於我什麼？﹂泰斯問道，對達拉馬起了疑心。

﹁你想起米娜對你說的話了嗎，馬哲理？關於裝置的那番話？﹂

﹁誰說的？﹂泰斯追問。﹁說什麼？什麼裝置？﹂

﹁是的，﹂帕林回答。﹁我記得。﹂

﹁把他和侏儒帶到北翼的學生宿舍去。走廊上的第一間就可以。那個房間沒有壁爐。﹂達拉馬特別強調道。﹁搜坎德人的身。如果找到裝置，請發發慈悲把它收好吧！別把它的零件到處丟了。哦，你可能得躲在屋子的那一側。我們的客人不該在這裡找到你。﹂

﹁為什麼要那麼神秘兮兮的？﹂帕林被達拉馬得意的調調弄得有些惱火。﹁為什麼不直接告訴金月那個要來見她的人是她的養女米娜？﹂

﹁你們人類，﹂達拉馬不屑地反駁。﹁總是那麼不假思索就把知道的東西說出口。精靈們早就瞭解秘密的力量。我們早就明白保守秘密的價值。﹂

﹁但你指望能得到什麼︱︱﹂

達拉馬聳聳肩。﹁不知道。也許能得到什麼，也許什麼都得不到。你告訴我說這兩人曾經非常親近。突然相見時的震驚，突然認出對方時的震驚會洩露很多事。人們會在這種環境下說出本來沒打算說出來的事情，尤其是人類，他們總是那麼容易被反覆無常的情緒所影響。﹂

帕林的表情變冷了。﹁我要在場。金月或許看起來很年輕，但這只是外表。你說起來雖然輕鬆，讓她看到曾那麼心愛的孩子變成那樣，這種驚嚇卻可能會是致命的。﹂

達拉馬搖搖頭。﹁太危險了︱︱﹂

﹁你可以安排。﹂帕林堅持。﹁我知道你有辦法。﹂

達拉馬猶豫著，接著不情願地開了口。﹁好吧！如果你堅持的話。但你得負全責。記住，這個米娜能看到躲在牆後面的你。如果你被發現了，我也沒辦法救你。﹂

﹁我也不指望你會救我。﹂帕林爽快地回應。

﹁你一把這兩個傢伙鎖好就到圖書室來找我們。﹂達拉馬指了指坎德人和侏儒。

闇精靈轉身離開，又停下腳步回頭。﹁馬哲理，你應該已經知道那個侏儒的重要性了吧？﹂

﹁侏儒？﹂帕林重複著。﹁不。什麼︱︱﹂

﹁想想你叔叔的故事。﹂達拉馬的聲音變得生硬。

他回到金月身旁，領著她走上旋梯。他表現得親切又迷人，只要有必要他就可以這樣。金月跟著他走，就像一個夢遊中的人，對自己所在的地方和要去的地方完全不在意。那具年輕美麗的肉體往前走著，帶著她往樓上去。

﹁侏儒的重要性。﹂帕林嫌惡地重複著。﹁侏儒︱︱我叔叔的故事︱︱他是什麼意思？總那麼該死的神秘︱︱﹂

帕林一邊嘀咕一邊把掙扎的泰索何夫拉上樓梯。他根本不理會坎德人的爭辯、藉口和謊話，雖然其中有一些非常有創意。帕林的注意力落在那個小個子侏儒身上，後者正跟在一旁吃力地往樓上爬，一路抱怨著腿痛，同時大肆吹噓侏儒拋射器的好處。

帕林想不出這個侏儒到底有什麼重要，除非達拉馬打算要裝個侏儒拋射器。

他把兩人帶到達拉馬所說的房間，拉開泰斯緊扣門框的手指，把他整個人推了進去。侏儒笨手笨腳地跟了進來，一邊說著這座塔違反許多建築規範，一邊問著關於房屋年檢的問題。帕林施了個法術鎖上門，把兩位不情願的客人關在屋裡，接著轉身面對泰索何夫。

﹁現在，關於時光旅行裝置︱︱﹂

﹁我沒有拿它，帕林。﹂泰斯飛快地說。﹁我以我觸陷阱舅舅的鬍子起誓。你已經把所有的零件都拿去丟龍人了。你自己知道的。零件都散落在樹籬迷宮︱︱﹂

﹁啊！﹂侏儒大叫一聲，走到角落裡，難過地把頭靠到牆上。

泰斯不顧一切地繼續說著。﹁裝置的零件跟死龍人的碎塊一起在樹籬迷宮散得到處是。﹂

﹁泰斯，﹂帕林嚴厲地打斷了他的話，知道時間不多，想要快點解決這件事。﹁你拿著裝置。它回到你手上。它一定會回到你手上，哪怕是變成一堆碎片。我以為我已經毀了它，但裝置不會被毀掉，也不會被弄丟。﹂

﹁帕林，我︱︱﹂泰斯開了口，他的嘴唇在顫抖。

帕林讓自己硬下心腸，準備聽到更多的謊話。﹁什麼事，泰斯？﹂

﹁帕林︱︱我看到我自己了！﹂泰斯的話脫口而出。

﹁泰斯，真是︱︱﹂

﹁我已經死了，帕林！﹂泰斯小聲地說。他平常紅通通的臉蛋變得慘白。﹁我已經死了，但我︱︱我不喜歡這樣！那裡太討厭了，帕林。我冷冰冰的，冷斃了。我迷了路，又被嚇壞了。但我從來沒迷路過，也從來沒被嚇壞過。不管怎樣，至少不像那個樣子。﹂

﹁別讓我回去送死，帕林。﹂泰斯哀求著，﹁別把我變成一個︱︱一個死掉的東西！求求你，帕林。答應我你不會那麼做！﹂泰索何夫緊緊地抓著他。﹁答應我！﹂

帕林從來沒見過坎德人那麼難過，這讓他差點掉下淚來。他困惑地呆站著，不知所措，只能茫然地撫著泰斯的頭髮想要安慰他。

我能怎麼辦？帕林無奈地自問。泰索何夫一定得回去送死，我對此別無選擇。坎德人一定得回到他自己的時代，在渾沌巨人的腳下死去。我不能答應他的請求。無論我有多希望能答應他。

讓帕林困惑的是，泰索何夫竟看到自己的鬼魂。帕林本以為這是個謊言，是坎德人想分散他對裝置的注意力。雖然他知道泰斯在說謊時從不猶豫︱︱不論是出於興趣，還是純粹為了好玩︱︱帕林還是相信這些話是真的。他在坎德人眼中看到了恐懼，這是很不尋常的事，而這也讓帕林的心都糾緊了。

這至少回答了一個一直困擾著他的問題：泰索何夫是真的死了，還是這些年來他只是在這個世上四處遊蕩？泰斯看見自己鬼魂的事實最後驗證了答案。泰索何夫‧柏伏特在對抗渾沌之神的最後一戰中已經死了。他死了。或者說至少他應該是死了。

侏儒從角落裡走過來，戳了戳帕林的胸前。﹁剛才不是有人說到吃的嗎？﹂

這個侏儒的重要性。這個煩人的侏儒有什麼重要的？

帕林掙脫泰斯緊握著的手，在他面前單膝跪下。﹁看著我，泰斯。﹂他說。﹁對，就是這樣。看著我，聽我說。我不明白出了什麼事。我不明白這個世界怎麼了，達拉馬也不明白。但我知道一件事。我們要找出事情是哪裡出了錯的唯一辦法，也許就得看你是不是對我們說實話。﹂

﹁如果我說實話，﹂泰斯邊說邊擦掉眼淚。﹁你還是會送我回去嗎？﹂

﹁恐怕我不得不這麼做，泰斯。﹂帕林不情願地回答道。﹁你一定要明白，我並不想這麼做。我願意做任何事或放棄任何東西，讓你可以不用回去。你已經看到那些死靈了，泰斯。你親眼看到它們有多絕望多淒慘。它們不該留在這個世界。有什麼東西或什麼人把它們困在這裡。﹂

﹁你是說我不該在這裡？﹂泰斯問。﹁不是活著的我。那個死了的我不該在這裡？﹂

﹁我不確定，泰斯。沒人知道。但我想不該是這樣。你不記得克麗珊娜女士常常說的話︱︱死亡不是結束，而是一個全新生命的開始？我們將回到那些從前離世的所愛的人身邊，我們會聚在一起，會有新的朋友︱︱﹂

﹁我一直以為我會跟佛林特在一起，﹂泰斯說，﹁我知道他想我。﹂他沉默了一會兒，接著他說。﹁那麼︱︱如果你覺得這個有用︱︱﹂

他解開包包，帕林還沒來得及阻止他，他就把袋子倒了過來，把裡面的東西全倒在地上。

在鳥蛋、雞毛、墨水瓶、果醬罐、蘋果核，和一根看來像是義肢上的鉚釘的這堆東西裡，時光旅行裝置的齒輪、珠寶、輪軸和鍊條在燭光下閃閃發光。

﹁哇，這是什麼？﹂侏儒蹲下身，開始把這堆東西分類。﹁齒輪、零件、這個東西、那個玩意兒。這是專門用具。﹂他最後說了一句，瞥了泰斯和帕林一眼，看他們是不是很欽佩。﹁外行人是不會懂的。我不確定這是什麼。﹂他把零件一個個攏在一起，一個個瞧著。﹁不過這個看起來沒裝好。提醒你們，這不是猜測。這是專家的意見。﹂

侏儒用袍子收起零件放到桌上。他掏出那把連螺絲起子都有的了不起的小刀，坐下來開始工作。

﹁你，那邊的先生。﹂他朝帕林揮著手。﹁給我們弄點午飯來。三明治、一壺焦豆茶︱︱能多濃有多濃。要熬上一整夜了。﹂

於是，帕林理所當然地想起裝置的事。他明白了侏儒的重要性。

顯然，泰索何夫也是。他正愁眉苦臉地盯著謎琢，一臉無奈。

﹁你去哪裡了，馬哲理？﹂達拉馬看到帕林走進圖書室時問道。闇精靈非常地緊張不安，顯然之前在屋裡踱來踱去了好一陣子。﹁你去太久了！你找到裝置了嗎？﹂

﹁是的，那個侏儒也是。﹂帕林緊盯著達拉馬。﹁他到這裡來︱︱﹂

﹁完成命運的輪迴。﹂達拉馬把話說完。

帕林搖搖頭，不肯相信。他看了看屋裡。﹁金月呢？﹂

﹁她要我帶她去舊研究室。她說她知道會面將在那裡進行。﹂

﹁研究室？那裡安全嗎？﹂

達拉馬聳聳肩。﹁除非她怕灰塵。那是我能看到的唯一危險。﹂

﹁那裡一度是神秘和權力的密室，如今覆滿灰塵，被兩個無能虛弱的老頭當成了避難所。﹂帕林的話帶著辛酸。

﹁是在說你吧！﹂達拉馬把手搭到帕林的手上。﹁小聲點，米娜在這裡。我們得走了。帶上燈。﹂

﹁在這裡？但怎麼︱︱﹂

﹁顯然她能自由進出我的塔。﹂

﹁你不去跟他們一起？﹂

﹁不，﹂達拉馬簡單地回答道，﹁我被要求離開去處理自己的事。你來不來？﹂他不耐煩地追問。﹁沒什麼可做的了，不論是我還是你。金月就自己一個人。﹂

帕林仍有些猶豫，但接著想到自己盯著達拉馬，就是給金月幫了最大的忙。﹁我們去哪裡？﹂

﹁從這裡穿過去。﹂達拉馬在帕林打算繼續往樓下走時叫住了他。

達拉馬轉過身，將手貼在牆上唸出一句咒語。石牆上開始亮出一個淡淡的符文記號。達拉馬把手按在符文上，接著，一面牆滑開，出現一個樓梯口。就在他們進去時，聽到一個沉重的腳步聲在塔裡迴響。他們猜想那是牛頭人。門在他們身後合上，將腳步聲關在門外。

﹁這樓梯通到哪裡？﹂帕林低聲問著，舉起燈照亮樓梯。

﹁活物之間。﹂達拉馬回答。﹁把燈給我。我走前面，我知道路。﹂他飛快地走下樓梯，長袍在腳踝處飄動不停。

﹁我不信還有﹃活物﹄能活著。﹂帕林的臉扭曲了一下，想起曾聽說叔叔做過更多可怕的實驗。

﹁不，他們很早以前就死了，那些可憐的東西。﹂達拉馬停下腳步抬頭看向帕林，漆黑的眼眸映著燈光。﹁但監視室還在。﹂

﹁啊！﹂帕林立即明白了。

雷斯林‧馬哲理還是帕蘭薩斯大法師之塔的主人時，也曾隱居遁世。他很少離開自己的塔，只顧專心提高自身的能力：魔法力、精神力和謀劃的能力。為了瞭解世上當前的事態，尤其是那些會對他有影響的事件，雷斯林用魔法創造了一個觀察世界的視窗。在塔的最底層，他劃出一個池子，朝裡頭灌滿具有魔法的水。往水裡看的人想著一個地點，就能看到聽到那裡發生的事。

﹁你問過坎德人了嗎？﹂在他們一圈圈盤旋著下樓時，達拉馬問道。

﹁問了。裝置在他那裡。他說了些我覺得值得注意的事，達拉馬。﹂帕林伸手扶住精靈的肩膀。﹁泰索何夫看到他自己的鬼魂。﹂

達拉馬轉過身。﹁他真的看到了？﹂精靈對此存疑。﹁不會又是個游泳鳥兒的故事吧？﹂

﹁不是。﹂帕林說。他的眼前再次浮現那一幕：坎德人明亮的眼中流露出驚恐害怕的神色。﹁不是，他說的是真話。他很害怕，達拉馬。我以前從來沒見過泰索何夫這樣。﹂

﹁至少這能證實他是死了。﹂達拉馬突然冒出一句，接著繼續往樓下走。

帕林嘆了口氣。﹁侏儒正在設法修好裝置。這就是你之前那句話的意思，對吧？侏儒的重要性。一個侏儒在上次裝置壞掉時修好了它。是尼修。我叔叔殺了他。﹂

達拉馬一言不發。他跑下樓梯。

﹁聽我說，達拉馬！﹂帕林追得離精靈很近，不得不小心免得踩到他的袍子。﹁那個侏儒怎麼會來這裡？這不是︱︱這不是巧合，對吧？﹂

﹁不，﹂達拉馬喃喃道。﹁不是巧合。﹂

﹁那是什麼？﹂帕林惱怒地追問。

達拉馬再次停下腳步，舉起燈照亮帕林的臉。帕林被燈光刺得連忙往後退開。

﹁你還不明白嗎？﹂達拉馬問著。﹁到現在還不明白？﹂

﹁不明白。﹂帕林生氣地回嘴。﹁而且我也不認為你明白。﹂

﹁不完全明白。﹂達拉馬表示同意。﹁不完全。不過這次會面將會解釋更多事。﹂

他將燈放低，轉身下樓。他沒有再說什麼，帕林也是。他不想再追問只會得到謎一樣的答案的問題，那只會貶低自己的身分。

﹁我沒有繼續在這裡用魔法鎖。﹂達拉馬說。他不耐煩地推開一扇刻著符文的門。﹁那是浪費時間和法術。﹂

﹁顯然你曾自己用過這個房間幾次。﹂帕林得出結論。

﹁哦，沒錯。﹂達拉馬微笑著說。﹁我一直在注意我的朋友們。﹂

他吹熄了燈火。

他們面前的池水就跟他們所在的房間一樣沉寂漆黑。一團藍色的火焰在池水中央燃燒。火焰沒有映出一點光芒，它彷彿是在另一個時空燃燒。一開始帕林除了藍焰在水中的倒影外，什麼都看不到。接著兩團火焰融在一起。火焰突然亮起來，於是他清清楚楚地看到研究室內部，彷彿他就在那裡。

金月站在石桌旁︱︱

## １︱３５唯一真神

金月站在石桌旁，視而不見地盯著幾本擱在桌上的書。她聽到有聲音朝自己接近。那是她所要見的人的聲音，那個死靈召喚她來此相見的人的聲音。

金月發著抖，雙手緊緊環住自己。塔中的刺骨冰寒從不曾被驅散。這裡有的是黑暗、悲傷、無法企及的野心、災難和死亡。她的目的地。她奇異旅程的終點。

達拉馬留給她一盞燈，但它微弱的燈火無法驅散這裡無邊的黑暗。燈光除了陪伴她之外，別無他用。然而，即使如此，她也略為寬慰，因此她留在燈火旁邊。她不後悔讓達拉馬離開。她從來就不喜歡，也不信任那個闇精靈。他突然出現在這個屬於死亡的叢林中只是增加了她的疑心。他利用死者︱︱

﹁但是，﹂金月輕聲自語。﹁我也一樣。﹂

令人震驚的威懾力靠近了。對一個人而言的確是令人震驚。對一個純粹的凡人而言。

金月開始發抖。她曾站在一個神面前，她還記得那種威懾力。但是，這裡有些不對勁︱︱

門開了，被一隻手不耐煩地推開來。

﹁在法師黑壓壓的屋裡我什麼都看不見。﹂說話的是個女孩，這孩子的聲音曾在金月的夢中歌唱。﹁我們需要更亮一點。﹂

光線漸漸變亮。光芒一開始是柔和而溫暖的，像幾打蠟燭的燭光。接著屋裡變得更亮，彷彿柏樹林的樹枝已經分開，塔頂也被拆開，讓陽光直射屋裡。

一個女孩站在門口。她高大健美，身著鍊甲，黑衣黑褲外罩著黑色的戰袍。戰袍上飾有白色的死亡百合，那是黑暗騎士的徽記。她的頭髮像披落的紅色絲緞。金月幾乎認不出她來，但那雙琥珀色的眼睛和那個嗓音讓她渾身打了個冷顫。

又驚懼又驚喜，她抓住桌邊，靠在桌上撐著自己。

﹁米娜？﹂金月不敢相信地顫著聲音問道。

女孩的臉突然散發光芒，彷彿她就是太陽，陽光就是從她身上散出。

﹁您︱︱您好漂亮，媽媽。﹂米娜滿心敬畏地輕聲說著。﹁您看起來就跟我想像的一樣。﹂

女孩跪下雙膝，朝她伸出手來。﹁來，親親我，媽媽。﹂她流著淚哭喊著。﹁像您從前一樣親親我。因為我是米娜。您的米娜。﹂

金月頓時不知所措，她的滿心歡喜被奇異而可怕的恐懼撕裂，除了狂野而痛楚的心跳外，她什麼都感覺不到。她無法將目光從米娜身上移開，於是蹣跚地走到米娜面前，跪了下來。她將哭泣的女孩緊緊擁進懷裡。

﹁米娜。﹂金月一邊輕喚，一邊搖晃著她，就像從前米娜在夜裡哭醒時一樣搖晃著她。﹁米娜。孩子︱︱為什麼妳要離開我們？我們都是這麼的愛妳啊！﹂

米娜抬起滿是淚痕的臉，琥珀色的雙眼閃著淚光。﹁為了對您的愛，我走了，媽媽。我去尋找您那麼不顧一切想要得到的東西。而且我找到了，媽媽！我為您找到它了。﹂

﹁親愛的媽媽，﹂米娜拉起金月冰涼發顫的手，印到自己的唇上。﹁我現在做的和從前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您。﹂

﹁我︱︱不明白，孩子。﹂金月握著米娜的手，但她看著那身黑色的護甲。﹁妳戴著邪惡黑暗的標記︱︱妳去了哪裡？到過哪裡？妳出了什麼事？﹂

米娜大笑出聲。她的眼中閃著快樂和興奮的神情。﹁我去過和到過哪裡都不重要。一路上我遇到的事，那才是您一定要聽的。﹂

﹁您還記得嗎？媽媽，您常常告訴我的那些故事？您怎麼走入黑暗去尋找眾神的故事？您如何找到神祇，並為世上的人們帶回對神祇的信仰的故事？﹂

﹁記得。﹂金月回答，但這字句像是一聲輕嘆，而不像是說出來的。她不再因興奮而顫抖，而是開始不寒而慄。

﹁您告訴過我眾神離開了，媽媽。﹂米娜說著，眼睛就像一個要給人驚喜的孩子般閃閃發亮。﹁您告訴過我因為眾神離開了，所以我們不得不依賴自己在世上找到出路。但我不相信這個故事，媽媽。﹂

﹁哦，﹂米娜將手摀到金月嘴上，不讓金月打斷她說話。﹁我不是認為您對我說謊。您想錯了，只是這樣。您看，我更清楚這是怎麼回事。我知道還有一個神，因為在我很小的時候，在沉船後我被獨自拋進海裡時，我聽到了神的聲音。您是在海邊發現我的，您還記得嗎？媽媽。但您從來不知道我是怎麼到那裡的，因為我發過誓我不會告訴任何人。別人都淹死了，但我卻得救了。神保護著我，支撐著我，在我害怕孤獨和黑暗時，神對我唱歌。﹂

﹁您說眾神都離開了，但我知道您錯了。所以我做了您曾做過的事。我去尋找神，把神帶回您身邊。而且我做到了，媽媽。﹂米娜為自己的成就高興又自豪地紅了臉，琥珀色的雙眼散出光華。﹁風暴帶來了奇蹟，那就是唯一真神的神蹟，您變得年輕美麗的奇蹟。這是唯一真神的神蹟，媽媽。﹂

﹁這是妳要求的。﹂金月喊著抬起手觸摸自己的臉龐，這張臉在她看來一直是那麼陌生。﹁這不是我。這是妳對我的想像︱︱﹂

﹁當然，媽媽。﹂米娜高興地笑起來。﹁您不高興嗎？我還有很多讓您高興的話要告訴您。憑唯一真神的力量，我將醫療的能力帶回世上。靠著神的祝福，我弄垮了西瓦那斯提精靈的魔法屏障，殺掉那個背信棄義的湛青‧血暴。另一頭壞透了的綠龍碧雷，也死在唯一真神的神力下。那個腐化敗壞、沒有信仰的精靈國家也被摧毀了。精靈們將在死亡中得到救贖。死亡將把他們領向唯一真神。﹂

﹁天啊，孩子！﹂金月倒吸一口氣。她甩開米娜緊握著自己的手，驚恐不安地盯著米娜。﹁我在這雙手上看到了鮮血。數以千計生命的鮮血！妳找到的神是個恐怖的神。一個黑暗和邪惡的神！﹂

﹁唯一真神告訴過我您會這麼想的，媽媽。﹂米娜耐心地說著，﹁當其他神都離開而您被獨自留下，您會又生氣又害怕。因為您被背叛了。﹂米娜的聲音變得生硬無情。﹁那些您被誤導而寄予信任的眾神害怕地逃跑了︱︱﹂

﹁不！﹂金月搖晃不穩地站起身。她向後退去，遠離米娜，伸出一隻手護著自己。﹁不，孩子，我不相信。我不要聽妳說的。﹂

米娜逼上前來，抓住金月的手。﹁您得聽，媽媽。您一定得聽才能明白。眾神因害怕渾沌之神而逃跑了。所有的神都離開了，除了一個神。唯一一個對祂幫忙創造出來的子民保持忠實的神。唯一一個有勇氣面對萬有全無之父的神。那場戰鬥使祂變得虛弱，祂虛弱得無法在世間彰顯自己的存在，虛弱得無法擊敗那些想篡位的陌生巨龍。但儘管祂無法跟自己的子民在一起，祂賜予他們力量幫助他們。他們把那種力量稱為野魔法。您所知道的治療的能力被稱為心之力量︱︱那些都是祂所賜予您的禮物。﹂

﹁這是祂的象徵。﹂米娜指向守護著通道的五頭龍。

金月顫慄不已地轉過身。黑暗而毫無生氣的五個龍頭開始漸漸亮出怪異的光芒，紅色、藍色、綠色、白色、黑色。

她發出一聲呻吟，移開了視線。

﹁媽媽，﹂米娜溫柔地責備道。﹁唯一真神不要求您感謝祂以往的賜予。此外，祂還將有更多的賞賜給予將來相信祂的人。但祂要求侍奉，媽媽。祂要您侍奉祂、敬愛祂，就像祂幫助您、愛您一樣。請侍奉祂吧，媽媽。跪下來虔誠地祈禱，感謝唯一真神的賜予。唯一一個忠於祂的造物的神祇。﹂

﹁不！我不相信妳告訴我的話！﹂金月嘴唇僵住了，幾乎無法說話。﹁妳被騙了，孩子。我認識這個唯一神。我認識祂很久了。我瞭解祂的把戲、祂的謊言和詭計。﹂

金月回身看向五頭龍，它可怕的光芒有增無減，因為沒有其他對抗的力量能遮蔽它的光芒。

﹁我不相信禰的謊言，塔克西絲！﹂金月挑戰似的大聲喊道。﹁我絕不會相信尊敬的帕拉丁和米莎凱會任由我們聽禰擺佈！禰就是禰一直以來的那個模樣︱︱邪惡的神祇，要的不是侍奉者而是奴隸。我絕不會服從禰。我絕不會侍奉禰。﹂

火光自五頭龍眼中激射而出。火光白熱刺眼，金月被灼人的熱浪逼退，身體不停地畏縮著、顫抖著。她的力量消退了，癱倒在地，雙手痙攣不止，皮膚緊縮。她的手臂變得細瘦，泛出歲月的斑痕。她的臉龐皺縮，美麗的銀亮金髮變得雪白乾枯。她變成一個老婦，脈搏微弱，心跳遲緩。

﹁看，媽媽。﹂米娜又難過又害怕地說。﹁看到如果您繼續違逆唯一真神會發生什麼事了嗎？﹂

米娜跪在金月身旁，牽起老婦人抽搐的雙手，再次將它們印上自己的唇。﹁求求您，媽媽。我可以讓您再次變得年輕。我可以將您的美貌帶回來。您可以又一次獲得新生。您可以跟我一起走，我們一起以唯一真神之名統治世界。您所要做的只是謙卑地向唯一真神請求祂的恩賜，然後就可以得到一切。﹂

金月閉上雙眼。她的嘴唇不再動彈了。

米娜彎下身，靠得更近。﹁媽媽，﹂她懇求著，聽起來非常害怕。﹁媽媽，如果不是為您自己，就為了我這麼做吧！為了對我的愛這麼做吧！﹂

﹁我祈禱，﹂金月說，﹁我向帕拉丁和米莎凱祈禱，懇求祂們原諒我的缺乏信心。我本來應該知道真相。﹂她輕柔地說著，一字一句隨著淺弱的呼吸漸漸變得柔細。﹁我祈禱帕拉丁會聽到我的話，祂會來︱︱為了對米娜的愛︱︱為了對所有人的愛︱︱﹂

金月無力地癱軟，毫無生氣地倒在地上。

﹁媽媽，﹂米娜像一個迷路的孩子般茫然不知所措。﹁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您︱︱﹂

## 終章

那一晚，阿班尼西亞北部一個名為觀豚的海港城市中，一艘船啓程穿過斯克西海峽。船上只有一名乘客，只有船長才知道這乘客的身分。這位客人在夜裡上船，裹著厚重的斗篷，戴著兜帽，什麼行李都沒拿，只帶了一匹馬。那匹馬眼神狂野，脾氣暴躁，現在正關在下層甲板特製的馬圈裡。

神秘客人顯然是個很有手腕的人，因為他特別雇用了鷗翼號，並為他的馬額外付費。水手們對客人的身分非常好奇，因此頗羨慕船上的侍者，因為只有他才被允許送晚餐去給客人。他們都著急地等著那個男孩回來告訴他們自己聽到的事。

侍者敲著門。沒有人回應。繼續敲了一會兒後，他不安地想打開鎖。就在這時，門開了。

一個瘦高的男人裹著斗篷站在舷窗邊，眺望著波光瀲灩的廣漠海水。他沒有轉過身，甚至在侍者幾次提醒他可以用餐了之後都沒有動彈。侍者聳了聳肩，準備告退，而神秘客人卻在這時開了口。他說的是通用語，但有很重的口音。他的嗓音因不耐煩而顫抖著。

﹁告訴船長我要船開快一點。你聽到了嗎？我們得快一點。﹂

在牠的山中洞穴裡，被自己所解決掉的巨龍頭骨包圍著，紅龍王瑪烈赤斯夢到了潮水，黑黑的潮水淹沒了牠的腿、腹、碩大的尾巴。潮水漫過牠的頭、嘴巴、鼻子。牠無法呼吸。牠掙扎著想離開水面，但腿卻被釘得死死的。牠無法動彈。牠的肺在燃燒，眼前直冒金星。牠想吸口氣，於是張開了嘴。潮水灌進牠嘴裡，牠就快淹死了︱︱

瑪烈赤斯驟然驚醒，惱怒不安地張望著四周。牠不過是做了個夢，而牠以前從來沒做過夢。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一個夢會困擾牠的睡眠。牠在夢裡聽到了聲音，嘲笑的、煽動的聲音。牠還能聽到它們。聲音是從圖騰大廳傳來的，那是一首關於沉睡的歌。﹃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瑪烈赤斯揚起巨大的頭顱，緊緊盯著頭骨圖騰。藍龍的雪白頭骨堆在銀龍的頭骨上。紅龍的堆疊在黃金龍上面。

在所有龍頭那空洞的眼窩裡，有眼睛，有活生生的眼睛在回瞪著瑪烈赤斯。

﹃睡吧，永遠墜入夢的芬芳。﹄

大法師之塔裡，加爾達在等著米娜，但她沒有回來。最後，因為擔心她，也因為不相信這座塔和住在這裡的法師，他動身去找她。

他在舊研究室裡找到了她。

米娜蜷縮著坐在地上，一旁是個很老很老的婦人。加爾達走過去跟她說話。米娜沒有抬起頭。加爾達彎下身，看到那個老婦人已經死了。

加爾達扶起米娜，用他強壯的右臂擁著她，把她帶出了房間。

五頭龍的光芒漸漸暗淡。

研究室再次被黑暗吞沒。

# 《靈魂之戰三．逝月之巨龍》瑪格麗特．魏絲、崔西．西克曼

## １︱１失落的靈魂

在昔日身處帕蘭薩斯，如今位於耐德蘭的大法師之塔的地牢裡，偉大的法師雷斯林‧馬哲理曾用魔法創造出一個監視池。只要朝池裡看一眼，就能把握世上萬物運轉的脈絡；有時他還會依照自己的喜好來影響這些事物的進行。儘管雷斯林‧馬哲理已經死去多年，但他的監視池仍被人使用。從夏拉非那裡繼承了大法師之塔的黑袍達拉馬維持著監視池的運行。如今高塔被死靈河川所包圍，而塔裡的達拉馬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囚犯。他經常藉助監視池，讓自己的心智得以拜訪那些他的肉體無法涉足之地。

現在，帕林‧馬哲理正站在池邊，注視著一泓靜水中毫不動搖的藍色火焰。這團火焰也是大廳裡唯一的亮光。達拉馬站在帕林身邊，眼睛也緊緊地盯住同一團火焰。儘管兩位法師能看見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事態進展，他們的目光卻都注視著近在身邊的一幕。這一幕就發生在他們腳下的高塔裡，在它的頂樓上。

光明城堡的金月和黑夜之主、奈拉卡黑暗騎士的首領米娜，將要在曾屬於雷斯林‧馬哲理的研究室裡相會。金月已經來到這個奇怪的會面地點。研究室裡又冷又黑，暗影幢幢。達拉馬給她留了一盞提燈，但它只能發出微弱的光亮，反而更加襯托出黑暗的濃重。這片黑暗永遠無法被照亮，哪怕是克萊恩大陸上的每一盞提燈和每一根蠟燭齊放光明，也對它無能為力。黑暗是這座可怕高塔的靈魂，而它的心臟則在這個大廳裡跳動。在過去，這裡曾見證過一幕幕痛苦和折磨的死亡景象。

在這個大廳裡，雷斯林‧馬哲理曾經企圖扮演神的角色來創造眾生，結果卻遭到徹底的失敗，反而給世界帶來了被稱為活物的生靈。這些形態令人噁心、走路搖搖晃晃的東西就在兩名法師現在所處的房間裡過完可悲的一生。在這個大廳裡，藍龍女士奇蒂拉死於非命，她的死亡與她的一生同樣血腥慘烈。在這裡屹立著通往無底深淵的時空通道，這是一條連接凡人國度和死者國度的通道，然而它在很久以前就被截斷了，如今已經成為老鼠和蜘蛛的樂園。

金月知道這個房間的黑暗歷史。帕林望著她的身形在池中閃爍，心想她一定在思忖這些往事。她站在研究室裡，緊抱雙臂。她在顫抖，並非因為寒冷，而是出於恐懼。帕林很為她感到擔心。從認識她開始，帕林不曾見她如此害怕過。

也許這要怪金月的靈魂寄住在一個奇怪軀體內。她已經活了超過九十個年頭，身軀應該像一個老婦人那樣。雖然就她的年紀來說，她算是強健硬朗的，但她的皮膚已經被時光寫下印痕，背開始微駝，手指變得粗糙，但摸起來依舊柔軟。她在原先的身體裡過得很自在。歲月曾給她帶來愛的喜悅與新生的歡欣，也曾給她帶來愛的悲傷和死別的哀痛。她不害怕歲月的流逝，也不顧影自憐。那個身體已經在風暴之夜中被人奪走，換來另一個身體，一個既年輕美貌又健康強健的身體。只有一雙湛藍的眼睛屬於帕林認識了一輩子的那個女人。

她是對的，他心想。這個身體不屬於她。它是借來的漂亮衣裳，卻一點也不合身。

﹁我應該去陪著她。﹂帕林嘟囔著說。他開始沿著池邊煩躁不安地來回踱步。在這個陰冷黑暗的石頭大廳裡，唯一亮光是池中燃燒的、從不顫動的火焰，但它的光亮微不足道，也無法帶來暖意。﹁金月看起來很強健，但實際並非如此。也許她的身體是雙十年華的年紀，但她的心卻屬於一個九十多歲的老婦。再次看到米娜所帶給她的震撼，也許會奪去她的性命，尤其是看到米娜現在這個模樣。﹂

﹁果真如此的話，那麼看到你被黑暗騎士砍頭的震撼，也不會給她帶來多大好處。﹂達拉馬尖刻地反駁道。﹁如果你現在跑到那裡去，她就會看到這一幕。我的塔已經被士兵包圍。至少有三十個人在那裡。﹂

﹁我不認為他們會殺了我。﹂帕林說。

﹁不會？那他們會幹什麼？叫你站到牆角面壁思過，深刻反省一下自己是個多壞的孩子？﹂達拉馬嘲笑地說。

﹁說到牆角，﹂他突然加了這麼一句，連聲調都變了。﹁你看到了嗎？﹂

﹁看到什麼？﹂帕林伸長脖子，警覺地到處張望。

﹁不是這裡，是那裡！﹂達拉馬指向池裡。﹁看守時空通道的龍，眼裡亮光一閃。﹂

﹁我只看到灰塵，﹂帕林凝視了片刻之後說。﹁還有蜘蛛網和老鼠屎。你在幻想。﹂

﹁是嗎？﹂達拉馬問。他的刻薄腔調已經軟化下去，變得異於尋常的憂鬱。﹁我感到納悶。﹂

﹁你納悶什麼？﹂

﹁很多事情。﹂達拉馬說。

帕林緊盯著闇精靈，但他無法從達拉馬瘦削凹陷的臉上，讀出潛藏在那對黑眸下的絲毫思緒。達拉馬被裹在黑袍裡，看起來幾乎和大廳裡的黑暗融為一體。只有那雙有著細巧十指的手能被人看見，而它們似乎也缺乏一個形體。這位長命的精靈理應正值壯年，然而他的身形卻被烈火般的野心和隨之而來的鬱鬱不得志，弄得更像是個年老的精靈。

我不該這樣評論別人。在他眼裡我又是個什麼形象？帕林不禁自問。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男子，臉上氣色灰暗，形容枯槁；一頭灰髮已然稀疏。我的眼裡飽含著對自己份內所應得之物不翼而飛的苦澀。

叔叔創造出來的神奇魔法就在我伸手可及之處，而除了辜負每個對我有所寄望的人，包括我自己之外，我又做了些什麼？金月只是最近的一個例子罷了。我應該跟她在一起的。一個像我父親那樣的英雄會與她同在，不管這種舉動是否會犧牲他的自由或生命。然而，我卻待在這裡，躲在這座塔的地下室裡。

﹁你別走來走去了，好不好？﹂達拉馬煩躁地說。﹁你會掉到池子裡去的。看那裡。﹂他激動地指向水中。﹁米娜來了。﹂達拉馬摩挲著他的纖細手掌。﹁我們會看到和聽到一些對我們有利的事情。﹂

帕林在池邊停下腳步，猶疑著不知該如何是好。如果馬上從魔法走廊裡穿過去，也許他還能及時趕到金月身邊去保護她。但他就是無法挪動身子；相反地，一種可怕的癡迷讓他緊盯住池水。

﹁在法師黑壓壓的屋裡我什麼都看不見。﹂米娜正在大聲說道。﹁我們需要更亮一點。﹂

大廳裡的光線變得明亮起來，明亮得讓習慣黑暗的眼睛感到目眩。

﹁我不知道米娜是個法師。﹂帕林說著用手擋著光。

﹁她不是。﹂達拉馬簡短地說。他向帕林投以奇怪的一瞥。﹁這難道不能告訴你什麼嗎？﹂

帕林沒理會這個問題，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她們的對話上。

﹁您︱︱您好漂亮，媽媽。﹂米娜滿心敬畏地輕聲說著。﹁您看起來就跟我想像的一樣。﹂

女孩跪下雙膝，朝金月伸出手來。﹁來，親視我，媽媽。﹂她流著淚哭喊著。﹁像您從前一樣親親我。因為我是米娜。您的米娜。﹂

﹁有好多年真的是那樣。﹂帕林嘟囔著說。他憂傷而關切地望著金月步履蹣跚地走到養女面前，將她擁入懷中。﹁那時金月發現米娜被沖到岸上。人們猜想她是某場可怕船難的倖存者，但並沒有發現船隻殘骸和屍體，或者其他活下來的人。他們把她帶到城堡的孤兒院裡。米娜聰明、大膽、無所畏懼，她迷住所有的人，包括金月在內。金月打從心裡關心這個孩子。然後，在米娜十四歲的某一天，她離開了。我們搜索過，但找不到她，也沒人知道她為什麼要離開，因為她看起來是那麼快樂。於是，金月的心碎了。﹂

﹁當然，金月發現了她，﹂達拉馬說。﹁她注定要找到她。﹂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帕林瞥向達拉馬，但精靈的表情神秘莫測。

達拉馬聳聳肩，一言不發地將目光移回黑暗的池水中。

﹁米娜！﹂金月小聲呼喚著養女，搖晃她的身軀。﹁米娜。孩子︱︱為什麼妳要離開我們？我們都是這麼的愛妳啊！﹂

﹁為了對您的愛，我走了，媽媽。我去尋找您那麼不顧一切想要得到的東西。而且我找到了，媽媽！我為您找到它了。﹂

﹁親愛的媽媽。﹂米娜拉起金月的手，把它們印到自己唇上。﹁我現在做的和從前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您。﹂

﹁我︱︱不明白，孩子。﹂金月遲疑著說。﹁妳戴著邪惡黑暗的標記︱︱妳去了哪裡？到過哪裡？妳出了什麼事？﹂

米娜笑了。﹁我去過和到過哪裡都不重要。一路上我遇到的事，那才是您一定要聽的。﹂

﹁您還記得嗎，媽媽，您常常告訴我的那些故事？您怎麼走入黑暗去尋找眾神的故事？您如何找到神祇，並為世上的人們帶回對神祇的信仰的故事？﹂

﹁記得。﹂金月說。她的臉色已經變得十分灰暗，以至於帕林暗下決心，無論自己付出什麼代價都要去到她身邊。

他開始唸誦魔法咒語。然而，這些從他嘴裡鑽出來的詞句卻和腦中所想的不相同。他所想的那些詞句圓潤平滑、流暢自如。但他唸出口的卻厚重、方正，像一塊塊落到地板上的磚頭。

他停下來，對自己感到生氣。然後他強迫自己冷靜下來再試一次。他知道這個法術，甚至倒背如流。假如它現在倒著唸有用的話，他也可以這麼做。

﹁你幹的好事！﹂帕林責難地說。

達拉馬啞然失笑。﹁我？﹂他揮了揮手。﹁如果你高興的話就到金月那裡去吧！你願意去跟她死在一塊兒就去吧！我才不會攔你。﹂

﹁那是誰搞的鬼？這個唯一真神？﹂

達拉馬默默地打量了他一會兒，然後又回過頭去望著池子。他把手交叉縮進法師袍的袖子裡。﹁沒有過去，馬哲理。你沿著時間往回走過了。那裡沒有過去。﹂

﹁您告訴過我眾神離開了，媽媽。﹂米娜說。﹁您告訴過我因為眾神離開了，所以我們不得不依賴自己在世上找到出路。但我不相信這個故事，媽媽。﹂

﹁哦，﹂米娜將手摀在金月嘴上，不讓金月打斷她說話。﹁我不是認為您對我說謊。您想錯了，只是這樣。您看，我更清楚這是怎麼回事。我知道還有一個神，因為在我很小的時候，在沉船後我被獨自拋進海裡時，我聽到了神的聲音。您是在海邊發現我的，您還記得嗎，媽媽？但您從來不知道我是怎麼到那裡的，因為我發過誓我不會告訴任何人。別人都淹死了，但我卻得救了。神保護著我，支撐著我，在我害怕孤獨和黑暗時，神對我唱歌。﹂

﹁您說眾神都離開了，但我知道您錯了。所以我做了您曾做過的事。我去尋找神，把神帶回您身邊。而且我做到了，媽媽。風暴帶來了奇蹟，那就是唯一真神的神蹟，您變得年輕美麗的奇蹟。這是唯一真神的神蹟，媽媽。﹂

﹁你現在明白了嗎，馬哲理？﹂達拉馬輕聲問。

﹁我想我開始明白了︱︱﹂帕林說。他把兩隻殘破的手緊緊握在一起。房裡很冷，他的十指在森森寒氣中疼痛不已。

﹁噓！﹂達拉馬打斷他的話。﹁我聽不見她說了什麼？﹂

﹁這是妳要求的。﹂金月向自己被改變了的身軀比了個手勢。﹁這不是我。這是妳對我的想像︱︱﹂

﹁當然，媽媽。﹂米娜還在繼續說。她沒聽見金月的話，或者根本不想聽。﹁您不高興嗎？我還有很多讓您高興的話要告訴您。憑唯一真神的力量，我將醫療的能力帶回世上。靠著神的祝福，我弄垮了西瓦那斯提精靈的魔法屏障，殺掉那個背信棄義的湛青‧血暴。另一頭壞透了的綠龍碧雷，也死在唯一真神的神力下。那個腐化敗壞、沒有信仰的精靈國家也被摧毀了。﹂

﹁精靈國家被摧毀了！﹂達拉馬倒吸一口氣，眼裡頓時燃燒起烈火。﹁她在撒謊！她不可能是那個意思！﹂

﹁說來奇怪，但我不認為米娜知道該怎麼說謊。﹂帕林說。

﹁精靈們將在死亡中得到救贖。﹂米娜佈道般說著。﹁死亡將把他們領向唯一真神。﹂

﹁我在這雙手上看到了鮮血。﹂金月顫聲說。﹁數以千計生命的鮮血！妳找到的神是個恐怖的神。一個黑暗和邪惡的神！﹂

﹁唯一真神告訴過我您會這麼想的，媽媽。﹂米娜回答。﹁當其他神都離開而您被獨自留下，您會又生氣又害怕。因為您被背叛了。那些您被誤導而寄予信任的眾神害怕地逃跑了︱︱﹂

﹁不！﹂金月失聲驚呼。她顫顫巍巍地站起來，向後退去，遠離米娜，同時伸出一隻手護著自己。﹁不，孩子，我不相信。我不要聽妳說的。﹂

米娜抓住金月的手。

﹁您得聽，媽媽。您一定得聽才能明白。眾神因害怕渾沌之神而逃跑了。所有的神都跑了，除了一個神。唯一一個對祂幫忙創造出來的子民保持忠實的神。唯一一個有勇氣面對萬有全無之父的神。那場戰鬥使祂變得虛弱，祂虛弱得無法在世間彰顯自己的存在，虛弱得無法擊敗那些想篡位的陌生巨龍。但儘管祂無法跟自己的子民在一起，祂賜予他們力量幫助他們。他們把那種力量稱為野魔法。您所知道的治療的能力被稱為心之力量︱︱那些都是祂所賜予您的禮物。﹂

﹁如果那些是祂的禮物，那死者又為何要替祂去偷竊它們︱︱﹂達拉馬輕聲說。﹁看！快看那裡！﹂他指向靜止的水面。

﹁我看見了。﹂帕林吐出一句。

五個龍頭看守著曾經通往無底深淵的時空通道，現在它們開始閃耀出詭異的光芒，各自籠罩上紅色、藍色、綠色、白色和黑色的光輝。

﹁我們過去竟是如此愚蠢。﹂帕林嘟囔道。

﹁請侍奉祂吧，媽媽。﹂米娜命令金月。﹁跪下來虔誠地祈禱，感謝唯一真神的賜予。唯一一個忠於祂的造物的神祇。﹂

﹁不！我不相信妳告訴我的話！﹂金月堅定地站直身體。﹁妳被騙了，孩子。我認識這個唯一神。我認識祂很久了。我瞭解祂的把戲、祂的謊言和詭計。﹂

金月望向五頭龍。

﹁我不相信禰的謊言，塔克西絲！﹂金月挑戰地大聲喊道。﹁我絕不會相信尊敬的帕拉丁帕米莎凱會任由我們聽禰擺佈！﹂

﹁祂們沒有離去，是嗎？﹂帕林說。

﹁沒有，﹂達拉馬說。﹁祂們沒有離開。﹂

﹁禰就是禰一直以來的那個模樣︱︱邪惡的神祇，要的不是侍奉者而是奴隸。我絕不會服從禰。我絕不會侍奉禰。﹂

白焰從五頭龍的眼裡激射而出。帕林充滿恐懼地望著金月的身體在可怕的高熱中開始萎縮。

﹁太遲了，﹂達拉馬用懾人心魄的平靜口氣說。﹁太遲了。對她，對我們都太遲了。他們很快就會來收拾我們。你心裡清楚。﹂

﹁這個大廳藏在︱︱﹂帕林開口說。

﹁一個塔克西絲找不到的地方？﹂達拉馬露出一個毫無歡顏的笑臉。﹁在你叔叔帶我來這裡之前，祂就知道這個大廳的存在了。有什麼東西能瞞過﹃唯一真神﹄？那個偷走整個克萊恩的唯一真神！﹂

﹁我已經說過，我們都是大笨蛋。﹂帕林說。

﹁你自己揭開了真相，馬哲理。你用時光旅行裝置回到克萊恩的過去，然而你只能回到渾沌被打敗的時刻。在此之前，沒有任何過去。為什麼？因為在那個時刻，塔克西絲偷走了過去，現世和未來。祂偷走了世界。線索就在那裡，只要我們夠聰明就能弄懂它。﹂

﹁所以泰索何夫看到的未來︱︱﹂

﹁永遠不會發生。他應該去原本會發生的未來，結果卻來到現在這個未來。想想這些事情：天上掛著一個模樣奇怪的太陽；本來應該有三個月亮，現在只有一個；星座的形狀也大不相同；天空中還有一顆灼亮的、以前誰也沒見過的紅色星辰；不知從哪裡鑽出來的怪異巨龍。塔克西絲把世界帶到這裡，帶到宇宙的這個部份，鬼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因此才有了奇怪的太陽、孤零零的月亮，和妖異的巨龍們，還有這位唯一真神，全知全能，沒有什麼能阻擋祂。﹂

﹁除了泰索何夫‧柏伏特。﹂這時帕林想起被匿藏在樓上某個房間裡的坎德人。

﹁哼！﹂達拉馬嗤之以鼻。﹁他們大概已經找到他和侏儒了。只要他們一找到他，塔克西絲就會像我們計劃中那樣送他回去死掉。﹂

帕林朝門口瞥了一眼。從他們頭頂上的某個地方傳來發號施令的喊叫，和作為回應的匆忙腳步聲。﹁泰索何夫在這裡的事實只能向我證明，黑暗之后並非全知全能。祂就無法預料到坎德人的到來。﹂

﹁如果這種想法能讓你開心點，就去這麼想吧！﹂達拉馬說。﹁我看不出這事有任何希望。等著見證黑暗之后的力量吧！﹂

他們繼續看著時光的倒影在黑暗池水中閃爍。一個老婦人躺在研究室的地板上，白髮披散覆蓋在她的肩上。青春、美貌、力量和生命，全都被復仇心切的女神一把奪走。祂慷慨贈予的禮物竟被視如敝屣，這怎能不令祂憤怒發狂？

米娜跪在垂死的女人身邊，抓起金月的手，再次將它們放在自己的唇瓣上。﹁求您，媽媽。我可以讓您再次變得年輕。我可以將您的美貌帶回來。您可以又一次獲得新生。您可以跟我一起走，我們一起以唯一真神之名統治世界。您所要做的只是謙卑地向唯一真神請求祂的恩賜，然後就可以得到一切。﹂

金月閉上了雙眼。她的嘴唇不再動彈了。

米娜彎下身，靠得更近。﹁媽媽，﹂她懇求道。﹁媽媽，如果不是為您自己，就為了我這麼做吧！為了對我的愛這麼做吧！﹂

﹁我祈禱，﹂金月的話音細若游絲，以至於帕林需要屏氣凝神才能聽清楚。﹁我向帕拉丁和米莎凱祈禱，懇求祂們原諒我的缺乏信心。我本來應該知道真相。﹂她輕柔地說著，一字一句隨著淺弱的呼吸漸漸柔細。﹁我祈禱帕拉丁會聽到我的話，祂會來︱︱為了對米娜的愛︱︱為了對所有人的愛︱︱﹂

金月癱軟在地，生命悄然離她而去。

﹁媽媽，﹂米娜像一個迷路的孩子般茫然不知所措。﹁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您︱︱﹂

帕林的眼眶含淚，然而他到底在為誰哭泣？是為了把光明帶到世上的金月，抑或是為了擁有愛心卻被黑暗攫獲、唬弄和欺騙的孤女？連他自己也說不清。

﹁願帕拉丁能聽見她的臨終祈禱。﹂帕林靜靜地說。

﹁願祂賜予我一對蝙蝠翅膀，讓我在這個大廳裡到處撲騰。﹂達拉馬反唇相譏。﹁她的靈魂已經匯入死靈河川，恐怕我們的靈魂也不會落後太遠。﹂

腳步聲順著樓梯而下，鐵劍叮噹作響地彈在石牆上。腳步聲停在他們的門外。

﹁我想沒人找到鑰匙吧？﹂一個深沉的聲音問。

﹁我不喜歡這地方，加爾達。﹂另一個聲音說。﹁這裡散發著死亡和魔法的臭氣。我們趕緊離開。﹂

﹁如果沒有鑰匙我們就進不去，大人。﹂第三個人說。﹁我們已經試過了，但沒成功，這不能怪我們。﹂

片刻的沉寂，然後第一個聲音堅定地說。﹁米娜已經下過命令。我們要把這扇門弄倒。﹂

撞擊聲如雨點般落在木門上。騎士們開始用拳頭和劍柄敲打它，但這些聲音聽起來都不怎麼熱情。

﹁守護法術能撐多久？﹂帕林問。

﹁對付這種伎倆，無論多久都行。﹂達拉馬輕蔑地說。﹁但在黑暗女王陛下面前可撐不了太久。﹂

﹁你倒是滿冷靜的嘛！﹂帕林說。﹁聽到塔克西絲回歸的消息，你大概不怎麼難過。﹂

﹁還不如說祂從來沒離開過。﹂達拉馬用幾近完美的譏諷口氣糾正道。

帕林做了個不耐煩的手勢。﹁你穿黑袍。你崇拜祂︱︱﹂

﹁不，我不崇拜祂，﹂在帕林聽來，達拉馬的輕聲細語幾乎要淹沒在門外雷鳴般的捶打叫罵聲中。﹁我崇拜兒子努塔瑞，而非母親。在這件事上祂永遠不會饒恕我。﹂

﹁然而，如果我們相信米娜的話，那麼是塔克西絲給了我們兩人魔法︱︱給我野魔法，給你死靈魔法。祂為什麼要那樣做？﹂

﹁來戲弄我們，﹂達拉馬說。﹁來嘲笑我們，祂現在毫無疑問在大笑。﹂

拳頭擊打門扇的聲音戛然而止。門外一片寂靜。有那麼片刻工夫，帕林滿懷希望地以為他們大概知難而退了，但馬上就傳來一陣窸窸窣窣的聲音，聽起來像匆忙移動讓道的腳步聲。然後又是更多腳步聲，它們要比前面的腳步來得輕盈。

外面響起一個聲音，那聲音有點窒悶，似乎被淚水給哽住了。

﹁我要和法師達拉馬說話。﹂米娜呼喊道。﹁我知道你在裡面。移去門上的法術，讓我們彼此會面並討論一些雙方都感興趣的事情。﹂

達拉馬微微撇了撇嘴。他沒有回答，只是默默地、無動於衷地站在原地。

﹁唯一真神賜予你很多禮物，達拉馬。他讓你變得強大，比以往更強大。﹂米娜等了一會兒，沒有任何回答傳來，於是她繼續說下去。﹁唯一真神不要求感激，只要求你用全部的心和靈來侍奉祂。死靈的魔法將屬於你。每一天都會有億萬個靈魂來到你面前，聽候你差遣。你將能擺脫這座塔的桎梏，自由自在地闖蕩世界。你還可以回到你的故鄉去，回到你熱愛和渴望的森林裡去。精靈族迷失了方向，他們在追尋。他們會奉你為領袖，跪倒在你面前，並以我的名義尊崇你。﹂

達拉馬合上了雙眼，似乎感到痛苦。

有人答應滿足他心中至深的願望，帕林心想。誰能回絕呢？

然而，達拉馬依舊一言不發。

﹁我現在對你說話，帕林‧馬哲理。﹂米娜說。這時帕林覺得，他好像能透過緊緊關閉又施了法術的門，看到她的琥珀色眼睛在閃耀。﹁你叔叔雷斯林‧馬哲理擁有挑戰唯一真神的力量和勇氣。看看你，他的姪子，像個害怕被懲罰的孩子一樣躲避唯一真神。不管是對你叔叔，還是對你的家庭，或者對你自己，你都是那麼令人失望。效忠唯一真神，馬哲理，你就會此你的叔叔更偉大，得到更多榮譽，更加受人尊崇。馬哲理，你接受嗎？﹂

﹁米娜，如果妳早點來的話，我大概會相信妳。﹂帕林回答。﹁妳擁有與靈魂裡那個黑暗面溝通的能力。但合適的時刻已經過去了。無論我叔叔的靈魂在何處飄蕩，他都不會以我為恥。儘管我對我的家人做的並不多，但他們愛我。不過，我真的要感謝這位唯一真神讓我想通了。祂讓我看到，即使我在此生中別無其他價值，至少我還有愛，而且也被愛。這才重要。﹂

﹁好一段漂亮的感想，馬哲理，﹂米娜回應道。﹁我會把它寫在你的墳上。那你呢，闇精靈？我相信你不會像你的伺伴一樣愚昧。﹂

達拉馬最後終於開了口，但並不是對米娜。他在對眼前一泓沉靜黑水中的藍色火焰說話。

﹁我曾經仰望夜空，看見黑月閃耀。我難抑心中激動，因為我知道我是那些少數能看見它的人。我聽見努塔瑞的聲音；在施法時，我在祂的神聖觸摸下狂喜不已。很久以前，魔法在我的血液裡舞蹈、跳躍，活靈活現。如今它就像在死屍的腐肉裡探頭探腦的蛆蟲般從我的手指裡爬出來。我寧願變成那具死屍，也不要成為那個對恐懼生者、信任死靈的主人的奴隸。﹂

一隻手重重地捶打在門上。門扉和加在其上的法術一起粉碎。

米娜走進大廳。她獨自一人，燃燒在池中的火苗閃耀在她的黑色甲胄上，燃燒在她的琥珀色眼睛裡，也燃燒在她的心中。光芒跳動在她的一頭紅色短髮上。她看起來孔武有力，威猛非凡。然而帕林卻看到那雙琥珀色眼睛紅腫凹陷，滿是淚水的臉上寫著對金月的悲傷。霎時間，帕林完全領悟了黑暗之后是何等背信棄義，他從來不曾像現在那樣痛恨過塔克西絲。他恨祂，不是為了祂對自己做過的或者將要做的事，而是為了祂對米娜和所有那些像她一樣純真無邪的人們所做的一切。

出於對強大法師的恐懼，米娜的騎士都留在陰暗的樓梯上。達拉馬吟誦起一段咒語，但那些詞句全都變得含糊不清，於是他的聲音也就慢慢歸於沉寂。帕林拚命要將魔法召喚到自己手中，然而法術卻在他的手掌裡煙消雲散，像破碎沙漏中的沙粒般，從他的指間流走了。

米娜打量著他們，嘴角掛著鄙視的微笑。﹁你們沒有魔法就一文不值。看看你們兩個無能的糟老頭。跪在唯一真神面前吧！乞求祂將魔法歸還給你們！祂會滿足你們的懇求。﹂

帕林和達拉馬都沒有移動，也沒有開口。

﹁隨便你們。﹂米娜說。

她抬起手。火焰從她的五指間噴湧而出，綠色、藍色，還有紅色、白色和赤黑色的火光照亮了監視室。火焰直竄向前，結成兩根魔法長矛。她將第一根長矛擲向達拉馬。

長矛刺中精靈的前胸，把他釘在監視室的牆上。有那麼片刻，他支撐在貫穿他的燃燒長矛上，身軀痛苦地扭曲掙扎。然後他的頭垂了下來，身體一動也不動。

米娜停下來。她高舉剩下的那根長矛，注視著帕林。

﹁乞求，﹂她對他說。﹁乞求唯一真神饒命。﹂

帕林的嘴唇繃緊了。驚恐只從他的腦海裡一閃而過，隨即痛苦占據了他的整個身心。這份痛苦如此可怕，如此錐心，以至於唯有它自己才能帶來解脫。痛楚讓渴望死亡成為他在塵世間的最後意識。

## １︱２侏儒的重要性

達拉馬曾經對帕林說。﹁你明白侏儒的重要性吧？﹂

當時帕林還搞不懂侏儒有什麼重要性，泰索何夫也不明白。現在坎德人算是懂了。此刻他正坐在大法師之塔中一個單調乏味的小房間裡，這個地方幾乎與一切有趣的東西無緣：房間裡只有幾張看起來很糟的桌子和後背僵硬的椅子；僅有的幾件小裝飾品也有點大，無法裝進包包裡。除了看著窗外，他實在無事可幹。然而窗外只有一大片柏樹林︱︱實在太多了，真的沒必要這麼多，至少泰斯是這麼想的︱︱和在樹林間遊蕩的死靈。如果不想看窗外，那就只能盯著謎琢一件件地整理著時光旅行裝置的零件。現在泰斯完全明白侏儒到底有什麼重要的了。

很久以前︱︱究竟是多久以前，泰斯也記不得了。時間對他來說已經變得混亂不堪，它本來應該跳到某個未來，結果卻出了錯，莫名其妙地跑到這個未來。在這裡，每個人都想把他送回過去，送他回去死。不提這些了，反正在很久以前，泰索何夫‧柏伏特曾經意外地掉進無底深淵裡；當然，這不是他的錯︵好吧，也許有一點點︶。

泰斯本來以為無底深淵是個極其恐怖的地方，每天都會有超級可怕的事上演，譬如說，魔鬼們永生永世地折磨人。結果，他大失所望地發現無底深淵是個乏味的地方。乏味得要命。沒什麼有趣的事情，也沒什麼無趣的事情。根本就沒有任何事情發生在任何人頭上，什麼都沒有。沒東西可看，沒東西可玩，沒事可做，哪裡也去不了。對一個坎德人來說，它真是個不折不扣的地獄。

泰斯腦子裡的唯一念頭就是要出去。那時他身上帶著時光旅行裝置，就是現在他帶著的這個。那時裝置壞了，就像它現在也壞了一樣。當時泰斯還遇見了一個侏儒，他和眼前正坐在桌子對面的侏儒差不多。只有一點很不同：那時候泰索何夫希望侏儒能修好裝置，但現在他卻不這麼想。

因為，一旦時光旅行裝置修好了，帕林和達拉馬就會用裝置送他回到萬有虛無之父把他踩成肉醬的時間點上，讓他也變成一個鬼魂。他親眼看見它們在耐德蘭遊蕩不息，一點也不快活。

﹁你把這東西怎麼了？﹂謎琢煩躁地嘟噥道。﹁塞進絞肉機裡嗎？﹂

泰索何夫閉上眼睛，不想看見侏儒，但謎琢的影像還是在他眼前揮之不去。他能看見那張栗色面孔，看見一縷縷纖細的頭髮在侏儒頭頂上飄動，侏儒彷彿正用手指戳弄著自己發明的某件新奇玩意兒，也許是蒸氣驅動的吹泡機，或者全自動的甘藍切割機。更要命的是，泰斯能看見聰敏之光閃耀在侏儒的小圓眼睛裡。他以前見過這種光芒，於是他開始感到頭暈目眩。﹃你把這東西怎麼了？塞進絞肉機裡嗎？﹄這不就是上一個侏儒說過的、一模一樣的話嗎？就算不是，也差不多了。

為了減輕暈眩感，泰索何夫頭枕著手︵連同頭頂上那有些灰白的馬尾巴︶趴在桌上。可是那令人不舒服的暈眩感並沒有消退，相反地，它從腦袋裡一直滑進腸胃中，又從那裡溜到身上其他的地方。

這時響起一個聲音，是他之前在某個地方曾聽見過的同樣的聲音，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這個聲音充滿痛苦，這個聲音讓他內臟糾在一起，腦袋發脹，一直脹到緊貼在頭骨上，疼得厲害。這個聲音他以前只聽過一遍，但他不要，永遠也不要再聽第二遍。他想用手塞住耳朵，但因為聲音來自他體內，所以這個舉動沒什麼用。

﹃你沒有死，﹄那個聲音說，這些話與之前說過的那些話一模一樣。﹃也沒有人把你送到這裡來。實際上，你根本就不該出現在這裡。﹄

﹁我知道，﹂泰索何夫開始解釋。﹁我來自過去，我不應該出現在一個不同的未來︱︱﹂

﹃一個子虛烏有的過去。一個不會實現的未來。﹄

﹁這︱︱這是我的錯嗎？﹂泰斯吞吞吐吐地問。

那聲音笑了起來，笑聲很恐怖，聽起來像鋼刃破裂的聲音，而刀刃的碎片彷彿刺穿他的皮肉。

﹃別傻了，坎德人。你是個小蟲。連個小蟲都不如。一抹塵土，一片飛灰，我揮揮手就能把你掃得無影無蹤。你如今身處的未來就是克萊恩本來該有的樣子。有些既沒才智又沒遠見的傢伙無法看出該如何把世界據為己有，他們只會胡搞蠻纏。所有發生過的事都將重演，但這次它們必須符合我的旨意。很久以前，某個人死在高塔上，他的死讓一個騎士團重新振作；如今，另一個人死在高塔上，她的死卻讓一個國家陷入絕望。很久以前，某個人被藍色水晶杖的奇蹟喚醒；如今，這個手持藍色水晶杖的人將再次被喚醒，為我效勞。﹄

﹁禰在說金月！﹂泰索何夫憂心地哭喊道。﹁是她在用藍色水晶杖的。難道金月死了嗎？﹂

笑聲如刀子般劃開他的血肉。

﹁我死了嗎？﹂小坎德人叫道。﹁我知道，禰說我沒死，但我看到了自己的魂魄。﹂

﹃你應該死了，而你卻還沒死，﹄那聲音回答。﹃這個錯誤很快就會被糾正過來。﹄

﹁別再嘀嘀咕咕的了！﹂謎琢要求他住嘴。﹁你吵到我了，這樣子我沒辦法幹活。﹂

泰索何夫猛地從桌上抬起頭。他凝視侏儒，發現後者已經拋下手邊的工作，正盯著他看。

﹁你不知道我在工作嗎？你先是低聲呻吟，然後又發出哀號，接著又開始嘀嘀咕咕地自言自語。我發現這對我來說實在是天大的干擾。﹂

﹁抱歉。﹂泰索何夫說。

謎琢轉了轉眼珠，厭惡地搖搖頭，然後回到對時光旅行裝置的研究中去。﹁我想那玩意兒應該裝在這裡，而不是那裡。﹂侏儒嘴裡嘟囔著。﹁對。看到了沒有？然後把鍊子鉤在這裡，再纏上去。不，不對。它一定得︱︱等等，我懂了。這玩意兒得先固定在那裡。﹂

謎琢拿起時光旅行裝置上的一塊珠寶，把它固定在位置上。﹁現在我需要另一塊這樣的紅色小零件。﹂說著，他開始在珠寶堆中翻找著，跟以前有個叫尼修的侏儒一樣的動作。泰斯悲傷地想到。

子虛烏有的過去。歸祂掌控的將來。

﹁這大概都是一場夢，﹂泰斯自言自語道。﹁那些有關金月的事。我想，我會知道她究竟有沒有死。如果她真的死了，我的心應該會感覺悶悶的，但我並沒有那種感覺，雖然這裡好像有點悶得讓人喘不過氣來。﹂

泰索何夫站起身來。﹁謎琢，你不覺得有點悶嗎？我快悶死了。﹂因為謎琢根本沒注意他，所以他乾脆自己回答。﹁這些大法師之塔裡總是悶得要命，﹂泰斯繼續說道。雖然他只是在自言自語，但自己的聲音至少要比另外那個可怕的聲音好上千萬倍。﹁到處都是蝙蝠翅膀、老鼠眼珠和發了霉的舊書。你會以為，既然牆上有那麼多縫，那麼一定能好好地透口氣。但根本不是這樣。我在納悶，達拉馬會不會介意我敲碎他一扇窗戶？﹂

泰索何夫四了張望，想找個什麼東西把窗戶砸破。他看到一個精靈少女的小銅雕像站在一張小桌子上。除了用雙手抱著一個花圈外，少女似乎沒別的什麼事可做。從積聚的塵灰上看來，少女大概有半個世紀或更長時間沒動過了。泰斯心想，少女應該會樂意換換眼前的風景。他拿起雕像，正要送精靈少女啟程飛到窗外去時，忽然聽見塔外傳來陣陣人聲。

聲音是從塔外傳來的，而不是來自他身體裡，這讓泰斯大感寬慰。他放下精靈少女，好奇地朝窗外望去。

一隊黑暗騎士乘馬而來，他們帶來一輛馬車，上面裝著一張敞開的、鋪著稻草的床。到達目的地後，黑暗騎士們並沒有下馬，而是坐在馬背上，心神不寧地環顧周圍一圈黑壓壓的樹林。那些馬也不安分地晃來晃去。死靈們爬行在樹幹之間，猶如一團團可憐的霧氣。泰斯納悶騎士們是否能看見死靈，他很遺憾自己看得見。他並不想太仔細地盯著它們，唯恐又看到自己。

應該死了，卻又沒死。

他回過頭去看謎琢，侏儒正專心地埋頭工作，嘴裡還在喃喃著什麼。

﹁哇嗚，快看，那兒來了一大群黑暗騎士。﹂泰斯大聲說。﹁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到這裡來？謎琢，你不覺得好奇嗎？﹂

侏儒嘟囔了一句，並沒有抬起頭。裝置顯然正在被飛快地組合起來。

﹁我說，你手上的工作等一等再做也行。你何不休息一下，來看看這些黑暗騎士呢？﹂泰斯問。

﹁不要。﹂謎琢說。這回他創造了侏儒答話的歷史最短紀錄。

泰斯嘆了口氣。坎德人和侏儒陪著泰斯以前的同伴和老友金月來到大法師之塔。金月肯定有九十歲了，但臉蛋和身體卻好似二十歲。金月告訴達拉馬，她要在塔裡與某人會面。達拉馬帶走了金月，他吩咐帕林把泰索何夫和侏儒帶到一個房間裡去等著，於是這個房間就成了他們的休息室。那時達拉馬說了一句，﹃你明白侏儒的重要性吧？﹄

帕林把他們留在這裡，臨走時用魔法封住了房門。泰斯知道門被法師封上了，因為他使出自己最好的開鎖術，卻無功而返。正如他爸爸老愛掛在嘴邊的那樣：開鎖術失靈之日，就是法師動過手腳之時。

泰索何夫站在窗邊，盯著底下的騎士看。他們似乎在等待什麼，樣子看來有些不情願。就在此時，泰索何夫突然靈機一動。這個主意的衝擊如此之大，讓泰斯用空著的手摸了摸腦袋，深怕上面腫起一個大包。他摸了摸，還好頭沒事，便鬼鬼祟祟地︵他認為應該是這個詞︶回過頭來瞟向侏儒。裝置幾乎已經拼裝好了，只有幾個零件還留在桌上。那些零件都很小，大概不是太重要。

既然已經有了主意，泰斯就重新回去觀看窗外的情況，現在他能好好欣賞這片風景了。極為湊巧地，他剛好看到一個體格碩大的牛頭人從大法師之塔裡鑽出來。泰斯大概站在塔上四層高的地方，頭一低就能看到牛頭人的後腦杓。如果他現在把雕像丟出窗口，肯定能砸中牛頭人的腦袋。

打牛頭人的腦袋真是個令人心曠神怡的想法，泰斯的手不禁癢了起來。但就在這時，幾名黑暗騎士匆匆走出塔外。他們還抬著什麼東西︱︱原來是一具裹著黑布的屍體。

泰斯緊盯著下方，把鼻子緊緊地貼在窗戶上，弄得鼻梁骨嘎吱嘎吱直響。當抬屍的士兵們走出塔外時，風在柏樹間嘆息不已，它掀起黑布的一角，暴露出屍體的臉龐。

泰索何夫認出了達拉馬。

泰斯的手一下子僵住了。雕像噹啷一聲掉到地板上。

謎琢猛地揚起頭來。﹁以雙化油器之名，你到底在搞什麼鬼？﹂他質問道。﹁害我掉了一顆螺絲！﹂

又有一些黑暗騎士出現。他們抬著另一具屍體。風吹得更加猛烈，隨便蓋在屍體上的黑布滑落地上，帕林的死人面孔仰視著坎德人。他的眼睛睜得老大，一動也不動地凝視上方。法師袍上滿是血跡。

﹁都是我的錯！﹂泰斯哭喊道，一陣罪惡感讓他心碎。﹁要是我像自己應該做的那樣，乖乖回去死，帕林和達拉馬現在就不會死了。﹂

﹁我聞到了煙味，﹂謎琢突然說。他一邊說著，一邊嗅聞空氣。﹁讓我想起家鄉。﹂說罷，他又繼續工作。

泰斯茫然盯著窗外。黑暗騎士已經在高塔基處點了一把大火，他們又從柏樹林裡撿來枯枝，不斷地撥弄火堆。木頭劈啪作響，煙霧像某種有害的籐蔓般從塔的石壁這頭升騰上來。騎士們是在燃起一座火葬堆。

﹁謎琢，﹂泰斯輕聲問道。﹁時光旅行裝置怎麼樣了？你修好它了沒？﹂

﹁裝置？現在沒時間弄什麼裝置了。﹂謎琢一本正經地說。﹁這個機械快修好了。﹂

﹁好極了。﹂泰索何夫說。

另一個黑暗騎士從塔裡走出來，她的一頭紅髮被剪得短短地貼住頭皮。泰索何夫認得她。他以前曾經見過她，雖然他記不得在哪裡見過。

那個女人懷裡抱著一個人，她走得很慢，表情十分肅穆。牛頭人吼叫著一聲令下，其他騎士們馬上停下手邊的工作，站在原地，把頭低了下去。

女人緩慢地走向大車。泰斯想看看她到底抱著誰，但牛頭人擋住了他的視線。女騎士把手裡抱著的人輕柔地放在車上，隨後她向後退開，這下泰索何夫終於能看清楚了。

他原先以為這個人也會是個黑暗騎士，大概在塔裡受了傷。結果他驚訝地看到車裡躺著一個非常非常老的婦人，泰斯立刻意識到這個老婦人已經死了。他感到很難過，心裡也納悶她究竟是誰。大概是紅髮騎士的某個親戚，泰斯心想，因為他看到她把白色長袍裹在婦人身上，然後用手梳理婦人飄逸的銀白色長髮。

﹁金月就曾經這樣梳理我的頭髮，加爾達。﹂那個女人說。

她的話在靜止的空氣中顯得異常清晰。至少對泰斯來說，它實在是清晰得過分了一點。

﹁金月。﹂泰斯感覺喉頭被一大團悲傷堵住，有些哽咽。﹁她死了。卡拉蒙、帕林︱︱每個我愛的人都死了。這都是我的錯，我才是那個該死的人。﹂

拉車的馬不安分地晃來晃去，似乎牠們也急著想離開。泰斯回過頭去瞟了謎琢一眼。只剩下兩顆小珠寶還需要被裝在某處。

﹁我們為什麼要來這裡，米娜？﹂牛頭人洪鐘般的聲音清楚傳來。﹁您已經占領了索蘭薩斯，狠狠地打了索蘭尼亞人的屁股，把他們趕回家去找媽媽了。現在整個索蘭尼亞已經落入您手中。您做到了整個世界歷史上其他人都無法做到︱︱﹂

﹁還沒有，加爾達。﹂米娜糾正他。﹁我們還必須攻占聖克仙，而且我們必須在神眸慶典前占領它。﹂

﹁那個︱︱慶典？﹂牛頭人前額皺了一下。﹁神眸慶典。我差點把那個古老的慶典給忘了。﹂他咧開嘴笑起來。﹁您年紀這麼輕卻知道它，米娜，真的讓我很吃驚。自從三個月亮消失後，就沒有人再慶祝這個節日了。﹂

﹁金月告訴我的。﹂米娜一邊說，一邊溫柔地撫摸著死去老婦滿是皺紋的臉頰。﹁那是在三個月亮，也就是紅月、白月和黑月交會的夜晚，它們組成一幅巨眼，在天上注視大地。我真想看看那景象。﹂

﹁我聽說，那個日子對人類來說，是一個狂歡的夜晚。但對我族人而言，這個夜晚相當神聖，﹂加爾達述說道。﹁因為我們相信，這是薩迦斯的眼睛，祂是我們的神︱︱以前的神，﹂他看到米娜用眼角的餘光瞟了他一眼，連忙加上這幾個字。﹁不過，這些舊習俗與攻占聖克仙有什麼相關呢？三個月亮已經不在了，諸神之眼也一樣。﹂

﹁會有一場慶典的，加爾達。﹂米娜說。﹁新的神眸，唯一神眸。我們要在霍茲德神殿裡慶祝這個盛典。﹂

﹁但霍茲德神殿在聖克仙城裡，﹂加爾達說。﹁而我們在大陸的另一邊，更別說聖克仙還在索蘭尼亞騎士團的控制下。慶典將在什麼時候開始？﹂

﹁在指定時間，﹂米娜說。﹁當圖騰被組合起來後。當紅龍從天空中墜落後。﹂

﹁呃，﹂加爾達咕噥了一聲。﹁那麼我們現在就該向聖克仙進軍。但我們卻在這個鬼地方耽擱時間。﹂他又瞟了陰森的高塔一眼。﹁如果我們必須帶著這個老婦人的遺體趕路，那我們的行軍速度就更慢了。﹂

大火咆哮著，劈啪作響。火焰舔舐著塔周圍的石牆，將它們烤焦。濃煙在加爾達身邊旋滾，讓他煩躁地揮著手想趨散它。濃煙從窗戶中飄進室內。泰斯咳嗽起來，用手摀住嘴巴。

﹁我奉令在新眼之夜將奎蘇族公主、藍色水晶杖的持有者金月的遺體帶到聖克仙城裡的霍茲德神殿中。一個偉大的神蹟將會在那裡出現，加爾達。我們的旅途不可受到延誤。所有人都要遵命而行。唯一真神將會確保此事順利進行。﹂

米娜把手放到金月身上，抬高聲音開始祈禱。她手裡散發出橘黃色的光芒。泰斯努力要透過這片光亮看清楚發生什麼事，但這片光芒像細小的玻璃碎片般刺入他的眼裡，弄得它們疼痛得睜不開眼。即使如此，他還是能透過眼皮看到亮光。

米娜的祈禱停止了。明亮的光芒緩慢地暗淡下去。泰索何夫也睜開了眼睛。

金月的遺體被封藏在一個金色的琥珀棺材裡。琥珀裡的金月又變得年輕貌美。她依舊穿著生前的白色長袍，還有髮梢間的羽飾，那金絲銀線般的秀髮︱︱然而，所有這些都被牢牢地封印在琥珀中。

泰斯覺得胃裡的噁心感一直灌到喉頭，嗆得他快透不過氣來。他只好扶住窗邊，做為依靠。

﹁您創造出來的這個棺材非常華麗，米娜。﹂加爾達說，聲音聽起來怒氣沖沖。﹁但您打算拿她怎麼辦？把她當成獻給這個唯一真神的紀念品拉來拉去？或者向公眾展示她？我們不是牧師。我們是士兵，我們有仗要打。﹂

米娜直直地瞪著加爾達，讓他說不出話來。寂靜如此地廣袤而可怕，它將一切聲響、光亮和他們呼吸的空氣通通攫取一空。她的怒火與由此而來的可怕寂靜令加爾達畏縮，他的身形在她的目光下顯然變得渺小。

﹁我很抱歉，米娜，﹂他嘟囔著說。﹁我不是那個意思︱︱﹂

﹁還好我瞭解你，加爾達，﹂米娜說。﹁我知道你說話太直，沒經過思考。但如果你還是這樣，總有一天我也沒辦法再護著你了。這個女人對我來說比母親更親。我以唯一真神之名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她。﹂

米娜轉向棺材，手放在琥珀上，彎下腰去，把臉湊到金月平和而一動也不動的臉龐邊。﹁您告訴我諸神已經不在了。我去找祂們︱︱這都是為了您！﹂

米娜的聲音顫抖起來。﹁我給您帶回了唯一真神。唯一真神把青春和美貌賜還給您。我以為您一定會開心的。我做錯了什麼？我不懂。﹂米娜用手撫摸著琥珀棺材，像是在撫平一條毛毯。她的話音幾近迷亂。﹁您會改變想法的，親愛的媽媽。您會想通︱︱﹂

﹁米娜︱︱﹂加爾達不大自在地說。﹁我很抱歉。我不知道。請寬恕我。﹂

米娜沒有回頭，只是略微頷首。

加爾達清了清喉嚨。﹁關於那個坎德人，您有什麼指示呢？﹂

﹁坎德人？﹂米娜似乎還心不在焉，她重複了一遍這幾個字。

﹁坎德人，還有那件魔法寶物。您說他們都在塔裡。﹂

米娜抬起頭，臉頰上的眼淚晶瑩剔透。她面容灰白，琥珀色的眼睛睜得老大。﹁坎德人。﹂她的嘴唇上印出這幾個字，但她並沒有大聲說出來。最後，她皺著眉頭說。﹁是的，當然了，去把他帶來。快點！快去！﹂

﹁米娜，您知道他躲在哪裡嗎？﹂加爾達遲疑地說。﹁塔太大了，房間又多︱︱﹂米娜抬起頭，目光直接對著泰斯所在的窗口，對著泰斯本人。她用手指了指。

﹁謎琢，﹂泰索何夫的聲音簡直不像是從他的嘴裡發出來的，而像是另一個人，一個真正被嚇壞的人。﹁我們得趕快離開這裡。現在就走！﹂

他疾步離開窗邊，向後退去。

﹁瞧，我修好它了。﹂謎琢驕傲地把裝置展示給他看。

﹁你確定它能用？﹂泰斯焦急地問。他能聽到樓梯上的腳步聲，至少他覺得自己聽到了。

﹁當然啦！﹂謎琢不悅地皺起眉頭。﹁跟新的一樣。順便問一句，它一開始是用來幹嘛的？﹂

方才泰斯的心還在為侏儒的話歡欣雀躍，現在它像塊石頭般沉了下去。

﹁你連它做什麼用的都不知道，又怎麼能確定它能用呢？﹂泰斯追問道。他此刻已經很確定他聽到腳步聲了。﹁別管那麼多了。把它給我。快點！﹂

帕林用魔法封住了門，但帕林︱︱帕林已經不在了。泰斯猜想魔法封印大概也沒了。他能聽見腳步聲和重重的喘氣聲。他的腦海裡浮現出龐大笨重的牛頭人正費力地跑上一級級階梯。

﹁一開始我猜它是削馬鈴薯用的。﹂謎琢還在滔滔不絕。他搖了搖裝置，弄得鍊條噹啷作響。﹁但它太小了，而且也沒有液壓升降功能。然後我想︱︱﹂

﹁這是個能讓你在時光中旅行的裝置。我要拿它來穿梭時空的，謎琢。﹂泰索何夫說。﹁沿著時間旅行到過去。我本來想帶你走，但我不認為你會喜歡我要去的地方，也就是回到渾沌之戰中被一個巨人踩在身上。你看，每個我愛的人都死了，這都是我的錯。要是我回去，他們就不會死了。我會死掉，但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因為我早就死了︱︱﹂

﹁乳酪磨碎器。﹂謎琢若有所思地打量著裝置。﹁或許只要修改幾個地方就可以當成碎肉器，還有，也可以︱︱﹂

﹁別管那麼多了。﹂泰索何夫說。他深深地吸了口氣給自己壯壯膽。﹁把裝置給我就行了。謝謝你修好它。我不想把你留在大法師之塔裡去陪一個發火的牛頭人和那些黑暗騎士，不過，如果我離開，他們應該就不會待在這裡了。請把裝置給我好嗎？﹂

腳步聲戛然而止，但刺耳的喘息聲並沒有消失。樓梯既陡峭又危險，他不得不停下來喘口氣。

﹁可以當釣魚竿又能拿來掛鞋？﹂侏儒猜道。

又傳來牛頭人的腳步聲。

泰斯沉不住氣了。一個人的禮貌只能維持這麼長的時間，更何況是對侏儒。泰斯一把抓向裝置。﹁把它給我！﹂

﹁你不會又把它給弄壞吧？﹂謎琢問。他把裝置舉到坎德人剛好搆不到的地方。

﹁我不會把它弄壞！﹂泰索何夫斬釘截鐵地說。他猛地向前一撲，終於成功地抓住裝置，並把它從侏儒的手裡搶回來。﹁如果你仔細看，我會向你示範它的用法。希望它有用。﹂他自言自語地嘟噥道。

泰斯握住裝置，在心裡默默地祈禱。﹁我知道你聽不見我，費資本︱︱或許你雖然可以聽見，但你對我太失望了，所以你不想聽我說話。我真的很抱歉。真的、真的很抱歉。﹂淚珠在他的眼眶裡打轉。﹁我從來沒想過要惹出這些麻煩。我只想去卡拉蒙的葬禮上致詞，讓所有人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好朋友。我從來沒想過會發生這些事。從來沒有！所以，如果你能幫我一次，讓我回去死，我一定會乖乖地當死人。我保證。﹂

﹁它什麼也做不了，﹂謎琢嘟囔道。﹁你確定它有插電了嗎？﹂

腳步聲變得愈來愈響，泰斯把裝置高舉過頭。

﹁咒語，我得說出咒語。我知道怎麼說的。﹂坎德人吞了口口水。﹁是這樣開始的︱︱是這樣︱︱時光徑自︱︱任汝環繞其間︱︱不，不對。馳騁。任汝環繞馳騁︱︱還有什麼，什麼浩渺之類的︱︱﹂

現在腳步聲已經離他非常近，他能感受到地板的震動。

汗珠從坎德人前額上滾落下來。他又吞了口口水，望著裝置，似乎它能幫他一樣。但它不能，於是他便拚命搖晃它。

﹁現在我明白它為什麼會被弄壞了，﹂謎琢正經地說。﹁這會持續很長時間嗎？我聽到有人來了。﹂

﹁緊握太初你就會得到末世。不對，錯了，﹂泰斯可憐地說。﹁全錯了。我不記得這些話了！我怎麼了啦？以前我能把它們記在心裡，還能倒背如流。我可以的，因為費資本要我做到這一點。﹂

門上傳來一記雷鳴般的撞擊聲，聽起來像牛頭人厚實的肩膀正在衝撞它。

泰斯閉上眼睛，讓自己忽略門外的動靜。﹁費資本要我倒著把咒語背出來。那是個明亮和煦的艷陽天，我們坐在一片綠草地上，天空湛藍，飄著一朵朵白雲，鳥兒在唱歌，費資本也在唱，直到我有禮貌地叫他不要再︱︱﹂

傳來另一記響亮的撞擊聲，然後是木門碎裂的聲音。

時光徑自流逝，

任汝縱橫馳騁。

浩渺為汝所見，

瞬間席捲永恆。

勿阻光陰歸去。

緊握太初末世，

隨其自行前來。

鬆弛終將牢固，

命運高懸頭頂。

這些字句在泰斯的心中奔湧而出，就像那個春日的陽光般溫暖而明亮。他不知道它們從何而來，他也不想花時間追根究柢。

裝置開始閃現出耀眼的光芒，珠寶熠熠生輝。

泰斯的最後一個感覺是有隻手抓住了他。泰斯聽到的最後一個聲音是謎琢慌亂的呼喊。﹁等等！有顆螺絲鬆了︱︱﹂

隨即，所有聲音和感知都迷失在那奇妙而激動人心的魔法呼嘯中。

## １︱３失敗的懲罰

﹁坎德人跑了，米娜。﹂加爾達從塔裡出來後報告道。

﹁跑了？﹂米娜從裝著金月屍身的琥珀棺材前轉過身來盯著牛頭人。﹁什麼意思？不可能！他怎麼能跑︱︱﹂

米娜痛呼一聲，劇烈的疼痛讓她彎下腰，跪倒在地，用雙手抱住身體。為了轉移痛楚，她把指甲深深地刺入皮肉中。

﹁米娜！﹂加爾達警覺的呼喊道。他無助的站在她身邊，結結巴巴地問。﹁出了什麼事？您受傷了嗎？告訴我！﹂

米娜呻吟著，在地上痛苦地翻滾，一個字也說不出口。

加爾達掃視了騎士們一圈。﹁你們應該負責她的安全！這是什麼人幹的？﹂

﹁我發誓，加爾達！﹂其中一人喊道。﹁沒人靠近她︱︱﹂

﹁米娜。﹂加爾達彎下腰對她說。﹁告訴我，您哪裡受傷了！﹂

米娜顫抖著將手放到黑色鎖甲上，放到她的心口處。

﹁我的錯！﹂她透過剛才因痛苦緊咬而流血的雙唇勉強喊出這句話，﹁我的錯。這是︱︱對我的懲罰。﹂

米娜依舊跪在地上，低著頭，雙手抱拳。一股股冷汗流淌在她臉上，她像發燒似的顫抖不停。﹁寬恕我！﹂她氣喘吁吁地說，一字一句都和著鮮血。﹁我辜負了禰。我懈怠了自己的職責。不會再發生這種事了，我以我的靈魂發誓！﹂

驚濤駭浪般的痛苦痙攣停止了。米娜戰慄著嘆息了一聲。她的身體放鬆下來。過了一會兒，她長長地吸了口氣，然後顫顫巍巍地站起身來。

騎士們聚攏到她身邊，個個疑雲滿腹、心神不寧。

﹁沒事了，﹂加爾達告訴他們。﹁回去做你們自己的事。﹂

士兵們走開了，但仍頻頻回頭觀望著。加爾達扶著米娜。

﹁出了什麼事？﹂他焦慮地望著她問道。﹁您說到懲罰。誰懲罰您，為了什麼？﹂

﹁唯一真神。﹂米娜說。她的臉上滿是汗水，仍舊殘存著的痛苦記憶也在臉上刻下印痕，琥珀色的眼睛變得灰暗無神。﹁我懈怠了我的職責。坎德人相當重要，我應該先去找他的，我︱︱﹂她舔著沾血的嘴唇，喃喃地說。﹁我太急著去見媽媽，結果把他給忘了。現在他跑了，這是我的錯。﹂

﹁唯一真神這麼對您？﹂加爾達重複了一遍這句話，憤怒讓他的聲音發顫。﹁唯一真神把您傷成這樣？﹂

﹁這是我應得的，加爾達。﹂米娜回答。﹁我願意承受。和我的失敗帶給唯一真神的痛苦相比，施加在我身上的痛苦不值一提。﹂

加爾達皺起眉，搖搖頭。

﹁加爾達，你想，﹂她的語氣裡隱含責備。﹁在你還是個孩子時，你父親難道不曾用鞭子打過你嗎？當你在訓練中犯錯時，你的長官難道沒有處罰過你？你父親打你並非出於惡意，長官打你也並非出於憎恨。這些懲罰是為了你好。﹂

﹁這不一樣。﹂加爾達咕噥道。他永遠不會忘記剛才那一幕：她，昔日曾統率大軍光榮地東征西討，如今卻跪在泥地裡痛苦地抽搐。

﹁當然一樣，﹂米娜柔聲說。﹁我們都是唯一真神的孩子。沒有處罰，我們又怎能學會恪守職責呢？﹂

加爾達沒回答，米娜把這當成是他默認了。

﹁帶一些人到塔裡去，把每個房間都搜一遍，確保坎德人沒有躲在裡面。在你走後，我們就把這些屍體燒掉。﹂

﹁我一定得回那裡去嗎，米娜？﹂加爾達說，語氣顯得很不情願。

﹁怎麼了，你怕什麼？﹂她問。

﹁沒有活的東西。﹂說著，他朝高塔投去陰鬱的一瞥。

﹁別怕，加爾達，﹂米娜說。她漫不經心地瞟了法師們的遺體一眼，它們正被人拖到火葬堆旁。﹁他們的靈魂沒辦法傷害你。他們已經去為唯一真神效勞了。﹂

一道明亮的光芒閃現在天空中。遙遠而永恆的光芒，比太陽更耀眼，讓後者相形之下顯得暗淡。達拉馬的肉眼無法一直注視著太陽，否則會被刺瞎，但他卻能凝視眼前美麗純淨的光芒。永生永世。至少他是這麼認為。達拉馬盯著它，渴望，又痛楚，他的一切身分，他曾經擁有的一切身分，都變得微不足道且不重要。

當他還是個小孩時，有一次他曾經仰望故鄉上方的夜空。他看到銀月，把它當成某個小玩具，想要拿來玩。他要父母把它拿下來，當然，他們沒辦法做到這件事，他就在憤怒和沮喪中嚎啕大哭。現在他也有那種感覺。本來他也會哭，但他沒有眼睛可以哭，也沒有眼淚可以流。明亮美麗的光芒似乎遙不可及，一道屏障橫亙在他面前的路上，如蟬翼般輕薄，卻又如剛玉般堅硬。他再怎麼嘗試就是無法跨越屏障一步，它是一道包圍世界的獄牆。

他並非孤身一人，而是許多囚徒中的一個。死者的靈魂們永不停息地在空虛的監房裡遊蕩，它們都飢渴地望著絢麗之光，但它卻是那麼遙不可及。

﹁那道光真的很漂亮，﹂一個溫軟而富有磁性的聲音說。﹁你看到的是彼域之光，也就是你的靈魂在漫長旅途中要去的下一站。我會釋放你，讓你自由自在地去那裡，但首先你得把我要的東西帶來給我。﹂

他會服從。只要他能逃離這個監獄，他會給那個聲音要的一切。他只要把魔法帶來就可以了。他望著大法師之塔，意識到它似乎與自己的身分有關，與自己曾有的身分有關，但那些東西都已經不在了，被拋在他身後。這座塔是名副其實的魔法寶庫。他能感覺魔法像一片片金屑般，閃耀在鋪成他一生的荒蕪之地上。

其他不安分的靈魂們湧向已經被剝奪了主人的法師之塔。達拉馬望著絢麗的光芒，心裡充滿渴望。他也加入流向高塔的死靈河川中。

他幾乎已經到了門口，這時半空中忽然伸出一隻手，牢牢地將他拉住。有個聽起來憤怒而沮喪的聲音朝他嘶叫道。﹁停！﹂

﹁停！﹂米娜下令。﹁住手！不要燒掉屍體。我改變主意了。﹂

騎士們嚇了一跳，連忙放手。兩具屍體毫無生氣地撲倒在地。騎士們面面相覷，他們從沒見過米娜像這樣優柔寡斷的拿不定主意。他們不喜歡這樣，也不想看到她受罰，哪怕是被這個唯一真神懲罰。唯一真神遠在天邊，跟他們沒什麼關係；但米娜卻近在眼前，他們崇敬她，視她為神一般。

﹁好主意，米娜。﹂加爾達一邊從塔裡走出來，一邊說。他恨恨地盯著死去的法師。﹁讓這些貪婪的人被禿鷲吃掉吧！坎德人不在塔裡。我們上上下下都搜遍了。我們離開這個被詛咒的地方吧！﹂

火焰劈啪作響，煙霧縈繞在高塔上下，正如悲傷的死靈徘徊在柏樹之間。活人們滿懷希望地等待著，渴望盡早離開。死者們則相當有耐心，因為它們無處可去。無論生者死者，大家都在納悶米娜究竟想做什麼。

她跪在達拉馬的屍體旁，用一隻手握住掛在自己頸邊的勳章，把另一隻手放在法師的致命傷口上。死人的空洞眼睛凝視著天空。

米娜開始輕柔地吟唱。

醒來吧！吾愛，

此刻一展歡顏。

汝魂為吾手牽。

莫再枯陷幽暗。

離別永世長眠。

達拉馬的肌肉在米娜的手下溫暖起來，血色又浮現在他灰暗的臉上，而他的四肢也因熱血而溫潤。他打開嘴唇，顫抖著吸了口氣。在她的觸摸下，他全身顫慄不已。生命回到死屍上的各個部位，除了眼睛之外。那對眼睛依舊空洞，毫無神采。

加爾達皺著眉頭望著眼前的一幕。騎士們則敬畏地盯著他們。在以前，米娜也總是為死者祈禱，但她從來不肯讓死者復生。她告訴他們，死者也為唯一真神效勞。

﹁站起來。﹂米娜下令。

眼睛完全不帶生命氣息的活人軀體順從地站起身。

﹁走到大車旁，﹂米娜命令。﹁在那裡等待我的命令。﹂

精靈眨了眨眼皮，他的身體猛然一動。

﹁走到大車旁。﹂米娜重複了一遍。

法師的空洞眼睛慢慢地轉過來，望著米娜。

﹁你會在這件事上服從我，﹂米娜說。﹁也會在其他所有事情上服從我，如果不服從，我就毀掉你。不是你的軀體。對你來說，損失那堆爛肉根本不算什麼。我會摧毀你的靈魂。﹂

屍體全身震顫。在片刻的猶豫後，它朝大車蹣跚走去。騎士們紛紛退後讓出一條路來，儘管也有幾個人咧嘴笑著。那個走路搖搖晃晃的東西看起來十分怪異，有個騎士甚至忍不住大笑出聲。

加爾達的心裡只感到恐懼和厭惡，他看不出這件事有什麼好笑的。他剛才不是揚言要把屍體留給禿鷲嗎？換成是他就會這麼做，一點也不會覺得愧疚。畢竟他們都是法師。但他不喜歡這種處理方式。這件事有些不太對勁，雖然他說不上來究竟是什麼東西或什麼原因讓他如此不安。

﹁米娜，這樣做明智嗎？﹂他問道。

米娜沒理會他。她對第二個法師也唱起同樣的歌，把手放在他的胸膛上。於是屍體起身坐在地上。

﹁到大車旁跟你的同伴待在一起。﹂她下令。

帕林眨著眼，一陣抽搐扭曲了他的面容。屍體的雙手連同殘破的手指慢慢舉起來，向前伸去，似乎要抓住什麼只有他才能看見的東西。

﹁我會摧毀你，﹂米娜嚴厲地說。﹁你得服從我。﹂

屍身的雙手緊緊抱攏。那張臉在極度痛苦中扭成一團，現在的痛苦看起來比他死去時更劇烈。

屍體放棄了抗爭。它垂首向大車走去。這次，沒有一個騎士還笑得出來。

米娜重新坐倒在地。她精疲力竭，灰暗的面孔上血色全無。對她來說，今天真是個悲傷的日子。她視為母親、深愛著的女子在她眼前死去，而她的神又大發雷霆。她低下頭，雙肩低垂，看起來幾乎沒力氣自己站起來。加爾達的憐憫之心油然而生。他渴望去安撫她，支撐她，但他的職責更重要。

﹁米娜，這樣做明智嗎？﹂他在她耳邊低聲重複道。﹁我們必須拖著一口棺材在安塞隆上行走，這已經夠糟的了，現在我們還要受這兩個︱︱東西的拖累。﹂他不知道該如何稱呼他們。﹁您為什麼要這麼做？這能有什麼用呢？﹂他皺起眉頭。﹁這會擾亂軍心。﹂

琥珀色的雙眼打量著他。她的面孔上堆滿了疲倦和哀傷，但那雙眼睛依舊清澈明亮，而且，它們一如既往地看穿了他的內心。

﹁他們讓你心神不安。﹂她說。

他撇嘴咕噥了幾句。

米娜把目光移到屍體上。他們坐在大車尾端，茫然地盯著前方。

﹁加爾達，這兩名法師與坎德人有關。﹂

﹁這麼說，他們是人質囉？﹂加爾達的心情好了點，這樣他就能理解了。

﹁是的，加爾達，如果你願意那麼想的話。他們是人質。當我們找到坎德人和寶物後，他們會向我解釋該如何使用它。﹂

﹁我要派更多人看著他們。﹂

﹁沒必要，﹂米娜說著聳聳肩。﹁別把他們想成囚犯，將他們當成行屍走肉就行了。﹂

她望著他們，深思著。﹁加爾達，要是有一支這樣的軍隊，你覺得如何？在這支軍隊裡，士兵執行使命毫不遲疑，戰鬥時不知恐懼，個個力大無窮，即使被砍倒也能重新站起來。這難道不是每個指揮官夢寐以求的事？我們把他們的靈魂套上枷鎖，﹂她若有所思地繼續說道。﹁然後派他們的身體去打仗。加爾達，你覺得這個主意如何？﹂

加爾達想不出要怎麼回答；或者更確切地說，湧到他嘴邊的話實在太多。他無法想像還有什麼會比這個主意更駭人聽聞、更下流。

﹁牽我的馬來，加爾達。﹂米娜下令。﹁該是我們離開這個悲傷之地的時候了。﹂

加爾達迅速依令行事，他迫不及待要快點離開這裡。

米娜騎上馬，走在哀傷肅穆的車隊前頭。騎士們聚攏在大車旁，為死者組成一支儀仗隊。駕車人揮動馬鞭，大車和它奇怪的載物緩慢地向前而去。

死靈們在米娜面前閃開道路，樹木也是如此。大法師之塔周圍濃密糾結的森林中出現一條路面平整的小徑，因為米娜不願讓棺材在顛簸的車上撞來撞去。她頻頻回顧大車，回顧車上的琥珀棺材。

加爾達走在米娜身邊的老位置上。

兩個法師的屍體坐在車後，他們的腿蕩在空中，雙臂低垂，雙手放在自己的膝蓋上。他們的眼睛在眼窩下直視著前方。有一次加爾達回頭朝他們瞥了一眼，他看到兩個煙霧般的形體像影子般跟隨在活生生的屍體後，就像掛在車輪上的銀絲巾。

他們的靈魂。

他迅速把頭轉過去，再也沒有向後看。

## １︱４藍天之死

在牠進入藍天的洞穴後，已經過了多久？銀龍一點概念也沒有。這頭失明的銀龍，明鏡，無法確定時間，因為牠無法看見太陽。自從那個奇異而可怕的風暴夜後，牠就再沒見過它。那一天，牠在風暴中聽見了聲音，認出這個聲音；那一天，聲音命令牠跪下膜拜；那一天，牠因拒絕而受到懲罰，被雷電擊中，面目全非，光明離牠而去。那一天已經過去好幾個月。從那之後，牠就在世界上遊蕩，以人類的外形踉蹌前行。這是因為，盲人能夠走路，而一頭不能飛行的盲龍則寸步難行。

明鏡躲藏在這個洞穴裡。除了夜晚，牠什麼也不知道；除了夜晚冰涼的暗影，牠什麼也無法察覺。

明鏡不清楚牠在龍穴裡陪受苦的藍龍已經多久了。自從藍天企圖向唯一真神索取報酬後，也許過了一天，也許過了一年。明鏡無意中當了他們兩個對決的目擊者。

當牠在風暴中聽到那聲音，並認出這個聲音後，明鏡就一直在尋找這個奇怪謎題的答案。如果那聲音屬於塔克西絲，那麼在其他神祇都離開後，祂又在這個世界上做什麼？明鏡翻來覆去地思索這個問題，最後心想也許藍天知道些什麼。

明鏡心裡對藍天總有些疑問。和明鏡一樣，藍天應該是克萊恩龍，但牠變得日益強悍，體形也愈來愈大，最後牠的力量已經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頭藍龍。藍天有預謀地向牠的同類翻臉，與巨龍霸王們一樣殺戮並吞噬牠們。明鏡經常納悶，藍天真的和自己的同類反目成仇了？或者牠只是在結合同類的力量？

銀龍費了好大的工夫才找到藍天的巢穴並溜了進來。牠來得正是時候，剛好看到藍天因為自己的冒犯行為和不忠被米娜懲罰的一幕。藍天本想殺死米娜，但牠的閃電卻從她的甲胄上彈回來，擊中自己。藍龍受到致命一擊。

由於迫切想要得知真相，明鏡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來救治藍天。但牠的努力只成功了一部份。牠讓藍龍得以茍延殘喘，但神靈的力量太強，而明鏡儘管身為龍族，終究是肉體凡胎。

明鏡只在汲水時才離開藍龍。

藍天在清醒與昏迷間徘徊。當牠醒過來並且神智清楚時，明鏡就向藍龍提出有關唯一真神的問題。現在明鏡已經能給這個神取個名字了。這些對話耗費很多時間，因為藍天清醒的時間很短。

﹁祂偷走了世界。﹂在藍天第一次恢復意識時曾說。﹁偷走了它，然後把它傳送到宇宙的這個部份來。祂謀劃已久。萬事俱備，只等合適時機。﹂

﹁渾沌之戰給了祂這個時機。﹂明鏡說。牠沉默片刻，靜靜地問。﹁你感覺如何？﹂

﹁我快死了。﹂藍天明白地說。﹁這就是我的感覺。﹂

如果明鏡是個人類，牠一定會說幾句安慰的謊言來讓垂死藍龍在最後一刻變得平和些。然而，儘管以人類的形體行走在世界上，牠卻非人類。龍族不習慣說謊，哪怕是那些用來自欺欺人的謊言。明鏡的智慧讓牠懂得這類謊話只能撫慰生者。

藍天是一位鬥士。身為藍龍，牠曾經經歷無數次的戰鬥，讓許多仇敵一頭栽下去摔死。在長槍之戰中，牠和牠以前的騎手，惡名昭彰的奇蒂拉，曾經將恐怖和毀滅撒遍半個安塞隆大陸。渾沌之戰過後，藍天是安塞隆上少數幾頭能與怪異的巨龍霸王︱︱瑪烈和碧雷分庭抗禮的龍。最後牠終於積聚了足夠的力量，在牠們之中謀得一席之地。牠屠戮其他龍，嚥下牠們的血肉，靠吞噬同類來獲得力量和權力。牠用犧牲者的骷髏堆建了一座形態猙獰的圖騰。

明鏡沒看見圖騰，但牠能覺察它就在附近。牠聽見死者們的聲音在憤怒地詛咒，呼喊著要報仇。明鏡對藍天並無好感。假使牠們在戰場上相遇，明鏡會盡力擊敗牠的死敵，並對藍龍的毀滅欣喜萬分。

而藍天也會欣喜於這樣的一個死亡。身為鬥士而死，當你墜下天空時，讓仇敵的鮮血濕潤你的利爪，讓閃電的滋味長存在你的舌尖，那才是藍天想要的死亡方式。不是現在這樣，不是無助地躺在地上，被困在自己的巢穴裡，生命一點一滴地在費力的喘息中流走，巨翼動彈不得，只能用鮮血淋漓的扭曲龍爪抓著巖石地面。

沒有一頭龍應該這樣死去，明鏡對自己說，哪怕是我的最兇惡的敵人。牠對於得用自己的魔法讓藍天茍活感到遺憾，但明鏡必須知道更多關於這位唯一真神的事，牠必須找出真相。牠壓下對敵人的憐憫，繼續提出問題。藍天能用來回答的時間已經所剩無幾。

﹁你說塔克西絲預謀移動世界，﹂明鏡在牠們的另一次對話中說。﹁而你是祂計劃中的一部份。﹂

藍天發出哼聲。明鏡能聽見龐大的身軀移動著，試圖緩解痛苦。

﹁我是最重要的部份，我一定是受了永世詛咒才會遇見那個狡詐的賤婦。是我發現了時空通道。我們的世界，也就是我和其他同族出生的地方與這個世界不同。我們沒有與那些身子軟綿綿的短命鬼共享一個世界。我們的世界屬於龍類。﹂

只是在經過好多次喘息和痛苦的呻吟後，藍天才能把這些話說完。不過，牠決心要繼續說完牠的故事。牠的聲音很微弱，但明鏡依然能從中聽出怒意，如同遠方沉雷的轟鳴。

﹁我們自由自在地在自己的世界裡遊蕩，為了生存，我們之間惡戰不斷。你在這裡看到的這些龍，譬如碧雷和瑪烈，牠們在你看來體格龐大、威力無比，然而，與統治我們世界的那些龍相比，牠們只不過是渺小而遭人鄙視的生物罷了。這也是牠們來到這個世界的原因之一。但我比牠們要早來一步。﹂

﹁和其他同族一樣，我覺察到我們的世界正變得像一潭死水。我們沒有未來，我們的孩子除了吃或者被吃之外也沒有未來。我們不是在前進，而是在退化。想找條路離開那世界的並非只有我一個，但我是第一個成功的。我用魔法發現了穿過虛空、通往遙遠世界的道路。後來我對在這些道路上行動相當熟悉。它們經常救了我的命，因為我一旦受到年長者的威脅，只須躍入虛空中就能躲開牠們。

﹁也正是在虛空裡，我遇見了黑暗女王陛下。﹂說這話時，藍天咬牙切齒，似乎想把什麼磨得粉碎一般。﹁我以前從沒見過神。我從來沒見識過有什麼東西能如此壯麗，從來沒有如此強大的力量離我那麼近。我向祂鞠躬，自願當祂的奴僕。祂對這些穿行在虛空中的道路非常感興趣。當然，我還沒對祂著迷到愚蠢地把秘密和盤托出的地步，但我給了祂足夠的資料，讓祂能看出這些道路對祂的潛在價值。﹂

﹁塔克西絲把我帶到被祂稱為克萊恩的世界裡。祂告訴我，在克萊恩祂只是許多神祇之一，但祂是最強而有力的，所以，其他神都害怕祂，一直陰謀對抗祂。總有一天祂會戰勝祂們，到那一天，祂會給我豐厚的報酬。我將統治克萊恩和其上的所有生物。這將是我的世界，祂以此來酬謝我的侍奉。但祂撒了謊。﹂

怒氣迴蕩在明鏡胸中，牠痛恨這種肆無忌憚的野心，痛恨祂毫不在乎那些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很明顯地，牠們只是塔克西絲手裡的工具而已。不過明鏡小心地隱藏住牠的憤怒，牠得聽完所有藍天要說的話，牠得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牠不能改變過去，但牠也許能影響未來。

﹁我當時還年輕。﹂藍天繼續說道。﹁我們種族中年輕龍的體形與克萊恩上的藍龍相仿。塔克西絲神后讓我與奇蒂拉搭檔︱︱她是黑暗之后的寵兒之一。奇蒂拉︱︱﹂

藍天沉默了，陷入對過去的回憶中。牠痛苦而充滿渴望地長嘆一聲。﹁我們在一起打的仗真是充滿了光榮。有生以來頭一回，我明白我可以不只為生存而戰，也可以為榮譽而戰，為戰鬥的喜悅而戰，為勝利的光榮而戰。起初，我鄙視那些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弱者，也就是人類和其他種族。我看不到諸神有什麼理由讓他們繼續活下去。可是很快地，我就發現他們令人著迷，特別是奇蒂拉。她充滿勇氣，大膽無畏，從來不懷疑自己，很清楚她要什麼，以及該如何去獲得。啊，她會成為怎樣的一位女神。﹂

藍天停了下來。牠的呼吸變成一聲痛苦的喘息。﹁我會再見到她的。我知道我會的。我們會一起戰鬥，再次奔向光榮︱︱﹂

﹁而在此期間，﹂這時，明鏡開口把牠們的談話移回主題上。﹁你為塔克西絲效勞。你設立了把祂帶到這裡來的通道，把祂帶到宇宙的這個部份。﹂

﹁是我幹的，我為祂做好了一切準備。祂只須等待時機到來。﹂

﹁不過，祂當然無法預見到渾沌之戰？﹂明鏡的腦海裡閃過一個可怕的念頭。﹁難道那場戰爭也是出於她的計謀？﹂

藍天對此嗤之以鼻。﹁塔克西絲也許算聰明，但她還沒聰明到那個地步。祂大概曾暗示過渾沌之神被關在灰寶石裡。如果是那樣，祂只要等哪個笨蛋把渾沌放出來就行了。畢竟，時間對祂來說算什麼？祂是神。即使沒有發生那種事，祂也會想出別的辦法。祂一直在伺機而動。事實證明，渾沌之戰正合祂意。於是一切就緒，祂裝出一副要逃離世界的樣子，撤回祂的支持和力量，任憑那些依賴祂的人孤立無援。祂必須那麼做，因為祂需要自己的全部力量來完成等待祂的艱鉅任務。

﹁那個時刻來臨了。在渾沌被打敗的一瞬間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塔克西絲攫取了那份能量，將它與自身的力量合而為一。於是祂讓世界脫離了它原本的軌道，讓它沿著我用魔法創建的通道送到這裡，送到宇宙的這個部份。這一切都來得太快，以至於世界上沒人能感受到這種轉移。諸神們自己正在拚死為自己的生存而戰，根本沒料到祂會有這種盤算，等祂們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之後，祂們的力量已經消耗殆盡，也就無力再阻止祂。﹂

﹁塔克西絲把世界從祂們手中奪走，然後把它藏起來。所有這一切都按照祂的計劃進行。世界上的人們沒了諸神的祝福，又被奪去魔法，於是陷入紛爭和絕望中。祂自己也精疲力竭，幾乎失去所有力量。祂需要時間來治癒自己，需要時間休息。但祂並不著急。人們沒有神靈的時間愈長，他們的需求也就愈大。當祂回來時，他們會感激涕零、如釋重負，他們會成為最恭順的奴隸。但祂的計劃出了個小小的錯。﹂

﹁瑪烈，﹂明鏡說。﹁碧雷，以及其他巨龍。﹂

﹁是的。牠們對這個突然出現的新玩具感到好奇。由於厭倦了在牠們自己的世界中為生存不斷拚鬥，牠們很樂意來接管這個世界。塔克西絲當時太虛弱了，無力阻止牠們。當牠們將世界的統治權據為己有時，祂除了氣得乾瞪眼之外別無對策。不過，祂依舊對我撒謊，繼續向我許諾說，當有朝一日祂重新強大時，祂會摧毀這些篡位者，並把世界給我。這些話，我相信了一段時間。但年復一年，瑪烈赤斯和碧雷，還有其他巨龍變得愈來愈強大。牠們殺戮克萊恩龍，吞噬牠們，用牠們的骷髏築起圖騰，而我仍然聽不到塔克西絲的半點消息。﹂

﹁對我來說，我能看到這個世界正開始墮落成和我離開的那個一樣。我回顧與奇蒂拉並肩作戰的日子給我帶來的歡愉。我不想再與我的同類打交道，也不想和在此地繁衍的可悲臭蟲們有任何關係。我來到塔克西絲面前，要求祂兌現承諾。﹂

﹁﹃把世界留著吧！﹄﹂我告訴祂。﹁﹃我不需要它。我也不想要它。把奇蒂拉還給我。我們要共同踏上旅途，共同去尋找一個光榮在等待我們的地方。﹄﹂

﹁祂答應了。祂說，在一個叫灰色荒野的地方，我會找到奇蒂拉的靈魂。我看到了灰色荒野，於是我去到那裡。或者說，我認為自己去了那裡。﹂藍天的聲音在胸中隆隆作響。﹁你聽見了其他的話。你聽到米娜說了什麼，她現在是黑暗之后的新寵。你聽到她說出我是如何被出賣的。﹂

﹁但，其他人看到你離開︱︱﹂

﹁其他人看到的是祂希望他們看到的東西，就像所有人在渾沌之戰結束後看到祂要他們看到的東西一樣。﹂

藍天沉默了，無言地咀嚼自己受的委屈。明鏡傾聽著藍龍的喘息。藍天大概還能活上幾個鐘頭，或者幾天。明鏡不知道確切的時間。牠無法得知藍天的傷處，藍天也不會告訴牠。明鏡懷疑，牠的靈魂可能比內心受的傷更重。

明鏡轉移了話題，想要引開藍天的思緒。﹁塔克西絲要面對一個新威脅，就是那些巨龍霸王。﹂

﹁龍王。﹂藍天咕噥著說。﹁是的，牠們是個問題。塔克西絲曾希望牠們繼續內鬥，最好彼此殺光，但龍王們卻議和了。牠們宣佈和平。人們開始心滿意足。塔克西絲擔心，很快人們就會開始崇拜這些龍王；實際上，有些人已經開始這麼做，他們再也不需要祂了。黑暗之后還沒有強大到可以與龍王們對戰。祂得找到某種方法來增強自己的力量。很久以前，祂就知道離開世界的死靈帶走了能量，祂一直為這種浪費感到可惜。於是祂設計了某種方法來把死靈禁錮在這個世界裡，讓祂得以利用它們去偷竊野魔法並傳送給祂。當祂覺得自己足夠強大後，祂便在風暴夜回來了。﹂

﹁是的，﹂明鏡說。﹁我聽到祂的聲音。祂召喚我加入祂的軍團，把祂當成神來敬拜。我本來可能會那麼做的，但有些東西阻止了我。我的頭腦雖然沒認出那個聲音，但我的心卻做到了。於是我便受到懲罰，我︱︱﹂

牠停下來。藍天開始焦躁不安，竭力想把牠的龐大身軀從地面上抬起來。

﹁出了什麼事？你在幹什麼？﹂

﹁你最好躲起來。﹂藍天說著，拚命要站直身體。﹁瑪烈來了。﹂

﹁瑪烈！﹂明鏡警覺地重複了一遍。

﹁牠聽說我快死了。那些曾經為我效勞的懦夫們，一定爭著去向牠通報這個好消息。這頭大禿鷲要來偷走我的圖騰。我會讓牠如願的！塔克西絲早就把圖騰視為囊中物，想藉由它來完成自己的目的。這麼一來，瑪烈就會把牠最難纏的敵人請到自己的窩裡，陪牠共度每個夜晚。讓那頭紅色怪獸來吧！我會用最後一口氣跟牠拚︱︱﹂

明鏡認為藍天可能是在胡說，但牠要銀龍躲起來的建議聽起來並不壞。即使牠沒瞎，明鏡也會避開那頭大紅龍。雖然牠憎惡瑪烈，但明鏡並不想和牠作戰。牠已經看到過太多的同族被那雙強悍的龍爪抓住並撕得粉碎，或者被牠用可怕的烈焰燒焦。光靠蠻力不可能打敗這頭怪獸。克萊恩上出現過的最大、最強的龍也不是瑪烈赤斯的對手。

哪怕是神也不敢出來面對牠。

明鏡變回人形。軟綿綿的皮膚、脆弱的骨骼、纖細的肌肉，這些都讓牠感覺自己脆弱得不堪一擊。然而，一個盲人能夠應付這個世界。明鏡開始繞著藍天龐大的身軀摸索道路。牠準備撤退，沿著藍龍巢穴中扭曲的迷宮通道走到洞裡更深的地方。正當明鏡依靠感覺蹣跚前行時，牠的手碰到什麼又涼又滑的東西。

一陣顫抖鑽入牠的手臂。明鏡雖然看不見，但牠立刻清楚自己摸到了什麼，那是藍天用犧牲者的骷髏堆砌出來的圖騰。明鏡哆嗦著挪開手，在倉促間幾乎失去了平衡。牠跌跌撞撞地撲到牆上，穩住身體，用牆壁來替自己引路。

﹁等一等，﹂從黑暗迴廊的另一端傳來藍天的嘶嘶聲。﹁銀龍，你幫了我一個忙。你沒讓我死在祂的髒手下。因為你，我能以有尊嚴的死去。我要回報你一個人情。你是不是在找你那些同族，金龍和銀龍，卻找不到嗎？﹂

明鏡不大情願承認這一點，即使是對一頭垂死的藍龍。牠沒回答，而是繼續沿著走道摸索前行。

﹁牠們沒有嚇得逃走，﹂藍天繼續說。﹁牠們在風暴夜聽到塔克西絲的聲音。有些龍認出了祂，明白那聲音的意思。於是牠們離開這個世界，想去尋找諸神。﹂

明鏡停下腳步，把自己看不見東西的臉轉向藍天聲音傳來的方向。牠現在可以聽見洞外傳來藍天早已聽見的聲音，巨翼的拍打聲。

﹁這是個圈套，﹂藍天說。﹁牠們離開了，但牠們現在卻回不來。塔克西絲把牠們囚禁起來，就像祂囚禁死者的靈魂一樣。﹂

﹁那麼，有什麼能讓牠們重獲自由呢？﹂明鏡問。

﹁我已經把所有知道的東西都告訴你了，﹂藍天回答。﹁銀龍，我欠你的債已經還清。你最好趕快離開。﹂

明鏡盡可能快速地溜過走廊。牠對自己行進的方向完全沒概念，但牠猜自己正深入龍穴。牠把右手貼在牆上，手不離牆地沿著走。牠知道這樣就能找到出路。這時明鏡聽到瑪烈的聲音，牠停住腳步。對這樣一個龐然大物來說，如此尖利刺耳的嗓音顯得非常怪異。牠把手緊貼住牆，蹲在平滑的地面上，在龍穴冰涼的黑暗角落裡縮成一團。牠甚至壓抑了自己的呼吸聲，深怕牠會聞聲而至。

明鏡蜷縮在藍龍的巢穴中，心懷恐懼地等待著結局。

藍天知道自己快死了。牠的心臟在胸腔裡狂跳、顫抖。牠要為每一口氣而掙扎。牠渴望躺下來休息，渴望閉上眼睛，任憑自己沉溺在過去的回憶。再一次張開與天空同色的雙翼飛翔在雲端；再一次聽見奇蒂拉的聲音，聽見她堅定的命令，她促狹的笑聲；再一次感覺她的雙手，堅定能幹的雙手，抓住韁繩，準確無誤地指引牠直撲戰鬥最激烈、最血腥的地方；再一次沉浸在金鐵交鳴和血腥氣味中，感觸血肉沾滿利爪的滋味，傾聽奇蒂拉激昂地發出戰號，對所有前來者發出挑戰；再一次回到龍廄中，包裹傷口，等待她的到來。她總會來。她會坐在牠身邊，與牠重溫過去的戰鬥。她會拋下那些拚命要贏取她芳心的渺小人類，到牠這裡來。龍和龍騎士，合為一體，和諧而致命。

﹁喔，藍天。﹂一個恨恨的聲音說。瑪烈把腦袋從洞口伸進來，遮擋住陽光。﹁我被誤導了。看來你還沒死。﹂

藍天鼓起精神。牠的夢，牠的記憶，真真切切，但卻不是真的。

﹁不，我還沒死。﹂牠咆哮道。牠把腳爪深深地刺入巖石中，與痛楚對抗著，強迫自己站穩身子。

瑪烈又把自己的笨重身軀挪進藍天的洞穴一步，這回是牠的腦袋和肩膀，還有前爪和頭頸。牠的翅膀依舊收在身側，後腿和尾巴還垂蕩在峭壁表面上。牠那雙殘酷的小眼睛厭惡地掃視著藍天。牠沒把藍龍當一回事，而是自顧自地搜尋起促使牠到這裡來的理由，也就是藍天的圖騰。牠發現它堆積在龍穴中央，這下牠的眼睛變得閃閃發亮。

﹁別管我，﹂牠漠然道。﹁我知道你快死了。請繼續。我可不想打斷別人的好事。我只是來搜集一些記憶碎片，好紀念我們共度的時光。﹂

瑪烈伸出腳爪，開始在藍天的圖騰周圍織起一道魔法網。藍天望著圖騰上骷髏們的眼眶。牠能覺察到神后的存在。塔克西絲一點也不在乎牠。再也不會了。現在牠已經沒有任何利用價值。祂的眼裡只有瑪烈。好極了，藍天希望他們能快活地聚在一起。他們真的很相配。

牠的腿顫抖起來，再也撐不住牠了，於是牠癱倒在自己巢穴的地面上。牠恨自己，恨得發狂。牠要戰鬥，要拚死一搏，至少得在瑪烈身上留下牠的印記。牠太虛弱了，渾身發抖。牠的心臟怦怦狂跳，似乎要躍出牠的胸腔。

﹁藍天，我可愛的藍龍。﹂奇蒂拉的聲音，促狹的笑聲又迴蕩在牠耳邊。﹁什麼，你這大懶蟲，還在睡覺？快起來，我們今天有仗要打！我們的敵人可沒在睡覺哦，你知道的。﹂

藍天睜開眼睛。她就站在牠面前，她的藍龍甲在日光下熠熠生輝。奇蒂拉對牠微笑，然後她抬起手指給牠看。

﹁那裡站著你的仇敵，藍天。你還有一仗要打。再打一場，然後你就可以休息了。﹂

藍天抬起頭。牠看不見瑪烈。牠的視力正在快速流逝，與牠的生命力一起溜走。然而，牠能看見奇蒂拉，能看見她給自己指點方向。牠吸了口氣。這是牠最後一口氣，牠一定得好好利用它。

空氣與牠腹中的硫磺混成一片。牠使勁地將它們吐出。

絲絲作響的閃電激射而出，劃破龍穴中的幽暗。驚雷聲震山野，讓人心膽俱裂。然而，牠依舊能聽見瑪烈痛苦而憤怒的尖叫聲。牠無法看見自己給瑪烈造成多大的傷害，但牠猜想瑪烈一定傷得不輕。

瑪烈在狂怒中向藍天猛撲而來。牠將自己鋒利的腳爪刺入藍天的皮膚，撕裂藍天的肌肉，在體側劃出一個怵目驚心的大洞。

藍天什麼也感覺不到了，再沒有痛苦，也沒有恐懼。

牠滿足地任憑自己的腦袋沉落到地上。

﹁幹得好，我可愛的藍龍。﹂牠耳邊又傳來奇蒂拉的聲音，牠驕傲地感覺到她正用手撫摸牠的頸側。﹁幹得好︱︱﹂

藍天的虛弱雷擊其實並沒有給瑪烈造成真正的傷害，只是把一陣刺骨的酥麻感傳遍牠全身，並且從牠的前腿關節處連皮帶肉地震落一大片鱗甲。牠的傷痛與其說來自牠的肥大身軀，還不如說來自牠的尊嚴。於是牠對垂死的藍天大打出手，對準藍龍的皮肉又撕又咬，直到龍巢裡血流成河。最後，牠終於意識到自己只是在作踐一具沒有知覺的屍體罷了。

發洩夠了以後，瑪烈便重新動手支解藍天的圖騰，準備把它傳送回自己位於新古德蘭山脈瑪烈之峰上的巢穴裡。

瑪烈靠在自己的戰利品上，心滿意足地望著數量眾多的骷髏。光是捧著它們，就能令牠感覺自己的力量在不斷強大。

牠從來也沒喜歡過克萊恩的本地龍。牠們在這個世界裡位居主宰地位，其他那些渺小的動物對牠們敬畏交加，這把牠們都寵壞了。因為有時克萊恩上的軟皮動物們也敢起來反抗龍族。瑪烈曾經從藍天那兒聽說過諸如此類的事件，聽牠說著什麼長槍之戰的故事，還有戰鬥的興奮，以及龍和龍騎士之間的緊密聯繫。

顯然，藍天已經離開牠原來的世界太久了，居然把這種小孩子之間的打架胡鬧當成真正的戰鬥。瑪烈曾經和這些龍騎士裡的幾個交手過，他們是牠這輩子看過最可笑的東西。牠回憶起自己原來的世界。在那裡，氏族中沒有一天不爆發爭奪尊卑順序的血戰。

日復一日，牠們必須為生存而戰，這也是瑪烈和其他同族為找到這個富饒、慵懶的世界而歡欣的原因之一。牠並不為失去那些殘酷的日子而遺憾，但牠經常會帶著懷舊的心回想它們，就像一個老兵重溫他的過去。牠和牠的同族已經給了這些軟骨頭克萊恩龍一個珍貴的教訓，當然，只是對倖存者而言。克萊恩龍匍匐在牠面前，許諾放忠牠、崇拜牠。

然後就是那個奇怪的風暴夜。

克萊恩龍變了。瑪烈說不出到底哪裡有問題。那些紅龍、黑龍和藍龍雖然繼續為牠效勞，繼續對牠有喚必應，但牠總覺得牠們在暗中搞什麼鬼。牠經常發現牠們在竊竊私語，而只要牠一現身，牠們就立刻散去。到後來，有幾隻龍索性不告而別。牠已經接到報告，說克萊恩龍載著奈拉卡騎士與占據索蘭薩斯城的索蘭尼亞騎士團作戰。

瑪烈並不反對龍類去屠戮索蘭尼亞人；然而，就這樣把牠晾在一旁是不行的。塔貢爵士本會來諮詢牠的意見，但他已經被人殺死。也就是在得知他的死訊時，瑪烈頭一次聽到那個最令人煩心的消息︱︱克萊恩上居然冒出一個神來。

瑪烈曾聽說過關於這個神的流言。譬如，就是祂把世界帶到宇宙的這個部份。不過，瑪烈並沒有看過這個神的任何蹤跡，而牠也只能從這裡得出一個結論，就是這個神已經被牠的到來弄得灰心喪氣，乾脆不戰而逃了。瑪烈從沒想過神會擺出低姿態、暗中積蓄力量，因為牠來自一個以武力和蠻勇統治的世界，在那裡完全沒有狡詐的容身之地。

日復一日，愈來愈多關於唯一真神和祂的手下，一個名叫米娜的人類女孩的報告傳進瑪烈耳裡。瑪烈對這些報告並不怎麼在意，主要是因為那個米娜沒做什麼惹火牠的事情。實際上，米娜的作為恰恰取悅了瑪烈。米娜移除了西瓦那斯提上的屏障，並摧毀了自私自利而又喜歡裝腔作勢的綠龍湛青‧血暴。西瓦那斯提精靈們被黑暗騎士們踩在靴子底下，這回他們可馴服多了。

後來，瑪烈又聽說牠的表親碧雷要攻打奎靈那斯提精靈的國土，這讓牠大為不悅。瑪烈才不在乎精靈的死活，但這種行為背棄了和約。瑪烈不信任碧雷，不相信牠的野心和貪婪會到此為止。本來，瑪烈有點想親自干預，結束這場胡鬧，但前任黑暗騎士團首領塔貢爵士向牠保證，說他已經設法控制了情勢。

碧雷飛去摧毀奎靈那斯提。牠果然成功了。奎靈那斯提精靈現在正像一窩窩老鼠般逃離淪為廢墟的家園，哼，他們跟老鼠本來就沒什麼差別。當然，碧雷到最後害得自己命也丟了，不過話說回來，牠從來就是個莽撞、衝動、沒大腦的傻瓜。

向瑪烈報告綠龍之死的是兩頭牠手下的紅龍，牠們倒也規規矩矩地裝出一副畏縮的模樣。但瑪烈懷疑，這兩個傢伙其實在恭順外表下正竊笑不已。

瑪烈不喜歡這些紅龍對牠表親之死加油添醋的方式。牠們沒有表現出適當的敬意。瑪烈對碧雷之死的細節也不滿意，因為這背後似乎有神的影子。身為龍族，碧雷也許比一頭鬧哄哄的蠢驢強不了多少，但牠畢竟是一頭龐大而強悍的野獸，瑪烈無法想像一幫精靈在沒有神力援助下能弄死牠。

有頭克萊恩龍讓瑪烈興起奪取碧雷圖騰的念頭。牠無意中提到圖騰，說不知道大家會怎麼處理它。即使碧雷已死，圖騰上仍舊不斷放射出力量。牠手下那些還活著的人類將軍們已經在談論著要如何把它瓜分掉，如果他們不是苦於無力操縱魔法的話，大概早就這麼做了。

人類居然要把他們的髒手放到如此神聖、如此強力的圖騰上，這種想法讓瑪烈嚇了一跳。牠立即飛去將它據為己有，然後用魔法把它運回自己的巢穴，把碧雷收集的骷髏加在自己的收藏品旁。牠從中吸取魔法，感覺它充盈全身，讓牠比以往更加強大。隨後又傳來米娜的消息，說她殺死了強大的藍天。

瑪烈沒有耽擱。這對那個神來說應該夠了。牠最好鑽回自己的窩裡去。瑪烈用魔法包裹住藍天的圖騰，準備將它帶走。這時候，牠停下來，盯著大藍龍血肉模糊的遺骸，思索著要不要把牠的腦袋也加進自己的圖騰裡。

﹁牠才不配得到這種榮幸！﹂說著，瑪烈不屑一顧地用腳趾頭踢開幾小塊藍天的骨頭和碎肉。﹁瘋子，牠就是個瘋子。發狂的瘋子。牠的頭骨看起來會是個詛咒。﹂

牠怒視著肩上的傷口。血已經停了，但焦爛的皮肉還感覺刺痛，肌肉遭受的傷害讓牠的前腿變得僵硬。不過，傷口沒有大礙，不會影響牠的飛行。

瑪烈把骷髏全收集到牠的魔法網中準備離開。在走之前，牠嗅了嗅空氣，最後朝周圍環視了一圈。牠來的時候就察覺到有些地方不對勁，有種奇怪的氣味。一開始牠無法確定氣味從何而來，但現在牠認出它了。龍。那些克萊恩本地龍裡的一員，如果瑪烈沒猜錯的話，那還是頭金屬龍。

瑪烈搜索了藍天屍體所在的洞窟，卻找不到金屬龍的蹤跡：地上沒有散落的金色鱗片，牆上也沒有沾著銀屑。過了一會兒，瑪烈放棄尋找。牠的傷口還在痛，牠想回巢穴去，回到黑暗而寧靜的密室裡，專心堆砌牠的圖騰。

瑪烈緊緊抱住被罩在網中的骷髏圖騰，護著自己的傷腿，把龐大的身軀擠出死去藍龍的巢穴，展翅向東飛去。

## １︱５銀龍與藍龍

明鏡依舊躲在暗處，直到確定瑪烈已經走了，並且不會再回來為止。明鏡聽見戰鬥過程，牠甚至為藍天挺身迎戰殘暴的紅龍感到驕傲。當藍天死去時，牠心中閃過一陣痛惜。明鏡聽到瑪熱狂怒的痛呼，聽到牠撕扯藍天的軀體。當牠感覺一股溫熱的液體漫過牠的手掌時，明鏡猜想這應該是藍天的血。

現在瑪烈總算走了，明鏡開始思索下一步該怎麼辦。牠用手摀住瞎眼，詛咒自己的殘疾。牠掌握了有關唯一真神的重要信息，也得知了金屬龍的情況，但牠對此卻無能為力。

明鏡意識到牠得去做點什麼，至少要去找點食物和水。龍血的氣味很重，但牠還能透過它依稀聞到水的氣味。牠用魔法把自己變回龍形，因為在那種形態的嗅覺能力遠勝過人類。牠本能地期盼變形，因為牠感覺被裹在脆弱、沒有翅膀的人類形體中過於拘束，它皮膚又軟，骨頭又脆。

牠化身為龍體，那一刻，他感覺一陣奢侈的舒暢感，就像長睡剛起的人盡情地伸了個懶腰一樣。在鱗甲的掩護下，牠感覺安全多了，而且四條腿也比人類的雙足讓牠站得更穩。牠的視線會變得非常清晰，可以看見在牠下方好幾里外奔跑的野鹿。

確切地說，我曾經能看得更清楚，牠糾正自己。

至少牠的嗅覺變得敏銳許多，很快地，牠就在洞窟裡找到一條溪流。

明鏡暢飲了一場，當乾渴消退後，牠的下一步便是填飽自己飢腸轆轆的肚子。牠聞到了羊肉味。不久前藍天把一頭山羊帶回巢穴，但還沒機會去享用它。如果牠的肚子能不再咕嚕作響，明鏡就可以讓自己的思緒變得清晰一些。

牠希望能避開正廳，因為那裡躺著藍天的殘骸，但牠的感覺告訴自己，羊肉就在那個洞裡。飢餓驅使明鏡走了回去。

地上被鮮血弄得又濕又滑。空氣中瀰漫著血腥和死亡的氣息。也許是這些濃重的氣味讓明鏡的感官變得麻木，也許是飢餓弄得他漫不經心。無論出自什麼原因，當牠聽到一個可怕而陰冷的聲音迴蕩在洞中時，簡直沒有詞句能形容牠的驚訝。

﹁起初我以為這是你幹的好事，﹂那頭龍用本族語言說。﹁但現在我意識到我弄錯了，你不可能打倒強大的藍天，你甚至無法自己走出這個洞穴而不撞到什麼東西。﹂

明鏡一邊在腦子裡默唸防禦法術，一邊把沒有視力的臉孔轉向這個未知的說話者；從牠說話的語氣和身上那股淡淡的硫磺味判斷，這是一頭藍龍。牠一定是從藍天家的正門裡飛進來的。飢餓讓明鏡分心，因此才沒聽見牠的到來。

﹁我沒殺藍天。﹂明鏡說。

﹁那會是誰呢？塔克西絲？﹂

明鏡聽到祂的名字，不禁吃了一驚，隨後牠才意識到自己並不該吃驚。牠不是唯一從風暴中認出那個聲音的龍。

﹁你也可以這麼說。是那個叫米娜的女孩用魔法箭弄死了牠。她這麼做是出於自衛。藍天先對她動手，聲稱祂背叛了牠。﹂

﹁她當然背叛了牠，﹂藍龍說。﹁她還能做些什麼？﹂

﹁我弄糊塗了。﹂明鏡說。﹁我們到底在說米娜還是塔克西絲？﹂

﹁無論是意圖還是目的，她們都是一體的。銀龍，你在這裡做什麼？還有，這地方怎麼到處都是瑪烈的味道？﹂

﹁瑪烈帶走藍天的圖騰。藍天受了致命傷，但牠還是起而與瑪烈抗爭，並打傷了瑪烈，雖然我想瑪烈應該傷得不重。這些都是瑪烈幹的，以作為對藍天的報復。﹂

﹁藍天幹得好。﹂藍龍咕噥著說。﹁我希望瑪烈長出膿瘡，就此爛掉。但你還沒回答我的第一個問題，銀龍。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有疑問。﹂明鏡說。

﹁你是否得到了答案？﹂

﹁我得到了。﹂明鏡說。

﹁你對聽到這些答案是否覺得驚訝？﹂

﹁不，說真的，沒有，﹂明鏡承認。﹁你叫什麼？我叫明鏡。﹂

﹁啊，光明城堡的守護者。我叫銳刃。我是︱︱﹂藍龍停下話，當牠再度開口時，聲音變得沉重而哀傷。﹁我曾經是奎靈那斯提梅丹元帥的坐騎。他死了，現在我得靠自己了。身為銀龍，你大概會想知道奎靈那斯提被摧毀的事。﹂銳刃補充道。﹁死亡之湖，精靈們這麼叫它。這就是那個曾經很漂亮的城市剩下的全部東西。﹂

明鏡疑心大起，牠警覺地說。﹁我不相信這件事！﹂

﹁相信吧！﹂銳刃陰鬱地說，﹁我親眼看見它的毀滅。我沒來得及救出元帥，但我的確看到大綠龍碧雷送了命。﹂牠的聲音裡帶著殺氣騰騰的滿足感。

﹁願聞其詳。﹂明鏡說。

藍龍輕輕一笑。﹁我猜你也想知道。有人向奎靈那斯提精靈發出警告，就碧雷即將到來，於是他們嚴陣以待。他們站在自家的屋頂上，朝牠射去成千上萬枝箭。每枝箭上都有一根用魔法加固的繩索。精靈們認為那是他們自己的魔法，其實不是。那是祂的魔法。﹂

﹁塔克西絲？﹂

﹁一下子便除掉祂的另一個勁敵，還有精靈。那幾千根魔法繩索組成一張大網，罩在碧雷身上，把牠從天上拉了下來。精靈們準備趁牠躺在地上動彈不得時殺死牠，但他們的計劃出了差錯。你知道，精靈與矮人一起在奎靈那斯提地下挖了不少隧道。許多精靈成功地通過這些隧道逃命。但是最後，它們被證明是奎靈那斯提精靈的失策之舉。當碧雷摔到地上時，牠的沉重身體壓垮了隧道，讓地上裂開一道巨大的深淵。牠陷進地裡，白怒河水沖出河道，灌入深淵，淹沒了奎靈那斯提，並把它變成一個巨湖。死亡之湖。﹂

﹁碧雷死了，﹂明鏡小聲嘟囔道。﹁藍天也死了。奎靈那斯提淪為廢墟。塔克西絲一個接一個地幹掉了祂的敵人。﹂

﹁也是你的敵人，銀龍。﹂銳刃說。﹁以及我的敵人。這些自封為霸王的傢伙殺了我們的許多同族。你該為黑暗女王戰勝牠們感到欣喜。不管你對祂有何評價，祂至少是我們世界裡的女神，而且祂也為我們而戰。﹂

﹁祂除了自己之外不會為任何人而戰，﹂明鏡反駁道。﹁一如既往。這全是祂的錯。如果塔克西絲不把世界偷走，這些霸王們就永遠不會找到我們。那些死者們，無論是龍、精靈，還是人類和坎德人，就都能活下來。殺戮他們的是巨龍，但塔克西絲要為他們的死負最大的責任，因為是祂把我們帶到這裡來的。﹂

﹁偷走世界︱︱﹂銳刃重複了一遍這句話。牠的腳爪刮擦著巖石洞壁，尾巴緩慢地甩來甩去，一雙翅膀不住地擺動。﹁原來祂幹了這種事。﹂

﹁據藍天所說，就是這樣。牠親口告訴我的。﹂

﹁銀龍，牠為什麼要告訴你？﹂銳刃冷笑著問。

﹁因為我試圖救牠一命。﹂

﹁牠是頭藍龍，是你最可憎的敵人，而你卻想救牠的命！﹂銳刃輕蔑地說。﹁我又不是呆子，才不會相信這種坎德人的故事！﹂

明鏡看不見藍龍，但牠能猜得出對方的模樣。這是個老兵，牠的藍色鱗甲一定相當光可鑑人，說不定在牠的胸膛和前額上還有幾道傷疤，彰顯牠的武勇。

﹁我救牠的理由很冷血。即使是你，大概聽到後也能心滿意足。﹂明鏡回敬道。﹁我來藍天這裡是為了尋找問題的答案，我不能讓牠死，不能讓那些答案跟著牠進墳墓。我在利用牠，這點我承認。我一點也不覺得自豪，但至少，在我的幫助下，牠能一直撐到攻擊瑪烈的那一刻。因為這個，牠感謝我。﹂

藍龍默然無語。明鏡無法揣測銳刃的心思。牠的爪子刮著石壁，翅膀來回搧動充滿血腥味的氣味，而牠的尾巴還在前後擺動不停。如果銳刃決意動手，明鏡的法術已經就緒。久經征戰的藍龍對上失明銀龍，這可不是一場公平的決鬥。但至少，和藍天一樣，明鏡要在敵人身上留下自己的烙印。

﹁塔克西絲偷走了世界，﹂銳刃若有所思地說。﹁祂把我們帶到這裡。正如你所說，祂需要為此負責。然而，和以前一樣，祂仍舊是我們的女王，而且祂還與我們的敵人作戰，為我們報了仇。﹂

﹁祂的敵人。﹂明鏡冷冷地說。﹁除此之外祂什麼都不在乎。﹂

﹁告訴我，銀龍，﹂銳刃咄咄逼人地追問。﹁你頭一次聽到祂的聲音時有何感覺？你的心裡、你的靈魂裡是否有所觸動？你有這種感覺嗎？﹂

﹁我有。﹂明鏡承認。﹁當我頭一次在風暴裡聽見那個聲音時，我就知道這是神的聲音，也曾感到一陣激動。雖然父母打過孩子，但孩子仍舊與父母親近，這不是因為他們有多聰明或者有多好，只是因為他們是孩子所知道的唯一父母。但隨後我就有所懷疑，於是我來到這裡。﹂

﹁懷疑，﹂藍龍不屑一顧地說。﹁一個好士兵從來不能懷疑。他只須服從。﹂

﹁那你為何不加入祂的軍隊？﹂明鏡質問道。﹁如果不是有懷疑，你又為什麼會跑到藍天這裡來？﹂

銳刃沒有回答。牠是在思索這些事情，還是發了脾氣想發動攻擊？明鏡說不上來，而且牠也突然厭倦了這場談話。牠又餓又累。一想到食物，牠的胃就不禁咕嚕叫。

﹁如果我們要打一架的話，﹂銀龍說。﹁我要求在我填飽肚子後再說。我餓壞了，如果我沒猜錯的話，這裡有新鮮羊肉的氣味。﹂

﹁我才不跟你打架呢！﹂銳刃不耐煩地說。﹁跟一個瞎眼敵人打架有何榮譽可言？你要找的羊肉在你左邊，大概兩爪之外的地方。圖騰中的這些頭骨堆裡也有我伴侶的一份。如果我們沒被帶到這個地方，也許牠能活到今天，也許︱︱儘管如此，﹂藍龍甩著尾巴，滿心不悅地加了一句。﹁塔克西絲仍舊是我的女王。﹂

明鏡無法幫助藍龍，牠得先得解決自己的信仰危機。不過牠的問題還算簡單，因為牠這族裡沒有誰敬拜過塔克西絲。牠們的愛和忠誠屬於聖光之神帕拉丁。

帕拉丁是不是還在什麼地方尋找祂失落的兒女？在風暴後，金屬龍離開克萊恩去尋找諸神，至少藍天是這麼說的。牠們一定失敗了，因為塔克西絲的地位依舊絲毫不見動搖。然而，明鏡相信，帕拉丁依然存在。在某個地方，聖光之神還在照看我們。塔克西絲把我們籠罩在黑暗中，把我們藏起來，不讓祂看見。如同迷失在海上的船難者，我們得找個辦法發出訊號，以便讓搜尋浩渺大洋的人發現我們。

明鏡安頓下來享用羊肉。牠沒有提出是否要與對方分享。藍龍一定吃得飽飽的，因為牠能看見自己的獵物。當明鏡以人類的軀體行走在大地上時，牠帶著一個乞討碗，靠殘羹剩飯維生。這是牠這麼久以來吃到的第一頓新鮮肉塊，所以牠決定要好好享受它。牠現在已經有了大略的方向，知道自己能做什麼，要是牠能找到方法就好了。不過，牠得先擺脫眼前這頭藍龍，後者看起來幾乎對牠一見如故。

藍龍是喜歡社交的龍族，銳刃也不例外。牠並不急著離開，相反地，牠開始喋喋不休地大談特談。起初牠似乎給人一種不善言辭的印象，但現在這些言辭開始滔滔不絕地從牠嘴裡湧出，好像牠因為找到能傾吐心聲的對象而如釋重負似的。牠描述了伴侶之死，牠用悲哀和自豪的口吻說起梅丹元帥，牠還提到一個叫傑拉德的黑暗龍騎士。明鏡心不在焉地聽著，牠的另一半心思在思索著個主意。

還好，由於牠在吃東西，因此除了一兩句咕噥外不必做什麼回答。等到明鏡的肚子填飽時，藍龍又不說話了。明鏡聽到藍龍不安的聲音，心裡希望牠終於要準備走了。

明鏡錯了。銳刃只是把牠的龐大身軀換了個位置，想坐得更舒服一點而已。

如果我沒辦法甩掉牠，明鏡鬱悶地決定，那就想辦法利用牠吧！

﹁你知道多少有關龍骨圖騰的事？﹂明鏡小心翼翼地問。

﹁夠多的。﹂銳刃咆哮道。﹁就像我說的，我的伴侶也成了上面的裝飾品。你問這個做什麼？﹂

﹁藍天提起過一些關於圖騰的事。牠說︱︱﹂明鏡必須轉個彎說話才不會把藍天告訴他的事情洩露出去，其中包括圖騰的作用和金屬龍的失蹤。

﹁什麼關於塔克西絲接管了它們，並且想拿來為己所用，那是什麼意思？太含糊其辭了。﹂銳刃說。

﹁抱歉，但牠沒再說什麼。那時候牠聽起來已經快瘋了，也許是在胡言亂語。﹂

﹁從我聽說的事情來看，只有一個人知道塔克西絲的心思，就是那個叫米娜的女孩，那個替唯一真神率領軍隊的人。我已經與許多追隨祂的龍談過，牠們說，這個米娜很熱愛塔克西絲，而且還領有神后的祝福。如果有人知道圖騰的奧秘，那應該就是米娜了。銀龍，這些對你來說也沒什麼用。﹂

﹁正好相反，﹂明鏡若有所思地說。﹁比你想到的要更有意義。我在米娜還是小孩時就認識她了。﹂

銳刃哼了一聲，顯得有點懷疑。

﹁記得嗎，我是城堡的守護者？﹂明鏡說。﹁而她是城堡裡收養的棄兒之一。我認識她。﹂

﹁也許是吧！但她現在會把你當成敵人。﹂

﹁會這麼想也是人之常情。﹂明鏡同意道。﹁但她在幾個月前遇見過我。那時我還是以人類的形態現身，又瞎又弱，孤身一人。她認出了我，並免我一死。她大概還記得我們在她童年時共度的日子。她總喜歡問︱︱﹂

﹁她放你一馬是因為她的感情過於脆弱。﹂銳刃嗤之以鼻。﹁人類都有這種毛病，哪怕是最完美最厲害的人也一樣。﹂

明鏡一言不發，牠小心地掩藏住自己的笑容。這頭藍龍，可以悲悼自己死去的騎士，卻對一個懷念故友的女孩大加嘲笑。

﹁即使如此，在這件事上，她的失手卻對我們有利。﹂銳刃繼續說道。牠打起精神，從頭到尾，全身凜然一抖，收攏了自己的翅膀。﹁好極了，我們去見見這個米娜，看看究竟出了什麼事。﹂

﹁你說﹃我們﹄？﹂明鏡訝異地問。牠以為自己聽錯了，儘管﹁我﹂和﹁我們﹂在龍語中相差甚遠，任誰都能輕易地分辨清楚。

﹁我說︱︱﹂銳刃抬高了嗓音，似乎明鏡除了是個瞎子外還有重聽。﹁我們一起去見這個米娜，並要求知道吾后的想法︱︱﹂

﹁不可能。﹂明鏡簡短地說。無論牠自己作何打算，與一頭藍龍結伴絕對不在計劃之內。﹁你看到我殘廢了。﹂

﹁我看到了，﹂銳刃說。﹁傷得很厲害，但它似乎沒能阻止你去做需要做的事。你終究還是來了這裡，不是嗎？﹂

明鏡沒有否認。﹁我一步一步走到這裡，慢慢地走過來。我被迫向人乞食︱︱﹂

﹁我們沒時間說這些廢話了。向人類要飯！﹂銳刃搖搖頭，牠的鱗甲隨之叮噹作響。﹁我本以為你寧願餓死也不會去幹那種事。現在你必須騎我去那裡。時間緊迫，萬事皆瞬息流轉。我們沒時間用人類的步伐慢吞吞地走過去。﹂

明鏡不知道該說什麼。一頭瞎眼銀龍騎在一頭藍龍背上，這主意實在太荒唐了，牠簡直忍不住要大笑出來。

﹁如果你不肯跟我去，﹂銳刃看到明鏡顯然拿不定主意，便補充道。﹁我就只好殺了你。你說的那些藍天告訴你的事情很令人信服，然而你一提到細節就吞吞吐吐、閃爍其詞。我認為藍天告訴你的東西，要比你願意與我分享的多得多。因此，你要跟我一起去，以便我能時刻盯著你，要不然，我只好讓這些事情隨你一同死去。﹂

明鏡從不像現在這麼懊惱自己的失明。牠猜想，眼前最有尊嚴的做法是與藍龍對抗，然後死在一場激烈而短暫的戰鬥中。這種死法雖然很光榮，但不算明智之舉。據牠所知，牠是克萊恩上僅有的兩個知道金龍和銀龍離去的生者之一：牠們駕著魔法之翼去尋找諸神，結果卻被唯一真神設法囚禁起來。另一個知道這件事的人是米娜，儘管明鏡不認為她會向自己透露隻言片語，但牠至少得先跟她談談再說。

﹁你沒給我什麼選擇的餘地。﹂明鏡說。

﹁這就是我的意思。﹂銳刃回答。牠並沒有洋洋自得，只是就事論事而已。

明鏡變換了形體，從強而有力的龍形變成脆弱的人體。牠扮成一個滿頭銀髮的年輕男子，穿著城堡密儀教徒的白袍。牠在自己模樣猙獰的雙眼上蓋了塊黑布。

牠緩慢地挪動人類的雙腿，用牠的人手摸索前行。牠邁著顫顫巍巍的腳步跨過龍穴裡的每一塊石頭，隨後牠踩到藍天的血泊，滑倒在地，割傷了牠的柔弱皮膚。明鏡總算對一件好事感到慶幸，那就是不必看到銳刃那張充滿憐憫的面孔。

藍龍是個士兵，牠對明鏡的狼狽並未加以譏笑，牠甚至還用一隻堅定的爪子指引明鏡的腳步，攙扶明鏡爬過藍龍寬闊的背脊。

死亡的臭氣充斥在龍穴中，縈繞在藍天被作踐過的屍身上。藍龍和銀龍都樂於離開這裡。銳刃坐到巖洞外的山崖邊，吸了口新鮮空氣，展開巨翼，直衝雲霄。明鏡緊緊抓住藍龍的鬃毛，把雙腿貼緊銳刃身側。

﹁抓牢。﹂銳刃警告道。牠高高地升入天空中，劃了個巨大的弧線。明鏡猜出銳刃要做的事，於是按照指示使勁抓牢。

明鏡感覺銳刃的肺在擴張，一口龍息呼之欲出。牠聞到硫磺的味道，聽見閃電的劈啪聲。一聲爆炸過後，巖壁崩裂，隨之萬噸碎石如雨般傾瀉而下，在暴雷的轟鳴聲中咆哮怒吼。銳刃又釋放出一道閃電。這次，在明鏡聽來，似乎山脈本身正化為礫石。

﹁凱蘭卓斯長逝於此。其曾以﹃藍天﹄之名行世。﹂銳刃說。﹁驍勇善鬥，攻戰無前；忠於其乘者，而其乘者亦忠於彼矣。他日吾輩離世之時，願皆留身後之名若此，足矣。﹂

盡完對死者的職責後，銳刃垂下翅膀，做最後一次致敬。隨即轉過身，朝另一個方向高飛而去。

明鏡根據頸後的溫暖日光可以判斷，牠們正往東飛。牠緊緊抓住銳刃的鬃毛，感覺呼嘯的狂風拍打在牠的臉頰上。牠的腦海裡出現了樹木的影像。隨著秋天來臨，它們會染上金紅的色彩，如同顆顆鑲嵌在綠絲絨草地上的寶石。牠在心裡看到紫灰色的群山被這一季的初雪所覆蓋，在下面很遠的地方，有碧藍色的湖泊和蜿蜒的河流；有村莊周圍一抹抹金黃，那是已經成熟的秋麥；還有星星點點的灰色農莊，四周被田野環繞︱︱

﹁銀龍，你為何哭泣？﹂銳刃問。

明鏡沒有回答。而銳刃在沉思片刻後，也沒有繼續追問。

## １︱６心靈中的石頭城堡

被世人稱為﹁牝獅﹂的野精靈望著丈夫，目光中流露出愈來愈多的關切。自從他們接到太后之死和精靈首都奎靈諾斯毀滅的消息以來，兩個星期的時間已經過去。從那時起，吉爾薩斯，這位年輕的奎靈那斯提國王，便很少開口說話。不理會她，不理會普蘭切特，也不理會他們的扈從。他把自己裹在毯子裡，獨自一人睡覺。每次她試圖要安慰他時，他就躲得遠遠的。他吃飯時也是獨自一人，而且食量也少得可憐。他的肌肉似乎正從骨頭間融化，要知道他本來也沒多少肌肉。騎馬時他依然獨來獨往，一個人坐在馬背上默默沉思。

他的臉色變得灰暗，臉頰凹陷。他並不悲悼。自從他們頭一次聽到那可怕的波濤聲後，他就沒再哭過。當他開口說話時，他只問一個問題：我們離會合地點還有多遠？

牝獅擔心吉爾薩斯會再次變成像以前那種病態的模樣，那個毛病在他被迫統治奎靈那斯提人民的早期曾經折磨過他。那時，他頭上戴著王冠，其實卻是個囚犯，於是他便陷入消沉中，對什麼事情都一副冷眼旁觀、漠不關心的模樣。他常常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幾天，寧可接受恐怖的噩夢，也不願面對可怕的現實。後來他終於熬過去了，努力從差點淹死他的黑暗水潮中掙扎出一條路。他曾是個好國王，用自己的力量援助由妻子領導的叛軍，支援他們對抗黑暗騎士的暴政。然而，他所做的一切看起來都已付諸流水。他親愛的母親死了，精靈首都遭到毀滅，這些噩耗沖走了他所有的成就。

普蘭切特也有同樣的憂慮。身為陛下的貼身侍衛和僕從，普蘭切特和牝獅需要一起將吉爾薩斯從他的噩夢裡拉回愛他和需要他的人身邊。

﹁他自怨自艾。﹂說這話時，牝獅正與普蘭切特並肩而騎。兩人都關切地望著眼前孤獨的背影，望著他避開侍衛、茫然地注視前方的道路。﹁他責怪自己拋下母親、任憑她去送死。他責怪自己想出那個最後摧毀城市，以及害死成百上千條性命的計劃。但他卻看不見，正是他的計劃取了碧雷的命。﹂

﹁但是代價也很沉重。﹂普蘭切特說。﹁他知道他的人民永遠不能再回奎靈諾斯了。碧雷也許已經完蛋，但牠的軍隊還沒被摧毀。他們的確損失了很多人，但根據報告，那些僥倖活命的傢伙還在繼續焚燒和蹂躪我們美麗的故土。﹂

﹁燒掉的東西可以恢復。毀掉的東西可以重建。西瓦那斯提精靈曾經回到故鄉與噩夢作戰。﹂牝獅說。﹁他們能收復故土，我們也能做到。﹂

﹁我沒那麼有信心。﹂普蘭切特回應道，他的目光回到國王身上。﹁西瓦那斯提曾與噩夢作戰，但看看他們變成什麼樣子，比以前更怕外面的世界，甚至企圖把自己隔絕在屏障裡。結果自然是一場災難。﹂

﹁奎靈那斯提會更有理智一些。﹂牝獅堅持道。

普蘭切特搖搖頭。他不想再和她爭執下去，於是放棄了這個話題。他們默默地騎了好幾里路，然後普蘭切特靜靜地說。﹁妳知道吉爾薩斯真正的心病為何，對嗎？﹂

牝獅沉思良久，隨後輕聲說。﹁對，我想我知道。﹂

﹁他怪自己沒有加入死者的行列。﹂普蘭切特說。

他的眼裡盈滿淚水。牝獅點了點頭。

無論他有多麼憎恨此生，吉爾薩斯依舊必須活下去。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了他的人民。後來他開始納悶，究竟有什麼理由需要他繼續忍受這份痛苦。他在這個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都看不到一點希望。只有一條細線把他繼續牽掛在此生中，那就是他對母親許下的諾言。他曾向羅拉娜承諾過，自己會去領導難民，領導那些成功逃離奎靈那斯提的人，他們正在灰燼平原邊上等他。向死者許下的承諾必須兌現。

即使如此，當他們越過一條河流時，他仍不禁凝視著它，憧憬當河水漫過他頭頂時帶來的那份平靜。

吉爾薩斯知道妻子在為他傷心、為他擔憂。他從她身邊走開，避開整個世界，退到他心靈中的石頭城堡裡。她一定深受傷害，他知道這點，或者至少能猜測到。他本來可以打開大門讓她進來，但這需要努力。要那樣做，他就得離開自己避難的角落，走到陽光下，越過記憶的庭院，打開門鎖，以接受她的同情；而他實際上並不配享有這份同情。他受不了。暫時還受不了，也許永遠都不能。

吉爾薩斯陷入深深的自責中。他的計劃被證明是災難的原因。他的計劃讓毀滅降臨奎靈那斯提和國王的保衛者頭上。他的計劃導致了母親的死亡。他懼怕面對人民。他們會認為他是個劊子手，而事實也是如此；他們會把他當成是懦夫，沒錯，這也是事實。他逃走了，拋下人民去送死。也許他們會指控他蓄意策劃了奎靈那斯提的垮臺，畢竟他身上有一部份是人類。他意志消沉，現在哪怕是最荒唐、最不可思議的念頭他都會相信。

他在腦子裡思考著兩個主意，是派代表去好呢，還是乾脆對難民避不見面？

﹁你多像個懦夫啊！﹂吉爾薩斯鄙夷地對自己說。﹁逃避那項責任，就跟你逃避其他責任一樣。﹂

他要面對他們。他要默默承受他們的憤怒和痛苦，這也是他應得的。他會脫下王冠，把一切都交給參議院。他們會選出另一個統治者。他要回到死亡之湖畔，那裡長眠著他的母親，還有他的人民，到那時，所有痛苦都將一了百了。

於是日復一日，年輕的精靈國王就這麼獨自沉浸在一個個陰暗的念頭裡。他的眼前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奎靈那斯提難民的集結地點。全靠索巴丁矮人的慷慨努力，他們才得以通過矮人在精靈國土地下挖出的隧道逃生。到了那裡，他就會去做必須做的事。他會兌現諾言，然後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地離開︱︱永遠離去。

他還沉浸在這些思緒中，這時傳來妻子呼喚他的聲音。

牝獅有兩種聲音，其中一個，正如吉爾薩斯形容的那樣，是為人妻的聲音；另一個是軍隊指揮官的聲音。她下意識地在兩種角色之間轉換，從來沒覺察到它們的不同，直到很久以前吉爾薩斯向她指出這點為止。妻子的聲音溫柔，愛意綿綿。指揮官的聲音則能震斷幼樹，至少他總喜歡以開玩笑的口吻這麼說。

他對妻子溫柔而愛意綿綿的聲音充耳不聞，因為他覺得自己不配得到愛，任何人的愛。但身為國王，他不能把軍隊指揮官的話也拒之門外。一聽這聲音他就知道，又是壞消息。

﹁嗯，怎麼了？﹂他鼓起勇氣，轉過頭來面對她。

﹁我接到一份報告︱︱好幾份報告。﹂牝獅停下來深深地吸了口氣。她害怕告訴他這個消息，卻又別無選擇。他是國王。﹁我們認為碧雷的軍隊已經潰散或被摧毀，但他們又重新集結起來並進行整編。本來我們不認為有可能發生這種事，但他們似乎有了個新領袖，一個叫薩繆瓦爾的人。他是個黑暗騎士，追隨黑夜之主，一個名叫米娜的人類女孩。﹂

吉爾薩斯默默盯著妻子。他的一部份聽見了這個消息，但另一部份則又向黑牢裡的陰暗角落深處爬了幾步。

﹁這個薩繆瓦爾自稱為一個叫唯一真神的神靈效勞。他告訴士兵們，唯一真神將奎靈那斯提從精靈手中奪走，並準備把它歸還給人類，也就是這片土地的合法主人。現在，所有希望免費分得土地的人，只需簽字效忠這位薩繆瓦爾隊長就行了。你可以想像，他的軍隊十分龐大。人類中的每一個敗類和混混都急著在我們美麗的國土上霸占一份。吉爾薩斯，他們進軍了，﹂牝獅最後說。﹁他們裝備精良、補給充足，正快速占領奎靈那斯提。我們沒多少時間了。我們得去警告人民。﹂

﹁然後呢？﹂他問。

牝獅簡直認不出他的聲音。含混不清，聽起來像在一扇緊閉的門後面說話。

﹁我們按原定計劃行事，﹂她說。﹁穿過灰燼平原前往西瓦那斯提。只不過，我們得加快速度。我會派快馬先去警告難民︱︱﹂

﹁不，﹂吉爾薩斯說。﹁那個去告訴他們的人必須是我自己。如果需要，我會日夜兼程。﹂

﹁親愛的︱︱﹂牝獅換成妻子的口吻，溫柔而愛意綿綿。﹁你的身體︱︱﹂

他瞟了她一眼，把這些話堵在她嘴中，然後轉身策馬而去。他的突然離去讓侍衛們大吃一驚。他們只得快馬加鞭地追上他。

牝獅輕嘆一聲，也追上去。

吉爾薩斯挑選的難民集合點位於新海岸邊。那裡離索巴丁的距離足以讓矮人在難民遭到進攻時能協助他們防禦，但並沒有近到會讓矮人心神不寧的地步。矮人們其實很清楚，熱愛森林的精靈族絕不會想到要在索巴丁強大的地底要塞裡安家；然而，在他們心裡，矮人確信安塞隆上的每一個人都在秘密地羨慕他們的要塞，時刻準備一有機會就奪取它。

精靈們還得小心翼翼，以免惹來巨龍奧奈撒布列特的怒火。牠已經接管了新岸的故土，並用黑暗魔法把它改造成一個殺機四伏的大泥潭，這片土地現在被稱為新沼澤。為了避免涉足牠的地盤，吉爾薩斯準備橫越灰燼平原。這是個廣闊的荒蕪地帶，只有野蠻人部落在此生息。他們生活在沙漠裡，自成一統，對邊界以外的世界沒什麼興趣，而這個世界對他們也興趣缺缺。

難民們花了好幾個星期才緩慢地、陸陸續續地來到會合地。有些人成群結隊地從矮人和巨型挖地蟲挖出的隧道中湧出，另一些人則三五成群或孤身一人地在牝獅所屬的義軍幫助下穿過森林而來。他們拋下家園、財產、農場和莊稼，拋下蔥翠的森林和花香撲鼻的庭園，還拋下他們美麗的奎靈諾斯城，連同閃耀的太陽之塔。

精靈們自信能回到他們熱愛的故土。這片土地一直歸奎靈那斯提精靈所有，至少在他們看來是這樣。即使在痛苦的鬩牆戰爭後，當精靈國度一分為二，化為奎靈那斯提和西瓦那斯提這兩個偉大的精靈國家時，奎靈那斯提精靈仍舊統治並定居在這片早已歸他們所有的國土上。

這次遷徙是暫時的。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還記得長槍之戰時被迫逃離國土的一幕。他們活了下來，並且回去讓自己的故國變得更強盛。人類大軍來了又去，巨龍來了又去，而奎靈那斯提國度則將永存。焚燒時瀰漫出的嗆人煙氣很快就會被風吹走。綠色幼樹將從黑灰下拔地而起。他們會重建家園，重栽樹林。他們曾經這麼做過，以後仍舊會這麼做。

精靈們對這番前景深信不疑，他們對奎靈諾斯的保衛者也很有信心，結果難民營裡的氣氛竟從一開始的陰鬱變成幾乎是歡欣鼓舞了。

當然，難民們也哀悼親人的喪亡，因為碧雷興高采烈地殺戮了牠在曠野上看到的每一個精靈。還有些難民被龍殺害了。其他一些人或是不幸碰到大肆搶掠的人類，或是被奈拉卡騎士逮捕。他們輕則挨揍，重則遭到酷刑折磨。然而考慮到精靈們面臨的滅族之災，死者的數目就少得令人驚訝了。由於他們的年輕國王進行了周密的安排，以及矮人王國的慷慨相助，奎靈那斯提精靈得以倖存下來。他們開始展望未來，而那個未來扎根於奎靈那斯提之上。他們無法想像還有別的可能。

不過，他們之中較為明智的人依舊心懷憂慮、疑雲滿腹，因為他們能看得出來，並非所有跡象都是好的。為何他們還得不到奎靈那斯提保衛者的半點消息？城市裡駐有荒野跑者，時刻準備迅速趕往難民營。無論他們會帶來捷報還是噩耗，現在總該要來了。但他們根本沒露臉，這讓一些精靈感到相當不安，其他人則聳聳肩，並不在意。

﹁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這是人類的說法，若要換成侏儒的俗語就是，﹁沒有爆炸就是往正確方向邁出的一大步﹂。

精靈把帳篷設在新海岸邊的沙灘上。孩子們在輕柔拍打岸邊的海水中嬉戲，或者用沙子堆建城堡。到了晚上，他們用漂流木生起火堆，望著不斷變幻的焰火，講述在其他歲月裡精靈族被迫逃離家園的故事，而這些故事總有個大團圓的結局。

天氣很好。這種季節的夜晚還能如此溫暖實在不尋常。海水呈現出一種只有在秋日裡才能見到的墨藍色，這也預示著冬季風暴的到來。樹上掛滿了豐收時節的禮物，食物很充沛。精靈們還找到可供飲用和沐浴的潺潺清水。精靈士兵日夜衛護著平民，矮人士兵則駐紮在森林裡，用一隻眼睛留意可能的入侵者，另一隻眼睛則留意精靈的動向。難民們在等待吉爾薩斯，等待他來告訴他們龍已經被打敗，他們能重返家園的消息。

﹁陛下，﹂一個精靈侍衛來到吉爾薩斯身邊，﹁您要我在離難民營還剩幾個鐘頭的路程時讓您知曉。營地就在前頭。﹂精靈指了指。﹁在那些山丘後面。﹂

﹁那我們就在這裡停下，﹂吉爾薩斯說著勒住韁繩。他仰望天空，灰白的太陽幾乎直直地照在他們頭頂上。﹁等到黃昏時再過去。﹂

﹁親愛的，我們為什麼要停下來？﹂牝獅催動坐騎趕上來，剛好聽到吉爾薩斯的指令。﹁我們兼程趕路就是為了來到人民身邊，而現在，他們已經近在咫尺，我們卻要停下來？﹂

﹁我必須告訴他們的消息只能在黑暗中述說，﹂他說著翻身下馬，並沒有看她一眼。﹁太陽和月亮的光輝都不會照亮我們臉上的悲傷。我甚至憎恨星辰的冰冷光芒。要是我能把它們從天上摘下來，我會去做的。﹂

﹁吉爾薩斯︱︱﹂她剛開口，他已經把臉別了過去，轉身走開，消失在樹叢中。

隨著牝獅的一個信號，他的侍從跟隨他而去。他們保持著一段合乎分寸的距離，但也沒落後太遠，以防不測。

﹁我正在逐漸失去他，普蘭切特。﹂她的語氣中充滿哀傷和沉痛。﹁我不知道該做什麼，不知道該怎麼贏回他。﹂

﹁繼續愛他，﹂普蘭切特建議道。﹁這就是妳所能做的。剩下的要他自己來。﹂

夜幕降臨後不久，吉爾薩斯和他的家臣們走進難民營。營火燃燒在海灘上。孩子們歡樂的影子跳躍在火焰間。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場假期，一次大冒險。在黑暗隧道裡度過的夜晚，還有聲音粗嘎、模樣嚇人的矮人，現在都已經變成遙遠的回憶。學校停了課，每天要做的家庭作業也免掉了。吉爾薩斯望著他們舞蹈的身影，心裡思量著他必須告訴他們的消息。假日將在今夜結束；到明天，他們就要開始一場苦戰，為自己的性命而戰。

在這些開開心心圍著火堆跳舞的孩子裡，有多少人會迷失在沙漠中，倒在烈日和脫水的夾擊下？傳說中遊蕩在灰燼平原裡的邪惡生物，又會奪走多少人的性命？除此之外，他的人民還會死去多少？他們能否以一個種族存在下去？或許這次行軍將在後人的記憶裡成為奎靈那斯提的最後長征？

他不事聲張地步行走進營區。看到國王經過的人都被他的樣子嚇了一跳，這是指那些認出國王的人。吉爾薩斯的相貌變化得相當多，以至於很多人根本認不出他來。

他變得瘦削、蒼白，毫無血色，幾乎失去所有人類的特徵。他身上纖細的精靈骨架變得很明顯，很引人注目。有些人在敬畏交加中竊竊私語，說他幾乎就是古代偉大的精靈王西瓦諾斯和姬斯卡南的化身。

他穿過營帳之間，朝營區中央走去，一個大火堆正在那裡熊熊燃燒。牝獅一聲令下，他的家臣們止步不前。吉爾薩斯要說的話必須由他自己來說。

一看到他的面孔，精靈們的笑聲戛然而止。他們停下了故事和舞蹈，並催促孩子們也安靜下來。國王默默地孤身來到他們中間的消息一經傳開，精靈們便開始聚集到他身邊。參議院的首領們匆匆跑來迎候他。他們七嘴八舌地抱怨說，自己被剝奪了舉行適當典禮歡迎他的機會。然而，當他們看到他的臉龐在火光下死一般的蒼白時，這些吵吵嚷嚷便一下子沉默了下來。他們把自己的歡迎辭忘得精光，一個個懷著大難將至的預感等待他的發言。

翻滾而來的波濤一陣陣地衝擊著沙灘，此起彼伏。在濤聲的伴奏下，吉爾薩斯講述了奎靈那斯提的陷落。他說話時吐字清晰，口氣平穩，不帶一絲感情。他說到母親的死，說到城市保衛者們的英勇無畏。他稱讚了矮人和人類的大無畏精神，他們為保衛一片並非故鄉的土地和一群並非同族的人民而戰死。他還提到巨龍的滅亡。

精靈們為自己的太后、也為現在已經必死無疑的親人們哭泣。淚水無聲地滾落在他們的臉上。他們沒有嚎啕大哭，以免漏掉隨之而來的消息。

隨之而來的消息果然讓人震撼。

吉爾薩斯述說了那個新首領屬下的軍隊。他說到有個新的神靈將驅逐精靈的﹁功勞﹂據為己有，並把他們的故土通通賞給了人類，而後者也正從北方蜂擁而來。至於那支軍隊，它已經得知有關難民的事，正迅速追來，企圖把他們一網打盡。

他告訴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設法去西瓦那斯提。屏障已經塌了。他們的同族會歡迎他們來到自己的土地上。然而，精靈們要去西瓦那斯提就必須先穿越灰燼平原。

﹁暫時將不會有回歸家園的可能。﹂吉爾薩斯被迫告訴他們。﹁也許在同族的幫助下，我們可以組建一支夠強大的軍隊打回我們親愛的故土，趕走敵人，並奪回他們偷去的東西。不過，雖然我們希望如此，但這份希望卻只存在遙遠的未來。現在，我們首要的考慮是我族的存亡。我們要走的路將很艱難。我們必須一起走過那條路，心裡只能有一個目標。只要有一人心生異念，我們大家都將死去。﹂

﹁我是被人用詭計和叛變扶上王位的，你們現在應該知道真相了。那個故事已經在你們之中流傳了許多年。你們叫我傀儡王。﹂

他說著瞟了帕塞隆監國一眼。監國的臉上戴了一層悲傷的面罩，但他的目光卻在人群中掃來掃去，竭力要讀出人們心中的反應。

﹁要是我繼續充當那個角色就好了。﹂吉爾薩斯繼續說道。他把目光從參議員身上移回到人民那裡。﹁我試著想做你們的統治者，但我失敗了。是我的計劃毀了奎靈那斯提，是我的計劃為侵略者大開方便之門。﹂

他抬起手，示意開始交頭接耳的精靈們安靜。

﹁你們需要一位強勢的國王，﹂吉爾薩斯說。他努力抬高自己因叫喊而嘶啞的嗓音。﹁一位有勇氣和智慧帶領你們穿越危險，並能讓你們安全的人。我不是那個人。現在，我宣佈放棄王位和為人主的資格，交出我的一切權力。我將把繼承事宜留給參議院定奪。我感謝你們這些年來對我的好意和關愛。我真希望能為你們做得更多，真希望我能更稱職。﹂

他想走，但人們紛紛湧到他身邊；雖然他非常需要逃開這一切，但他並不想強行從人群中擠開一條路。於是他被迫留下來聽取參議院的意見。他垂下頭，目光避開眾人的面孔。他不想看到他們的敵意，不想看到他們的憤怒和責備。他就這麼站在那裡，等待別人把他打發走。

驚訝的人群一片寂靜。太多的事情，來得太突然，沒時間消化。他們的城市已經被一個死亡之湖所取代；現在後有追兵，而前路則危機四伏，路的盡頭只有一個茫然不確定的未來；國王宣佈遜位，參議院一片混亂。他們在沮喪和驚訝中面面相覷，每個人都在等待別人說第一句話。

那句話屬於帕塞隆。身為一個狡詐而精明的人，他把這場災難當成助長自己野心的最佳時機。他命令幾個精靈拉來一根大樹幹，自己站到上面，一邊拍手一邊大聲嚷嚷著要眾人肅靜。這是一道沒必要的命令，因為現在眾人籠罩在一片死寂中，連一聲嬰兒的啼哭都沒有。

﹁兄弟姐妹們，我知道你們的感受。﹂監國擺出一種深沉的音調說。﹁我自己在聽說降臨到我們人民頭上的悲劇後，也深感震驚和悲傷。不要害怕，局勢完全在掌握之中。我將接手統領國政的權力，直到指定新王為止。﹂

帕塞隆伸出一隻瘦骨嶙峋的手指，指著吉爾薩斯。﹁這個年輕人自願下臺，他做得很對，因為把這場災難加到我們頭上的就是他，以及那些操縱他的人。傀儡王。是的，這個稱呼再適合不過了。曾幾何時，吉爾薩斯願意接受我的智慧和經驗，聽從我的指導。他來諮詢我的意見，而我會高興和自豪地給予他協助。然而，他的家族裡有人陰謀反對我。我不願現出他們的名字，因為指責死者是不合適的，即使他們曾經不斷企圖削弱我的影響力。﹂

帕塞隆愈說愈起勁。﹁在那些牽動傀儡線繩的人裡，就有遭人憎惡的梅丹元帥，他才是導致我們毀滅的罪魁禍首，因為他像勾引母親那樣誘惑兒子︱︱﹂

白熱的狂怒如同藍龍口中的烈焰閃電，重重地擊打在吉爾薩斯用來禁錮自己的堡壘監獄上。他猛地跳到帕塞隆站立的樹幹上，朝他的下巴就是一拳，打得他飛旋著向後倒去。監國四腳朝天地倒在沙地上，這下子他的美妙演講徹底地從大腦中消失得一乾二淨了。

吉爾薩斯一言不發。他沒有環視眾人，而是跳下樹幹，從人群中擠出去。

帕塞隆好不容易才坐起來。他晃了晃被摔得七葷八素的腦袋，吐出一枚牙齒，氣急敗壞地伸手指點。﹁來人！來人！你們看他做了什麼！逮捕他！逮捕︱︱﹂

﹁吉爾薩斯。﹂人群裡響起一個聲音。

﹁吉爾薩斯。﹂另一個聲音說。然後是第二個，第三個。

他們沒有齊聲高呼，沒有把他的名字喊得震天響。每個精靈都在平靜地、默默地唸誦他的名字，彷彿在回答一個提問。但是這個名字在人群中被重複了一遍又一遍，因此它便帶著拍打海岸的浪濤所具有的無聲力量。年長者唸著他的名字，年輕人唸著他的名字，就連兩個參議員在扶起帕塞隆時也在唸著他的名字。

吉爾薩斯驚訝而迷惑不解地抬起頭，環顧四周。

﹁你們不懂︱︱﹂他開口道。

﹁我們懂。﹂一個精靈說。他的臉龐深陷，悲傷留下的痕跡還清晰可辨。﹁你也一樣，陛下。你明白我們的痛苦和心傷。正因如此，你才是我們的國王。﹂

﹁正因如此，你永遠是我們的國王，﹂另一個懷抱嬰兒的婦女說。﹁我們真正的國王。我們都知道你私下為我們做的一切。﹂

﹁要不是你，碧雷就會盤據在我們美麗的城市裡，﹂第三個人說。﹁我們這些站在你面前的人都會死去。﹂

﹁我們的敵人能得逞一時，﹂另一個聲音說。﹁但只要我們牢記親愛的故國，這個國家就永不會消失。有朝一日，我們會奪回故土。到那一天，陛下，你將領導我們。﹂

吉爾薩斯說不出話來。他望著他的人民，望著與他分擔淪亡之痛的人民，他覺得羞愧，覺得受到責罰，無地自容。他並沒有感到自己已經贏得他們的嘉許，現在還沒有。但他會去爭取，他會用他的餘生去爭取。

帕塞隆監國唾沫飛濺，又叫又嚷，怒氣沖沖地要別人聽他說話，但已經沒有人再理會他了。其餘的參議員都簇擁到吉爾薩斯身邊。

帕塞隆臉色陰沉地望著他們，忽然他抓住一個精靈的手臂，悄悄地對他耳語道。﹁打敗碧雷的計劃本來就是我想出來的。當然，我把它算在陛下的名上。至於我們之間的這場小爭吵，就像父子間經常發生的那樣，完全是彼此間的誤解而已。他對我來說就像兒子，我打從心裡疼愛他。﹂

牝獅依舊站在營地邊上，她激動得無法去看自己的丈夫，無法與他說話。她知道吉爾薩斯會來找她。她躺在為他們兩人準備的床舖上，就在海邊。她聽到他踩在沙灘上的腳步聲，感覺手掌輕輕拂過她的臉龐。

她伸出手擁抱他，把他拉到自己身邊。

﹁親愛的，妳能原諒我嗎？﹂說罷，他輕嘆一聲，躺在床上。

﹁這難道不是為人妻該做的嗎？﹂她微笑地問他。

吉爾薩斯沒有回答。他已經閉上眼睛，幾乎睡熟了。

牝獅將毛毯蓋在他身上，把頭靠在他胸前，傾聽他的心跳，直到她自己也墜入夢鄉。

明天，太陽會早早升起，這將是一輪殷紅如血的旭日。

## １︱７不期之旅

當啟動時光旅行裝置之後，泰索何夫‧柏伏特就只能感覺到兩件事：不可逾越的黑暗和謎琢湊在他左耳邊的大聲尖叫，並緊緊抓住他的左手，以至於他長在那隻手上的指頭完全失去了知覺。除此之外，泰斯就什麼也感覺不到了。下面空蕩蕩的，上面空蕩蕩的，旁面除了謎琢之外，也還是空蕩蕩的。泰斯不曉得他是頭朝地還是腳朝地，還是非常有趣的頭腳一起朝地。

這種挺有意思的狀態持續了一段特別長的時間，的確滿長的，因為泰斯實際上已經有點厭煩了。一個人只能盯著不可逾越的黑暗這麼長的時間，然後他就會想來點變化。即使是在時空裡翻跟斗︵這大概是他們正在幹的事，但泰斯一點也無法確定︶，你做久了也會一樣覺得乏味。最後你會覺得寧可被一個巨人踩扁，也不要有個侏儒不停在你耳邊尖叫︵嘖嘖，侏儒的肺活量可真是驚人︶，並差點把你的手從手臂上扯下來。

這種狀態又維持了好久，直到最後，泰索何夫和謎琢結結實實地撞到了什麼軟綿綿、爛乎乎的東西上。那東西發出一股強烈的泥土和松針味。坎德人的這一跤可摔得不輕，一下子把他的厭倦和侏儒的尖叫都給摔掉了。

泰索何夫仰躺在地上，拚命吸氣，想喘過也許是他這輩子的最後一口氣。他向上望去，指望看見渾沌的大腳舉在他頭頂上。現在泰斯只剩下幾秒鐘的時間向謎琢解釋這一切的來龍去脈，而侏儒根本還沒察覺到馬上要被踩成肉醬的慘淡前景。

﹁我們會像英雄一樣死去。﹂泰索何夫用他的第一口氣說。

﹁什麼？﹂謎琢用他的第一口氣尖叫道。

﹁我們會像英雄一樣死去。﹂泰索何夫重複道。

隨即，他突然意識到，他們不會死。

泰索何夫滿腦子都是他自己和侏儒馬上就要完蛋的念頭，所以他沒仔細看看周遭的環境。他假設自己能看到的所有東西就是渾沌那雙醜陋的大腳。現在他有空張望一下了，於是他便看到自己頭頂上並沒有什麼大腳，只有一棵在暴雨中不斷掉下松針的大松樹。

泰索何夫伸手去摸腦袋，想看看他有否有被狠狠撞了一下的跡象，因為他從過去的經驗中知道，頭上的大腫包會讓你看到壯觀的東西，雖然那些東西一般是飛來飛去的金星，而不是簌簌飄落的松針。可是，他並沒有摸到任何腫起來的東西。

這時，泰索何夫聽到謎琢又深吸一口氣，毫無疑問這是另一聲刺耳尖叫的前兆，他馬上伸出手做了個命令的手勢。

﹁噓，﹂他緊張地低語道。﹁我好像聽到了什麼動靜。﹂

說實話，泰索何夫什麼也沒聽見。噢，其實他還是聽見了一點動靜。他聽見雨水從松針上滴下來的聲音，此外，就沒別的了；而他的話說得好像他聽到什麼可怕的聲音。他假裝聽見只是為了堵住侏儒的尖叫。很不幸地，就像其他胡作非為的人常常會得到的下場一樣，他也馬上罪有應得地受到了懲罰。就在他假裝聽見什麼可怕動靜時，他真的聽見某種可怕的動靜。那是鋼鐵撞擊的聲音，緊接著便是轟隆的一聲爆炸。

在泰斯充當英雄時累積下來的經驗裡，只有兩種東西會發出那種聲音：第一是刀劍交鳴，第二是爆裂的火球砸在隨便什麼東西上。

他聽見的下一個聲音又是尖叫聲，只不過，謝天謝地，這次不是謎琢喊出來的。這聲尖叫離得比較遠，他能分辨出它屬於某個正在死翹翹的地精。果然，很快便傳來一陣令人噁心的地精皮毛燒焦味，證實了他的想法。尖叫聲漸漸平息下去，隨之而來的是撞擊聲，似乎有許多大傢伙正跑過一片滿是濕答答松針的森林。泰索何夫猜想這可能是更多的地精，他還意識到現在可不是撞上地精的好時機，尤其是那些剛剛挨過火球的傢伙。於是他趴到地上，鑽進兩根低懸的大樹枝下，然後把謎琢也拉進去。

﹁我們在哪裡？﹂謎琢質問道。他把腦袋伸出他們藏身的土坑。﹁我們怎麼到這裡的？什麼時候能回去？﹂

很好的問題。泰斯心想，侏儒有辦法問到問題核心的能力。

﹁我很抱歉，﹂說著，泰斯從松針間向外張望，想看看出了什麼事。撞擊聲變得愈來愈響亮，這意味著他們已經很靠近了。﹁但我不知道。一個也不知道。﹂

謎琢的下巴都快掉下來了。其實它已經掉下來了，因為上面都沾滿了泥巴。﹁你說你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他喘了口氣，這下他的肚子都被怒氣撐得鼓了起來。﹁是你把我們帶來這裡的。﹂

﹁不對，﹂泰斯不失風度地說，﹁不是我，是它。﹂他晃了晃被他捧在手裡的時光旅行裝置。﹁它不應該帶我們來這裡的才對。﹂

泰斯看到謎琢又深吸一口氣，便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所以我猜你根本沒修好它。﹂

謎琢頓時洩了氣。他盯著裝置，嘴巴裡嘟囔著什麼缺少設計圖、沒有內部指令之類的話，然後伸出一隻滿是泥漿的手。﹁把它給我，我要檢查一下。﹂

﹁不，謝謝你﹂泰索何夫說著把裝置塞進一個包包哩，並把它繫緊。﹁我想，應該由我來保管它。噓！﹂泰斯從樹枝底下回過頭來，瞪了侏儒一眼，把手放在嘴唇上。﹁別洩漏出我們在這裡。﹂

與其他從沒見過別管它山脈之外世界的侏儒相比，謎琢算是經歷甚廣了。然而，他一點也不喜歡自己經歷過的大多數冒險，它們全都是些煩人又無聊的事，只會打斷一個人工作。但他也從中學到了重要一課：要在冒險中活下來，最好的辦法就是躲在某個一片漆黑而又不大舒服的地方，並且把嘴巴牢牢閉上。這點他做得不錯。

謎琢寶在藏得太好了，而泰索何夫則一點也不精通這套把戲，結果當他開始興奮地大喊大叫，並起身迎向兩個剛從森林裡鑽出來的人類時，他發現嚇壞了的侏儒不知道從哪裡找到那麼大一股力氣，把他死命拉了回來。

﹁以所有可燃物的名義，你以為自己在幹什麼啊？﹂侏儒氣喘吁吁地說。

﹁一開始我以為他們是全身著火的地精，但他們不是。﹂泰斯爭辯說，隨後他指了指來人。﹁那人是個索蘭尼亞騎士，我從他的甲胄上就看得出來。另外一個是法師，我能從他的袍子上看出來。我正要去跟他們打聲招呼，順便做個自我介紹。﹂

﹁如果我從我的旅行裡還學到了一點什麼東西，﹂謎琢用一種壓抑的聲音說。﹁那就是你永遠不要向拎著劍或者穿法袍的任何人做自我介紹。讓他們走自己的，你走你的。﹂

﹁你說什麼？﹂那個陌生法師說著把頭轉向自己的同伴。

﹁沒有。﹂騎士說。他舉起劍，警覺地四下張望。

﹁好吧，有人在說話，﹂法師板著臉說。﹁我肯定聽見聲音了。﹂

﹁除了我的心跳之外，我可沒聽見任何聲音。﹂騎士停下來聽了一會兒，然後搖搖頭。﹁不，我什麼也沒聽見。那聲音像什麼？地精？﹂

﹁不。﹂法師說著向陰影裡望去。

從他的相貌看來，那人是個索蘭尼亞人，因為他有一頭長長的金髮。他把頭髮束成辮子，以免它礙手礙腳。他的眼睛湛藍、敏銳，目光炯炯有神。他身上穿著一件本來大概是紅色的袍子，但它現在沾了好多泥漿，又被煙熏過，還染上血漬，因此它的顏色在下雨天灰暗的光線下已經分辨不出來了。在他的袖口和衣褶上能看到一條微微閃耀的金絲線。

﹁快看哪！﹂泰索何夫驚訝地倒吸一口氣，激動不已。﹁他拿著雷斯林的法杖！﹂

﹁真怪，﹂法師說。﹁它聽起來像坎德人的聲音。﹂

泰索何夫馬上用手摀住嘴巴。謎琢絕望地搖搖頭。

﹁有什麼正經事非得讓一個坎德人跑到戰場中心來？﹂騎士笑著問。

﹁坎德人哪能幹正經事？﹂法師狡黠地反問。﹁除了給那些倒霉碰到他們的人惹麻煩之外。﹂

﹁太對了。﹂謎琢沮喪地嘆了口氣。

﹁太沒禮貌了，﹂泰索何夫咕噥道。﹁也許我真的不該去向他們自我介紹。﹂

﹁只要你聽見的不是地精就好。﹂騎士說著回頭瞟了一眼。﹁你覺得我們擋住牠們了嗎？﹂

騎士穿著一身皇冠騎士的甲胄。泰斯一開始把他當成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因為他的頭髮已經相當灰白，但又看了他一會兒之後，泰斯意識到騎士要比他乍看起來的樣子年輕許多。是他的眼睛讓他顯得蒼老。它們流露著悲傷，還有一絲疲憊，而它本來不該在如此年輕的人身上出現。

﹁我們暫時阻擋住牠們了。﹂法師說。他坐在樹旁，小心地把法杖抱在懷中。

那根法杖是雷斯林的，絕對沒錯。泰索何夫對它再熟悉不過了。還有那顆抱在金色龍爪裡的水晶球。他記得自己有好多次想伸手去摸它，結果都被狠狠地彈了回來。

﹁還有好多次，我看到雷斯林就像這樣抱著法杖。﹂泰斯小聲對自己說。﹁但那個法師絕對絕對不是雷斯林。也許他偷了雷斯林的法杖。如果是那樣，雷斯林一定會想知道這個賊究竟是誰。﹂

於是，就跟坎德人常說的，泰斯用他身上所有的耳朵傾聽著。

﹁敵人現在已經很怕你的劍和我的魔法。﹂法師說。﹁很不幸地，地精更怕牠們的頭頭。皮鞭很快就能說服牠們，讓牠們尾隨而來。﹂

﹁牠們得花點時間重新整頓。﹂說著，騎士蹲到樹下，撿起一把濕漉漉的松針，開始擦拭劍上的鮮血。﹁我們有時間好好休息一下，然後想辦法找條路去與隊伍會合。其他人要找到我們也得花點時間。現在，他們肯定在搜尋我們。﹂

﹁搜尋你，修瑪。﹂法師狡黠地一笑。說罷，他又靠回樹幹上，疲憊地閉上眼睛。﹁他們才不會賣力找我呢！﹂

騎士看起來被這句話弄得心神不寧。他神情嚴峻地低頭繼續清潔他的劍，努力擦拭著一處特別頑固的血漬。﹁你得瞭解他們，瑪濟斯︱︱﹂他開口說。

﹁修瑪︱︱﹂泰斯翻來覆去地嘟囔道。﹁瑪濟斯︱︱﹂他盯著這兩個人，訝異地眨著眼睛。然後他低下頭望向時光旅行裝置。﹁該不會︱︱﹂

﹁我對他們瞭解得很透徹，修瑪。﹂瑪濟斯回敬道。﹁一般的索蘭尼亞騎士都是既愚昧又迷信的傢伙，他們對小時候聽到的有關法師的陰暗故事全都深信不疑，而那些故事都是他們的褓姆編出來的，目的只是為了嚇唬他們，讓他們在晚上不敢出聲而已。結果，他們便指望看到我光著身子在營區裡竄來竄去，瘋瘋癲癲地唸著咒語，一揮法杖就把他們變成一條蜥蜴。記住，別以為我做不到這種事，﹂說著，瑪濟斯揚起眉毛，露出一個富有感染力的微笑。﹁也別以為我沒想過要這麼做。對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來說，當五分鐘蜥蜴應該會是個有趣的變化。即使沒別的作用，至少也能讓他們開開竅。﹂

﹁我可不喜歡當一條蜥蜴。﹂修瑪說。

﹁你不一樣，我的朋友。﹂瑪濟斯說。他的話音柔和起來了。他伸出手搭在騎士的手腕上。﹁你不害怕新思維。你也不害怕自己並不理解的東西。你還是個孩子時就不怕與我交朋友。﹂

﹁你會讓他們長點見識，瑪濟斯。﹂修瑪把手放到他朋友的手上。﹁你會讓他們學會用尊敬的眼光看待魔法和施法者。﹂

﹁我才不會呢！﹂瑪濟斯淡淡地說，﹁因為我真的不在乎他們怎麼看我。如果說有誰能改變他們過時、過期、迂腐的看法，那就是你。而且，修瑪，你最好趕快去做。﹂現在他的口吻已經從冷嘲熱諷變得嚴肅起來。﹁黑暗之后的勢力與日俱增。祂正在召集大軍。成千上萬的邪惡生物都聚集到祂的旗下。以前，這些地精絕不敢進攻一整個連隊的騎士，但你也看到了，今天早上牠們襲擊我們時的兇惡模樣。我開始覺得，牠們怕的不是挨鞭子，而是自己一旦失敗將招來黑暗之后的怒火。﹂

﹁但祂會失敗。祂一定得失敗，瑪濟斯。﹂修瑪說。﹁祂和祂的惡龍們必須被逐出這個世界，攆回無底深淵去。因為，如果祂不被打敗，我們就得像這些倒楣的地精那樣生活，一輩子活在恐懼中。﹂修瑪嘆了口氣，搖搖頭。﹁儘管如此，我得向你承認，親愛的朋友，我看不出怎麼可能做到這一點。祂手下有數不清的奴才，他們的力量簡直無窮︱︱﹂

﹁但你真的打敗祂了！﹂泰索何夫再也憋不住了，脫口而出。他掙脫了謎琢發瘋般的拉扯，站起身來，從松樹下衝了出去。

修瑪一躍而起，舉手之間極其迅速地拔劍出鞘。瑪濟斯橫持龍爪緊抱水晶的法杖，將它對準坎德人，嘴巴裡開始唸唸有詞。泰斯從那蜘蛛般的聲音上就可以分辨出這是魔法咒語。

泰索何夫意識到他在變成一條蜥蜴之前大概沒多少時間了，便加快了說話的速度。

﹁你徵召了一支英雄大軍，還親自與黑暗之后單挑。雖然你死了，修瑪，而你也死了，瑪濟斯，我對此真的很抱歉，但你們的確把所有惡龍都趕回了︱︱喔！﹂

隨著這聲﹁喔﹂，一起發生了好幾件事。兩隻毛茸茸、臭烘烘的地精大手抓住了謎琢，而另一隻黃皮膚、下巴上口水直淌的地精則抓住了泰索何夫。

還沒等坎德人有時間抽出他的小刀，也沒等謎琢有時間吸氣，一道弧形閃電從法杖上暴射而出，打在抓著謎琢的地精身上。修瑪一劍刺去，給企圖拖走泰斯的地精狠命的一擊。

﹁又來了更多地精。﹂修瑪陰沉著臉說。﹁坎德人，你最好快點離開。﹂

現在可以聽見地精腳掌啪答啪答踩在樹叢中的聲音。牠們含糊不清的喉音已經變成可怕的嚎叫，像是在預示死亡。修瑪和瑪濟斯背靠背站著，修瑪手持寶劍，瑪濟斯緊握他的法杖。

﹁別急！﹂泰索何夫喊道。﹁我有小刀。它叫殺兔刀。﹂他打開包包，開始翻找著。﹁卡拉蒙取的名字。你不認識他︱︱﹂

﹁你瘋了嗎？﹂謎琢朝他大聲尖叫，聽起來就像別管它山脈上的正午汽笛，而那聲汽笛其實從來沒在正午響起過。

一隻手搭在泰索何夫的肩上。一個聲音在他耳邊低語。﹁不是現在。時候還未到。﹂

﹁你說什麼？﹂泰索何夫轉過身想看看誰在說話。

隨後他又轉了個身。又轉了個身。

接下來，他靜止了，世界開始轉動，然後它變成一大團飛旋的色彩。他不知道自己是腦袋朝地，還是腳朝地。而謎琢又出現在他身邊，尖叫不停，然後一切都變得很暗很暗。

在黑暗、旋轉和尖叫聲的包圍中，泰索何夫只有一個念頭，一個重要的念頭，一個重要到讓他絞盡腦汁拚命記住的念頭。

﹁我找到了過去︱︱﹂

## １︱８神之降臨

雨水落在索蘭尼亞平原上。自從騎士在索蘭薩斯城下被米娜率領的軍隊打敗後，這雨就不曾停過。米娜在攻占城市後警告倖存下來的騎士，說她下一步準備奪取聖克仙。她還告訴他們要好好重視唯一真神的威力，正是祂導致了索蘭尼亞軍的慘敗。說完這些，她祝他們旅途平安，要他們去傳播唯一真神的旨意。

騎士們沒什麼選擇，只好不情願地遵從征服者的命令。他們在雨中騎了好幾天馬，直奔尤瑞奇爵士位於索蘭薩斯城東方五十里外的宅第而去。雨水刺骨般的冰涼，將一切都淋得濕透。騎士們和他們手裡剩下的那點殘兵敗將穿著沾滿泥漿的濕衣服，被凍得瑟瑟發抖。與他們同行的傷者很快就發起燒來，許多人死於非命。

皇冠騎士奈格也是死者之一。他被埋葬在一塊石頭墓碑下，這是指望在將來的某個日子裡，他的親人們能取走遺體，並在家族墓園給他辦一個像樣的葬禮。當傑拉德幫忙將沉重的墓石堆到屍體上時，他不禁思索著，也許奈格爵士的靈魂已經加入剛剛打敗索蘭尼亞騎士的死靈大軍。要是他還活著，奈格爵士會寧可流光最後一滴血，也不會背叛騎士團。然而，在死後，他卻可能成為他們的敵人。

傑拉德曾經看見過其他索蘭尼亞騎士的靈魂漂浮在死靈河川的可怕波濤中。他猜死者們別無選擇。它們是強拉來的壯丁，不得不效勞。但它們為誰，或者為什麼東西效勞呢？那個米娜？或者是什麼更強大的人物？

尤瑞奇爵士的宅第由簡單的線條構成。這座堅固、龐大的房子四周被厚牆和方塔所包圍，它的每一塊石頭都是從同樣這塊土地上挖掘而來。尤瑞奇爵士派侍從先行一步，去把他們將要到來的消息告知夫人，因此當他們到達時，就已經有暖融融的爐火、乾淨的地板、熱乎乎的麵包和酒在等著他們了。當騎士們吃飽喝足、暖和過身子並烘乾衣服後，他們便召開評議會，想要決定下一步該做什麼。

他們的第一個動作顯而易見：派信使快馬加鞭地趕去聖克仙，警告那裡的守軍。奈拉卡騎士已經奪占索蘭薩斯，他們威脅接下來要向聖克仙進軍。在丟掉索蘭薩斯之前，騎士們對這種威脅只會嗤之以鼻。奈拉卡的黑暗騎士已經圍攻聖克仙達數月之久，然而他們並沒有獲得什麼成功。索蘭尼亞騎士能夠確保港口的暢通，因此補給得以源源不斷地運入城裡。遭到圍困的居民們雖然無法過得非常舒適，但也沒有飢餓之虞。有一次索蘭尼亞人甚至差點打破圍城，結果卻被莫名其妙的厄運趕了回來。於是圍攻持續下去，雙方僵持不下，誰也不去惹誰。

但那時，索蘭薩斯還沒有落入一支死靈和活龍的大軍手裡，還不是一個叫米娜的女孩和唯一真神的囊中之物。

這些觀點都在宅第大廳裡討論和爭執中被大談特談。這個大廳是個寬闊的長方形房間，四周的灰色石牆上掛著幾幅氣勢恢宏的織錦，上面刻畫了騎士規章裡一些段落的圖像化場景。厚重的蜂蠟火燭讓大廳顯得很明亮。沒有足夠的椅子，因此只有騎士首領才能坐在一張裝飾精美的大木桌旁，其他騎士則圍站在他們身邊。

每位騎士都被允許發言。玫瑰騎士兼騎士評議會之首塔斯佳爵士耐心聽完所有人的話。這些發言者中也包括奧蒂拉，她的話令人感到特別不舒服。

﹁我們被一個神打敗了。﹂她告訴他們。聽到這句話，其他人紛紛交頭接耳、竊竊私語，彼此交換著懷疑的眼神。﹁克萊恩上還有什麼力量能糾集死靈對抗我們？﹂

﹁死靈法師。﹂尤瑞奇爵士推測。

﹁死靈法師能讓屍體重新站起來，﹂奧蒂拉說。﹁他們還能拖來骷髏與活人作戰。但他們的力量並沒有大到足以支配死靈。﹂

聞聽此言，其他騎士像被澆了盆冷水，一個個垮下臉來悶悶不樂。他們面面相覷，充滿挫敗感。相反地，奧蒂拉卻精神抖擻，意氣風發。她頭上濕漉漉的黑髮在火光下閃耀，在她提起神靈時，連她的眼睛也熠熠生輝。

﹁像索思爵士那樣的死靈騎士又怎麼說？﹂尤瑞奇爵士爭辯道。這位矮胖的尤瑞奇爵士在漫長而令人喪氣的旅途中消瘦了許多，鬆弛的臉頰垂在他的嘴邊。他那張平時挺愉快的表情變得肅穆起來，明亮的眼睛也籠罩上了陰雲。

﹁您剛好證明了我的論點，大人。﹂奧蒂拉淡淡地回答。﹁索思受到諸神的詛咒。擁有如此力量的神靈只有一位而已。並且，是位非常強大的神。﹂

她抬高嗓音，讓它不至於被憤怒的吵嚷和斥責聲壓倒。﹁你們都親眼看見了！還有什麼力量能創造出成團的死靈，並獲取龍族的忠誠？看看牠們！你們已經看到牠們出現在索蘭薩斯的城牆上了！紅白黑綠藍。牠們在那裡可不是為碧雷、瑪烈，或者其他巨龍霸王效命。牠們是在為米娜服務。而米娜則效忠於唯一真神。﹂

奧蒂拉的話被淹沒在一片譏諷和噓聲中，但這只能代表她戳中了他們甲胄上的弱點。沒人能否認她說的話，哪怕是一個字。

騎士團中的元老塔斯佳爵士鐵青著臉，筆直地坐在位子上，神情異常嚴峻。他反覆喊叫，要求恢復秩序，並用劍柄不住地敲打著桌子。最後，秩序終於恢復。他望向奧蒂拉，那姑娘仍舊站在那裡，她的面孔漲得通紅，頭上兩條濃密的黑色髮辮桀驁不馴地甩在腦後。

﹁那妳的提議是︱︱﹂他開口說道。此時，一名騎士發出噓聲，騎士首領馬上用一道懾人的目光讓他安靜下來。

﹁我們是信仰神靈的民族。﹂奧蒂拉說。﹁我相信，這位神靈在試著與我們對話，因此我們必須聽從︱︱﹂

騎士們發出雷鳴般的怒吼，許多人拚命地揮動拳頭。

﹁一位帶來死亡的神祇！﹂一個剛剛在戰鬥中失去兄弟的人喊道。

﹁舊神又如何呢？﹂奧蒂拉吼了回去。﹁正是牠們把一座火山扔到克萊恩頭上！﹂

有些騎士被這句話弄得無話可說，便索性緘口不語。其他人還在繼續憤怒地叫嚷。

﹁許多索蘭尼亞人在大災變後失去了信仰，﹂奧蒂拉繼續說。﹁他們聲稱諸神已經遺棄了我們。然後我們卻在長槍之戰中發現，是我們自己拋棄了諸神。接下來，在渾沌之戰後，當我們一覺醒來發現諸神離開的時候，我們又開始呼喊，怪祂們離我們而去。也許這次我們又錯了。也許這位米娜是第二個金月，她為我們帶來真相。如果不調查清楚，我們怎麼能知道呢？就靠提問問題嗎？﹂

怎麼能知道？傑拉德也在問自己。一個計劃的種子開始在他的腦袋裡生根。他很佩服奧蒂拉，雖然他也很想抓住她的手臂，拚命搖晃她，直到她的牙齒咯咯作響。只有她有勇氣大聲說出必須要說的話。但太糟了，她不懂得用委婉的說話方式來防止眾人挑起爭端。

整個大廳在人們彼此的附和或爭執中吵翻了天。塔斯佳爵士拚命用劍柄敲打桌子，弄得木片橫飛。大家一直吵到深夜，最後他們提出兩種解決方案。一批人數較少但聲音可不小的騎士們想去亞茍斯，騎士團在那裡的地盤仍舊穩固。他們想去那裡休養生息，同時積聚力量。起初這個提案受到許多人贊同，但後來有人陰鬱地指出，如果聖克仙也陷落的話，他們也許要從現在一直積聚力量到世界末日。即使如此，他們的力量大概還是不夠強大到足以讓他們奪回所有失去的東西。

另一個提案要求騎士們開往聖克仙，到這個雙方爭奪不休的城市去增援已經在那裡的守軍。但是，少數派爭辯說，我們怎麼知道他們真的會去聖克仙？這個女孩為什麼要洩漏她的計劃？這是個圈套，是個陷阱。因此大夥便你來我往地爭吵不休。沒人提到唯一真神，一個字都沒提到。

評議會自己也分裂了。尤瑞奇爵士贊成去聖克仙，而繼承奈格爵士在評議會中位置的齊格菲爵士則來自亞茍斯，因此他要求騎士們撤退。

傑拉德瞟了一眼就站在他身邊的奧蒂拉。她顯得很安靜，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眼神暗淡。她似乎沒什麼要說的了，也不想再參加爭論。傑拉德本來應該意識到，沉默寡言對這個伶牙俐齒的女孩來說可不是什麼好事。不過，他過份沉浸在自己的思緒和計劃裡，因此沒有太在意她。他只是納悶她這麼做究竟有何用意。等到他再把目光轉向她，想問問她是否想去找點東西吃的時候，她已經不在了。

塔斯佳爵士站起身來。他宣佈評議會將仔細考慮所有這兩個提案。說完後，三名評議會成員便離開大廳，去私下討論這件事。

傑拉德想到，他自己的行動計劃也許能幫他們做出決定，於是他離開了還在爭執不休的同僚，去尋找騎士首領們。他發現他們聚在一個小房間裡。這裡以前是一間祈禱室，供奉著索蘭尼亞騎士最喜愛的舊神之一，奇力‧裘理斯。

尤瑞奇爵士的家丁守在門口。傑拉德告訴他們，自己有重要的事，需要面見評議會成員。接著，在站了好幾個鐘頭後，他滿懷感激地一屁股坐在祈禱室外的板凳上，等待騎士首領們賜見。他等待著，翻來覆去地檢視自己的計劃，想從中找出任何可能的缺陷，結果一個也沒有。這讓他相當有信心，於是便滿心激動而又不大耐煩地等待著騎士們的召見。

過了好久，守衛終於來到他面前，說他們現在可以見他。當傑拉德走進舊祈禱室時，他意識到評議會已經做出決定了。他從尤瑞奇爵士微笑的方式推測，那個決定是前往聖克仙。

由於齊格菲爵士還在小聲地與塔斯佳爵士說著什麼，傑拉德又等了一會兒。他饒富興致地把舊祈禱室裡裡外外環視一圈。它的四壁由石頭築成，地板上排列著一些由於經年累月的使用而被磨平表面的木凳。這個祈禱室因為只是私人用途，為屋主一家和僕人服務，所以並不大。房間前方有個聖壇。傑拉德可以依稀辨認出奇力‧裘理斯的神徽：一個野牛頭顱的浮雕。

傑拉德試著在腦海裡描繪出祈禱室很久之前的樣子。那時，爵士和他的夫人，還有他們的孩子，他們的家丁和僕人，會一起來這裡敬拜他們的神靈。天花板上一定掛著明艷的旌幟。一位牧師，也許是那種嚴肅的戰士型人物，會站在祈禱室前面，準備宣講騎士規章裡的某段文字，或者重溫一些騎士團創始人維納斯‧索蘭那斯的故事。在這個祈禱室裡能感受到神的存在，祂的子民會因為這種存在而感到慰藉。當他們離開祈禱室去做日常事務時，一定會變得自信且精神抖擻。

但現在，當他們迫切需要這種慰藉時，神卻早已蕩然無存。

﹁我們現在想聽你說，傑拉德騎士。﹂塔斯佳爵士的語氣裡流露出一絲不耐煩，傑拉德這才意識到他們已經問他第二遍了。

﹁請原諒，大人們。﹂傑拉德說著屈身一鞠躬。

他得到允許繼續說下去，於是他便把計劃的大綱說了一遍。三個騎士默默地聽完他的話，並沒有表現出任何情緒。最後，傑拉德總結道。﹁大人們，我至少能向你們提供一個問題的答案。我能弄清楚，這位米娜到底是真的想去聖克仙呢，還是在放煙幕彈，想把我們從她的真正目標上引開。如果她是在做戲，也許我能設法找出那個目標的真相。﹂

﹁你要冒很大的風險。﹂齊格菲爵士皺著眉頭評論說。

﹁風險愈大，榮譽愈高。﹂尤瑞奇爵士微笑著引述道。

﹁要是那樣就好了，大人。﹂傑拉德聳聳肩。﹁可是，說老實話，我根本不會有多大的危險。你們看，黑暗騎士對我很熟悉，他們沒理由懷疑我的故事。﹂

﹁我不贊成使用間諜，﹂齊格菲爵士聲明。﹁更別說派我們自己的騎士去幹如此卑鄙的勾當。騎士規章禁止這種行為。﹂

﹁騎士規章禁止很多東西。﹂塔斯佳爵士面無表情地說。﹁至於我，寧願選擇理智，而不是很久以前頒佈的規定。傑拉德騎士，我不會命令你去做這件事，不過，如果你自願︱︱﹂

﹁我自願，大人。﹂傑拉德真誠地說。

﹁那我相信你會帶給我們不可估量的協助。評議會已經作出決定，騎士團將去援助聖克仙。我已經確信這個米娜真的想攻打那裡，因此我們不能延誤。然而，我會很樂意得到能證實它的情報，並且瞭解她將要用來攻占城市的計劃。哪怕有龍相助，她也會發現自己困難重重，因為那裡有許多可以讓軍隊隱蔽起來躲過攻擊的地下建築物。﹂

﹁而且，她自己的軍隊也會受到龍威所害。﹂尤瑞奇爵士聲稱。﹁也許當她用龍來對付我們的時候，她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部下在恐懼中逃離戰場。﹂

死靈可不會恐懼地逃走，傑拉德心想，但他並沒有把這個想法說出來。他從他們陰鬱的神態和更加陰鬱的表情上看得出來，騎士們對這一點的領悟跟他自己一樣透徹。

﹁祝你好遲，傑拉德騎士。﹂說罷，塔斯佳爵士站起來與他握手。

尤瑞奇爵士也熱情地與他握了手。齊格菲爵士則依舊很頑固，他板著臉，顯而易見的不贊成這個主意。但他並沒有進一步爭論，實際上他還祝傑拉德好運，只是並沒有和他握手。

﹁各位，我們不會向任何人提起這個計劃。﹂塔斯佳爵士看著大家。

騎士們在這一點上達成共識後，傑拉德便準備告辭。就在這時，一名家丁進來說，有位攜帶緊急消息的信使剛剛抵達。

由於這個消息可能會對傑拉德的計劃有所影響，因此塔斯佳爵士朝他做了個手勢，要他留下來。信使走進房間。傑拉德警覺地認出他是索蘭尼亞軍駐聖克仙部隊指揮官沃倫爵士手下的一名侍從，而那裡正是傑拉德自己上一個服役的地點。傑拉德緊張起來，預感將有可怕的消息。那個年輕人全身沾滿了泥巴，他的衣服因長途跋涉的緣故顯得很破舊。他大步走上前來，站到塔斯佳爵士面前，然後鞠了個躬，取出一個密封的卷軸匣。

塔斯佳爵士打開卷軸匣，抽出卷軸，開始閱讀。他的表情有了顯著的變化，眉毛揚了起來。最後，他驚訝地抬起頭。

﹁你知道這裡面說了些什麼嗎？﹂塔斯佳爵士問。

﹁是的，大人。﹂信使回答道。﹁為了防備萬一書信遺失，我已經遵命把它的內容背熟，以便複述給大人們聽。﹂

﹁那就說吧！﹂塔斯佳爵士頹然靠到桌子上。﹁我希望大家聽一遍，另外我自己也想再聽一遍，﹂他用低沉的聲調說。﹁因為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看到的東西。﹂

﹁大人們，﹂信使面向眾人說。﹁三個星期前，巨龍碧雷向精靈國度奎靈那斯提發動了一次進攻。﹂

騎士們點點頭，沒有人感到驚訝。這場攻擊早在他們的預料之中。信使停下來，吸了口氣，思量著隨後該說些什麼。傑拉德急不可耐地要知道他在奎靈那斯提的朋友們有何消息，他緊緊地握住拳頭，壓下想把消息從信使喉嚨裡挖出來的衝動。

﹁沃倫爵士很遺憾地報告說，奎靈諾斯城在進攻中被徹底摧毀。如果我們收到的情報屬實，奎靈諾斯已經從安塞隆大陸表面上消失，一大片水域已將這座城市淹沒。﹂

騎士們目瞪口呆。

﹁不過，精靈們成功地做到與敵人同歸於盡。巨龍霸王碧雷死了。﹂

﹁好極了！﹂尤瑞奇爵士說。

﹁也許世上真有個神。﹂齊格菲爵士開了個虛弱無力的玩笑，但沒有人笑。

傑拉德幾個箭步衝過房間，一把抓住信使的領子，幾乎把這個嚇壞了的年輕人拎起來。﹁該死，精靈們怎麼樣了？太后，還有年輕國王，他們怎麼樣了？他們出了什麼事？﹂

﹁閣下，請︱︱﹂信使慌忙喊道。

傑拉德放下喘息著的年輕人。﹁請原諒我，閣下，還有諸位大人，﹂他放低聲調說。﹁但你們都知道，我最近剛去過奎靈那斯提，所以我變得非常關心這些人。﹂

﹁當然，我們能理解，傑拉德騎士。﹂塔斯佳爵士說。﹁你有帶來什麼關於國王和王室成員的消息嗎？﹂

﹁據逃到索拉斯的倖存者說，太后在與龍的戰鬥中被殺。﹂信使一邊說，一邊不信任地瞄著傑拉德，小心翼翼地站在他碰不到自己的地方。﹁她已被追奉為英雄。根據報告，國王本人安全逃脫了，他的人民已經在龍的淫威前逃離家園，他正前去與他們會合。﹂

﹁至少龍一死，精靈們能回到奎靈那斯提了。﹂傑拉德說。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大人，我擔心這不是事實。﹂信使沉著臉說。﹁儘管龍已經死去，牠的軍隊也已潰散，但不久便來了個新指揮官。他重新集結了碧雷的殘軍，並席捲了整個奎靈那斯提。成千上萬人聚集到他的旗下，因為他許諾所有加入他部隊的人都能得到財富和免費的土地。﹂

﹁索拉斯呢？﹂塔斯佳爵士急切地問。

﹁我們暫時還算安全。海文自由了。占領該地的碧雷軍棄守崗位，跑到南邊擄掠精靈王國去了。但我的長官相信，一旦這位自稱薩繆瓦爾的人牢牢掌控住奎靈那斯提，他下一步就會把目光轉向阿班尼西亞。因此我的長官請求派遣援兵︱︱﹂

信使停下話來。他的目光游移在騎士首領們之間。他們沒有一個人肯去直視這道懇求的目光。他們面面相覷，然後又望向別處。根本沒有一兵一卒可供派遣。

傑拉德受到的震撼如此之大，以至於他沒有立刻認出薩繆瓦爾這個名字，也沒記起這個陪他穿過米娜軍營的人。後來他是在前往索蘭薩斯的路上才想起這個名字。至於現在，他的腦子裡只有戰死在巨龍面前的羅拉娜，和亦敵亦友的黑暗騎士指揮官，梅丹元帥。索蘭尼亞人自然不會提起他的名字，也不會追奉梅丹為英雄。但傑拉德猜測，如果羅拉娜死去的話，那麼元帥必定已經先行一步犧牲了。

傑拉德的心為年輕國王擔憂。如今他一定正率領人民流亡。吉爾薩斯還那麼年輕，就有這麼一個可怕的責任落到他頭上。他還年輕，沒有受過磨鍊，他能勝任這個使命嗎？有沒有人，無論他多年長、多有經驗，能夠勝任這個使命嗎？

﹁傑拉德騎士︱︱﹂

﹁是，大人。﹂

﹁你被批準離開了。我建議你今晚就走。在所有這些動蕩不安中，沒人會懷疑你的失蹤。你是否已經有了一切所需之物？﹂

﹁我需要與替我傳信的人商議好，大人。﹂傑拉德沒有繼續悲傷的權利。有朝一日，他希望能有機會為死者復仇。但現在，他必須先確保自己不至於加入他們的行列中。﹁一旦做完這件事，我可以立即離開。﹂

﹁我的侍從，理查‧肯特，他還年輕，但很有頭腦，而且精通馬術。﹂塔斯佳爵士說。﹁我將指派他擔任你的信使。你對此是否滿意？﹂

﹁是的，大人。﹂傑拉德說。

理查被召喚而來。傑拉德以前見過這個年輕人，對他印象深刻。兩人很快就理查將在何地等候傑拉德的消息，以及他們的聯絡方式討論完畢後，傑拉德便向騎士評議會敬禮，然後離開了。

走出祈禱室後，傑拉德來到濕透了的院子裡。他低下頭，以免雨水流進眼裡。他的第一個念頭是去找奧蒂拉，看看她在做什麼。他的第二個更有理智的念頭說服他不要這麼做。她一定會詢問他的去向和他計劃要做的事，而他已經得到命令，不準向任何人洩露這件事。他決定，與其對她撒謊，不如什麼都不要提。

他繞了個圈子去收拾自己需要的東西，以免遇上她或者其他任何人。他沒有帶走甲胄，甚至沒帶走他的劍。他來到廚房裡，打包了一些食物，裝了一些水，還取走掛在火爐前烘乾的一件厚斗篷。那斗篷還沒乾透，聞起來帶著一股濃濃的羊騷味，但這和他的目的正好不謀而合。他只穿了襯衫和短褲，把自己裹在斗篷裡，直奔馬房而去。

有段長路正在前頭等待他︱︱漫長，潮濕，孤身一人。

## １︱９灰燼平原

安塞隆北部的雨水把索蘭尼亞騎士淋得濕透；但在南方，那些即將要啟程穿越灰燼平原的精靈們，卻非常期待雨水的到來。奎靈那斯提精靈尊崇太陽。他們的塔是太陽之塔；他們的國王是太陽詠者。陽光驅走了漫漫長夜中的黑暗和恐懼，把生命帶給玫瑰，把溫暖帶到他們家中。精靈們甚至還喜歡上了渾沌之戰後出現的新太陽，因為，儘管它的光線看起來暗淡蒼白，有時候還病懨懨的，但它依舊給他們的國土帶來生機。

在灰燼平原上，太陽沒有帶來生機。它帶來了死亡。

以前從來沒有哪個精靈詛咒過太陽。如今，在這個太陽詭異而灼熱的目光下，他們在這片空曠、嚴酷的土地上僅僅走了幾天，就開始對它心生怨恨。那隻眼睛已經不再蒼白暗淡，也不再顯得病懨懨，而是變成與某個復仇心切的女神一樣酷烈。每天早晨，當它懷著惡意的報復心從地平線上升起時，他們都會淒慘地詛咒它。

為了這趟旅途，精靈們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準備，但他們之中除了跑者之外，不曾有人去過離家這麼遠的地方，而且他們也不知道自己將會遇到什麼。哪怕是那些與西瓦那斯提的阿爾瀚娜‧星光保持聯繫的跑者，也從來不曾穿越過灰燼平原。他們的路線一般是從北邊穿過龍王奧奈撒布列特的沼澤領地。實際上吉爾薩斯也考慮過走這條路，但他立刻放棄了這個念頭。也許一兩個人能偷偷穿過沼澤而不被龍王和牠的邪惡爪牙們發現，但一整族人絕不可能逃過牠的視線。跑者還報告說，由於龍加強了對領地的控制，因此沼澤地已經變得益發黑暗和危險。在這些日子裡，敢冒險走到那裡去的人，只有少數得以生還。

義軍中的野精靈由於習慣於戶外生活，因此對他們將要面臨的挑戰有比較清楚的認識。儘管他們之中並沒有人曾走進過沙漠，但他們卻很清楚，要想保命大概得做到瞬息之間便能拔腿逃跑，因此他們很明智地沒有攜帶什麼財物，以免拖累自己。財物在人活著的時候也許很珍貴，但對死人來說卻是一文不值。

然而，大多數難民還沒學會這重要的一課。本來奎靈那斯提精靈逃離家園的旅途就夠危險的了，他們必須穿過矮人隧道，或者趁著夜色偷偷地在樹林的掩護下逃跑。即使如此，許多人依然扛著大包小包：絲綢衣服、羊毛長袍、珠寶和珠寶匣、記載著家族歷史的書籍、孩子們的玩偶，以及其他各種財產。這些東西凝聚著過去的甜蜜回憶，也代表他們對未來的希望。

在妻子的建議下，吉爾薩斯試圖說服人們放棄他們的財產、珠寶和家譜。他堅持要每個人攜帶盡可能多的清水和足夠一周所需的食物。如果這意味著某個精靈女孩不能帶走她的舞鞋，那也沒辦法。大多數人覺得這道禁令嚴酷至極，於是抱怨聲不絕於耳。有人想出了將樹枝捆編成手推車的主意，以便能把自己的財物拖走。精靈們馬上群起效仿。吉爾薩斯望著這一幕，只能無奈地搖搖頭。

﹁你永遠也不能強迫他們放棄財產，親愛的。﹂牝獅說。﹁別再試了，以免他們怨恨你。﹂

﹁但這樣一來，他們就絕不可能活著走出沙漠！﹂吉爾薩斯朝一名隨身帶著幾乎所有家當、連小鬧鐘也不放過的精靈貴族比了個手勢。﹁難道他們就沒辦法理解嗎？﹂

﹁沒辦法。﹂牝獅直截了當地說，﹁但他們會理解的。每個人都必須作出選擇，是把過去拋到身後，還是抱著它一起死。即使他的國王也不能替他作出選擇。﹂她伸出手搭在丈夫的手上。﹁記住，吉爾薩斯，有些人寧願死去。你必須堅強地面對這種可能性。﹂

如今，吉爾薩斯跋涉在被風吹日曬的巖石上，走在藍色地平線下嚴酷而荒涼的橘紅色海洋中，妻子的話又一次迴響在他的腦海裡。他回顧酷日下閃閃發亮的沙地，看到他的人民正散亂地走在他身後。巖石裡散發出的熱浪扭曲了他們的身影，在他的視線裡，他們顯得搖擺不定，不斷地拔高、縮短。他已經把最強壯的人安置在隊伍後方，以便協助那些有困難的人。他也派了野精靈去警戒側翼。

一開始，在他們行軍的頭幾天裡，他還擔心蹂躪奎靈那斯提的人類軍隊會尾隨而至。但當他們走進沙漠後，他就很快意識到他們已經安全了，因為沒有哪個腦袋正常的人會浪費精力來追他們。讓沙漠吞噬他們吧！敵人們一定會這麼說。的確，事情看起來很可能會如此收場。

﹁我們不可能成功抵達了。﹂吉爾薩斯意識到。

精靈們不知道在沙漠裡該怎麼穿才好。他們在酷熱下脫去衣服，結果很多人都被烈日嚴重灼傷。那些手推車現在倒派上了用場，被拿來運載曬傷得太厲害或者過於虛弱的人。酷熱將力氣和精神全都吮吸一空，因此他們的腳步都踉蹌起來，頭也低垂在胸前。正如牝獅預見的，精靈們開始丟棄他們的過去。儘管他們沒有在巖石上留下印記，但地上卻能看到被遺棄的包裹和破損不堪的箱子。它們被一雙雙精疲力竭的手從手推車上推下去或乾脆扔掉，只能躺在沙地上，無聲地訴說著主人們的艱辛旅途。

他們的步伐非常緩慢，慢得令人心碎。根據地圖，他們必須越過二百五十里的沙漠地帶後才能來到王者大道，從那裡就可以直達西瓦那斯提。現在，由於難民隊伍一天只能走幾里路，水和糧食在他們來到沙漠中心前就會被消耗一空。吉爾薩斯倒是聽說過在沙漠裡的某些地方可以找到水源，但那些地方在地圖上並未標示出來，他也不知道該如何去尋找它們。

他心裡懷著一線希望，正是這份希望讓他勇於走上這條危險重重的道路。他一定要試著找到在這片荒涼的禁絕之地上安家的平原人。沒有他們的幫助，奎靈那斯提國度將會就此結束。

吉爾薩斯曾天真地以為，行走在灰燼平原上與行走在安塞隆大陸上的其他地方沒什麼兩樣，旅行者可以在一天旅程內找到村莊和城鎮。他被告知，在一個叫丹圖的地方有個平原人的村莊。地圖顯示丹圖就在索巴丁以東。於是精靈們直奔東方的旭日而去，但他們看不到有村莊的影子。吉爾薩斯放眼望去，只看到一片空曠而閃爍不定的紅色巖石。在所有方向上，他都能看見幾十里外的地方，但無論是哪裡，他都看不到有任何東西存在的跡象。只有更多的巖石。

人們喝掉太多的清水。他命令野精靈把水囊收起來，實行配給制。食物也依此辦理。

精靈們失去了寶貴的水，一個個既憤怒又恐懼。有些人動手反抗，另一些人則淚汪汪地乞求。吉爾薩斯必須狠下心腸嚴厲行事，於是一些精靈便不再詛咒太陽，轉而把目標對準了他們的國王。幸好，由於帕塞隆監國嚴重中暑，他已經沒力氣再繼續搗亂。這也是吉爾薩斯碰上的唯一好運。

﹁一旦清水耗盡，我們可以給馬放血，靠這些血水撐上幾天。﹂牝獅說。

﹁馬死光後呢？﹂他問。她只是聳聳肩。

第二天，兩個中暑患者死去了。精靈們無法埋葬他們，因為他們隨身攜帶的工具裡沒有一件能掘開堅硬的巖石。在大風呼嘯的平原上也找不到什麼石頭來掩蓋屍體。最後，他們將遺體包在羊毛毯裡，然後把它們埋進深深的巖縫中。

烈日下的跋涉讓吉爾薩斯感到頭暈腦脹，但他依然能聽見哀悼者們的痛哭。他盯著黑暗的巖縫，意亂神迷地想像那兒應該有多麼蔭涼舒適。這時有隻手搭在他的手臂上。

﹁我們有同伴了。﹂牝獅指向北方。

吉爾薩斯用手遮擋陽光，竭力想透過眩目的光線看到些什麼。他辨認出遠方有三個騎在馬背上的人影，熱浪使他們顯得搖曳不定。他無法看出任何細節，因為他們只是一團團沒有形狀的黑影。他緊盯著他們，一直到他的眼睛被淚水盈滿為止。他指望看到騎者們靠近，但他們一動也不動。他揮舞手臂，大聲喊叫，直到他乾渴的喉嚨變得嘶啞，但那些騎者們只是無動於衷地站在那裡。

吉爾薩斯再也不願意浪費更多時間。他下令人們上路。

﹁現在這些觀察者也移動了。﹂牝獅說。

﹁但並沒有向我們走來。﹂吉爾薩斯說。他感到很失望，心裡煩悶不堪。

騎者們與精靈保持距離平行地走著。有時他們的身影會消失在巖石間，但總會再次出現。他們就是要讓別人看到自己，要讓精靈們知道有人在監視他們。這些騎者並沒有上來威脅，不過他們也沒必要威脅精靈。如果他們視精靈為敵，那麼炎炎烈日就是他們所需的唯一武器。

小孩的哭喊，病人和垂死者的呻吟；吉爾薩斯的耳裡充斥著這些聲音。他再也無法忍受下去了。

﹁你去跟他們談談。﹂牝獅說。由於缺水，她的聲音顯得很沙啞。

他點點頭。他的嘴唇乾如火燒，不願意再浪費一個字。

﹁如果他們是平原人，那他們對侵犯自己領地的陌生人不會有什麼好感，﹂她警告道。﹁也許他們會殺了你。﹂

他又點點頭，然後握住她的手，把它放到唇邊吻了一下。隨後，他掉轉馬頭，直奔北方，朝那些陌生騎者而去。牝獅下令行軍暫停。精靈們癱倒在灼熱的巖石上。有些人看見了年輕國王離去的身影，但大多數人實在太疲勞、太沮喪，他們再也不關心有什麼命運會落到他們頭上。

騎者們並沒有迎向吉爾薩斯，但也沒有跑開。他們就這樣等著他的到來。他依然分辨不出什麼細節，等他又靠近了些，他終於恍然大悟。這些陌生人從頭到腳包裹在一件白衣中，它能保護他們免受烈日和酷熱之害。他還能看到他們身側的刀劍。

一個騎者策馬向前，擺出一副身為首領的樣子。吉爾薩斯注意到了他，但他仍舊將目光集中在一個與其他人稍微拉開距離的騎者身上。這位騎者十分高大，他的個頭凌駕於其他人之上。吉爾薩斯的本能使他相信，這名高個兒男子才是發號施令之人，儘管他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領頭的騎者抽出劍，將它橫在吉爾薩斯身前，並喊了一句什麼命令。

吉爾薩斯聽不懂這句話，不過來人的舉動已經說明了一切，於是他停下來。他舉起被太陽灼傷的手，示意自己沒有攜帶武器。

﹁Binón duáuih。﹂他從龜裂的嘴唇中盡可能清晰地擠出這幾個字。﹁我向您致意。﹂

來人吼了一大串陌生的詞語作為回答。這些詞語在國王耳裡嗡嗡作響，它們聽起來都很像，沒有任何意義。

﹁我很抱歉，﹂吉爾薩斯紅著臉換成了通用語，﹁我只知道幾句你們的語言。﹂說話真痛苦。他的喉嚨痛得要命。

陌生人揮舞著利劍直奔吉爾薩斯而來。國王沒有動，也沒有躲閃。劍刃從他頭上呼嘯而過，並沒有傷到他一絲一毫。陌生人轉了個圈，向後馳去，在一片飛沙和一場精采的騎術表演後穩穩地停下來。

他似乎要說什麼，但高個兒男子抬手做了個命令的手勢。他自己馳馬上前，用讚許的目光望著吉爾薩斯。

﹁你很有勇氣。﹂他以通用語說。

﹁不，﹂吉爾薩斯回答。﹁我只是累得沒辦法動了。﹂

高個兒男子對此報以大笑，但他的笑聲很快就停了下來。他示意同伴收劍回鞘，然後轉過身來面對吉爾薩斯。

﹁精靈們應該生活在自己肥沃的土地上。他們有什麼理由拋下肥沃的土地轉而侵入我們的領土？﹂

吉爾薩斯發現自己正緊盯著來人的水囊。那隻水囊鼓鼓的，一顆顆冰涼的水珠從上面滑落下來。他強迫自己別開目光，轉回陌生人身上。

﹁我們沒有侵入你們的土地。﹂他一邊說一邊舔著乾燥的嘴唇。﹁我們只是試圖要穿越它。我們的目標是同族的國土，西瓦那斯提。﹂

﹁你們不打算在灰燼平原定居？﹂高個兒男子問道。他絲毫不浪費言辭，只說必要的話。吉爾薩斯猜想他不是一個會在任何人身上浪費任何東西的人，包括同情心。

﹁相信我，我們不會。﹂吉爾薩斯懇切地說。﹁我們是屬於綠樹和冰涼流水的民族。﹂當他說出這些話時，心裡湧起一陣思鄉之情，差點要讓他哭出來。差點。但他已經流不出眼淚，它們都被烈日烤乾了。﹁我們必須回到森林中，否則我們就會死去。﹂

﹁你們為何要逃離家鄉的綠樹和流水？﹂高個兒男子問道。

吉爾薩斯在鞍座上搖晃著。為了繼續說話，他必須稍停下來讓喉嚨濕潤些。但他失敗了，從他嘴裡吐出來的詞句變成了喃喃低語。

﹁巨龍碧雷對我國發動攻擊。龍死了，但我們的都城奎靈諾斯也在戰鬥中被摧毀。許多精靈、人類和矮人都在保衛戰中失去了生命。黑暗騎士席捲了我們的國土，並企圖把我們趕盡殺絕。我們還沒強大到能與他們對抗，因此我們必須︱︱﹂

吉爾薩斯的下一個意識是自己跌下馬，結結實實地摔在地上，眼睛直瞪著復仇心切的太陽。裹在長袍裡的高個兒男子蹲在他身旁，他的同伴則朝吉爾薩斯唇間倒水。

高個兒男子搖了搖頭。﹁精靈們的勇氣，或者說他們的狂妄，我都不知道哪個來得更大。在白天的酷熱中旅行，還沒有合適的衣著︱︱﹂說著，他又搖搖頭。

﹁除非我猜錯了，﹂高個兒男子繼續說道。﹁你是吉爾薩斯，羅拉娜塞拉莎和半精靈坦尼斯的兒子。﹂

吉爾薩斯驚訝地看著他。﹁你怎麼知道？﹂

﹁我是漫遊者，﹂高個兒男子說，﹁河風和金月之子。這些人是我的同伴。﹂他沒有指名道姓，顯然是要讓他們自己決定是否要自我介紹。但他們似乎都不怎麼樂意。很明顯的，這是一個沉默寡言的民族。﹁我們會幫助你們，﹂他補充道。﹁哪怕只為了讓你們快點通過我們的土地。﹂

這可算不上十分親切的提議，但吉爾薩斯還是非常感激地接受了。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漫遊者繼續說道。﹁你得感謝我母親救了你們。她派我來尋找你們。﹂

吉爾薩斯一點也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他只能假設金月看到了一個有關他們艱難處境的幻象。

﹁你母親︱︱還好嗎？﹂他一邊問，一邊品嚐略顯渾濁的水。那水帶著一股羊皮味，但他覺得最好的醇酒也沒有它來得甘甜。

﹁死了。﹂漫遊者的目光凝視著遠方的平原。

吉爾薩斯對他無動於衷的口吻大吃一驚。他開始嘟噥些什麼安慰的話，卻被高個兒男子打斷了。

﹁我母親的靈魂在前一天夜晚來到我身邊，告訴我到南邊去。我不知道為什麼，她也沒說。我想，也許我在這次旅途中能找到她的遺體，因為她告訴我，自己還沒被埋葬，但她的靈魂在說出那個確切地點前就消失了。﹂

吉爾薩斯又開始結結巴巴地表達他的遺憾，但漫遊者對他的話毫不在意。

﹁我沒發現她的遺體，﹂漫遊者靜靜地說。﹁而是遇到你和你的人民。也許你知道該到哪裡去找我母親？﹂

吉爾薩斯還沒來得及回答，漫遊者已經繼續說下去了。﹁聽說她在龍發動攻擊前逃離了城堡，但沒有人知道她的去向。他們說，她似乎發狂了，也許是因為年紀太大導使她心智出了問題。但是，當她的靈魂出現在我面前時，看起來一點也沒瘋，反倒像是個囚犯。﹂

吉爾薩斯心裡想，如果金月沒瘋，那她兒子肯定瘋了，因為他滿口都是幽靈、沒有下葬的屍體之類的胡言亂語。儘管如此，漫遊者的夢好歹救了他們一命，吉爾薩斯自己也不能否認這點。他只能說，他對金月的下落和生死一無所知。他感到一陣心痛，因為他想到自己的母親就躺在一個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湖泊底下，也沒能安葬。一股巨大的疲憊和消沉感席捲他全身。他盼望自己能在這裡躺上幾天幾夜，唇邊始終有清水的滋味。然而，他還有人民要掛心。吉爾薩斯抵擋住所有繼續躺在地上的慾望，掙扎著站起身來。

﹁我們想到丹圖去。﹂他說。

漫遊者也站了起來。﹁你們走得太靠南邊了。你們在附近能找到一個綠洲。你的人民可以在那裡休息幾天，養精蓄銳，然後再上路。我會派同伴去丹圖弄來食物和補給。﹂

﹁我們可以付錢。﹂吉爾薩斯開口說。然而他看到漫遊者光火地沉下臉，便識趣地嚥下後面的話。﹁我們能找到一些方法來報答你們。﹂他遲疑地改口道。

﹁離開我們的土地。﹂漫遊者嚴詞聲明。﹁龍又在北邊占據土地，我們的資源已經夠緊的了。﹂

﹁我們會離開，﹂吉爾薩斯疲憊地說。﹁我已經說過，我們要去西瓦那斯提。﹂

漫遊者盯著他看了許久，似乎要說什麼，但又改變了主意。他轉向自己的同伴，用平原人的語言與他們交談。吉爾薩斯納悶漫遊者本來打算說些什麼，但他得將全部心力放在站穩腳跟上，因此他的好奇心也就無影無蹤了。他很高興的發現他們也給他的馬喝了點水。

漫遊者的兩個同伴騎馬飛馳而去。他自己則與吉爾薩斯並駕齊驅。

﹁我會給你們建議，告訴你們什麼樣的穿著能保護你們的細皮嫩肉不被太陽烤焦，以及如何把熱氣阻隔在外。﹂漫遊者說。﹁你們必須在涼快的夜裡和清晨趕路，在白天的酷熱下睡覺。我的人會照料你們的病人，並向你們示範如何搭建抵擋日光的掩蔽。我會給你們帶路，一直到王者大道，在那裡你們就能一直去西瓦那斯提了。你們會走上那條路，離開我們的土地，再也別回來。﹂

﹁你為什麼要一直強調這點？﹂吉爾薩斯問道。﹁我沒有冒犯之意，漫遊者，但我無法想像哪個有理智的人會喜歡生活在一個像這樣的地方。哪怕無底深淵也不會如此空蕩荒涼。﹂

吉爾薩斯擔心他的莽撞直言會激怒平原人，正準備道歉，這時他聽見蒙住漫遊者的頭巾後方傳來笑聲。很久以前，河風曾經與金月一起來拜訪他的雙親，如今吉爾薩斯只能依稀記得他，但現在，他突然回想起這位身材高大、面容嚴峻的獵人。

﹁沙漠自有美麗之處。﹂漫遊者說。﹁在雨後，萬花齊放，空氣中瀰漫著芬芳。赤石與藍天相映，流雲投影於沙浪之上，塵旋狂舞，草浪翻捲，還有艾蒿葉的濃烈氣息。我只要離開這裡就會想念它們，正如你會想念滴水不停的樹葉天蓬、連綿不斷的陰雨、纏人腿腳的籐蔓和嗆人的發霉味。﹂

﹁看起來一個人的地獄正是他人的天堂。﹂吉爾薩斯笑著說。﹁漫遊者，你可以留著你的天堂，不必客氣。我會留著我的樹木和清水。﹂

﹁我希望你會，﹂漫遊者說。﹁但我不確定。﹂

﹁為什麼？﹂吉爾薩斯警覺起來。﹁你聽說了什麼事？﹂

﹁沒什麼確定的消息。﹂漫遊者說。他勒住韁繩，把臉轉向吉爾薩斯。﹁我可以選擇告訴你，或者不告訴你。在這些日子裡，流言像白楊樹種子般漫天飛舞。﹂

﹁可是，看得出來，你自己很相信這個流言。﹂吉爾薩斯說。

當他看到漫遊者依舊一言不發後，便補充道。﹁無論發生什麼事，我們都要去西瓦那斯提。我向你保證，我們只會在沙漠裡逗留到穿越它為止，除此之外，不會多停留一分鐘。﹂

漫遊者的目光掃過沙漠，一直掃視到精靈人群身上。他們像巖石中一朵朵沒有生命之雨滋潤的明艷花朵。

﹁那個流言說，西瓦那斯提已經落入黑暗騎士手中。﹂漫遊者把他的黑眸轉向吉爾薩斯。﹁你沒聽說這件事嗎？﹂

﹁沒有，﹂吉爾薩斯回答。﹁我沒聽說。﹂

﹁我希望能告訴你更多的細節，但是，不必說，你的人民對我們並不信任。你相信那件事嗎？﹂

雖然吉爾薩斯堅定地搖搖頭予以否認，但他的心卻沉下去了。他也許能自信滿滿的在這個陌生人和他的人民面前說話，但事實是，他已經有好幾個星期沒有得到西瓦那斯提流亡女王阿爾瀚娜‧星光的任何消息。自從奎靈諾斯陷落後她就杳無音信。阿爾瀚娜‧星光同時在打兩場戰鬥，她要重新進入西瓦那斯提，還要弄倒圍繞它的屏障。吉爾薩斯得到的最後消息是，屏障已經倒塌，她的軍隊正駐守在邊界上，準備進入故土。有人也許會說，阿爾瀚娜的信使不大容易找到他們，因為他們一直在移動。但是，西瓦那斯提荒野跑者與鷹隼和所有視力敏銳的動物都是朋友，只要他們想找他，就一定能做到。也許這個消息能夠解釋為何阿爾瀚娜沒有派來信使。

又一個需要背負的重擔。如果這消息是真的，那他們並沒有逃離危險，反而是直奔它而去。但是，他們也不能留在沙漠裡。

如果我一定得死，至少讓我死在樹蔭下，吉爾薩斯心想。

他在鞍座上挺直身子。﹁感謝你提供這個訊息，漫遊者。事先得到警告就能事先提防。現在我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我要告訴人民支援正在趕來。我們需要幾天時間才能趕到王者大道？﹂

﹁那要取決於你們的勇氣。﹂漫遊者說。由於布巾蒙在他臉上，因此吉爾薩斯看不到這個男人的嘴唇，但他能看到黑眼睛裡露出一絲溫和的笑意。﹁如果你的人民都跟你一樣，那我不認為這段旅程要花很長的時間。﹂

吉爾薩斯對這評價很感激。他希望自己能做到。畢竟，被認為有勇氣或許只會讓他精疲力竭。

## １︱１０闖入牢獄

傑拉德計劃步行進入索蘭薩斯。他把牲口留在離城兩里路外的一個小旅店裡，這地方也是年輕的理查推薦給他的。他抓緊機會吃了頓熱飯︵除了﹁熱﹂以外，它簡直一無是處︶，順便聽聽當地的各種流言。他裝成傭兵，擺出一副要在這座大城市裡找份工作的模樣。

很快地，人們便把所有他需要知道的事情都說給他聽了。索蘭尼亞騎士的大潰敗、奈拉卡黑暗騎士接管城市等等，不管是他想聽的或不想聽的，反正要比他預料中多得多。自從索蘭薩斯於幾周前陷落以來，路上並沒有什麼旅人，但旅店老闆娘自信生意很快便能好轉。據那些從索蘭薩斯傳來的消息說，居民們並沒有如許多人擔心的那樣被拷打和屠殺，相反地，他們受到良好的對待，黑暗騎士還鼓勵他們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那樣，繼續自己的日常生活。

喔，當然，有幾個人被抓起來關進監獄了，但他們也許本來就罪有應得。統帥騎士的人，據說是個小女孩，她並不熱衷讓人腦袋搬家，而是忙著向居民們佈道，宣揚一位前來關照他們的神靈。她甚至命令將一座帕拉丁的舊神殿收拾乾淨、重新整修，然後奉獻給這位新的神靈。她在城區裡四處走訪，治療病人並示範其他神蹟。索蘭薩斯人漸漸地對她著了迷。

索蘭薩斯和帕蘭薩斯之間隔絕已久的貿易路線也重新開放了，這讓商人們非常開心。不管怎麼樣，就像老闆娘說的，事情本來會更糟。

﹁我聽說那裡有惡龍出沒。﹂說著，傑拉德拿變了味的麵包蘸著凝結的肉汁。除此之外，他沒什麼辦法能把這東西吞下肚。﹁還有更糟的事呢！﹂他壓低了聲音。﹁我聽說死者行走在索蘭薩斯城中！﹂

那女人冷哼一聲。她自己也聽說過一些諸如此類的事，但她並沒有親眼看見龍，也沒有哪個鬼魂跑到旅店來要飯。於是，她一邊對自己的幽默吃吃發笑，一邊手忙腳亂地去給其他沒那麼疑神疑鬼的客人準備難以下嚥的食物，留傑拉德一個人坐在那裡。他把剩飯全都餵了狗，腦子裡思索著方才聽到的東西。

其實他知道事實真相，因為他親眼見過紅龍和藍龍飛過城市上空，他也目睹了死靈團團包圍城市的一幕。每當他想到那一大片空洞的眼睛、咧開的大嘴，還有從死亡深谷中冒出來拉扯他的煙霧狀手臂和破碎不堪的手指時，他就感覺背上寒毛直豎。不，這都是千真萬確的事。不可思議，但確有其事。

他很驚訝地得知索蘭薩斯人受到如此良好的對待，但他們看起來被米娜迷住的事實則沒有讓他感到太震驚。他自己只與這位魅力非凡的黑暗騎士首領有過一次短暫的交談，但是他的腦海裡卻留下她的鮮明印象。他能看到那雙妖異的琥珀色眼睛，能聽見她悅耳的聲音，還能回想起她說過的每個字。她如此善待索蘭薩斯人會讓他的任務變得更容易還是更艱難？他在心裡反覆爭辯了許久，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想要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得親自去那裡看看。

傑拉德付過飯錢和一個星期的馬匹寄養費後，就步行前往索蘭薩斯。

他來到肉眼可以看到城牆的地方，但沒有馬上進去，而是坐在一片樹林下。在那裡他能看見城裡的動靜，卻不會被人發現。他需要知道更多城裡的情況，而這些消息只能從某種人身上獲得。他在那裡坐了大概三十分鐘，突然，城門大開，從裡面一下子衝出幾個小身體，似乎是被人從背後硬推出來的。

這些小傢伙們自己從地上爬了起來，拍拍身上的塵土，好像對這種事已經見怪不怪。他們不厭其煩地彼此握了握手，然後就各走各的路。

其中一個小傢伙正好從傑拉德附近走過。他喚了那人一聲，另外還加上一個友善的手勢。於是這個屬於坎德人的小身體便立即跑過來聊天了。

傑拉德提醒自己，這麼做有非常值得的理由。他強打精神，朝坎德人擠出一個和藹的笑臉，並邀請他坐下。

﹁葛維德‧坦格諾。﹂坎德人自我介紹道。﹁老天，你太醜了，﹂他興奮地朝傑拉德那張坑坑洞洞的臉上瞟了一眼，然後又讚嘆地望著他腦袋上跟玉米一樣黃而又桀驁不馴的頭髮。﹁你大概是我遇到過的人裡最醜的一個。﹂

騎士規章裡許諾，所有為國做出非凡犧牲的人都能在來生得到獎賞。傑拉德估計這次經歷應該能在某個天堂裡給他掙來一個房間。他咬牙切齒地說，他知道自己不會得到諸如五朔節女王之類的選美冠軍頭銜。

﹁你還有好藍好藍的眼睛。﹂葛維德說。﹁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要說，藍得都有點讓人不舒服了。你想看看我的包包裡有什麼嗎？﹂

傑拉德還沒來得及回答，坎德人已經把幾個包包裡的東西全都倒了出來，並開始興高采烈地在其中翻找起來。

﹁你剛離開索蘭薩斯，﹂傑拉德聽到葛維德開始大談特談自己怎麼從某個不走運的白鐵工那裡弄來一柄榔頭，他連忙打斷這個說到一半的故事。﹁那裡的情況如何？我聽說它被黑暗騎士占領了？﹂

葛維德用力點點頭。﹁跟往常一樣。衛兵把我們抓起來，然後通通轟出城門。不過這次他們先把我們帶到一個曾屬於密儀教徒的地方，那裡以前是一個什麼舊神的神殿。他們從光明城堡裡帶來一幫密儀教徒，開始與他們交談。我告訴你，在旁邊看熱鬧真的很有趣！一個女孩站在他們前面，穿得跟騎士一樣。她有一雙很奇怪的眼睛。非常奇怪，比你的眼睛更奇怪。她站在密儀教徒面前，跟他們大談唯一真神，還給他們看一個保存在琥珀盒子裡的漂亮女士。她告訴他們說，唯一真神已經降下一個奇蹟，把青春和美貌賜還給這個漂亮女士。她還說，唯一真神準備降下另一個奇蹟，讓這個漂亮女士起死回生。﹂

﹁密儀教徒們全都盯著漂亮女士看，有些人開始哭了起來。那女孩問密儀教徒是不是願意進一步瞭解這個唯一真神，結果說﹃是﹄的人都被帶到一邊去了，那些不願意的人則被帶到另一邊，他們中間包括一個叫什麼星辰長或者差不多名字的人。後來那個女孩走到我們面前，問了好多好多問題，接著她還告訴我們這個初來乍到的新神身上發生過的所有故事。然後她又問我們願不願意敬拜這個新神，願不願意為新神效勞。﹂

﹁那你怎麼說呢？﹂傑拉德好奇地問。

﹁啊，我當然說﹃是﹄啊！﹂葛維德說，他似乎很驚訝傑拉德居然還會想到另一種可能。﹁如果不這樣不就太無禮了，對不對？既然這個新神不辭辛勞地跑到這裡來看大家，難道我們不該盡可能地加以鼓勵嗎？﹂

﹁你不覺得，去敬拜一個你一點也不瞭解的神，可能很危險嗎？﹂

﹁喔，其實我知道很多關於這個神的事情，﹂葛維德向他保證。﹁至少是那些看起來重要的事情。那個女孩告訴我們，這個神很喜歡坎德人。非常非常喜歡。喜歡到非要找出一個特殊的坎德人不可。如果我們當中有人發現了這個坎德人，就要把他帶去給那個女孩，她會給我們一大筆獎賞。我們都答應了，這就是我馬上要做的事，去找這個坎德人。順便問一句，你沒看見他吧？﹂

﹁你是我這些日子以來見到的第一個坎德人。﹂傑拉德說。希望也是最後一個，他心裡加了一句。﹁你怎麼能沒有通行證就混進︱︱﹂

﹁他的名字，﹂葛維德還在滔滔不絕地說著他的懸賞任務。﹁叫泰索何夫‧柏伏特，他還︱︱﹂

﹁什麼？﹂傑拉德驚訝地脫口而出。﹁你說什麼？﹂

﹁說什麼？我說了關於索蘭薩斯的事，我又說了關於那個女孩的事，我又說了關於新神︱︱﹂

﹁那個坎德人。那個特殊的坎德人。你說他的名字叫柏伏特？泰索何夫‧柏伏特？﹂

﹁那個泰索何夫‧柏伏特，﹂葛維德糾正道。﹁那個﹃那個﹄非常重要，因為他可不能是隨便哪個泰索何夫‧柏伏特。﹂

﹁對，我猜他也不能。﹂說著，傑拉德回想起那位把自己反鎖在索拉斯的最後英雄之墓裡、因而引發所有這些冒險的坎德人。

﹁不管怎麼樣，反正，﹂葛維德繼續說道。﹁我們得把路上發現的任何坎德人帶到聖克仙去給那個女孩看一看。﹂

﹁你是指索蘭薩斯。﹂傑拉德說。

葛維德正懷著濃厚的興趣聚精會神地檢查一片藍色的碎玻璃。他把玻璃舉起來，急切地問。﹁你認為這是一塊藍寶石嗎？﹂

﹁不，﹂傑拉德說。﹁它只是一塊碎掉的藍色玻璃而已。你說，你應當把這個柏伏特帶到聖克仙。你是指索蘭薩斯吧！那女孩和她的軍隊在索蘭薩斯，不是在聖克仙。﹂

﹁我有說聖克仙嗎？﹂葛維德抓抓頭，想了一會兒，又點點頭說。﹁對，我說了聖克仙，我指的就是聖克仙。那女孩說，她不會在索蘭薩斯停留太久。她和她的軍隊馬上要去聖克仙，新神將要在那裡建造一座大神殿。她希望在聖克仙見柏伏特。﹂

這就回答了我的一個疑問，傑拉德暗忖。

﹁我覺得這是塊藍寶石。﹂葛維德說著把碎玻璃丟回他的包包裡。

﹁我曾經認識一個泰索何夫‧柏伏特︱︱﹂傑拉德有點猶豫地說。

﹁真的嗎？﹂葛維德突然站起來，開始圍著傑拉德激動地蹦蹦跳跳。﹁他在哪裡？我怎樣才能找到他呢？﹂

﹁我已經好久沒見過他了。﹂傑拉德說著示意坎德人冷靜下來。﹁我只是想不通，有什麼東西能讓這個柏伏特如此特殊。﹂

﹁我想那個女孩沒說起過，也許我搞錯了。我想，可能是在她提起這件事時我打了個盹。那女孩讓我們在那裡坐了好久，然後我們當中有個人想站起來離開，於是一個士兵用劍打我們，實際上這不像聽起來那麼有趣。你的問題是什麼？﹂

傑拉德耐著性子重複了一遍他的問題。

葛維德皺起眉頭，這個動作一般被認為有助於思考，然後他說。﹁我只記得他對唯一真神來說非常特別。如果你看到你的那個泰索何夫‧柏伏特，請一定要把唯一真神在找他的事說給他聽。另外，請提到我的名字。﹂

﹁我保證。﹂傑拉德說。﹁好了，現在你可以幫我一個忙。說說看，如果一個人有非常好的理由不要走正門進索蘭薩斯，那他有什麼別的辦法可以進城呢？﹂

葛維德狡黠地瞟了他一眼。﹁一個跟你塊頭差不多的人？﹂

﹁差不多。﹂傑拉德聳了聳肩。

﹁這個辦法對一個塊頭跟你差不多的人來說值多少錢呢？﹂

這早在傑拉德的預料之中。他拿出一個裝著各式各樣有趣東西的包包，這些都是他從尤瑞奇爵士的宅第裡搜刮來的。

﹁你挑一件吧！﹂他說。

傑拉德馬上就後悔了，因為葛維德陷入拿不定主意的痛苦中，他在那堆東西裡挑挑撿撿，最後陷在一隻生鏽的鐵蒺藜和一個沒了後跟的舊靴子之間，難以取捨。

﹁都拿去吧！﹂傑拉德說。

在如此慷慨的感召下，葛維德說出一大串人們可以偷偷溜進索蘭薩斯城的地方。

很不幸地，這位坎德人的描述混亂得簡直幫不上忙。他經常對一個之前根本沒提到過的地方加油添醋一番，然後又回過頭去糾正某個他在十五分鐘前說錯的細節。

最後，傑拉德強迫葛維德一五一十地把所有細節和盤托出。這真是一個既耗時又累人的工作，在此期間傑拉德差點忍不住要把坎德人勒死。過了好久，他終於在腦子裡記下三個地方，第一個他認為最適合，後兩個當成備案。葛維德要求傑拉德用他的黃頭髮起誓，永遠、永遠也不對任何人洩露這些地方。傑拉德照辦了，儘管他心裡納悶葛維德自己大概也發過同樣的誓。他愈想就愈覺得這種可能性很大。

接下來就碰到棘手的問題。傑拉德得設法擺脫葛維德，而這位坎德人似乎已經認定他們是很好的朋友，也許是表親，甚至是親兄弟。忠誠的葛維德很樂意一輩子陪在傑拉德身邊。傑拉德說，那好吧，他想在這裡坐好長一段時間，也許打個盹。如果葛維德願意等，那悉隨尊便。

十五分鐘過去了。坎德人變得愈來愈煩躁，傑拉德假裝睡覺，同時瞇著一隻眼睛以確保他不會丟掉任何貴重的物品。最後葛維德終於無法再忍受這份無聊。他拿起自己的東西離開了，不過之後他又回來了好幾次，提醒傑拉德，要是他看到那個泰索何夫‧柏伏特一定要立刻把他送去給唯一真神，並且不要忘了在領取獎賞時提到他的朋友葛維德。傑拉德又承諾又保證，最後總算擺脫了坎德人。他還要等幾個鐘頭夜幕才會降臨，於是他便把時間消磨在思考米娜想要找到泰索何夫‧柏伏特有何用意。

傑拉德無法想像米娜對坎德人會有什麼好感。坎德人身上的時光旅行裝置大概才是那個女孩真正關心的東西。

﹁那就意味著，﹂傑拉德對自己說。﹁如果坎德人能被找到的話，那就必須由我們來找到他。﹂

他在腦子裡記下需要告知索蘭尼亞騎士的事：要他們留心任何自稱泰索何夫‧柏伏特的人；一經發現，就要把這個坎德人立刻送到安全的地點；以及，最重要的，絕不能讓他落入黑暗騎士手裡。解決了這件事後，傑拉德便坐等黑夜到來。

## １︱１１死亡囚室

傑拉德沒費吹灰之力便神不知鬼不覺地溜進城裡。他的首選路線並未奏效，因為黑暗騎士不厭其煩地堵住了所有﹁老鼠洞﹂，但他們沒能發現他選擇的第二路線。由於不能違背誓言，所以傑拉德一直沒有向任何人透露過這個入口。

索蘭薩斯的街道上一片漆黑，空空蕩蕩。據旅店老闆說，城市裡正實施宵禁。一支巡邏隊走過街頭，迫使傑拉德不得不彎下腰避開他們。他溜進一個暗影幢幢的門洞，在小巷裡的垃圾堆後蹲下身子。

由於需要躲避巡邏隊，再加上他自己對街道走向也不怎麼熟悉，因此傑拉德在城裡足足晃了兩個鐘頭才看到他要找的目標，也就是監獄圍牆。

他縮在一個門洞裡，一刻不停地望著監獄，心中思索著該如何溜進去。這在他的計劃裡一直是個弱點。事實證明，闖進監獄不比逃出來更容易。

這時，一支巡邏隊走進院中，他們帶來幾個違反宵禁令的人。傑拉德在一旁偷聽衛兵的報告，發現黑暗騎士已經下令酒館、旅店一律打烊歇業。有個酒館老闆想要靠偷偷開門招待熟客來彌補損失，結果卻因這場私人聚會過於吵嚷而引來巡邏隊注意。於是，顧客和老闆便一起被抓了起來。

有個犯人正在使盡全力唱歌；老闆本人則揮舞著雙手要求知道，他在謀生家當被充公後該如何養活一家人。另一個犯人醉倒在路上。巡邏隊巴望著趕緊甩掉這批惱人的包袱，因此他們使勁地敲打大門，呼喊著要典獄長快點出來。

他倒是來了，但臉色可不好看。他抗議說，牢房都被擠滿了，再也容納不下任何人。趁他和巡邏隊長喋喋不休地爭論時，傑拉德從門洞裡溜出來，幾個箭步衝過街道，混進這隊犯人之中。

他用斗篷上的兜帽遮住腦袋，縮起肩膀，盡可能地和其他人靠在一起。有個犯人瞥了他一下，眼睛頓時一亮。傑拉德嚇得屏住呼吸，但那人又看了他一會兒後，忽然露出一個醉鬼特有的傻笑，然後把頭靠到傑拉德的肩膀上哭了起來。

巡邏隊長威脅要自行離去，把犯人們丟在馬路上，並補充說，一定要向上級報告這種瀆職行為。這下典獄長怕了，他連忙打開監獄大門，呼喝手下。巡邏隊把犯人交出去便離開了。

看守們驅趕著傑拉德和其他人走進監房區。

這時，典獄長自己也走了過來。犯人們開始大喊大叫。他對這些喧囂充耳不聞，只是指揮手下把犯人們推進任何能夠容納他們的囚室。做完這個，典獄長和看守們便一溜煙地離開了。

他們把傑拉德塞進一個已經十分擁擠的囚室裡，他不敢坐下，深怕被人踩扁。旁邊的囚室也一樣糟糕，有些關滿了男人，另一些關著女人，所有的犯人們都大聲嚷嚷著要求釋放。沒洗過澡的身體、嘔吐物和排洩物散發出令人無法忍受的臭氣。傑拉德感到一陣反胃，他用手遮住鼻子和嘴巴，拚命想把這股穢氣在指間過濾乾淨，但這只是徒然。

傑拉德推開眼前擠成一堆的軀體，朝囚室後方挪去，以便盡可能離臭水四溢的夜壺遠一點。他本來還擔心他的衣服和他本人都顯得太過乾淨，但現在他再也不必為此操心了。只要在這裡待上幾個小時，臭氣就會牢牢地附在他身上，牢得讓他擔心這輩子都甩不掉。他又花了一點時間說服自己不要嘔吐，隨後他注意到隔壁一間囚室看起來又大又寬敞，而且似乎空無一人。

他推了推一個獄友的肋骨，朝那個方向伸出一隻大拇指。

﹁他們幹嗎不把我們當中的一些人關到那裡去？﹂他問。

﹁你想去就去吧！﹂那個犯人說著陰鬱地朝那裡瞟了一眼。﹁至於我，寧願待在這裡。﹂

﹁但那裡很空啊！﹂傑拉德爭辯說。

﹁才不呢！你看不見他們罷了。這是件好事。﹂那人扮了個鬼臉。﹁白天看見他們就夠糟的了。﹂

﹁他們是什麼人？﹂傑拉德好奇地問。

﹁法師。﹂那人咕噥著說。﹁至少，他們曾經是。我可不敢確定他們現在是什麼。﹂

﹁什麼？他們出了什麼事？﹂

﹁你會看見的。﹂那人悶悶不樂地預言道。﹁現在讓我睡一會兒好不好？﹂

那個人趴在地上，閉起眼睛。傑拉德覺得他自己也該想辦法休息一下，儘管他沮喪地認為這種可能近乎零。

過了幾個鐘頭，他愉快而驚訝地醒過來，發現白晝的亮光已經頑強地溜進窗縫內。他伸出手，把睡意從眼睛上揉掉，然後饒富興致地望向隔壁囚室，心裡納悶到底什麼東西能讓法師變得如此可怕。

傑拉德把臉湊到隔開兩間囚室的鐵柵旁，眼前的情景讓他嚇了一跳。

﹁帕林？﹂傑拉德輕聲呼喚道。﹁是你嗎？﹂

他不能確定。那個法師看起來很像帕林。然而，如果這真是帕林的話，那麼這位平時一絲不茍的法師已經有好幾個星期沒洗過澡、刮過鬍子、梳過頭，或者整理過儀容。他坐在一張小床上，眼睛瞪著前方，眼神空空蕩蕩，臉上也沒有一絲表情。

另一名法師坐在另一張小床上。這位法師是個精靈，瘦得要命，像具屍體一樣。他有一頭黑髮，這在通常有著淺色頭髮的精靈族中確實很特別。他的皮膚看起來像褪色的骨頭一般蒼白。他穿著一件本來可能是黑色的法師袍，但一層層污垢和塵土已經讓它變成灰色。精靈跟帕林一樣，一動也不動的坐在那裡，看起來毫無生氣。兩人臉上的表情也一樣，那就是毫無表情。

傑拉德又喚了一次帕林的名字，這次他把聲音抬高了一點，好讓它不被其他犯人的咳嗽、喘氣、吼叫和抱怨聲淹沒。他想再喊一遍時，他忽然感覺到脖子上一麻。

﹁該死的跳蚤。﹂他嘟囔著準備捏死牠。

法師抬起了頭，向上望去。

﹁帕林！你在這裡做什麼？你出了什麼事？受傷了嗎？天殺的跳蚤！﹂傑拉德惡狠狠地揉搓著脖子，死命地抖動衣服。

帕林漠然凝視了傑拉德許久，似乎在等他做什麼或說什麼。然而傑拉德只是重複了他方才的問題，於是帕林移開目光，又開始茫然地瞪著前方。

傑拉德又試了幾次，最後他終於放棄嘗試，專心對付那隻搞得他全身發癢的害蟲。他費了一番工夫後總算達到了目的，至少他自以為如此，因為他身上的瘙癢感終於消失了。

﹁那兩個人出了什麼事？﹂傑拉德問他的獄友。

﹁不曉得。﹂是他得到的回答。﹁我被帶來這裡時他們就是這樣子了，那還是三天前的事。每天都有人進來餵他們食物和水。他們就這樣成天坐著。挺嚇人的，對不對？﹂

嗯，傑拉德心想，確實如此。他納悶帕林究竟出了什麼事。傑拉德看到他的法袍上有一塊塊污漬，似乎是乾涸的鮮血，於是他推斷法師被人狠揍過，或者受了許多折磨，以至於已經神智不清。傑拉德的心情變得很沉重。他漫不經心地抓了一下脖子，然後把頭別開來。現在他無法做任何事情來幫助帕林，但是，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的話，也許他能在將來做點什麼。

他趴在囚室的地上，小心地與一張看起來很噁心的草席保持距離。毫無疑問，跳蚤一定是從那裡跳到他身上來的。

﹁嗯，真是浪費時間。﹂達拉馬評論道。

精靈的幽魂盤旋在監獄僅有的一扇窗戶上。即使被不死不活地禁錮在這個模糊的世界裡，他在石頭牆裡依舊有種窒息的感覺。他發現，如果想像自己在呼吸新鮮空氣的話就要好受得多。

﹁你到底要做什麼？﹂他問道。﹁我猜你不是想對他開個玩笑吧？﹂

﹁不，不是開玩笑。﹂帕林的幽靈靜靜地說。﹁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可以告訴你。我希望和那個人談談。﹂

﹁呸！﹂達拉馬嗤之以鼻。﹁我本來以為你會更有腦子一點。他才不關心我們。他們沒人會關心。不過，他是誰？﹂

﹁他叫傑拉德，是個索蘭尼亞騎士。我在奎靈那斯提認識他的。我們是朋友︱︱嗯，大概算不上朋友。我不認為他會喜歡我。你知道索蘭尼亞人對法師的看法。我也必須承認，自己並不是個令人愉快的同伴。但︱︱﹂帕林記起嘆氣的滋味。﹁我覺得，也許我能與他交流，就好像我父親能與我交流一樣。﹂

﹁你父親愛你，他有要緊事需要說給你聽，﹂達拉馬說。﹁除此之外，卡拉蒙死得比較徹底。我們可不一樣，至少我必須假設我們的情況不同。也許那有點關係。不過，你到底想要他為你做什麼呢？﹂

帕林沉默無語。

﹁別鬧了，﹂達拉馬說。﹁我們現在的處境完全沒有互相保密的必要。﹂

如果那是真的，帕林心想，那你獨自神遊的時候又做了什麼？別告訴我你遊蕩在松樹林間是為了享受自然。你到哪裡去了，為什麼要去？

在他們起死回生後的好長一段時間裡，兩個法師的靈魂都與他們曾經寄住的肉身羈絆在一起，好像囚犯被鎖鍊禁錮在牆邊一樣。達拉馬不斷想要找到某種回到人世的辦法，是他先發現肉體和靈魂之間的連結是自己創造的。也許是因為他們沒有徹底死去，所以他們的靈魂與落入死靈河川中的那些倒楣鬼不同，並沒有被塔克西絲奴役。達拉馬終於找到辦法切斷肉體和靈魂之間的連結。他的幽靈離開了自己的監獄，離開了索蘭薩斯，至少他是這麼對帕林說的。不過，他不肯說出自己究竟去了哪裡。然而，儘管他能離開，卻必須每次都有去有回。

他們的靈魂變得非常留意自己的肉體，就像所有守財奴對待財寶的態度一樣。帕林曾經試著想進入其他死靈身處的悲慘世界裡去，卻被自己的恐懼擊倒。他害怕肉體會在他離開後發生不測，便急急忙忙地跑了回來，結果發現它依舊坐在那裡、楞楞地望著前方。他知道自己本該慶幸它安然無恙，他的一部份也真的感到高興，但他的另一部份卻大失所望。在此之後，他就沒離開過他的身體。他不能加入其他死靈的行列中，它們既看不見他也聽不見他。出於同樣的原因，他也不喜歡游離在生者之間。

達拉馬經常拋下他的身體，儘管他每次離開的時間都不長。帕林確信達拉馬一定是去見米娜了，想試著和她談筆交易來復活自己。他無法證明這點，但他相信確有其事。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話，﹂帕林說。﹁我希望說服傑拉德殺了我。﹂

﹁那沒用，﹂達拉馬說。﹁難道你以為我沒考慮過嗎？﹂

﹁也許有用，﹂帕林堅持說。﹁軀體還活著。我們受的傷都被治癒了。再殺死肉體一次也許會切斷羈絆我們的繩索。﹂

﹁然後塔克西絲會再把我們送回這種猜謎一般的生命中。你難道還看不出個所以然嗎？為什麼吾后要餵養我們、觀察我們，就像夏拉非曾經餵養和照看那些被他稱為活物的淒慘東西？我們是祂的實驗品，就像它們是他的實驗品一樣。時間到了祂就會判斷祂的實驗是成功還是失敗。祂會做出判斷，而不是我們。難道你認為我沒嘗試過嗎？﹂

他用尖刻的語氣說出最後一句話，這更加驗證了帕林的懷疑。

﹁首先，﹂帕林說。﹁塔克西絲可不是我的﹃吾后﹄，因此不要把我包括在你的思考內。其次，你說的實驗是指什麼？祂保留我們顯然是為了在一旦得到時光旅行裝置時能夠使用它。﹂

﹁一開始這麼說是對的。但現在呢，既然我們活得如此舒服，簡直可說身強體壯，因此祂又有了別的想法。為什麼要讓那麼好的肌肉和骨頭爛在地底呢？這多浪費！它們可以被召喚出來派上用場！祂已經有了一支死靈軍隊，現在祂計劃組建一支屍體軍隊與它並肩作戰，以此來壯大祂的實力。﹂

﹁你的口氣似乎很確定。﹂

﹁正是如此。﹂達拉馬說。﹁也許可以說，﹃我的消息確切無疑﹄。﹂

﹁那我們就更有理由結束這齣戲了。﹂帕林堅定地說。﹁我︱︱﹂

達拉馬的幽靈突然一動，然後又迅速竄回到身體旁邊。

﹁我們有客人了。﹂他警告道。

衛兵們走進監房區。他們拖著幾名被手腕上的繩子綁成一串的坎德人。這些衛兵在其他犯人的哄笑聲中押著坎德人穿過監房。隨後，譏笑和侮辱聲突然一下子消失了。監獄裡鴉雀無聲。

米娜走過一排排囚室前。她對鐵柵後的那些人毫無興趣，既沒有向右看，也沒有向左看。有些囚犯害怕地望著她，另一些人急忙向後退去，還有些人伸出手，無聲地乞求著。她對他們一概不予理會。

米娜停在關著兩名法師肉體的囚室外，抓起繩子，把那一串坎德人拉了過來。

﹁他們每個人都自稱為泰索何夫‧柏伏特，﹂她對屍體說。﹁這些人裡頭有沒有我要找的坎德人？你們有人認出他嗎？﹂

達拉馬的屍體搖晃了一下，作為回答。

﹁帕林‧馬哲理？﹂她問。﹁這些坎德人裡面有你認識的嗎？﹂

帕林只需看一眼就知道他們當中沒有泰索何夫，但他拒絕回答。如果米娜以為她抓到了那個坎德人，那就讓她去浪費時間找出真相好了。他坐在那裡，一動也不動。

米娜對這種桀驁不馴的表示可不滿意。

﹁回答我，﹂她命令道。﹁你看到彼域國度的那片閃光了？﹂

帕林看見了。它們給他持續不斷的希望，也給他持續不斷的折磨。

﹁如果你還有一點想要自由的念頭，還想滿足你的靈魂離開這世界的願望，那就得回答我。﹂

當他依然毫無動靜時，她伸手握住了掛在脖間的勳章。

﹁告訴她！﹂達拉馬嘶聲對他說。﹁會怎麼樣呢？只要搜一下那些坎德人的身，就能知道他們沒有裝置。把你的蔑視收起來用到那些真正重要的地方上去。﹂

帕林的屍體搖了搖頭。

米娜放開了勳章。坎德人全被帶走了，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還在叫嚷自己叫泰索何夫‧柏伏特。

帕林望著他們離去的背影，心裡納悶泰索何夫‧柏伏特︱︱那個真正的泰索何夫︱︱怎麼可能逃脫搜捕這麼長一段時間。米娜和她的神變得愈來愈怒了。

泰斯和他的裝置就是神后床頭上的臭蟲，搞得祂無法好好睡覺。祂對自己這個弱點也心知肚明，這一定讓祂坐臥不安，因為無論祂變得多強大，那個坎德人依舊在那裡，在他不該出現的時間和地點上。

如果他發生什麼不測︵說實在的，又有哪個坎德人能安穩地活到老？︶，那麼黑暗女王的所有宏偉計劃將通通化為泡影。那倒是個令人高興的想法。但這樣一來，克萊恩和它的人民也將一同化為烏有。

﹁那就更有理由繼續活下去了。﹂達拉馬熱切地說，他的話正是帕林的想法。﹁一旦你匯入了死靈河川，你就會被淹沒，與那些正被困在裡面的可憐蟲一樣，永遠得跟著潮水走。你剛才也發現了，我們還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意志。這是實驗中的缺陷，塔克西絲還沒來得及糾正它。你也知道，祂永遠不會喜歡﹃自由﹄這個想法。我們能自己思考、自己行動，這些將永遠是祂的頭號敵人。除非祂能找到某種途徑來剝奪我們的這些自由，否則我們一定要把握住這份唯一的力量，緊緊把握住它。我們的機會總會來臨，因此我們必須做好準備。﹂

我們的機會，還是你的？帕林不禁自問。他對達拉馬感到既好笑又生氣。然而經過深思後，他對自己感到徹頭徹尾的羞恥。

和往常一樣，他心想，我就坐在這裡顧影自憐，而我那個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同伴則出去做了許多事。再也不會這樣了。我要變得跟兩個達拉馬加起來一樣自私、一樣富有野心。我有可能會在某片陌生的土地上迷了路，被砍去手腳，沒人聽懂我說的話，他們全都又聾又呆，瞎得什麼也看不見。然而，我總能找到什麼辦法、想出什麼主意讓某個人看見我，讓他聽見我，瞭解我。

塔克西絲，禰的實驗將會失敗。帕林發誓。實驗本身就注定了這個結局。

## １︱１２神恩浩蕩

傑拉德在監獄裡度過的那一天是他這輩子中最糟糕的日子。他本來還希望自己能習慣那股氣味，不過他錯了，於是他開始嚴重的懷疑呼吸本身是否值得。衛兵們往囚室裡扔進食物，又抬來好幾桶清水。那些水聞起來也有股怪味，他一邊硬著頭皮喝水，一邊不停作嘔。後來他注意到，那個看起來呆頭呆腦的典獄長顯得︱︱如果有可能的話︱︱比昨晚更加困惑和不安，這讓他心裡泛起一股陰暗的快感。

下午已經過去了一大半，傑拉德開始覺得自己大概失算了，他的計劃也許不如原先想像得那麼好，現在看起來，他很有可能要在這間臭氣熏天的牢房裡待上一輩子。當米娜跟在那群坎德人後面走進牢房時，他曾大吃一驚。對他來說，看見什麼人都要比看見她好。於是，他把自己的臉遮起來，蹲在地上連大氣也不敢呼一口，直到她離開為止。

又過了幾個鐘頭，看起來仍舊不像有人要來的樣子，傑拉德不由得開始思索起他的任務了。要是沒人來該怎麼辦？他回想起，雖然他一直自以為很聰明，但他的表現總是與這份自信相去甚遠︱︱就在這時，他聽到一個聲音，鐵劍匡噹匡噹撞擊的聲音，頓時，他心頭的陰雲一掃而空。

監獄看守們手裡拿著棍棒，不是刀劍。傑拉德站起身來。監牢裡走進兩名奈拉卡黑暗騎士。他們戴著頭盔放下面罩︵大概是為了遮擋臭味︶，在羊毛上衣外披著胸甲，還穿著皮褲和靴子。騎士們沒有拔劍出鞘，但他們的手可一秒鐘也沒離開過劍柄。

犯人中間立刻響起一片喧囂。有人要求得到釋放，還有人則懇求來個可以負責的人糾正別人在他們身上犯的可怕錯誤。黑暗騎士沒理會他們，而是直奔關押兩名法師的囚室而去，那兩個人似乎對其他人的吼聲充耳末聞，還在傻楞楞地盯著牆壁發呆。

傑拉德探出身子，把手臂伸過鐵柵之間，設法抓住其中一個騎士的袖子。那人像挨了鞭子似的轉過身來，他的同伴立即拔出佩劍。要不是傑拉德縮得快，大概連手都沒了。

﹁薩繆瓦爾隊長！﹂傑拉德喊道。﹁我必須見薩繆瓦爾隊長。﹂

在頭盔的陰影下，騎士的眼睛一亮。他拉開面罩，想仔細看看傑拉德。

﹁你怎麼認識薩繆瓦爾隊長？﹂他追問道。

﹁我是你們之中的一員！﹂傑拉德急忙說。﹁索蘭尼亞人把我抓住了，然後就關在這裡。我試著說服管這裡的大笨蛋，但他不聽。求求你們，把薩繆瓦爾隊長找來好不好？他認得我的。﹂

騎士又盯著傑拉德看了一會兒，然後放下面罩走到法師所在的囚室裡去。傑拉德沒辦法，只能巴望那傢伙會去告訴什麼人，免得他留在這裡被臭氣熏死。

黑暗騎士押著帕林和他的同伴走出牢房。當兩個法師躑躅而過時，犯人們紛紛向後退去，不想和他們太過靠近。在法師走後的一個小時裡，傑拉德一直在揣測騎士會不會把這件事告訴別人。要是運氣好的話，薩繆瓦爾隊長的大名也許能刺激騎士去做點什麼。

外面又響起了鐵劍的匡噹聲，騎士們再次駕臨。他們動手把那兩個僵直的人犯又扔回囚室裡去。傑拉德趕緊迎上前，想跟騎士們再說上幾句話。犯人們又開始砰砰地敲打鐵柵，尖叫著要看守們快來。然而這片騷動又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有些人趕忙將叫喊聲嚥下肚，差點嗆到自己。

一個牛頭人走進監牢。這個半獸半人的傢伙長著一張公牛面孔，而那張臉上還嵌著一對從亂蓬蓬的棕色皮毛裡往外張望的聰明眼珠，這讓它顯得更加猙獰。由於長得實在太高大，他被迫低著頭走路，以免自己的尖角戳到天花板。他穿著皮背心，露出一身強健肌肉。他還隨身佩帶了無數兵器，其中就有一柄傑拉德懷疑自己大概兩隻手都拿不動的重劍。傑拉德很正確地猜出牛頭人就是為了他的緣故才跑到這裡來，而他也不知道自己應該心驚肉跳呢，還是應該謝天謝地。

當牛頭人步步逼近他的囚室時，其他犯人紛紛往後退去。片刻之間，傑拉德就發現牢房前半部只剩下他孤零零一個人。他拚命想要記起牛頭人的名字，但始終想不起來。

﹁感謝女神，大人。﹂他總算擠出一句話。﹁我已經開始擔心我要爛在這裡了。薩繆瓦爾隊長人在哪裡？﹂

﹁在他應該在的地方。﹂牛頭人咆哮道。他用那對小小的牛眼睛死盯著傑拉德。﹁你找他做什麼？﹂

﹁我希望他來為我作證。﹂傑拉德說。﹁我確信，他會記得我的。大人，您大概也記得我。我在攻打索蘭薩斯前正好在您的營區裡。我抓了個俘虜，一個索蘭尼亞女騎士。﹂

﹁我記得，﹂牛頭人瞇著眼睛說。﹁那個索蘭尼亞人跑了。有人在幫她。就是你。﹂

﹁不，大人！不是！﹂傑拉德義憤填膺地抗議。﹁您弄錯了！不管誰幫了她，反正不是我。當我發現她逃走後，我就追了出去。實際上我已經逮住她了，但那時我們已經非常靠近索蘭尼亞軍的戰線。她開始大喊大叫，我還沒來得及讓她閉嘴︱︱﹂說著，他做了個手勢︱︱手在脖子前一橫。﹁索蘭尼亞人已經來救她了。結果我反而變成他們的俘虜，從那以後我就一直被關在這裡。﹂

﹁我們的人在戰鬥結束後已經檢查過監獄中有沒有騎士俘虜。﹂牛頭人說。

﹁那時我就告訴他們了。﹂傑拉德傷心地說。﹁我一直告訴他們！但沒人相信我！﹂

牛頭人沒有回答，只是站在那裡盯著他看。傑拉德無法得知牛角下那個半人半獸的腦袋裡究竟在想什麼。

﹁大人，您想想看，﹂傑拉德惱怒地說。﹁假如我說的話不是事實，我又怎麼會待在這個臭死人的地方？﹂

牛頭人又盯著傑拉德看了一會兒。然後他轉過身，來到走道盡頭，與典獄長商議著什麼。傑拉德看到獄吏瞥了他一眼，便搖搖頭，可憐地揮動雙手。

﹁放他出來。﹂牛頭人下令。

典獄長趕忙前去執行他的命令。他把鑰匙插在鎖孔裡，打開囚室的門。傑拉德在獄友們無聲的詛咒和威脅下走出牢房。他才不在乎呢！那時，他真有股衝動想去擁抱牛頭人，但他轉念一想，覺得比較合適的反應是憤慨，而不是如釋重負。他詛咒了自己幾句，然後狠狠地瞪了典獄長一眼。

牛頭人把一隻大手重重地搭在傑拉德肩上。那隻手裡可沒有多少友善之意。他的指甲死死地嵌入傑拉德的皮肉裡，弄得騎士疼痛不已。

﹁我要帶你去見米娜。﹂牛頭人說。

﹁我也準備去覲見黑夜之主，﹂傑拉德說。﹁但我不能這麼邋遢地去見她。給我點時間梳洗一下，我還要找幾件好衣服︱︱﹂

﹁她會看到你的真面目。﹂牛頭人說，隨後他好像想起了什麼，又補充了一句。﹁她看到了我們所有人的真面目。﹂

這恰巧就是他最害怕的事情，因為傑拉德絲毫沒有接受米娜盤問的慾望。他本來希望能拿回自己的騎士證明︵他知道索蘭尼亞騎士封藏它們的倉庫地點︶，然後混到人群裡，在軍營附近與其他騎士和士兵聊聊，聽聽最新的流言，探出發號施令者的身分以及命令的內容。做完這些事後他再去報到。

然而，他無計可施。這個牛頭人︵傑拉德終於想起來他叫加爾達︶領著傑拉德走出監獄。傑拉德最後看了帕林一眼。法師還是沒有動彈。

傑拉德搖搖頭，感覺全身一陣哆嗦。他只好陪著牛頭人走上索蘭薩斯城的街道。

如果說有誰知道米娜的計劃，那應該就是加爾達。然而，牛頭人並不是那種一分鐘不說話就難受的人。傑拉德提了好幾次聖克仙的名字，但牛頭人只是陰冷地瞪了他一眼，除此之外別無反應。傑拉德放棄了，轉而盡可能地觀察索蘭薩斯人的日常生活。人們依舊走在大街上，依舊做著他們平日的工作，但他們看起來心驚膽戰、步履匆匆。他們低著頭，不想與數目眾多的巡邏隊打照面。

所有酒館都歇業了，它們的大門被一塊黑布封住。傑拉德一直聽別人說，不管是誰，一杯矮靈酒下肚後什麼勇氣都有了，他推測這大概是酒館被勒令歇業的主要原因。這些黑布還出現在別的商店上，其中大多數是魔法道具商店和販售兵器的店舖。

他們來到會議廳前，傑拉德曾經在這裡受過審判。記憶無法克制地湧上他的心頭，尤其是對奧蒂拉的回憶。她是他最親密的朋友，真的，是他唯一的朋友，因為他不是那種輕易交朋友的人。他現在對自己沒有向她道別，甚至也沒有洩漏一點風聲感到很懊悔。

加爾達帶著傑拉德走過大會議廳。這幢建築物裡擠滿了騎士和士兵，顯然它已經被拿來充當軍營了。傑拉德以為他們有可能留在這裡，但加爾達帶著他一直朝大廳旁的舊神殿走去。

以前，這些神殿曾被正式地奉獻給騎士們最喜愛的兩位神祇︱︱帕拉丁和奇力‧裘理斯。奇力‧裘理斯的神殿在兩座神殿中顯得更加古老，並且要稍微大一些，因為奇力‧裘理斯被認為是索蘭尼亞地區的守護神。帕拉丁的神殿由白色大理石築成，它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那簡樸而不失優雅的風格。在這座神殿前點綴著四根白色立柱，代表波浪的弧形大理石臺階從門廊上奔流而出。

連接兩座神殿的是一片庭院和一個玫瑰園，在這裡生長著騎士團的象徵︱︱白玫瑰花。即使在諸神和牧師們都已離去，但索蘭尼亞人依舊維持著神殿的原貌，並且繼續照顧玫瑰花園。騎士們把這些神殿用來研習和靜修。索蘭薩斯的居民們也發現它們是寧靜祥和的天堂，經常帶著家人一起來這裡散步。

﹁怪不得這個唯一真神用貪婪的眼睛盯著它們。﹂傑拉德對自己說。﹁換成是我，如果想在宇宙裡找個地方安家的話，大概要不了一分鐘就搬進去了。﹂

一大群居民們圍在帕拉丁神殿的外門前。那扇門緊閉著，人們顯然在等待接見。

﹁出了什麼事，大人？﹂傑拉德問道。﹁這些人圍在這裡做什麼？他們不會準備暴動吧？﹂

牛頭人的嘴角露出一抹微笑，幾乎要笑出聲來。﹁這些人來這裡是要瞭解唯一真神。米娜每天會向眾人佈道。她醫治病人，還示範其他奇蹟。你會發現許多索蘭薩斯居民在神殿裡敬拜。﹂

傑拉德想不出該回答什麼。他想說的話似乎只會給他自己惹麻煩，因此他識趣地閉上嘴。當他們走過玫瑰園時，一道如太陽般耀眼的琥珀色閃光映入他眼簾。他眨著眼睛，緊盯前方，然後突然停下腳步，弄得加爾達大為光火，差點扯斷他的手臂。

﹁等等！﹂傑拉德驚訝地喊道。﹁等等！﹂他指了指。﹁那是什麼？﹂

﹁金月的棺材。﹂加爾達說。﹁她曾經是光明城堡裡那些密儀教徒之首。她也是米娜的母親︱︱她的養母。﹂他覺得必須要加上這一句。﹁她是個很老很老的女人。他們說她已經超過九十歲了。看看她，又重新年輕漂亮了。唯一真神就是這樣向信徒賜福的。﹂

﹁還好她已經死了。﹂傑拉德嘟囔道。當他望著被包覆在琥珀中的軀體時，不由得心中一痛。他依然記得金月的容貌，記得她漂亮的金髮交織在水銀般的月色中，記得她的面容，堅強、慈悲、失落。然而，此刻他卻找不到他認識的金月。被壓在棺蓋下的那張臉是無主之物，不屬於任何人。她的金髮和銀髮變成了琥珀色。她的白袍也變成了琥珀色。她就像其他小蟲一樣，被凝固在樹脂中。

﹁她將被再次賜予生命。﹂加爾達說。﹁唯一真神許諾要施展一項偉大的神蹟。﹂

傑拉德聽出加爾達的聲音裡有種奇怪的語調，不由得瞟了牛頭人一眼。不贊成？真令人難以置信。不過，當傑拉德回想起他對牛頭人一族的瞭解時，他似乎總聽到別人說，他們是沙茍納的忠實追隨者，而沙茍納，身為他們的前任神靈，自己也是個牛頭人。也許加爾達已經對這位唯一真神起了貳心。傑拉德把這點記在心頭，也許日後他可以加以利用。

牛頭人推了傑拉德一把，於是他被迫重新邁開腳步。他又回頭看了棺材一眼。許多居民已經圍在琥珀棺材前，張開嘴巴對棺材裡的軀體驚嘆不已，歌聲和﹁喔﹂﹁啊﹂之類的感慨不絕於耳。有些人還跪在地上唸唸有詞地祈禱。傑拉德頻頻回頭張望，結果沒注意腳下的路，絆倒在神殿的階梯上。加爾達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這下傑拉德意識到，他最好還是先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事情上，免得自己也進了棺材，更何況，唯一真神不大可能在他身上施展什麼神蹟。

神殿大門在加爾達面前敞開，隨即又在他身後關上。等在外面的人全都大失所望。

﹁米娜！﹂他們響亮地吟誦她的名字。﹁米娜！米娜！﹂

神殿裡幽暗而陰涼。蒼白的陽光似乎費了好大的勁才穿過蝕刻玻璃照進室內。它在地上畫出水一般的圖案，藍白綠紅各色相間，與窗欄的黑影混雜在一起。聖壇上覆蓋著一張白色絨布，旁邊跪著一個人影。那個女孩聽見靜謐的大殿裡響起腳步聲，便抬起頭向身後望去。

﹁我很抱歉必須打擾您的祈禱，米娜。﹂加爾達壓低聲音說。他的話音迴蕩在安靜的大殿裡，顯得很詭異。﹁但這件事很重要。我在監牢裡發現了這個人。您大概還記得他。他︱︱﹂

﹁傑拉德爵士。﹂米娜說。她起身離開聖壇，順著中央走道走下來。﹁傑拉德‧鎢斯‧孟塔。把那個索蘭尼亞騎士帶給我們的人就是你。她的名字叫奧蒂拉。她逃走了。﹂

傑拉德本來已經編好了故事，但這會兒他的舌頭卻牢牢地釘在嘴裡。他一刻也沒指望能忘掉那雙琥珀色眼睛，但他卻忘了它們能對任何身陷其中的人施加魔法。他有種感覺，自己的事她全知道，她知道他們上次分開後他的一舉一動，她知道他出現在這裡的意圖，她知道得一清二楚。當然，他可以說謊，但謊言只會浪費他自己的時間。

然而，不管怎麼樣，他總得硬著頭皮試一試。他結結巴巴地背誦了一遍自己的故事，與此同時，他心裡覺得自己說話的腔調跟一個為逃避鞭打和囚禁而說謊的小孩沒什麼兩樣。

米娜很嚴肅地聽完他的話。他最後說，希望他能被允許為她效勞，因為他清楚自己的前任指揮官，梅丹元帥，已經在奎靈那斯提戰死。

﹁你為元帥和羅拉娜太后哀悼。﹂米娜說。

傑拉德盯著她，瞠目結舌。

她臉上露出微笑，那雙琥珀色眼睛也閃爍光亮。﹁別為他們難過了。他們在死後為唯一真神效勞，正如他們活著時也不自知地為唯一真神效勞一樣。我們所有人都效命於唯一真神，無論我們願意與否。不過，那些主動效命唯一真神的人可以得到更大的獎賞。傑拉德，你願意效忠唯一真神嗎？﹂

米娜向他靠近。他看到自己在她的琥珀色眼睛裡顯得渺小而微不足道。這時，他忽然很想做點什麼來贏得她的寵愛，來讓她感到驕傲。

他本來可以發誓效忠唯一真神來做到這點。然而，在這件事上，哪怕僅僅是這件事，他必須說實話。他望著聖壇，耳朵裡傾聽著四周的靜謐，就在這一瞬間，他確信自己正身處在一位神祇的籠罩中，而這位神能看穿他的內心。

﹁我︱︱我對這位唯一真神不怎麼瞭解。﹂他閃爍其詞地囁嚅道。﹁我不能把您想要的答覆給您，我很抱歉。﹂

﹁那你願意瞭解嗎？﹂她問他。

他只需說一聲﹁是﹂就能留在她的麾下，然而事實是，他一點也不想知道關於這位唯一真神的任何事情。傑拉德沒有神也一向過得很好。在這個神身邊，他也不覺得有什麼舒服。

他嘟囔了幾句誰也聽不清的話，哪怕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說什麼。然而，米娜看起來從他的話裡聽出她要聽的東西。她笑了。

﹁很好，傑拉德‧鎢斯‧孟塔，我將你納入麾下。唯一真神接受你的效忠。﹂

聽到這句話，牛頭人不大滿意地哼了一聲。

﹁加爾達認為你是個間諜，﹂米娜說。﹁他想殺了你。如果你真是個間諜，那我也沒什麼好隱瞞的。我很樂意把我的計劃告訴你。在兩天之內，一支由騎士和士兵組成的軍隊就會從帕蘭薩斯趕到這裡，我們會增加五千名的生力軍。我們將帶著那支軍隊和死靈軍隊進軍聖克仙。我們會攻占它。然後我們就將統治安塞隆大陸的北半部，這樣一來，離我們統治整片大陸就不遠了。你還有什麼問題嗎？﹂

傑拉德總算壯著膽子擠出一句虛弱的抗議。﹁我不是︱︱﹂

但米娜已經從他身邊走開了。﹁開門，加爾達，﹂她下令。﹁我現在要對居民說話。﹂她又回過頭看了傑拉德一眼，補充道。﹁你應該留下來聽聽我的佈道，傑拉德爵士。也許你會發現我的話很有見地。﹂

事到如今，傑拉德也只能恭敬不如從命了。他偷偷瞟了加爾達一眼，發現牛頭人正對他怒目而視。顯然，加爾達很清楚他的底細。傑拉德得小心了，他最好離牛頭人遠一點。他心裡覺得自己應該謝天謝地，因為他已經完成任務。他探聽到了米娜的計劃︵假使她說的一切都是真話︶，而他只要稍等幾天就能證實是否有軍隊從帕蘭薩斯抵達。但他的心思已經不在他的任務上了。米娜已經斬殺了他的心神，其俐落程度大概不亞於直接殺死他。

我們在對抗一位神靈。無論我們做過什麼，要做什麼，會管用嗎？

加爾達用力拉開神殿大門。人們一湧而入。他們跪在米娜面前，懇求她觸摸他們，救治他們，救治他們的孩子，帶走他們的苦痛。傑拉德留意觀察加爾達的舉動。牛頭人看了他們一會兒，然後走出神殿。

傑拉德正要偷偷溜出門去，這時他看到一隊騎士走上階梯。他們帶來了一個犯人，根據那人的甲胄來看，是個索蘭尼亞人。犯人的雙臂被弓弦綁著，走路時高高地昂起頭，一臉堅毅。

傑拉德認得這張臉，也認得這張臉上的表情。他輕哼了一聲，發了幾句毒誓，然後迅速躲進最深沉的陰影中，用手遮住臉龐，裝出一副激動得不能自已的樣子。

﹁米娜，我們抓住這個想闖進城裡的索蘭尼亞人。﹂一個騎士說。

﹁她是個膽大包天的傢伙，﹂另一個人說。﹁披著甲，提著劍，大搖大擺地朝正門裡走。﹂

﹁然後還沒打就交出了劍。﹂第一個人補充道。﹁跟他們所有人一樣，既是笨蛋，又是膽小鬼。﹂

﹁我才不是膽小鬼。﹂奧蒂拉不卑不亢地說。﹁我選擇不戰鬥。我來這裡是出於自願。﹂

﹁放了她。﹂米娜冷冷地說。她的聲音顯得很嚴厲。﹁也許她是我們的敵人，但她是個騎士，應當受到符合身分的對待，而不是被當成一名盜賊！﹂

挨了責罵的騎士們馬上動手給奧蒂拉鬆綁。此時傑拉德已經躲進陰影裡，深怕她一轉眼看到他後會暴露他的身分。很快地，他發覺這種擔憂毫無必要。奧蒂拉的眼裡除了米娜之外再沒有第二個人。

﹁奧蒂拉，妳大老遠地跑來見我，又冒了這麼大風險，為什麼？﹂米娜溫和地問。

奧蒂拉雙手合十，跪倒在地上。

﹁我願意效忠唯一真神。﹂她說。

米娜屈下身去，親吻奧蒂拉的前額。

﹁妳是我的牧師，奧蒂拉。﹂米娜說。﹁站起來，領受唯一真神的祝福。﹂

奧蒂拉站起身來，眼裡閃耀著狂喜的光芒。她走向聖壇，加入其他敬拜者的行列中，跪下來向唯一真神祈禱。傑拉德感到嘴裡一陣苦澀，轉身走出神殿。

﹁我現在究竟應該做什麼？﹂他暗自尋思。

## １︱１３改變信仰

自從加入奈拉卡黑暗騎士的主力部隊後，傑拉德就被派去執行巡邏任務。每天他都與一小群士兵行走在索蘭薩斯的指定區域內，確保當地居民老老實實。他的任務並不算困難。米娜麾下的黑暗騎士已經手腳俐落地逮捕了所有可能製造麻煩的人。傑拉德在監獄裡已經跟他們中大多數人打過照面了。

至於索蘭薩斯的其他居民，他們似乎還處在一種震撼狀態中，被近來災難性的事態發展驚得目瞪口呆。頭一天他們還生活在索蘭尼亞地區僅有的自由城市裡，第二天他們的城市就被自己最可憎的敵人占領了。太短的時間裡發生了太多的事，他們還無法適應。假以時日，他們可能會組織起來，變得更加危險。

也許，他們不會。

索蘭尼亞人是一群虔誠的人民，他們一直痛惜諸神的離去。由於感到生活中有種失落感，好像缺少了什麼，所以他們樂意聽聽有關這位唯一真神的事，即使他們並不準備相信所聽到的東西。有句格言說，精靈們竭盡心力，不要辜負他們的神靈；而人類則要求神靈不要辜負他們。因此索蘭薩斯的居民們如此疑心重重也就很自然了。

每天都有病人和傷患被抬進或自己走進曾屬於帕拉丁的神殿裡，現在它成了唯一真神的神殿。神蹟的名單可以列出長長一串，而等待謁見神蹟的隊伍則排得更長。據米娜說，在遙遠的西瓦那斯提，精靈們已經拜伏在唯一真神面前，正式宣告了他們的信仰。與他們的表現相反，索蘭薩斯的人類卻開始動起拳頭。那些相信神蹟確有其事的人，與那些認為它們是江湖把戲的人發生了爭執。傑拉德在巡邏兩天後得到命令，不要再到大街上去了︵那裡太平無事︶，而要去神殿裡制止鬥毆。

傑拉德不知道自己是否喜歡這種任務的轉換。他花了兩天時間試圖做出決定，到底應該去找奧蒂拉，並設法讓她頭腦清醒一點，還是繼續避開她。他並不覺得自己會被她出賣，但他也不確定她不會這麼做。他無法理解她突如其來的宗教狂熱，因此也不敢再信任她。

傑拉德自己從來沒得到過選擇敬拜諸神的權利，因此他也沒把太多心思花在這件事上。神在也好，不在也罷，對他父母來說根本沒什麼差別。諸神的離去給他們生活帶來的唯一改變，只是前一天他們還在飯桌前祈禱，後一天就好像從來沒有過這種事一樣。現在傑拉德被迫要好好考慮它了，在他心裡，他能理解那些挑起毆鬥的人。他自己也很想在什麼人的臉頰來上一拳。

傑拉德給等待在旅店裡的理查送去了報告。他把所有能收集到的消息都告訴了騎士評議會，證實了米娜將要進軍聖克仙的事。

算上即將從帕蘭薩斯來到的援兵，米娜手下共會有步騎五千餘人。這支軍隊規模不大，但她卻計劃用它來奪取一座堅城，一座曾抵擋住兩倍之多的兵力達一年之久的設防城市。若非她曾經用少得多的兵力攻占了被認為不會陷落的索蘭薩斯，傑拉德本來會對這種計劃一笑置之。她用龍群和死靈大軍攻占了索蘭薩斯，也說過要用龍群和死靈大軍去攻占聖克仙。傑拉德回憶起他與死靈作戰的那個恐怖之夜，心裡確信沒什麼東西能抵擋它們。這些話他也對騎士評議會說了，儘管他們並沒有徵求他的見解。

他的任務已經完成，他本來可以離開索蘭薩斯，回到索蘭尼亞騎士團的懷抱中。然而他還是留了下來。他推斷自己這麼做是有性命危險的，因為加爾達已經把他當成一個間諜。不過，即使這是真的，也沒有人對他多加關注。沒人監視他，也沒人限制他的行動。他可以到處去，與任何人交談。雖然他還沒被納入米娜的核心圈，但他也沒什麼好惋惜的，因為米娜顯然沒有任何秘密。如果有人問起她和唯一真神將要做什麼，她會毫不保留地說出來。傑拉德只得承認，如此富有自信的表現確實令人印象深刻。

他留在索蘭薩斯，告訴自己，他留下來是為了看看米娜和她的部下是否真的會離城向東進軍。實際上，他留下來是為了奧蒂拉。在他開始在神殿裡值勤的那一天，他終於向自己承認了這點。

人群已經聚集，準備聽米娜佈道。傑拉德站在神殿的階梯下，在那裡他可以時刻留心他們的一舉一動。他把手下的人安置在庭院四周，相信武裝士兵的存在能讓大多數愛惹麻煩的人老實一點。他戴著自己的頭盔，因為那些索蘭薩斯人裡可能會有認識他的熟人。

米娜自己的騎士在牛頭人的率領下圍在她身邊，一刻不停地衛護她。這倒不是害怕有人會襲擊她，而是擔心群眾的狂熱會把她害死。米娜說完話後便走入人群中，安撫小孩，治療病人，告訴他們所有關於唯一真神的事。懷疑論者冷眼旁觀，對她大加譏笑；信徒們則哭哭啼啼地想要擁到米娜腳邊。傑拉德的人制止了幾場鬥毆，把滋事者通通趕進本來就人滿為患的監獄裡。

當米娜的腳步開始踉蹌時，牛頭人走過來宣佈米娜今天的佈道到此結束。有些還等著自己那份奇蹟的人開始呻吟，或者嚎啕大哭。但加爾達告訴他們明天再來。

﹁等等，加爾達。﹂米娜的聲音在一片喧囂中清晰可辨。﹁我有好消息要告訴索蘭薩斯人。﹂

﹁肅靜！﹂加爾達吼道，但這其實沒必要。人群一下子安靜下來，個個翹首以待。

﹁索蘭薩斯的人們，﹂米娜呼喊道。﹁我剛剛接到口信，巨龍霸王凱蘭卓斯，又名藍天，已經死了。就在幾天前，我已經告訴過你們，龍王碧雷，還有那頭叫湛青‧血暴的惡龍，也死了。﹂

米娜舉起雙臂，仰望蒼穹。﹁在牠們的敗亡中見證唯一真神的力量吧！﹂

﹁凱蘭卓斯死了？﹂人群中開始交頭接耳，大家都轉過頭去，想看看身邊的人對這個如此震驚的消息有何反應。

長久以來，凱蘭卓斯一直統治著索蘭尼亞故國的大部份土地。牠向帕蘭薩斯的居民們徵收稅款，依靠黑暗騎士來讓人們俯首聽命，並保證鋼幣源源不斷地流入自己的錢箱。現在凱蘭卓斯死了。

﹁這位唯一真神什麼時候去收拾瑪烈？﹂有人大聲問道。

傑拉德驚恐地發現這個人居然是他自己。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喊出這句話的。它們在他能夠控制自己以前就脫口而出了。他詛咒自己是個笨蛋，因為他最不該做的事就是吸引別人注意。他連忙拉下面罩，向四周張望，似乎要找出那個說話的人。不過，他沒能騙過米娜。她的琥珀色目光無可挑剔地精確刺穿了他面罩上的縫隙。

﹁在我奪取聖克仙後，﹂米娜淡淡地說。﹁我就會去對付瑪烈。﹂

她朝天空做了個手勢，以此承受眾人的歡呼。這是表示他們的讚揚屬於唯一真神，而不屬於她自己。隨後，她轉身消失在神殿裡。

傑拉德的皮膚燙得厲害。他的頭盔居然沒有在他的兩隻耳朵中間融化掉，真是個奇蹟。他預料到牛頭人的大手隨時會來掐住他的脖子，結果，當一個人真的摸了摸他的肩膀後，他差點從甲胄下爬出來。

﹁傑拉德？﹂傳來一個困惑的聲音。﹁是你嗎？﹂

﹁奧蒂拉！﹂他吁出一口氣，不曉得是該擁抱她還是該揍她。

﹁看來你是想繼續當黑暗騎士了。﹂她說。﹁我必須承認，同時拿兩份薪水真是個不錯的謀生之道，但你自己不會搞混嗎？你是不是經常擲硬幣？﹃今天我穿哪套盔甲？正面就穿黑暗騎士的，反面穿索蘭尼亞︱︱﹄﹂

﹁閉嘴！﹂傑拉德低聲咆哮道。他抓住她的手臂，環顧四周，看看是否有人偷聽，然後把她拉到玫瑰園裡一個隱密之處。﹁顯然找到一個新宗教並沒有讓妳丟掉那份變態的幽默感。﹂

他摘下頭盔，盯著她說。﹁妳很清楚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她望著他，皺起眉頭。﹁你不是跑來追我的吧？﹂

﹁不是。﹂他答道。這句確實是實話。

﹁那就好。﹂說著，她的臉色舒緩下來。

﹁至於妳剛剛說到︱︱﹂傑拉德說。

奧蒂拉皺起眉頭。

﹁聽我說，奧蒂拉。﹂傑拉德真誠地說。﹁我是奉騎士評議會的命令，來這裡調查米娜威脅進軍聖克仙是否屬實︱︱﹂

﹁是真的。﹂奧蒂拉冷冷地說。

﹁我知道，﹂傑拉德說。﹁我正在執行搜集情報的任務︱︱﹂

﹁我也是，﹂她打斷了他的話。﹁而我的任務要比你的重要得多。你在這裡搜集敵軍的情報。你來這裡是為了從鎖孔裡偷聽別人說話，清點敵軍的數目，看看他們有多少攻城器械。﹂

她停下來，把目光轉到神殿上。﹁我到這裡來是為了找出這個神的真相。﹂

傑拉德哼了一聲。

她又把目光移回他身上。﹁傑拉德，我們索蘭尼亞人不能因為這件事弄得我們不舒服就漠視它。我們不能因為這個神去找一個孤女而不是玫瑰之主就否認她的存在。我們得去提問。只有提問才能找到答案。﹂

﹁那妳有找到什麼嗎？﹂傑拉德不情願地問。

﹁米娜是被金月在光明城堡裡撫養大的。是的，我一開始聽說這件事時也很吃驚。金月講舊神的故事給米娜聽，還有她，金月自己，如何將諸神的知識帶回給安塞隆人民，而他們本來都以為諸神已經在憤怒中拋棄了這個世界。金月告訴他們，不是諸神拋棄了人類，而是人類離棄了諸神。米娜問，這次是不是也發生同樣的事呢？金月告訴她不是，這次諸神真的離開了，因為有人在帕拉丁和其他神靈離去之前與祂們交談過，那些人被告知，諸神離開，是為了從渾沌的淫威下拯救這個世界。

﹁米娜對此並不相信。她從心裡知道金月錯了，在這個世界上有一位神。尋找這位神的任務應該由米娜去完成，正如金月曾經找到諸神一樣。米娜離開了，她到處尋找諸神，她總是敞開自己的心靈，以便聽到諸神的聲音。結果，有一天，她真的聽到了。

﹁有三個年頭，米娜身處在唯一真神的榮光下，領悟唯一真神對世界的計劃，對我們的計劃，學習如何將這些計劃付諸行動。當時機來臨，而米娜已經強大到足以承受職責的重任時，神便派她來領導我們，來向我們宣告唯一真神的存在。﹂

﹁這就回答了一些關於米娜的問題，﹂傑拉德說。﹁但那個唯一真神又怎麼樣呢？到目前為止，我們只知道這個神熱衷於徵召死人。﹂

﹁我問過米娜這件事。﹂奧蒂拉說。那個可怕夜晚的記憶，她與傑拉德並肩大戰死靈的記憶，全都湧上心頭。她的臉色變得凝重。﹁米娜說，死靈自願為唯一真神效勞。它們很高興能留在自己熱愛的世界，與這個世界上的生者在一起。﹂

傑拉德嗤之以鼻。﹁在我看來，它們一點也不高興。﹂

﹁死者無法危害生者。﹂奧蒂拉尖銳地說。﹁如果它們看起來很具威脅性，那只是因為它們太急於將唯一真神的知識帶給我們。﹂

﹁所以要改變信仰？﹂傑拉德說。﹁當死靈向我們佈道時，米娜和她的士兵乘著紅龍飛進了索蘭薩斯。在此期間，他們殺了好幾百個人。可是我想，這是在散播福音，對吧？給唯一真神送去更多的死靈。﹂

﹁你也看到米娜施展的醫療神蹟，﹂奧蒂拉說。她的清澈目光直視他的臉龐。﹁你也聽說兩頭長久以來肆虐世界的龍王已經歸天。這個世界裡有一位神，你們再誹謗、再鄙夷也不能改變這個事實。﹂

她伸出手，帶著責難的神情指著他的前胸。﹁你怕了。你害怕發現真相就是，你可能沒辦法控制自己的命運。這也許就是唯一真神對你，也對我們有所計劃的原因。﹂

﹁如果妳是說，我害怕發現自己是這個唯一真神的奴僕，那妳就說對了！﹂傑拉德回敬道。﹁我喜歡自作主張，我不要任何神為我作出決定。﹂

﹁你到目前為止還做得不錯。﹂奧蒂拉尖刻地說。

﹁妳知道我在想什麼嗎？﹂傑拉德說著伸出手，在她胸前狠戳了一記，弄得她踉蹌著向後退去。﹁我覺得妳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團糟，而現在妳希望這個神會來幫妳搞定一切。﹂

奧蒂拉瞪著他看了一會兒，隨後猛地轉身走開。傑拉德匆忙追去，抓住她的手臂。

﹁奧蒂拉，我很抱歉。我沒權利說那句話。我生氣只是因為弄不清楚。弄不清楚任何一件事。還有，好吧，妳說得對。它確實讓我害怕。﹂

奧蒂拉沒有回頭，她別開臉躲避他的目光，但沒有試圖掙脫他。

﹁我們在這裡的日子都不好過，﹂傑拉德壓低了聲音說。﹁我們的處境都很危險。我們可不能自己先吵起來。做朋友吧？﹂

他放開她的手臂，朝她伸出手去。

﹁做朋友！﹂奧蒂拉說著，不大情願地轉過身來握了握他的手。﹁但我不覺得我們處境危險。我真的相信整支索蘭尼亞軍隊可以大搖大擺地走到這裡來，而米娜會張開雙臂歡迎他們。﹂

﹁然後每隻手裡都拿著刀劍。﹂傑拉德用低不可聞的聲音嘟囔道。

﹁你說什麼？﹂

﹁沒什麼。聽著，妳可以幫我一個忙︱︱﹂

﹁我不要去暗中監視米娜。﹂奧蒂拉嚴辭申明。

﹁不，不，不是那種事。﹂傑拉德說。﹁我發現有個朋友被關在監牢裡。他叫帕林‧馬哲理，是個法師。他看起來氣色不大好，我想，也許米娜能︱︱呃︱︱替他診療一下。別告訴她我說了什麼。﹂他匆匆補上一句。﹁就說妳看到他，然後妳想︱︱我的意思是，應該聽起來像是妳的主意︱︱﹂

﹁我懂了。﹂奧蒂拉笑著說。﹁瞧，你不是相信米娜有神賜力量嗎？這就是證明。﹂

﹁好吧，也許是。﹂傑拉德可不想再挑起另一場爭論。﹁哦，還有一件事。我聽說米娜在找泰索何夫‧柏伏特，就是那個跟我在一起的坎德人。妳還記得他嗎？﹂

﹁當然記得。﹂奧蒂拉的眼睛突然變得警覺起來，直盯著傑拉德的臉。﹁怎麼了？你看見他了？﹂

﹁我只想問問這個唯一真神要找泰索何夫‧柏伏特幹什麼？這是什麼玩笑嗎？﹂

﹁並不是。﹂奧蒂拉說。﹁這個坎德人不應該會在這裡。﹂

﹁從什麼時候起一個坎德人會出現在他該出現的地方？﹂

﹁我認真的。這件事很重要，傑拉德。你看見他了嗎？﹂

﹁沒有。﹂傑拉德說。謝天謝地，這次他不用騙她。

﹁別忘了帕林的事，好嗎？帕林‧馬哲理？在監獄裡。﹂

﹁我會記得的。而你得留心坎德人。﹂

﹁我會的。我們在哪裡碰頭？﹂

﹁我總會在這裡的。﹂奧蒂拉說著示意了一下那座神殿。

﹁是啊，我猜妳也會的。妳︱︱嗯︱︱向這個唯一真神祈禱嗎？﹂傑拉德不大自在地問。

﹁是的。﹂奧蒂拉說。

﹁妳的祈禱有否得到回應？﹂

﹁你來了，不是嗎？﹂奧蒂拉說。這可不是耍嘴皮子，她是認真的。隨著一抹微笑和一記招手，她朝神殿走去。

傑拉德張大嘴巴，無言地望著她。最後，他終於回過神來。﹁我不是︱︱﹂他朝著她的背影大喊。﹁我沒有︱︱妳沒有︱︱妳的神沒有︱︱喔，那有什麼用啊！﹂

傑拉德覺得這一天已經夠讓他迷惑了，於是他轉過身離開了。

牛頭人加爾達看到兩名索蘭尼亞人正在熱切討論著什麼。他相信他們都是間諜，因此他裝作漫不經心地向他們走去，期望能聽到一些談話內容。在人類城市裡，身為牛頭人有個缺點，那就是他無法融入周遭的環境。那兩個人站在金月的琥珀棺材前，利用它作為掩護。他悄悄靠近，但他只能聽到一段段竊竊私語，直到某個時刻他們愈講愈激動，他們的聲音開始響亮了起來。

﹁你怕了，﹂他聽見那個索蘭尼亞女人責難地說。﹁你害怕發現真相就是，你可能沒辦法控制自己的命運。這也許就是唯一真神對你，也對我們有所計劃的原因。﹂

﹁如果妳是說，我害怕發現自己是這個唯一真神的奴僕，那妳就說對了！﹂騎士憤怒地回敬道。﹁我喜歡自作主張，我不要任何神為我作出決定。﹂

這時候他們的聲音又低了下去。即使他們在討論神學，而不是陰謀造反，加爾達依舊感到不安。他站在棺材的陰影裡，一直到他們分別回到神殿和軍營後很久，他仍然留在那裡。騎士的臉因憤怒和沮喪而漲得通紅。他一邊走，一邊嘟囔著什麼，並且他似乎很專注於自己的思緒，以至於他從龐然大物般的牛頭人身邊走過，卻對加爾達視而不見。

索蘭尼亞人和牛頭人一直有許多共同之處，實際上他們的共同點要超過他們的分歧；儘管在歷史上，他們總是為彼此間的分歧而對立。索蘭尼亞人和牛頭人都極其看重個人榮譽。雙方都欣賞責任心和忠誠。雙方都敬佩超卓的勇氣。當有神靈可以敬拜的時候，雙方都對他們各自的神尊崇有加。兩位神靈都是榮譽、忠誠和勇氣的守護者，儘管其中一位在光明的行列中，而另一位與黑暗為伍。

抑或事情並非如此？為什麼不能說，其中一位神祇，奇力‧裘理斯，為人類而戰，與此同時沙茍納則為牛頭人而戰？造成他們對立的到底是種族，還是白晝的日光和午夜的暗影？人類和牛頭人都傳頌著喀茲的故事，他是一位傳奇般的牛頭人，也是偉大的索蘭尼亞騎士修瑪的摯友。

然而，由於他們之中有一位長著牛角和突起的大鼻子，還披著皮毛，而另一位則長著柔軟的皮膚、鼻子小小的，因此喀茲和修瑪之間的友情被認為是反常現象。兩個種族被教導要彼此憎恨，互不信任，他們就這樣過了許多世紀。現在他們之間的溝壑已經非常深，非常醜陋，沒有人能逾越。

在諸神離去的日子裡，兩個種族都日益墮落。加爾達聽說牛頭人的故土上發生了種種前所未聞的怪事：謀殺、出賣和欺詐。至於索蘭尼亞人，在如今這個年代裡已經很少再有年輕人肯忍受騎士團的規章和職責。騎士們的數目與日俱減，他們已經被逼到角落了。而現在，他們又有了一個新的敵人，一位新的神。

加爾達曾經把米娜視為自己追尋的目標。他在米娜身上看到責任心、榮譽感、忠誠和勇氣，這都是昔日的美德。然而，米娜的某些作為和言詞卻開始讓加爾達不安。其中最讓他受不了的就是兩個法師的可怕復生。

加爾達對法師沒什麼好感。他可以眼也不眨地望著這兩個傢伙被拷打，可以不假思索地親手宰了他們。但是，當他看到他們毫無生氣的軀體被當成無思緒的奴隸時，他的胃裡泛起一股噁心的感覺。他無法目睹兩具顫顫巍巍的屍體而不起雞皮疙瘩。

最糟的是，唯一真神因為米娜讓坎德人逃離而對她施加懲罰。只要他一回想起米娜所作出的犧牲，回想起她以唯一真神之名忍受過的肉體痛苦、她的折磨、她承受過的疲憊和飢餓︱︱真的，都是以祂的名義︱︱再看看她如此受苦，加爾達便覺得憤怒欲狂。

加爾達尊崇米娜。他對米娜忠心耿耿。他對米娜負有職責。但他已經開始對這個唯一真神起疑心了。

索蘭尼亞人的話迴蕩在加爾達的腦海裡。﹃如果妳是說，我害怕發現自己是這個唯一真神的奴僕，那妳就說對了！我喜歡自作主張，我不要任何神為我作出決定。﹄

加爾達決定去做自己很久以前就決定要做的事。他需要進一步瞭解這個唯一真神。他不能對米娜提起這件事，但他能把他的念頭說給那個索蘭尼亞女子聽。

或者正如牛頭人們傳說中，關於坎德小偷和牛頭人鐵匠的故事裡所說的，真是一舉兩得。

## １︱１４對唯一真神的信仰

從帕蘭薩斯而來的騎士和步兵，共有千人之眾，進入了索蘭薩斯城。他們的入城就是一場凱旋式。繡有黑暗騎士團徽記的旌旗和屬於各騎士自己的旗幟在風中獵獵招展。在帕藺薩斯服役的黑暗騎士已經變得很富有。雖然他們徵收的稅賦中有許多被送到龍王凱蘭卓斯那裡，還有不少成了前任黑夜之主塔貢的囊中物，但帕蘭薩斯駐軍的高階騎士也沒虧待自己。他們的心情很好，儘管傳進他們耳裡的流言讓他們有點心神不寧。這些流言無一例外地與自封新任黑夜之主、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有關。

這些軍官實在難以想像任何頭腦正常的老兵們會接受一個黃毛女孩指揮，要知道，她本來應該圍著五朔節花柱跳舞，而不是帶兵打仗。騎士們一路上討論了很久，最後私下達成共識：一定有某個人在背地裡操縱她︱︱譬如說，那個從來不離米娜左右的牛頭人，他才是真正的指揮者。那個女孩只是傀儡罷了。之所以抬她出來，是因為人類絕不會跟著一個牛頭人走。也有人指出，沒幾個人會心甘情願地跟著某個小女孩上戰場，但別人很有見識地回答說，她一定施展了什麼把戲和幻術來取悅這些呆子，以此誘騙他們為她而戰。

不過，沒人能否認她的成功；而且，只要她的幻術繼續有效，他們也不打算戳穿它。當然，他們這些聰明人是不會被她愚弄的。

就像他們之前的那些人一樣，帕蘭薩斯騎士團的軍官們趾高氣揚、自信滿滿的去見米娜，準備用外表恭順、內心不屑的態度聽她說話。結果，他們出來時也同樣面如土色，全身震顫，一個個服服貼貼地，緘口不語。每個人都被禁錮在那雙琥珀色的眼睛裡。

傑拉德在送往騎士團的密件裡忠實地記錄下他們的人數。這是他迄今為止發出的最重要的信件，因為這封信確認了米娜將要攻打聖克仙，而且將立即出發。城裡的每個鐵匠和兵器匠都被迫投入工作，日以繼夜地修理舊兵器和甲胄，以及打造新裝備。

她的軍隊會走得很慢。他們將花費好幾個星期，也許是好幾個月才能穿過森林和草原地帶，並翻越聖克仙周圍的大山。傑拉德觀察過他們的準備工作，並考慮過這次漫長行軍的細節。他為此擬定了一套攻擊計劃，這也附帶在他的報告中。他並不指望這個計劃會被採納，因為它與偷襲有關，要求在敵軍緩慢行軍時攻擊他們的側翼，襲擊他們的補給車隊，採取打了就跑的戰術，然後再次出現在敵軍意想不到的地方。

﹃採用這種手段，﹄他寫道。﹃奎靈那斯提的野精靈們成功地重創了占領該地的黑暗騎士。我認識到這種戰術並非騎士團所慣用的戰鬥方式，因為它肯定與正直和榮譽無緣，更談不上公平。然而，它很有效，不但能讓敵軍受創，而且能打擊他們的士氣。﹄

塔斯佳爵士是個有頭腦的人，傑拉德認為，他有可能會拋開騎士規章並按照這個建議行事。然而，很不幸地，儘管理查已經奉命每周一次來到旅店察看有否最新消息，但傑拉德卻無法把信交給他。

現在傑拉德已經日夜處在監視之下。他自己也很清楚誰是這一切的主使。不是米娜。是那個牛頭人，加爾達。

等傑拉德察覺到牛頭人偷聽了他和奧蒂拉之間的對話時，已經無濟於事。傑拉德當晚就發現，加爾達已經派人來監視他了。

不管傑拉德走到哪裡，他總能看到牛頭人的牛角出沒在人群中。當他離開居所時，他能看到米娜手下的一個騎士在外面的街上遊蕩。第二天，他巡邏隊裡的一個人莫名其妙地生了病，被別人替換掉了。傑拉德很清楚那個新來的人一定是加爾達的間諜。

他只能怪自己。他本來應該在好幾天前離開索蘭薩斯，而不是繼續留下。現在他不但讓自己處於危險中，而且還危及上司派他來完成的任務。

在隨後的兩天裡，傑拉德繼續履行他的職責。他一如既往地到神殿去。自從他們那天說過話後，他就再沒有看到奧蒂拉。現在他很吃驚地看到她站在米娜身邊。奧蒂拉似乎在人群中搜尋著什麼，直到她看見傑拉德的身影。她做了個暗示，輕輕擺了一下頭。當米娜離開，祈禱者和看熱鬧的人也都散去後，傑拉德就在神殿外等著她。

奧蒂拉從神殿裡出來了。她略微搖了搖頭，示意他不要和她說話，然後便從他身邊走過，沒看他一眼。

當她走過時，小聲地說了一句。﹁今晚午夜前一小時到神殿來。﹂

傑拉德低著頭坐在床上，等待奧蒂拉指定的時刻到來。他沮喪地看著裝有密信的卷軸匣，以此來消磨時間。這封信本來應該已經送到他的長官手裡才對。傑拉德的房間位於曾經住著索蘭尼亞騎士的宿舍裡，本來他被安頓到一個已經有其他兩個騎士的房間，但他花了一些從黑暗騎士那裡掙來的錢，為自己買到一間單人房。這個房間其實也就是個位在一樓沒窗戶的儲藏室。從殘留的氣味來看，它以前曾經拿來存放洋蔥。

他無法靜下心來，因此很高興能出去走走。他來到街道上，停下來綁緊靴子時，瞥見附近小巷中冒出個影子。等他繼續向前走去時，他便聽到身後傳來輕微的腳步聲。

有一瞬間，傑拉德心裡泛起一股要轉過身面對那影子的衝動。但他壓下了這股衝動，繼續走他的路。他直接來到神殿前，走了進去，在建築物角落裡的石凳上找了個座位。

神殿裡一片黑暗，只有聖壇上的五根蠟燭放出亮光。神殿外，天空中濃雲密佈。傑拉德能從空氣中嗅出大雨將至的味道，而就在片刻之後，第一批雨點已經開始落下。他心裡暗自希望跟蹤他的人被淋成落湯雞。

燭火在一陣突如其來的狂風前搖曳不定。從神殿後的一扇門裡走進一個披斗篷的人影。那人停在聖壇前，撥弄了一會兒蠟燭，然後轉身走下走道。傑拉德能看到她在燭光中的身影，儘管他看不見她的面孔，但從她挺直的身形和略有些歪斜的腦袋來看，他能辨認出來人就是奧蒂拉。

她在他身邊坐下。他也在石凳上移動身子，朝她湊過去。神殿裡只有他們兩個人，但他們還是壓低了聲音。

﹁妳知道，我被跟蹤了。﹂他輕聲說。

奧蒂拉警覺地轉過頭來盯著他看。她的臉色在燭光照耀下的黑暗中，顯得灰白而毫無血色，她的眼睛上也浮現出陰影。她伸出手，摸索著找到傑拉德的手掌，緊緊將它握住。他大驚失色，不僅是因為她正向他尋求慰藉，她的雙手冰涼，而且不停地顫抖。

﹁奧蒂拉，怎麼了？出了什麼事？﹂他問道。

﹁我打聽了有關你的法師朋友帕林的事。﹂她說話的語調如同窒息，給人一種喘不過氣的感覺。﹁加爾達告訴我了。﹂

奧蒂拉挺直肩膀，轉過頭面對他，直視他的眼睛。﹁傑拉德，我是個傻瓜！一個大傻瓜！﹂

﹁那我們正好湊成一對了。﹂他說著笨拙地拍拍她。

他感覺她身體僵硬，哆嗦個不停，並沒有從他那裡得到多少安慰。她似乎也沒聽見他的話。當她自己開口說話時，她的聲音好像隔了一層紗。

﹁我來這裡是希望找到一個能指引我、關心我、安慰我的神。結果，我發現︱︱﹂她停下來，然後突然冒出一句。﹁傑拉德，帕林死了。﹂

﹁我並不吃驚，﹂傑拉德嘆了口氣。﹁他看起來情況不妙︱︱﹂

﹁不，傑拉德！﹂奧蒂拉搖搖頭。﹁你看見他的時候，他已經死了。﹂

﹁他沒死，﹂傑拉德反駁道。﹁他坐在自己的床上。然後，我還看見他起身走出去呢！﹂

﹁我告訴你，他死了。﹂說著，她轉過臉來面對他。﹁你不相信我，這不能怪你。我自己一開始也不相信。但我︱︱加爾達帶我去見他︱︱﹂

他懷疑地望著她。

﹁妳喝醉了嗎？﹂

﹁要是醉了就好了！﹂奧蒂拉回嘴道，她的語氣中夾雜著突如其來的狂亂情感。﹁我想，在這個世界上不會有足夠的矮靈酒能讓我忘掉看見的東西。我清醒得恨，傑拉德，我發誓。﹂

他仔細地觀察她。她的眼神中沒有迷亂，雖然她的聲音有點發顫，但並不含糊，而且她的話語也很連貫。

﹁我相信妳。﹂他緩緩地說。﹁但我不明白，既然帕林死了，為什麼我還看到他坐在那裡，又站起來，又能走動呢？﹂

﹁他和另一名法師都在大法師之塔裡被殺死了。加爾達就在那裡，他告訴我整個故事。他們死了，然後米娜和加爾達發現，他們要找的坎德人就在塔裡。於是他們便去找他，但又讓他給跑了。唯一真神因為米娜讓坎德人跑掉而懲罰了她。米娜說，她需要法師們幫忙找他，於是︱︱於是她︱︱她就讓他們起死回生。﹂

﹁如果她真的那麼做了，看起來他們似乎並不領情。﹂說著，傑拉德想起帕林的空洞眼神和茫然目光。

﹁那是有原因的。﹂奧蒂拉回道。她的聲音很沉重。﹁她把生命還給他們，但並沒有還給他們靈魂。唯一真神禁錮了他們的靈魂。他們無法按照自己的思想或意願行事。他們只不過是人偶，而牽動絲繩的就是唯一真神。加爾達說，當坎德人被逮住後，法師們會知道該如何對付他和他攜帶的裝置。﹂

﹁而妳覺得他說的是實話？﹂

﹁我知道他在說實話。我去看了你的朋友帕林。他的軀體還活著，但他的眼裡毫無生氣。傑拉德，他們都是屍體。行屍走肉，沒有自己的意志。米娜叫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難道你不覺得他們坐在那裡的樣子和茫然望向前方的行為很奇怪嗎？﹂

﹁他們是法師。﹂傑拉德以一種尋找藉口般的語氣說道。

現在他回想起來，覺得自己並沒有猜錯什麼。這個想法令他感到噁心。

奧蒂拉抿了抿嘴唇。﹁還有別的事情。﹂說著，她把聲音壓低到跟呼吸一樣。傑拉德必須豎起耳朵才能聽清楚。﹁加爾達告訴我，唯一真神對這件事十分滿意，因此祂已經下令要米娜用死人來打仗。不只是死靈，傑拉德。她準備讓屍骸復活。﹂

傑拉德震驚地瞪著她，說不出一句話。

﹁這樣一來，米娜準備用人數少得可憐的軍隊攻打聖克仙也就沒什麼了。﹂奧蒂拉一刻不停地繼續說。﹁她的士兵裡沒有一個人會死去。如果他們真的死了，米娜也會讓他們復生，然後把他們重新送上戰場︱︱﹂

﹁奧蒂拉，﹂傑拉德急切地說。﹁我們得離開這裡。我們兩個都走。妳不想再留下來吧？﹂他突然有點不大確定地問道。

﹁不，﹂她強調說。﹁不想，在這件事之後就不想了。我真後悔自己曾追隨過這個唯一真神。﹂

﹁妳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傑拉德問。

她搖了搖頭。﹁你不會明白的。﹂

﹁也許我會。妳為什麼覺得我不會呢？﹂

﹁你是那麼︱︱有主見。你不需要任何人，或者任何東西。你知道自己的心思。你知道自己是誰。﹂

﹁玉米餅。﹂傑拉德回想起那個帶有嘲笑意味的綽號。他本以為能引她一笑，但她似乎連聽都沒聽見。說出自己的感受對他來說並非易事。﹁我也在追尋答案，﹂他笨拙地說。﹁和妳一樣。和所有人一樣。就像妳說的，為了找到答案，你必須提出問題。﹂他朝神殿外朝拜者每天聚集的臺階比了個手勢。﹁來這裡的人當中有一半就是這種情況。他們就像挨餓的狗一樣。他們對信仰的渴望如此強烈，以至於不假思索地吞下別人拿出來的第一樣東西。他們從來沒想過這塊肉會不會有毒。﹂

﹁我就吞了下去。﹂奧蒂拉嘆了口氣。﹁我想要人們在以前曾經擁有過的東西。你說得對，我希望唯一真神來幫我搞定一切，讓所有事情都好起來，帶走孤寂和恐懼︱︱﹂她停下來，為自己流露這麼多心聲而感覺尷尬。

﹁我想，哪怕舊神也不會去做這些事，至少別人是這麼告訴我的。﹂傑拉德說。﹁帕拉丁肯定無決定修瑪的所有問題。相反地，祂讓修瑪承擔了更多責任。﹂

﹁除非你相信修瑪做這些事是出於自願，﹂奧蒂拉柔聲說。﹁而帕拉丁賜予他力量去完成它們。﹂她停下來，然後惶恐而絕望地說。﹁傑拉德，我們拿這個神沒辦法。我看到了這個神的心靈！我看到這個神擁有的巨大力量。我們怎麼能反抗這麼一位強而有力的神靈呢？﹂

說完，奧蒂拉用雙手摀住臉。

﹁我把事情都搞得一團糟。我把你牽扯進危險中。我知道你留在索蘭薩斯的理由，所以就別再否認了。你可以在幾天前就離開。你本來就該走的，你留下是因為我。﹂

﹁現在都無所謂了，反正我們兩個都要離開。﹂傑拉德堅定地說。﹁明天，當軍隊開拔時，米娜和牛頭人都會忙著他們自己的事，那時肯定一片混亂，沒人會注意我們。﹂

﹁我希望離開這裡，﹂奧蒂拉強調說。她一下子站起身來。﹁我們現在就走吧！我不想在這個可怕的地方再多留一分鐘。所有人都睡了。沒人會察覺我不在。我們馬上去你的房間︱︱﹂

﹁我們必須分頭行動。我被跟蹤了。妳先走，我會幫妳盯著。﹂

奧蒂拉衝動地靠過來，抓住他的手，緊緊地將它握住。﹁我感激你為我做的一切，傑拉德。你是個真心朋友，忠實的朋友。﹂

﹁走吧！﹂他說。﹁快走。我會幫妳盯著。﹂

她又告別般地握了一下他的手，然後起身走向神殿大門。那扇門從來不上鎖，因為唯一真神的信徒被鼓勵不分晝夜地隨時前來神殿。奧蒂拉焦急地推了門一把，它們在保養良好的鉸鍊前無聲息地向兩邊打開。傑拉德正要隨她離去，忽然聽到聖壇上傳來一個聲音。他迅速朝那個方向瞟了一眼，結果什麼也沒看到。燭火依然穩定。沒人進來過。但他真的覺得自己聽到了什麼動靜。當他還在盯著聖壇時，奧蒂拉忽然發出一記窒息般的喘氣聲。

傑拉德猛地轉過身，手按佩劍。他原以為會看到她被某個衛兵盤問的場面，然而，他吃驚地發現她站在敞開的門前。

﹁又出了什麼事？﹂他不敢走到她身邊。那個跟蹤他的人肯定在留意他的一舉一動。﹁走出那扇該死的門不就好了？﹂

奧蒂拉回頭注視著他。她的臉在黑暗中顯得異常慘白，讓他不舒服地聯想起死靈。

她用一種尖細的聲調輕輕呼喊，那幾個字在靜夜裡能聽得清清楚楚。﹁我沒辦法走！﹂

傑拉德暗暗罵了一句。他緊握住自己的劍，側身貼到牆壁上，希望不會被人看見。等他挪到離門不遠的地方後，他瞪了奧蒂拉一眼。

﹁妳說沒辦法走是什麼意思？﹂他怒氣沖沖地輕聲質問道。﹁我冒著被砍頭的風險來這裡，要是我不能把妳帶走，那才該死呢！如果我必須抱妳︱︱﹂

﹁我沒說我不想走！﹂奧蒂拉的呼吸已經變成了喘息。﹁我說我走不了。﹂

她張開雙手，朝門口邁出一步。當她靠近門口時，她的動作變得愈來愈凝重，似乎她正踏入一條河中，竭力想在湍急的水流裡移動。最後，她停下來，搖了搖頭。

﹁我︱︱做不到！﹂她的聲音哽住了。

傑拉德迷惑不解地盯著眼前的情景。奧蒂拉已經盡力了，這點很清楚。顯然有什麼東西在妨礙她離開。

他的目光從她驚懼的臉上轉到她戴在頸邊的勳章上。

他用手指著它說。﹁那個勳章！快把它拿下來！﹂

奧蒂拉朝勳章伸出手去，結果，隨著一聲充滿痛苦的呼喊，她迅速縮回了手。

傑拉德抓住勳章，準備將它從她身上硬扯下來。

一陣電擊般的震撼讓他踉蹌著向門扇退去。他的手被灼傷了，震顫不停。他一籌莫展地盯著奧蒂拉。她也無助地盯著他。

﹁我不懂︱︱﹂她開口說。

﹁然而，﹂一個溫和的聲音說。﹁答案本身其實很簡單。﹂

傑拉德手握劍柄轉過身去，發現米娜正站在門口。

﹁我要走，﹂奧蒂拉費了很大的努力才讓自己的語氣顯得堅定而沉穩。﹁妳得讓我走。妳不能違反我的意志把我強留在這裡。﹂

﹁我不會強留妳的，奧蒂拉。﹂米娜說。

奧蒂拉又試著向門外走去。她繃緊下巴，使出了吃奶的力氣。﹁妳說謊！﹂她喊道。﹁妳在我身上施了什麼邪惡法術！﹂

﹁我可不是法師，﹂米娜說著雙手一攤。﹁妳知道的。另外，妳也知道究竟是什麼羈絆住妳。﹂

奧蒂拉拚命搖頭，表示否認。

﹁妳的信仰。﹂米娜說。

奧蒂拉瞪大眼睛，迷惑不解地說。﹁我不︱︱﹂

﹁但妳依然相信唯一真神。妳自己也說，﹃我看到了這個神的心靈！我看到了這個神擁有的巨大力量。﹄妳將自己的信仰歸於唯一真神，奧蒂拉，而作為回應，唯一真神也認可了妳的侍奉。﹂

﹁信仰不該讓人淪為囚犯。﹂傑拉德惱火地說。

米娜將目光轉到他身上，這下他無比驚愕地看到，好幾千人的身影正困在那琥珀深淵裡。他有種可怕的感覺：如果他朝那裡注視太久的話，他就會看到自己也身處其中。

﹁告訴我，一個忠實的僕人，﹂米娜說。﹁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個忠實的騎士。一個對自己的團隊忠心耿耿的人，他究竟必須做什麼才能稱為﹃忠誠﹄呢？﹂

傑拉德倔強地一言不發，但他的態度並不重要，因為米娜回答了自己的問題。

她的語調裡洋溢著激情，她的眼睛裡閃耀著內心的光芒。﹁一個忠誠的僕人忠實而毫無質疑地完成主人交付的職責。作為回報，主人供他衣食，保護他免受傷害。如果這個僕人不忠，如果他陰謀背叛主人，他就會遭到懲罰。就像忠誠的騎士受職責約束需要服從他的長官一樣。如果他背棄了自己的職責，企圖抗命不從，那麼他會有什麼下場？他會因為背誓而受到懲罰。傑拉德爵士，即使是索蘭尼亞騎士團也會懲罰這樣一個騎士的，不是嗎？﹂

她是個忠誠的僕人，傑拉德意識到。她是個忠誠的騎士。而這點讓她變得非常危險，也許是克萊恩有史以來最危險的人。

她的論點並非無懈可擊。在他內心深處的某個地方，他知道這一點。但他無法想出原因為何。至少，當他還盯著那雙琥珀色眼睛時，他想不出原因。

米娜溫和地朝他笑了笑。因為他沒有回答，所以她認為自己已經贏了這一局。於是她把琥珀色眼睛轉回奧蒂拉身上。

﹁否認妳對唯一真神的信仰，奧蒂拉，﹂米娜對她說。﹁妳就可以自由離開了。﹂

﹁妳知道我做不到。﹂奧蒂拉說。

﹁那麼唯一真神的忠誠僕人將留在這裡履行她的職責。回到妳的房間裡去，奧蒂拉。時候不早了，妳需要好好休息，因為我們明天有許多備戰事務要做，這場大戰將注定聖克仙的陷落。﹂

奧蒂拉頷首一鞠躬，準備從命。

﹁奧蒂拉！﹂傑拉德壯著膽子喊了一句。

她沒停下腳步，也沒回頭看他。

米娜望著她離去，然後轉向傑拉德。﹁當我們勝利地向聖克仙進軍時，傑拉德爵士，我們能否在自己人的行列中看到你？或者還有其他使命會召喚你離開？如果有，你可以走。你將帶著我和唯一真神的祝福離開。﹂

她全知道！傑拉德恍然大悟。她知道我是個間諜，卻什麼都不做。她甚至給我離開的機會！為什麼她不叫人逮捕我？拷問我？處決我？他突然希望她會那麼做。對他來說，即使是死，也要比時時刻刻都意識到她在利用自己好。她任憑他自以為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而與此同時，無論他做了什麼，都是在執行唯一真神的旨意。

﹁我將與妳同去。﹂傑拉德陰鬱地答道。說罷，他便從她身邊走出門外。

他在神殿前的臺階上停下腳步，凝望著眼前的黑暗，大聲宣告說。﹁我要回我的房間去了！跟緊我，好不好？﹂

傑拉德走進房間，點上一根蠟燭，然後來到桌前。他站在那裡，注視著卷軸匣。過了許久，他打開它，取出那張寫有打敗米娜軍隊詳細計劃的紙。他不疾不徐地使勁把紙撕成碎片。然後，將紙屑一片片的在燭焰中燒掉。

## １︱１５瘸子與瞎子

米娜的軍隊於次日離開索蘭薩斯。並非所有軍隊都開拔了，因為她得留下足夠的士兵占領一座被認為懷有敵意的城市。不過，看到出來向她歡呼、祝她好運的索蘭薩斯人數量之多，也可以說這種敵意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假象。而且，他們還硬塞給她許多禮物，如果米娜把它們全都收下的話，大概連承載琥珀棺材的車子都能裝滿。不過，她告訴他們應該以唯一真神的名義把禮物送給窮人。聽到這句話，索蘭薩斯人紛紛哭著為她祝福。

傑拉德自己本來也會痛哭失聲，不過他的理由跟別人不大一樣。他想了一晚到底該做什麼，是該一走了之，還是該留下來。他最後決定留在軍隊裡，與他們一起去聖克仙。他告訴自己，這個決定是因為奧蒂拉的緣故。

她也與軍隊同行。她與禁錮在琥珀中的金月和禁錮在自己血肉中的兩個法師坐在同一輛車上。傑拉德望著那兩具令人噁心，卻還能走路的屍體，心裡不由得納悶，為什麼他在上次看見帕林瞪著空洞的眼睛時沒能猜出真相。大車隆隆而過，奧蒂拉沒有看傑拉德一眼。

加爾達倒是在看著他，一雙黑眼睛裡充滿敵意。傑拉德也用目光回敬他。牛頭人的憤怒給了傑拉德一點安慰。很明顯地，他伴隨米娜軍隊同行這件事讓加爾達十分憤怒，這讓傑拉德覺得自己在做一件正確的事。

他騎馬慢跑著出了城門，然後在軍隊後方盡可能遠離米娜的地方占了個位置。這時，他的馬差點撞倒兩個正急忙從他面前閃開的乞丐。

﹁先生們，我很抱歉，﹂傑拉德說著勒住韁繩。﹁有人受傷嗎？﹂

其中一個乞丐是個年紀不小的人類，有著灰色頭髮和灰白鬍子。他的臉上遍佈皺紋，被太陽曬得黝黑。他的眼睛呈現出一種晶瑩銳利的碧藍色，與新鍛造的鋼鐵無異。儘管他瘸著腿，拄著一根拐杖，但他卻有軍人的氣度和儀態。這也可以從他身上的穿著看得出來，因為那塊破破爛爛的碎布似乎是某件褪色的軍服。

另一個乞丐是個瞎子，他的傷眼被包裹在一塊黑布裡。他走路時用一隻手搭在同伴肩上，依靠同伴給他指路。這個人有一頭白髮，在太陽下銀光閃耀。他很年輕，要比另一個乞丐年輕得多。聽到傑拉德說話，他把看不見東西的腦袋朝聲音的方向轉了過來。

﹁不，先生，﹂第一個乞丐粗啞地說。﹁你嚇到我們了，就這麼回事。﹂

﹁這支軍隊要去哪裡？﹂第二個乞丐問。

﹁聖克仙。﹂傑拉德說。﹁聽我一句話，先生們，離唯一真神的神殿遠一點。即使他們能治好你們的病，我也懷疑這是否抵得上你們要付的代價。﹂

他丟給他們每人幾個硬幣，然後掉轉馬頭，沿著大路跑開，很快就消失在大軍揚起的煙塵中。

索蘭薩斯的居民們一直到米娜從他們的視野中消失很久以後依然不願散去。最後，他們終於回自己的城市去了，那裡在她走後顯得空虛而慘淡。

﹁米娜去聖克仙了。﹂瞎眼乞丐說。

﹁這就驗證了我們昨晚得到的消息。﹂瘸腿乞丐說。﹁不管我們走到哪裡，都能聽到同一件事。米娜向聖克仙進軍。現在，你終於滿意了吧？﹂

﹁是的，銳刃，我滿意了。﹂瞎子答道。

﹁是時候了，﹂銳刃咕噥著說。牠一把將傑拉德給的硬幣通通丟到瞎子腳下。﹁別再去要飯了！我從來沒受到過這種羞辱。﹂

﹁不過，你也看到了，這種偽裝可以讓我們去任何地方，與任何人交談，不管是竊賊，還是貴族，或者是騎士，﹂明鏡溫和地說。﹁沒人會想到我們不只是看起來這個樣子。問題是，我們現在做什麼？要不要馬上去見米娜？﹂

﹁你想對她說什麼呢，銀龍？﹂銳刃把聲音抬高成一種輕快的譏諷腔調。﹁那些漂漂亮亮的金龍都去了哪裡？哦，去了哪裡？牠們能到哪裡去呢？哦，能去哪裡？﹂

明鏡一言不發。牠不喜歡銳刃如此露骨地說出自己的心思。

﹁我說，我們應該等著，﹂銳刃繼續說。﹁等到聖克仙再去見她。﹂

﹁你的意思是，等到聖克仙落到你的神后手中。﹂明鏡冷冷地說。

﹁那我猜你想去阻止她，銀龍？孤身一個，瞎著眼睛？﹂

﹁你會讓我孤身一個、瞎著眼睛走進聖克仙。﹂明鏡說。

﹁別擔心，我不會讓你出事的。藍天告訴你的東西要比你說出來的更多。我希望，當你與米娜交談時我能在場。﹂

﹁那樣的話，我建議你撿起那幾個錢，因為我們需要它。﹂明鏡說。﹁這些偽裝到目前為止非常有效，它們在聖克仙裡能幫我們更多的忙。我們要用什麼理由去跟米娜說話呢？難道還有比裝成兩個尋求神蹟的人更好的辦法嗎？﹂

明鏡無法看到銳刃臉上的表情，但牠猜得出來︱︱起初是不以為然，隨後，當牠意識到明鏡說得有道理後，臉上立刻覆滿陰雲。

牠聽到硬幣被人惱火地從地上撿起來的聲音。

﹁我相信你很喜歡現在所發生的事，銀龍。﹂銳刃說。

﹁你說得對，﹂明鏡回敬道。﹁我還真想不出來什麼時候曾經有過這麼大的樂趣。﹂

## １︱１６不期而遇

侏儒和坎德人飄呀飄地摔到了地上，就像兩片從旋風中被拋出來的樹葉。更清楚地說，穿著花花綠綠衣服的坎德人像樹葉一樣飄下來，但侏儒就沒那麼走運了，他重重地摔在地上，結果，在令人心跳停止的幾分鐘裡，他的呼吸也停止了。既然沒了呼吸，侏儒的尖叫聲也就戛然而止了。考慮到他們發現自己身處的環境，這不能不說是件好事。他們倒也沒馬上明白自己身在何處。泰索何夫在四下張望片刻後唯一明白的事情是，他來的這個地方在他這輩子裡還從來沒去過。他站在︵謎琢躺在︶一個由大塊大塊黑色大理石砌成的走廊中，那些石頭的表面都被磨得光亮。走廊兩邊零星地點了幾枝火炬，給走廊帶來一股柔和而詭異的光芒。因為沒有風聲驚擾，所以火炬都燃燒得很穩定。不過，火光對於消除走廊裡的陰暗沒有任何幫助，反而讓陰影顯得更加黑暗。

沒有竊竊私語，也沒有任何聲音從任何地方傳來，儘管泰斯已經使盡渾身解數傾聽，但依然一無所獲。他自己沒有發出什麼聲音，而且在扶侏儒起來時示意謎琢也噤聲。泰斯這輩子的一大半時間花在冒險上，他知道走廊是怎麼回事。毫無疑問，這條走廊給人一種透不過氣的感覺，在這裡，你得安靜，非常安靜。

﹁地精！﹂是侏儒喘過氣來後吐出的第一個詞語。

﹁不，不是地精，﹂泰索何夫以一種類似安慰的平靜口吻說。但這句話的效果馬上就打了折扣，因為他又開開心心地加了一句。﹁也許這裡有比地精更壞的東西呢！﹂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謎琢一邊喘著大氣，一邊狂亂地扯著自己的頭髮。﹁比地精更壞！還有什麼東西能比地精更壞？我們到底在哪裡？﹂

﹁嗯，有許多東西要比地精更壞，﹂泰斯沉思片刻後低聲說。﹁比方說，龍人。還有龍。還有梟熊︵註１︶。我有沒有跟你講過觸陷阱舅舅和梟熊的故事？起初︱︱﹂

泰斯還沒來得把話說完，就被謎琢撲上來給泰斯肚子來上一拳。

﹁梟熊！誰在乎什麼梟熊，還有你那個天打雷劈的親戚？我還可以告訴你我表親鍶九十的故事呢！保證把你嚇得頭髮都掉下來。還有牙齒。你幹嘛把我們帶到這裡來，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

﹁我可沒帶我們去任何地方。﹂當泰斯又能重新開口後，他生氣地回敬道。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人結結實實地打在肚子上，一般是會讓人生氣的。﹁是那個裝置帶我們來的。我也不比你更清楚﹃這裡﹄是哪裡。我︱︱噓！有人來了。﹂

當你身處一個黑壓壓、陰森森的走廊裡時，先看清楚來人是誰，而不要讓他們有機會看見你，這個想法永遠是不會錯的。觸陷阱舅舅總是用這條座右銘教導他，而泰斯自己也發現，通常這也是個好辦法。譬如說，它能讓你從黑不隆咚的角落裡竄出來，把別人嚇一大跳。於是，泰索何夫拉著謎琢的衣領，把侏儒硬拖到一根黑色大理石柱後面。

一個人影出現在走廊中。那人穿著一身黑袍，在黑暗的走廊和大理石黑牆前並不容易分辨。直到他走過一枝火炬前，泰索何夫才有機會仔細看了他一眼。在黑暗中，他只能看到那人最暗淡模糊的身影，即使如此，泰索何夫卻覺得肚子裡有種奇怪的糾結感︵大概是因為剛才被打了一拳的緣故︶，覺得他認識這個人。緩慢的、走走停停的步態有些似曾相識，他靠在拐杖上的方式有些似曾相識，還有拐杖上發出的一團非常柔和的白光也有些似曾相識。

﹁雷斯林！﹂泰索何夫驚訝地倒吸一口氣。

他剛想用大聲重複一遍這個名字，而且還要歡呼一聲，撲上前去給這個好久沒見、本來以為已經離世的朋友一個大大的擁抱︱︱

一隻手抓住他的肩膀，一個聲音在他耳邊低語。﹁不要，隨他去。﹂

﹁但他是我的朋友，﹂泰斯對謎琢說。﹁除了那次他殺害我另一個朋友時不算之外。順便說一句，那個朋友是個侏儒。﹂

謎琢的眼睛一下子瞪得老大。他心神不寧地抓住泰斯。﹁你的這個朋友，他並不經常︱︱殺︱︱殺害侏儒，對不對？﹂

泰斯沒聽見這句話，因為他正盯著謎琢看。他注意到侏儒用一隻手抓著他的袖子，另一隻手抓著前襟。這加起來就有兩隻手了。就泰斯所知，侏儒只有兩隻手。那就意味著還有一隻手沒算進去，而那隻手正牢牢抓住泰索何夫的肩膀。泰索何夫拚命扭來扭去，想轉過身去看清楚誰在抓他，但他們身後的柱子投下一道陰影，讓他所能看見的就是更多的黑暗。

泰斯回過頭去看看放在他肩上的那隻手，但它根本不在那裡。或者說，它在那裡是因為他能感覺到它，而它不在那裡是因為他看不見它。

泰索何夫覺得這件事十分奇怪，他又轉過頭去看雷斯林。雖然他認識雷斯林，但泰斯還是不得不承認，有時候法師對坎德人一點也不友善。而且，雷斯林實際上真的殺害過侏儒。至少，法師殺害過一個侏儒，因為他要修理時光旅行裝置。雷斯林現在穿著黑袍，那時候他也穿著黑袍。而且，儘管泰索何夫覺得謎琢有時候煩死人了，但他可不想看到侏儒被人殺害。泰索何夫決定，為了謎琢的安全，他得保持安靜，不跳出去撲向雷斯林，並且放棄那個大大的擁抱。

雷斯林在離坎德人和侏儒近在咫尺的地方走過。謝天謝地，謎琢已經嚇得說不出話來了。泰索何夫自己付出了英雄般的努力才沒開口，儘管只有不在場的諸神才知道這個舉動讓他付出多大的代價。但他所得到的回報是，那隻不存在的手讚許地在他肩上按了一下。可是，說實話，他對這種感覺並不像平常那麼好。

雷斯林顯然在沉思著什麼，因為他低著頭，走得很慢，而且也有點心不在焉。他停下來咳了一下，這聲劇烈的咳嗽讓他虛弱到必須靠在牆上。他又咳又嗆，臉色變得死灰。血滴從他的雙唇間飛濺出來。泰斯驚恐不已，他看過雷斯林發病，但從來沒看到他病成這樣。

﹁卡拉蒙曾經用一種茶來替他消咳。﹂泰斯說著就要向前走去。

那隻手把他按在原地。

雷斯林抬起頭，他的金色眼睛在火炬的光亮下熠熠閃耀。他轉過頭，在走廊裡四處打量。

﹁誰在說話？﹂他用他那種耳語般的聲音說。﹁誰在說那個名字？卡拉蒙？我說，是誰在說話？﹂

那隻手緊緊地抓住泰斯的肩膀。其實他並不需要這個提醒。雷斯林看起來怪怪的，他的表情異常恐怖，因此不管怎麼樣坎德人都不會出聲。

﹁沒有人，﹂雷斯林最後終於刺耳地喘了口氣，﹁我在幻想。﹂他用黑絲絨袖子擦了擦額頭，然後譏諷地微笑起來。﹁大概是我愧疚的良心在作怪。卡拉蒙死了。他們全死了，都淹死在血海裡了。當我使用龍珠離開並拋下他們受命運擺佈時，他們是多麼吃驚啊！驚訝我不肯與他們分享厄運。﹂

力氣逐漸恢復後，雷斯林從牆邊挪開身子，用法杖讓自己站穩，但沒有馬上重新行走。也許他還過於虛弱。

﹁我現在能看到卡拉蒙臉上的表情。我能聽到他大哭大鬧的聲音。﹂雷斯林拉高嗓子從鼻孔裡喊道。﹁﹃可是︱︱小雷︱︱﹄﹂他咬了咬牙，然後又笑起來，這是個不怎麼開心的笑容。﹁還有坦尼斯，那個自命正義的偽君子！他私底下不要臉地喜歡我親愛的姊姊，為此他不惜背叛他的朋友們，而他居然還大言不慚地指控我不信神！我能看見他們所有人，金月、河風、坦尼斯、我哥哥，全都朝我瞪大了眼。﹂

他又開始升高聲音模仿別人的腔調。﹁﹃至少把你哥哥救出去︱︱﹄﹂隨後，這個聲音又恢復成原來的忿恨腔調。﹁為什麼要救他？當個稻草玩偶？他的野心只夠帶他去新歡的床上。在我這一輩子裡，他都是綁住我手腳的鐐銬。不能要求我離開監獄，但又得把鎖鍊一起帶走︱︱﹂

他又重新邁開腳步，沿著走廊慢慢走下去。

﹁你知道，謎琢，﹂泰索何夫低聲說。﹁我說他是我的朋友，但你得費好大的工夫才能喜歡雷斯林。有時候我都不能確定是不是值得費那麼大的力氣。他說卡拉蒙和其他人淹死在血海裡了，但他們其實沒淹死。他們被海精靈救走了。我知道這件事，因為卡拉蒙全說給我聽過。而雷斯林也知道他們沒淹死，因為他後來又看見過他們。可是，如果他以為他們淹死了，那麼很明顯，他還不知道他們沒淹死，這就意味著他一定在以為他們淹死和發現他們沒淹死之間的某個時間裡。﹂

﹁這就意味著，﹂泰斯驚訝而激動地繼續說道。﹁我又發現了過去的另一個部份。﹂

聽到這句話，謎琢滿臉疑惑地望著坎德人，朝後退了幾步。﹁你沒遇見過我的鍶九十表親吧？﹂

泰斯正要說他還沒這份榮幸，忽然他聽到走廊裡又傳來腳步聲。這些腳步聲並非屬於法師，因為他除了偶爾的刺耳咳嗽聲和身上法袍窸窸窣窣的聲音外，很少發出什麼別的聲音。這些腳步聲則不然，音量巨大，咄咄逼人，有如雷鳴，讓整個走廊都顯得吵吵嚷嚷。

泰索何夫肩膀上那隻不存在的手把他拖進更深的陰影中，重新施力按住他，提醒他保持安靜。至於侏儒，在蒸氣驅動活塞不在身邊時養成的良好生存本能的驅使下，已經緊緊地貼到牆上，別人很有可能會把他當成某個原始部落的藝術作品。

一個體形與腳步聲同樣巨大的人讓走廊裡充滿了聲音、動作和生氣。他身高體壯，穿著一件精雕細琢的重甲。不管那套甲胄如何拖累了他的步伐，它看起來幾乎就是他身體的一部份。他在臂彎下夾著一頂龍騎將的尖角頭盔，身側掛著一柄巨劍。他顯然正一心一意地要趕到什麼地方去，因為他走得很快，目不轉睛，既不往左看，也不往右看。當他接近雷斯林時，法師不得不從那人的路上讓開，退到牆邊，以免被撞倒。

龍騎將看見了法師，但除了一道銳利的目光外，他沒有做出什麼打招呼的表示。雷斯林屈身一鞠躬。龍騎將繼續走他的路，而雷斯林也準備走開。就在這時，龍騎將突然停下腳步，轉過身來。

﹁馬哲理。﹂那聲音轟鳴道。

雷斯林停下來，轉過身子。﹁艾瑞阿卡斯大人。﹂

﹁你在奈拉卡這裡過得如何？房間還舒服吧？﹂

﹁是的，大人。對我的簡單需求來說綽綽有餘了。﹂雷斯林回答。他法杖上的水晶球不時地閃耀出微弱的光芒。﹁謝謝您的關心。﹂

艾瑞阿卡斯皺起眉頭。雷斯林的回答恭順有禮，給了龍騎將應有的尊重。艾瑞阿卡斯可不是一個會留意話中有話的人，然而即使是他也聽出法師粗厲的聲音中那股冷嘲熱諷的腔調。不過，龍騎將不能因為一個人的說話腔調就怪罪他，因此他繼續說下去。

﹁你姊姊奇蒂拉要我好好對待你。﹂艾瑞阿卡斯粗聲粗氣地說。﹁你被安置在這裡要感謝她。﹂

﹁我欠她一大份人情。﹂雷斯林答道。

﹁你欠我的更多。﹂艾瑞阿卡斯沉著臉說。

﹁的確如此。﹂雷斯林說著又是一鞠躬。

艾瑞阿卡斯很明顯並不感到滿意。﹁你是個冷漠的傢伙。大多數人在我和他們說話時都會畏縮屈服。難道沒什麼東西能撼動你嗎？﹂

﹁有什麼東西應該撼動我呢，大人？﹂雷斯林回敬道。

﹁以吾后的名義，﹂艾瑞阿卡斯手按劍柄吼道。﹁我能因為這個念頭劈掉你的腦袋！﹂

﹁您可以試試看，大人。﹂雷斯林說。他又鞠了個躬，這次比上次更深。﹁原諒我，大人，我的原意並不像這句話聽起來那樣。當然，我覺得您很有影響力。我發現這座城市的壯麗令人難忘。但僅僅因為我受到撼動並不意味著我恐懼。大人，您不會欽佩滿心恐懼的人，不是嗎？﹂

﹁不。﹂艾瑞阿卡斯說。他注視著雷斯林。﹁你說得對。我不欽佩。﹂

﹁我會讓您欽佩我的，大人。﹂雷斯林說。

艾瑞阿卡斯的目光繼續盯著法師。然後，龍騎將突然爆出一陣大笑，笑聲響亮得驚人。它沿著整條走廊席捲而過，把侏儒緊緊地擠壓在牆上。泰索何夫覺得頭暈目眩，好像腦袋上被大石頭敲了一記。雷斯林略微縮了一下身子，但他依舊站在原地沒動。

﹁我還沒有欽佩你，法師。﹂艾瑞阿卡斯平靜下來之後說。﹁但有朝一日，馬哲理，當你證明了自己之後，也許我會的。﹂

說完，他轉過身，繼續向前走去，一邊走一邊還在笑。

當他的腳步聲消失，一切又重歸沉寂後，雷斯林輕聲說道。﹁有朝一日，當我證明了自己之後，大人，您將不只欽佩我。您將害怕我。﹂

雷斯林轉身走開了，於是泰索何夫轉過身去，想看看不再扣住他肩膀的人究竟是誰，然後他便開始旋轉、旋轉，不停旋轉︱︱

︻註︼

１　梟熊︵owlbear︶是生活在溫帶森林的大型獸類，據傳是由瘋狂的法師結合貓頭鷹和熊所創造出來的怪物。牠們是極為殘暴的掠食者。

## ２︱１諸神之會

正如祂們在世界被偷走後多次做過的那樣，克萊恩諸神又聚集在評議會上。光明諸神站在黑暗諸神對面，正如白晝相對於黑暗。中立諸神則平均散開，站在祂們之間。諸神的孩子們一如既往地站在一起。

在過去，除了有時候能撫慰憤怒的情緒，以及讓沮喪的心情變得愉快一點之外，這些議程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諸神們一個個地走上前來，告訴大家，自己的搜索又是徒勞無功。為了找回失去的東西，每位男神或女神都走過許多旅途。在這些穿越界面的旅途中，有一些既漫長又危險，但它們無一例外地全都以失敗告終。即使是全知全能的亦為林，一位存在於所有空間和時間中的神，也無法找到世界。祂能看見克萊恩和它的人民本該邁向未來的道路，但那條路上現在只存在著原本該出現者的鬼魂。諸神們幾乎要悲傷地認定，祂們已經失去了世界。

當每一位神祇都發言過後，帕拉丁在祂的光輝籠罩下出現在眾神面前。

﹁我帶來了好消息。﹂祂說。﹁我聽到有個聲音呼喚我，這個聲音屬於那個世界裡的一個孩子。她的祈禱在天界迴響，她的聲音聽起來是如此甜美。我們的人民需要我們，因為，正如我們懷疑的那樣，塔克西絲神后現在正不受任何阻礙地統治著世界。﹂

﹁世界在哪裡？﹂沙茍納追問道。在所有的黑暗諸神中，祂的怒火最大，怨恨最深，因為塔克西絲神后曾是祂的配偶，所以祂更加覺得受到雙重背叛。﹁告訴我們，然後我們會馬上去那裡給祂完全罪有應得的懲罰。﹂

﹁我不知道，﹂帕拉丁回答。﹁金月的聲音被截斷了。死亡將她帶走，塔克西絲羈押了她的靈魂。然而，我們現在知道世界仍然存在。我們必須繼續搜尋它。﹂

努塔瑞走上前來。身烏黑暗魔法之神，祂全身都穿著黑衣。祂圓月般的臉白得像蠟一樣。

﹁我有個靈魂仰蒙召見。﹂祂說。

﹁這件事是否是禰所提議的？﹂帕拉丁問。

﹁是我。﹂努塔瑞回答。

﹁還有我。﹂努林塔瑞穿著祂的紅袍走上前來。

﹁還有我。﹂索林那瑞穿著祂白袍走上前來。

﹁好極了，我們會聽這個靈魂說話。﹂帕拉丁同意道。﹁讓這個靈魂過來。﹂

那個靈魂走了過來，在祂們中間站定位置。帕拉丁看到他就皺起眉頭，其他大多數神，無論是光明還是黑暗，也都一樣，因為沒有誰信任這個曾經試圖自封為神的靈魂。

﹁雷斯林‧馬哲理說不出什麼我要聽的東西。﹂沙茍納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轉身就要離開。

其他神也嘟囔著附和道，只有一個神例外。

﹁我想我們應該聽聽他要說什麼。﹂米莎凱說。

其他神驚訝地轉過頭去望著祂，因為祂是帕拉丁的配偶，一位富有愛心的女神，掌管醫療和憐憫。祂比其他神祇更清楚地知道，這個人曾給那些愛他、信任他的人帶來多大的傷害、痛苦和悲傷。

﹁他已經為自己的罪行做了補償，﹂米莎凱繼續說道。﹁所以他被寬恕了。﹂

﹁那為什麼他的靈魂不和其他人一起離開？﹂沙茍納質問道。﹁莫非他想趁虛而入，否則他為什麼還要逗留在這裡？﹂

﹁雷斯林‧馬哲理，當你可以自由前往彼世時，﹂帕拉丁嚴厲地問。﹁你的靈魂為什麼要留下來？﹂

﹁因為我的另一半失蹤了。﹂雷斯林答覆道。他面對著神，直視祂的目光。﹁我和我哥哥一起來到這個世界，我們也要一起離開。我們在大半生裡都分道揚鑣。錯在我身上，如果我能做些什麼，我們在死後就不會分離。﹂

﹁你的忠誠值得嘉許，﹂帕拉丁淡淡地說。﹁儘管有些遲了。但我不懂你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我找到了世界。﹂雷斯林說。

沙茍納嗤之以鼻。其他眾神困惑地盯著雷斯林，誰也不說一句話。

﹁你也聽到了金月的祈禱？﹂帕拉丁問。

﹁不，﹂雷斯林回答。﹁禰不能期望我做到那件事，不是嗎？不過，我的確聽見了什麼別的聲音，一個吟唱魔法咒語的聲音。我認得這些咒語，也許沒有其他人認得。此外，我還認出那個說出它們的聲音。它屬於一個坎德人，泰索何夫‧柏伏特。﹂

﹁不可能，﹂帕拉丁說。﹁泰索何夫‧柏伏特已經死了。﹂

﹁他死了，但他又沒死，我等一下會解釋。﹂雷斯林說，﹁他的靈魂所在依然不明。﹂他轉向亦為林。﹁在曾經會有的將來，坎德人的靈魂在他死後將要去什麼地方？﹂

﹁去和他的朋友佛林特‧火爐在一起。﹂亦為林毫不費力地回答。

﹁現在他的靈魂在那裡嗎？或者愛發牢騷的矮人還在等他？﹂

亦為林猶豫了片刻，然後說。﹁佛林特孤身一人。﹂

﹁真可惜你沒早點注意到這件事。﹂沙茍納朝亦為林咆哮道。隨後，牛頭人之神將目光轉到雷斯林身上。﹁假設這個天殺的坎德人還活著，那他唸魔法咒語幹什麼？我從來沒喜歡過你們這幫法師，不過你們至少還沒發瘋到讓坎德人使用魔法。你的這個故事讓我覺得有股臭魚味。﹂

﹁說到他唸的魔法咒語，﹂雷斯林並不因為牛頭人之神的嘲弄而感煩擾。﹁那是他的一個老朋友，費資本，在把時光旅行裝置交到他手裡時一起教會他的。﹂

黑暗諸神中頓時響起一片喧嚷。魔法諸神表情凝重。

﹁很久以前就已經規定，任何一個灰寶石種族都不能被賦予時光旅行的機會。﹂努林塔瑞指控般地說。﹁這事應該先跟我們討論。﹂

﹁實際上，是我給他那個裝置的。﹂帕拉丁愉快地說。﹁他說他想參加老朋友卡拉蒙的葬禮，以此向他致敬。泰索何夫很符合邏輯地推斷，他自己會在卡拉蒙之前很久就死去，因此他想要那個裝置，以便能前往未來在葬禮上致詞。我覺得這個念頭很高尚，也很慷慨，所以我就準許了。﹂

﹁這個決定明智與否，大師，您最清楚。﹂雷斯林說。﹁我能肯定泰索何夫的確沿時間向前旅行過一次，但他迷了路，等他到達未來時已經太遲了。於是他回來後就打算再去一次。接下去發生了什麼事，就只能是推測了。不過，我們都瞭解坎德人，因此我相信，我們都能同意我提出的推測是符合邏輯的。﹂

﹁隨後一件又一件事紛至沓來，泰索何夫就把要去參加卡拉蒙葬禮的事忘得精光，一直到他就要被渾沌踩到身上的前一刻。在那個時刻，當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後幾秒鐘時，泰斯正好記起這樁沒辦完的差事。他啟動了裝置，於是被沿著時間送往未來。他如願以償地來到了未來，然而這是個截然不同的未來。於是坎德人十分湊巧地發現了世界。而我則發現了坎德人。﹂

大家沉思良久，不發一語。魔法諸神面面相覷，祂們的想法不謀而合。

﹁那就帶我們去那裡。﹂知識之書的掌管者吉力安說。

﹁我不建議這麼做，﹂雷斯林回道。﹁現在塔克西絲神后的實力異常強大。祂時刻戒備著。禰們早在還沒到達之前就會被祂發現，然後祂會做好準備迎候禰們。禰們的實力還很虛弱，也沒做好對付祂的準備。如果禰們現在就回去，很可能會被祂毀滅。﹂

沙茍納胸中隆隆作響，怒火像驚雷般響徹天界。其他神則基於各自的天性，或藐視輕蔑，或狐疑滿腹，或莊重肅穆。

﹁禰們還有另一個問題，﹂雷斯林繼續說道。﹁世界上的人民相信禰們在他們最需要的時刻拋棄了他們。如果現在就進入世界，禰們將會發現很多不歡迎禰們回去的人。﹂

﹁我的人民知道我沒有拋棄他們！﹂沙茍納握緊拳頭大吼。

雷斯林屈身一躬，沒有回答。他繼續把目光集中在帕拉丁身上，後者看起來神情困惑。

﹁你說得有些道理。﹂帕拉丁最後說。﹁我們知道人們在大災變後是如何背棄我們的。過了兩百年他們才做好準備重新接受我們。塔克西絲知道這個道理，因此祂會很樂於利用人們的憤怒和不信任來反對我們。我們必須像那時一樣，慎重行事。﹂

﹁也許我能提出一個建議。﹂雷斯林說。

他詳細地說明了他的計劃。諸神傾聽了他的話，至少大多數是這樣。當他說完後，帕拉丁環視大家一圈。

﹁禰們有什麼要說的？﹂

﹁我們同意。﹂魔法諸神用一個聲音說道。

﹁我不同意。﹂沙茍納生氣地說。

其他神沒有開口，有些疑心重重，有些並不贊成。

雷斯林依次看了祂們一眼，然後靜靜地說。﹁禰們沒有永世的時間來反覆權衡或者互相爭辯。禰們甚至連一秒鐘的時間也沒有。難道禰們真的看不見危險嗎？﹂

﹁一個坎德人帶來的危險？﹂沙茍納哈哈大笑。

﹁一個坎德人，﹂努塔瑞說。﹁由於泰索何夫沒有死在他應該死去的時間裡，因此他死去的那個時刻就停在時空裡了。﹂

索林那瑞接著他的表親說下去，讓這些話聽起來就像從同一個喉嚨裡說出來的。﹁如果坎德人死在一個不屬於他自己的時空裡，那麼泰索何夫將無法打敗渾沌。萬有虛無之父將獲勝，而祂也將實現摧毀我們和整個世界的威脅。﹂

﹁我們必須發現坎德人，並把他送回他死去的那個時空裡，﹂努林塔瑞口氣嚴厲地補充道。﹁泰索何夫‧柏伏特必須死在他應該死去的時空裡，否則我們將全部面臨滅亡。﹂

三個分開卻又如同一體的聲音沉寂下來。

沙茍納還在嘟囔和嘀咕不停，但最後祂也安靜了。

其他神祇都望向帕拉丁。

過了許久，祂點了點頭。

﹁那我要向各位道別了。﹂雷斯林說。

當法師走後，沙茍納立刻告訴帕拉丁說，﹁禰幹的蠢事一樁接著一樁。﹂牛頭人指控道。﹁首先禰把一件強力魔法寶物送到一個坎德人手裡，然後禰又派這個變態法師去迎戰塔克西絲。如果我們厄運難逃的話，那也是禰造成的。﹂

﹁沒有任何出於愛心的行為可以算得上蠢事。﹂帕拉丁回敬道。﹁如果說，我們面臨巨大的危機，那我們也同時擁有希望。﹂祂轉向亦為林。﹁禰看到了什麼？﹂

亦為林望向永恆。

﹁一無所有。﹂祂回答。﹁除了黑暗外，一無所有。﹂

## ２︱２沙漠之歌

米娜的軍隊正向東進軍，朝聖克仙城去。隊伍快速地行進著，碧空如洗，天氣宜人，一路上沒有遇到任何敵人。藍龍在他們頭上盤旋，護送他們前進，同時偵察著前路。關於他們進軍的傳聞早就傳開了。有些人因為聽說自己正在行軍線路上而被嚇得發抖。很多人逃進了山裡。沒有逃走或者走投無路的人只好在恐懼中等著滅亡。

他們的恐懼被證明毫無根據。這支軍隊穿過村莊，經過農田，在城鎮外紮營。米娜治軍嚴明，本可強行奪取的補給品，他們卻付錢買下來。在某些情況下，他們駐紮在一貧如洗的住家或村莊中時，還會饋贈它們的主人。他們本可將領主的莊園和城堡夷為平地，卻沒有這麼做。在他們所到之處，米娜都對人們說起唯一真神。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以唯一真神的名義行事。

米娜交談的對象不分地位高低、出身貴賤，其中有農夫也有農場主，有打鐵師傅也有旅店老闆，有吟遊詩人也有補鍋匠，有領主也有貴婦。她為生病的人帶來健康，為挨餓的人帶來食物，為不幸的人帶來安慰。她對他們說，昔日的諸神遺棄了他們，將他們丟給這些妖異的巨龍們折磨。而這個新的神，唯一真神，卻留下來照顧他們。

奧蒂拉常常陪伴在米娜身旁。她沒有參與佈道，但她看著，聽著，撫摸著頸間的勳章。這樣的碰觸已不再給她帶來痛楚。

傑拉德騎馬跟在後面，盡可能遠離牛頭人，而後者總是走在最前面，跟米娜在一起。傑拉德猜想，也許加爾達已經收到命令，不要再管他了。然而，總會有發生﹁意外﹂的可能性。要是有條毒蛇爬進了傑拉德的睡袋，或者有根折斷的樹枝砸在他頭上，那可怪不了加爾達。這兩人被環境所迫曾遇上過幾次面，傑拉德從牛頭人的眼中看得出來，多虧了米娜，自己才能留著一條命。

很不幸地，落在最後就意味著傑拉德是護衛隊的一份子。他們得看護載著金月的棺材與兩位法師的大車。在傑拉德看到他們的時候，﹁更像死屍而不是活人﹂的想法就會跳進他的腦海，而他經常會看到他們。他不喜歡這樣。他無法忍受看到他們坐在貨車後方、隨著車輛的顛簸身體前後搖晃的模樣，也無法忍受看到他們手腳左甩右擺、腦袋點呀點的模樣。每次看到他們，他都想離開隊伍，並發誓不要再見到他們。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又得既厭惡又噁心地盯著他們瞧。

米娜的軍隊朝著聖克仙前進，一路上並沒有留下烽煙烈火、血污傷跡，倒是有不停歡呼的人群將花環拋到米娜腳下，讚頌著唯一真神。

大地上，另一支隊伍也正往東去，與米娜的軍隊幾乎並行進軍，其間距離僅有幾百里。他們的前進要慢一些，因為他們既鬆散，又無組織，要穿越的地域也不友善。陽光明亮地照在米娜身上，也灼烤著跋涉在灰燼平原的奎靈那斯提精靈。他們正前往希望會是安全避難所的地方，他們親族的國家：西瓦那斯提。每一天，吉爾薩斯都在為漫遊者和平原人祈福，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沒有一個精靈能活著穿過這片沙漠。

平原人給了精靈們密不透風的防護外衣，讓他們免受白晝的炎熱和夜晚的寒凍。平原人給了精靈們食物，而吉爾薩斯懷疑他們負擔不起這樣的贈予，但每當他向他們問起時，驕傲的平原人就裝作沒聽到，或者冷冷地瞥他一眼。吉爾薩斯能從那種目光中看出來，如果他再問下去他們就要生氣了。平原人教精靈們在早晨與夜間涼爽的時候前進，在午後的酷熱中則要尋找隱蔽處休息。最後，漫遊者和他的同伴決定陪精靈們走上一段，充當他們的嚮導。或許其他精靈還不明白，但吉爾薩斯很清楚漫遊者這麼做有雙重目的。其一是出於仁慈，確保精靈們能活著穿越沙漠；其二是出於自私，確保精靈們全數走人。

精靈們看起來已經非常像平原人，他們穿著鬆垮的長衣長褲，用一層層柔軟的羊毛織物包裹著自己，以便在白晝隔開沙漠的烈日，在夜間避開沙漠的寒冷。他們蒙住頭臉避開刺人的沙塵，不讓細嫩的皮膚暴露在外。精靈們曾與自然親近地生活在一起，對自然抱有尊敬之心，於是很快就適應了沙漠，沒有再失去同胞。他們永遠也不會熱愛沙漠，但已經漸漸地瞭解它，對它表示敬意。

吉爾薩斯能看得出，漫遊者在發現精靈正快速適應這種艱辛的生活時有些不安。吉爾薩斯盡他所能地讓這位平原人相信精靈是喜愛森林與花園的民族。在他們看來，點綴在無盡沙丘上的紅色和橘色的條紋石頭，並不像平原人所認為的那樣動人，不僅毫無美感，而且只意味著死亡。

在他們快要結束這漫長旅途的一個晚上，精靈們在黎明前的黑暗時分找到了一片綠洲。漫遊者下令讓精靈們當晚和次日整個白天都在這裡休息。在繼續讓人疲憊不堪的旅行前，要喝足水，恢復精力。精靈們紮營設哨，開始休息。

吉爾薩斯設法讓自己入睡。走了那麼長的路，他已經累了，但睡意不曾襲來。他努力想擺脫煩擾著自己的沮喪。要積極樂觀，為他的人民擔起責任，這才是有益的。但他仍舊疑慮重重，而他的疑慮還不只限於擔心西瓦那斯提精靈是否會接受他們。他反覆思索著這些事，為之輾轉難眠，於是他起身離開睡袋，小心地不驚醒熟睡的妻子。他步入夜色，仰望著無盡的群星。他以前都不知道有那麼多星星。它們的數目之多讓他心生敬畏，甚至有些發慌。他望著天空，就在這時，漫遊者找到了他。

﹁你該睡了。﹂漫遊者說。

他的聲音很嚴厲。他是在下命令，而不是寒暄。從吉爾薩斯認識他的第一天起，他就沒改變過。沉默寡言、從容鎮定，能以手勢表達的意思他絕不開口。他的面容就像沙漠中的巖石，輪廓分明，有著深色的傷痕。他微笑，但從不開懷大笑，而微笑也只是閃爍在他黑色的眼睛裡。

吉爾薩斯搖搖頭。﹁我的身體渴望睡眠，但我的心靈卻拒絕它。﹂

﹁也許是那些聲音讓你無法入睡。﹂漫遊者說。

﹁我以前聽你說過，﹂吉爾薩斯好奇地說道。﹁沙漠的聲音。我曾傾聽，卻沒聽到。﹂

﹁我現在就聽得到。﹂漫遊者說，﹁風在巖間歌唱，沙子滑動的低語，在夜晚也有星星的說話聲。你在你的土地上看不到星星，就算看得到，它們也是被樹枝困住的囚犯。而在這裡︱︱﹂漫遊者向廣袤的星空一揮手，繁星點綴的蒼穹從地平線延伸。﹁星星是自由的，它們的歌聲清晰響亮。﹂

﹁我聽到了巖石間的風聲，﹂吉爾薩斯說，﹁但對我來說，那就像是從牙縫裡逸出的臨死嘆息。不過，﹂他停下來打量著周圍，補充道，﹁如今我已經穿過了這片地域，我得承認你們的夜色相當美。星星那麼近，那麼多，有時候我的確認為自己或許聽到它們的歌聲。﹂他聳聳肩。﹁要不是我覺得自己在它們之間既渺小又卑微的話，我想我是聽到了歌聲。﹂

﹁那才是真正困擾你的東西，吉爾薩斯。﹂漫遊者伸出手貼著吉爾薩斯的胸膛，貼在他的心口上。﹁你們精靈統治著你們生活的土地。當成房屋圍牆的樹木為你們提供陰涼，蘭花和玫瑰依你們的要求生長。沙漠不會被統治，不會被征服。沙漠對你毫不關心，也不會為你做任何事，除了一件事：它總是在這裡。你們的土地會改變。樹木會死去，森林會著火，但沙漠是永恆不變的。我們的家園曾經是這樣，也將一直是這樣。那就是它給予我們的禮物，可靠的禮物。﹂

﹁我們以為自己的世界不會改變，﹂吉爾薩斯悄聲說。﹁但我們錯了。我希望你們的運氣會好些。﹂

吉爾薩斯回到自己的帳篷，覺得精疲力盡。他的妻子沒醒來，但她迷糊地發覺了他的歸來，伸出手將他拉近。他聽著她貼在他胸前平穩的心跳聲，安心地睡著了。

漫遊者沒有入睡。他仰望著群星，思考著那個年輕精靈所說的話。自從能聽到星星的歌聲以來，這是漫遊者第一次覺得歌聲變了調，變得那麼憂傷。

精靈們繼續長途跋涉。他們前進的步伐雖慢，卻很平穩。某天早上，牝獅搖醒了她的丈夫。

﹁怎麼了？﹂吉爾薩斯問道，恐懼讓他猛然驚醒。﹁怎麼了？出了什麼事？﹂

﹁換換心情而已，沒事。﹂她在濃密金色捲髮後朝他微笑，接著嗅了嗅。﹁你聞到什麼嗎？﹂

﹁沙子。﹂吉爾薩斯揉揉鼻子，最近總像有沙子堵在裡面。﹁為什麼這麼問？妳聞到什麼嗎？﹂

﹁水。﹂牝獅說，﹁不是某個綠洲裡的泥水，而是奔流的、湍急清冽的活水。附近一定有條河︱︱﹂她眼中盈滿淚光，幾乎無法言語。﹁我們辦到了，親愛的。我們穿過了灰燼平原！﹂

這裡是有條河，但奎靈那斯提精靈從未見過這樣的河流。精靈們聚在河岸邊，有些憂心地看著像血液一般鐵紅色的河水。平原人向他們保證河水是新鮮的，並沒有腐壞，紅色不過是來自河水流過的巖石罷了。成年精靈還在猶豫，孩子們卻掙脫了父母的手，撲進了從高大的白楊樹和柳樹腳下奔湧而過的河水中。不一會兒，其他奎靈那斯提精靈們就在托拉斯河中放聲大笑地彼此潑水，縱情嬉鬧起來。

﹁現在我們要走了，﹂漫遊者說。﹁你們可以從這裡過河。前面幾里遠就能走上通往西瓦那斯提的王者大道。河流與大道並行一段不小的距離，你們有足夠的水可以喝。食物也很容易找，因為在這個時節裡，沿河生長的樹木都已經結果了。﹂

漫遊者向吉爾薩斯伸出手。﹁祝你好運，一路平安。也希望有一天你能聽到星星的歌聲。﹂

﹁願它們的歌聲在你耳邊永不沉寂，我的朋友。﹂吉爾薩斯激動地緊握他的手。﹁對你和你的人民所做的一切，我的感謝永遠都不夠︱︱﹂

他停下不說了，因為他正對著漫遊者的背說話。說出口的感謝已經足夠了。平原人朝他的同伴做了個手勢，將他們帶回沙漠。

﹁怪人。﹂牝獅說。﹁他們既無禮又粗魯，熱愛著石頭這類我永遠也無法理解的東西。不過，我發現我很欽佩他們。﹂

﹁我也欽佩他們。﹂吉爾薩斯說。﹁他們救了我們的命，救了奎靈那斯提。我希望他們永遠不會後悔他們為我們做過的事。﹂

﹁他們怎麼會呢？﹂牝獅大吃一驚。

﹁我不知道，親愛的。﹂吉爾薩斯答道。﹁我說不出來。這只是一種感覺。﹂

他走開了，朝河邊走去，任由他的妻子用擔心而驚訝的目光盯著他。

## ２︱３謊言

阿爾瀚娜‧星光獨自待在掩蔽所中，這是那些仍殘有一些魔法力量的精靈們為她建造的，他們至少還有能力指揮樹木為流亡的精靈女王搭起一個安全的庇護所。結果他們根本不需要使用魔法，一直愛護著精靈的樹木看到他們的女王既悲傷又疲憊，幾近崩潰邊緣，於是它們主動彎下樹枝，懸在她頭上給她保護，葉子重疊起來為她擋風蔽雨。草地結成又厚又軟的毯子當成她的床舖；鳥兒們輕吟淺唱寬慰她的痛苦。

現在是夜晚，阿爾瀚娜不平靜的一生中少有的平靜時分。這時該是忙碌的時節，她和她的隊伍生活在荒野之中，用游擊戰對抗著黑暗騎士：突襲監獄、攻擊補給船、大膽地襲進城裡救走危險中的精靈。但到目前為止，一切都很安寧。大家已經用過了晚餐，在她指揮下的西瓦那斯提精靈已紮營準備過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需要她，沒有人要求她下決定去耗費更多的生命，流更多的血。阿爾瀚娜有時候會夢到自己在一條血河中游泳，夢到自己除非被淹死，否則無法從中逃脫。

有人或許會認為︱︱有些精靈也確實是這麼認為︱︱奈拉卡黑暗騎士幫了阿爾瀚娜‧星光一個忙。她曾一度被當成是闇精靈，被自己的人民流放。因為她大膽地設法在西瓦那斯提與奎靈那斯提兩族間帶來和平，並為了聯合兩個爭吵不休的國家而與一個奎靈那斯提精靈結婚。

如今，在最艱難困苦的時候，阿爾瀚娜‧星光被她的人民重新接受。在黑暗騎士完全占領了首都西瓦諾斯之後，仍活著的族長議會成員正式宣佈取消她的流放判決。阿爾瀚娜的同胞現在歡迎她的歸來。他們跪在她腳下，大聲哀嘆後悔所謂的﹁誤會﹂。求她別在意他們曾設法暗殺她的計劃。話才說完，他們就對她哭訴說。﹁救救我們！阿爾瀚娜女王，救救我們！﹂

薩馬對她生氣，對她的同族生氣。西瓦那斯提精靈邀請黑暗騎士進城，卻把阿爾瀚娜‧星光趕走。就在幾周之前，他們還跪在黑暗騎士的領導者，一個叫米娜的人類女孩跟前。米娜的背信棄義已對西瓦那斯提精靈做出了警告，而他們仍盲目地相信她以唯一真神之名展示的所謂奇蹟。薩馬曾是那些警告他們的精靈之一，警告他們如果相信人類的奇蹟就是傻瓜。當黑暗騎士向他們發難，把他們關進奴隸營和監獄，處死反抗者時，精靈們全都大驚失色，震撼不已。

薩馬非常高興西瓦那斯提精靈終於漸漸地尊敬起阿爾瀚娜‧星光，在他們侮辱她之後，她仍忠於他們，為他們而戰。他對女王的反應則不那麼高興，她那麼慈悲仁心、寬宏大量、富有耐心。他本該看到他們對她阿諛奉承、卑躬屈膝地請求她的寬恕。

﹁我不能處罰他們，薩馬。﹂流放的判決被取消的當晚，阿爾瀚娜這麼對他說。如今她可以自由地回到故鄉︱︱被奈拉卡黑暗騎士統治的故鄉︱︱她將要為之作戰復興的故鄉。﹁你知道原因的。﹂她說。

他是知道原因。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她的兒子西瓦諾謝，他才是西瓦那斯提的國王。就薩馬而言，那是一個不值得扶持的孩子。西瓦諾謝就是那個允許奈拉卡騎士進入西瓦諾斯的人。他被那個人類女子米娜迷住了，西瓦諾謝正是讓西瓦那斯提人民淪落的罪魁禍首。

但人民喜歡他，仍然宣稱他是他們的國王，正是因為他，他們才跟隨他的母親。正是因為西瓦諾謝，薩馬才走上危險的旅途，不得不在西瓦那斯提有史以來最絕望的時刻離開他的女王，不得不橫越整個安塞隆大陸去追尋這個孩子。只有少數人知道，西瓦諾謝，西瓦那斯提的國王就在薩馬和其他精靈冒著生命危險，從黑暗騎士手中救下他的當晚逃跑了。

很少有人知道他不見了，因為阿爾瀚娜拒絕承認這點，無論是對她的人民還是對她自己。他離開的當晚在場的那些精靈知道此事，但她要求他們起誓對此守口如瓶。他們一直以來都忠於她，愛她，因此他們都照辦了。如今阿爾瀚娜堅稱西瓦諾謝生了病，不得不被隔離直到痊癒為止。

阿爾瀚娜同時還自信地以為他會回來。﹁他躲在某個地方平復情緒。﹂她對薩馬說。﹁他會熬過這段不理智的時期，恢復判斷力。他會回到我身邊，回到他的人民身邊。﹂

薩馬不相信西瓦諾謝會回來。他設法向阿爾瀚娜指出馬蹄印表明的證據。精靈們沒有帶著馬。這匹是魔法馬，是為了西瓦諾謝而派來的。西瓦諾謝不會回來的。以後不會，永遠也不會回來。阿爾瀚娜一開始甚至連聽都不想聽他說話。她根本不讓他提起這事。但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西瓦諾謝還是沒回來，她不得不心碎地承認薩馬或許是對的。

薩馬已經離開好幾個星期了。其間阿爾瀚娜一直偽稱西瓦諾謝仍跟他們在一起，只是病了，被隔離在自己的帳篷裡。她甚至保留他的帳篷，還假裝去探望他。她坐在空蕩蕩的床邊跟他說話，好像他真的在那裡一樣。他會回來的，在他回來的時候，他會發現她在等著他，一切就像他從來沒離開過一樣。

阿爾瀚娜獨自坐在涼亭中，一遍又一遍地讀著薩馬讓一隻鷹帶回來的信。鳥兒們許久以來就是兩人的信使。信很短︱︱薩馬不是個多話的人︱︱它讓身為母親、焦急的她又喜又憂，讓身為女王的她既吃驚又絕望。

﹃我追到了他的蹤跡。他從阿班尼西亞乘船往北去索蘭尼亞。他前往索蘭薩斯去找那個女孩，但她已經和軍隊前往東邊。西瓦諾謝跟著她。

我聽到了別的消息。奎靈諾斯城已經完全被毀，一個死亡之湖如今占據了它的位置。黑暗騎士現在正蹂躪著村莊，將土地據為己有。傳說許多奎靈那斯提精靈已經逃走，包括羅拉娜的兒子吉爾薩斯在內。但他們在哪裡或是出了什麼事，沒人知道。我曾與一位倖存者談過，羅拉娜塞拉莎確實已經在戰鬥中身亡，戰死的還有數以百計的奎靈那斯提精靈，以及索巴丁的矮人和一些站在他們那一方的人類。他們像英雄般戰死了。惡龍碧雷已死。

我會繼續追蹤您的兒子，一有機會就向您回報。

您忠誠的僕人

薩馬﹄

阿爾瀚娜低吟了一段禱祠，為羅拉娜和所有在那場戰鬥中犧牲的靈魂祈福。那是獻給從前的眾神的禱詞，獻給離去的眾神，祂們再不會注意到它了。即使她在心裡知道這些詞句已毫無意義，但美麗的詞句減輕了她的悲傷。她也為奎靈那斯提的逃亡者們祈禱，希望他們已經逃走的傳聞是真的。接著，對兒子的關心從她腦海裡驅走了所有其他的想法。

﹁那個女孩在你身上施了什麼魔咒，孩子？﹂她柔聲輕語，心不在焉地撫平薩馬的羊皮紙信箋。﹁是什麼邪惡的魔咒︱︱﹂

一個聲音從掩蔽所外傳來，呼喚著她的名字。這是她的一個精英護衛的嗓音，那位女子服侍她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在許多艱難和危險的時刻都陪在她身邊。阿爾瀚娜知道她個性堅忍內斂，喜怒不形於色。現在聽到她的聲音發著顫，女王不免大吃一驚，提高了戒心。

各種各樣的恐懼湧向阿爾瀚娜。她不得不讓自己堅強起來，好鎮定地做出反應。她把手中的信揉成一團塞進了襯衣內，接著俯身鑽出掩人耳目的籐蔓和樹枝，面對那位護衛。她看到有個陌生的精靈跟護衛在一起，她不認識他。

她不認識他嗎？或者只是把他給忘了？阿爾瀚娜緊盯著他。她意識到自己認識這個年輕人。她認識他臉形的輪廓，認得他那雙眼睛。那雙眼睛裡滿是傷悲與關切，還有必須做出決策的責任感，就像是她自己雙眸的鏡像。她之前沒能認出他來，可能是因為他那一身古怪的打扮︱︱他穿著長長的、密不透風的袍子，這是在沙漠裡遊蕩的蠻族的服裝。

她看向自己的護衛，想知道答案。

﹁哨兵發現了他，女王。﹂女護衛說。﹁他不肯說出自己的名字，不過他宣稱與您尊敬的丈夫波修士有些親戚關係。雖然裹著這一層層的羊毛，他倒確實是個奎靈那斯提精靈。他沒帶任何武裝來到我們的領地。因為他宣稱的可能是真話，所以我們把他帶來見您。﹂

﹁我認識你，閣下。﹂阿爾瀚娜說。﹁請原諒，我想不起你的名字。﹂

﹁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微笑著回答，﹁時間和磨難將我們分隔。不過︱︱﹂他的嗓音變得柔和，目光也因欽佩變得溫暖。﹁我記得您，被她的人民如此不公地監禁起來的偉大女士︱︱﹂

阿爾瀚娜高興地喊了一聲，投入他的雙臂。就在她擁抱他的時候，她想起他失去的母親，那位再也不能擁抱自己兒子的母親。阿爾瀚娜溫柔地親吻著他，既是代表她自己，也是代表羅拉娜。接著，她退開，看著他。

﹁你所說的磨難比歲月讓你成長得更多。索拉斯特倫家的吉爾薩斯，看到你安然無恙，我真是高興極了。我剛剛才聽說你的同胞的事。我本來指望聽到的傳聞和小道消息會是假的，可是，唉，在你眼裡我看到這些是真話。﹂

﹁如果您聽說我的母親已經去世，奎靈諾斯已經被毀，那麼您聽到的是真相。﹂吉爾薩斯說。

﹁我非常難過。﹂阿爾瀚娜飛快拉起他的手並緊握住。﹁來，進來，你在裡面會舒服些。旅行了好幾個星期，我看你已經累了。我會拿食物和水給你。﹂

吉爾薩斯跟著阿爾瀚娜進了掩蔽所。他吃了些食物，但阿爾瀚娜看出這是出於禮貌而不是飢餓。但他喝水時的快興就不是裝出來的，他大口喝著水，像是永遠喝不夠似的。

﹁您不知道這些水對我來說味道有多好。﹂他笑著說。接著，他看了看周圍。﹁不過，我什麼時候能向我的表弟西瓦諾謝致意？我和他從來沒見過面。我們曾聽到讓人傷心的傳聞說他被食人魔殺害了，之後又很高興地得知那不是真的。我急著要給他一個擁抱。﹂

﹁很可惜，西瓦諾謝不舒服，吉爾薩斯。﹂阿爾瀚娜說。﹁在黑暗騎士占領西瓦諾斯時，他被他們傷得很重，勉強才保住性命。他按醫士的要求留在自己的帳篷裡，不能會客。﹂

這些謊話她已經說了太多次，以至於她現在能毫無停頓地說出來。她能對著這個年輕人的眼睛流暢地說出這些謊言。他相信了她，因為他臉上表現出關切的神色。

﹁聽到這消息我很難過。請接受我的祝福，祝他早日康復。﹂

阿爾瀚娜微笑著改變了話題。﹁你已經走了那麼遠的路。一路上一定艱苦又危險。我能為你做些什麼呢，外甥？我可以這樣叫你嗎，雖然我只是聯姻後才成了你的親戚。﹂

﹁我很榮幸。﹂吉爾薩斯熱切地回應道。﹁您現在是我唯一的親人了。您和西瓦諾謝。﹂

阿爾瀚娜眼中突然湧滿淚水。他此刻也是她唯一的親人了，因為她已經失去了西瓦諾謝。他們緊握住彼此的手。她想起他的父親，半精靈坦尼斯。那些回憶令人振奮，因為他們彼此相識時雖然危險重重，但最終仍戰勝了敵人，得到和平，即使那只是短暫的和平。

﹁我來請求您的恩惠，阿爾瀚娜舅媽。﹂他鎮定地盯著她的雙眼。﹁我請求您接受我的人民。﹂

阿爾瀚娜不知所措地看著他，不懂他的意思。

吉爾薩斯指向西方。﹁離這裡三天的騎程，在西瓦那斯提邊界上，有一千名奎靈那斯提的難民等著得到您的準許進入這裡。我們的家園被毀了，敵人占領了它。我們現在沒有足夠的人力作戰。總有一天，﹂他繃緊下顎，驕傲的神情在他眼中亮起。﹁我們會回去把黑暗騎士趕走，收回我們的所有。﹂

﹁但不是今天，﹂他繼續說著，眼中的亮光變得暗淡，籠罩了陰雲。﹁也不是明天。我們已經穿過灰燼平原。如果沒有那些將那片可怕地域當成家園的人給予協助，我們本來會死在那裡。我們疲憊不堪，滿心絕望。我們的孩子向我們尋求安慰，我們卻無法給予。我們是難民，無處可去。我們謙恭地來向多年前離去的您請求，請求您接受我們。﹂

阿爾瀚娜凝視他良久。方才在她眼中湧動的淚水現在滑下她的雙頰。

﹁您為我們哭泣，﹂他哽咽著。﹁我很抱歉給您帶來這樣的麻煩。﹂

﹁我為我們所有的人哭泣，吉爾薩斯。﹂阿爾瀚娜說。﹁為了失去家園的奎靈那斯提人民哭泣，為了正為自己家園而戰的西瓦那斯提精靈哭泣。在這片森林中，你找不到平和與庇護，我可憐的外甥。你會發現我們正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戰。你出發時並不知道這些，是嗎？﹂

吉爾薩斯搖搖頭。

﹁那你現在知道了？﹂她問。

﹁我知道。﹂他說。﹁我從平原人那裡得到了消息。我本來以為他們是誇大其辭︱︱﹂

﹁我不這麼認為。他們是很有遠見而且說話率直的民族。我會告訴你發生了什麼事，然後你可以決定是否要加入我們。﹂

吉爾薩斯想開口說些什麼，但阿爾瀚娜抬起手制止了他。﹁聽我說完，外甥。﹂她猶豫了一會兒，心中掙扎了一陣才說道。﹁你會從我們的族人那裡聽說我的兒子被那個人類女孩米娜，那個黑暗騎士的首領迷住了。他不是唯一一個受她致命魔咒影響的西瓦那斯提精靈。我們的族人在她穿過街巷時為她吟唱頌歌。她表演了醫術的奇蹟，但那是有代價的︱︱要的不是金錢，而是靈魂的代價。唯一真神要精靈們的靈魂受折磨，要他們被奴役，被毀滅。這個唯一真神並不像我們的族人誤以為的那樣是個仁慈的神，而是欺騙、仇恨和痛苦之神。那些信奉唯一真神的精靈被帶走了，我們不知道他們被帶去哪裡。拒絕信奉唯一真神的人則立刻被黑暗騎士處死或是被奴役。﹂

﹁西瓦諾斯城完全落入了黑暗騎士的控制。但他們的軍力並沒有強到可以擴展控制權，所以我們還能繼續待在森林裡。我們竭盡所能來反抗致命的敵人，也已經救出數以百計的族人，讓他們免受折磨，免於死亡。我們突襲監獄，釋放奴隸，騷擾巡邏兵。他們是那麼害怕我們的弓箭手，以至於黑暗騎士已經不敢再派出步兵到城牆外來。我們做了這一切，但這是不夠的。我們沒有足夠的力量奪回城池，然而每一天，黑暗騎士都在加強自己的防禦。﹂

﹁那麼我們的戰士會是受到歡迎的援軍。﹂吉爾薩斯平靜地說道。

阿爾瀚娜垂下目光，搖著頭。﹁不，﹂她慚愧地說著。﹁我們怎麼能向你要求這個？西瓦那斯提精靈輕蔑你和你的族人那麼多年之後，我們怎麼能這麼做？我們怎麼能要求你們為我們的祖國獻出生命？﹂

﹁您忘了，﹂吉爾薩斯說，﹁我的族人已經沒了祖國。我們的城市是一片廢墟。侵占您家園的敵人正統治著我們的國土。﹂他握緊拳頭，眼中閃著光。﹁我們渴望復仇。我們會奪回您的國土，接著聯合我們的力量去奪回我們的家園。﹂

他向前傾過身，臉上亮了起來。﹁您還不明白嗎，舅媽？這將促使我們平復舊怨，將兩個王國再次聯合起來。﹂

﹁你太年輕了，﹂阿爾瀚娜說。﹁年輕得不知道舊怨會潰爛化膿，會傳染至心底，讓它生病腐壞。你不知道有些人寧可看到我們所有人倒下，也不願見到任何一個人站起來。我曾經試著聯合我們的人民。但我失敗了，而這就是我失敗的原因。我想現在已經太遲了，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挽救我們的人民了。﹂

他驚詫地盯著她，顯然被她的話所困擾。

阿爾瀚娜把手搭在他手上。﹁也許我錯了。也許你年輕的雙眼看得更清楚。把你的人帶到森林中安全的地方。接著你必須到西瓦那斯提精靈面前，告訴他們你的困境，請求他們允許你進入他們的領土。﹂

﹁請求他們？您是說去向他們乞求吧？﹂吉爾薩斯站起身來，臉色一寒。﹁我們不會像乞丐一樣面對西瓦那斯提精靈。﹂

﹁唉，你看，﹂阿爾瀚娜難過地說，﹁你也被舊怨影響，立刻就下了定論。你應該請求西瓦那斯提精靈，只是出於禮貌。這才是我的意思。﹂她嘆了口氣。﹁我們影響了年輕人，從而毀滅了任何改善關係的希望。﹂

﹁您現在又傷心又疲憊，還得為您的兒子操心。他好起來之後，他和我︱︱阿爾瀚娜，﹂吉爾薩斯慌張地停下話來，因為阿爾瀚娜俯在墊子上開始痛哭起來。﹁怎麼了？我該叫誰來嗎？要傳喚您的侍女來嗎？﹂

﹁琦霖，﹂阿爾瀚娜哽咽著。﹁叫琦霖來。﹂

吉爾薩斯根本不知道琦霖是誰，不過他還是鑽出掩蔽所通知了一名護衛，護衛派出一名信使。吉爾薩斯回到掩蔽所裡，不安地呆立著，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或是做些什麼來安慰她的悲傷。

一位年輕精靈進來了。他一開始看著努力想回復平靜的阿爾瀚娜，接著就把目光轉向吉爾薩斯。琦霖的臉頓時一臉怒火。

﹁你是誰？你說了什麼︱︱﹂

﹁不是這樣，琦霖！﹂阿爾瀚娜抬起淚濕的臉。﹁他什麼也沒做。這位是我的外甥吉爾薩斯，奎靈那斯提的太陽詠者。﹂

﹁我請求您原諒，陛下。﹂琦霖深深地鞠了個躬。﹁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看到女王︱︱﹂

﹁我明白。﹂吉爾薩斯說。﹁阿爾瀚娜舅媽，如果我無意間說了或做了什麼讓您難過︱︱﹂

﹁告訴他，琦霖。﹂阿爾瀚娜下令的聲音低弱得幾乎聽不見。﹁告訴他真相。他有權︱︱有必要知道。﹂

﹁女王，﹂琦霖用不確定的眼神瞥了吉爾薩斯一眼。﹁您確定嗎？﹂

阿爾瀚娜閉上雙眼，彷彿不想再看到這個世界。﹁他帶領著他的族人穿過了沙漠。他們來向我們求援，因為他們的都城已經被毀，國土也被黑暗騎士占領。﹂

﹁埃利在上！﹂琦霖大喊一聲，在驚詫中叫出已離去的帕拉丁神之名，精靈們稱祂為﹁埃利﹂。

﹁告訴他。﹂阿爾瀚娜別開臉，將臉埋在雙手中。

琦霖示意吉爾薩斯走近。﹁我告訴您，陛下，這事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而且他們已經發誓保密。我的表弟西瓦諾謝沒有受傷。他並不在自己的帳篷裡。他不見了。﹂

﹁不見了？﹂吉爾薩斯大惑不解。﹁他去了哪裡？被俘了嗎？還是被關起來了？﹂

﹁是的。﹂琦霖臉色嚴竣。﹁但並不是您所說的那種方式。他被一個人類女孩迷住了，那女孩是黑暗騎士的首領，叫作米娜。我們認為他去找她了。﹂

﹁你們認為？﹂吉爾薩斯重述道。﹁你們還沒確定嗎？﹂

琦霖無奈地聳聳肩。﹁我們沒有證據。我們把他從黑暗騎士手裡救了出來，他們本來打算處死他的。我們逃到野外，接著陷進一場魔法帶來的沉睡。當我們醒來時，西瓦諾謝就不見了。我們找到一匹馬的蹄印，於是跟著蹄印走，但蹄印最後卻走進了東塔拉斯河。我們搜索過上游和下游，但是都沒有找到任何馬蹄印，那匹馬好像是長了翅膀似的。﹂

阿爾瀚娜開口了，聲音含糊不清。﹁我派出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兼顧問去找我的兒子，去把他帶回來。關於這件事，我沒有告訴西瓦那斯提的精靈。我也要求你不要將此事告知任何人。﹂

吉爾薩斯被弄糊塗了。﹁我不明白。為什麼您要把他不見的事當成秘密呢？﹂

阿爾瀚娜抬起頭。她的雙眼因悲泣而又紅又腫。﹁因為西瓦那斯提精靈打從心眼裡喜歡他。他是他們的國王，他們追隨他而不願意追隨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他的名義。﹂

﹁您是說，您得下艱難的決定，得面對危險，而您的兒子，那個應該為您分憂的人卻追著女人的裙子跑了。﹂吉爾薩斯苛刻地斷言。

﹁不要批評他！﹂阿爾瀚娜發火了。﹁你又知道他承受的是什麼？那個女人是個巫婆。她魅惑了他。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西瓦諾謝在不幸地遇到米娜之前是個好國王，﹂琦霖袒護道。﹁人民漸漸地愛戴和尊敬他。當魔咒打破後，他會是個好國王的。﹂

﹁我認為你應該知道真相，吉爾薩斯。﹂阿爾瀚娜生硬地說道。﹁因為你有你自己應該負起的職責，有必須由你來作出的決定。我只是要求你和琦霖一樣，尊重我的意願，不要將此事告訴任何人。就和我們一樣假裝西瓦諾謝還在這裡，跟我們在一起。﹂

她的語調冰冷，眼神卻是懇求。吉爾薩斯願意盡己所能去安撫她的傷痛，去為她分憂。但是，正如她所說的，他有自己的重擔要承受。他有職責在身，他要為自己的人民負責。

﹁我從來沒有向奎靈那斯提精靈撒過謊，阿爾瀚娜舅媽。﹂他盡量溫和地說道。﹁我也不會從現在開始撒謊。他們依照我的命令離開了自己的家園，跟隨著我走進沙漠。他們將自己和孩子的生命託付給我。他們相信我，而我不會背叛這樣的信任。我不會這麼做，即使是為了您，我敬愛的舅媽。﹂

阿爾瀚娜站起身來，握緊拳頭。﹁如果你這麼做，你會毀了我曾努力過的一切。那麼我們可能也得向黑暗騎士投降。﹂她鬆開拳頭。吉爾薩斯看到她的雙手在顫抖。﹁給我一點時間，外甥。這就是我僅有的要求。我的兒子很快就會回來。我知道的！﹂

吉爾薩斯將目光轉向琦霖，專注地盯著這位年輕精靈許久。琦霖一言不發，但眼神搖擺不定。顯然，他覺得不安。

阿爾瀚娜看出吉爾薩斯的兩難。

﹁他太仁慈，太有禮，太在意我的痛苦，而沒說出那些在自己舌尖燃燒著的話。﹂她心想著。﹁如果他辦得到，他會對我說：這不是我會做的事。我沒有錯。這是你的兒子才會做的事。西瓦諾謝辜負了他的同胞，我不會走上同樣的路。﹂

在那一剎那，阿爾瀚娜開始生吉爾薩斯的氣，既嫉妒他又為他驕傲。她突然羨慕起羅拉娜，羨慕她的死。死亡為動蕩帶來欣慰的沉寂，是痛苦的終結，是絕望的終結。羅拉娜的死是英雄的死，她為了拯救她的人民，她的國家而戰死。她留下的是她將為之而驕傲的血脈，是她將以之為榮的兒子。

﹁我努力想做正確的事，﹂阿爾瀚娜痛苦地想著。﹁但一切都以那麼可怕的錯誤結束。﹂

她深愛的丈夫波修士下落不明，被認為已經死了。她的兒子，她未來的希望，又從她身邊逃走，讓她獨自面對未來。她對自己說他是被魅惑了，但在她心底，她很清楚事實。他被寵壞了，而且很自私，輕易就會被激情擺佈，而她從未認真地制止過他。她辜負了她的丈夫，辜負了她的兒子。她的傲氣讓自己不肯承認事實。

傲氣會是她毀滅的原因。在她的族人反對她的時候，她的驕傲已經受了傷。傲氣讓她攻擊魔法屏障，讓她竭力想回到一片不再需要她的土地。如今，傲氣逼得她對自己的人民撒謊。

薩馬和琦霖都勸她不要說謊。兩人都建議她說出真相，但她的傲氣讓她無法容忍這種意見。不僅因為她身為女王的傲氣，也因為她身為母親的傲氣讓她無法說出真相。身為一個母親，她是失敗的，而如今所有人都會看到她的失敗。她不能忍受人們對她的憐憫。而這勝過任何別的理由，這才是她說謊的真正原因。

她曾希望西瓦諾謝會回來承認自己錯了，會回來要求得到原諒。如果真是這樣，她就不再追究。現在看過薩馬的信之後，她知道了，西瓦諾謝不會回到她身邊，不會出於自願地回來。薩馬將不得不像拖一個逃學的學生般把他拖回來。

她抬起頭，發現吉爾薩斯正看著他，他的表情既有同情也有悲傷。那一刻，他就跟他的父親一個樣。在她內心掙扎，反抗自己的傲氣時，半精靈坦尼斯常常用同樣的神情看著她。

﹁我會保守您的秘密，阿爾瀚娜舅媽。﹂吉爾薩斯說。他的語調冷漠，明顯不情願說出這樣的話。﹁我會盡可能保守秘密。﹂

﹁謝謝，吉爾薩斯。﹂她感激地回答，為自己覺得感激而羞恥。她的傲氣！她該死的傲氣。﹁西瓦諾謝會回來的。他聽到我們的困境就會回來的。也許他已經在回來的路上了。﹂

她將手按在胸前，按在內容與她所說完全相反的薩馬的信上。說謊已經變得那麼容易，太容易了。

﹁希望如此。﹂吉爾薩斯陰沉地回應道。

他拉起她的手，恭敬地吻了一下。﹁知道您陷入困境我很難過，阿爾瀚娜舅媽。很抱歉我還得給您添麻煩。但是，如果這能讓我們兩國再次統一，那麼總有一天我們回首這些傷悲與動蕩時，會說這一切是值得的。﹂

她想擠出個笑容，但僵硬的唇瓣只是動了一下。她什麼也沒說，於是兩人在沉默中告別了。

﹁跟他一起去，﹂她對仍站在自己身後的琦霖說。﹁保證他和他的人民受到歡迎。﹂

﹁陛下︱︱﹂琦霖不安地開口。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琦霖。別說出來。一切都會順利的。你會看到的。﹂

兩人都離開之後，她站在避難所門口，想著吉爾薩斯的事。

﹁多麼美麗的夢想，﹂她悄聲自語。﹁真是年輕人的夢想。我也一度懷有這樣的幻夢。而如今，它們就像我美麗的皇袍一樣，變成掛在我身上的破布和碎片。但願你的運氣會好些，吉爾薩斯，但願你能撐得更久一點。﹂

## ２︱４等待，還是等待

黑暗騎士團駐西瓦諾斯指揮官多伽將軍有他自己要煩惱的事。黑暗騎士以藍龍為斥候，讓牠們在茂密莽林上空巡邏。如果藍龍看到地面有什麼動靜，就會俯衝下去噴出雷電龍息，將一整片林地燒成灰燼。

藍龍斥候見到有大批人聚在沙漠中，但根本不知道那些人是奎靈那斯提精靈。牠們以為那些是蠻族，是從龍王黑貂的攻擊下逃走的平原人。多伽將軍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些移民。他沒有得到任何關於平原人的指示。他的兵力有限，對西瓦諾斯的控制又岌岌可危。他可不想再開另一條戰線。於是他派信差騎著龍帶了封急信給米娜，向她報告情況，要求得到指示。

信差費了些工夫才找到米娜。他一開始飛到了索蘭薩斯，結果發現她的部隊已經離開那裡前往聖克仙。

又經過一天的飛行後，信差找到了她。他很快就帶信回來，回覆簡潔明瞭。

﹃多伽將軍：

沒有什麼平原人。他們是奎靈那斯提的逃亡精靈。消滅他們。

以唯一真神的名義

米娜﹄

多伽遵照命令派出龍騎士，結果發現，在此期間奎靈那斯提精靈已經消失了。哪裡都找不到他們的蹤跡。他接到報告時狠狠地罵了幾句，因為他清楚這意味著什麼。奎靈那斯提精靈設法逃進西瓦那斯提的森林，如今他已經是鞭長莫及了。

現在有更多的精靈攻擊他的巡邏隊，有更多的火焰箭落到他的補給船上。藍龍開始帶回關於食人魔的報告，這讓他更憂心。長久以來，食人魔一直怨恨騎士們偷走牠們的土地，如今牠們正在西瓦那斯提與布洛德毗鄰的北方邊界集結，無疑是打算奪走部份原屬於精靈的領土。

讓事態變得更糟的是，多伽還面臨著士氣低落的問題。米娜在一旁讓他們心醉神迷時，士兵們都忠於她，是專心一意、熱情高漲的追隨者。但米娜已經離開了好幾個星期，士兵們和指揮他們的騎士被隔絕在一個既不熟悉又不友善的國度當中，敵人潛藏在這裡的每一片陰影裡︱︱而西瓦那斯提正是一片滿佈陰影的國土。半空飛出的箭會要了他們的性命，甚至連植物看來都一心想殺了他們。樹根絆倒他們，枯枝落在他們頭上，森林將他們誘入迷陣，很少有人能全身而返。

前一個星期，不只一艘補給船沉入河裡。沒沉沒的船則被精靈放火焚燒。士兵們的食物與精靈們沒兩樣，但沒有哪個人類能一直靠吃樹葉和草活下去。想要吃肉的人不敢進樹林去打獵，因為他們不久就會發現，森林裡所有的生物都是精靈的間諜。

西瓦諾斯城中的精靈表面上看來被黑暗騎士的威脅嚇壞了，但實際上變得愈來愈大膽。多伽的手下沒有誰膽敢獨自進城，免得會被發現死在哪條小巷裡。士兵們開始牢騷滿腹，怨聲載道。

多伽下令折磨更多的精靈，但這種娛樂並不能長久安撫軍心。他應該慶幸還沒有士兵逃跑。他自己也很清楚這與忠誠無關，而是因為他們太害怕精靈和森林，所以才沒這麼做。

如今他已得知有上千名精靈投奔了林中的隊伍，暴動的聲勢就像雷聲般震耳欲聾。多伽不能再繼續充耳不聞了。連他自己也開始猶疑，他再也不能從琥珀色的雙眼中看到自己的映像，因此也就無法安心。漸漸地，他對米娜的信任就開始瓦解了。

他又送了一封急信給米娜，告訴她，儘管他竭力追殺，奎靈那斯提精靈還是逃脫了；如今士氣低迷，除非發生什麼轉機，否則除了撤出西瓦那斯提或面對兵變外，他別無選擇。

矮壯的多伽有著濃密的黑鬍子，而這些天來，他煩悶得連臉色都跟著暗淡下來。他滿臉陰沉地獨坐在自己的房間裡喝著精靈酒︵之所以獨自一人，是因為這些天來他甚至對自己的貼身護衛失去了信任︶，心裡非常希望這酒能更烈一些。他一邊喝酒，一邊等著米娜的回覆。

進入森林的奎靈那斯提精靈從那些與他們長期不和的親族︱︱西瓦那斯提精靈︱︱那裡得到的歡迎頗為冷淡。在交換了禮貌的問候吻之後，長矛和弓箭就被塞進奎靈那斯提精靈的手裡。如果他們打算在西瓦那斯提安頓下來，最好是準備為它而戰。

奎靈那斯提精靈高興得忘記要向遠親們表示感謝。他們把這當成一個機會，當成是可以對那些奪去自己國土並玷污它的傢伙進行報復的機會。

﹁我們什麼時候進攻？﹂他們急切地追問著。

﹁反正不是今天，﹂西瓦那斯提精靈是這麼回答的。﹁我們正在等適當的時機。﹂

﹁在等適當的時機？﹂牝獅向丈夫質疑。﹁我們在等什麼樣的﹃適當時機﹄？我已經跟斥候和間諜都談過了。我們的數量遠遠超過困在西瓦諾斯城裡的黑暗騎士。他們的士氣低落的速度比全副武裝掉進河裡的矮人還快，現在正是攻擊他們的時候！﹂

兩人交談的地點是在提供給他們的掩蔽所裡。這是間用柳條編成的小屋，建在一條潺潺流淌的小溪旁。屋子又小又窄，但他們已經比大多數的精靈要幸運了，因為他們還能有一片屬於自己的地方︵全因吉爾薩斯的王族身分︶，能保有一點隱私。大部份精靈都睡在樹木粗大的枝幹上，或是睡在枯樹被掏空的樹幹裡，或是蜷在洞窟裡，或者就和衣躺在星光下的草地上。奎靈那斯提精靈對此毫無怨言。在跋涉過沙漠之後，除了能躺在氣味清新的松針上，由飄落細雨的低聲呢喃哄著入睡外，他們別無所求。

﹁妳告訴我的那些事，我都知道。﹂吉爾薩斯陰鬱地應道。他已經換上典型的精靈服裝︱︱有束帶的長外衣、羊毛衫、與森林顏色接近的長襪。他將穿越沙漠時的衣裝摺好並收了起來。

﹁然而還存在著一些問題。西瓦那斯提精靈遍佈在整片地域的各個地方。有些精靈駐紮在河邊，負責斷絕黑暗騎士的補給線，其他的躲在西瓦諾斯城附近，確保沒有任何膽敢離城的巡邏隊能全身而返。還有其他精靈散佈在邊界上︱︱﹂

﹁清風、雄鷹和松鼠都能傳達消息。﹂牝獅反駁。﹁如果現在下令，大部份西瓦那斯提精靈一周內就會聚集在西瓦諾斯城外。日子一天天過去，卻什麼命令都沒有。我們得偷偷摸摸地躲在森林裡等著。等著什麼？﹂

吉爾薩斯知道答案，但他不能作出回答。他保持著沉默，任由妻子發脾氣。

﹁我們都清楚，如果錯過時機會發生什麼事！正因如此，黑暗騎士才能在渾沌之戰中侵占我們的家園。如果我們現在不採取行動，同樣的事也一定會發生在西瓦那斯提。是不是你的表弟西瓦諾謝不肯出戰？他還年輕，也許他不明白事理。你得跟他談談，吉爾薩斯，跟他解釋︱︱﹂

她很瞭解自己的丈夫。一看到他的表情，下面的話就停在她嘴裡。

牝獅瞇眼瞧著他。﹁怎麼了，吉爾薩斯？出了什麼事？關於西瓦諾謝的，對嗎？﹂

吉爾薩斯悲傷地望著她。﹁我就那麼透明嗎？王者應該是深不可測、神神秘秘的才對。﹂

﹁親愛的，﹂牝獅忍不住大聲笑了起來。﹁你就像個水晶杯一樣深不可測、神神秘秘。藏在你心裡的真相坦白得全世界都看得見。﹂

﹁真相︱︱﹂吉爾薩斯做了個鬼臉。﹁親愛的，真相就是西瓦諾謝無法帶領他的人民參加一場兩人三腳的合作賽跑，更不用說帶他們打仗了。他不在這附近，不在西瓦那斯提附近。我向阿爾瀚娜保證過什麼都不說，但現在已經過了兩個星期，看來我也不能再隱瞞了。但是，﹂吉爾薩斯搖搖頭。﹁我擔心這真相有害無益。西瓦那斯提精靈如今會跟隨阿爾瀚娜，只是因為她以自己兒子的名義發號施令。有些精靈仍對她有疑心，把她當成是個﹃闇精靈﹄。如果他們發現了真相，發現她對他們說謊，我擔心他們再也不會相信她，再也不會聽她的話了。﹂

牝獅看著丈夫的雙眼。﹁那是你的機會，吉爾薩斯。﹂

現在輪到他放聲大笑了。﹁我有他們所輕視的一切，親愛的。一個奎靈那斯提精靈和人類的雜種。他們不會跟隨我的。﹂

﹁那麼你得說服阿爾瀚娜去向她的人民說出真相。﹂

﹁我不相信她做得到。她說謊的時間已經太久，謊言已經成了真相。﹂

﹁那我們怎麼辦？﹂牝獅追問。﹁住在這森林裡，直到我們跟樹一樣長出樹根來嗎？我們奎靈那斯提精靈可以攻擊黑暗騎士︱︱﹂

﹁不，親愛的，﹂吉爾薩斯堅決反對。﹁沒錯，西瓦那斯提精靈允許我們進入他們的家鄉，但他們顯然是帶著疑心看待我們。有些人認為我們是來侵占他們的家園。如果我們攻擊西瓦諾斯︱︱﹂

﹁奎靈那斯提精靈並不是在攻擊西瓦諾斯。奎靈那斯提精靈是在攻擊西瓦諾斯裡面的黑暗騎士。﹂牝獅爭辯說。

﹁西瓦那斯提精靈可不會這麼想。妳和我同樣清楚這一點。﹂

﹁那我們就坐著，什麼都別做。﹂

﹁我不知道我們還能做些什麼。﹂吉爾薩斯陰沉地說。﹁原本該團結起人民，幫助他們的那個人被引誘走了。如今被留下來領導人民的，是一個闇精靈女王和一個半人類國王。﹂

﹁不過遲早得有個人出來帶領大家。﹂牝獅說。﹁我們得跟隨某個人。﹂

﹁而那個人會把他們帶到哪裡去呢？﹂吉爾薩斯陰鬱地問。﹁除了帶向我們自己的滅亡之外。﹂

多伽將軍灌下了好幾桶酒。他的麻煩與日俱增。六個士兵受命到城垛上去站崗，但他們抗命不從。他們的長官用鞭子威脅他們，他們反而犯上作亂，狠狠地揍了他一頓，然後逃跑了，躲進西瓦諾斯的街巷裡。多伽派人去追這些逃跑的傢伙，打算把他們吊死，以便給其他人殺雞儆猴。

精靈們替他省了一筆繩子錢。那六個人的屍體被送往城堡，每個人的死狀都猙獰怪異。其中一人的屍體上有一張紙條，上面用通用語潦草地寫著：﹃給唯一真神的禮物﹄。

當晚，多伽將軍再次派出信使去找米娜，懇求支援或是準許他撤退。然而，他陰鬱地想到，他也不知道能撤退到哪裡去。他抬眼望去，所見之處都是敵人。

兩天後，信使終於回來了。

﹃多伽將軍：

繼續堅守，援軍正在路上。

以唯一真神的名義

米娜﹄

這無法帶來任何安慰。

每一天，多伽都會戰戰兢兢地騎馬來到西瓦諾斯的城牆，往四面遠眺。精靈們仍在那裡。他們包圍了他。每一天，他都等著精靈發動攻擊。

日子一天天過去，精靈們毫無動靜。

## ２︱５樹籬迷宮

在時光中的那一刻，泰索何夫‧柏伏特覺得非常不舒服，上下翻騰、頭暈又噁心。這三種感覺裡，暈眩感占了一大半，所以讓他難以清楚思考。本來，單調的木地板和腳下結實的土地對他來說曾經是很普通的東西，但現在，泰索何夫卻滿心希望、渴望、巴望著腳下能有任何堅硬的地面或地板。

他還充滿渴望地幻想，他的腳應該要回到腳的位置上，而不要把自己想像成腦袋。它們一直都是那樣，因為他老是在底下找它們，結果卻發現它們在上頭。對泰索何夫來說，唯一值得慶幸的事情是，謎琢已經喊啞了嗓子，於是他現在只能發出微弱的呱呱聲。

泰斯把一切壞事都怪罪到時光旅行裝置身上。他傷心地想，這種在不同的時間點上旋轉、翻滾、跌落之類的事情會不會永遠持續下去？他真的有點害怕會是這種結果。然後他又想到，那個裝置早晚會把他送回他被渾沌踩扁的那個時空。總言，前景不妙。

他的腦袋裡不斷出現這種念頭，而這念頭也在時光中不停地翻滾旋轉。由於暈眩感的緣故，他只能盡量努力去思考它們。這時有個新鮮的念頭突然冒了出來。也許他耳朵裡聽到的那個聲音和肩膀上感覺到的那隻手的所有者，能做點什麼來結束這種無休止的旋轉。於是他下定決心，當他們下一次落地時，他要盡一切力量來看清楚那隻手到底長在誰身上。

他正是這麼做的。就在他踩到堅實地面︵救苦救難的大地！︶的那一刻，他笨拙地轉過身︵搖搖晃晃地︶向後望去。

他看到謎琢和謎琢的手，但那不是他要找的手。他們身邊沒有其他人的影子，而泰斯也立即明白原因所在。他和侏儒站在一片看起來被火熏黑的土地上。不遠處，水晶房子在黃昏的最後一抹餘暉下閃耀著橙色、紫色和金色的光芒，似乎漸趨微弱的陽光正在其上塗抹著什麼畫作。儘管那場燒光植被的大火已經熄滅了一段時間，但空氣裡還瀰漫著焚燒的氣味。他能聽到有人說話的聲音，但它們都離他好遠。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笛子甜美而清亮的樂音。

泰索何夫模糊地意識到他以前曾經來過這裡。或者說，他或許在過去的未來到過這裡。在時光中跳來跳去這麼久之後，他對任何事情都已經沒有把握了。這地方看起來很眼熟，正當他準備出去找個人問問這是什麼地方時，謎琢突然氣喘吁吁地驚呼道。

﹁樹籬迷宮！﹂

泰斯低頭看看，再看看旁邊，他意識到謎琢是對的。他們正站在樹籬迷宮被紅龍的烈焰龍息摧毀後留下的廢墟上。籬笆牆都被徹底夷為平地了。

那些在他們之間蜿蜒曲折的道路，引領行人進入迷宮深處的道路，都變得毫無掩蔽。迷宮已經不能算是迷宮了，泰斯能清楚地看見它的圖案，看見白色道路刺眼地顯現在焦黑的背景上。他能看見每一處曲折，每一個轉角，每一個螺旋，每一個急轉彎，每一個死巷。他能看到通往樹籬迷宮中心的路，也能看到出路。白銀階梯赤裸裸地站在那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現在能清楚地看到它往上、往上，然後︱︱沒通往任何地方。泰斯的胃裡猛地一陣翻騰，讓他噁心想吐。他回憶起自己從梯子上跳下一片煙霧的火海。

﹁喔，老天！﹂謎琢輕聲說道，這下泰斯想起來了，給樹籬迷宮繪製地圖正是侏儒的終生志向。

﹁謎琢，﹂泰斯憂鬱地說。﹁我︱︱﹂

﹁你什麼都看見了。﹂侏儒說。

﹁我知道，﹂泰斯說著拍了拍侏儒的腦袋。﹁而我︱︱﹂

﹁我能從這一頭走到那一頭，﹂謎琢說。﹁永遠不會迷路。﹂

﹁也許你能找到什麼其他的工作，﹂泰斯想提供點幫助，便建議道。﹁儘管我再也不想插手時光旅行裝置的修復︱︱﹂

﹁太好了！﹂謎琢小聲嘀咕道。

﹁什麼？﹂泰斯驚訝地問。﹁好什麼？﹂

﹁我的羊皮紙呢？﹂謎琢問。﹁我的墨水瓶和筆呢？﹂

﹁我可不會有墨水瓶︱︱﹂

謎琢瞪了他一眼。﹁那你還有什麼用處？算了！﹂他自命不凡地加了一句。﹁對了！焦炭！那就可以了。﹂

他突然撲到燒得光禿禿的地上，攤開身上棕色長袍的衣褶，然後撿起一根焦黑的樹枝，開始緩慢而費力地在衣服上替已經燒光的樹籬迷宮描繪路線圖。

﹁這樣方便多了，﹂他自言自語道。﹁真搞不懂我怎麼沒早點想到它。﹂

泰索何夫感覺那隻熟悉的手又回到他的肩膀上。在陽光的照射下，金紫色的光芒開始在時光旅行裝置上跳躍閃耀。

﹁再見了，謎琢。﹂泰斯喊道。此時，樹籬迷宮的道路開始在他眼前打轉。

侏儒沒有抬頭。他的心思都在地圖上。

## ２︱６奇怪的旅客

在南埃思特維德的一個小港口裡，從一條橫渡新海而來的船上下來一位奇怪的旅客。船長為擺脫這位神秘客而感到如釋重負。更讓他感到輕鬆的是，自己同時也擺脫了這個旅客性如烈火的坐騎。無論是船長還是船員，對這位旅客通通一無所知。沒人見過他的面孔，因為他始終把臉隱藏在斗篷的兜帽裡。

這在船員之間引發眾多對這位旅客真實身分的猜測。大部份的猜測漫無邊際，而所有猜測都錯得離譜。有些人猜這位旅客是個裝扮成男人的女子，因為客艙裡的小僕役曾經瞥見那人的手，據他說，那隻手看起來纖細柔軟。其他人懷疑他是某種法師。他們唯一的理由是：眾所周知，法師喜歡穿著有兜帽的斗篷，而且他們總是行事神秘，永遠不能被信任。只有一個水手聲稱，他相信這位旅客是個精靈，之所以要遮住面孔，是因為他知道，船上的人類對他這個種族不怎麼客氣。

其他水手對這種奇思怪論大加嘲弄，並且，由於這場談話是在吃飯時進行的，他們便把爬滿象鼻蟲的餅乾紛紛丟到想出這個怪念頭的腦袋上。這位水手為自己的預感打了賭，結果每個人都欣然響應。到了這次航程快結束時，相對於這些水手來說，他變成了有錢人，因為當那個旅客牽馬走下跳板時，一陣狂風吹開他的兜帽，暴露出他確實是個精靈。

沒人願意費力去問精靈，究竟是什麼風把他吹到安塞隆的這個部份來。水手們根本不關心精靈來自何方、去往何處。他們只是很高興地看到他終於從船上滾蛋了。有個在航海者中廣為人知的傳說：海精靈，也就是那些故意在海洋深淵中安家的精靈，會嘗試弄沉任何載有他們陸地親族的船隻，目的就是要說服他們在水下度過餘生。

至於西瓦諾謝，一旦踏上陸地，就沒往後看一眼。他對那艘船或船上的水手漠不關心，儘管它們送他橫渡新海的速度確實令人吃驚。從他們開船的那天起，風就吹得很強勁，然後從來沒停止過。一路上沒有風暴，在一年中如此晚的季節裡，真是個奇蹟。然而，對西瓦諾謝來說，無論船走得有多快，總是無法讓他滿意。

當西瓦諾謝跨上陸地時，他欣喜若狂，因為這是米娜行走的土地。每一步，他都離那張思念的臉龐、那個渴望的聲音更接近。他不知道她身在何處，但那匹馬知道。這是她的馬，她把自己的馬送到他身邊。西瓦諾謝剛跨上海岸就立即騎到狐火背上，然後他們便一溜煙地跑開了，其速度之快，讓他甚至沒時間弄清楚方才登陸的小海港究竟叫什麼名字。

他們一路向西北馳去。西瓦諾謝本想日夜兼程，但那匹馬︵儘管牠是奇蹟般的生物︶畢竟是肉體凡胎，因此牠依然需要食物和休息，而西瓦諾謝自己也是如此。一開始，他有些生氣地抱怨他們把時間浪費在休息上，但後來他的這種犧牲很快就有了回報。

在離船後的第一個晚上，西瓦諾謝遇上一支朝他剛剛離開的海港而去的商隊。

許多人類會避開自己在路上湊巧遇見的精靈，但商人不同。他們把每個人都當成一位潛在的顧客，因此他們不會對任何一個種族抱有偏見︵坎德人除外︶。精靈袋子裡的錢幣和人類的一樣好︵通常更好︶。他們殷勤地邀請這位身上衣服略有污損，但質地卻相當考究的年輕精靈與他們共進晚餐。西瓦諾謝本來想要高傲地拒絕他們的邀請，因為他只想一個人坐著思念那雙琥珀色的眼睛，但就在這時，他聽到其中一個人說出﹁米娜﹂這個名字。

﹁感謝諸位的慷慨。﹂說著，西瓦諾謝匆匆坐到他們點起的熊熊營火旁。他甚至接受了他們用錫盤遞給他的肉湯。但他沒喝下這些可疑的東西，而是把它們悄悄倒進身後的樹叢裡。

他依舊披著在船上時穿的斗篷，因為在一年中的這個時節裡天氣很涼。不過，他脫下兜帽。這下子，人們被這個長著酒色眼睛、笑起來魅力十足、聲音宛如樂音般悅耳的英俊少年迷得神魂顛倒。有個婦女看到他迅速喝光了肉湯，便熱情地要再給他一些。

﹁你瘦得跟用了一年的床墊一樣。﹂她說著盛了滿滿一勺湯，但被他有禮貌地謝絕了。

﹁你們提到﹃米娜﹄這個名字。﹂西瓦諾謝說話時盡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若無其事，儘管他的心正在狂野地跳動。﹁我認得一個叫米娜的人。她不會湊巧是個精靈女孩吧？﹂

他們一聽這話，都哈哈大笑。﹁除非這年頭精靈女孩也開始披掛甲胄了。﹂一個人說。

﹁我聽說過一個披掛甲胄的精靈女孩，﹂另一個人看起來喜好爭辯的人反駁說。﹁我記得我爺爺曾經唱過關於她的歌。那首歌要追溯到長槍之戰的時代。﹂

﹁啐！你爺爺是個老酒鬼，﹂第三個人說。﹁他從來沒去過什麼別的地方。他活在褔羅參的酒館裡，也死在那裡。﹂

﹁不過他沒說錯啊！﹂一個商人的妻子說。﹁的確有個精靈女孩參加過那場大戰。她的名字叫羅利塔蕾。﹂

﹁親愛的，努林塔瑞是從前的魔法女神。﹂她的朋友，另一位商人妻子在她手肘上推了一把。﹁祂也逃走了，把我們留下來任憑這些大怪龍處置。﹂

﹁不，我肯定她不是。﹂第一位妻子顯然感覺受到冒犯。﹁她就叫羅利塔蕾。她用一個叫屠龍叉︵註１︶的侏儒裝置殺了這些惡獸中的一頭。那東西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她用它刺進那頭野獸的喉嚨。我希望可以有人出來用同樣的辦法收拾這些新來的龍。﹂

﹁從我們聽到的消息來看，這個米娜正準備這麼做。﹂第一個商人說。他希望藉此來調解兩個女人的不和，因為她們已經有些生氣地在爭吵了。

﹁你們看見她了嗎？﹂西瓦諾謝的心快要跳出來了。﹁你們看見這個米娜了嗎？﹂

﹁沒有。不過，在我們一路上經過的市鎮裡，她是所有人談論的話題。﹂

﹁她在哪裡？﹂西瓦諾謝問。﹁離這裡近嗎？﹂

﹁她正在沿著大道去聖克仙。你不會錯過她的。有一支黑暗騎士的大軍隨她同行。﹂那個喜愛爭辯的人陰沉地說。

﹁別想歪了，年輕人。﹂一位妻子說。﹁米娜也許穿著黑甲，但從我們聽說的消息來看，她卻有一顆純金的心。﹂

﹁我們走到哪裡都能看到她治好的孩童和醫好的瘸子。﹂她的朋友說。

﹁她要去結束對聖克仙的圍攻，﹂商人說。﹁並把港口還給我們。這樣一來，我們就不用再為販售貨物而走過半個大陸了。﹂

﹁難道你們當中沒人覺得這是錯誤的嗎？﹂愛爭辯的人生氣地說。﹁我們自己的索蘭尼亞騎士正在聖克仙，試著要守住它，而你們卻為這個敵軍首領歡呼。﹂

這句話頓時引來一場激烈的辯論。到最後，那群人裡的大多數決定擁護能開放港口並恢復航運的任何一方。索蘭尼亞人已經嘗試過打破對聖克仙的圍攻，結果失敗了。讓這個米娜和她的黑暗騎士去試試吧！

西瓦諾謝一想到米娜把自己置身在如此的險境中就覺得震驚。他偷偷溜走，醒著躺了大半個晚上，為她擔驚受怕。她不能去攻打聖克仙！他一定得說服她不要採取這種危險行動。

他在第一抹晨曦升起時便起身離開了。他沒必要催促坐騎。狐火就跟他的騎手一樣急著回到女主人身邊。他們把自己逼到了極限，﹁米娜﹂這個名字在每一記馬蹄聲和西瓦諾謝的每一下心跳中迴響。

在遇到西瓦諾謝幾天後，商旅車隊抵達了一座港口城鎮。兩個女人趁丈夫們還在搭設營帳時去逛市場，結果，她們在那裡被另一個精靈攔住了。他遊蕩在貨攤前，跟所有新來的人搭話。

就像其中一位商人妻子聲稱的，這精靈是個盛氣凌人的傢伙。他跟她們說話的態度，正如人們說的那樣，﹁把我們當成什麼狗食盤裡掉出來的東西﹂。

不過，她們依然很樂意收下精靈的錢，並且，把一切他想要知道的東西都告訴他。

是的，她們在路上遇見了一個穿得像個體面紳士的年輕精靈。一位彬彬有禮、說話得體的年輕人。而不像有些人。說這句話時，商人的妻子還饒富深意地望了對方一眼。她不記得他有說過要到哪裡去，但她的確記得他們曾談到過聖克仙。是的，她推測他有可能去聖克仙，但從她瞭解的消息來看，他也可能是去月亮那裡。

那個板著臉、態度冷淡的年長精靈付了錢，隨後便離開她們，順著西瓦諾謝走過的同一條路而去。

兩個妻子馬上就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

﹁那個年輕人是他的兒子，他逃家了。﹂說著，第一個妻子睿智地點點頭。

﹁我可不怪他，﹂另一個妻子惱怒地望著精靈的背影說。﹁如果有個一整天繃著張臉的爸爸，我也會逃家。﹂

﹁我希望他會迷路，﹂第一個說。﹁誰叫他一張臭臉。﹂

﹁親愛的，妳喜歡怎麼想就怎麼想吧！﹂她的朋友邊說邊伸長脖子，想看看她們到底收了多少銀幣。﹁我們不該去管這些外地人的事。﹂

於是，她們手拉手，直奔最近的酒館花精靈的錢去了。

︻註︼

１　屠龍叉︵dragonlunch︶，應該是模仿屠龍槍︵dragonlance︶所取的名字。

## ２︱７信仰之囚徒

米娜的軍隊繼續前進，無情冷酷地直奔聖克仙而去。他們一路上沒有遇到任何抵抗。米娜並未與她的軍團同行，而是先他們一步進入城鎮和鄉村裡去施展奇蹟、宣揚唯一真神的言論，並逮捕所有的坎德人。許多人對最後一個行動大惑不解。大多數人推斷她準備殺掉坎德人︵但並沒有幾個人為此感到遺憾︶，但她只是逐一向他們所有人問話，詢問一個自稱為泰索何夫‧柏伏特的坎德人的下落。

許多泰索何夫主動向她自首，但沒有一個是她要找的泰索何夫‧柏伏特。當他們都被問過話後，米娜就放坎德人離開，並且承諾他們，如果誰發現這個泰索何夫‧柏伏特的話，將獲得重賞。

每一天都有大批坎德人來到軍營裡。他們隨身帶來各式各樣的泰索何夫‧柏伏特，指望能領得獎賞。這些泰索何夫不光是坎德人，還包括狗、豬、驢、山羊，甚至還有個被灌得醉醺醺、正大發脾氣的矮人。他全身五花大綁，被十個坎德人拖進營帳。他們宣稱他就是那個泰索何夫‧柏伏特，並指控他企圖靠一臉假鬍子騙人。

和西瓦那斯提的精靈們一樣，索蘭尼亞、索特，以及埃思特維德的人類和坎德人也被米娜迷住了。他們在她來時還狐疑滿腹，當她離開時卻帶著祈禱和歌聲跟在她身後。一座城堡接一座城堡，一個市鎮接一個市鎮，他們沒有向米娜的武力屈服，卻全都在她的魅力下陷落了。

傑拉德在很久之前就放棄了索蘭尼亞騎士有可能發動進攻的希望，他猜測塔斯佳爵士準備集中力量防守聖克仙，而不是試圖沿路阻截米娜。傑拉德可以告訴他們，這是在浪費他們自己的時間。米娜軍隊的數量日益龐大，因為有愈來愈多男人和女人聚集到她旗下，加入對唯一真神的信仰中。她的軍官們讓軍隊快速行軍，而士兵們也必須從黎明一直走到夜幕降臨為止。儘管如此，士氣仍舊十分高漲。這次行軍給人的感覺更像是一場結婚儀式，人們好像是匆忙地趕去參加歡樂的慶典，而不是衝向戰場、屠殺和死亡。

傑拉德還是不常看到奧蒂拉的身影。她走在米娜的隨員中，經常遠離大隊人馬。傑拉德不確定她到底是出於自願還是被迫的，因為她小心翼翼地避免與他做任何接觸。他知道這是為了他的安全著想，但他找不到人可以說話，他覺得寧願冒險也要把自己的想法與某個能夠明白它的人分享，儘管這些念頭全都充滿了陰暗和悲觀。

有一天，傑拉德的沉思被牛頭人加爾達給打斷。牛頭人發現傑拉德跟在隊伍後面，便簡短地命令他去隊伍前頭和其他騎士在一起。傑拉德除了乖乖聽命外毫無選擇，於是在這次行軍剩下的時間裡，他就只好老老實實地待在牛頭人警戒的目光下。

為什麼加爾達還不殺了他，這對傑拉德來說始終是個謎。但加爾達自己也是個謎。傑拉德覺得加爾達的小圓眼睛總是在盯著他看，但眼神裡並沒有太多敵意，反而更多的是好奇。

傑拉德總是一個人，對他的﹁同袍們﹂想要和他交朋友的嘗試，一概予以拒絕。他無法與黑暗騎士分享他們的歡樂情緒，也不能參與他們諸如要割斷多少索蘭尼亞人的喉嚨，或者要把多少索蘭尼亞人的腦袋插到槍尖上之類的討論中。

由於他老是板著臉不說話，顯得與周圍的人格格不入，因此傑拉德很快便獲得了陰沉而不善交際的惡名，他的﹁同伴﹂騎士們一點也不喜歡他。他不在乎。他樂得可以一個人不被打擾。

或者，也許不總是一個人。每當他沉溺在自己的胡思亂想中時，如果猛一抬頭，經常會發現加爾達徘徊在他左右。

幾個星期過去，大軍穿過埃思特維德，從索特北部蜿蜒而過，經索提爾隘口進入卡基斯山脈，然後再向南開往聖克仙。當他們離開人煙稠密的地區後，米娜便回到軍隊中，與加爾達一起伴隨前衛部隊行動。現在，牛頭人對傑拉德的關注比不上對米娜的關注了，這讓傑拉德大大鬆了口氣。

奧蒂拉也回來了，但她卻走在隊伍最後方，坐在那輛裝載琥珀棺材的大車上。傑拉德本想找個辦法與她交談，但是，有一次當他故意落到隊伍後方、企圖不被別人發現時，加爾達仍舊把他找了出來，並命令他回到隊伍前面的位置上去。

某天，山脊出現在地平線上。他們第一眼先看到一塊深藍色的煙霧，傑拉德以為是一團深藍色的暴雨雲。但是，當軍隊走近後，他能看到山峰上冒出一柱柱煙雲。

他正在眺望被稱為末日之王的活火山群，聖克仙的拱衛者。

﹁不會太久了。﹂他心想。他為現在正嚴守聖克仙的騎士們感到心痛。他們一定很有把握地確信自己防禦得了。他們已經守了一年以上，為什麼他們要認為這次會失守呢？

他納悶他們是否曾聽說有關一支可怕的死靈大軍攻下索蘭薩斯的流言。即使他們聽說過，那又會不會相信自己聽到的消息呢？傑拉德感到懷疑。他自己也不相信這種故事。即使現在回想起來，他也不確定自己會相信它。那場戰鬥的全部經過就跟發燒時做的噩夢一樣，有種不真實的感覺。死靈軍隊是否也和米娜一起去聖克仙了？有時傑拉德想要看它們一眼，然而，即使死靈真的和他們在一起，這些兇惡的盟友也在靜悄悄地行軍，誰也沒辦法看見。

米娜的軍隊進入卡基斯山脈的山腳下，開始攀越末日之王。在一個山谷裡，米娜下令停止行軍，告訴他們在這裡停上幾天。她說，她有個地方要去，當她不在的時候，軍隊要做好穿過山嶺的準備。每個人都奉命將盔甲和武器保養妥當，準備戰鬥。鐵匠搭起他的爐子，他和他的助手整天忙著修理和打造。狩獵隊被派出去獵取新鮮肉食。

他們剛剛紮了一天營就抓住那個精靈犯人。

他被三名負責巡邏大軍側翼、捕捉敵人蹤跡的士兵帶進軍營裡。

此時，傑拉德正在鐵匠爐旁望著別人修理他的劍。他有股怪怪的感覺，因為那位辛苦幫他修劍的敵人很可能馬上就要喋血在同一把劍上。他已經下定決心，趁米娜離開的機會勸說奧蒂拉跟他一起溜走。如果她不肯，他會獨自一人設法潛回聖克仙，告訴他們敵軍兵臨城下的消息。他自己也不知道該如何辦到這件事，因為他得避開加爾達。而且，一旦到了聖克仙城外，他還得從團團包圍城市的大批敵軍中溜過去。不過他心想，所有這些事都可以隨後再想辦法。

正當他等得不耐煩而又被他自己的陰暗思緒搞得頭暈腦脹時，忽然聽到外面傳來一陣喧嘩，便走過去想看看出了什麼事。

那個精靈騎在一匹脾氣和個性都與烈火無異的紅馬上。沒有人能靠近牠。精靈自己坐在馬鞍上也顯得相當不安，他伸出手想撫慰那頭牲畜，結果紅馬左右甩動腦袋，朝他咬去。精靈把手縮了回來，不敢再去摸牠。

精靈身邊圍了一群人。顯然地，有些人認識他，因為他們開始譏笑他，嘲弄般地跪在他面前，雙手向﹁西瓦那斯提國王﹂敬禮，嘴裡卻發出粗啞的嗤笑。傑拉德好奇地望著精靈。他一身華麗的衣服與國王身分倒滿相配，不過他那件上好的羊毛斗篷上已經沾滿旅途帶來的塵土，他的絲綢褲子也已經破了，他的繡金馬甲顯得很老舊，磨損得很嚴重。精靈對那些嘲笑他的人毫不在意。他搜索軍營就是為了尋找某個人，那匹馬也一樣。

當米娜走到他們中間時，人群一如既往地分開來。她一出現，馬兒和騎者的目光都著迷似地盯在她身上。

馬兒嘶鳴著搖了搖頭。米娜來到狐火面前，把頭靠在牠的頭上，用手輕輕撫摸牠的鼻子。牠在她肩上垂下頭，閉上眼睛。牠的旅程結束了，牠的職責已經完成，牠到家了，心滿意足。米娜輕輕拍打著馬，抬頭望向精靈。

﹁米娜。﹂當她的名字從那個年輕人的嘴裡說出來時，這個名字已經被他心中的鮮血染紅了。他從馬背上滑下，站在她身旁。﹁米娜，妳召喚我來。我就在這裡。﹂

聽到精靈的語氣裡帶有如此深重的痛苦和愛戀，傑拉德不禁為這個年輕人感到尷尬。他的愛不會被感受到，也不會有任何回報，這很顯而易見。米娜對精靈毫不在意，相反地卻繼續把她的感情揮霍在馬身上。她對這個年輕人的無動於衷並不能躲過人們的目光。米娜的騎士們咧開嘴笑起來，各種粗俗的俏皮話不絕於耳。有個人甚至放聲大笑，但他的笑聲在米娜用琥珀色眼睛盯住他的那一刻便驟然停止。他低下頭，面紅耳赤地悄悄走開。

最後，米娜終於留意到精靈的存在。﹁歡迎你，陛下。為了你的到來，一切都已安置妥當。在我的帳篷旁邊也為你準備了一頂帳篷。你來得正好，我們馬上就要前往聖克仙，以唯一真神的名義奪取那座神聖的城市。你將見證我們的勝利。﹂

﹁妳不能去聖克仙，米娜！﹂精靈說。﹁太危險了︱︱﹂他支吾著停了下來。他環視著周圍披掛黑甲的人類，似乎才明白他剛剛闖入一座敵營中。

米娜看出他的不安，也明白原因所在。她朝周圍的人群投去一道嚴厲的目光，壓下他們的玩笑，平息肆無忌憚的笑聲。

﹁通告全軍，西瓦那斯提精靈的國王是我的客人。你們待他要像待我一樣尊敬。我要你們每個人為他的安全和健康負責。﹂

米娜的目光在軍營裡搜索著什麼，然後，讓傑拉德十分困窘的是，居然在他身上停了下來。

﹁傑拉德爵士，過來。﹂米娜命令。

傑拉德知道軍營裡的每個男人和女人都在盯著他看。他感覺臉上一陣火熱，而同時，卻有一股冰冷的不安掐住他的喉嚨。他一點也不清楚為什麼會挑中他。不過，他除了服從之外，也別無選擇。

他敬過禮後，便不發一語地站在那裡等待著。

﹁傑拉德爵士，﹂米娜嚴肅地說。﹁我指派你擔任精靈國王的侍衛。你的職責是照顧他、讓他感到舒適。我挑選你是因為，你有和精靈打交道的豐富經驗。我記得你在投奔我們之前曾經在奎靈那斯提服役過。﹂

傑拉德張口結舌。他的驚訝無法用語言來形容，而這份驚訝主要又源於米娜身上那股該詛咒的聰明。他是她不共戴天的敵人，一個派來監視她的索蘭尼亞騎士。她對此一清二楚。而正因為他是個索蘭尼亞騎士，他也就成了她在全軍中唯一可以託付精靈國王性命的對象。派一名囚徒去看守另一名囚徒。這真是獨一無二的想法，然而它在傑拉德身上卻很管用。

﹁傑拉德爵士，我很抱歉，但我擔心這項職責將讓你無法參與聖克仙之戰。﹂米娜繼續說道。﹁將陛下暴露在危險之中毫無意義，因此你將和他留在後方‧與補給車隊在一起。不過，有其他戰鬥在等著你，傑拉德爵士。我對此確信無疑。﹂

傑拉德除了再次敬禮外，也無計可施。米娜轉身走開了。精靈站在那裡，看著她的背影，蒼白的臉上滿是淒楚。軍隊中的許多人還在盯著他看，現在米娜已經離開了，他們便重新開始在精靈身上逞口舌之快。有些話淫猥到簡直令人作嘔。

﹁來吧！﹂傑拉德說。他發現如果沒人催促的話，精靈就不會挪動一步，便上前抓住他的手臂，硬把他拉走了。傑拉德拖著精靈穿過營區，朝米娜設立營帳的地方走去。當然，不遠處早已架起另一座帳篷。那座帳篷裡空無一人，就等這位奇怪的客人到來。

﹁你叫什麼名字？﹂傑拉德沒好氣地問。被放逐到精靈身邊讓他極為不爽，這傢伙只會讓他的日子更難熬。

一開始精靈沒聽見。他還在四處張望，想找米娜。

傑拉德又問了一遍，這次拉高了嗓門。

﹁我叫西瓦諾謝。﹂精靈回答。他的通用語說得很流利，不過口音很重，因此想聽懂他的話也不容易。精靈緊緊盯著傑拉德。自從傑拉德被派來照顧他之後，這是他頭一次這麼做。

﹁我不認識你。你沒有和她一起在西瓦那斯提待過，對不對？﹂

沒必要特別指明他究竟在說哪個﹁她﹂。傑拉德很清楚，對這個年輕人來說，世界上只有一個﹁她﹂。

﹁不。﹂傑拉德簡短地回答。﹁我沒有。﹂

﹁她現在去哪裡了？她在做什麼？﹂西瓦諾謝說著又開始四處張望。﹁她什麼時候會回來？﹂

米娜與她的衛隊住的帳篷與主營區分開。營區裡的嘈雜聲在他們身後漸漸淡去。鬧劇結束了，騎士和士兵們紛紛回去繼續自己的備戰事宜。

﹁你真的是西瓦那斯提精靈的國王？﹂傑拉德問。

﹁是的。﹂西瓦諾謝的心思都在搜尋米娜上，因此只是漫不經心地回答了一句。﹁我是。﹂

﹁那你該死的跑到這裡來做什麼？﹂傑拉德生硬地質問。

在那一刻，西瓦諾謝看到了米娜。她在很遠的地方，正騎著狐火穿越山谷。他們兩個獨來獨往，自得其樂，狂野奔放地與山風競速。傑拉德看到年輕人眼裡的痛苦，就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

﹁你說什麼？﹂西瓦諾謝說完，嘆了口氣，轉過身來。米娜已經走出他的視線之外。﹁我沒聽見你的話。﹂

﹁陛下，你不在的時候誰來統治你的人民呢？﹂傑拉德指控般地問道。他想起另一位精靈王，吉爾薩斯，做出那麼多犧性，只為拯救他的人民，而不是從他們身邊逃走。

﹁我母親。﹂西瓦諾謝說著，聳了聳肩。﹁反正這也是她長久以來的願望。﹂

﹁是你母親在統治，﹂傑拉德懷疑地說。﹁還是奈拉卡黑暗騎士？我聽說他們接管了西瓦那斯提。﹂

﹁我母親會與他們戰鬥，﹂西瓦諾謝說。﹁她喜歡戰鬥。她一直都喜歡。打仗和危險，她活著就是為了這些。我恨它。我們的人民在死去，在受苦。為她死。總是為她死。她喝他們的血，以此來維持她的美麗。但它卻毒害我﹂

傑拉德迷惑不解地望著他。精靈說的是通用語，但傑拉德根本不明白他在說些什麼。本來他想問個清楚，但就在這時，奧蒂拉從鄰近米娜帳篷的另一座帳篷裡鑽了出來。看到傑拉德，她停了一下，臉上飛起紅暈，然後迅速轉身走開。

﹁我去給你弄點熱水，陛下。﹂說話時傑拉德的目光也沒離開她。﹁你大概想休息一下，洗去一路上的風塵。我還會去拿點食物給你。看起來你需要吃點東西。﹂

這倒是實話。精靈們雖然總是體形削瘦，但這個年輕精靈看起來極為憔悴。顯然他指望拿愛情當食物過活。傑拉德的怒火漸漸消退了。他開始為這個年輕人感到難過，因為他和他們之中的任何人一樣，也是囚徒。

﹁悉隨尊便。﹂西瓦諾謝漠不關心地說。﹁你覺得米娜什麼時候會回來？﹂

﹁很快，陛下，﹂說著，傑拉德幾乎把他硬推進帳篷裡。﹁很快。你應該好好休息。﹂

擺脫了，或者說，至少暫時擺脫他的責任後，傑拉德便急忙去追奧蒂拉。她正在軍營中走著。

﹁妳一直在躲著我。﹂他來到她身邊，壓低聲音說。

﹁為了你好。﹂她邊走邊說。﹁你應該離開這裡，去給聖克仙城中的騎士們通報消息。﹂

﹁我本來計劃如此。﹂說著，他豎起大拇指朝背後比了比。﹁現在我手上多了個鬼迷心竅的精靈國王。我已經被派去擔任他的侍衛。﹂

奧蒂拉停下來，盯著他看。﹁真的？﹂

﹁真的。﹂

﹁米娜的主意？﹂

﹁還會有誰呢？﹂

﹁真聰明。﹂奧蒂拉評論道。說著，她又邁開腳步。

﹁這也是我的看法。﹂傑拉德說。﹁妳不會正好知道她準備拿他怎麼辦吧？我無法想像她會是個羅曼蒂克的人。﹂

﹁當然不是，﹂奧蒂拉說。﹁她把他的一切事情都告訴我了。也許當時他還不自知，但實際上，他能成為一位強勢而富有感召力的精靈首領，他有這種潛質。米娜看到了這個威脅，便著手破壞它。我對精靈政治所知不多，但我估計，除了他以外，西瓦那斯提大概不會樂意追隨其他人。﹂

﹁那她為什麼不乾脆殺了他？﹂傑拉德問。﹁死亡也要比她現在對他做的事來得仁慈。﹂

﹁他一死，就成了英雄，就給了他的人民一個戰鬥的理由。而現在，他們什麼也不做，只是乾坐著，玩弄自己的手指，期盼他快點回來。加爾達在盯著我們。﹂她突然說。﹁我們不該走在一起。﹂

﹁妳要去哪裡？﹂

她沒有看他。﹁我的任務是把飯菜帶到兩個法師那裡，強迫他們吃下去。﹂

﹁奧蒂拉，﹂傑拉德一把將她拉住。﹁妳還相信這個唯一真神的力量，對吧？﹂

﹁是的。﹂說著，她迅速朝他投去一道挑戰似的目光。

﹁即使在妳知道它是一股邪惡力量之後？﹂

﹁一股治癒病人，並把和平與舒適帶給成百上千人的邪惡力量。﹂奧蒂拉回敬道。

﹁以及把死人復活成這副可怕模樣的力量！﹂

﹁這件事只有一位神才能做到。﹂奧蒂拉毫不退縮地面對他。﹁傑拉德，我相信這位神。另外，不光是我，你也是。這才是你留在這裡的真正原因。﹂

傑拉德想找什麼理由辯解，但他發現，自己做不到。難道這是他心裡的聲音一直試圖說給他聽的話嗎？他到底是出於自願留在這裡，還是他也是另一名信仰的囚徒？

奧蒂拉看到他無言以對，便轉身離去了。

傑拉德默默站在原地，心神不定地望著她走過喧嚷嘈雜的軍營。

## ２︱８黑玫瑰騎士

這次旅程很短暫。泰斯還沒來得及厭煩在空中翻滾的感覺，就發現自己突然挺直了身子，兩隻腳穩穩的站在地上。時光又一次停滯了。

他如釋重負地吁了口氣，環顧四周。

樹籬迷宮不在了。謎琢也不在了。泰斯孤零零地站在一座曾經很美麗的玫瑰園中。這座花園再也不美麗了，因為這裡的所有東西都已經死去。曾經無比紅艷的玫瑰，如今卻乾枯得和憂傷一樣暗淡。枯萎的花朵垂在已然乾枯的棕色花莖上。已經枯死了數年之久的葉片堆積在一堵坍塌的石牆腳下，除了嚴冬外，不知有它。一條碎石板鋪成的小路從死去的花園中通到一幢宅第內。房子的牆壁早被已熄滅的烈焰熏得焦黑，周圍是高大的柏樹，它們的巨臂遮天蔽日，擋住任何一縷陽光。因此，當黑夜降臨時，它只會讓白天的陰影顯得更加深沉。

泰索何夫心想，他這輩子還沒見過任何一個地方能讓他感到如此難以名狀的悲傷。

﹁你在這裡做什麼？﹂

一個陰影降臨到坎德人身上。一個聲音在說話，一個可怕而陰冷的聲音。一位身披古代甲胄的騎士矗立在他面前。騎士已經死了，已經死去好多個世紀。甲胄內的屍身在很久以前就已腐爛殆盡。現在，甲胄就是身體，就是骨肉，就是肌腱。歲月使它黯然失色，給它蒙上黑衣；戰火將它烤焦；它手下亡魂留下的斑斑血漬也沾染其上。在一片永恆的黑暗中，只有一對赤紅的眼睛透過頭盔上的窺縫能為人所見。那對紅眼睛發出烈火般的目光，閃耀在泰索何夫身上。它們令人痛楚，坎德人不由得向後退去。

泰索何夫盯著眼前的幻象，一股最不愉快的感覺偷偷爬到他身上。這是股他早已忘記的感覺，因為它太可怕，所以他不願記住它。苦澀的滋味填滿他的嘴巴，咬噬著他的舌頭。他的心在胸腔裡亂撞，似乎想跳出來溜走，卻做不到。他的胃縮成一團，也想找個躲起來。

他竭力想回答這個問題，但那些話就是不肯從他嘴裡出來。他認識這個騎士。身為一個死靈騎士，索思爵士曾教會坎德人恐懼，這是一種泰索何夫很不喜歡的感覺。一個念頭湧入他的腦海，也許索思爵士不記得他了。如果真是那樣，對泰斯來說倒是件好事，因為他們兩個的上一次會面根本不算友好。可是，緊隨而來的那句話卻像冬日裡凜冽的寒風般咬噬在坎德人心頭，把這個想像颳得無影無蹤。

﹁我不喜歡說重複的話。你在這裡做什麼？﹂

在他漫長的一生裡，泰斯被問過好多遍這個問題，但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話中帶著某種含意。大多數時候，這個問題是﹁你在﹃這裡﹄做什麼？﹂，說這句話的口吻就是在暗示，如果他肯換個地方做他在這裡做的事，那麼問問題的人將會很開心。有些時候，這個問題是﹁你在這裡﹃做什麼﹄？﹂這句話才是真的要他立即停止做那件事。然而，索思爵士卻把重點放在﹁你﹂上面，把它變成了﹁﹃你﹄在這裡做什麼？﹂，也就是說，這句話是針對泰索何夫，也意味著他認出了坎德人。

泰索何夫幾次嘗試想要回答，卻都失敗了，因為從他嘴巴裡冒出來的只有不成句的咕嚕聲。

﹁我問了你兩次，﹂死靈騎士說。﹁雖然我在這個世界有無窮無盡的時間，但我耐心並非如此。﹂

﹁我試著要回答，閣下。﹂泰斯謙恭地回應道，﹁但你讓這些話全都擠在我肚子裡出不去了。我知道這麼做很不禮貌，但我要先問你一個問題，然後我才能回答你。當你說﹃這裡﹄的時候，你究竟要表達什麼意思？﹂他用袖子抹去額頭上的汗珠，試著想把目光移到除了那對紅眼睛外的任何地方去。﹁我到過很多個﹃這裡﹄，所以我有點弄糊塗了，搞不清楚你所謂的﹃這裡﹄到底是哪裡。﹂

索思的紅眼睛將目光從泰斯身上移到時光旅行裝置上，坎德人正把它握在僵硬的手指裡。泰斯隨著死靈騎士的目光看去。

﹁喔，呃，這個，﹂泰斯說著吞了口口水。﹁很漂亮，對嗎？我是在我的︱︱呃︱︱上次旅行中撿到它的。有人掉了它，我準備還給那個人。它被我找到是不是很好運？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把它收起來了︱︱﹂他試著想打開一個包包，但他的手不肯停止抖動。

﹁別急，﹂索思說。﹁我不會把它拿走的。我不怎麼想要一個會把我沿著時間帶回過去的東西。除非︱︱﹂他停下來，紅眼睛上漸漸泛起陰影。﹁除非它能帶我回到可以將我做的事一筆勾銷的時空去。那樣的話，也許它能派上點用場。﹂

泰斯很清楚，如果索思爵士真想拿走它的話，他也沒辦法阻止。但他可不想那麼輕易就讓索思拿走它。泰索何夫心裡鼓起勇氣，是真正的勇氣，而不僅是沒有恐懼而已。他伸手去摸繫在腰間的匕首，殺兔刀。他不知道這把小小的匕首對一個死靈騎士能有什麼作用，但泰斯是位長槍英雄。他一定得試試。

還好，他的勇氣無需受到考驗。

﹁但那又能有什麼用呢？﹂索思爵士說。﹁如果我從頭再來一遍，結果也會是一樣的。我會做出同樣的決定，犯下同樣駭人聽聞的惡行。因為我就是那種人。﹂

紅眼睛裡光芒閃爍。﹁如果我能回去，知道我現在知道的事情，也許我的決定會有所不同。但我們的靈魂永遠沒辦法回到過去。它們只能向前。而我們之中的一些人甚至還不被允許這麼做。直到我們學會生命，以及死亡教給我們的那些刻骨銘心的教訓。﹂

它的聲音本來就夠冷的了，現在變得愈加陰冷，因此泰索何夫不再出汗，反而開始顫抖。

﹁現在，我們再也沒有機會那麼做了。﹂

紅眼睛又閃耀起來。﹁我來回答你的問題，坎德人，你在第五紀元，也就是所謂的﹃凡人之年代﹄。﹂戴著頭盔的腦袋動了一下。它舉起手，穿在身上的殘破斗篷也隨著它的動作而輕輕搖擺。﹁你站在我的花園裡，這裡曾經是我的居所，如今是我的牢獄。﹂

﹁你會殺了我嗎？﹂泰斯問。他這麼問倒不是覺得受到什麼威脅，而是覺得死靈騎士會預料到他會這麼問。一個人要想威脅你，就得先注意你，而泰斯本能地感到，這位死靈爵士對他的興趣還不如對那些枯萎的莖葉和乾癟的玫瑰花瓣來得多。

﹁坎德人，我為什麼要殺你？﹂索思問。﹁我為什麼要花那份力氣？﹂

泰斯在這個問題上費了好一番思量。真的，他想不出索思有什麼理由要殺他。除了一個原因。

﹁閣下，你是個死靈騎士，﹂泰斯說。﹁難道殺人不是你的工作嗎？﹂

﹁死亡不是我的工作，﹂索思用單調的語氣回答道。﹁是我的娛樂，也是我的折磨。我的身軀已死，但靈魂仍舊活著。當被折磨的人感到熾熱的烙鐵灼燒他的皮肉時，他必須在痛楚中苦熬時光。我也一樣。我每天都在受苦，我的狂怒、羞恥和罪孽天天灼燒著我的靈魂。我曾經企圖終結它，我企圖用血海淹沒痛苦，用野心緩解痛苦。我被承諾，這份痛苦將會終結。我被承諾，只要幫助我的女神達到祂的目的，我也會得到自己的獎賞。我的痛苦即將終結，靈魂將獲得解脫。但這些諾言並沒有兌現。﹂

紅眼睛裡發出灼灼的目光，照射在泰索何夫身上，然後不停地游移在枯萎發黑的玫瑰花上。

﹁曾幾何時，我出於野心而殺戮，也為了快感，為了怨恨而殺戳。再也不會了。現在，那些東西對我沒有任何意義。它們之中沒有一個能淹沒痛苦。﹂

﹁除此之外，﹂索思突兀地補充道。﹁就拿你來說，我為什麼要費勁殺死你？你已經死了。你死在第四紀元，死在第四紀元的最後一秒鐘裡。因此我才問你，為什麼會在這裡？你怎麼找到這個地方的？要知道連諸神也無法看見它的藏匿之所。﹂

﹁所以我是死了。﹂泰斯輕嘆一聲，自言自語地說。﹁我猜這樣就解決了問題。﹂

自己和索思爵士竟有某些共同之處，這真是很奇怪。泰斯正在思索這個問題，忽然有個聲音，一個活生生的聲音，呼喚道。﹁大人！索思爵士！我希望能與你會面！﹂

一隻手堵住了坎德人的嘴巴，另一隻強而有力的手抱住他的身體，於是他突然被柔軟的黑色長袍包裹在衣褶裡，就好像改變了形態的黑夜降臨到他頭上一樣。他什麼也看不見。他不能說話，只能勉強呼吸，因為那隻手正好蒙在他的口鼻之上。說來奇怪，他能聞到的所有味道是玫瑰花香。

泰斯本來會強烈抗議這種粗魯的行為，但他認出那個呼喚索思爵士的活人聲音，這下子他突然很高興有隻陌生的手能幫他保持安靜，因為，即使他有時候真的非常想安靜，但話語還是喜歡趕在他阻止前就從他的喉嚨裡冒出來。

索思爵士沒有立即應答。它也認出呼喚它的人，儘管它以前從未與她會面過，也沒看見過她。它認識她，是因為他們被同一條鎖鍊綁在一起，服侍同一個主人。它知道她為何而來，也知道她準備要求它做什麼。然而，它不知道自己會做出什麼回答。實際上，它知道自己心裡想做出何種回答，但它依舊懷疑自己能否有這份勇氣把它說出來。

勇氣。它苦澀地一笑。曾幾何時，他幻想自己無所畏懼。漸漸地，他意識到他害怕一切東西。他曾經活在恐懼裡，恐懼失敗，恐懼軟弱，恐懼人們在真正瞭解他後會唾棄他。最重要的，他害怕當她發現她所敬慕的男人並非什麼道德和勇氣上的楷模，而只是個普通人時，她也會唾棄他。

諸神曾經賜予他有可能阻止大災變發生的知識。他飛騎趕往伊斯塔，卻在半路遇見了一群精靈女子，誤入歧途的教皇追隨者。她們向他散佈了有關他妻子的謊言，告訴他，妻子對他不忠，她懷的孩子並非他的骨肉。恐懼讓他輕信了她們的故事，於是他從那條也許是他的救贖之路上折了回來。恐懼堵住他的耳朵，讓他聽不見妻子聲稱自己無辜的辯訴。恐懼讓他謀殺了他心裡真正愛戀的東西。

它站在那裡，思索著，正如它曾經注定要回憶上許多、許多遍那樣，往事又全部泛上它的心頭。

他又一次站在花園裡，四周都是她用自己雙手精心照料的玫瑰花，因為她不願把它們託付給他雇來的園丁。他關切地望著她的手，看到她的細嫩皮膚被劃破裂傷，沾上點點血跡。

﹁值得嗎？﹂他問她。﹁這些玫瑰讓妳如此痛苦。﹂

﹁痛苦只會持續片刻，﹂她告訴他。﹁而它們的美麗卻能帶來持續的愉悅。﹂

﹁然而，當冬天吹起寒風時，它們會枯萎，會死去。﹂

﹁但我已經有了對它們的記憶，親愛的，它能帶給我愉悅的感覺。﹂

沒有愉悅，它心想。只有痛苦。對她一顰一笑的回憶。對她眼睛裡流露出悲傷的回憶，生命從它們裡面漸漸逝去，而竟是我親手將它奪走。還有，就是對她的詛咒的回憶。

抑或它不是詛咒？我那時以為它是，但我現在已經感到懷疑。也許，實際上這是她對我的祝福。

它離開死去的玫瑰花園，走進矗立了好幾個世紀的宅第中。這是一座獻給死亡和恐懼的紀念碑。它坐在佈滿歲月塵埃的椅子上，它自己沒有血肉的形體從來不曾如此打擾過這些塵埃。它坐在那張椅子上，就像它曾經一小時一小時一小時做過的那樣，凝視著地板上的血漬。

她就倒在那裡。

她就死在那裡。

它注定要經年累月地傾聽那些精靈女人的幽靈吟唱它的過錯。她們是它的災難之源，她們受到詛咒，要過著一種不是生活的生活，存在於懊悔和折磨中。自從第五紀元開始後，它就未曾再聽過她們的聲音。到底有多少年了，它自己也不知道，因為時間對它來說毫無意義。這些聲音是第四紀元的一部份，而它們也與第四紀元留在一起。

被寬恕了，終於被寬恕了。被允許可以離去。

它也想追尋寬恕，但總不可得。就像它的神后所預料到的那樣，它對此忿忿不平。它的怒火讓它身陷羅網。因此塔克西絲才能將它困在圈套裡，緊緊地羈鎖住它，把它帶到這裡來，繼續它淒慘的存在，等待祂的召喚。

召喚來了。終於來了。

活人的腳步聲把它從自己的陰暗沉思中拉了出來。它抬起頭，望向黑暗陛下的代表，結果看到一名身披甲胄的孩子，至少它一開始是這麼想的。隨後，它發現自己把一個快要成年的少女誤當成了孩子。它想起奇蒂拉，她是僅有的一個人，至少在短暫的時間中，能夠稍微減輕它的痛苦。奇蒂拉從來不知道畏懼為何物，除了有一次，在她生命將要終結時，她抬起頭，看到它過來想把她帶走。也就在那一刻，當它望見她充滿驚恐的眼睛時，它終於瞭解了自己。至少，她已經給了它這麼多。

現在，奇蒂拉也不在了，她的靈魂已經前往它要去的地方。這是不是另一個派來誘惑它的奇蒂拉？

不，當它望向面前女孩那對琥珀色的眼睛時，它便恍然大悟。這不是奇蒂拉。奇蒂拉的所作所為都是出於她自己的理由，除了自己，她不會侍奉任何人。而面前這個女孩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榮耀︱︱神的榮耀。奇蒂拉才不會自願犧牲任何東西來達到目的。但眼前這個女孩已經犧牲了一切，掏空了自己，讓自己淪落為一個需要被神填充的容器。

索思看到成千上萬個細小的身影被牢牢地禁錮在琥珀色的雙眼中。它感覺溫潤的琥珀慢慢滑到它身上，想要把它也攫取進去，禁錮起來，就跟另一隻小蟲一樣。

它搖了搖戴著頭盔的腦袋。﹁別白費工夫了。﹂它告訴女孩。﹁我知道得太多了。我知道真相。﹂

﹁真相是什麼？﹂米娜問。琥珀色眼睛又在試圖抓著它。這個女孩兒，她不是個輕言放棄的人。

﹁那就是，妳的女主人會利用妳，然後拋棄妳。﹂索思說。﹁祂會背叛妳，正如祂背叛了所有曾經為祂賣命的人。妳知道，我很久以前就認識祂了。﹂

它感覺它的神后怒意漸起，但它選擇不予理會。現在不行了，它告訴祂。現在，禰再也不能用那個來對付我了。

米娜沒有生氣。她看起來為它的回答感到傷心。﹁祂費了多大的努力才把你一起帶著，你怎麼能這樣說祂？你是唯一受到如此尊崇的人。其他所有人︱︱﹂她揚揚手，指了指空空蕩蕩、已經沒有鬼魂的廳堂，或者說，在她看來應該如此。但對它來說，這座廳堂裡卻異常擁擠。﹁所有其他人都被放逐到遺忘中去了。唯有你，被授予存留在這個世界上的特權。﹂

﹁是遺忘嗎？我曾經相信過。我曾經害怕黑暗，因此祂才能對我加以控制。現在我明白了。死亡不是遺忘。死亡給予靈魂自由，讓它們能繼續前行。﹂

米娜笑了，憐憫它的無知。﹁你才是受到欺騙的人。死靈哪裡也去不了。它們消失在迷霧中，在那裡朽爛，被人遺忘。現在唯一真神把死靈攬入懷中，給予它留在世界上的機會，讓它們能繼續為世界效力。﹂

﹁妳是指為神效力吧！﹂索思說。它在椅子上挪了挪身體，那東西讓它覺得很不舒服。﹁我們這樣說吧！我很感激這個神賜給我留在世界上的特權。由於我很久以前就瞭解這個神了，所以我知道祂會期望我將感激化為某種實在的形式。祂想要我做什麼？﹂

﹁在幾天時間內，生者和死者的大軍將橫掃聖克仙。那座城市將在我的武力下陷落。﹂米娜並沒有誇大其詞，她只是在陳述一個事實而已。﹁在那一刻，唯一真神將施展一項偉大的奇蹟。祂將如長久以來所祈願的那樣進入世界，加入凡人和不朽者的國度中。當祂同時存在於兩個國度後，祂將征服世界，把精靈之類的害蟲從世界上一掃而空，並且建立起自己身為克萊恩統治者的地位。我將被任命為生者軍隊的首領。唯一真神將死者軍隊的統率權給予你。﹂

﹁祂﹃給予﹄我這個？﹂索思問。

﹁給予。是的，當然。﹂米娜說。

﹁那麼，如果我拒絕祂的給予，祂應該不會覺得受到冒犯。﹂索思說。

﹁祂不會。﹂米娜回答。﹁但在祂為你做了所有這些後，祂會因你毫不感恩而深深地悲傷。﹂

﹁禰錯了，吾后。﹂索思朝陰影中呼喚道。它知道祂盤據在那裡，等待著。﹁禰利用我的憤怒來維持對我的桎梏，然後禰把我拖到這裡來，為的是能繼續利用我。但禰把我放在一旁的時間已經太久了。禰把我拋在沉寂中，讓我再次聽到我妻子可愛的聲音。讓我看見我自己，我看見一個被自己的恐懼所吞噬的人。也就在那時，我看清了禰的真面目。﹂

﹁我為禰而戰，塔克西絲女王。我相信禰的理想也是我的理想。沉寂讓我明白，是禰在煽動我的恐懼，是禰在我身邊升起一圈我永遠無法逾越的烈火。吾后，火已經熄滅了。在我身邊，除了灰燼之外，別無他物。﹂

﹁當心，大人。﹂米娜說，她的話音很可怕。﹁如果你拒絕這個提議，你將冒觸怒神靈的危險。﹂

﹁妳看到那個了嗎？﹂

﹁我什麼也沒看到，﹂米娜說著無動於衷地瞟了一眼。﹁除了陰冷的灰色巖石。﹂

﹁我看到一灘血泊。﹂索思爵士說。﹁我看到親愛的妻子躺在她自己的鮮血裡。我看到所有那些死者的鮮血，他們因我而死，因為我的恐懼阻止我接受諸神賜予我的祝福。我被迫盯著那片血污已經很久了，而我憎惡看到它也已經很久了。現在，我跪在它上面，﹂說著，它屈膝跪倒在石頭上。﹁我跪在她的血和所有那些因我心懷恐懼而死去的人流淌的血上面。我乞求她寬恕我對她犯下的罪過。我乞求他們所有人都寬恕我。﹂

﹁不會有寬恕的，﹂米娜嚴厲地說。﹁你受到詛咒。唯一真神將把你的靈魂貶入無休止的黑暗和痛苦中，讓你永世受折磨。這就是你的選擇嗎？﹂

﹁死亡就是我的選擇。﹂索思爵士說。它把手伸到胸甲裡，抽出一朵玫瑰。那朵玫瑰已經死去很久，但它的鮮艷顏色卻沒有褪去。玫瑰與她的嘴唇一般鮮紅，與她的血一般鮮紅。﹁如果死亡會帶來永世的折磨，那我欣然接受它，以作為我應得的懲罰。﹂

索思看到米娜映射在它靈魂中的紅色火焰上。﹁妳的神已經失去對我的控制。我再也不害怕了。﹂

憤怒讓米娜的琥珀色眼睛變得冷酷。她轉過身，丟下它一個人跪在冰冷的石頭上，低著頭，把紅玫瑰的棘刺、乾枯的葉片和已然破碎的花瓣緊緊地捧在雙手中。米娜的腳步聲迴響在宅第的大廳裡，震撼著它跪伏的地板，震憾著焦黑裂開的牆壁，震撼著被熏黑的樑柱。

它感到疼痛，肉體上的疼痛，它訝異地望著自己的手。那受詛咒的甲胄已經不在了。死亡玫瑰的棘刺刺透了它的皮肉，一小滴鮮血閃耀在它的皮膚上，比花瓣更加殷紅。

它頭頂上的屋樑再也撐不住，塌在它身邊。鋸齒狀的木片從粉身碎骨的樑上四處橫飛，刺穿它的血肉。它咬緊牙關忍受劇痛。為了繼續掌控它，黑暗之后做了最後一次絕望的嘗試，歸還它的凡人軀體。

祂永遠也不會知道，在不知不覺中，祂賜予了它一項最後的恩惠。

祂盤據在陰影中，對祂的勝利確信無疑，等待它的恐懼再一次把它推到祂身邊，等待它哭喊自己錯了，等待它匍匐在地，懇求祂的寬恕。

索思爵士把玫瑰湊到唇邊。它親吻了花瓣，然後把它們撒在染紅灰色石頭的血跡上。它摘下了曾經在這麼多空虛歲月中為它充當骨肉的頭盔。它卸下胸甲，把它遠遠拋開，它匡噹一聲砸在牆上。

另一根屋樑被一隻復仇心切的手扔了出來，從天而降，砸在它身上，壓住它的身體，讓它栽倒在地。它的鮮血盡情地流淌，與它愛妻的血混在一起。它沒有叫喊。垂死的痛苦令人難以忍受，但這是一份很快就會終結的痛苦。為了她，也為了她的靈魂由它而生的痛苦，它能夠忍耐。

她不會等待它。很久以前，她就抱著她們的兒子踏上自己的旅途。它要獨自走上追尋她們的道路。迷失，孤獨，追尋。

或許它永遠也找不到她們，找不到她們的靈魂，但它會把永世的時光致力於尋覓上。

在那場尋覓中，它將得到救贖。

米娜走過玫瑰花園。她的臉色鐵青而冷酷，就像是一塊大理石所雕成的那樣。她沒有回頭去看達加堡的毀滅。

泰索何夫從一幕黑暗中偷偷向外張望，看到她的離去。他沒看到她去了哪裡，因為就在那時，他眼前的龐大建築崩塌了，在雷鳴般的轟響中坍塌在地基上。大團塵雲翻滾而起，碎屑在空中四處飛舞。

一塊巨大的巖石砸進玫瑰園中，就落在他站著的地方，但他無比驚訝地發現，自己並沒有被壓在下面。相反地，像蒲公英一樣，他飄浮在死亡和毀滅之風上，然後又升到上面陽光明媚的無雲碧空中，升到那一片純淨的湛藍裡。

## ２︱９攻打聖克仙

聖克仙城已經遭受數月之久的圍攻。黑暗騎士對它使出渾身解數。無數人死在城牆下的陰影中，死在城牆兩側，死得毫無理由，因為圍攻不可能結束。當米娜的軍隊走進他們的視線中時，聖克仙的守軍們哈哈大笑，這麼一點人馬能有什麼用呢？

他們並沒有笑多久。僅僅一天，聖克仙城就落入死靈軍隊的手中。

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擋死靈們的前進。護城河裡填滿了來自末日之王的巖漿，這些緩慢流淌的灼熱液體可以讓活人不敢輕舉妄動，卻無力阻擋死靈。新築成並已加固的防禦工事，曾使衝擊它們的黑暗騎士屢次無功而返，現在卻只能像個紀念碑般徒勞地立在原地。死靈們聚成濃密的灰霧，漫山遍野而來，像潮汐般覆滿整座山谷，翻滾過一座座工事。圍攻者和被圍攻者在可怕的死靈面前一起望風而逃。

米娜的工兵無須撞倒城門或打穿城牆，他們只需等待大門被裡面驚慌失措的守軍打開就可以了。那些從死靈軍隊面前逃開的人很快就加入它們的行列中。米娜的騎士隱藏在鬼魅的迷霧中，毫不留情地砍倒生者。在加爾達的率領下，大軍從各個城門蜂擁衝進聖克仙城內。

米娜在聖克仙周圍的山腳下進行她的戰鬥，盡其所能地平息圍攻軍的驚慌情緒，因為這些人也和敵人一樣怕得要命。她騎馬在他們之中來回奔跑，制止人們潰逃，催促他們回去作戰。

她看起來無所不在，騎在紅馬上迅速馳向需要她的地方。她不顧自身安全，經常把衛兵們拋在後方，任由他們拚命策馬追趕。

傑拉德沒有參加戰鬥。米娜依事先說的那樣把他和他的囚犯，精靈國王，安置在能俯瞰城市的一座山脊上。

傑拉德與精靈，還有另外四個黑暗騎士，一起看守著裝載金月的琥珀棺材和兩個死法師的大車。奧蒂拉與大車同行。和傑拉德一樣，她的目光也一刻沒離開過那場她無法親身參與的戰鬥。傑拉德沮喪不已，卻又無法去助他的騎士同僚們一臂之力，只好待在這個他打從心裡厭惡的安全地點觀戰。米娜被籠罩在一片妖異的灰色光芒中，讓她成了戰場上隨處可見的一個焦點。

﹁那股充斥山谷的奇怪霧氣是什麼？﹂西瓦諾謝騎在馬上疑惑不解地問。

﹁那股怪霧並不是霧，陛下。那是一支由死靈組成的軍隊。﹂傑拉德陰鬱地回答。

﹁即使是死者也敬慕她，﹂西瓦諾謝說。﹁它們來為她而戰。﹂

傑拉德瞥了一眼承載兩個死法師屍身的大車。他納悶帕林的靈魂會不會也在那個戰場上為米娜而戰。他很懷疑帕林會有多﹁敬慕﹂她。他本來可以向那位神魂顛倒的年輕精靈挑明這點，但他還是沒開口。反正這個年輕人也不會聽。傑拉德板著臉騎在馬上，一言不發。

戰鬥的喧囂，垂死者的呼喊，從漸趨濃厚的靈魂之霧中升騰起來。傑拉德突然看見，眼前所有東西都被蒙在一片浸透鮮血的煙霧中。他決定下山去參加這場絕望的戰鬥，儘管他從一開始就知道他的努力根本無濟於事，只會要了自己的命。

﹁傑拉德！﹂奧蒂拉失聲驚呼。

﹁妳不要阻止我！﹂他憤怒地喊道。隨後，當紅色煙霧略微消散了一點後，他才發現她並沒有試圖阻止他。她在警告他。

米娜手下四個負責看守精靈的騎士策馬而來，把他圍在中間。

他不知道他們用什麼辦法猜出了他的意圖，但他拔出劍來，為這個送上門來的戰鬥機會狂喜不已。然而，他們的第一句話卻讓他很驚訝。

﹁走開，傑拉德。﹂一個叫克羅倫特的人說。﹁這不是你的戰鬥。我們對你沒有惡意。﹂

﹁這是我的戰鬥，你們這些該死的雜種︱︱﹂傑拉德唾沫飛濺地噴出一連串挑釁的言辭。

他們沒盯著他。他們充滿恨意的眼睛盯著他身後，盯著精靈。傑拉德想起了當精靈國王進入軍營時他聽見的那些譏笑和噓聲。他回頭望去。西瓦諾謝沒有武裝。在這四個人面前，他毫無防禦能力可言。

﹁尖耳朵出什麼事與你無關，傑拉德。﹂克羅倫特說。他的口吻顯得很兇惡。他已經迫不及待了。﹁走開，別回頭看。﹂

傑拉德必須控制自己，克制住心頭怒火，強迫自己冷靜而理性地思考。與此同時，他詛咒米娜看穿了他的內心。

﹁你們這幫傢伙全都給我轉過身去。﹂傑拉德說。他竭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漫不經心，同時把馬繞到克羅倫特和年輕精靈中間。傑拉德指了指。﹁戰鬥在那個方向。在你們身後。﹂

﹁你不會被米娜責怪的，傑拉德。﹂克羅倫特許諾。﹁我們已經編好故事了。我們會告訴她，有一支潛伏在山裡的敵軍巡邏隊攻擊了我們。雖然我們趕跑了他們，但在一片混亂中精靈被人殺了。﹂

﹁我們會拖幾具屍體過來，﹂另一個人補充道。﹁然後往身上塗點血。讓它看起來像真的一樣。﹂

﹁我會很高興朝你們任何一位身上塗點血，﹂傑拉德說。﹁但沒必要弄成這樣。這個精靈不值得這麼做。他對任何人都構不成威脅。﹂

﹁他對米娜是個威脅，﹂克羅倫特說。﹁當我們在西瓦那斯提的時候，他就想殺了她。是唯一真神把她帶回來給我們的，但下一次，這個混蛋可能會得逞。﹂

﹁如果他真的想殺她，那就讓米娜自己來收拾他好了。﹂傑拉德說。

﹁她無法看穿他的詭計和欺騙，﹂克羅倫特說。﹁我們必須替她保護自己。﹂

他是個充滿妒意的愛人，傑拉德意識到。克羅倫特也愛上米娜了。他們當中的每個人都愛著她，這才是他們要殺精靈的真正原因。

﹁給我一把劍，我能自己戰鬥。﹂西瓦諾謝宣稱。精靈騎到傑拉德身邊，向他投去一道驕傲而輕蔑的目光。﹁我不需要你替我迎戰他們。﹂

﹁你這個笨蛋，﹂傑拉德用嘴角咆哮出一句。﹁閉嘴，讓我來處理這件事！﹂

他大聲說。﹁米娜命令我保護他，而我有義務服從。跟你們一樣，我也發過誓，要服從命令。有種東西叫榮譽。你們這幫人大概也聽說過？﹂

﹁榮譽！﹂克羅倫特呸地吐了口口水。﹁你說話的口氣跟該詛咒的索蘭尼亞人差不多。傑拉德，你有個選擇。你要就走開，讓我們來收拾精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幫你打理一切麻煩，或者你可以充當一具躺在地上的屍首，以證實我們的故事。別擔心，﹂他冷笑著說。﹁我們會告訴米娜，你死得﹃很有榮譽﹄。﹂

傑拉德沒等他們撲上來。他甚至沒等克羅倫特說完話就策馬向他衝去。他們的劍伴隨著﹁榮譽﹂二字發出金鐵交鳴聲。

﹁我來收拾這個混蛋，﹂克羅倫特吼道。﹁你們其他人去宰了精靈！﹂

其他三人丟下克羅倫特去對付傑拉德，自己衝向精靈。傑拉德聽到西瓦諾謝用精靈語喊著什麼，然後聽到一個騎士發出詛咒，然後是金屬砰然落地的撞擊聲。傑拉德冒險瞟了一眼，他驚訝地看到，赤手空拳的西瓦諾謝已經用身體撞向一個甲胄騎士，帶著他一起從馬背上栽了下來。兩人掙扎著伸出手去爭搶騎士扔下的劍。騎士的同伙們在兩個人身邊繞來繞去，等待對精靈出手的機會，他們不想冒誤傷朋友的危險。

傑拉德也有他自己的麻煩。與一個騎在馬背上、披著甲胄的敵人交戰，並不像兩名劍士的步戰那樣可以精妙地穿刺和格擋，相反地，它是一場劈砍和敲擊的戰鬥，目的是要盡力把敵人打下馬去。

他們的坐騎噴著響鼻，八隻蹄子揚起塵土。克羅倫特和傑拉德彼此繞著圈子，拚命揮動利劍，劈向對方身體上任何進入自己視線中的部份。兩人很少彼此拉開距離。傑拉德一拳砸在克羅倫特的下巴上，他的劍劃破包裹對方上臂的鍊甲。傑拉德自己並沒有受傷，但處於不利地位的人卻是他。克羅倫特要做的只是護住自己，牽制住傑拉德，讓他不能去援救精靈。

傑拉德又瞟了一眼，這次他看到西瓦諾謝成功地撿起騎士拋下的劍。西瓦諾謝取得了一個防禦位置，對他的敵人怒目而視。他們還有兩個人仍舊騎在馬上，全副武裝。倒下的騎士正掙扎著站起來。

一名騎士舉起他的劍，催動坐騎直取西瓦諾謝，準備居高臨下一劍劈掉他的腦袋。傑拉德孤注一擲地在克羅倫特面前轉過身去，這下他就讓自己門戶大開了，但是，如果他想去援救精靈，那也唯有如此。傑拉德策動坐騎，讓受到驚嚇的馬兒衝向前方。他準備衝入兩個對手之間，將自己擋在精靈和他的攻擊者中間。

克羅倫特從背後劈向傑拉德。他的劍擊打在傑拉德的頭盔上，讓他的耳朵嗡嗡作響，敲得他頭昏腦脹。隨即克羅倫特出現在傑拉德身側，一把利劍在陽光下閃亮。

﹁住手！﹂一個女人喊道，她的聲音由於狂怒而顯得顫抖。﹁以唯一真神的名義，停止這種瘋狂的行為！﹂

衝向精靈的騎士死命地一拉韁繩，他的馬人立起來，差點連人帶馬跌落在地。傑拉德必須迅速拉住坐騎的韁繩才能避免撞向那匹站立不穩的馬。他聽到克羅倫特倒吸一口氣，聽到他竭力勒馬的聲音。

傑拉德放下他的劍，環顧四周，想看看是誰在說話。從克羅倫特狂亂的眼神和臉上的罪惡感看來，他本以為這個聲音是米娜的。但傑拉德知道它不是。他認得出這個聲音。他只能希望奧蒂拉有了結這樁事情的膽量。

奧蒂拉的臉色鐵青，長袍拍打在她的腳踝上，她大踏步走進這一片汗水、血污和你死我活的廝殺中，空著手撥開了一把劍。

她環顧他們，眼裡像要冒出火焰，直瞪著克羅倫特。﹁這是什麼意思？米娜要求給予這個精靈相當於對她同樣的尊敬，難道你沒聽見她的命令？﹂奧蒂拉閃電般的目光依次掃過他們每個人身上，傑拉德也不例外。﹁放下你們的兵刃！都給我放下！﹂

她在冒巨大的風險。這些人是不是把她當成一個真正的牧師，一個唯一真神的代表，某個與米娜自己同樣神聖的人？或者他們只不過把她看成是一名追隨者，一個和他們沒兩樣的人？

騎士們猶豫起來，心虛地面面相覷。傑拉德一言不發，試著讓自己看起來和其他人一樣愧疚和沮喪。他朝精靈投去一道警告的目光，但西瓦諾謝有足夠的理智閉上嘴巴。他大口喘著氣，保持警戒地盯著他的敵人們。

奧蒂拉瞇起眼睛，目光變得更加冷酷。﹁以唯一真神的名義，放下你們的兵刃，﹂她再次下令，這次她用手指著克羅倫特。﹁以免你們持劍的手在我的怒氣下萎縮，並從你們的手臂上掉下來！﹂

﹁妳會告訴米娜這件事嗎？﹂克羅倫特陰沉地問。

﹁我知道你這麼做是出於對米娜的一種錯誤的關切。﹂奧蒂拉說，她的聲音和緩下來，﹁你沒必要去保護她。唯一真神將米娜置於祂的手心裡。唯一真神知道，對米娜，以及對我們所有人，什麼才是最好的。這個精靈活著，是因為唯一真神的意願如此。﹂奧蒂拉指指聖克仙的方向。﹁回到戰鬥中去。你們真正的敵人在那裡。﹂

﹁妳會告訴米娜嗎？﹂克羅倫特堅持問道。這回，他的聲音裡有了恐懼。

﹁不會，﹂奧蒂拉說。﹁但你會。你會向她懺悔你的所作所為，並尋求她的寬恕。﹂

克羅倫特放下他的劍，在片刻的猶豫後將它收回鞘內。他示意他的同伴們也這麼做。接著，他朝精靈投去最後一道充滿恨意的目光，隨即掉轉馬頭馳奔下山，朝聖克仙而去。他的朋友們緊隨其後。

傑拉德長吁一口氣，從馬上跳下來。

﹁你沒事吧？﹂他一邊問西瓦諾謝，一邊仔細地察看他。除了衣服上有幾道血痕外，他身上倒看不出有什麼重傷。

西瓦諾謝抽身避開他，懷疑地盯著他看。﹁你，一個黑暗騎士，不惜冒性命危險來救我。還與你的同袍交手。為什麼？﹂

傑拉德實在無法告訴他事實真相。﹁我可不是為了你，﹂他粗魯地說。﹁我是為了米娜。還記得嗎，她命令我照護你？﹂

西瓦諾謝的臉色緩和下來。﹁這聽起來有點道理。謝謝你。﹂

﹁去謝米娜吧！﹂傑拉德無禮地嘟囔道。

他以僵硬而痛苦的動作一瘸一拐地朝奧蒂拉走去。﹁幹得好，﹂他低聲說。﹁做得真漂亮。不過，我納悶，如果克羅倫特說妳是虛張聲勢，會怎麼樣呢？我覺得他距離那麼想只有毫厘之差。如果那樣的話，妳會怎麼做？﹂

﹁很奇怪。﹂奧蒂拉說。她出神地望著前方，說話的聲音很柔和，似乎在自省。﹁當我做出威脅的那一刻，我知道我有執行它的力量，我能讓他的手萎縮。我能︱︱﹂

﹁奧蒂拉︱︱﹂他又要開始和她爭論。

﹁你相不相信我都無所謂，﹂奧蒂拉淒慘地說。﹁沒有什麼能阻擋唯一真神。﹂

她握著掛在脖子上的勳章，走回大車。

﹁沒有什麼能阻擋唯一真神。﹂奧蒂拉重複道。﹁沒有。﹂

## ２︱１０鬼魂之城

傑拉德隨同大軍的前衛，一路毫無抵抗地進入聖克仙的西門，勝利地行走在著名的船匠大道上。他打量這座城市，卻只能看見鬼魂：過去的、現在的、繁榮的和戰爭的鬼魂，此外，別無它物。

他記得自己聽說過的有關聖克仙的故事，記得︵就好像是別人，而不是他自己︶曾經對卡拉蒙‧馬哲理談到過希望能被派往聖克仙，﹃某個正在進行真正戰鬥的地方﹄，他說過這句話，或者，如果沒說過的話，至少也想過。他回顧自己的過去，只看到一個沒有足夠頭腦明白自己正在誇誇其談的毛頭小子。

卡拉蒙會怎麼看我？傑拉德一想起他的某些蠢話便面紅耳赤。卡拉蒙‧馬哲理曾在許多場大戰中上陣廝殺。他知道榮譽的真正含意，那不過是一把血跡斑斑的鏽蝕老劍，掛在一位老人的記憶之牆上。傑拉德馳過那些聖克仙保衛者的屍骸，他看到了戰爭的真正榮譽：搬屍人彼此開著玩笑，將屍體堆滿手推車，並把它們倒進集體墓穴中。

戰爭是個竊賊，它大膽地去接近死亡，把尊嚴從這個威風凜凜的貴族身上奪走，把它剝得精光，扔到一座坑裡去，然後用石灰蓋住，以阻止惡臭四處發散。

傑拉德對一件事感激不盡：死者們都得以安息了。在戰鬥結束後，甲胄上沾滿鮮血、自己卻毫髮無損的米娜，跪在第一條匆忙挖掘出來、準備容納死人的壕溝邊上，為它們祈禱。傑拉德在揪心的恐懼中望著這一幕，幾乎能看到鮮血淋漓的屍體站起來，抓住它們的武器，在米娜的命令下排成隊列。

還好，所有這一切都沒發生。米娜把這些靈魂交給唯一真神，敦促它們都要好好為唯一真神效勞。傑拉德瞟了一眼就在不遠處的奧蒂拉。她垂首而立，緊抱雙拳。

傑拉德對她很惱火，也為自己生這份氣而惱火。奧蒂拉只不過說出真相而已。這個唯一真神全知全能，洞察一切。他們沒有任何辦法來阻止這個神。他憎恨面對事實。就是這樣。憎恨承認失敗。

當為死者舉行的儀式結束後，米娜便騎上馬，馳入城內。這座城市的大部份地區已經荒蕪人跡。

在長槍之戰中，聖克仙曾是專屬於黑暗之后的軍營，為祂的軍隊充當司令部。龍人們就出生在塔克西絲的神殿中。艾瑞阿卡斯爵士在聖克仙設立他的司令部，在這裡訓練他的軍隊，在這裡關押他的奴隸，也在這裡折磨他的囚犯。

渾沌之戰和諸神的離去給安塞隆上許多地區帶來大災難，卻給聖克仙送來繁榮。一開始，看起來聖克仙已經劫數難逃了，沒人還能統治它，因為從末日之王山脈上奔流而下的巖漿，很有可能會徹底埋葬這座城市。隨後來了個叫霍甘‧拜特的人，他把聖克仙從大山的怒火中拯救出來。他利用從來未曾說明的強大魔法偏轉巖漿的流向，並把那些長久以來統治城市的惡人們趕跑。商人和其他希望改善自己生活的人被邀請進來，結果，幾乎在一夜之間，聖克仙變得繁榮，各類商品在它的港口和碼頭間川流不息。

黑暗騎士也看上了它的財富，而且他們也需要它的港口，因此他們一直希望重新將聖克仙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下。現在，他們終於如願以償了。

奎靈諾斯已被摧毀，西瓦那斯提遭到占領，而索蘭尼亞也歸附在她的統治下，也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安塞隆大陸上那些還未處於米娜控制下的地區實在不值得去控制。她已經走完了整整一圈，重歸聖克仙，重歸這個她的奇蹟開始的地方。

聖克仙的居民們已經接到米娜大兵壓境的警告。他們沒受多大的苦便挺過了迄今為止的圍攻，但有關黑暗騎士大軍的流言很快便不脛而走。他們害怕自己被奴役，房屋被劫掠，兒女遭到殘酷的征服者奸淫殺戮，於是他們或乘舟入海，或趕著馬車躲進深山裡。

只有少數幾個人留下來：無法離開的窮人們、無力離開的老弱病殘、坎德人︵天性使然︶，以及那些對什麼神都不在乎的投機者和掮客。最後一種人對任何政府和理想都無忠誠可言，因為他們把忠誠這種東西全部留給了自己。如今，所有這些人都站在街道兩旁，望著大軍入城，他們臉上的表情從陰沉的無動於衷，一直到迫不及待的期望，應有盡有。

拿窮人來說，他們的生活已經夠悲慘了，因此也就沒什麼好怕的。至於那些投機者，他們的眼睛早就貪婪地盯上兩隻巨大的、包著鐵箍的木箱子。這些箱子是在重兵看守下從帕蘭薩斯運來的。它們裡邊全裝滿了黑暗騎士的財富，那位已故塔貢爵士貪婪收集起來的財寶。現在，這些財寶將要被所有為米娜而戰的人拿來分享，至少謠言是這麼說的。

用大包小包的鋼幣來鞏固宗教熱情，傑拉德心想，真是個聰明的舉動，而且也必定能為她贏得部下士兵們的心，而不僅僅是他們的靈魂。

大軍沿著船匠大道來到一個大市集中。有個傑拉德的同僚騎士曾經來過聖克仙，他聲稱這裡曾經叫露天市場。他還說，這裡經常人滿為患，連喘口氣的地方都找不到，更別提走路了。可是，現在並非如此，只有幾個準備趁機撈一票的流氓無賴在這裡遊蕩，準備在混亂中洗劫被遺棄的貨攤。

米娜下令在這個中心區停下，開始著手接管整個城市的控制權。她派信賴的軍官帶衛兵去占領倉庫、旅店、法術商店和錢莊。她又派了另一隊衛兵在牛頭人加爾達的率領下前往一座壯麗的宮殿，神秘的城主霍甘‧拜特就住在那裡。衛兵們奉命逮捕他。如果他合作的話，就活捉他，否則就殺死他。然而，霍甘‧拜特依舊是一個謎。加爾達回來報告說，沒找到他，也沒人能說清楚究竟最後在哪裡看見過他。

﹁那座宮殿已經空了，可以作為適合您的居所，米娜。﹂加爾達說。﹁我能不能命令士兵把它收拾乾淨，為您的來臨做好準備？﹂

﹁那座宮殿將成為軍隊司令部，﹂米娜說。﹁不是我的居所。唯一真神並沒有居住在豪華宮殿裡，所以我也不會。﹂

她瞟了一眼承載琥珀棺材和金月遺體的大車。金月的身軀沒有萎縮，也沒有腐爛。她凝固在琥珀中，看起來永遠年輕，永遠美麗。大車在行進隊列中擁有一個榮譽的位置，直接跟在米娜身後，她的騎士組成一支儀仗隊，將它圍在中間。

﹁我將住在原先的霍茲德神殿裡，現在它已經改名為心之神殿。拘禁任何還留在神殿裡的密儀教徒。把他們送到某個可靠的地點，這是為了他們的安全著想。對他們尊敬點，告訴他們，我準備去與他們會面。你將把金月的軀體護送到神殿中，然後把棺材安放在聖壇前。您會覺得像在家裡一樣，媽媽。﹂米娜望著囚禁在琥珀中的女人平靜而冰冷的臉龐，柔聲說道。

加爾達看起來對指派給他的任務並不怎麼開心。不過，他也沒有質疑米娜的決定。大車和它的儀仗隊駛出市場，直奔座落在城市北部的神殿而去。

米娜坐在她那匹煩躁不安的馬上，繼續發佈命令。她的騎士聚攏在她身邊，急切地想為她效勞，盼望她的一道目光，一句話，一個微笑。傑拉德躲在後面，不想擠在大隊人馬裡。他需要知道該如何處置精靈，但他一點也不著急。他很高興能有時間仔細思考一下，決定下一步該何去何從。他根本不喜歡發生在奧蒂拉身上的一切。她有關讓手萎縮的言論把他嚇壞了。不管有沒有勳章，他一定要找到某種辦法把她從這裡帶走，即使他必須敲昏她、把她硬生生給拖走。

傑拉德突然感覺一股強烈的決心，要做點什麼，做任何事情，來與這個唯一真神戰鬥，即使他只能給唯一真神造成比蜜蜂蜇刺還小的傷害。一隻蜜蜂也許無法造成多大傷害，但如果有好幾百隻，好幾千隻︱︱他曾聽說過巨龍在如此浩大的數量面前落荒而逃的故事。一定會有︱︱

﹁嘿，傑拉德，﹂有個人喊道。﹁你跟丟你的犯人了。﹂

傑拉德一驚。精靈已經不在他身邊。傑拉德不擔心，也不認為西瓦諾謝會企圖逃跑。他很清楚該去哪裡去找他。西瓦諾謝正策馬向前，想要從米娜身邊圍成一圈的武裝騎士中強行擠進去。

傑拉德嘴裡暗自詛咒著他們兩個，自己也催馬向前。米娜身邊的騎士們意識到精靈要做什麼，便故意擋住他的去路。西瓦諾謝繃著下巴，繼續堅決而固執地按原路前進。有個騎士的馬被西瓦諾謝的馬撞了一下，他立刻轉過身來怒視精靈。這個騎士便是克羅倫特，他仍舊鼻青臉腫，嘴唇還殘留著血跡。兩片被打破的嘴唇腫起來，露出一副怪相。西瓦諾謝遲疑片刻，隨後繼續向前走去。克羅倫特猛地一拉韁繩，拉住膀下坐騎的腦袋。那匹馬在苦惱下咬了西瓦諾謝的馬一口，而後者也露出牙齒。在一片混亂中，克羅倫特狠命推了西瓦諾謝一把，想把他推下馬去。但西瓦諾謝還是留在鞍座上。他也伸手推去。

傑拉德催動坐騎穿過混亂的人群，追到精靈身邊，順便撞開克羅倫特的手臂。

﹁現在不是個打擾米娜的好時機，陛下。﹂傑拉德壓低聲音對精靈說。﹁也許等會兒來比較合適。﹂說著，他把手伸向西瓦諾謝那匹馬的韁繩。

﹁傑拉德爵士，﹂米娜喊道。﹁到我這裡來。把陛下也帶來。你們其他人，讓開。﹂

既然米娜下了命令，克羅倫特只得讓開來，讓傑拉德和西瓦諾謝可以通過。克羅倫特陰暗而不懷好意的眼神跟在他們身後。當傑拉德上前領受命令時，他能感到那個人的目光讓他後背發麻。

傑拉德摘下頭盔，向米娜敬禮。由於剛剛和克羅倫特打了一架，所以他的臉上還有瘀青，乾掉的血塊糾結在他的頭髮上。不過，一場大戰過後，其他大多數騎士的樣子也不比他好看到哪裡去。傑拉德希望米娜不會注意到。

也許她真的沒覺察到他的異樣，但她緊緊盯著西瓦諾謝。他的外套被劃開，血跡斑斑，他的旅行斗篷上也沾上塵土。

﹁傑拉德爵士，﹂米娜嚴肅地說。﹁我將陛下託付給你，要你讓他安全地置身於廝殺之外。我看到你們兩個身上都有傷，還流了血。你們當中有人受了重傷嗎？﹂

﹁沒有，長官。﹂傑拉德回答。

他不肯和她手下的其他騎士一樣，叫她米娜。她的名字就好似一劑用牛黃和蜂蜜調製的藥品，開始很甜，最後卻會在他的舌頭上留下苦澀的滋味。他隻字未提與克羅倫特和他的同伴打架的事。西瓦諾謝也一樣。精靈在向她保證自己沒受傷後便不發一語。等待著的騎士們之中也沒人說話。這時，有匹馬在一位煩躁不安的騎士身下挪動著身子。到了此時此刻，米娜手下的所有騎士都聽說了鬥毆的事。也許他們甚至還參與了那場陰謀。

﹁長官，妳有何吩咐？﹂傑拉德問，他希望這件事快點結束。

﹁那個可以先等一等。出了什麼事？﹂米娜追問道。

﹁長官，有支索蘭尼亞巡邏隊不知從哪裡鑽出來，﹂傑拉德平靜地說。他直視著那雙琥珀色眼睛。﹁我認為他們想奪走我們的補給車。所以我們把他們趕跑了。﹂

﹁陛下也和他們交手了？﹂米娜半帶微笑地問。

﹁長官，當他們看清他是個精靈後，便準備把他救走。﹂

﹁我不要被人拯救。﹂西瓦諾謝補充道。

傑拉德抿緊嘴唇。這句話倒是千真萬確。

米娜冷冷地瞥了精靈一眼，然後把她的注意力轉回傑拉德身上。

﹁我沒看見屍體。﹂

﹁妳瞭解索蘭尼亞人，長官。﹂他不動聲色地回答道。﹁妳瞭解他們都是群什麼樣的懦夫。我們朝他們晃了幾下劍，他們就全跑了。﹂

﹁我的確瞭解，﹂米娜答道。﹁但和你說的正好相反，傑拉德爵士，我對他們抱有很高的敬意。﹂

米娜的琥珀色目光掃過一排騎士，精準地挑出那四個參與鬥毆的人。她的目光在克羅倫特身上停留了最長時間，他一開始還想抵賴，但後來卻不安地低下頭。最後她把目光轉回西瓦諾謝身上，另一隻被溫潤樹脂捕獲的昆蟲。

﹁傑拉德爵士，﹂米娜說。﹁你知道怎麼找到城裡的衛戍司令部嗎？﹂

﹁不知道，長官。﹂傑拉德說。﹁我從沒來過聖克仙。不過我毫無疑問能找到它。﹂

﹁你在那裡會找到監房。你要護送陛下去那裡，確保他被關在其中一間裡。保證他的舒適。這是為了保護你，陛下。﹂米娜補充道。﹁也許還會有什麼人想要﹃拯救﹄你，而下一次，你可能就沒有如此英勇的守護者了。﹂

傑拉德瞥了西瓦諾謝一眼，隨即把目光別開來。這景象太令人痛苦。她的話大概和一柄刺入精靈喉管的匕首沒兩樣。他臉上的氣息已經被吸乾了。即使是嘴唇也失去血色。在年輕人死灰色的面孔上，那對灼灼的眼睛是唯一有生命的東西。

﹁米娜，﹂他平靜而絕望地說。﹁我必須知道一件事。妳曾經愛過我嗎？或者妳只是在利用我？﹂

﹁傑拉德爵士，﹂米娜說著轉過身去。﹁你已經收到命令。﹂

﹁米娜，﹂西瓦諾謝懇求道。﹁至少讓我知道這個。知道真相。﹂

米娜回過頭，瞥了他一眼。

﹁我的愛，我的生命，都屬於唯一真神。﹂

傑拉德牽著精靈的馬離開了。

事實證明，城裡的衛戍司令部座落在西城門南邊幾個街區的地方。兩人默默地穿行在大軍進城時被城中居民遺棄的街道上，但現在它們已經被唯一真神的士兵們擠滿了。傑拉德必須特別留意他們的前進方向，才能避免撞到人，因此他們前進得很緩慢。他回過頭去，關切地望著西瓦諾謝，看到他垂著臉，緊繃下巴，眼睛盯著自己緊握鞍座的手。他如此用力，連指節都泛白了。

﹁女人。﹂傑拉德咕噥著說。﹁我們全都會碰上這種事。﹂

西瓦諾謝苦笑著搖搖頭。

好吧，他是對的，傑拉德承認。至少沒有哪個神來攪和我們其他人談情說愛。

他們乘馬穿過西城門。傑拉德心裡隱約浮現一個念頭，也許他和精靈可以趁亂溜走。但是他立即就放棄這個主意。路上擠滿米娜的士兵，還有更多人留在城外的戰場上。一路上，每個人都皺著眉頭向西瓦諾謝投來一道惡狠狠的目光。不只一人嘴裡唸唸有詞地發出威脅。

米娜是對的，傑拉德心想。對這個年輕人來說，也許監獄真是最安全的地方。假如在聖克仙還有什麼地方對西瓦諾謝可以稱得上﹁安全﹂的話。

衛戍司令部裡的民兵們都逃掉或是死了。米娜已經派她手下的一名騎士來接管這個地方。那騎士漠不關心地看了西瓦諾謝一眼，然後不耐煩地聽傑拉德堅持要把這個年輕人置於特殊看守下的要求。騎士朝監房的方向豎起一根手指。他短暫地摸索了一會兒，找出牢房鑰匙。

傑拉德護送囚犯來到監牢裡最黑暗的角落，在那裡找了間牢房，希望能讓他避開別人的注意。

﹁我對此很抱歉，陛下。﹂傑拉德說。

西瓦諾謝聳聳肩，坐到充當床舖的一大塊石頭上。傑拉德關起門，上了鎖。

當鑰匙旋轉的聲音響起時，西瓦諾謝抬起頭說。﹁我該謝謝你救了我一命。﹂

﹁我打賭，你現在寧可讓他們殺了你。﹂傑拉德同情地說。

﹁他們的劍將不會帶來那麼多痛苦。﹂說著，西瓦諾謝蒼白的臉上閃過一絲微笑。

傑拉德環顧四周。囚室裡只有他們兩個人。﹁陛下，﹂他平靜地說。﹁我能幫你逃走。不是現在，因為我得先去做點別的事。但馬上就好了。﹂

﹁謝謝你，閣下。但你冒這個險毫無意義。我無法逃走。﹂

﹁陛下，﹂傑拉德的語氣嚴厲起來。﹁你看見她了，你聽見她說了什麼。你在她身上沒有機會！她不愛你。她的全部身心都在這個︱︱她的神那裡。﹂

﹁不只是她的。也是我的神，﹂他的口氣顯得很平靜，某種詭異的平靜。﹁唯一真神許諾我，米娜將會和我在一起。﹂

﹁你還相信嗎？﹂

﹁不信了。﹂西瓦諾謝沉吟片刻後說。這幾個字看起來費了許多痛苦才從他嘴裡掙脫出來。﹁不，我不信了。﹂

﹁那就好了。我會回來找你的。﹂

西瓦諾謝搖了搖頭。

﹁陛下，﹂傑拉德光火起來。﹁你知不知道米娜為什麼要把你引誘到這裡來，引誘到離你的王國這麼遠的地方？因為她知道你的人民不肯跟隨除了你之外的其他人。西瓦那斯提坐等著你回到他們身邊。回去，回去做他們的國王，她害怕的國王！﹂

﹁回去做他們的國王。﹂西瓦諾謝的嘴角扭曲起來。﹁你是說，回到我母親身邊。回到恥辱和羞愧、眼淚和責備中去。我們精靈能活很久，但我寧願在這間牢房裡待一輩子，也不要去面對那種未來。﹂

﹁好吧，隨便你，如果你只是個一般人，我會讓你爛在這裡。﹂傑拉德板著臉說。﹁不管你喜不喜歡，你總是他們的國王，你得為你的人民著想。﹂

﹁我是，﹂西瓦諾謝說。﹁我會的。﹂

他站起身，一邊走到傑拉德面前，一邊從手上摘下一枚戒指。﹁就像米娜說的那樣，你是個索蘭尼亞騎士，對不對？你為什麼要在這裡？為了監視米娜？﹂

傑拉德瞪了他一眼，聳聳肩，沒回答。

﹁你沒必要承認，﹂西瓦諾謝說。﹁米娜已經看透你的內心。這就是她派你來看管我的原因。如果你真的想幫我︱︱﹂

﹁我真的想，陛下。﹂傑拉德說。

﹁那麼拿走這個。﹂西瓦諾謝從鐵柵間遞給他一枚閃閃發亮的藍色戒指。﹁在城外的某處，我肯定就在不遠處，你會找到一個精靈戰士。他叫薩馬。我母親派他來帶我回家。把這枚戒指給他。他會認出來的。我還是個小孩時就戴著它了。當他問你從哪裡弄到它時，你就告訴他，從我的屍首上。﹂

﹁陛下︱︱﹂

西瓦諾謝把戒指硬塞進他手裡。﹁拿去。告訴他我死了。﹂

﹁我為什麼要說謊？他又為什麼要相信我？﹂傑拉德猶豫不決地問。

﹁因為他會想要相信你。﹂西瓦諾謝說。﹁而且，你這麼做也就讓我解脫了。﹂

傑拉德收下戒指。它由一圈藍寶石構成，小到足以戴在一個孩童的手上。

﹁我要怎麼找到這個薩馬？﹂

﹁我來教你一首歌，﹂西瓦諾謝說。﹁一首很老的精靈兒歌。我母親在需要提醒我危險來臨時，就用它作為信號。你一邊騎馬一邊唱這首歌。薩馬會聽見它，然後他會很好奇地想知道，你，一個人類，怎麼會唱這首歌。他會來找你。﹂

﹁然後一刀劃開我的喉嚨︱︱﹂

﹁他會想先盤問你。﹂西瓦諾謝說。﹁薩馬是個有榮譽感的人。如果你對他說實話，他會知道你也是個有榮譽感的人。﹂

﹁我希望你能再考慮一下，陛下。﹂傑拉德說。他已經開始喜歡上這個年輕人了，儘管他心裡為他深深地惋惜。

西瓦諾謝搖搖頭。

﹁好吧！﹂傑拉德說著嘆了口氣。﹁這首歌怎麼唱？﹂

西瓦諾謝把歌教給傑拉德。歌詞很簡單，曲調很憂傷。這是一首在教小孩數數的歌。﹃五是每隻手上的指頭。四是馬身上的腿。﹄

他知道，最後一行歌詞自己永遠也不會忘記。

﹃一是孤身一人，直到永恆。﹄

西瓦諾謝走到石床邊，倒頭躺下，背過臉去。

﹁告訴薩馬我死了，﹂他輕聲重複道。﹁你不是在對他撒謊，如果這能給你一點安慰的話。你是在告訴他實話。﹂

## ２︱１１放走一隻圈套中的鳥兒

傑拉德從監獄裡出來時，天色已晚。他四下打量著周圍的街道，甚至還小心翼翼地到監獄後面轉了一圈，但沒有看到有人躲在門洞或陰影中。

﹁我的機會來了，﹂他嘟囔道。﹁我可以騎馬出城，趁大軍紮營的一片混亂悄悄溜走，找到這個薩馬，然後開始行動。這就是我要做的事。現在就走很合理。是的，我一定要這麼做。﹂

可是，雖然他這麼自言自語，雖然他反覆告訴自己這是他的最佳行動路線，但他卻很清楚的知道他不會那麼做。他會去找薩馬，他已經向西瓦諾謝承諾過了，而這是個他希望遵守的諾言，即使他並不怎麼想遵守他向年輕人許下的其他諾言。

首先，他得去和奧蒂拉談一談。希望說服她一起走。他已經想出許多很好的理由可以用來駁斥這個唯一真神，而他也準備把它們派上用場。

心之神殿是一座比大災變還要古老的建築。這座奉獻給舊日光明諸神的神殿座落在吉什諾山山腳下，據傳是聖克仙城歷史最悠久的建築物之一，也許在聖克仙還是個小漁鎮時就有它了。關於這座神殿有許多傳說，其中包括，有人說是一位教皇放置了它的奠基石。據說，他不幸遇上船難，後來他被沖上這片海岸，為了感謝帕拉丁使他生還，他便蓋了這座神殿，將它奉獻給諸神，以此來表達他的感激。

在大災變後，人們把對諸神的怒火通通發洩到祂們的神殿上，紛紛起來搗毀它們。本來，這座神殿也可能會遭受到與其他許多神殿一樣的下場，但是它依舊屹立不倒，這大部份要歸功於一個謠言。據說，那位教皇的幽靈還在這裡盤桓不去，拒絕讓任何人損害他對諸神的獻禮。這麼一來，這座神殿雖然乏人問津，但也得以逃過一劫。

渾沌之戰後，那個報復心重的幽靈一定是離去了，因為光明城堡的密儀教徒們進駐到神殿裡來，沒有遇見任何鬼魂。

這座神殿是個小小的四方形建築，看起來毫不顯眼。它的屋頂坡度陡峭，飛揚在樹叢中。屋頂下是中央聖壇大廳，這是神殿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房間。聖壇周圍的其他房間還包括牧師們的寢室、一座圖書館，以及諸如此類的設施。神殿前是兩扇雙重大門。

傑拉德認為他在擁擠的街道上靠走路能更快一點，於是他把馬留在西門邊上的一座馬廄裡，然後向北走去。那座神殿就在一座小山上，顯得有些孤立於城市之外。人們在那裡能俯瞰城市。

他發現有些人正聚集在神殿前，聽米娜講唯一真神的奇蹟。有位老者很誇張的皺著眉頭，但其他人大多顯得很感興趣。

神殿中裡裡外外燈火通明。巨大的雙扇門被打開來。在加爾達的指揮下，騎士們正將金月的琥珀棺材抬進聖壇所在的大廳。牛頭人的腦袋清晰可見，他的角和突出的鼻子在牆壁燈臺上放置的火炬照耀下非常顯眼。米娜密切關注著所有過程，經常朝他們的方向看一眼，以確保棺材被小心安置，以及她的騎士們表現出符合身分和恭敬的舉止。

傑拉德停在夜幕下一棵樹的濃密陰影中，希望能看到奧蒂拉。他望著琥珀棺材在國事儀典般隆重的護送下，被緩緩送進神殿。忽然，他聽到加爾達嚴厲地責備了一句，看到米娜迅速回頭望去。她對這件事如此關心，以至於忘了她剛才的話說到哪裡，不得不想了一下才記起來。

加爾達在監督葬禮細節，米娜在勸人改變信仰，傑拉德再也不能奢望還有更好的時機去與奧蒂拉交談了。當一隊騎士扛著米娜的行李走向神殿時，傑拉德快步上去跟在他們後頭。

騎士們的心情很好，彼此交談著，嘲笑那些做善事的密儀教徒們最後連自己的神殿都被米娜接管了。傑拉德看不出這有什麼好笑的，他也十分懷疑米娜如果聽到他們的言論會很開心。

騎士們走進另一扇雙扇門中，直奔米娜的臥室而去。傑拉德透過他左邊一扇敞開的門望去，看到奧蒂拉在一片燭光中站在聖壇旁，指揮著人們把琥珀棺材安放到幾根木頭支架上。

傑拉德又縮回陰影中，希望能有機會等到奧蒂拉孤身一人。騎士們步履沉重地抬著棺材，然後嘴巴裡又是嘀咕又是呻吟地把它放了下來，當然也少不了一聲叫喊和一句詛咒。有個人太早鬆手放下棺材，結果害它砸到另一個人的手指。奧蒂拉狠狠地責備了他一句。加爾達也咆哮著威脅他。人們又推又吵，很快水晶棺材便就位了。

聖壇上燃燒著幾百根白色蠟燭，也許就是奧蒂拉放上去的。燭光反射在琥珀表面上，看起來金月似乎躺在無數細小的火焰中。火光照亮她蠟白的面孔。她的表情看起來要比傑拉德記憶中更加平和︵如果這有可能的話︶。也許，就跟米娜說的一樣，金月很高興能回家。

傑拉德用袖子擦了擦前額。那些蠟燭釋放出驚人的熱量。傑拉德在聖壇大廳後方找了個座位。他盡可能躡手躡腳地走路，握住他的劍，以免它撞到牆壁。由於剛才盯住燭火看了一段時間，所以他現在眼前有些模糊，結果一頭撞到什麼人身上。傑拉德正要道歉，卻看見他撞上的居然是帕林，不由得打了個冷顫。法師坐在板凳上，一動也不動，他的眼睛盯著燭火，眨也不眨一下。

法師鬆弛的手臂摸起來就跟一具尚有餘溫的屍體一樣。傑拉德感覺渾身起了雞皮疙瘩，連忙抽身來到另一個板凳邊。他坐下來，不耐煩地等待牛頭人離去。

﹁我要在棺材邊部署一名看守。﹂加爾達聲稱。

傑拉德嘟囔了一句詛咒。他可沒料到這個。

﹁沒必要，﹂奧蒂拉說。﹁米娜要進來敬拜聖壇，她已經下令，不準有人來打擾她。﹂

這下子，傑拉德的呼吸放輕鬆了，然而，片刻之後，他的呼吸乾脆全部停止了。牛頭人本來已經快走出門了，結果卻停下來，用目光仔仔細細地搜索聖壇大廳。傑拉德僵在原地，拚命想回憶起牛頭人是不是有良好的夜視能力。在他看來，加爾達似乎已經發現他了，因為那對小小的牛眼睛直直地瞪著他看。他緊張地等待著加爾達喊他的名字，然而，在片刻的察看後，牛頭人走開了。

傑拉德伸手抹去一臉已經開始順著下巴滴落的汗水，然後緩慢而小心翼翼地繞過一排排板凳，走向聖壇前方。他竭力想安靜一點，但皮革的吱嘎聲和金屬的輕響卻無法避免。

奧蒂拉全身被包裹在燭光中。她半轉過臉對著他，而他警覺地看到她變得那麼瘦，那麼憔悴。在大車上一坐好幾個星期，期間除了洗耳恭聽米娜的高談闊論外並無事可做，還得給兩個法師餵食，這一切讓她原本優美的肌肉線條萎縮下去。她大概還能拿劍，但在一個身強體壯、經過戰爭磨鍊的對手面前，她能撐上兩回合已屬萬幸。

她再也不笑了，也不像從前那麼愛說話，只是默默地著手履行職責。傑拉德本來就不怎麼喜歡這個神，現在他更是對唯一真神恨之入骨。什麼樣的神才會封禁快樂，並覺得笑聲是一種冒犯？反正不是他樂意與之打交道的那一類。他很高興能過來和她談談，希望能說服她放棄這一切，跟他離開。

但是，他心中剛剛升起的一點希望馬上就消失了。當她朝蠟燭彎下腰時，只要朝她的臉看一眼，他就能明白，自己是在浪費時間。

他突然想起獵人用來捕鳥的一種古老把戲。你每隔一段距離把果實繫在一條長長的細線上，再把線綁到柱子上。鳥一顆一顆地吃下果實，同時也吞下了線繩。當鳥來到繩子末端時，它想要飛走，但線已經纏住它的命脈，於是它就逃不掉了。

一個接一個，奧蒂拉吞下繫在這根致命線繩上的果實。最後一個便是施展奇蹟的力量。她被與唯一真神繫在一起，只有一個奇蹟，一個倒轉的奇蹟，能把她放走。

好吧！也許友情就是那種奇蹟。

﹁奧蒂拉︱︱﹂他開口說。

﹁你要做什麼，傑拉德？﹂她開口問道，但沒有回頭。

﹁我得跟妳談談。﹂他說。﹁答應我！就一會兒。不會占用很長的時間。﹂

奧蒂拉坐在琥珀棺材旁的一條板凳上。傑拉德本來想坐得再靠後方一點，避開光和熱的範圍，但奧蒂拉不肯挪動身子。她既緊張又專心，頻繁地朝門口投去一道道目光，這些目光裡半是不安，半是期盼。

﹁奧蒂拉，聽我說，﹂傑拉德說。﹁我要離開聖克仙。今晚就走。我來告訴妳這件事，希望妳跟我一起走。﹂

﹁不要。﹂她說著又瞟了門口一眼。﹁我現在不能離開。在米娜來之前，我還有許多事要做。﹂

﹁我不是要妳去參加一次野餐！﹂他光火起來。﹁我要妳跟我逃離這個地方，今晚就走！城裡現在一片混亂，士兵們進進出出。沒人知道出了什麼事。要再過好幾個鐘頭才能建立起某種程度上的秩序。現在是離開的大好時機。﹂

﹁那就走吧！﹂她說著聳了聳肩。﹁反正我也不需要你待在身邊。﹂

她起身要站起來。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臂，緊緊地握住她的手腕，看到她臉上疼得扭曲起來。

﹁妳不要我待在身邊，是因為我老是讓妳想起自己過去是什麼樣子。妳不喜歡這個唯一真神。妳不喜歡妳身上發生的變化，不比我更喜歡。妳為什麼要對自己這樣？﹂

﹁因為，傑拉德，﹂奧蒂拉顯得很疲憊，好像她已經對同一個問題爭論了一遍又一遍。﹁唯一真神是一位神，一位來到這個世界上照料我們、指引我們的神。﹂

﹁哪裡？從峭壁上冒出來的？﹂傑拉德質問道。﹁在渾沌之戰後，金月從她自己的內心裡尋求嚮導。愛和關懷，還有同情、真理和榮譽，它們並沒有跟隨光明諸神離去。祂們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那些就是我們的響導，也應該是我們的響導。﹂

﹁當她死後，金月轉向了唯一真神。﹂說著，奧蒂拉瞟了一眼被封印在琥珀中的那張沉靜的臉。

﹁是嗎？﹂傑拉德嚴厲地問道。﹁我很懷疑。如果她真的擁抱了唯一真神，那為什麼唯一真神不讓她活著到處向人宣講祂的奇蹟呢？為什麼唯一真神要用死亡堵住她的嘴，並且把她關在這座琥珀監獄裡？﹂

﹁米娜說，她會被釋放的。﹂奧蒂拉辯解說。﹁在新眼之夜，唯一真神將讓金月從死者行列中復活，祂將前來統治世界。﹂

傑拉德鬆開她的手，由她去了。﹁那麼妳不肯跟我走了？﹂

奧蒂拉搖搖頭。﹁不了，傑拉德，我不行。我知道你不懂。我不像你這麼堅強。我孤身一人走在黑森林裡，心中充滿恐懼。我高興能有個嚮導，如果說，這位嚮導並不完美的話，那麼我也一樣。再會了，傑拉德。謝謝你的友誼和關懷，一路平安，以︱︱﹂

﹁唯一真神之名？﹂他板著臉說。﹁不必了，謝謝。﹂

他轉身走出聖壇大廳。

傑拉德去的第一個地方是座落在從前露天市場上的軍隊中心指揮所。原來的貨舖和商店已經被一小片帳篷城取而代之。這裡正在分發保險箱裡的東西。

傑拉德排在隊伍裡，覺得拿走黑暗騎士的鋼幣有種滿足感。這是他掙來的，這點毫無疑問，而且，要回到尤瑞奇爵士的宅第或其他騎士們正在集結兵力的地方，他也需要金錢充當路費。

領完餉後，他便直奔西城門和自由而去。他把奧蒂拉丟在腦後，拒絕讓自己再惦記她。他脫去大部份的甲胄，包括護臂、脛甲和鍊甲，但還留著胸甲和頭盔。這兩樣東西都很不舒服，但他必須考慮到有種可能，那就是加爾達早晚會厭倦繼續跟蹤他，而索性在他背後捅一刀。

西門處的兩座塔在護城河裡巖漿泛起的紅光下呈現出森森黑影。門已經關上了。守門的士兵仔細打量了傑拉德一番，並聽他自稱是前往捷列克報告勝利消息的信使。費了一番工夫後，他們才肯開門。衛兵們祝他旅途愉快，然後開了一扇邊門讓他通過。

傑拉德回頭望去，聖克仙的城垛上人影幢幢。他不禁再一次深深地、卻又不大情願地嘆服米娜的領袖才華，和將紀律與秩序加之於部下身上的能力。

﹁她每留在這裡一天，力量和權力都將與日俱增。﹂當他的馬跑出城門時，他陰鬱地對自己說。在他前方是港口，再往前是黑壓壓一望無際的新海。比起聖克仙城裡硫磺和硝石味揮之不去的空氣，一陣略帶鹹味的海風可以算得上令人欣慰的解脫了。﹁我們怎麼能與她對抗呢？﹂

﹁你不能。﹂

一個笨重的身影堵住他的去路。傑拉德認得出這個聲音，他的坐騎也聞出牛頭人的氣味。馬噴著鼻息向後退去，而傑拉德手忙腳亂地試圖留在牠背上。就在這狂亂的片刻，他失去了縱馬將牛頭人撞倒，或者把他丟在塵土裡逃走的機會。

牛頭人欺身逼近，他的獸臉上隱約映射著將聖克仙的黑夜照耀成永恆黃昏的巖漿輝光。加爾達抓住馬韁。

傑拉德拔劍出鞘。他一點也不懷疑這將是他們最後一次的對抗，而他對結局也沒有多大懷疑。他聽說過加爾達用他的巨劍一下子把人劈成兩半的故事。只要朝牛頭人手臂上的虯結肌肉和毛茸茸的胸膛上的平滑肌肉看一眼，就能證明這個故事並非妄言。

﹁加爾達，﹂傑拉德打斷了牛頭人還未出口的話。﹁我已經聽夠了一肚子佈道，而我也受夠了被人日夜監視。你知道我是個索蘭尼亞騎士，被派來這裡監視米娜。我知道你心知肚明，所以讓我們現在就了結︱︱﹂

﹁我很想與你打一架，索蘭尼亞人。﹂加爾達冷冷地說。﹁我也想殺了你，但我被禁止這麼做。﹂

﹁我也猜得出來。﹂傑拉德說著放下他的劍。﹁我能不能問為什麼？﹂

﹁你為祂效勞。你為祂辦事。﹂

﹁現在，打開天窗說亮話，加爾達。你我都知道我不是去為米娜辦事︱︱﹂傑拉德開口說，然後又停下話，他自己變得愈來愈迷惑不解。他在做什麼？爭著要送死？

﹁我不是指米娜，﹂加爾達說。﹁我指的是唯一真神。難道你從來沒想過要找出這個名字究竟是誰？﹂

﹁唯一真神的名字？﹂傑拉德對這場談話感到愈來愈心煩。﹁不。說老實話，我真的從來沒想到過半個︱︱﹂

﹁塔克西絲。﹂加爾達說。

﹁狗屁。﹂傑拉德說，隨後便緘口不語。

他坐在馬背上，在路邊，在一片黑暗中，默默地思索著。這聽起來很有道理。這聽起來真該死的很有道理。沒必要問他自己是否相信牛頭人。在他內心深處，傑拉德也早就懷疑到這個真相了。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個？﹂他追問道。

﹁不準我殺了你，﹂加爾達陰鬱地說。﹁但我能消滅你的鬥志。我知道你的計劃。你要替這個噁心的精靈國王帶一封信給他的人民，乞求他們來救他。你覺得米娜還會有什麼理由選你帶精靈去監獄，如果不是為了充當他的﹃信使﹄？她希望你把他的人民帶到這裡來。把整個精靈國都帶來。把索蘭尼亞騎士團，把他們剩下的那點人馬帶來。把他們全都帶來這裡，在新眼之夜目睹塔克西絲神后的榮光。﹂

牛頭人放開馬韁。﹁去吧，索蘭尼亞人，走到你心裡懷有的無論什麼勝利和光榮的美夢裡去，但走的時候別忘了，它們只是一堆塵土而已。塔克西絲控制著你的命運。你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以祂的名義。我也一樣。﹂

牛頭人給了傑拉德一個挖苦般的敬禮，然後轉身走向聖克仙的城牆。

傑拉德仰望夜空。末日之王山脈上升騰而起的煙雲淹沒了星星和月亮。夜色一片黑暗，但下方又火光點點。會不會在某個地方，塔克西絲正注視著他？洞悉他的全部思維和計劃？

﹁我必須回去，﹂想到這裡，傑拉德打了個寒顫，﹁警告奧蒂拉。﹂他開始掉轉馬頭，但又停了下來。﹁也許這是塔克西絲想要我做的事。如果我回去了，也許祂就會因此剝奪我與薩馬交談的機會。我做什麼也幫不了奧蒂拉。我得繼續趕路。﹂

他又轉過馬，然後又停了下來。﹁塔克西絲想要我和精靈談一談。加爾達已經說過了。所以我也許不該那麼做！我怎麼知道該做什麼呢？這又能不能有任何作用？﹂

傑拉德驟然停了下來。

﹁加爾達說得對，﹂他苦澀地說。﹁他要是用一把普通的、日常使用的劍劃開我的喉嚨，那倒算便宜我了。現在他留下了一把毒劍，而我永遠也擺脫不掉它。我要做什麼？我能做什麼？﹂

他只有一個答案，就是他給過奧蒂拉的那個答案。

他得追隨自己心中的東西。

## ２︱１２新眼

當他走回西城門時，加爾達失望地發現，他並不像預料中的那樣心滿意足。他本來指望能讓那個信心滿滿、自命不凡的索蘭尼亞人和他自己一樣的情緒低落，這點，他倒是做到了，索蘭尼亞人臉上憤怒而沮喪的表情就是證明。然而，加爾達發現，他卻無法從自己的勝利中獲得滿足感。

他到底希望什麼？希望那個索蘭尼亞人證明他是錯的？

﹁啐！﹂加爾達哼了一聲。﹁他跟我們其他人一樣，也被纏在同一個線團中，沒有出路。現有沒有，永遠都不會有。哪怕死後都沒有。﹂

他揉搓著他的右臂，現在那裡已經開始疼痛不已。他發現自己寧可再失去它一次，因為它給他帶來那麼多痛苦。曾幾何時，他為那條手臂而自豪，這是米娜替他接好的手臂，也是她以唯一真神之名施展的第一個奇蹟。而現在，他用手指撫摸著劍刃，腦子裡模模糊糊地閃過自己動手砍斷那條手臂的念頭。當然，他不會那麼做。米娜會生他的氣，還有，更糟糕的是，他這麼做會傷害她，讓她難過。他能夠忍受她的憤怒，以前他就挨過這種鞭打。但他永遠也不能做任何傷害她的事。他私下對塔克西絲光火也好，憎恨也罷，其中大多不是因為祂對他做了什麼，而是因為祂對待米娜的方式。那樣對待她，在她為自己的女神犧牲了所有，甚至生命之後︱︱

米娜得到了獎賞。她被賜予戰勝敵人的榮光，被賜予施展奇蹟的力量。但加爾達很清楚塔克西絲是什麼貨色。牛頭人族對這位女神，也就是牛頭人之神薩迦斯︵別的種族叫祂沙茍納︶的配偶，從來沒有過什麼太高的評價。薩迦斯留下來與祂的子民一同對抗渾沌，直到最後一刻。根據傳說，祂為拯救牛頭人族而犧牲了自己。塔克西絲永遠不會為任何人犧牲自己。祂要的是別人為祂犧牲，而他們可以指望的回報頂多只有祂那些令人十分懷疑的祝福。

也許祂私下就是準備這樣對待米娜的。加爾達不斷聽到米娜談起塔克西絲要在新眼之夜施展的﹁偉大奇蹟﹂，這讓他變得愈來愈煩擾。塔克西絲從來不會白白賜予任何東西。加爾達只要一感到女神的不悅帶來的陣陣悸痛，就能明白這個道理。米娜是那麼信賴祂，那麼天真。她永遠也無法瞭解塔克西絲的奸詐和反覆無常的天性。

這也是米娜被選中的原因。除此之外，還有金月對她的愛。塔克西絲不會放過對任何人施加痛苦的機會，尤其是在過去曾經挫敗祂的金月。

我能把這些全部告訴米娜，加爾達走進神殿的時候心想。我能告訴她，但她不會聽。這些日子裡，她只肯聽一個聲音。

心之神殿，現在是唯一真神的神殿。這個稱號會讓塔克西絲多麼洋洋得意！在當了許多永生永世眾神中的一個之後，現在，祂終於變得獨一無二，全知全能。

他憂悶地搖了搖長著角的腦袋。

神殿前的庭院裡空無一人。加爾達先去了米娜的臥室。儘管她在一整天的戰鬥後肯定已經精疲力竭，但他並沒有真的期望能在那裡找到她。他知道她會待在哪裡。他只是想去檢查一下，當她最後決定上床休息時，一切是否已經準備妥當。

他朝那間曾屬於神殿裡密儀教徒之首的房間望去，也許它原來的主人就是那個在米娜佈道時一直橫眉怒目的老笨蛋。加爾達發現一切都已就緒，每樣東西都為確保她的舒適安置妥當。她的兵刃在這裡，甲胄也在，它們都被小心地掛在支架上。她的釘頭錘已經被擦拭乾淨，上頭的血跡也已經洗去。她的靴子上也不再有塵土和血污。在靠近床邊的一張桌子上有一盤食物。一枝蠟燭將為她點亮黑暗裡的道路。有人甚至想到要將幾枝怒放的野花插進一個錫杯裡。房間裡的每樣東西都驗證著部下對她的眷愛和赤誠。

對她。加爾達納悶她是否能意識到這個。官兵們為她而戰，為米娜。他們在她的引領下前往戰場，他們都高呼她的名字。勝利地高呼她的名字。

米娜︱︱米娜︱︱

他們沒有喊，﹁為唯一真神。﹂他們也沒有喊。﹁為塔克西絲。﹂

﹁我打賭禰不會喜歡。﹂加爾達對著黑暗說。

神祇會妒嫉凡人嗎？

這個神會的，加爾達心想，就在那一瞬間，他心裡突然充滿恐懼。

加爾達走進聖壇大廳，站在那裡痛苦地眨著眼睛，他的眼睛還需要時間來適應聖壇上明亮的燭火。米娜孤身一人，跪在聖壇前祈禱。他能聽見她的聲音，聽見她喃喃低語，然後停下來，又悄聲傾訴著什麼，似乎是在領受訓示。

另一個女人，那個變成牧師的索蘭尼亞女騎士躺在一張板凳上，已經睡著了。她在這張硬邦邦的床上倒睡得挺香。米娜自己的斗篷蓋在女人身上。加爾達從來記不住她的名字。

在她的琥珀棺材裡，金月也在沉睡。兩名法師坐在大廳後方。他能看到他們的身形在燭光裡投下陰影。他的目光從他們身上一閃而過，很快回到米娜身上。看到這兩個不成人樣的法師只會讓他恐懼，讓他寒毛倒豎，從脊背一直涼到心底。

有朝一日，也許他自己的屍首也會靜靜地坐在那裡，茫然盯著前方，什麼也不做，只是等待著塔克西絲的命令。

加爾達走向聖壇。出於對米娜的尊敬，他走路時想盡量安靜一些。不過，牛頭人並非以隱密行動見長。他的膝蓋撞在一張板凳上，佩劍在他身側匡噹作響，他的腳步聲，至少在他自己耳朵裡，簡直猶如雷鳴。

索蘭尼亞女人不安地動了動身子，但她睡得太沉，沒有醒來。

米娜沒聽見他。

他走到她身後，靜靜地喚她。﹁米娜。﹂

她沒有抬起頭。

加爾達等了片刻，然後又喚了一遍，﹁米娜。﹂並把手輕輕放在她肩上。

她回過頭來，環顧四周。她的面孔灰暗，由於過度疲憊而顯得暗淡。一圈圈疲勞導致的黑影圍繞在她琥珀色的眼睛周圍，而它們原有的明亮光澤已經暗淡下去。

﹁妳該上床去了。﹂他告訴她。

﹁還不行。﹂她說。

﹁妳在戰場上到處奔走，﹂他堅持說。﹁我沒辦法跟著妳。但我目光所及之處，都是妳的身影。戰鬥，祈禱。妳需要休息。我們明天有許多事要做，在往後幾天裡，我們還需要加固城防工事。索蘭尼亞人會來攻打我們。他們的間諜正快馬兼程地去向他們示警。遵照妳的命令，我放他走了，﹂加爾達咆哮著說。﹁我覺得這是個錯誤。他和那個精靈王是同黨。索蘭尼亞人會與精靈達成某種交易，合兵來對付我們。﹂

﹁很有可能。﹂米娜說。

她把手伸向加爾達。他擁有扶她起來的特權。她將他的手︱︱他的右手︱︱握在自己手中，抬頭望向他的眼睛。

﹁一切都很好，加爾達。我知道我在做什麼。要有信心。﹂

﹁我對妳有信心，米娜。﹂加爾達說。

米娜向他投去一道失望的目光。她放開他的手，轉過身去背對著他，面向聖壇。她的眼神和她的沉默就是一種責備，另外還有他手臂上突然撕心裂肺的劇痛。他緊緊閉上嘴巴，一邊按摩手臂，一邊倔強地等待著。

﹁我不需要你了，加爾達，﹂米娜說。﹁上床去吧！﹂

﹁米娜，在妳睡之前我不會去睡覺。妳知道的。或者，在一起待了這麼久之後，妳應該知道。﹂

她的頭垂了下來。他驚訝地看到兩顆淚珠在燭光下閃耀，然後順著她的臉頰慢慢地滑落。她迅速地把它們抹去。

﹁我知道，加爾達。﹂她用一種壓抑的聲音說。她原本想讓自己的聲音顯得嚴厲些，但失敗了。﹁而我也欣賞你的忠誠。如果︱︱﹂她停了下來，然後，把目光移回他身上，幾乎有點羞澀地說。﹁你能和我一起留在這裡嗎？﹂

﹁留下來做什麼，米娜？﹂

﹁為一個神蹟。﹂

米娜以一個命令式的動作抬起頭來。火焰騰地竄起，燃燒得更加明亮旺盛。一波灼人的熱浪撲打在加爾達臉上，讓他透不過氣來，只得抬起手掩護自己。

一口氣鼓滿大廳，吹拂到火焰上，讓它們燒得更旺，竄得更高。聖壇後方懸掛著繡有密儀教派神聖圖徽的旌旗和織錦。火焰舔噬著掛毯的邊緣，很快地，織物便燃燒起來。

熱度劇增。煙雲在聖壇和金月的琥珀棺材周圍盤旋。索蘭尼亞女人開始咳嗽，最後驚醒過來了。她害怕地盯著眼前的景象，一下子跳了起來。

﹁米娜！﹂她喊道。﹁我們得離開這裡！﹂

火焰迅速從旌旗蔓延到支撐陡峭屋頂的樑柱上。加爾達從來沒看到火勢蔓延得如此之快，似乎木頭和牆壁本身都浸了油一樣。

﹁如果妳的奇蹟是燒光這座神殿，那麼索蘭尼亞人就說對了。﹂加爾達在大火的咆哮下吼道。﹁我們現在就得離開這裡，趕在天花板坍塌前。﹂

現在，巨大的木頭屋樑已經著了火，隨時都可能分崩離析，然後朝他們砸來。加爾達剛要抓住米娜並強行把她抱走，忽然，眼前出現了讓他完全摸不著頭腦的一幕。火焰徹底吞沒了屋樑。什麼都沒留下。沒有餘燼落下，也沒有烈焰滾滾的木頭在一片火星飛濺中轟然而下。聖火吞噬了木頭，吞噬了天花板，吞噬了用來搭建屋頂的任何東西。火焰吞噬了它們，隨後便熄滅了。

神殿的屋頂什麼也沒剩下，連灰都沒有。加爾達仰望著夜空和點綴其上的閃耀群星。

兩個法師的屍體坐在他們的板凳上，既看不見，也不關心。他們完全有可能死在大火裡，不發一點聲音，不說一句抗議的話，也不做任何動作來拯救自己。在米娜一句聲色俱厲的命令下，法師們的屍體站了起來，走向聖壇。他們就這麼走著，也看不見自己到底走向什麼地方，直到米娜命令他們停下為止。他們停在金月的琥珀棺材旁，站在那裡，再一次茫然地盯著前方。

﹁看！﹂米娜柔聲說。﹁奇蹟開始了。﹂

加爾達在他漫長的一生中看到過許多奇妙的，或者可怕的景象，特別是在米娜身邊看到的那些，但他從來沒看過任何像這樣的東西。他瞪大眼睛望著，如同五雷擊頂。

數以萬計的靈魂填滿夜空。它們如鬼魅般的霧狀手臂，還有它們的面孔，它們透明的四肢，將星辰完全遮蔽。加爾達驚駭地盯著它們，看到死者們稍縱即逝的手裡捧著巨龍的骷髏。

死靈們畢恭畢敬地輕輕放下第一個骷髏，穿過曾經是屋頂的焦黑空洞，將它放置到聖壇前的地面上。

那個巨大無比的骷髏屬於一條金龍，加爾達能看出來。少數幾塊金色鱗片還殘留在骨頭上，它們在跳躍的燭光下閃耀著。儘管聖壇之廳很大，但骷髏卻幾乎要擠滿大廳。

死靈又放下另一個骷髏，這次，它屬於一條紅龍。死者們把紅龍的骷髏放在金龍旁邊。

外面響起呼喝聲和叫嚷聲。人們看到火光，紛紛朝神殿跑來。但是，當他們震驚地看到眼前神奇而令人心悸的景象後，喊叫聲就停止了。巨龍的頭骨，好幾百個頭骨，被抱在死靈的臂膀內，從夜空中盤旋而下。

死靈井然有序地將骷髏一個個堆放起來，最大的頭顱被放在最底下，以便提供一個穩當的基座，小一點的頭骨被堆放到上邊。這座骷髏之丘升得愈來愈高，一直堆積到遠遠超過原先曾是屋頂最高點的地方。

加爾達的嘴巴發乾，眼裡幾乎要冒出火來。他覺得喉嚨收緊，連說話都變得困難。

﹁這是某個龍王收集的骷髏圖騰！﹂他喊道。

﹁確切地說，是三個龍王。﹂米娜糾正道。

圖騰的高度愈來愈高，現在已經變得比最高大的樹還要高，而死靈們還在繼續往上添加更多的骷髏。

﹁這是綠龍碧雷林斯拉諾克斯、藍龍凱蘭卓斯和紅龍瑪烈赤斯的圖騰。就像瑪烈赤斯偷走其他兩個的圖騰一樣，死靈也偷走了牠的。﹂

加爾達的胃一陣抽搐。他的膝蓋開始發軟，這讓他不得不扶住聖壇，以免摔倒。他害怕極了，而他也並不羞於承認自己的恐懼。

﹁妳偷走了瑪烈的圖騰？龍會發怒的，米娜。牠會找出究竟是誰拿走了圖騰，然後牠便會來收拾妳！﹂

﹁我知道，﹂米娜平靜地說。﹁計劃就是這樣。﹂

﹁牠會殺了妳，米娜！﹂加爾達喘著大氣說。﹁牠會把我們全殺了。我瞭解這頭惡龍，沒人擋得住牠。就算是牠的同類也怕牠。﹂

﹁加爾達，看。﹂米娜柔聲說。

加爾達不情願地把目光轉向現在已經快完成的骷髏堆上。最後一個骷髏，一條小白龍的頭骨，被堆放到最頂端。死靈們逗留片刻，似乎在欽佩自己的手藝。從山上吹來一陣刺骨寒風，把死靈切成束束霧氣，然後把它們驅散得無影無蹤。

死龍們的眼睛開始在空洞的眼眶裡閃耀。在加爾達看來，他似乎能聽見聲音，升起好幾百個聲音，匯成一段勝利的頌歌。一個陰影般的形體在圖騰上凝聚起來，貪婪地盤繞在它周圍。那個陰影般的形體變得愈來愈明顯，愈來愈清晰。許多種顏色的鱗片在燭光下閃耀。一條碩大無比的尾巴蜷曲在圖騰的底座四周，一隻巨龍的身體環繞著它。圖騰上升起五顆龍頭。五顆頭顱連在一個軀體上，而那個軀體又連在圖騰上。

然而，那個軀體還不夠真實。五個龍頭看起來令人心驚膽戰，但它們並不是真正的龍頭，不像它們盤旋於其上那些死龍骷髏那般真實。死龍的眼睛裡發出灼灼光芒，簡直讓人目盲。突然，這片光芒猶如長槍般直刺天空而去。

圖騰的光芒將天空照得透亮，在那裡，有一隻獨眼正俯視著他們。女神之眼。

那隻白熾的眼睛直直地瞪著他們，一眨也不眨。

五頭龍的身體變得愈來愈清晰，逐漸變得真實有力量。

﹁圖騰將它的力量供給唯一真神，就像它曾經供給瑪烈一樣。﹂米娜說。﹁每過一刻，唯一真神就愈來愈接近世界，加入凡人和不朽者之中。在新眼之夜，唯一真神結合這兩者，祂將用凡人的軀體，並在其中注入不朽。在那一刻，祂將君臨天上萬物和地上的一切。祂將統治生者和死者。祂的勝利將得到確保，祂的凱旋將告完成。﹂

﹃祂將用凡人的軀體。﹄這下子，加爾達明白他們為什麼要被迫用車裝著金月的屍體穿越安塞隆，把她在山峰間和谷地裡拉上拉下，拖來拖去。

塔克西絲的終極復仇。祂將進入那個一輩子與祂作對的人體內，祂還將用那個身體來引誘、來羈鎖、來拘束信賴者，無邪者，率真者。

他能聽到神殿外人聲鼎沸，那片聲音在激動中愈來愈大，嘮叨和喧嚷著天空中新升起來的月亮。它們呼喊得愈來愈響。﹁米娜！米娜！﹂

她會來到他們中間，沐浴在他們充滿深情的榮光和溫暖裡，他們的榮光和溫暖，而非那片冰冷刺骨的光輝。她會告訴他們，這是唯一真神的傑作，但沒人會在乎這個。

﹁米娜︱︱米娜︱︱﹂

她走到已成廢墟的神殿外。加爾達聽見當她露面時響起一片不斷高漲的歡呼聲，聲音激盪在山脈裡，迴響在天空上。

在天空上。

加爾達仰望五顆龍頭，看到那頭虛無縹緲的巨龍正盤據在圖騰上，吮吸它的力量。那隻獨眼中目光灼灼。他意識到，就在那一瞬間，他與這位女神的距離要比米娜曾經達到的或者有可能達到的更近。

信賴的，無邪的，率真的。

加爾達想回到他的床上，想要睡覺，想把這一切都丟在黑暗的懷中。他今晚可以打破自己的規定。米娜和她的崇拜者在一起。她不需要他。加爾達正要離去，忽然聽到一聲呻吟。

索蘭尼亞女人蜷曲在地板上，抱成一團，驚愕地仰望天空，仰望著那隻在她頭頂上蜿蜒盤繞的怪獸。

她也看到了真相。

﹁太遲了。﹂當他走過她旁邊時，他對她說。﹁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太遲了。﹂

## ２︱１３不安分的靈魂

兩個法師的屍體站在他們被命令站著的地方，也就是心之神殿︵現在是唯一真神的神殿︶裡的琥珀棺材旁。只有一位法師的靈魂留在這裡觀看堆建圖騰的過程。達拉馬的靈魂已經在承載骷髏的死靈到來時離去了。圖騰在帕林眼前不斷升高，象徵著塔克西絲神后不斷增強的力量。他不知道達拉馬去了哪裡。闇精靈的靈魂經常不在，他外出的時間比他逗留的時間更久。

帕林仍舊覺得離開軀體的這段時間讓他感到不安，但在過去的幾天內，他已經冒險走遠了些。他變得愈來愈警戒，因為和其他死靈一樣，他也意識到，塔克西絲勝利進入世界的那一刻近在咫尺。

帕林望著圖騰，以及隨之而來的，塔克西絲漸趨強大的力量。塔克西絲能以很多種形態出現，不過，在需要對付龍時，祂還是更喜歡龍形。從一個力大無窮的軀體內長出五顆龍頭，每一顆都屬於不同色彩和龍族。紅龍之首粗魯兇惡，火焰在它的鼻孔內時隱時現。藍龍之首纖細優雅，卻絲毫不減致命殺氣，閃電在鋒刃般的利爪間劈啪跳躍。黑龍之首狡詐多變，毒酸四濺。白龍之首殘酷而精明，放射出一股能凍僵骨頭的森森寒氣。綠龍之首邪惡機敏，毒煙從它的大嘴裡噴湧而出。

這是在不朽界域裡的塔克西絲，這是死靈們滿心恐懼地加以侍奉的塔克西絲，這也是帕林自己憎恨、仇視，卻又不得不心中暗生崇敬之意的塔克西絲。因為，在五頭龍的眼裡是神的心智，一份能跨越永恆的廣袤，能領悟無限種可能的心智。它能數出瀚海中的水滴，也能在同時點清荒漠中的沙粒。

黑暗之后盤桓於死龍們的骷髏之上，接受它們的禮讚，這景象對帕林來說實在難以卒睹。他將自己的靈魂從軀體上扯開，不安地遁入黑暗中。

他發現自己很難拋下生前的習慣，因此他以靈魂形態遊蕩在聖克仙街巷時也像生前一樣，本來可以徑直穿過建築物，他卻非得要繞道而過。有形狀的東西無法對一個靈魂構成阻礙，然而它們卻堵住了他的去路。要做出穿牆而過這種徹底違反自然法則的事情，就意味他已經自認失去了與前生的所有關聯。他還不能那麼做，現在還不行。

不過，他的靈魂形態的確讓他能輕易通過擁擠的街道，在那裡，每個人都朝唯一真神的神殿跑去，想要去看看那個神蹟。如果帕林還活著，還能呼吸，那麼他很可能會像那兩個在街道上踉蹌行走的乞丐一樣，被亂哄哄的人群擠走或推倒。其中一個瘸子被人從手裡擠掉了拐棍，另一個瞎子弄掉了他的盲杖，只得無助地用手胡亂摸索，指望能找回它。

帕林本能地要去幫他們，結果卻不得不記起他的身分，記起他無法給予任何幫助。帕林飄到離他們更近的地方，他注意到瞎子看起來很眼熟︱︱銀髮，白袍︱︱特別是銀髮。他看不見那人的臉，因為有塊繃帶遮住了奪去他視力的可怕傷口，同時也把他的臉包得緊緊的。帕林認識這個瞎子，但不記得他究竟是誰。這人不合常理地出現在他不該出現的地方。這時，光明城堡浮現在帕林的腦海裡，他突然回憶起自己曾經在什麼地方看到過這個人。這個人，其實並不是人類。

帕林用靈界之眼看出兩個乞丐的真身，那些形態在塵世裡會呈現出其他樣子，但在不朽界域中，還會是原來的形態。他看到一頭銀龍，光明城堡的前守護者明鏡，與一條藍龍肩並肩地站在一起。

帕林記起了希望是什麼滋味。

當晚，達拉馬的靈魂也在四處奔走。闇精靈的冒險足跡要比帕林遠得多。與帕林不同，達拉馬不會讓任何有形的屏障阻礙他。群山對他來說就如同浮雲般縹緲。他像眨眼吐息般輕而易舉地越過瑪烈巢穴的厚實巖牆，穿透裡面迷宮般的洞廳。

他發現那頭大紅龍正在呼呼大睡。他以前也來找過牠，這情景對他來說已經司空見慣。然而，這次卻有所不同。在以前，牠睡得很香，很平和，心安理得地知道牠是這個世界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誰也沒有強大到敢來挑戰牠。現在，牠的睡眠卻顯得很不安。牠的大腳扭動著，眼睛在閉合的眼皮底下骨碌碌地轉，鼻孔也大張，口水從牠的顎間不斷滴落，一陣低沉的轟鳴迴響在牠的胸腔裡。牠在做夢，看起來是個不怎麼愉快的夢。

這比起牠醒來後發現的事根本就不值一提。

﹁最偉大和仁慈的陛下。﹂達拉馬說。

瑪烈睜開一隻眼睛，這又是一個跡象，表明牠睡得並不安穩。通常達拉馬需要喊牠好幾遍才行，有時候甚至不得不召來牠的一個僕從幫忙。

﹁你想做什麼？﹂牠吼道。

﹁來讓您知道，當您還在安睡時，世界上正在發生什麼事。﹂

﹁好，說下去。﹂瑪烈說著睜開了另一隻眼睛。

﹁陛下，您的圖騰呢？﹂達拉馬不動聲色地問道。

瑪烈轉過牠的大腦袋，望向牠收集的骷髏，想讓自己寬心。這是牠獲得許多次勝利的戰利品，其中也包括戰勝碧雷和凱蘭卓斯。

﹁它在哪裡？﹂牠嗥叫著掃出尾巴。花崗巖牆在一擊之下就分崩離析，鐘乳石從天花板上砸落下來，在牠的紅色鱗甲上撞得粉碎。牠對此毫不在意。﹁賊呢？誰偷了它？告訴我！﹂

﹁我會告訴您的，﹂達拉馬對牠的狂怒視而不見，因為牠無法傷害自己。﹁但我想要一些回報。﹂

﹁總是在精明地討價還價！﹂牠嘶聲說，一簇火焰在牠嘴裡若隱若現。

﹁您知道我現在的可悲處境，﹂說著，達拉馬伸出手去比劃自己鬼魅般的形體。﹁如果您收回圖騰並打敗那個非法搶走它的人，我要求您用魔法將我的靈魂重新注入我體內。﹂

﹁成交。﹂瑪烈說著抽動了一下腳爪，向前探出腦袋。﹁誰幹的？﹂

﹁米娜。﹂

﹁米娜？﹂瑪烈困惑地重複道。﹁這個米娜是誰，她為什麼要偷走我的圖騰？她怎麼辦到的？我沒看見半個小偷！沒人在我的巢穴裡！沒有哪個賊能搬走它！﹂

﹁哪怕一支竊賊大軍也辦不到，﹂達拉馬同意道。﹁但一支死靈大軍就可以。而且，也做到了。﹂

﹁米娜︱︱﹂瑪烈恨恨地吐出這個名字。﹁現在我想起來了。我聽說她統率一支死靈軍隊。什麼垃圾玩意兒！﹂

﹁陛下，正是﹃垃圾玩意兒﹄在您睡覺時偷走了圖騰，並且，它們已經在聖克仙重建了它。就在那座一直被稱為心之神殿裡頭，但現在它已經被稱為唯一真神的神殿了。﹂

﹁又是這個所謂的唯一真神。﹂瑪烈咆哮道。﹁這個神已經開始讓我覺得煩了。﹂

﹁唯一真神能做的可遠遠不只煩擾您而已，陛下。﹂達拉馬平靜地說。﹁這個唯一真神導致了湛青‧血暴、您的表親碧雷，還有藍龍凱蘭卓斯的毀滅，而牠們是克萊恩上僅次於您的三個最強大的巨龍。這個唯一真神還策劃了西瓦那斯提的淪陷、奎靈諾斯的毀滅，並且在索蘭薩斯打敗了索蘭尼亞騎士團。現在，祂又在聖克仙打了勝仗。只有您，獨自擋在祂大獲全勝的路上。﹂

瑪烈瞪了他一眼，但沒有開口，而是陷入陰鬱的沉思中。他把話說得十分尖銳，雖然牠並不怎麼愛聽，但也不能否認其中的事實。

﹁她偷走我的圖騰，為了什麼？﹂瑪烈慍怒地問。

﹁很久以來它就不再是您的圖騰了，﹂達拉馬回答道。﹁唯一真神暗地裡招納了曾經崇拜祂的那些死龍的靈魂。祂利用牠們的靈魂來充實自己的力量。你搶走了原來屬於您的表親和凱蘭卓斯的圖騰，殊不知，這樣一來正中祂的下懷。您讓死龍的靈魂愈加強大了。不要低估這位女神，祂是遭到了削弱，並且在第一次進入這個世界時幾近毀滅，但祂已經恢復了實力，而現在，祂正準備將長久以來一直垂涎不已的東西攬入懷中。﹂

﹁你說話的口氣好像認識這個女神。﹂說著，瑪烈鄙夷地看了達拉馬一眼。

﹁我的確認識祂，﹂達拉馬說。﹁您大概也有所耳聞。祂叫塔克西絲。﹂

﹁是啊，我聽說過祂。﹂瑪烈輕輕揮了一下腳爪，表示不屑。﹁我聽說祂在與渾沌之父的戰爭中拋棄了這個世界。﹂

﹁祂沒有拋棄它，﹂達拉馬說。﹁而是偷走了它，然後把它帶到這裡。祂在凱蘭卓斯的協助下策劃這麼做已經很久了。您難道從來沒有停下來想一想，這個世界怎麼會突然來到宇宙的這個部份？難道您從來沒起過疑心？﹂

﹁沒有，我幹嘛要起疑心？﹂瑪烈光火地答道。﹁如果食物從天上掉到一個餓漢的手裡，他才不會想那麼多，他會吃下去再說！﹂

﹁您吃得實在太好了，陛下。﹂達拉馬同意道。﹁真令人難過，您吃完之後居然沒把垃圾通通清理掉。死龍的靈魂已經認出了牠們的神后，牠會對祂唯命是從。陛下，很可悲地，您必須以寡敵眾了。﹂

﹁死龍沒有尖牙利齒。﹂瑪烈冷笑著說。﹁我面對的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神。祂用一個小女孩當先鋒，還不得不藉助死去的靈魂為祂撐腰。我會奪回我的圖騰，並給這個神致命一擊。﹂

﹁陛下計劃什麼時候去攻打聖克仙？﹂達拉馬問。

﹁當我準備好了之後。﹂瑪烈咆哮道。﹁現在，給我滾開！﹂

達拉馬深深一鞠躬。﹁陛下不會忘記您的承諾吧！將我的靈魂重新注入我的身軀裡。我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對您來說要有用得多。﹂

瑪烈揮了一下爪子。﹁我不會忘記。走開！﹂

牠閉上眼睛，任由牠的大腦袋沉落在地上。

達拉馬才不會受騙上當。儘管瑪烈表面上裝得毫不在意，牠心裡一定受到深深的震撼。牠可以裝睡，但牠心頭上的怒火燃燒得熾熱無比。

達拉馬心滿意足地離開了。他已經做完所有力所能及的事，至少，在這裡的事告一段落了。

圖騰在大火蹂躪過的神殿裡愈堆愈高。米娜的騎士和士兵向她歡呼，高喊她的名字。塔克西絲的陰影盤桓在圖騰上，但沒幾個人能看見祂。他們看到了米娜，而他們心裡也只在乎這個。

在聖克仙城裡幾乎已經杳無人跡的街道上，銀龍明鏡正摸索著方才被撞得脫手而出的手杖。

﹁出了什麼事？﹂他問同伴，後者默默地把拐杖遞給他。﹁怎麼了？我聽見一陣喧嚷和巨響。﹂

﹁那是塔克西絲，﹂銳刃說。﹁我能看見祂。祂已經暴露了自己。我的許多兄弟盤旋在天空中，呼喊祂的名字。死龍也呼喚祂。我在其中聽見了我的配偶。紅龍、藍龍、白龍、黑龍、綠龍，活龍、死龍，全都發誓效忠祂。就在我說話的時候，祂的力量正在不斷增長。﹂

﹁你會加入牠們嗎？﹂明鏡問。

﹁你在強者藍天的洞穴裡說的那些話，我已經回想過好多遍了。﹂銳刃緩緩地說。﹁要不是塔克西絲，又怎麼會有這些降臨在世界上的大災變。我曾經憎恨帕拉丁和其他所謂的聖光之神，並厭惡祂們。我曾經詛咒祂的名字，如果那時我有機會殺死祂的一個嘍囉，我會毫不猶豫地去做，並為之感到榮耀。我渴望有朝一日，吾后能無可爭議地統治這個世界。﹂

﹁現在，這一天來了，而我卻為之感到遺憾。祂一點也不關照我們。﹂銳刃沉吟片刻，然後說道。﹁我看到你在笑，銀龍。你覺得﹃關照﹄是個錯誤的詞。我們這些黑暗之后的追隨者並不以關照個體而聞名。尊重，我想應該用這個詞。塔克西絲對那些效忠於祂的人毫無尊重可言。祂利用他們，直到他們對祂再也沒有價值為止，隨後就把他們扔到一邊。不，我不會為塔克西絲效忠。﹂

﹁但牠會不會主動對抗祂呢？﹂一個熟悉的聲音在明鏡耳邊低語道。﹁如果你能為牠擔保，那我就能藉助牠的力量，另外還有你的。﹂

﹁帕林？﹂明鏡高興地轉向聲音所在處。他朝那裡伸出手去，但沒覺察到有溫暖的手握住牠。

﹁我無法看見或觸摸你，帕林，但我能聽見你。﹂明鏡說。﹁而即使是你的聲音也顯得很遙遠，就好像你隔著一條寬大的山谷在說話。﹂

﹁正是如此，﹂帕林說。﹁然而，我們或許能一起跨越它。我要你幫我毀了那座圖騰。﹂

達拉馬的靈魂匯入像百川歸海般流向唯一真神神殿的死靈河川中。他的靈魂對旁人毫不在意，只顧盯著自己的下一個目標。其他靈魂也忽略他的存在。即使他開口，它們也聽不見。而且它們也看不見他。它們只能聽見一個聲音，看見一個面孔。

到了目的地之後，達拉馬便掙脫了圍繞骷髏圖騰打轉的激流。這座巨大的紀念碑直衝霄瀚，方圓數里內的人，或者說，有成千上萬的人都能望見它。他們正一邊敬畏交加地盯著它，一邊興高采烈地期盼米娜戰勝可憎的紅龍瑪烈。

達拉馬朝圖騰瞥去一道目光。他必須承認，它的確很壯觀。隨後他便把目光轉到更加要緊的事情上。衛兵們在神殿門前站崗，任何有著有形身體的人都不準進去。他的靈魂飄過衛兵身邊，一直來到聖壇大廳裡。他首先確認了自己的身軀還安然無恙，然後有點驚訝地注意到帕林今晚也不在。

帕林也不在，這倒是件稀罕事。儘管他自己手上的事情也很急迫，達拉馬還是停了下來，猜想帕林可能去的地方，以及要去做什麼。達拉馬對他並不怎麼在意。他認為帕林就跟碗麥粥一樣無味。

﹁不過，﹂達拉馬提醒自己。﹁他終究是雷斯林的姪子。而且，儘管麥粥單調乏味，但它很厚實黏稠。在那片平靜的表面下可以隱藏很多東西。﹂

靈魂們在狂喜中繞著圖騰飛旋，好似浸過水的木頭裡升起的煙霧般厚實。無論在哪一瞬間，只要他肯望一眼，就能看到百萬張面孔從他身邊湧過。達拉馬繼續著手去執行他計劃中的下一步。

米娜獨自一人站在被燭火照亮的聖壇前。她背對著圖騰，癡迷地盯著火焰。龐然大物般的牛頭人就在不遠處。米娜在哪裡，牛頭人也會在那裡。

﹁米娜，妳累了，﹂加爾達懇求道。﹁妳都快站不住了。妳一定得去睡覺。明天︱︱誰知道明天會怎麼樣？妳該休息了。﹂

﹁我覺得你才該上床休息了，加爾達。﹂米娜說。

﹁我試過了，﹂牛頭人咆哮著說。﹁但我睡不著。我知道會在這裡找到妳。﹂

﹁我喜歡待在這裡，﹂米娜用一種如夢似幻的聲音說。﹁在唯一真神旁邊。我能感覺祂的神聖榮光。祂把我摟在懷中，把我舉起。﹂

米娜把目光移向夜空，由於屋頂已經被燒毀，因此夜空清晰可見。﹁我和祂在一起感到很溫暖。我在祂的懷裡感到暖意融融，備受寵愛；我在那裡衣食無憂，安全無虞。當我回到這個世界時，我又冷又餓又渴。待在這裡是種懲罰，加爾達，我真巴不得能到那裡去。﹂

加爾達在喉嚨裡悶哼了一聲。即使他心存疑慮，也很識相地沒說出來。他只是說。﹁不過，米娜，當妳在這裡的時候，妳還要為唯一真神盡到職責。如果妳累出病來，就無法履行那項職責了。﹂

米娜伸出手，搭在牛頭人的肩膀上。﹁你說得對，加爾達。我太自私了。我會去睡覺，而且明天早上要睡到很晚。﹂

米娜轉身望向圖騰。她的琥珀色眼睛裡光芒閃耀，似乎她仍在盯著火焰。﹁它是不是很壯觀？﹂

本來她也許還要再說幾句的，但達拉馬趁空檔鑽進她的視線裡。他深深一鞠躬。

﹁我只占用妳一點時間，米娜。﹂說著，達拉馬又鞠了個躬。

﹁你先走吧，加爾達，確保我的房間已經準備妥當。﹂米娜下令。﹁別急。我馬上就來。﹂

加爾達的獸眼掃過達拉馬靈魂的盤桓之處。達拉馬永遠也無法確認牛頭人有沒有看見他。他並不認為有這種可能，但他感覺到加爾達清楚他的幽靈就在那裡。牛頭人皺了一下鼻子，似乎聞到什麼腐爛的氣味。隨後，隨著鼻子的一聲悶哼，加爾達轉身離開了聖壇大廳。

﹁你要做什麼？﹂米娜問達拉馬。她的聲音很平靜，鎮定自若。﹁你有沒有打聽到坎德人攜帶的魔法裝置的下落？﹂

﹁啊，沒有。﹂達拉馬說。﹁但我有其他消息。壞消息。瑪烈已經得知是妳偷走牠的圖騰。﹂

﹁果然。﹂米娜說著露出一絲微笑。

﹁米娜，瑪烈會過來奪回它。龍大發脾氣。牠把妳看成是對牠權力的威脅。﹂

﹁你告訴我這些做什麼，法師？﹂米娜問。﹁你當然不會是擔心我的安全。﹂

﹁不，米娜，我不擔心。﹂達拉馬淡淡地說。﹁可是，如果妳出了差錯，我要為我自己的安全擔心。我會幫妳打敗瑪烈。要與這頭龍作戰，妳會需要一個法師幫助。﹂

﹁在你這種可悲的狀態下，你又怎麼幫得了我？﹂米娜被逗樂了。

﹁讓我的靈魂回到軀體上去。我是克萊恩歷史上最強而有力的法師之一。我可以提供妳無可估量的幫助。沒有人來為妳領導死者。妳想招募索思爵士，但失敗了。﹂

琥珀色眼睛一閃。她不開心了。

﹁是的，我聽說了那件事。﹂達拉馬說。﹁我的靈魂在世上漫遊。我對許多正在發生的事瞭如指掌。我對妳會有用的。我能做那個率領死靈的人。我能找到坎德人，把他和裝置帶給妳。柏伏特認得我，他信任我。我對時光旅行裝置也做過一番研究，我能教妳怎麼使用它。我能用自己的魔法幫妳抵禦龍的魔法。這些，我都能幫妳做到，但只能是在我身為活人的情況下。﹂

﹁這些，你都要為我去做。如果我提出要求的話，你還得去做更多，﹂米娜說，﹁不是以一個活人的狀態，而是一具活屍﹂她高傲地抬起頭來。﹁說到幫我對付瑪烈的事，我不需要你的任何幫助。唯一真神支持我，與我並肩戰鬥。我不需要其他任何人幫忙。﹂

﹁在妳走之前，米娜，聽我說，﹂達拉馬不顧她轉身要走，堅持說道。﹁在我年輕時，我來到妳的唯一真神面前，就像一個戀愛中的人去見他的情人。祂擁抱我，愛撫我，並向我許諾，有朝一日，我們將統治世界，祂與我。我相信祂，信任祂。但我的信任遭到了背叛。當我對祂不再有用時，祂就把我扔給我的敵人們。米娜，祂也會對妳做同樣的事。當那一天來臨時，妳會需要一個有我這種力量和威能的盟友。一個活著的盟友，而不是一具屍體。﹂

米娜停下腳步，回頭瞟了他一眼。她做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態。﹁法師，也許你說的話裡有點可取之處。﹂

達拉馬警覺地望著她，不相信這突如其來的轉變。﹁有的，我向妳保證。﹂

﹁你對唯一真神的信賴遭到了背叛。祂大概也能這樣說你，黑袍達拉馬。愛人們經常爭吵，一種愚蠢的爭吵，很快就被拋到腦後，沒人會記得。﹂

﹁我記得。﹂達拉馬說。﹁由於祂的背叛，我失去了我曾經愛過、珍視過的一切東西。妳難道認為我會如此輕易地忘懷嗎？﹂

﹁祂也可以說，你將所有你愛的、珍視的東西凌駕於祂之上，﹂米娜說。﹁祂才是那個被拋棄的。然而，在過了這麼長時間後，誰對誰錯已經不重要了。祂珍視你的感情。祂會把你失去的所有東西都還給你，還有更多，以此來證明祂依舊愛你。﹂

﹁用什麼作為回報？﹂達拉馬警覺地問。

﹁你的真心誠意。﹂

﹁以及？︱︱﹂

﹁一點小恩惠。﹂

﹁這點﹃小恩惠﹄是什麼？﹂

﹁你的朋友，帕林‧馬哲理︱︱﹂

﹁他不是我朋友。﹂

﹁那就更方便了。﹂米娜說。﹁你的同僚法師正在陰謀對抗唯一真神。當然，祂知道他的計劃。祂會不費吹灰之力地挫敗它們，但在這些日子裡，祂有許多事情需要想一想。祂會感謝你的幫助。﹂

﹁我得做什麼？﹂達拉馬問。

米娜聳聳肩。﹁沒什麼，只要在他準備行動時警告祂就可以了。祂自然會去處理剩下的一切。﹂

﹁回報是？﹂

﹁你將能死而復生。你將被賜予所有你要的東西，包括死靈軍隊的統率權，如果你想要的話。除此之外︱︱﹂米娜對他微笑。那雙琥珀色眼睛在微笑。

﹁嗯？除此之外怎麼樣？﹂

﹁你的魔法也會被賜還給你。﹂

﹁我的魔法。﹂達拉馬強調道。﹁我不想要祂從死靈那裡弄來、然後再借貸給我的魔法。我要那個曾經在我體內活靈活現的魔法！﹂

﹁你想要神的魔法。祂答應了。﹂

達拉馬回想起神后曾經答應過他的事，所有被祂一一背棄的承諾。他太想要這個了。他想要相信。

﹁我會的。﹂他輕聲說。

## ２︱１４戒指與斗篷

奎靈那斯提精靈抵達西瓦那斯提後，已經過去幾個星期了。吉爾薩斯不知道他們已經在這裡待了多久。在不受時光影響的樹林中，日子都混在一起。雖然他的族人心滿意足地讓日子從時光的絲帶上滑落在柔軟的綠地上，但吉爾薩斯不甘心如此。他一天比一天沮喪。阿爾瀚娜仍舊繼續假裝西瓦諾謝還在帳篷裡養病。她跟族人們談起自己的兒子，編造種種細節；他說了什麼，他吃了什麼，他如何慢慢地恢復健康。吉爾薩斯吃驚不已地聽著這些謊言，不過，過了一段時間後他得出結論：阿爾瀚娜是真的相信這些假話。她將假象的絲線織成一張溫暖的毯子，用它包覆著自己，避免去面對冷酷的真相。

西瓦那斯提精靈聽著她的謊言，毫不懷疑︱︱這也讓吉爾薩斯覺得無法理解。

﹁我們西瓦那斯提人不喜歡改變。﹂琦霖向吉爾薩斯解釋說。﹁我們的法師制止了季節的變化，因為我們不能忍受看到春天的綠意凋謝。我知道你不明白，吉爾薩斯。你體內奔流的人類熱血讓你無法安安靜靜地坐著。你計算著分分秒秒，因為時間如此短暫，流逝得那麼快。你身體裡人類的那個部份渴望著變化。﹂

﹁然而變化已經來了！﹂吉爾薩斯來回踱著步。﹁無論西瓦那斯提精靈願不願意接受。﹂

﹁是的，變化已經來到我們面前。﹂琦霖苦笑著。﹁它的怒濤洪流沖走那麼多我們所愛的東西。如今水流平靜了，我們心滿意足地隨波逐流。或許我們會被沖到某個寧靜的海邊，再沒有人能找到我們，碰觸或是傷害我們。﹂

﹁黑暗騎士們身陷絕望，﹂吉爾薩斯說。﹁他們寡不敵眾，糧盡援絕，士氣低迷。我們應該現在就進攻！﹂

﹁結果會如何呢？﹂琦霖聳了聳肩。﹁黑暗騎士們就如你所說的身陷絕境。就算不打仗他們也會頹敗。而我們則會有許多人在戰鬥中倒下。﹂

﹁同樣也會有許多敵人死去。﹂吉爾薩斯不耐煩地反駁。

﹁一個人類的死就像壓死一隻螞蟻︱︱許多人類死去，也會有許多人出生。而一位精靈的逝去就像是一棵橡樹倒下，百餘年內都不會有人能成長茁壯到可以取代他的位置。我們已經失去那麼多同伴，只剩下這麼少的人，他們全都是珍貴的。我們怎麼能浪費呢？﹂

﹁如果西瓦那斯提精靈知道關於西瓦諾謝的真相會怎麼樣？﹂吉爾薩斯陰沉地問道。﹁會發生什麼事？﹂

琦霖別過頭去看著從未改變過的莽林中的綠葉。﹁他們知道，吉爾薩斯。﹂他平靜地說。﹁他們知道。就像我說的，他們不喜歡改變。假裝一直是春天比較容易。﹂

終於，吉爾薩斯放棄了要為西瓦那斯提精靈擔憂，開始為自己的族人操心。奎靈那斯提精靈開始分化，很不幸地，其中一派就是由他的妻子所帶領的。牝獅渴望復仇，不論要付出什麼代價。

她和那些跟她一樣想法的人想要與西瓦諾斯城中的人類作戰，把他們趕走，不管西瓦那斯提精靈是否跟他們一起作戰。吉爾薩斯一次次爭辯說，不管什麼情況下，奎靈那斯提都不能對他們親族的都城發動攻擊，但他的勸說失敗了。他認為這樣不會帶來任何益處，反而會導致兩個國家之間更長時間的疏離。他能清楚地看到這樣的未來，不明白其他人怎麼如此盲目。

﹁你才是那個真正盲目的人。﹂牝獅生氣地說。﹁沒什麼好奇怪的，因為你總是看到自己心裡的黑暗面！﹂

她離開了他，從他們的帳篷裡搬走，去跟她的野精靈隊友一同生活。吉爾薩斯為這次爭吵感到很傷心︱︱這是他們婚後第一次爭吵︱︱但他必須先扮演好一個國王的角色，而不是個深情的丈夫。雖然事實上他很想讓步，但他不行，他不能讓她隨自己的意願去做事。

奎靈那斯提精靈中的另一派則被西瓦那斯提精靈的生活方式所誘惑。他們的心傷痕累累，心滿意足地生活在這個夢一般的美麗森林中，懷念著自己家鄉的樹林。帕塞隆議員是這一派的領袖。他向西瓦那斯提精靈阿諛奉承，往他們耳裡灌迷湯，說吉爾薩斯是個半人類，因而不曾是，也永遠不會是奎靈那斯提的正統的統治者。吉爾薩斯就像所有人類一樣古怪又任性，不可信任。要不是有帕塞隆議員堅定不移的勇氣，奎靈那斯提精靈永遇也不能活著穿越沙漠，來到這裡。

一些奎靈那斯提精靈知道這番話不是真的，有許多精靈為他們所喜愛的國王爭辯，但其他精靈雖然讚賞吉爾薩斯的勇氣，但如果看到他離開也不會難過。他代表過去，代表痛苦，代表累累的傷口。他們想要開始治癒心傷。就跟西瓦那斯提精靈一樣，這些精靈開始不信任吉爾薩斯，而帖塞隆的竊竊私語仍未停歇。

吉爾薩斯覺得自己像是走進了一片沼澤。一步一步地、一寸一寸地被吞入無名的毀滅厄運。他的掙扎讓他陷得更深，他的呼喊被全然忽略。末日正在慢慢逼近，但是看來沒有其他人在意。只有他看到了末日。

僵局仍在持續。黑暗騎士躲在西瓦諾斯城中，不敢出城。精靈們躲在森林裡，不願行動。

吉爾薩斯這些天常常獨自在林中漫步。他心情陰沉，飽受折磨，拒絕任何人的陪伴，甚至拒絕了普蘭切特。他聽到空中傳來一聲野獸的尖嘯，於是抬起了頭，頓時渾身發冷。一隻載著騎手的獅鷲獸盤旋在樹梢之上，正在尋找降落的地點。無論是好是壞，變化出現了。

吉爾薩斯匆忙穿過樹林，趕往阿爾瀚娜的營地，那個營地建在西瓦那斯提和布洛德的邊界線南邊約三十里遠的地方。西瓦那斯提精靈的主力都在那裡，從首都西瓦諾斯逃出或被救出的難民和奎靈那斯提的難民也在那裡。其他的精靈兵力分佈在東塔拉斯河沿岸，多數都潛伏在西瓦諾斯周圍的浴血之林中。雖然分散各處，精靈各隊之間卻能保持經常的聯繫：靠風，靠林中和空中的動植物，還有在隊伍之間傳遞急信的信使。

吉爾薩斯已經從營地走出好長一段路，因此折返花了他一些時間。當他到達營地時，他看到阿爾瀚娜身旁有位自己不認識的精靈。這位精靈的穿著像是戰士，從他一臉風塵和沾著旅途塵土的衣服看來，他旅行了好幾個月。吉爾薩斯從阿爾瀚娜熱情的聲音和興奮的模樣可以看出，這位精靈對她來說是很特別的。吉爾薩斯還沒來得及讓阿爾瀚娜注意到自己，她就和那陌生的精靈一同消失在掩蔽所裡了。

琦霖看到吉爾薩斯，朝他揮手要他過去。

﹁薩馬回來了。﹂

﹁薩馬︱︱就是那位去找西瓦諾謝的戰士？﹂

琦霖點頭。

﹁那西瓦諾謝呢？﹂吉爾薩斯看向阿爾瀚娜帳篷的方向。

﹁薩馬是一個人回來的。﹂琦霖說。

一聲痛哭從阿爾瀚娜的掩蔽所中傳出。哭聲迅速止住，再沒有出現。緊張地在外等候的精靈們面面相覷，搖了搖頭。一大群精靈擠在這狹小的空地上。他們恭敬地保持著沉寂，等待著，但他們所等著要聽到的，是與自己相關的消息。

阿爾瀚娜出來對眾人說話，薩馬陪著她，護在她身側。薩馬讓吉爾薩斯想到了梅丹元帥，他們的相似之處並未被彼此欣賞。薩馬是位年長的精靈，可能與阿爾瀚娜的丈夫波修士年紀相仿。多年的流亡和戰事將他精緻的面容蝕刻成冷硬尖銳的形象。他早已學到要如何控制情感的火焰，不在外表流露出思緒和感情的痕跡。只有在他看向阿爾瀚娜時，一雙黑色的眼睛裡才會閃動著熱情。

阿爾瀚娜被濃密黑髮環攏的臉龐通常很蒼白，就像百合花般的純淨白色。現在她的臉色已全然失去了色彩，就像透明的一般。她開口想說些什麼，但沒說出來。她發著抖，痛苦在摧毀她，彷彿是一根一根骨頭地將她支離。薩馬伸出手想扶她。她把他甩開了。她神色一凜，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望向鴉雀無聲的聽眾。

﹁我將話語託付清風和湍流，﹂阿爾瀚娜說，﹁讓它們將這些話傳給我的人民。我將話語託付給林間的百獸與空中的鳥雀，讓牠們將這些話帶給我的人民。在這裡的諸位，前去將我的話帶給我的人民和我們的親族奎靈那斯提精靈。﹂她的目光碰上了吉爾薩斯，但沒有一絲停留。

﹁你們認識他︱︱薩馬，我最信任的指揮官和忠誠的朋友。幾個星期前，我派他去執行一項任務。他回來了，帶回重要的消息。﹂阿爾瀚娜停下來潤了潤嘴唇。﹁在告知諸位薩馬告訴我的事之前，我得向你們承認一件事。我宣稱西瓦諾謝，你們的國王在帳篷中養病，我說了謊。如果你們想知道我為什麼要說謊，只要看看自己的周圍。我說謊是為了保持我們的團結，讓我們的親族與我們聯合一體。因為這個謊言，我們在本來會嚴重削弱力量的時候，仍保持強大。在面對未來的時候，我們需要這種團結的力量。﹂

阿爾瀚娜停下來，顫抖著吸了口氣。

﹁我現在告訴你們的都是真相。在西瓦諾斯的戰鬥後不久，西瓦諾謝被黑暗騎士俘虜了。我們設法救出了他，但他當晚就從我們這裡被帶走。我派薩馬去查明他出了什麼事。薩馬找到了他。西瓦諾謝，你們的國王，如今正被關押在聖克仙城。﹂

精靈們發出輕微的騷動聲，就像是一陣吹過柳枝的和風，但他們什麼都沒說。

﹁我讓薩馬告訴諸位他的事。﹂

就在薩馬對眾人說話之前，他還護著阿爾瀚娜。他站在她身旁，準備在她失去力量軟倒時可以扶住她。

﹁我遇到一位索蘭尼亞騎士，一個勇敢又有榮譽的人。﹂薩馬的目光掃過人群。﹁那些認識我的人知道這是很高的讚美。這位騎士在獄中見到西瓦諾謝，並冒著生命危險和他談過話。這位騎士帶給我西瓦諾謝的斗篷和這枚戒指。﹂

阿爾瀚娜舉起戒指讓所有人看到。﹁這戒指是我兒子的，我認得出來。他還是個孩子時，他父親就把這戒指給了他。薩馬也認得它。﹂

精靈們看看戒指，又看看阿爾瀚娜，表情變得困惑。幾個站在琦霖身邊的軍官用手肘輕輕推了推琦霖，催他上前。

琦霖走上前。﹁可以準許我說幾句話嗎，女王陛下？﹂

﹁可以。﹂阿爾瀚娜說道，但看著他的目光像是在說：﹁你可以說話，但我不保證會聽。﹂

﹁請原諒，阿爾瀚娜‧星光，﹂琦霖恭敬地說。﹁原諒我質疑像薩馬如此偉大又有威名的戰士。但我們怎麼知道可不可以相信這個人類騎士？也許這是個陷阱。﹂

阿爾瀚娜鬆了口氣。顯然這不是她預料中琦霖會問的問題。

﹁讓吉爾薩斯，奎靈那斯提的統治者，索拉斯特倫家之子上前來。﹂

吉爾薩斯不知道這跟他有什麼關係，他走出人群朝阿爾瀚娜鞠躬行禮。薩馬嚴厲的目光掃過吉爾薩斯，後者覺得自己正被他放在天平上稱量。在薩馬的評估中自己是好是壞，年輕國王無法做出判斷。

﹁陛下，﹂薩馬開口道。﹁您在奎靈那斯提時，是否認識一位名叫傑拉德‧鎢斯‧孟塔的索蘭尼亞人？﹂

﹁是的，我認識。﹂吉爾薩斯大吃一驚地回答。

﹁您認為他是一位勇敢又有榮譽的人嗎？﹂

﹁我確實這麼想。﹂吉爾薩斯說。﹁他也值得這樣的評價，而且更甚於此。這就是你與之交談過的那位騎士嗎？﹂

﹁傑拉德騎士聽說奎靈那斯提的國王和該國的倖存者，正設法前往我們的國土尋找安全的避難所。他對您所失去的表示深切的哀悼，但也很高興您安全活著。他向您問好。﹂

﹁我認識這位騎士。我清楚他很勇敢，而且我能證實他的名譽。相信他的話沒有錯。傑拉德‧鎢斯‧孟塔在特殊情況下去到奎靈那斯提，但在他離去時已經是精靈們真正的朋友，並帶著我們敬愛的太后羅拉娜塞拉莎的祝福。他是我母親祝福過的最後一個人。﹂

﹁既然薩馬和吉爾薩斯都證實了這位騎士的榮譽，那麼我沒有異議了。﹂琦霖說道。他鞠躬行禮，走回自己的位置。

上百個精靈聚集在這裡。他們安安靜靜，不發一語，只是彼此交換著目光。這沉默意味深長。阿爾瀚娜應該繼續說下去，她也的確這麼做。

﹁薩馬帶來了別的消息。我們現在知道這個唯一真神的名字了。唯一真神以和平與愛的名義來到我們當中，但那是祂卑劣無恥的、欺騙與毀滅我們的陰謀的一部份。現在我們知道是為什麼了。唯一真神的名字是個古老的名字。唯一真神就是塔克西絲。﹂

像是一塊石頭墜入止水，這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激起的浪濤漫過了精靈們。

﹁我無法對你們解釋怎麼會發生這種可怕的怪事，﹂阿爾瀚娜繼續往下說，每說出一個字，她的聲音都變得愈加堅強和威嚴。精靈們現在站在她這邊，她有他們完全的支持。所有與人類騎士相關的事都被遺忘了，被一個故敵的漆黑雙翼所遮蔽。﹁但我們不需要知道發生的原因。我們最後終於弄清楚敵人的名字，而這是我們可以擊敗的敵人，因為我們曾在過去擊敗過祂。﹂

﹁那位索蘭尼亞騎士傑拉德將同樣的消息帶往騎士評議會，﹂薩馬補充道。﹁索蘭尼亞人正在組織軍隊進攻聖克仙城。他勸精靈也成為這支軍隊的一部份，去救出我們的國王。你們的意見呢？﹂

精靈們發出一陣歡呼，連樹枝也為之顫動。聽到這陣騷動，愈來愈多的精靈來到這片空地，聲音愈來愈大。牝獅來了，她率領的野精靈跟隨著她。她滿臉透紅，眼睛發亮。

﹁我聽到了什麼？﹂她一邊喊著，一邊跳下馬奔向吉爾薩斯。﹁這是真的嗎？我們終於要去作戰了？﹂

他沒有回答，但她興奮得根本沒注意到這點。她轉身走開，來到西瓦那斯提精靈中找那些戰士們追問。在此之前，精靈戰士從不曾紆尊與一名野精靈交談，而現在，他們快樂地回答著她急切提出的問題。

阿爾瀚娜的軍官們圍在她和薩馬身旁，提出建議，做著策劃，討論行軍的路線，以及他們可能會有多快抵達聖克仙，決定誰去遠征，誰該留下。

吉爾薩斯默默地獨自站在一旁，聽著這些吵鬧。最後，在他開口說話時，他聽到自己的聲音，聽到裡面比精靈嗓音埋得更深、更刺耳的人類聲音。

﹁我們必須進攻，﹂他說。﹁但目標不該是聖克仙。我們的目標是西瓦諾斯。當這個城市安全時，我們才能將目光轉向北方。﹂

精靈們吃驚又不滿地盯著他，彷彿他是一個在婚禮上發狂，將所有的贈禮毀掉的賓客。唯一一個重視他的精靈就是薩馬。

﹁讓我們聽聽奎靈那斯提國王的意見。﹂他抬高聲音，壓過那些生氣的嚷叫。

﹁我們確實曾在過去擊敗過塔克西絲，﹂吉爾薩斯對瞪著他的聽眾們說道。﹁但那時我們有帕拉丁、米莎凱和其他光明神祇的幫助。如今塔克西絲是唯一的神，僅有的一個，而且是最強的神，想要擊敗祂並不容易。﹂

﹁我們將自家園遠征數百里，將我們自己的國土留在敵人手裡。我們去加入一場人類的戰鬥，去攻占一個人類的城市。我們將為毫無回報的事情作出犧牲。我並不是說我們不要參與對抗塔克西絲的戰鬥，﹂吉爾薩斯補充說。﹁你們都知道，我的母親與人類一同作戰。她為了拯救人類的城市、人類的生命而戰。她為那些甚至不曾感謝她的人作出犧牲。這場針對塔克西絲與其屬軍的戰爭，我相信是值得的。我只是奉勸各位，我們要確信能有一個可以返回的家園。我們已經失去了奎靈那斯提，我們不要再失去西瓦那斯提了。﹂

聽到他洋溢著熱情的詞句，牝獅的表情變得柔和了。她走過去站到他身旁。

﹁我丈夫說得沒錯，﹂她說。﹁我們應該進攻西瓦諾斯，在派兵去救出年輕的國王之前，要將它牢牢掌握在手中。﹂

西瓦那斯提精靈滿懷敵意地看著他們。一個半人類和一個野精靈。外人，異種。他們憑什麼可以告訴西瓦那斯提精靈，甚至是奎靈那斯提精靈要做什麼？帕塞隆站在阿爾瀚娜身旁，對她耳語著什麼，無疑是在勸說她不要理會這個﹁傀儡國王﹂。吉爾薩斯在他們之中發現了一個盟友︱︱薩馬。

﹁我們表親的國王所說的非常明智，陛下。﹂薩馬說道。﹁我想我們應當重視他的意見。如果我們征往聖克仙，我們不該留下一個會在背後攻擊並殺害我們的敵人。﹂

﹁黑暗騎士就像困在罐子裡的蜜蜂一樣被困在西瓦諾斯裡，﹂阿爾瀚娜答道。﹁他們嗡嗡叫個不停，卻逃不出去。米娜沒必要向西瓦諾斯的黑暗騎士派出援兵。如果她想，她之前早就這麼做了。我會留下一小部份隊伍繼續騷擾他們，再留下一支更大的隊伍包圍他們。當凱旋時，我們會處理掉這些黑暗騎士。我兒子和我會一起對付他們。﹂她驕傲地加上最後一句。

﹁阿爾瀚娜。﹂薩馬想繼續勸她。

她瞥了他一眼，淡紫色的眼睛變成深紫色，目光冰冷。

薩馬沒再說什麼。他鞠躬行禮，站回他的女王身後。他沒有看向吉爾薩斯，也沒有看向阿爾瀚娜。決定已下，事情到此為止。

西瓦那斯提精靈和奎靈那斯提精靈急切地圍在她身旁，等著她下令。兩個國家最終聯合在一起，為了遠征聖克仙聯合在一起。牝獅擔心地打量了丈夫一會兒，握緊他的手安慰他，接著，她也急切地將注意力轉向阿爾瀚娜‧星光。

他們為什麼看不到呢？是什麼讓他們盲目？

塔克西絲。這是祂幹的，吉爾薩斯心裡想著。祂現在完全沒有對手，可以自由地統治世界。祂掌握了愛的甜蜜藥水，在裡頭混入劇毒，將它同時餵給了母親和孩子。西瓦諾謝對米娜的愛變成了著魔的癡迷。阿爾瀚娜對兒子的愛蒙蔽了她的神智。我們怎麼能跟這個對抗？當連愛︱︱我們最有效的武器︱︱都被玷污時，我們怎麼能對抗一位神？

## ２︱１５拯救國王

精靈們愛幻想，愛做夢，可以用整個白晝來觀看一朵玫瑰的慢慢綻放，或是安安靜靜、全神貫注地在夜空下仰望星辰直到天荒地老。但當他們開始行動的時候，卻往往會讓看到他們的人類大吃一驚。他們思維敏捷、行動迅速的表現，快速決斷、立即執行的能力，不懼艱險、克服萬難的決心，這些都讓人為之震驚。

如果阿爾瀚娜和薩馬在接下來的幾天裡確實曾經休息過，吉爾薩斯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時候。整日整夜地，在她林中掩蔽所裡進進出出的人潮絡繹不絕。他本人也是其中的一員，因為身為族人的領導者，在所有重大決策中都有他的份。不過他很少說話，而阿爾瀚娜也優雅地忍受著要邀請他來議事的痛苦。他很清楚自己的意見不會被重視。再說，他對將要穿越的地域所知甚少，所以也幫不上什麼忙。

他很吃驚地看到西瓦那斯提和奎靈那斯提精靈是如何欣然期待阿爾瀚娜成為領導者，而她曾一度是個被驅逐的闇精靈。在他聽到她詳述計劃的各個要點後，他就不再吃驚了。她瞭解將要遠征跋涉而過的那些廣闊地域，因為多年來，她曾將自己的兵力隱藏在這些地方。她熟知每一條大道，每一條小徑，每一個洞穴。她瞭解戰爭，她清楚戰爭的艱辛與恐怖。

沒有哪個西瓦那斯提指揮官能對將要穿越的地域有如此廣博的認識，對將要與之一戰的力量有如此清楚的瞭解。很快地，他們之中最頑固不化的成員都為阿爾瀚娜的博聞強識折服，發誓效忠於她。甚至連帶領著野精靈的牝獅都對她心悅誠服。

阿爾瀚娜的遠征計劃非常了不起。精靈們將向北進入布洛德，他們的敵人食人魔的領土。這看起來像是自殺行徑，但多年前，波修士就已經發現卡基斯山脈分成了兩支，在高聳的山峰中間藏匿著溪谷山澗。從溪谷中行軍，精靈就可以用群山來保護自己的側翼。這條路線漫長而險峻，但精靈大軍可以輕裝急行。他們希望在被食人魔發現之前就能安全穿過布洛德。

和必須用車拖載鐵匠火爐及糧草輜重的人類軍隊不同，精靈們不穿板甲和鍊甲，也不配重劍和盾牌。精靈們使用弓箭，精靈箭手的高超技藝聲名遠揚。因而與人類相比，精靈軍隊行軍的距離要遠得多。精靈們不得不迅速開始行動，因為短短幾周之內冬雪將飄落群山，封鎖這些道路。

儘管吉爾薩斯對阿爾瀚娜的作戰計劃欽佩不已，但他身體的每個部份都在放聲大喊，說這是錯的。正如薩馬所說的，他們不能往前作戰，而讓敵人扼制身後。吉爾薩斯是那麼沮喪失落，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去參加會議了。然而，奎靈那斯提精靈需要一名代表。他打算將之交給自己多年來的朋友，一位與吉爾薩斯的妻子一同將他從意志消沉中拉出來，一度支持他的人。

﹁普蘭切特，﹂一天早上，吉爾薩斯將他召來。﹁我現在解除你對我的職責。﹂

﹁陛下！﹂普蘭切特瞪大眼，既震驚又慌張。﹁我做了什麼或說了什麼讓您不高興嗎？如果是這樣，我非常抱歉︱︱﹂

﹁不，我的朋友，﹂吉爾薩斯綻出一個發自內心的微笑，而非出於禮貌。他將手搭在普蘭切特的肩上，他長久以來一直陪伴在吉爾薩斯身旁。﹁別急著下定論。我稱你為﹃朋友﹄，是真心的。我稱你為良師益友，也是真心的。我稱你為父親與顧問，也同樣是真心的。你對我而言，就是這些身分。如果沒有你的力量支持和你睿智的指引，我今天就不可能站在這裡。我沒有誇大其辭。﹂

﹁陛下，﹂普蘭切特爭辯道，他的聲音變得沙啞了。﹁我不值得您這樣的讚美。我只不過是個園丁。您自己才是茁壯成長、愈強愈高的大樹︱︱﹂

﹁全因有你的細心照顧。﹂

﹁而這就是我必須離開陛下的原因嗎？﹂普蘭切特平靜地問道。

﹁是的，因為現在你該去照顧和看護其他人了。奎靈那斯提精靈需要一位軍事領袖。我們的人民大聲要求征往聖克仙。你得做他們的將領。牝獅會率領卡岡那斯提精靈，你則負責領導奎靈那斯提精靈。你可以為我做到這些嗎？﹂

普蘭切特猶豫著，心煩意亂。

﹁普蘭切特，﹂吉爾薩斯說道。﹁帕塞隆議員已經在設法擠上這個位置。如果我委任你，他會滿腹牢騷，抱怨不休，但他不能阻止我做這個決定。他對軍事一無所知，而你是有多年戰鬥經驗的老兵。你被西瓦那斯提精靈所喜愛與信任。請你看在我們人民的份上，為了我，接受委任吧！﹂

﹁遵命，陛下。﹂普蘭切特立即答應下來。﹁我當然會接受委任。我感謝您對我的信心，我會努力做到好。我知道陛下不贊成這次行動，但我相信這是正確的。一旦我們擊敗塔克西絲，將祂驅離這個世界，黑暗羽翼投下的陰影就會消散，光明將再次照耀在我們身上，我們將會從兩國的國土上除掉敵人。﹂

﹁你真的這麼想嗎，普蘭切特？﹂吉爾薩斯憂鬱地問。﹁我對此心存疑慮。我們或許能擊敗塔克西絲，但我們無法擊敗祂在人們心中種下的黑暗。因此我認為明智的做法應該是先趕走占據我們家園的敵人，保證我們的故土安全無虞，鞏固力量，然後再向世界出發。﹂

普蘭切特一言不發，顯得侷促不安。

﹁說出你的想法，朋友。﹂吉爾薩斯笑了。﹁你現在是我的將軍。如果我錯了，你有責任告訴我的。﹂

﹁陛下，我只是想說，正是這種與世隔絕的政策在過去對精靈造成了巨大的傷害，讓我們甚至被盟軍所猜疑、誤會。如果我們在這次戰事中與人類並肩作戰，這將向他們證明，我們也是這廣大世界的一份子。我們會贏得他們的尊敬，或許甚至能贏得他們的友誼。﹂

﹁換句話說，﹂吉爾薩斯冷冷地一笑。﹁我一直都是那個躲在自己床上苦思冥想，寫詩作詞的人︱︱﹂

﹁不，陛下。﹂普蘭切特吃驚不已。﹁我從來沒那個意思︱︱﹂

﹁我知道你是什麼意思，親愛的朋友，我希望你是對的。現在，你將出席很快就要召開的下一次軍事會議。我已經告訴阿爾瀚娜‧星光委任你為將軍的決定，她同意了。無論你做出什麼決定，都是以我的名義下的決定。﹂

﹁我感謝您對我的信任，陛下。﹂普蘭切特說。﹁但您呢？您是要與我們一起遠征，還是留在後方？﹂

﹁我不是戰士，你也很清楚，親愛的朋友。我僅有的一點用劍本領還是全靠你的教導。我們的族人中有些不能遠行，那些要照顧孩子的、虛弱無力的、年邁體衰的都不能去。我打算留下來跟他們在一起。﹂

﹁可是，想想看，陛下，帕塞隆議員跟我們一同遠征。他會試圖緩慢又巧妙地博取阿爾瀚娜的信任。他會要求出席任何與人類有關的商討會議，而他既憎恨又輕視人類。﹂

﹁是的，﹂吉爾薩斯疲憊地應道。﹁我知道。你最好現在就動身，普蘭切特。會議很快就要召開了，阿爾瀚娜要求每個人都迅速到場。﹂

﹁遵命，陛下。﹂普蘭切特從命，他擔心地瞥了一眼年輕的國王後，便離開了。

誰都沒想到在那麼短的時間內，精靈們就準備好遠征了。他們留下一支小隊做為守護家園的力量，看護那些不能參加北征跋涉的成員。但這支小隊人數不多，因為大地本身就是他們最好的守護者︱︱喜歡精靈的樹木會掩護他們，動物們會給他們示警，為他們送信，山洞可供他們棲身躲藏。

他們留下另一支小隊來維持精靈大軍仍包圍著西瓦諾斯城的假象。這支小隊也負責戲弄多伽將軍，將他關在自己愈來愈憎惡的城池中，渾然不知他的敵人已經遠征離去。黑暗騎士會繼續被困在他們的戰利品中，並詛咒著將他們遺棄在這種厄運裡的米娜。

守護者仍負責保衛邊界。他們長時間以來都巡守在屏障留下的灰色荒蕪之中。如今，他們欣喜地看到點點綠意挑戰式地從灰撲撲的塵土與腐物中冒出。守護者們將之視為自己家園與人民復興的標誌。開始是在魔法屏障下，接著是在黑暗騎士蹂躪一切的軍靴下，他們的族人曾幾近凋萎滅亡。

吉爾薩斯打定主意要留在後方。但是，在遠征前兩天，琦霖把他找了出去。

看到他困惑不安的表情，吉爾薩斯在心裡嘆了口氣。

﹁我聽說您打算留在西瓦那斯提。﹂琦霖說。﹁我認為您應該改變主意跟我們一起走。﹂

﹁為什麼？﹂吉爾薩斯問。

﹁去保衛您的族人的利益。﹂

吉爾薩斯不發一語，只用徵詢的目光看著他。

琦霖臉紅了。﹁我是私下告訴您這個的。﹂

﹁我並不要求你打破誓言，﹂吉爾薩斯說。﹁我也不喜歡私下刺探什麼。﹂

﹁我沒有發什麼誓。我想薩馬要我來告訴您一聲，﹂琦霖說。﹁您知道我們將穿越卡基斯山脈，但您知道我們打算怎麼去聖克仙城嗎？﹂

﹁我對那片地域知之甚少︱︱﹂吉爾薩斯說。

﹁我們將與闇矮人結盟，由他們的地底隧道行軍。他們會得到一大筆錢。﹂

﹁用什麼付帳？﹂吉爾薩斯問。

琦霖垂下頭盯著林地上四處點綴著的落葉。﹁用您從奎靈那斯提帶來的錢。﹂

﹁那些不是我個人的財產，﹂吉爾薩斯尖銳地回答。﹁那是奎靈那斯提人民的財產。是我們剩下的所有東西。﹂

﹁是帕塞隆議員向阿爾瀚娜提議的，她接受了。﹂

﹁如果我提出抗議，會出亂子的。就算我參加這次注定要失敗的冒險也無濟於事。﹂

﹁是無濟於事，但現在帕塞隆身為最高階的官員，是由他來保管這些財富。如果您來，您可以取得你們族人的信任，由您來掌管一切。您可以強制使用這筆錢。沒別的辦法了。不過，這由您來做決定。﹂

﹁如今走到了這一步，﹂吉爾薩斯在琦霖走後喃喃自語道。﹁我們居然買通黑暗來拯救自己。在我們變成黑暗一方前，要往裡頭沉淪得多深哪？﹂

遠征那天，西瓦那斯提精靈離開了深愛的樹林，他們沒有掉眼淚，而是直接望向了北方。他們悄無聲息地出發了，沒有歌聲，沒有號角，也沒有震天的喧鬧送行。因為絕不能讓黑暗騎士知道他們離開了，也絕不能讓食人魔察覺他們的到來。精靈們在樹蔭中行進，以避開在森林上空盤旋的藍龍警戒的雙眼。

在他們越過西瓦那斯提的邊界時，吉爾薩斯停步回身看著在陽光中泛起波浪、閃動銀光的樹葉。這片燦爛光華與腐物堆疊的灰色界線形成鮮明的對比，那條界線是森林的邊界，是魔法屏障的殘餘。他注視著這一切，胸中湧起曾一度克服的沉重心情：他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西瓦那斯提精靈大軍離開一周之後，守護者羅蘭沿著國境繼續他的日常巡邏。他緊盯著地面，欣欣然地注意著一點點跡象，表明大自然正與屏障帶來的邪惡奮勇抗爭。

儘管屏障的致命魔法已經消失，它邪惡魔力帶來的毀滅仍殘留在此。屏障曾碰到過的草木全都死了，因而西瓦那斯提的國境被一條猙獰的灰色死亡線標得一清二楚。

然而現在，在枯枝敗葉的灰色腐物下，羅蘭發現細小的綠色梗莖已生機盎然地冒出了頭。他還認不出它們會是什麼：或許是小草的葉片，或許是美麗的野花，也可能是高聳參天的橡樹，或葉紅如火的楓樹的第一枝勇敢的嫩芽。他一邊微笑一邊想著，也許這只是某種他看護過的、普通的一般植物︱︱蒲公英、貓薄荷或紫露草。羅蘭愛著它，不管今後它會長成什麼。在死亡中萌發生命的綠意對他和他的人民來說，都是希望的徵兆。

他小心翼翼地將原來覆在嫩芽上的枯葉輕輕放回原處，他現在把它當成是一張毯子，保護嬌弱的嫩芽免受烈日陽光的傷害。他正打算繼續前行時，突然聞到了陌生的氣息。

羅蘭警覺地站起身。他嗅著空氣，努力想確定這奇特氣味的來源。他從來沒聞到過這樣的味道：一種辛辣的動物氣息。他聽到了遠處的聲響，那是斷枝的聲音，踐踏植被的聲音。這聲音愈來愈大，愈來愈清晰，而在這聲響上空傳來了更為不祥的聲音：鷹隼的警嘯、膽小野兔的尖叫，和奔逃野鹿的驚慌低嗚。

這動物的惡臭益發濃烈，令人作嘔。肉食獸的氣息。羅蘭抽出劍，將手指放入唇中發出尖銳的哨音，警告他的守護者同伴有危險。

三個兇暴的牛頭人出現在林中。他們的牛角撕裂葉片，斧頭在樹枝上砍出深深的切口，他們不耐煩地砍開攔路的樹叢。牛頭人看到羅蘭時停下腳步。他們瞪著他，黑色的獸眼中沒有流露任何情緒。

羅蘭舉起劍，準備攻擊。

一陣牛的氣味吞沒了他，強壯的手臂鎖住了他。他感覺得到，刀的鋒刃就從他耳下刺入，刀刃削過他的咽喉時，有一瞬迅速劇烈的痛楚︱︱

殺了精靈的牛頭人將屍體扔到地上，從匕首上抹掉血跡。他的同伴點了點頭。又漂亮地收拾了一個。他們在林中繼續前行，為後來者掃出一條路。

為數以百計、數以千計的後來者掃清道路。

牛頭人的軍隊踏過邊境。牛頭人一艘艘張著滿繪圖案風帆的貨船、一艘艘由奴隸劃動的軍艦航行在東塔拉斯河上，從南方駛向都城西瓦諾斯，為多伽將軍帶來他得到保證會出現的援軍。

許多守護者在那天死去，就像羅蘭一樣倒下了。有的守護者還有機會與敵人作戰，大多數人都沒這種機會。大多數人完全在驚詫中被擊倒。

守護者羅蘭的屍體躺在他深愛的森林裡。他的血滲透死亡的灰色遮篷，淹沒了那株小小的綠芽。

## ２︱１６奧蒂拉的祈禱，米娜的禮物

到了晚上，骷髏裡的死龍之眼使得圖騰閃耀出明亮的光芒。五頭龍的幻影飄浮在圖騰上，讓看到它的人無不稱奇。到了晚上，在祂所統治的黑暗裡，塔克西絲神后強大無比，君臨一切。但是，在日光下，祂的圖像就褪去了。死龍的眼睛搖曳了幾下便告熄滅，就跟聖壇上的蠟燭一樣，因此，只有縷縷青煙、燒黑的燭芯和熔蠟殘留了下來。

那座在晚上顯得如此壯麗、如此不可侵犯的圖騰，在白晝的亮光下就只是一堆頭骨罷了。它確實是一道令人反感的風景，因為骨頭架上還殘留著一小片一小片已經腐爛的屍肉。到了白天，圖騰對所有看見它的人來說就是一道觸目驚心的警示，提醒他們，建造它的龍王瑪烈所擁有的巨大力量。

掛在每個人唇邊的問題不是瑪烈會不會來進攻，而是牠究竟何時動手。對牠將要殺過來的恐懼在城中蔓延。由於擔心士兵會大批逃亡，加爾達下令關上了西門。米娜的騎士們在公開場合擺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但他們心裡也同樣害怕。

當米娜每天走在街道上時，她從所有看見她的人心中抹去了恐懼。當她每晚向眾人曉諭唯一真神的力量時，大家傾聽著，歡呼雀躍，確信唯一真神能從龍爪下拯救他們。但是，當米娜離開後，當人們不再聽見她的聲音後，紅色巨翼的陰影便給聖克仙蒙上一層森森寒意。人們仰望天空，滿心恐懼。

米娜並不害怕。加爾達驚嘆她的勇氣，雖然它也令他擔憂。她的勇氣全來自她對塔克西絲的信賴，而他卻知道這位女神並不配得到這種信賴。他唯一的希望只能寄託在塔克西絲對米娜的需要上，希望塔克西絲會因此而不會犧牲她。一會兒他讓自己相信她是安全的，一會兒他又開始確信塔克西絲要用這種手段替自己除掉一個已經派不上用場的潛在對手。

米娜遲遲不肯告訴加爾達她準備用什麼戰略來打敗瑪烈，這讓他的恐懼進一步加深了。他試著與她談一談。他提醒她在奎靈諾斯發生過的事。龍是完蛋了，但一座城市也隨之同歸於盡。

米娜安慰地把手放在牛頭人的手臂上。﹁加爾達，奎靈諾斯發生過的事不會在聖克仙重演。唯一真神憎恨精靈和他們的國家。祂想看到他們被摧毀。唯一真神喜歡聖克仙。這裡是祂進入世界、同時躋身凡界和靈界的地方。聖克仙和它的人民將會太平無事，唯一真神會確保這一點。﹂

﹁米娜，那妳的戰略又是什麼呢？﹂加爾達堅持問道。﹁妳有何計劃？﹂

﹁信賴唯一真神，加爾達。﹂米娜說。他也只能接受這個回答，因為她不肯再多說了。

奧蒂拉也對未來感到憂慮，憂慮、困惑而又狂亂。自從死靈築起圖騰、而她又認出唯一真神就是塔克西絲神后時，奧蒂拉的感受就跟其中一個活死人法師一樣。她的軀體繼續吃喝、走動，履行它的職責，但她的魂魄已經不在那具軀體上了。她顯得神不守舍，漠然地盯著它看，而內心裡，她卻在靈魂中充斥著風暴的黑暗裡摸索，想要找到答案，想要領悟。

她無法讓自己再向唯一真神祈禱。再也不行了。當她知道唯一真神是誰之後就不行了。然而，她仍然對她的祈禱念念不忘。她對將生命交託給神的甜蜜慰藉仍然不能忘懷，那位睿智的神祇會指引奧蒂拉的腳步，帶她遠離痛苦，走向極樂般的平和。唯一真神指引了奧蒂拉的腳步，但並非將她引向平和。唯一真神帶她走向紛爭、恐懼和沮喪。

奧蒂拉不只一次撫摸掛在頸間的勳章，準備將它扯下來。每次她的手指握在勳章上時，她都能感受到金屬的溫暖。她記得唯一真神的力量曾經流遍她的血管，記得正是這股力量阻止了那些想殺戮精靈國王的人。她把手移開了，任憑它無力地垂在身側。一天早上，當她望著太陽的紅色光線給似乎永遠懸掛在末日之王上的雲彩罩上一層陰沉的輝光時，奧蒂拉決心要驗證一下她的信仰。

奧蒂拉跪在骷髏圖騰旁的聖壇前。房裡瀰漫著一股死亡和腐朽的氣息，還有溫暖的熔蠟味道。蠟燭的熱量與屋頂上的大洞裡灌進來、在骷髏的牙齒間發出詭異怪叫聲的冷風恰成對比。由於熱度而冒出的汗水在奧蒂拉的身體上變得冰涼。她迫切地想逃離這個鬼地方，但勳章卻暖洋洋地貼在她冰冷的肌膚上。

﹁塔克西絲神后，幫幫我。﹂她祈禱道。在唸出那個名字時，她不禁全身一抖。﹁在我這輩子裡，人們一直教導我，禰是一位殘酷的神，對任何生者都漠不關心，把我們全部看成是只配聽從禰旨意的奴隸。人們教導我，禰野心勃勃，自私自利，禰嘲笑和貶低那些我奉之若圭臬的信條：榮譽、同情、慈悲和愛心。因為禰是這樣的神，所以我不該信任禰，不該為禰效勞。然而︱︱﹂

奧蒂拉抬起頭，望向蒼穹。﹁禰終究是位神。我已經見證了禰的力量，我感到它在我體內激盪。我怎麼能選擇不信任禰？也許︱︱﹂奧蒂拉猶疑不決，不知道該說什麼。﹁也許禰受到了誹謗，遭到了誤解。也許禰實際上很在乎我們。我不是為自己，而是為那個忠實地為禰效勞的人請求。米娜正面臨可怕的危險。塔克西絲神后，我為她擔心。向我曉示我的擔憂毫無根據，向我曉示禰關照她，哪怕禰不會關照其他任何人。﹂

她緊張地等待著，但沒有聲音，也沒有幻象出現。燭火在呼呼吹過聖壇大廳的寒風中搖曳不定。法師們的屍體坐在他們的板凳上，一眨也不眨地盯著火焰。然而，奧蒂拉的心情卻豁然開朗，她的重重疑慮也緩解了。她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正當她還在思索這個問題時，忽然發現有人站到了聖壇邊。

她的眼裡全是幾百根蠟燭的亮光在晃來晃去，因此無法看清那人究竟是誰。

﹁加爾達？﹂最後她終於認出牛頭人的龐大身形。﹁我沒聽見你，也沒看見你進來。我的心思都在祈禱上了。﹂

她惴惴不安地猜測他究竟偷聽到了什麼，以及他會不會責備她缺乏信仰。

﹁你要我做什麼嗎，加爾達？﹂奧蒂拉問。以前他從來沒對她有所求過，他看起來總是不信任她，憎惡她。

﹁我要妳看看這個。﹂他說。

他手裡拿著一件裹在麻布裡、又用繩子綁起來的東西。麻布原先應該是白色的，但現在它上面都是水和爛泥的污漬，還有草屑和塵土，看起來顏色已經變成一種暗淡無光的棕褐色。繩子被割斷過，麻布被揭開過，但它們似乎都被笨手笨腳的替換過了。

加爾達把那東西放到聖壇上。它很長，乍看並非很重。麻布遮住了它裡面的東西。

﹁這是給米娜的，﹂他繼續說道。﹁是薩繆瓦爾隊長送來的。解開它，看看裡面是什麼。﹂

奧蒂拉沒去碰它。﹁如果這是給米娜的禮物，那就不該由我來︱︱﹂

﹁打開它！﹂加爾達用嚴厲的語氣命令道。﹁我想知道它是否合適。﹂

奧蒂拉本來會繼續加以拒絕，但她現在認定加爾達聽見了她的禱告。她擔心，如果她不這麼做，他大概會去告訴米娜。奧蒂拉的手指緊張地顫抖了起來，她百般小心地拉動繩結，揭去一層層布巾。這讓她滿心不悅地想起纏繞在死人身上的裹屍布。

當她看到布巾下躺著的是什麼東西時，她就更加驚奇和敬畏了。

﹁這是不是薩繆瓦爾聲稱的東西？﹂加爾達問道。﹁它是屠龍槍嗎？﹂

奧蒂拉無言地點點頭，無法說出一句話。

﹁妳確定？妳以前看過這種東西嗎？﹂加爾達問。

﹁不，我沒有。﹂她總算反應過來，承認道。﹁但我還是個小女孩時，就經常聽說過這些著名的長槍。我總是喜歡那些故事。是它們讓我當上一名騎士的。﹂

奧蒂拉伸出手，手指撫過冰冷平滑的金屬表面。長槍閃耀出銀色光輝，在昏黃的燭火下，它似乎顯得自成一體，與燭光並無關聯。

奧蒂拉心想，即使宇宙中所有的亮光，甚至日月星辰的光芒都被吸空，這柄長槍的光芒也將依舊熠熠閃亮。

﹁薩繆瓦爾隊長在哪裡找到這件寶貝的？﹂她問。

﹁在某個地方的某座古墓裡，﹂加爾達說。﹁我想是索拉斯。﹂

﹁不會是最後英雄之墓吧？﹂奧蒂拉倒吸一口氣。

她一下子把手從長槍上縮了回來，恐懼地盯著加爾達看。

﹁我不知道，﹂加爾達說著聳了聳肩。﹁他沒告訴我那座墓叫什麼名字。他說，那座墓給他帶來了厄運，因為當地人一發現他和他的手下在墓室裡便群起而攻之。他們的人數之多，害得他差點逃不出來。他甚至還遭到一幫坎德人的猛烈襲擊。這東西是他得以帶走的財寶之一。他把它送給米娜，以表示他的關心和敬意。﹂

奧蒂拉嘆了口氣，把目光移回到長槍上。

﹁這是他從死人那裡偷來的，﹂加爾達皺著眉頭說。﹁他自己也說這東西是厄運。我覺得我們不該把它給米娜。﹂

還沒等奧蒂拉回答，從黑暗裡傳來另一個聲音。

﹁加爾達，死者們還需不需要這柄長槍？﹂

﹁不，米娜。﹂他說著向她轉過身去。﹁它們不需要。﹂

長槍的光芒明亮地閃耀在米娜的琥珀色眼眸中。她握住它，用雙手抓起它。奧蒂拉在看到米娜觸摸它時不禁畏縮了一下，因為曾有人聲稱，傳說中的龍槍只能被那些為光明而戰的人使用，旁人若想碰它們便難免要遭受諸神責罰。

米娜的手緊緊抓住長槍。她將長槍從聖壇上舉起，掂了掂它的份量，欽佩地打量著它。

﹁一件可愛的兵器，﹂她說。﹁看起來簡直就是為我打造的。﹂她把目光轉向奧蒂拉。那雙琥珀色眼睛看起來就像奧蒂拉頸邊的勳章一樣溫暖。﹁祈禱有了回應。﹂

米娜把長槍放回聖壇上，飽含敬意地跪在它跟前。

﹁我們要感謝唯一真神的這項偉大賜福。﹂

加爾達依舊站著，一臉嚴肅。奧蒂拉也跪倒在聖壇前，眼淚順著她的臉頰流下來。她很感激看在米娜的份上她的祈禱獲得了回應。她流淚不是因為找到了什麼東西，而是為了失去的東西。米娜能夠抓起長槍，把它從聖壇上舉起來，能把它握在手中。

奧蒂拉透過滿眼淚水望著她自己的手。方才觸摸龍槍的指尖都被燒焦了，起了水泡，它們疼得如此厲害，以至於她懷疑自己這輩子大概都沒辦法擺脫這份痛楚。

## ２︱１７志願者

夜幕又降臨聖克仙城。夜色對居民們來說總是一種解脫，因為它意味著他們又活過了一天。夜色還能帶米娜出來宣示唯一真神給他們聽。在這些演講中，米娜似乎借給了他們一些勇氣，因為，只要她在場，他們便能壯起膽子，準備與巨龍霸王打一仗。

聖克仙城在末日之王的陰影下過了好幾個世紀，因此它實際上是防火的。這裡的房屋都用石頭築成，其中也包括屋頂。即使有其他任何建築材料，譬如說茅草，那它們也早就被燒光了。的確，據說龍息擁有熔化花崗石的力量，但人們對此也沒有什麼應對之策，只好竭力盼望傳播這個謊言的人是在誇大其詞。

每個士兵都在匆忙訓練射箭，因為有了這麼大的目標，哪怕是菜鳥也不大可能失手。他們把投石車拉上城牆，指望能朝瑪烈扔去大石塊。他們也在訓練操縱巨弩的人向天空射擊。做完這些，他們覺得自己都準備好了，一些膽子最大的人開始向瑪烈叫陣，要牠快來做個了斷。不過，所有人都對夜幕降臨，以及他們又活過一天感到欣慰，根本不在乎第二天早晨恐懼又會來臨。

藍龍銳刃依然被迫偽裝成人類遊蕩在聖克仙城裡。他以一個老兵的目光饒富興味地望著備戰工作，並把它們詳細地告訴明鏡，還附上他自己看起來很具權威的贊同或反對意見。不過，明鏡更加關心的是圖騰，關心它看起來的樣子和它在城中的具體位置。銳刃本來應該去做一番偵察，但他卻在把時間浪費在士兵們之間。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銳刃在一大堆對投石車工作原理的詳細描述中，冷不防地插進這句話。﹁你在想，這一切都不會有任何意義。沒什麼東西能對那頭肥大的紅潑婦有任何效果。好吧，你是對的。但是，﹂他加了一句。﹁你也錯了。﹂

﹁我錯在哪裡？﹂明鏡問。﹁那些城市以前用過投石車來對付瑪烈。他們派上弓箭和弓箭手，英雄和蠢蛋，結果沒有一個能活下來。﹂

﹁但他們從來沒有一位神站在他們這一邊。﹂銳刃聲稱。

明鏡心頭一緊。身為一頭忠於帕拉丁的銀龍，他一直害怕銳刃會重新轉而向塔克西絲神后效忠。明鏡必須謹慎從事。﹁那麼你是說，我們應該放棄幫助帕林摧毀圖騰的計劃？﹂

﹁不一定，﹂銳刃閃爍其詞地說。﹁也許，再考慮一下，僅此而已。你要去哪裡？﹂

﹁去神殿裡。﹂明鏡說。假扮成人類的失明銀龍甩開銳刃替他指路的手，自己向前走去，靠他的拐杖摸索而行。﹁去自己察看圖騰，因為你無法充當我的眼睛。﹂

﹁真是瘋了！﹂銳刃追在他身後抗議道。明鏡能聽見手杖敲打在磚頭上的聲響。﹁你自己說過，米娜一看見你以乞丐身分坐在路邊，就立刻認出你是光明城堡的守護者。她能看出你是誰，無論你是扮成人類還是用你的真身。﹂

明鏡動手去拉扯裹在自己傷眼上的繃帶，想把它拉下來遮住他的臉。

﹁這是個我必須去冒的險。尤其是在你猶豫不決的情況下。﹂

銳刃一言不發。明鏡再也聽不見手杖擊打在他身邊的聲音，因此他假設自己現在孤身一人。關於神殿的具體位置，他只有模糊的概念。他只知道那個神殿在一座俯瞰城市的山丘上。

因此，他推想，如果我一直往山上走，就必定能找到它。

突然他聽到耳裡響起銳刃的粗啞嗓音，不由得嚇了一跳。﹁等等，停下。你已經撞進一條死巷裡去了。好吧，我會給你帶路，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話。﹂

﹁你會幫我毀了圖騰嗎？﹂明鏡追問。

﹁那件事我必須好好考慮一下。﹂銳刃說。﹁如果我們要去，那應該現在就去，因為現在神殿裡很可能空無一人。﹂

他們兩個在迷宮般的街道上轉來轉去。明鏡很感激銳刃的指引，因為瞎眼銀龍永遠也無法靠自己找到出路。

如果銳刃決定改換陣營，那麼帕林和我要怎麼辦呢？明鏡感到疑惑。一頭瞎了眼的龍和一個死翹翹的法師想去打敗一個女神。好吧，就算沒別的效果，也許塔克西絲會笑到肚子痛吧！

人群的聲音告訴明鏡，他們離神殿不遠了。米娜就在那裡，向他們宣示唯一真神的奇妙和壯麗。明鏡不得不承認，她很有感染人群的能力。他一直都喜歡米娜的聲音。即使在孩提時，她的嗓音聽起來也很低沉圓潤，十分悅耳。

當他傾聽時，他又被帶回到城堡中的那些日子，看著米娜和金月在一起︱︱老太太已經走到生命的黃昏，而孩子正如朝霞般艷麗。現在，明鏡面前的米娜被一片黑暗遮住了，而導致這片黑暗的並非是他自己的瞎眼。

銳刃帶他穿過人群。兩人靜悄悄地走著，沒有引來旁人的注意。他們走進了如今已經為骷髏圖騰充當起紀念碑的神殿裡。

﹁這裡就我們兩個？﹂明鏡問。

﹁那兩個法師的軀體坐在一個角落裡。﹂

﹁跟我描述一下他們，﹂說著，明鏡感到一陣心痛。﹁他們是什麼樣子？﹂

﹁就跟在他們自己的葬禮上堆起來的屍首一樣，﹂銳刃陰鬱地說。﹁我只能這麼形容。你該慶幸自己沒辦法看見他們。﹂

﹁他們的靈魂呢？﹂

﹁我沒看到。那樣更好。對我來說，法師從來派不上什麼用場，不管是死是活。我們不需要他們在旁邊搗亂。你現在就站在圖騰前。如果你想的話，伸出手就能摸到它。﹂

明鏡一點也不想去摸任何東西。他並不需要別人告訴他，說他站在圖騰前面。它的魔法強力而深邃，這是一位神的魔法。明鏡既感覺自己被它吸引，又覺得一陣反感。

﹁圖騰看起來是什麼樣子？﹂他輕聲問。

﹁我們兄弟姐妹的骷髏，一個堆在另一個上面，築起一座面目猙獰的金字塔。﹂銳刃答道。﹁較大的頭骨支撐著比較小的。死者的雙目在眼窩中灼燒。在這一大堆裡的某個地方是我配偶的骷髏，我能感覺牠的生命之火燃燒在黑暗中。﹂

﹁而我感覺神的力量棲息在圖騰裡。﹂明鏡說。﹁帕林是對的。這就是入口。這就是塔克西絲最後將用來進入世界的時空通道。﹂

﹁我說，讓祂過來。﹂銳刃說。﹁現在，我已經看見這個了，我說，如果非得靠祂幫忙才能宰掉瑪烈赤斯的話，那就讓塔克西絲過來吧！﹂

雖然看不見，但明鏡能聞到搖曳不定的蠟燭。他能感受到它們的熱度。與銳刃一樣，他也能感覺到自己的白熱怒火和復仇慾望。明鏡有他自己憎恨瑪烈的理由。牠摧毀了坎德摩爾，殺害了金月摯愛的丈夫和他們的女兒。瑪烈殺死了好幾百人，又將另外幾千人驅離他們的家園，在他們逃走時肆意嚇唬他們，而這一切，都只是為了滿足牠殘酷的娛樂心罷了。站在這座瑪烈用牠吞噬的犧牲者的遺骨建立起來的圖騰前，明鏡開始納悶，也許銳刃並沒有錯。

銳刃湊到他身邊，向他耳語道。﹁塔克西絲有祂自己的錯，我對此沒什麼可以隱瞞的。但祂終究是個神，是我們世界的神，而且我們也只能靠祂。你必須承認這點。﹂

明鏡什麼也沒承認。

﹁你沒辦法看見它們，﹂銳刃緊追不捨。﹁但在那座圖騰裡也有銀龍的頭骨。好多好多。難道你不想為牠們的死報仇嗎？﹂

﹁我不必看見牠們，﹂明鏡說。﹁我聽得見牠們的聲音。我聽得見牠們臨死時的慘叫，牠們之中的每一個。我聽得見愛著牠們的配偶們在哀嚎，我聽得見那些永遠不會出生的孩子們在哀嚎。我對瑪烈赤斯的憎恨和你一樣強烈。為了替世界擺脫這個可怕的災難，你說，我必須吞下任憑塔克西絲凱旋的苦藥。﹂

銳刃聳聳肩。﹁祂是我們的神，﹂他重複道。﹁屬於我們的世界。﹂

一個可怕的選擇。明鏡坐在硬邦邦的板凳上，想要決定該何去何從。他迷失在自己的思緒裡，忘記他的身分，忘記他身在敵營。這時，銳刃的手肘在他身側頂了一下。

﹁我們有伴了。﹂藍龍輕聲警告道。

﹁誰？米娜？﹂明鏡問。

﹁不，是那個從來不離她左右的牛頭人。我告訴你，這不是個好主意。不，別動。現在太遲了。我們在陰影裡，也許他們不會注意到我們。除此之外，﹂藍龍冷靜地補充道。﹁也許我們能探聽到什麼。﹂

確實，加爾達走進聖壇時沒注意到那兩個乞丐。至少，沒有立刻注意到。他滿腦子都是自己的煩心事。加爾達知道米娜的計劃，或者自認為如此。他希望他是錯的，但他的希望並不怎麼站得住腳，大概是因為他瞭解米娜的緣故。

瞭解米娜，並且愛她。

在他這輩子裡，加爾達都在聽別人說起一個叫喀茲的著名牛頭人英雄。他是有名的索蘭尼亞英雄修瑪的朋友。喀茲曾經與修瑪並肩作戰，對抗塔克西絲神后。牛頭人為修瑪冒過好多次性命危險，而修瑪的死給喀茲帶來了一輩子的哀傷。儘管以牛頭人的觀點來看，喀茲在戰爭中站錯了邊，但他依然因為勇氣和在戰爭中的無畏而被同族們所尊崇，一直到今天。牛頭人敬仰英勇的武士，並不在乎他為哪一方而戰。

關於他與人類的友情，很少有牛頭人能夠理解。的確，修瑪是位英勇的武士︵就人類而言︶。後面這句補充總是要加上去的。在牛頭人的傳說中，喀茲才是英雄，是他一次次地救了修瑪的命。每一次，修瑪總是謙恭地向喀茲道謝，而後者總是帶著恩主般的尊嚴接受人類的謝意。

加爾達一直都相信這些傳說，但現在他開始有了別的想法。也許，喀茲與修瑪並肩而戰是因為他愛修瑪，就像加爾達愛米娜一樣。這些人類身上有些什麼東西，能不知不覺地鑽進你的心坎裡。

他們的小身體虛弱又嬌嫩，然而，他們卻可以像牛頭人血跡斑斑的競技場裡最後挺立的英雄一樣頑強堅韌。

這些人類，他們從來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已經被打敗，他們在應該躺下死去時依舊繼續戰鬥。他們只能活這麼一點少得可憐的壽命，然而他們卻總是願意為一項事業或一個信念拋棄這些壽命，或者去做一些諸如衝進熊熊大火的塔裡，救出一個素不相識的人，這種既愚蠢又高貴的事情。

牛頭人也有他們的勇氣，但他們更加謹慎，總是在花去手頭的硬幣前先算計得失。加爾達知道米娜計劃做什麼，他也因此而愛她，儘管他一想到這件事就隱隱心痛。他跪在聖壇邊發誓，如果他實在沒辦法阻止她，那麼至少她不會獨自一人去戰鬥。他沒有向唯一真神祈禱。自從發現祂是誰之後，加爾達就再也不向唯一真神祈禱了。這件事，他對米娜隻字不提，他準備把這個不會向塔克西絲神后祈禱的秘密一直帶到墳墓裡去。在他看來，這位女神反覆無常，毫無榮譽感可言。他默默地發誓。

祈禱完後，他僵硬地從聖壇前站了起來。他能聽見米娜在外面曉諭敬仰她的人們，叫他們不必害怕瑪烈。唯一真神肯定會拯救他們。這套說詞加爾達以前全聽過。現在，他再也聽不到它了。他聽到的是米娜的聲音，她可愛的聲音，但也僅止於此。他猜想這大概也是人群裡大多數人聽見的一切。

加爾達在聖壇旁煩躁地走來走去，等待米娜的到來，就在這時，他看見那兩個乞丐。在白天，聖壇大廳裡擠滿了人，因為聖克仙城裡的人，大多是士兵，會過來祭祀唯一真神，或者朝拜圖騰，或者想看米娜一眼，觸摸她、懇求她的祝福。到了晚上，他們都去聽她宣講，讓自己的靈魂躲藏在她的勇氣下。然後，他們便回到自己的崗位或床上去。很少有信徒會在晚上來到聖壇大廳，這也是加爾達在這裡的原因之一。

今晚，一個盲丐和一個瘸丐坐在聖壇邊的一條板凳上。加爾達對叫化子沒什麼好感。沒有哪個牛頭人會喜歡他們。牛頭人寧可餓死也不會有向人乞討的念頭，哪怕是一片麵包。加爾達無法想像這兩個人到底在聖克仙做什麼，他納悶他們為什麼沒有像許多同類那樣逃之夭夭。

他仔細地望著他們。他們身上有什麼東西讓他們看起來跟別的乞丐不同。他想不出來是什麼，也許是一種沉靜的自信和能力。他有種感覺，這兩個不是一般的乞丐，當米娜回來後，他準備問他們幾個問題。

她情緒高漲，為神所感召，一雙琥珀色眼睛熠熠生輝。她走向聖壇，沉下身子，幾乎累得站不起來了。在這些公眾集會中，她傾瀉了全部的靈魂，把一切都給了那些聽眾，而沒有給自己留下分毫。加爾達把兩名怪丐拋到腦後，立刻來到米娜面前。

﹁我去給妳拿點紅酒，再拿點吃的。﹂他提議。

﹁不用了，加爾達，我什麼都不需要，謝謝你。﹂米娜回答。她深深地嘆一口氣，看起來精疲力竭。

她雙手合十，向唯一真神祈禱了一句，感謝神恩。然後，她站起身，看起來精神抖擻多了。﹁我只是有點累。今晚來了好多人。唯一真神獲得許多追隨者。﹂

他們追隨妳，米娜，而不是唯一真神，加爾達本來可以這麼對她說，但他沒有開口。以前他對她說過這些，結果惹得她勃然大怒。他不想冒險挑起她的怒火，現在不行。

﹁加爾達，你有話要對我說？﹂米娜問。她伸出手，取下了一根燭芯已經浸沒在熔蠟中的蠟燭。

加爾達整理了一遍他的思路。他得小心自己的言詞，因為他不想冒犯她。

﹁說出你心裡想的，﹂她敦促道。﹁你已經困擾了很長一段時間。讓我來分擔你的重負，這可以使它減輕一些。﹂

﹁妳是我的重負，米娜。﹂加爾達說，他決定如她所說的那樣敞開自己的心扉。﹁我知道妳打算騎在龍背上去迎戰瑪烈。妳有屠龍槍，而我推測唯一真神會給妳提供一條龍。妳計劃獨自一人去面對牠。米娜，我不允許妳那麼做。我知道妳要說什麼，﹂他舉起手，制止了她的反駁。﹁妳不是孤身一人。妳有唯一真神與妳並肩作戰。但是，米娜，讓妳身邊還有另一人。讓我在妳身邊。﹂

﹁我練習過使用長槍，﹂米娜說。她攤開手，展示她的手掌，那裡一片通紅，全是血泡。﹁我能十拿九穩地擊中靶子。﹂

﹁刺中一個站著不動的靶子，要比刺中一條移動中的龍困難得多。﹂加爾達咆哮著說。﹁在空中格鬥時，兩名龍騎士最有效率。一個人在前方吸引龍的注意，另一個從後方進攻。妳一定能看到這麼做的聰明之處吧？﹂

﹁我能看到，加爾達。﹂米娜說。﹁實際上，我在腦海裡研究過這場戰鬥，我知道兩個騎士會很好。﹂她微笑著說，這個鬼靈精怪的微笑讓他記起來她的年紀還這麼小。﹁一千個騎士會更好。加爾達，你不這麼認為嗎？﹂

他一言不發，皺著眉頭凝望眼前的火焰。他知道她想帶他到哪裡去，而他不能阻止她去那裡。

﹁一千個會更好，但我們上哪兒去找這一千個？無論是人還是龍？﹂

米娜比劃了一下圖騰。﹁你還記得所有那些在唯一真神駕臨這座圖騰時歡呼慶祝的龍嗎？你還記得牠們盤旋在圖騰上向唯一真神大唱讚歌嗎？加爾達，你還記得嗎？﹂

﹁我記得。﹂

﹁牠們現在上哪裡去了？紅龍和綠龍，藍龍和黑龍，都到哪裡去了？跑了。逃了。躲起來了。牠們害怕我會要求牠們飛去迎戰瑪烈。而我也不能責怪牠們。﹂

﹁呸！牠們全是膽小鬼！﹂加爾達說。

這時，他聽見身後傳來一個聲音，便回頭望去。他已經忘了那兩個乞丐。現在，他開始仔細地打量起他們。可是，即使他們當中有人開過口，看起來他現在也不想這麼做。瘸腿乞丐正盯著地板。至於那個盲丐，他臉上密密麻麻裹滿了繃帶，以至於旁人都無法看見他是否張著嘴，更別提弄清他是否說過話了。大廳裡僅有的其他人形是兩個法師，加爾達沒必要去看他們。除非被人催促，否則他們是不會動彈的。

﹁我來跟你做個交易，加爾達。﹂米娜說。﹁如果你能找到一條肯載你上戰場的龍，那麼你就可以跟我一起去。﹂

加爾達咕噥著說。﹁米娜，妳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加爾達，對唯一真神來說，沒什麼是不可能的。﹂米娜告訴他，這是在溫和地責備他。她又跪倒在聖壇前，合起雙手。她抬頭瞟了加爾達一眼，又說。﹁與我一同祈禱。﹂

﹁我已經祈禱過了，米娜。﹂加爾達粗聲地說。﹁我還有職責在身。盡量休息一會兒，好嗎？﹂

﹁我會的，﹂她說。﹁明天將是至關重要的一天。﹂

加爾達驚訝地望著她。﹁米娜，瑪烈明天會來嗎？﹂

﹁牠明天會來。﹂

加爾達嘆了口氣，走進了夜色中。夜晚也許對其他人來說是一種慰藉。但對他不是。夜晚只會帶來早晨。

明鏡感覺銳刃的人類身軀不安地在他身邊移動。明鏡低著頭坐在那裡，小心翼翼地不讓米娜看見他，儘管他猜測自己就算站起來在鑼鼓喧天中跳上一段舞，她依然會對他毫無知覺。她與她的唯一真神在一起。此刻，她對發生在這個凡界裡的任何事情都漠不關心。不過，明鏡仍然低著頭。

他感到苦惱，同時又覺得解脫。也許這就是答案。

﹁你大概會去充當加爾達尋找的那條龍，對不對？﹂明鏡用一種安靜的語調小聲問道。

﹁我會。﹂銳刃說。

﹁你知道你冒的風險。﹂明鏡說。﹁瑪烈的武器威力強大。智者聲稱，單單是對牠的恐懼就讓整整一國的坎德人發了瘋。牠的烈焰龍息據說要比末日之王的大火更灼熱。﹂

﹁這些我全知道，﹂銳刃回應道。﹁我還知道更多。牛頭人不會找到其他龍。全是一幫怯懦的膽小鬼。沒有紀律，毫無訓練。再也不像舊日那樣了。﹂

明鏡臉上露出微笑，他慶幸自己的微笑被掩藏在繃帶下面。

﹁那就去吧！﹂他說。﹁去找牛頭人，告訴他，你願意與他一起戰鬥。﹂

銳刃沉默了。明鏡能感覺到他的驚訝。

﹁我不能離開你。﹂過了一會兒，銳刃說。﹁沒了我，你會怎麼樣呢？﹂

﹁我能應付得來。你的衝動既勇敢又高貴，也很慷慨。這類武器是我們對抗祂的法寶。﹂說到祂，明鏡並不是指瑪烈，但他覺得沒理由特別說明他這句話是指誰。

﹁你確定嗎？﹂銳刃顯然受到了誘惑。﹁這樣就沒有誰再來守著你、保護你了。﹂

﹁我又不是一頭呆龍。﹂明鏡反駁道。﹁我也許看不見，但缺乏視力並不能妨礙我的魔法。你做了你該做的，以及更多。我很高興能認識你，銳刃，並且，我尊崇你的決定。你最好快去找那個牛頭人。你們兩個需要擬定計劃，而你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銳刃站起身來。明鏡能聽見他，能感覺到他正在自己身邊移動。藍龍的手放在明鏡的肩膀上，也許他是最後一次這麼做了。

﹁銀龍，我一直都憎恨你們這一族。我很遺憾那麼做過，因為我發現，我們的共同之處要超過我曾經意識到的。﹂

﹁我們是龍。﹂明鏡簡潔地說。﹁克萊恩之龍。﹂

﹁是的，﹂銳刃說。﹁要是我們能早點記起來就好了。﹂

手抬了起來。它的熱度消失了。明鏡感到缺了什麼。他聽見迅速走開的腳步聲，他又微笑起來，搖了搖頭。他伸出手，摸索著找到被銳刃丟到一邊的拐杖。

﹁唯一真神的另一個奇蹟。﹂明鏡譏諷地說。他抓起拐杖，悄悄地把它藏到板凳底下。

就在他這麼做的時候，米娜的聲音響了起來。

﹁我的神，與我同在。﹂她熱切地祈禱道。﹁率領我和所有那些與我並肩作戰的人，光榮地戰勝這個邪惡敵人。﹂

﹁我怎麼能拒絕響應這個祈禱？﹂明鏡捫心自問。﹁我們都是克萊恩龍，儘管我們曾與祂作戰，但塔克西絲終究是我們的女神。我怎麼能去做帕林要我做的事？尤其是現在我孤身一人。﹂

加爾達四處轉了一圈，檢查了城市的防禦和聖克仙守衛者們的狀態。他發現一切正如他所料。城防工作部署得就像他可以指望的那麼好，至於守軍自己，他們既神經緊張又滿心憂鬱。加爾達盡其所能地給他們打氣，但他到底不是米娜。連他自己的心也在塵土中爬行，他又怎麼能讓他們開心得起來？

他已經對米娜放出狠話，說自己將與她一起去迎戰瑪烈。說歸說，而他心裡卻知道得一清二楚，當瑪烈殺來時，他也將是一個站在地上、無能為力的觀望者。他掃視著天空。除了那些永遠翻滾在末日之王上的雲霧外，夜空深沉如洗。

﹁我多想能讓她吃驚，﹂他對群星說。﹁多盼望能與她同在。﹂

然而他是在提出不可能實現的要求。對一個他不喜歡、不信任、不能對之祈禱的女神索討一項奇蹟。

加爾達過於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裡，以至於過了一些時間︵本來不該那麼久︶才發現他被人跟蹤了。這讓他頓時吃了一驚。誰在跟蹤他？為什麼？他本來懷疑是傑拉德，但索蘭尼亞騎士很久以前便離開了聖克仙，也許目前正在鼓動別的騎士起來反抗他們呢！聖克仙城裡的其他人，包括那個索蘭尼亞女人，都忠於米娜。他突然起了疑心，也許是米娜派人跟蹤他，也許她不再信任他了。這個念頭讓他不舒服到了極點。他決定要找出真相。

加爾達大聲叨唸著什麼需要新鮮空氣之類的話，便直奔神殿庭院而去。在深夜裡的這個時刻，那地方顯得黑暗、沉靜、與世隔絕。

那個跟蹤他的人可能是不怎麼精通此道，或者是存心要加爾達注意到他。那些腳步聲並不隱密，也不像刺客或竊賊那樣小心翼翼。它們當中有股軍人的味道︱︱果敢，堅定，精確。

加爾達走到一個樹林茂密的地方，迅速閃向一邊，把自己藏在一棵大樹的樹幹後面。腳步聲停止了。加爾達確信跟蹤者一定跟丟了他，結果他無比驚訝地發現那個人居然徑直走到他面前。

來人舉手致敬。

加爾達本能地想抬起手來回禮。然後他停了下來，瞪著來人，把手按在劍柄上。

﹁你想做什麼？你為什麼像個賊一樣跟在我後面？﹂加爾達又仔細地瞧了瞧那個人，這下他認出了來人，不由感到一陣噁心。﹁你這個髒兮兮的叫化子！滾開。我沒有錢︱︱﹂

牛頭人的話戛然而止。他瞇起眼睛，用手握緊劍柄，把劍從鞘中抽出一半。﹁你原來不是個瘸子嗎？你的拐杖呢？﹂

﹁被我扔了，﹂乞丐說，﹁因為我不再需要它了。長官，我對你一無所求，﹂他用尊敬的口吻補充道。﹁我有樣東西要給你。﹂

﹁不管它是什麼，我都不想要。我討厭你們這種人。滾開，別再來煩我，省得我把你扔到監獄裡去。﹂加爾達伸出手，準備把那個人推到一旁。

暗夜中的影子開始閃爍，開始變形。樹枝一根根斷裂。枝葉和小樹椏雨點般地落到他身邊。加爾達的手摸到一片像鎧甲般堅硬而結實的表面，但這副鎧甲並不是冰冷的鋼鐵。它是活生生的，帶有暖意的。

加爾達倒吸一口氣，踉蹌著向後退去。他抬起自己驚訝的目光，發現他正與一頭藍龍四目相對。

加爾達結結巴巴地叨唸了幾句話，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說了什麼。

藍龍深吸一口氣，隨後滿意而又如釋重負地把它吐出來。牠拍動翅膀，盡情地享受了一個大大的懶腰，然後又嘆了口氣。﹁我恨死那個緊繃的人類形體了。﹂

﹁你︱︱？什麼︱︱？﹂加爾達還在結巴。

﹁算了。﹂龍說。﹁我叫銳刃。我正好聽見你和你的指揮官在神殿中的對話。她說，如果你能找到一頭肯載著你去迎戰瑪烈的龍，那麼你就可以在她身邊戰鬥。戰士，如果你說的是真心話，如果你真有自己聲稱的勇氣，那麼我願意充當你的坐騎。﹂

﹁我說的是真心話！﹂加爾達咆哮道，他還在竭力讓自己從震驚中恢復過來。﹁但你為什麼要這麼做？你的兄弟們都跑光了，而牠們還算識相。﹂

﹁我是︱︱﹂龍停下來，用肅穆的莊重口吻糾正道。﹁我曾經是與梅丹元帥搭檔的龍。你認識他嗎？﹂

﹁我認識，﹂加爾達說。﹁當他去捷列克覲見塔貢爵士時，我遇見過他。他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個通情達理的人，一個有勇氣、有榮譽感的人。一個守舊派的英勇騎士。﹂

﹁那你就知道我為什麼要這麼做了。﹂銳刃說著驕傲地甩了甩頭。﹁我以他的名義而戰，為了紀念他。讓我們一開頭就說清楚這件事。﹂

﹁我接受你的提議，銳刃。﹂加爾達說，喜悅充滿了他的靈魂。﹁我為長官的榮耀而戰。你為紀念你的長官而戰。我們會讓這場戰鬥被人世世代代地吟唱！﹂

﹁我對唱歌從來沒什麼興趣，﹂銳刃陰鬱地說。﹁元帥也一樣。只要我們能宰掉那頭紅色大怪物就好，這才是我關心的。你認為牠什麼時候會來攻打我們？﹂

﹁米娜說明天。﹂加爾達說。

﹁那麼明天我將準備就緒。﹂銳刃說。

## ２︱１８晨曦將至

在晨曦到來前的幾個小時裡，地震撼動了整個聖克仙城。撕裂的大地讓睡夢中的人從床上跌下來，讓鍋碗瓢盆紛紛掉落一地，又弄得全城的狗狂吠不停。這場震動對本來就繃緊了的神經來說，又是一次強烈的刺激。

還沒等大地停止顫動，人們便開始聚集到神殿外。儘管沒有下達公告，也沒有發佈命令，但流言已經傳開了，現在聖克仙城裡的每個士兵和騎士都知道今天將是瑪烈發動進攻的日子。那些沒有軍務在身的人︵甚至包括一些有軍務的︶都紛紛離開他們的營房和哨所，向神殿蜂擁而去。他們這麼做是出於一種飢渴感，想見見米娜、想聽聽她的聲音，想聽她保證一切順遂，今天的勝利將屬於他們。

當太陽從群山間升起時，米娜從神殿裡出來了。平常當她出現時人群裡總會響起一片歡呼。但今天沒有。每個人都瞪大了眼睛，屏聲靜氣，心中充滿敬畏。

米娜全身披掛著一副猶如冰海般漆黑的閃亮甲胄，頭上戴著一頂尖角頭盔，護面是黑色鑲有金邊。在她的胸甲上雕刻著一隻五頭龍的圖像。當第一抹陽光照在甲胄上時，龍開始閃耀出妖異而變幻不定的光彩，因此有人看到它是紅色的，其他人則認為它是藍色的，而又有人發誓它是綠色的。

聽眾中有些人開始激動地竊竊私語，說這副盔甲是龍騎將，也就是那些在傳奇般的長槍之戰中，曾為塔克西絲而戰的人穿戴過的。

米娜戴著手套的手上握著一件兵器，當旭日的光輝照在上面時，它的金屬就像烈火在燃燒。她以一個勝利的姿勢將這件兵器高舉過頭。

見到此情此景，人群中爆發出一陣歡呼聲。他們的歡呼聲經久而響亮，人們高喊道，﹁米娜！米娜！﹂歡呼聲迴蕩在群山間，雷鳴般地轟響在原野上，如同另一陣地震撼動大地。

米娜長槍在手，單膝跪地。歡呼聲停止了。人們加入她，與她一同祈禱。有些人呼喚唯一真神，而更多的人則呼喚米娜。

米娜站起來，轉身面向圖騰。她把長槍交給站在她身旁的一個女牧師。那個女牧師全身裹在一件白袍裡，有人在竊竊私語，說她曾經是一個索蘭尼亞騎士，後來她向唯一真神祈禱，因此被賜予了龍槍，而她又把龍槍給了米娜。索蘭尼亞人穩穩地握著長槍，但她的面孔卻因痛苦而扭曲起來，她緊咬雙唇，似乎在阻止自己失聲痛呼。

米娜把手放到兩個構成圖騰基座的龐大骷髏上。她喊出一些沒人能聽得懂的詞句，然後退後，將手舉向天際。

從圖騰中央升起一個物體。它有著一頭巨龍的體態和外形，那些站在圖騰邊的人們紛紛驚恐地向後退。

那頭龍的棕色鱗皮緊緊地繃在它的腦袋、頭頸和身軀上。透過羊皮紙般的皮膚能看到裡面的骨頭：圓盤形的頸骨和脊骨、龐大的胸廓、巨腿上沉重而結實的骨頭，還有更為細巧的翼骨、尾骨和腳骨。清晰可見的肌腱將骨頭連在一起。龍體內唯一缺乏的是心臟和血管，因為魔法就是這頭龍的血液，而復仇和憎恨則構成了它跳動不停的心臟。這是一頭木乃伊龍，一具死屍。

那雙翅膀上的薄膜乾硬得如同皮革一般。翅膀的陰影籠罩在聖克仙上空，遮天蔽日，將黎明瞬間化為黑夜。

這具腐屍的樣子是如此猙獰恐怖，使得那些對米娜的歡呼聲全都沉寂下來，哽在呼喊它們的喉嚨裡。死亡的惡臭從那頭怪獸身上散發出來，隨著惡臭而來的還有比恐懼更可怕的絕望。恐懼可以激發人的勇氣，而絕望只會抽乾心中的希望。大多數人無法再繼續望著它，他們低下頭，想像著自己的死亡，而這些死亡場景無不充滿痛苦、淒慘萬分

米娜聽到他們的哭聲，憐憫他們，便將自己的力量給予他們。

她開始歌唱，這是一首他們聽過好多次的歌，但現在它有了新的含意。

凝聚的黑暗帶走我們的靈，

懷抱我們，如刺骨寒冰，

那是吾主為我們準備的永生，

我們的命運，握在祂的手中。

夢，戰士，黑暗的天際，

體驗救贖的甜蜜，

那救贖來自暗夜的伴侶，

還有祂對追隨者的愛意。

她的歌聲幫助眾人壓下心頭的恐懼，舒緩了他們的絕望。士兵們又開始呼喊她的名字，發誓自己將讓她感到驕傲。她遣走他們，要他們帶著勇氣和對唯一真神的信仰去執行自己的職責。人群離開了，把米娜的名字掛在唇邊。米娜轉向方才一直持著長槍的女牧師，把長槍從她手裡取走。

奧蒂拉收回手，把它們藏到背後。

米娜升起護面。﹁讓我看看。﹂她說。

﹁不，米娜。﹂奧蒂拉強壓住淚水嘟囔道。﹁我不要讓妳增添︱︱﹂

米娜一把抓住奧蒂拉的手，把它拉到日光下。焦黑的手掌上鮮血淋漓，似乎剛剛伸進火堆裡。

米娜抓住奧蒂拉的手，把嘴唇湊在上面。肌肉癒合了，不過傷口處留下了可怕的疤痕。奧蒂拉吻了米娜一下，用無聲的語調祝她好運。

米娜握住長槍，抬頭仰望亡者之龍。﹁我準備好了。﹂她說。

從圖騰中伸出一隻不朽之手的影像。米娜站到手掌上，而那隻手輕柔地將她托離地面，安全地送她穿過天空。女神之手把她抬到比樹冠、比一個個堆疊起來的死龍頭骨更高的地方。那隻手停在亡者之龍的身側。米娜從手上走下來，騎到龍背上。那具屍體沒有鞍座，也沒有任何肉眼能看得見的韁繩。

另一頭龍出現在東方的地平線上，直衝聖克仙而來。人們害怕地叫喊起來，以為這一定是瑪烈。米娜坐在亡者之龍上，凝望著，等待著。

當龍飛到能被人清晰所見的範圍內時，害怕的喊叫聲變成狂熱的歡呼。﹁加爾達﹂這個名字在人們唇邊迴響。他長著角的腦袋在旭日的襯托下，絕不會被錯認。

加爾達手裡握著一柄巨大的長戟，它正是人們插在地上用來抵禦騎兵衝擊的那種武器。長戟的沉重份量對他來說算不了什麼。他控制它就跟米娜操縱細巧的龍槍一樣輕而易舉。

在他的另一隻手中，他握著坐騎，藍龍銳刃的韁繩。

加爾達舉起長戟，桀驁不馴地揮舞它，然後升起嗓門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怒吼，一記牛頭人的戰號。這是句古老的呼號，它呼喚薩迦斯神與戰士並肩作戰，在他歿於敵陣時帶走他的身軀，在他臨陣退縮時把他砸成齏粉。加爾達在呼喊時並不知道這些詞語從何而來。他推測當自己還是個小孩時，一定就聽過這句戰號。當它們從他嘴裡脫口而出時，他也感到驚訝，但它們聽起來很合適，所以他也樂於喊出來。

米娜升起護面來歡迎他。她的皮膚有如深雪，與漆黑的頭盔形成鮮明對比。她的眼裡閃耀著她自己的激情。他在那面琥珀鏡子裡看到了他自己，這還是頭一回，他不再是一隻被禁錮在熔金中的小蟲。他就是他自己，她忠實的夥伴。他本來會哭。也許他真的哭了。如果是那樣，他的戰鬥激情在眼淚可能讓他蒙羞前便把它們蒸發得無影無蹤了。

﹁米娜，妳今天不會獨自去戰鬥！﹂加爾達咆哮道。

﹁看到你讓我心情愉快，加爾達，﹂米娜喊道。﹁這是唯一真神行使的奇蹟。它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第一個奇蹟，但不會是最後一個。﹂

藍龍露出了牠的牙齒，一道閃電跳躍在牠緊閉的牙間。

也許米娜是對的。真的，加爾達感覺這就是奇蹟，就像古代英雄的傳說般神奇。

米娜放下護面。她的一記觸摸讓亡者之龍抬起了頭，展開翅膀，衝入天空，載著她直上雲霄。藍龍回頭瞥了加爾達一眼，確認他的命令。加爾達示意牠跟上去。

聖克仙城的大小不斷縮減，人們成了一個個微小的黑點，隨後便消失了。藍龍在寒冷清新的空氣中愈升愈高，世界本身在他腳下變得愈來愈渺小。萬物俱靜，一片深沉的靜謐與平和。加爾達只能聽見龍翼拍動的聲響，隨後，當那巨獸藉助一陣氣流毫不費力地飛行在雲間時，甚至連那聲音也消失了。

世界上的所有聲音都停止了，因此，在加爾達看來，那裡只剩下他和米娜兩個。

在底下的地面上，人們一直望到再也看不見米娜為止。許多人還在繼續望著，盯著天空看，直到他們的頭頸酸痛，眼睛如火燒一般。軍官們開始吼叫著發佈命令，人群漸漸散去。那些有軍務在身的人回到他們的崗位上。一大群人依舊圍在神殿外，激動地談論著他們看見的一切，談論著輕而易舉地打敗瑪烈，以及，從今天開始，米娜和唯一真神的騎士將成為安塞隆的統治者。

明鏡逗留在圖騰旁，等待帕林的靈魂。銀龍沒有等太久。

﹁藍龍呢？﹂帕林警覺地看到牠不在，立即問道。

帕林的話語清晰地傳入銀龍的耳裡，如此清晰，銀龍幾乎要相信它們是活人說出來的。但是它們給人一種奇怪的感覺，一種蜘蛛爬過皮膚的感覺。

﹁你只要看看頭頂上的天空就知道銳刃到哪裡去了。﹂明鏡說。﹁牠去進行牠自己的戰鬥了，以牠自己的方式。牠拋下我們去迎戰︱︱無論那可能是什麼東西。﹂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你有了別的念頭嗎？﹂

﹁這是龍的天性，﹂明鏡說。﹁我們不像你們人類那樣喜歡莽撞行事。是的，我有了別的念頭，我還有第三個、第四個念頭。﹂

﹁這不是什麼可以拿來開玩笑的事。﹂

﹁對極了，﹂明鏡說。﹁你考慮過你提議的那個行動會帶來什麼後果嗎？你知道摧毀圖騰之後會怎麼樣嗎？特別是在瑪烈發動進攻時摧毀它？﹂

﹁我知道這是我們摧毀圖騰的唯一機會。﹂帕林說。﹁塔克西絲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瑪烈身上，聖克仙城裡的其他所有人也一樣。如果我們錯失了這個機會，那就不會再有第二次。﹂

﹁如果，我們摧毀圖騰的行動把勝利拱手讓給了瑪烈，那又會怎麼樣？﹂

﹁瑪烈沒有不死之身，牠不會永遠活下去。但塔克西絲會。我承認，﹂帕林繼續說道。﹁我也不知道摧毀圖騰將會有什麼後果。但我確實知道這個道理。每一天，每個小時，每一秒，我都被克萊恩上的死靈團團包圍。它們的數量無窮無盡。它們的痛苦難以形容，因為它們被一種永遠無法平息的飢餓所驅使。祂對它們許下根本無意遵守的諾言，它們也知道，然而它們依舊為祂效勞，可憐地指望有朝一日祂能釋放牠們。明鏡，那一天永遠不會到來。你知道，我也知道。如果圖騰的毀滅能帶來阻止祂進入世界的一線希望，那麼我們就必須抓住它。﹂

﹁即使這意味著我們全都要被瑪烈活活燒死？﹂明鏡問。

﹁是的。﹂帕林說。

﹁離開一會兒。﹂明鏡說。﹁我得仔細考慮一下。﹂

﹁不要考慮太久，﹂帕林提醒他。﹁因為當龍思索的時候，世界依然在牠們腳下流動。﹂

明鏡獨自站在那裡，絞盡腦汁地思索他的問題。帕林的話意在提醒明鏡往事。在從前的那些日子裡，光明一方的巨龍們懶洋洋、心滿意足地躺在牠們的巢穴裡，對世界上狼煙四起的戰爭視而不見。善良的巨龍們沾沾自喜而又顯得很有見識地談起邪惡。牠們說，邪惡自相吞噬，善良自我救贖。就這樣牠們誇誇其談，就這樣牠們沉沉睡去，就這樣黑暗之后偷走了牠們的蛋，毀滅了牠們的孩子。

風向變了，現在從西邊吹來。明鏡聞到鮮血和硫磺的味道，這些氣味很微弱，但清楚無誤。

瑪烈。

牠還離得很遠，但牠在靠近。

他被羈鎖在自己的黑暗囚籠裡，聽見周圍的人們嘰嘰喳喳地談論即將到來的戰鬥。他能從心底裡憐憫他們。他們對將要降臨到他們頭上的恐怖沒有概念。一點也沒有。

明鏡摸索著繞過圖騰，走向神殿。他移動得很緩慢，被迫用他的拐杖指出一條路來。他一會兒和別人撞個滿懷，一會兒撞在樹幹上，一會兒又偏離道路踉蹌地走進小巷裡。士兵們咒罵他，有個人踢了他一腳。他讓自己的左頰一直對著太陽，知道自己正朝神殿的方向走，但他本來應該已經走到了。他害怕自己偏離了方向。他只知道自己可能正朝山上走，也可能在遠離它。

他詛咒自己的無能為力，停下腳步傾聽周圍的人聲，想從中找到線索。這時有隻手觸摸他的手。

﹁先生，你看起來迷了路。我能幫忙嗎？﹂

那是個女人的聲音，聽起來有股壓抑而哽塞的感覺，好像剛哭過。她堅強有力地握住他的手，他驚訝地感覺到她手掌上的厚繭，就像他在一個持劍者手上會感覺到的一樣。某個女黑暗騎士。真奇怪，她居然願意花工夫來搭理他。不過，他聽出她的索蘭尼亞口音。也許那就是原因所在。舊有的美德讓人感到很舒服，就像舊衣服一樣，並不是那麼容易丟棄的。

﹁謝謝妳。﹂他扮演著乞丐的角色，謙卑地說。﹁如果妳能帶我去神殿裡就好了，我要去尋求神諭。﹂

﹁先生，那我們是同路人了。﹂女人說。她把自己的手臂挽在他的手臂上，慢慢地給他帶路。﹁因為，我也感到困惑。﹂

明鏡能聽出她聲音中的痛苦，能感覺她的手在顫抖。

即使在他說話的時候，他的龍族靈魂也能讓他聽見巨翼的拍打聲。瑪烈的惡臭變得愈來愈強烈。他得盡快做出決定。

他應該停止這場談話，快去辦要緊事，但他選擇不那麼做。銀龍已經在世上活了漫長的歲月，他不相信機緣，這場巧遇並非巧合。這個女人是出於同情才來到他身邊。他被她的哀傷和痛苦打動了。

他們走進神殿。他用手摸索著，直到他發現要尋找的東西。

﹁停下。﹂他說。

﹁我們還沒到聖壇呢！﹂女子說。﹁你摸到的是一口棺材。再走幾步就到了。﹂

﹁我知道，﹂明鏡說。﹁但我寧可待在這裡。要知道，她是我的一個老朋友。﹂

﹁金月？﹂女子吃了一驚，警覺起來。﹁你的一個朋友？﹂

﹁我走了很長一段路，就是為了來看她。﹂他說。

帕林的聲音吹進了他的耳裡，那聲音既輕柔又急切。﹁明鏡，你在做什麼？你不能相信這個女人。她叫奧蒂拉。她曾經是個索蘭尼亞騎士，但她已經被黑暗吞噬了。﹂

﹁在她身邊多待一會兒。我的要求僅此而已。﹂明鏡輕聲回答。

﹁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奧蒂拉誤解他的話。﹁儘管我們在瑪烈來之前不會再有多少時間。﹂

﹁妳信仰唯一真神嗎？﹂明鏡問。

﹁是的。﹂奧蒂拉倔強地說。﹁你呢？﹂

﹁我信仰塔克西絲，﹂明鏡說。﹁我敬重祂，但我不為祂效勞。﹂

﹁這怎麼可能？﹂奧蒂拉追問道。﹁如果你信仰塔克西絲，而又敬重祂，隨之而來的結果就是你必然要為祂效勞。﹂

﹁我用一個故事作為回答。金月死去時妳在她身邊嗎？﹂

﹁沒有。﹂奧蒂拉說。她的聲音變得柔和了。﹁只有米娜跟她在一起。﹂

﹁然而還有其他目擊者。有個叫帕林‧馬哲理的法師看見並聽見了她們的對話，在這些對話裡塔克西絲向金月暴露了祂的本性。對塔克西絲來說，那是個勝利的時刻。金月長久以來都是祂的仇敵。塔克西絲想告訴金月，是祂給了金月心之力量，給了金月醫療、建設和創造的力量，這麼做對她來說會有多麼甜蜜！塔克西絲告訴金月這種心之力量並非來自光明，而是源於黑暗。塔克西絲希望說服金月追隨祂。女神許諾給金月生命、年輕和美貌，以此來換取她的效勞和敬拜。

﹁金月拒絕接受。她拒絕敬拜這位給世界帶來如此痛苦和悲傷的女神。於是塔克西絲生氣了。祂將歲月的重負加在金月身上，讓她蒼老、虛弱、奄奄一息。女神希望金月明白塔克西絲贏了這一戰，明白祂將成為﹃唯一真神﹄，直到永遠。祂希望金月懷著這種想法絕望而死。金月臨終前的遺言是一段祈禱。﹂

﹁向塔克西絲？﹂奧蒂拉猶豫地問。

﹁向帕拉丁。﹂明鏡說。﹁一段請求祂寬恕她失去信仰的祈禱，一段重新確認她的信仰的祈禱。﹂

﹁可是，既然她明知帕拉丁不能回答，又為什麼要向祂祈禱呢？﹂奧蒂拉問。

﹁金月並不為回答而祈禱。她知道答案。她很久以來就把祂的智慧和教誨的真諦承載在自己的靈魂中。因此，即使她再也看不到帕拉丁，聽不到祂的聲音，領受不到祂的祝福，祂依然一如既往地與她同在。金月領悟到塔克西絲撒了謊。這些神蹟一直來自於帕拉丁，因為祂從來沒離開過她。祂總是與她同在，永遠是她的一部份。﹂

﹁對我來說太遲了，﹂奧蒂拉絕望地說。﹁我已經無可救藥了。看到了嗎？摸摸它。﹂她抓住他的手，將他的手指放到自己的手掌上。﹁傷疤。新鮮傷疤。神聖的龍槍留下的。我正遭受懲罰。﹂

﹁誰在懲罰你，孩子？﹂明鏡溫和地問。﹁塔克西絲神后？抑或妳心中的真相？﹂

奧蒂拉沒有回答。

明鏡深深地嘆了口氣，他自己的心情舒緩下來。他有了答案。他知道現在他必須做什麼。﹁我準備好了。﹂他對帕林說。

## ２︱１９瑪烈赤斯

加爾達與米娜飛在一起，不過他們兩個並沒有貼得太近。藍龍銳刃與亡者之龍保持著一段距離。牠不肯靠近那具形態猙獰的屍骸，也毫不掩飾牠心中的厭惡。加爾達擔心米娜也許會覺得藍龍的反應是一種冒犯，但她看起來並不在意。他最後終於意識到，除了眼前的戰鬥外，她對什麼都視而不見，所有其他東西都已經被她從頭腦中清除一空。

至於加爾達，雖然他確信自己這次必死無疑，但他從來沒這麼開心過，心情也從來沒如此平和過。他回想起自己身為一個獨臂殘廢的日子，那些他被迫替前小隊長、死不足惜的恩斯特‧馬吉特之流的廢物舔靴子的日子。加爾達回顧一段段時光之路，一直到這個自己與她並肩作戰的驕傲瞬間，是她讓他免於遭受如此厄運，是她接好了他的手臂、也接續了他的生命。如果他能為她獻上這條命、能因此而拯救她就好了。他心裡在乎的只有這些。

他們高高地飛上天空，加爾達以前也騎在龍背上飛過，但這次他要比以往任何一次飛得都高。還好，他不是那種有懼高癥的人。雖說他並不怎麼喜歡騎在龍背上飛行︵要知道，有這種嗜好的牛頭人還沒出生呢︶，但他也不害怕。兩頭龍翱翔在末日之王的群峰上。加爾達俯視下方，如癡如醉地望著火紅色山口裡的巖漿在四周巖壁的重重擁抱中沸騰翻滾。龍在從山口中飄出的蒸氣雲團間出沒，時刻注意著瑪烈，希望能先看到牠，打得牠措手不及。

結果，措手不及的是他們自己。加爾達和米娜以及兩頭龍都在緊盯著地平線看，這時米娜突然喊了一聲，用手指向下方。瑪烈正在利用雲層的掩護躲避他們的視線。牠幾乎就在他們下方，正快速飛往聖克仙。

加爾達以前見過紅龍，那時他就對牠們的體形和威力肅然起敬。然而，與瑪烈赤斯相比，克萊恩的紅龍就變成了矮子。牠的碩大頭顱一張嘴就能把他和他的藍龍囫圇吞下去。牠的爪子與山峰一樣銳利，且大到足以把山脈連根拔起。牠的尾巴能掃平那些山峰，讓它們從此消失，只剩下一堆堆塵土。他訝異地盯著巨龍，口乾舌燥，手裡緊緊抓著他的長戟，弄得手指都疼痛起來。

加爾達眼前突然生出一幅幻象，他看到烈火從瑪烈的嘴中噴射而出，那是能熔化石頭、能在頃刻間讓血肉灰飛煙滅、也能讓大海沸騰的龍焰。他剛想命令銳刃去追趕牠，但他的龍是一位久經征戰的老兵，對自己應該要做的大概要比加爾達更精通。銳刃迅捷而悄無聲息地將翅膀收在身側，向敵人俯衝而去。

亡者之龍追上了銳刃的速度，然後更超過了牠。米娜放下了她的護面。加爾達看不見她的臉，但他太熟悉她了，因此也就無須再看見。他能在腦海裡勾勒出她的面容：蒼白、狂亂。現在她和亡者之龍已經遠遠地飛在他前面了。加爾達詛咒著踢了銳刃一腳，敦促牠追上去，好像牠是匹馬似的。銳刃根本沒感覺到這一腳，牠也不需要任何催促。牠才不會讓自己被人拋下。

龍飛得如此之快，以至於刀子般的寒風吹得加爾達滿眼淚水，迫使他閉上眼睛。儘管他試了又試，卻始終無法不讓眼睛閉上，只能不時匆匆看上一眼。瑪烈在他的淚眼中化為一片紅色的雲霧，那些眼淚永遠不會滑落，因為風立刻把它們颳跑了。

銳刃沒有減緩牠的速度。儘管風不斷吹進加爾達的眼裡，這場發瘋般的飛行還是令人興奮得血脈賁張，就像頭一次狂野地衝入戰鬥中給人帶來的興奮感一樣。加爾達抓住他的長戟，將它放平。他忽然想到，也許銳刃是打算一頭撞向瑪烈，像戰艦彼此衝撞那樣衝撞牠。儘管那麼做就意味著加爾達必死無疑，但他不在乎，一點也不在乎。一種奇妙的平靜感降臨到他身上。他沒有恐懼。他想要與死亡打交道，想要殺了這頭怪獸。除此之外的事全都無關緊要。

他納悶緊握住龍槍的米娜會不會也有同樣的念頭。他眼前浮現出他們兩個在鮮血和火海中一同死去的情景，這讓他興奮不已。

瑪烈赤斯的目標是聖克仙。那座城市已經出現在牠的視線中了。牠能看見城裡蟲子般的居民，他們現在才剛剛開始體驗到牠的武力會帶來多大的恐懼。瑪烈不擔心從天空中來的攻擊，因為牠從來沒想到有任何人，哪怕是這個米娜，會瘋狂到敢騎在龍背上與牠決鬥。這時，牠湊巧向上瞟了一眼，本來牠這麼做只不過是想看看碧藍色天空的景致而已，然而，眼前的景象卻讓牠驚得幾乎靈魂出竅。牠看到在自己的頭頂上，兩個龍騎士正朝牠猛撲下來。

牠的驚訝甚至在一瞬間讓牠懷疑起自己的感覺。那一瞬間差點就成了牠這輩子的最後時刻。說時遲，那時快，還沒等牠喘過氣來，敵人便間不容髮地殺到牠面前。一個本能的側翻救了牠的命，讓牠避開他們來勢洶洶的一擊。進攻者飛得實在太快，來不及停下來。他們從牠身邊一掠而過，開始向上爬升，兩頭龍在空中盤旋，準備下一輪進攻。

瑪烈緊盯著他們，但沒有馬上飛過去消滅他們。牠暫時不動手，保持警戒，全神貫注地望著他們，等待他們的下一步行動。沒必要親自上陣。牠只須等待龍威將這些可鄙的劣等龍嚇得膽戰心驚、抱頭鼠竄就行了，要知道，這招牠玩得比曾經存在於克萊恩上的任何龍族都要得心應手。一旦他們開始轉身要逃，牠便可以上去宰了他們。

瑪烈等待著。牠看見藍龍開始飛得猶疑不決，而騎在牠背上的牛頭人也嚇壞了，不由得露出一絲獰笑。瑪烈確信這兩個傢伙構不成什麼威脅，便把注意力轉到另一對身上。牠煩惱地注意到另一頭龍並沒有迴轉到一半就停下來，而是直朝牠而來。突然，瑪烈意識到牠的龍威對這傢伙完全無效。牠看到過的龍骸已經夠多了，自然能輕而易舉地認出另一個。

看來這個唯一真神能起死回生。對此，瑪烈的惱怒要多於驚嘆，因為牠現在不得不重新評估牠的戰略。這個吱嘎作響、身上蛆蟲亂爬、而又面日猙獰的怪物不吃嚇唬這一套，也不會屈服於痛苦。它已經死了，牠又怎麼能殺死它呢？這件事要比牠原本想的更加費力。

﹁一開始妳用死靈來打劫我。﹂瑪烈怒吼道。﹁現在又帶來一個朽爛不堪的乾屍殘骸來與我對陣。妳和妳那個狗急跳牆的小神到底想要我怎麼樣？尖叫？嚇昏過去？我根本不怕任何生者或死者。這兩種我都吃過。現在我馬上就要吞掉你們！﹂

即使在策劃自己的下一次進攻時，瑪烈也小心地望著牠的敵人們，想要猜出他們接下來要做什麼。牠對藍龍不屑一顧。那個傢伙看起來慘兮兮的。牠能聞到藍龍心裡的恐懼散發出的惡臭，而藍龍的騎手也好不了多少。死龍的騎手就不一樣了。瑪烈盤旋在米娜面前，想讓這個人類好好瞧瞧她正在與何等巨大的武力作對。她不可能贏。什麼神也救不了她。

瑪烈知道她一定給人類留下深刻印象。身為克萊恩上最龐大的生物，這頭紅龍碩大無比，讓克萊恩上的一切本地龍都相形見絀。瑪烈的大嘴一口就能咬斷乾屍龍的背骨。單單牠的一個腳爪就跟這個膽敢挑戰牠的人類一樣大。除此之外，瑪烈還擁有能夠升起山脈的魔法力量。

牠張開大嘴，讓熔融的烈火從牠嘴裡噴濺出來，在牠的利齒間匯聚。牠弓起被血染成棕色的腳爪，那雙腳爪曾經撕開一條金龍的鱗甲，活活挖出還在跳動的心臟。牠抽動大尾巴，那條尾巴能敲碎紅龍的腦袋，折斷牠的脖子，讓牠一頭栽向地面，而牠的騎手除了一邊尖叫，一邊眼睜睜地看著化為烏有的厄運朝他撲來外，什麼也做不了。

很少有凡人能抵擋瑪烈帶來的恐懼，看起來那個米娜也做不到。她僵坐在乾屍龍的背上，試著想抬起頭，但她眼前的可怕景象似乎壓垮了她，因為她縮成一團，然後低下頭，似乎她自己也知道離死不遠，所以才不忍親眼目睹這一刻的到來。

瑪烈高興了，鬆了口氣。牠張開嘴，吸進一口將要與牠肚子裡的硫磺相混合的空氣，然後牠會釋放出一大團烈焰，將這頭屍體龍的殘骸燒成灰燼，把這個所謂唯一真神的僕從變成一枝活生生的火炬。

米娜並不是因為恐懼才低頭。她低下頭去祈禱，而她的神並沒有拋棄她。米娜抬起頭，直視瑪烈。龍槍緊握在她手中。

長槍上銀光閃耀，那是與長槍本身一樣銳利的光芒。因為瑪烈直直地盯著長槍看，因此這道刺眼的光芒也就刺傷了牠的眼。短暫的失去視力讓牠被烈焰龍息嗆得喘不過氣來，結果自己吞下了一大半。瑪烈的進攻失敗了，只好拚命眨著眼睛，想要擺脫眼前眩目的光芒。

﹁為了唯一真神！﹂米娜高喊道。

加爾達知道他們完了。他希望他們已經死去。他渴望安閒的死亡能結束那份正融化他五臟六腑的恐怖，以免他活活淹死在自己的恐懼中。他能感到銳刃在發抖，能聽見牠的牙齒咯咯作響，能覺察到一陣又一陣顫慄搖撼著藍龍的軀體。

這時米娜開始呼喚塔克西絲，而女神作出了回應。龍槍猶如一顆爆裂的星辰般光芒四射。銀光劃破了加爾達的黑暗，吸空了他肌肉裡、筋腱裡和腦袋裡的恐懼。銳刃發出一聲桀驁不馴的怒吼，加爾達也抬起嗓門回應。

米娜用長槍比劃了個姿勢，加爾達明白了。他們不要繼續衝擊，而是要再來一次俯衝，從上面攻擊瑪烈。紅龍在得意忘形中已經放慢了飛行速度。他們將轉個彎，在牠恢復過來之前搶先攻擊。

兩頭龍斜飛過來，開始向下俯衝。瑪烈猛地拍了一下強而有力的翅膀，然後又是一下，突然，牠張開血盆大口，殺氣騰騰地飛速朝他們直撲而來。

銳刃預料到紅龍的進攻。藍龍猛地轉身向後一個翻滾，勉強避開迎面而來的滾滾烈火，但牠肚子上的鱗片依舊被略微烤焦了些。

世界在加爾達的牛角下旋轉起來。牛頭人的胃也打起了滾。他頭朝下倒懸在把他固定於鞍座上的繫帶裡，發狂似的用一隻手抓住韁繩，另一隻手抓住他的兵刃。這繫帶是為人類龍騎士、而不是為牛頭人打造的。加爾達此刻只能希望那些皮帶能承受得了他的重量。

銳刃翻完了這一圈。加爾達終於又頭上腳下了，世界又回到它本來該有的樣子。他匆匆打量四周，想看看米娜的情況。有那麼一刻，他找不到她，讓他的心幾乎要害怕地爆裂開來。

﹁米娜！﹂他呼喚道。

﹁在我們下面！﹂銳刃喊道。

她在他們下面很遠的地方，飛得離地面很近，飛在瑪烈下方，現在紅龍被夾在他們中間了。

瑪烈的注意力集中在藍龍身上。牠懶洋洋地拍了一下翅膀，突然間直取他們而來。銳刃轉過身，拚命拍打翅膀。

﹁該死，你快給我飛！﹂加爾達怒吼道，儘管他能看見銳刃為了拉開與那頭大紅龍的距離，已經用上了牠的每一絲力氣。

加爾達朝身後瞥了一眼，他看到這場競賽是無望的，還沒怎麼認真比試就已經輸掉了。銳刃在大口喘氣。牠的翅膀上下翻飛，身體上的肌肉不斷地屈張起伏。瑪烈甚至連一小口氣都沒怎麼喘，看起來飛得毫不費力。瑪烈張開大嘴，一排排利齒寒光閃閃，準備一口咬斷藍龍的背脊，將牠的騎手甩下鞍座，讓加爾達從高空一頭栽到下面的石頭上摔死。

加爾達握緊了他的長戟。

﹁我們做不到！﹂他朝銳刃喊道。﹁轉過去，向牠靠近！﹂

藍龍迴轉過來。加爾達望著瑪烈的眼睛。他抓緊長戟，準備將它捅進紅龍的咽喉裡。

瑪烈張開了嘴，但牠並沒有咬向藍龍，而是倒吸了口氣。

米娜已經從瑪烈下方飛了上來。她揮動龍槍，刺中紅龍的肚皮。槍尖劃破一層紅色鱗甲，在龍的腸子上撕開一道傷口。

瑪烈的吸氣與其說出於疼痛，還不如說出於驚訝，因為龍槍並沒有重創牠。這份震驚，以及比震驚更糟糕的侮辱感讓牠十分生氣。牠在空中打了個滾，頭朝下，尾巴朝上，張牙舞爪地撲了過去。

亡者之龍證明自己很適合做各種飛行動作。它疾飛在空中，騰挪躲閃，勉強避開紅龍拚命甩動的尾巴。亡者之龍向下俯衝。加爾達和他的藍龍往上爬升，然後一個側翻，準備進行另一次攻擊。

瑪烈對這場戰鬥愈來愈厭煩，也不再讓牠覺得有趣。牠可以試試看用盡全力拚一次。現在牠張開翅膀，開始加速。牠要抓住這具屍體，把它一根根爛骨頭撕，還要剝掉它的肌肉，把它碾成粉末。對那個騎手，牠也要如法炮製。

加爾達從沒見過有什麼東西移動得如此之快。他和銳刃緊追在瑪烈身後，但他們無法追上牠，至少不能在牠殺死米娜之前做到。

瑪烈呼出一大團烈火。

加爾達尖叫著發出挑戰，向藍龍身側踹了一腳。也許他無法拯救米娜，但他要為她復仇。

亡者之龍聽見烈焰滾滾而來的聲音，它低下頭，鼻子朝下，張開它的皮質翅膀。火球正砸在它的肚子上，火勢沿著翅膀蔓延開來。加爾達狂怒地吼叫著，他的吼聲很快變成了興奮的嗥叫。

龍槍在烈焰中閃耀。米娜舉起長槍，向加爾達揮舞，以此顯示她安然無恙。亡者之龍的皮質翅膀和它的身軀替她擋開了火焰。這個動作並不是毫無代價的。龍屍的皮質翅膀上已經是烈火熊熊，一縷縷黑煙彎彎曲曲地升上天空。不管死屍感受不到疼痛也好，無法被殺死也罷，沒了翅膀上的薄膜，它就無法繼續留在空中。

亡者之龍開始失去高度，烈焰在它翅膀上剩下的骸骨間躍舞。

﹁米娜！﹂加爾達撕心裂肺地喊道。他無力拯救她。

亡者之龍的翅膀已經被大火吞噬，它螺旋著向下栽去。

瑪烈認定仇敵這回在劫難逃，便把注意力轉回加爾達身上。牛頭人一點也不在乎他自己。再不會在乎了。

﹁塔克西絲，﹂他祈禱道。﹁我不重要。救救米娜。救救她。她把一切都給了禰。饒她一命！﹂

做為對他祈禱的回應，第三頭龍出現了。這頭龍即非生者也非屍骸。它的五顆影子般沒有實體的腦袋飛入亡者之龍的軀體內。女神自己也過來加入了戰鬥。

亡者之龍的皮質翅膀開始閃現出一種妖異的光澤。雖然烈火還在燃燒，但那具屍體終於在離地面僅剩下一點點距離時停止了它的死亡螺旋。

加爾達發出一聲震撼天地的歡呼，揮舞著他的長戟，希望能把瑪烈的注意力從米娜身上引開。

﹁進攻！﹂他咆哮道。

銳刃不需要任何催促，已經飛速向下俯衝。藍龍露出牠的牙齒。加爾達感覺龍的腹部一陣顫動。一束閃電從藍龍口中激射而出，帶著連綿不絕的劈啪聲和嘶嘶聲正中瑪烈的腦袋，隨著爆炸而來的劇烈震蕩差點讓加爾達從鞍座上掉下來。

電流穿過牠全身，瑪烈痙攣般地抽搐不已。加爾達在片刻間以為這束閃電已經結束了牠，他的心都快跳出來了。閃電消散了。瑪烈暈頭轉向地搖了搖腦袋，就像一個剛剛在鼻子上挨了一下的戰士，然後牠猛地抬起頭，張開大嘴，向他們撲來。

﹁帶我離牠近一點！﹂加爾達喊道。

銳刃遵照命令。牠從離瑪烈頭頂很近的地方一掠而過。加爾達使盡生平力氣，將長戟狠狠地擲入龍眼中。他看到長戟洞穿了眼球，看到那個眼珠子變成紅色，看到紅龍開始拚命地眨眼睛。

此外，紅龍沒有別的什麼反應。但這一擊卻讓加爾達付出沉重的代價。

銳刃的行動讓他們與紅龍的距離變得太過接近，要安全地逃到牠搆不著的地方已經不可能了。加爾達的攻擊並沒有如他希望的那樣讓瑪烈失去戰鬥力。那柄巨大的長戟插在瑪烈的眼睛上，顯得渺小無比。牠對它的感覺大概跟加爾達對一根眼睫毛的感覺差不多。

牠豎起腦袋，朝他們猛撲過來，張嘴便咬。

加爾達只有一個拯救自己的機會。他從鞍座上飛身而起，緊緊地抓住銳刃的頭頸不肯放手。瑪烈把牠的利齒埋入藍龍的軀體內。鞍座消失在牠的血盆大口中。

鮮血如泉水般湧出，流淌在銳刃的體側。藍龍痛苦地呼嚎，在狂怒中拚命掙扎，與敵人做殊死一搏。牠蹬出前腿和後腿，用尾巴抽打瑪烈，而加爾達除了緊緊抓住銳刃外，什麼也不能做。他抱緊藍龍的頭頸，渾身都濺滿藍龍的熱血。

瑪烈甩動藍龍就跟一條狗甩動老鼠一樣，意在折斷它的脊骨。加爾達聽到一下什麼東西被壓碎的噁心聲音，隨即銳刃發出一聲懾人心魄的尖叫。

米娜抬頭看見藍龍被夾在瑪烈的大嘴中。她無法看見加爾達，於是推測他已經死了。她的心一陣絞痛。在所有那些為她效勞的人裡面，他跟她最親。米娜能清楚看見龍肚子上的傷口，一長串閃亮的黑紅色血跡沾染在火一般橘紅的鱗片上。然而，這個傷口並不能致命。

死龍的翅膀現在已經成了一片片烈火，而火焰還在往它的軀體上蔓延。很快米娜就將坐在一頭火龍身上。她也感覺到了高熱，但她眼前只有敵人。她看到自己要如何才能打敗敵人。

﹁塔克西絲，與我一起戰鬥！﹂她嘴裡喊道，舉起龍槍，把它指向上方。

米娜聽見一個聲音，在她十四歲那年呼喚她的同一個聲音。她離開家就是為了找到那個聲音。

﹁我與妳同在。﹂塔克西絲說。

女神張開雙臂，祂的手臂化為龍翼。在女神之翼的推動下。亡者之龍正在熾烈燃燒的翅膀升入了空中。它們飛得愈來愈快，空氣搧動著龍身上的火焰，拍打著它們，讓大火裹在米娜周身。她的甲胄能替她抵擋火焰，卻無法抵抗高熱。她為神靈所鼓舞，感覺不到灼熱的金屬開始炙烤她的皮膚。她清楚地看見勝利必將屬於他們。紅龍受傷的下腹離她愈來愈近。瑪烈的鮮血滴落在米娜高高揚起的臉龐上。

就在這時，突然間，塔克西絲不在了。

米娜感覺女神的離開就像一陣刺骨寒風捲走她的呼吸，讓她窒息，讓她喘不過氣。現在她孤身一人了，獨自坐在一頭正在烈火中分崩離析的龍身上。她的女神離她而去，米娜不知道為什麼。

也許，米娜狂亂地想，這是一場測試。

以前，當米娜剛剛發現唯一真神時，塔克西絲就對祂的僕人進行過這種測試。那些測試都很艱難，要求她用鮮血、言詞和行動證明她的忠誠。她一次也沒失敗過。但是，那些測試也沒有哪一次像今天這麼艱難。這次，她無法活下來了，但這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在死後，她將與她的女神同在。

米娜催促現在已成火龍的亡者之龍繼續前進。是她的意志，或是龍自己的氣勢讓它飛過了最後幾尺距離。

渾身烈焰升騰的龍以驚天動地的力量撞在瑪烈身上。火焰如此熾熱，以至於傷口處滴落的鮮血開始冒泡、沸騰。

米娜舉起龍槍，拚出渾身力氣將它刺入龍腹內。長槍洞穿了已經遭到削弱的鱗甲，在肌肉上劃開了一道齜牙咧嘴的大口子。

瑪烈感到痛苦，這是一陣牠平生從未經歷過的痛苦。這份痛苦是如此可怕，以至於牠鬆開咬住藍龍的大嘴。牠的咆哮簡直恐怖到不忍卒聽。加爾達希望他能塞住自己的耳朵，這樣才能把聲音堵在外面。不過，他還得硬著頭皮忍受它，因為他不敢鬆手，否則就會掉下去摔死。他和銳刃正在螺旋向下落去。本來在加爾達下方顯得很小的末日之王現在直奔他而來。山地上一叢叢鋸齒般的巖石能在他著地的瞬間震碎他的骨頭。

銳刃受了致命傷，但牠還活著，並且正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竭力掙扎，想要控制住自己。銳刃知道牠已經在劫難逃，但牠是在為拯救自己的騎手而戰。加爾達盡其所能地予以配合，他緊緊抓住龍，盡量不讓自己移動。龍拍動翅膀的每一下肯定都很痛苦，因為銳刃不停地喘息著，疼得直發抖，但牠在慢慢下降。牠用自己已經模糊的視線搜索著一塊可供降落的空地。

加爾達抱緊垂死藍龍的頭頸，抬頭仰視坐在烈火之翼上的米娜。龍的整個身體都著了火。烈焰與龍槍競逐。火龍衝向瑪烈，撞在牠肚子上。米娜把龍槍徑直送入牠已經洞開的傷口內。瑪烈的肚皮豁然敞開，一大片黑血從龍體內噴湧而出。

﹁米娜！﹂加爾達在絕望中痛徹心肺地失聲驚呼，但來自瑪烈的一聲駭人狂吼，頃刻間讓他的聲音化為烏有。

瑪烈發出垂死的尖叫。牠認得那種尖叫。牠經常聽見它。牠方才擊碎藍龍的脊骨後還聽見藍龍這麼尖叫過。現在輪到牠了。牠的喉嚨中升起了夾雜著痛楚和狂怒和垂死的吼叫。

米娜被龍血澆得什麼也看不見，她的神也拋棄了她，但她依然牢牢地抓住龍槍。她把長槍向上捅進那可怕的傷口中，指引著它刺穿了瑪烈的心臟。

紅龍就在那一刻死去了，死在半空中。牠的屍體從天空中墜落，向末日之王的巖石叢中砸去。牠將屠龍者也一併帶了下去。

## ２︱２０眩目的光芒

當瑪烈巨大的紅色軀體從片片碎雲中鑽出來時，原本十分壓抑的聖克仙守軍變得非常興奮，人群裡竟然爆出一陣歡呼。但是，當龍威如一波粉碎希望、截斷夢想的潮汐席捲聖克仙城時，歡呼聲很快就沉寂了，隨之而去的還有他們的勇氣。城裡的人們面面相覷，腦子裡盡是每個人自己末日來臨時的可怕景象。應當朝那些閃亮紅鱗射箭的弓箭手們紛紛扔掉他們的武器。趴在地上顫抖、啜泣。投石車旁的兵士一個個轉身逃之夭夭。通往城垛的階梯上擠滿了驚恐萬分的士兵，以至於沒人能上得去，也沒人能下得來。絕望中的人們企圖靠犧牲同伴來拯救自己，於是打鬥便不可避免地爆發了。有些人被恐懼弄得發了瘋，居然從城牆上縱身躍下。那些得以控制住恐懼的人竭力想讓其他人平靜下來，但他們的人數實在少得可憐，因此這種努力也只是杯水車薪罷了。一個想要制止驚慌失措的部下逃跑的軍官，被他自己的劍砍倒在地，他的屍體立刻被亂哄哄的人潮踩成肉泥。

石牆和鐵柵都算不上障礙。在西城門旁，西瓦諾謝正躺在一間黑牢房裡的硬板床上，做著米娜的夢。他感覺恐懼在他體內蠕動、扭曲。他知道自己被遺忘了，但他永遠也不能忘記她，於是他把整個晚上都花在毫無指望的夢想中，夢想她會走過那扇牢門，再一次與他走上那條黑暗而紛雜的道路。

當瑪烈的龍威席捲整座城市時，獄卒正來到囚室裡，給西瓦諾謝送他的每日食糧。獄卒的職責既繁重又單調乏味，他喜歡用折磨犯人的辦法來使它變得明快些。精靈是個容易欺負的目標。雖然有命令禁止獄卒傷害西瓦諾謝的肉體，但他可以用言詞折磨精靈，而且他也的確這麼做了。對此，西瓦諾謝從來沒有任何反應，也不做任何回答。這種情景並沒有掃了獄卒的興，因為他幻想自己已經給精靈帶來了重大的打擊。實際上，西瓦諾謝甚至很少聽見那個人說了什麼。獄卒的聲音只是許許多多中的一個：他母親的、薩馬的、他失去的父親的，以及那個對他許下那麼多諾言卻從來未曾遵守過的聲音。現實中的聲音，比方說獄卒的，並不如他靈魂中的這些聲音那般響亮，並不比在他牢房裡肆虐的老鼠的七嘴八舌更引人注意。

龍威在西瓦諾謝體內千纏百繞，堵在他的喉嚨裡，掐住了他的氣管，使他窒息。恐懼將他一把推出他賴以容身的幽深世界，把他扔到堅硬的現實地板上。他蹲在那裡，害怕得不敢挪動。

﹁米娜救救我們！﹂獄卒站在門口直發抖，嘴裡呻吟道。他猛地衝向西瓦諾謝，用力抓住他的手臂，這下子差點把精靈嚇壞了。

獄卒的眼淚直流，他緊緊抓住西瓦諾謝不肯鬆手，好像找到他的兄弟一般。

﹁出了什麼事？﹂西瓦諾謝喊道。

﹁龍！瑪烈。﹂獄卒嘴裡總算迸出一句話來。他的牙齒拚命打顫，讓他連話都很難說出口。﹁牠來了。我們全得死！米娜救救我們！﹂

﹁米娜！﹂西瓦諾謝輕呼一聲。這個詞打碎了他身上鐐銬般的恐懼。﹁米娜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她要去迎戰龍。﹂獄卒一邊口齒不清地嘀咕，一邊搓著他的手。

監獄裡已經亂成一團。看守們逃之夭夭，囚犯們又是尖叫又是大吼，他們瘋狂地用身體去衝撞柵欄，想要逃離恐懼。

西瓦諾謝推開那一大堆曾經是獄卒、如今卻抖個不停而又哭哭啼啼的傢伙。牢門依然敞開著。他朝走道盡頭跑去。人們乞求他，要他釋放他們，但他絲毫沒在意。

他來到監獄外面，深深地吸了口沒有被不洗澡的骯髒身體和老鼠屎污染過的空氣。他望向藍天，看到紅龍，一頭肥腫的大怪獸，正懸掛在空中。他急切的搜索目光毫無興趣地掃過瑪烈。西瓦諾謝掃視天空，最後終於找到了米娜。他銳利的精靈視力讓他能比大多數人看得更清楚。他能看見日光下那個閃耀著銀光的小點。

西瓦諾謝站在馬路當中，仰望天空。人們跑過他身邊，衝向他，在他們失去理智的驚慌中對他又推又擠。他絲毫沒在意，只是將一雙雙手擋開，拚命站穩腳跟，拚命讓他的目光集中在那個小小的光點上。

當瑪烈出現時，帕林發現身為死者倒真有一樣好處，讓聖克仙全城人陷入一片混亂的龍威對他完全沒用。他能毫無感覺地盯著那頭大紅龍看。

他的靈魂盤桓在圖騰旁邊。他看到火焰在死龍們的眼窩裡熊熊燃燒。他能聽見死龍要求復仇的聲音響徹天空，直奔塔克西絲而去。帕林從來沒懷疑過自己。他面前的職責非常清楚。塔克西絲必須遭到遏止，或者至少被阻擋，祂的力量也得設法加以削弱。祂已經把大部份力量投入圖騰上，準備用它作為自己進入世界、融合實體國度和靈界國度的門戶。如果祂成功了，就能君臨萬物。無論是誰，凡人也好，靈魂也罷，都無法強大到足以向祂挑戰。

﹁你是對的，﹂站在帕林身邊的明鏡說。﹁這座城已經被嚇瘋了。﹂

﹁龍威很快就將消︱︱﹂帕林開口說道。這時，他突然閉上了嘴。

達拉馬的靈魂從骷髏堆裡浮現出來。

﹁要觀看戰鬥，最好的位置是在包廂裡。﹂達拉馬說。﹁你知道，馬哲理，你沒有腿。你沒被拘束在地面上。你我可以悠閒地坐在雲端上，觀看每一下刺戳與格擋，目睹血落如雨。你為何不肯跟我一起去呢？﹂

﹁我對結局興味索然，﹂帕林說。﹁無論誰贏，反正我們注定要輸。﹂

﹁你在說你自己。﹂達拉馬說。

達拉馬的靈魂開始對明鏡發生了非比尋常的興趣，這讓帕林感到很不安。

達拉馬能不能同時看見人類和銀龍？達拉馬能不能猜出他們的計劃？如果他知道了，他會不會試圖挫敗他們，或者他光顧著自己的陰謀？達拉馬有自己的盤算，帕林對此毫不懷疑。帕林從來沒完全信任過達拉馬，在過去的這些天裡，他對精靈變得更警覺了。

﹁戰鬥進行得不錯。﹂達拉馬繼續說道，他的靈魂將目光緊緊地盯在明鏡身上。﹁瑪烈已經被牽制住了，這點是肯定的。人們正在平靜下來。龍威開始消退。說到這裡，你那個瞎眼的乞丐朋友似乎出人意料地完全不受龍威影響。我納悶，這是為什麼？﹂

達拉馬並沒有說錯。龍威正在退去。那些趴在地上尖叫他們全都必死無疑的士兵陸陸續續地坐起身，他們看起來侷促不安，一臉尷尬。

如果我們要做這件事，帕林意識到，那就得現在動手。達拉馬能對我們造成什麼危險呢？他無力做什麼事情來阻止我們。和我一樣，他也沒有什麼魔法。

一聲巨吼轟響在群山間。街道上的人們抬頭仰望，開始喊叫著，朝天空指指點點。

﹁有頭龍流了血。﹂明鏡說著抬起頭來。﹁不過，很難說清楚是那一條。﹂

達拉馬的靈魂懸浮在空中。他的靈魂之眼盯著他們，似乎要揣摩出他們心裡所想的。然後，突然間，他消失了。

﹁我敢打賭，這場戰鬥的結果對他肯定有某些意義。﹂帕林說。﹁我在猜他會賭誰贏。﹂

﹁兩邊都賭，只要他能找到某種途徑這麼做。﹂明鏡說。

﹁你覺得，他能看見你的真身嗎？﹂帕林問。

﹁我相信我能避開他的耳目，﹂明鏡說。﹁但是，當我開始施法時，我就再也不能這麼做了。他會看清我到底是什麼。﹂

﹁那麼，讓我們希望這場戰鬥有趣一點，讓他全神貫注，﹂帕林說。﹁你有毛皮和琥珀︱︱？啊，抱歉，我忘了，﹂看到明鏡的微笑，他補充道。﹁龍施法不需要藉助這些東西。﹂

現在戰鬥已經開始，圖騰上的魔法加強了。頭骨裡的眼睛像燃燒起來一樣，閃耀著一種強烈到從地上一直照到天空的眩目光芒。那隻獨眼，也就是新眼，甚至在大白天都閃耀著眩目的白光。圖騰的魔法威力強大，將死者吸引到它旁邊，死靈們圍繞著圖騰匯聚成一個可憐的漩渦，它們的哀求正是女神得以吸取力量的一種折磨。

帕林感覺到渴望帶來的痛苦，渴望，卻無可挽回。

﹁當你施放法術時，﹂他對明鏡說著，對魔法的渴望卻在他心中隱隱作痛。﹁死靈會蜂擁到你身邊，因為你的魔法可供它們偷竊。它們是一種可怕的景象，令人心神︱︱﹂

﹁那麼看起來，當個瞎子至少有個好處。﹂明鏡評論道。說罷，他便開始施法。

在克萊恩上的所有凡間生物中，龍族生來便擁有使用魔法的能力。對牠們來說，魔法是與生俱來的，是牠們的一部份，就像牠們的血肉和閃閃發亮的鱗片一樣。魔法來源於內部。

明鏡用古老的龍語唸出魔法咒語。這些詞句，由於是從一個人類的喉嚨裡發出來的，因此缺乏銀龍慣於聽到的那種深沉的洪亮和滾滾而來的宏偉氣勢，它們聽起來既單薄又綿軟無力。不過，小聲也好，大聲也罷，反正它們能達到自己的目的。第一陣魔法刺激開始在牠的血液裡冒出火花。

虛無縹緲的手拉扯著牠的鱗片，撕扯著牠的翅膀，拂過牠的臉龐。死靈們現在看出了牠的真身，一條銀龍，於是它們湧到牠身邊，瘋狂地撲向它們感覺到跳躍在牠體內的魔法。死靈們朝牠伸出絲縷般的手，懇求牠；死靈們抓住牠，像破爛不堪的紗巾一樣掛在牠身上。死者不能傷到牠分毫。它們像龍鱗裡的蝨子一樣，只是種煩惱而已。但蝨子除了讓皮膚癢得難受外，倒也不做別的事情。蝨子不會說話，不會絕望哭喊，不會乞討哀求。明鏡聽得出它們聲音裡的絕望，牠意識到自己說得沒錯。當瞎子確實有一樣好處。牠無須看到它們的面孔。

即使魔法對牠來說是生來就有的東西，但牠仍舊需要在施法時聚精會神，而牠發覺要做到這點很難。死靈們的手指不斷撩撥著牠的鱗片，它們的聲音在牠耳裡嗡嗡作響。

明鏡想要把精神集中在一個聲音上，也就是牠自己的聲音。牠聚精會神於用本族語言吟唱著，它們的樂音令牠舒暢，使牠寬慰。魔法在牠身體內燃燒，在牠血液裡沸騰。牠吟唱著咒語，張開雙手，將魔法釋放出去。

儘管達拉馬猜得出他的法師同伴將有所圖謀，但他並不把帕林當成一個威脅。他怎麼能算得上是威脅呢？談到魔法，帕林和達拉馬一樣無能為力。當然，達拉馬並不會讓這點礙他的事。他又是機謀又是鑽營，不就是無論麵包怎麼落地，他都要拿到塗了奶油的那一邊嗎？

然而，這個盲丐總有那麼一點怪。也許這傢伙是個法師，也許他自以為是個法師。也許帕林想出了什麼能讓他們一起去做的鬼點子，雖然他們兩個人一起拿的那頂帽子裡會鑽出什麼樣的魔法兔，現在還很難說。就算他們真能變出一隻兔子來，牠也會被那些死靈抓住，撕成碎片。

這麼一想，達拉馬就感到心滿意足了。他覺得自己可以安全地拋下帕林和他的瞎眼乞丐朋友，讓他們在黑暗裡踉踉蹌蹌地到處亂走，而他自己則要去親眼觀看瑪烈與米娜之間的決鬥。達拉馬對哪一方將獲勝也沒什麼興趣。他，就像壓上全部賭注的賭徒一樣，懷著冷漠而無動於衷的心情觀看著戰鬥。

瑪烈向屍體龍呼出熊熊烈火，後者的皮質翅膀頓時被火焰吞沒。瑪烈竊笑不已，自以為已經穩操勝券。

﹁別急著把勝利算到你名下。﹂達拉馬建議紅龍，他的意見被證明是正確的。

塔克西絲進入了戰場。祂伸出手，觸摸了亡者之龍。祂的靈體流入那具燃燒著的屍體中，救了祂的戰士米娜一命。

就在此時，達拉馬的靈魂聽見一個聲音在吟唱什麼。他無法聽懂那些字，但他能認出這是龍語，而他也警覺地從詞句抑揚頓挫的節奏感中意識到它們是魔法咒語。他的靈魂匆匆逃離戰場，飛速趕回神殿。他看到一道白光閃過，立刻意識到自己犯了個錯，也許是個足以致命的大錯。

正如黑袍達拉馬曾經錯估了叔叔一樣，他也錯估了這位姪子。剎那間達拉馬便看出帕林究竟意欲何為。

達拉馬認出盲眼乞丐，牠就是明鏡，光明城堡的守護者，牠是在其他同族莫名其妙地逃走後，少數幾頭膽敢留下來的銀龍之一。他看到死者包圍著明鏡，想要在牠施放的魔法中分一杯羹，但龍身上並沒有太多的油水。死靈們也許能拐走一些魔法，但不可能嚴重妨礙明鏡施法。達拉馬立即明白這兩個傢伙在做什麼，就像他自己正是他們的同謀一樣清楚。

達拉馬回頭望了一下戰鬥。這是塔克西絲的勝利時刻，在這一刻，祂向那條敢插手染指這個世界的龍報了仇。黑暗之后曾經只能在咬牙切齒的憤怒中忍受瑪烈的譏諷和嘲弄。祂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瑪烈殺戮祂的僕從，使用牠們的力量，而這本來應該是祂的力量。

最後，塔克西絲終於變得足夠強大，可以向瑪烈挑戰了。祂奪走死龍們的靈魂，它們現在轉而敬拜自己的神后，把自己的力量奉獻給祂。克萊恩龍，牠們的靈魂聽候祂的差遣。

長久以來，塔克西絲一直在注視，在暗中策劃，等待著清除這個障礙的機會。在祂絕對而完全控制世界的道路上，這是最後一個障礙。塔克西絲太專注於眼前的敵人，結果對身後蠢蠢欲動的危險渾然不覺。

達拉馬可以警告塔克西絲。他只要說一個字，祂就會馬上跑回來保護祂的圖騰。祂承擔不起作出其他選擇的後果。祂辛辛苦苦的創造出這道進入世界的大門，可不是為了任憑它在自己面前砰的一聲關上。如果今天不行，祂可以改日再與瑪烈算帳；如果失去米娜，祂可以再找其他人上陣。

達拉馬猶豫了。

的確，塔克西絲承諾會給他豐厚的回報，會歸還他的軀體，還有隨之而來的魔法力量。

達拉馬探訪他的靈魂，觸摸著過去，觸摸著他心中僅存的回憶：對魔法的回憶。為了魔法，他會做任何事、說任何話、背叛和摧毀任何人。

一想到必須在塔克西絲面前奴顏卑膝，他就感到痛苦。在好多年前，當他還能統馭魔法時，他曾公開對黑暗之后表示蔑視。祂的兒子努塔瑞對母親沒什麼好感，因此總可以指望他保護自己的信徒們免受女神之害。現在，努塔瑞不在了。黑暗魔法之神揮霍在他僕人身上的力量也一併消失了。

如今，達拉馬必須對黑暗之后俯首帖耳，而他也明白，塔克西絲在戰勝他後不會對他有多大慷慨。然而，為了魔法，他甚至願意這麼做。

塔克西絲安然盤坐在世界上，望著這場祂如此密切關注的戰鬥。祂的戰士正在獲勝。米娜直向瑪烈飛去，手中龍槍寒光閃耀。

達拉馬跪在塵土裡，深深地低下頭，謙恭地說。﹁陛下︱︱﹂

明鏡無法看見魔法，但牠能聽見，能感覺到。法術從牠指尖流出，化為一束束劈啪作響的鋸齒狀藍色閃電。空氣中泛起一股硫磺味。牠能從自己的天眼中看到閃電，看到它們擊中了一個骷髏，然後從一個蔓延到另一個，從金龍之首蔓延到紅龍之首，然後再從它上面蔓延到旁邊的骷髏上，然後就這樣一個個地在頭骨上跳躍著，形成一道劇烈燃燒的火鍊。

﹁法術施放出去了嗎？﹂明鏡喊道。

﹁放出去了。﹂帕林邊說邊驚嘆地望著前方。

他希望明鏡能看到這景象。閃電嘶嘶作響，躍舞不休。藍白色的閃電束從一個頭骨上跳到另一個之上，快得令人目不暇給。當閃電擊中每一個骷髏時，那個骷髏便開始閃耀出藍白色的光芒，就好像被滴上藍磷一樣。雷聲隆隆轟響，震撼著大地，震撼著圖騰。

能量集聚在圖騰中，魔法在空中顫抖。死者的聲音沉寂了，而活人的聲音則化為一陣可怕的喧囂，有人在尖嚎，有人大喊大叫。好多隻腳踩著地面，有些在往圖騰跑，其他的則從它旁邊逃開。

帕林望著明鏡施法，他也向自己吟誦起那些對他來說毫無意義、卻刻在他靈魂中的魔法咒語。他的身體坐在神殿裡的一張板凳上，既沒有動彈，也漠不關心。他的靈魂狂喜地望著閃電在一個個骷髏間穿梭跳躍，讓每一個都著了火。

魔法迴蕩著，哼唱著，變得愈來愈強烈。燃燒的白熾火焰愈來愈明亮。高熱迫使那些聚集在圖騰周圍的人向後退去。巨龍們的頭骨現在有了白焰之眼。

天空中，驚雷滾滾而來。新眼向下盯著他們。

烏雲，濃厚而漆黑的烏雲，其間夾雜著橘紅色的閃電，在天上翻滾沸騰著，泛起泡沫。一絲絲毀滅之鬚從暴雨中蜿蜒而下，掀起塵雲，將大樹連根拔起。冰雹劈頭蓋腦地砸了下來。

﹁該死的，儘管來吧，塔克西絲。﹂帕林對著驚雷、風暴的憤怒聲音喊道。﹁太遲了。﹂

烏雲將聖克仙籠罩在黑暗、豪雨和冰雹中。一陣狂風吹到圖騰上，激流般的暴雨淹沒了城市，絕望地企圖澆滅魔法。

這場雨恰似火上澆油。風助火勢。明鏡看不到火焰，但他能感覺它灼人的熱量。他踉蹌著向後退了幾步，癱坐在板凳上，靠向聖壇。他的手摸索著落到冰涼平滑的物體上。他靠觸覺辨認出這是金月的棺材，在他看來，他似乎能聽見她用平靜的聲音安慰他。儘管熱浪一波一波襲來，明鏡依然蹲坐在棺材旁邊。他用手護住它。

圖騰正中生出一個火球，明亮的與落在地上的隕星無異。光芒，與星光一般白亮的光芒，開始在巨龍們的眼睛裡閃耀。那片光芒變得愈來愈亮，直到沒有一個生者還能望著它。人們只得遮住眼睛。

大火愈燒愈猛，愈燒愈旺，燒得純潔而光芒四射，它的光彩如此輝煌，以至於明鏡都能透過失明的眼睛看到它，看到爆裂的藍白色火焰，看到火舌直竄天空。雨水對這場魔法之火完全無效。女神的狂怒引來的烈風也無法熄滅它。

那片光芒在它的核心閃耀出純淨的白光。龍骨骷髏碎裂了，分崩離析。圖騰搖晃著向一邊傾斜，然後倒在它的基座上，瓦解了，消散了。

新眼瞪著火焰的白熱之心。這個血紅色的眼睛拚盡全力要維持它的目光，但那份痛苦實在太劇烈了。

新眼眨了起來。

新眼消失了。

黑暗在明鏡頭上合攏了，但他再也不詛咒它，因為這片黑暗是神聖、安全而舒適的，正如他生於其中的那片黑暗。他顫抖的手掠過棺材平靜而略帶涼意的表面。他耳邊傳來一陣如同玻璃碎裂的清脆鳴響，他感覺棺材表面有了裂縫，感覺裂縫在琥珀上縱橫蔓延，就像冬天的寒冰在春日裡漸漸消融。

棺材破裂了，碎片和殘骸紛紛落到他身邊。他感覺有什麼東西就像飄浮在風中的飛灰一樣輕柔地觸摸了一下他的手。

﹁再會了，親愛的朋友。﹂他說。

﹁瞎眼乞丐！﹂響起一個有如雷鳴的聲音。﹁宰了那個瞎眼乞丐。他毀了圖騰！瑪烈會殺了我們！瑪烈會把我們全殺光！﹂

憤怒的聲音此起彼伏。腳步沉重地踩在地上。一隻隻拳頭開始捶打他的身體。

一塊石頭砸在明鏡身上，緊接著又是另一塊。

帕林狂喜地望著圖騰轟然倒塌。他看到棺材被摧毀了，儘管他無法找到金月的靈魂，他還為她的身體不再被羈鎖而欣喜，她不再是塔克西絲的奴隸了。

他會遭到清算。他會付出代價。他無處可躲，無處可藏，因為，儘管祂的眼睛被弄瞎了，塔克西絲依舊是主宰。祂在世界上的勢力沒有被驅逐，只是被削弱了而已。他依然是個奴隸，無論他躲到天涯海角，祂的走狗都會嗅到他，獵捕他。

他等待接受他的命運，他在圖騰坍塌的廢墟旁等待著，在可憐的、曾經是他身體的血肉軀殼邊等待著。那些走狗們不會讓他久等。

達拉馬出現了，現身在燃燒的頭骨堆剩下的冒煙殘骸中。

﹁帕林，你不該做這種事。你不該插手的。你的靈魂面臨化為烏有的厄運。一片黑暗，直至永恆。﹂

﹁那你替祂效勞又將得到什麼回報？﹂帕林問。﹁你的性命？不︱︱﹂他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你對你的性命並不怎麼重視。祂將魔法還給了你。﹂

﹁魔法就是生命，﹂達拉馬說。﹁魔法是愛情。魔法是家庭。魔法是妻妾。魔法是子嗣。﹂

在神殿裡，帕林的軀體坐在硬板凳上，視而不見地瞪著前方，瞪著在橫掃過房間在風中顯得搖曳不定、滿心恐懼卻又無能為力的燭火上。

﹁真可悲，﹂他說道，就在此時他的靈魂開始消散，就像潮水從海岸線上退去。﹁只有到最後我才明白那個一開始就該明白的道理。﹂

﹁一片黑暗，直至永恆。﹂達拉馬重複道。

﹁不，﹂帕林輕聲說。﹁雲端之上，風和日麗。﹂

粗魯的手抓住了明鏡。憤怒而驚恐的聲音在他耳朵裡喧囂，每時每刻都有好多個聲音一起叫嚷，以至於他一個也沒辦法聽清。他們毆打他，把他推來推去，同時彼此爭辯著該如何處置他。有些人想要吊死他，其他人則要求把他當場撕得粉身碎骨。

銀龍完全可以甩開這身微不足道的人類偽裝，變回他的真身。即使是雙目失明，他也能保護自己不受這群暴民之害。他張開將要成為銀翼的雙臂，抬起了頭。當危險向他逼近時，歡悅卻充滿了他的身軀。片刻之間，他就將恢復自我，在黑暗中銀光閃閃，馳騁在暴風雨中。

鐐銬鎖上了他的手腕。他幾乎啞然失笑，因為人類能打造出的任何鋼鐵都無力拘束他。他試著要甩開它們，但這些鐐銬不肯屈服，此時他才意識到，它們並非由鋼鐵、而是由恐懼打造而成。塔克西絲製造了它們，並將它們加在他身上。他再掙扎也休想變回自己的本體。他被羈鎖在自己的人類軀體中，禁錮在這個雙足形體內，而在這個形體中，兼之雙目失明，孤身一人，他必死無疑。

明鏡掙扎著要從捕捉他的人手裡逃走，但他的掙扎只是引來他們更兇狠的折磨。石塊和拳頭擊打在他身上。痛苦在他體內激射。一陣陣拳打腳踢雨點般地落在他身上。他癱倒在地。

他在痛苦的幻夢中聽見一個堅強的、命令般的聲音在呼喊。這個聲音很有力，它平息了喧囂。

﹁退後！﹂奧蒂拉命令道。她的聲音既冷酷又嚴厲，是那種慣於得到服從的聲音。﹁放開他，否則就等著體驗唯一真神的威力！﹂

﹁他用某種魔法毀了圖騰！﹂有個人喊道。﹁我看見他了！﹂

﹁他抹去了月亮！﹂另一個人喊道。﹁他做了什麼邪惡而非自然的事情，他會讓我們全都受到詛咒！﹂

其他聲音也加入了這一片責難的喧嚷中，要求處死他。

﹁他使用的魔法是唯一真神的魔法，﹂奧蒂拉告訴他們。﹁你們應該跪下，祈禱唯一真神拯救我們不受惡龍傷害，而不是去欺負一個可憐的乞丐！﹂

她那雙有力而疤痕累累的手緊緊地抓住他，扶他起來。

﹁你能走路嗎？﹂她輕聲而急切地對他說。﹁如果能，你一定得試試。﹂

﹁我能。﹂他告訴她。

一股溫熱的血順著他裹在眼睛上的繃帶流淌下來。他頭上的痛苦舒緩了，但他感到寒冷、濕膩和噁心。他掙扎著站起身來。她用手臂摟著他，攙扶著他蹣跚的腳步。

﹁很好，﹂奧蒂拉對他耳語道。﹁我們要走回去。﹂她緊握住他的手，照她的話去做。他踉蹌地跟著她，倚靠在她身上。

﹁出了什麼事？﹂他問道。

﹁人群暫時退去了。他們感受到我的力量，害怕了。畢竟，我是以唯一真神的名義說話。﹂奧蒂拉的話聽起來有幾分滿不在乎，也有幾分開心，還有點被逗樂的味道。﹁我要謝謝你，﹂說著，她的聲音變得柔和。﹁我才是那個瞎了眼的人。你讓我睜開了眼睛。﹂

﹁讓我們去收拾他，﹂有人喊叫起來。﹁什麼東西在阻擋我們？她不是米娜！她只是個索蘭尼亞叛徒！﹂

奧蒂拉放開明鏡，防禦般地站到他身前。他聽到人群發一聲喊叫，衝上前來。

﹁一個帶著棍棒、而不是提著刀劍的索蘭尼亞叛徒。﹂奧蒂拉對他說。他聽見木頭裂開的聲音，猜測她砸碎了一條板凳。﹁我會盡可能地阻擋他們。快到聖壇後面去。你會在那裡找到一扇暗門︱︱﹂

﹁我不需要暗門，﹂明鏡說。﹁奧蒂拉，妳將是我的眼睛。我將是妳的翅膀。﹂

﹁這是什麼︱︱﹂她剛說了這幾個字就倒吸一口氣。他聽見她扔下了木棒。

明鏡張開雙臂。恐懼消失了。黑暗之后對牠再也無能為力。牠又一次能看見光芒四射。光芒摧毀了圖騰，也焚盡了捆綁牠的枷鎖。牠的軀體，那個脆弱嬌嫩、渺小擁擠的人類軀體，開始變形。牠的心臟在生長、膨脹，血液在巨大的血管裡澎湃，滋潤著牠粗壯的腿腳和碩大、覆滿銀鱗的身軀。牠的尾巴擊打在聖壇上，把它砸得粉碎，讓蠟燭在一條融蠟之河中翻滾在地。

方才還蜂擁而上想要殺死一個盲丐的人群，頃刻間一哄而散，在盲龍面前逃之夭夭。

﹁沒有鞍座，騎士大人。﹂牠告訴奧蒂拉，﹁妳得抱緊點。抓住我的鬃毛。妳得靠在我頭上告訴我方向。帕林怎麼樣了？﹂當她抓住牠的鬃毛、騎到牠背上時，牠問道。﹁我們能帶他一起走嗎？﹂

﹁他的軀體不在那裡。﹂奧蒂拉回答道。

﹁我怕也是如此。﹂明鏡輕聲說。﹁另一個呢？達拉馬。﹂

﹁他在那裡，﹂奧蒂拉說。﹁他一個人坐著。手上沾滿鮮血。﹂

明鏡張開翅膀。

﹁抓住！﹂牠喊道。

﹁我抓住了，﹂奧蒂拉說。﹁緊緊抓著。﹂

在她手裡，是那枚刻有五頭龍畫像的勳章。它灼燒著她傷痕累累的手。比起她觸摸龍槍時炙烤她的痛苦，這份痛苦就顯得微不足道了。奧蒂拉握住勳章，把它從脖子上扯了下來。

銀龍後腿用力一蹬。牠的翅膀鼓起暴雨帶來的狂風，承載著自己升上天空。

奧蒂拉把勳章湊到唇邊，吻了吻它，然後鬆開手指，任憑它落下。勳章翻滾著朝那堆灰土墜去，現在它是瑪烈的死亡紀念碑留下的唯一遺蹟了。

米娜的追隨者們目睹了這場令人屏息的惡戰。瑪烈從天空中墜落的景象讓他們發出一片歡呼，然後，當他們看到米娜也隨著敵人一起在烈火中墜落時，又一個個嚇得目瞪口呆。

他們焦急地等待著，想看到米娜如同以前做過的那樣，從烈火中重新升起。黑煙從山上飄起，但米娜並沒有隨之而來。

西瓦諾謝一直在與其他人一起觀戰。現在他開始走去神殿。那裡的某個人一定會有消息。他邁開步伐，身上的血液開始流淌，僵硬的肌肉也變得暖和了，這時，他才漸漸意識到，自己不但依然活著，而且還自由了。

人們在街道上亂轉，一個個既震恐又迷惑。有些人當眾嚎啕大哭。有些人只是毫無目標地走來走去，不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乾等著別人來告訴他們。有些人談論起戰鬥，重溫它的經過，一遍遍地重複他們看見的東西，想要真實地描述它。人們七嘴八舌地議論著月亮，現在它沒了，那個假設曾經存在過的唯一真神也沒了，還有，米娜現在也不見了。沒人注意西瓦諾謝，每個人都籠罩在他自己的絕望中，無暇去理會一個精靈。

我能走出聖克仙，西瓦諾謝自言自語道，不會有一個人抬起一根手指頭來攔我。

然而，他一點也沒想過要離開聖克仙。他不能離開，至少不能在確切得知米娜的命運前離開。他來到神殿，發現一大群人正聚集在圖騰周圍，他也加入他們的行列，沮喪地盯著那堆曾經是塔克西絲神后之榮光的灰燼。

西瓦諾謝盯著灰燼，他看到自己曾經是什麼，以及自己可能會是什麼。

他看到一幕幕將他帶到今天這個地步的事件，他用自己永不睡眠、總是在觀察的靈魂望著它們。他望見食人魔進攻的那個可怕夜晚。他看到自己被對母親和對她強迫他過那種生活的仇恨所吞沒，而當她可能死在食人魔手裡時，他又被恐懼和罪惡感給吞噬。他看見自己跑過一片黑暗去拯救她，看見自己驕傲地想到他可能就是那個拯救同族的人。他看見讓他翻滾著跌入昏迷中的閃電。他看到自己從山上掉下來，墜入屏障底部，然後他看到自己不能用凡人之眼看見的情景。他看到女神的黑手舉起了屏障，讓他通過。

他瞪著眼前的黑暗，看到黑暗也在瞪著他，此刻他才意識到，他曾經好多次地望著黑暗之后的眼睛，直視著它們，沒有眨眼，也沒有把目光別開。

他又聽見米娜在他們共度的第一個夜晚對他說的話。那些話曾被他當成沒有意義、毫不重要的胡言亂語拋在腦後。

﹃你愛的不是我。是我心中的神。﹄

媽媽追求的每一樣東西，全都被給予了他。她想要統治西瓦那斯提，而他成了西瓦那斯提國王。她渴望受到人民的愛戴，而他們喜愛他。這些都是他的復仇，它們真的很甜蜜。然而，它們也只是復仇的一部份罷了。最精采的部份是，他將它們通通棄之如敝屣。他能做到的事情當中，再沒有比這個能將母親傷害得更深了。

如果女神曾經利用了他，那是因為塔克西絲看透了他的靈魂之眼，看見了有隻眼睛在使眼色。

## ２︱２１死者和垂死者

他們還在空中，銳刃的力氣就用盡了。牠再也無法鼓動翅膀，於是牠開始失去控制地向下風旋墜落。加爾達眼前顯示出鋒利的鋸齒狀巖石向上戳來的可怕影像。銳刃一頭栽進一小片松樹林中。

在那令人心跳停止的片刻，加爾達能看見的全部東西就是一片模模糊糊的橘色巖石和綠樹，以及藍鱗和殷紅的鮮血。他緊緊地閉上眼睛，使盡他龐大身軀上的每一份力量抓住藍龍，把頭埋在龍脖子上。他感覺衝撞和顛簸，聽見肢體和骨頭的磨擦聲、折斷聲，鼻子裡聞到的和嘴巴裡嚐到的盡是松針的刺鼻氣息和略帶腥鹹的鮮血滋味。一段樹枝抽打在他頭上，差點弄斷了他的角。另一根砸在他的後肩上，斷裂的樹枝撕扯著他手臂和腿腳上的皮膚。

突然，就在一瞬間，他們猛地停了下來。

加爾達花了好長一段時間大口地喘氣，訝異他居然還活著。他身上的每個部份都受了傷。至於到底有沒有受重傷，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極其小心地移動了一下，結果沒有感到什麼尖銳的灼人劇痛，於是他猜測自己沒有折斷什麼骨頭。鮮血從他的鼻子滴落下來。他的耳裡嗡嗡直響，腦袋陣陣悸痛。他感覺銳刃發出一聲顫抖的嘆息。

龍的腦袋和摔爛的上半身躺在被牠的體重壓碎的松樹間。加爾達設法讓自己從一堆扭曲纏繞的斷樹枝中掙脫出來，然後滑下龍背。他有種暈眩的感覺，似乎看到藍龍正安臥在一個由松樹枝幹編成的搖籃中。龍的下半身，也就是斷裂的翅膀和尾巴，從他身後一直延伸到巖石叢中，留下了一道血跡。

加爾達迅速環顧四周，想找到瑪烈的屍骸。他看到牠躺在遠處。牠的屍體很容易辨認。牠在死後形成了牠這輩子的最後一座山丘，一堆閃亮的、血淋淋的紅色肉山。煙霧和火焰吸引了他的目光。大火吞噬了死龍，火焰又蔓延到茂密的松樹林中。在山谷的遠端座落著聖克仙城，但他無法看見城市。陰暗的雷雨雲在他腳下翻滾旋繞。他站立的那塊地方倒是陽光明亮，亮到顯然遮蔽了新眼的光芒，因為他無法看見它。

他沒花時間去找它。他要關心的是米娜。他為她擔憂得簡直要發了狂，恨不得立刻去尋找她。然而，牛頭人能撿回這條命要多虧藍龍的英勇。加爾達能做的至少是留下來陪伴牠。沒有誰應該孤獨地死去，無論是牛頭人還是龍。

銳刃還活著，還在呼吸，但牠的呼吸充滿痛苦，弱如游絲。鮮血從牠嘴裡流淌而出。牠的眼睛開始變得暗淡，但是，當它們看到加爾達時卻不由得一亮。

﹁牠︱︱﹂藍龍被自己的血嗆住，再也說不下去。

﹁瑪烈死了。﹂加爾達用低沉的聲音說。﹁謝謝你的奮戰。這是一次將被人們長久記住的光榮勝利。你身為一個英雄而死。我會尊崇對你的回憶，還有我的孩子，他們的孩子，以及他們之後的世世代代。﹂

加爾達沒有孩子，看起來也不大可能會有任何子嗣。他的話是一句古老的頌辭，用來獻給一位英勇戰鬥，並帶著榮譽而死的戰士。然而，加爾達卻是從他的靈魂中說出這句話，因為他只能想像這些最後的時刻會給垂死的龍帶來多大的痛苦。

藍龍又是一陣顫抖。牠的身體癱軟了。

﹁我盡了職責。﹂牠呼出這句話，隨後便死去了。

加爾達抬起頭，發出一聲迴響在群山間的哀嚎，這是最後的、恰如其分的頌辭。做完這件事，他終於可以追隨著自己哀痛的心靈，去探尋米娜的命運。

我不該著急。他告訴自己。我看到過米娜從毒殺中活過來，從她自己烈焰升騰的火葬堆中毫髮無傷地走出來。唯一真神喜愛米娜，也許對她的喜愛要勝過曾經對任何一個凡人的愛。塔克西絲會保護祂的寵兒，會照看她的。

加爾達這麼告訴自己，反覆地告訴自己，但他還是心急如焚。

他搜索著龍屍四周的嶙峋山石。成片的碎肉和血跡濺落在很大的一塊地面上，石頭被混雜在一起的污物弄得滑溜溜的。他希望看到米娜大步向他走來，眼裡充滿興奮的光芒。但沒有東西在龍墜落的那片巖叢中移動。空中的飛鳥在牠來臨時都逃走了，走獸躲到了地底下。萬物俱靜，只有一陣酷烈而憤怒的風在巖石中嘶鳴，帶著一股妖異的呼嘯聲。

就算沒有血水和肉泥，在巖石間辨別方向也夠困難了。攀爬也得慢慢來，尤其是在每一次動作都讓他身上某個新冒出來的傷口疼痛不堪的情況下。加爾達找到了他的長戟。這件武器上沾滿了血跡，鋒刃也折斷了。加爾達很高興能取回它。他會把它當成一項紀念品送給米娜。

儘管他找了又找，卻還是無法找到她。他一遍遍地呼喊道，﹁米娜！﹂這個聲音在山間徘徊，傳回來上百遍，但沒有應答的呼聲。回音漸漸化為沉寂。加爾達爬過一堆巨石，終於來到瑪烈的屍首旁。

加爾達望著這頭巨大紅龍的殘骸，什麼也感覺不到，沒有輕鬆，沒有勝利感，只有疲憊和悲傷，還有一絲納悶，他納悶他們當中居然有人在這場對決中活了下來。

﹁也許米娜沒有。﹂他體內的一個聲音說，這個聲音讓他渾身顫抖。

﹁米娜！﹂他又喊道，這一次，他聽見了一聲呻吟。

瑪烈遍佈紅鱗、鮮血淋漓的身軀移動了一下。

加爾達警覺地舉起破損的長戟。他仔細望著龍頭，由於龍側躺在石堆裡，因此他只能看見一隻眼睛。那隻眼睛無神地瞪著天空。龍的頭頸已經扭曲折斷了。瑪烈不可能還活著。

呻吟聲又響了起來，有個微弱的聲音呼喊道。﹁加爾達！﹂

加爾達驚呼一聲，扔下長戟，躍向前去。他看到龍的肚子下面有隻手，血跡斑斑，正在無力地移動。原來龍墜落在米娜身上，把她壓在底下。

加爾達把肩膀頂在那一大堆正迅速變涼的肥肉上，使勁往上拱。龍的屍身很沉重，大概有好幾百噸。他的努力跟企圖移山沒什麼兩樣。

現在他簡直急壞了，因為米娜的聲音很虛弱。他把手放到龍被劃開的肚子上。五臟六腑流得滿地都是，散發出可怕的惡臭。他咳嗽著，努力屏住呼吸。

﹁我只能勉強舉起它，米娜，﹂他對她喊道。﹁妳得爬出來。還得快點。我沒辦法舉太久。﹂

他聽見她回答了什麼，但他沒有聽清楚，因為她說話的聲音像被人摀住嘴巴。他咬緊牙關，彎下膝蓋，吸了一大口氣，然後哼了一聲，使盡全身力氣向上推去。他聽見一陣手扒著地面的聲音，一聲充滿痛苦的喘息，然後是一聲悶哼。這時他的肌肉開始酸痛，火燒般地疼痛，他的手臂抖得很厲害。他再也撐不住了，便大吼著先警告了一聲，然後放下那一大堆血肉，站在開始腐爛的遺骸邊直喘大氣。他低下頭，看見米娜躺在他腳邊。

加爾達想起有一次米娜被請去為嬰兒出生祝福的情景。他自己並不想去，但米娜堅持要他去，當然，他服從了。加爾達望著米娜，腦海裡出現那個小孩的鮮明影像，如此脆弱，如此嬌嫩，身上血跡斑斑。他跪倒在米娜身邊。

﹁米娜，﹂說這句話的時候他感到無助，因為他害怕去觸摸她。﹁妳哪裡受傷了？我分不清這是妳的血還是龍的。﹂

她睜開眼睛。那兩片琥珀中充了血，佈滿紅絲。她伸出手，抓住加爾達的手臂。這個動作又給她帶來新的痛苦。她喘著氣，渾身發抖，但還能緊緊抓住他。

﹁加爾達，向唯一真神祈禱。﹂她的聲音與耳語無異。﹁我做了什麼︱︱讓祂不開心的事︱︱請求祂︱︱寬恕︱︱﹂

她的眼睛合上了，頭垂到一邊。她的手從他的手臂上滑落。加爾達自己的心臟在恐懼中停止了跳動，他把手放到她的頭頸上，去觸摸脈搏。當他找到脈搏後，不由長長地吁了口氣。

他把米娜抱在懷中。她輕得就跟他記憶中的那個新生嬰兒一樣。

﹁這個瘋婆娘！﹂加爾達怒吼道。他指的並不是死去的龍。

加爾達找到一個僻靜而乾燥的小山洞。這個洞小到讓牛頭人無法直立，他只有把腰彎得很低才能進去。他把米娜抱進洞裡，輕柔地放到地上。她沒有恢復神智，雖然這讓他有點害怕，但他還是告訴自己，這是件好事，要不然，她會活活疼死的。

進了洞之後，他便有時間檢查她的傷勢。他剝去她的甲胄，把它丟到山洞外，任憑它躺在塵土裡。她身上的傷很可怕。一根腿骨的末端從肌肉中穿了出來，那裡已是血肉模糊，青紫一片，腫得一塌糊塗。她的一隻手臂看起來已經不像手臂，像是什麼掛在肉攤上的東西。她的呼吸聽起來支離破碎，經常哽在她的喉嚨裡。每一口呼吸都是一場搏鬥，他不只一次地害怕她會沒力氣呼出另一口。她的皮膚燙得彷彿火燒一般，預示著死亡的寒冷讓她不停顫抖。

他再也感覺不到自己身上的傷痛。每當身體的一次突然移動或者劇烈衝撞提醒他時，他總是很驚訝，模糊地納悶它究竟來自何處。他只為米娜活著，只想著她。他來到洞外不遠處的一條小溪旁，脫下他的頭盔，盛滿了水，然後把它帶回米娜身邊。

他用冰涼的水替她洗臉，滋潤她的嘴唇，但她沒辦法喝下去。水順著她沾滿血漬的下巴滴落下來。在這些石堆裡，他不會找到什麼可以為她療傷或退燒的草藥。他也沒有繃帶。以前他曾受過一些粗淺的戰地救護訓練，但他的醫術也就僅限於此了，而它們大多無濟於事。他本應截斷那條爛腿，但他狠不下心來那麼做。他自己很清楚，一個戰士變成一個廢人而茍活是什麼滋味。

也許她最好還是死去。死在這個打敗巨龍的光榮時刻。以一位戰勝仇敵的戰士而死。她必死無疑。加爾達束手無策，無力救她一命。除了眼睜睜地望著她的生命漸漸流逝外，他什麼也不能做。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陪在她身旁，讓她不至於孤單死去。

黑暗潛入洞中。加爾達在洞口點起一堆火，讓她感覺暖和一點。他沒有再離開山洞。米娜在發燒，說夢話，叨唸著一些不連貫的詞句。時而叫喊，時而呻吟。加爾達無法忍受看著她這樣受苦，他的手不只一次地滑到匕首上，想盡快了結這一切。但他忍住了。她也許還會清醒過來，而他希望她在死去前知道，她是以身為一位英雄的姿態而死，以及，他會一輩子愛著她，尊崇她。

米娜的呼吸變得時斷時續，但她還在掙扎著喘息。她拚盡全力要活下去。有時她睜開眼睛，他能看見眼裡的痛苦之色，這時他的心就一陣絞痛。然後她的眼睛又閉上了，沒有露出一絲認命的跡象，於是她便繼續與生命搏鬥。

他伸出手，抹去她額頭上的冷汗。

﹁放棄吧，米娜。﹂說出這句話時，淚水已經在他眼中閃耀。﹁妳打倒了妳的敵人，曾經棲息在克萊恩上最大、最有力的巨龍。所有的國家和人民都會尊崇妳。他們會世世代代地歌頌妳的勝利。妳將會安息在安塞隆上最豪華的墳墓中。人們會從世界各地過來表達他們的敬意。我會把龍槍放到妳身邊，把那頭怪獸的骷髏放在妳腳下。﹂

他能把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她的勇氣將成為傳說，而這個傳說會讓所有聽見它的人心有感動。年輕男女會來到她的墓前，發誓要成為戰士或醫士，終身為人類服務。她曾走在黑暗面的事實會被人忘記。在死後，她將得到救贖。

然而，米娜還在頑強抵抗。她的身體扭曲著、抽搐著，她的喉嚨已經喊啞了。

加爾達再也無法忍受了。﹁放開她！﹂他祈禱道。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在說什麼，因為他的心思裡只有她。﹁禰跟她已經沒關係了！放開她！﹂

﹁原來你把她藏在這裡了。﹂一個聲音說。

加爾達抽出匕首，猛地轉過身來，順勢衝出洞外。火堆竊走了他的夜視能力。在劈啪作響的火焰後方，只有一片黑暗。他站在火堆前，是個再完美不過的靶子，於是他迅速閃開了。他並沒有跑出太遠。他永遠不會丟下米娜，他們愛拿他怎麼樣就怎麼樣好了。

他眨著眼睛，竭力想要看穿那一片陰影。他沒聽見腳步聲，也沒有盔甲的匡噹聲和刀劍吟響。不管來人是誰，反正他是悄悄摸過來的，這可不是什麼好徵兆。他小心翼翼地握住匕首，避免它反射火光。

﹁她快死了。﹂他對躲在那裡的人說。﹁她活不了很久了。向她的死致敬，允許我陪她度過最後的時刻。我們之間有什麼事可以稍後再算，我說到做到。﹂

﹁你說得對，加爾達。﹂那個聲音說。﹁我們兩個的帳將要在以後的某個日子裡算清楚。我給了你一份大禮，你卻用背叛回報我。﹂

加爾達的喉嚨哽住了。匕首從他突然疲軟無力的右手中滑了下來，噹啷一聲落在他腳邊的巖石上。一個女人站在洞邊。她的身影蓋住了火光，遮蔽了星光。他無法用自己的眼睛看見她的臉孔，因為她還沒有用她的肉體進入這個世界，但他用自己的靈魂之眼看見了她。她很美，是他這輩子看見過最美的女子。然而她的美貌卻無法觸動他，因為它就像刀刃一樣鋒利而冰冷。她轉過身去，走向山洞入口。

加爾達費了好大一番工夫才讓他顫抖不停的肢體動起來。他不敢望向那張臉，不敢直視那些會將他禁錮到永恆的眼睛。他沒有什麼能與她對抗的武器。在這個世界上，不存在這種武器。他只有對米娜的愛，也許正是這個給了他勇氣，讓他能將身體擋在塔克西絲神后和山洞中間。

﹁禰不能過去。﹂他從嘴唇裡一個字一個字地擠出這些話。﹁別管她！放開她！她做了禰要她做的事，卻沒有得到禰的幫助。禰拋棄了她。就讓它這樣好了。﹂

﹁她該被懲罰。﹂塔克西絲冷漠而輕蔑地回敬道。﹁她本該知道那個叫帕林的法師奸詐成性，在暗地裡密謀摧毀我。他差點成功了。他毀了圖騰。他毀了我選擇在這個世界中寄住的凡人軀體。因為米娜的失職，我差點失去我努力要得到的所有東西。她該得到死亡和比死亡更甚的懲罰！不過︱︱﹂說到這裡，塔克西絲的話音變得柔和了。﹁我依然會大發慈悲。我會寬宏大量。﹂

恐懼幾乎讓加爾達的心臟停止跳動。他大口地喘著氣，渾身顫抖，但他沒有移動半步。

﹁禰需要她，﹂加爾達生硬地說，﹁這才是禰救她的唯一原因。﹂他搖了搖頭。﹁她現在很平和，或者即將如此。我不會讓禰占有她。﹂

塔克西絲逼得更近了。

﹁我讓你活著，牛頭人，只有一個理由。米娜要我這麼做。即使是現在，當她的靈魂被抽出軀殼之外時，她依然在乞求我對你發慈悲。我暫且順了她的心意。然而，她總有一天會看清，她已經不再需要你了。到那時，你我之間的帳將要算清。﹂

祂抓住他的衣領，提起他，隨便地將他扔到一邊。他重重地摔在尖利的巖石中，躺在那裡，憤怒而沮喪地嗚咽著。他用左手狠命敲打巖石，敲了又敲，直到它瘀腫起來，鮮血淋漓。

塔克西絲神后走進山洞，他能聽見祂輕柔地、甜蜜地哼唱。﹁我的孩子︱︱我親愛的孩子︱︱我真的原諒妳了︱︱﹂

## ２︱２２失落在迷宮中

傑拉德決心要把塔克西絲神后回歸的消息盡快帶到騎士評議會去。他推測，一旦黑暗之后造好了圖騰並牢牢控制住聖克仙之後，祂便將迅速出手肅清世界上的一切反抗勢力。傑拉德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

傑拉德沒費多少力氣便找到那個叫薩馬的精靈。正如西瓦諾謝預測的那樣，這兩個人儘管分屬不同種族，但他們都是歷經戰陣的戰士，在少許幾個緊張的瞬間後，雙方的懷疑心和不信任感便都消散了。傑拉德轉交了戒指和西瓦諾謝的口信，不過騎士並沒有完全忠實地轉述年輕國王的話。傑拉德沒有告訴薩馬說，西瓦諾謝是他自己心靈的俘虜。相反地，他把西瓦諾謝描繪成一個敢於頂撞米娜、並因此遭到懲罰的英雄。他的計劃是想要促成精靈與索蘭尼亞騎士團聯手攻打聖克仙，並阻止塔克西絲的勢力壯大。

傑拉德相信精靈們會想解救他們的國王。儘管他很明顯地感覺到這位薩馬並不怎麼喜歡西瓦諾謝，但他還是設法用西瓦諾謝挑戰克羅倫特及其同夥時表現出的勇氣打動了那位板著臉的戰士。薩馬許諾他會把這件事轉告給阿爾瀚娜‧星光。她會同意這個計劃，這點他沒有多大懷疑。兩人分道揚鑣了，發誓彼此再會時將成為戰場上的盟軍。

道別薩馬後，傑拉德向海岸馳去。他站到一塊能俯視驚濤駭浪的懸崖上，脫下了那件代表塔克西絲騎士的黑甲，將它一片片扔進了大洋。他懷著一種明顯的快感看到，在晨曦的光亮下，波浪托起黑甲，把它狠狠地砸在突起的礁石上。

﹁把它拿去，一起去見鬼吧！﹂傑拉德說。他騎上馬，只穿著一條皮馬褲和一件破舊不堪的羊毛上衣，向西而去。

他希望，憑藉著好天氣和良好的道路，他能在十天之內趕到尤瑞奇爵士的宅第。可是傑拉德很快就悶悶不樂地修改了他的計劃，希望能在十年內到達那幢房子，因為一切都莫名其妙地出了差錯。他的馬在一個沒有鐵匠的地方掉了個馬蹄鐵。傑拉德只好牽著他的瘸馬，額外多走了幾里路，去找一家鐵匠舖。當他終於碰到一個鐵匠後，那傢伙又慢吞吞地幹活，弄得傑拉德納悶他是不是先得去挖礦然後才能打鐵。

過了好幾天，他的馬總算套上了馬蹄鐵，他也回到鞍座上，這時他卻發現自己迷路了。天空中濃雲密佈，他既看不見太陽，也看不見星星，一點也不知道他在往什麼方向前進。一路上人煙稀少，他往往走上好幾個鐘頭也看不見一個活人。當他終於找到人問路時，這個地區裡的每個人都似乎突然變成了弱智。無論他被告知該走哪條路，這條路總是把他帶到一片不可穿越的森林中間，或者一條無法涉渡的河流邊上。

傑拉德開始感覺，他似乎正身處在某個可怕的噩夢中，在那些夢裡，你知道自己要去什麼地方，但你似乎永遠也別想到那裡。一開始他既光火又沮喪，然而，在遊蕩了好幾天之後，他開始變得不安。

加爾達的毒劍刺入了傑拉德的咽喉中。

﹁到底是我在做決定，還是塔克西絲？﹂他問自己。﹁祂是否在決定我的每一步行動？我是不是在按照祂的笛聲跳舞？﹂

連綿不斷的陰雨把他澆得濕透。寒風又把他凍得全身僵直。在過去的幾個夜晚裡，他只得露宿野外。就在他滿心陰鬱地問自己繼續前行還有什麼意義時，他看到一座小鎮的燈光浮現在遠方。傑拉德來到一個路邊旅店前。這地方沒什麼風景好看的，但它至少能讓他安心睡覺，能給他提供熱食冷飲，以及，希望還能讓他打聽到消息。

他把馬牽到馬廄裡，替這頭牲畜梳洗了一番，安頓牠吃飽睡好。做完這個，他走進旅店中。時間已晚，老闆早上了床，被叫醒以後他可真是一肚子火。他把傑拉德帶到通舖房間，向他示意了一下地板上的某個位置。當騎士動手攤開他的毛毯時，他向老闆詢問了一下這個城鎮的名字。

那個人打了個哈欠，伸了個懶腰，煩躁地嘀咕道。﹁這個鎮叫泰本。在去帕蘭薩斯的路上。﹂

傑拉德時斷時續地睡著。在夢中，他遊蕩到一間屋子裡，想找一扇門，但就是找不到。他醒過來一看，離早晨還遠著呢，只好瞪著天花板發呆，心裡明白自己這回是徹徹底底、無可救藥地迷了路。他有種感覺，那個老闆對他說謊，這個城鎮的名字和位置都不是他說的那樣。他為什麼要撒謊？這問題對傑拉德來就是個謎，但騎士現在已經開始懷疑他遇上的每個人都在說謊。

由於躺著也沒意思，他便起身去吃早餐。他坐到一張歪歪扭扭的椅子上，一個廚娘端上來一種號稱是﹁粥﹂的不知名大雜燴，傑拉德往那玩意裡翻攪了一下，立即倒足了胃口。他感到腦袋隱隱作痛，覺得自己精力全無，儘管昨天他除了騎著馬毫無目標地亂走之外也沒做什麼事。他有兩個選擇，今天再去做同樣的事，或者索性鑽回被窩裡。他推開那碗﹁粥﹂，走到髒兮兮的窗戶前，用手抹去一塊污垢，向外張望。濛濛細雨依然下個不停。

﹁總有一天太陽得重新出來。﹂傑拉德咕噥道。

﹁別指望它。﹂一個聲音說。

傑拉德回頭望去。除了他以外，店裡唯一的客人是位法師，或者說，至少傑拉德猜測他是，因為那個人穿著一身紅棕色的袍子︵正是那種乾血的顏色︶，以及一件黑色帶有兜帽的斗篷。法師坐在離大石頭壁爐裡的火堆盡可能近的一個小凹室內。他生了病，或者傑拉德是這麼想的，因為法師經常咳嗽，那是一種聲音很難聽的咳嗽，就像是從他的腸子裡發出來的。他一進來，傑拉德就看見他了，但因為他是個法師，所以傑拉德就沒理會這位旅伴。

傑拉德可沒覺得他說話的聲音響到能讓屋子另一頭的人聽見，但是很顯然地，這間旅店雖然談不上有什麼美學價值，卻在聲學上有些奧妙。

他可以禮貌地敷衍幾句，也可以假裝沒聽見。他決定還是採用後者。他沒什麼心情尋找同伴，尤其是那個同伴看起來正處於消化過程的最後階段。他轉過身去，繼續凝視窗外。

﹁祂統治著太陽。﹂法師說。他的聲音很虛弱，帶著一種耳語般的味道，傑拉德發現它居然很詭異地有種令人信服的力量。﹁儘管祂再也不統治月亮了。﹂說到這裡，他發出一聲似笑非笑的聲音，但那個聲音馬上被一陣劇烈的咳嗽聲打斷了。﹁如果沒人阻止祂，很快祂就會統治星辰。﹂

傑拉德覺得這番話很惱人，他轉過身去。﹁先生，你在對我說話嗎？﹂

法師張開了嘴，但另一陣咳嗽把他的話堵了回去。他用一塊手絹摀住嘴唇，顫抖著呼吸了一口。﹁不，﹂他有點煩躁地粗聲說道。﹁我說話是為了能享受咳點血的感覺。交談對我來說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不會把氣力浪費在它上面。﹂

兜帽的陰影遮住了法師的臉。傑拉德朝四周瞥了一眼。女侍又消失在一間煙霧瀰漫的廚房裡。傑拉德和法師是房間裡僅有的兩個人。傑拉德又靠近了一點，決心要看清那人的面孔。

﹁我當然是指塔克西絲。﹂法師繼續說道。他在袍子上的口袋裡摸索了一陣，抽出一個小布袋。他把它放到鐵架上，房間裡頓時充滿了一股辛辣的氣息。

﹁塔克西絲！﹂傑拉德大驚失色。﹁你怎麼知道的？﹂他站到法師身邊，壓低聲音問。

﹁我認識祂很久了，﹂法師用他那種絲絨般輕柔的耳語聲說，﹁確實，很久很久了。﹂他又咳嗽了片刻，然後打了個手勢。﹁去把水壺拿來，往那個杯子裡倒點熱水。﹂

傑拉德沒有動彈。他盯著那隻手。它的皮膚上流露出些許金色，讓它在火光下微微閃耀，就像太陽下的魚鱗一樣。

﹁騎士大人，你除了呆之外是不是還有點聾？﹂法師問道。

傑拉德皺起眉頭。他不喜歡被人侮辱，也不喜歡被人呼來喝去，尤其是一個完全不相識的人。他很想冷淡地招呼這個法師一聲早安，然後走出這間屋子。然而，法師的話卻引起他的興趣。反正他隨時可以走開。

傑拉德用一對鉗子抓起水壺，倒了熱水。法師把小布袋裡的東西倒進杯中，水裡頓時散發出一股怪味，弄得傑拉德厭惡地皺起鼻子。法師等茶泡得差不多、水又變涼後才開始喝下那藥汁般的茶水。

傑拉德找了張椅子，把它拖了過來。

﹁先生，你知道我在哪裡嗎？我已經騎馬走了好幾天，既沒有太陽和星星、也沒有羅盤來指引我。我向人問路，得到的回答各不相同。這個老闆告訴我那條路通往帕蘭薩斯。是不是這樣？﹂

法師在回答他的問題前先啜飲了一口水。他讓斗篷一直低低地蓋在他頭上，因此他的面孔始終籠罩在陰影中。傑拉德似乎看到一雙敏銳、明亮的眼睛，似乎還有點怪異。他也說不上來究竟什麼地方不對勁。

﹁他的話本身並沒有錯，﹂法師說。﹁那條路是通往帕蘭薩斯，總之，人們可以說所有東西指向的道路都通往帕蘭薩斯︱︱最後總要通往那裡。不過，現在你應當更關心的是，那條路通往捷列克。﹂

﹁捷列克！﹂傑拉德失聲驚呼道。捷列克，黑暗騎士的老巢。忽然，他意識到這可能會洩露他的身分，便企圖用聳聳肩掩飾過去。﹁原來它通往捷列克。為什麼那與我有關呢？﹂

﹁因為就在此刻，二十個黑暗騎士和幾百個步兵正在泰本郊外宿營。他們要去聖克仙，響應米娜的召喚。﹂

﹁他們愛在哪裡宿營都可以，﹂傑拉德冷淡地說。﹁我又沒什麼好怕的。﹂

﹁當他們發現你在這裡時，就會來逮捕你。﹂法師說著繼續啜他的茶。

﹁逮捕我？為什麼？﹂

﹁為什麼？因為你的額頭上就像貼了個﹃索蘭尼亞騎士﹄的金字標籤一樣。﹂

﹁胡扯，﹂傑拉德笑了笑。﹁我只是個商︱︱﹂

﹁一個沒有貨品可賣的商人。一個有著軍人舉止和小平頭的商人。一個佩帶軍用刀劍、彷彿依照節拍走路的商人，還騎著一匹受過訓練的戰馬。﹂法師不屑地哼了一聲。﹁你連一個六歲的女孩都騙不了。﹂

他又繼續喝起茶來。

﹁即使如此，為什麼他們要來這裡呢？﹂傑拉德故作輕鬆地問，儘管他心裡的不安愈來愈厲害了。

﹁老闆一看到你，就認出你是個索蘭尼亞騎士。﹂法師喝完茶，把空杯子放回到鐵架上。他的咳嗽看起來已經好多了。﹁注意到廚房裡一片安靜嗎？黑暗騎士經常光顧此地。老闆領取了他們的津貼。他已經去把你在這裡的事通知他們了，告發你能讓他得到一大筆賞金。﹂

傑拉德不大自在地朝安靜得有些怪異的廚房望去。他大聲呼喚老闆。

沒有回答。

傑拉德衝過房間，一把掀開通往廚房的木門。他把廚娘嚇了一跳，她發出一聲尖叫，迅速從後門逃走了，而這又更加驗證了他的擔心。

傑拉德回到了餐室。

﹁你說得對，﹂傑拉德說，﹁那個混蛋跑去告密了，廚娘大喊大叫，就像我要割開她的喉嚨一樣。我最好趕緊走。﹂他伸出手去。﹁我想謝謝你，先生。我很抱歉，但我還沒問過你的名字，也沒有告訴我你的︱︱﹂

法師沒理會他伸出來的手。他抓起一根靠在煙囪上的木頭手杖，用它支撐著自己站起身來。

﹁跟我來。﹂法師命令道。

﹁謝謝你警告我，先生，﹂傑拉德堅決地說。﹁但我必須離開並迅速︱︱﹂

﹁你逃不掉的，﹂法師說。﹁他們離得太近了。他們在黎明時分就趕來了，不出幾分鐘就會到這裡。你只有一個機會。跟我來。﹂

法師倚靠著他那根裝飾有一條金龍抱著水晶的木杖，走向通往樓上的樓梯。他的動作既迅捷又流暢，與他虛弱的外表格格不入。那件毫不起眼的長袍在他的腳踝上沙沙作響。傑拉德又猶豫了片刻，他把目光移向窗口。大路上空無一人。他聽不見軍隊的聲音，沒有鼓聲，也沒有沉重的行軍腳步聲。

這個法師是誰？我為什麼要相信他？只不過是因為他看起來知道我在想什麼，只不過是因為他提到了塔克西絲︱︱

法師在樓梯底下停住腳步。他轉過身，面對著傑拉德。那雙奇怪的眼睛在陰影裡閃耀。

﹁你曾經說過要追隨自己的心靈。那麼，騎士先生，現在你的心裡有什麼呢？﹂

傑拉德瞪著他，半句話說不出來。

﹁嗯？﹂法師不耐煩地說。﹁你心裡有什麼？﹂

﹁絕望和疑慮，﹂傑拉德最後終於支吾說道。﹁猜疑、恐懼︱︱﹂

﹁祂做的好事，﹂法師說。﹁只要這些陰影還留在那裡，你就永遠看不到太陽。﹂說罷，他轉過身，繼續走上樓梯。

底樓包括廚房、一間餐室和一大間傑拉德在裡面過夜的通舖房間。樓上是為那些付錢更多的客人提供便利的單人房，此外還有老闆自己的臥房，那個房間上的門上了鎖，插了門閂。

法師徑直朝那扇門走去。他試了試門把，但門紋絲不動。於是他用拐杖上的水晶碰了一下門鎖。一道亮光閃過，讓傑拉德差點睜不開眼，他站在那裡，好長一段時間眼前只有藍色星星飛來飛去。當他能看清楚時，法師已經推開了門。縷縷青煙從門鎖上盤繞而起。

﹁嘿，你不能進去︱︱﹂傑拉德開口說道。

法師向他投來冷冷的一瞥。﹁你開始讓我想起我哥哥了，騎士先生。雖然我愛他，但我老實說，有時候他簡直要煩死我。說到死，它離你可不是太遠。﹂法師用他的拐杖朝房間裡指了指。﹁打開那個木箱子。不對，不是那個。是角落裡的那個。它沒有上鎖。﹂

傑拉德放棄了。就像俗話說的那樣，拿了銅幣，就免不了想要拿鋼幣。他走進老闆的房間，跪在法師指給他看的那個大木箱旁。他翻起箱蓋，看到下邊是各式各樣的匕首和小刀、奇形怪狀的靴子、一雙手套，以及甲胄的各個部份：護臂、護肩、一片胸甲，還有頭盔。所有的甲胄都是黑色的，有些在上面帶著黑暗騎士的徽記。

﹁我們的地主也無法免俗地有盜竊客人的愛好。﹂法師說。﹁拿走你需要的東西。﹂

傑拉德砰的一聲放下箱蓋。他站起來，向後退開。﹁不！﹂他說。

﹁把你自己裝扮成他們之中的一個是你僅有的機會。當然，那裡的東西不是很多，但你可以想法拼湊出一套來，夠蒙混過去了。﹂

﹁我剛剛擺脫掉一整套那該詛咒的玩意︱︱﹂

﹁只有一個感情用事的笨蛋才會那麼蠢。﹂法師反唇相譏。﹁因此我聽到你有這種表現並不吃驚。穿上你能穿的隨便什麼甲胄。我會把我的黑斗篷借給你。我已經瞭解到，它能掩蓋許多罪過。﹂

﹁就算我喬裝打扮了，也無濟於事。﹂傑拉德說。他已經厭倦逃跑，厭倦偽裝，厭倦撒謊。﹁你說老闆已經向他們描述過我了。﹂

﹁他是個白癡。你有個機靈頭腦，還有一副伶牙俐齒。﹂法師聳了聳肩。﹁也許這套把戲不會管用。你還是會被吊死。但在我看來，它值得冒險一試。﹂

傑拉德又猶豫了片刻。他也許已經逃得不耐煩了，但他還沒活得不耐煩。法師的計劃看起來很不錯。傑拉德的劍是梅丹元帥給他的禮物，應該會被認出來。他的馬身上依然帶著黑暗騎士的馬飾，而且他的靴子也跟黑暗騎士們穿的很相似。

他心裡愈來愈覺得自己掉進一個可怕的陷阱裡，他老是從後門跑走，卻又總是發現自己從前門走進去。帶著這樣的念頭，他抓起自己認為合身的甲胄部件，開始匆忙地把它們套到他身體的不同部位。那些甲胄有的太大，有的卻小得令人痛苦。當他著裝完畢後，發現自己看起來就像個裝甲滑稽小丑。不過，在披上黑斗篷後，他也許還能脫身。

﹁那麼，﹂他說著轉過身來。﹁我看起來怎樣︱︱﹂

法師走了。他答應過的黑斗篷躺在地上。

傑拉德掃視房間。他沒聽見法師離去的聲音，但他馬上想起來這個人走路很輕。懷疑潛入了傑拉德心裡，但他立即把它驅散了。不管這個奇怪的法師是來幫他還是來害他，現在都無關緊要了。他已經上了賊船。

傑拉德撿起那件黑斗篷，把它披在肩上，然後匆匆離開老闆的房間。他來到樓梯旁，向一扇窗外望去，看到一群士兵正在外面列隊。他克制住逃跑和躲藏的慾望，跑下樓梯，走出門外。正在此時，兩名手持長戟的士兵匆匆跑進來，粗魯地把他推到一旁。

﹁嘿！﹂傑拉德生氣地喊道。﹁你們該死的差點把我撞倒了。這是做什麼？﹂

那兩個人窘迫地停下腳步。其中一個用手摸著前額說。﹁請原諒，騎士大人，但我們有急事。上頭派我們來抓一個躲在這間旅店裡的索蘭尼亞人。你大概見過他。他穿著一件上衣和一條皮馬褲，偽成一名商人。﹂

﹁你們就知道這點消息？﹂傑拉德質問道。﹁他看起來長什麼樣子？有多高？什麼顏色的頭髮？﹂

士兵們聳了聳肩，不耐煩起來。﹁大人，這有什麼重要的。反正他在裡面。老闆告訴我們能在這裡找到他。﹂

﹁他剛剛還在這裡，﹂傑拉德說。﹁你們正好錯過他了。﹂說著，他點點頭。﹁就在不到十五分鐘前，他剛騎著馬從那條路跑了。﹂

﹁跑了！﹂士兵張大了嘴巴。﹁你為什麼不攔住他？﹂

﹁我又沒接到要我攔住他的命令，﹂傑拉德冷冷地說。﹁那個混蛋不關我的事。如果你們趕快去追的話，還能逮住他。哦，順便說一句，他是個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人，大概二十五歲的樣子，有一頭漆黑的頭髮和長長的黑鬍子。你們為什麼還站在這裡，像呆子似的盯著我看？快滾。﹂

兩個士兵嘴裡嘟噥著什麼衝出門去，跑到街道上，連個禮都懶得敬。傑拉德嘆了口氣，沮喪地咬著嘴唇。他心想，自己應當感謝那個法師救了他一命，但他沒有。一想到還要有更多的撒謊、掩飾和欺騙，還要時時刻刻地小心提防，總是深怕被人揭穿，他的意志就消沉了。他真的納悶自己能不能做到這一切。畢竟，被吊死大概要更容易一些。

他摘下頭盔，用手指撫過自己的黃髮。黑斗篷很沉，他已經汗流浹背，但又不敢脫去它。此外，那件斗篷上還有一種不尋常的味道，讓他想起玫瑰花瓣和那些不那麼芬芳和令人愉快的東西混雜在一起的樣子。傑拉德站在門口，尋思著下一步該做什麼。

士兵們正押解著一隊犯人。傑拉德對這些可憐蟲並不怎麼在意，只是在想，本來他自己大概也會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他決定，最好還是騎上馬趁亂溜走。如果有人阻攔，我總能宣稱自己是個帶著什麼重要消息去某個地方的信使。

他邁步走上大道。往天上一看，他帶著一份愉快的驚訝發現雨已經停了。雲開霧散。太陽明亮地照耀著。

一個非常奇怪的聲音，就像一頭心滿意足的羊發出的咩咩聲，讓他轉過身來。

一對閃閃發亮的眼睛從一塊塞嘴布上盯著他看。那雙眼睛是泰索何夫‧柏伏特的眼睛，而那記咩咩聲則是泰索何夫‧柏伏特高興而歡快的叫喚。

那個泰索何夫‧柏伏特。

## ２︱２３這就證明不是所有坎德人看起來都一樣

看到泰索何夫就站在他面前，這景象就像一頭藍龍發出的霹靂一樣，讓他頭暈目眩，渾身僵直，既不能思考又不能行動。他的驚訝讓他除了瞪大眼睛外什麼也做不了。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在搜尋泰索何夫‧柏伏特，其中還包括一個女神，而傑拉德卻找到了他。

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這幫黑暗騎士找到了坎德人。泰索何夫站在幾十個將被趕往聖克仙的坎德人之中。他們每個人大概都宣稱過自己是泰索何夫‧柏伏特。不幸的是，其中有一個真的是他。

泰索何夫還在透過塞嘴布叫喚，而他現在正拚命要揮手。有個衛兵聽見這個奇怪的聲音，便轉過身來。傑拉德迅速把頭盔蓋下，這個動作差點割掉他的鼻子，因為那個頭盔實在太小了。

﹁誰在發出那種聲音，給我住嘴！﹂衛兵喊道。他狠命推了推泰索何夫一把，坎德人由於沒看著他的走路方向，結果踉蹌著絆到腳鐐，摔倒在街道上。他這一摔也拉得另外兩個與他戴著同一副腳鐐的坎德人四腳朝天。其他坎德人發現這在枯燥乏味的行軍當中是個挺不錯的插曲，於是也跟著自動四腳朝天，由此而來的結果便是，那一隊四十多個坎德人頓時亂成一團。

兩個手持連枷的衛兵走過來平息事態。傑拉德迅速大步走開，幾乎是一路小跑地急著在更糟的事情發生前離開現場。他的腦子裡各種念頭亂哄哄地混成一片，因此他糊里糊塗地亂走，其實一點也不知道他要去哪裡。他不斷撞在人家身上，又不斷嘟囔著道歉。後來他踩到一個洞裡，扭到腳踝，還差點摔進一條溝裡。最後他終於發現一條陰影幢幢的巷子，便一頭鑽了進去。他深深地呼吸了好幾口氣。涼爽的風吹拂著他沾滿汗水的前額，這下子他總算可以喘口氣，理清這團亂麻了。

塔克西絲想要泰索何夫，祂想在聖克仙要坎德人。傑拉德有一線機會挫敗祂，而這麼做的同時，傑拉德就知道他是在追隨自己心裡的意思。陰影消散了。一個計劃的種子已經開始在他的腦海裡發芽。

傑拉德在心裡向法師敬了個禮，祝他好運，然後便著手去執行他的計劃，其中包括找一個跟傑拉德自己差不多身高體重，以及最好腦袋尺寸也相差無幾的騎士。

黑暗騎士和他們的步兵在泰本鎮裡和四周宿營，準備在此過夜。指揮官和他的軍官們住進路旁的旅店，這算不上一個大勝利，因為它提供的食物簡直不像是人吃的，而住宿的房間又髒得一塌糊塗。麥酒也好不到哪裡去，唯一的優點是它能讓人產生一種愉快、飄飄欲仙的感覺，從而幫助他忘掉煩惱。

黑暗騎士的指揮官痛飲著麥酒。他有許許多多的煩惱，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他的新上司米娜。

指揮官從來沒有喜歡過，也沒有信任過塔貢爵士。他是一個鼠目寸光的人，對麾下任何一支部隊的關心程度都比不上對一塊扭曲的銅板來得大。塔貢沒有做任何促進黑暗騎士團勳業的事情，而只是滿心地想要填滿他的錢箱。捷列克城中沒人哀悼塔貢的死亡，然而，也沒人對米娜的高升感到欣喜。

的確，她促進了黑暗騎士團的事業，然而她前進的步伐如此之快，以至於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只能跟在她身後面對揚起的塵土。指揮官震驚地聽到她征服索蘭薩斯的消息。他可不能擔保自己會贊成這個舉動。黑暗騎士如何能同時據守索蘭薩斯和索蘭尼亞人的勢力根深抵固的帕蘭薩斯？

這個該死的米娜從沒考慮過要守住得來的東西。她從沒考慮過補給線已經攤得太薄、兵員過於分散的問題，也沒在意當地民眾有起來造反的危險。

指揮官已經給米娜寫過好幾封信，把這些全都解釋給她聽，催促她放慢步伐，積聚力量，鞏固她的戰果。米娜還忘了另外一個角色，巨龍霸王瑪烈。指揮官給龍送去了意在安撫的口信，強調黑暗騎士團對牠的統治權沒有圖謀，所有這些他們新征服的土地都是以牠的名義占領的，以及諸如此類的說辭。結果並沒有得到任何答覆。

隨後又過了幾天，他接到米娜的命令，要他離開捷列克，率領他的部下開往南方增援聖克仙，幫助抵禦一次可能由精靈和索蘭尼亞聯軍發動的進攻。他得立即出發，一路上還得逮捕他遇見的任何坎德人，並把他們一起帶去。

哦，米娜還認為，瑪烈很可能前去攻打聖克仙。因此他也必須為這種結局做好準備。

即使是現在，當他重新閱讀命令時，指揮官心裡的震驚和憤怒也一點不比他頭二十次閱讀它們時來得小。他本來很想拒絕服從，但那個送信的使者明確告訴他，說米娜和她的那個唯一真神手伸得很長。信使還舉了幾個例子說明那些自認為要比米娜更高明的指揮官都遭到了什麼下場。在這些人裡面，首當其衝的便是前任團長塔貢爵士本人。因此指揮官便發現自己此刻正在去聖克仙的路上，坐在這間破破爛爛的小旅店裡，喝著混濁不堪的麥酒，說實話，把那玩意叫馬尿都太抬舉它了。

這一天已經不只是糟糕，簡直是糟透了。不但坎德人拖慢了他們的速度︵那幫傢伙把他們的鎖鍊纏成一團，結果花了好幾個鐘頭才解開︶，而且指揮官還放跑了一名索蘭尼亞間諜，因為有人把他們到來的消息向他密報。還好，他們現在有了關於他長相的詳細描述。知道他長了一頭黑色長髮和黑鬍子後，他們應該很容易抓到他。

指揮官把他的麻煩全都泡在麥酒裡，這時他抬起頭，剛好看到米娜派來的另一個使者走進門來。這下子，指揮官真恨不得連杯子帶麥酒一起扔到那傢伙的腦袋上，哪怕為此丟了他的全部家財。

信使走過來，站到他面前。指揮官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沒有請他坐下。

與大多數需要輕裝行動的信使一樣，這位也穿著黑色皮甲，身上還披著一件黑斗篷。他摘下頭盔，把它夾在腋下，然後敬了個禮。

﹁我以唯一真神的名義而來。﹂

指揮官喝著麥酒，嘴巴裡哼了一聲。﹁唯一真神現在又要我做什麼？米娜是不是占領了冰牆？我要不要朝那裡進軍？﹂

信使是個醜傢伙，長著一頭黃髮、麻臉和一對嚇人的藍眼睛。他用那雙藍眼睛盯著指揮官，顯然有點迷惑不解。

﹁別在意。﹂指揮官嘆了口氣。﹁快點傳你的信了事吧！﹂

﹁米娜接到消息，說您抓了幾個坎德犯人。您大概也知道，她正在搜尋某個坎德人。﹂

﹁柏伏特。我知道。﹂指揮官說。﹁我這裡有四十來個柏伏特。你自己去挑吧！﹂

﹁大人，得到您的允許後，我會去做的。﹂信使恭敬地說。﹁我能認出這個柏伏特的相貌。因為逮捕他的事非常緊急，所以米娜派我來檢查你的犯人，看看他有沒有在裡面。如果他在，那麼我將立即帶他去聖克仙。﹂

指揮官望著他。﹁你不想把那四十個全部帶走？﹂

信使搖搖頭。

﹁嗯，我想也不會。好吧！你自己去找那個該死的小賊。﹂這時他腦子裡突然浮現出一個念頭。﹁如果你真的找到他了，那我應該如何處置剩下的人？﹂

﹁大人，我沒接到這方面的命令。﹂信使說。﹁但我想，您最好把他們放了。﹂

﹁放了︱︱﹂指揮官仔細地盯著信使。﹁你袖子的東西是血嗎？你受傷了？﹂

﹁不，大人。﹂信使說。﹁我在路上遇到了土匪。﹂

﹁在哪裡？我會派出一支巡邏隊。﹂指揮官說。

﹁沒必要大動干戈，大人，﹂信使說。﹁我已經處理好那件事了。﹂

﹁我懂了，﹂指揮官說，他覺得自己似乎在皮甲上也看到了血。他聳了聳肩。這不關他的事。﹁那就去找這個柏伏特吧！你，立刻護送這個人去我們關押坎德人的畜欄裡。他要什麼幫助，就給他什麼。﹂他舉起杯子，又加了一句。﹁先生，祝你成功。﹂

信使謝過指揮官，便離開了。

指揮官又要了另一杯麥酒。他反覆思量著該如何處置坎德人。他正在考慮把他們排成一串當活靶子，這時他聽見門外一陣喧囂，又進來一名信使。

指揮官暗自叫苦，剛想吩咐這個最新的討厭鬼自己去無底深淵裡烤熟了再來，但那個人已經摘去帽子，這下指揮官便認出來人是他最信任的間諜之一。他示意間諜走上前來。

﹁有什麼消息嗎？﹂他問道。﹁把你的聲音壓低點。﹂

﹁大人，我剛從聖克仙來！﹂

﹁我說把你的聲音壓低點。沒必要讓所有人都知道我們的事情。﹂指揮官低聲咆哮道。

﹁這無關緊要，大人。流言會接踵而至。到了早上，每個人都會知道。瑪烈死了。米娜殺了龍。﹂

屋裡的人群一下子默然無聲，每個人都驚得說不出話，每個人都在咀嚼著這個消息的意義，思考它對自己意味著什麼。

﹁還不只這個呢，﹂信使用他自己的聲音填補了這片沉默。﹁據說米娜也死了。﹂

﹁那麼誰在管事？﹂指揮官追問道。他站起身來，早把麥酒忘得一乾二淨。

﹁沒人在管，大人。﹂間諜說。﹁城裡一片混亂。﹂

﹁好，好。﹂指揮官暗自發笑。﹁大概米娜是對的，祈禱終將獲得回應。先生們，﹂說著，他環顧了一遍手下的軍官和僕從。﹁今晚我們不睡覺了，連夜趕往聖克仙。﹂

一件事解決了，傑拉德跟在指揮官的副官後邊走著，腦子裡尋思道，還有一件。

這也不是件容易事，他悶悶不樂地想。要在一群坎德人裡找出其中一個，跟這件事比起來，蒙騙一個喝得半醉的黑暗騎士指揮官簡直跟地精把戲沒什麼兩樣。傑拉德只希望黑暗騎士充份發揮他們的無窮智慧，事先想到要把坎僧人的嘴全部堵起來。

﹁他們在那裡，﹂副官提著一盞提燈說。﹁我們把他們關到畜欄裡去了。那樣能方便一點。﹂

互相摟在一起取暖的坎德人已經睡著了。夜晚的空氣很涼，而有斗篷或其他禦寒衣物的人卻寥寥無幾。那些有這類衣服的人都與他們的同伴分享了。他們平靜的面孔顯得瘦弱而沒有血色。很明顯地，指揮官不願意把食物浪費在他們身上，而他們舒適與否更是不關他的事。

坎德人依然戴著手銬腳鐐，以及，被堵著嘴巴，這讓傑拉德如釋重負地長吁了一口氣。幾個士兵在看守他們。傑拉德數出五個，他懷疑還有更多他看不見的衛兵。

在明亮的燈光下，坎德人抬起頭，睡意朦朧地眨著眼睛，在塞嘴布後邊打著哈欠。

﹁站起來，害蟲。﹂騎士下令道。兩個士兵走進畜欄裡，去踢醒坎德人。﹁站起來，給我乖一點。轉向燈光。這位先生想要看看你們的髒臉。﹂

傑拉德立刻認出了泰索何夫。他大概在隊伍裡四分之三的地方，正打著哈欠四下張望，並用一隻戴鐐銬的手抓著腦袋。然而，傑拉德得擺出逐一檢查每個坎德人的樣子，於是他便這麼做了，與此同時一直盯著泰斯看。

他看起來有一把年紀了，傑拉德突然意識到。我以前從來沒注意過這個。

泰斯頭頂上的馬尾巴依然又長又濃密，但是，卻可以看到有一抹抹灰白頭髮點綴其中，他臉上的皺紋在強光下異常明顯。不過，他的眼睛還明亮，樣子也滿有生氣，另外他依然帶著慣常的那股興趣和強烈的好奇心望著眼前的一切。

傑拉德走到那排坎德人面前，強迫自己慢慢來。他戴著一頂皮盔來遮住面孔，因為他怕泰斯會再次認出他，然後發出一聲歡呼。然而，他這套並不靈驗，因為泰索何夫朝頭盔的窺縫裡好奇地瞥了一眼，看到傑拉德明亮的藍眼睛，便一下子笑起來。塞嘴布讓他不能說話，但他擠眉弄眼地表示他很愉快。

傑拉德停下來，嚴厲地瞪了泰斯一眼，讓他沮喪的是，坎德人居然向他使了個大大的眼色，咧嘴在塞嘴布允許的範圍內盡可能地大笑。傑拉德抓住坎德人的馬尾巴，使勁地拉了一把。

﹁你不認識我。﹂他從頭盔後邊嘶聲說道。

﹁我當然不認識你，﹂被堵著嘴的泰斯含糊地說，然後他又激動地加了一句。﹁我真吃驚看到你剛才在︱︱﹂

傑拉德站直身子。﹁就是這個坎德人。﹂他大聲說著，又拉了一下馬尾巴。

﹁這個？﹂副官吃了一驚。﹁你確定？﹂

﹁對，﹂傑拉德說。﹁你的指揮官做得很漂亮。米娜肯定會非常滿意。立即把這個坎德人交給我，我會處理他。﹂

﹁我不知道︱︱﹂副官猶豫了。

﹁你的指揮官說，我找到他就可以帶他走，﹂傑拉德提醒那個人。﹁我已經找到他了。現在放了他。﹂

﹁我得去跟指揮官報告一下。﹂副官說。

﹁好極了，如果你願意去打擾他的話。我看他休息得很好。﹂傑拉德說著聳了聳肩。

他這招沒起作用。副官顯然是那種忠實盡職、連擲骰子也得事先請示的傢伙。他走了。傑拉德與坎德人一起站在畜欄裡，思量著下一步該怎麼辦。

﹁我玩得太過火了，﹂傑拉德嘟囔著說。﹁指揮官會決定這個坎德人很值錢，因此要自己帶他去領賞！該死！我怎麼沒想到那個？﹂

與此同時，泰索何夫已經成功地弄鬆了塞嘴布，他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件事讓傑拉德只能推斷，他把那塊布留著純粹只是為了好玩。

﹁我不認識你。﹂泰索何夫大聲說道，然後又露出邪惡的笑臉，這個動作大概是以把他們兩個都送上絞刑架了。﹁你叫什麼名字？﹂

﹁住嘴。﹂傑拉德從嘴角擠出這句話。

﹁我有個表哥就叫這名字。﹂泰斯滿有見識地說。

傑拉德把塞嘴布緊緊地塞回去。

他瞟了兩個衛兵一眼，他們也正在盯著他看。他得趕緊行動，不能給他們一個叫喊或吵嚷的機會。那個假裝在地上發現一把鋼幣的老花招也許有效。他剛要張大嘴、瞪大眼睛、驚訝地指著地上，同時準備好在他們過來時敲碎這兩個傢伙的腦袋，就在這時，他身後忽然爆發出一陣喧嚷。

大道上前前後後盡是火炬。人們開始叫嚷著跑進跑出。一扇扇門被重重關上。傑拉德的第一個驚慌失措的念頭是他被發現了，現在整支軍隊都被動員起來要逮捕他。他拔出劍，隨即卻意識到士兵們並沒有向他跑來，反而在離他而去，朝旅店的方向跑。兩個衛兵對他徹底喪失興趣，他們盯著眼前的景象，彼此嘀咕著什麼，想弄明白發生了什麼事。

傑拉德吁了一口氣。這個警報與他無關。他強迫自己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裡等待著。

副官沒有回來。傑拉德不耐煩地咕噥起來。

﹁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他下令道。

一個衛兵馬上跑出去。他攔住遇見的第一個人，然後忽然轉過身，步履沉重地朝他們跑回來。

﹁瑪烈死了！﹂他叫喊道。﹁那個米娜也死了！聖克仙城裡已經亂成一團，我們要立即趕到那裡去。﹂

﹁瑪烈死了？﹂傑拉德張大了嘴巴。﹁米娜也死了？﹂

﹁消息就是這樣。﹂

傑拉德頭暈目眩地站著，然後回過神來。他已經在軍隊裡待過好多個年頭，知道流言的厲害，一個銅板都可以被說成十二個。這可能是真的，他希望如此，但也可能不是。他得按照它是訛傳的可能來行事。

﹁這些消息都好極了，但我還是需要那個坎德人。﹂他頑固地說。﹁指揮官的副官呢？﹂

﹁我就是跟他說話的。﹂說著，衛兵伸手去摸索他的腰帶。他取出一串鑰匙，丟給傑拉德。﹁你要坎德人？好，把他們全收下吧！﹂

﹁我不想全要！﹂傑拉德嚇壞了，大聲喊道，可這時兩個衛兵早已跑去加入正在大路上集結的人群中。

傑拉德回過頭去，發現每個坎德人都在咧著嘴朝他笑。

釋放坎德人並不是件容易事。當他們看到傑拉德有鑰匙後，坎德人便發出一聲在福羅參都能聽見的叫喊，然後湧到他身邊，舉起戴著鐐銬的手。每個坎德人都要傑拉德先釋放自己。在這一片騷動中，傑拉德被推得差點站不住腳，泰斯也從他的視線裡消失了。

泰索何夫又是叫喚，又是揮手，好不容易才擠到前排。傑拉德緊緊抓住他的上衣，開始對付他的手銬腳鐐。其他坎德人你推我擠地想要看看出了什麼事，結果不只一次地把鎖鍊從傑拉德手裡擠掉。他詛咒著，叫喊著，發出威脅，甚至還不得不推開了幾個人，而他們也不以為意。最後，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搞得總算解脫了泰索何夫。做完這個，他把鑰匙扔進了剩下的坎德人中間，他們立即興高采烈地爭搶起來。

傑拉德抓住衣服髒兮兮、頭髮亂糟糟，渾身上下都是稻草的泰索何夫，催促他趕緊離去。他用一隻眼睛盯著泰斯，另一隻留意騷動不安的士兵們。

泰斯揭開了塞嘴布。﹁你忘了拿走它了。﹂他指出。

﹁是的，我忘了。﹂傑拉德說。

﹁我看見你好高興！﹂泰斯說著緊握住傑拉德的手，順便偷走了他的小刀。﹁你做了什麼？你到哪裡去了？你得把一切都告訴我，但不是現在。我們沒時間。﹂

他停下來，摸索著包包裡的什麼東西。﹁我們得離開這裡。﹂

﹁你說得對，我們沒時間閒扯。﹂傑拉德拿回他的小刀，抓住泰索何夫的手臂，推著他。﹁我的馬在馬廄裡︱︱﹂

﹁喔，我們也沒時間騎馬，﹂說著，泰索何夫像條鰻魚般輕而易舉地掙脫傑拉德的手。﹁如果我們要準時趕到騎士評議會的話。你知道，精靈們已經開始行軍，他們馬上要碰到可怕的大麻煩，好吧，要解釋清楚這些事情得花好長時間。你得把馬扔下。我相信牠會太平無事的。﹂

泰斯掏出一樣東西，把它舉到月光下。寶石在它的表面上熠熠生輝，傑拉德認出了時光旅行裝置。

﹁你想用那玩意做什麼？﹂他不大自在地問。

﹁我們要用它去騎士評議會。至少，我覺得它會把我們帶到那裡去。它這幾天的表現很奇怪。你不會相信我到過哪些地方︱︱﹂

﹁我不要。﹂傑拉德說著抽身後退。

﹁喔，就是你，﹂泰索何夫用力地點點頭，結果馬尾巴一下子飛到前面打在他的鼻子上。﹁你得跟我去，因為他們不會相信我。我只是個坎德人。不過，雷斯林說他們會相信你。當你告訴他們塔克西絲的事，還有精靈，還有那些︱︱﹂

﹁雷斯林？﹂傑拉德重複了一遍，拚命想要跟上坎德人的思維。﹁雷斯林什麼？﹂

﹁雷斯林‧馬哲理。今天早上你在路邊旅店裡遇見了他。你大概覺得他既小氣又刻薄，對不對？我明白。﹂泰斯嘆了口氣，搖搖頭。﹁別在乎。雷斯林總是這樣跟人說話。他的風格就是如此。你會習慣的。我們都習慣了。﹂

傑拉德手臂上的毛髮都豎起來了。一陣寒意掠過他的脊背。他記得卡拉蒙說過關於他弟弟的故事：紅袍、茶、帶水晶的法杖，還有法師的毒言毒語︱︱

﹁別胡扯。﹂傑拉德用一種心意已決的口氣說。﹁雷斯林‧馬哲理已經死了！﹂

﹁我也死了，﹂泰索何夫‧柏伏特說。他朝傑拉德一笑。﹁你可不能讓這種區區小事妨礙你。﹂

泰斯伸出手，抓住了騎士的手。寶石一閃，世界從傑拉德腳下溜走了。

## ２︱２４抉擇

當傑拉德還年輕的時候，他的一個朋友曾經弄出個鞦韆來供他們取樂。他把一塊木板放平，然後吊在兩根繩子間，再把繩子掛到一根高高的樹幹上。隨後，那傢伙說服傑拉德坐到鞦韆上，他自己不停地轉動鞦韆，使得兩根繩子盤繞在一起。到了某個時候，他的朋友使勁一推鞦韆，放開了手。傑拉德頓時像個陀螺般瘋狂地旋轉起來，直到他飛出鞦韆、一頭撲倒在草地上才作罷。

傑拉德在時光旅行裝置上又重新體驗了一模一樣的感覺，只不過它沒有讓他面孔朝下而已。不過，它到底有沒有真的讓他那樣也很難說，因為當他的腳終於碰到美妙的地面時，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頭朝下還是腳朝下。他就像個喝醉酒的侏儒一樣眨著眼睛，張大嘴巴，拚命想要辨清方向。坎德人在他身邊搖晃著，看起來也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雖然我用過它好多遍了，﹂泰索何夫說著用一隻髒兮兮的袖子抹了抹額頭。﹁但從來沒習慣過。﹂

﹁我們在哪裡？﹂當世界終於停止旋轉後，傑拉德追問道。

﹁我們應該正在參加一次騎士評議會，﹂泰索何夫疑惑地說。﹁那是我們該去的地方，也是在我腦子裡的念頭。不過，我們是不是在正確的騎士評議會上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我所知，我們完全可能出現在修瑪的騎士評議會上。這個裝置運作得很怪異。﹂他搖了搖頭，打量了一下四周。﹁有沒有什麼眼熟的東西？﹂

兩個人被扔在一片遍佈森林的土地上，旁邊是一塊早就收割過的麥田。傑拉德不由想到，他也許又迷路了，而這次是一個坎德人做的好事。他已經不抱還能被人找到的希望，就在他要這樣說的時候，忽然，他瞥見一幢令人聯想到要塞或宅第的大石頭房子。傑拉德瞇起眼睛，想看清楚城垛上飄揚的旗幟。

﹁那面旗子看起來有點像尤瑞奇爵士的，﹂傑拉德吃驚地說。他現在又仔細地瞧了瞧四周的地貌，心裡覺得他認識這塊地方。﹁這有可能是尤瑞奇的莊園。﹂他謹慎地說。

﹁我們是不是該到這裡來？﹂泰斯問。

﹁他們上一次評議會就是在這裡開的，那時我也在﹂傑拉德說。

﹁做得好。﹂泰索何夫說著愛撫地拍了一下裝置。他漫不經心地把它扔回到包包裡，然後滿懷期待地盯著傑拉德看。

﹁我們得趕快，﹂他說。﹁事情正在發生。﹂

﹁是的，我知道，﹂傑拉德說，﹁但我們不能光說自己從天上掉下來了。﹂說著，他朝頭頂上投去了一道不安的目光。

﹁為什麼不？﹂泰斯失望了。﹁那可是滿好的故事。﹂

﹁因為沒人會相信我們，﹂傑拉德說。﹁我都不能肯定我自己會相信。﹂他又想了一會後說。﹁我們要說，我們是一路從聖克仙騎馬來的，但後來馬失前蹄，所以我們就得走過來了。聽懂了嗎？﹂

﹁那跟從天上掉下來的刺激勁頭簡直沒法比，﹂泰斯說。﹁可是如果你一定要這樣說也罷。﹂他看到傑拉德的眉毛已經快黏到一塊兒了，便急忙補上了這一句。

﹁馬的名字叫什麼？﹂當他們穿過田地、麥桿在他們腳下吱嘎作響時，他問道。

﹁什麼馬？﹂傑拉德嘟囔著說。他完全沉浸在自己仍然飛旋不止的思緒裡，儘管他現在，謝天謝地，已經站在堅實的地面上了。

﹁你的馬，﹂泰斯說。﹁那匹瘸了的馬。﹂

﹁我可沒有一匹瘸馬︱︱哦，那匹馬。它沒有名字。﹂

﹁它得有個名字，﹂泰斯一本正經地說。﹁所有的馬都有名字。我來給它取個名字吧，好不好？﹂

﹁好吧！﹂傑拉德應付般地說。他心裡想的就是趕緊使坎德人閉嘴，從而讓他能理清腦子裡那團關於遇上奇怪法師和他自己恰恰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歪打誤撞地發現坎德人之間到底有何關係的亂麻。

他們又走了一里多，來到了宅第門前。騎士們已經把它變成了一座軍營。日光在鋼鐵槍尖上閃耀。天空中飄過一縷縷炊煙，地上到處是鐵匠的爐火。綠草地上點綴著騎士們五顏六色的帳篷，另外還有幾百隻腳踩來踩去。代表從帕蘭薩斯到埃思特維德各個家族的旌旗飄蕩在清爽的秋風中。錘子敲擊金屬的聲音在空中迴響。騎士們正在準備開戰。

索蘭薩斯陷落後，騎士團傳檄各地，要大家起來保衛家園。這份號召得到了響應。各位騎士和他們的家兵從遠到南亞茍斯的地方趕來。有些家境貧寒的騎士步行而來，隨身只攜帶著他們的榮譽和報效國家的渴望。比較富有的騎士則帶來了他們自己的人馬，還有裝滿鋼幣、用來招募更多士兵的錢箱。

﹁我們要去見玫瑰之主塔斯佳爵士和騎士評議會的各位首領，﹂傑拉德說。﹁拿出你最好的表現來，柏伏特。塔斯佳爵士可不會容忍任何胡言亂語。﹂

﹁沒幾個人會，﹂泰斯傷心地說。﹁我真的認為，如果有更多的人能不那麼嚴厲，那麼這個世界會更好。喔，我想起你的馬叫什麼名字了。﹂

﹁想起來了？﹂傑拉德漫不經心地問。他沒有對此多加注意。

﹁奶油杯。﹂泰索何夫說。

﹁那就是我的報告，﹂傑拉德說。﹁唯一真神有一個名字，以及一張臉。五張臉。塔克西絲神后。祂是怎麼完成這個奇蹟的，我說不上來。﹂

﹁我知道。﹂泰索何夫騰地站起來，打斷了他的話。

傑拉德一把將坎德人按回到椅子上。

﹁現在不行。﹂他第四十遍地說了這句話。然後，他又繼續說道。﹁我們的宿敵回來了。祂獨霸天界，不受挑戰。然而，在這個世界上，有那些寧可獻出生命也要打敗祂的人。﹂

傑拉德談到了他與薩馬的會面，說起那個戰士承諾精靈們將會與騎士聯兵攻打聖克仙。

三位首領彼此交換了一下眼色。領導層中曾經展開過要不要先奪回索蘭薩斯、然後再開往聖克仙的熱烈辯論。現在，得到了傑拉德的消息後，他們將要做出的決定就基本上是準備大舉進攻聖克仙了。

﹁我們得到一份通報說，精靈已經開始進軍，﹂塔斯佳爵士說。﹁從西瓦那斯提去那裡要走很長一段路，途中危機四伏︱︱﹂

﹁精靈們將要遭到攻擊！﹂泰索何夫又從椅子上跳了出來。

﹁記住我說過叫你不要胡扯！﹂傑拉德嚴厲地說著，又把坎德人推了回去。

﹁傑拉德，你的朋友是不是有話要說？﹂尤瑞奇爵士問。

﹁有。﹂泰索何夫站起來說。

﹁沒有，﹂傑拉德說。﹁實際上，他總有話要說，但沒什麼我們需要聽的東西。﹂

﹁我們無法肯定精靈到底會不會去聖克仙，﹂塔斯佳爵士繼續說道。﹁也不能確定他們什麼時候能到。與此同時，根據我們從聖克仙接到的報告，那裡一切都處於混亂中。我們的間諜確認了米娜失蹤，以及黑暗騎士正忙著爭權奪利的消息。如果我們依照過去的事態來判斷，那麼總會有個什麼人將要起來取代她，或者這樣的事已經發生了。他們不會一直群龍無首的。﹂

﹁至少，﹂尤瑞奇爵士說，﹁我們不必再擔心瑪烈了。這個米娜做到了我們當中沒人有膽子去做的事。她去迎戰瑪烈，並殺了牠。﹂說著，他舉起一隻銀杯。﹁我為她乾杯。為米娜！為勇氣。﹂

他很響亮地把酒一飲而盡。除他以外，再沒有人舉起杯子。其他人看起來很尷尬。玫瑰之主嚴厲地瞪了尤瑞奇爵士一眼，而後者，從他通紅的面孔和含糊不清的話音來看，早就已經喝得太多了。

﹁大人，米娜有後援。﹂傑拉德嚴肅地說。

﹁你還不如直呼這位女神的名字，﹂齊格菲爵士用一種不祥的語調說。﹁塔克西絲。﹂

塔斯佳爵士看起來很困惑。﹁不是我懷疑傑拉德騎士的誠實，而是我實在不能相信︱︱﹂

﹁大人，相信吧！﹂奧蒂拉說著走進大廳。

她顯得很瘦削，臉色蒼白，她的白袍上沾滿了污泥和斑斑血跡。從她的外表來看，她似乎走了很長一段路，而沒有好好休息過，也沒吃什麼東西。

傑拉德的目光移到了她胸前信仰之勳章曾經懸掛的地方。那裡空空如也。

傑拉德寬慰地朝她一笑。她也回以微笑。他感激地看到，她的笑容屬於她自己。那笑容也許有點顫抖，而且也不像他初遇她時顯得那樣自信和鎮定，但畢竟是她自己的。

﹁大人們，﹂她說。﹁我帶來了一個人，他能驗證傑拉德爵士提供給你們的信息。他叫明鏡，正是他把我救出了聖克仙。﹂

騎士首領們看到奧蒂拉帶上來的那個人時都顯得相當吃驚。他的眼睛被包裹在繃帶中，那些布條只能部份掩飾住導致他失明的可怕傷口。他走路時拄著一根拐杖來探路。儘管他身有殘疾，看起來卻擁有一股沉靜的自信。傑拉德有種感覺，他以前在哪裡見過這個人。

玫瑰之主生硬地朝瞎子行了個禮，當然，後者沒法看見。奧蒂拉對明鏡耳語了些什麼，於是他垂首致意。塔斯佳爵士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轉到了奧蒂拉身上。他嚴肅地打量著她，臉上露出無動於衷的表情。

﹁騎士，妳作為一個逃兵來到我們面前，﹂他說。﹁根據報告，妳加入了這個米娜的軍隊，為她效勞，替她奔走。妳敬拜唯一真神，並以祂的名義施展奇蹟。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位女神就是我們的宿敵塔克西絲神后。妳來這裡是因為悔悟了嗎？妳是否宣稱已經不再信仰那個妳曾經為之效勞的神祇？為什麼我們要相信妳？為什麼我們不該認為妳只是個間諜罷了？﹂

傑拉德開口要為她辯護，奧蒂拉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於是他沉默了。他意識到，自己說什麼都不能給她帶來任何好處，反而很可能會有許多壞處。

奧蒂拉跪在首領們面前。儘管她雙膝跪地，但並沒有低下她的頭。她直視著他們三人。

﹁大人們，如果你們指望我感到羞恥或者悔悟，那你們要失望了。我是個逃兵。這點我不否認。對逃兵的懲罰是死刑，我願意接受這個份所應得的處罰。我只為自己做一個辯護，那就是我去尋找了我們都在追尋的東西。我去尋找一個比我自己更大的力量，一個能指引我、安慰我、讓我知道自己在這個浩瀚宇宙中並非孤身一人的力量。大人們，我找到了這樣一個力量。塔克西絲神后，我們的神，已經回來了。我說﹃我們﹄的神，因為祂就是如此。我們無法否認這一點。﹂

﹁然而，我對你們說，大人們，你們必須去迎戰祂。你們必須起而阻止正在席捲我們世界的黑暗繼續蔓延。但是，要想與祂戰鬥，你們就得首先用信仰武裝自己。尊崇祂，即使你們同時在對抗祂。那些追隨光明的人必須承認黑暗的存在，因為，如若不然，也就不會有任何光明。﹂

塔斯佳爵士盯著她，臉上的表情顯得很迷惑。尤瑞奇爵士和齊格菲爵士在輕聲交談，他們的目光也集中在奧蒂拉身上。

﹁如果妳做一番懺悔的話，女士，那我是不會相信妳的，﹂最後，塔斯佳爵士終於說道。﹁相反，現在我倒必須好好考慮妳說的話了。起來，奧蒂拉。說到對妳的懲罰，這要由評議會來決定。與此同時，我恐怕妳必須被監禁︱︱﹂

﹁大人，別把她關起來，﹂傑拉德促請道。﹁如果我們要去攻打聖克仙的話，那就需要所有能召集起來的有經驗的戰士。把她交給我吧！我保證會將她安全地帶來受審，就像我在索蘭薩斯受審時她對我做過的一樣。﹂

﹁這合妳的意願嗎，奧蒂拉？﹂玫瑰之主問。

﹁是的，大人。﹂她朝傑拉德莞爾一笑，低聲對他說。﹁看來我們的命運要被銬在一起了。﹂

﹁大人們，如果你們要去攻打聖克仙的話，大概你們會用得上一些金龍和銀龍的幫助，﹂泰索何夫站起來聲稱。﹁現在瑪烈死了，所有的紅龍和藍龍，還有黑龍、綠龍都會過來防守聖克仙︱︱﹂

﹁我覺得你最好把坎德人帶走，傑拉德騎士。﹂玫瑰之主說。

﹁因為金龍和銀龍會來的，﹂泰索何夫一邊在傑拉德的懷裡扭動，一邊朝身後喊道。﹁你看，現在圖騰被毀了。我會很高興親自把牠們帶來。我有這件魔法裝置︱︱﹂

﹁泰斯，閉嘴！﹂因為要努力抓住滑溜溜的坎德人，傑拉德把臉都漲紅了。

﹁等等！﹂那個瞎子喊道，這是他說的第一句話。他一直默不作聲地站在那裡，以至於大廳裡的每個人都把他給遺忘了。

明鏡朝坎德人說話的方向走去，他的拐杖不耐煩地敲打著擋路的所有東西，把它們通通攆到一邊。﹁別帶走他。讓我跟他談談。﹂

看到這段插曲，玫瑰之主不由蹙起了眉頭，但這個人是盲人，而規章裡有嚴格規定，要騎士們對盲人、聾人和啞子抱以最大程度的尊重和禮遇。

﹁先生，您當然可以與這個人交談。然而，看到您令人傷心地受到失明的折磨，我認為完全應該告訴您，他只是個坎德人罷了。﹂

﹁大人，我很清楚他是個坎德人，﹂明鏡微笑著說。﹁這就使我更急於與他交談了。依照我的拙見，坎德人是克萊恩上最有智慧的人民。﹂

尤瑞奇爵士對這個奇妙見解衷心地大笑起來，這又給他招來了塔斯佳爵士另一道責備的目光。瞎子伸出一隻摸索的手。

﹁我在這裡，先生，﹂泰斯說著抓住明鏡的手握了握。﹁我是泰索何夫‧柏伏特。那個泰索何夫‧柏伏特。我這樣告訴你，是因為這些日子裡有許多個我到處遊蕩，但只有我是真的。那就是說，其他人是真的，只不過他們不是真的我。他們是他們，我是我，你懂我的意思就好了。﹂

﹁我懂，﹂盲人莊重地說。﹁我叫明鏡，事實上，我是一條銀龍。﹂

聞聽此言，塔斯佳爵士的眉毛都要揚到他快禿頂的腦門上去了。尤瑞奇爵士禁不住噴出一口酒來。齊格菲爵士嗤之以鼻。奧蒂拉則寬慰般地朝傑拉德笑笑，得意地點點頭。

﹁你說，你知道金龍和銀龍被囚禁在什麼地方？﹂明鏡沒有理會騎士們，逕自問道。

﹁是的，我知道。﹂泰索何夫剛說出這句話，又停了下來。既然已經被冠以﹁克萊恩上最有智慧的人民﹂之名，他覺得自己應該說實話了。﹁實際上是，裝置知道。﹂說著，他拍了拍裝著時光旅行裝置的包包。﹁如果你們願意的話，我可以帶你們去，﹂他不抱多大希望地建議道。

﹁我非常願意跟你去。﹂明鏡說。

﹁你願意？﹂泰索何夫吃了一驚，然後激動起來。﹁你會的！太好了。我們走吧！現在就去！﹂他伸手在包包裡摸索著。﹁我能騎在你背上嗎？我喜歡騎著龍飛行。我曾經認識過一頭龍。我想，牠的名字叫克薩，或者差不多的樣子。牠讓我和佛林特騎著牠，我們打了一仗，光榮的一仗。﹂

泰斯停下手，沉浸在往事中。﹁我來告訴你整個故事。那是在長槍之戰中︱︱﹂

﹁以後吧，﹂明鏡禮貌地插嘴說。﹁時間不等人。你說過，精靈們有危險。﹂

﹁喔，對。﹂泰斯快活起來了。﹁我把那個給忘了。﹂說著，他又開始在包包裡翻找。泰斯取出裝置，抓住明鏡的手。坎德人把裝置舉過頭頂，開始唸誦起法術咒語。

泰斯朝目瞪口呆的騎士們揮揮手，向他們喊道。﹁聖克仙再會！﹂

他和明鏡開始閃爍，就好像他們是被誰丟在雨裡的油畫人物一樣。在他們完全消失前的最後時刻，明鏡伸出手去，抓住了奧蒂拉，而她又一把抓住了傑拉德。

一眨眼的工夫，他們四個人全消失了。

﹁糟糕！﹂玫瑰之主驚呼道。

﹁總算滾了。﹂齊格菲爵士抽著鼻子說。

## ２︱２５進入山谷

精靈軍隊兼程向北行軍。戰士們起早貪黑地趕路，用歌聲和舊日裡的傳說來加快他們的行軍步伐，減輕身上的重負，以及愉悅自己的心靈。

吉爾薩斯對許多西瓦那斯提歌謠和故事都感到新鮮，他聽得很開心。相反地，雖說奎靈那斯提精靈的歌謠和故事對他們的表親來說也很新鮮，但西瓦那斯提精靈卻並不覺得同樣開心，因為它們大多數都牽扯到奎靈那斯提精靈與矮人和人類這種低等民族交往的故事。不過，西瓦那斯提精靈仍舊很有禮貌地聽著，如果他們實在無法讚揚歌曲本身的話，那就轉而褒獎歌手。只有一首歌，西瓦那斯提精靈沒有唱，那就是羅拉克與噩夢之歌。

當牝獅與他們同行時，她會唱起野精靈的歌曲，而這些歌曲，外加它們所講述的那些將死者順流而下或者半裸地在樹頂上過逍遙日子的故事，都觸動了西瓦那斯提和奎靈那斯提雙方的心弦，這也讓野精靈們自己感到很好笑。不過，牝獅和她的部下很少與他們在一起。她和野精靈要充當游騎兵，替大軍警戒它的側翼，以免遭人突然襲擊，而且他們還需要走在主力部隊前頭去尋找最佳行軍路線。

阿爾瀚娜看起來年輕了好多歲。吉爾薩斯第一次遇見她時就覺得她很漂亮，但那時她的美貌上籠罩著一層寒霜，好似一朵開得太晚的玫瑰。而現在，她走在秋日裡明媚的陽光下。她是去拯救自己的兒子，而且她還可以帶著榮譽感前去，因為她相信西瓦諾謝已經贖回了自己的聲譽。如今他正被人關押著，雖說是他自己對這個人類女孩近乎致命的癡戀讓他落入了這種困境，但他母親的心可以不經意地忘記故事的這個部份。

薩馬並不能忘記這個，但他沒有開口。如果傑拉德爵士對他說的那些關於西瓦諾謝的事情被證明都是真的，那麼這個沉重的教訓也許會幫助這位傻小子成長為一個聰明人，從而配得上當一位國王。看在阿爾瀚娜的份上，薩馬希望如此。

吉爾薩斯一路上也有他自己的煩心事。他本來希望，一旦他們上了路，他就能拋去自己陰暗的恐懼心和大難將至的預感。在白天，他倒是能做到這一點。歌聲幫了忙。頌揚武勇和膽氣的歌曲讓他想到，舊日裡的英雄能克服可怕的困難來逐退黑暗，以及精靈族的人民經受過比這更大的考驗，他們不但生存下來了，還比過去更加興盛。但到了夜晚，當他試著要在沒有妻子臂彎環抱的舒適下睡覺的時候，黑暗之翼便盤旋在他頭頂，遮蔽了星辰。

有一件事讓他擔憂。他們還沒有從西瓦那斯提得到任何消息。必須承認，他們的行軍路線使跑者很難追上，因為阿爾瀚娜不能告訴他們該在具體哪個地方找到大隊人馬。不過，她已經派自己的跑者去擔任嚮導，而每一隻花栗鼠也能傳遞他們路過的消息。日復一日，西瓦那斯提依然杳無音信。再沒有跑者到來，而他們自己的跑者也沒有回來。

吉爾薩斯向阿爾瀚娜提及了這件事。她尖刻地說，跑者該來的時候就會來，反正也不會提前到，因此不值得把睡眠和精力浪費在疑神疑鬼上。

精靈們大踏步向北行進，常常一走就是好多里路，於是他們很快便進入了卡基斯山脈南端。他們早已跨過邊界進入了食人魔的地盤，但迄今為止他們還沒看到這個宿敵的任何影子，看起來他們沿著山脊走、把自己隱藏在山谷裡的戰略很奏效。天氣很好，每天都是陽光明媚、萬里無雲的涼爽日子。冬天收起了她的大雪和嚴霜。一路上他們沒有遇到什麼不幸，也沒有人染上重病。

如果還有神祇的話，那大概可以說祂們對精靈族露出了微笑，讓他們行軍的這個部份變得如此輕而易舉。吉爾薩斯開始放鬆下來，讓溫暖的陽光融去他心頭的憂慮，就像它們融去偶爾會在夜晚降臨的閃亮冰凌一樣。白天的長時間行軍和清爽的山野空氣讓他不知不覺地就陷入了夢鄉中。他睡得很長，睡得很香，每天醒來都感到精力充沛。他甚至還告訴自己那句古老的人類諺語，﹁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並從中得到些許慰藉。

然後，便到了那個吉爾薩斯將會銘記終生的日子，他會記住那天發生的每個微小事件，因為在那一天，安塞隆精靈的生活被永遠的改變了。

它與其他日子一樣開始。精靈們在第一抹灰色晨曦照亮大地時便醒來了。他們熟練地匆匆打包行囊，在太陽還沒有升過山頂前就開始行軍了。他們一邊走路一邊吃早飯。在植被稀少的山地裡，食物很難採集，但精靈們已經預見到這一點，在背包裡裝滿了乾莓和果仁。

他們離聖克仙還有許多路要走，但所有人都在自信地談論這次旅程的終點，因為它看起來也就是幾個星期的事而已。黎明是光榮的。奎靈那斯提精靈唱起了他們歡迎太陽的頌歌，而今天早晨西瓦那斯提精靈也加入了進來。太陽和行軍驅走了夜晚的寒意。吉爾薩斯讚嘆著白晝和山脈的美景。他從來不覺得在山上有到家的感覺，沒有精靈會這樣，但他也能被它們荒美的壯麗所打動，為之而慨嘆。

這時，從他身後傳來一陣馬蹄聲。自此以後，每當他聽到這種聲音，他都會被時間之河捲回到那個命運攸關的日子裡。一個騎手正拚盡全力地驅策她的坐騎飛奔，這在狹窄而且亂石嶙峋的山路上可是件稀罕事。精靈們依然在行軍，但許多人都禁不住往身後投去訝異的目光。

牝獅馳入了大家的視線中，日光照耀著她的金髮，看起來她就像沐浴在烈火中一樣。吉爾薩斯也會牢牢記住這一幕的。

他勒住馬，心裡突然充滿了恐懼。他瞭解她，瞭解她臉上的陰沉表情。她馳過他身邊，直奔隊伍前方而去。她沒有對他說話，只是在經過他身邊時向他投去一道目光，而這道目光促使他策馬追隨她而去。現在，他看到了馬上有兩個精靈。一個女子坐在牝獅身後，她穿著斑駁的綠衣，這是西瓦那斯提跑者的服裝。他也就來得及看見這些東西，因為牝獅發瘋般地飛馳而去，很快繞過一個拐角消失在他的視線之外。

他跟在她後面。精靈們只得四散躲閃，以免被馬踩倒。吉爾薩斯匆匆瞥見瞪大的眼睛和關切的面孔。有人高喊著詢問出了什麼事，但那些話都從他耳邊一晃而過，他沒有回答。恐懼促使他不顧一切地向前衝去。

等他趕到前頭的時候，剛好看到阿爾瀚娜轉過馬頭，驚訝地盯著牝獅看，而後者正操著她半生不熟的西瓦那斯提語大喊大叫，要女王停下來。跑者在牝獅來得及勒住向前猛衝的坐騎之前便滑下馬來，她邁了一步，隨即癱倒在地上。牝獅翻身下馬，跪在倒下的跑者身邊。阿爾瀚娜在薩馬的陪伴下也匆匆來到她面前。吉爾薩斯招呼與西瓦那斯提指揮官們一起行進的普蘭切特也加入到他們的行列中。

﹁水，﹂阿爾瀚娜下令，﹁拿水來。﹂跑者試著要說什麼，但牝獅一定要她在喝點什麼東西後再開口說話。吉爾薩斯離得很近，他能看到跑者沒有如他擔心的那樣負傷，而只是因為疲憊和脫水而虛弱不堪。薩馬遞上了他自己的水囊，牝獅餵著她一小口一小口喝下，還用平和的話安慰她。跑者喝了幾口水後，搖了搖頭。

﹁讓我說！﹂她呼喊道。﹁聽我說，阿爾瀚娜女王！我的消息︱︱很可怕︱︱﹂

如果換成人類，那麼在倒下的跑者身邊很快會聚集起一大群人，大家都伸長耳朵，急於去打聽一切能打聽到的消息。精靈們要更加富有敬意。他們從跑者慌張的舉止和行色匆匆中已經能猜出，她帶來的大概不是什麼好消息，但他們依舊保持著一段距離，耐心地等待著別人把他們需要知道的東西告訴他們。

﹁西瓦那斯提遭到了入侵，﹂跑者說。她說話的聲音很輕，顯得有些茫然。﹁敵人不計其數。他們乘船順河而下，在漁村裡燒殺搶掠。還有那麼多船。沒人能阻擋他們。他們進入了西瓦那斯提，甚至連黑暗騎士都害怕他們，有些人逃跑了。但他們現在已經勾結在一起了︱︱﹂

﹁食人魔？﹂阿爾瀚娜不可置信地問。

﹁陛下，是牛頭人，﹂跑者說。﹁牛頭人與黑暗騎士結盟了。我們的敵人數量眾多，就像秋天裡的枯葉一樣。﹂

阿爾瀚娜向吉爾薩斯投去了一道灼灼的目光，它炙烤著他的肌肉和骨骼，並一直穿透到他的心中。

你是正確的，那道目光對他說。而我錯了。

她朝他、也朝他們所有人轉過身離開了。她甚至拒絕了本來要跟隨她的薩馬。

﹁走開！﹂她命令道。

牝獅向跑者探過身去，又餵了她幾口水。吉爾薩斯麻木了。他什麼也感覺不到。這個壞消息太過殘酷，讓他無從領會。他站在那裡，試圖要想通這一切，這時，他注意到跑者的腳上都是傷痕，鮮血淋漓。

她穿壞了她的靴子，赤著腳跑過了最後幾里路。他可以對他的人民毫無感觸，但她的痛苦和壯舉卻讓他潸然淚下。他惱怒地抹去了眼淚。他還不能讓自己屈服於悲傷，現在還不行。他大步走上前去，決心要跟阿爾瀚娜談談。

薩馬看到吉爾薩斯過來，便邁了一步，似乎要去阻攔他。吉爾薩斯給了薩馬一個再明白不過的眼神，告訴他盡可以一試，但他也許不會那麼輕易地達到目的。薩馬猶豫了片刻後退去了。

﹁阿爾瀚娜女王。﹂吉爾薩斯說。

她抬起了佈滿淚痕的面孔。﹁別讓我看見你的洋洋自得吧！﹂她的聲音顯得低沉而淒慘。

﹁現在不是談論誰對誰錯的時候，﹂吉爾薩斯平靜地說。﹁如果我們按我提議的那樣去攻打西瓦那斯提的話，也許我們現在不是死了就是坐在一條牛頭人戰船裡面當了奴隸。﹂說著，他把手溫和地放到她的手臂上，卻震驚地感到她冰冷的身軀在顫抖。﹁而現在，我軍實力強大，完整無損。敵軍肯定還要花上一些時日來掘壕固守。我們可以回去進攻他們，打他們個措手不及︱︱﹂

﹁不，﹂阿爾瀚娜說。她用手抱住身體，咬緊牙關，單單憑藉她的意志強迫自己停止顫抖。﹁不，我們要繼續前往聖克仙。你不明白嗎？如果我們幫助人類軍隊征服了聖克仙，那麼榮譽將會迫使他們回過來幫助我們趕走入侵者、解放故土。﹂

﹁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他尖刻地問。﹁人類有什麼理由必須為我們去死？﹂

﹁因為我們會在聖克仙戰鬥中助他們一臂之力！﹂阿爾瀚娜說道。

﹁如果妳兒子不是被關在聖克仙的城牆裡面，那我們會做什麼？﹂吉爾薩斯質問道。

阿爾瀚娜的皮膚、下巴和嘴唇全變成一種顏色，死灰一片。她的黑眼睛看起來就是她身上唯一帶著活氣的部份，而即使是它們，也沾染上了陰雲。

﹁我們西瓦那斯提精靈將前往聖克仙，﹂說這句話時，她沒有看他，而是凝視著南方，似乎她能穿透大山看見她失落的故土。﹁你們奎靈那斯提精靈可以悉隨尊便。﹂

她朝他轉過身，對薩馬說。﹁召集我族人民。我有話要對他們說。﹂

說罷，她挺直腰，昂然地走開了。

﹁你同意她這麼做嗎？﹂吉爾薩斯一邊追上去，一邊質問薩馬。

薩馬向吉爾薩斯投來一道目光，那個眼神就跟反手在他臉上打了個耳光一樣，吉爾薩斯意識到他不該問這個問題。阿爾瀚娜是薩馬的女王，是他的指揮官。他寧死也不會去質疑她做出的決定。吉爾薩斯以前從來沒感到這麼徹底的沮喪和無助過。他胸中怒氣沖沖，卻又無從發洩。

﹁我們沒有故土了，﹂他轉向普蘭切特說。﹁根本沒有故土。我們是流亡者，一族沒有國家的人民。她怎麼就不能明白呢？她為什麼不能理解？﹂

﹁我覺得她理解。﹂普蘭切特說。﹁對她來說，攻打聖克仙就是答案。﹂

﹁錯誤的答案。﹂吉爾薩斯說。

精靈醫士上來照顧跑者，用草藥和藥水醫治她的傷口，他們把野精靈轟走了。牝獅來到了他身邊。

﹁我們在做什麼？﹂

﹁去聖克仙，﹂吉爾薩斯板著臉說。﹁跑者有沒有我族人民的消息？﹂

﹁有傳言說他們設法逃離了西瓦那斯提，逃回了灰燼平原。﹂

﹁他們在那裡肯定不會受到什麼歡迎。﹂吉爾薩斯沉重地嘆了口氣。﹁平原人早就警告過我們了。﹂

他站在那裡，滿心困惑。他急切地要回到自己的人民身邊，而他現在意識到，他心裡的怒氣是朝著自己而來的。他本該追隨他的直覺，留下來與他的人民在一起，而不是跑去參加這次時運不濟的遠征。

﹁我也錯了。我曾反對你的意見。親愛的，我很抱歉。﹂牝獅懊喪地說。﹁但不要自責了。你也不可能阻止這次入侵。﹂

﹁至少我現在能與人民在一起，﹂他苦澀地說。﹁即使我什麼都不能做，那也至少能分擔他們的勞苦。﹂

他納悶自己究竟該做什麼。他渴望回去，但道路艱險，他沒有機會獨自一人做到這件事。如果他把奎靈那斯提戰士一起帶走，那麼就會將阿爾瀚娜的軍隊陷於缺兵少將的悲慘境地。他的這個舉動甚至還可能在隊伍之間導致不滿，因為肯定有一些西瓦那斯提精靈也想回家。而此時此刻，精靈們卻比以往更需要團結。

此時，從他們身後忽然傳來一聲大吼，然後是第二聲，第三聲，此起彼伏。阿爾瀚娜停下講了一半的發言，轉身察看。現在吼叫聲從各個方向洶湧而來，如同山崩般砸落到他們頭上。

﹁食人魔！﹂

﹁哪個方向？﹂牝獅朝她的一個偵察兵吼道。

﹁所有方向！﹂他邊喊邊用手指。

精靈們的行軍路線把他們帶進了一個狹窄的小山谷內，兩邊都是高聳的懸崖峭壁。現在，就在他們眼前，懸崖都活了。好幾千個巨大而笨重的身影從崖頂上冒出來，俯視精靈，默默地等待著開始殺戮的命令。

## ２︱２６審判

克萊恩諸神又一次相遇在評議會上。光明諸神站在黑暗諸神對面，正如白晝站在黑暗對面。中立諸神則平均分開，站在祂們之間。魔法諸神站在一起，而雷斯林則站在祂們的行列中。

帕拉丁點點頭，法師走上前來。

他屈身一躬，只簡單地說了一句。﹁我成功了。﹂

諸神驚訝地盯著他，個個默然無言，除了魔法諸神之外。祂們交換著微笑，彼此的心意和諧相通。

﹁這件事是如何做到的？﹂帕拉丁最後問。

﹁我的任務並非輕而易舉，﹂雷斯林說。﹁渾沌之流在宇宙間旋動。魔法反覆無常，難以操控。我剛把手置於其上，它就從我的指間滑走了。當坎德人使用裝置的時候，我設法抓住了他，把他拖到過去，在那裡，渾沌之風沒有吹得如此狂暴。我讓泰斯在那裡逗留了足夠長的時間，讓他能弄清自己在什麼地方，然後，魔法流走了，我失去了他的蹤跡。但我已經知道該到哪裡去找他，因此，在他下一次使用魔法裝置時，我做好了準備。我把他帶到了一個我們兩人都認識的時空裡，於是他開始認出我了。最後，我把他帶到了現世。現在、過去和現世已經連為一體。你們只需追隨其中一個，它就會把你們引領到另一個上。﹂

﹁禰看到了什麼？﹂帕拉丁問亦為林。

﹁我看到了世界，﹂亦為林輕聲說道，淚水模糊了祂的眼睛。﹁我看到了過去，看到了現世，看到了未來。﹂

﹁哪個未來？﹂米莎凱問。

﹁世界現在正行走於其上的道路。﹂亦為林回答。

﹁那麼有沒有可能去改變它？﹂米莎凱問。

﹁當然，完全可能，﹂雷斯林挖苦說。﹁我們依然可能通通結束。﹂

﹁你的意思是，那個該死的坎德人還沒死？﹂沙茍納咆哮道。

﹁他還沒死。塔克西絲神后的力量已經變得無比巨大。如果禰們還指望有任何打敗祂的可能，那麼泰索何夫就還需要用時光旅行裝置去完成一件重要使命。如果他完成了這個使命︱︱﹂

﹁︱︱他就必須被送回去死掉。﹂沙茍納說。

﹁他會被給予選擇，﹂帕拉丁糾正道。﹁他不會在違背自己意願的情況下被強行送回去。他有自由意志，克萊恩上的其他所有生物也都一樣。我們不能僅僅因為這麼做稱我們的心意就剝奪它。﹂

﹁稱我們的心意！﹂沙茍納怒吼道。﹁他能把我們全毀了！﹂

﹁如果這是我們為自己的信念所需要冒的風險，﹂帕拉丁說，﹁那就如此罷。沙茍納，禰的神后鄙視自由意志。祂覺得統治一幫奴隸要更加得心應手。你反對祂這麼做。禰的牛頭人會去敬拜一個要讓他們充當奴隸的神嗎？而這個神還要剝奪他們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剝奪他們尋找榮譽和光榮的權利？﹂

﹁不會，但我的牛頭人都有理智。他們不是沒腦子的坎德人。﹂沙茍納嘟囔著說，但祂把這些話留在了自己的毛皮裡。﹁然而，那就給我們帶來了下一個問題。假設這個坎德人還沒讓我們通通送命︱︱﹂說著，祂朝帕拉丁惡狠狠地瞥了一眼。﹁那我們應該對這個我再不會提起祂名字的女神、這個背叛了我們的女神施以何種懲罰？﹂

﹁只能有一種懲罰。﹂吉力安說著把手按到書上。

帕拉丁環顧四周。﹁我們都同意嗎？﹂

﹁只要平衡得到維持。﹂天平守護者西都凱說。

帕拉丁掃視了一遍每位神祇。每一位都依次點了點頭。最後，祂望向自己的配偶，祂摯愛的米莎凱。祂沒有點頭，而是垂首站在那裡。

﹁勢必如此。﹂帕拉丁輕聲說。

米莎凱抬起雙眼，長久而充滿愛意地望著帕拉丁的眼睛。然後，透過滿眼的淚水，米莎凱點了點頭。

帕拉丁把手按到書上。﹁就這樣吧！﹂祂說。

## ２︱２７泰索何夫‧柏伏特

泰索何夫的一生充滿了光輝時刻。自然，也免不了有些糟糕的時候，但是他的光輝時刻閃現出如此奪目的光芒，以至於它們壓倒了那些不開心的時刻，使後者全都隱沒到他記憶中的幽深角落裡去了。他永遠不會忘記這些糟糕時刻，但它們再也無力傷害他了。它們只能讓他感到些許憂傷。

這一刻正是那些光輝時刻之一，要超過以前的任何時刻，而它還在不斷變得更好，每一個即將到來的時刻都要比前一刻閃耀得更加光輝。

泰斯現在變得愈來愈習慣於在空間和時間中旅行了，雖然在裝置把他扔到每個目的地時，他仍舊會覺得頭暈眼花，但他已經認定，這種感受雖然不適合日常使用，但也算得上一個令人開心的變化。這一次，在落到地上、跌跌撞撞了幾下，以及在一個激動的瞬間納悶他是否會嘔吐之後，暈眩感消退了，於是他就可以環顧四周，打量一下周遭環境。

他看見的第一個東西是一頭龐大的銀龍正站在他身邊。龍的眼睛傷得厲害，上面橫著一道可怕的鋸齒狀傷疤，這下泰斯便認出了那個在騎士評議會上與他交談的盲人。這頭龍，跟泰斯一樣，似乎也對這趟旅程泰然處之，牠輕柔地搧著翅膀，把腦袋轉來轉去，鼻子裡嗅嗅空氣，打聽著周圍的動靜。可能是時間旅行對龍來說算不上一回事，或是失明讓牠免掉了頭暈腦脹。泰斯弄不懂究竟這是怎麼回事，他在心裡記下了這個，準備待會兒有空時去詢問。

他的另外兩個夥伴就沒那麼走運了。傑拉德在頭一次旅行時就不喜歡它，因此也就不能怪罪他第二次還是不喜歡。他搖搖晃晃地站在那裡，沉重地呼吸著。

奧蒂拉的眼睛瞪得圓圓的，直喘大氣，她的表情讓泰斯想到，有一次他曾經在自己口袋裡發現了一條倒楣的魚。他一點也不知道那條魚怎麼去到那裡的，不過他的確隱隱約約地記得有人遺失了牠。他想辦法把魚放回了水裡，牠在暈頭轉向了片刻後游走了。那條魚當時的表情就跟奧蒂拉現在一樣。

﹁我們在哪裡？﹂她喘著氣，用一隻指節蒼白的手緊緊地抓住傑拉德。

他陰沉地望著坎德人。他們全都陰沉地望著坎德人。

﹁就在我們應該在的地方，﹂泰斯自信地說。﹁在黑暗之后關押金龍和銀龍的地方。﹂他把裝置緊緊地握在手裡，又小聲說了一句，﹁但願如此！﹂實際上，那幾個字從他嘴裡出來時聲音可不小，著實令剛才的話大打折扣。

泰斯以前從來沒有到過像這樣的地方。他身邊全是灰撲撲的石頭，望眼所及，除了石頭還是石頭。尖銳的灰色巖石，光滑的灰色巖石。他頭頂上的天空一片漆黑，是他這輩子看到過最黑的東西，上面連一顆星星都沒有，然而，他卻沐浴在一片陰冷的白光中。在灰色巖石之外的地平線上，閃耀著一道冰牆。

﹁我感到腳下是石頭，﹂明鏡說。﹁我沒聞到草木的味道，所以我估計，我們到了一個荒涼慘淡的地方。我沒聽見任何一種聲音，沒有波濤拍岸，沒有樹叢間的風聲呼嘯，也沒有鳥獸聲。我感到這裡是個險惡的禁忌之地。﹂

﹁概括一下，﹂說著，傑拉德用手背抹去了他前額上的汗水。﹁還得加上我們頭頂上的天空一片漆黑，沒有太陽，但卻有亮光；空氣冷得比一頭食人妖的屁股還厲害，這地方似乎被看起來像冰霜一樣的東西包圍著，其他的你已經都說過了。﹂

﹁牠沒說到的是，﹂泰斯覺得有義務指出來。﹁那片亮光使得冰牆閃耀著各種各樣不同的顏色︱︱﹂

﹁很像一頭好多種顏色的龍身上的鱗片？﹂明鏡問。

﹁就是那樣！﹂泰斯喊道，他的精神來了。﹁現在你正好提到了，它看起來很像。它的可愛體現在一種又冷又不可愛的方式上。特別是當你看它們的時候，顏色就在整個冰面上變幻跳舞︱︱﹂

﹁噢，住嘴！﹂傑拉德命令道。

泰斯暗自嘆了口氣。雖然他很喜歡人類，但跟他們共同旅行肯定會讓一路上的樂趣少掉許多。

寒氣逼人。奧蒂拉顫抖著把她的長袍更緊地裹在身上。傑拉德僵硬地走到冰牆邊。他沒有去摸它，而是把它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後，他抽出匕首，把那柄武器的尖刃插入了牆中。

刀刃碎裂了。傑拉德罵了一句，丟下匕首，痛苦地絞著手，然後把手伸進了胳肢窩裡。

﹁該死的，冷得連刀子都斷了！我能感到寒氣從刀刃上傳過來，一直滲入到我的骨頭裡。我的手還麻著呢！﹂

﹁我們在這地方活不了很久，﹂奧蒂拉說。﹁我們人類會被凍死的，坎德人也一樣。龍會怎麼樣，我可說不上來。﹂

泰斯朝她笑笑，感謝她把自己也算進去了。

﹁至於我，﹂明鏡說。﹁我們這個種族都是冷血動物。我的血會變得黏稠，流得愈來愈慢。很快我就會失去飛行能力，甚至連清晰思考都辦不到。﹂

﹁而且除了你之外，﹂傑拉德一邊悶悶不樂地說著，一邊環顧他們身處的空曠荒原。﹁我還沒看見一頭龍。﹂

泰索何夫不得不承認，他自己也感到寒氣逼人，而且它正在給他的腳趾和手指尖帶來很不愉快的感覺。他懊惱地想起自己曾經擁有的那件帶有毛皮裡子的馬甲，心裡暗自納悶它的下落。此外他還疑惑那些龍究竟到哪裡去了，因為他可以絕對肯定︱︱好吧，相對肯定︱︱這裡就是他被告知能夠找到牠們的地方。他朝幾塊灰色巖石下邊瞟了一眼，但沒有什麼結果。

﹁你最好帶我們回去，泰斯。﹂奧蒂拉好不容易從拚命打架的牙齒中間擠出了這句話。

﹁他無法帶我們回去，﹂明鏡說，不知怎麼搞的，講這句話時，龍顯得有點自鳴得意。﹁這地方被修成一個囚禁龍族的監獄。它凍僵了我血液裡的魔法。我懷疑裝置裡的魔法也不會起作用。﹂

﹁我們被困在這裡了！﹂傑拉德陰鬱地說。﹁直到活活凍死！﹂

泰索何夫挺直了身子。這是個光輝時刻，雖然他也承認它看起來或者感覺上去並不特別光輝︵他的腳趾頭已經沒知覺了︶，但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現在，看這裡，﹂他盯著傑拉德，嚴肅地說。﹁我們一起經歷了許多事情，你和我。如果沒有我，你不會待在你今天在的地方。考慮到這個，﹂他在傑拉德能回答前匆忙補充道。﹁跟我來。﹂

說罷，他轉過身，勇敢而自信地準備向前走，雖然他一點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到哪裡去。

一個既柔和又清晰的聲音在他耳邊說。﹁翻過山脊。﹂

﹁翻過山脊。﹂泰索何夫說。他指了指自己看見的第一道灰撲撲的石頭山脊，拔腿便往那個方向走去。

﹁我們要不要跟他走？﹂奧蒂拉問。

﹁我們可不敢丟了他。﹂傑拉德說。

泰斯在灰色巖石間大張旗鼓地攀登，踩得腳下的小塊石頭紛紛滑落，在他身後彼此撞擊著向下墜去，弄得爬在他身後的傑拉德和奧蒂拉手忙腳亂。泰斯回頭瞟了一眼，發現明鏡沒有動彈。銀龍仍舊站在牠落下來的地方，搧著翅膀，甩著尾巴，大概是想暖暖身。

﹁牠看不見，﹂泰索何夫心裡生出一股愧疚。﹁而我們把牠給拋下了，就這麼孤零零一個人。明鏡，別急！﹂他喊道。﹁我們會回來找你的！﹂

明鏡回答了些什麼，由於奧蒂拉和傑拉德還在躲閃飛舞而下的碎石，所以他們發出的聲音弄得他聽不清楚，但他覺得自己似乎聽見了。﹁這一刻的光榮屬於你，坎德人。我會等著。﹂

﹁這就是龍出色的地方，﹂泰斯覺得渾身暖洋洋的。﹁牠們總能夠理解。﹂

他爬到山脊上，往下望去，這一眼可讓他的氣全堵在喉嚨口裡了。

舉目所及，盡是巨龍。泰索何夫從來沒看到過有那麼多龍同時出現在一個地方。他從來沒有想到過世界上有如此眾多的金龍和銀龍。

巨龍們在寒冷帶來的麻木中沉睡著。牠們擠在一起取暖，彼此的腦袋和頭頸全都纏在一起，身體互相依靠著，翅膀收起來，尾巴繞在自己或者同族們身上。那股使得彩虹嘲諷般跳躍在冰牆上的奇異亮光偷走了龍身上的色彩，讓牠們變得跟四周的巖峰一樣灰暗。

﹁牠們死了嗎？﹂泰斯提心吊膽地問。

﹁不，﹂他耳邊的聲音說。﹁牠們只是陷入了深沉的睡眠中。這種睡眠讓牠們免於一死。﹂

﹁那我怎麼叫醒牠們呢？﹂

﹁你必須弄倒冰牆。﹂

﹁我怎麼做？傑拉德試過，但他的刀子都斷了。﹂

﹁需要的東西不是一件武器。﹂

泰斯仔細地想了想，然後狐疑滿腹地說。﹁我能做到嗎？﹂

﹁我不知道，﹂那個聲音說。﹁你能嗎？﹂

﹁真是太奇妙了！﹂傑拉德驚嘆道。他手腳並用地爬上山頂，現在就站在泰索何夫旁邊。﹁你看看那個！﹂

奧蒂拉一言不發。她在那裡站了許久，凝視著巨龍們，然後她轉過身，跑下了山。﹁我要去告訴明鏡。﹂

﹁我覺得牠知道。﹂泰索何夫說，然後他禮貌地加了一句。﹁抱歉，我還有點事要做。﹂

﹁喔，不。你哪裡也不能去！﹂傑拉德喊著，一把抓向泰索何夫的衣領。

他沒抓到。

泰索何夫開始盡其可能地全速向前跑去。方才的攀登讓他的腳暖和起來了。他又能感覺到他的腳趾了︵那東西對於跑步可是很關鍵的︶，於是他就像從來沒跑過那樣瘋跑。他的腳在地上飛掠而過。即使他踩到了什麼可能讓他翻滾而下的石頭，那也沒什麼事，因為他在此之前就跑開了。他幾乎是飛下了山脊的那一面。

他把自己放縱在奔跑中。風拍打著他的面孔，刺痛了他的眼睛。他張大嘴巴，大口大口地呼吸著讓他血液激盪的冰冷空氣。他聽到了叫喊聲，但它們要說的話對他毫無意義。他奔跑著，一點也沒想到要停下來，一點也沒辦法停下來。他徑直向冰牆跑去。

泰斯激動若狂地向後一甩頭。他張開嘴巴，大喊一聲，﹁呀︱︱﹂這麼做其實沒什麼意義，只是讓他感覺很好罷了。他張開雙臂，大張著嘴巴，一頭撞進了閃耀的冰牆中。

彩虹冰凌在他身邊四處墜落。冰凌閃耀在一片絢麗的銀光中，啪啪地打在他仰起的面孔上。他衝入了那一片曾經是冰牆的水幕中，而他還在繼續奔跑，無可自制地奔跑，發瘋般地奔跑，然後他看見，就在他前頭，幾乎是在他腳下，灰色巖石突然到了盡頭，在它底下除了黑暗外空無一物。

泰斯搖晃著手臂，試著要停下來。他掙扎著想要站住，但他的腿似乎有它們自己的意志，於是他終於明白，這回自己肯定要一直跑到摔下山崖了。

這是我的最後時刻，他想，卻不失為一個光輝時刻。

他在墜落，而銀翼奮飛在他頭頂。他感到一隻腳爪拉住他的領子︵這倒不是一個新感覺，因為看起來總有人來抓住他的衣領︶，但這次不一樣。這一把可真是受人歡迎。

泰斯懸吊著，飄浮在永恆中。

他拚命喘著似乎總喘不上來的那口氣，感到頭暈目眩，兩眼發花。他揚起頭，看到自己垂蕩在一頭銀龍的腳爪上，那頭銀龍正把自己失明的雙眼轉向坎德人的大致方向。

﹁謝天謝地，你一直在喊叫，﹂明鏡說。﹁還得謝謝傑拉德及時看見了你面臨的危險，並警告了我。﹂

﹁牠們自由了嗎？﹂泰索何夫急切地問。﹁其他龍？﹂

﹁牠們自由了。﹂明鏡說。牠緩緩地轉過身，飛回到那個泰斯現在已經能看清的島上，一座巨大的灰色巖石的島嶼，漂浮在無窮無盡的黑暗中。

﹁你和其他龍準備做什麼？﹂泰斯已經到了堅實的地面上空，開始感覺好點了。

﹁交談。﹂明鏡說。

﹁交談！﹂泰索何夫呻吟道。

﹁別著急，﹂明鏡說。﹁我們非常清楚時間的流逝。但在我們做出決定前，有些問題要被提出來並得到回答。﹂說到這裡，牠的聲音變得柔和起來。﹁太多的人為我們犧性了太多東西，因此不能倉促行動，以免毀了這一切。﹂

泰斯不喜歡這些話裡面的意味。它讓他感到極其悲傷，他正要去問明鏡究竟是什麼意思，但龍已經把坎德人放到地上了。傑拉德抓住泰索何夫的手臂，把他抱到地上。泰斯專心地想要呼吸。現在冰牆已經消失，空氣變得暖和了。他能聽見翅膀的撲打聲和巨龍們深沉而洪亮的聲音正在用自己古老的語言相互呼喚。

泰斯坐在灰石頭上，等著他自己的呼吸追上他，以及讓他的心臟明白他已經沒在奔跑了，因此不必再這麼瘋狂地跳動。奧蒂拉跟著明鏡，充當牠的嚮導，他很快便聽見銀龍找到同伴後發出了歡喜的聲音。傑拉德留在後面。他沒像往常那樣一會兒瞟瞟這個東西，一會兒又去瞧瞧那個東西。他站在那裡，低頭望著泰斯，臉上露出了一種最奇特的表情。

也許他有點肚子疼，泰斯心想。

至於泰索何夫自己，由於他還沒喘夠氣可以說話，因此他花了點時間來思考。

﹁我從來沒那樣想過。﹂他自言自語地說。

﹁你說什麼？﹂傑拉德蹲到他身邊，平視著坎德人問。

泰斯拿定主意了。他現在能說話了，他知道自己得說什麼。﹁我要回去。﹂

﹁我們都要回去，﹂傑拉德說，然後，他朝巨龍們的方向惱火地瞥了一眼，補充道。﹁最終將要如此。﹂

﹁不，我不是那個意思，﹂泰斯感到一大團什麼東西在他喉嚨裡堵得慌。﹁我是指，我要回去死掉。﹂他臉上擠出一絲微笑，聳了聳肩。﹁你知道，我已經死了，所以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變化。﹂

﹁泰斯，你確定要這麼做？﹂傑拉德問道，他沉靜而莊重地打量著坎德人。

泰斯點點頭。﹁﹃太多的人犧牲了太多東西︱︱﹄明鏡就是這麼說的。我在跑下世界的邊緣時已經想過了。我對自己說，如果我死在這裡，這個我不該死去的地方，那麼一切都要與我同歸於盡了。那時候，傑拉德，你知道出了什麼事？我怕了！我以前從來沒害怕過。﹂他搖了搖頭。﹁沒嚇成那樣過。﹂

﹁掉下去的感覺足以嚇著任何人。﹂傑拉德說。

﹁不是掉下去，﹂泰斯說，﹁我害怕是因為，如果所有東西都死了，那會都是我的過錯。每個人在歷史上做過的所有犧牲：修瑪、瑪濟斯、史東、羅拉娜、雷斯林︱︱﹂他停了一會兒，然後輕聲說。﹁甚至還有索思爵士。還有無數我永遠不會知道的其他人。他們受的苦全都白費了。他們的歡樂和勝利將會被遺忘。﹂

泰索何夫伸手指了指。﹁你看見那顆紅色的星星嗎？那裡？﹂

﹁是的，﹂傑拉德說。﹁我看見了。﹂

﹁坎德人都告訴我說，第五紀元的人們相信佛林特‧火爐就住在那顆星星上。他把火爐燒得旺旺的，使人們記住舊日裡的光榮，讓他們繼續懷有希望。你覺得那是真的嗎？﹂

傑拉德剛要開口說，他認為星星就是星星，而一個矮人絕對不可能生活在星星上，但這時，騎士望著泰斯的面孔，心裡改變了主意。

﹁是的，我覺得那是真的。﹂

泰斯露出了微笑。他站起來，撣掉身上的灰塵，把他的衣服和包包拉整齊。畢竟，如果他就要被渾沌踩上的話，那他得讓自己看起來像點樣子。

﹁那顆紅色星星就是我要去的第一顆星星，佛林特見到我會開心的。我想他在那裡很孤單。﹂

﹁你現在就去嗎？﹂傑拉德問。

﹁把握此刻！﹂泰斯開心地說。﹁那是一句關於時間旅行的俏皮話，﹂說著，他瞥了傑拉德一眼。﹁我們這些時間旅行者都喜歡拿時間旅行開玩笑。你應該笑的啊！﹂

﹁我猜我現在不大想笑，﹂說著，傑拉德把手放到泰斯的肩膀上。﹁明鏡說得對。你很有智慧，也許是我見到過的最有智慧的人，而且肯定是最有勇氣的。我尊崇你，泰索何夫‧柏伏特。﹂

傑拉德拔劍出鞘，向坎德人致敬，這是一位真正的騎士對另一位的敬禮。

一個光輝時刻。

﹁再會了，﹂泰索何夫說。﹁希望你的包包永遠不會空。﹂

他把手伸進包包裡，找到了時光旅行裝置。他望著它，欽佩地欣賞著它，用手指摩挲著發出耀眼光芒的寶石，這些寶石，在他的記憶中，還從來沒有這樣耀眼過。他愛憐地撫摸著它，隨後，他把目光轉向那顆紅色星星說。﹁我準備好了。﹂

﹁龍終於做出了決定。牠們已經準備好回克萊恩了。﹂奧蒂拉說。﹁牠們希望我們能一起回去。﹂她環顧著周圖說。﹁坎德人呢？你又把他給丟了？﹂

傑拉德擦了擦鼻子和眼睛，微笑著回想起所有那些他希望自己能丟下泰索何夫‧柏伏特的時光。

﹁他沒有走丟，﹂說著，傑拉德抓住了奧蒂拉的手。﹁再也不會了。﹂

就在這時，從黑暗裡傳來一個尖細的聲音。

﹁嘿，傑拉德，我差點忘了！在你回到索拉斯時，一定要記得修好我墳上的鎖。它壞了。﹂

## ２︱２８冰火谷

食人魔沒有立即進攻。牠們設下了巧妙的埋伏。精靈被困在山谷裡，前進不得，後退不能，什麼地方也去不了。食人魔可以在牠們自己選定的時間發動突擊，而牠們選擇等待。

食人魔推測，精靈們現在正準備打一仗。勇氣在他們的血管裡激盪。敵人來得如此突然、如此出人意料，以至於精靈們還沒有時間恐懼。但是，讓白天慢慢地徘徊，讓夜幕降臨。讓他們躺在自己的毯子裡睡不著覺，盯著四周明滅不定的磷火。讓他們去清點敵軍的數目，讓恐懼把那個數目愈加愈大，到了明天晨曦初露的時候，精靈就會頭皮發麻，雙手發抖。到那時，他們的勇氣就會被吐在地上了。

與此同時，精靈立即行動起來打退敵人的進攻。他們富有紀律、毫不慌亂地在松樹林和灌木叢中尋求掩蔽，或者躲在石頭後面。精靈弓箭手占領了較高的地勢，選好目標，仔細瞄準，只等一聲令下。每個弓箭手都有充足的箭枝，但這些很快就會耗盡，而且也沒有更多的了。他們必須做到每發必中，不過弓箭手們都明白，即使他們放完所有的箭，也無法在敵人的陣隊中打出一個缺口。

精靈們準備好了，但食人魔不肯進攻。薩馬清楚牠們的戰略，他下令精靈們暫時休整。他們試圖吃飯睡覺，但這種努力不是很成功。食人魔散發出的腐肉一般的臭氣污濁了精靈的食物，而點點火光又在合攏的眼皮底下不斷跳動。阿爾瀚娜走在他們中間，與他們交談，給他們說舊日的故事，想要驅除他們的恐懼，讓他們心情開朗一點。吉爾薩斯做了同樣的事，與他的族人交談，鼓舞他們的士氣，說著滿懷希望的言詞，那些話其實他自己也不相信，沒一個有理智的人會信。然而，它似乎使人們感到寬慰，而且，非常奇怪，連吉爾薩斯自己也一樣感到了慰藉。他無法理解這一點，因為他只能看見敵人的火把比天上的星星還多。他有點玩世不恭地想，大概是因為在最後一個人倒下去之前，希望總還是存在的。

那個吉爾薩斯最想安慰的人拒絕被他安慰。牝獅在把精靈跑者帶回營地後不久便消失了。她騎著馬走開了，不理會吉爾薩斯的呼喚。他在營地裡到處找她，但沒人看見過她，甚至她自己的人也一樣。在夜幕降臨後許久，他終於發現了她。她坐在一塊離主營很遠的大石頭上，凝視著夜幕。雖然吉爾薩斯知道她一定聽見了他的聲音，因為她能聽見大概二十步外的一隻麻雀飛入樹林，但她沒有轉過頭來看他。

她已經讓自己處在被某個食人魔軍偷襲的危險中了，但這一點無須告訴她。她要比他清楚得多。

﹁妳有多少斥候失蹤了？﹂他問。

﹁我的錯！﹂她苦澀地說。﹁我的失敗！我本來應該看見什麼，聽見什麼，這樣我們就不會陷入這場危險裡！﹂她朝四周的山峰做了個手勢。﹁看看。好幾千個！全是那些走起路來連大地都會抖、身上的臭氣聞上去跟牛屎一樣的食人魔，而我居然沒看見，沒聽見！看在老天份上，我大概是瞎了眼睛、聾了耳朵，連鼻子都被割掉了！﹂

過了一會兒，她生硬地補充道。﹁二十個失蹤了。全都是朋友，忠誠的至親好友。﹂

﹁沒人怪妳。﹂吉爾薩斯說。

﹁我怪我自己！﹂她的聲音哽咽了。

﹁薩馬說，有些食人魔在魔法上變得很強大。有股力量堵塞了我們的魔法，使它們倒過來對食人魔有利。牠們的行動得到了法術的掩護。沒法偵測到那個可不是妳的錯。﹂

牝獅轉過臉來，面對著他。她的頭髮亂蓬蓬的，沒有梳理過，散亂地垂蕩在她的臉龐上。一絲絲乾涸的淚水在她臉上留下點點斑痕。她的眼睛也顯得通紅。

﹁謝謝你試著來安慰我，親愛的，但我唯一的寬慰是知道我的錯誤將隨著我死去。﹂

他的心碎了，無話可說。他向她伸出手臂，她撲進了他懷中，狂野地親吻他。

﹁我愛你！﹂她悲傷欲絕地呢喃道。﹁真的愛你！﹂

﹁我也愛妳，﹂他說。﹁妳是我的生命，如果生命就在此刻終結的話，有妳陪伴，我也覺得很有褔氣了。﹂

他陪著她，兩人就在那個遠離營帳的地方坐了一整夜，等待那些永遠也不會回來的人。

食人魔在黎明前天空因為即將到來的清晨而顯得灰濛濛的時候發動了進攻。精靈們已經準備就緒。沒人能夠睡著。每個人都在心裡知道，他無法再活著看到中午來臨。

粗笨的食人魔開始突擊，牠們使滾石順著峭壁落下。這些石頭個個碩大無比，跟房子一樣，這裡就很明顯地能看到一位女神的魔法，因為，儘管食人魔身高馬大，平均高達九尺，而且異常結實，但即使是牠們當中最孔武有力的也不能將這些巨大的巖石從地上舉起來，更別提拋下山崖了。精靈們可以聽見食人魔法師在吟唱著魔法咒語，這也是一份塔克西絲神后賜予的禮物。

巨石歪歪扭扭地滾入山谷內，迫使那些藏在巖石叢中的精靈倉皇逃命，還使得弓箭手們為保住性命而上下跳躍躲開。那些被石塊砸中的垂死者的尖叫迴蕩在群山間，回答它們的是食人魔興奮的狂吼。

幾個憤怒或者驚慌失措的弓箭手開始浪費他們的箭，在敵人還沒有進入射程前就開始亂射。薩馬憤怒地責備他們，重申要他們等待他的命令。吉爾薩斯不是弓箭手。他握著劍，陰鬱地等待著敵軍衝鋒。他對這件武器也不是很精通，不過普蘭切特告訴他，說他正在進步，而他則希望自己能至少與幾個敵人同歸於盡，讓他父母的英靈能為他而自豪。

今天早上，吉爾薩斯對母親的感覺變得異常清晰。他感到她就在自己身邊，甚至有一次，他覺得自己聽見了她的聲音，感到她在觸摸自己。這種感覺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他真的回過頭去查看她是否站在他身邊。他看見的是牝獅在朝他微笑。他們會一同戰鬥，在這裡迎接最後一刻，並在死後共臥，正如他們在生前共臥一樣。

山頂上黑壓壓的一片盡是食人魔。牠們舉起長槍，使勁搖晃，想讓精靈們清楚地看見自己的命運，然後，食人魔們發出了一聲震撼群山的歡呼。

精靈們握緊武器，準備迎擊進攻。吉爾薩斯和牝獅站在指揮官的行列中，他們聚攏在阿爾瀚娜女王和奎靈那斯提以及西瓦那斯提雙方的旗幟下。

最後，我們終於團結起來了，然而只是在滅族之災已經臨頭的情況下。太遲了。吉爾薩斯迅速把這個苦澀的念頭拋出了他的腦海。往事難追。

食人魔們在掃清了牠們的道路後便開始以無可阻擋之勢衝下山來，牠們的數量眾多，連山壁都變黑了。吉爾薩斯意識到，整個食人魔國度一定是傾巢而出了。

他伸出手，握住了牝獅的手。他會把愛放入他的靈魂中，讓愛承載著他的靈魂去到任何地方。

薩馬下令準備放箭。精靈弓箭手們搭箭，瞄準。薩馬舉起了手，但他並沒有揮下來。

﹁等等！﹂他嘴裡喊道，瞇起眼睛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女王，那是什麼？我看到了什麼東西？﹂

阿爾瀚娜站在一座小土丘上，她從那裡能看見整個戰場，本來也將要在那裡指揮戰鬥。她很平靜，一如既往的美麗。甚至要比以往更美麗、兇猛而致命。她手搭在眼前，凝視東方，凝視著剛剛升上山頂的旭日。﹁山頂上的敵軍放慢了腳步，﹂她冷靜地說。在她的話音裡沒有感情色彩，沒有欣喜，也沒有沮喪。﹁有些已經開始掉頭往回跑。﹂

﹁什麼東西嚇到牠們了，﹂牝獅喊道。她抬眼望向天空，伸手指去。﹁那裡！埃利保佑！那裡！﹂

亮光在他們頭頂上閃耀，它絢麗得如同抓住了太陽，並把它的明亮光輝拉入山谷中，擊退了黑暗。起初，吉爾薩斯以為是什麼奇蹟把太陽帶到了精靈們身邊，但他馬上意識到那片亮光是太陽光反射在一條金龍的鱗甲上。

金龍對著擠滿了食人魔的山脊低低地俯衝下來。一看到壯美的巨龍，敵軍的行軍隊列頓時亂作一團。嚇瘋了的食人魔在山坡上四處奔突，驚慌失措地想要逃命。

龍朝山崖上噴出了一口烈焰龍息。在恐懼的糾葛下擁擠成一堆的食人魔成百地死去。牠們的哀嚎聲迴蕩在巖石間，那些慘叫如此可怕，以至於有些精靈要摀住耳朵把它們擋在外邊。

金龍在山間上下翻飛。較小的銀龍飛在後面，噴出殺戮的白霜，凍結了逃竄中的食人魔，凍結了牠們的血液，凍結了牠們的心臟和皮肉。凍得跟石頭一般生硬的屍體翻倒在地，順著山谷滾落下來。更多的金龍飛來加入進攻中，使得天空由於牠們鱗片的閃光而變得如同熊熊的烈焰。食人魔軍隊方才還興奮地朝落入陷阱的敵人衝去，而現在牠們已是全線潰退。巨龍們緊追不捨，把牠們逐一獵殺在藏匿之地。

食人魔派來了成千上萬的族人，本打算劈掉精靈全軍的腦袋，挖出它的心臟。牠們整合在食人魔巨人的旗幟下，訓練成一支富有紀律的戰鬥部隊，以狡詐的耐心尾隨著精靈行軍，等待他們走進這條山谷。

食人魔在那一天損失了大量軍隊，但牠們的國家並沒有如同某些精靈和人類後來宣稱的那樣被摧毀。食人魔熟悉地形，知道該到哪個洞穴裡躲藏起來，直到巨龍們離去。牠們隱藏在黑暗中，舔舐著傷口，一邊詛咒精靈，一邊發誓要報仇。食人魔現在已經與牛頭人國度結成了緊密同盟。由於被壓制在北方的島嶼上，牛頭人不斷增長的人口便源源不斷地去到海上，他們長久以來一直盯著安塞隆大陸，把它當作適合擴張的目標。儘管食人魔在這一天吃了敗仗，他們將依舊與食人魔緊密結盟。清算的那一天還沒到來。

那些衝進山谷內前去向精靈挑戰的食人魔個個都憤怒地發了狂，忘記了牠們的訓練，只想著殺戮。精靈們輕而易舉地解決了這些敵人，很快戰鬥便結束了。食人魔把戰場命名為﹁冰火谷﹂，宣稱它受了詛咒。從此以後，再沒有一個食人魔會涉足此地。

戰場形勢逆轉得如此迅速，使得吉爾薩斯幾乎不能領悟他們已經安全了，幾乎無法適應死亡已經不再手持棍棒和長矛向他撲來的事實。精靈們現在開始歡呼，唱著喜悅的頌歌歡迎飛翔在他們頭頂的巨龍，太陽在龍鱗上反射出眩目的光芒。

兩條銀龍從龍群中飛了出來。牠們低低地盤旋著，尋找一塊可供降落的平坦之地。阿爾瀚娜和薩馬迎了上去，吉爾薩斯也一樣。他為阿爾瀚娜的舉止而嘆服。就在他為突然釋放的恐懼和突然回歸的生命和希望而渾身顫抖時，她依然對這個命運的轉折顯得冷靜而不動聲色，就像她在面臨必死的前景時表現的那樣。

銀龍降落到地上。其中一條優雅地滑翔而下，另一條則顯得與剛剛孵出來的幼龍一般笨拙。吉爾薩斯感到一絲疑惑，直到他看見第二頭龍已經失明了，牠的眼睛變了形，被摧毀了。

龍在牠的騎手，一個索蘭尼亞騎士的導引下盲目飛行。在她閃亮的頭盔下，露出了長長的黑色髮辮。她向女王致敬，但沒有跳下來。她依然坐在龍背上，持著劍，保持戒備，而其他龍則在獵殺和摧毀食人魔軍隊的殘部。第二頭龍的騎手揮了揮手。

﹁薩馬！﹂他喊道。

﹁是那個騎士，傑拉德！﹂薩馬驚呼道。震驚使得他也顧不上平日裡沉默寡言的矜持了。﹁我到哪裡都認得出他。﹂看到傑拉德向他們跑來，他又補充了一句。﹁陛下，他大概是您能見到的最醜的人了。﹂

﹁在我看來，他非常漂亮。﹂阿爾瀚娜說。

即使吉爾薩斯不能看見她臉上的淚水，那也能在她的話語裡聽見，而他也開始更加理解她了。她是一團冰山下的火焰。

一看到吉爾薩斯，傑拉德的臉色立即顯出了喜氣，他匆匆上前去與奎靈那斯提國王致意。吉爾薩斯朝他側了側頭。傑拉德會意地望向阿爾瀚娜。頓時，他就挪不動腳步了，只能站在那裡，神魂顛倒地盯著她看。她的美貌驚得他忘記了自己的舉止，他張大嘴巴，說不出話來。

﹁傑拉德爵士，﹂她開口說道。﹁很高興見到你。﹂

只是到了這時，聽見了她的聲音後，他才記起了自己是在女王身邊。他單膝跪下，垂首致意。

﹁為您效勞，夫人。﹂

阿爾瀚娜伸出手去。﹁起來，請起來，傑拉德爵士。我才是那個該向你跪拜的人，因為你把我族人民從滅亡的危險中拯救了出來。﹂

﹁不，夫人，不是我。﹂傑拉德的臉紅了，就人類而言，現在他看起來已經醜到了極點。﹁是龍來救援你們的。我只是順便跟牠們過來並︱︱﹂他似乎還要說什麼，但又改變了主意。

傑拉德轉向吉爾薩斯，深深地鞠了一躬。﹁陛下，看到您依然安康，我真是太高興了。﹂說到這裡，他的聲音柔和下來。﹁我為您受人尊崇的母親之死而感到深深的悲痛。﹂

﹁謝謝你，傑拉德爵士，﹂吉爾薩斯說著握住了騎士的手。﹁真奇怪，我發現我們的道路又相逢了。很奇怪，然而也很幸運。﹂

傑拉德笨拙地站在那裡，他那雙銳利的藍眼睛從一個精靈身上移到另一個身上，在搜索著什麼。

﹁傑拉德爵士，﹂阿爾瀚娜說。﹁你似乎還要說些什麼。請說吧，不必擔心。我們虧欠你很多。﹂

﹁不，你們沒有，陛下，﹂他說。他的言語和舉止都顯得笨拙而不自然，就像在精靈眼裡人類永遠會表現出的那樣，但他的聲音是真誠的。﹁我不要你們這麼想。這就是我不想說出口的原因，但︱︱﹂說著，他把目光轉向太陽。﹁時間在流逝，而我們則原地不動。我有可怕的消息要通報，但我害怕說出來。﹂

﹁如果你是指牛頭人占領我們故土的事，那我們已經知道了。﹂阿爾瀚娜說。

傑拉德盯著她。他張開嘴，又把它閉上了。

﹁也許我能幫你說出來，﹂她說。﹁你希望我們履行薩馬許下的諾言，與你一起趕去進攻聖克仙。你害怕我們會覺得，因為你趕來救了我們，所以我們不得不那麼做。﹂

﹁塔斯佳爵士希望我向您保證，騎士團會理解您認為有必要回去為故土而戰的感受，夫人，﹂傑拉德說。﹁我只能說，我們的需求非常重要。聖克仙被死靈和活人雙方組成的軍隊把守著。我們擔心塔克西絲神后企圖同時統治凡界和不朽界域。如果發生了那種事情，如果祂成功了，那麼黑暗將把我們全部吞噬。夫人，如果要阻止祂，我們就需要您的幫助，以及您的那些勇敢的戰士們。龍會把你們運載到那裡，因為牠們也將加入戰鬥。﹂

﹁你有什麼消息嗎？我兒子西瓦諾謝是不是還活著？﹂阿爾瀚娜的臉色變得蒼白。

﹁我不知道，夫人，﹂傑拉德閃爍其詞地說。﹁我希望並相信是這樣，但我沒法知道。﹂

阿爾瀚娜點點頭，然後說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話。她轉向吉爾薩斯。﹁外甥，你知道我的答案一定會是什麼。我兒子是個囚犯。我會盡一切力量來解救他。﹂這時，她的面頰上閃過一抹隱隱約約的紅暈。﹁但是，身為你們人民的國王，你有權說出你的想法。﹂

吉爾薩斯本來也許會覺得滿意。他會覺得自己的觀點又一次被證明是對的。但他已經醒了一整個晚上，現在，他所能覺察到的東西只有滲入骨髓的困乏。

﹁傑拉德爵士，如果我們幫助騎士團攻占了聖克仙，那麼，我們能不能期望騎士團幫助我們奪回自己的故土？﹂

﹁陛下，這要取決於騎士評議會。﹂傑拉德不大舒服地回答道。然後，就像是感覺到這個回答實在差強人意一樣，他又很確定地補充了一句。﹁我不知道其他騎士會怎麼做，陛下，但我自願為您的理想效勞。﹂

﹁謝謝你，閣下。﹂吉爾薩斯說。他轉向阿爾瀚娜。﹁我一開始就反對這次行軍。我對此毫不隱瞞。我預見到的災難已然降臨。我們現在是流亡者了，沒有自己的國土。然而，正如這位豪俠的騎士所言，如果我們不遵守薩馬許下的助戰諾言，那麼塔克西絲神后就將獲勝。祂的頭一個舉動就會是徹底摧毀我們，消滅我們的種族。我們一定要前往聖克仙。﹂

﹁你已經得到了我們的答覆，傑拉德爵士。﹂阿爾瀚娜宣佈。﹁我們奎靈那斯提和西瓦那斯提一致宣佈，我們將與安塞隆上其他自由人民一起去與黑暗之后和祂的軍隊戰鬥，並摧毀他們。﹂

傑拉德說了幾句得體的話。他顯然感到如釋重負，於是現在便急於要啟程離去。巨龍在他們頭頂上盤旋，巨翼的陰影優雅地劃過地面。精靈們用高興的呼喊、眼淚和祝福向巨龍致意，龍則點點牠們驕傲的頭顱作為回禮。

銀龍和金龍開始降落在山谷內，每次下來一到兩頭。精靈戰士騎到龍背上，盡可能地在每頭龍身上多擠一些人。在修瑪的時代，牠們就是這樣去戰鬥的；在長槍之戰中，牠們也是這樣去戰鬥的。空氣中洋溢著歷史的滋味。精靈又開始歌唱，歌唱光榮，歌唱勝利。

阿爾瀚娜第一個走上去，騎在一頭金龍背上。她舉起劍，高呼了一句精靈戰號。薩馬也舉起他的劍加入進來。金龍承載著西瓦那斯提女王飛入空中，越過群山飛向西方，飛向聖克仙。盲眼銀龍在牠的人類騎士的引導下也離去了。

吉爾薩斯自願留在最後，以確保死者都能得到合適的禮儀，以及他們的屍體都被龍火焚化，因為沒有時間去埋葬他們，也沒有辦法讓他們回到自己的故鄉。他的妻子與他留在一起。

﹁騎士們不會來幫我們，對不對？﹂當最後一條巨龍準備馱載他們離開時，牝獅忽然唐突地問道。

﹁騎士們不會來，﹂吉爾薩斯說。﹁我們會為他們而死，而他們會為我們唱讚歌，但當戰鬥打贏之後，他們便會回家去。他們不會來為我們而死。﹂

他和牝獅，還有最後的幾個奎靈那斯提戰士，一起升上了天空。精靈們的歌聲嘹亮而歡快，將音樂填滿了山谷。

隨後，剩下的全部東西便只有回聲。

隨後，那些回聲也消失了，只剩下寂靜和黑煙。

## ２︱２９杜佳斯特神殿

自從米娜凱旋聖克仙之後，加爾達就再也沒見到過她。他的心與他的身體一樣傷痛不已，於是他便用受傷作為藉口，留在他的帳篷裡，拒絕會見任何人，也不與誰說話。他很吃驚自己依然活著，因為塔克西絲有充足的理由憎恨他，而祂對那些圖謀造反的人可從來不心軟。他推測，多虧了米娜，自己才沒有化為一團躺在瑪烈屍骸旁邊的焦炭。

加爾達沒有留下來聽塔克西絲與米娜之間的對話。他的怒火足以讓他赤手空拳地將大山一塊一塊石頭地推倒，因此他害怕自己的狂怒會傷害米娜，而不是幫助她，所以他悄悄走開了，一個人去發洩他的怒氣。只是在聽見米娜召喚他後，他才回到山洞中。

他發現她安然無恙，完好如初。這並沒有讓他吃驚。他也沒想過會有別的結果。由於剛才他把怒氣都發洩到石頭上了，所以他的手掌上滿是瘀腫、鮮血淋漓。現在他小心呵護著自己的手，默默地打量著她，等待她開口。

她的琥珀色眼睛顯得冰冷而嚴酷。他仍舊能看見自己凝固在它們裡面，一個小小的、被禁錮的人影。

﹁你差點把我害死。﹂她指控般地說。

﹁是的，﹂他堅定地回答道。﹁妳與其當個奴隸而茍活，還不如帶著剛剛獲得的榮譽死去。﹂

﹁加爾達，祂是我們的神。如果你為我效勞，那你就在為祂效勞。﹂

﹁米娜，我為妳效勞。﹂加爾達說。於是這場對話便到此為止。

米娜也許會把他趕走，也許會殺了他。但她沒有那麼做。相反地，她踏上了走下末日之王的漫漫長路。他跟隨她而去。一路上，她只對他說了一次話，那是提出要醫治他的傷口。他回絕了。他們默默地走回聖克仙，此後也沒有再交談過。

米娜的回歸帶來了鬧哄哄的喜悅。本來，有些人確信她已經死了，還有些人則堅信她還活著，而人們心中的急切和恐懼變得如此厲害，以至於這兩派人居然動了拳腳。米娜的騎士們也彼此爭辯不休，她的指揮官們則陷入了爭吵和內訌中。謠言在大街上滿天飛。謊言變成真相，而真相又淪為謊言。米娜回來發現，整座城市已經陷入了無法無天的混亂中。而她的名字則是恢復秩序的唯一法寶。

﹁米娜！﹂當她出現時，城門內外響起了狂喜的呼喊。﹁米娜！﹂

這個名字就像歡快的婚禮鐘聲一樣，狂野地迴蕩在城市的各個地方，她差點被那些看到她還活著，便狂喊謝天謝地的人擠倒在地、踩成肉餅。加爾達無言地把她摟進自己的臂彎裡，並讓她騎在他的肩膀上，以便所有人都能看見她。若非如此，她很可能被他們的熱愛弄死。

加爾達本來可以指出他們歡呼的對象是米娜，他們追隨的是米娜，他們服從的也是米娜。然而，他一言不發，而她也沒有開口。加爾達已經聽說了圖騰的毀滅，他聽說有條銀龍攻擊了圖騰，而米娜英勇的士兵又反過來攻擊了牠，把牠打瞎了。他還聽說了那個與銀龍一夥的索蘭尼亞女祭司的奸詐行為和背信棄義，以及她和龍如何一起遠走高飛的事情。

加爾達躺在他的吊床上，護理著傷口，回想起他第一次看見那個瘸腿乞丐時的情景。後來，那人被證明是條藍龍。與他在一起的是個長著銀髮的盲人。加爾達琢磨著這件事，感到很納悶。

他去查看過圖騰的殘骸。那堆曾經是幾百顆巨龍骷髏的灰燼依然留在那裡，沒人去動它，沒人去打擾它。米娜不肯走到它旁邊。她沒有再回到聖壇大廳，也沒有回到神殿裡的房間中，而是把她的東西全都搬到了一個別人不知道的地方。

在聖壇大廳裡，蠟燭全都融化成了一個被紛亂的灰燼染得髒兮兮的大蠟池。板凳全被推倒了，有些還被火熏得焦黑。到處充斥著焰火和魔法的氣味。地板上蓋滿了尖得足以刺穿鞋底的琥珀碎片。沒人敢走進神殿，因為有流言說，那個身軀曾被禁錮在琥珀棺材中的女人還留在那裡。如今她的棺材已經化為一堆灰燼，因此神殿裡便縈繞著她的鬼魂。

﹁至少我們當中的一個成功地逃脫了。﹂加爾達對灰燼說，於是他給了它一個士兵的敬禮。

其中一個法師的屍體也不見了。沒人告訴加爾達，帕林‧馬哲理究竟出了什麼事。有人聲稱一個全身裹著黑袍的人影把它抱走了，還有人發誓看見法師達拉馬赤手空拳地把它撕成了碎片。遵照米娜的命令，開始了一場對帕林的搜索，但那具屍體實在沒法找到，最後米娜下令搜索終止。

法師達拉馬的屍體依舊留在荒廢的神殿內，瞪著眼前的黑暗，顯然是被人遺忘了。他的手上沾滿了鮮血。

還有另外一樁消息。獄卒被迫承認，在瑪烈發動進攻引起的混亂中，精靈國王西瓦諾謝逃離了他的監牢，而且還沒有被重新抓回來。精靈被認為依然在城裡，因為他們為此已經專門在進城的地方設立了崗哨，但沒人看見他。

﹁他在聖克仙城裡，﹂米娜說。﹁你們可以確信這一點。﹂

﹁我會找到他的，﹂獄卒發誓說。﹁等我找到他，米娜，我會直接把他帶到妳面前。﹂

﹁我太忙了，沒工夫搭理他，﹂米娜尖銳地說。﹁如果你找到他，就把他殺了吧！他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秩序得到了恢復。精靈還沒被找到，也沒人肯費力氣去找他。現在流言已經傳開，說米娜派人把早已傾圮的杜佳斯特神殿修繕一新，還說，在一個月之內，她要在神殿裡主持一項宏大的儀典，至於那個儀典究竟有什麼奧妙，暫時還不得而知。反正那將是克萊恩歷史上最偉大的時刻，一個將被長久慶祝和銘記的時刻。很快，聖克仙城裡的每個人都在議論，說米娜將獲得封神的獎賞。

在加爾達剛聽說這件事的那天，他深深地為之嘆息了。也就在那一天，米娜過來看他。

﹁加爾達，﹂她在他的帳幕外呼喚道。﹁我能進來嗎？﹂

他咕噥了一聲，表示聽見了，於是她走了進來。

米娜瘦了。加爾達不在她身邊，就沒人再勸她吃東西。顯然也沒人敦促她睡覺，因為她看起來滿臉憔悴，疲憊不堪。她的眼睛眨得過於頻繁，手指漫無目的地拉扯著皮甲上的帶釦。除了臉頰上有一團發燒般的潮紅色斑塊外，她的皮膚顯得很蒼白，而她的一頭紅髮也要比他記憶中的任何時刻都來得長，那些頭髮病懨懨地掛在她的耳邊，或者垂在她的前額上。他沒有站起來與她打招呼，而是繼續坐在床上。

﹁他們說，你身體不適，所以就留在營房裡了。﹂說著，米娜仔細地打量著他。

﹁我感覺好點了。﹂他不肯直視她的琥珀色眼睛。

﹁你能回到崗位上去嗎？﹂

﹁如果妳希望我這麼做的話。﹂他特意強調了那個﹁妳﹂字。

﹁我希望如此。﹂米娜開始在帳篷裡踱步，而他則驚訝地看到她顯得煩躁不安，心事重重。﹁你已經聽說了那些到處傳播的流言。說我要成為一個神。﹂

﹁我聽說了。讓我猜猜，黑暗陛下不高興了。﹂

﹁當祂勝利地進入這個世界後，加爾達，就不會再有諸如人們應該敬拜誰的疑問。只不過︱︱﹂米娜停了下來，無力做出解釋，或者是憎恨承認所要做出的解釋。

﹁不該怪妳，米娜，﹂加爾達說。他心腸軟了下來，覺得她很可憐。﹁妳在這裡，在這個世界上。人們能看見妳、聽見妳、觸摸妳。妳還施行過奇蹟。﹂

﹁總是以祂的名義。﹂米娜堅持道。

﹁然而當他們呼喚妳的名字時，妳從來沒有制止過他們，﹂加爾達評論道。﹁妳從來沒有要他們呼喊唯一真神的名字。他們總是喊﹃米娜，米娜。﹄﹂

她沉默了片刻，然後幽幽地說。﹁加爾達，我不去制止他們，是因為我以此為樂。我無法不那樣。我能聽見他們聲音裡的眷愛。我能看見他們目光裡的眷愛。他們的眷愛使我覺得，我能做到任何事情，我能施展奇蹟︱︱﹂

她的聲音消失了。她似乎突然意識到自己方才說了什麼。

我能施展奇蹟。

﹁我懂了，﹂米娜輕聲說道。﹁我現在知道為什麼我要受到懲罰了。我真吃驚，唯一真神還能寬恕我。不過，我會向祂贖罪的。﹂

祂拋棄了妳，米娜！加爾達想大聲對她吼道。如果妳死了，祂會再找個其他什麼人替祂賣命。但妳沒死，所以祂才帶著什麼﹁考驗﹂和﹁懲罰﹂之類的謊言跑回來。

這些話灼燒在他的舌頭上，然而他依舊把嘴閉得緊緊的，因為一旦他把它們說出口，米娜將會勃然大怒。她會與他反目成仇，可能永遠不再搭理他，而他，現在卻是她擁有的唯一朋友，是唯一能看清她面臨著何種命運的人。他嚥下了這些話，儘管它們差點把他憋死。

﹁我聽說妳重新修復了杜佳斯特舊神殿，這是怎麼回事？﹂加爾達不動聲色地換了個話題。

米娜的臉色頓時雲開霧散。她的琥珀色眼睛裡又閃耀起一絲以前的神采。﹁加爾達，那就是儀典將要舉辦的地方。唯一真神就要在那裡彰顯祂的力量。儀典將在競技場上舉行，加爾達，它會十分壯觀！每個人都要在那裡敬拜唯一真神，其中也包括祂的敵人。﹂

加爾達方才強自嚥下去的話現在正害得他的肚子隱隱作痛。他又感到一陣噁心，於是他繼續坐在床上，一言不發。他無法望著她，無法迎向她的目光，無法忍受看見他自己，看到自己只是個微不足道的東西，被禁錮在琥珀之中。米娜走到他身邊，撫摸著他的手。他還是背過臉去，不肯看她。

﹁加爾達，我知道我傷害了你。我知道你的憤怒其實是擔心，為我擔心。﹂說到這裡，她的手指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你是唯一真正在乎我的人，加爾達。在乎我，在乎米娜。其他人只在乎我能為他們做點什麼。他們就跟孩子一樣依賴我，而我必須帶領他們，指引他們，就像對待孩子一樣。﹂

﹁我無法依靠他們，但我能依靠你，加爾達。你與我一起飛入必死的境地裡，而你一點也不害怕。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力量和勇氣。不要再生我的氣了。﹂她沉默了片刻，然後說。﹁不要再生祂的氣了。﹂

他的思緒又回到了米娜從暴風雨中走出來的那個夜晚，彷彿又看到驚雷為她開道、烈火為她洗禮的那一幕。他記起了當她觸摸他的手時，他所體會到的那份快感。就是這隻手，這個蒙她所賜的禮物。他有那麼多關於她的回憶，它們彼此絲絲相扣，化成一條金色的鎖鍊，再也無法分開。他抬起頭望著她，看見了一個女孩，小小的、嬌嫩的女孩，就在這一瞬間，他突然為她感到無比擔憂。

他是如此擔憂，以至於甚至可以為她撒謊。

﹁我很抱歉，米娜，﹂他聲音粗啞地說。﹁我本來還生︱︱﹂

他停了下來。原本他要說﹁塔克西絲﹂，但他憎恨說出祂的名字。於是他換了種說法。﹁我本來還生唯一真神的氣。米娜，現在我懂了。接受我的道歉吧！﹂

她微笑著鬆開了他的手。﹁謝謝你，加爾達。你一定要跟我去看看神殿。為了使儀典能準備就緒，還需要做許多事情，但我已經點亮了聖壇，並且︱︱﹂

忽然，響起了一陣號角聲。接著，隆隆鼓聲捲走了她剩下的話語。

﹁這是怎麼回事？﹂米娜走到帳幕邊，惱火地朝外張望。﹁他們以為自己在做什麼？﹂

﹁這是要大家拿起武器，米娜。﹂說著，加爾達警覺起來。他匆匆抓起自己的佩劍。﹁我們一定是遭到進攻了。﹂

﹁不可能，﹂她回應道。﹁唯一真神能看見一切、聽見一切、知曉一切。我應該會得到警告︱︱﹂

﹁別管那麼多了，﹂加爾達光火地告訴她。﹁這是緊急動員。﹂

﹁我沒時間管這樁事，﹂她煩躁地說。﹁神殿裡還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

鼓聲更加響亮，一陣緊似一陣。

﹁我猜我得去處理一下。﹂說罷，她匆匆地大步走出帳篷，臉上的惱怒顯而易見。

加爾達掛上他的劍，抓起那件帶著襯墊、被他拿來充當甲胄的皮背心，匆忙趕去追她，他一邊跑一邊還在固定帶釦。

外邊已經陷入一片混亂。有些人傻乎乎地盯著城牆的方向看，就好像他們光是看一眼就能把騷亂的源頭猜出來一樣。還有一些人大聲叫喊著，指望那些跟他們一樣摸不著頭腦的人提供答案。比較清醒的人則跑去營房裡取來了兵器，心想應該先武裝自己，然後再去弄清究竟要與誰作戰。

街上擠滿了驚慌失措的人，加爾達從他們當中分開一條道來。他大聲吼著要人們讓開，而他強壯的手臂則將那些不肯聽從命令的人抓起來，扔到一邊。米娜緊緊地跟在他後面，當人們看見她時，他們便歡呼起來，高喊她的名字。

﹁米娜！米娜！﹂

加爾達回頭瞟了一眼，發現她仍舊被這個插曲弄得心煩意亂，還在認為這是無事自擾。他們來到西城門邊。正當城們轟然關閉時，加爾達瞥見他們的一個斥候，也就是一條藍龍，已經降落在城牆外邊。龍騎士正在與把守城門的軍官交談。

﹁出了什麼事？怎麼了？﹂米娜分開人群，走到軍官面前質問他。﹁你為何要發出警報？誰下的命令？﹂

軍官和龍騎士全都轉過身子，面對米娜。兩人立即同時開口說話。那些擁擠在她身邊的騎士和士兵也想讓自己的聲音被她聽見，這就使場面更加混亂不堪。

﹁一支索蘭尼亞騎士率領的軍隊正在開往聖克仙，米娜，﹂龍騎士喘著大氣說。﹁陪他們一起來的還有一支打著奎靈那斯提和西瓦那斯提兩家旗號的精靈軍隊。﹂

米娜向把守城門的騎士投去了一道惱怒的目光。﹁你發出警報，搞得人人驚慌失措，就是為了這個？你被解除職務了。加爾達，派人抽他一頓鞭子。﹂說完，米娜又把臉轉回到龍騎士這一邊。她的嘴唇翹了起來。﹁這支軍隊離得有多遠？還有幾個星期的路程？﹂

﹁米娜，﹂龍騎士含糊地說。﹁他們不是在行軍。他們駕龍而來。金龍和銀龍、好幾百條︱︱﹂

﹁金龍！﹂聞聽此言，有個人忍不住失聲驚呼。還沒等加爾達阻止他，這個蠢貨就一溜煙地跑掉了，一邊跑還一邊驚慌失措地大聲叫喊著這個消息。幾分鐘之內，它就將傳遍全城。

米娜瞪著龍騎士，她臉上已經沒了血色，看起來似乎全身的血液都乾涸了。她顯得比原先垂死的時候更加沒有活氣。加爾達害怕她可能癱倒在地，便伸出手去攙扶她，結果被她一把推開。

﹁不可能，﹂她從死灰色的嘴唇間擠出了這幾個字。﹁金龍和銀龍都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再也不會回來了。﹂

﹁很抱歉，米娜，我必須否認妳的說法，﹂龍騎士猶豫地說。﹁但我親眼看見了牠們。我們︱︱﹂說著，他朝城牆外做了個手勢，他的藍龍正站在那裡。牠的身體不斷起伏，腦袋和翅膀由於疲憊而低垂著。﹁我們措手不及，差點被殺了，後來勉強才活著飛到這裡。﹂

米娜的騎士緊張地圍到她身邊。

﹁米娜，妳有何命令？﹂

﹁妳下令我們做什麼，米娜？﹂

她的蒼白嘴唇撇了撇，然而她只是在對自己說話。﹁我得現在就行動。儀典不能等待。﹂

﹁龍離這裡還有多遠？﹂加爾達問騎士。

那人恐懼地朝天空瞟了一眼。﹁牠們就在我身後緊追不捨。我真吃驚，你還不能看見牠們︱︱﹂

﹁米娜，﹂加爾達說。﹁快傳令下去。召喚紅龍和藍龍。瑪烈從前的奴僕有許多還留在附近。去把牠們召來戰鬥！﹂

﹁牠們不會來。﹂龍騎士說。

米娜把目光移到他身上。﹁為什麼不？﹂

他翹起大拇指，朝身後他自己的藍龍揮了一下。﹁牠們不會與自己的同類戰鬥。也許到了以後，舊日裡的仇隙會重新回來，但不是現在。我們只能靠自己。﹂

﹁我們要做什麼，米娜？﹂她的騎士們追問道。他們的聲音聽起來很刺耳，充滿了恐懼。﹁妳的命令是什麼？﹂

米娜沒有回答。她默默地站在那裡，顯得心不在焉。她沒有在聽他們說話。她在聽另一個聲音。

加爾達很清楚這個聲音是何許人也，而他決心，這一次要讓她聽他的話。加爾達抓住她的手臂，使勁地搖了搖。

﹁我知道妳在想什麼，米娜。我們不能那麼做，﹂加爾達說。﹁我們無法擋住這次攻擊！光是龍威就足以讓我們的大多數部隊士氣喪盡，讓他們沒法作戰。城牆也好，點了火的護城壕也罷，這些在龍面前都不堪一擊。﹂

﹁我們有死靈軍隊︱︱﹂

﹁啐！﹂加爾達嗤之以鼻。﹁金龍才不怕那些死人和死地精的鬼魂，或者其他什麼被唯一真神禁錮住靈魂的可憐蟲。至於索蘭尼亞人，他們已經與死靈交過手了，這次他們會做好抵禦恐懼的準備。﹂

﹁加爾達，那你有什麼建議？﹂米娜冷冷地問。﹁既然你這麼確信我們贏不了。﹂

﹁我建議，我們趕快離開這個鬼地方，﹂加爾達直率地說，她的騎士們也響亮地附和他的意見。﹁如果我們現在就離開，那我們可以撤出城市，躲到山裡去。這地方佈滿了蜂窩一樣的隧道。末日之王以前保護過我們，這次還會保護我們。我們可以退回捷列克或奈拉卡。﹂

﹁撤退？﹂米娜瞪著他，試圖要把自己的手臂從他手裡掙脫出來。﹁光是這些話就足以把你當成一個叛徒！﹂

他帶著近乎固執的決心緊緊地抓住她，不肯鬆手。﹁讓索蘭尼亞人把聖克仙拿去吧，米娜。我們從他們手裡奪來過一次。我們還能再奪第二次。我們還占據著索蘭尼亞。索蘭薩斯在我們手裡，帕蘭薩斯也一樣。﹂

﹁不，我們沒有，﹂說著，米娜拚命要掙脫他。﹁我已經下令我們的大部份軍隊開到這裡，來聖克仙目睹唯一真神的榮光。﹂

加爾達張開嘴巴，又狠狠地閉上了。

﹁我沒想到會有龍！﹂米娜朝他吼道。

他看見自己的身影在她的眼睛裡變得愈來愈渺小。他鬆開了手。

﹁我們不會撤退。﹂她聲言。

﹁米娜︱︱﹂

﹁你們每個人，聽我說，﹂她用一道目光把他們聚攏在身邊，在她的琥珀色眼睛裡，他們全都是渺小的人影。﹁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守住這座城。當儀典完成、唯一真神進入這個世界後，克萊恩上將不再有可以阻擋祂的力量。祂會把他們全部摧毀。﹂

軍官們盯著她，沒有挪動腳步。有些人畏懼地向後退去，不時地瞟向天空。加爾達感到一股恐懼糾纏在他的身體內，這是龍威，現在還很遠，但卻在快速逼近。

﹁你們還在等什麼？﹂米娜質問道。﹁回你們的崗位上去。﹂

沒有人動彈，沒有人歡呼，也沒有人說起她的名字。

﹁你們已經收到命令了！﹂米娜吼道。她的聲音顯得很粗啞。﹁加爾達，跟我來。﹂

她轉身要離去，可她的騎士們依舊一動也不動。他們用自己的身體堵住了她的去路。她沒有攜帶武器，因為她從來沒想到過要這麼做。

﹁加爾達，﹂米娜說。﹁殺掉任何想阻擋我的人。﹂

加爾達把手按在劍柄上。

騎士們一個個退到旁邊，讓出一條路來。

米娜走在他們中間，面如死灰。

﹁妳要去哪裡？﹂加爾達追在她身後問。

﹁去神殿裡。我們還有很多事，卻只有一點點時間去做。﹂

﹁米娜，﹂他輕聲而急切地湊在她耳邊說。﹁妳不能把他們留下來單獨面對這個。出於對妳的愛，他們甚至會找到去與金龍決一死戰的勇氣。要是妳不在這裡︱︱﹂

米娜停下了腳步。

﹁他們不是出於對我的愛才去戰鬥！﹂她的聲音顫抖了。﹁他們是為唯一真神而戰！﹂她騰地轉過身，面對著騎士們。﹁聽我說。你們打這場仗是為了唯一真神。以唯一真神的名義，你們必須守住這座城。任何臨陣脫逃的人都將嚐到唯一真神的威力！﹂

她的騎士低著頭走開了。他們沒有如同以往那樣昂首闊步地走回自己的崗位，而是悶悶不樂地溜走了。

﹁他們怎麼了？﹂米娜問。她的聲音聽起來既沮喪又迷惑不解。

﹁米娜，他們曾經出於發自內心的愛而追隨妳。現在他們服從妳，就像挨了鞭子的狗服從命令一樣，完全是出於對抽打的恐懼。﹂加爾達說。﹁這就是妳想要的東西嗎？﹂

米娜抿緊嘴唇，似乎開始動搖。加爾達希望，也許她會拒絕再聽那個聲音。也許她會去做那些她明知是高貴或正確的事。她會繼續忠於她的部下，就像他們事到如今仍舊忠於她一樣。

米娜板起了臉。那對琥珀色眼睛變得異常冷酷。﹁讓那些劣狗們滾吧！我不需要他們。我有唯一真神。我要去神殿裡準備儀典了。你會來嗎？﹂她嚴厲地問加爾達。﹁或者你也要跟他們一起逃走？﹂

他望著那對琥珀色眼睛，再也無法從其中看到自己。他沒法再看見任何人。她的眼睛裡空空如也。

她沒有等待他的回答便大步走開了，也沒有回頭看他是否追了上來。她已經不在乎了，什麼都不在乎了。

加爾達猶豫起來。他回頭望向西城門，看到騎士們一群一群地聚集在那裡，低聲地交談著什麼。他們會不會在討論該採用何種戰略？他對此感到十分懷疑。當消息傳開，說好幾百條金龍和銀龍正在向聖克仙撲來時，街上立即響起一片喧囂和尖叫。沒有人出來設法平息恐怖。現在，每個人心裡都只剩下他自己，而他心裡又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保住自己的性命。很快就會有一場暴亂，男男女女都將淪為野獸，他們將動用爪子和牙齒來拯救自己的那副皮囊。在他們悲慘的驚慌失措中，也許等不到敵軍趕來，他們就會自相殘殺得乾乾淨淨。

如果我留在這裡，留在城牆上，大概我能集結起幾個人來。大概我可以找到一些能抵擋住恐懼並願意與我並肩作戰的人。我會死得其所。我會帶著榮譽而死。

他望著米娜的身影漸行漸遠。她孤身一人，只有那個陰影般的、五顆頭的形體籠罩著她，包裹著她，將她與所有那些曾經愛過她、敬仰過她、在乎過她的人徹底隔絕。

﹁禰這個大婊子！﹂加爾達嘟囔著說。﹁禰別想這麼輕易就擺脫我。﹂

說罷，他握緊佩劍，匆匆去追趕米娜。

米娜方才告訴加爾達說，只有他一個人才真正在乎過她。這回她說錯了。還有一個人在乎，深深地在乎。西瓦諾謝緊緊跟在她身後，在大街上驚恐萬狀、四處亂跑的人群中推開一條路，拚命要把她留在自己的視線裡。

他留在聖克仙城裡就是為了打聽一些關於米娜的消息。當西瓦諾謝聽見她還活著時，他感到衷心的喜悅，而與此同時，她的回歸實際上卻讓他又一次陷入了危險中。人們突然記起曾經看見過一個精靈走在聖克仙城裡。

他被迫躲藏起來。一個熱心的坎德人把西瓦諾謝領進了遍佈聖克仙地下的隧道系統中。精靈族憎恨地下生活，西瓦諾謝大概也只能在那裡躲藏一小段時間，然後他就會憋得無法忍受，不得不到地面上透口氣。為了活命，他只好去偷竊食物。他還偷了一件帶有兜帽的斗篷，用一塊面巾遮住自己的臉，藏匿起他的精靈相貌。

他潛伏在圖騰的遺蹟附近，想找個機會去跟米娜搭話，但他一直沒有看見她在那裡露過臉。他害怕起來，不知道她究竟是離城而去了還是病倒了。後來，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他偷聽到了一小段流言，說她已經搬出了心之神殿，搬到另一座神殿裡去了。那是座落在聖克仙郊外、已然荒廢的杜佳斯特神殿。

建造這座神殿的人是一群發了狂的邪教徒，目的是為了尊崇他們夢見的某個偽神。這座神殿因為裡面的一座競技場而臭名昭著。據說，神殿裡曾舉行過人祭，犧牲者們被帶到那裡弄死，以供下邊一群歡呼吶喊的觀眾取樂。在長槍之戰中，艾瑞阿卡斯爵士也看上了這座神殿，用它來充當折磨和羞辱俘虜的地牢。

這座神殿有一個邪惡的名聲，因此在不久前霍甘‧拜特統治的日子裡，曾經有議論說要把它夷為平地。地震使神殿牆上裂開了一道道大縫，把這座建築的結構削弱到沒人再敢靠近的地步。於是，聖克仙人決定讓末日之王來完成摧毀它的工作。

隨後便傳來消息，說米娜準備重修這座神殿，把它變為一個敬拜唯一真神的場所。

杜佳斯特神殿座落在環繞聖克仙的巖漿壕溝的另一邊。如果不藉助於橫跨壕溝的橋樑，人們就無法從陸地一側進入神殿。因此，西瓦諾謝推斷，米娜將不得不通過某一條隧道進入神殿中。他在隧道裡到處奔走，不只一次的迷路，最後他終於找到了要找的東西，一條越過南城牆的隧道。

西瓦諾謝正在計劃探索這段隧道，這時，警報響了。他看到龍騎士飛過頭頂，降落在西城門外邊。西瓦諾謝推測米娜將會去掌控局勢，於是他便隱藏在急於見米娜一面的人群裡。他壯著膽子，盡可能地湊過去，抱著一線希望想看看她，哪怕只瞥一眼也好。

然後他便看到她在騎士們的簇擁下與龍騎士交談。突然，有個人從那裡衝出來，竄入圍觀的人群中，嘴巴裡大喊著金龍和銀龍正在逼近之類的話，還說龍身上騎著索蘭尼亞騎士。人們叫罵著、詛咒著，開始你推我擠。西瓦諾謝擠在他們中間，差點被人撞倒在地。儘管如此，他的目光卻一刻也沒離開過她身上。

龍和騎士的消息對西瓦諾謝來說算不了什麼。他只是在考慮它會給米娜帶來何種影響。他確信她會率軍迎戰，這下子，他便擔心自己將沒有機會與她交談。結果，他無比吃驚地看到她居然轉身走開了，扔下了她的軍隊。

他們的損失正是他的運氣。

她的聲音清晰地傳入他的耳中。﹁我要去神殿裡準備儀典了。﹂

終於，他也許能找到什麼途徑與她說話了。

西瓦諾謝走進了他發現的隧道裡，希望他的計算準確無誤，希望它能從地下越過杜佳斯特神殿外的火焰壕溝。當他發現隧道頂部已經部份坍塌時，這份希望幾乎都要破滅了。不過，他設法繞過了大塊大塊的巖石和泥土，繼續向前走去，最後終於找到了一條通往地面的梯子。

他迅速向上爬去，不過他還有足夠的理智在臨近頂部時放慢下來。一扇木頭暗門掩護著隧道入口不被上面的人發覺。當他伸手去推門時，他的手穿透了已經腐朽不堪的木頭。頓時，一陣瀑布般的灰土和碎木片傾瀉下來，砸了他一身。他小心翼翼地從暗門上的孔洞往外張望。明亮的日光晃得他幾乎什麼也看不見。他眨著眼睛，等待它們適應這片亮光。

杜佳斯特神殿就在不遠處。

要想走到神殿裡，他就得先穿過一片開闊地。那時，人們從聖克仙城牆上就能看見他。西瓦諾謝懷疑根本不會有人對他多加關注，因為所有的眼睛都在盯著天上看。

西瓦諾謝慢慢地鑽出洞口，跑過那片開闊地，然後躲藏到神殿外牆投下的一片陰影中。那座神殿的外牆是由大塊黑色花崗石堆砌而成，形成一個正方形。兩座塔樓把守著神殿前的入口。他沿著外牆環繞那座建築行走，想找到什麼進去的途徑。他來到其中一座塔樓前，在這裡，他發現了兩扇門，牆的兩端各有一扇。

用來充當大門的是被鉸鍊固定的沉重鐵板。雖然它們上面鏽跡斑斑，但這些鐵門依然站在原來的位置上，並且可能在神殿的其他部份倒在它們周圍後仍舊巋然不動。他沒法從這些門裡進去，但他可以從一段已經坍塌的外牆那裡進去。爬牆很費事，但他身手敏捷。他確信自己可以做到。

他開始走向那段牆，這時，他忽然停住了，僵在陰影中。他用眼角的餘光瞥見了什麼東西在移動。

另外有一個人也來到了杜佳斯特神殿前。那人站在門前，盯著它看。由於他站在那片空地裡，所以陽光毫無阻礙地傾瀉到他身上。西瓦諾謝一定是瞎了眼睛才沒看見來人，然而，他卻可以發誓，當他轉過牆角時，那裡絕沒有一個人。

從那個人的外表來看，他不是個戰士。他個頭長得挺高，要超過常人。他沒攜帶刀劍，也沒在肩上斜掛著弓箭。他穿著一身棕色的羊毛褲子，一件棕綠色的短上衣，還有高統皮靴。一條棕色的頭巾遮住了他的腦袋和肩膀。西瓦諾謝沒法看見那個人的面孔。

西瓦諾謝大為光火。這個蠢貨跑到這裡來做什麼？從他的樣子上看，他顯然沒什麼正經事，只是傻乎乎地盯著神殿，就跟一個假日裡的坎德人似的。他沒有武器，算不上一個威脅，然而西瓦諾謝卻不願意讓這個人看見他。西瓦諾謝決心要與米娜談談，而他沒有辦法知道這人到底是不是警衛。也許這個陌生人也在等著跟她說話。他看起來就像在等待什麼。

西瓦諾謝希望這個人盡早滾蛋。時間正在流逝。他得進去，得跟米娜說話。然而，那人還是一動也不動。

最後，西瓦諾謝終於決定，他不能再等下去了。他是個迅捷的跑者。如果這個陌生人決定追趕的話，西瓦諾謝能將他甩開，在他還沒弄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之前就消失在神殿裡。西瓦諾謝吸了一口氣，準備向前跑去。

就在此時，那個人把頭轉了過來。他掀開頭巾，直視著西瓦諾謝。

那人是個精靈。

西瓦諾謝瞪著他，像被釘在原地一樣無法動彈。在那個令人渾身僵硬的瞬間裡，他以為薩馬終於追蹤到他了，但他立即意識到，對方不是薩馬。

乍一看，那個精靈顯得很年輕，就跟西瓦諾謝自己一樣年輕。他的身體擁有年輕人的力量和敏捷輕快的優雅。然而第二眼就使西瓦諾謝重新考慮他的想法了。時光似乎無法在這個精靈的臉上留下自己的印跡，然而他的表情卻帶著一份與年輕人的滿懷希望、興高采烈和愉快的期盼毫不相關的莊重。那雙眼睛與年輕人的眼睛一樣明亮，但它們的光彩裡卻滲入了悲傷，蒙上了一層陰雲。西瓦諾謝有種奇怪的感覺，對方認識他，然而他卻根本不記得這個奇怪的精靈究竟是何許人也。

精靈望著西瓦諾謝，然後他扭過頭去，把目光移回到神殿上。

西瓦諾謝趁著精靈變換注意力的空隙飛快地竄向那段神殿牆。他迅速爬了上去，同時用一隻眼睛盯著那個奇怪的精靈，而那人還是一動也不動。西瓦諾謝翻過了神殿的牆。他從斷壁殘垣間往回瞟了一眼，發現精靈依然站在那裡等待著。

西瓦諾謝把這個陌生人拋到腦後，走進荒廢的神殿中，開始尋找米娜。

## ２︱３０為了對米娜的愛

米娜奮力擠過聖克仙擁擠的街道，然而，她幾乎被那些一看見她便蜂擁過來觸摸她的人弄得寸步難行。因為害怕即將到來的巨龍，他們都在朝她喊叫，乞求她的拯救。

﹁米娜！米娜！﹂他們喊道。這種喧囂只能召來她的憎恨。

她試著要把那喊聲堵在外邊，試著忽略他們，試著擺脫他們伸過來抓她的手，但她每走一步，他們就在她身邊圍得更加密集，呼喊著她的名字，喊了一遍又一遍，以這種發狂般的祈禱來抵禦恐懼。

另一個聲音也在呼喚她的名字。這是塔克西絲的聲音，響亮而毫不遲疑，敦促她抓緊時間。一旦儀典完畢，一旦塔克西絲進入世界並將靈界與凡界合為一體，黑暗之后就能變化為任何祂所選擇的形態，而祂將以那個形態去迎戰祂的敵人們。

讓那些可惡的金龍和怯懦的銀龍去對付祂將要變成的五頭怪獸。讓那些渺小的騎士和精靈去迎戰大批將要起來供祂驅使的死靈。

塔克西絲很高興那個齷齪的法師和受他操控的銀龍釋放了那些金屬龍。當時祂曾為此大發雷霆，但如今，在心平氣和了一些之後，祂想起自己是克萊恩上的唯一神靈。所有的事物都是為了達成祂的目標，即使是敵人的陰謀詭計也一樣。

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吧，他們永遠無法傷害祂。他們射出的每一枝箭都會反過來促成他們自己的毀滅，瞄準他們自己的心臟。讓他們進攻吧！這一次，祂將把他們通通摧毀︱︱無論是騎士、精靈，還是龍族︱︱徹底摧毀，抹得一乾二淨，粉碎他們，讓他們永遠不能再起來反抗祂。然後，祂將攫取他們的靈魂，奴役他們。那些生前與祂對抗的人將在死後供祂驅使，永遠供祂驅使。

為了做到這個，塔克西絲需要進入世界。祂控制著靈界之門，但祂無法開啟實體世界的大門。祂需要米娜為祂做這件事。祂選擇米娜，使祂為這一項任務做好準備。塔克西絲鋪平了米娜的道路，移除了米娜的敵人。現在，塔克西絲距離實現祂咄咄逼人的野心只有咫尺之遙了。祂不害怕世界會在最後時刻被人從祂手裡奪走。祂控制著局勢。沒人前來挑戰祂。然而，祂已經不耐煩了。迫不及待地要開始那場將以祂的最終勝利而告結束的戰鬥。

祂催促米娜趕快行動。給我殺了這些混蛋，祂下令道，如果他們不肯給妳讓開一條路的話。

米娜抓起一把劍，將它舉在空中。她再也看不見一個人。她看見的是張閉的大嘴，感覺到抓住她的手臂。生者們簇擁在她身邊，又拉又扯，尖叫著，咕噥著，把嘴唇湊到她的皮膚上。

﹁米娜！米娜！﹂他們喊道，而他們的叫喊頃刻間化為尖叫，一雙雙手全都縮了回去。

街道上空空蕩蕩，只是在聽見加爾達恐懼的咆哮、看見鮮血流淌在她的劍上、手上和地下血淋淋的屍體上時，她才意識到自己做了什麼。

﹁祂命令我抓緊時間，﹂米娜說。﹁他們不肯給我讓開一條路。﹂

﹁現在，他們給妳讓路了。﹂加爾達說。

米娜俯視著屍體。有些人她認識。這裡是一個自從圍攻聖克仙的日子以來一直追隨她的士兵。他躺在一灘鮮血中。她的劍把他刺穿了。她依稀記得他曾懇求她饒命。

她跨過死者的身軀，繼續向前。她仍舊握著那把劍，儘管由於她沒有使用這種武器的技能，所以只能十分笨拙地抓住它。她的手上滿是黏滑的鮮血。

﹁走在我前面，加爾達，﹂她下令。﹁給我開道。﹂

﹁我不知道我們要到哪裡去，米娜。神殿的遺址在城牆外邊，火焰壕溝的另一邊。妳怎麼能從這裡去到那裡呢？﹂

米娜用劍指了指。﹁沿著這條街走，順著幕牆的方向。在正對著杜佳斯特神殿的地方有一座塔樓。在塔樓裡面，有一條隧道穿過城牆，從下邊越過壕溝，通往神殿。﹂

他們幾乎是一路小跑地向前走去。

﹁快！﹂塔克西絲命令。

米娜服從了。

第一頭敵方的巨龍出現在人們的視線裡，高飛在群山上。第一波龍威開始影響聖克仙的守衛者。日光跳躍在金色和銀色的鱗片上，閃爍在龍騎士們的盔甲上。只有在從前的大戰中，才有這麼多光明一方的巨龍同時前來為人類和精靈的事業助力。龍群飛成一路縱隊，較為輕捷的銀龍在前頭領路，而略顯笨重的金龍則跟在後邊。

一團奇怪的霧氣開始浮現在城牆上，漫過大街小巷。加爾達覺得這麼個艷陽天裡突然冒出一團霧氣有點不可思議，但他很快便看到那團霧氣有鼻子有眼，還長著手臂。死靈們已經被召喚來參戰了。加爾達抬起頭，透過陰冷的迷霧，仰望藍天。陽光在一條銀龍的腹部閃過，明亮眩目的銀色光芒就像炎夏裡的烈日光輝一樣燃燒著穿透了的迷霧。

死靈們在亮光前倉皇而逃，紛紛躲入陰影內，或者溜進小巷裡，或者躲藏到塔牆投下的暗影中。

龍族不怕死去的人類、地精和精靈的鬼魂。

加爾達彷彿看見金龍噴出陣陣烈焰龍息、活焚城牆上所有守軍的那一幕，他看到火焰熔化了盔甲，將它倒灌在活生生的血肉之軀上，而裡面的人只有尖叫著痛苦而死。這幅圖像栩栩如生地充斥在他的腦海裡，讓他幾乎能聞到皮肉燒焦的惡臭，聽到臨死前的呼喊。他的手開始顫抖，嘴裡口乾舌燥。

﹁龍威，﹂他翻來覆去地告訴自己。﹁龍威。會過去的。讓它過去。﹂

他回頭望向米娜，想看看她的境遇如何。她臉色蒼白，但還算鎮靜。那對空洞的琥珀色眼睛直直地盯著前方，沒有去看天空或者城牆，而在城牆上，強烈的恐懼已經驅使人們紛紛縱身躍下。

銀龍從人們頭頂低低地疾飛而過。這些龍是第一波，牠們沒有攻擊。牠們的任務是製造恐怖氣氛、傳播驚慌失措的情緒、以及偵察城內的守備情況。閃爍的龍翼投下長長的陰影，劃過一條條街道，嚇得人們發瘋般地到處亂跑。有些人控制住了內心的恐懼，克服了它。一輛孤零零的弩車發動了攻擊。一小群弓箭手向上射出飛箭，徒勞地指望能碰巧擊中目標。而在大多數場合，人們只是擁擠在城牆的陰影下，一邊顫抖著喘息，一邊等待所有這些過去。謝天謝地，快過去吧！

降臨人們頭上的恐懼幫了米娜的忙。那些擁擠在街道上的人倉皇逃進家中和店舖尋找掩蔽，但沒有任何掩蔽可言，因金龍的烈火可以熔化石頭。但至少他們離開街道。米娜和加爾達有了迅速的進展。

米娜來到聖克仙城牆邊的一座警衛塔樓前，推開了一扇位於塔基處的門。

塔裡只有寥寥數人，因為大多數的守軍已經逃之夭夭。那些斗膽留下來的人聽見門轟然大開的聲音，個個害怕地朝旋梯下瞟去。有個人用嘶啞的聲音喊道。﹁誰在哪裡？﹂

米娜根本不屑回答，士兵們也不敢自己下來察看。加爾達聽見他們的腳步聲移向城垛更深處。

他抓起一把火炬，摸索著用放在牆上瓶子裡的火石點燃。米娜從他手裡接過火炬，沿著潮濕的石頭階梯走了下去，來到一面看起來平凡無奇的牆前。她毫不猶豫地向它走去，穿牆而過。到底那面牆是個幻影，還是黑暗之后融化了堅固的石頭？加爾達不知道，也不想去問。他咬緊牙關，硬著頭皮闖了進去，心裡做好了在巖石上撞得腦漿四濺的準備。

他走進了一條充斥著濃重硫磺氣味的黑暗隧道裡。牆摸上去有些溫暖。米娜已經走到他前面很遠的地方，他只好急急忙忙地追上去。這條隧道是為人類修建的，而不是牛頭人。他只好縮起肩膀、低下腦袋。熱度增加了。他猜他們正直接從火焰壕溝下走過。隧道看起來很古老。他心裡納悶修建它的究竟是什麼人、出於什麼目的，這又是一些他永遠也不會得到回答的問題。

隧道終止在另一面牆前。加爾達看到米娜沒有穿過這面牆，不由得鬆了一口氣。她走進一扇小門裡。他跟在她身後勉強擠了進去，結果發現自己身處在一間牢房裡。

老鼠們在亮光下吱吱喳喳地尖叫，四處奔逃。那塊地板上到處蠕動著什麼急急忙忙鑽進凹角隙縫裡的爬蟲，看起來就像地板突然活了一樣。牢房的大門掛在一條已經鏽蝕的鉸鍊上。

米娜離開了囚室，前面豁然開朗，是一條走廊。加爾達瞟了一眼其他從正殿延伸出去的門，這下他便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了︱︱就在杜佳斯特神殿裡。

他回想起以前聽說過的關於這座神殿的事情，於是推測這些就是巨龍軍團的俘虜們受到﹁審問﹂的拷問室。他的火炬不足以放出能夠照亮陰影深處的光明，這一點讓他感到很慶幸。

他恨這裡，希望自己能離它而去，希望自己能待在別的隨便什麼地方，只要不在這裡就行。哪怕是去頭頂上的城市也行，雖然城裡大概已經爬滿了金龍。垂死者的慘叫聲迴蕩在這些黑暗的走廊裡，牆上濕淋淋地盡是血淚。

米娜既沒有朝左看，也沒有朝右看。火炬的亮光照耀出一條通往上方的樓梯。加爾達爬著這些樓梯，有種自己正從死亡身邊爬回去的感覺。他們來到地面上，也就是神殿的主體部份。

牆上已經現出了裂縫，於是加爾達便能呼吸一小口新鮮空氣。由於火焰壕溝就在旁邊，空氣裡有股很強烈的硫磺味道，儘管如此，那也要比他在下面聞到的氣味來得好。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

一縷縷灰塵飄舞的陽光從裂縫間滲了進來。加爾達開始動手熄滅火炬，但米娜阻止了他。

﹁讓它亮著，﹂她告訴他。﹁我們在要去的地方會需要它的。﹂

﹁我們要去哪裡？﹂他問道，心裡害怕她會說﹁聖壇大廳﹂。

﹁去競技場。﹂

她領頭穿過廢墟中，走得很快，沒有任何猶豫。他注意到一堆堆的瓦礫已經被清理到一邊，使原先很擁擠的走道上分開了一條路。

﹁妳要親自來做這個工作？﹂加爾達不可思議地問。

﹁我有助力。﹂她答道。

他猜出了這個助力的性質，心裡懊惱自己方才提出了這個問題。

與人類不同，當加爾達聽到某座神殿裡有一個人們可以前來觀看流血運動的競技場時，他並不感到噁心。此類競技是牛頭人風俗的一部份，被用來解決從家族血仇和財物糾紛一直到挑選新任皇帝的各種事情。他吃驚地發現，人類覺得這種競技很野蠻。在他看來，人類所熱衷的那種滿懷惡意、偷偷從背後下刀子的政治陰謀才能配得上﹁野蠻﹂二字。

這是座露天競技場，人們能從聖克仙最高的城牆上看見它。加爾達以前曾經有幾分興趣地注意過它，因為這是他在人類領土上看見的唯一一座競技場。這座競技場被修建在山側。它在地面以下鋪滿沙子。一排排依山坡而砌的座席在場地周圍構成一個半圓形。以牛頭人的標準來看，這座競技場並不大，而且處在一種荒廢和衰敗的狀態中。座席間已經有了寬大的裂縫，場地裡到處坑坑窪窪。

加爾達跟隨米娜走過佈滿灰塵的走廊，最後他們來到了一個通往競技場的大型入口前。米娜走進入口，加爾達緊隨其後，這下，他從灰塵滿天的白晝來到了最幽暗的黑夜中。

他猛然停下腳步，眨著眼睛，突然害怕他被人戳瞎了。他能聞到室外的熟悉氣味，其中包括火焰壕溝的硫磺味。他能感到風吹拂過他的面孔。他還應該感到陽光暖暖地照在他臉上，因為就在幾秒鐘之前，他還能透過天花板上的縫隙看到日光和藍天。現在，他抬頭望去，目光所及之處只有一片黑壓壓的天空，沒有星星，也沒有雲彩。他渾身顫抖，不自覺地向後退了一步。

米娜抓住了他的手。﹁別怕，﹂她輕聲說。﹁你站在唯一真神的籠罩下。﹂

考慮到他們上次相遇時的情景，得知自己正處於塔克西絲的勢力範圍中並不能使加爾達感到一絲欣慰。他愈來愈堅定了要離開這裡的決心。他來這裡就是犯了一個錯誤。他是出於對米娜的愛而來，絕非是出於對塔克西絲的愛。他不屬於這裡，他不受歡迎。

階梯從神殿的底層通到競技場裡。

米娜放開了他的手。她顯得很匆忙，已經快步跑下樓梯，確信他會跟來。與她道別的話堵在他的喉嚨裡。什麼言詞都不會管用。她會為他要做的事情而恨他，厭棄他。他再說什麼都無濟於事。他轉身要離開，要回到陽光下，即使那意味著巨龍和死亡也罷。這時，他聽見米娜發出一聲驚叫。

出於對她性命的擔憂，加爾達本能地做出了反應。他拔劍出鞘，叮叮噹噹地跑下樓梯。

﹁西瓦諾謝，你在這裡做什麼？鬼鬼祟祟地躲藏在陰影裡，跟個刺客一樣？﹂米娜質問道。

她的口氣很冷淡，可是她的話音裡卻帶著顫聲。那枝火炬握在她顫抖的手裡，它的光芒也顯得搖曳不定。她毫無防備，給人家弄得措手不及。

加爾達認出了那個癡戀著米娜的精靈國王。精靈面如死灰，又瘦又衰弱，身上那件華美的衣服也成了破破爛爛的布條。然而，他臉上再也沒有那種頹廢、絕望的表情。他看起來平靜而鎮定。比米娜更加鎮定。

﹁刺客﹂這兩個字和年輕人奇怪的舉止使得加爾達舉起了劍。他本來會直劈年輕精靈的頭顱，把他切成兩半，但米娜制止了他。

﹁加爾達，不要，﹂她的聲音裡充滿了不屑。﹁他對我構不成威脅。他沒法做任何事情來傷害我。他的污血只會褻瀆我們所在的這塊神聖土地。﹂

﹁那就滾吧，蛆蟲。﹂加爾達不情願地放下武器。﹁米娜把你的賤命還給你了。撿起它，走開。﹂

﹁容我說幾句話，﹂西瓦諾謝帶著沉靜的尊嚴說。﹁我很難過。為發生在妳身上的事難過。﹂

﹁為我難過？﹂米娜嘲弄般地打量著他。﹁為你自己難過吧！你落入唯一真神的圈套裡。精靈將被消滅，被徹底、完全地消滅。成千上萬個已經倒在我的武力下，而還有成千上萬個將步他們的後塵，直到所有反抗我的人死光。就因為你，因為你的軟弱，你的族人將被滅絕。而你居然為我感到難過？﹂

﹁是的，﹂西瓦諾謝說。﹁我不是僅有的一個落入圈套的。如果我更堅強一點，也許我能拯救妳，但我不夠堅強。因為這個，我很難過。﹂

米娜盯著他，那雙琥珀色眼睛裡的目光愈來愈冷酷，在他周身愈罩愈緊，似乎要把生命一點一滴地從他身上榨出來。

他堅定地站在原地，眼睛裡充滿了哀傷。

米娜鄙夷地轉過身去。﹁帶上他，﹂她命令加爾達。﹁他將親眼目睹所有心愛之物的終結。﹂

﹁米娜，讓我宰了他︱︱﹂加爾達開口說。

﹁你總是非要與我唱反調嗎？﹂米娜憤怒地回敬道。﹁我說帶上他。別怕。他不會是唯一的目擊者。所有唯一真神的敵人都將在這裡目睹祂的勝利。其中也包括你，加爾達。﹂

她轉過身，走進了通往競技場的門。

加爾達的後脖頸上寒毛直豎。汗水濕透了他的手心。

﹁跑吧，﹂他粗魯地對精靈說。﹁我不會阻止你的。快點離開這裡。﹂

西瓦諾謝搖了搖頭。﹁我要留下來，跟你一樣。我們留下來是出於同一個原因。﹂

加爾達咕噥起來。他站在門廊裡，心裡爭辯著，儘管他已經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了。精靈說得對，他們留下來是出於同一個原因。

加爾達咬牙切齒地大步走進門內，來到競技場中。他回頭瞟了一眼，想看看精靈國王是否跟在後邊。結果，他吃驚地看到另一個精靈站在西瓦諾謝身後。

老天，他們爬滿了這個地方！加爾達想。

那個精靈注視著加爾達，牛頭人忽然有種不自在的感覺，他感到這個長著年輕臉龐和滄桑眼眸的精靈能讀出他腦子裡和心裡的念頭。

加爾達不喜歡這樣。他不信任這個新來的精靈，於是他猶豫起來，思量著該不該先回去收拾他。

精靈平靜地站在那裡，等待著。

所有唯一真神的敵人都將在這裡目睹祂的勝利，也許這只是另一個罷了。加爾達聳聳肩，走進了競技場。他被迫追隨著米娜手裡火炬的光輝，因為他沒法在黑暗中看見她。

## ２︱３１聖克仙之戰

銀龍低飛在聖克仙上空。牠們不屑使用自己致命的龍息武器，而只依靠龍威逐退敵人。傑拉德以前也曾御龍飛行過，但他從來沒騎著龍去打過仗。他經常納悶，為什麼有人在完全可以腳踏實地的情況下，卻願意冒著折斷脖子的危險在天上打仗。現在，當體驗了從聖克仙城防工事上呼嘯而過的興奮感後，傑拉德意識到他再也不能回到地上刀劈斧砍的酣戰中去了。

當他和銀龍向倒楣的守軍們俯衝而去時，他高呼了一聲索蘭尼亞戰號。他這麼做，並不是因為覺得他們能聽見他，只是出於飛行的愉悅和看見敵軍尖叫著、驚慌失措地望風而逃帶來的快感。其他騎士也在他身邊喊成一片。大群敵軍絕望地試圖逃避盤旋在他們頭頂上的閃亮死神，而坐在金龍背上的精靈弓箭手們則朝人群裡撒下一排排箭雨。

死靈河川盤旋在傑拉德身邊，想要阻止他，想要用它們陰冷的手臂裹住他，淹沒他，弄瞎他。但死靈軍隊如今已是群龍無首。沒人給它們下達命令，也沒人指揮它們。金龍和銀龍的巨翼劃過死靈河川，像一縷縷陽光撕碎清晨飄蕩在河岸邊的迷霧一樣把它們撕得粉碎。傑拉德看見死靈們抓持的手臂和乞求的嘴巴旋滾在他身邊，但它們再也不能激起恐懼了。傑拉德對它們只有憐憫。

他把目光移開，移回到手頭的差事上，於是死靈消失了。

當城牆上的大多數守軍被掃蕩一空後，巨龍便紛紛降落在環繞聖克仙的山谷裡。騎在牠們背上的精靈和人類戰士跳了下來。他們排成隊列，開始向城市進軍，而與此同時，傑拉德與其他龍騎士則繼續在空中巡視。

西瓦那斯提和奎靈那斯提精靈把他們的旗幟豎在山谷中央的一座小土丘上。阿爾瀚娜本想親自率領對聖克仙的突擊，但她是西瓦那斯提王國名義上的統治者，於是她只好不情願地同意薩馬的意見，也就是她的位置應該在後方，應該在那裡下達命令，督導攻擊。

﹁我將會是那個拯救我兒子的人，﹂她對薩馬說。﹁我將是那個把他從監牢裡解救出來的人。﹂

﹁陛下︱︱﹂薩馬開口說，他臉上陰雲密佈。

﹁別說了，薩馬，﹂阿爾瀚娜下令。﹁我們會發現西瓦諾謝活得好好的。我們會的。﹂

﹁是，陛下。﹂

他離她而去，站到山丘上，他們破爛不堪的旗幟在她頭頂上組成了一條黯然失色的彩虹。

吉爾薩斯站在她身邊。與阿爾瀚娜一樣，他也希望能身處在戰士們中間，但他知道，一個武藝生疏的劍士，無論是他自己，還是對那些不走運待在他身邊的人，都是一種危險。吉爾薩斯望著妻子馳向戰鬥。看見那團捲曲的、狂野跳動著的長髮，他便能從一千個人裡面辨認出她。另外，她總是與自己的卡岡那斯提戰士衝在最前面，高喊著他們古老的戰號，揮舞著武器，向敵人挑戰，要他們不要再躲藏在城牆後邊，而是出來決一死戰。

他為她擔憂。他總是為她擔憂，但他識趣地沒有向她表達過這些擔憂，也沒有試圖把她留在自己身邊安全的地方。她會把那個當成一種侮辱，而這是完全應該的。她是個戰士，擁有戰士的心，戰士的直覺，戰士的勇氣。她不會那麼容易被人殺死。他的心向她而去，這時，就好像覺察到了他的愛撫一樣，她回過頭，舉起劍向他致敬。

他向她揮手，但她沒有看見。她又把臉轉回到了戰鬥進行的方向。現在，除了靜候結局外，吉爾薩斯已經無能為力了。

塔斯佳爵士從銀龍背上率領索蘭尼亞騎士前進。他依舊對索蘭薩斯之敗耿耿於懷。當米娜以勝利者之姿進城後，她站在城牆上發出的嘲弄似乎還在他耳邊迴響。他盼望能再次在一道城牆上看見她︱︱看見她的腦袋被一枝長戟刺在那裡。

少數敵人成功地克服了龍威，開始組織防禦。弓箭手們重新出現在城垛上，向承載著塔斯佳爵士的銀龍放了一排箭。一條金龍看見了這些羽箭，向它們噴出一口龍息，頃刻間飛箭全數被大火吞噬。塔斯佳爵士指引他的銀龍飛進了聖克仙城的中心。

山谷裡的軍隊向守護城市的火焰壕溝開來。銀龍向壕溝噴出冰霜龍息，冷卻了巖漿，使它們凝固成黑色的巖石。有幾個盡忠職守的敵軍開始從塔樓裡向前進中的軍隊放箭，但升上天空的蒸氣給攻擊者提供了掩護。

精靈弓箭手停下來射箭，將一波又一波箭雨撒向敵軍。在它們的掩護下，尤瑞奇爵士率領他的劍士向城牆衝去。守軍的幾輛投石車尚堪使用，它們向下邊投擲了一兩塊大石頭，但操縱它們的人是在驚慌失措中匆忙開火的，因此準頭都差得離譜。石塊毫無危害地彈開了。士兵們將抓鉤拋上城牆，開始攀援而上。

一群大膽的精靈弓箭手從盤旋在低空中的龍身上躍下，落在聖克仙城內建築的屋頂上。他們從這個居高臨下的有利位置向守軍的後背射箭，從而造成了更大的恐慌。

進攻者沒有帶來一輛撞城車敲開城門，但事實證明，也沒這個必要。有條金龍來到城市的西門前，不顧從城垛上不斷飛來的冷箭，向城門噴出一片烈焰。就在人們眼前，城門化為火光沖天的焦炭。隨著一聲勝利的吶喊，人類和精靈衝進了聖克仙城。

一旦到了城裡，戰鬥就變得更加激烈，因為守軍現在已經面臨必死的厄運，他們拋下了對巨龍的恐懼，開始頑強戰鬥。由於害怕傷及友軍，龍很難助上一臂之力。

不過，傑拉德依舊推測，不用過多久這一天就將屬於他們。他正要命令銀龍把他送到地上，讓他能加入戰鬥，這時，他聽見奧蒂拉叫喊他的名字。

由於失明的銀龍明鏡無法參加突擊，因此牠和奧蒂拉便自願充當斥候，將攻擊者引導到需要他們的位置上。她呼喚著傑拉德，用手指向北方。他看到一大群奈拉卡黑甲騎士和步兵成功地從城裡突圍而出，正在向末日之王撤退。他們並沒有倉皇逃竄，而是排成了參差不齊的隊列行軍。

傑拉德不願放他們逃走，因為他知道，一旦到了山裡，就休想再把他們揪出來。他敦促自己的龍飛過去攔截他們。這時，山口處傳來一道金屬閃光，吸引了他的視線。

從東邊的群山中出來了另一支軍隊。這些士兵排成嚴整有序的隊列，就像某種龐大、致命、鱗片閃閃發亮的蛇蟲一般，正沿著山坡疾走而下。

龍人來援救聖克仙了。牠們有千人之眾，也許還要多。敗走的黑暗騎士們看到龍人正朝他們的方向而來，頓時爆發出一片響亮得連傑拉德在天空中都能聽見的歡呼聲。黑暗騎士軍開始變換隊形，準備在重新整合後與他們的新盟友一起發動進攻。

龍人們移動得很迅速，疾步跑下山來。很快牠們就將來到聖克仙的城牆上。一旦牠們進了城，龍就沒法再攔截牠們，因為那麼做會傷到正在巷戰的騎士和精靈。

傑拉德的銀龍準備俯衝下去攻擊，而就在此時，傑拉德驚訝地盯著下邊的情景，吼出一道命令，要他的龍停下來。

龍人整齊劃一地轉了個彎，殺進了黑暗騎士的隊列中，而這些目瞪口呆的騎士就在片刻之前還把龍人當成友軍來歡呼。

龍人迅速解決了腹背受敵的騎士。敵人在牠們的攻擊下潰不成軍，就在傑拉德的眼前土崩瓦解。做完這件事，龍人再次排成整齊的隊列，向聖克仙走去。

傑拉德一點也不明白出了什麼事。龍人怎麼可能成了索蘭尼亞騎士和精靈的盟友？他納悶自己到底應該阻擋牠們的進軍，還是放龍人們進城。理智擁護其中一個選擇，而他的心卻支持另一個。

不過，決定權很快被從他手裡奪走了，因為就在下一瞬間，聖克仙城、蜿蜒前行的龍人隊列、他騎乘的那條巨龍的銀色翅膀、頭顱和鬃毛全都在他眼前煙消雲散。

他又一次體驗到了穿過魔法走廊的旅行帶給人的頭暈目眩，和胃裡翻江倒海的感覺。

傑拉德發現自己坐在漆黑天空下的一條硬邦邦的石頭板凳上，眼睛正盯著下邊一個被冰冷刺骨的白色光輝照亮的競技場。起初他沒法找到光源，但緊接著他悚然一驚地意識到，它是從懸浮在競技場上空的無數死靈身上散發出來的，因此，在他看來，他和競技場，還有它裡面的每一個人，都似乎漂浮在一片廣袤而欲靜不止的死亡之海裡。

傑拉德轉過頭去，看見奧蒂拉正目瞪口呆地盯著前方。他看到塔斯佳爵士和尤瑞奇爵士坐在一起，而齊格菲爵士則坐在不遠處。阿爾瀚娜‧星光占據了一個位置，另外還有薩馬。他們兩個惱火而困惑地望著眼前的情景。吉爾薩斯也在場，他的妻子牝獅跟他在一起，他身邊還坐著普蘭切特。

朋友與死敵共聚一堂。薩繆瓦爾隊長坐在看臺上，顯得既沮喪又莫名其妙。兩個龍人也坐在那裡，一個是龐大的、脖子上掛著一根金鍊的波札克龍人，還有一個是頂盔貫甲、穿著全套戰鬥裝束的西瓦克龍人。波札克龍人看起來一臉嚴肅，而西瓦克龍人則顯得心緒不寧。在那群人中，不只一個是在廝殺酣戰時被人拉來的。他們的面孔漲得通紅，沾上了斑斑點點的血漬。這些人全都驚訝而迷惑不解地瞪大了眼睛。法師達拉馬的屍體也在這裡，他坐在一條凳子上，茫然地凝視前方。

死人沒有發出一絲聲音，活人也一樣。傑拉德張開嘴，想呼喚奧蒂拉，結果卻發現他沒了聲音。一隻看不見的手制止了他的發言，把他推回到座位上。除非那隻手指引他，否則他就動彈不得。他只能看見人家要他看見的東西，除此以外就沒了。

他腦海裡忽然浮現出一個念頭：他死了，也許一枝箭射中了他的後背，因此他才被帶到了這個死靈匯聚的地方。但他的恐懼很快就消退了。他能感到自己的心臟在跳動，能聽見血液拍打在他的耳朵裡。他能把手握成拳頭，能把甲胄的釘子鍥進皮肉裡而感到疼痛。他能把雙腿挪來挪去。他能感到恐懼，這時他便知道自己還沒死。他是個囚犯，在違反他自己意志的情況下被人出於某種目的而拖到這裡來。至於那個目的本身，他只能推測它一定很可怕。

跟死者一樣沉默而寸步難移的生者們被禁錮在原地，盯著下邊閃耀著妖異光彩的競技場。

天空中現出了一頭龍的形體。稍縱即逝、沒有實體的五顆頭顱猙獰地從一根脖頸上伸出來。碩大無朋的雙翼像艙蓋一樣遮住了競技場，將希望吸吮一空。在龍翼可怕的陰影下，巨大的尾巴盤繞在所有人周圍。十隻眼睛瞪著所有方向，前顧後盼，看透了每個人的內心，尋覓著其中的黑暗。五張大嘴飢餓地咬著牙齒，尋找黑暗，吞噬它。

五個龍嘴張開，發出一聲沉默的呼喚，這個聲音撕裂了所有聽者的耳鼓，讓他們只好咬緊牙關，強忍痛苦，把眼淚硬生生地堵回去。

在這聲召喚下，米娜走進了競技場。

她穿著奈拉卡騎士的黑甲。那身甲胄並沒有在妖異的光芒下閃耀，而是如同龍翼一樣漆黑。她沒有戴頭盔，臉上像鬼魅一般蒼白。她在手上拿著一柄龍槍。在她身後幾乎隱沒到陰影中的地方，牛頭人站在那裡，忠實地衛護著她的後方。

米娜面對著看臺上沉默的人群。她的目光包容了生者和死者雙方。

﹁我是米娜，﹂她呼喊道。﹁唯一真神的選民。﹂

她停下來，似乎在等待已經習慣接受的那份歡呼。沒人說話。生者不發一言，死者也沒有聲音。他們的話音都被偷走了，於是他們只能默默地望著。

﹁記住這些話。﹂米娜繼續說道。她的聲音聽起來既冷漠又威嚴。﹁無論是現世，還是永世，唯一真神都是獨一無二的神靈。沒有其他神會來接替。現在，你們要敬拜唯一真神，直到永世無盡。現在，你們要替唯一真神效勞，無論生前死後，直到永世無盡。忠僕將獲獎賞，叛逆將遭懲罰。這一天，唯一真神彰顯了祂的力量。這一天，唯一真神以實體形式進入世界，將不朽界域和凡界連為一體。唯一真神能在它們之間自由來往，因此，祂將統治它們兩者。﹂

米娜舉起龍槍。這柄曾經銀光閃閃、看起來很漂亮的長槍如今閃耀著冰冷慘淡的光芒，它的槍尖已經被血染黑了。

﹁我將這個作為唯一真神力量的驗證。我拿著傳說中的龍槍。它曾經是那些與唯一真神為敵的人手裡的一件武器，而今已經歸祂所有。紅龍瑪烈赤斯就死在龍槍的鋒尖上，死在唯一真神的意志下。唯一真神無所畏懼。作為對這個的象徵，我將龍槍打碎。﹂

米娜雙手握住長槍，把它放到自己彎曲的膝蓋上。長槍就像一根已經死去很久的乾枯樹枝一樣折成兩段。米娜輕蔑地把兩根殘骸從肩上扔到身後。槍桿落在競技場中的沙地上。它們的銀光短暫而勇敢地閃耀了片刻。隨即，龍的五顆頭顱向它們噴吐，龍息覆蓋了它們。光芒暗淡下去，最後熄滅了。

生者和死者默默地觀望著。

加爾達默默地觀望著。

他站在米娜身後，警戒著她的後方，因為在黑暗中的什麼地方，有個奇怪的精靈在蠢蠢欲動，更不要提那個可憐蟲西瓦諾謝了。加爾達對後者並不怎麼擔憂，但他已經決心不放任何人走過他身邊。這是米娜的勝利一刻，沒有誰可以在這時與她搭話。

這是她的時刻，加爾達告訴自己。她會得到尊崇。這是塔克西絲要做的最起碼的事情。他反覆告訴自己這個，然而擔憂卻在咬噬著他。

這是加爾達頭一次親眼目睹塔克西絲神后的真正力量。他敬畏地看到競技場裡坐滿了人，他們都是在各自的生命中突然被俘虜，被帶到這裡來，目睹祂勝利進入凡界的那一幕。他敬畏地望著祂的龍形，望著祂的巨翼遮蔽了希望之光，將永恆的黑暗帶到世界上。

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低估了祂，而他的靈魂也在祂面前彎下了膝蓋。他是個叛逆成性的奴隸，愚蠢地妄圖爬到高於他自己位置的地方。他已經接受了教訓。他會永遠當個奴隸，哪怕在死後也罷。他會接受他的命運，因為在這裡，在黑暗之后全部威力和王權的籠罩下，他已經領悟了，他只配得到這個。

但米娜不是。米娜並非生來就是個奴隸。米娜生來是為了統治。她已經證明了自己，證明了她的忠誠。她曾行走在血火中，從來沒有臉色蒼白，從來沒有改變她那不可動搖的心志。讓塔克西絲隨便對他做什麼吧，讓祂來吞噬他的靈魂。只要米娜得到尊崇，受到獎賞，加爾達便心滿意足了。

﹁唯一真神的敵人已被消滅，﹂米娜喊道。﹁他們的武器已被摧毀。沒人再能阻擋祂勝利地進入這個世界。﹂

米娜抬起手，她的琥珀色眼睛仰望著龍。﹁陛下，我一直崇拜您、敬仰您。我誓死為您效勞，而我已經準備好遵守那個誓言。由於我的過錯，您失去了金月的軀體，那個您將居於其中的軀體。我願意提供我自己的作為代替。取走我的生命吧。用我的軀體來承載您。我以這個來證明我的信仰！﹂

加爾達驚駭地倒吸一口冷氣。他想要阻止這種瘋狂行為，想要阻止米娜，然而，儘管他怒吼著抗議，他的話語卻只是一聲沉默的尖叫，沒人能夠聽見。

五顆頭顱俯視著米娜。

﹁我接受妳的犧牲。﹂塔克西絲神后說。

加爾達向前撲去，卻不能動彈絲毫。他舉起手，但它不肯移動。他被束縛在黑暗中，什麼也不能做，只能眼睜睜地望著他曾經愛過、尊崇過的一切被人摧毀。

烏雲，墨黑而面目猙獰、激射著閃電的烏雲，從末日之王上滾滾而來。烏雲在黑暗之后身邊翻騰，使祂在人們的視線裡變得模糊。烏雲翻轉攪動，掀起一陣陣狂風，如鞭子般劈頭蓋腦地抽打在加爾達身上，逼使他跪倒在地。

米娜的祈禱、米娜的信仰打開了監牢之門。

暴雨雲變化成了一駕由五頭龍牽引的戰車。站在戰車上、手持韁繩的正是以人形出現的塔克西絲神后︱︱祂很美麗，美得邪惡，美得可怕，令人不忍卒睹。祂的面孔如同南方廣袤的冰封荒野一樣寒冷，在那裡，一個人瞬間便會死去，他的呼吸就在自己的肺裡被凍成冰塊。祂的眼睛是火葬堆的烈焰。祂的指甲是利爪，祂的頭髮是死屍身上那種凌亂的長髮。祂的甲胄是黑色火焰。祂在身側佩帶了一把永遠沾染著血污的寶劍，用來將靈魂從他們的軀體上截下。

祂的戰車懸浮在空中，五頭龍的翅膀搧動著，使它高高在上。塔克西絲離開了戰車，降臨到競技場裡的沙地上。祂踏著閃電而來，暴雨雲是祂的斗篷，披掛在祂身後。

塔克西絲走向米娜。五頭龍高昂起祂們的頭顱，呼喊出一首勝利的頌歌。

加爾達沒法移動，沒法去拯救她。風以如此暴烈的力量吹向他，弄得他連抬起頭都做不到。他呼喚米娜，但他的聲音被怒吼的大風颳跑了，而他的哭喊也無人聽見。

米娜顫抖著，淒然一笑。﹁吾后。﹂

塔克西絲伸出了祂那雙長著利爪的手。

米娜毫不畏縮地站著。

塔克西絲向米娜的心臟伸出手去，要將那顆心臟據為己有。塔克西絲向米娜的魂魄伸出手去，要將它從她的軀體中拉出來，拋入永恆的忘卻中。塔克西絲伸出手，要用祂自己的不朽去填充米娜的軀體。

塔克西絲伸出手，但祂的手怎麼也摸不到米娜。

米娜看起來嚇壞了，困惑不解。她的身體開始發抖。她也向她的神后伸出手去，但同樣無法碰觸祂。

塔克西絲瞪起眼睛。那雙火眼使競技場裡充斥著祂駭人的憤怒目光。

﹁不聽話的孩子！﹂祂喊道。﹁妳怎麼敢忤逆我？﹂

﹁我沒有！﹂米娜渾身顫慄著，氣喘吁吁地說。﹁我向您發誓︱︱﹂

﹁她沒有忤逆禰。是我做的。﹂一個聲音說。

那個奇怪的精靈走過加爾達身邊。

黑暗之后的怒氣掀起陣陣狂風，在精靈身邊嚎叫著，吹打在他身上。祂的閃電劈打在他周身，要把他活活烤焦。驚雷轟鳴，竭力要把他壓倒。精靈被風吹得直不起腰來，但他依然在前進。他被閃電打倒在地，但他爬起來，繼續向祂走去。他無所畏懼、鎮定自若地站到了黑暗之后面前。

﹁帕拉丁！我親愛的兄長！﹂塔克西絲吐出了這幾個字。﹁看來，禰終於找到了禰不小心放錯地方的世界。﹂祂聳了聳肩。﹁禰太遲了，已經不能阻止我。﹂

祂被逗樂了，對著祂朝看臺的方向揮了揮手。﹁去找個位子。當我的客人。我很高興禰能來。現在，禰可以目睹我的勝利了。﹂

﹁禰錯了，妹妹，﹂精靈用銀鈴般的聲音說。﹁我們能阻止禰。禰知道我們如何能阻止禰。它寫在書上。我們都同意了。﹂

黑暗之后眼裡的火焰動搖了。長著利爪的手指扭曲起來。有那麼一瞬間，祂水晶般的美貌蒙上了一層疑慮和焦急。只是一瞬間而已。祂的疑慮消失了。祂的美貌恢復如初。

祂露出了微笑。

﹁禰不會對我做那個，兄長，﹂說著，塔克西絲不屑地打量著祂。﹁偉大而強權在握的帕拉丁永遠不會做出那樣的犧牲。﹂

﹁禰錯估了我，妹妹。我已經做了。﹂

精靈把手伸進一個掛在身旁的包包裡，取出一把小刀，這把刀曾經歸一位與祂相識的坎德人所有。

帕拉丁將小刀劃過自己的掌心。

鮮血從傷口處汨汨而出，滴落到競技場的地面上。

﹁平衡必須得到維持，﹂祂說。﹁我已是凡人。禰也一樣。﹂

暴雨雲、龍、閃電、戰車，全都消失得無影無蹤。太陽明艷地照在藍天上。看臺上的座位突然變得空空蕩蕩，除了諸神之外。

他們坐在審判席上，五位在光明一邊：米莎凱，溫和的醫療女神；奇力‧裘理斯，索蘭尼亞騎士的至愛；馬哲理，帕拉丁之友，從彼域而來；哈巴庫克，海洋之神；布蘭克拉，祂的音樂能夠撫慰人心。

五位在黑暗一邊：沙茍納，復仇之神，祂無動於衷地望著自己配偶的垮臺；魔吉安，疫病立神；奇魔須，不死生物之主，祂對塔克西絲入侵那個曾經屬於祂的領域仍舊怨憤不已；賽波音，祂將自己心愛的兒子，艾瑞阿肯之死歸咎於塔克西絲；西都凱，祂只關心平衡得到維持。

六位站在中間：吉力安，祂掌握著托布爾之書；西理安，自然之神；西那瑞，祂的配偶，商業之神；李奧克斯，世界的鑄造者；奇思洛夫，森林女神；亦為林，祂能看見過去、現世和未來。

三位神子，索林那瑞、努林塔瑞、努塔瑞，如同以往地站在一起。

在光明這邊，有一個位置空缺著。

在黑暗這邊，有一個位置空缺著。

塔克西絲詛咒祂們。祂狂怒地尖叫著，用現在只剩一個、而非五個的聲音呼喊著，祂的聲音屬於一個凡人。祂眼裡曾經燃燒著足以烤焦太陽的烈火，而現在，它已經衰退成搖曳不定的燭火，大概只消一口氣就能吹滅。祂身上骨肉的重量將祂從空虛中拉了下來。心跳的聲音沉重地在祂耳邊轟響著，每一聲都在告訴祂，有朝一日它的跳動會停止，而死亡便將接踵而至。祂得呼吸，要不然會憋死。祂得費力去一口一口地呼吸。祂感受到了一陣陣從未體驗過的飢餓，還有這具脆弱而嬌嫩的軀體帶來的其他所有痛苦。祂，曾經跨越天界，在群星間馳騁，現在卻只能憎恨地盯著那兩條祂必須躑躅於其上的腿。

塔克西絲抬起祂遍佈沙礫、燃燒著怒火的眼睛，看見米娜站在祂面前，顯得年輕、強壯、動人。

﹁是妳做的，﹂塔克西絲破口大罵。﹁妳跟他們共同策劃了我的失敗。妳想要他們歌頌妳的名字，而不是我的！﹂

說罷，塔克西絲拔劍衝向米娜。﹁也許我是凡人，但我仍能操持死亡！﹂

加爾達發出一聲狂吼。他撲過去阻止這一擊，躍到米娜身前，用自己的身體掩護她，舉起他的劍衛護她。

黑暗之后的劍刃向下劃出一道銳利的弧線。鋒刃切斷加爾達持劍的手，將它從肩膀下劈落在地。

胳臂、手掌，還有巨劍，全都落在他腳下，躺在一灘漸漸擴散開的血泊中。他自己的鮮血。加爾達跪倒在地，與將要奪走他知覺的劇痛和震撼拚爭著。

黑暗之后舉起祂的劍，把它高懸在米娜的頭頂上。

﹁寬恕我。﹂米娜柔聲說道，然後她便站在那裡，等待擁抱這一擊。

加爾達自己的生命正在流逝，他剛要向前做拚死一撲，忽然有人從背後給了他重重一擊。他抬起已然暗淡的眼睛向上望去，看見西瓦諾謝站在他身邊。

精靈國王手上握著龍槍折斷的殘骸。他擲出長槍，使出了心中悲痛和愧疚的力量，使出了心中擔憂和愛戀的力量。

長槍擊中了塔克西絲，牢牢地插在祂的胸膛上。

祂低下頭，震驚地注視著長槍從祂的肌肉中突出。祂移動手指，去觸摸那個可怕傷口上泉湧般的明亮而黑暗的鮮血。祂踉蹌起來，開始向下倒去。

隨著一聲狂亂的、飽含悲傷和熱愛的呼喊，米娜向前躍去。她將垂死的神后抱入了懷中。

﹁別離開我，媽媽，﹂米娜哭喊道。﹁別把我一個人丟在這裡！﹂

塔克西絲對她視而不見。祂把目光緊緊地盯在帕拉丁身上，其中滿是祂的憎恨，白熱的、無窮無盡的、永恆的憎恨。

﹁如果說我失去了一切，那禰也一樣。這個曾經使禰如此欣喜的世界永遠也不能回到它原來的樣子了。至少，我已經做到了那麼多。﹂

神后的唇間泛起血沫。祂咳嗽著，竭力要吸進最後一口氣。﹁有朝一日，禰將領教死亡的痛苦。更有甚者，兄長︱︱﹂塔克西絲獰笑著，而陰雲已經漫上了祂的眼眸。﹁禰將領教生命的痛苦。﹂

祂的呼吸夾帶著鮮血的汨汨聲。祂的身體一陣顫抖，雙手無力地垂蕩下來。祂的頭垂在米娜的懷抱中。那雙眼睛凝固了，直直地盯著祂以前統治了這般長久、以後再不會統治的夜空。

米娜把死去的神后抱在胸前，搖晃著祂，哭泣起來。其他人，加爾達、那個奇怪的精靈，還有諸神，全都一言不發，目瞪口呆。唯一的聲音是米娜嘶啞的嗚咽。西瓦諾謝嘴唇發白，面如死灰，把一隻手放到她的肩膀上。

﹁米娜，祂想殺了妳。我無法讓祂︱︱﹂

米娜抬起淚如泉湧的臉。當她的目光觸及到他的皮肉時，那對琥珀色眼睛顯得灼熱而犀利，像燃燒著一團火。

﹁我想死去。我會快樂而充滿感激地死去，因為我是在為祂效命而死。現在，我活著，祂死了，我一個親人都沒有了。沒有了！﹂

她伸手抓起塔克西絲的劍，那隻手上濕淋淋的盡是神后的鮮血。

帕拉丁想要去攔截她，阻止她。一隻看不見的手推了他一把，讓他摔倒在沙地上。從天空中傳來一個雷鳴般的聲音。

﹁我們會如願復仇，凡人。﹂沙茍納說。

米娜把劍插入了西瓦諾謝的下腹。

﹁米娜︱︱﹂他將這個詞從慘白的嘴唇中擠出。他已經沒聲音能說出它。他的面孔因痛楚而扭曲。

米娜板著臉，狂怒地把劍刺得更狠，刺得更深。她任由他繼續掛在刺穿他的劍上，任由他掛了許久。與此同時，她望著他，讓那對琥珀色眼睛的目光緊緊地罩住他。最後，她對他即將死去感到心滿意足，便抽出了劍。

西瓦諾謝沿著沾滿他鮮血的劍刃慢慢滑下，癱倒在沙地上。

米娜握緊那柄血淋淋的劍，走過帕拉丁身邊，後者正緩慢地從競技場的沙地上爬起來。

米娜注視著他，把他吸入了琥珀中。她把塔克西絲的劍扔到他腳邊。

﹁你會體驗到死亡的痛苦。但不是立即，不是現在。吾后意願如此，而我將遵從祂的遺願。但記住這個，蛆蟲。在我遇見的每個精靈的臉上，我都將看到你的臉。我奪走的每條精靈性命都將是你的性命。而我將奪走許多︱︱來為那一條償命。﹂

她朝他吐了口唾沫，正吐在他臉上。然後，她轉向諸神，桀驁不馴地打量著祂們。接著，她跪到她的神后的屍身邊，親吻了冰冷的前額。米娜把祂抱在懷中，將祂的遺體從杜佳斯特神殿中帶走了。

除了米娜離去的腳步聲，競技場中一片沉寂。加爾達把頭垂落到被陽光曬得有些溫暖的沙地上。他累極了。不過，現在他能休息了，因為米娜已經安全。她終於安全了。

加爾達合起眼睛，開始踏上前往黑暗的漫漫旅途。他沒有走上很遠就發現他的路被堵住了。

加爾達抬起頭，看見一個碩大無比的牛頭人。那個牛頭人與紅龍死在其上的山岳一樣高大。祂的角掠過群星，祂的皮毛一片烏黑。祂穿著一件皮甲，裝飾在上面的純銀閃耀著森冷的光芒。

﹁薩迦斯！﹂加爾達驚呼道。他抓緊肩上流血不止的斷臂傷口，顫顫巍巍地跪倒在地，垂下了頭，把角觸到地上。

﹁起來，加爾達，﹂神的聲音轟響在天界上。﹁我對你很滿意。你在需要時向我求助。﹂

﹁謝謝您，偉大的薩迦斯。﹂加爾達不敢站起，只是猶疑地抬起了頭。

﹁為了回報你的信仰，我賜還給你生命，﹂薩迦斯說。﹁我給你生命和你的持劍手臂。﹂

﹁除了我的手臂外，偉大的薩迦斯，﹂加爾達懇求道，痛楚在他胸口灼燒著。﹁我接受我的生命，而我將用這一生來尊崇您，但那條手臂已經斷了，我不想要它回來。﹂

薩迦斯不樂意了。﹁牛頭人國度最後終於拋掉了束縛我們這麼多世紀的枷鎖。我們已經從長久以來禁錮我們的島嶼上衝了出來，正在努力從這個大陸上獲取我們的合理位置。加爾達，我需要像你這樣的豪俠戰士。我需要他們是完整的人，而不是殘廢。﹂

﹁我感謝您，偉大的薩迦斯，﹂加爾達謙恭地說。﹁但是，如果在您看來沒什麼區別的話，我將學會用左臂戰鬥。﹂

說罷，加爾達緊張起來，害怕地等待神靈的怒火降臨。他什麼也沒聽見，便大膽向上瞟了一眼。

薩迦斯微笑起來。祂的微笑有些不大情願，但畢竟是個微笑。﹁隨便你吧，加爾達。你可以自由地決定自己的命運。﹂

加爾達長長地鬆了口氣。﹁偉大的薩迦斯，為了這個，﹂他說。﹁我真的感謝您。﹂

牛頭人眨著眼睛，把他的面孔從濕漉漉的沙地上抬了起來。他記不得自己身在何處，也無法想像他居然躺在這裡，在中午時分打了個盹。米娜會需要他的。要是發現他在偷懶，她會生氣的。他跳起來，本能地摸向掛在腰邊的佩劍。

他沒有劍。也沒有手去抓住它。他的斷臂躺在他腳下的沙子上。他望向曾經長著手臂的地方，望向沙地上的鮮血，於是記憶回來了。

除了失落的右臂外，加爾達很健康。傷口癒合了。他轉身想要感謝神靈，但神已經不在了。諸神們全都離去了。除了精靈國王的屍體和那個長著年輕臉龐和古老雙眼的奇怪精靈，競技場上空無一人。

加爾達緩慢而笨拙地用他的左手摸索著，拾起了他的劍。他移動劍帶，讓它掛在他的右腿上，然後，在經過許多次笨拙的嘗試後，他終於把劍插回鞘中。那件武器掛在那裡，讓他感到不自然，不舒服。然而，他會習慣的。這一次，他會習慣的。

空氣已經不像他記憶中那般溫暖了。太陽正向山後墜去，為即將到來的夜晚投下陰影。如果他還想找到她，那就得趕快了。他得馬上離去，趁現在還有殘留的日光。

﹁你是個忠實的朋友，加爾達。﹂當牛頭人走過他身邊時，帕拉丁說。

加爾達咕噥了一句，繼續拖著沉重的步伐向前走去，追隨著她的腳印，以及她的神后留下的血跡。

為了對米娜的愛。

## ２︱３２凡人之年代

聖克仙城之戰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到夜幕降臨時，城市投降了。本來它也許很早就會投降，但沒有人願意做出這個決定。

黑暗騎士和他們手下的士兵徒勞地呼喚米娜的名字。她沒有回應，也沒有來，這時，他們才最終意識到她不會來了。有些人滿心苦澀，有些人憤懣不平。所有人感覺受到背叛。有幾個騎士知道，即使他們從戰鬥中活下來，也難逃被處死或囚禁的厄運，因此他們繼續戰鬥下去。大多數人之所以戰鬥只因被前進的敵軍逼得走投無路。

有些人決定遵照加爾達的建議，試圖躲藏到末日之王的洞穴裡去。這些人組成了那支迎頭撞向龍人的軍隊。黑暗騎士們以為他們終於找到了盟友，於是準備停止撤退，回過頭來重新奪取城市。因此，當龍人向他們殺來時，他們的驚訝簡直難以形容，但這份驚訝也十分短暫。

這些奇怪的龍人是誰？牠們為什麼要來援助精靈和索蘭尼亞騎士？這個問題的答案將永遠不會有人知道。龍人軍隊沒有進入聖克仙。牠們把隊列停留在城外，直到看見黑暗騎士團的旗幟被撕扯下來，被奎靈那斯提、西瓦那斯提和索蘭尼亞的旗幟取代為止。

一名穿著甲胄、脖子上圍著一條金鍊的波札克龍人走上前去，和牠在一起的是一個佩戴著龍人高階指揮官標誌的西瓦克龍人。後者下令龍人軍隊立正。牠和波札克龍人向旗幟敬禮。龍人士兵們用劍敲擊盾牌表示致敬。西瓦克龍人下令行軍，於是龍人軍隊轉身離開，重新向群山間開去。

有些人回憶起自己聽說一群龍人接管了泰爾城。據說，這些龍人對黑暗騎士沒什麼好感。即使這個傳言屬實，從泰爾到聖克仙仍然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沒人能說出龍人是怎麼在關鍵時刻趕到的。因為此後再沒人見過那些龍人，因此這個謎團也就一直沒有解開。

當聖克仙的勝利已成囊中之物後，許多金龍和銀龍便離開了那裡，前往牠們在巨龍列島和其他地方的窩裡。在牠們離開前，每頭龍都撿起並帶走一部份圖騰留下的骨灰，要把它們帶到巨龍列島去，在那裡舉行一個適宜的葬禮。金龍和銀龍帶走所有遺骸，即使它們當中還夾雜著紅龍、藍龍、綠龍、黑龍和白龍的骨灰。因為牠們全都是克萊恩本地龍。

﹁那你呢，先生？﹂傑拉德問明鏡。﹁你打算回光明城堡去嗎？﹂

傑拉德、奧蒂拉和明鏡站在聖克仙城的西門外，望著戰鬥結束後的第一個日出。那個日出壯麗而輝煌。當白晝觸摸到漸行漸遠的黑夜時，一縷縷鮮艷的紅橙色光芒漸漸加深為紫色，再變成烏黑一片。銀龍面向旭日，似乎能看見太陽。也許，在牠的靈魂中牠能做到。牠把失明的頭顱轉向傑拉德。

﹁城堡再也不需要我守護。米莎凱會建立自己的神殿。至於我，我和我的嚮導已經決定聯手。﹂

傑拉德茫然地望著奧蒂拉，後者點了點頭。

﹁我已經離開騎士團了，﹂她說。﹁塔斯佳爵士接受了我的辭呈。這樣比較好，傑拉德。有我在他們身邊，騎士們不會感到自在。﹂

﹁那妳打算做什麼？﹂傑拉德問。他們已經一起經歷了這麼多事，他沒料到這麼快就要與她分開。

﹁塔克西絲神后也許不在了，﹂奧蒂拉肅穆地說，﹁但黑暗依然留在世上。牛頭人占領了西瓦那斯提，他們不會滿足於那塊土地，也許還會威脅其他地方。明鏡和我決定聯手。﹂說著，她拍了拍銀龍的頭頸。﹁一條失明的龍和一個曾經失明的人，真是一對好搭檔，你不覺得嗎？﹂

傑拉德露出微笑。﹁如果你們要去西瓦那斯提的話，我們也許會再碰面的。我正努力要讓騎士團與精靈結成同盟。﹂

﹁你真的相信騎士評議會肯答應幫助精靈奪回他們的土地？﹂奧蒂拉懷疑地問。

﹁我不知道，﹂傑拉德說著聳了聳肩。﹁但我真得讓他們好好考慮一下這個問題。不過，首先我要去完成一項職責。索拉斯的一座墳墓上，有個鎖壞了。我答應去修好它。﹂

一陣令人感到不自在的沉默降臨到他們之中。現在要說的話太多了。明鏡搧動牠的翅膀，顯然急著離開。奧蒂拉接到了這個暗示。

﹁再會了，玉米餅。﹂她咧開嘴笑著說。

﹁一路順風。﹂傑拉德也在朝她笑。

奧蒂拉湊近過來，吻了他的臉頰。

﹁如果你還要在小溪裡光著身子洗澡的話，一定要讓我知道。﹂說罷，她騎上銀龍。牠點了點沒有視力的頭顱，表示致意，然後張開牠的翅膀，優雅地升入空中。奧蒂拉向他揮手。

傑拉德也向她揮手，目送著他們愈來愈小的身影，在他們已經從視線中消失許久後，仍舊注視著天空。

那一天，還要說另一個再會。一個將要持續至永恆的道別。

在競技場裡，帕拉丁跪在西瓦諾謝的屍身邊。帕拉丁替他合上凝視的雙眼。祂把血跡從年輕精靈的臉龐上抹去，將他的肢體放平。帕拉丁累了，祂不習慣這個凡人軀體，不習價它的痛苦、酸楚和需求，也不習慣感情的範圍和強烈程度：無論是憐憫和悲傷，還是憤怒和恐懼。帕拉丁望著死去精靈國王的臉龐，看到青春和希望全都如同逝水，全都白費了。祂暫時放下手上工作，抹了一把前額上的汗水，不禁捫心自問，在祂心中有這般悲痛和憂傷時，祂又如何能繼續下去。祂納悶自己怎麼能獨自前行。

這時，祂感覺有人溫柔地撫摸著祂的肩膀。祂抬起頭，看見一位美麗而光芒四射的女神。祂低頭朝帕拉丁微笑，但那抹微笑裡卻有揮之不去的悲傷，在女神眼裡是五彩繽紛、欲流還止的淚水。

﹁我來把這個年輕人的遺體帶回他母親那裡去。﹂米莎凱提議。

﹁她沒有目睹他的死亡，不是嗎？﹂帕拉丁問。

﹁她至少免去了那個煎熬。我們釋放了所有被塔克西絲強拉來觀看祂大獲全勝的人。阿爾瀚娜沒有看見她的兒子死去。﹂

﹁告訴她，﹂帕拉丁輕聲說。﹁他以一個英雄的方式而死。﹂

﹁我會那麼做，親愛的。﹂

猶如白羽般輕柔的一吻拂過精靈的嘴唇。

﹁禰不是孤身一人，﹂米莎凱對祂說。﹁我會一直和禰在一起，吾夫，我的愛人。﹂

祂渴望能這樣，祂希望如此。但祂們之間有了一條溝壑，祂看到那條溝壑隨著每一刻的流逝而更加寬廣。米莎凱站在海岸上，而祂隨波逐流，每一道浪濤都把祂推得愈來愈遠。

﹁死靈們的結局是什麼？﹂祂問道。

﹁它們自由了，﹂女神的聲音顯得很遙遠，祂只能勉強聽見。﹁自由地繼續它們的旅途。﹂

﹁有朝一日，親愛的，我會加入它們之間。﹂

﹁到那一天，我會等待著。﹂米莎凱許諾。

西瓦諾謝的屍身消失了，被一團閃著銀光的雲彩裹挾而去。

帕拉丁一個人站了許久，站在黑暗中。然後，祂寂寞地走出競技場，獨自一人行走在世界上。

神子們，努塔瑞、努林塔瑞、索林那瑞，走進了從前的心之神殿。法師達拉馬的屍體坐在一條板凳上，漠然地注視著前方。

魔法諸神在被人遺棄的黑暗聖壇前占據了自己的位置。

﹁讓法師雷斯林‧馬哲理上前來。﹂

雷斯林從黑暗和神殿的廢墟中出現。他的黑天鵝絨長袍的衣褶驅散了神殿地面上的琥珀碎片，它們之所以依然躺在那裡，是因為找不到人敢去觸摸曾經禁錮金月身軀、據傳受了詛咒的棺材殘骸。

在他的臂彎裡，雷斯林抱著一具全身裹著白色屍布的遺體。

﹁你的靈魂已經自由了，﹂索林那瑞嚴厲地說。﹁你的雙胞胎哥哥正在等你。你答應離開這個世界。你必須遵守諾言。﹂

﹁我無意留在這裡，﹂雷斯林回應道。﹁我哥哥在等待著，我從前的夥伴們也一樣。﹂

﹁他們寬恕你了？﹂

﹁或者說我寬恕了他們，﹂雷斯林平靜地回答。﹁這是朋友之間的事情，與禰們無關。﹂說罷，他低下頭，望著自己懷中的屍體。﹁但這個和禰們有關。﹂

雷斯林把姪子的屍體放到諸神腳下。然後，他掀開頭上的兜帽，面對著三兄妹。

﹁我向禰們要求最後一個恩惠，向禰們三個。﹂雷斯林說。﹁讓帕林起死回生。把他還給他的家人。﹂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努林塔瑞問道。

﹁他的腳步迷失了方向，踏上我曾經走過的道路。﹂雷斯林說。﹁最終，他看見了自己的錯誤，但他已經不能活著去糾正它了。如果你們讓他復活，他就能挽回自己游離徬徨的腳步，找到回家的路。﹂

﹁正如你無法做到的那樣。﹂努林塔瑞溫和地說。

﹁正如我無法做到的。﹂雷斯林說。

﹁兄弟們？﹂努林塔瑞轉向索林那瑞和努塔瑞。﹁禰們的看法呢？﹂

﹁我說，還有一件事情也需要決定，﹂努塔瑞說。﹁讓法師達拉馬過來。﹂

精靈的軀體不動地坐在板凳上。法師的靈魂站在軀體後面。達拉馬警覺而不安地來到諸神面前。

﹁你背叛了我們。﹂努塔瑞指控般地說。

﹁你站在塔克西絲那一邊，﹂努林塔瑞說。﹁害我們差點失去回到這個世界的一線希望。﹂

﹁你出賣我們的信徒帕林，﹂索林那瑞嚴厲地說。﹁你遵照祂的命令，你殺了他。﹂

達拉馬從一個閃亮的神祇身上望到另一個，當他開口時，他靈魂的聲音聽起來輕柔而苦澀。﹁禰們無法理解？禰們怎麼會知道失去一切是什麼滋味？﹂

﹁也許，﹂努林塔瑞說。﹁我們要比你所想的更能理解。﹂

達拉馬一言不發，沒有做任何回答。

﹁那麼，該拿他怎麼辦呢？﹂努林塔瑞問。﹁要不要把生命賜還給他？﹂

﹁別費力了，﹂達拉馬插嘴道。﹁除非禰們把魔法也還給我。﹂

﹁我說不要，﹂索林那瑞說。﹁他利用死者來操作他的黑魔法。他不配得到我們的慈悲。﹂

﹁我說要，﹂努塔瑞冷冷地說。﹁如果禰們讓帕林復活並賜予他魔法的話，那麼禰們也得對達拉馬做同樣的事。平衡必須得到維持。﹂

﹁禰怎麼說呢？﹂索林那瑞問努林塔瑞。

﹁禰們願意接受我的裁斷嗎？﹂祂問道。

索林那瑞和努塔瑞彼此望了一眼，然後都點了點頭。

﹁這便是我的判決。達拉馬應當被賜還他的生命和魔法，但他必須離開他曾經占據的大法師之塔。從今以後，他將被禁止進入那裡。他必須回到生者的世界裡，在那裡與他們相處。帕林‧馬哲理也將被復活。我們將賜予他魔法，如果他意願如此。表親們，這些條款是否讓禰們兩位滿意？﹂

﹁我滿意。﹂努塔瑞說。

﹁我也滿意。﹂索林那瑞說。

﹁你對它們滿意嗎，達拉馬？﹂努林塔瑞問。

達拉馬已經得到他要的東西，而他也只在乎這些。至於其他的事，他會回到世界上。也許，有朝一日，他會統治世界。

﹁是的，女士。﹂他說。

﹁雷斯林‧馬哲理，你對這些滿意嗎？﹂努林塔瑞問。

雷斯林低下戴著兜帽的頭，鞠了個躬。

﹁那麼兩個請求都被批準了。我們給予生命，而我們也賜予你們魔法。﹂

﹁謝謝，大人們。﹂達拉馬說著又是一鞠躬。他的目光在努塔瑞身上逗留了片刻，而後者完全領會了這個意味。

雷斯林脆在姪子的屍體旁。他掀去白色屍布。帕林的眼睛睜開來，震驚而迷惑不解地環視著四周，然後他的目光集中在叔叔身上。此時，帕林的震驚加深了。

﹁叔叔！﹂他驚呼道。他坐起來，試著要去抓叔叔的手。他的手指，有血有肉的手指，從雷斯林為死者所有的虛無縹緲的手掌中滑了過去。

帕林瞪著他的手，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活了。他望著他的手，它與叔叔的手如此相像，都有著修長纖細的手指。他能移動那些手指，而它們會遵從他的意願。

﹁感謝禰們。﹂說著，帕林抬起頭望向他身邊光芒四射的諸神。﹁感謝你，叔叔。﹂他停了一下，然後說道。﹁你曾預言我將成為克萊恩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法師。我不認為還能發生那種事。﹂

﹁我們有許多東西要學，姪兒。﹂雷斯林回答，﹁關於究竟何為真正重要之物，還有許多要學。再會了。我哥哥和我們的朋友們還在等我。﹂他微微一笑。﹁坦尼斯，跟往常一樣，又急不可耐地要走了。﹂

帕林看到他面前是一條靈魂之河，一條平靜而緩慢地流淌在生者之岸間的河流。日光照耀在河面上，星光閃耀在它深不可測的潛流中。死者們的靈魂向前望去，是一片浪濤拍打著永恆之岸的大海，這個大海將承載著他們每一個踏上新的旅途。站在岸邊、等待著同胞弟弟的，正是卡拉蒙‧馬哲理。

雷斯林來到孿生哥哥身邊。兄弟倆舉手道別，然後步入河中，乘著它的銀色河水一起流進無邊無際的大海裡。

達拉馬的靈魂流入他的軀體內。魔法流入他的靈魂中。血液在他的血管裡燃燒，魔法在他的血液裡燃燒，他體會到深沉的愉悅。他抬起頭，仰望天空。

那個灰色的月亮消失了。兩個月亮照耀在天空上，一個帶著銀色火焰，另一個帶著紅色火焰。當他敬畏而感激地望著它們時，兩個月亮匯聚成一個光芒四射的眼睛。在它的中心，黑月向外凝視著。

﹁看來他們也把生命還給你了。﹂帕林說著從陰影中現出身來。

﹁還有魔法。﹂達拉馬回應道。

帕林微微一笑。﹁你要去哪裡呢？﹂

﹁我不知道，﹂達拉馬漫不經心地說，﹁廣闊的世界在我面前展開。我準備搬出大法師之塔。我在那裡當一個囚犯已經夠久了。你呢？﹂說到這裡，他嘴唇略微向上翹起。﹁回到你可愛的妻子身邊？﹂

﹁如果鄔霞還肯要我。﹂帕林說，他的語氣和表情顯得有些憂鬱。﹁我要補償她許多事。﹂

﹁不要在那上面耽擱得太久。我們必須立刻會面，來討論重新召集公會的事。﹂達拉馬輕快地說。﹁還有工作要做。﹂

﹁會有其他人手來做的。﹂帕林說。

達拉馬盯著他，現在他才突然察覺到了真相。﹁索林那瑞要賜還給你魔法。而你拒絕了！﹂

﹁因為它，我拋棄太多珍貴之物。﹂帕林說。﹁我的婚姻、生活。我逐漸意識到，它不值得。﹂

你這個笨蛋！這些詞已經到了達拉馬的唇邊，但他沒有說出來，而是留在自己心中。他搞不清自己要到哪裡去，而等他到了那裡後，也不會有個人來歡迎他。

達拉馬仰望著三個月亮說。﹁也許我會來拜訪你和鄔霞。﹂他這麼說著，心裡知道他永遠不會。

﹁我們將很歡迎你。﹂帕林回答，心裡明白他與闇精靈再無相見之日。

﹁我最好走了。﹂達拉馬說。

﹁我也該走了，﹂帕林說。﹁回索拉斯還要走很長一段路。﹂

﹁我能讓你迅速穿過魔法走廊而去。﹂達拉馬提議。

﹁不，謝謝你，﹂帕林疲憊地笑了笑。﹁我最好還是習慣走路。再會了，黑袍達拉馬。﹂

﹁再會，帕林‧馬哲理。﹂

達拉馬唸出魔法咒語，感覺它們就像美酒般冒著泡沫激盪在他唇邊。他深深地飲了一口。在一瞬間，他離去了。

帕林一個人默默地站在那裡，若有所思。隨後他抬起頭，仰望月亮。對他來說，它們現在便只是月亮罷了，一輪銀月，一輪紅月。

他微笑著，思緒已然轉向家中，他邁步往同一個方向走去。

索蘭尼亞騎士把他們的軍隊佈置在城垛上，開始倉促地修復西門，以及填補聖克仙城牆上的裂口。騎士和精靈的軍隊已經派出間諜前去搜尋米娜。銀龍飛在天空中，一直在留意她，但沒人能找到她。龍帶來了敵軍正朝聖克仙行軍的消息，他們是從捷列克和帕蘭薩斯來的。遲早他們將聽到聖克仙陷落的消息，但他們會作何反應？是掉頭逃回家裡，還是過來試圖奪回它？還有米娜，在被剝奪了神賜力量後，她會回來領導他們，還是會繼續躲藏在什麼地方舔舐她的傷口？

沒人知道塔克西絲的屍體將葬於何處︱︱如果祂真被埋葬了的話。年復一年，那些行走在黑暗的人將會搜尋那座墳墓，因為傳說已經深入人心，聲稱祂不安的靈魂會將禮物賜予那些發現祂長眠之所的人。

最為持久的謎是漸漸被稱為杜佳斯特神殿奇蹟的事件。人們從聖克仙的各個地方、安塞隆的各個地方、世界的各個地方被黑暗之后從他們的生活中粗魯地拉到杜佳斯特神殿的競技場中來觀看祂勝利地進入世界，然而，他們目睹的卻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

那些親眼看見塔克西絲神后之死的人將把他們所見到的、聽到的那一幕幕情景牢記終生。他們感覺它被烙進自己的靈魂中，就像烙印打在皮肉上一樣。起先，痛苦和震懾炙烤著他們，但最終，疼痛漸漸地消退了，軀體和意識開始治癒自己。

一開始，有些人感到悵然若失，因為沒了疼痛，又有什麼證據能證明這一切都是真的呢？為了讓它成真，為了確保它曾經是真實的，有些人開始談論他們看見的東西，滔滔不絕地談論著。

其他人則把他們的念頭鎖在心底，對這件事絕口不提。

與那些在克萊恩上目睹了其他新紀元開始的人一樣︱︱灰寶石的混亂旅行、伊斯塔的沉淪、大災變︱︱他們也把自己關於這個奇蹟的故事代代相傳。對克萊恩上未來的世世代代來說，第五紀元將始於世界在渾沌被打敗那一瞬間的失竊。然而，只是在托布爾之書的審判奪走一位神靈的神格並接受了另一位的犧牲那一天後，第五紀元才被人廣泛地稱為凡人之年代。

西瓦諾謝將被安葬在索拉斯的最後英雄之墓裡。這不會是他最後的安息之所。他悲痛的母親，阿爾瀚娜‧星光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他帶回西瓦那斯提的故鄉，但是，那一天還遙遙無期。牛頭人國度的士兵和補給源源而來，如今已經在從前的美麗土地上牢牢地站住了腳。

薩繆瓦爾隊長和他的傭兵繼續在奎靈那斯提的精靈國土上到處襲擊。黑暗騎士趕走或殺戮了少數殘留下來的精靈，並聲稱奎靈那斯提這片土地歸他們所有。精靈們現在是流亡者了。兩個國家的人民們爭論該做什麼，該何去何從。

精靈流亡者在聖克仙外邊的山谷裡紮營，但他們在那裡並沒有賓至如歸的感覺。現在已經成為聖克仙統治者的索蘭尼亞騎士禮貌地催促他們，要他們考慮遷往別的什麼地方。騎士評議會討論了與精靈結盟，把牛頭人逐出西瓦那斯提的事情，但那裡還有一些與騎士規章有關的問題，於是這樁事便留給學者們去處理了，而人們大概可以很有信心地預料，他們將在十年或二十年內做完它。

大家向阿爾瀚娜‧星光奉上西瓦那斯提的統治權，但她的心已碎，她拒絕了。她提議吉爾薩斯取而代之。大部份奎靈那斯提精靈希望這樣。西瓦那斯提精靈並不情願，但他們也沒有別人可以推薦。兩個爭吵不休的國家終於再次聯合在一起，他們的代表一起前去參加西瓦諾謝的葬禮。

一條金龍把西瓦諾謝的遺體載到最後英雄之墓。騎著銀龍的索蘭尼亞騎士在傑拉德‧鎢斯‧孟塔的率領下組成一支儀仗隊。阿爾瀚娜陪伴著兒子的遺體，他的表哥吉爾薩斯也一樣。

他不會為拋下爭吵和陰謀感到惋惜。他納悶自己是否有力量回去。他不想要成為精靈國度的王者，他不覺得自己是正確的人選。他不想領導一支流亡的人民、一支無家可歸的人民，不想背負這個責任。

吉爾薩斯站在墳墓外，望著一隊精靈把包裹在金色屍衣裡西瓦諾謝的遺體送進它暫時的安息之所。他的屍體被安置在一個大理石棺材裡，上面蓋著鮮花。人們把折斷的龍槍碎片放在他手中。

這座墳墓將是金月的最後安息之所。她的骨灰與河風的骨灰放在一起。他們兩個終於又團聚了。

一名穿著棕綠色衣服、風塵僕僕的精靈站在吉爾薩斯身邊。他一言不發，只是帶著敬意肅穆地望著金月與河風的骨灰被運到裡面。

﹁再會了，親愛而忠實的朋友們。﹂他輕聲說。

吉爾薩斯轉向他。

﹁我很高興能有與您交談的機會，埃利︱︱﹂他開口說。

精靈阻止了他。﹁那不再是我的名字了。﹂

﹁那麼，先生，現在我們應該怎麼稱呼您呢？﹂吉爾薩斯問。

﹁我曾有過那麼多名字，﹂精靈說。﹁精靈族稱我為埃利，人類叫我帕拉丁。甚至還有費資本。那一個，我得承認，是我最喜歡的。現在，它們沒有哪個還為我效勞了。我已經挑選了一個新名字。﹂

﹁那是︱︱﹂吉爾薩斯停了下來。

﹁瓦索尼斯。﹂精靈說。

﹁﹃流亡者﹄？﹂吉爾薩斯迷惑地翻譯道。突如其來的領悟一下子湧上心頭。他試著要說什麼，但只能斷斷續續地說出這句話。﹁因此您將分擔我們的命運。﹂

瓦索尼斯把手放在吉爾薩斯的肩膀上。﹁回到你的人民之中去，吉爾薩斯。西瓦那斯提和奎靈那斯提，他們都是你的人民。讓他們再次成為一族人民，那樣，儘管他們還在流亡，儘管你沒有可以稱之為自己的國土，你們仍將會是一個國家。﹂

吉爾薩斯搖搖頭。

﹁你面前的任務絕非輕而易舉，﹂瓦索尼斯說。﹁你要竭盡心力使其他人熱衷於將拆散的東西合為一體。你將被失敗所困擾，但永遠不要放棄希望。如果發生那種事，你便會體驗到敗戰的滋味。﹂

﹁您將與我同在嗎？﹂吉爾薩斯問。

瓦索尼斯搖了搖頭。﹁與你，也與我們每個人一樣，我有自己的路要走。不過，有時候，我們的道路也許將交會。﹂

﹁謝謝您，先生。﹂吉爾薩斯說著緊緊地握住精靈的手。﹁我會遵照您所說的去做。我會回到我的族人身邊。我所有的族人。﹂他沉重地嘆了口氣，露出了一個懊喪的笑容。﹁甚至包括帕塞隆議員。﹂

傑拉德站在墳墓的入口處，等待最後一個悼念者離去。葬禮結束了。夜幕已然降臨。聚攏圍觀的人群開始散去，有些去了最後歸宿旅店，在那裡，帕林和鄔霞，還有他的妹妹羅拉和德絲拉，安慰著所有前來吊唁的人，給他們微笑、美食和安塞隆上最好的麥酒。

當傑拉德站在那裡時，他回想起自從那一天，很久以前，他第一次聽見泰索何夫的聲音在墓裡叫喊後發生的所有事情。世界變了，但它也沒變。

現在天上有三個月亮了。然而每天早上升起的太陽卻仍舊是第五紀元的那個篡位者。人們又可以仰望天空，找到諸神的星座，並把它們指給自己的孩子們看。但那些星座也不再與它們曾經所有的形式完全相同了。組成它們的星星不同了，它們在天空中的位置也不同了。其中有兩個，再也無法被人找到，再不會被人看見照耀在克萊恩的天空上。

﹁凡人之年代。﹂傑拉德自言自語道。這個詞有了一層新的含意。

他望向墳墓，看到還有一個人依然留在裡面，那個他在競技場裡第一次看見的奇怪精靈。傑拉德尊敬而耐心地等待著，準備給這個悼念者他所需要的全部時間。

精靈默默地說完他的禱辭，接著，在飽含摯愛的最終道別後，他向傑拉德走去。

﹁你把鎖修好了嗎？﹂他微笑著問。

﹁修好了。﹂傑拉德說。他反身關上墓門，聽見鎖釦的聲音。他沒有馬上離去。他也不願說再見。

﹁先生，我納悶，﹂傑拉德猶豫了一下，然後斷然地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說這個，但是泰索何夫︱︱他︱︱他真的做了他要做的事嗎？﹂

﹁他是否死在了他想要死去的時間和地點？﹂精靈問。﹁他是否打敗了渾沌？你是指這個嗎？﹂

﹁是的，先生，﹂傑拉德說。﹁我就是指這個。﹂

作為回答，精靈抬起頭，仰望夜空。﹁天上曾經有一顆紅色的星星。你還記得它嗎？﹂

﹁是的，先生。﹂

﹁現在去尋找一下。你還能看見它嗎？﹂

﹁不能，先生。﹂說著，傑拉德搜索著天空。﹁它怎麼了？﹂

﹁爐火熄滅了。佛林特撲滅了火焰，因為再也不需要它了。﹂

﹁所以泰索何夫找到他了。﹂傑拉德說。

﹁泰索何夫找到他了。他和佛林特，還有他們的同伴，又一次相聚了。﹂精靈說。﹁佛林特、坦尼斯與泰索何夫、提卡、史東、金月與河風。他們只等雷斯林，而他也將很快加入到他們之中，因為他的孿生哥哥卡拉蒙不會考慮丟下他獨自離去。﹂

﹁他們要去哪裡，先生？﹂傑拉德問。

﹁去往他們靈魂之旅的下一段旅程。﹂精靈說。

﹁我祝他們好運。﹂傑拉德說。

他離開最後英雄之墓，向精靈道別。然後，他把鑰匙放進口袋裡，轉身走向最後歸宿旅店。窗口裡一抹抹暖意融融的燈光照亮了他的道路。